

叢書集成新編

一九

新文豐出版公司 印行

# 叢書集成新編 第一九冊目錄

哲學類

儒家哲學—漢

中論二卷附札記、逸文 漢 徐幹著 小萬 一

潛夫論十卷 漢 王符撰 湖海 一五

申鑒五卷附札記 漢 荀悅著 漢魏 八七

儒家哲學—三國

周生烈子一卷 魏 周生烈纂 二酉 九五

儒家哲學—晉南北朝

傅子三卷附訂譌、四庫提要、辨證、補正 晉 傅玄撰 聚珍 九六

中說二卷附四庫提要、辨證、補正 隋 王通著 漢魏 一四

儒家哲學—唐

仲蒙子三卷附家傳、校記、四庫提要 唐 林慎思纂 知不足 一三三

素履子三卷附四庫提要 唐 張弧撰 范氏 一四三

道家哲學—陰符

陰符經疏三卷 唐 李筌疏 珠叢 一四七

陰符經考異一卷附四庫提要 宋 朱熹撰 指海 一五三

、補正

陰符經疏略一卷 明 王文祿撰 寶顏 一六〇

陰符經解一卷附四庫提要 明 焦竑撰 寶顏 一六〇

陰符經解一卷附辨證、四庫提要、補正 撰人不詳 寶顏 一六三

道家哲學—老子

老子道德經二卷 周 李耳撰 聚珍 一七〇

道德指歸論六卷 晉 王弼注 祕冊 一九〇

老子解四卷 漢 嚴遵撰 寶顏 二〇八

蟾仙解老一卷 宋 蘇轍注 寶顏 二二五

道德真經集解四卷 宋 白玉蟾註 小萬 二二二

道德真經注四卷 金 趙秉文撰 粵雅 二五四

太上老子道德經集解二卷 元 吳澄述 十萬 二八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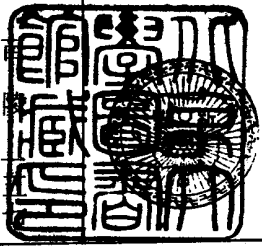
老子集解二卷附考異 元 董思靖集解 惜陰 三〇七

老子翼八卷 明 薛惠著 漸西 三二四

老子道德經考異二卷 明 焦竑撰 經訓 三九五

老子本義二卷附論老子、傳、附錄 清 畢沅輯 漸西 四一〇

道家哲學—莊子 清 魏源著 漸西 四一〇



司馬彪莊子注一卷附注、音補遺	清	司馬彪撰	十種	四三九
莊子闕誤一卷	明	楊慎撰	函海	四六六
莊子注考逸一卷	清	孫馮翼輯	問經	四六九
南華真經注疏十卷、附四庫提要	晉	郭象註	古逸	四七三
南華經傳釋一卷	唐	成玄英疏	藝海	六一一
郭子翼莊一卷	清	周金然纂	寶顏	六二三
廣莊一卷	明	高弁纂	寶顏	六二三
道家哲學—參同契	明	袁宏道撰	寶顏	六二六
參同契正文二卷	漢	魏伯陽撰	百陵	六三三
周易參同契考異一卷附四庫提要	宋	朱熹撰	守山	六三八
參同契疏略一卷	明	王文祿撰	百陵	六四六
古文參同契集解八卷	漢	魏伯陽著	津逮	六四九
	明	蔣一彭輯	惜陰	六九一
古文參同契註八卷	清	袁仁林註		

1921/10/1



論中

附札記

徐幹著

序

臣始見館閣及世所有徐幹中論二十篇以謂盡於此及觀貞觀政要怪太宗稱嘗見幹中論復三年喪篇而今書此篇因考之魏志見文帝稱幹著中論二十餘篇於是知館閣及世所有幹中論二十篇者非全書也幹字偉長北海人生於漢魏之間魏文帝稱幹懷文抱質恬澹寡慾有箕山之志而先賢行狀亦稱幹為行體道不耽世榮魏太祖特旌命之辭疾不就後以為上艾長又以疾不行蓋漢承周衰及秦滅學之餘百氏雜家與聖人之道並傳學者罕能獨觀於道德之要而不牽於俗儒之說至於治心養性去就語默之際能不悖於理者固希矣況至於魏之濁世哉幹獨能考六藝推仲尼孟軻之旨述而論之求其辭時若有小失者要其歸不合於道者少矣其所得於內者又能信而充之遠巡濁世有去就顯晦之大節臣始讀其書察其意而贊之因其書以求其為人又知其行之可贊也惜其有補於世而識之者少蓋其言行之所至而以世俗之好惡觀之彼惡足以知其意哉顧臣之力豈足以重其書使學者尊而信之因校其脫繆而序其大略蓋所以致臣之意云編校書籍臣曾蒙上

子以荀卿子孟軻亞聖之才著一家之法繼明聖人之業皆以姓名自著猶至於今厥字不傳原思其故皆由戰國之世樂賢者寡同時之人不早記錄豈況徐子中論之書不以姓名為目乎恐歷久遠名或不得傳故不載其才喟然感歎先自其德以發其姓名述其雅好不刊之行屬之篇首以為之序其辭曰世有雅達君子者姓徐名幹字偉長北海劇人也其先業以清亮臧否為家世濟其美不隕其德至君之身

中論序

中論序

十世矣君含元休清明之氣持造化英哲之性放口而言則樂誦九德之文通耳而識則教不再告未志乎學蓋已誦文數十萬言矣年十四始讀五經發憤忘食下帷專思以夜繼日父恐其得疾常禁止之故能未至弱冠學五經悉載於口博覽傳記言則成章操翰成文矣此時靈帝之末年也國典廢廢冠族子弟結黨權門交援求名競相尚爵號若病俗迷昏遂閉戶自守不與之羣以六籍娛心而已君之達也學無常師有一業勝己者便從學焉必盡其所知而後釋之有一言之美不令過耳必心識之志在總衆言之長統道德之微取一物之不知愧一藝之不克故日夜靡盬及不暇食夕不解衣晝則研精緯夜則歷觀列宿考泥元於未形補聖德之空缺誕長慮於無窮雖微言之將墜何暇謹小學治浮名與俗士相縲縲哉故浮淺寡識之人適解驅使榮利豈知大道之根然其餘以疏略為太簡曾無憂樂徒以為習書之儒不足為上欣之者衆辨之者寡故令君州閭之稱不早彰微然秉正獨立志有所存俗之毀譽有如浮雲若有覺而還反者則以道進之忘其前之謗已也其犯而不校下學而上達皆此之類也于時董卓作亂幼主西遷奸雄滿野天下無主聖人之道息邪偽之事興營利之士得譽守貞之賢不彰故令君舉聞不振於華夏玉帛安車不至於門考其德行文藝實帝王之佐也道之不行豈不惜哉君避地海表自歸舊郡州郡牧守禮命踴躍連武欲致之君以為縱橫之世乃先聖之所厄困也豈況吾徒哉有議孟軻不度其量擬聖行道傳食諸侯深美仰淵荷卿之行故絕迹山谷幽居研幾用思深妙以發疾疢潛伏延年會上公撥亂正路始闢遠力疾應命從成征行歷載五六疾稍沈篤不堪王事潛身窮巷願志保真淡泊無為惟存正道環堵之牆以庇妻子并日而食不以為戚養浩然之氣習漢門之術時人或有聞其

如此而往觀之或有頗識其真而從之者君無不容而見之厲以聲色度其情志倡其言論知可以道長者則微而誘之令益者不自覺而大化陰行其所匡濟亦已多矣君子交也則不以其短各取其長而善之取故少顯盡己之交亦無攷和愛之好統聖人中和之業蹈賢哲守度之行淵賦難測誠賢偉之器也君之性常欲損世之有餘益俗之不足見辭人美麗之文並時而作曾無闡宏大義敷散道教上求聖人之中下救流俗之昏者故廢詩賦頌銘贊之文著中論之書二十篇其所甄紀選君昔志蓋百之一也文義未究年四十八建安二十三年春二月遭厲疾大命殞頌豈不痛哉余數侍坐觀君之言常怖為憲自勉而心自薄也何則自顧才志不如之遠矣耳然宗之仰之以為師表自君之亡有子貢山梁之行故追述其事顯舉其顯露易知之數沈冥幽微深奧廣遠者道之精通君子將自贊明之也

中論序

三

- 歷數第十三
- 論天壽第十四
- 務本第十五
- 審大臣第十六
- 慎所從第十七
- 亡國第十八
- 賞罰第十九
- 民數第二十

# 目錄

## 卷上

- 治學第一
  - 法象第二
  - 脩本第三
  - 虛道第四
  - 賞驗第五
  - 貴言第六
  - 藝紀第七
  - 暨班第八
  - 智行第九
  - 爵祿第十
- 卷下
- 考偽第十一
  - 誦交第十二

中論目錄

## 中論卷之上

漢徐幹著

### 治學第一

昔之君子成德立行，身沒而名不朽，其故何哉？學也。學也者，所以疏神達思，怡情理性，聖人之上務也。民之初載，其朦未知，譬如寶在於元室，有所求而不見，自目無焉。則羣物斯辯矣。學者心之白日也。故先王立教官，掌教國子，教以六德，曰智、仁、聖、義、中、和，教以六行，曰孝、友、睦、婣、任、恤，教以六藝，曰禮、樂、射、御、書、數。三教備而人道畢矣。學，器不飾則無以爲美觀，人不學則無以有懿德。有懿德，故可以經人，倫爲美觀，故可以供神明。故書曰：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夫聽黃鍾之聲，然後知擊缶之細視，袞龍之文，然後知被褐之陋。沙岸序之教，然後知不學之困。故學者如登山焉，動而益高，如臨深焉，久而愈足。顧所由來，則杳然其遠，以其難而懈之，誤且非矣。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好學之謂也。倚立而思遠，不如速行之必至也。矯首而徇飛，不如脩翼之必獲也。孤居而願智，不如務學之必達也。故君子心不苟願，必以求學，身不苟動，必以從師，言不苟出，必以博聞，是以情性合人，而德音相聞也。孔子曰：非學何以行？非思何以得？小子勉之。斯可謂師人矣。馬雖有逸足，而不聞輿，則不爲良駟；人雖有美質，而不習道，則不爲君子。故學者求習道也。若有似乎董、梁、元、黃之色，既著而純皓之體斯亡，敵而不渝，孰知其素賦？子曰：日習則學不怠，自勉則身不墮。垂聞天下之大言，則志益廣。故君子之於學也，其不懈猶上天之動，猶

日月之行，終身覺而後已。故雖有其才，而無其志，亦不能與其功也。志者學之師也。才者學之徒也。學者不忠才之不職，而志之不立，是以為之者僅兆，而成之者無幾。故君子必立其志。易曰：君子以自強不息。大樂之成，非取乎一音。嘉膳之和，非取乎一味。聖人之德，非取乎一道。故曰：學者所以繼聖道也。舉道統乎己心，羣言一乎己口，唯所用之。故出則元亨，處則利貞。默則立象，語則成文。述千載之上，若其一時。論殊俗之類，若與同室。度幽明之故，若見其情。原治亂之漸，若指已効。故詩曰：學有緝熙于光明。其此之謂也。夫獨思則滯而不通，獨為則困而不就。人心必有明焉，必有悟焉。如火得風而炎熾，如水赴下而流速。故太昊觀天地而畫八卦，燧人察時令而鑽火，帝軒聞鳳鳴而調律，倉頡視鳥跡而作書。斯大聖之學乎。神明而發乎物類也。賢者不能學於遠，乃學於近。故以聖人為師，昔顏淵之學聖人也。聞一以知十，子貢聞一以知二。斯皆觸類而長之，篤思而聞之者也。非唯賢者學於聖人，聖人亦相因而學也。孔子因於文武，文武因於成湯，成湯因於夏后，夏后因於堯舜，故六籍者，聖聖相因之書也。其人雖亡，其道猶存。今之學者，動心以取之，亦足以昭明而成博達矣。凡學者，大義為先，物名為後。大義舉而物名從之，然鄙儒之博學也。務於物名，詳於器械，矜於詁訓，摘其章句，而不能統其大義之所極，以獲先王之心。此無異乎女史誦詩，內豎傳令也。故使學者勞思慮而不知道，費日月而無成功。故君子必擇師焉。

法象第二

夫法象立所以為君子。法象者，莫先乎正容貌，慎威儀。是故先王之制禮也，為冕服，章以旌之，為佩玉，鳴璫以聲之，欲其尊也，欲其莊也，焉可懈慢也。夫容貌者，人之符表也。符表正，故性情治。性情治，故仁義存。仁義存，故盛德著。盛德著，故可以為法象。斯謂之君子矣。君子者，無尺土之封，而萬民尊之。無刑罰之威，而萬民畏之。無羽箭之樂，而萬民樂之。無爵祿之賞，而萬民懷之。其所以致之者一也。故孔子曰：君子威而不猛，泰而不驕。詩云：敬而威儀，惟民之則。若夫墮其威儀，恍其瞻視，忽其辭令，而望民之則我者，未之有也。莫之則者，則慢之者至矣。小人見慢而致怨乎人，思己之卑而不知其所以然。哀哉。故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人性之所備也。存乎幽微，人情之所忽也。存乎孤獨，夫幽微者，顯之原也。孤獨者，見之端也。胡可簡也。胡可忽也。是故君子敬孤獨而慎幽微，雖在隱微，鬼神不得見其隙也。詩云：肅肅兔置，施於中林。處獨之謂也。又有頌沛而不可亂者，則成王季路其人也。昔者成王將崩，懼被寇服，然後發。顧命之辭，季路遭亂，結纆而後死。白刃之難，夫以崩亡之困，白刃之難，猶不忘敬，況於遊宴乎。故詩曰：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冰之游之。言必濟也。君子口無戲謔之言，言必有防，身無戲謔之行，行必有檢。故妻妾不可得而黷也。雖朋友不可得而狎也。是以不愠怒而德行於閨門，不諫諍而風聲化乎鄉黨。傳稱大人正己而物自正者，蓋此之謂也。徒以匹夫之居，猶然況得行於天下者乎。唐虞之帝，允恭克讓，而光被四表。成湯不敢怠遑，而奄有九域。文王祗畏，而造彼區夏。易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顛若。言下親而化也。禍敗之由也。則有嫌慢以為階，可無慎乎。昔宋敬碎首於其局，陳靈被禍於戲言，閔邴造逆於相詬，子公生紱於嘗寤。是故君子居身也，謹在敵也。讓臨下也，莊奉上也。敬四者備，而怨咎不作。禍祿從之。詩云：靖恭爾位，正直與神之聽之。式穀以汝。故君子之交人也，歡而不嫌，而不同好，而不佞。詐學而不虛行，易親而難離，多怨而寡非，故無絕交無畔朋。書曰：慎始而敬終，以不困。夫禮也者，人之

急也。可終身蹈，而不可須臾離也。須臾離，則惰慢之行臻焉。須臾忘，則惰慢之心生焉。況無禮而可以終始乎。夫禮也者，敬之經也。敬也者，禮之情也。無敬無以行禮，無禮無以節敬。道不偏廢，相須而行。是故能盡敬以從禮者，謂之成人。過則生亂，亂則災及其身。昔晉惠公以慢驕而無嗣，文公以肅命而與國，卻鞮以傲辜，魯亡。莫能以敬妻受服，子圍以大明昭亂，遠能以既醉保祿，良霄以鶴奔喪。家子展以草蟲昌族。君子感凶德之如彼，見吉德之如此，故立必敬，折坐必抱鼓，周旋中規，折旋中矩，視不離乎綉，言不越乎表，著之位聲氣，可範精神，可愛俯仰，可宗掛讓，可貴述作，有方動靜，有常節禮，不荒，故為萬夫之望也。

脩本第三

民心莫不有治道，至乎用之則異矣。或用乎己，或用乎人。用乎己者，謂之務本。用乎人者，謂之近末。君子之治也，先務其本，故德建而怨寡，小人之治也，先近其末，故功廢而讐多。孔子之制春秋也，詳內而略外，急己而寬人，故於魯也小惡必書，於齊魯也，大惡始華，夫見人而不自見者，謂之矜，聞人而不自聞者，謂之賤。虛入而不自虛者，謂之替。故明莫大乎自見，聰莫大乎自聞，容莫大乎自慮。此三者舉之甚輕，行之甚邇，而人莫之知也。故知者舉其輕之事，以任天下之重行，甚邇之路，以窮天下之遠。故德淵高而基彌固，勝彌衆而愛彌廣。易曰：復亨，出入無疾，朋來無咎。其斯之謂歟。君子之於己也，無事而不懼焉。我之有善，懼人之未善好也。我之有不善，懼人之必吾惡也。見人之善，懼我之不能備也。見人之不善，懼我之必若彼也。故其嚮道止則隅坐，行則駟乘，上懸乎冠，綬下繫乎帶，佩也與之遊，夜也與之息。此盤銘之謂日新。易曰：日新之謂盛德。孔子曰：弟子勉之，汝毋自舍。人猶舍汝，況自舍乎。人遠汝其遠矣。故君子不恤年之將衰，而憂志之有倦，不疑道之不宿，義焉言而不行，斯疑道矣。行而不時，斯宿義矣。夫行異乎，言言之錯也。無周於智言，異乎行行之錯也。有偏於仁，是故君子務以行前，言也。民之過在於哀死而不愛生，悔往而不慎來，喜語乎已然，好爭乎遂，墮於今日而懈於後句，如斯以及於老，故野人之事，不勝其悔。君子之悔，不勝其事。孔子謂子張曰：師吾欲聞彼將以改此也。聞彼而不改此，雖聞何益。故書舉穆公之誓，善變也。春秋書衛北宮括伐秦，善攝也。夫珠之含，璣之挾，瑕，斯其性與良工為之以純其性。若夫素然，故觀二物之既純，而知仁德之可粹也。優者取多焉，劣者取少焉。在人而已。執然我哉，乘扁舟而濟者，其身也安，粹大道而動者，其業也美。故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先民有言，明出乎幽，著生乎微。故宋井之霜，以基昇正之寒，黃盧之萌，以兆大中之著。事亦如之。故君子脩德始乎筭，非終乎鉛，背削乎夷，原成乎喬。易曰：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而征吉，積小致大之謂也。小人朝為而夕求，其成坐施而立，望其反行一日之善，而求終身之譽，譽不至，則曰善無益矣。遂疑聖人之言，背先王之教，存其舊，順其常，好是以身辱名賤，而不免為人役也。孔子曰：小人何以壽為。一日之不能善矣，久惡惡之甚也。蓋人有大惑而不能自知者，舍有而思無也。舍易而求難也。身之與家，我之有也。治之戒易，而不肯為也。人之與國，我所無也。治之戒難，而願之也。雖曰吾有術，吾有術，誰信之。故懷疾者人不使為，醫行醫者人不使書法，以無驗也。子思曰：能勝其心於勝人乎。何有不能勝其心，如勝人何。故一尺之錦，足以見其巧，一切之身，足以見其治。是以君子慎其寡也。道之於人也，甚簡且易，其慎之也，非若探金

攻玉之涉歷艱難也非若求益司利之競逐躐頓也。不要而遷不微而盛四時嗶而成不言而信德配乎天地功侔乎四時名參乎日月此虞舜大禹之所以由匹夫登帝位解布衣被文采者也。故古語曰至德之貴何往不遂至德之榮何往不成後之君子雖不及行亦將至之云耳琴瑟鳴不為無聽而失其調仁義行不為無人而滅其道故絃絕而宮商亡身死而仁義廢曾子曰士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夫路不險則無以知馬之良任不重則無以知人之德君子自強其所重以取福小人日安其所輕以取禍或曰斯道豈信哉曰何為其不信也世之治也行善者獲福為惡者得禍及其亂也行善者不獲福為惡者不得禍變數也知者不以變數疑常道故循福之所自來防禍之所由至也遇不遇非我也其時也夫施吉報凶謂之命施凶報吉謂之幸守其所志而已矣易曰君子以致命遂志然行善而不獲福猶多為惡而不得禍猶少總夫二者豈可舍多而從少也曾子曰人而好善福雖未至禍其遠矣人而不好善禍雖未至福其遠矣故詩曰習習谷風惟山崔嵬何木不死何草不萎言盛陽布德之月草木猶有枯落而與時謬者況人事之應報乎故以歲之有凶穰而荒其稼穡者非良農也以利之有盈縮而棄其資貨者非良賈也以行之有禍福而改其善道者非良士也詩云顯顯印印如珪如璋令聞令望攸君子四方為綱舉珪璋以喻其德其不變也

禮道第四

人之為德其猶器賦器虛則物注滿則止焉故君子常虛其心志恭其容貌不以逸舉之才加乎衆人之上視彼猶賢自視猶不足也故人願告之而不厭誨之而不倦易曰君子以虛受人詩曰彼姝者子何以告之君子之於善道也大則大識之小則小識之善無大小咸成於心然後舉而行之我之所有既不可奪而我之所無又取於人是以功常前人而人後之也故夫子敏過人未足貴也博辯過人未足貴也勇決過人未足貴也君子之所貴者選善權其不及改惡恐其有餘故孔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夫惡猶疾也攻之則益後不攻則日甚故君子之相求也非特與善也將以攻惡也惡不廢則善不興自然之道也易曰比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陰長陽消之謂也先民有言人之所難者二樂攻其惡者難以惡告人者難夫惟君子然後能為己之所難能致人之所難既能其所難也猶恐舉人惡之輕而舍己惡之重君子思其如此也故反之復之鑽之核之然後彼之所懷者竭始盡知己惡之重矣既知己惡之重者而不能取彼又將舍己況拒之者乎夫酒食人之所愛者也而人相見莫不進焉不吝於所愛者以彼之嗜之也使嗜思言甚於酒食人豈其愛之乎故忠言之不出以未有嗜之者也詩云匪言不能胡斯畏忌目也者能遠察天際而不能近見其背心亦如之君子識心之似自也是以務鑒於人以觀得失故視不過垣牆之裏而見邦國之表聽不過闔閭之內而聞千里之外因人之耳目也人之耳目盡為我用則我之聰明無敵於天下矣是謂人一我萬之人舉之我通之故知其高不可為員其廣不可為方先王之禮左史記事右史記言師警誦詩庶僚箴誨器用載銘筵席書戒月考其為歲會其行所以自供正也昔衛武公年過九十猶夙夜不怠思聞訓道命其羣臣曰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朝夕交戒又作抑詩以自儆也衛人誦其德為賦淇澳且曰容聖凡與國之君未有不然者也故易曰君子以恐懼脩省下愚反此道也以爲己既仁矣智矣神矣明矣兼此四者何求乎衆人是

以寡罪昭著限德發聞百姓傷心鬼神怨痛曾不自聞愈休如也若有告之者則曰斯事也徒生乎子心出乎子口於是刑焉戮焉辱焉禍焉不能免則曰與我異德故也未達我道故也又安足貴是己之非遂初之經至於身危國亡可痛矣夫詩曰誨爾諄諄聽之藐藐匪用為教復用為虐蓋開舜之在鄉黨也非家饋而戶贈之也人莫不稱善焉象之在鄉黨也非家奪而戶掠之也人莫不稱惡焉由此觀之人無賢惡見善則譽之見惡則謗之此人情也未必有私愛也未必有私憎也今夫立身不為人之所譽而為人之所謗者未盡為善之理也虛為善之理將若舜焉人雖與舜不同其敢謗之乎故語稱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脩身瘳瘳莫如清水信矣哉

貴驗第五

事莫貴乎有驗言莫爽乎無徵言之未有益也不言未有損也水之寒也火之熱也金石之堅剛也此數物未嘗有言而人莫不知其然者信著乎其體也使吾所行之信若彼數物而誰其疑我哉今不信吾所行之篤人之不信已猶教人執鬼神魅而怨人之不得也感亦甚矣孔子曰欲人之信己也則微言而篤行之篤行之則用日久用日久則事著明事著明則有目者莫不見也有耳者莫不聞也其可誣哉故根深而枝葉茂行久而名譽遠易曰恆亨無咎利貞言久於其道也伊尹放太甲履歷寒女商魯之民不稱淫蕩馬何則積之於素也故染不積則人不觀其色行不積則人不信其事子思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也同命而化化在令外也謗言也皆緣積而作倚事而興加其似者也誰謂華岱之高江漢之長與君子修德亦高而長之將何患矣故求己而不求諸人非自強也見其所存之富耳子思曰事自名也聲自呼也貌自眩也物自處也人自官也無非自己者故怨人之謂樂怨己之謂通也知所悔也遂所誤遂所誤也親戚離之知所悔也疏遠附之疏遠附也常安樂親戚離也常危懼自生民以來未有不然而者也殷紂為天子而稱獨夫仲尼為匹夫而稱素王蓋此類也故善釣者不易而魚魚子不降席而道治乎八尺之中而德化光矣古之人謂曰相彼元鳥止于陵阪仁道在近求之無遠人情也莫不惡謗而卒不免乎謗其故何也非愛致力而不已之也己之術反也謗之為名也逃之而愈至距之而愈來訟之而愈多明乎此則君子不足為也聞乎此則小人不足待也帝舜履省禹拜昌言明乎此者也厲王蒙戮吳起刺之聞乎此者也夫入也皆皆名前策著形列圖或為世法或為世戒可不慎歟曾子曰或言子之善予惟恐其聞或言子之不善惟恐過而見子之鄙色焉故君子服過也非徒飾其辭而已誠發乎中心形乎容貌其愛之也深其更之也速如追兔惟恐不逮故有進業無退功詩曰相彼蒼蒼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遷善不懈之謂也夫聞過而不改謂之喪心思過而不改謂之失體失體喪心之人禍亂之所及也君子舍旃周書有言人毋監於水監於人也監也者可以察形言也者可以知德小人之恥其面之不及子都也君子恥其行之不如堯舜也故小人尚明察君子尚至言至言也非賢友則無取之故君子必求賢友也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言朋友之義務在切直以升於善道者也故君子不友不如己者非羞彼而大我也不如己者須己而植者也然則扶人不暇將誰相我哉善之債也亦無日矣故墳庫則水凝友邪則已辭也是以君子慎取友也孔子曰居而得賢友福之次也夫賢者言是聽是足聽是足行是法加乎善獎人之美而好攝人之過其不隱也如影其不諱也如響故我

之憚之若殿君在堂而神明處室矣。雖欲為不善其敢乎。故求益者之居遊也必近所畏而遠所忌。詩云無棄爾輔員于爾輔。履爾爾僕。不輸爾載。親賢求助之謂也。

貴言第六

君子必貴其言。貴其言則尊其身。尊其身則重其道。重其道所以立其教。言費則身賤。身賤則道輕。道輕則教廢。故君子非其人則弗與之言。若與之言必以其方。農夫則以稼穡。百工則以技巧。商賈則以貨賤。府史則以官守。大夫及士則以法制。儒生則以學業。故易曰。其輔言有序。不失事中之謂也。若夫父慈子孝。姑愛婦順。兄弟友恭。夫敬妻聽。朋友必信。師長必教。有司日月。感乎州閭矣。雖庸人則亦循循然與之言。此可也。過此而往則不可也。故君子之與人言也。使辭足以達其知慮之所至。事足以合其性情之所安。弗過其任而強牽制也。苟過其任而強牽制也。則將昏昏委滯而遂疑君子以爲欺我也。不則曰無聞知矣。非故也。明偏而示之以幽。弗能照也。聰寡而告之以微。弗能察也。斯所資於造化者也。雖曰無諛。其如之何。故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夫君子之於言也。所貴也。雖有夏后之璜。商湯之駟。非與易也。今以施諸俗士。以爲志諷而弗貴聽也。不亦辱已而傷道乎。是以君子將與人語。大本之源而談性義之極者。必先度其心志。本其器量。視其銳氣。察其墮。然後唱焉以觀其和。導焉以觀其隨。隨和之徵發乎音聲。形乎視聽。著乎顏色。動乎身體。然後可以發幽而步遠。功察而治微。於是乎闔張以致之。因來以進之。審論以明之。雜稱以廣之。立準以正之。疏煩以理之。疾而勿迫。徐而勿失。維而勿結。放而勿逸。欲其自得之也。故大禹善治水。而君子善導人。導人必因其性。治水必因其勢。是以攻無敗而言無弃也。苟卑曰禮。恭然後可與言。道之方辭。順然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從然後可與言。道之致。有爭氣者勿與辨也。孔子曰。惟君子然後能貴其言。貴其色。小人能乎哉。仲尼苟卿先後知之。問者曰。或有周乎上哲之至論。通乎大聖之洪業。而好與俗士辨者何也。曰。以俗士爲必能識之。故也。何以驗之。使彼有金石絲竹之樂。則不奏乎野者之側。有山龍華蟲之文。則不陳乎野者之前。知野者之不可也。知野者之不見也。於己之心。分數明白。至與俗士而獨不然者。知分數者不明也。不明之故何也。夫俗士之牽達人也。猶鴉鳥之欺孺子也。鴉鳥之性。善近人。飛不峻也。不速也。踴躍然似若將可獲也。卒至乎不可獲。是孺子之所以困。是俗士之所以與達人言也。受之雖不肯。拒之則無說。然而有得焉。有和焉。若將可獲。卒至乎不可獲。是達人之所以乾。是俗士之與達人言也。斯人所則。則無說也。非達之達者也。雖能言之。猶夫俗士而已矣。非惟言也。行亦如之。得其所則尊榮。失其所則賤辱。昔倉梧丙妻妻美。而以與其兄。欲以爲讓也。則不如無讓焉。尾生與婦人期於水邊。水暴至不去而死。欲以爲信也。則不如無信焉。葉公之黨。其父攘羊而子證之。欲以爲直也。則不如無直焉。陳仲子不食母兄之食。出居於陵。欲以爲潔也。則不如無潔焉。宗受受齊豹之謀。死孟孟之難。欲以爲義也。則不如無義焉。故凡道蹈之既難。錯之益不易。是以君子慎諸己。以爲往鑒焉。

勸紀第七

勸之與也。其由民心之有智乎。造藝者。將以有理乎。民生而心知物。知物而欲作。欲作而事繁。事繁而莫之能理也。故聖人因智以造藝。因藝以立事。二者近在乎身。而遠在乎物。藝者所以旌智。飾能。統事。御羣。

也。聖人之所不能已也。藝者以事成德者也。德者以道舉身者也。藝者德之枝葉也。德者人之根幹也。斯二物者。不偏行。不獨立。木無枝葉。則不能豐其根幹。故謂之苑人。無藝。則不能成其德。故謂之野若。欲爲夫君子。必兼之乎。先王之欲人之爲君子也。故立保氏。掌教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教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大司馬掌學士之版。春人學舍。采合萬舞。秋班學合。禮誦講習。不解於時。故詩曰。菁菁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美音琴材。其猶人之於藝乎。既脩其質。且加其文。文質著然後體全體。全然後可登乎清廟。而可羞乎王公。故君子非仁不立。非義不行。非藝不治。非容不莊。四者無愆。而聖賢之器就矣。易曰。富有之謂大業。其斯之謂歟。君子者。表裏稱而本末度者也。故言貌稱乎心。志藝能度乎德行。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純粹內實。光輝外著。孔子曰。君子恥有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行。故寶玉之山。土木必潤。盛德之士。文藝必衆。昔在周公。嘗猶豫於斯矣。孔子稱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存乎六藝者。若其末節也。謂夫陳豆。置尊。俎。執羽籥。籥。鐘。磬。升。降。趨。翔。屈。伸。俯。仰。之數也。非禮樂之本也。禮樂之本也者。其德音乎。詩云。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佻。君子是則是效。我有旨酒。嘉賓式宴。以故。此禮樂之所貴也。故恭恪廉讓。藝之情也。中和平直。藝之實也。齊敏不匿。藝之華也。威儀孔時。藝之飾也。通乎琴瑟之情實者。可與論道。誠乎琴瑟之華飾者。可與講事。事者有司之職也。道者君子之業也。先王之賤藝者。蓋賤有司也。君子兼之則貴也。故孔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藝者心之使也。仁之聲也。義之象也。故禮以考敬。樂以敦愛。射以平志。御以和心。書以綴事。數以理煩。敬考則民不慢。愛收則羣生悅。志平則怨尤亡。心和則離德睦。事繼則法戒明。煩理則物不悖。六者雖殊。其致一也。其道則君子尊之。其事則有司共之。此藝之大體也。

駁辯第八

俗士之所謂辯者。非辯也。非辯而謂之辯者。蓋開辯之名。而不知辯之實。故曰之妄也。俗之所謂辯者。利口者也。彼利口者。苟美其聲氣。繁其辭令。如激風之至。如暴雨之集。不論是非之性。不識曲直之理。則於不窮務於必勝。以故淺識而好奇者。見其如此也。固以爲辯。不知木訥而遠道者。雖口屈而心不服也。夫辯者求服人心也。非屈人口也。故辯之爲言。別也。爲其善。分別事類而明處之也。非謂言辭切給而以陵蓋人也。故傳稱春秋微而頭。婉而辯者。然則辯之言。必約以至不煩。而論疾徐應節。不犯禮教。足以相稱。樂盡人之辭善。致人之志。使論者各盡其願。而與之得解。其稱也。無其名。其理也。不獨顯。若此。則可謂辯。故言有拙而辯者。焉有巧而不辯者。焉君子之辯也。欲以明大道之中也。是豈取一坐之勝哉。人心之於是非也。如口於味也。口者非以己之調。膳則獨美。而與人調之。則不美也。故君子之於道也。在彼猶在己也。苟得其中。則我心悅焉。何擇於彼。苟失其中。則我心不悅焉。何取於此。故其論也。遇人之是。則止矣。遇人之是。而猶不止。苟言荷辯。則小人也。雖美說何異乎。鷓之好鳴。鐸之喧譁。故孔子曰。小人毀譽以爲辯。絞急以爲智。不遜以爲勇。斯乃聖人所惡。而小人以爲美。豈不哀哉。夫利口之所以行乎世也。蓋有由也。且利口者。心足以見小數。言足以盡巧辭。給足以應切問。難足以斷俗疑。然而好說而不倦。謀謀如也。夫類族辨物之士。若寡而愚。聞不達之人者。多執知其非乎。此其所以無用而不見廢也。至賤而不



見遺也。先王之法。析言破律。亂名改作者。殺之行。僻而堅。言偽而辯。記醜而博。順非而澤者。亦殺之。為其疑衆惑民。而滑亂至道也。孔子曰。巧言亂德。惡似而非者也。

符行第九

或問曰。士或明哲窮理。或志行純篤。二者不可兼。聖人將何取。對曰。其明哲乎。夫明哲之為用也。乃能假民阜利。使萬物無不盡其極者也。聖人之可及。非徒空行也。智也。伏羲作八卦。文王增其辭。斯皆窮神知化。豈徒特行善而已乎。易離象。稱大人以繼明。照於四方。且大人聖人也。其餘象皆稱君子。蓋君子通於賢者也。聰明惟聖人能盡之。大才通人。有而不能盡也。昔美唐堯。欲明為先。驩兜之舉。共工四獄之薦。鯀。堯知其行。衆尚未知信也。若非堯則。裔土多凶。族兆民長。愁苦矣。明哲之功也。如是。子將何從。或曰。俱謂賢者耳。何乃以聖人論之。對曰。賢者亦然。人之行莫大於孝。莫顯於清。曾參之孝。有莫不能。易原惠之清。伯夷不能。開然不得與游。夏列在四行之科。以其才不如也。仲尼問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也。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貢之行。不若顏淵遠矣。然而不服其行。服其聞。一知十。由此觀之。盛才所以服人也。仲尼亦奇顏淵之有盛才也。故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顏淵達於聖人之情。故無窮難之辭。是以能獨獲聖聖之譽。為七十子之冠。曾參雖質孝。原憲雖體清。仲尼未甚嘆也。或曰。苟有才而行之不善。則可取乎。對曰。何子之難喻也。水能勝火。豈一升之水。灌一林之火哉。柴也。愚何嘗自投於非。夫君子仁以博愛。義以立禮。禮以自節。節以自察。明以觀色。謀以行權。智以辨物。豈可無一哉。謂夫多少之間耳。且管仲若若事。奢而失禮。使桓公有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之功。仲尼稱之曰。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召忽伏節死難。人臣之美。義也。仲尼比為匹夫匹婦之為諒矣。是故聖人貴才智之特能。立功立事。益於世矣。如德過多。才智少。作亂有餘。而立功不足。仲尼所以避陽貨而諱少正卯也。何謂可取乎。漢高祖數賴張子房權謀。以建帝業。四皓雖美行。而何益。夫倒懸此固不可同日而論矣。或曰。然則仲尼曰。未知焉得仁。乃高仁耶。何謂也。對曰。仁固大也。然則仲尼此亦有所激。然非專小智之謂也。若有人相語曰。彼尚無有一智也。安得乃知為仁乎。昔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居攝。管蔡啓畔。亂周公誅之。成王不遂。周公恐之。天乃雷電風雨。以彰周公之德。然後成王攝政。王非不仁。厚於骨肉也。徒以不聰。欲之故。助畔亂之人。幾喪周公之功。而遂文武之業。召公見周公之既反政。而猶不知其貴位。周公為之作君。宛然後悅。夫以召公懷聖之賢。而猶若此乎。末業之主。苟失一行。而智略短。亦可懼矣。仲尼曰。可與立。未可與權。孟軻曰。子莫執中。執中無權。猶執一也。仲尼孟軻。可謂達於權智之實者也。股有三仁。微子介於石。不終日。箕子內難。而能正其志。比干諫而剖心。君子以微子為上。箕子次之。比干為下。故春秋大夫見殺。皆譏其不能以智自免也。且徐偃王知脩仁義。而不知用武。終以亡國。魯隱公懷讓心。而不知佞。終以致殺。宋襄公守節。而不知權。終以見執。晉伯宗好直。而不知時。變。終以隕身。叔孫豹好善。而不知擇。人終以凶。餓此皆蹈善而少智之謂也。故大雅貴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夫明哲之士。不威而不懼。困而不迫。決嫌疑。定疑難。辨物居方。權禍於忽。秒求福於未萌。見變事則達其機。得經事則循其常。巧言不能推。令色不能移。動作則出辭。為師表。比諸志行之士。不亦謬乎。

符行第十

或問古之君子貴爵祿歟。曰。然。諸子之書。稱爵祿。非貴也。資財。非富也。何謂乎。曰。彼遭世之亂。見小人富貴。而有是言。非古也。古之制爵祿也。爵以居有德。祿以養有功。功大者其祿厚。德遠者其爵尊。功小者其祿薄。德近者其爵卑。是故觀其爵。則別其人之德也。見其祿。則知其人之功也。不待問之。古之君子貴爵祿者。蓋以此也。非以黷華乎。其身爵。象之適於其口也。非以美也。悅乎其目。鐘鼓之樂。乎其耳也。孔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明王在上。序爵班祿。而不以逮也。君子以為至羞。何賤之有乎。先王將建諸侯。而錫爵祿也。必於清廟之中。陳金石之樂。安賜之禮。宗人預相內史作策也。其頌曰。文王既勤。止我懋受。之敷時。釋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釋思。由此觀之。爵祿者。先王之所重也。非所輕也。故書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爵祿之賤也。由處之者不宜也。賤其人。斯賤其位矣。其貴也。由處之者宜之也。貴其人。斯貴其位矣。詩云。君子至止。黻衣綉裳。佩玉鏘鏘。壽考不忘。蔽衣繡裳。君子之所服也。愛其德。故美其服也。暴亂之君。非無上服也。而民弗美也。位亦如之。昔周公相王室。以君天下。聖德昭聞。王助宏。大成王封以少昊之墟。地方七百里。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備物。典策。官司。彝器。龍旗。九旒。祀帝於郊。太公亮。武王克商。而亂土封之。爽鳩氏之墟。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世祚太師。撫而東夏。當此之時。孰謂富貴不為榮寵者乎。自時厥後。文武之教。衰黜陟之遺。廢諸侯。憊大夫。世位。爵人。不以德。祿人。不以功。竊國而貴者。有之。竊地而富者。有之。姦邪得顯。仁賢失志。是以富貴相。誦病矣。故孔子曰。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然則富貴美惡存乎。其世也。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為聖人之大寶曰。位。位也。者。立德之機也。勢也。者。行義之杆也。聖人。循機。握杆。極。成。天地。之。化。使。萬。物。順。焉。人。倫。正。焉。六。合。之。內。各。充。其。順。其。為。大。寶。不。亦。宜。乎。故。聖。人。以。無。勞。位。無。窮。百。工。以。無。器。用。為。困。困。則。其。資。亡。窮。則。其。道。廢。故。孔子。柄。柄。而。不。居。者。蓋。憂。道。廢。故。也。易曰。非。潔。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夫。登。高。而。建。旌。則。其。所。視。者。廣。矣。順。風。而。振。鐸。則。其。所。聞。者。遠。矣。非。旌。色。之。益。明。鐸。聲。之。益。遠。也。所。託。者。然。也。況。居。富。貴。之。地。而。行。其。政。令。者。也。故。舜。為。匹。夫。猶。民。也。及其。受。終。於。文。祖。稱。曰。子。一。人。則。西。王。母。來。獻。白。環。周。公。之。為。諸。侯。猶。臣。也。及其。踐。明。堂。之。祚。負。斧。扞。而。立。則。越。裳。氏。來。獻。白。雉。故。身。不。尊。則。施。不。光。居。不。高。則。化。不。傳。易曰。豐。亨。無。咎。王。假。之。勿。疑。宜。日。中。身。尊。居。高。之。謂。也。斯。事。也。聖。人。之。所。務。也。雖。然。求。之。有。道。得。之。有。命。舜。禹。孔子。可。謂。求。之。有。道。矣。舜。禹。得。之。孔子。不。得。之。可。謂。有。命。矣。非。惟。聖。人。貴。者。亦。然。稷。契。伯。益。伊。尹。傳。說。得。之。者。也。顏。淵。閔。子。將。冉。耕。仲。弓。不。得。之。也。故。良。農。不。患。田。場。之。不。修。而。患。風。雨。之。不。節。君子。不。患。道。德。之。不。建。而。患。時。世。之。不。遇。詩曰。鴛。彼。四。牡。四。牡。項。領。我。賔。四方。爰。暨。聲。所。聘。傷。道。之。不。遇。也。豈。一。世。哉。豈。一。世。哉。

# 中論卷之下

考偽第十一

仲尼之沒于今數百年矣。其間聖人不作。唐虞之法微。三代之教息。大道陵遲。人倫之中不定。於是感世盜名之徒。因夫民之離聖教日久也。生邪端。造異術。假先王之遺訓。以緣飾之。文同而實遠。貌合而情違。戶謂得聖人之真也。各兼說特論。誣謬一世之人。誘以偽成之名。懼以虛至之誘。使人憤憤乎得亡。懷懷而不定。喪其故性而不自知其迷也。咸相與祖述其業。而羅狎之。斯術之於斯民也。猶內關之疾也。非有痛癢煩苛於身。情志惑然不覺。疾之已深也。然而期日既至。則血氣暴滿。故內關之疾。疾之中天。而扁鵲之所甚惡也。以虛醫不能別。而遺之者不能攻也。昔楊朱墨翟。甲不害韓非。田駢公孫龍。汨亂乎先王之遺訓。張乎戰國之世。然非人倫之大患也。何者。術異乎聖人者。易辨而從之者不多也。今為名者之異乎聖人也。微視之難見。世莫之非也。聽之難聞。世莫之舉也。何則。動遠以自旌。託之乎疾。固廣求以合衆。託之乎仁。愛枉直以取譽。託之乎隨。時屈道以引誘。託之乎良。愛多識。流俗之故。誦詩書之文。託之乎博。文飾非而言好。無倫而辭察。託之乎通。理居必人才。遊必帝。都託之乎親。風然而好變。易姓名。求之難獲。託之乎能。卑屈其體。構柔其顏。託之乎溫。恭然而時有距絕。弊斷嚴厲。託之乎獨立。獎育童蒙。訓之以已術。託之乎勤。誨金玉自待。以神其言。託之乎說。道其大抵也。苟可以收名。而不必獲實。則不去也。可以獲實而不必收名。則不居也。汲汲乎常懼當時之不我尊也。皇皇爾又懼來世之不我尚也。心疾乎內。形

中論卷下

一九

中論卷下

二〇

勞於外。然其智調足以將之。便巧足以莊之。稱託比類足以充之。文辭聲氣足以飾之。是以欲而知讓。讓而如靜。幽而如明。雖而如正。考其所由來。則非堯舜之律也。核其所自出。又非仲尼之門也。其回過而不度。窮通而無源。不可經方致遠。甄物成化。斯乃巧人之雄也。而偽夫之傑也。然中才之徒。咸拜手而贊之。揚聲以和之。被死而後論。其遺烈。被毒而猶恨。己不迷。悲夫。人之陷溺。益如此乎。孔子曰。不忠人之不己知者。雖語我曰。吾為善。吾不信之矣。何者。以其泉不自中。而注之者。從外來也。苟如此。則處道之心不。明而執義之意不著。雖依先王稱詩書。將何益哉。以此毒天下之民。莫不離本趨末。事以偽成。紛紛擾擾。馳騖不已。其流于世也。至於父盜子名。兄竊弟譽。骨肉相詬。朋友相詐。此大亂之道也。故求名者。聖人至禁也。昔衛公孟多行無禮。取憎於國人。齊豹教之以為名。春秋書之曰。盜其傳曰。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為盜。邪匪其宮。亦夷邪。邪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微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若竊邑叛君。以做大利。而無名。貪冒之民。將資力焉。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問者曰。齊豹之殺人。以為己名。故仲尼惡而盜之。今為名者。豈有殺之罪耶。曰。春秋之中。其殺人者。不為少。然而不盜。不盜。已聖人之善惡也。必權輕重。敗衆寡。以定之。夫為名者。使真偽相冒。是非易位。而民有所化。此邦家之大災也。殺人者一人之害也。安可相比也。然則何取於殺人者。以書盜乎。荀卿亦曰。盜名不如盜貨。鄉原亦無殺人之罪也。而仲尼惡之何也。以其亂德也。今偽名者之亂德也。豈徒鄉原之謂乎。萬事雜錯。變數滋生。亂德之道。固非一端而已。昔曰。靜言庸述。象恭滔天。皆亂德之類也。春秋外傳曰。姦仁為偽。姦禮為害。姦勇為賊。夫仁禮勇道之美者也。然行之不以其正。則不免乎大惡。故君子之於道也。審其所以守之。慎其所以行之。問者曰。仲尼惡沒世而名不稱。又疾偽名。然則將何執。曰。是安足怪哉。名者所以守之。慎其所以行之。非名立而實從之也。故長形立而名之曰。長。短形立而名之曰。短。非長短之名。先立而長短之形從之也。仲尼之所貴者。名實之名也。貴名乃所以貴實也。夫名之繫於實也。猶物之繫於時也。物者春也。吐華夏也。布葉秋也。凋零冬也。成實斯無為而自成者也。若強為之。則傷其性矣。名亦如之。故偽名者。皆欲傷之者也。人徒知名之為善。不知偽善者為不善也。感甚矣。求名有三少。而求多。遲而求。無而求。有此三者。不辭為幽昧。離乎正道。則不獲也。固非君子之所能也。君子者。能成其心。心成則內定。內定則物不能亂。物不能亂。則獨樂其道。獨樂其道。則不聞為聞。不顯為顯。故禮稱君子之道。闇然而日彰。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人德矣。君子之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夫如是。者。豈將反側於亂世。而化庸人之末稱哉。

譏交第十二

民之好交游也。不及聖王之世乎。古之不交游也。將以自求乎。昔聖王之治其民也。任之以九職。糾之以八刑。導之以五禮。訓之以六樂。教之以三物。習之以六容。使民勞而不至於困。逸而不至於荒。當此之時。四海之內。道德修業。勤事而不暇。更敢深心舍力。作為非務。以害休功者乎。自王公至於列士。莫不咸正。畏相戚職。有恭不敢自暇。逸。故春秋外傳曰。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

中論卷下

二一

之政事師尹惟旅牧相宜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日人監九御潔奉禘郊之祭盛而後即安諸侯朝脩天子之業命盡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警其百工使無惰淫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職盡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庇其家事而後即安士朝而受業盡而講其夕而習其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正歲使有司命於官府曰各脩乃職考乃法備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恭則邦有大刑由此觀之不務交游者非政之惡也心存於職業而不迫也且先王之教官既不以交游導民而鄉之考德又不以交游舉賢是以不禁其民而民自舍之及周之衰而交游興矣則者曰吾子著稱稱君子之有交求賢交也今稱交非古也然則古之君子無賢交歟曰異哉子之不通知於大倫也若夫不出戶庭坐於空室之中雖魑魅魍魎將不吾覩而況乎賢人乎今子不察吾所謂交游之質而難其名有同而實異者矣名有異而實同者矣故君子於是偷也務於其實而無譏其名吾稱古之不交游者不謂其屋漏而居也今之好交游者非謂長沐雨乎中路者也古之君子因王事之閒則奉贊以見其同僚及國中之賢者其於宴樂也言仁義而不及名利君子未命者亦因農事之隙奉贊以見其鄉黨同志及夫古之賢者亦然則何為其不獲賢交哉非有釋王事廢交遊遠邦曠年歲者也故古之交也近今之交也遠古之交也寡今之交也衆古之交也爲求賢今之交也爲名利而已矣古之立國也有四民焉執契術版圖奉聖王之法治禮義之中謂之士竭力以盡地利謂之農夫審曲直形勢飭五材以別民器謂之百工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各世其事毋遷其業少而習之其心安之則若性然而功不休也故其處之也各從其業不使相奪所以一其耳目也不勤乎四職者謂之窮民役諸園土凡民出入行止皆察飲食行有其節不得意荒以妨生務以隄罪問然則安有琴行方外而專治交游者乎是故五家爲比使之相保比有長五比爲閭使之相親閭有胥四閭爲族使之相親族有師五族爲黨使之相親黨有正五黨爲州使之相親州有長五州爲鄉使之相親鄉有大夫必有明慈惠之人使各率其鄉之政教禁令正月之吉受法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州黨族閭比之羣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之民以考其德行察其違禁以歲時祭其大夫察其衆寡凡民之有德行道藝者比以告閭閭以告族族以告州州以告鄉鄉以告民有罪奇袤者比以告亦如之有善而不以告謂之蔽賢蔽賢有罰而無以告謂之蔽賢蔽賢亦有罰故民不得有遺善亦不得有隱惡鄉大夫三年則大比而興賢能者鄉老及鄉大夫舉其賢能之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其爵之命也各隨其才之所宜不以大司小不以輕任重故書曰百僚師百工惟時此先王取士官人之法也故其民莫不反本而自求慎德而積小知福祿之來不由於人也故無交游之事無請託之端心澄體靜恬然自得成相率以正道相親以誠懇發說不與邪僻自息委世之哀矣上無明天子下無賢諸侯若不識是非臣不辨黑白取士不由於鄉黨考行不本於閭閻多助者爲賢才寡助者爲不肖序爵聽無證之論班祿采方國之謚民見其如此者知富貴可以從衆爲也知名譽可以虛譁獲也乃離其父兄去其邑里不脩道藝不治德行講偶時之說結比周之黨汲汲皇皇無日以處更相欺揚迭爲表裏構生孽慝布衣以欺人主惑宰相竊選舉盜榮寵者不可勝數也既獲者賢已而遠在漢墓者並驅而追之悠悠皆是孰能不然而乎桓靈之世其甚者也自公卿大夫州牧郡守守事不恤若客爲務冠蓋填門備服塞道饑不暇餐倦不獲已股股法法傳夜正晝下及小司列城邑莫不相商以

得人自於以下士星言風駕送往迎來亭傳常滿吏卒傳問炬火夜行開寺不閉把臂煖腕扣天矢誓推託思好不較輕重文書委於官曹繫囚積於囹圄而不追省也詳察其爲也非欲憂國恤民謀濟德也徒營己治私求勢利而已有策名於朝而稱門生於富貴之家者比屋有之爲師無以教訓弟子亦不受業然其於事也至乎懷丈夫之容而襲婢妾之德或奉貨而行賂以自固結求志尉託規陶仕進然鄰目指掌高談大語若此之類言之猶可羞而行之者不知恥嗟乎王教之敗乃至於斯乎且夫交游者出也或身歿於他邦或長幼而不歸父母懷奠獨之思室人抱東山之哀親戚隔絕門門分離無非無辜而亡命是效古者行役過時不反猶作詩刺怨故四月之篇稱先祖匪人胡曾忍予又況無君命而自爲之者乎以此論之則交游乎外久而不歸者非仁人之情也

歷數第十三

昔者聖王之造歷數也察紀律之行觀運機之動原星辰之迭中審晷景之長短於是營儀以準之立表以測之下漏以考之布算以追之然後元首齊乎上中朔正乎下寒暑順序四時不忒天監數者先王以憲殺生之期而留作事之節也使萬國之民不失其業者也昔少皞氏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揉不可方物顛頂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毋相侵蝕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興教之故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於是陰陽調和災厲不作休徵時至嘉生蕃育民人樂康鬼神降福舜禹受之循而勿失也及夏德之衰而羲和涵淫廢時亂日湯武革命始作歷明時敬順天數故周禮太史之職正歲年以序事類之於官府及都鄙頒告朔於邦國於是分至啓閉之日人君親登觀臺以望氣而書雲物爲備者也故周禮既衰百度墮替而歷數失紀故魯文公元年閏三月春秋譏之其傳曰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又哀公十二年十二月孟孫孫問諸仲尼仲尼曰其聞之也火復而後熱者畢今火猶西流可歷過也言火未伏明非立冬之日自是之後戰國構兵更相吞滅專以爭強攻取爲務是以歷數廢而莫脩浸用乖繆大漢之興海內新定先王之禮法尙多有所缺故因秦之制以十月爲歲首歷用顛頂孝武皇帝恢復王度率由舊章招五經之儒徵術數之士使議定漢歷及更用鄧平所治元起太初然後分至啓閉不失其節望晦朔可得而驗成衰之間劉歆用平術而廣之以爲三統歷比之衆家最爲備悉至孝章皇帝帝年歷疎闕不及天時及更用四分歷舊法元起庚辰至靈帝四分歷猶復後天平日於是會稽郡尉劉洪更造乾象歷以追日月星辰之行考之天文於今爲密會宮車宴駕京師大亂事不施行惜哉上觀前化下迄於今帝王與作未有奉贊天時以經人事者也故孔子制春秋書人事而因以天時以明二物相須而成也故人君不在分至啓閉則不書其時月蓋刺怠慢也夫歷數者聖人之所以測靈臚之蹟而窮元妙之情也非天下之至精孰能致思焉今議論數家舊法綴之於篇庶爲後之達者存損益之數云耳

天壽第十四

或問孔子稱仁者壽而顏淵早夭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而比干子胥身陷大禍豈聖人之言不信而欺後人耶故司空頴川荀爽論之以爲古人有言死而不朽謂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其身歿

矣。其道猶存。故謂之不朽。夫形體者。人之精魄也。德義令聞者。精魄之榮華也。君子愛其形體。故以成其德義也。夫形體固自朽弊。消亡之物。壽與不壽。不過數十歲。德義立與不立。差數千歲。豈可同日言也哉。顏淵時有百年之人。今當復知其姓名耶。詩云。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人豈有萬壽千歲者。皆令德之謂也。由此觀之。仁者壽。豈不信哉。傳曰。所好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比干子胥重義輕死者也。以其所輕。雖其所重。求仁得仁。可謂慶矣。槌擊擊所以發其聲也。煮也。燬也。所以揚其芬也。賢者之窮厄。雖辱。此槌擊之意也。其死亡陷溺。此燒煮之類也。北海孫期。以為死生有命。非他人之所致也。若積善有慶。行仁得壽。乃教化之義。誘人而納於善之理也。若曰。積善不得報。行仁者。則怨感之民。將走于惡。以反天常。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至也。若夫求名之徒。殘疾厭。體冒厄危。以徇其名。則曾參不為也。子胥遠君而適蠻國。以雪其恥。與父報讐。悖人臣之禮。長畔秋之原。又不深見二主之異。置至於懸首不化。斯乃囚之大者。何慶之為。幹以為二論皆非其理也。故作辨天壽云。幹聞先民稱所惡於知者。為鑿也。不其然乎。是以君子之為論也。必煩事類之宜。而循理焉。故曰。說成而不可聞也。義立而不可亂也。若無二難者。苟既違本而死。又不以其實。夫聖人之言。廣大矣。矣。變化云為。固不可以一概齊也。今將妄舉其目。以明其非。夫壽有三。有玉澤之壽。有聲聞之壽。有行仁之壽。曰。五福一曰壽。此玉澤之壽也。詩云。其德不爽。壽考不忘。此聲聞之壽也。孔子曰。仁者壽。此行仁之壽也。孔子云。爾者。以仁者壽。利養萬物。萬物亦受其利。故必壽也。荀氏以死而不朽。為壽。則何故。曰。在昔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辟。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實質勞於外。安賢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惟言乃雍。不敢荒辟。嘉靖殷國。至於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庶民。勿侮。縱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知小人之勞。苦惟兢兢。樂是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六年。或三四年。周公不知天壽之意乎。故言聲聞之壽者。不可同於聲聞。是以達人必參之也。孫氏專以主教之義也。惡感感之民。將反天常。孔子何故曰。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又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欲使知去食而必死也。昔者仲尼乃欲民不仁不信乎。夫聖人之教。乃為明允君子。豈徒為愚感之民哉。愚感之民。威以斧鉞之戮。懲以刀墨之刑。遣之他邑。而流於裔土。猶或不悛。況以言乎。故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然而荀孫之義。皆失其情。亦可知也。昔者帝舜已前。尚矣。唐虞三代。厥事可得略乎。聞自堯至於武王。自稷至於周君。皆仁人也。君臣之數。不為少矣。考其年壽。不為夭矣。斯非仁者壽之驗耶。又七十子。豈殘酷者哉。願其仁。有優劣耳。其天者。惟顏回。一顏回而多疑。其餘無異。以一鈎之金。權於一車之羽。金輕於羽也。天道迂闊。味難明。聖人取大略。以為成法。亦安能曲而不失。茫茫無差。跌乎。且夫信無過於四時。而春或不華。夏或雨。霜或雨。雪或無。冰豈復以為難哉。所謂禍者。已欲遂之。而反觸之者也。比干子胥。已知其必然。而樂為焉。夫何罪焉。天雖欲福人。亦不能以手臂引人而亡之。非所謂無處也。苟令以此設難。而解以繩墨。幾於事無施。孫氏說比干子胥。亦非其理也。殷有三仁。比干居一。何必停手。然後為德。子胥雖有臂石之過。猶有觀心知仁。懸首不化。固臣之節也。且夫賢人之道者。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或見危而授命。或望善而遺舉。或被髮而狂

歌。或三黜而不去。或辭聘而山棲。或忍辱而俯就。豈得資以聖人也哉。於戲。通節之士。實關斯事。其審之云耳。

務本第十五

人君之大患也。莫大於詳於小事。而略於大道。察於近物。而闕於遠圖。故自古及今。未有如此而不亂也。未有如此而不亡也。夫詳於小事。而察於近物者。謂耳聽乎絲竹歌謠之和。目視乎瑠璃采色之章。口給乎辯慧切對之辭。心通乎短言小說之文。手習乎射御書數之巧。體驚乎俯仰折旋之容。凡此數者。觀之足以盡人之心。學之足以動人之志。且先王之末教也。非有小才小智。則亦不能為也。是故能為之者。莫不自悅乎其事。而無取於人。以人皆不能故也。夫居南面之尊。秉生殺之權者。其勢固足以勝人也。而加以勝人之能。懷是己之心。誰敢犯之者乎。以匹夫行之。猶莫之敢規也。而況於人君哉。故罪惡若山。而已不見也。謗聲若雷。而已不聞也。豈不甚矣乎。夫小事者。味甘而大道者。醇淡。近物者。易驗而遠數者。難效。非大明君子。則不能兼通者也。故皆感於所甘。而不能至乎所淡。眩於所易。而不能反於所難。是以治君世寡。而亂君世多也。故人君之所務者。其在大道遠數乎。大道遠數者。為仁。足以獲轉羣生。惠足以養百姓。明足以照見四方。智足以統理萬物。權足以變應無端。義足以阜生財用。威足以禁遏姦非。武足以平定禍亂。詳於聽受。而審於官人。達於與廢之原。通於安危之分。如此則君道畢矣。夫人君非無治為也。失所先後故也。道有本末。事有輕重。聖人之異乎人者。無他焉。蓋如此而已矣。魯桓公容貌美。麗且多技藝。然而無君才。大智不能以禮防正其母。使與齊侯淫亂。不絕驅馳道路。故詩刺之曰。佻倖兮。美日。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下及昭公。亦善有容儀之習。以萌其朝。晉也。自郊勞至於贈賄。禮無違者。然而不恤國政。政在大夫。弗能取也。子家驕賢。而不能用也。好大國之明。禁凌虐。小國利人之難。而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其他。思莫在於公。不圖其終。卒有出奔之禍。春秋書而絕之曰。公孫於齊。次於陽州。故春秋外傳曰。國君者。服龍以為美。安民以為樂。聽德以為聰。致遠以為明。又詩陳文王之德曰。惟此文王。帝度其心。貽其德音。其德克明。克亮。克長。克克。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口度德政。應和曰。類。照照四方曰。明。施勤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福服曰。順。擇善而從曰。比。經緯天地曰。文。如此則為九德之美。何技藝之尚哉。今使人君視如難。聽如師。瞻御如王。射如夷。奔奔如史。猶計如隸。首走道。驅馬力折門。雖有此六者。可謂善於有司之職矣。何益於治乎。無此六者。可謂之於有司之職矣。何增於亂乎。必以廢仁義。妨道德。何則。小器弗能兼容。治亂既不繫於此。而中才之人所好也。昔路豐。晉智伯瑤之亡。皆怙其才。恃其五賢。而以不仁之故也。故人君多技藝。好小智。而不通於大道者。適足以距諫者之說。而銷忠直之口也。祇足以追亡國之迹。而背安家之軌也。不其然耶。不其然耶。

審大臣第十六

帝者味且而視朝廷。南面而聽天下。將與誰為之。豈非羣公卿士歟。故大臣不可以不得其人。大臣者。君之股肱耳目也。所以視聽也。所以行事也。先王知其如是也。故博求聰明。審哲君子。措諸上位。執邦之政。令焉。執政聰明。審哲。則其事舉。其事舉。則百僚莫不任其職。百僚莫不任其職。則庶事莫不致其治。庶

事莫不致其治。則九牧之民莫不得其所。故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故大臣者治萬邦之重器也。不可以舉廢著也。人主所宜親察也。衆譽者可以聞斯人而已。故堯之聞舜也，以衆舉及其任之者，則以心之所自見。又有不因衆舉而從大賢，其文王乎。敗於涓水，道遇姜太公，幡然回首，方秉竿而釣。文王召而與之言，則帝王之佐也。乃載之歸，以爲太師。姜太公當此時，貧且賤矣。年又老矣。非有貴顯之舉也。其言誠當乎賢君之心，其術誠合乎致平之道。文王之識也。灼然若披雲而見日。雖然若開霧而觀天，斯豈假之於衆人哉。非惟聖然也。霸者亦有之。昔齊桓公出，而威方爲旅人。宿乎大車之下，斲牛角而歌。歌聲悲激，其辭有疾於世。桓公知其非常人也，召而與之言，乃立功之士也。於是舉而用之，使知國政。凡明君之用人也，未有不悟乎己心而徒因衆舉也。用人而因衆舉焉，斯不欲爲治也。將以爲名也。然則見之不自知，而以衆舉爲驗也。此所謂效衆舉也。非所謂效賢能也。苟以衆舉爲賢能，則伯鯨無羽山之難，而唐虞無九載之費矣。聖人知衆舉之或或，非故其用人也。則亦或因或獨，不以一驗爲也。況乎舉非四載也，世非有唐虞也。大道疑矣，邪說行矣。臣已詐矣，民已或矣。非有獨見之明，專任衆人之舉，不以已察，不以事考，亦何由從大賢哉。且大賢在陋巷也，固非流俗之所識也。何則大賢爲行也，莫然不自見。儼然若無能，不與時爭是非，不與俗辯曲直，不矜名，不辭謗，不求譽，其味至淡，其觀至拙。夫如是，則何以異乎人哉。其異乎人者，謂心統乎氣，理而不繆，智周乎萬物，而不過，變故暴至，而不惑，其爲蓋衆而不可不遂。故其得志則邦家治，以和社稷安，以固兆民，受其慶。羣生賴其澤，八極之內，同爲一斯。誠非流俗之所豫知也。不然，安得赫赫之譽哉。其赫赫之譽者，皆形乎流俗之觀，而曲同乎流俗之聽也。君子固不然矣。昔管夷吾嘗三戰而皆北，人皆謂之無勇。與之分財，取多人，皆謂之不廉。不死子糾之難，人皆謂之不義。若時無鮑叔之舉，君之聽休功不立於世。盛名不垂於後，則長爲賤丈夫矣。魯人見仲尼之好讓而不爭也，亦謂之無能。爲之謔曰：素餐羔裘，求之無厭。夫以聖人之德，昭明顯融，高宏博厚，宜其易知也。且猶若此，而況賢者乎。以斯論之，則時俗之所不譽者，未必爲非也。其所譽者，未必爲是也。故詩曰：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言所謂好者非好，醜者非醜，亦由亂之所致也。治世則不然矣。叔世之君，生乎亂求，大臣皆宰相，而信流俗之說，故不免乎國風之謔也。而欲與之與天和，致時雍，遇禍亂，弭妖災，無異策穿蹄之乘，而登太行之險，亦必顛蹶矣。故書曰：股肱腹誼，萬事墜哉。此之謂也。然則君子不爲時俗之所稱，曰：孝悌忠信之稱也。則有之矣。治國致平之稱，則未有也。其稱也無以加乎習訓之儒也。夫治國致平之術，不兩得其人，則不能相通也。其人又寡矣。寡不稱衆，將誰使辨之。故君子不遇其時，則不如流俗之士聲名章也。非徒如此，又爲流俗之士所裁制焉。高下之分，貴賤之賈，一由彼口，是以沒齒窮年，不免於匹夫。昔荀卿生乎戰國之際，而有制舊之才，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明撥亂之道，然而列國之君，以爲迂闊，不達時變，終莫之肯用也。至於遊說之士，謂其邪術，率其徒黨，而名震乎諸侯，所如之國，靡不盡禮邪迎，擁篲先驅，受賞得爲上客者，不可勝數也。故名實之不相當也。其所從來尚矣。何世無之。天下有道，然後斯物廢矣。

慎所從第十七

夫人之所常稱曰：明君舍己而從人，故其國治以安。闇君違人而專己，故其國亂以危。乃一隅之偏說也。

非大道之至論也。凡安危之勢，治亂之分，在乎知所從，不在乎必從人也。人君莫不有從人，然或危而不安者，失所從也。莫不有遠人，然或治而不亂者，得所從也。若夫明君之所親任也，皆其良聰智其言也，皆德義忠信，故從之則安，不從則危。闇君之所親任也，皆佞邪惑感其言也，皆姦回詭譎，從之安得治，不從之安得亂乎。昔齊桓公從管仲而安，二世從趙高而危，帝舜遠四凶而治，殷紂遠三仁而亂，故不知所從而好從人，不知所遠而好遠人，其敗一也。孔子曰：知不可由，斯知所由矣。夫言或似是而非，實或似美而敗事，或似順而遠道，此三者非至明之君不能察也。燕昭王使樂毅伐齊，取七十餘城，莒與即墨未拔，昭王卒，惠王爲太子，時與毅不平，即墨守者，田單縱反，問於燕，使宣言曰：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三耳。樂毅與新王有隙，懼誅而不敢歸，外以伐齊爲名，實欲因齊人未附，故且緩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惟恐他將之來，即墨殘矣。惠王以爲然，使騎劫代之，大爲田單所破。此則似是而非實者也。燕相子之有寵於王，欲專國政，人爲之言於燕王，增曰：人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也。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於相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堯與王同行也。燕增從之，其國大亂。此則似美而敗事者也。齊景公欲廢太子陽生，而立庶子荼，謂大夫陳乞曰：吾欲立荼，如何。乞曰：所樂乎爲君者，欲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君欲立之，則臣請立之。於是立荼，此則似順而遠道者也。且夫言畫施於當時，事效在於後日，後日遲至，而當時速決也。故今巧者常勝，拙者常負，其勢然也。此謂中主之聽也。至於闇君，則不察辭之巧拙也。二策並陳，而從其致己之欲者，明君不察辭之巧拙也。二策並陳，而從其致己之福者，故高祖光武，能收策策之所長，棄策策之所短，以得四海之內，而立皇帝之號也。吳王夫差，楚懷襄王，秦五員，屈平之良謀，收宰謬上官之諛言，以失江漢之地，而喪宗廟之主，此二帝三王者，亦有從人，亦有遠人，然而成敗殊馳，興廢異門者，見策與不見策耳。不知從人甚易，而見策甚難。夫考其驗，所爲甚矣。問曰：夫人莫不好生而惡死，好樂而惡憂，然觀其舉措也，或去生而就死，或去樂而就憂，將好惡與人異乎。曰：非好惡與人異也，乃所以求生與求樂者，失其道也。譬如迷者欲南而反北也，今略舉一驗以言之。昔項羽既敗，爲漢兵所追，乃謂其餘騎曰：吾起兵至今八年，身經七十餘戰，所擊者，服遠霸天下，今而困於此，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也。斯皆存亡所由，欲南反北者也。夫攻戰王者之末事也，非所以取天下也。王者之取天下也，有大本有仁智之謂也。仁則萬國懷之，智則英雄歸之，御萬國，總英雄，以臨四海，其誰與爭。若夫攻城必拔，野戰必克，將帥之事也。羽以小人器，聞於帝王之教，謂取天下，一由攻戰，於勇有力，詐虐無親，貪爵專利，功勳不賞，有一范增，既不能用，又從而疑之，至令憤氣傷心，疽發而死。秦傑背叛，謀士遠離，以困窮身爲之虜，然猶不知所以失之，反瞋目憤憤，斬將取旗，以明非戰之罪，何其謬之甚歟。高祖數其十罪，蓋其大略耳。若夫纖介之失，世所不聞，其可數哉。且亂君之未亡也，人不敢諫，及其亡也，人莫能窮，是以至死而不寤，亦何足怪哉。

亡國第十八

凡亡國之君，其朝未嘗無致治之臣也，其府未嘗無先王之書也，然而不免乎亡者，何也。其賢不用，其法不行也。苟書法而不行，其事尙實，而不用其道，則法無異乎路說，而賢無異乎木主也。昔秦奔南巢，紂歸於京，厲流於岐，幽滅於戲，當是時也，三后之典，尙在良謀之臣，猶存也。下及春秋之世，楚有伍舉，左史倚

相右尹子革、白公孫張、而靈王夷師、衛有太叔儀、公子歸、蓬伯玉、史隨、而獻公出奔、晉有趙宣孟、范武子、太史董狐、而靈公被殺、魯有子家、編叔孫姑、而昭公野死、齊有晏平仲、南史氏、而莊公不免、狄庶幾有宮之奇、舟之僑、而二公絕祀、由是觀之、苟不用賢、雖有無益也、然此數國者、皆先君舊臣、世祿之士、非遠求也、乃有遠求而不用之者、皆齊桓公、立稷下之官、設大夫之號、招致賢人、而尊寵之、自孟軻之徒、皆遊於齊、楚春申君、亦好賓客、敬待豪傑、四方竝集、食客盈館、且聘荀卿、設諸闕、然齊不益強、黃歇遇難、不用也、夫遠求賢而不用之、何哉、賢者之為物也、非若美嬈麗妾之可觀於目也、非若端冕帶裳之可加於身也、非若嘉肴庶羞之可實於口也、將以言策、策不用、雖多亦奚以為、若欲備百僚之名、而不問道德之實、則莫若鈔金為人、而列於朝也、且無食祿之費矣、然彼亦知有馬必待乘、而後致遠、有醫必待使之而後愈、乘至於有賢、則不知必待用之、而後與治者、何哉、賢者難知、何以遠求之、易知、何以不能用也、豈為寡不足用、欲先益之歟、此又惑之甚也、賢者稱於人也、非以力也、力者必須多、而知者不待衆也、故王卒七萬、而輔佐六卿也、故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周有亂臣十人、而四海服、此非用寡之驗歟、且六國之君、雖不用賢、及其致人也、猶循禮盡意、不敢侮慢也、至於王莽、既不能用、及其致之也、尚不能言莽之為人、也、內竄姦邪、外慕古義、亦聘求名儒、徵命術士、政煩教虐、無以致之、於是脅之以峻刑、威之以重戮、賢者恐懼莫敢不至、徒張說虛名、以夸海內、莽亦卒以滅亡、且莽之爵人、其實囚之也、囚人者、非必著之桎梏、而置之囹圄之謂也、拘係之愁憂之謂也、使在朝之人、欲進則不得、陳其謀、欲退則不得、安其身、是則以輪繩為繩索、以印佩為鈎鐵也、小人雖樂之、君子則以為辱矣、故明主之得賢也、得其心也、非謂得其軀也、苟得其軀、而不論其心也、斯與籠鳥檻獸無以異也、則賢者之於我也、亦猶怨讐也、豈為我用哉、雖曰班高、鍾之祿、將何益歟、故苟得其心、萬里猶近、苟失其心、同衾為遠、今不脩所以得賢者之心、而務循所以執賢者之身、至於社稷顛覆、宗廟廢絕、豈不哀哉、荀子曰、人主之患、不在乎言不用賢、而在乎誠不用賢、言用賢者、口也、卻賢者、行也、口行相反、而欲賢者之進、不肖之退、不亦難乎、夫照蟬者、務明其火、振其樹而已、火不明、雖振其樹、無益也、人主有能明其德者、則天下其歸之若蟬之歸火也、善哉、言乎、昔伊尹在田畝之中、以樂堯舜之道、聞成湯作興、而自夏如商、太公避紂之惡、居於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亦自商如周、其次則商成如齊、百里奚入秦、范蠡越、樂毅遊燕、故人君苟脩其道義、昭其德音、慎其威儀、審其教令、刑無頗、獄無放、仁愛普、德惠澤流、播百官樂職、萬民得所、則賢者仰之如天地、愛之如親戚、樂之如墳窟、敬之如蘭芳、故其歸我也、猶決壅、導滯注之大壑、何不至之有、苟蠶繭暴虐、馨香不登、讒邪在側、佞媚充朝、殺戮不辜、刑罰濫害、宮室崇侈、妻妾無度、撞鐘舞女、淫樂日縱、賦稅繁多、財力匱竭、百姓凍餒、死孕盈野、於己自得、諫者被誅、內外震駭、遠近怨惡、則賢者之視我容貌也、如魍魎、視我也、如狴犴、采服也、如衰絰、絃歌也、如號哭、酒醴也、如滄滌、肴饌也、如糞土、從事舉錯、每無一善、彼之惡我也、如是、其肯至哉、今不務明其義、而徒設其祿、可以獲小人、難以得君子、君子者、行不媮合、立不易方、不以天下枉道、不以樂生害仁、安可以祿誘哉、雖強搏執之、而不獲已、亦杜口伴怨、苟免不暇、國之安危、將何賴焉、故詩曰、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此之謂也。

賞罰第十九

政之大綱有二、二者何也、賞罰之謂也、人君明乎賞罰之道、則治不難矣、夫賞罰者、不在乎必重、而在於必行、必行則雖不重、而民不敢不重、而民不敢不重、則雖重、而民怠、故先王務賞罰之必行也、書曰、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言予則擊、戮汝、汝固有攸、教天生蒸民、其性一也、列肌膚、體所同、惡也、被文垂藻、所同好也、此二者、常存、而民不治、其由然也、當賞者不賞、當罰者不罰、夫當賞者不賞、則為善者失其本望、而疑其所行、當罰者不罰、則為惡者輕其國法、而估其所守、苟如是也、雖日用斧鉞於市、而民不去惡矣、日錫爵祿於朝、而民不興善矣、是以聖人不敢以親戚之恩、而廢刑罰、不敢以怨讐之忿、而留慶賞、夫何故哉、將以有教也、故司馬法曰、賞罰不給、時欲使民速見善惡之報也、驗時且猶不可、而況廢之者乎、賞罰不可以疎、亦不可以數、數則所及者多、疎則所漏者多、賞罰不可以重、亦不可以輕、賞輕則民不勸、罰輕則民亡、權賞重則民儆、儆則民無聊、故先王明恕以聽之、思中以平之、而不失其節也、故書曰、罔非在中、察辭於差、夫賞罰之於萬民、猶轡策之於駟馬也、轡策不調、非徒遲速之分也、至於覆車而摧、轡策賞罰之不明也、則非徒治亂之分也、至於滅國而喪身、可不慎乎、故詩云、執轡如組、兩騶如舞、言善御之可以為國也。

民數第二十

治平在庶功、與庶功與在事役、均事役均在民數、周民數周、為國之本也、故先王周知其萬民衆寡之數、乃分九職焉、九職既分、則勛勞者可見、怠惰者可聞也、然而事役不均者、未之有也、事役既均、故民盡其力、而人竭其力、力然而庶功不興者、未之有也、庶功既興、故國家殷富、大小不匱、百姓休和、下無怨、怨焉、然而治不平者、未之有也、故曰、水有源、治有本、道者審乎本而已矣、周禮孟冬、司寇獻民數於王、王拜而受之、登於天府、內史司會、宰武之其重之如是也、今之為政者、未知值已矣、皆由無田而欲樹藝也、雖有良農、安所措其疆力乎、是以先王制六鄉六遂之法、所以維持其民、而為之綱目也、使其鄰比、相保相愛、刑罰慶賞、相延相及、故出入存亡、咸否順逆、可得而知矣、如是、盜無所竄、罪人斯得、追及亂君之為政也、戶口漏於國版、夫家脫於聯伍、避役者有之、棄捐者有之、浮食者有之、於是、盜心競生、偽端並作、矣、小則盜竊、大則攻劫、嚴刑峻法、不能救也、故民數者、庶事之所自出也、莫不取正焉、以分田里、以令貢賦、以造器用、以制祿食、以起田役、以作軍旅、國以之建、典家以之立、度、五禮用脩、九刑用措、者、其惟審民數乎、

紹興二十八年戊寅清明日、假宋本校于博古堂、石邦哲識。

中論二卷、漢司空軍謀祭酒掾、五官將文學、北海徐幹、幹、有、序、而無名、氏、幹、郡、下、七、子、之一、人、也、建安之間、疾辭人、美麗之文、不能敷、散道、故著中論、辭義典雅、當世嘉之、按唐志、六卷、今本二卷、二十篇、宋大理正山陰石邦哲、手校題識、邦哲字熙明、再世、藏書、至治二年、得之錢塘、仇遠、氏、明年夏、五月、己酉、平原陸友仁、父、記。

文章自六經而下、惟先秦、西漢、為近古、其次則及於東漢、予、鄉、得、桓、氏、鑲、鐵、論、讀之、未、嘗、不、歎、其、辭、氣、之、古、論、議、之、妙、至、不、忍、去、手、繼、讀、徐、氏、中、論、其、辭、氣、論、議、視、桓、氏、無、大、相、遠、而、予、之、愛、之、與、鑲、鐵、同、蓋、鑲、鐵、西、漢、之、文、中、論、東、漢、之、文、也、二、書、雖、存、於、世、然、傳、錄、之、艱、人、不、易、見、往、歲、同、年、涂、君、刻、鑲、鐵、論、於、江、陰、俾、予、識、之、近、黃、華、卿、氏、刻、中、論、畢、工、亦、俾、一、言、予、謂、好、古、之、士、世、未、嘗、無、第、所、恨、者、不、得、悉、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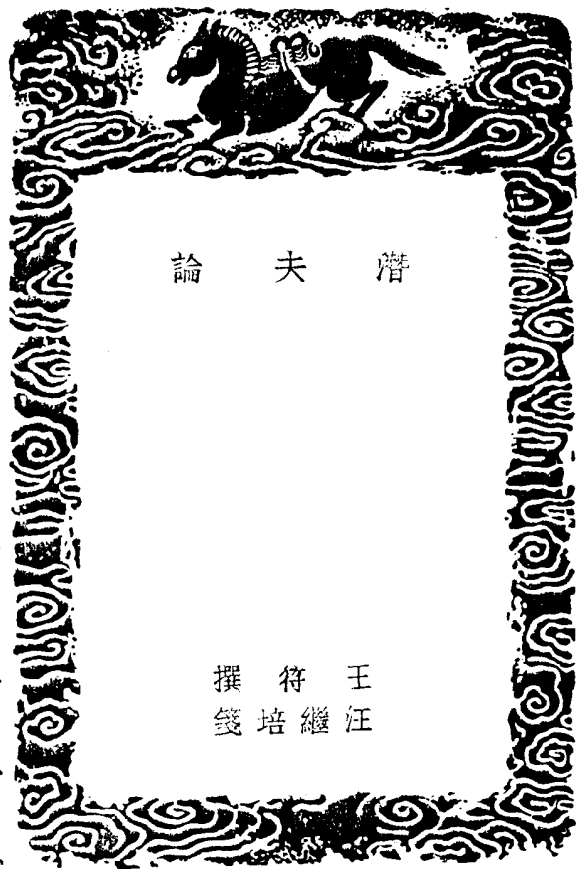






天地之間含氣而生者莫知乎人。人情之至痛莫過乎喪親。夫創巨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故聖王制三年之服所以稱情而立文。為至痛極也。自天子至於庶人莫不由之。帝王相傳未有知其所從來者。及孝文皇帝天姿謙謹務從簡易其將奔萬國乃顧臣子令弗行久喪已葬則除之。將以省煩勞而寬羣下也。觀其詔文唯欲施乎己而已。非為漢室創制喪禮而傳之於來世也。後人遂率而行焉。莫之分理。至乎顯宗聖德欽明深照孝文一時之制。又惟先王之禮之不可以久遠。是以世祖崩則斬衰三年。孝明既沒朝之大臣徒以己之私意付度嗣君之必貪速除也。檢之以太宗遺詔。不惟孝子之心哀慕未歇。故令聖王之迹。饒遲而莫違。短喪之制遂行而不除。斯誠可悼之甚者也。滕文公小國之君耳。加之生周之末世。禮教不行。猶能改前之失。咨問於孟軻而服喪三年。豈況大漢配天之主。而廢三年之喪。豈不惜哉。況以不仁之作。宜之於海內。而望家有慈孝。民德歸厚。不亦難乎。詩曰。爾之教矣。民肯效矣。聖主若以遊宴之間。超然遠思。覽周公之舊章。咨顯宗之故事。感蓼莪之詩。行惡素冠之所刺。發復古之德音。故太宗之權令。事行之後。永為典式。傳示萬代。不刊之道也。案此即復三年喪

昔之聖王制為禮法。貴有常尊賤有等差。君子小人各司分職。故下無僭上之愆。僭辱僭辱今正。而人役財力能相供足也。往昔海內富民及工商之家。資財巨萬。役使奴婢多者以百數。少者以十數。斯豈先王制禮之意哉。夫國有四民。不相干職。士者勞心。工農商者勞力。勞心之謂君子。勞力之謂小人。君子者治人。小人者治於人。治人者食人。治於人者食於人。百王之達義也。今夫無德而居富之民。宜治於人。且食人者也。役使農婢不勞筋力。自喻頤指。從容垂拱。雖信之士。曠聖哲之書。端委執笏。列在朝位者。何以加之。且今之君子。尚多貧賤。家無奴婢。即其有者。即屬屬以意改。不足供事。妻子勤勞。躬自蠶桑。其故何也。皆由罔利之人。與之競逐。又有紆背拖裳。并兼之門。使之然也。夫物有所贏。則有所縮。聖人知其如此。故哀多益寡。稱物平施。勸為之防。不使過度。是以治可致也。為國而令廉讓。君子不足如此。而使貧人有餘。如彼非所以辨尊卑。等貴賤。賤財利。尚道德也。今太守令長得稱君者。以慶賞刑威。威自己出也。民畜奴婢。或至數百。慶賞刑威。亦自己出。則與郡縣長史。又何以異。夫奴婢雖賤。俱含五常。本帝王良民。而使編戶小人。為己役。哀窮失所。猶無告訴。豈不枉哉。今自斗食佐史以上。至諸侯王。皆治民人者也。宜畜奴婢農工商。及給趨走使令者。皆勞力耕作。治於人者也。宜不得畜。昔孝哀皇帝即位。師丹輔政。建議令畜田宅奴婢者有限。時丁傅用事。董賢貴寵。皆不樂之事。遂廢罷。原原以意改。夫師丹之徒。皆前朝知名大臣。患疾并兼之家。建納忠信。為國設禁。然為邪臣所抑。卒不施行。豈況布衣之士。而欲唱義立制。不亦遠乎。案此即制役。以上二篇。見見賦。而治。案。



潛夫論

王汪 符繼 撰箋

潛夫論三十五篇行世本誠奪錯簡... 史諸書每有徵引... 通心而敏會萃舊刻... 我耳刺緒言頗詳... 江關開閣忽忽者七八年... 聞空谷足音矣... 可豐於學... 它日徧讀之... 申毛之義... 率師書其重者... 裴氏伯益之後... 要皆說諷言無裨... 書之帳又無西州... 年不能下筆... 七月王紹蘭序

潛夫論序

一

浮修簾於彈外不可以禦寇內不足以養民... 足禁賊鼠

按臨車馬多畜奴婢... 馬伏概當家中六口之食... 斬飛輪又云今縣官多畜奴婢... 不釋事奴婢垂拱游也

王符潛夫論行於今者有明程榮本... 合刻風俗通義卷首題云大德新刊... 列釋難諸篇簡編脫亂不如程本... 意屬讀得其端緒因復是正文... 其言用人行政諸大端皆按切時勢... 名諱子難說未為醇儒然符以邊隅... 以別本及他書所引改補者曰舊作... 脫某舊作某采獲乘說各稱名以別之

潛夫論目錄

- 第一卷 讀學第一
- 務本第二
- 遇利第三
- 論榮第四
- 賢難第五
- 第二卷 明闇第六
- 考績第七
- 忠實第八
- 本政第九
- 潛款第十
- 第三卷

潛夫論目錄

- 忠貴第十一
- 浮侈第十二
- 慎微第十三
- 實貢第十四

第四卷

- 班祿第十五
- 述教第十六
- 三式第十七
- 愛日第十八

第五卷

- 斷訟第十九
- 衰制第二十
- 勳將第二十一
- 救邊第二十二
- 邊議第二十三
- 實邊第二十四

第六卷

- 卜列第二十五
- 巫列第二十六
- 相列第二十七

第七卷

- 步列第二十八
- 釋難第二十九

第八卷

- 交際第三十
- 明忠第三十一
- 本訓第三十二
- 德化第三十三
- 五德志第三十四

第九卷

- 潛夫論 目錄
- 志氏姓第三十五
- 第十卷
- 鉸錄第三十六

潛夫論卷第一

漢王符撰 清蕭山汪繼培箋

讀學第一

天地之所貴者人也。孝經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春秋繁露人副天象篇云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貴於人荀子王制篇云聖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有義故最貴天下貴也

人之所向者義也。論語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尚與上通德義之所成者智也。明智之所求者學問也。漢書董仲舒傳云彌勸學問則雖有至聖不生而知論語子曰我非生而知之雖有至材不生而能白學所以益才也故志曰黃帝師風后。史記五帝紀風后

顯項師老彭。帝嚳師祝融。鄭語史伯云黎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致天明地德光顯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堯師紀后。禹師墨如。虛學士文昭云墨如疑是墨古繼培按路史後紀四云禹有天下封怡以

伊尹。呂氏春秋尊師篇云湯師小臣高誘注小臣謂伊尹白虎通云湯師伊尹文武師姜尚。呂氏春秋云文王武王師呂望白虎通云文王師呂望武王師尚周公師

庶秀孔子師老聃。若此言之而信，則人不可以不就師矣。

皆上聖也。猶待學問，其智乃博，其德乃碩。

而況於凡人乎？

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行以畜其德。

不知治，猶之貧也。

人理其美而得寶者。

瑚璉之器。

登分，則釋其功。

以機杆，則皆成宗廟之器。

以為美備。

攝之以良朋。

明之以春秋。

鳴，我日斯邁。

已而已也。

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

憂貧。

也是故，君子之求豐厚也。

非為嘉饌美服。

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

乃將以底其道。

禮夫論 卷一

禮夫論 卷一

孫侍御志云：庶與教同，而過其德也。

夫道成於學而藏於書。

是故，董仲舒終身不問家事。

得銳精其學。

而顯昭其業者，家富也。

匡衡自鬻於保徒者。

身貧也，貧阨若彼而能進學若此者，秀士也。

無數十焉，其故何也？

其其年歲。

是故，無董景之才，倪匡之志。

而欲強捐身出家，曠日師門者。

必無幾矣。

而及其成名立績。

先聖之典經。

是故，造父疾趨，百步而廢。

自託舟楫，坐濟江河。

之性，未能相百，而其明智有相萬也。

君子之性，未必盡照。

及學也，聰明無蔽，心智無滯。

禮夫論 卷一

禮夫論 卷一

禮夫論 卷一

禮夫論 卷一



亂道之根也。故力田所以富國也。漢書文帝紀十二年。今民去農桑，赴游業，披采乘利，聚之一門，難於私家

有富，然公計會貨矣。管子治國篇云，民舍本而末者，則田荒。百工者，所使備器也。考士記云，曲曲而執以節，器以

事為善，云器足以便事。以膠固為上。今工好造彫琢之器。漢書王吉傳云，古者工不遺瑣瑣，而不遺彫琢。彫琢

巧偽傷之，以欺民取賄。漢書禮樂志云，梁開漢上，鄭南宋趙之輩，並出巧偽，而飾之以華麗。其目眩

利，而國界愈病矣。商賈者，所以通物也。以上二十字舊說，據治要補。界，當依上下文作計，計界聲相近。漢書地理志，

五商之為言商也。而其遠近度，其有仁通四方之物，故謂之。物以任用為要，以堅牢為資。禮記月令云，命工師效功，

而也。買之為官固也。固其有用之物，以待民來，以求其利者也。淫侈之幣。淫下書有種字，即淫。以惑民取產，雖於

注，豈致功平也。雖論論力。今商說無用之貨。貨者大傳云，商人在位。淫侈之幣。淫下書有種字，即淫。以惑民取產，雖於

淫商有得，然國計愈失矣。後漢書桓帝傳注，引東觀漢記，載桓帝云，買人多通珍寶之物，雜執玩好，以淫人耳目。而

失。此三者，外雖有勤力富家之私名，也。漢書高帝紀云，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力則足矣。然內有損民貧國之公實

治要。故為政者，明付工商，勿使淫偽，困辱游業，勿使擅利。史記平準書云，高祖令買人不寬假本農

好語虛無之事。漢書楊賜傳，賜曰，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人辭謙，品人猶言棄人，是子春秋外篇云，今品人飾，

人辭謙，品人猶言棄人，是子春秋外篇云，今品人飾，從而高之，此傷道德之實，而或贖夫之大者也。論衡量知篇，

以適意。周禮太師注，與見今之美。今賦頌之徒，苟為饒辯屈塞之辭。禮記禮運篇，禮運謂之，

無然之事，以索見怪於世，愚夫，愚士。說文云，愚也。推南子紀論調云，愚夫，愚士，

性，孟子云。而長不誠之言者也。韓非子難二云，言語辯論，不度於義者，必。虛孝悌於父母，正操行於閨門。

世治要作勢，按管子牧民。所以為烈士也。世治要補收。今多務交游，以結黨助。儉世稱名。世治要作勢，按管子牧民

使富云，乃其利行，其行其利，以取濟濟。濟以水為喻，其利有若。夸末之徒，從而尚之。此逼貞士之節。

以美於貞士之約。而眩世俗之心者也。韓非子難一云，夫世之言者，必有其本。子原道論，高誘注，眩也。

王先生云，運轉。而眩世俗之心者也。韓非子難一云，夫世之言者，必有其本。子原道論，高誘注，眩也。

乃崇飾表紀以言孝。禮記月令云，節喪紀，文。盛饗賓旅以求名。禮記注，盛名也。誣善之徒，從而稱之。

真行而諛後生之痛者也。禮記注，虛散不足為信。古者事生憂死，死而後思。故為人為制節，每虛加之。今生不能敬其父，

成日健子。天下該蓋不相遠，念親終終，無以奉違，乃約其供養，廢亡殺之備，老親之飢寒，以事淫佚之樂。竭家盡業，甘心而不

得。禮記注，小人之從事。從而賈之，此減貞良之行。史記秦始皇紀，焚書，而。開亂危之原者也。韓非子，

者外雖有振。賢才之虛譽。管子明法解云，舉人以虛譽選其。內有偽道德之至實，凡此八者，皆衰世之務，而閻君之所

君，非下民之所能移也。夫民固隨君之好。管子法法篇云，凡民從上也。從口之所言，從情之所好者也。

可令游宦，可令學問，在上所與，上以功勞與，則民觀，上以詩書與，則民學問，民之於利也，若水於下也。

四旁無擇也，民徒可以得利而為之者，此下舊有故君子一段，凡二百廿七字，今考定入遺利篇。是故，務本則雖虛偽之人

皆歸本，居末則雖篤敬之人。行。皆就末，且凍餒之所在，民不得不去也。溫飽之所在，民不得不居也。

論語云，富與貴，是人之所以欲也，不以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以惡也，不以道得之，不不去也。

論語云，富與貴，是人之所以欲也，不以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以惡也，不以道得之，不不去也。

亦云，不以其道。故衰闕之世，本末之人，未必賢不肖也。禍福之所。勢不得無然爾。故明君位國。下云，在國子

民。必崇本抑末。禮記注，本末，謂禮與義。以遏亂危之萌。此誠治之危漸。當作治亂之漸，危亂字形。相近，又誤倒之字上也。不可不察也。

遺利第三。清夫論 卷一

世人之論也。靡不貴廉讓而賤財利焉。及其行也。多釋廉甘利之於人。文有說。王先生云。廉是多釋廉而徒知

彼之可以利我也。而不知我之得彼亦將為利人也。利人則利己。十四年左傳。廉。知脂蠟之可明鏡也。說文云。

徐曰。蠟。中。蠟。放。而不知其甚多則莫之。知利之可嫉已也。不知其稱而必有也。文有說。疑當作不知其積而必

呼問哉。無德而富貴者。固可豫也。且夫利物莫不天之財也。莫不猶言莫。夫曰。夫利。百物之所

而富貴。是囚民之竊官位盜府庫者也。終必覺。必誅矣。盜人必誅。況乃盜天乎。得無受禍焉。漢書朱博傳

能違帝厚私勸。王先生云。私。勸。非違帝也。非違天也。帝以天為制。天以民為心。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漢書一

之所欲。天。是故。無功庸於民而求益者。未嘗不力。顛也。周禮司勳。國功曰功。民功曰庸。管子曰。無功庸者不取居高

之佐。同其名無不辱者。其。有勳德於民而謙損者。未嘗不光榮也。韓詩外傳。孔子曰。天道勳而益。地道益而流。謙

不彰者也。荀子榮辱篇云。先義而後。自古於今。上以天子。下至庶人。至。善。作。止。善。程。本。改。禮。記。大

失其國。桓十年。公叔戌崇賄以為罪。定十三年。桓桓不節飲食以見。哀十四年左傳。宋桓魋之亂。害於公。公使夫人驟

年。昭公謂子家。曰。李氏為無道。得於公室。此皆以貨。自亡。用財自滅。老子云。多藏必厚亡。楚圖子文三為令

尹。而有飢色。妻子凍餒。朝不及夕。子文為作文。楚語云。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楚策。莫敢子華曰。令尹子文朝不謀夕。季文子相四君。馬不餽粟。妻不衣

子罕歸玉。錢十五。昭三年左傳。此皆能乘利約身。老子云。絕巧棄利。吳語云。身自約也。漢書王莽傳云。克身自

首陽。論。白駒。詩。小。介。推。傳。廿四。逃。逃。於。山。谷。顏。原。公。析。顏。回。原。憲。公。析。原。也。史。記。游。俠。傳。云。季。次。原。憲。讓。書。懶。獨。行。君。子。之

而義溢乎九州之外。信立乎千載之上。而名傳乎百世之際。孟子云。當乎百世之上。君子之

以賢人智士之於子孫也。呂氏春秋。陳。厲。厲。之。以。志。弗。厲。以。詐。詐。字。與。下。復。何。本。作。詐。

以儉。弗示以吝。禮記檀弓。曾子曰。賂之以言。弗賂以財。說苑雜言。曾子曰。昔聞。君子賂人以財。不若以言。是故。董仲舒終身不問家事。而鍊

廣不遺賜金。並見漢書。漢書作。廣。廣。六。魚。疏。字。注。云。疏。性。漢。有。太。子。太。傅。東。海。蘇。廣。俗。作。鍊。按。晉。書。朱。傳。云。漢。太。子。太

若賢。不待多富。若其不賢。則多以微怨。漢書疏廣傳云。賢而多財。則其志傲。而多財。則其志傲。且大富者。眾之怨也。吾既

故曰。無德而助豐。禍之胎也。昔曹繻有言。守天之聚。必施其德。德義弗施。聚必有關。晉書。傅。負。載。言。於。曹。伯

四年左傳三分皆振救長孤幼養老疾杜注振救也振聲誤爲賑漢書文帝紀元年始曰則必不口居富矣句有誤字說苑補其所以振救之節節古注振起也諸振救振起其義皆同今注作字從貝者非也

而能富人者欲貧而不可得也

作仁以義法也子志中云此仁也義也受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以邪取於前者其之於後是以持盈之道挹而損之也

見上揭舊作可以免於亢龍之悔乾坤之愆矣乾上九亢龍有悔象曰亢龍有悔不可久與坤同則亦不

論榮第四

所謂賢人君子者非必高位厚祿富貴榮華之謂也漢書董仲舒傳云身雖而最富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與民爭利於下彼將答覆彼云以微求邪以求一日之富貴朝爲榮夕

此則君子之所宜有而非其所以爲君子者也所謂小人者非必貧賤凍餒辱陷窮之謂也

本傳

此則小人之所宜處而非其所以爲小人也奚以明之哉夫桀紂者夏殷之君王也崇侯惡來天子之三公也

見史記本傳而猶不免於小人者以其心行惡也伯夷叔齊餓夫也

禮云傳說殷之管仲也高而井伯成虜也井伯成虜作井曰處虜僅五年左傳云然世猶以爲君子者以爲志節美也

漢書云傳云車騎將軍王莽高其志節故論士苟定於志行

淮南子原道訓云士有一之論管子八觀篇云商賈之

下不足以爲重無所用不足

以爲榮况乎其未能相若若此者哉

荀子王制篇云是其

新書大政上篇云封自謂天子也榮自謂天子也

夫令譽從我興而二命自天降之

命以謂榮有命以謂行此云二命蓋不數受命下列篇云命有禮禮三百六十引作休元命包云命者天之令也所受於帝行正不過得命而命正命也起九八十一有禮命隨命者隨行爲命也有禮命者行正不讓世世幾賊君上逆亂率皆下流災福並發陰陽散件榮氣實至誠曰

詩云天實爲之謂之何哉門故君子未必富貴小人未必貧賤

論衡命祿篇云才高行厚動地絕人命地絕色是

程本補

充龍在天

乾從古以然今

觀俗士之論也以族舉德以位命質

仲夏統昌言云天下士有三俗選

士論論族門閥一俗見志林

與也

漢書本傳曰漢淮南子有傲氣謂堯聖父也而丹囚傲

論之不可必以族也若是昔耶奚有言蘇蠲而禹與管蔡爲戮周公祐王

相及也

昭廿年左傳例曰曰在康簡曰父子兄弟弟

不相反及疏云此非康簡之全文引其意而言之

幽厲之貴天子也而又富有四海

論者必以位則是兩王是

爲世士

論者必以位則位是兩王是

爲世士

論者必以位則位是兩王是

爲世士

論者必以位則位是兩王是

爲世士

論者必以位則位是兩王是

爲世士

論者必以位則位是兩王是

爲世士

論者必以位則位是兩王是

爲世士

論者必以位則位是兩王是

爲世士

論者必以位則位是兩王是

爲世士

論者必以位則位是兩王是

爲世士

論者必以位則位是兩王是

爲世士

論者必以位則位是兩王是

爲世士

論者必以位則位是兩王是

爲世士





而寵愛殊矣然京房冤死而上曾不知見疑既斬而帝乃悔

維祖不德其足准南子經故及難邪因二年左傳云周

文王以仁故拘推南子道讓謀侯虎曰伯昌行仁義而善謀

世之疾此固久矣哉論語云久矣哉吾傷世之不察真偽之情也故設虛議以喻其心曰今觀宰司之取

亦誠工矣賢聖之居世也亦誠危矣故所謂賢

司原之謀也鏡舉音而和之遠注疑也司原開音之衆則反較已之逐而往伏焉退夫俗惡之狃王先生云

亦誠危矣故所謂賢

單困食以在之漢書云雲漢何章昭注章昭曰章昭曰

亦誠危矣故所謂賢

司原之謀也鏡舉音而和之遠注疑也司原開音之衆則反較已之逐而往伏焉退夫俗惡之狃王先生云

亦誠危矣故所謂賢

單困食以在之漢書云雲漢何章昭注章昭曰章昭曰

亦誠危矣故所謂賢

單困食以在之漢書云雲漢何章昭注章昭曰章昭曰

亦誠危矣故所謂賢

單困食以在之漢書云雲漢何章昭注章昭曰章昭曰

亦誠危矣故所謂賢

單困食以在之漢書云雲漢何章昭注章昭曰章昭曰

亦誠危矣故所謂賢

單困食以在之漢書云雲漢何章昭注章昭曰章昭曰

亦誠危矣故所謂賢

單困食以在之漢書云雲漢何章昭注章昭曰章昭曰

亦誠危矣故所謂賢

單困食以在之漢書云雲漢何章昭注章昭曰章昭曰





者以爲州伯者十有二牧所以昭昭明也今郡則史居牧伯之位兼一州之統選大吏所屬位高至九卿所屬立任重職大按諸藩之議于定國郡之水則郡郡之務悉歸明王豈得三公之職服屬能悉心務屬明郡古法悉也務屬明者屬屬也

九卿分職以佐三公 百官志太常光祿勳衛尉太僕廷尉大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皆卿一三公總統典和陰陽 漢書丙吉典調和陰陽陳平掌五刑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逮萬民皆當考治以效實爲王休者也 詩江漢云對揚王休侍中大夫博

士議郎 侍中少府博士屬太 大夫議郎屬光祿勳以言語爲職諫諍爲官 漢書地官傳云官以諫諍爲名丞相考召取明經一科明

律令一科能治劇一科按茂才本 孝廉 漢書武帝紀元光元年詔舉賢良方正 文帝紀二年詔舉賢良方正 武帝紀二年詔舉賢良方正

後漢書武帝紀元光元年詔舉賢良方正 文帝紀二年詔舉賢良方正 武帝紀二年詔舉賢良方正

而號自定 史記管世家師曰名自命也 韓宣王所當虛情竭慮稱君詔也今則不然令長守相不思立功 漢書

志太常曰正禮古立功立 漢書地官傳云公卿守相宜成化化是元王傳向 事可以永年不天之天律 賈逵專志 云尹氏世卿而專志又云二世委任趙高專制自念 不奉法令侵冤小民 漢書百官公卿

漢書地官傳云刺史以六條問事其二條云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制制 州司不治 令遠詔國上書訟訴 漢書地理志云

公向私勞諷利侵奪百姓聚斂爲姦王莽時州牧數在問勿令有侵 州司不治 令遠詔國上書訟訴 漢書地理志云

漢書地理志云州牧數在問勿令有侵 州司不治 令遠詔國上書訟訴 漢書地理志云

漢書地理志云州牧數在問勿令有侵 州司不治 令遠詔國上書訟訴 漢書地理志云

漢書地理志云州牧數在問勿令有侵 州司不治 令遠詔國上書訟訴 漢書地理志云

漢書地理志云州牧數在問勿令有侵 州司不治 令遠詔國上書訟訴 漢書地理志云

漢書地理志云州牧數在問勿令有侵 州司不治 令遠詔國上書訟訴 漢書地理志云

漢書地理志云州牧數在問勿令有侵 州司不治 令遠詔國上書訟訴 漢書地理志云

漢書地理志云州牧數在問勿令有侵 州司不治 令遠詔國上書訟訴 漢書地理志云

漢書地理志云州牧數在問勿令有侵 州司不治 令遠詔國上書訟訴 漢書地理志云

漢書地理志云州牧數在問勿令有侵 州司不治 令遠詔國上書訟訴 漢書地理志云

漢書地理志云州牧數在問勿令有侵 州司不治 令遠詔國上書訟訴 漢書地理志云

漢書地理志云州牧數在問勿令有侵 州司不治 令遠詔國上書訟訴 漢書地理志云

漢書地理志云州牧數在問勿令有侵 州司不治 令遠詔國上書訟訴 漢書地理志云

漢書地理志云州牧數在問勿令有侵 州司不治 令遠詔國上書訟訴 漢書地理志云

漢書地理志云州牧數在問勿令有侵 州司不治 令遠詔國上書訟訴 漢書地理志云

漢書地理志云州牧數在問勿令有侵 州司不治 令遠詔國上書訟訴 漢書地理志云

漢書地理志云州牧數在問勿令有侵 州司不治 令遠詔國上書訟訴 漢書地理志云

漢書地理志云州牧數在問勿令有侵 州司不治 令遠詔國上書訟訴 漢書地理志云

漢書地理志云州牧數在問勿令有侵 州司不治 令遠詔國上書訟訴 漢書地理志云

漢書地理志云州牧數在問勿令有侵 州司不治 令遠詔國上書訟訴 漢書地理志云

漢書地理志云州牧數在問勿令有侵 州司不治 令遠詔國上書訟訴 漢書地理志云

漢書地理志云州牧數在問勿令有侵 州司不治 令遠詔國上書訟訴 漢書地理志云

漢書地理志云州牧數在問勿令有侵 州司不治 令遠詔國上書訟訴 漢書地理志云

漢書地理志云州牧數在問勿令有侵 州司不治 令遠詔國上書訟訴 漢書地理志云

漢書地理志云州牧數在問勿令有侵 州司不治 令遠詔國上書訟訴 漢書地理志云

漢書地理志云州牧數在問勿令有侵 州司不治 令遠詔國上書訟訴 漢書地理志云

漢書地理志云州牧數在問勿令有侵 州司不治 令遠詔國上書訟訴 漢書地理志云

漢書地理志云州牧數在問勿令有侵 州司不治 令遠詔國上書訟訴 漢書地理志云

漢書地理志云州牧數在問勿令有侵 州司不治 令遠詔國上書訟訴 漢書地理志云

漢書地理志云州牧數在問勿令有侵 州司不治 令遠詔國上書訟訴 漢書地理志云

禮夫論 卷二 禮夫論 卷二 禮夫論 卷二

禮夫論 卷二 禮夫論 卷二 禮夫論 卷二

禮夫論 卷二 禮夫論 卷二 禮夫論 卷二

忠賢第八

忠賢第八 忠賢第八 忠賢第八

忠賢第八 忠賢第八 忠賢第八

忠賢第八 忠賢第八 忠賢第八

忠賢第八 忠賢第八 忠賢第八

忠賢第八 忠賢第八 忠賢第八

忠賢第八 忠賢第八 忠賢第八

忠賢第八 忠賢第八 忠賢第八

禮夫論 卷二 禮夫論 卷二 禮夫論 卷二

禮夫論 卷二 禮夫論 卷二 禮夫論 卷二

禮夫論 卷二 禮夫論 卷二 禮夫論 卷二

禮夫論 卷二 禮夫論 卷二 禮夫論 卷二

禮夫論 卷二 禮夫論 卷二 禮夫論 卷二

禮夫論 卷二 禮夫論 卷二 禮夫論 卷二

禮夫論 卷二 禮夫論 卷二 禮夫論 卷二

禮夫論 卷二 禮夫論 卷二 禮夫論 卷二

禮夫論 卷二 禮夫論 卷二 禮夫論 卷二

禮夫論 卷二 禮夫論 卷二 禮夫論 卷二

禮夫論 卷二 禮夫論 卷二 禮夫論 卷二

禮夫論 卷二 禮夫論 卷二 禮夫論 卷二

古往並云... 不自知為人所欺也。乃反謂方

不誠而藥皆無益於療病... 因藥後藥而弗敢飲

可也... 楚語云... 民之精爽不攝... 則神昏之在男曰鬼

之病者之受退而不用... 乃使瘞求... 命對屬國而祝病者卒死

君求與與下... 應以鄙與直不以枉已不引真受獲官之

皆無益於救亂... 因廢真賢不復求進... 於似士者而失於真士

雖滅亡可也... 管子八觀篇云... 三代以下皆以支離服蒸糞合藥

與陪... 書曰人之有能使循其行國乃其昌... 淮南子孫族訓云

行而國其昌... 是故先王為官擇人... 必得其材... 功加於民

位... 荀子富國篇... 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務順以動天地如此

謂唐虞夏商周也... 易也... 利建侯師上六... 所以傳嗣百世

之後戰國之制將相... 荀子非相篇... 婦人莫不願得以為夫

年東海王... 荀子非相篇... 婦人莫不願得以為夫... 妻其親家而欲奔之

初三年... 荀子非相篇... 婦人莫不願得以為夫... 妻其親家而欲奔之

小... 荀子非相篇... 婦人莫不願得以為夫... 妻其親家而欲奔之

以木為之... 荀子非相篇... 婦人莫不願得以為夫... 妻其親家而欲奔之

取封侯而取侯者... 荀子非相篇... 婦人莫不願得以為夫... 妻其親家而欲奔之

不及中以軍功... 荀子非相篇... 婦人莫不願得以為夫... 妻其親家而欲奔之

取封侯而取侯者... 荀子非相篇... 婦人莫不願得以為夫... 妻其親家而欲奔之

不及中以軍功... 荀子非相篇... 婦人莫不願得以為夫... 妻其親家而欲奔之

取封侯而取侯者... 荀子非相篇... 婦人莫不願得以為夫... 妻其親家而欲奔之

不及中以軍功... 荀子非相篇... 婦人莫不願得以為夫... 妻其親家而欲奔之

取封侯而取侯者... 荀子非相篇... 婦人莫不願得以為夫... 妻其親家而欲奔之

各以其所封之... 禮國以立社... 故謂之受牙士

尸位... 禮記檀弓... 凡有棺槨... 則棺槨之內

之於貴戚也... 愛其妻媼之美... 不量其材而授之官

位... 齊語云... 勸之以賞賚... 趙策左師觸龍見太后曰

結... 韓非子... 亡微篇云... 懸事而弗謀... 莊子寓言篇云

於民... 縣罪於惡... 罪未竟也... 如言縣罪也... 按縣罪於以下

此所謂子之愛人... 傷之而已哉... 先主之制... 官民必論其材

材... 必先論之... 論辨然後使之... 任事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易御僕... 詩出車... 毛傳... 御僕... 御僕... 御僕... 御僕

車而殺病人也... 必矣... 書稱天工人其代之... 傳曰大成天地之功者

其子孫未嘗... 不本... 書忠賢... 亦云... 成天地之大... 由此觀之

有也... 按漢書... 禮記檀弓... 凡有棺槨... 則棺槨之內... 禮記檀弓

害之也... 宜為... 過天地... 禮記檀弓... 凡有棺槨... 則棺槨之內

本政第九... 禮記檀弓... 凡有棺槨... 則棺槨之內... 禮記檀弓

禮記檀弓... 凡有棺槨... 則棺槨之內... 禮記檀弓... 禮記檀弓

禮記檀弓... 凡有棺槨... 則棺槨之內... 禮記檀弓... 禮記檀弓

禮記檀弓... 凡有棺槨... 則棺槨之內... 禮記檀弓... 禮記檀弓

禮記檀弓... 凡有棺槨... 則棺槨之內... 禮記檀弓... 禮記檀弓

禮記檀弓... 凡有棺槨... 則棺槨之內... 禮記檀弓... 禮記檀弓

禮記檀弓... 凡有棺槨... 則棺槨之內... 禮記檀弓... 禮記檀弓

禮記檀弓... 凡有棺槨... 則棺槨之內... 禮記檀弓... 禮記檀弓

禮記檀弓... 凡有棺槨... 則棺槨之內... 禮記檀弓... 禮記檀弓

禮記檀弓... 凡有棺槨... 則棺槨之內... 禮記檀弓... 禮記檀弓

禮記檀弓... 凡有棺槨... 則棺槨之內... 禮記檀弓... 禮記檀弓

凡人君之治莫大於和陰陽。漢書董仲舒傳云天道之大者在陰陽。

則陰陽乖。天以民爲心民安樂則天心順。漢書董仲舒傳云天人同。

和治。君政惡則民冤亂。君以恤民爲本。惟民二字疑誤。按文選。

爲主君信法則法順行君欺法則法委棄君臣法令之功必效於民。

則與於義興於義而無竒行無竒行則世平而國家寧社稷安而君尊榮矣。

善惡相輔至而代相徵也夫天者國之基也。漢書梅福傳云王者以民爲基。

者治之材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漢書梅福傳云王者國之重器。

也工以喻國政利器喻賢才王廢傳聖主得賢臣頌云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

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骨終日乾乾及至巧治錫于將之機清水俸其銖。

使離安善公輸削墨雖崇靈五增延袤百丈而不漏者工用相得也。

以文入信於後治要取恒新論亦云材能德行者治國之器也。

天心順天心者必先安其人安其人者二人字當作民。

而已矣。漢書京房傳云任賢亦治任不賢必亂必然之道也。

發頌聲也。鄭氏詩譜云周頌者周室成功致太平德治之詩漢書楚元王傳。

易有吝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政日亂則政日亂。

稷高阜陶聚而致雍熙。高即契字後漢書方術傳第五倫令班固爲文。

渭大論 卷二 五〇

惡之象千里合符百世異迹性相近而習相遠。是故賢愚在心不在貴賤。

以共亡天下者永相御史也。見史記廉吏傳。高祖所以共取天下者。

進姦黨也。管子明法篇云羣臣以虛譽進其黨。後漢書仲長統傳。

與漢之遺民棄士共誅。如貴人必賢而忠。呂氏春秋重日篇云。

以降至於莽公卿列侯下訖令尉。續漢書百官志云羣萬戶以上爲令。

正賞罰之臣也。莽之篡位惟安衆侯劉崇東郡太守翟義思君之禮。

功難不成志節可紀。漢書元后傳云莽爲攝皇帝元后稱制宗室安衆侯劉崇。

無道富且貴焉。論語俱作邦此避高祖諱。詩傷陵皎白駒。在彼空谷。

世之士志彌潔者身彌賤。佞彌巧者官彌尊也。方以類聚物以羣分。

惟賢知賢。王章自惟賢知賢君試爲朕取司自輔者。魏志杜叡傳曰。

不能昭練賢節。然又卻於貴人之風指。風指有二義。漢書何武傳云。

孔光傳云莽所欲得也。以太后指風光令上之。趙令幾助論風指於南越。

以權勢之。行云劫之以榮節。劫劫也。劫劫也。劫劫也。劫劫也。劫劫也。

渭大論 卷二 五一







桓八年公羊傳疏引春秋云立三公以爲三公北斗九星爲九卿

自公卿以下至於小司按後漢時有上小司中論

後漢紀章帝元和三年若史補遺云承寧司謂昭昭者傳傳云

皆以爲上官輒非天官也是故明主不敢以私愛忠臣不敢以諂能

猶謂之盜傳廿四年左傳介之推語況偷天官以私已乎以罪犯人必加誅罰

傳嗣百世歷載千數皆以能當天官功加百姓周公東征後世追思

見愛如是豈欲私善之者哉史記商君傳集解引新序云昔周召應齊政及其死也

多矣或不終身或不其月而莫阻墜其世無者載莫盈百是人何也哉

云昔唐以萬國政時雍之政履夏以之多難后聖共已之治湯法三聖股氏太平

其恩結於民心功光於王府也故追述先父之志錄遺老之策論其位大其高

餘年開而歸封者或絕夫材或乏無主竹管運於道而皆流於道以往往今

將此人五代之臣以道事君論以仁撫世澤及草木漢書嚴助傳淮南王上書

字亦疑辭詩費天半土各以其職章國注詩小雅曰溥天莫不被德

論云福祿本枝百世詩文王詩與此同季世之臣昭三年左傳晏

者爲賢白起蒙恬史記秦以爲功天以爲賊息夫董賢並見

然上上順天心下不得民意漢書元后傳王章云上順天心下安

子思謂云小人在上位如懸闕驪不得須臾也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

易曰乘馬班如泣血塗地言小人處非其位不可也故曰德薄而位尊智小

本作小唐石經作少按晉書山濤傳云德薄位高力少任重後漢書朱鳥

是猶力之少而任重也亦用易語錢富大昕云三國志王修傳注引魏略力少任重

始本是少字是故德不稱其任其禍必能不能稱其位其殃必大且夫竊位之人

其矣也神感其心是故貧賤之時雖有察明之資王先主云察明當依本傳

其矣也神感其心是故貧賤之時雖有察明之資王先主云察明當依本傳

其矣也神感其心是故貧賤之時雖有察明之資王先主云察明當依本傳

潛夫論卷第三

忠貴第十一 後漢書本傳作忠貴

世有莫盛之福又有莫痛之禍處莫高之位者不可以無莫大之功竊亢龍之極貴者

成天地之大功者未嘗不蕃昌也帝王之所尊敬帝王之所尊也帝王之所敬也

者民也漢十四年左傳師曠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漢書地理志傳云爲天牧養元元

安而利之養而濟之哉漢書高帝紀十一年詔曰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

民桓六年左傳云上思利民忠也說苑建本篇云賢臣之事君也苟有可以安國

之臣民存秋贊能篇云功無大乎遂賢功孰大焉故居上而下不重也

稱天工人其代之王著法天而建官後漢書劉玄傳李淑云三公上應台宿

**後有賢明之臣。仁義之志。一旦富貴。則背親相背。**後世賢明之臣。仁義之志。一旦富貴。則背親相背。其本心。謂失其本心。皆疎骨肉而親便辟。史記伍子胥傳云。伍明之臣。仁義之志。一旦富貴。則背親相背。其本心。謂失其本心。皆疎骨肉而親便辟。伍明之臣。仁義之志。一旦富貴。則背親相背。其本心。謂失其本心。皆疎骨肉而親便辟。

**倉。而不忍貨人一斗。**史記平準書云。京師之錢。聚巨萬貫。朽而不可收。太倉之粟。陳陳相因。流澆溢於外。至腐敗而不可食。高倉。而不忍貨人一斗。

**升。按此文即于倫同上篇。**升。按此文即于倫同上篇。人多駭肆。而賦者復貧。負債不償。或文云。債。還也。債。本書。骨肉怨望於家。毛詩角弓序云。骨肉怨望於家。毛詩角弓序云。骨肉怨望於家。

**誠可傷也。歷觀前世貴人之心也。與嬰兒等。**誠可傷也。歷觀前世貴人之心也。與嬰兒等。嬰兒有常病。貴人有常病。貴人有常病。

**已於媚子。**已於媚子。人君常過。在不能已於媚臣。漢書陳元孫云。人君。已於媚子。人君常過。在不能已於媚臣。

**而用滅其家者。非一世也。**而用滅其家者。非一世也。春秋繁露身之貴。重於義。云。忘義而殉利。去理而趨財。則其家必敗。則其家必敗。

**不稱其貴。文昌奕功。司命舉過。**不稱其貴。文昌奕功。司命舉過。史記天官書云。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四曰司命。司命主督察。司命主督察。

**用。此此失視之大者也。此文志與彼同。**用。此此失視之大者也。此文志與彼同。或以背叛。橫逆不道。橫逆不道。即逃竄所云。大逆不道也。

**天則司命舉過。則用以幣之。**天則司命舉過。則用以幣之。後漢書張衡傳。章懷引春秋佐助。天則司命舉過。則用以幣之。

**豈無位。思已不立。**豈無位。思已不立。論語思已不立。豈無位。思已不立。論語思已不立。

**而後人貪權。蓄積無極。**而後人貪權。蓄積無極。楚語。且見令尹子旗。離以請其弟曰。令尹子旗。離以請其弟曰。令尹子旗。

**樂術覆車之迹。**樂術覆車之迹。新書通議周禮曰。前車覆而後車戒。韓詩外傳云。前車覆而後車戒。

**以備員滿貫者。**以備員滿貫者。史記平原君傳云。余之聞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八人。備以備員滿貫者。

**與五霸作。弗能危也。**與五霸作。弗能危也。於是廢仁義而尚威虐。滅禮信而務誇詐。海內怨痛。人欲其亡。故一朝廢滅而莫之。

**廢帝立帝。莫之敢違。**廢帝立帝。莫之敢違。禹繼父位。山雲屏事。諸塔尊典禁兵。婚姻本族。

**輪二十三。**輪二十三。漢書元帝傳。元帝時。太子。太后專政。乘權三世。莽為宰衡。封安漢公。居攝假號。身當南面。卒以。

**豈有誤哉。**豈有誤哉。事見漢書王莽傳。按此言。夫鳥以山為巢。而相巢其上。魚以淵為淺。而穿穴其中。卒所以得之者。

**權門之不堅。而為作鐵樞。**權門之不堅。而為作鐵樞。文云。樞。木也。樞。木也。樞。木也。樞。木也。

**虛百姓而失民心。**虛百姓而失民心。孔子曰。虛百姓而失民心。孔子曰。虛百姓而失民心。孔子曰。

**不忠無位。思已不立。**不忠無位。思已不立。論語思已不立。不忠無位。思已不立。論語思已不立。

**民。上承順於天心。而乃欲任其私。**民。上承順於天心。而乃欲任其私。魏晉書。上承順於天心。而乃欲任其私。魏晉書。

**豈無位。思已不立。**豈無位。思已不立。論語思已不立。豈無位。思已不立。論語思已不立。

**民。上承順於天心。而乃欲任其私。**民。上承順於天心。而乃欲任其私。魏晉書。民。上承順於天心。而乃欲任其私。魏晉書。

**豈無位。思已不立。**豈無位。思已不立。論語思已不立。豈無位。思已不立。論語思已不立。

黑卵之危而圖泰山之安。漢書枚乘七章書云：必若所欲，危於累卵。...

功。漢書所載，功者傳於後世。漢書所載，功者傳於後世。...

子名。漢書時相，也以一云。漢書時相，也以一云。...

浮侈第十二

王者以四海為一家。漢書高帝紀七年：天子以四海為一家。...

者一婦不織，天下必受其寒者。管子度地篇云：農有常業，女有常事。...

天下或受其寒矣。新書無著篇云：古人曰：一天不耕，或為之饑。...

勿令游手。漢書循吏傳云：孟康曰：古者無游手。...

游日若有作務。漢書循吏傳云：孟康曰：古者無游手。...

理志云：漢興，立郡縣，郡縣之治，民去本，治末，治末，治末。...

武云：商色，四方之極，漢書循吏傳云：孟康曰：古者無游手。...

四方是則。漢書循吏傳云：孟康曰：古者無游手。...

據毛詩。今察洛陽。後漢書光武紀云：建武元年十月，車駕入洛陽。...

於農夫，虛偽游手者什於浮末。是則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婦桑。...

千縣，市邑萬數，類皆如此。本末何足相供，則民安得不饑寒。...

繁多，則吏安能無傲，傲則下安能無怨，怨者多，則谷微並臻。...

災，則國危矣。管子八觀篇云：主上無積而富，富而無積則危。...

之所生，生於其地，故曰：度地。管子度地篇云：農有常業，女有常事。...

列，則國危矣。管子八觀篇云：主上無積而富，富而無積則危。...

天下之無寒，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食之，天下之無寒，可得也。...

帝紀後二年，召曰：維文利，維農事者也。維農事者也，農事也。...

危生於安。管子八觀篇云：主上無積而富，富而無積則危。...

誨之。詩經：慎微防萌，以斷其邪。說苑雜言篇：孔子曰：中人之情。...

教之終而復始。由此觀之，民固不可恣也。淮南子主術訓云：古之聖王。...

肩是也。漢書循吏傳云：孟康曰：古者無游手。...

以禦寇，內不足以禁鼠，管窺好之，以增其惡。宣二年：未嘗聞志義之士。...

小子。史記平原君傳：平原君曰：自起小兒子。...

皆非吉祥善應。或作泥車瓦狗，馬騎倡排。排，何本作排。...

麻。女也。漢書循吏傳云：孟康曰：古者無游手。...

以欺誣細民。蔡感百姓。史記淮南子：淮南子曰：夫治民之道。...

光。漢書循吏傳云：孟康曰：古者無游手。...



十二年結曰樂被積世 古者心有命民然後乃得衣冠而乘車馬

文宗 飾機必給此 謂文宗也 漢書武帝紀云元封三年朝鮮降

既不生殺 又坐為盜賊也 謂盜賊也 漢書武帝紀云元封三年朝鮮降

易之以棺槨 易製下傳曰王錫 桐木為棺 葛采為緘 下不及泉 上不泄臭

生易尚死 後世以楸梓槐柏槨 槨 梓 槐 柏 槨 梓 槐 柏 槨 梓 槐 柏 槨

釘細要 削除錘鏽 不見際會 江淹集東顧遺書云往古之事 棺若不用釘

其用足任 如此可矣 其後京師貴戚 必欲江南楠梓 梓 豫章 榿 栲 檟

於深山窮谷 梓 豫章 榿 栲 檟 梓 豫章 榿 栲 檟 梓 豫章 榿 栲 檟

之伐斫連月 詩甘棠毛傳伐雙也 然後訖 訖也 會衆然後能動

不可不速也 牛列然後能致水 王先生云列 疑引形近之誤 漢書武帝紀云元封三年

古注謂下以水運木而下也 後漢書明帝紀 陵墓雖卑而卑高 傳作德

不造廟 不起山陵 事見漢書明帝紀 陵墓雖卑而卑高 傳作德

尼喪母 家高四尺 遇雨而墮 弟子請治之 夫子位曰 禮不修 廟不修

帝葬於芷陽 漢書明帝紀 明帝葬於洛南 顯節陵 故宮在洛陽西北去顯節陵三十七里

家女 生不極養 死乃崇喪 即務本篇所云約 或至刻金鏤玉

黃壤致藏 多埋珍寶 偶人車馬 漢書武帝紀云元封三年朝鮮降

每有喪葬 都官 棺槨 梓 槐 柏 槨 梓 槐 柏 槨 梓 槐 柏 槨

於孝行 但作煩擾 傷害吏民 傷財不實 今按部舉之郊文武之陵

京兆長安 漢書武帝紀云元封三年朝鮮降 南城西之墳 竹折之家

在聚財 揚名顯祖 不在車馬 孔子曰 多貨財傷於德 聚則沒禮

古注謂下以水運木而下也 後漢書明帝紀 陵墓雖卑而卑高 傳作德

不造廟 不起山陵 事見漢書明帝紀 陵墓雖卑而卑高 傳作德

尼喪母 家高四尺 遇雨而墮 弟子請治之 夫子位曰 禮不修 廟不修

帝葬於芷陽 漢書明帝紀 明帝葬於洛南 顯節陵 故宮在洛陽西北去顯節陵三十七里

家女 生不極養 死乃崇喪 即務本篇所云約 或至刻金鏤玉

黃壤致藏 多埋珍寶 偶人車馬 漢書武帝紀云元封三年朝鮮降

每有喪葬 都官 棺槨 梓 槐 柏 槨 梓 槐 柏 槨 梓 槐 柏 槨

於孝行 但作煩擾 傷害吏民 傷財不實 今按部舉之郊文武之陵

京兆長安 漢書武帝紀云元封三年朝鮮降 南城西之墳 竹折之家

在聚財 揚名顯祖 不在車馬 孔子曰 多貨財傷於德 聚則沒禮

古注謂下以水運木而下也 後漢書明帝紀 陵墓雖卑而卑高 傳作德

不造廟 不起山陵 事見漢書明帝紀 陵墓雖卑而卑高 傳作德

尼喪母 家高四尺 遇雨而墮 弟子請治之 夫子位曰 禮不修 廟不修

帝葬於芷陽 漢書明帝紀 明帝葬於洛南 顯節陵 故宮在洛陽西北去顯節陵三十七里

家女 生不極養 死乃崇喪 即務本篇所云約 或至刻金鏤玉

黃壤致藏 多埋珍寶 偶人車馬 漢書武帝紀云元封三年朝鮮降

每有喪葬 都官 棺槨 梓 槐 柏 槨 梓 槐 柏 槨 梓 槐 柏 槨

於孝行 但作煩擾 傷害吏民 傷財不實 今按部舉之郊文武之陵

京兆長安 漢書武帝紀云元封三年朝鮮降 南城西之墳 竹折之家

在聚財 揚名顯祖 不在車馬 孔子曰 多貨財傷於德 聚則沒禮





數能故聖人真不以禮致明以徵致顯是以魯於諸侯...

武王夙夜敬止 成王詩武王作也 思慎微渺 早防未萌...

正性勝則途重已不忍虧也 故伯夷餓死而不恨...

故王莽竊位而不叛 積惡習之所致也 夫積惡習非久致死非一也...

夫聖賢卑卑 革履之類 後漢書梁冀傳云 則登其...

夫聖賢卑卑 革履之類 後漢書梁冀傳云 則登其...

夫聖賢卑卑 革履之類 後漢書梁冀傳云 則登其...

夫聖賢卑卑 革履之類 後漢書梁冀傳云 則登其...

夫聖賢卑卑 革履之類 後漢書梁冀傳云 則登其...

夫聖賢卑卑 革履之類 後漢書梁冀傳云 則登其...

夫聖賢卑卑 革履之類 後漢書梁冀傳云 則登其...

夫聖賢卑卑 革履之類 後漢書梁冀傳云 則登其...

夫聖賢卑卑 革履之類 後漢書梁冀傳云 則登其...

夫聖賢卑卑 革履之類 後漢書梁冀傳云 則登其...

夫聖賢卑卑 革履之類 後漢書梁冀傳云 則登其...

夫聖賢卑卑 革履之類 後漢書梁冀傳云 則登其...

夫聖賢卑卑 革履之類 後漢書梁冀傳云 則登其...

夫聖賢卑卑 革履之類 後漢書梁冀傳云 則登其...

夫聖賢卑卑 革履之類 後漢書梁冀傳云 則登其...

夫聖賢卑卑 革履之類 後漢書梁冀傳云 則登其...

言天保佐王者 定其性命 甚堅固也 使汝信厚 何不治而多益之...

遊履五常 順養性命 以保南山之壽 松柏之茂也 德輶如毛...

思乎順 又尚賢是以吉無不利也 亮哉斯言 可無思乎...

實貢第十四 國以實與 以語君 以忠安 以忘危...

常論而世所共知也 然衰國危君 繼踵不絕事 豈世無忠信正直之士...

道不得行耳 夫十步之閒 必有茂草 十室之邑 必有俊士...

賢之絕 是故亂股有三仁 小衛多君子 以漢之廣博 士民之衆多...

而官雖直吏位無良臣 此非今世之無賢也 乃賢者廢錮而不得達於聖主之朝...

賈士者 非復依其質幹 華其材行也 直虛造空美 捕地洞說...

能者而書之 公卿 刺史 掾從事 茂才 孝廉 且二百員...

三人中二千石 漢書廉吏各一人 廷尉大司農各二人 將軍將軍各二人...

二百餘人 時時口口 一書所不 歷察其狀 德行 廉潔 忠實...

通典十三 後漢光武十二年 詔三公舉茂才各一人 廉吏各一人...

通典十三 後漢光武十二年 詔三公舉茂才各一人 廉吏各一人...

通典十三 後漢光武十二年 詔三公舉茂才各一人 廉吏各一人...

通典十三 後漢光武十二年 詔三公舉茂才各一人 廉吏各一人...

通典十三 後漢光武十二年 詔三公舉茂才各一人 廉吏各一人...

通典十三 後漢光武十二年 詔三公舉茂才各一人 廉吏各一人...

通典十三 後漢光武十二年 詔三公舉茂才各一人 廉吏各一人...

通典十三 後漢光武十二年 詔三公舉茂才各一人 廉吏各一人...

之通其行能... 漢書公孫弘傳云臣行能不足...

然則災異為讖... 漢書禮志云仲春之月...

此非其實之效... 漢書禮志云仲春之月...

肉而食於口也... 漢書禮志云仲春之月...

而不若醜妻... 漢書禮志云仲春之月...

於官也周顧... 漢書禮志云仲春之月...

舍皆聽聲... 漢書禮志云仲春之月...

地而賦之... 漢書禮志云仲春之月...

求備... 漢書禮志云仲春之月...

地之行... 漢書禮志云仲春之月...

若手以之... 漢書禮志云仲春之月...

輔佐... 漢書禮志云仲春之月...

矣... 漢書禮志云仲春之月...

夫人才... 漢書禮志云仲春之月...

古注... 漢書禮志云仲春之月...

也... 漢書禮志云仲春之月...

信如... 漢書禮志云仲春之月...

學之... 漢書禮志云仲春之月...

求... 漢書禮志云仲春之月...

夫... 漢書禮志云仲春之月...

夫... 漢書禮志云仲春之月...

夫... 漢書禮志云仲春之月...

固... 漢書禮志云仲春之月...

由此教... 漢書禮志云仲春之月...

且攻... 漢書禮志云仲春之月...

夫物固... 漢書禮志云仲春之月...

也... 漢書禮志云仲春之月...

收方... 漢書禮志云仲春之月...

賞罰... 漢書禮志云仲春之月...

作異... 漢書禮志云仲春之月...

今世... 漢書禮志云仲春之月...

堅白... 漢書禮志云仲春之月...

其清... 漢書禮志云仲春之月...

飾... 漢書禮志云仲春之月...

能之士... 漢書禮志云仲春之月...

相兼... 漢書禮志云仲春之月...

版... 漢書禮志云仲春之月...

臣者... 漢書禮志云仲春之月...

致... 漢書禮志云仲春之月...

致... 漢書禮志云仲春之月...

且... 漢書禮志云仲春之月...

且... 漢書禮志云仲春之月...

且... 漢書禮志云仲春之月...

且... 漢書禮志云仲春之月...

他國之英俊與誅暴亂成政治疆

史記燕世家云燕昭王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樂毅自魏往... 漢書王莽傳云...

潛夫論卷第四

班祿第十五

太古之時 禮記郊特牲鄭注 烝黎初載 漢書司馬相如傳云...

初載毛傳云... 烝黎初載 漢書司馬相如傳云... 太古之時...

左傳師曠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 四海家利 漢書食貨志 論訓云...

也。以役民蓋以誅暴除害。利黎元也。 荀子大略篇云天之生民非為君也...

鬼謀能者處之。 詩云皇矣上帝臨下以作。 今詩作皇矣上帝臨下以作...

之政不得。乃用奢夸靡大。上帝憎之。更求民之瘼。聖人與天下四國究度而使居之也...

神奉已有節。 禮記祭義云思古明王。交 於萬物有節。自奉養有節...

也。以上農為正。始於庶人在官者。祿足以代耕。蓋食九人。諸侯下士亦然...

食二百八十八人。君各什其卿。天子三公。采視公侯。蓋方百里。卿采視伯...

公功德。是故，官政專公，不慮私家。漢書賈誼傳云：「國耳家私，公耳弟事，學不干私，財利閉門自守。」漢書王莽傳云：「閉門自守，又坐。」

漢書王莽傳云：「閉門自守，又坐。」漢書王莽傳云：「閉門自守，又坐。」漢書王莽傳云：「閉門自守，又坐。」

漢書王莽傳云：「閉門自守，又坐。」漢書王莽傳云：「閉門自守，又坐。」漢書王莽傳云：「閉門自守，又坐。」

漢書王莽傳云：「閉門自守，又坐。」漢書王莽傳云：「閉門自守，又坐。」漢書王莽傳云：「閉門自守，又坐。」

漢書王莽傳云：「閉門自守，又坐。」漢書王莽傳云：「閉門自守，又坐。」漢書王莽傳云：「閉門自守，又坐。」

漢書王莽傳云：「閉門自守，又坐。」漢書王莽傳云：「閉門自守，又坐。」漢書王莽傳云：「閉門自守，又坐。」

漢書王莽傳云：「閉門自守，又坐。」漢書王莽傳云：「閉門自守，又坐。」漢書王莽傳云：「閉門自守，又坐。」

漢書王莽傳云：「閉門自守，又坐。」漢書王莽傳云：「閉門自守，又坐。」漢書王莽傳云：「閉門自守，又坐。」

漢書王莽傳云：「閉門自守，又坐。」漢書王莽傳云：「閉門自守，又坐。」漢書王莽傳云：「閉門自守，又坐。」

漢書王莽傳云：「閉門自守，又坐。」漢書王莽傳云：「閉門自守，又坐。」漢書王莽傳云：「閉門自守，又坐。」

漢書王莽傳云：「閉門自守，又坐。」漢書王莽傳云：「閉門自守，又坐。」漢書王莽傳云：「閉門自守，又坐。」

漢書王莽傳云：「閉門自守，又坐。」漢書王莽傳云：「閉門自守，又坐。」漢書王莽傳云：「閉門自守，又坐。」

漢書王莽傳云：「閉門自守，又坐。」漢書王莽傳云：「閉門自守，又坐。」漢書王莽傳云：「閉門自守，又坐。」

漢書王莽傳云：「閉門自守，又坐。」漢書王莽傳云：「閉門自守，又坐。」漢書王莽傳云：「閉門自守，又坐。」

漢書王莽傳云：「閉門自守，又坐。」漢書王莽傳云：「閉門自守，又坐。」漢書王莽傳云：「閉門自守，又坐。」

漢書王莽傳云：「閉門自守，又坐。」漢書王莽傳云：「閉門自守，又坐。」漢書王莽傳云：「閉門自守，又坐。」

漢書王莽傳云：「閉門自守，又坐。」漢書王莽傳云：「閉門自守，又坐。」漢書王莽傳云：「閉門自守，又坐。」

漢書王莽傳云：「閉門自守，又坐。」漢書王莽傳云：「閉門自守，又坐。」漢書王莽傳云：「閉門自守，又坐。」

漢書王莽傳云：「閉門自守，又坐。」漢書王莽傳云：「閉門自守，又坐。」漢書王莽傳云：「閉門自守，又坐。」

漢書王莽傳云：「閉門自守，又坐。」漢書王莽傳云：「閉門自守，又坐。」漢書王莽傳云：「閉門自守，又坐。」

漢書王莽傳云：「閉門自守，又坐。」漢書王莽傳云：「閉門自守，又坐。」漢書王莽傳云：「閉門自守，又坐。」

漢書王莽傳云：「閉門自守，又坐。」漢書王莽傳云：「閉門自守，又坐。」漢書王莽傳云：「閉門自守，又坐。」

漢書王莽傳云：「閉門自守，又坐。」漢書王莽傳云：「閉門自守，又坐。」漢書王莽傳云：「閉門自守，又坐。」

驥救以縱賊，民無恥而多盜竊。何者？威氣加而化上風。威當作以，以氣與下和氣相對，說充實也。天子好刑則驥救以縱賊，民無恥而多盜竊。何者？威氣加而化上風。

也。忠書切而迫飢寒。漢書魏相傳云：「飢寒在身，則此賊乾。」所以不能詰其資者也。漢書魏相傳云：「飢寒在身，則此賊乾。」

敗類。爾之教矣，民斯效矣。角弓今詩作角，白虎通三教篇引詩作新，是故先王將發號施令，天下莫不從風。

民極。周禮云：「太宰掌建邦之六典，上下共之，無有私曲。」管子五輔篇云：「三府制法，法行而私曲止。」

未聞救彼有罪。詩小弁云：「舍彼有罪，釋之無罪。」獄貨惟實者也。書呂刑云：「獄貨非實，是故明君臨衆，必以正軌。」

既無厭有。荀子云：「務節禮而厚下，復德而崇化，使皆阜於養生。」周語云：「所以阜財用，衣食章昭注：阜，厚也。」

致太平也。漢書趙充國傳：「充國以爲本，君以臣爲末，君厚則臣忠，臣忠則君安。」易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

致也。詩有毛傳：「毛，肥也。」肥則能食，食則能安。人君不務此，而欲致太平，此猶薄趾也。而望

高。淮南子：「泰族調云：不益其厚而損其高。」驥脊而責遠道，其不可得也必矣。

凡治病者，必先知脈之虛實。某問玉機真藏論：「黃帝曰：凡治病，察其形氣色澤，脈之盛衰，病不足，上而不則使人喜，下而不則使人怒。」

病生於氣也。怒則氣上，喜則氣下。則氣消，則氣下。則氣消，則氣下。則氣消，則氣下。則氣消，則氣下。

病之淺深，氣味之滋，因氣感之宜，五苦六辛，致水火之劑，以通閉，解結，反之於平。故疾可愈，而壽可長也。

爲國者，必先知民之所苦。病之所起，然後設之以禁，故茲可塞，國可安矣。

漢書王莽傳云：「閉門自守，又坐。」漢書王莽傳云：「閉門自守，又坐。」漢書王莽傳云：「閉門自守，又坐。」

漢書王莽傳云：「閉門自守，又坐。」漢書王莽傳云：「閉門自守，又坐。」漢書王莽傳云：「閉門自守，又坐。」

漢書王莽傳云：「閉門自守，又坐。」漢書王莽傳云：「閉門自守，又坐。」漢書王莽傳云：「閉門自守，又坐。」

漢書王莽傳云：「閉門自守，又坐。」漢書王莽傳云：「閉門自守，又坐。」漢書王莽傳云：「閉門自守，又坐。」

漢書王莽傳云：「閉門自守，又坐。」漢書王莽傳云：「閉門自守，又坐。」漢書王莽傳云：「閉門自守，又坐。」

漢書王莽傳云：「閉門自守，又坐。」漢書王莽傳云：「閉門自守，又坐。」漢書王莽傳云：「閉門自守，又坐。」

漢書王莽傳云：「閉門自守，又坐。」漢書王莽傳云：「閉門自守，又坐。」漢書王莽傳云：「閉門自守，又坐。」

漢書王莽傳云：「閉門自守，又坐。」漢書王莽傳云：「閉門自守，又坐。」漢書王莽傳云：「閉門自守，又坐。」

漢書王莽傳云：「閉門自守，又坐。」漢書王莽傳云：「閉門自守，又坐。」漢書王莽傳云：「閉門自守，又坐。」

漢書王莽傳云：「閉門自守，又坐。」漢書王莽傳云：「閉門自守，又坐。」漢書王莽傳云：「閉門自守，又坐。」

於數赦。漢書武帝紀云：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故久而不赦，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

法志：文帝曰：去者治之，所以禁暴而衛善人也。奚以明之哉？曰：孝悌之家，修身慎行，行恐辱先也。不犯上禁，從生至死，無殊刑罪。

漢書趙廣漢傳云：數有赦，則未嘗蒙恩。漢書文三王傳云：此比望恩。常反為禍，何者？正直之士之為吏也。

詩小雅云：不避強禦。漢書蓋寬饒傳：王生子曰：明主知君素白公正，不設強禦。後漢書鮑永傳：永辟扶風，頗為郡官從事，亦抗直，不避強禦。

策高誘注引詩：亦作不辟強禦。漢書蓋寬饒傳：永辟扶風，頗為郡官從事，亦抗直，不避強禦。

本官，刺史二千石皆謂之。漢書蓋寬饒傳：永辟扶風，頗為郡官從事，亦抗直，不避強禦。

事督察。漢書武帝紀：元狩六年，張良曰：取上素，而姦猾之黨，漢書武帝紀：元狩六年，張良曰：取上素，而姦猾之黨。

共橫枉侵冤，誣奏罪法。漢書武帝紀：元狩六年，張良曰：取上素，而姦猾之黨。

辟，略六年左傳：叔向曰：昔先王議事，制不為刑。漢書武帝紀：元狩六年，張良曰：取上素，而姦猾之黨。

致其罪，高至於死。漢書武帝紀：元狩六年，張良曰：取上素，而姦猾之黨。

士，淑人君子。漢書武帝紀：元狩六年，張良曰：取上素，而姦猾之黨。

州郡轉相顧望。漢書武帝紀：元狩六年，張良曰：取上素，而姦猾之黨。

冬，秋多復涉春夏。漢書武帝紀：元狩六年，張良曰：取上素，而姦猾之黨。

州郡轉相顧望。漢書武帝紀：元狩六年，張良曰：取上素，而姦猾之黨。

將軍用武，奉命事，遂下相。漢書武帝紀：元狩六年，張良曰：取上素，而姦猾之黨。

廷尉獄，冬，數赦。漢書武帝紀：元狩六年，張良曰：取上素，而姦猾之黨。

積累纖微，以致小過。漢書武帝紀：元狩六年，張良曰：取上素，而姦猾之黨。

不道囚民。漢書武帝紀：元狩六年，張良曰：取上素，而姦猾之黨。

母，戮人之子，滅人之門，取人之財，及貪殘不軌。漢書武帝紀：元狩六年，張良曰：取上素，而姦猾之黨。

反一門赦之，令惡人高會而分。漢書武帝紀：元狩六年，張良曰：取上素，而姦猾之黨。

見物而不得取。漢書武帝紀：元狩六年，張良曰：取上素，而姦猾之黨。

恨之人也。漢書武帝紀：元狩六年，張良曰：取上素，而姦猾之黨。

書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漢書武帝紀：元狩六年，張良曰：取上素，而姦猾之黨。

斷人壽命者。漢書武帝紀：元狩六年，張良曰：取上素，而姦猾之黨。

天子在於奉天威命，其行賞罰。漢書武帝紀：元狩六年，張良曰：取上素，而姦猾之黨。

罰有罪，五刑五用。漢書武帝紀：元狩六年，張良曰：取上素，而姦猾之黨。

之惡，其民乃並為敵讎。漢書武帝紀：元狩六年，張良曰：取上素，而姦猾之黨。

得武為之父母。漢書武帝紀：元狩六年，張良曰：取上素，而姦猾之黨。



罪之人終身被命... 刑則計姦之謀破而慮惡之心絕矣...

一歲載赦奴兒噫嗟... 宋書之聞凡惡而噫嗟謂之有聞...

不行則痛癢之子皆輕犯... 姦人報讐與勳過所言同意...

邪惡而養正善而以違邪惡... 常亂法令行則國治法令弛則國亂...

無常行亦無常弛... 作刑州是也下云部南郡從事...

得帝曰汝非部南郡從事邪... 何以爲茂擗數百使免官而切讓州郡...

結是與已薄先且遠無收之... 義非所以明孝抑邪之道也...

以救前之微過妨今日之顯舉... 聖子之爲愈令世歲老古時一赦...

將卒世祖問以遺戒對曰臣愚不智... 情皆見子辭... 故語言不當教者非修身慎行...

者固必伏罪... 雖正直吏猶有公過自非需奉... 伏劍管文...

天之正也而王之法也故曰無縱詭隨... 法論吏刺刀者... 聖主有子愛之情...

也聖主有子愛之情... 聖德天覆子愛海內... 而是有殺害之意故誅之...

謂人有小罪匪省今作作乃惟終自作不典戒今作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言惡舊作人有罪雖小然非

以過差爲之也漢書王嘉傳云人乃欲終身行之故雖小不可不殺也何則是本頑凶惡而爲之者也乃

有大罪匪今作終乃惟省哉今作適爾既道極厥罪今作時亦今作不可殺言殺人雖有大罪非欲以終身

爲惡乃過誤爾是不殺也則謂人凡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鄭注無本意也司刺有曰過失鄭司馬

赦之可也金作賄形赦作有罪書與典金作皆謂良人吉士詩黃鳥云爾我良人時有過誤不幸陷離者爾

逆以傷人也是故周官差八議之辟小司此先王所以整萬民而致時雍也莊廿三年左傳曹國曰夫禮所以

故觀民設教禮象變通移時之議樂辭下傳云易則今日抹世莫乎此意何本乎作先按

三式第十七

高祖定漢與羣臣約自非劉氏不得王非有武功不得侯史記陸侯世家亞夫曰高皇帝約非劉氏不

封外祖史記外戚世家云文帝追因爲典式行之至今孝武皇帝封爵丞相以褒有德後亦承之漢書公孫弘傳云

丞相先是漢常以列侯爲丞相惟弘無讓上建武乃絕傳記所載稷尚伯夷皇陶伯翳日受封七詩長發疏云中侯據

於下昭封弘爲平津侯其後以爲故事元和中代薛平爲

聖皇國賜姓號又云考河命說舜之事云虞賜周宣王時輔相大臣以德佐治亦獲有國故尹吉甫作封頌一篇

爲毛詩改之遂教兩引互異又曰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此言中伯山甫文德致升平

而王封以樂土賜以盛服也漢書梅福傳云升平可致後漢曰民有三三年之儲曰升平按食貨志云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蓄衣

功也三考黜陟餘三年食進業日登升登日平餘六年食三登日平平二十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刑渥凶鼎九刑王

七蓋漢九年食然後王德流洽禮樂成爲升平即登平升平受封與志說合此言

禮夫論 卷四 一一五

公不勝任則有濫刑也是故三公在三載之後宜明考績黜刺簡練其材其有積高伯夷申伯仲山甫致

治之效者封以列侯令受南土八蠻之賜王先生云其尸祿素餐文選曹子建表自試表李善注引韓詩曰何謂素餐

耳且不聰明非復能有裨益所謂素餐尸祿濫刑之臣也谷永傳云無使素餐之吏久尸厚祿無進治之效無忠善之言者

使從濫刑是則所謂明德慎罰禮記而簡練能否之術也誠如此則三公誠思其職而百寮爭竭其忠矣

書魯陶謨云百僚師禮記郊特牲云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子孫雖有食舊德之義

已白虎通封公侯諸云列土爲疆非爲諸侯最官設府非爲大夫皆爲民也後漢禮記郊特牲云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

九錫三削之義白虎通考錫錫云諸侯所以考錫何王者所以勉賢抑惡重民之至也尚書曰三考考績三考考績禮記九錫車馬

三削爲寄公七十里伯一削爲五十里伯再削爲五十里子三削地盡五十里子一削爲三十里子再削爲三十里男一削爲三十里男再削爲三十里附庸三削爵盡詩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此觀之未有得以無功而祿者也毛詩傳禮序云在位當今列侯獨斷云漢制皇子封爲王者其賞古諸侯也周未諸侯或

功於漢無德於民尊國南面臥食重祿下殫百姓富有國家此素餐之甚者也漢書張湯後延壽傳云延壽已歷

魏郡租入歲千餘萬延壽自以身無功德何以能久孝武皇帝忠其如此乃令酎金以黜之而益多怨

張敖曰正月且作酒八月成名曰酎酎之訂純也至武帝時因八月嘗酎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所謂酎金也武帝紀元鼎五年九月列

侯坐酎金不潔削爵不如下法解爵者百六人如淳曰漢儀王侯以戶口酎黃金於漢廟皇帝臨受獻金少不如斤兩色惡王

削爵侯免國臣贖曰食貨志南越反時卜式上書願死之天子下詔褒賜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莫求從軍至酎飲酒少府省

亦四兩皆省今列侯或有德宜子民而道不得施自虎通封公侯爲三擇賢而封之使治其民以著其德

不宜有國而惡不上聞漢書王吉傳諫昌邑王賀云恩愛行義雖介有不具者於以上聞非德之福也張敞傳頭師古注上

祖取得姬生一男號淳子彭祖時時姬兒爲漢侯者上召問淳子何如對曰爲人多欲上曰多欲不宜君國且人情莫不以己爲

子民外戚傳云霍光以許皇后父成漢漢人不宜君國君國子民蓋亦漢時律令文語本湯征見史記說本紀

禮夫論 卷四 一一七





令專情務利不卸公事 續漢書百官志劉劭注引蔡質漢書云諸書得與刺史庶官均行郡國者察治政盡能者稱理冤冤以

事矣初學記廿四引范曄政論云今典郡者自遠道離離出入御覽四百九十六引云每紹 細民冤結無所控告 漢書武

事所欲禁難重懲惻憫屬察極單由復廢移無後意故里語曰州郡如蠶蠶得結也世注 五年傳

故至敢延期民日往上市此皆太寬之所致也嗷嗷之卦下動上明其象曰先王以明罰勅法夫積意之

俗實不隆則善不勸罰不重則惡不懲 管子正世篇云古之所謂明君者非一君也其設有薄有厚其立禁有輕有重

不可以不重故聖人設厚賞非修也立重禁 故凡欲變風改俗者其行賞罰者也必使足驚心破膽 漢書賈誼傳云

臣竭精稱職有功效者 漢書薛宣傳云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爲真又 無愛金帛封侯之費其懷姦藏惡別無狀者

比郡而得也神明瑞應可葦年而致也 漢書卷元王傳劉向云神明之應應若甘露京房

愛日第十八 國之所以爲國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爲民者以有教也教之所以豐殖者以有功人功也功之所以能

建者以日力也 後漢書張純後漢書傳云國以民爲本民以教爲命賈賈政論曰管子八觀篇云民非禮不食禮非地不生地非民不

足所謂治國之日舒以長者非謂義和而令安行也 藝文類聚五十二韻上有意字下同山海經大荒南經東南海之外

和蓋天地始生主日月者也故晉書曰空桑之蒼片八極之既張乃有夫羲和是主日月輸出入以爲晦明又曰羲和上天一明一晦有

夫羲和之子出於暘谷故因以此而立羲和之官以主四時聲辭離騷云吾令羲和弭節兮王逸注羲和日御也按節節步也安

行亦步 本傳注引洛書數度曰凡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度爲 而益漏刻也 說文云漏以銅受

之四有長短焉太史立法有四十八節 乃君明察而百官治下循正而得其所則民安靜而力有餘故視日長

也 爾子豐令書云無治則刑官不及爲私 所謂亂國之日促以短者非謂義和而令疾驅也又非能減分度而

損漏刻也乃君不明 類聚作 則百官亂而益充輿 漢書五行志云詩云爾德不明以亡亡德不明則亡其亡亡亡其亡

法令變而後賦繁則希民困於吏政 日面從相質也希乃傷之者 仕者窮於典制 典制之誤 謂政論云長吏或

曲有禮也 冤民口獄乃得保 空籍程本作就漢書酷吏田延年傳將軍曰曉大司農通往就獄得公議之按就獄得直吏政猶

行於下 隳五年左傳云亂政行所以敗 君子載賢而車馳細民懷財而趨走 後漢書卷四前規傳云

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言在古開暇而得行孝今迫促不得養也 順孫顧自強以承其親外迫公事內之

資財是以孝心 孔子稱庶則富之既富則教之 是故 禮義生於富足 而如榮華墜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

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通其力淮南子齊俗訓云夫 盜竊起於貧窮 貧窮起於無日聖人深知力者乃民之本也而國之基

政事其下定九年左傳杜注召伯決獄於蔽沛小棠之下 能興時雍而致刑錯 書堯典云黎民於變時

下挽其民說文云挽挽也 令長自衛 或从女作衛衛也 謂若實者聲聲相近 百姓廢農桑 云民廢農桑而守之

府庭者非朝晡不得通 晡傳作晡按說文云晡且也晡且也 晡且也 晡且也 晡且也 晡且也 晡且也

晡且也 晡且也 晡且也 晡且也 晡且也 晡且也 晡且也 晡且也 晡且也 晡且也

晡且也 晡且也 晡且也 晡且也 晡且也 晡且也 晡且也 晡且也 晡且也 晡且也

晡且也 晡且也 晡且也 晡且也 晡且也 晡且也 晡且也 晡且也 晡且也 晡且也

晡且也 晡且也 晡且也 晡且也 晡且也 晡且也 晡且也 晡且也 晡且也 晡且也

連月日舉案釋作以相瞻視辭人之家說文云輒請鄰里應對送餉比事訖竟亡一歲功漢書元帝紀建昭五

案小罪微召證案與不念之舉以妨呂氏春秋愛類篇云士有當年百姓使失一時之作亡終歲之功而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饑矣而品人俗士之司典者曾

不覺也郡縣既加冤枉州司不治令破家活遠詣公府後漢書靈帝紀光和三年公府不能照察真偽照作作昭

交際聲並作照察今據改靈帝九辨云信未達乎從容王逸注君不照察其真偽亦一證管子形勢解云日月昭察萬物者也天多雲氣

之照明今王逸注三光昭察謂相舟鄭箋衣之不潔則信尊無照察東方之日毛傳人君明燈無不照察禮記哀公問已成而明鄭注照察有功論衡吉慶篇照察明者行其證也則但欲罷之以久困之資能證

說一科虛學士云說疑當作設編塔按設字是也王先生云科令爲句此注乃爲移書廣韻五支移字注云官曹

類也其不滿百日輒更造數按造數疑甚遠邵伯訟案之義此所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雖多亦奚

以爲者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並見從此觀之中材以上史記魏豹彭越傳贊云皆議曲直之辨刑法之理

疑當在昔字下或鄉亭部吏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游徼周備大司從凡萬

可當作其帶上讀鄉亭部吏民之不取數而取訟者與有地治者聽而斷之鄭司農云與其地部界所屬吏共聽斷之時氏有

地之官鄭司農云有地之官足以斷決禮記月令使無怨言傳廿四年左傳然所以不者蓋有故焉傳曰惡直醜正

實繁有徒昭廿八年左夫直者貞正而不撓志晉語云撓志以從君漢書楚元王傳劉向封事云君子獨無恩於吏怨

家務主者務當作賂昭十四年左傳云權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是也列女傳齊威威德傳云周破胡賂執事者使竟其罪執事者

者更漢丞相傳任放舉傷主呂后更外戚結以貨財故鄉亭與之爲排直家說文云後反覆時史坐之周禮鄉士甸而

十日乃以職事治之於外朝容其自反方士書其刑殺之成與故其枉之於廷傳作廷謂縣廷也史記游俠傳縣廷漢書作廷王

其聽訟者鄉廷復其成與治獄之吏姓名偏反置有失實者故共枉之於廷先生云以下文例之枉當爲排此枉字疑後人

據傳以服民與豪吏訟史記留侯世家其勢不如也是故縣與部并後有反復長吏坐之漢書百官公卿表云

萬戶皆有丞尉故舉縣排之於郡以一人與一縣訟其勢不如也故郡與縣并後有反復太守坐之故舉郡

排之於州以一人與一郡訟其勢不如也故州與郡并而不肯治故乃遠詣公府爾公府不能察而

苟欲以錢刀課之錢刀傳作日月按錢刀字非漢漢書薛宣傳云宜爲相府訟訟例不爲錢不爲勢後皆道用辭候故事則貧弱少貨者終無以曠句滿析

王先生云新豪富饒錢者史記秦始皇紀二十六年從天下豪富於咸陽平取客使往治要取實政益云假令無

日非徒百也治訟若此爲務助豪猾而鎮貧弱也說文云鎮博壓也漢書酷吏傳延年傳云其治務在按折強扶助貧弱此反言之江光傳云交通郡國豪猾

治非獨郡部辭訟也武官斷獄亦皆始見枉於小吏終重冤於大臣怨故未嘗史記秦漢傳云今君輒逢赦

令不得復治正士懷冤結而不得信說文云治吏崇茲究而不痛坐漢書陳萬傳云靈辨吏及大姓犯法郡縣所以

易侵小民而天下所以多微弱也除上天感動降災傷殺但以人功見事言之除傳作於據傳改按但當作且本

言之後漢書賈胤傳亦云除言天命且以人事論之皆其例也後漢書光武帝紀建武五年詔曰久旱傷農秋種未下朕甚憂之將吏

未勝賦多冤結元元愁恨感動天氣乎此文本之漢書成帝紀鴻嘉四年詔曰一人有辜舉宗拘繫民失業怨恨者來傷害和氣水旱

爲災亦今自三府以下至於縣道鄉亭凡縣主變夷曰道及從事督郵百官志諸州刺史下有督郵有典之司民廢農

桑而守之辭訟告或謂小司徒云辭訟告或謂小司徒云辭訟告或謂小司徒云辭訟告或謂小司徒云辭訟告或謂小司徒云

復下計之一人有事二人獲餉王先生云獲當是餉傳云二人經餉亦謂持之意辭訟按餉形近易誤儀禮

三十萬人離其業也財賦子將理論論決以中農率之則是歲三百萬口受其饑也三百當作二百中農食七人三

二百者舉成數也漢書賈胤傳云漢家錢錢及諸鹽官皆從更卒徒攻山取然則盜賊何從消漢書嚴安傳云盜賊消

作孝明皇帝嘗問令且何得無上書者左右對曰反支故傳注云凡反支日月月朔爲正戌亥朔一日反支申酉朔二

支子丑朔六日反帝曰民既廢農遠來詣闕而復使避反支是則又奪其日而寬之也乃勅公車受章無避

反支續漢書百官志公車司馬上明聖主當作上爲民愛日如此而有司輕奪民時如彼孟子云彼奪其民時使不得

時蓋所謂有君無臣傳二年公有主無佐按漢書禮樂志謂對策云臣聞五帝其臣莫能及則自親之三王臣主俱廢則其變之

佐蓋即元首聰明股肱怠惰事也詩曰國既卒斬何用不監傷三公居人尊位食人重祿而曾

不肯察民之盡瘁也孔子病夫未之得也思不得之既得之思失之者論語思不得之按荀子道

孔子曰小人者其未得也則思不得既已得



者也。或以崇駭者而奉淫瀆爾。成二年左傳云淫瀆致常詩云天不弔爾以酒釋文引詩云飲酒門不出者曰瀆春秋之義責知誅率。王侍郎云公羊桓五年

月者責臣子也。知君父有疾當祭而不敢不祭也。雖二十五年吳子闔閭死於巢何休注云君子不怨所不知故與果得殺之是實知也。昭二十六年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何休注云王子朝獨舉尹氏出奔并舉召伯毛伯者明不在尹氏當先誅尹氏後治其黨也。雖昭二十六年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何休注云王子朝獨舉尹氏出奔并舉召伯毛伯者明不在尹氏當先誅尹氏後治其黨也。雖昭二十六年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何休注云王子朝獨舉尹氏出奔并舉召伯毛伯者明不在尹氏當先誅尹氏後治其黨也。

河陽侯陳信坐負六月免國。月當作日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云坐負六月免國表云坐負六月免國。孝武仁明周陽侯田彭祖坐當侯侯宅而不與免。漢書外戚傳侯表作田祖坐當侯侯宅不與免此脫師字史記景帝本紀侯表亦作彭祖侯侯表無侯侯侯者海昭所封國也黎陽侯邵延不出持馬身斬國除。除舊空據

之端。漢書王莽傳云必國家之說法防禍亂之原。漢書金日磾傳云亂國大綱開禍亂原春秋繁露度制篇云凡百亂之源皆出於此必國家之說法防禍亂之原。漢書金日磾傳云亂國大綱開禍亂原春秋繁露度制篇云凡百亂之源皆出於此

有削細之罰此其後皆不敢負民而世自節儉辭訟自消矣。史記平津侯傳後載王元后居宮中儉化俗民則節單之序得而骨肉之親恩爭訟之原息漢書是元王傳劉向封事

分爭之訟消與銷同。今諸侯貴戚或曰勸勸民。王先生云慎行德義無違制節謹度。孝未嘗負責身聚規避。王先

罪莫大焉。昭五年左傳昭子曰豎牛孝經曰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今欲變巧偽以崇美化息辭訟以開官事者莫若表顯有行。白虎通解雅云痛誅無狀。晏子春秋下導文武之法明詭詐之信訓今侯王貴戚不得浸廣。下有姦宄遂多豈謂每有爭鬪辭訟婦女必致此乎亦以傳見凡諸禍根不早斷絕不存漢書何景福傳曰權放印以輕禍也。

則或轉而滋蔓。疑人必若斯邪也。是故原官察之所

滄夫論 卷五 一三五

以務念。昭六年左傳臣主之所以憂勞者。結語范蠡曰為人臣者君憂臣勞其本皆鄉亭之所治者大半詐欺之所生也。漢書刑

原裁判所以考者此者。雖不立新法不明其多貧窮。雖不務私不驅其奸不之所致也。服虔曰。鄉亭之獄曰。故曰知其原少則姦易塞也。見其守約則政易持也。姦先

當在籍未盡也。或婦人之行貴令鮮絮。詩采芣芣云婦人之行尚柔順自潔清鮮絮猶言已適矣。無顏復入甲門。通下當有乙字古人稱人以甲乙婦非子川人篇云縣官原之。周禮司厲疏云漢時名故令使留所既入家必未昭亂

不能相效。乃故美歸寧之志。詩葛覃云歸寧父母毛傳寧安也父母在則有時歸一許不改蓋所以長貞絮而寧父兒

也。其不循此而二三其德者。此本無廉恥之家不貞專之所也詩關雎窈窕淑女毛傳幽閒貞靜之善女文選貞貞非精純也。史記秦始末紀會稽刻石云有子而嫁倍死不貞。若然之人又何愧哉。方音云輕薄父兒淫僻婦女禮記

之不能已者。則為之立禮制而崇德讓。舊說不字。禮記論放不足為云宮室與馬衣服器械飲食聲色玩好人情之所不能已也。故聖人為之制度以節之。禮記坊記云禮者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

以爲民。人所可已者。則為之設法禁而明賞罰。韓非子五蠹篇云明其法禁必其賞罰今市賣勿相欺。婚姻無相詐。非人情之不可能者也。是故不若立義順法。遏絕其原。書呂刑云遏絕其原管子正法篇初雖慙悽於一人。然其終也。長利於

夫立法之大要。漢書陳萬年傳必令善人勸其德而樂其政。邪人痛其禍而悔其行。昭卅一年左傳云上之人

諸一女詐數家。雖生十子。更百放。勿令得蒙一還私家。則姦絕矣。不則究其夫。徒千里外劇縣。漢









內典民 哀樂之情 怨以及人 漢書杜周傳杜牧對策 漢書路溫舒傳云愛民如赤子按漢文帝永思至德以水

子內怨情之所安而離之於海內是以 天心仁義者刑罰通遠球一遠近咸知大愛民如赤

始自涼并延及司隸東虜趙魏西鈔蜀漢五州殘破六郡削迹周迴千里野無子遺 詩書漢云

夜不止百姓滅沒日月焦盡 淮南子兵略訓云勇敵敵賊疾者滅沒布子議兵書云若水水入海無復耳戰文云獲火所

內郡之士 漢書宣帝紀本始元年詔內郡國舉文學高第第 不被殃者咸云當且放縱 後漢書馬援傳建武上言馬援天性

復發源 以待天時 越語范蠡曰天時不作弗為人客章昭注謂天時利害與變之應漢書趙充國傳宣帝欲遣充國云今五星出東方

居人 以須天時章昭注須待也 用意若此豈人心哉 漢書宣帝紀地節四年 前光始反公卿師尹咸欲捐棄涼州却保三

輔 漢書百官公表云右扶風與左馮翊 朝廷不聽後光遂侵 脫字 而論者多恨不從感 疑 議余竊笑之所謂媾

亦悔不媾亦有悔者爾 漢書三國攻秦秦王欲到河東而諱公子池曰 未始識變之理地可下脫不 無邊無邊亡國是

故失涼州則三輔為邊三輔內入則弘農為邊弘農內入則洛陽為邊推此以相況雖盡東海猶有邊也 後漢書顯宗傳云水初元年涼州先零種羌反叛遣車騎將軍郭舉討之參上書曰萬里運糧遠就羌戎不若雄兵乘雲以得其裝車騎

將軍宜且振旅留征西校尉任尙使督涼州士民轉居三輔四年羌寇轉盛兵費日糜參奏記於詔曰參前數言宜棄西域乃為西

州士大夫所笑果被涼州 漢書至今善為國者務圖其內不外利務富其民不貪廣土三輔山原曠遠民庶稀疎故置五城可居者多

今宜徙邊郡不能自存者入居諸陵田茂故縣城縣以權從之又度關傳云水初四年羌胡反亂殘破并涼大將軍郭舉以軍役方

費事不相勝欲棄涼州議者咸謂關之乃說李修曰先帝開拓土宇勳勞後定而今懼小夷舉而棄之涼州既就 即以三輔為塞三輔為塞則關外此不可之甚者也館借所與關合參傳西州士大夫蓋即指節信諸人 今不厲武以誅

虜 漢書王嘉傳云今之郡守重 選材以全境 於古諸侯往者致遠資材 而云邊不可守欲先自割示優寇敵不亦惑乎

示字借也孫侍御補按說文僕弱也趙策廉頗曰坐而對地自矜以強秦又云割 地以和是不亦大示天下弱乎史記廉頗相如傳亦云王行示趙弱且怯也 昔樂毅以博博之小燕 以備備之即三三之

城五里之郭敵卒七十禽其司馬而反千里之齊博博即備備之義莊子齊物論云小恐備備是其義已漢書 捐之博博珠玉顯顯獨居一海之中顯顯與備備同顏師古注顯顯與同專顯顯區一曰顯顯其說非也 破滅疆齊威震天

下真可謂良將矣 事見史記 然即墨大夫以孤城獨守六年不下竟完其民田單帥窮卒五千擊走騎劫 復齊七十餘城可謂善用兵矣 事見史記田單傳作田單帥窮卒五千擊走騎劫 圍聊莒連年終不能拔 史記田

單傳作田單帥窮卒五千擊走騎劫 圍聊莒連年終不能拔 史記田 單傳作田單帥窮卒五千擊走騎劫 圍聊莒連年終不能拔 史記田

單傳作田單帥窮卒五千擊走騎劫 圍聊莒連年終不能拔 史記田 單傳作田單帥窮卒五千擊走騎劫 圍聊莒連年終不能拔 史記田

云田單攻聊城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 此皆以至強攻至弱以上智圖下愚 論語云唯上知 而猶不能克者何也曰

攻常不足而守恒有餘也 漢書趙充國傳云臣聞兵法攻不足守有餘後漢書馬援傳云夫攻者不 足守者有餘軍實注孫子兵法之法按孫子軍形篇云守則不足攻則有餘 前日諸郡皆據列城

而擁大衆羌虜之智非乃樂毅田單也郡縣之阨未若聊莒即墨也然皆不肯專心堅守 昭廿七年左傳 云有堅守之心 而

反強驅劫其民捐棄倉庫背城邑走 詳注 由此觀之非苦城乏糧也但苦將不食爾折衝安民要在任賢

不在促境 後漢書西域傳延光二年敦煌太守張璠上書陳三策其下計謂宜棄交河城收鄯善等悉使入塞尚書陳 忠上疏以為憂國誠士無有明誠敦煌宜置校尉按增四郡屯兵以西撫諸國庶足折衝萬里意與此同 齊魏卻守國

不以安子嬰自削秦不以在武皇帝攘夷析境 析境从手作拆按淮南子原道訓云原四方析八極高誘注拆開也古亦 省作斥漢書武五子傳燕王且上書云武皇帝威武征遠道方執寶而

朝增郡數十斥地且倍事後成傳云孝武皇帝斥地遠起十餘郡匈奴傳云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地攘之於秦北領師古注 並云斥開也地理志云武帝攘卻朝鮮開地斥地遠使勝傳云孝武皇帝郡地斥地立郡縣又云武帝有攘四夷廣土斥地之功斥地即

析境字亦借拓後漢書傳世宗拓境列置四郡文苑傳杜篤論都賦云孝武拓地萬里 面數千里東開樂浪 漢書武帝紀 咸豐八荒羅置四郡拓朝鮮傳世宗神武將帥長猛財賦充實所拓遠 在元封三年

西置燉煌 元朔南輪交趾 即定南越也地理志作越後漢書光武帝紀建武五年置南越 北築朔方 元朔 六年 元朔六年 武軍所擄 宣十二年左傳潘党曰君蓋樂武軍北注樂軍擄以章 無不夷滅 漢書武五子傳贊云師行

者不可勝數梅福傳云至於夷滅 今虜近發封畿之內 史記文帝紀後二年詔 曰封畿之內勦勞不虛而不能擒亦自痛病爾非有邊之過也

唇亡齒寒體傷心痛 鹽鐵論漢書云中國與邊境猶支體與腹心也夫肌膚寒於外腹腸疾於內內外之相勞非相為助 唇亡齒寒體傷心痛也唇亡則齒寒支體傷則腹心寒則支體廢無遠境則內國苦按唇亡齒寒本倍五年左傳 必然

之事又何疑焉 燕策云在必然之物 君子見機 易繫辭下傳機 況已著乎乃者 漢書曹參傳顏師古 注云乃者猶言者邊害處如雷霆林

如日月 詩書武王宣發徐方如雷如日如月後漢書范滂傳滂奏 而談者皆諱之曰森井竊盜 森井竊盜 森井竊盜 森井竊盜

竊狗盜也王先云森井當是犬羊之義漢書王莽傳嚴光云嚴寒森集犬羊相聚也後漢紀安帝水 初四年東漢諸朝狀長時朝歌多盜賊馬種之謂曰此賊犬羊相聚以求溫飽耳明府無以為憂 淺淺善靖 俾君子忘 書秦

惟載載善靖 俾君子忘 書秦 惟載載善靖 俾君子忘 書秦 惟載載善靖 俾君子忘 書秦

論謂篇又云疾小入淺淺而從按莊子在存篇而依人之心窮窮者釋文引陸注云明明淺淺與與淺淺同俾君子忘亦 見史記三王世 欲令朝廷以寇為小而不蚤憂害乃至此尚不欲救 諺曰 諺字蓋脫御 痛不著身言忍之錢

不出家言與之假使公卿子弟有被光禍朝夕切急如邊民者則說言當誅光矣今苟以已無懼但免痛

不出家言與之假使公卿子弟有被光禍朝夕切急如邊民者則說言當誅光矣今苟以已無懼但免痛

不出家言與之假使公卿子弟有被光禍朝夕切急如邊民者則說言當誅光矣今苟以已無懼但免痛

不出家言與之假使公卿子弟有被光禍朝夕切急如邊民者則說言當誅光矣今苟以已無懼但免痛

漢書元帝紀初元二年詔曰惟也 故端坐相仍

明修守禦之備 齊語云小國諸侯有守禦之備史記秦本紀云鄭君修守禦

非光獨往來 六編兵道篇云凡兵之道莫如入多殺少

受變於俗史記平原君傳公等錄錄漢書何曾傳曾時錄錄師古注錄錄

狀上當脫無字 會坐朝堂 周禮考工記匠人外有九室鄭注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

大守孟雲上書北郡既已和親而南郡復往抄掠北軍于謂漢欺之謀欲犯邊

傳中平二年漢陽賊東從三輔皇用當討之請發烏桓三千人北軍中候都督上言

勅相離反覆於是詔百官大會朝堂陳球傳漢太后將葬曹節等欲別葬太后而以

盧植傳董卓大會百官於朝堂議欲廢立鮮卑傳漢平六年鮮卑寇三邊夏

臣成帝紀水始四年詔曰公卿列侯親屬近臣四方所期未聞修身進德同心憂國者

相朕出入三年憂國之風復無聞焉宋博傳奏封非官丞相光志在自守不能憂國

止願聖注見述教篇止畫作正後漢書鄧通傳通乘車正議以安宗廟皇祖規傳云

晏時移議無所定 漢書與勝傳云已且須後後漢書與勝傳云已且須後

六可則恬然忘志 旬時之間虜復為害軍書交馳羽檄狎至

年左傳云晉楚御主語 乃復怔忡如前 方言云怔忡也江漸之同凡猝猝捕遊

為惡 詩南 個個消消 爾雅釋訓云停停洞洞也釋文洞洞本作洞洞按玉篇作個與此合

師 因二 況乘人乎 一人吁嗟王道為虧 後漢書魯傳云一夫吁嗟王道為虧

況百萬之衆 叫號哭泣 北山云或不知叫號 感天心乎且夫國以民為基

以威為本 高以下為基 新書大政上當云聞之於政也民無不以威為本

民如子 斯序雜事一 養作愛 說苑政理篇 憂之如家 漢書方進傳

大公曰善為國者過民如父母之愛子 憂之如家 漢書方進傳

專除其禍亂 漢十一年左傳云其患也 是故鬼方之伐 易既濟九三

賴德 詩北山云雲天之下文王有聲 況近我民蒙禍若此可無救乎

禍則不仁 禮祭作無 忿戾怨讟生於無恥今羌叛久矣傷害多矣

不一命大將以掃醜虜 詩常武云仍執殫殫漢書布傳云均淮南之衆

云州郡擊 連連不已 詩皇矣云執訊連連漢書東方朔 而州稍稍興役

之不能服 連連不已 傳云綿綿連連殆哉世之不絕也 若排靡障風

通俗文云指出曰掘探者同 無所能禦徒自盡爾 意林作無益於

太守之名故詩序云屯戍於母家十幕作才據程本改後漢書西羌傳

說任尚云三州屯兵二十餘萬人農農業業皆備而未有功勞費日滋

粟五升章詔注古升小故人日五升也 歲數百萬斛又有月直

可勝供 耗資也漢書西南夷傳都尉萬年曰兵 而反憚暫出之費甚非計也

新擅邊地未敢自安易震蕩也 漢廿六年左傳新公曰 百姓新離舊壤

難人憫思慕之心家有不安之意 易獎厲也 獎善作將按說文云

將謀討逆宵離破壞之 善多方云離破壞可日月 如寬假日月

則難動矣周書曰凡彼聖人必趨時 是故戰守之策不可不早定也

之可以有大功天下已定民皆自慰不 可復用不知決策東向此文意與彼同

邊議第二十三

明於禍福之實者不可以虛論惑也察於治亂之情者不可以華飾移也

於是非之實察於治亂之情也 是故

是故

是故



民轉居三輔... 詩痛或不知叫號...

地以外外交... 才智未足使議...

者聖人之所以遺子孫也... 聖賢傳王因云...

守放散在野者... 夫此誠明君之所徵察也...

滅亡之大禍... 呂氏春秋應謂焉...

心之所表也... 諺曰何以服很...

賈邊第二十四

夫制國者必照察遠近之情... 夫制國者必照察遠近之情...

或持銅鏡以象兵... 而保與其邦家...

財貨人哀... 各欲報讎... 而將帥皆怯劣軟弱...

朝廷... 實殺民百則言一殺虜一則言百...

復從民假貸... 傾倒巧文... 又放散錢穀...

寇鈔賊虜... 忽然而過... 未死死傷... 至吏...

種類或孤婦女... 王先先生云... 遊顧塗地...

此之滅天致災... 尤逆陰陽... 漢書嚴助傳...

徒王先先生云... 甚於伏法... 不過家一人死爾...

少能遠者... 代馬望北... 孤死首丘... 引韓詩外傳...

留雖知禍大... 猶願守其緒業... 死其本處... 誠不欲去之極...





五帝在大敷之中選生子孫更王天載世遠乃有姓名敬民名字者蓋所以別衆而顯此人爾非以紀

下德云此五帝者即黃帝之屬載世遠乃有姓名敬民五音而定剛柔也今俗人不能推紀本祖而反欲以聲音言語定五行誤莫甚焉論諸語論諸語云人之有姓

氣爲性耶以口張聲聲外內爲性也如以本所處於天者爲夫魚處水而生鳥據巢而卵即不推其本祖

諧音而可即與則呼鳥爲魚可內說文云西鳥在巢之水平呼魚爲鳥可棲之木邪上或从木並作棲此不然之事也命駒

曰鴮終必不爲馬是故凡姓之有音也必隨其本生祖所王也太皞木精承燧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爲

角神農火精承燧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爲徵漢書律歷志云五辰之合於五行水合於辰白面王夫其子孫咸當爲商

顛頭水精承辰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爲羽漢書律歷志云五辰之合於五行水合於辰合於顛星御覽五引高書考靈樞云

精聚於東方七宿齊帝以仁長溫讓起髮感帥五精聚於南方七宿赤帝以光明多智略起髮星帥五精聚於中央黃帝以重厚賢聖起

帥五精聚於西方七宿白帝以勇武威信多節義起髮星雖號百變音行不易俗工又曰商家之宅宜出西門

大自帥五精聚於北方七宿黑帝以清平靜潔通明起髮星雖號百變音行不易俗工又曰商家之宅宜出西門火賊命五行之氣不相得故五行之宅門有宜禁

居其間乃安吉商家向東入東入反以爲金伐木則家中精神日戰鬪也五行皆然又曰宅有宮商

之第直符之歲論衡謂時篇云太歲在既然而者於其上加損門數即可以變其音而過其符邪今一宅也

同姓相代或吉或凶一官也同姓相代或遷或免一宮也成康居之日以興幽厲居之日以衰由此觀之

吉凶與衰不在宅明矣論衡謂時篇云今所建之內更寄連屬門野有南北長吏寄傳問居有東西長吏之姓必有及諸神祇

太歲聖降鈞陳太陰將軍之屬論衡謂時篇云今所建之內更寄連屬門野有南北長吏寄傳問居有東西長吏之姓必有及諸神祇

宮外於陳星按抱朴子登此乃天吏非細民所當事也天之有此神也皆所以奉成陰陽而利物也漢書律歷志

相吉況神致貴與人異禮豈可望乎論衡謂日篇云與歷歷上諸神非一聖人不言諸子傳始無其實天道難知假令有

乘心方直精神堅固者也詩定之方中云乘心寡濼毛傳乘也至如世俗小人醜妾婢婦禮記曲

卑也淺陋愚慙漸染既成又敷揚精破膽今不順精誠所向能動人論衡感靈篇云精誠所加金石爲形而強之

以其所畏直亦增病爾何以明其然也夫人之所以爲人者非以此八尺之身也考工記云人長八尺說文云夫

爲丈人長八尺故曰丈夫病減也後漢書袁安後閔傳云封觀當舉孝廉以兄名位未顯遂稱風疾後數年兄得

虎而不惶傳作靈奔神猛虎而不惶按韓非子守道篇云服虎而不以神此貴有之所患也嬰人畏螻蟻而發

舉觀乃稱道篇云狎虎則危矣及其身論衡道廣篇亦云夫虎山林之獸不狎之物也廣雅釋詁云懼懼也

士者不必禮記問喪云身病體羸非必之其所不能大戴禮曾子立事

移風易俗之本乃在開其心而正其情今民生不見正道而長於邪淫誑惑之中其信之也難卒

解也漢書地理志云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言樂王在上統理人倫必務其本而易其末淮南子

衆列第二十六

凡人吉凶以行爲主以命爲決行者已之質也命者天之制也自處通命篇云命者何謂也

爲也在於天者不可知也巫覡祝請亦其助也然非德不行巫史所祝者蓋所以交鬼神而救細微爾至

於大命於十五年左傳末如之何論語云吾未知民人之請謁於吏矣可以解微過不能脫正罪設有入於此

矣不若修己小心畏慎無犯上之必令也必令疑倒漢教篇云效軌之誠十八九可故孔子不聽子路而云丘

之請久矣孝經云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由此觀之德義無違鬼神乃享鬼神受享福祚







之夢使人厭迷陽旱之夢使人亂離大寒之夢使人怨悲大風之夢使人飄飛夢必此謂感氣之夢也。春夢發生夏夢高明秋冬夢熱藏生明此謂應時之夢也。陰病夢寒陽病夢熱乘開厥氣精微論云陰盛則夢涉大水恐懼陽盛則夢大火燭灼亦

見列子周內病夢亂外病夢發百病之夢或散或集集此謂氣之夢也。孫侍御云氣上有病字繼按按未開事痛者氣盛人之情心好惡不同王待郡云據下云心精好惡情當作精繼按按未開事痛者氣盛

或以此凶或以此凶當各自察常占所從同凶此謂性情之夢也。故先有差忒者。或失常也或更也經與多信成爲謂之精王先生云謂之精上有脫文下云凡此十者占夢之

凶善惡不信者凶善一謂之精。王先生云謂之精上有脫文下云凡此十者占夢之。畫有所思夜夢其事。乍吉乍凶。善惡不信者凶善一謂之精。王先生云謂之精上有脫文下云凡此十者占夢之。

人寐爲陰論術紀妖為陰陰陽之務相反故邪此亦謂其不甚者爾。借如使夢吉事而已意大喜樂以下

順時也雖然財爲大害爾由弗者勿夢也所謂以下文有說誤王先生云秋多夢死傷疑是釋五行相謂之時表上當有春夏秋冬生長註。凡察夢之大體。清潔鮮好貌堅健說上脫一字。竹木茂美宮室器械新成方正開通光明溫和升上向興之象皆爲吉喜謀從事成必子

上景公曰謀諸吳汗腐爛枯槁絕氣經當作蠋說文云蠋不明也蠋絕字形相近蠋蠋庚子不掩與意五經異義作不絕見詩必得事必成諸吳汗腐爛枯槁絕氣王注疏此其此也與蠋通洪範曰蠋蠋康成本作蠋蠋者蠋不釋蠋冥也史記宋世家亦

胎賦成不成胎卵未生也見形氣三種當以說文三種胎成也刻鏤非真瓦器虛空皆爲見欺與諸借優俳僞胎賦成不成胎卵未生也見形氣三種當以說文三種胎成也。刻鏤非真瓦器虛空皆爲見欺。與諸借優俳僞。

候小兒所戲弄之象皆爲僂笑僂僂作戲據何本此其大部也夢或甚顛而無占或甚微而有應何也。日本所謂之夢者困不了察之稱丁爲侯之假借說文云僂也僂不微也一切經音義而惜慎冒名也說文云僂不微也僂不微也僂

有不從況於忘忽雜夢忘忽若說老子云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爲忽忘淮南子原道訓云驚慌恐謂之驚無之象也禮記祭義云雖乎芒芴之問恍惚荒荒芒芒忘義並通亦可必乎惟其時有精誠之所感感神靈之所告者占氏春秋精義

夢非妄而已也必有事故焉小人之異夢非榮榮而已也時有祈祥焉祈作真是以武丁夢獲聖而得傳說楚二世夢白虎而滅其封滅字存說據何本補事見夫奇異之夢多有故而少無爲者矣今一

疑之夢或屢變化百物代至而其主不能究道之故古者有不占也此非占之罪也乃夢者過也或言夢審矣而說者不能連類傳觀故其善善惡有不驗也此非占之問乃說之過也是故占夢之難者讀其書

爲難也案春秋左傳下占夢者曰請及其書漢書藝文志雜占類黃帝長柳占夢十一卷下德長柳占夢二十卷隋書經籍志五行類京房占夢書三卷。夫占夢必讀其變故審其徵候內考情

意外考王相即與吉凶之符善惡之效庶可見也且凡人道見瑞而修德者福必成見瑞而縱恣者禍轉爲禍見妖而驕侮者禍必成見妖而戒懼者禍轉爲福呂氏春秋制樂篇滿曰吾聞祥者福之先者也見祥而爲不

於明堂並拜吉夢修省戒懼聞喜若憂故能成吉以有天下御覽八十四引帝王世紀云文王自商至程大如夢

成心以及人之吉凶相之氣色無間善惡常恐懼修省以德迎之易覽吳曰君子以恐懼修省淮南子經稱訓吉凶史籀合國賀夢開愛而喜故能成凶以滅其封易曰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繫辭凡有異夢

逢吉 漢洪範云子天祿永終

釋難第二十九

庚子 王先生云庚子庚子之說庚字也問於潛夫曰堯舜道德不可兩美實若韓子戈伐之說邪

性害是戈伐 爲賊伐爲禁也其不俱盛因其術也夫堯舜之相於

之則次之 賈次之於諸侯舍之則小君亦知之於諸侯侯之諸侯相於天子於二王後

使相相問之禮易林象之與志解堯舜王母相於與善俱來使我安居

也 堯舜何如弗得俱盛堯舜何如不得俱賢哉 且夫堯舜之德 猶偶獨之施明於幽室

也 禮記仲尼燕居云譬如北辰 前燭即燭照之矣後燭入而益明此非前燭味而後燭彰也

大光 二帝相德而致太平之功也 德何本作得 德得古字通 漢書王莽傳 聖主得賢臣頌云

侯明主以 是故大鵬之動非一羽之輕也 莊子逍遙遊篇云 鷦鷯之翼不若垂天之雲

經 驥驥之速非一足之力也 衆良相德 與得 而積施乎無極也 堯舜兩美 蓋其則也

得並之勢 而論其本性之仁與賊 不亦失是譬喻之意乎 潛夫曰 夫譬喻也者 生於直告之不明

之然否以彰之 說之術 分別以喻之 譬稱以明之 淮南子要略云 假象取類以相譬喻

以其真也 今子舉其實文之性以喻 而欲使鄙也釋其文 鄙也惑焉 且吾聞 問陰對陽 謂之強說

東 謂之強難 子若欲自必以則昨反思 然後求無苟自強 庚子曰 周公管蔡之惡 以相武庚

文 必以下 文在說 庚子曰 周公管蔡之惡 以相武庚

二人相射子武庚 使肆厥毒 從而誅之 何不仁也 若其不知 何不聖也 二者之過 必處一焉

潛夫論 卷七 一九一

潛夫曰 書二子挾庚子父以叛 王先生云 庚子父當是武庚 庚子父是武庚之子 是武庚之儲而儲者 繼培按 管蔡世家云 管

蔡挾 然未知其類之與抑抑相反 且天知桀惡而帝之夏 又知紂惡而王之殷 使虐二國 殘賊下

民 多縱厥毒 滅其身 滅上脫一字 韓詩外傳十公子晏子曰 昔者桀殘賊海內 賦斂無度 萬民甚苦 是故湯誅之 爲天下戮笑 白

而勿哀 今管蔡之與周公也 有兄弟之親 有骨肉之恩 漢書五行志 董仲舒云 多兄弟親戚骨肉之連 不量能而使之 不堪命而任之

故曰異於桀紂 之與天也 潛夫曰 皇天無親 惟德是親 帝王繼體之君 父事天 王者爲子 故父事

天也 漢書郊祀志 王莽奏言 王者父事天 故稱天子曰 皇天無親 惟德是親 帝王繼體之君 父事天 王者爲子 故父事

無偏無頗 親疎同也 大義滅親 尊王之義也 立弊之天爲周公之德因斯也 文有 過此而往

者 未之或知 秦子問於潛夫曰 耕種生之本也 學問業之本也 老聃有言 大丈夫處其實 不居

其華 而孔子曰 耕也 屨在其中 學也 敝在其中 語 政問 政 今使舉世之人 釋耨耒而相相羣於學 何

如 潛夫曰 善哉 問 君子勞心 小人勞力 故孔子所稱 謂君子爾 今以目所見 耕食之本也 以心

原道 即 學又耕之本也 易曰 立天之道 曰陰與陽 立地之道 曰柔與剛 立人之道 曰仁與義 天

反德者爲災 此語上下有脫誤 當設爲問辭 下力養之 宜十五年左傳云 天反 潛夫曰 嗚呼 而未之察乎 吾語子 夫君

子也者 其賢宜君國而德宜子民也 宜處此位者 惟仁義人 故有仁義者 謂之君子 昔荀卿有言

夫仁也者 愛人 故不忍危也 義也者 聚人 故不忍亂也 荀子論兵篇 作彼仁者 愛人 故惡人之

故 君子夙夜箴規 塞壅匪懈者 易卷六三 王臣蹇蹇 詩 羔民云 髮君之危亡 荒民散 將以危亡 哀民之亂離也 詩四

故 故賢人君子 推其仁義之心 愛之 之君 猶父母也 愛居世之民 猶子弟也 父母將臨顛隕之患 子

弟將有陷溺之禍者 孟子云 陷 豈能墨乎哉 墨不應出 豈能墨乎哉 墨不應出 豈能墨乎哉 墨不應出 豈能墨乎哉

潛夫論 卷七 一九三

必有養也。次五有德人。呂氏春秋論大篇云天下大亂無有安國一國盡亂無有安室一家皆亂無有安身亦見務大篇詩云莫肯念亂

誰無父母。詩言將皆爲害然有親者髮將深也是故賢人君子既憂民亦爲身作。夫蓋滿於上沽溲在

下棟折榑崩懼有厥患。魯語叔孫穆子曰大棟折而榑崩懼有厥患故大屋移傾。說文云移落也則下之人不待告令各爭其柱

之。其當作共柱謂榑柱之太玄經上云七升於榑榑柱之材或云其當爲榑榑之誤也亦作柱柱後漢書榑

且自爲也。易曰王明並受其福。三是以次室倚立而嘆。亦見列女傳。揚幡作持機按漢書趙主成舉太學下曰

陳有次室字劉昭注地通記曰故魯次室列女。楚女揭幡而激王。欲效趙司隸者會此下後漢書趙主成舉太學下曰

潛夫論卷第八

交際第三十

語曰人惟舊器惟新。書盤庚云人惟求舊器惟求新昆弟世疎朋友世親。新親顯廿六年左傳云伍舉每陳將遂奔晉管

新地地共謀。此交際之理人之情也。今則不然多思遠而忘近。鬼谷子內經云日進前而不御遠開聲而相思昔故而向新。列女傳

妻不好新而戀故無恩。御覽四百九十五引東觀漢記云陳忠上疏稱謂日進新千里遠故不出門。或歷載而益疎或中路而相捐。倍先聖之典戒。情當作倍負久要

之。斯何故哉。退而省之。亦可知也。勢有常趣理有固然。論語云退而省其私

富貴則人爭附之。此勢之常趣也。貧賤則人爭去之。此理之固然也。齊策說拾子曰理之固然者

俗通劉通篇作富貴則人爭附之貧賤則人爭去之。此物之必至而理之固然也。夫與富貴交者上有稱譽之用。舉古作譽與貧賤交者

有司動矣武公孫五相稱譽楚辭九辨世雷同而炫耀兮王逸注俗人慕聲相稱譽也皆共道

大有賑。貨之費小有假借之相。今使官人。真三年左傳云官人賑給賈人荀子廣見國圖士大夫益爵官人益秩

之官也。此則以爲。雖兼築路之惡。榮顯見備苟結驕而過士。史記仲尼弟子傳云子貢相衛而結驕士猶以爲

焉。況其實有益者乎。使處子。處子即處士後漢書逸民傳序云處子耿介與相稱等列雖苞顏閣之賢。漢書儒林傳各水

富貴易得宜。貧賤難得適。得宜意林作爲客御客作交政宜適義同呂氏春秋適威篇好服謂之吝。惡衣謂之困

厄。論語云士志於道而恥盛衣徐行謂之飢。疾行謂之逃。責。孟子云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悛謂之倨

謙以爲不肖。抗揚以爲不德。意林云此處子之稱。謙。謙謙爲謙釋名釋言謙貧賤之苦。賤也。意林云

之位。懷北門之股。見內譎於妻子。詩北門云憂心殷殷又云至人交備譎我譎與譎同外蒙護於士夫。謂士大夫嘉會不從禮

餓御不逮衆。詩六月云飲御諸友毛傳御也貨財不足以合好。白虎通文質篇云朋友之際五常之道有通財之義

情好曠而不接。則人無故自廢疎矣。漸疎則賤者逾自嫌而日引。貴人逾務慕而忘之。漢書高后紀四年詔云

而介推所以赴深山也。論語云君子避居下流夫交利相親。交害相疎。是故長誓而廢。長誓有數字必無用者也

自覺心之親之口之譽之也。史記實錄云無利生疎。積疎生憎。積憎生非。非生惡。情苟惡之。則不自

覺心之外之口之毀之也。是故富貴雖新。其勢日親。貧賤雖舊。其勢日疎。荀子說不忠物不誠也。此處子所以不能與官人說也。世主不察朋友之所生。而苟信貴臣之言。此繁

勢利不保乎不肖與仁賢也。

士所以獨隱翳... 而致雄所以黨飛揚也。三略云：...

昔魏其之客... 流於武安，長平之吏，移於冠軍。

則又況乎生貨賤者哉... 惟有古烈之風，志義之士。

心如結兮... 故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論語云：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論語云：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論語云：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論語云：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論語云：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論語云：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論語云：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論語云：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論語云：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論語云：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論語云：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論語云：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論語云：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論語云：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論語云：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論語云：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人必知也... 禮也，人必知也。

愛樂之際... 禮也，人必知也。

相背也... 禮也，人必知也。

當其歡也... 禮也，人必知也。

未必不可輕... 禮也，人必知也。

萬鍾... 禮也，人必知也。

故曰... 禮也，人必知也。

鴻鵠高飛... 禮也，人必知也。

通于遠萬... 禮也，人必知也。

鴻鵠高飛... 禮也，人必知也。

鴻鵠高飛... 禮也，人必知也。

鴻鵠高飛... 禮也，人必知也。

鴻鵠高飛... 禮也，人必知也。

鴻鵠高飛... 禮也，人必知也。

鴻鵠高飛... 禮也，人必知也。

鴻鵠高飛... 禮也，人必知也。

鴻鵠高飛... 禮也，人必知也。

鴻鵠高飛... 禮也，人必知也。

鴻鵠高飛... 禮也，人必知也。

鴻鵠高飛... 禮也，人必知也。

南子卷族。由斯觀諸士之志量固難測度。禮記禮運云人欲其心不可測度也。凡百君子。未可以富貴駭行賤。謂貧賤之必

我屈也。史記魏世家云魏文侯子擊逢文侯之師田子方於朝。引車下馬。田子方不為禮。子擊因問曰富貴者誰人乎。且貧賤者

曰守。夫恕者仁之本也。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孔子曰恕則仁也家語顏回篇曰一言而有益於仁。平者義之本也。管子

四行無一。是謂小人。所謂恕者君子之人論彼恕於我。王先生云彼動作消息於心。易贊象曰與時消息王先

之所無。不以責下。我之所有。不以讓彼。淮南子主術訓云有語已不。咸已之好敬也。故接士以禮。咸已之好愛

也。故遇人有恩。孟子云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善人之發我也。故先勞人。

我愛也。富貴則是我之不愛人也。行己若此。論語云其。已無禮而責人敬。已無恩而責人愛。貧賤則非人初不

於效驗。非因參驗而善言辭。魏文侯曰求其好掩人之美而掩人之醜者而後譽之。不隨俗而雷同。不逐聲而寄論

友。王侍郎云。得則譽之。哀廿四年左傳云公如得。怨則謗之。平議無厚的。說文云訂平議也。後漢書樊豐後傳

均按說文云射集也。謂若準集射準的也。一切。讓譽無效驗。苟阿貴以比黨。管子金鑿云阿貴比黨。謂記儲

以擊吹。華注見寶鑑。事實富如奴僕。史記貨殖傳云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視貧賤如儲客。以供費用。韓非子外儲說

夫。大字疑射。上云外家。見賤如貴。視少如長。其禮先入。其言後出。逸周書官人解云其。恩意無不答。禮敬無不報。

位安其卑。養其其薄。淮南子卷族訓云民交讓爭處。凡品則不然。內慢易於妻子。外輕侮於知友。

之。如是而自謂賢能智慧。為行如此。難以稱忠矣。所謂守者心也。有度之士。情意精專。心思獨觀。不惑

於衆多之口。史記留侯世家上梁孝王書云感於心。合於行。親於操。聰明懸絕。秉心寒淵。方中。獨立不懼。逐世無聞。

內無持操。淮南子人問訓云。懷金石之心。後漢書王常。志輕四海。故守其心而成其信。凡器則不然。器當依上

其行。詩張云。求操如此。難以稱信矣。夫是四行者。其輕如毛。其重如山。詩張云。德輕如毛。楚策云。國

其行。詩張云。求操如此。難以稱信矣。夫是四行者。其輕如毛。其重如山。詩張云。德輕如毛。楚策云。國













自夏以上祀之周之與也... 昭廿九年左傳云... 御覽八十四引詩含神務云...

魯衛毛彫邵萊... 魯作自... 魯國名記後紀王作主... 皆姬姓也...

滑鎬宮密榮丹郭... 傳五年左傳云... 楊逢管唐韓楊... 在樹上上文楊字蓋即楊之...

合婚生伊堯... 初學記九引詩含神務云... 慶都與赤龍合婚... 按維繫帝堯傳云...

其眉八彩... 御覽引春秋元命苞云... 禮記禮記云... 禮記禮記云...

文命成禹... 戎禹作我... 戎禹氏萬生戎地... 戎禹氏萬生戎地...

禮考 卷八 二二二

後嗣攝登... 御覽八十一引詩含神務云... 攝登見大虹... 其目重瞳...

金行... 漢書律歷志云... 土生金... 其立也... 鳳皇適至...

者也... 青鳥氏司啓者也... 丹鳥氏司閉者也... 視鳩氏司徒也...

鳩鳩氏司事也... 五鳩鳩氏者也... 五雉爲五工正... 利器用夷民者也...

芒... 該爲尊收... 修及熙爲玄冥... 恪恭厥業... 世不失職...

文命成禹... 戎禹氏萬生戎地... 戎禹氏萬生戎地... 戎禹氏萬生戎地...



足用傷爾交修余無棄故能中興稱號高宗武丁以下見楚語及帝辛而亡天下謂之紂史記三代世表武王封微子於宋禮記祭法云投殷之後於宋鄭注投舉後之辭也時武王封子武庚於宋後微子也後周公更封而大封箕子於朝鮮史記宋世家子姓分氏殷時來宋切齒空同北段皆湯後也史記殷本紀論云箕子姓其後分封以國爲姓有殷氏姓無雜氏北殷氏作魯氏又有時氏魯氏黎氏按雜氏即黎氏之說此文又誤魯爲勃誤魯爲段同稱古字通魯氏隱元年左傳城引世本作比載

### 潛夫論卷第九

#### 志氏姓第三十五

昔者聖王觀象於乾坤考度於神明探命歷之去就省羣臣之德業而賜姓命氏因彰德功白虎通姓名篇所以有氏者何所以貴功德健力或氏其官或氏其事聞其氏即可知其德所以勉人爲善也傳稱民氏之微官百王公之子弟千世能聽其官者而物賜之姓是謂百姓姓有微品傳稱以下見楚語子於王謂之千品弟下千字世字並衍皆堯賜契姓子賜乘姓姬賜禹姓姁氏曰有夏伯夷爲姜氏曰有呂傳脫子賜乘姓四字據天中記廿四補禮記大傳疏引鄭康成說五經異義云堯賜伯夷姓曰姜賜禹姓曰姁賜契姓曰子賜微姓曰姬著在書傳周語太子晉云禹賜姓曰姁氏曰有夏四姓賜姓曰姜氏曰有呂三代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隱八年後世微末因是以爲姓則不能改也故或傳木姓或氏號邑

或氏於國傳作爵今移正或氏於爵或氏於官或氏於字或氏於事或氏於居以上二十字皆脫按御覽三百六十二引風俗通氏姓篇或氏於志若夫五帝三王之世所謂號也文武昭景成宣戴桓所謂諡也齊魯吳楚秦晉燕趙所

謂國也王氏侯氏王孫公孫所謂爵也司馬司徒中行見下書公族注下軍元初姓爲云左傳晉驪穀爲下軍大夫于孫氏二年傳驪穀將下軍成二年傳驪穀將下軍疑孫所謂官也伯有孟孫子服叔子見下所謂字也巫氏匠氏陶氏風俗通作巫下卜所謂事也東門西門意林作西門通志氏族略五郭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證四南宮東郭意林廣韻通鑑注居也三鳥氏族略三引風俗通云有三鳥大夫因氏焉漢有三鳥氏族略三云晉公于重耳封舅犯於青牛五鹿氏族略四云魏初山東人也按王氏著書在初平前是有此姓矣白馬氏族略四引風俗通云徵志意林作地按風俗出屬而不可勝紀也出當作此漢書王莽傳云如此屬不可勝紀淮南子汜論調衡侯滅邢昭公娶同姓言皆同祖也亦云凡此之屬皆不可勝紀於齊策竹簡而藏於官府者也衡侯滅邢昭公娶同姓言皆同祖也衡侯滅邢昭公娶同姓言皆同祖也

春秋傳廿五年齊侯滅邢左傳云同姓也故名宣十二年孟平左傳云昭公娶於吳故不書姓衡侯滅邢昭公娶同姓言皆同祖也近古以來則不然古之賜姓大譜可用其餘則難周室衰微吳楚僭號下歷七國咸各稱王淮南子覽冥訓云曠世之時七國與族高誘注姓雖雜而國自有之千八百國該官萬數故元不可同也及孫氏者或王孫之班也或諸孫之班也班故有脫同祖而異姓有同姓而異祖亦有雜錯漢書地理志云五變而相入或從母姓漢書夏侯嬰傳云初嬰爲陳令舉車故號陳公及曾孫顯向主主顯外家性顯孫公主故陳公子孫更爲孫氏或避怨讎吳張良之類夫吹律定姓惟

聖能之白虎通姓名篇云古者聖人吹律定姓以配其族今民散久論鮮克達音律天主尊正其祖天主疑人生之說毛詩序云生民尊且略紀顯者以待士合揖揖士高作三合即參合韓非子主道篇云以委合顯焉史記倉公傳云參合於人後漢書文苑漢書地理志云五

且目爲東蒙主論魯僖公母成風蓋須胸之女也左季氏欲伐顛臾而孔子諫之論炎帝苗裔四嶽伯夷爲堯典禮堯禮折民惟刑堯禮以封申呂史記齊太公世家云其先祖得爲四嶽在萬平水土其有功屢屢之際封於高或封於申也按甫與呂通甫呂別字統禮記並引作用詩豈高毛傳堯之時姜氏爲四伯家四嶽之祖述諸侯之職於周則有甫有申有許利史記周本紀亦云甫侯官於王作修刑辟寄生尚寄上疑脫字齊世家云夏商之時申呂成爲文王師世家云西伯伯遇太公克股而封之齊世家云武王已平商而王或封許向或封於紀或封於申水經注廿三陰澗水篇引世本申脫城在南

陽宛北序山之下... 故詩云...

城... 許在頰川... 郡... 故詩云...

伯父... 郡... 故詩云...

州薄甘... 郡... 故詩云...

及齊之國... 郡... 故詩云...

東郭... 郡... 故詩云...

子... 郡... 故詩云...

子... 郡... 故詩云...

子... 郡... 故詩云...

公族... 郡... 故詩云...

公族... 郡... 故詩云...

公族... 郡... 故詩云...

公族... 郡... 故詩云...

公族... 郡... 故詩云...

公族... 郡... 故詩云...

公族... 郡... 故詩云...

公族... 郡... 故詩云...

公族... 郡... 故詩云...

公族... 郡... 故詩云...

公族... 郡... 故詩云...

名... 郡... 故詩云...

名... 郡... 故詩云...

名... 郡... 故詩云...

名... 郡... 故詩云...

名... 郡... 故詩云...

名... 郡... 故詩云...

名... 郡... 故詩云...

名... 郡... 故詩云...

名... 郡... 故詩云...

名... 郡... 故詩云...

名... 郡... 故詩云...

名... 郡... 故詩云...

名... 郡... 故詩云...

名... 郡... 故詩云...

名... 郡... 故詩云...

名... 郡... 故詩云...

名... 郡... 故詩云...

名... 郡... 故詩云...

名... 郡... 故詩云...

名... 郡... 故詩云...

舊姓彭祖家章諸積，則商滅之。彭姓，舊作威。姜姓，舊作威。周滅之。彭姓，舊作威。姜姓，舊作威。周滅之。  
 即下詔大書。有姜姓者，曾父會之。姪姓之後，封於鄆會路偏陽。鄆語，鄆作仰。仰作鄆。鄆取仰任爲妻。曾父會之。  
 愛，幾鳳簡能，是用亡邦。周語云，簡能之會，在河伊之間。其君驕貪當儉，儉得損祿，羣臣卑讓，上下不臨。詩人愛之，故作姜衰，閱其痛悼也。匪風，冀君先教也。會仲不悟，重氏伐之，上下不能相使，禁罰不行，遂以見亡。

伐滅路。宜十五年左傳，路今作路，成公作路。公作路，又云路。曹姓封於邾。邾語云，曹姓邾葛。我伯，路殺我同。宜十八年傳云，凡自魯其君曰武。  
 路子嬰兒，娶晉成公姊爲夫人。鄆語云，晉伯宗怒，遂伐滅路。我伯，路殺我同。宜十八年傳云，凡自魯其君曰武。邾語云，曹姓邾葛。

年左傳杜注，魯今魯國，鄭也。史記世家，陸終生子六人，五曰曹，其集解引世本云，曹姓，魯也。  
 莊五年左傳，疏引杜注，世族譜云，小邾，邾侯之後也。夷子，六人，五曰曹，其集解引世本云，曹姓，魯也。  
 莊五年左傳，疏引杜注，世族譜云，小邾，邾侯之後也。夷子，六人，五曰曹，其集解引世本云，曹姓，魯也。

伯翳，熊楚伐，滅之。位昔六年左傳。滅于當脫之字。公族有楚季氏。下云，楚季者，王子放之曾孫。元和姓。列宗氏，閻強氏。氏略五引世本云。若放生，則強氏。伯翳，熊楚伐，滅之。  
 伯翳，熊楚伐，滅之。位昔六年左傳。滅于當脫之字。公族有楚季氏。下云，楚季者，王子放之曾孫。元和姓。列宗氏，閻強氏。氏略五引世本云。若放生，則強氏。伯翳，熊楚伐，滅之。

氏，十二年左傳，沈滅氏，除推氏，公建氏。公建氏，公建是子，元和姓纂有子建氏。楚季王太子。子建之後，按大子建見昭十九年左傳。子南氏，氏族略三云，楚莊王之公子。子南氏，後爲子南氏。按公。  
 子南氏，後爲子南氏。按公。子南氏，後爲子南氏。按公。子南氏，後爲子南氏。按公。

皆羊姓也。楚季者，王子放之曾孫也。冒生爲章者，王子無鈞也。冒，左傳作薊。薊，舊作鈞。元和姓。子無鈞也。楚季者，王子放之曾孫也。冒生爲章者，王子無鈞也。

又氏文氏。文十年左傳文之無氏。初封有蘇氏，以坦己女而亡股。文有股。昔語史記曰，股辛有蘇氏，以坦己女而亡股。坦己有蘇，於是乎與股比，而亡股。股，昭十九年傳，陳之。其後洛邑有蘇秦。史記云，蘇秦，東周辯人。蘇。高陽。其後有蘇陶。

伯翳，熊楚伐，滅之。位昔六年左傳。滅于當脫之字。公族有楚季氏。下云，楚季者，王子放之曾孫。元和姓。列宗氏，閻強氏。氏略五引世本云。若放生，則強氏。伯翳，熊楚伐，滅之。

爲氏。其後失守，至於趙夙。仕晉卿大夫。十一世而爲列侯。五世而爲武靈王。五世亡趙。以上本趙世家漢書地理志云，自趙以後九世。禮志云，自趙以後九世。





以為之行詐... 敬仲之支... 有皮氏、占氏...

武王封之於宋... 今之離陽是也... 宋孔氏...

元和他姓... 韓獻氏... 韓氏... 韓氏...

艾歲氏、鳩夷氏... 中野氏、趙椒氏... 完氏、懷氏、不第氏...

引世本云... 司城氏... 近氏、止氏、朝氏、牧氏...

夫氏、王... 宣氏、微氏、鄭氏... 目夷氏...

夫氏、王... 宣氏、微氏、鄭氏... 目夷氏...

夫氏、王... 宣氏、微氏、鄭氏... 目夷氏...

夫氏、王... 宣氏、微氏、鄭氏... 目夷氏...

夫氏、王... 宣氏、微氏、鄭氏... 目夷氏...

夫氏、王... 宣氏、微氏、鄭氏... 目夷氏...

夫氏、王... 宣氏、微氏、鄭氏... 目夷氏...

夫氏、王... 宣氏、微氏、鄭氏... 目夷氏...

夫氏、王... 宣氏、微氏、鄭氏... 目夷氏...

夫氏、王... 宣氏、微氏、鄭氏... 目夷氏...

夫氏、王... 宣氏、微氏、鄭氏... 目夷氏...

夫氏、王... 宣氏、微氏、鄭氏... 目夷氏...

夫氏、王... 宣氏、微氏、鄭氏... 目夷氏...

夫氏、王... 宣氏、微氏、鄭氏... 目夷氏...

夫氏、王... 宣氏、微氏、鄭氏... 目夷氏...

邊氏... 宋平公... 宋平公... 宋平公...

正考父生孔父嘉... 孔父嘉生子木金父... 木金父降為士...

鄒叔紇生子孔子... 周靈王之太子晉... 幼有成德...

行年十五... 而譽弗能與言... 君請事之...

吾聞太師能知人年之長短... 師曠對曰...

將上資於帝... 女慎無言... 殃將及女...

自知去期... 故傳稱王子喬仙... 孔子聞之...

家於平陽... 因氏王氏... 禮記禮弓...

魯之公族有嬌氏... 禮記禮弓... 季武子...

魯之公族有嬌氏... 禮記禮弓... 季武子...

魯之公族有嬌氏... 禮記禮弓... 季武子...

魯之公族有嬌氏... 禮記禮弓... 季武子...

魯之公族有嬌氏... 禮記禮弓... 季武子...

魯之公族有嬌氏... 禮記禮弓... 季武子...

魯之公族有嬌氏... 禮記禮弓... 季武子...

魯之公族有嬌氏... 禮記禮弓... 季武子...

魯之公族有嬌氏... 禮記禮弓... 季武子...

魯之公族有嬌氏... 禮記禮弓... 季武子...

魯之公族有嬌氏... 禮記禮弓... 季武子...

魯之公族有嬌氏... 禮記禮弓... 季武子...





後世將中軍故氏中行... 文十三年左傳中行桓子杜注而林父也傳二十八八年始將中行... 故以爲氏史記趙世家宋引世本云晉大夫通致生伯林父... 伯林父食采於... 伯林父食采於... 伯林父食采於...

張白茂矣... 伯慶實司典籍故姓籍氏辛有二子董之故氏董氏... 伯慶實司典籍故姓籍氏辛有二子董之故氏董氏... 伯慶實司典籍故姓籍氏辛有二子董之故氏董氏...

梁人丞相張蒼陽武人也... 並見東陽侯張相如... 梁人丞相張蒼陽武人也... 並見東陽侯張相如... 梁人丞相張蒼陽武人也...

爲車騎將軍封富平侯... 敦仁儉約於途權... 爲車騎將軍封富平侯... 敦仁儉約於途權... 爲車騎將軍封富平侯...

莽亂不絕... 後漢書前傳... 莽亂不絕... 後漢書前傳... 莽亂不絕...

大司空子董亦爲... 前亦有丞相張禹... 大司空子董亦爲... 前亦有丞相張禹... 大司空子董亦爲...

參會六院奏高國... 僅姓舒庸舒舒舒舒舒... 參會六院奏高國... 僅姓舒庸舒舒舒舒舒... 參會六院奏高國...

九年傳... 歸姓胡有何... 九年傳... 歸姓胡有何... 九年傳...

有疏氏胡氏... 御姓著潘湯... 有疏氏胡氏... 御姓著潘湯... 有疏氏胡氏...

二年設漢備潘注... 此皆大吉之姓... 二年設漢備潘注... 此皆大吉之姓... 二年設漢備潘注...

爲著姓昔仲山甫亦姓樊... 後漢書漢高祖... 爲著姓昔仲山甫亦姓樊... 後漢書漢高祖... 爲著姓昔仲山甫亦姓樊...

春秋時楚文王滅鄧... 至漢有鄧通... 春秋時楚文王滅鄧... 至漢有鄧通... 春秋時楚文王滅鄧...

元功封高密侯... 孫太后口... 元功封高密侯... 孫太后口... 元功封高密侯...

破壤鄧氏天下痛之... 魯昭公母家姓歸氏... 破壤鄧氏天下痛之... 魯昭公母家姓歸氏... 破壤鄧氏天下痛之...

杜繁云潘注... 漢與相國蕭何封鄧侯... 杜繁云潘注... 漢與相國蕭何封鄧侯... 杜繁云潘注...

史大夫有繁廷壽... 南郡襄陽人也... 史大夫有繁廷壽... 南郡襄陽人也... 史大夫有繁廷壽...

陵新豐繁其後也... 周氏邵氏畢氏... 陵新豐繁其後也... 周氏邵氏畢氏... 陵新豐繁其後也...

以爲王吏故世有周公... 故世有周公召公不絕也... 以爲王吏故世有周公... 故世有周公召公不絕也... 以爲王吏故世有周公...



先聖遺業，莫大教訓，博學多識，疑則思問。論語凡經者已注，本篇者此不重出。智明所成，德義所建，夫子好學，誨人不倦，故

彼讀書第一。

凡士之學，貴本賤末，大人不華，君子務實。文五年左傳云：華而不實，不實之謂也。禮雖媒紹，士為紹報，必載於贊。孟子云：出也必收，入也必贊。

時俗趨末，懼毀術。句脫一字，程故彼務本第二。

人皆智德，苦為利昏。史記平原君傳云：謀語曰：利令智昏，說苑黃龍篇云：凡人皆智德，苦為利昏。行汗求榮。漢書元王傳：劉向封事云：行汗而求治，身私而託公。戴盆

望天。漢書司馬遷傳：答任安書云：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將修德行，必慎其原，故彼過利第三。

世不識論，以士卒化。字誤，王待郎云：卒化當作族化，論榮篇云：今觀俗士之論，傷俗陵遲。遂遠聖述。述字故彼論榮第四。

惟賢所苦。方言云：惟，察也。察妒所患，皆嫉過已，以為深惡。蘇秦云：我有深惡，惟賢所苦。或因類聲之類，不能無考，明月之珠，不能無類。

難第五。

原明所起，述暗所生，距諫所敗。史記殷本紀云：知是禍亂所成，當塗之人，咸欲專君。治要載申子大體篇云：一臣

下云：臣專其君，謂之不忠。蔽賢士，以擅主權。管子明法篇云：臣有擅主者，則故彼明暗第六。

上覽先王，所以致太平。太子府本篇教平凡四見，法言見篇云：因秦之法，而行之，亦可以致太平。漢書王莽傳：輔翼於帝，期

寬政平也。馬融傳：成文致平於仁義之淵，中論：審大臣。考績黜陟，著在五經，罰賞之實，不以虛名，明像德音。像，擬也。

四年左傳云：先王務修德音，焉問揚庭。易大，揚故彼考績第七。

人君選士，咸求賢能，羣臣司貢，薦進下材。史記伍員傳云：即有秀才異等，羣以名聞，其不事學者，下材及不能通一藝，羣能之，漢書王嘉傳云：下材傾危內情。情是格克。詩：今

作何官能，治買藥得，庸庸之徒，難以為醫，故彼思賢第八。

原本天人，參連相因。春秋繁露王道通三篇云：古之近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畫者，天地與人。致和平機。毛詩：茶葉序

人樂有子矣，鄭箋：天下和政，致平也。史記：述作。在於君奉法選賢，國自我身。淮南子：奉法選賢，國自我身。茲門竊位。注：見賢將誰

督察，故彼本政第九。

覽觀古今，爰覽書傳。漢書成帝紀贊云：博覽古今，吳桂諸侯王表序云：書傳君皆欲治，臣佞樂亂，忠佞漸消。漢書：董仲舒

各以類進，當苦不明，而信姦論。漢書京房傳云：房嘗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故彼潛欺

第十。

夫位以德興，德貴忠立，社稷所賴，安危是繫，非夫謙直貞亮，仁慈和，事君如天。文十八年左傳

視民如子。注：見後則莫保爵位而全令名，故彼忠貴第十一。

先王理財，禁民為非。易：禁民為非。洪範：憂民。漢書：食貨志云：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二者生民之本。詩：刺末貧。詩：刺末貧。

積微傷行，懷安敗名。禮記：三年左傳云：懷安，積微傷行。明莫恣欲，明莫恣欲。明莫恣欲。

善不從，微安召辱，終必有凶，故彼慎微第十三。

明主思良，勞精賢知。漢書：匡衡傳云：勞精，勞心以求賢為務。百察阿黨。禮記：月令云：百察阿黨。不毀真偽，苟崇虛

譽，以相誑譎，居官任職，賦任職官，無以論人，則無功效。漢書：朱博傳云：分職授政，以考功效。故彼實第

十四。

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先王之制，皆足代耕，增爵損祿，必程以傾。逸周書：史記解云：昔有聖程氏，損祿增爵，羣

俸，乃可致平，故彼班祿第十五。

君憂臣勞，越語：范蠡曰：為人君者，君憂臣勞，古今通義。漢書：董仲舒傳云：天地上思致平，下宜竭忠。漢書：董仲舒傳云：天地

君憂臣勞，越語：范蠡曰：為人君者，君憂臣勞，古今通義。漢書：董仲舒傳云：天地上思致平，下宜竭忠。漢書：董仲舒傳云：天地

士成痛數教，姦究繁興，但以救故，乃敘述救第十六。前後文俱云救故，此作乃敘文與上相連。

先王御世，兼秉威德，實有建侯，罰有刑濫，賞重禁嚴。二字臣乃敬職，將修太平，必循此法。舊作作，按考茲篇云世主不循考功而

思太平，故敘三式第十七。

民爲國基，穀爲民命。管子山權數篇云穀者，民之司命也。初學記廿七引范子計然云五穀者，萬民之命，國之重寶。日力不暇，穀何由盛，公卿師尹，辛勞百姓。詩節南山

輕奪民時，誠可愜諍，故敘愛日第十八。

觀吏所治，闕訟居多，原禍所起，詐欺所爲，將絕其末，必塞其原，民無欺詒，世乃平安。論衡宜漢篇云雖斷訟第十九。

五帝三王，優劣有情。白虎通禮記云後合天地者稱帝，仁義合者稱王，別優劣也。後漢書賈逵傳，肅宗元和二年詔云三五步驟，優劣殊軌，章懷引引孝經鈞命決云三皇步五帝，三皇步五帝，三皇步五帝。雖欲超皇，當先致

平。白虎通云，誠之爲皇者，煥煥人莫遠也。如一夫，據一士，以勞天下不爲皇也。不據匹夫匹婦，故爲皇。必世後仁，論仲尼之經，遺教姦牧，得不用刑，故敘裁制第二十。

聖王憂勤，毛詩魚麗序云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漢書司馬相如選練將帥，史記趙世家云選練將帥，傳云王者固未有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者也。授以鈇鉞，淮南子兵略訓云凡屬將軍受命，卜吉以受鈇鉞，若入關門而西，將入關門，趨至堂下，北面而立，主親捧鈇鉞，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持斧，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鈇與斧同。假以權貴，誠多蔽暗，不識

變勢，賞罰不明，安得不敗，故敘勸將第二十一。

蠻夷猾夏，志氏性，古今所患，堯舜憂民。孟子云聖人之憂民如此。皇陶御叛，御作術按，宣王中興，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毛詩序云，蓋民，尹吉甫美也。

南仲征邊，詩豳，今民日死，如何弗蕃，吾聞勝也，信而不爲，不判，舍諸邊，竟使輸藩，爲杜注使爲藩，屏之衝，藩與藩通。

救邊第二十二。

凡民之情，與君殊戾，不能遠慮，論語云人各取一制，各作作，按本篇云，苟挾私議，管子法法篇云，明君在上，爲國計，宜尋其言，以詰所謂，漢書賈誼傳云，誼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故敘邊議第二十三。

邊既遠門，王先生云，門，登關，繼塔，作關是也。本篇云，小民遠步，不能自達，關廷，後漢書仲其，太守擅權，臺閣不察，統傳，昌言法，誠篇云，光武皇帝，矯枉過直，政不下下，信其姦言，令壞今，郡縣，嚴民內邊，今又巨荒，慮必生心，王先生云，必疑疑之，三公車，事關，章，注，查，關，開，會，也。

救故實邊第二十四。

生心，故敘實邊第二十四。

潛夫論 卷十

二七五

天生神物，聖人則之。易繫辭著龜卜筮，以定嫌疑，禮記曲禮云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民決疑，定猶豫也。俗工淺源，莫盡其才，自大非賢，

何足信哉，故敘卜列第二十五。

易有史巫，詩有工祝，聖人先成，民後致力。桓六年左傳云，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光黎勸樂，王待耶云，孟子而民欲樂之，音真，故

引左氏昭九年注，謂管唐時本皆作勸樂，又引申庸子庶民則百姓勤，及漢書王莽傳注，以譏爲勸之誤，今按漢書不日成之神，鄭箋云，言說文王之德，勤其事，忘己勞也，補晉書，非勝毛傳云，言勤事樂功也，孔疏云，是其勤樂之甚也，勤事樂功，即解勸樂之夜，神

乃授福，桓六年左傳云，民孔子不祈，以明在德，即本篇子路請禱事也，禮記禮器云，君子曰，祭祖不祈，禱注，祈求也，祭而不爲求，福也，詩云，自求多福，福由已耳，在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之後，古本或有君子

子作孔，故敘坐列第二十六。

五行八卦，陰陽所生，稟氣醇厚，以著其形，論衡無形篇云，人稟氣於天，氣成而形立，天題厥象，詩麟之趾，疏引中候攝河記云，帝軒祖象，麒麟

之期，立將起之象，題象蓋用彼文，人實奉成，白虎通三正篇云，王弗修其行，福祿不臻，故敘相列第二十七。

詩稱吉夢，斯書傳亦多，觀察行事，占驗不虛，福從善來，禍由德備，爾雅釋詁，吉凶之應，與行相須，老子曰，人爲善者，天報以福，人爲不善者，天報以禍，新書大政上篇云，行之善也，祥以爲福，已矣，行之惡也，祥以爲罰，已矣，故受天之福者，天不功焉，被天之罰，則亦無怨天矣，行自爲取之也，故敘夢列第二十八。

論難橫發，令道不通，後進疑惑，不知所從，論語云，後進於禮樂，何足注，先進後進，謂士先聲也，漢書游俠傳云，爲後立，不知所從，則百姓亡所歸，手足，論語云，子豈好辯，孟將以明真，故敘釋難第二十九。

朋友之際，義存六紀，白虎通三綱六紀篇云，六紀者，謂，攝以威儀，詩既，講習王道，易象象曰，君子以朋友誼，漢書游俠傳，又法言君子篇序云，降周迄孔，成於王道，顏師古注，言自周，善其久要，貴賤不改，今民遷久，論語云，民散久矣，遷散同義，周語公以降，至於孔子，政教垂法，皆帝王之道，或云王當爲至，云，猶有改遷，憐憫而著在利，詳流

在裔，莫之能奉，上觀，故敘交際第三十。

君有美稱，臣有令名，二人同心，所願乃成，實權神術，勿示下情，勿作作，句，按韓非子二柄篇云，人主不推其情，不匿其

以偶榮，端而滑，御臣者也，主道篇云，君無見其所欲，君見其所欲，臣將自離，若無見其意，臣將自表異，皆勿示下情之義，治勢一定，終莫能傾，故敘明忠第三十一。

人天情通，氣感相和，善惡相徵，異端變化，淮南子參同訓云，聖人者，懷天心，靈能動化天下者也，故精誠感於內，形氣動於外，則景星見，黃龍下，祥風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涸，波連天，蓋物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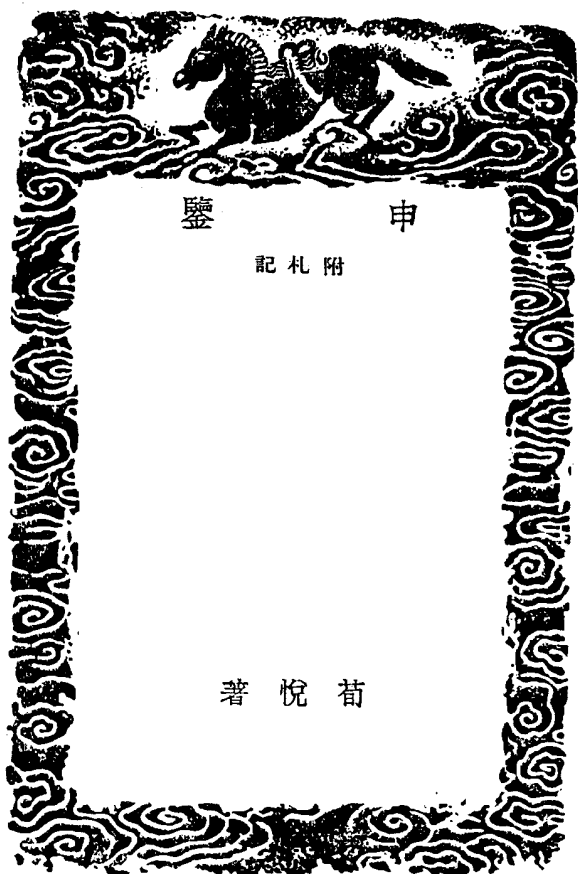
潛夫論 卷十

二七七

85







申鑒卷第一

漢荀悅著

政體第一 夫道之本仁義而已矣。五典以經之。琴籍以緯之。詠之歌之。舞之。前鑒既明。後仁申之。故古之聖王。其於仁義也。申重而已。篤序無疆。謂之中鑒。聖漢統天。惟宗時亮。其功格宇宙。粵有虎臣亂政。時亦惟完。圯漣茲洪。軌儀監于三代之典。王允迪威德。功業有尚。天道在爾。惟帝茂止。陟降厲止。萬國康止。允出茲。斯行遠矣。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陰陽以統其精氣。剛柔以品其。羣形仁義以經其事。業是為道也。故凡政之大經。法教而已矣。教者陽之化也。法者陰之符也。仁也者慈。此者也。義也者宜。此者也。禮也者履。此者也。信也者守。此者也。智也者知。此者也。是故好惡以章之。喜怒以激之。哀樂以恤之。若乃二端不愆。五德不離。六節不悖。則三才允序。五事交備。百工惟庶。庶績咸熙。天作道。皇作極。臣作輔。民作基。制度以綱之。事業以紀之。惟先詰王之政。一曰承天。二曰正身。三曰任賢。四曰恤民。五曰明制。六曰立業。承天惟允。正身惟常。任賢惟固。恤民惟勤。明制惟典。立業惟效。是謂政體也。致治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一曰偽。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偽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取制。四者不除。則政未由行矣。俗亂則道荒。雖天地不得保其性矣。法壞則世傾。雖人主不得守其度矣。軌越則禮亡。雖聖人不得全其道矣。制敗則欲肆。雖四表不能充其求矣。是謂四患。與廢桑以養其生。審好惡以正其俗。

申鑒卷一

申鑒卷一

三

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乘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民不畏死。不可懼以罪。民不樂生。不可勸以善。雖使尚布五教。答蘇作士。政不行焉。故在上者。先豐民財。以定其志。帝耕籍田。后桑蠶宮。國無遊民。野無荒業。財不虛用。力不妄加。以周民事。是謂養生。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應神明。正萬物。而成王治者。必本乎真實而已。故在上者。審則備道。以定好惡。善惡要於功罪。毀譽效於準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無或詐偽。以游衆心。故事無不覈。物無不切。善無不顯。惡無不彰。俗無不化。民無不歸。百姓上下。睹利害之存乎已也。故肅恭其心。慎脩其行。內不忒惑。外無異望。有罪惡者無倣倖。無罪過者不憂懼。請謁無所聽。財賂無所用。則民志平矣。是謂正俗。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朴。以加小人。治其刑也。君子不犯辱。況於刑乎。小人不忘刑。況於辱乎。若夫中人之倫。則刑禮兼焉。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草化。小人之情。緩則驕驕。則恣恣。則急急。則怨怨。則畔。危則謀亂。安則思欲。非威強無以懲之。故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以遏寇虐。安居則寄之內政。有事則用之軍旅。是謂乘威賞罰。政之柄也。明賞必罰。審信慎令。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徒慎其刑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為善。不縱下為惡。則國治矣。是謂統法。四患既弇。五政既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疎而不失。無為為之。使自施之。無事事之。使自交之。不肅而成。不嚴而治。垂拱揖讓。而海內平矣。是謂為政之方也。

惟曰六則。以立道經。一曰中。二曰和。三曰正。四曰公。五曰誠。六曰通。以天道作中。以地道作和。以仁德作正。以事物作公。以身極作誠。以變數作通。是謂道實。惟恤十難。以任賢能。一曰不知。二曰不進。三曰不任。四曰不終。五曰以小怨棄大德。六曰以小過黜大功。七曰以小失掩大美。八曰以奸許傷忠。九曰以邪說亂正度。十曰以讒嫉廢賢能。是謂十難。十難不除。則賢臣不用。用臣不賢。則國非其國也。惟察九風。以定國常。一曰治。二曰衰。三曰弱。四曰乖。五曰亂。六曰荒。七曰叛。八曰危。九曰亡。君臣親而有禮。百僚和而不同。讓而不爭。勤而不怨。無事惟職。是謂此治國之風也。禮俗不一。位職不重。小臣讒嫉。庶人作議。此衰國之風也。君好讓。臣好逸。士好遊。民好流。此弱國之風也。君臣爭明。朝廷爭功。士大夫爭名。庶人爭利。此乖國之風也。上多欲。下多端。法不定。政多門。此亂國之風也。以修為博。以仇為高。以濫為通。道禮謂之劭。守法謂之固。此荒國之風也。以奇為密。以割下為能。以附上為忠。此叛國之風也。上下相疏。內外相蒙。小臣爭寵。大臣爭權。此危國之風也。上不訪下。不諫。婦言用。私政行。此亡國之風也。故上必察乎國風也。惟慎庶獄。以昭人情。天地之大德曰生。萬物之大德曰死。死者不可以生。刑者不可以復。故先王之刑也。官師以成之。棘槐以斷之。情訊以寬之。朝市以共之。矜哀以恤之。刑斯斷。樂不舉。慎之至也。刑哉。刑哉。其慎矣夫。惟稽五教。以綏民中。一曰原心。二曰明德。三曰勸功。四曰變化。五曰權計。凡先王之攸教。必是族也。非是族焉。刑茲無赦。天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脩令。夜以安身。上有師傅。下有議臣。大則講業。小則咨詢。不拒直。

辭不取問。公私不愆。外內不二。是謂有交。

問明於治者其統近。萬物之本在身。天下之本在家。治亂之本在左右。正立而四表定矣。

問通於道者其守約。有一言而可行者。恕也。有一行而可常履者。正也。恕者仁之術也。正者義之要也。

至哉此謂道根。萬化存焉。爾是謂不思而得。不為而成。執之得心之間。而功覆天下也。

自天子達於庶人。好惡哀樂。其情一也。豐約勞佚。各有其制。上足以備禮。下足以備樂。夫是謂大道。天下

國家一體也。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民為手足。下有憂民。則上不盡樂。下有饑民。則上不備膳。下有寒民。則

上不具服。徒跣而垂旒。非禮也。故足寒傷心。民寒傷國。

問君以至美之道道民。民以至美之物養君。君降其惠。民升其功。此無往不復。相報之義也。故太平備物。

非極欲也。物損禮闕。非謙約也。其數云耳。

問人主有公賦。無私求。有公用。無私費。有公役。無私使。有公賜。無私惠。有公怒。無私怨。私求則下煩而無

度。是謂傷清。私費則官耗而無限。是謂傷制。私使則民撓而無節。是謂傷義。私惠則下虛望而無準。是

謂傷正。私怨則下疑懼而不安。是謂傷德。

問善治民者。治其性也。或曰。治金而流。去火則剛。激水而升。舍之則降。惡乎治。曰。不去其火。則常流。激而

不止。則常升。故大治之。盪可使無剛。踊水之機。可使無降。善立教者。若茲。則終身治矣。故凡器可使與顏

冉同。趨投百金於前。白刃加其身。雖巨跖弗敢撥也。善立法者。若茲。則終身不撓矣。故跖可使與伯夷同

功。

問民由水也。濟大川者。太上乘舟。其次泗。泗者勞而危。乘舟者逸而安。慮入水。則必溺矣。以知能治民者。

潤也。以道德治民者。舟也。縱民之情。謂之亂。絕民之情。謂之荒。然則如之何。曰。為之限。使勿越也。為之

地。亦勿越也。故水不可使無流。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後人。不善禁者。先禁人。而後身。善禁之。至於

不禁。令亦如之。若乃肆情於身。而繩欲於衆。行詐於官。而矜實於民。求己之所有餘。奪下之不足。捨己

之所易。責人之所難。怨之本也。謂理之源。斯絕矣。自上御下。猶夫釣者。焉隱於手。應於鈞。則可以得魚。自

近御遠。猶夫御馬焉。和於手而調於銜。則可以使馬。故至道之要。不於身。非道也。諸儒子之驅篋也。而見

御民之方。孺子驅篋者。急則驚。緩則滯。方其北也。遽要之。則折而過南方。其南也。遽要之。則折而過北。迫

則飛。疎則放。志則閉。則比之流。緩而不安。則食之不驅之驅。驅之至者也。志安則循路而入門。

太上不容市。其次不偷竊。其次不掠奪。上以功惠。綏民。下以財力。奉上。是以上下相與。空市則民不與。民

不與。則為巧詐而取之。謂之偷竊。偷竊則民備之。備之而不得。則暴迫而取之。謂之掠奪。民必交爭。則禍

亂矣。

則必遺之災也。苟肆心。則必召之災也。

治世之臣。所貴乎順者三。一曰心順。二曰職順。三曰道順。衰世之臣。所貴乎順者三。一曰體順。二曰辭順。

三曰事順。治世之順。真順也。衰世之順。生逆也。體苟順。則逆節。辭苟順。則逆忠。事苟順。則逆道。高下失序

則位輕。班級不固。則位輕。祿薄卑寵。則位輕。官職改則位輕。邊轉煩瀆。則位輕。黜陟不明。則位輕。待臣

不以禮。則位輕。夫位輕。而政重者。未之有也。聖人之大寶曰位。輕則喪吾寶也。

好惡之不行。其俗尚矣。嘉守節而輕秩。疾威福而尊權。右賤求欲。而崇克濟。貴求己。而榮非舉。萬物類

是已。夫心與言。言與事。參相應也。好惡毀譽。賞罰參相福也。六者有失。則實亂矣。守實者益。榮求己者益

達。處幽者益。明然後民知本也。

### 申鑒卷第一

#### 時事第二

最凡有二十一首。其初二首。尚知貴效也。其二首有中重可舉者。十有九事。一曰明考試。二曰公卿不拘

為郡。二千石不拘為縣。三曰置上武之官。四曰議州牧。五曰生刑而死者。但加肉刑。六曰德刑並用。七曰

避疑有科。八曰議祿。九曰議專地。十曰議錢貨。十一曰約紀舉重。十二曰天人之應。十三曰月正聽朝。十

四曰崇內教。十五曰備博士。十六曰至德要道。十七曰禁數赦令。十八曰正尚主之制。十九曰復外內注

記者。

盤庚遷殷。革命即約。化而裁之。與時消息。衆寡盈虛。不當厥道。尚知貴效。古今之法也。民寡則用易。足上

廣則物易生。事簡則業易定。厭亂則思治。創難則思靜。

或曰。三皇之民。至教也。其治至清也。天性乎。曰。皇民敦秦民弊。時也。山民樸。市民玩。處也。桀紂不易民而

亂。湯武不易民而治。政也。皇民寡。秦民斯敦。皇治純。秦治純。斯清矣。惟性不求無益之物。不者難得之貨。節華麗

之飾。退利進之路。則民俗清矣。簡小忌。去淫祀。絕奇怪。則妖偽息矣。致精誠。求諸己。立大事。則神明應矣。

放邪說。去淫智。抑百家。崇聖典。則道義定矣。去浮華。舉功實。絕未伎。同本務。則事業脩矣。

誰毀誰譽。譽其有試者。萬事之概量也。以茲舉者。試其事。處斯職者。考其績。賞罰夫實以惡反之人。焉飾

於漢也。則可信者解矣。故有事考功。有言考用。動則考行。靜則考守。公卿不爲郡二千石不爲縣。未是也。小能其職以極登於大。故下位說。大機其任以墜於下。故上位慎。其鼎覆刑焉。何懼於降。若夫千里之任。不能充於郡。而縣邑之功。廢情矣哉。不以過職細則勿降。所以優賢也。以過職細則降。所以懲愆也。

孝武皇帝以四夷未賓。寇賊盜宄。初置武功賞官。以寵戰士。若今依此科而崇其制。置尙武之官。以司馬兵法選位秩。比博士講司馬之典。簡蒐狩之事。軍功爵賞。小統於五校。大統於太尉。既周時務。禮亦宜之。周之末葉。兵革繁矣。莫亂於秦。民不荒殄。今國家忘戰。日久每寇難之作。民瘁幾盡。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信矣。

或問曰。州牧。刺史。監察御史。三制孰優。曰。時制而已。曰。天下不既定。其牧乎。曰。古諸侯建家國。世位權柄存焉。於是置諸侯之賢者。以牧其地。其紀綱而已。不統其政。不御其民。今郡縣無常。權輕不固。而州牧秉其權。重勢異於古。非所以強幹弱枝也。而無益治民之實。監察御史斯可也。若權時之宜。則異論也。

肉刑古也。或曰。復之乎。曰。古者人民。極焉。今也。至矣。教業以威。撫寡以寬。道也。復刑非務。必也。生刑而極死者。復之可也。自。古肉刑之除也。軒右趾者。死也。惟復肉刑。是謂生而息民。

問德刑並用。常典也。或先或後。時宜。教不行。勢極也。教初必簡。刑始必略。事漸也。教化之隆。莫不與行。然後責備。刑法之定。莫不避罪。然後求密。未可以備謂之。虛教。未可以密謂之。峻刑。虛教。傷化。峻刑。害民。君子弗由也。設必違之。教不量民力之未能。是招民於惡也。故謂之。傷化。設必犯之。法不度民情之不堪。是陷民於罪也。故謂之。害民。莫不與行。則一室之善。可得而勸也。然後教備。莫不避罪。則纖介之惡。可得而禁也。然後刑密。

或問復讎。古義也。曰。縱復讎可乎。曰。不可。曰。然則如之何。曰。有縱有禁。有生有殺。制之以義。斷之以法。是謂義法。並立。曰。何謂也。曰。依古復讎之科。使父讎避諸異州千里。兄弟之讎。避諸異郡五百里。從父從兄弟之讎。避諸異縣百里。弗避而報者。無罪。避而報之。殺犯王禁者。罪也。以義報罪。從王制。順也。犯制。逆也。以逆順生殺之。凡以公命行止者。不爲弗避。

或問祿曰。古之祿也。備漢之祿也。輕。夫祿必稱位。一物不稱。非制也。公祿。賤則私利生。私利生。則廉者隘。而貪者豐也。夫豐貪。生私。賤廉。賤公。是亂也。先王重之。曰。祿可增乎。曰。民家財。愈增之。宜矣。或曰。今祿如何。曰。時也。祿依食。食依民。參相濟。必也正。貪祿。省閑。究與時消息。昭惠恤下。損益以度可也。

非所以撫道民。成緝熙也。曰。然則收而積之與。曰。通市其可也。或曰。改錢四銖。曰。雖矣。或曰。遂廢之。曰。錢實便於事。用民樂行之。禁之難。今開難令以絕。便事禁民所樂不茂矣。曰。起而行之。錢不可如之何。曰。向之廢之。弗得已。何憂焉。

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民事未定。都祀有關。不爲尤矣。必也舉其重而祀之。望祀五嶽四瀆。其神之祀。縣有侯。都若今郡祀之。而其祀禮物。從鮮可也。禮重本。示民不偷。且昭典物。其備物以豐年。日月之災。降異非舊也。

天人之應。所由來漸矣。故履霜。堅冰。非一時也。仲尼之禱。非一朝也。且日食行事。或祠或贖。一年二交。非其常也。洪範傳云。六沴作見。若星王都未見之。無聞焉。爾官脩其方。而先王之禮。保章視祿。安宅彼降。必書雲物。爲備故也。太史上事。無隱焉。勿疑可也。

天子南面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離。天之道也。月正聽朝。國家之大事也。宜正其儀。以明舊典。古有掌陰陽之禮之官。以教後宮。掌婦學之法。婦德。婦言。婦功。各率其屬。而以時御序于王。先王禮也。宜崇其教。以先內政。覽列國。誦列傳。遵典行。內史執其形管。記善書過。考行黜陟。以章好惡。男女正位。乎內外。正家而天下定矣。故二儀立而大業成。君子之道。匪闕終日。造次必於是。

備博士。廣太學。而祀孔子。焉。禮也。仲尼作經。本一而已。古今文不同。而皆自謂真本。經。古今先師。義一而已。異家別說不同。而皆自謂古今。仲尼選而錄。實昔先師。致而無聞。將誰使折之者。秦之滅學也。書藏於屋壁。義絕於朝野。逮至漢興。收摭散滯。固已無全學矣。文有磨滅。言有楚夏。出有先後。或學者先意有所借定。後進相放。彌以滋蔓。故一源十流。天水遠行。而訟者紛如也。執不俱是。比而論之。必有可參者焉。

或曰。至德要道。約爾典。籍甚富。如而博之。以求約也。語有之曰。有鳥將來。張羅待之。得鳥者。一目也。今爲一目之羅。無時得鳥矣。道雖要也。非博無以通矣。博其方約其說。

赦令權也。或曰。有制乎。曰。權無制。制其義。不制其事。異以行權。義制也。權者。反經無事也。問其象。曰。無妄之災。大過凶。其象矣。不得已而行之。禁其屢也。曰。絕之乎。曰。權曰。宜弗之絕也。

數衆矣其變多矣亦有上中下品去爾

或問神德之術曰誕哉未之也己矣聖人弗學非惡生也終始運也短長數也運數非人力之爲也曰亦

有僊人乎曰僊僊桂芬產乎異俗就有仙人亦殊類矣

或問有數百歲人乎曰力稱鳥獲捷言羌亥勇期育望云仲尼壽稱彭祖物有俊傑不可誣也

或問凡壽者必有道非習之功曰夫惟壽則惟能用道惟能用道則性壽矣苟非其性也情不至也學必

至聖可以盡性壽必用道所以盡命

或曰人有自變化而僊者信乎曰未之前聞也然則異也非僊也男化爲女者有矣死人復生者有矣夫

豈人之性哉氣數不存焉

或問曰有養性乎曰養性秉中和守之以生而已愛親愛德愛力愛神之謂養否則不宜過則不濟故君

子節宜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滯底昏亂百度則生疾故喜怒哀樂思慮必得其中所以養神也寒暄虛盈

消息必得其中所以養體也善治氣者由禹之治水也若夫導引蓄氣歷藏內視過則失中可以治疾皆

非養性之聖術也夫屈者以乎申也蓄者以乎虛也內者以乎外也氣宜宜而過之體宜調而矯之神宜

平而抑之必有失和者矣夫善養性者無常術得和而已矣鄰臍二寸謂之關關者所以關藏呼吸之

氣以稟授四體也故氣長者以關息氣短者其息稍升其脈稍促其神稍越至於以肩息而氣舒其神稍

專至於以關息而氣舒矣故道者常致氣於關是謂要術凡陽氣生養陰氣消殺和喜之徒其氣陽也故

養性者崇其陽而細其陰陽極則元陰極則疑元則有悔疑則有凶夫物不能爲春故候天春而生人則

不然存吾春而已矣藥者療也所以治疾也無疾則勿藥可也肉不勝食氣況於藥乎寒斯熱熱則致滯

陰藥之用也唯適其宜則不爲害若已氣平也則必有傷唯鹹火亦如之故養性者不多服也唯在乎節

之而已矣

或問仁者壽何謂也曰仁者內不傷性外不傷物上不違天下不違人處正居中形神以和故咎徵不至

而休嘉集之壽之術也曰顏冉何曰命也麥不終夏花不濟春和和氣何雖云其短長亦在其中矣

或問黃白之傳曰傳教論之當也燻壇爲瓦則可燻瓦爲洞則不可以自然驗於不然詭哉歎犬羊之肉

以造馬牛不幾矣不其然歟

世稱緯書仲尼之作也臣悅叔父故司空爽辨之蓋發其偽也有起於中興之前終張之徒之作乎或曰

緯曰以己雜仲尼乎以仲尼雜己乎若彼者以仲尼雜己而已然則可謂八十一首非仲尼之作矣或曰

婚諸曰仲尼之作則否有取焉則可其燻在上者不受虛言不聽浮術不采非名不與僞事言必有用

術必有典必有實事必有功

### 申鑒卷第三

#### 俗嫌第三

或問卜筮曰德所益否所損曰何謂也吉而濟凶而救之謂益吉而恃凶而怠之謂損

或問日時幸忌曰此天地之數也非吉凶所生也東方主生死者不鮮西方主殺生者不寡南方火也居

之不燃北方水也蹈之不沈故甲子味爽股滅周興成陽之地秦亡漢隆

或問五三之位周應也龍虎之會晉祥也曰官府設陳富貴者值之布衣寓焉不符其術也獄狂若居有

罪者觸之貞良入焉不受其罰也或曰然則日月可廢歟曰否曰元辰先王所用也人承天地故動靜焉

順順其陰陽順其日辰順其度數內有順實外有順天文實順理也休徵之符自然應也故盜泉朝歌孔

墨不由惡其名者順其心也苟無其實微福於忌斯成難也

或曰祈請者誠以接神自然應也故精以底之犧牲玉帛以昭祈請吉朔以通之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

請云祈云酒膳云乎哉非其禮則或愆非其請則不應

或問祈請可否曰氣物應成則可性命自然則否

或問避疾厄有諸曰夫疾厄何爲者也非身則神身不可避神不可逃可避非身可逃非神也持身隨天

萬里不逆管諸諸子掩目巨夫之掖而曰逃可乎

或問人形有相曰蓋有之焉夫神氣形容之相包也自然矣試之於行參之於時相成也亦參相敗也其

申鑒卷第四

雜言上第四

或問曰君子曷敦乎學曰生而知之者寡矣學而知之者衆矣悠悠之民泄泄之士明明之治汶汶之亂皆學廢興之由教之不亦宜乎

君子有三鑒鑒乎前鑒乎人鑒乎鏡前惟訓人惟賢鏡惟明夏商之衰不鑒於禹湯也周秦之弊不鑒於

或問致治之要君乎曰兩立哉非天地不生物非君臣不成治首之者天地也統之者君臣也哉先王之

道致訓焉故亡斯須之間而遠道矣昔有上致聖由教戒因輔弼欽順四鄰故檢柙之臣不虛於側禮度

之典不曠於日先哲之言不輟於身非義之道不宜於心是邪僻之氣末由入也口有間口必有入之者

矣是故僻志萌則僻事作僻事作則正塞正塞則公正亦末由入也矣不任所愛謂之公惟義是從謂之

明齊桓公中材也夫能成功業由有異焉者矣姜媵盈宮非無愛幸也羣臣盈朝非無親近也然外則管

仲射已內則衛姬色衰非愛也任之也然後知非賢不可任非智不可從也夫此之舉宏矣哉奮言純白

二豎不生茲謂心寧省闕清淨變孽不生茲謂政平夫肯肯近心而處阨誠之不逮藥之不中攻之不可

或曰愛民如子仁之至乎曰未也曰愛民如身仁之至乎曰未也湯禱桑林郝遵于繹景祠于旱可謂愛

申鑒 卷四

一七

申鑒 卷四

一八

民矣曰何重民而輕身也曰人主承天命以養民者也民存則社稷存民亡則社稷亡故重民者所以重

社稷而承天命也或問曰孟軻稱人皆可以為堯舜其信矣乎曰人非下愚則愚可以為堯舜矣堯舜之貌同堯舜之姓

則否服堯之制行堯之道則可矣行之於前則古之堯舜也行之於後則今之堯舜也或曰人皆可以為

桀紂乎曰行桀紂之事是桀紂也堯舜桀紂之事常並存於世唯人所用而已楊朱突岐路所通適者然

也夫岐路惡足悲哉中反焉若夫縣度之厄素舉足而已矣損益之符微而顯也趙獲二城臨饋而憂陶

朱既富室妾悲號此知益為損之為益者也屈伸之數隱而昭也有仍之困復夏之萌也鼎鑊之興與股

之符也邵宮之難降周之應也會稽之捷翦越之基也子之之亂強燕之徵也此知伸為屈之為伸者也

人主之患常立於二難之間在上而國家不治難也治國家則必勤身苦思矯情以從道難也有難之難

則必矯上拂下罪之難邪臣由之無罪之罪忠臣致之入臣之義不曰吾君能矣不我須也言無

補也而不盡忠不曰吾君不能矣不我識也言無益也而不盡忠必竭其誠明其道盡其義斯已而已矣

不已則奉身以退臣道也故君臣有異無乖有怨無憾有屈無辱人臣有三罪一曰導非二曰阿失三曰

尸寵以非引上謂之導從上之非謂之阿見非不言謂之尸導臣誅阿臣刑尸臣誅進忠有三術一曰防

二曰救三曰戒先其未然謂之防發而止之謂之救行而責之謂之戒防為上救次之戒為下下不防口

上不塞耳則可有聞矣有錯之錯猶可解也無錯之錯難矣哉有塞之塞猶可除也無塞之塞其甚矣夫

或曰在上有屈乎曰在上者以義申以義屈高祖雖能申威於秦項而屈於商山四公光武能申於莽而

屈於強項令明帝能申於天下而屈於鍾離尙書若秦二世之申欲而非笑唐虞若定陶傅太后之中

意而怨於鄒是謂不屈然則趙氏不亡而秦無愆尤故人主以義申以義屈也喜如春陽怒如秋霜威

如雷霆之震惠若雨露之降沛然孰能禦也或問難行曰若高祖聽成卒不懷居避萬乘不俟終日孝文帝不愛千里馬慎夫人衣不曳地光武手不

申鑒 卷四

一九

或問人君人之戒曰莫非戒也請問其要曰君戒專欲臣戒專利或問天子守在四夷有諸曰此外守也天子之內守在身曰何謂也曰至尊者其攻之者衆焉故使使御侍攻人主而奪其財近幸妻妾攻人主而奪其寵逸遊伎藝攻人主而奪其志左右小臣攻人主而奪其行不令之臣攻人主而奪其事是謂內寇自古失道之君其見攻者衆矣小者危身大者亡國鮮其工之徒攻堯儀狄攻禹弗能克故唐夏平南之威攻文公申侯伯攻恭王不能克故晉楚與萬衆之寇凌疆劫非患也一言之寇襲於膝下患之甚矣八城重驛而獻珍非寶也腹心之入旬旬而獻善寶之至矣故明主慎內守除內寇而重內寶

雲從于龍風從于虎鳳儀于韶麟集于孔應也出於此應于彼善則祥祥則福否則害皆則咎故君子應之君子食和羹以平其氣聽和聲以平其志納和言以平其政履和行以平其德夫酸鹹甘苦不同嘉味以濟謂之和羹宮商角徵不同嘉音以章謂之和聲咸否損益不同中正以訓謂之和言趨舍動靜不同雅度以平謂之和行人之言曰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則幾於喪國焉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晏子亦云以水濟水誰能食之琴瑟一聲誰能聽之詩云亦有和羹既戒且平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此之謂也

### 申卷第五

雜言下第五

衣裳服者不昧於塵塗愛也衣裳愛焉而不愛其容止外矣容止愛焉而不愛其言行末矣言行愛焉而不愛其神明淺矣故君子本神為貴神和德平而道通是為保真人之所以立德者三一曰貞二曰達三曰志貞以為質達以行之志以成之君子哉必不得已也守一於茲貞其主也人之所以立檢者四誠其心正其志實其事定其分心誠則神明應之況於萬民乎志正則天地順之況於萬物乎事實則功立分定則不淫曰才之質也行可為才不可也曰古之所以謂才也末今之所謂才也末也然則以行之貴也無失其才而才有失先民有言適楚而北轍者曰吾馬良用多御善此三者益修其去楚亦遠矣道路而馳應方而動君子有行行必至矣

或問聖人所以為貴者才乎曰合而用之以才為貴分而行之以行為貴舜禹之才而不為邪其於口矣舜禹之仁雖亡其才不失為良人哉

或問進諫受諫孰難曰後之進諫難也以受之難故也若受諫不難則進諫斯易矣

或問知人自知孰難曰自知者求諸內而近者也知人者求諸外而遠者也知人難哉若極其數也明有內以識有外以暗全有內以隱有外以顯然則知人自知人則可以自知未可以知人也急哉用己者不為異則異矣君子所惡乎異者三好生事也好生奇也好變常也好生事則多端而動衆好生奇則離道

而惑俗好變常則輕法而亂度故名不貴苟傳行不貴苟難權為茂矣其幾不若經辯為美矣其理不若細文為顯矣其中不若樸博為盛矣其正不若約莫不為大知知之體大之至也莫不為妙知神之幾妙之至也莫不為正知口之口正之至也故君子必存乎三至弗至斯有守無諄焉

或問守曰聖典而已矣若夫百家者謂無守莫不為言要其至矣莫不為德元其與矣莫不為道聖人其元矣聖人之道其中道乎是為九達

或曰辭遠而已矣聖人以文其隕也有五曰元曰妙曰包曰要曰文幽深謂之元理微謂之妙數博謂之包辭約謂之要章成謂之文聖人之文成此五者故曰不得已

君子樂天知命故不憂審物明辨故不惑定心致公故不懼若乃所憂懼則有之憂己不能成天性也懼己感之憂不能免天命無感焉

或問性命曰生之謂性也形神是也所以立生終生者謂之謂命也吉凶是也夫生我之制性命存焉爾君子循其性以輔其命休斯承斯守無務焉無怨焉好寵者乘天命以驕好惡者違天命以濫故驕則奉之不成濫則守之不終好以取惡惡以取甚務以取福怨以成禍斯惑矣

或問天命人事曰有三品焉上下不移其中則人事存焉爾命相近也事相遠也則吉凶殊矣故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孟子稱性善荀卿稱性惡公孫子曰性無善惡楊雄曰人之性善惡混劉向曰性情相應性不獨善情不獨惡曰問其理曰性善則無四凶性惡則無三仁人無善惡文王之教一也則無周公管蔡性善情惡是桀紂無情而堯舜無情也性善惡皆渾是上智懷惡而下愚挾善也理也未究矣惟向言為然

或曰仁義性也好惡情也仁義常善而好惡或有惡故有情惡也曰不然好惡者性之取舍也實見於外故謂之情爾必平乎性矣仁義者善之誠者也何嫌其常善好惡者善惡未有所分也何怪其有惡凡言神者莫近於氣有氣斯有形有神斯有好惡喜怒哀之情矣故神有情由氣之有形也氣有白黑神有善惡形與白黑情與善惡借故氣黑非形之咎神惡非情之罪也

或曰人之於利見而好之能以仁義為節者是性割其情也性少情多情不能割其情則情獨行為惡矣曰不然善惡有少也非情也有人於此嗜酒嗜肉肉勝則食焉酒勝則飲焉此二者相與爭勝者行矣非情欲得酒性欲得肉也有人於此好利好義義勝則取焉利勝則利取焉此二者相與爭勝者行矣非情欲得利性欲得義也其可兼者則兼取之其不可兼者則隻取重焉若苟隻好而已雖可兼取矣若二好均平無分輕重則一俯一仰乍進乍退

或曰請折於經曰易稱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是言萬物各有性也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是言情者應感而動者也昆蟲草木皆有性焉不盡善也天地聖人皆稱情焉不主惡也又曰爻象以情言亦如之凡情意志者皆性動之別名也情見乎辭是稱情也言不盡意是稱意也中心好之是稱心也以制其志是稱志也惟所宜各稱其名而已情何主惡之有故曰必也正名

或曰善惡皆性也則法教何施曰性雖善待教而成性雖惡待法而消唯上智下愚不移其次善惡交爭於是教扶其善法抑其惡得施之九品從教者半畏刑者四分之一其不移大數九分之一也一分之中

又有微移者矣。然則法教之於化民也。幾盡之矣。及法教之失也。其爲亂亦如之。或曰。法教得則治。法教失則亂。若無得無失。縱民之情。則治亂其中乎。曰。凡陽性升。陰性降。升雖而降。易善陽也。惡陰也。故善難而惡易。縱民之情。使自由之。則降於下者多矣。曰。中焉在。曰。法教不純。有得有失。則治亂其中矣。純德無惡。其上善也。伏而不動。其次也。動而不行。行而不遠。遠而能復。又其次也。其下者遠而不近也。凡此皆人性也。制之者則心也。動而抑之行而止之。與上同性也。行而弗止。遠而弗近。與下同終也。

君子嘉仁而不責。尊禮而不責。貴德而不責。其責也。先己而行也。先人淫惠。曲意私怨。此三者實枉貞道。亂大德。然成敗得失。莫匪由之。教病不給。其莫奚暇於道德哉。此之謂末俗。故君子有常交。曰。義也。有常誓。曰。信也。交而後親。誓而後故。狹矣。太上不異古今。其次不異海內。同天下之志者。其盛德乎。大人之志。不可見也。浩然而同於道。衆人之志。不可掩也。察然而流於俗。同於道。故不與俗浮沈。或曰。惰行者。不爲人恥。諸神明其至也乎。曰。未也。自恥者。本也。恥諸神明。其次也。恥諸人。外矣。夫唯外則。應積於內矣。故君子審乎自恥。

或曰。恥者。其志者乎。曰。未也。夫志者。自然由人。何恥之有。赴谷必墜。失水必溺。人見之也。赴穿必陷。失道必沈。人不見之也。不察之。故君子慎乎所不察。不聞大論。則志不宏。不聽至言。則心不固。思唐虞於上世。瞻仲尼於中古。而知夫小道者之足羞也。想伯夷於首陽。省四皓於商山。而知夫穢志者之足恥也。存張。奮於西極。念蘇武於朔垂。而知懷閔至者之足鄙也。惟斯類也。無所不至矣。德比於上。欲比於下。德比於上。故知恥。欲比於下。故知足。恥而知之。則聖賢其可幾。知足而已。則固陋其可安也。聖賢斯幾。況其爲庶乎。固陋斯安。況其爲侈乎。是謂有檢。純乎純哉。其上也。其次得概而已矣。莫匪概也。得其概。苟無邪斯可矣。君子四省其身。怒不亂德。喜不亂義也。

案荀悅字仲豫。爽之從子。後漢書附見爽傳。獻帝時。仕至祕書監侍中。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乃作申鑒五篇。范滂嘗采其政體。及論向主史官二節。時滂入本傳。中鑒五卷。相傳無缺。然予以卒書治要所錄。校之。誤缺不一。其脫文有至百七十餘字者。世間通行明程榮漢魏叢書。本係正德間黃省曾所注。聞取後漢書校對。猶有疎漏。餘姚盧召弓學士。羣書拾補。亦嘗辨正數十字。然未見治要。不免以意武斷。今以黃注本。據後漢書治要。北堂書鈔。太平御覽。及盧氏拾補。訂其謬脫。凡有更正著之。札記。其不可讀者。悉仍其舊。黃注雖時得作者之意。然無甚發明。概從刪汰。即不敢自謂善本。然較之漢魏叢書。則稍可覆檢矣。咸豐二年秋九錢培名識。

### 申鑒題辭

荀悅書五卷。觀其言。蓋有志於經世者。其自著漢紀。嘗載其略。而范曄東漢書亦摘其篇首數百言。見之悅傳。今漢紀會稽郡已版行。而此書則世罕見全本。余家有之。因刻黃江西清臺。但簡編脫繆。字畫差舛者不一。不敢以意增損。疑則闕之。以俟知者。淳熙九年冬十月己亥。錫山尤表。

余嘗過許昌之墟。尋訪父老。問荀氏故居高陽里所在。許父老弗知也。乃出城北之五里。則見八龍家歸。然岡左餘家數十。繁榮然。參差環繞之。蓋皆荀氏之族也。於是駐馬遲徊。歎歎久之。弗忍去。蓋傷荀氏多賢而逢時不造云。按申鑒作於荀悅氏悅儉之子。淑之孫也。年十二。能說春秋。家甚貧。無貲易脂。每借脂覽視。輒一一誦記。所負者。綽乎足用。世矣。惜生值靈帝時。才志識猷。沮而弗行。乃退焉。託疾著書。以自表見。時人莫之識也。所著有漢紀三十篇。申鑒五篇。崇德正論。及諸論數十篇。皆可傳。而申鑒久無刻版。余守洵陽。乃刻之。郡齋。蓋悲其人之不遇。而幸其言猶存也。嗟乎。世之賢人志士。抱經世之遠略。格於時而弗能用者。豈獨一荀仲豫哉。

正德十三年戊寅三月既望。大梁李濂。



札記

政體第一 夫道之本... 則政末由行矣... 則政末由行矣... 則政末由行矣... 則政末由行矣... 則政末由行矣...

中 禮 札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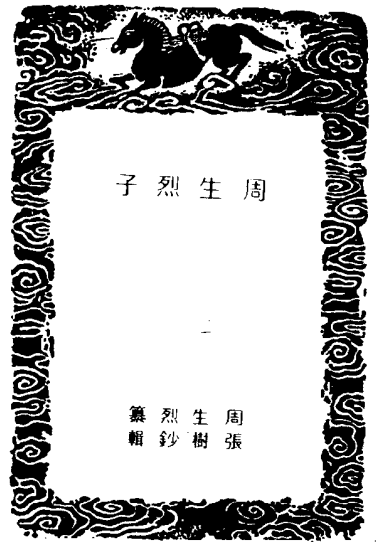
中 禮 札記

時事第二 三皇之民至教也... 今國家忘職日久... 仲尼邈而靡質... 如而博之以求約也... 禮以陰乘陽... 秋以剛乘柔... 以剛乘柔... 以剛乘柔... 以剛乘柔... 以剛乘柔...

雜言... 依怨下第五... 其不為大... 故疑則奉之不成... 雖可兼取... 依怨下第五... 其不為大... 故疑則奉之不成... 雖可兼取...

中 禮 札記

二



周生烈子序  
 按魏志周生烈敦煌人魏初徵士裴裕之注云姓周生名烈陸  
 德明經典釋文字文達本姓唐魏博士侍中其說本之七錄論  
 語序疏伯文進狀敦煌實錄云魏侍中周生烈本姓唐外養周  
 氏因爲姓是又非複姓也所著周生烈子一名周生子十六國  
 春秋且集茂虞永和五季遣使如宋表獻方物並獻書一百五  
 十四卷內有周生子十三卷即是書也隨志周生子要論一卷  
 錄一卷魏侍中周生烈篤唐志儒家周生烈子五卷蓋已非茂  
 虞所獻之原卷矣意林引周生烈子四條其自序略云六蔽鄙  
 夫敦煌周生烈字文逸張禹敗後天下潰亂哀苦之聞故著此  
 書巨義舜仲幹權仲尼伯師誠云余巨其書皆謙言正論雖賸  
 羽殘柯不忍弃也輒錄存之

周生烈子

周生烈子

魏博士侍中周生烈纂

或威張 澍鈔輯

天下所目平者政平也政所目平者心平也心所目平者術平  
 也術所目平者錄兩平也錄兩所目平者囊蓋平也無所不均  
 也無所不平也謂之太平夫天之于物無所偏巨君之於民無

所內外御覽

心者智之門御覽

口者言之門御覽

夫忠譽顯之把扒正人國之掃箒也秉把執箒除凶掃穢國之

福主之利也御覽

舜當駕五龍巨騰唐衛或嘗服九駸巨馳文途此上御也御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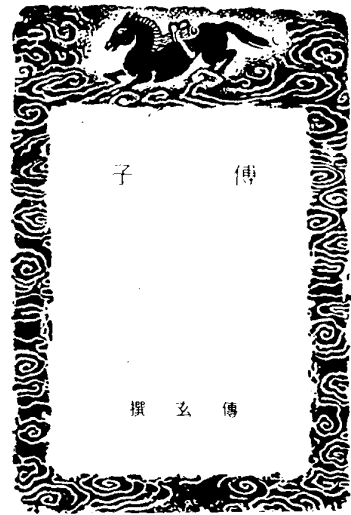
居堯舜之位而不行唐虞之政者猶反衣狐白步牽騾耳御覽

策紂昆湯或之梯秦項昆大瀝之階也四逆不興則三順不勝御覽

夫獵業之風不應八節御覽

行實不洽是春半生也行罰不威是秋半死也半生之春不洽

于仁半死之秋不專于義御覽



傅子敘

晉傅玄字休奕北地泥陽人官至司隸校尉封鶉鵠男進  
 封子見晉書本傳傳稱玄撰論經國九流及三史故事評  
 斷得失各爲區別名爲傅子爲內外中篇凡有四百六錄  
 合百四十首初作內篇成以示司徒王沈沈與玄書曰首  
 足下所著書言富理濟經綸國體存重備風足以塞揚墨  
 之流適齊孫孟於往代其爲當時推重如此隋書經籍志  
 子雜家著錄傅子一百二十卷唐馬總意林所載篇  
 數與隋書同是唐人所見尙是完本至宋崇文總目所載  
 僅五卷凡二十三篇是時已亡其一百十七篇高世遠志  
 直齋書錄解題並無其目尤延之遂初堂書目雖入載而  
 卷帙不詳則其書蓋缺于北宋而微子南宋矣明永樂大  
 典書目乙韻下載有傅子無卷數今世武英殿一卷本即  
 從此出余讀唐人羣書治要所載傅子攷其篇次雖分二  
 十七段以文義相連綴實祇二十三篇知宋以來所存二  
 十三篇並不能溢治要以外也以大典本校治要治要  
 少官人及鏡鏡敘二篇初疑明人所見之書不應多于唐  
 宋及讀初學記鏡鏡敘引韓子文乃知大典誤以韓子  
 爲傅子並誤以鏡鏡敘爲篇名又讀宋本意林引官人篇語  
 今本屏入補知大典即從此鈔撮而出其附錄六條或見  
 泉物理論子三國志注意林藝文類聚太平御覽諸書大抵由於贗

取非所見本多於唐宋也今依治要文次以大典篇名輯  
 成二十二篇又無篇名者二篇益以水經注之宮室藝文  
 類聚之釋法其得二十六篇又從裴松之三國志注劉孝  
 標世說新語注劉昭續漢書注沈約宋書孔穎達書正義  
 杜佑通典劉知幾史通馬總意林趙蕤長短經李善文選  
 注釋道世法苑珠林虞世南原本北堂書鈔歐陽詢藝文  
 類聚徐堅初學記白孔六帖太平御覽吳淑事類賦王應  
 麟困學紀聞諸書輯錄二百餘條略消重複編爲三卷其  
 有疑義別爲考證附於後今世所行武英殿本意林傅子  
 與楊泉物理論互滙孫星衍輯楊泉物理論以楊泉多引  
 今據宋本逐條入載其有與各書錯見者先後刪併存于  
 注中以免煩亂太平御覽所存傅子往往多出治要蓋  
 爲修文殿之舊至吳事類孔六帖困學紀聞皆轉從他  
 書傳引不足據也傅子隋唐志及宋崇文總目宋史藝文  
 志入雜家最合流別今 四庫入儒家則以所存二十餘  
 篇皆關切治道闡啟儒風故進而與中論中說相參乘歟  
 光緒十七年辛卯歲冬十二月除夕葉德輝敘

傅子篇目

- 卷一 治體第一 舉賢第二 授職第三 校工第
- 四 檢商賈第五 仁論第六 義信第七 禮樂
- 第八 法刑第九 重爵祿第十 平役賦第十一
- 貴教第十二 戒言第十三 正心第十四 通志
- 第十五 曲制第十六 安民第十七 〇〇第十
- 八 問政第十九 問刑第二十 信直第二十一
- 矯違第二十二 〇〇第二十三 假言第二十四
- 宮室第二十五 釋法第二十六

治體

治國有二柄一曰賞二曰罰賞者政之大德也罰者政之大威也人所以畏天地者以其能生而殺之也為治審持二柄能使生殺不妄則其威德與天地並矣本至此止信順者天地之正道也逆者天地之邪路也民之所好莫甚于生所惡莫甚于死善治民者開其正道因所好而賞之則民樂其德也塞其邪路因所惡而罰之則民畏其威矣善賞者賞一善而天下之善皆勸善罰者罰一惡而天下之惡皆懼何原本書引三十引云賞一人天下勸未惡而天下之惡皆除矣賞公而罰不貳也有善雖賤必賞有惡雖貴近必誅可不謂公而不貳乎若賞一無功則天下飾詐矣罰一無罪則天下懷疑矣是以明德慎罰而不宥輕之明德慎罰而不肯怒之夫威德者相須而濟者也故獨任威刑而無德惠則民不樂生獨任德惠而無威刑則民不畏死民不樂生不可得而教也民不畏死不可得而制也有國立政能使民可教可制者其唯威德足以相濟者乎大書治要 永樂 大書本第十卷

舉賢

賢者聖人所與其治天下者也故先王以舉賢為急舉賢之本莫大正身而壹其聽身不正聽不壹則賢者不至雖至不為之用矣古之明君簡天下之良材舉天下之賢人豈家至而戶閱之乎開至公之路秉至平之心執大象而致之亦云誠而已矣夫任誠天地可感而況於人乎傳說嚴下之築夫也高宗引而相之呂尚屠釣之賤老也文武尊而宗之陳平項氏之亡臣也高祖以為腹心四君不以小疵忘大德三臣不以疏賤而自疑其建帝王之業不亦宜乎文王內舉周公旦天下不以為私其子外舉太公望天下稱其公周公誅弟而典刑立桓公任讎而齊國治苟其無私他人之與骨肉其於誅賞豈二法哉唯至公然後可以舉賢也夏禹有言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因斯以談君莫賢於高祖臣莫奇於韓信高祖在巴漢國矣韓信去

楚而亡窮矣夫以高祖之明困而思士信之奇材窮而願進其相遺也宜萬里襲應不移景而相取矣然信歸漢歷時而不見知非徒不見知而已又將按法而誅之向不遇滕公則身不免于戮死不值蕭何則終不離于亡命幸而得存固水濱之饑夫市中之怯子又安得市人可驅而立乎天下之功也哉蕭何一言而不世之交合定領之功立豈蕭何知人之明絕于高祖而韓信求進之意曲于蕭何乎尊卑之勢異而高下之處殊也高祖勢尊而處高故思進者難蕭何勢卑而處下故自納者易然則居尊高之位者其接人之道固難而在卑下之地者其相知之道固易矣昔人知居上取士之難故虛心而下聽知在下相接之易故因人以致人舜之舉咎陶難得咎陶致天下之士易湯之舉伊尹難得伊尹致天下之士易故舉一人而聽之者王道也舉二人而聽之者霸道也舉三人而聽之者僅存之道也聽一人何以王也任明而致信也聽二人何以霸也任術而設疑也聽三人何以僅存也從二而求一也明主任人之道專致人之道博任人之道專致人不得聞致人之道博故下無所墮任人之道不專則說起而異心生致人之道不博則殊途塞而良材屈使舜未得咎陶湯未得伊尹而不求賢則上下不交而大業廢矣既得咎陶既得伊尹而人人自用是代大匠斲也君臣易位勞神之道也今之人或抵掌而言稱古多賢慮世無人退不自三省而坐談一世豈不甚耶宋本意林五引云今人稱古多賢慮世夫聖人者不世而無人退不三思坐談一世豈不惑耶夫聖人者不世而王興而九賢進齊桓之霸管仲為之謀秦孝之強商君佐之以法欲王則王佐至欲霸則霸臣出欲富國強兵則富國強兵之人往求無不得唱無不和是以天下之不乏賢也顧求不求耳何憂天下之無人乎大書治要 永樂 大書本第五卷

授職

夫裁徑尺之帛刊方寸之木不任左右必求良工者裁帛刊木非左右之所能故也徑尺之帛方寸之木薄物也非良工不能裁之况帝王之佐經國之任可不審擇其人乎故博大廈者先擇匠然後備材治國家者先擇佐然後定

民宋本意林五引云博大廈者先擇匠而大匠構屋必大材為棟梁小材為椽榱苟有所中尺寸之木無棄也非獨屋有棟梁國家亦然大德為宰相此國之棟梁也審其棟梁則經國之本立則庶官無曠而天工時效矣大書治要 永樂 大書本第十五卷

校工

天下之害莫甚于女飾上之人不飾其耳目之欲殫生民之巧以極天下之變一首之飾盈千金之價婢妾之服兼四海之珍宋本意林五引云天下之害莫甚于女飾一頭縱欲者無窮用力力作欲者有盡用力力逞無窮之欲此漢靈之所以失其民也上欲無節下肆情淫李並與而百姓受其殃毒矣嘗見漢末一筆之神雕以黃金飾以和璧繼以隨珠發以翠羽非文犀之植必象齒之管豐狐之柱秋兔之翰用之者必被珠繡之衣踐雕玉之履原本北堂書鈔百四引云漢末一筆之神雕以黃金飾以和璧繼以隨珠發以翠羽非文犀之植必象齒之管豐狐之柱秋兔之翰用之者必被珠繡之衣踐雕玉之履是文以飾用之者必被珠繡之衣踐雕玉之履矣由是推之其極靡不至矣然公卿大夫刻石為碑鑄石為虎碑虎崇儻陳于三衢妨功喪德異端並起宋本意林五引公字均取邪之亂正豈不哀哉夫經國立功之道有二一曰息欲二曰明制欲息制明天下定矣大書治要 永樂 大書本第十六卷

檢商賈

夫商賈者所以伸盈虛而獲天地之利通有無而壹四海之財其人可甚賤而其業不可廢蓋取利之所充而積儲之所生不可不審察也古者民樸而化道上少欲而下勤儉衣足以暖身食足以充口器足以給用居足以避風雨養以大道而民樂其生教以大質而下無過心日中為市民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化清也蓋周世殷盛承變極文而重為之防國有定制下供常事役賦有恆而業不廢君臣相與一體上下體之形影官恕民忠而恩伴父子上下微非常之物下不供非常之求君不索無用之賈民不輕無用之貨自公侯至于皂隸僕妾轉車殊賤賈賈賈等

機運于上百事動于下而六合晏如者分數定也夫神農  
正其綱先之以無欲而威安其道周旋其目登之以中正  
而民不越法法字及秦亂四民而廢常賤競逐未利而  
奔本業大業本服而利壹切之風起矣于是  
士樹彘于朝賈窮僞于市臣挾邪以罔治治字其君  
子懷利以詐其父一人唱欲而億兆和上逞無厭之欲下  
充無極之求都有專市之買邑有傾世之商商賈富乎  
公室公室農夫伏於隴畝而墮溝壑上愈增無常之好以  
徵下下窮死而不知所歸哀夫且大業本服而利未  
流溢而本源竭源字廉盈市而穀屑罄其勢然也古者  
治要無治字言非典義學士不以經心經字事非田桑  
農夫不以亂業業字非時用工人不以措手物非世資商賈  
不以適市大業本服而利士思其訓農思其務工思其用賈思其  
常是以上用足而下不匱大業本服而利故壹野不如壹  
市壹市不如壹朝壹朝不如壹用壹用不如上息欲上息  
欲而下反真矣不息欲于上而欲求下之安靜此猶縱火  
焚林而索原野之不彫瘁難矣故明君止欲而寬下急商  
而緩農貴本而賤末朝無蔽賢之臣市無專利之買國無  
擅山澤之民一臣蔽賢則上下之道壅商賈專利則四方  
之資困民運山澤則兼并之路開而上以無常役下賦一  
物非民所生而請于商賈則民財暴賤民財暴賤而非常  
暴貴非常暴貴則本竭而未盈未盈本竭而國富民安未  
之有矣大業本服而利

仁論

昔者聖人之崇仁也將以與天下之利也利或不與須仁  
以濟天下有不得其所若已推而委之於溝壑然夫仁者  
蓋推己以及人也故已所不欲無施于人推己所欲以及  
天下推己心孝于父母以及天下則天下之為人子者不  
失其親親之道矣推己心有樂于妻子以及天下則天下  
之為人父兄者不失其家室之歡矣推己之不忍于饑  
寒以及天下之心舍生無凍餒之憂矣此三者非難見之  
理非難行之事唯不內推其心以恕乎人未之思耳夫何  
遠之有哉古之仁人推所好以訓天下而民莫不尙德推

所惡以誠天下而民莫不知恥孔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  
斯仁至矣此之謂也若子方惠及於老馬西巴不忍而放  
鹿皆仁之端也推而廣之可以及乎遠矣大業本服而利

義信

蓋天地著信而四時不悖日月著信而昏明有常王者體  
信而萬國以安諸侯秉信而境內以和君子履信而厥身  
以立古之聖君賢佐將化世美俗去信須臾而能安上治  
民者未之有也夫象天則地履信思順以壹天下此王者  
之信也據法持正行以不貳此諸侯之信也言出乎口結  
乎心守以不移以立其身此君子之信也講信修義而人  
道定矣若君不信以御臣臣不信以奉君父不信以教子  
子不信以事父夫不信以遇婦婦不信以承夫則君臣相  
疑于朝父子相疑于家夫婦相疑于室矣小大混然而懷  
好心心作謀上下紛紛而競相欺人倫於是亡矣夫信由  
上而結者也故君以信訓其臣則臣以信忠其君父以信  
誨其子則子以信孝其父夫以信先其婦則婦以信順其  
夫夫為人上竭至誠開信以待下則懷信者欽然而樂進不  
信者紕然而回意矣老子不云乎信不足焉有不信也故  
以信待人不信思信不信待人信斯不信況本無信者乎  
先王欲下之信也故示之以欺誠而民莫欺其上申之以  
禮教而民篤于義矣夫以上接下而以不信隨之是亦日  
夜見災也周幽以詭烽滅國齊襄以瓜時致殺非其顯乎  
故禍莫大于無信無信則不知所規不知所規則左右盡  
也大業本服而利

禮樂

傅子曰能以禮教與天下者其知大本之所立乎夫大本  
者與天地並存與人道俱設雖蔽天地不可以質文損益  
變也大本有三一曰君臣以立邦國二曰父子以定家室  
三曰夫婦以別內外三本者立則天下正三本不立則天

下不可得而正天下不可得而正則有國有家者亟亡而  
立入之道廢矣禮之大本存乎三者不可不謂之近乎用之  
而蔽天地可不謂之遠乎由近以知遠推己以況人此禮  
之情也大業本服而利

法刑

立善防惡謂之禮禁非立是謂之法法者所以正不法也  
明書禁令曰法誅殺威罰曰刑治世之民從善者多上立  
德而下服其化故先禮而後刑也亂世之民從善者少上  
不能以德化之故先刑而後禮也周書曰小乃不可不殺  
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皆裁然則心惡者雖小必誅意善過  
誤雖大必赦此先王所以立刑法之本也禮法殊塗而同  
歸賞刑遞用而相濟矣是故聖帝明王惟刑之恤惟敬五  
刑以成三德若乃暴君昏主刑殘法酷作五虐之刑設炮  
烙之辟而天下之民無所措其手足矣故聖人傷之乃建  
三典殊其輕重以定厥中司寇行刑君為之不舉樂哀矜  
之心至也八辟議其故而宥之仁愛之情篤也柔惠之主  
聞先王之有哀矜仁愛議獄緩死也則妄輕其刑而赦元  
惡刑妄輕則威政墮而法易犯元惡赦則姦人興而善人  
困剛猛之主聞先王之以五刑糾萬民誅誅四凶而天下  
服也於是峻法酷刑以侮天下罪連三族戮及善民無辜  
而死者過半矣下民怨而思叛諸侯乘其弊而起萬乘之  
主死于人手者失其道也齊秦之君所以威制天下而或  
不能自保其身何也法峻而教不設也未備見峻法之生

叛則去法而純仁偏法見弱法之失政則去仁而法刑此  
法所以世輕世重而恆失其中也本義治要 永樂大典  
聖帝明王至無所措其  
手足矣一段無所後文

### 重爵祿

爵祿者國柄之本而貴富之所由不可以不重也然則爵  
非德不授祿非功不與一敝既立則良士不敢以賤德受  
貴爵勞臣不敢以微功受重祿况無德無功而敢受以微  
功至而重本義治要 永樂大典 虛于爵祿之制乎然則先王之用爵祿不可謂  
輕矣夫爵者位之級而祿者官之實也級有等而稱其位  
實足利而周其官此立爵祿之分也爵祿之分定必明選  
其人而重用之德貴功多者受重爵大位厚祿尊官德淺  
功寡者受輕爵小位薄祿卑官厚足以衛治宗黨薄足以  
代其耕居官奉職者坐本義治要 永樂大典 而食于人既食于人  
則不敢以私利經心既受祿于官而或營私利本義治要 永樂大典  
則公法繩之于上而顯議廢本義治要 永樂大典 之于下是以仁  
讓之教存廉恥之化行貪鄙之路塞嗜欲之情滅百官各  
敬其職大臣論道于朝公議日興而私利日廢矣明君  
必順本義治要 永樂大典 善制而後致治非善制之能獨治也必  
須良佐有以行之也故本義治要 永樂大典 治其民而不肖其事則事  
繁而職亂知省其職而不知節其吏本義治要 永樂大典 厚其祿也則  
天本義治要 永樂大典 下力既竭而上猶未供薄其祿也則吏競背公  
義本義治要 永樂大典 營私利此教之所以必廢而不行也凡欲為治  
者無不欲其吏之清也而不知所以致清而求其清此猶  
潭本義治要 永樂大典 治其源而望其流之潔也知所以致清則雖舉盜匪  
不敢為非不知所以致清則雖舉夷叔必犯其制矣夫授  
夷叔以事而薄其祿近不足以濟其身遠不足以室家  
父母餓於前妻子餒於後不營則骨肉之道虧營之則奉  
公之制犯骨肉之道虧則怨毒之心生怨毒之心生則  
此則仁義之理衰矣使夷叔有父母存無以致議必不採  
穢於首陽顧公制而守死矣由此言之吏祿不重則夷叔  
必犯矣夫拜家門委身於公朝榮不足以庇宗人祿不足  
以濟家室骨肉怨於內交黨離於外仁孝之道虧名譽之  
利損能守志而不移者鮮矣人本義治要 永樂大典 據大典本補主不詳察聞

其怨與於內而交離於外薄其名必時本義治要 永樂大典 黜其身矣  
家困而身黜不移之士不顧私門本義治要 永樂大典 之怨不憚遠  
之謫死而後已不改其行上不見信於君下不見明於俗  
遂委死溝壑而莫之能知也豈不悲夫天下知為清之若  
此則改行而從俗矣清者化而為濁善者變而陷於非若  
此而能以致治者未之聞也本義治要 永樂大典

### 平役賦

昔先王之興役賦所以安上濟下盡利用之宜是故隨時  
質文不過其節計民豐約而平均之使力足以供事財足  
以周用乃立壹定之制以為常典甸都有常分諸侯有常  
職萬國致其貢器用殊其物上不與非常之賦下不進  
非常之貢上下同心以奉常教民雖輸力致財而莫怨其  
上者所務公而制有常也戰國之際奔德任威競相吞代  
而天下之民困矣秦并海內遂滅先王之制行其暴政內  
造阿房之宮繼以驪山之役外築長城之限重以百越之  
戍賦過大半傾天下之財不足以盈其欲役及闕左竭天  
下之力不足以周其事於是蓄怨積憤同聲而起陳涉項  
梁之疇奮劍大呼而天下之民響應以從之驪山之基未  
閉而敵國已收其圖籍矣昔者東野畢御盡其馬之力而  
顏回知其必敗况御天下而可盡人之力也哉夫用人之  
力歲不過三日者謂治平無事之世故周之典制載焉若  
黃帝之時外有赤帝蚩尤之難內設舟車門衛甲兵之備  
六興大役再行天誅居無安處即天下之民亦不得不勞  
也勞而不怨用之至平也禹鑿龍門開伊闕築九山濬百  
川過門不入勸飲食卑宮室以率先天下天下樂盡其力  
而不故辭勞者儉而有節所趨公也故世有事即役煩而  
賦重世無事即役簡而賦輕役簡賦輕則奉上之禮宜崇  
國家之制宜備此周公所以定六典也役煩賦重即上宜  
損制以恤其下事宜從省以救其用此黃帝禹禹之所以  
成其功也後之為政思黃帝之至平夏禹之積儉周制之  
有常隨時損益而息耗之厲幾雖勞而不怨矣本義治要 永樂大典  
與本文第二十三文義不全只中間一段  
與非常之賦至所務公而制有常也一段

### 貴教

虎至猛也可畏而服處至羸也可教而使木至勁也可柔  
而屈石至堅也可消而用况人含五常之性有善可因有  
惡可改本義治要 永樂大典 者乎人之所重莫重乎身貴教之道行士  
有仗節成義死而不顧者矣此先王因善教義因義而立  
禮者也因善教義故義成而放行因義立禮故禮設而義  
通若夫商韓孫吳知人性之貪得樂進而不知兼濟其善  
于是東之以法要之以功使下唯力是恃唯爭是務特力  
務爭至有探湯赴火而忘其身者好利之心獨用也人懷  
好利之心則善端沒矣中國所以常制四裔者禮義之教  
行也失其所以教則同乎夷狄本義治要 永樂大典 矣失其所  
以同則同乎禽獸矣不唯同乎禽獸亂將甚焉何者禽獸  
保其性然者也人以智役力者也智役力而無教節是智  
巧日用而相殘無極也相殘無極亂孰大焉不濟其善而  
唯力是恃其不大亂幾希耳人之性避害從利故利出於  
禮讓則修禮讓利出于力爭則任力爭修禮讓則上安下  
順而無侵奪任力爭則父子幾平相危而況於悠悠者乎  
大義本第八

### 戒言

上好德則下修行上好言則下飾辯修行則仁義與焉飾  
辯則大偽起焉本義治要 永樂大典 行則仁此必然之徵也德者  
難成而難見者也言者易撰而易悅者也先王知言之易  
而悅之者眾故不尚言不尚言而尚德舉善以教而以一言  
之悅取人則天下之奔德飾辯以要其上者不絕矣何者  
德難為而言易飾也夫貪榮重利常人之性也上之所好  
榮利存焉故上好之下必趨之趨之不已雖死不避也先  
王知人有好善尚德之性而又貪榮而重利故貴其所尚  
而抑其所貪貴其所尚故禮讓與抑其所貪故廉恥存夫  
榮利者可抑而不可絕也故明為顯名高位豐祿厚賞使  
天下希而慕之不修行崇德則不得此名不居此位不食  
此祿不獲此賞此先王立教之大體也夫德修之難不積  
其實不成其名夫言撰之易合所悅而大用修之久所  
悅無常故君子不貴也本義治要 永樂大典

### 正心

立德之本莫尚乎正心正而後身正身正而後左右正  
左右正而後朝廷正朝廷正而後國家正國家正而後天下  
正故天下不正修之國家國家不正修之朝廷朝廷不正  
修之左右左右不正修之身身不正修之心心所修漸近  
而所濟漸遠禹湯罪己其與也勃焉正心之謂也心者神  
明之主萬理之統動而不失正天地地作下可感而況于  
人乎況于萬物乎夫有正心必有正德以正德臨民猶樹  
表望影不令而行大雅云儀刑文王萬邦作字此之謂也  
有邪心必有枉行以枉行臨民猶樹曲表而望其影之直  
若乃身坐廊廟之內意馳雲夢之野臨朝宰事情兼曲房  
之疑大與本臨朝心與體離情與志乖形神且不相保孰  
左右之能正乎哉忠正仁理存乎心則萬品不失其倫矣  
禮度儀法存乎禮則遠邇內外咸知所象矣古之大君子  
修身治人先正其心自得而已矣能自得則無不得矣苟  
自失則無不失矣無不得者治天下有餘故否則保身居  
正終年不失其和達則兼善天下物無不得其所無不失  
者營妻子不足故否則是非人而禍逮乎其身達則縱  
情用物而殃及乎天下昔者有虞氏彈五弦之琴而天下  
樂其和者自得也秦始皇築長城之塞大與本以爲固禍  
橫發于左右者自失也夫推心以及人而四海蒙其佑則  
文王其人也大與本此三句不推心慮大與本此三句不推心慮  
左右不可保亡秦是也秦之賦大與本君目玩傾城之色  
天下男女怨曠而不肯恤也耳淫亡國之聲天下小大哀  
怨而不知撫也意盈四海之外口窮天下之味宮室造天  
而起萬國爲之癘瘁猶未足以逞其欲唯不推心以況人  
故視用人大與本如用草芥用人如用己惡有不得  
其性者乎古之達治者知心爲萬事主動而無節則亂故  
先正其心其心正于內而後動靜不妄大與本此句下重  
以率先大與本先天下而後天下履正而威保其性也斯遠  
乎求之心而已矣大與本此句下重  
夫能通天下之志者莫大乎至公能行至公者莫要乎無  
忌唯至公故近者安焉遠者歸焉枉直取正而天下信之

唯無忌心故進者自盡而退不懷疑其道泰然浸潤之謂  
不敢干也虞書曰關四門則天下之人輻湊其庭矣明四  
目則天下之人樂爲之視矣達四聰則天下之人樂爲之  
聽矣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不逆之也苟有所逆  
厥流之不至者多矣厥流不至者多則無以成其深矣夫  
有公心必有公道宋本意林有公道必有公制丹朱商均  
子也不肖堯舜黜之管叔蔡叔弟也爲惡周公誅之苟不  
善雖子弟不赦則於天下無所私矣亂政舜殛之禹聖  
明專用之戮其父而授其子則於天下無所忌矣石厚子  
也石碯誅之冀缺雖也晉侯舉之是之謂公道大與本  
在人上天下皆樂爲之用無遠無近苟所懷得達大與本  
近有無死命可致也唯患厥流異源清濁不同愛惡相攻  
而古與生三字大與本疏黨別上之人或有所好  
好二字所好之流獨進而所不好之流退矣通者一而塞  
者萬則公道廢而利大與本道行矣於是天下之志塞而  
不通欲自納者因左右而達則權移左右而上勢分矣昧  
于利者知趨左右之必通必變業以求進矣昧利者變業  
而黨成正士守志而日否則雖見者盈庭而上之所開大與本  
也故先王之教進賢者爲上賞蔽賢者爲上戮順理者進  
逆法者誅設誹謗之木容狂狷之人任公而去私內怨而  
無忌是之謂公制也公道行則天下之志通公制立而私  
曲之情塞矣大與本此篇至此下文凡有血氣云云  
大與本此篇至此下文凡有血氣云云  
而害深者莫甚於言矣君子將和眾定民而殊其善惡  
以通天下之志者也聞言不可不審也聞言未審而以定  
善惡則是非有節而飾辨巧言之流起矣故聽言不如觀  
事觀事不如觀行聽言必審其本觀事必按其實觀行必  
攷其迹參三者而詳之近少失矣問曰漢之官制皆用秦  
法秦不二世而滅漢二十餘世而後亡者何也答曰其制  
則同用之則異秦任私而有忌心法峻而惡聞其失任私  
者怨有忌心則天下疑法峻則民不順之惡聞其失則過  
不上聞此秦之所以不二世而滅也漢初入秦約法三章

論功定賞先封所憎約法三章公而簡也先封所憎大與本  
此三無忌也雖網漏吞舟而百姓安之者能通天下之志  
得其略也世尚大與本此句下重簡尊儒貴學政雖有失能容  
直臣簡則不苟寬則原歸之尊儒貴學則民篤于義能容  
直臣則上之失不害于下而民之所患上聞矣自非聖人  
焉大與本此句下重無不失失而能改則所失少矣心以爲是故言  
行由之其或不是不自知也先王思人之不自知其失而  
處尊者天下之命在大與本焉順之則生逆之則死順而  
無節則詔大與本諛進逆而畏死則直道屈明主忠諫已  
者眾而無由聞失也故開敢諫之路納逆己之言苟所言  
出于忠誠雖事不盡是猶歡然受大與本此句下重之所謂直  
言之塗引而致之非爲名也以爲直言不聞則已之耳目  
塞耳目塞于內諛者順之千外此三季所以至亡而不自  
知也周昌比漢高干桀紂而高祖託以愛于周亞夫申軍  
令而太宗爲之不驅朱雲折檻辛慶忌叩頭流血斯乃寬  
簡之風漢所以歷年四百也大與本此句下重  
曲制  
天下之福莫大於無欲天下之禍莫大於不知足無欲則  
無求無求者所以成其儉也不知足則物莫能盈其欲矣  
莫能盈其欲則雖有天下所求無已所欲無極矣海內之  
物不益萬民之力有盡縱無已之求以滅不益之物遂無  
極之欲而役有盡之力此殷士所以倒戈於牧野秦民所  
以不期而周大與本此句下重治原原云周同今按禮禮弓上四者皆  
不必改周周同也大與本此句下重叛曲論之好善而不足者豈非天下之  
大禍邪大與本此句下重全天下之福莫能盈其欲矣一段  
安民  
民富則安貧則危明主之治也分其業而壹其事業分則  
不相亂事壹則各盡其力而不相亂則民必安矣重親民  
之吏而不數遷重則樂其職不數遷則志不流于他官樂  
其職而志不流于他官則盡心恤其下盡心以恤其下則  
民必安矣附法以寬民者賞也法以要名者誅寬民者賞  
則法不虧于下尅民者誅而名不亂于上則民必安矣量  
時而置官則吏皆而民供吏皆則精則當才而不遺力

民則供願供願則思義而不背上下愛其下下樂其上則  
民必安矣獨鄉閭之教則民存知相恤而仁知相救存相  
恤而亡相救則鄰居相持懷土而無遷志鄰居相持懷土  
無遷志則民必安矣度時宜而立制量民力以役賦賦賦  
有常上無橫求則事有備而并兼之隙塞事有備并兼  
之隙塞則民必安矣國遠必驗之近與事必度之民知稼  
穡之艱難重用其民如保赤子則民必安矣職業無分事  
務不壹職荒事廢相督不已若是者民危親民之吏不重  
有資者無勞而數遷競營私以害公飾虛以求進仕宦如  
寄視用其民如用路人若是者民危以法寬民者不賞刻  
民為能者必進下力盡矣而用之不已若是者民危吏多  
而民不能供上下不相樂若是者民危鄉閭無救存不相  
恤而亡不相救若是者民危不度時而立制不量民而役  
賦無常橫求相仍窮迫不堪其命若是者民危視遠而  
志近與事不度于民不知稼穡之艱難而轉用之如是者  
民危安民而上危民危而上安者未之有也虞書曰安民  
則惠黎民懷之其為治之要乎今之刺史古之牧伯也今  
之郡縣古之諸侯也州縣其統郡舉其綱縣理其目各職  
守不得相干治之經也夫彈枉正邪糾其不法擊一以警  
百者刺史之職也物技成考定能否均其勞逸同其得  
失有大不可而後舉之者太守之職也親民授業平理百  
事猛以威吏寬以容民者令長之職也然則令長者最親  
民之吏百姓之命也國以民為本親民之吏不可不以不  
意也聖書治要 永樂大典本卷第二十一文義  
○無名  
傅子曰利天下者天下亦利下文天下亦害之害天下  
者天下亦害之利則利害則害無有幽深隱微無不報也  
仁人在位常為天下所歸者無他也善為天下與利而已  
聖書治要 永樂大典本卷第二十三篇治要多此篇文亦疑不全  
則此篇或即上  
安民書末民也

不用情而下從之者未之有也夫去私者所以立公道也  
唯公然後可正天下傅子曰此三字善為政者天地不  
能害也而況于人乎堯水湯旱而民無大災采邑猶太  
平也不亦美乎晉饑矣大與本字與下解字及懈而為  
秦越治要原於云禽脫此字人且害之而況於天地乎  
治要 永樂大典  
本卷第十三  
問刑  
傅子曰此三字秦始皇之無道豈不甚哉視殺人如殺  
狗彘狗彘仁人用之猶有節始皇之殺人偏情而已其不  
以道如是而李斯又深刑峻法隨其指而妄殺人秦不  
世而滅李斯無遺類以不道遇大與本字人人亦以不道報  
之入獄之天網之行無道未有不亡者也或曰漢太宗除  
肉刑可謂仁乎傅子曰匹夫之仁非王天下之仁也夫王  
天下者大有濟者也非小不忍之謂也先王之制殺人者  
死故生者懼傷人者殘其體故終身懲所刑者算而所濟  
者眾故天下稱仁焉今不忍殘人之體而忍殺之既不類  
傷人刑輕是失其所以忍也不忍人心故曰匹夫之仁也  
相傷亂之漸也猶有不忍人心故曰匹夫之仁也聖書治要  
永樂大典本卷第二十二無或曰漢太宗以下一段本應林五  
引云漢太宗除肉刑匹夫之仁也非天下之仁也不忍殘  
人之體而忍殺  
信直  
傅子曰古之賢君樂聞其過故直言得至以補其闕古之  
忠臣不敢隱君之過故有過者知所以改其戒大與本  
改以死繩之不亦至直乎治要傅子曰起至此止為一段  
又作一篇茲從之傅子曰此三字至哉季文子之事君  
也治要 永樂大典本卷第十八  
矯矯  
傅子曰正道之不行常由治要無此字佞人亂之也故桀  
信其佞臣推役大與本字以殺其正臣關龍逢而夏以亡  
紂信其佞臣惡來以割作制大與本字其正臣王子比干之心而  
殷以亡惑佞之不可用如此何惑者之不息也傅子曰  
佞人善養人私欲也故多私欲者悅之唯聖人無私欲賢

者能去私欲也有見人之私欲必以正道矯之者正人之  
徒也違正而從之者佞人之徒也自察其心斯知佞正之  
分矣或問佞孰為大傅子曰行足以服俗辯足以惑眾言  
必稱乎仁義隱其惡心而不可卒見伺主之欲微合之得  
其志敢以非道陷善人稱之有術飾之有利非聖人不能  
別此大佞也其次心不欲為仁義言亦必稱之行無大可  
非動不違乎俗合主所欲而不致正也有害之者然後陷  
之最下佞者行不顧乎天下唯求主心使文巧辭自利而  
已顯然善善行之不作若四凶可謂大佞者也若安昌侯  
張禹可謂次佞也若趙高石顯可謂最下佞者也大佞形  
隱為善深下佞形露為善淺形露猶不別之可謂至闇也  
聖書治要 永樂大典本卷第十九無曰惑  
已佞之不可用 如此至可謂至闇也  
○無名  
治人之謂治正己之謂正人不能自治故設法以一身  
不正雖有明法即民或不從故必正己以先之也然即明  
法者所以齊眾也正己者所以率人也夫法設而民從之  
者得所故也法獨設而無主即不行有主而不一則勢分  
一則順分則爭此自然之理也聖書治要 永  
樂大典本卷  
假言  
天地至神不能同道而生萬物聖人至明不能一檢而治  
百姓故以異致大與本字同者天地之道也因物制宜者聖  
人之治也既得其道雖有詭常之變長短是變非十四引  
相害之物不傷乎治體矣水火之性相滅也善用之者陳  
金鼎乎其間爨之煮之而能兩盡其用不相害也五味以  
調百品以成長短是是非十天下之物為水火者多矣若  
施金鼎乎其間長短是是非十則何憂乎相害何患乎不  
盡其用也聖書治要 永樂大典本卷  
水經注引  
宮室  
上於建章中作神明臺并幹樓咸高五十餘丈皆作懸閣  
道相屬焉水經注  
釋法  
釋法任情姦佞正下多疑少決嘗執腐索以御奔馬專任  
刑名民不聊生通儒達道政乃昇平浩大海百川歸之



洋洋聖化九服仰之春風暢物秋霜肅殺同則相濟異若  
胡越異文類聚五十五  
刑法常刑法

南州王宗潮初校  
善化陳亦曉覆校

傅子卷二

晉傅玄撰

長沙葉德輝撰

太祖又云湯武之王豈同土哉若以險固為實則不能應  
機而變化也武帝紀注

太祖武皇帝感聚之奢僭公女適人皆以皂帳從婢不  
過十人魏志武帝紀注原本北堂書抄百三十二引云  
從婢十人而已魏志武帝紀注原本北堂書抄百三十二引云  
從婢十人而已魏志武帝紀注原本北堂書抄百三十二引云

漢末王公多委王服以幅巾為雅是以袁紹崔豹之徒雖  
為將帥皆著練巾魏太祖以天下凶荒資財乏匱擬古皮  
弁裁練巾以為恰台子簡身隨時之義以色別其貴賤于

今施行可謂軍容非國容也魏志武帝紀注宋書禮志  
原以幅巾為雅是以袁紹崔豹之徒雖為將帥皆著練巾

皮弁裁練巾以為恰台子簡身隨時之義以色別其貴賤于  
今施行可謂軍容非國容也魏志武帝紀注宋書禮志  
原以幅巾為雅是以袁紹崔豹之徒雖為將帥皆著練巾

時太原發塚破棺棺中有一生婦人將出與語生人也送  
之京師問其本事不知也視其家上樹木可三十歲不知

此婦人三十歲常生於地中耶將一朝歛生偶與發冢者  
會也魏志明帝紀注太平御覽五百五十八引云太原

漢桓帝時大將軍梁冀以火浣布為單衣常大會賓客冀  
賜爭酒失杯而污之偶怒解衣曰燒之布得火煇煇然

如燒凡布垢盡火滅梁然潔白若用灰水焉魏志冀傳注事類  
賦十二引云梁冀作火浣布南齊書梁冀傳注事類賦十二

長老說漢桓帝時大將軍梁冀以火浣布為單衣常大會賓客  
賜爭酒失杯而污之偶怒解衣曰燒之布得火煇煇然

冰凍之魏志冀傳注事類賦十二引云梁冀作火浣布南齊書  
梁冀傳注事類賦十二引云梁冀作火浣布南齊書梁冀傳注

帝時屬門貴官於是太尉段熲司徒崔烈太尉樊陵司

空張温之徒皆入錢上千萬下五百萬以買三公類數征  
伐有大功烈有北州重名温有傑才陵能備時皆一時顯  
士猶以貨取位而況于劉璋唐珍張顛之黨乎魏志董卓  
傳注八引云董卓取司徒  
初表謂嵩曰今天下大亂未知所定曹公擁天子都許君  
為我觀其意嵩對曰聖達節次守節嵩守節者也夫事君  
為君君臣名定以死守之今策名委贖為將軍所命雖赴  
湯蹈火死無辭也以嵩觀之曹公至明必濟天下將軍能  
上順天子下歸曹公必享百世之利楚國實受其祐使嵩  
可也設計未定嵩使京師天子假嵩一官則天子之臣而  
將軍之故吏耳在君為君則嵩守天子之命義不得復為  
將軍死也唯將軍重思無負嵩表遂使之果如所言天子  
拜嵩侍中遷零陵太守還稱朝廷曹公之德也表以為懷  
貳大會僚屬數百人陳兵見嵩感盛持節將斬之數曰韓  
嵩敢懷貳耶皆欲欲令嵩謝嵩不動謂表曰將軍負嵩  
嵩不負將軍具陳前言表怒不已其妻蔡氏諫之曰韓嵩  
楚國之望也且其言直誅之無辭表乃弗誅而囚之魏志  
注

吳宇公梯瓌偉博達有知人鑒辟公府拜尚書郎後客荆  
州以說劉琮之功賜爵關內侯文帝中為侍中太和中卒  
翼在荆州目屬統為半英雄證裝潛終以清節顯統遂附  
劉備見待次于諸葛亮潛位至尚書令並有名德及在魏  
朝魏諷以才智聞異謂之必反卒如其言異弟子級別有  
傳魏志劉表傳注  
越嗣適之後也深中足智魁傑有雄姿大將軍何進聞其  
名辟為東曹掾越勸進誅諸閹官進猶豫不決越知進必  
敗求出為汝陽令佐劉表平定境內表得以疆大詔書拜  
章陵太守封樊亭侯荆州平太與荀彧書曰不喜得荆  
州喜得劉翼度耳建安十九年卒臨終與太祖書託以門  
戶太祖報書曰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孤少所舉行之多矣  
魂而有靈亦將聞孤此言也魏志注  
鍾有所親胡車兒勇冠其軍太祖愛其健手以金與之續  
聞之疑太祖欲因左右刺之遂反魏志注

或問近世大賈君子皆曰前令君之仁荷軍師之智斯可謂近世大賈君子矣... 太祖曰義士也教之... 太祖曰義士也教之... 太祖曰義士也教之...

五條注云 皇上書天子且以疾辭曰臣聞得就發夢以感朕宗... 太祖謂嘉曰本初擁冀州之眾青并從之地廣兵強而數... 太祖謂嘉曰本初擁冀州之眾青并從之地廣兵強而數...

公有十勝雖兵強無能為也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 太祖欲速征劉備議者懼軍出袁紹襲其後進不得戰而... 太祖欲速征劉備議者懼軍出袁紹襲其後進不得戰而...

退失所據語在武紀太祖疑以問嘉勳太祖曰昭性運而多疑來必不速備新起眾心未附急擊之必敗此存亡之機不可失也太祖曰善遂東征劉備敗奔紹結果不出

河北既平太祖多辟召青冀幽并知名之士漸臣事之以爲省事掾屬皆嘉之謀也嘉志郭

太祖又云哀哉孝痛哉孝孝惜哉孝嘉志郭太祖與荀彧書追傷嘉曰郭奉孝年不滿四十相與周旋十一年險阻艱難皆共罹之又以其通達見世事無所疑

沛欲以後事屬之何意卒爾失之悲痛傷心今表增其子滿千戶然何益亡者追念之感深且奉孝乃知孤者也天下人相知者少又以此痛惜奈何奈何又與武書追惜奉

孝不能去心其人見時事兵事過絕于又人多畏病南方有疫常言吾往南方則不生還然與共論計云當先定刑此爲不但見計之忠厚必欲立功分棄命定事人心乃爾何得使人忘之嘉志郭

曹大司馬之勇實勿勿加也張遼其次焉嘉志郭百九十九條注云大興小興

衡辯于言而赴于論見荆州牧劉表日所以自結于表者甚至表悅之以爲上賓衡稱表之美盈口而論表左右不

廢繩墨于是左右因形而譖之曰衡稱將軍之仁西伯不過也唯以不能斷終不濟者必由此也是言實指表智短

而非衡所言也表不詳察遂疏衡而逐之衡以交絕于劉表智窮于黃祖身死名滅爲天下笑者譖之者有形也嘉志郭

太祖徵暉及蔣濟胡質等五人皆揚州名士每舍亭傳未嘗不請所以見重內論國邑先賢禦賊固守行軍進退之

宜外料敵之變化彼我虛實戰爭之術夙夜不解而睡獨臥軍中終不一言濟怪而問之暉答曰對明主非精神不

接精神可學而得乎及見太祖果問揚州先賢賊之形勢四人爭對待次而言再見如此太祖每和悅而睡終

不一言四人笑之後一見太祖止無所復問暉乃設遠言以動太祖太祖適知便止若是者三其旨趣以爲遠言宜

微精神獨見以盡其機不宜于假坐說也太祖已探見其心矣坐罷尋以四人爲合而授暉以腹心之任每有疑事輒以面問暉至一夜數十至耳嘉志郭

居七日蜀降者說蜀中一日數十驚備雖斬之而不能安也太祖延問暉曰今尚可擊不暉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

初太祖時魏諷有重名自卿相以下皆傾心交之其後孟達去劉備歸文帝論者多稱有樂毅之量暉一見諷達而皆云必反卒如其言嘉志郭

孫權遣使求降帝以問暉對曰權無故求降必內有急寇眾心不安又恐中國乘其釁而伐之故委地求降一以

御中國之兵二則假中國之援以彌其眾而疑敵人權善用兵見策知變其計必出于此今天下三分中國十有其

八吳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國之利也今還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興師渡江襲其內蜀攻其外

固不能久存況蜀得其外我得其內乎帝曰人稱臣降而伐之疑天下欲來者心必以爲懼其一不可孤何不且受

吳降而襲蜀之後乎對曰蜀遠吳近又聞中國伐之便還軍不能止也今備已怒故與兵擊吳聞我伐吳知吳必亡

必喜而進與我爭割吳地必不改計抑怒救吳必然之勢也帝不聽遂受吳降即拜權爲吳王暉又進曰不可先帝

征伐天下兼其八威震海內陛下受禪即真德合天地聲靈四遠此實然之勢非卑臣頌言也權雖有雄才故漢驃

騎將軍南昌侯耳官輕勢卑士民有畏中國心不可強迫與成所謀也不得已受其降可進其將軍號封十萬戶侯

不可即以爲王也夫王位去天子一階耳其禮秩服御相亂也彼直爲侯江南士民未有君臣之義也我信其僞降

就封殖之崇其位就定其君臣是爲虎傅翼也權既受王位卻蜀兵之後外盡禮事中國使其國內皆聞之內爲無

禮以怒陛下陛下赫然發怒與兵討之乃徐告其民曰我

委身事中國不受珍貨重寶隨時貢獻不敢失臣禮也無故我伐必欲殘我國家俘我民子女以爲僮隸妾卑民無緣不信其言也信其言而感怒上下同心戰加十倍矣又不從遂即拜權爲吳王權將陸遜大敗劉備殺其丘

入萬餘人備僅以身免權外禮愈卑而內行不順果如暉言嘉志郭

暉事明皇帝又大見親重帝將伐蜀朝臣內外皆曰不可暉入與帝議因曰可伐出與朝臣言因曰不可伐暉有膽

智言之皆有形中領軍楊暨帝之親臣又重暉持不可伐蜀之議最堅每從內出輒過暉請不可之意後暨從焉

行天淵池帝論伐蜀事暨切諫帝曰卿書生焉知兵事暨謙謝曰臣出自書生之未陛下過聽拔臣羣萃之中立之

六軍之上臣有微心不敢不盡言臣言誠不足采侍中劉曄先帝謀臣常曰蜀不可伐帝曰曄與吾言蜀可伐暨曰

曄可召質也詔召曄至帝問曄終不言後獨見曄責帝曰伐國大諫也臣得與聞大諫常恐夢洩以益臣罪焉

敢向人言之夫兵詭道也軍事未發不厭其密也陛下顯然露之臣恐敵國已聞之矣于是帝謝之曄出責暨曰夫

釣者中大魚則縱而隨之須可制而後牽則無不得也人主之威豈徒大魚而已子誠直臣然計不足采不可不精

思也御覽八百三十四引云劉曄責楊暨曰夫釣者中大魚則縱而隨之須可制而後牽之則無不得也人主之威豈徒大魚而已子誠直臣然計不足采不可不精

思也御覽八百三十四引云劉曄責楊暨曰夫釣者中大魚則縱而隨之須可制而後牽之則無不得也人主之威豈徒大魚而已子誠直臣然計不足采不可不精

思也御覽八百三十四引云劉曄責楊暨曰夫釣者中大魚則縱而隨之須可制而後牽之則無不得也人主之威豈徒大魚而已子誠直臣然計不足采不可不精

思也御覽八百三十四引云劉曄責楊暨曰夫釣者中大魚則縱而隨之須可制而後牽之則無不得也人主之威豈徒大魚而已子誠直臣然計不足采不可不精

思也御覽八百三十四引云劉曄責楊暨曰夫釣者中大魚則縱而隨之須可制而後牽之則無不得也人主之威豈徒大魚而已子誠直臣然計不足采不可不精

南字李治善名稱有大辨夷時為選部郎鄧顯之徒稱之為伊呂當此之時其人意陵霄雲謂云日仲尼不聖何以知其然智者圖天下羣愚如弄一丸于掌中而不能得天下玄以其言大惑不復詳難也謂之日天下之質變無常也今見窮瘁之敗退居里舍乃謝其言之過也傳注

魏漢御史大夫杜延年之後延年父周自南陽徙陵廷年徙杜陵子孫世居焉魏志

魏自荆州還後至許見耿紀語終夜尚書令荀彧與紀比屋夜聞讒言異之且遣人謂紀曰有國士而不進何以居位既見讒知之如舊相識者遂進讒于朝魏志

家與紀屋相比夜聞讒言異之且遣人謂紀曰有國士何以居位既見讒知之如舊相識者遂進讒于朝魏志

百九引云杜勤至許見耿紀共語終夜尚書令荀彧與紀屋相比夜聞讒言異之且遣人謂紀曰有國士何以居位既見讒知之如舊相識者遂進讒于朝魏志

魏稱勇足以當大難智能應變其可試之魏志

先云既欲為虎而惡食人肉失所以為虎矣今不殺必有後患魏志

魏與太僕李恢東太守郭智有奸故于豐交結英備以才智顯于天下智子冲有內實而無外親州里勿稱也備為尚書僕射二人各修子孫禮見讒既退讒曰孝懿無子非徒無子殆將無家君謀為不死也其子足繼其業時人皆以讒為誤恢死後豐為中書令父子兄弟皆誅冲為代郡太守卒權父業世乃服讒知人魏志

太祖將征柳城遠諫曰夫許天下之會也今天子在許公遠北征若劉表遠劉備許據之以號令四方之勢去矣太祖策表必不能任備遂行也魏志

表既被望之荆州土人皆自危也夫表之本心於望之不能也以直廷情而諫言得入者以無容直之度也據前楚之地不能以成功者未必不由此也夷叔近武王以成名丁公順高祖以受戮二主之度遠也若不遠其度惟偏心是徒難乎以容民畜眾矣魏志

祖父會代郡太守父充黃門侍郎魏志

是時何晏以材辯顯于貴戚之閒鄧顯好變通合徒黨焉魏志

聲名於閭閻而夏侯玄以貴臣子少有重名為之宗主求交於級而不納也級友人荀爽有清議遠心然性怪之謂級曰夏侯泰初一時之傑虛心交子合則好成不合則怨至二賢不睦非國之利此禍相如所以以下廉願也級答之曰泰初志大其量能合虛聲而無實才何平叔言遠而情近奸辯而無誠所謂利口覆邦國之人也鄧元茂有為而無終外要名利內無關鑰貴同惡異多言而妬前多言多讒妬前無親以吾觀此三人者皆敗德也遠之猶恐禍及况昵之乎魏志

河內尹內掌帝都外統京畿兼古六鄉六達之士其民異方雜居多豪門大族商賈胡狇天下四方會利之所聚而登之所生前尹司馬芝舉其綱而太簡次尹劉靜綜其目而太密後尹李勝毀常法以收一時之聲級立司馬氏之綱裁劉氏之綱目以經緯之李氏所毀以漸補之郡有七百吏半非舊也河南俗黨五官塚功曹典選職皆授其本人無用與邦人者級各舉其良而對用之官曹分職而後以次考校之其治以德教為本然持法有恆簡而不可犯見理諫諍不加撻楚而得其實不為小惠有所黨連及大有益于民事皆隱其端迹若不由已出故當時無赫赫之名吏民久而後安之魏志

魏右肅石碑進多豪門高貴顯見天下四帝好之所生尹李勝毀常法取一時之聲也魏志

魏南尹治以嚴教為本然持法有恆簡而不可犯見理諫諍不加撻楚而得其實不為小惠有所黨連及大有益于民事皆隱其端迹若不由已出故當時無赫赫之名吏民久而後安之魏志

魏大益于民皆隱其端迹若不由已出故當時無赫赫之名吏民久而後安之魏志

魏北益于民皆隱其端迹若不由已出故當時無赫赫之名吏民久而後安之魏志

魏初李豐與級同州少有顯名早歷大官內外稱之級又不

善也謂同志曰豐飾僞而多疑矜小失而昧于權利若處庸庸者可也自任機事聰明者必死豐後為中書令與夏侯玄俱禍卒如級言級自少與冀州刺史裴徽散騎常侍荀勗善徽甚早亡又與鎮北將軍何曾司空陳泰尚書侯荀爽後將軍鍾毓並善相與綜朝事俱為名臣魏志

實亡天下致甲會其葬者三萬人制縗麻者以百數魏志

宋建雅牛禱賽終自焚滅文欽曰祠祭事天新于人手澤萬誕天婦聚會神巫淫祀求福伏尸淮南舉族誅與此天下所共見足為明鑒也魏志

初劉備蜀丞相探趙雲曰劉備其不濟乎拙于用兵每戰必敗奔亡不暇何以圖人蜀雖小區險固四塞獨守之國難卒并也徵士傅幹曰劉備寬仁有度能得人死力諸葛亮達治知變正而有謀而為之相張飛關羽勇而有義皆萬人敵而為之將此三人者皆人傑也以備之略三傑佐之何為不濟也蜀志

魏父也兄弟耳遂曰之太祖曰事君不忘其本天下義士也度何時能去遺曰羽受公恩必立效報公而後去也魏志

魏孫策為入明果獨斷勇蓋天下以父堅戰死少而合其兵將以報讐轉關千里盡有江南之地誅其名豪威行鄰國及權繼其業有張于布以為腹心有陸議諸葛瑾步騭以為股肱有呂範朱然以為爪牙分任受職乘間伺隙兵不妄動故戰少敗而江南安吳志

馮先生天下之名巧也少而遊豫不自知其為巧也當此之時言不及巧焉可以言智乎為博士居貧乃思綬機之變不言而世人知其巧矣晉綬機五十綜者五十蹕六十綜者六十蹕先生患其賤功費日乃皆易以十二蹕其奇文與變因感而作者魏志

高文與變因而作者魏志

生名鈞字衡天下之名巧也綬機本五十八蹕先生後先



劉珍朱穆盧植楊彪之徒又繼而成之豈亦各拘於時而不得自盡乎何其益陋也史通

吾觀班固漢書論國體則飾主闕而抑忠臣教世教則貴取容而賤直節述時務則謹詞章而略事實非良史也史通

楚漢之際有好事者作世上錄黃帝下逮漢末班固漢書因父得成遂沒不言彪殊異馬遷也史通

凡品才有九一曰德行以立道本二曰理才以研事機三曰政才以經治體四曰學才以綜典文五曰武才以禦軍

族六曰農才以教耕稼七曰工才以作器用八曰商才以興國利九曰辨才以長諷議此量才者也長短經

知人之難莫難於別真偽設所修出于為道者則言自然而貴元虛所修出於為儒者則言分制而貴公正所修出於為縱橫者則言權宜而貴變常九家殊務各有所長非所為難也以觀者觀其行以語者觀其辭以出者觀其治以處者觀其學四德或異所觀有微又非所謂難也所謂難者與說詭合轉應無窮辱而言高貪而言廉賊而言仁

性而言勇詐而言信淫而言貞能似而亂真多端以疑

問此凡人之所常惑明主之所甚疾也君子內洗其心以虛受人立不易方宋本

之道也九流有主貞一之道也內貞觀而外貞一則執偽

者無地而逃矣夫空言易設但責其實事之效則是非之驗立可見也故韓子曰人皆寐盲者不知人皆默者不

識覺而使之視問而使之對則盲暗察矣發齒吻視毛色雖良樂不能必馬連車蹴躡試之行途則滅獲定其驚良

觀青黃察鐵銷雖歐冶不能必劍陸斷狗馬水截蛟龍雖

愚者識其利鈍矣是知明試責實乃聖功也長短經

士大夫分職而聽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總方而議則天子拱己而正矣何以明其然耶當堯之時舜為司徒契

為司馬禹為司空后稷為田疇夔為樂正倕為工師伯夷

為秩宗皋陶為理官益掌驅禽堯不能為一焉奚以為君

而九子者為臣其故何也堯知九賦之事使九子各授其

事皆勝其任以成九功堯遂乘成功以王天下長短經

凡都縣之政課有六一曰以教課治則官慎德二曰以清課本則官慎行三曰以才課任則官慎舉四曰以役課平

則官慎事五曰以農課等則官慎務六曰以獄課訟則官

慎理此能備官也長短經

先王之制禮也使疏戚有倫貴賤有等上下九代別為五

族骨肉者天屬也正服之所經也義立者人紀也名服之

所經也正服者本於親親名服者成於尊尊親尊者服重

親殺者轉輕此近遠之理也尊崇者服厚尊降者轉薄此

高下之教也記曰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夫屬乎

子道者妻皆婦道也人紀準之兄不可以比父弟不可以

為子姪之與叔異族之人本之天屬嫂非姊叔非弟也則

不可以親親理矣校之人紀嫂非母也叔非子也稽之五

服體無正統定其名分不知所附杜佑通典

征南軍師北海矯公智父前取夾氏女生公智後而出之

未幾重取王氏女生公曜父終之日謂公智曰公曜母年

少必當再嫁可迎還汝母及父卒公智以告其母母曰我

夾氏女非復嬌氏婦也今將依汝居然不與嬌氏家事夾

氏來至王氏不悅脫絳絰而求去夾氏見其如此即還歸

夾舍三年喪畢王氏果嫁夾氏乃更來每有祭祀之事夾

氏不與及公智祖母并姑亡夾氏並不為制服後夾氏疾

困謂公智我非嬌氏婦乃汝母耳勿葬我嬌氏墓也公智

夫孝子事其親事亡若事存也女子從人出之則歸命之則反上奉夫母以為姑下育夫兒以為子制嬌氏之家政

修母氏之教命而怡然無戚言非逆命也杜佑通典

榮廣為河南尹郡中前廳多怪病後人皆於廊下督郵傳

中治事無敢在廳事者唯廣處之白日戶自閉二子凱橫

等懼怖廣使掘牆孔得狸乃絕文苑

衛陽劉煥辰初校

邵陽石陶鈞覆校

傅子卷三

晉傅玄撰

長沙葉德輝撰

夫文采之在人猶榮華之在草宋本意林五 武英殿本

天地成歲也先春而後秋人君之治也先禮而後刑宋本

救嬰孩之疾而不忍鍼艾更加他物以至死也今除肉刑宋本

危者更取何異服他藥也肉刑雖斬其足猶能生育也張宋本

蒼除肉刑每歲所殺萬計鍾繇復肉刑歲生二千人也名宋本

肉刑者猶鳥獸之登俎而作肉宋本

今有弱子富陷大辟問其慈父必乞以肉刑代之苟可以宋本

生易死也有道之君能不以此加百姓乎蛇虺在手壯夫宋本

斷其腕謂其雖斷不死也宋本

曹叡曰繫駒駒以繆絆御悍馬以朽索今制民以輕刑亦宋本

如此也宋本

但知管子借耳于天下不知堯借人心而後用其耳目宋本

昔燕趙之間有三男子共娶一女生四子後爭訟廷尉廷宋本

壽奏云禽獸生子逐母宜以四子還母尸三男子於市宋本

憲一蟻孔而河決息施一車轄而覆乘止立法令者亦宜宋本

舉要三引末句作爲注者宜舉其要宋本

禮云緇父服齊衰傅子曰母捨己父更嫁他人與己父絕宋本

甚於兩夫也又制服恐非周孔所制亡秦焚書以後俗儒宋本

造之制服此禮也宋本

父絕若兩夫也宋本

絕天也宋本

安進者若羽注石述誅者若走赴深宋本

樹上懸瓠非木實也背上披裘非香毛也此似是而非宋本

似是非而非無是字宋本

九日養親一日餽之豈得言孝飽多饒少固非孝子武英殿本

子作九日數馬武英殿本

傷不可同於武英殿本一日餽母也宋本

云九日養親一日餽之豈得言孝飽多饒少固非孝子宋本

數馬十日一日餽之豈得言孝飽多饒少固非孝子宋本

云馬十日一日餽之豈得言孝飽多饒少固非孝子宋本

云馬十日一日餽之豈得言孝飽多饒少固非孝子宋本

云馬十日一日餽之豈得言孝飽多饒少固非孝子宋本

云馬十日一日餽之豈得言孝飽多饒少固非孝子宋本

云馬十日一日餽之豈得言孝飽多饒少固非孝子宋本

云馬十日一日餽之豈得言孝飽多饒少固非孝子宋本

云馬十日一日餽之豈得言孝飽多饒少固非孝子宋本

云馬十日一日餽之豈得言孝飽多饒少固非孝子宋本

云馬十日一日餽之豈得言孝飽多饒少固非孝子宋本

云馬十日一日餽之豈得言孝飽多饒少固非孝子宋本

漢末有管秋陽者與弟及伴一人避亂俱行天雨雪糧絕宋本

謂其弟曰今不食伴則三人俱死乃與弟共殺之得糧達宋本

舍後遇赦無罪此人可謂義士乎武英殿本

管秋陽愛先人遺體食伴無嫌也苟侍中難曰秋陽貪生宋本

殺生豈無武英殿本不罪邪文學曰此伴非會友也若管仲嘆宋本

鮑叔牙禹食王陽此則不可向所殺者猶鳥獸而能言耳宋本

今有犬齧一狸狸齧一鸚鵡何足怪也昔重耳懸齊女而宋本

欲食狐偃叔敖怒楚師而欲食伍參賢哲之忿猶欲啖人宋本

而況遭窮者乎宋本

見虎一毛不知其班道家笑儒者之拘儒者噉道家之故宋本

皆不見本也宋本

止響以聲逐影以形姦爭流蕩而武英殿本

積薪若山縱火其下火未及燃一杯之水尚可救也及至宋本

火猛風起雖傾江河海不能救也秦昭王是積薪而宋本

縱火其下始皇燃而方熾二世起風而怒也秦人觀山東宋本

之民猶猛虎之視羣羊何隔憐哉宋本

秦人觀山東之民以下別作一條宋本

大孝養志其次養形養志者盡其和養形者不失其敬宋本

割地利已天下嘗之推心及物天下歸之以信接人天下宋本

信之不以信接人妻子疑之見疑妻子難以事君子修宋本

身居位非利名也在乎仁義而已宋本

人皆知滌其器莫知洗其心宋本

君子審其宗而後學明其道而後行宋本

一經注云出御覽宋本

傅子曰學以道達榮不以位顯或云匡武英殿本

詩至宰相張禹以善論語武英殿本

榮乎宋本

墨子兼愛是廢親也短喪是忘愛也宋本

伊尹耕於有莘孰知非夏之野人呂尚釣於渭濱孰知非宋本

殷之漁者過湯文武英殿本

股之漁者過湯文武英殿本

股之漁者過湯文武英殿本

股之漁者過湯文武英殿本

股之漁者過湯文武英殿本

股之漁者過湯文武英殿本

股之漁者過湯文武英殿本

股之漁者過湯文武英殿本

股之漁者過湯文武英殿本

股之漁者過湯文武英殿本

股之漁者過湯文武英殿本

股之漁者過湯文武英殿本

面歧路者有行迷之虞武英殿本

或乘馬或乘車而俱至秦者所謂行武英殿本

若謂黃帝後乃武英殿本

用之宋本

經巨海者終年不見其厓荆虞泉武英殿本

底故小者不可以語大武英殿本

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彰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宋本

之黻五彩謂之繡宋本

秦始皇家令匠人作機弩有人穿者即射之以人魚背作宋本

燭宋本

逐免之犬終朝尋免不失其迹雖見麋鹿不暇顧也宋本

漢高祖度關而網疏故後世推誠而簡直光武教一而網宋本

密故後世守常而禮義魏武亂以尚猛天下修法而貴宋本

理宋本

形之正不求影之直而影自直聲之平不求響之和而響宋本

自和德之崇不求名之遠而名自遠宋本

西國胡言蘇合香是獸便中國獸便而臭忽聞西極獸便宋本

而香則不信矣宋本

必得崑山之玉而後寶則荆璞無夜光之美矣必須南國宋本

之珠而後珍則隨侯無明月之稱矣宋本

始望遠遊北海而不免平臺之役及奔驪山尋見發掘宋本

今有鉛錫之錠雖歐冶百鍊猶不如瓦刀有驚駘之馬雖宋本

有造父駕之終不及飛兔絕景質鈍故也土不可以作鐵宋本

而可以作瓦宋本

相者曰三停九候定於一尺之面智愚勇怯形于一寸之宋本

目天倉金匱以別富貴貧賤宋本

大倉注云出御覽宋本

大倉注云出御覽宋本

大倉注云出御覽宋本

大倉注云出御覽宋本

大倉注云出御覽宋本

大倉注云出御覽宋本

大倉注云出御覽宋本

大倉注云出御覽宋本

大倉注云出御覽宋本

大倉注云出御覽宋本

大倉注云出御覽宋本

大倉注云出御覽宋本

大倉注云出御覽宋本

大倉注云出御覽宋本

大倉注云出御覽宋本

光武鳳翔於南陽燕雀化作鸚鵡宋本意林五 武英殿

二漢之臣煥爛如三辰之附長天長平之卒拓武英殿

如秋草之中繁霜勢使然也宋本意林五 文選五十九

長人數丈身橫九畝兩頭異頭四臂共骨老人生角男女本附錄第四十五條注 三山文選注

豈有太一之君坐於庶人之座魁罡之神存於婦人之室宋本意

以譽取人者武英殿本則權移于下而朋黨之交用以功進士者則有德未必授而凡下之人或見任也

夏后官一百殷有二百周有三百宋本意林五 太平御覽三百六

國典之壁猶位衰也位之不建名理廢也宋本意

人之性如水焉置之圓則圓置之方則方澄之則淨而清動之則流而濁先王知中流之易擾亂故隨而教之謂其

偏好者故立一定之法宋本意林五 太平御覽三百六

龍舟整潔王良不能執也騷騷齊行越人不敵御也各有所能

人之學如渴而飲河海大飲則大盈小飲則小盈大觀則大見小觀則小見太平御覽六百七引云人之學者猶渴

金以利用錢以輕流此二物飢不可食寒不可衣也宋本

入粟補吏是實官也入金贖罪武英殿本是縱惡也宋

世富錢流則禁盜鑄錢世貧錢滯則禁盜壞錢宋本意

撞亡秦之鐘作鄭衛之樂欲以興治豈不難哉宋本意

實不避疏賤則不避親貴有常名而賤不得冒尊有定位而卑不敢逾經之以道德緯之以仁義織之以禮法既

成而後用之宋本意

謂有孝廉秀才之貢或千里望風承聲而舉故任實者漸消積虛者日長宋本意

聞一善言見一善事行之唯恐不及聞一惡言見一惡事遠之唯恐不速宋本意

懸千金於市市人不取者分定也委一錢於路童兒不御覽見爭之太平御覽者分未定也御覽八百十大典

三皇貫道而尚德五帝先仁而後義三王先義而後辭宋

鴻毛一羽在水而沒者無勢也黃金萬鈞在舟而浮者託舟之勢也宋本意

傅子曰聖人之道如天地諸子之異如四時四時相反天地合而通之宋本意林五 太平御覽四百一

人之涉世武英殿本譬如奕棋苟不盡道誰無死地但有疑金人銘作口銘口銘以感通心由口宣福生有兆禍來

有端情莫多妄口莫多言魏孔濱河川傾山病從口入

患自口出存亡之機開闔之術口與心謀安危之源樞機之發榮辱隨焉宋本意林五 太平御覽三百六十七

夫有公心必有公道愛己者不能不愛憎己者不能不憎宋本意林五 按上二句為通

民富則安鄉重家敬上而從教貧則危鄉輕家相聚而犯上飢寒切身而不行非者寡矣宋本意

我欲戰而彼不欲戰者我鼓而進之若山崩河溢當其衝者摧值其鋒者破所謂疾雷不暇掩耳則又誰禦之宋本

吳起吮瘡者之膿積膿以感下也史記云吳起吮瘡戰目相接夜戰耳相聞得利向勢失利相救宋本意

論語聖人之至教王者之大化鄉黨則有朝廷之儀聘享

之禮堯曰則有禪代之事宋本意

傅子云孟軻苟卿若在孔門非唯游夏而已乃冉閔之徒也宋本意

漢世駸駸車而今貴之宋本意林五 太平御覽七百七

辨上下者莫正乎位與國家者莫貴乎人統內外者莫齊乎分宣德教者莫明乎學秉綱而自張執本而未自從

夏曰余車殷曰胡奴周曰輜車輜車即輦也魏晉御小出常乘馬亦多乘輿車輿車今之小輿宋本意

魏尚書何晏好服婦人之服傅玄曰此服妖也夫衣裳之制所以定上下殊內外也大雅云玄袞赤舄鈞膺錫歌

其文也小雅云有嚴有翼共武之服詠其武也若內外不殊王制失敘服妖既作身隨亡之妹喜冠男子之冠榮亡

天下何晏服婦人之服亦亡其家其咎均也行志一

國語非耶明所作凡有共說一事而二文不同必國語虛而左傳實其言相反不可強合也左傳哀十

拔萬國之地九州之結原本北堂

象天地以立制原本北堂書鈔七十四

披珍玉之衣原本北堂書鈔二十

天子出多乘輿原本北堂書鈔一百四十四

法嚴如火烈原本北堂書鈔四十三

善惡相蒙故齊之以刑以綜其真偽原本北堂書鈔四十四

尚書者出入王命喉舌之任也原本北堂書

尚歲舉孝廉而上之皆是九州百郡之士雖若春華并發觀若秋蘭俱茂原本北堂書鈔七十九 宋本意林五引

漢武令郡國舉孝廉宋世合素帛乃有釋親而位周歲云



周登之歲祀於素帛追之後徵取諸此意也原本北堂書  
 爾雅漢本引云漢武令國學李康合奏帛按七十  
 引云漢武令國學李康合奏帛按七十  
 同歲云同歲之歲祀于素帛垂之後徵取此義也  
 本為完者  
 相譚書煩而無要辭雖而旨詭吾不知其博也原本北堂  
 張琴鼓琴郝素彈爭雖伯牙之妙手吳姬之奇聲何以加  
 哉原本北堂書鈔一百一十陳禹謨本首二句作郝素善  
 琴四十四引云朱生善彈琵琶伯牙之妙無以加之  
 又引云列和善吹笛吳姬之聲無以加之太平御覽五  
 律呂本於天地豈關昆侖之鳳雄聲能定之哉此好遠  
 之談也原本北堂書鈔百十二陳禹謨本引云律呂本  
 之論也于天地豈關昆侖之竹鳴鳳之聲能定之哉此好遠  
 北堂書鈔引與陳本同北堂書鈔  
 夫華然被裘褐塊然居深鼠出澤生無禮容死衣以新棄  
 之中野復期無數如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者為亦以  
 明矣原本北堂書鈔百五  
 主執非道以厲其民杜私心以事其主公門塞於上顯  
 讓廢於下忠臣深口而杖泣良士伏巖穴而自歎進忠  
 口君之門也已九重矣原本北堂書鈔百五  
 集古今七篇而論品之署曰七林原本北堂書鈔百五  
 三公者為天子調陰陽為作佐調作理太平御覽二百六  
 十七條注  
 云出御覽  
 琵琶體圖柄直柱十有二其他皆充上鏡下曲項形制稍  
 大本出胡中俗傳是漢制兼似兩制者謂之秦漢蓋謂通  
 用秦漢之法通典四百  
 魏晉之代有孫氏善歌善曲宋識善擊節唱和陳上善清  
 歌列和善吹笛郝素善彈琴朱生善琵琶尤發新聲故傳  
 玄著書曰人若欲所聞而忽所見不亦惑乎說此六人生  
 子上代越古今而無體何但變牙同契哉通典一百四十  
 言出於口結於心守以不移故立其身信臣賦

君子周才難文選二十二王康  
 漢武元光初郡國舉孝廉元封五年舉秀才歷世相承皆  
 向郡國稱故吏文選二十五盧子諶劉勰詩注大  
 待中冠武弁文選四十七條注云出文選注  
 魏司空陳羣始立九品之制置中正平人材之高下各為  
 舉目州置都而總其義文選五十九沈休文宋書恩倖傳論  
 云出文選注原本北堂書鈔七十三太平御覽  
 二百六十五引制下有郡字平作詳下有次字  
 周文王子公巨有聖德諱曰文文選五十四劉孝標辨命  
 十四條注  
 昔仲尼既歿仲弓之徒追論夫子之言謂之論語其後鄒  
 之君子孟子與擬其體著七篇謂之孟子然子與孟子之  
 字也文選五十四劉孝標辨命論注漢書藝文志考禮  
 出文選注  
 道敦者昭昭然若日月麗乎天文選五十九沈休文齊安  
 注云出文選注  
 昔者伯牙子遊子桑山之陰逢暴雨止于巖下援琴而鼓  
 之為淋雨之音更造嶠山之曲每奏連期輒窮其趣曰善  
 哉子之操也太平御覽十  
 夏令披裘冬令披褐雖有嚴令終不肯從者逆時也太平  
 也太平御覽四條注云出永水太平御覽五十六  
 莫遭洪水而貴陸湯遇大旱而重水太平御覽五十六  
 葉大典出永  
 道極神農順民之性育之者也黃帝除民之害救之者也  
 舜治天下垂拱無為者以咎繇既舉而不仁遠也禹治洪  
 水冠挂不顧者不以下憂累其上也湯去三面之網歸之  
 者四十國文王葬城隅之枯骨天下懷其仁所惠者小所  
 感者大仁心先之也太平御覽七十七  
 不使不仁加乎天下用武勝殘而百姓以濟此仁形於撥  
 亂黃帝是也時有萬物必世而後仁此善於治平堯舜是  
 也太平御覽七十七  
 漢武世王侯觀殿重階金樞紫墀太平御覽一百八十四  
 荀仲預稱禹十二為司空太平御覽二百八條注云出御覽  
 兵法云內精八陣之變外盡九成之宜然後可以用奇也

太平御覽三百一  
 心有管籥須言而發太平御覽三百七十六條注云出御覽  
 上德之人其濟萬物也猶天之有春秋時至自生非德之  
 力太平御覽四百三條注云出御覽  
 或問劉歆劉向孰賢傳子曰向才學俗而志忠欲才學通  
 而行邪太平御覽五百九十九條注云出御覽  
 詩之雅頌書之典謨文實足以相副玩之若近尋之益遠  
 陳之若肆研之若隱浩浩乎其文章之淵府也太平御覽  
 九又六百八原本北堂書鈔九十五引無陳之若肆  
 研之若隱二句餘同御覽大典本附錄第二十四條注  
 律是管籥遺訓漢命蕭何廣之太平御覽六百三十八  
 云律管籥遺訓也無末句大典  
 本附錄第十九條注云出御覽  
 天為有形之主君為有國之主天以春生猶君之有仁令  
 也天以秋殺猶君之有威令也故仁令之發天下樂之威  
 令之發天下畏之樂之故樂從其令畏之故不敢違其令  
 若寬令發而人樂無以稱仁矣威令發而下不畏無以  
 言威矣無仁可樂無威可畏長保國政治者未之有也太平  
 言威矣無仁可樂無威可畏長保國政治者未之有也太平  
 言威矣無仁可樂無威可畏長保國政治者未之有也太平  
 若親貴犯罪大者必議小者必赦是縱封豕於墳大典本  
 內放長蛇大典本於左右也太平御覽六百五十二條注云出  
 魏明帝以高山制似通天遠遊乃毀堯先形令行人使者  
 服之太平御覽六百八十五晉書典服志宋書禮志引  
 服之太平御覽六百八十五晉書典服志宋書禮志引  
 本附錄  
 船先未有歧荀文若巾觸樹成歧時人藉之因而勿改今  
 通為慶弔之服白紗為之或單或襖初婚冠送饋亦服之  
 附錄第三十二條注云出御覽  
 魏明帝疑三公宮冕之服似天子減其采章太平御覽六  
 百九十九  
 以雲母飾車謂之雲母車臣下不得乘時賜王公貴臣太平  
 御覽七百七十五  
 陸田者命懸于天也人力雖修水旱不時則一年之功棄  
 矣水旱意田制之由人人力苟修則地利可盡天時不如

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太平御覽八百二十一又五十六  
林五引無未二句大典本  
金根車天子親耕乘之太平御覽八百二十一  
本注云出御覽  
美吾為政士三妻者逐於境外女三家者入於存練也太平御覽八百二十一  
鴻不學飛飛則冲天驥不學行行則千里二世修驪山陵  
採玉者傾山採珠者蔽海太平御覽九百十六  
丈夫重義如大山輕利如鴻毛可謂仁義也太平御覽九百十六  
彼非不當與非爭彼是而已非不當與非爭是也太平御覽九百十六  
作龜子大典本附錄失載  
鴻足何以販雞足何以販販吾不知也何況問天地乎  
先王之制九州異賦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爲禮若河  
內諸縣去北山絕遠而各調出御上黨真人參上者十斤  
下者五十斤所謂非所生民以爲患太平御覽九百九十九  
云十一條注  
追鋒車施通德則乘之事類賦十六太平御覽七百  
四十四條注云出御覽  
管仲之書過半是後之好事者所加乃說管仲死後事其  
輕重篇尤復鄙俗通鑑外紀十  
白敘  
傅氏之先出自陶唐傅說之後去字休奕子咸字長虞晉  
書有傳宋本意林五武英殿  
夢學日月覺而不上天庭夢入九泉寤而不及地下高宗  
得說偶中耳太平御覽三百九十七大典  
說身應齊餘築于巖穴天下莫之知而不問不可謂之靜  
而安乎原本北堂書  
傅寧字南容學履甚謹食孤煙如赤子太平御覽五百  
失載  
傅子卷三終  
長沙胡兆鸞初校  
湘潭劉慶陽覆校

傅子訂譌一卷  
長沙葉德輝校刊  
或曰恥者其至乎曰未也夫至者自然由仁何恥之有赴  
谷必墜失水必溺人見之也赴穿必陷失道必沈人不見  
之也不察之故君子慎乎所不察不聞大論則志不宏不  
聽至言則心不固思慮虞于上世瞻仲尼于中古而知夫  
小道者之足羞也相伯夷于首陽皆四皓于南山而知夫  
穢志者之足恥也存張騫于西極念蘇武于朔垂而知懷  
闊室者之足鄙也析斯類也無所不至矣德比于上欲比  
于下德比于上故知恥欲比于下故知足恥而知之則聖  
賢其可幾知足而已則固陋其可安也聖賢斯處況其愚  
乎固陋斯安況其爲侈乎是謂有檢純乎純哉其上也其  
大得概而已矣莫匪概也滿其概苟無邪斯可矣君子內  
省其身怒不亂德善不亂義也前說中  
右一事大典本傅子誤入仁論篇按治要本不載  
古之人目短于自見故以鏡觀面而短于自知故以道正  
己鏡無見疵之罪道無明過之惡面失鏡則無以正賢肩  
身失道則無以知迷惑非子說林載  
右一事大典本傅子作鏡鏡敘爲按初學記二十五鏡  
部總敘引此文正作傅子大典本蓋誤以初學記部目  
爲標題又誤以傅子爲傅子耳  
世賢則官少世文則吏多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百殷二  
百周三百宋本意林五  
右一事大典本傅子作官人篇按治要本不載見宋本意林  
引無篇名武英殿本意林誤入楊泉物理論今從  
宋本意林刪篇名附卷三選文內  
懸于金于市市人不取敢者分定也委一金于路兒童爭  
之者分不定也太平御覽八百四十四  
朱生善彈琴琵琶伯牙之妙無加也又續東四十四  
右一事大典本傅子附錄注云出諸子瓊林按諸子瓊  
林明人撰四庫未收御覽類聚均在諸子瓊林以  
前故引附卷三選文內

木大者發越小者敷揚土是人之母也故人有戀土之心  
宋本意林五引  
買鄰人價實宅宅可買鄰不可得也宋本意林五引物理  
引御覽論云買宅者先卜鄰里太平御覽州郡  
引御覽論云買宅者先卜鄰里太平御覽州郡  
冠冕之冠行樂之行亦樂也服樂之服行樂之行亦樂也  
處市井之肆服君子之服在小人之中行賢哲之事猶夜  
行佩珠玉也亦灼然矣宋本意林五  
蜘蛛作羅罈之作窠其巧亦妙矣況復人乎宋本意林五  
細蛛作羅罈之作窠其巧亦妙矣況復人乎宋本意林五  
黃金累千不如一賢類聚二十太平御覽四百  
人而無廉恥猶衣服之無縫殺食味之無酸醜五引物理  
郭林宗謂仇季智曰子當有過否季智曰暮飯牛牛不食  
搏牛一下宋本意林五引物理吳湖事類賦牛  
語曰士非壁也談者爲價談者之口猶愛惜之心宋本意  
八百六引云語曰士非玉璧談者爲價太平御覽  
智慧多則引血氣如燈火之於脂膏柱大則明明則膏消  
柱小而暗暗則膏息息則能長久也宋本意林五引物理  
雄雞而雌視者虛偽人也氣急而聲重者敦實人也宋本  
意林  
兼恬榮長城人不堪苦白骨山積乃有歌曰生男慎勿舉  
生女哺用脯不見長城下白骨相掛宋本意林五引物  
作黃金者是方士取草屑合金燒之草屑燼金落下宋本  
意林  
右十二事宋本意林作物理論武英殿本意林誤  
作傅子今據羣書引者互證實物理論文故前不入載  
附辨于此  
長沙任 壬初校  
長沙胡兆鸞覆校

傳子一卷

晉傳元撰字休奕北地人官至司隸校尉封鸚  
 鵡子晉書本傳稱元撰論經國九流及三史故事  
 評斷得失各為區別名為傳子為內外中篇凡有  
 四部六錄合百四十首數十萬言行世元初作內  
 篇成以司司空王沈沈與元書曰省足下所著首  
 言富理濟經綸政體存重儒教足以寒揚墨之流  
 通齊孫孟於往代其為當時所重如此隋書經籍  
 志唐書藝文志皆載傳子一百四十卷馬總意林  
 亦同是唐世尚為完本宋崇文總目僅載二十三  
 篇較之原目已亡一百一十七篇故宋史藝文志  
 僅載有五卷其後惟尤袤遂初堂書目尚見其名  
 元明之後藏書家遂不著錄蓋已久佚今檢永樂  
 大典中散見頗多且所標篇目或在謹探掇竄大  
 得又義完具者十有二篇曰正心曰仁論曰義信  
 曰通志曰舉賢曰重爵祿曰禮樂曰貴教曰檢商  
 賈曰校工曰戒言曰假言又文義未全者十二篇  
 曰問政曰治體曰授職曰官人曰曲制曰信直曰  
 矯違曰問刑曰安民曰法刑曰平役賦曰鏡總敘  
 篇目視崇文總目較多其一疑問刑法刑本屬一  
 篇永樂大典誤分為二耳其宋志五卷原第已不  
 可考謹依文編綴總為一卷其有水樂大典未載  
 而見於他書所徵引者復得四十餘條別為  
 附錄繫之於後晉代子家今傳於世者惟張華博  
 物志于寶搜神記葛洪抱朴子稽含草木狀載凱  
 之竹譜尚存然博物志搜神記皆後人竄改已  
 非原書草木狀竹譜記錄瑣屑無關名理抱朴子

又多道家詭誕之說不能悉軌於正獨元此書所  
 論皆關切治道關攸儒風精意者言往往而在以  
 視論衡昌言皆當選之殘編斷簡收拾於闕佚之  
 餘者尚得以考見其什一是亦可為寶貴也

四庫提要辨證

余嘉錫撰

晉書本傳元撰論經國九流及三史故事評斷得失名為傳子為內外中篇凡有四百六錄  
 合百四十首數十萬言行世元初作內篇成以司司空王沈沈與元書曰省足下所著首  
 言富理濟經綸政體存重儒教足以寒揚墨之流通齊孫孟於往代其為當時所重如此隋書經籍  
 志唐書藝文志皆載傳子一百四十卷馬總意林亦同是唐世尚為完本宋崇文總目僅載二十三  
 篇較之原目已亡一百一十七篇故宋史藝文志僅載有五卷其後惟尤袤遂初堂書目尚見其名  
 元明之後藏書家遂不著錄蓋已久佚今檢永樂大典中散見頗多且所標篇目或在謹探掇竄大  
 得又義完具者十有二篇曰正心曰仁論曰義信曰通志曰舉賢曰重爵祿曰禮樂曰貴教曰檢商  
 賈曰校工曰戒言曰假言又文義未全者十二篇曰問政曰治體曰授職曰官人曰曲制曰信直曰  
 矯違曰問刑曰安民曰法刑曰平役賦曰鏡總敘篇目視崇文總目較多其一疑問刑法刑本屬一  
 篇永樂大典誤分為二耳其宋志五卷原第已不可考謹依文編綴總為一卷其有水樂大典未載  
 而見於他書所徵引者復得四十餘條別為附錄繫之於後晉代子家今傳於世者惟張華博物  
 志于寶搜神記葛洪抱朴子稽含草木狀載凱之竹譜尚存然博物志搜神記皆後人竄改已非  
 原書草木狀竹譜記錄瑣屑無關名理抱朴子

傳子為內外中篇凡有四百六錄云何則別曰內篇撰經國九流外篇三史故事評斷得失  
 中篇論海內而以自敘終焉四部六錄莫不崇文總目作四部無雜著誤一嚴氏本刻入  
 所編全書文卷四十七至卷五十五有存一首與漫齋同近人重校雖別編有傳子二卷附  
 訂誤一卷刻入觀古堂所著其錄云「明永樂大典入與自乙編下載有傳子無卷數今世  
 武英殿一書本即從此出余謂唐人輩善治要所載傳子者其篇數多於乙編以文義  
 相連編實誤二十三篇知宋以來所存二十三篇不能盡出治要以外也以大典本校治  
 要治要少官人及鏡總敘一篇初疑明人所見之無不應多千唐宋及廣初記鏡總敘  
 引傳子文乃知大典誤以傳子為傳子並誤以鏡總敘為名又宋本志林引官人篇語且  
 云「如大典即從此抄錄而出其附錄六條或於乙編志林藝文類聚太平御  
 覽諸書大抵由於唐宋也今依治要大典以大典名編成二十三篇又  
 無篇名者二篇」  
 蓋以水經注之宮室藝文類聚之釋法共得二十六篇  
 又從魏志之二國志注劉劭新注劉昭漢書  
 注沈約宋書孔穎達通鑑正義書杜佑通典知幾史通馬總意林趙毅長短經李善文選注傳





中說序

周公聖人之治者也後王不能舉則仲尼述之而周公之道明仲尼聖人之備者也後儒不能達則孟軻尊之而仲尼之道明文中子聖人之修者也孟軻之徒歟非諸子流矣蓋萬章公孫丑不能極師之奧盡錄其言故孟氏章句略而多闕房杜諸公不能臻師之美大宣其教故王氏續經抑而不振中說者子之門人對問之書也薛收姚義集而名之唐太宗正觀初精修治具文經武略高出近古者

房杜李魏二溫王陳輩迭為將相實承三百年之業斯門人之功過半矣正觀二年御史大夫杜淹始序中說及文中子世家未及進用為長孫無忌所抑而淹尋卒故王氏經書散在諸孤之家代莫得聞焉二十三年太示沒子之門人盡矣惟福時兄弟傳授中說於仲父凝始為十篇今世所傳本文多殘缺誤以杜淹所撰世家為中說之序又福時於仲父凝得關子明傳凝因言關氏卜筮之驗且記房魏與太宗論道之美亦非中說後序也蓋同藏緗帙卷目相亂遂誤為序焉逸家藏古編尤得精備亦列十篇實無二序以章詳測文中子世家乃杜淹授與尚書陳叔達編諸隋書而亡矣關子明事具於裴晞先賢傳今亦無存故王氏諸孤痛其將墜也

因附於中說兩間且曰同志淪俎帝開悠逸文中子之教鬱而不行吁可悲矣此有以知杜淹見抑而續經不傳諸王自悲而遺事必錄後人責房魏不能揚師之道亦有由焉夫道之深者固當年不能窮功之遠者必異代而後顯方當聖時人文復古則周孔至治大備得以隆之昔荀卿揚雄二書尚有韓愈柳宗元刪定李軌楊倞註釋况文中子非荀揚比也因為引註以翼斯文夫前聖為後聖之備古文乃今文之修未有離聖而異驅捐古而近習而能格於治者也皇朝御天下尊儒尚文道大淳矣修王削霸政無雜矣抑又跨唐之盛而使文中之徒遇焉彼韓愈氏力排異端備之功者也故稱孟子能拒楊墨而功不在禹下孟軻氏儒之道者也故稱

顏回謂與禹稷同道愈不稱文中子  
 其先功而後道歟猶文中子不稱孟  
 軻道存而功在其中矣唐末司空圖  
 嗟功廢道衰乃明文中子聖矣五季  
 經亂逮乎削平則柳仲塗宗之於前  
 孫漢公廣之於後皆云聖人也然未  
 及盛行其教噫知天之高必辯其所  
 以高也子之道其天乎天道則簡而  
 功密矣門人對問如日星麗焉雖環  
 周萬變不出乎天中令推策揆影庶  
 粲歸其端乎大哉中之爲義在易爲  
 二五在春秋爲權衡在書爲皇極在  
 禮爲中庸謂乎無形非中也謂乎有  
 象非中也上不蕩於虛無下不局於  
 器用惟變所適惟義所在此中之大  
 略也中說者如是而已李靖問聖人  
 之道子曰無所由亦不至於彼又問  
 彼之說曰彼道之方也必也無至乎

中說

魏徵問聖人憂疑子曰天下皆憂疑  
 吾獨不憂疑乎退謂董常曰樂天知  
 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舉是深  
 趣可以類知焉或有執文昧理以模  
 範論語爲病此皮膚之見非心解也  
 阮逸序

中說目錄	卷上
王道篇	
天地篇	
事君篇	
周公篇	
問易篇	
卷下	
禮樂篇	
述史篇	
魏相篇	
立命篇	
開朗篇	
目錄終	

附 龍門王通著 峽江邊莊游校

王道篇第一

文中子曰：甚矣王道難行也。吾家項銅川六世矣，未嘗不為於斯，然亦未嘗得宜其用，進而咸有進焉，則以志其道也。蓋先生之迷曰：時受論六篇，其言化俗變禮之理，竭矣。江州府君之迷曰：五經決錄五篇，其言聖賢變禮之意，備矣。晉陽穆公之迷曰：政大論八篇，其言帝王之道，著矣。同州府君之迷曰：政小論八篇，其言王霸之業，盡矣。安康獻公之迷曰：皇極經世一書，其言三才之去就，深矣。銅川府君之迷曰：與萊要論七篇，其言六代之得失，明矣。余小子獲視成訓，勩九載矣，服先人之義，稽仲尼之心，天人之事，帝王之道，邪昭乎？予謂董常曰：吾欲修元經，稽諸史論，不足徵也。吾得皇極經世焉，吾欲續詩，考諸集記，不足徵也。吾得時變論焉，吾欲續書，按諸載錄，不足徵也。吾得政大論焉，董常曰：夫子之得，蓋其志焉。子曰：然予謂薛收曰：昔聖人述史，三焉其述書也。帝王之制備矣，故索焉而皆獲。其述詩也，與衰之由，源故究焉，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跡，明故考焉，而皆當此三者，同出於史而不可離也。故聖人分焉，文中子曰：吾視卷固而下，述作何其紛紛乎？帝王之道，其暗而不明乎？天人之意，其否而不交乎？制理者參而不一乎？陳事者亂而無緒乎？予不俚，問江都有變，然然而與曰：生民厭亂久矣，大其或者將濟堯舜之運，吾不與焉。命也。文中子曰：道之不勝時久矣，吾將若之何？董常曰：夫子自秦歸晉，宅居汾陽，然後三才五常各

得其所，薛收曰：敢問續書之始於漢何也？子曰：六國之弊，亡秦之酷，吾不忍聞也。又焉取皇綱乎？漢之統天下也，其餘餘穢，與民更始，而與其視，嗚呼！薛收曰：敢問續詩之備六代何也？子曰：其以仲尼三百始終於周乎？收曰：然。子曰：余安敢望仲尼，然至與衰之際，未嘗不再三焉，故具六代始終，所以告也。文中子曰：天下無賞罰三百載矣，元經可得，不與子薛收曰：始於晉惠何也？子曰：昔者明王在上，賞罰其有差乎？元經衰敗，所以代賞罰者也。其以天下無主而賞罰不明乎？薛收曰：然。則春秋之始，周平魯隱，其志亦若斯乎？子曰：其然乎？而人莫之知也。薛收曰：今乃知天下之治，聖人斯在上矣。天下之亂，聖人斯在下矣。聖人達而賞罰行，聖人窮而棄於作，皇極所以復建而斯文不衰也。不其際乎？再拜而出，以告董生。董生曰：仲尼沒而文在茲乎？文中子曰：卓哉周孔之道，其神之所為乎？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子述元經，皇始之事，歎焉。門人未達，叔恬曰：夫子之歎，豈歎命矣？昔云天命不于常，惟歸乃有德，戎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捨諸子，聞之曰：疑爾知命哉。子在長安，揚素，蘇夔，李德林，皆請見子與之言，歸而有憂色。門人問子，子曰：素與吾言終日，言政而不及化，與吾言終日，言聲而不及雅。德林與吾言終日，言文而不及理。門人曰：然則何歎？子曰：非爾所知也。二三子皆朝之，預議者，今言政而不及化，是天下無禮也。言聲而不及雅，是天下無樂也。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無文也。王道徒何而與乎？吾所以憂也。門人起，子振琴鼓，蕩之，什門人皆露襟焉。子曰：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畏而行

之及其成功一也。稽德則遠，賈後者嘗至桓榮之命，曰：洋洋乎光明之業，天實監爾，能不以指談終乎？繁歸元，將著北齊錄，以告子，子曰：無功作也。越公以食經遺子，子不受，曰：羹黍合糗，無所用也。蒼之以酒，語及洪範三德，子曰：小人不激不勸，不見利不勸，靖若亮問焉，子曰：言不中，行不謹，辱也。子曰：化至九變，王道其明乎？故梁至九變而淳氣洽矣。裴晞曰：何謂也？子曰：夫樂象成者也，象成莫大於形而流於聲。王化始於所可見也，故韶之成也，虞氏之恩，被動植矣。鳥鵲之巢，可俯而窺也。鳳皇何為而藏乎？子曰：封禪之費，非古也，徒以夸天下，其泰漢之後心乎？子曰：易樂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好奪。子曰：無放之國，其刑必平，不足子曰：如賜若廷，其明王於萬民，其猶天子哉。常房元於買，發問曰：何謂也？子曰：春生之，夏長之，秋成之，冬歛之，父得其為父，子得其為子，君得其為君，臣得其為臣，萬類咸宜，百姓日用而不知者，杜氏之任，不謂其猶天乎？吾察之久矣，目光惚然，心神忽然，此其識時運者，要不違真主以然哉。叔恬曰：舜一歲而巡五嶽，國不費而民不勞何也？子曰：無他道也，兵衛少而徵求寡也。子曰：王國之有風，天子與諸侯夷乎？誰居乎幽王之罪也？故始之以柔，繼之以雅，道息矣。子曰：五行不相涉，則王者可以制禮矣。四靈為畜，則王者可以作樂矣。子遊孔子之廟，出而歌曰：大哉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弟第弟，夫婦夫婦，夫子之力也。其與大極合德，神道並行乎？王孝逸曰：夫子之道，豈少是乎？子曰：子未三復白圭乎？天地生我而不

能鞠我父母鞠我而不能成我成我者夫子也道不  
管天地父母通於夫子受罔極之恩吾子汨葬倫子  
孝逸再拜謝之終身不敢忘焉非請見子三見而  
三不語恭恭若不足非出謂門人曰夫子得志於朝  
廷有不言之化不殺之嚴矣楊素謂子曰天子求善  
樂避者素問惟賢知賢敢問夫子子曰羊祜陸遜仁  
人也可使素曰已死矣何可復使子曰今公能為羊  
陸之事則可如不能廣求何益通問適者悅適者來  
折衝樽俎可矣何必臨邊也子之家大經學備朝服  
祭器不假曰三綱五常自可出也子曰悠悠素餐者  
天下皆是王道從何而興乎子曰七制之主其人可  
以仰戎矣董常死子哭於寢門之外拜而受弔裴曉  
問曰衛玠稱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  
達何如子曰寬矣曰仁乎子曰不知也既嗣宗與人  
談則及元遠未嘗減否人物何如子曰慎矣曰仁乎  
子曰不知也子曰恕哉凌敬視人之孤猶已也子曰  
仁者吾不得而見也得見智者斯可矣智者吾不得  
而見也得見義者斯可矣如不得見必也剛介子剛  
者好斷介者殊俗薛收問至德要道子曰至德其道  
之本乎要道其德之行乎禮不云乎至德為道本易  
不云乎顯道神德行子曰大哉神乎所自出也至哉  
易也其知神之所為乎子曰我未見嗜我如嗜利者  
也子登雲中之城望龍門之關曰壯哉山河之固賈  
瓊曰既壯矣又何加焉子曰守之以道降而宿于禹  
廟觀其碑首曰先君獻公之所作也其文典以述見  
劉孝標絕交論曰惜乎舉任公而毀也任公於是乎  
不可謂知人夫見辯命論曰人道廢矣子曰使諸葛

中說

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與乎子讀樂毅論曰仁哉樂毅  
善藏其用智哉太初善發其蘊子讀無鬼論曰未知  
人焉知鬼

天地篇第二

子曰圓者動方者靜其見天地之心乎子曰智者樂  
其存物之所為乎仁者壽其為我之所為乎子曰義  
也清而莊靖也惠而斷威也和而博收也曠而肅瓊  
也明而毅淹也誠而厲元齡志而密微也直而遂大  
雅深而宏叔遠簡而正若逢其時不滅卿相然禮樂  
則未備或曰董常何人也子曰其動也權其靜也至  
其顏氏之流千叔恬曰山濤為吏部拔賢進善時無  
知者身歿之後天子出其奏于朝然後知羣才皆濤  
所進如何子曰密矣曰仁乎子曰吾不知也李密見  
子而論兵子曰禮仁義則吾論之孫虛詐刀吾不  
與也李伯藥見子而論詩了不答伯藥退謂薛收曰  
吾上陳應劉下述沈謝分四聲八病剛柔清濁久有  
聲序音若墳苑而夫子不應我其未達歟薛收曰吾  
嘗聞夫子之論詩矣上明三綱下達五常於是徵存  
亡辨得失步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  
志聖人采之以觀其變今子營營馳騁乎末流是夫  
子之所痛也不答則有由矣子曰學者博讀云乎哉  
必也貫乎道文者苟作云乎哉必也濟乎義內史薛  
公兄子於長安退謂子收曰河圖洛書盡在是矣汝  
往事之無失也子曰士有靡天鮮食而樂道者吾未  
之見也子謂魏徵曰汝與秦昔天之直人也徵也遂  
凝也挺若並行於時有用捨焉子謂李靖曰凝也若  
察於時則王法不撓矣李靖問任智如何子曰仁以

中說

為已任小人任智而背仁為賊君子任智而背仁為  
亂薛收問仲長子光何人也子曰天人也收曰何謂  
天人子曰形然小乎所以屬於人曠哉大乎獨能成  
其大賈瓊問君子之道子曰必先恕子曰敢問恕之  
說子曰為人子者以其父之心為心為人弟者以其  
兄之心為心推而遠之於天下斯可矣子曰君子之  
學進於道小人之學進於利楚難作使使召子子不  
往謝使者曰為我謝楚公天下崩亂非至公血誠不  
能安苟非其道無為禱先李密問王靈之略子曰不  
以天下易一民之命李密出子謂賈瓊曰亂天下者  
必是夫也幸災而念禍愛驕而廢勝神明不與也子  
居家雖孩孺必狎其使人也雖童僕必敬容子曰我  
未見知命者也子曰不就利不違害不強交不苟絕  
惟有道者能之子躬耕城問曰不亦勞乎子曰一夫  
不耕或受其饑且庶人之職也亡職者罪無所逃天  
地之間吾得迷乎子藝黍登陽歲不過數石以供祭  
祀冠婚賓客之酒也成禮則止子之宰酒不絕薛方  
士問葬子曰貧者斂手足富者具棺槨封域之制無  
廣也不居良田古者不以死傷生不以厚為禮陳叔  
達問事鬼神之道子曰敬而遠之問祭子曰何獨祭  
也亦有祀焉有祭焉有享焉三者不同古先聖人所  
以接三才之與也建茲三者之說則無不至矣叔達  
倪其首子曰王猛有君子之德三焉其事上也密其  
接下也溫其臨事也斷或問薛綽子曰俊人也曰其  
道何如子曰行於職國可以強行於太平則亂矣問  
牛宏子曰厚人也子觀田魏徵杜淹董常至子曰各  
言志乎徵曰服事明王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淹曰願



執明王之法使天下無覓人常曰願聖人之通行於時常也無事於出處子曰大哉吾與常也子在長安曰歸來乎今之好異輕進者率然而作無所取焉子在絳程元者因薛收而來子與之言六經元退謂收曰夫子造造辨倫一匡皇極微夫子吾其失道左見次子曰蓋有慕名而作者吾不為也收恬曰文中子之教與其當隋之季世皇家之末造乎將敗者吾傷其不得用將興者吾惜其不得見其志勤其言微其事以養生為心乎文中子曰二帝三王吾不得而見也捨兩漢將安之乎大哉七制之主其以仁義公紀統天下乎其後簡其刑清君子樂其道小人懷其生四百年間天下無二志其有以結人心乎終之以禮樂則三王之舉也子曰王道之駁久矣禮樂可以不正乎大義之蕪甚矣詩書可以不續乎子曰唐虞之道直以大故以指謙終焉必也有聖人承之何必定法其道甚闕不可格于後夏商之道直以簡故以放弑終焉必也有聖人扶之則必在我其道亦曠不可制于下如有用我者吾其為周公所為乎子薛房常贊成侍子曰吾視千載已上聖人在上者未有若周公焉其道則一而經制大備後之為政有所持循吾視千載而下未有若仲尼焉其道則一而述作大明後之修文者有所折中矣千載而下有申周公之事者吾不得而見也千載而下有紹宣尼之業者吾不得而識也子曰常也其殆坐忘乎靜不認理而足用焉思則成妙李靖問聖人之道子曰無所由亦不至於彼門人曰微也至或曰未也門人咸子曰微也去此矣而未至於彼或問彼之說子曰彼道之方也

必也無至乎董常問之悅門人不達董常曰夫子之道與物而來與物而去來無所從去無所視薛收曰大哉夫子之道一而已矣子謂程元曰汝與董常何如程元曰不敢企常也遠道德元也志仁義子曰常則然矣而汝於仁義未數數然也其於彼有所至乎子曰董常有慮焉其餘則動靜慮矣子曰孝哉薛收行無負於幽明子於是日弔祭則終日不笑或問王隱子曰敏人也其器明其才富其學賅或問其遺子曰述作多而經制淺其道不足稱也子謂陳壽有志於史依大義而削其端謂范甯有志於春秋微聖經而詰象傳子曰使陳壽不美於史遷因之罪也使范甯不盡美於春秋試向之罪也某聯曰何謂也子曰史之失自遷固始也記繁而志寡春秋之失自欽向始也乘經而任傳子曰蓋九師與而勿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歟賈逵曰何謂也子曰白黑相渝能無微乎是非相援能無故乎故齊韓毛鄭詩之末也大戴小戴禮之衰也書疏於古今詩失於齊魯汝知之子賈逵曰然則無師無傳可乎子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必也傳又不可廢也子謂叔恬曰汝不為續詩乎則其視七代損益終憊然也子謂續詩可以諷可以達可以蕩可以獨處出則憚入則孝多見治亂之情文中子曰吾師也詞達而已矣或問揚雄張衡子曰古之振奇人也其思苦其言難曰其道何如子曰靖矣子曰過而不文犯而不校有功而不伐君子人哉子曰我未見見謗而喜聞譽而懼者子曰富觀其所與貧觀其所取達觀其所好窮觀其所為可也或問魏孝文子曰可與興化銅川

夫人好樂子始建方內城府君重陰陽子始著歷日且曰吾懼覽者或費日也子謂薛知仁善處俗以芮城之子妻之子曰內難而能正其志同州府君以之子曰吾於天下無去也無就也惟道之從

事君篇第三

房元齡同事君之道子曰無私問使入之道曰無偏曰致問化入之道子曰正其心問禮樂子曰王道盛則禮樂從而興焉非爾所及也或問楊素子曰作福作威王食不知其他也房元齡問郡縣之治子曰宗周列國八百餘年皇漢雜建四百餘載魏晉已降滅亡不暇吾不知其用也楊素使謂子曰益仕乎子曰疏屬之南汾水之曲有先人之弊廬在可以避風雨有田可以具饌粥彈琴著書講道勸義自樂也願君侯正身以統天下時和歲豐則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子曰古之為政者先德而後刑故其人悅以恕今之為政者任刑而棄德故其人怨以詐子曰古之從仕者養人今之從仕者養己子曰甚矣齊文宣之虐也姚襄曰何謂克終子曰有楊遵彥者寔國掌命視民如傷矣為不終實威好讓子曰成也賢乎哉我則不敢北山丈人謂文中子曰何謂違違者無恙歟子曰非敢急傷時忘也子曰吾不度不執不常不迷房元齡曰書云靈光廢帝舉帝何謂也子曰何必靈光古之大臣廢辱舉明所以康天下也子遊河間之清河上丈人曰何居乎斯人也心若醉六徑目若苦四海何居乎斯人也文中子去之薛收曰何人也子曰隱者也收曰盡從之子子曰吾與彼不相從久矣至人相從乎子曰否也子在河上曰酒酒乎昔吾

願止焉而不可得也。今吾得之止乎。子見牧守屢易日堯舜三載考績。仲尼三年有成。今旬月而易。吾不知其道。薛收曰。如何。子曰。三代之興。邦家有社稷焉。兩漢之盛。牧守有子孫焉。不如是之盛也。無定主而賣之以忠。無定民而賣之以化。雖曰能之。未由也。已。賀若弼請射於子。發必中。子曰。美哉乎。藝也。古君子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而後藝。可游也。倘不悅而退。子謂門人曰。矜而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謂荀悅。更子史乎。謂陸機。文字。皆思過半矣。子謂支文。之行可見。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謙。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冷。君子則典。鮑照。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意以怨。吳筠。孔珪。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謝莊。王融。古之纖人也。其文碎。徐陵。陳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誕。或問。李綽。兄弟。子曰。鄙人也。其文淫。或問。湘東。王。兄弟。子曰。貪人也。其文繁。謝朓。淺人也。其文捷。江。總。詭人也。其文虛。皆古之不利人也。子謂顏延之。王。倫。任。助。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約以則。尚書。召。子。仕。子。僕。姚。義。往。辭。焉。曰。必不得已。吾我於蜀。或曰。辭。子曰。吾得。從。嚴。暢。游。泳。以。卒。世。何。患。乎。辭。子曰。吾。惡。夫。伎。者。必。也。愚。乎。愚。者。不。妄。動。吾。惡。夫。豪。者。必。也。格。乎。格。者。不。妄。散。子曰。達人哉。山濤也。多可而少怪。或曰。王。戎。賢。乎。子曰。戎。而。賢。天下。無。不。賢。矣。子曰。陳。思。王。可。謂。達。理。者。也。以。天下。讓。時。人。莫。之。知。也。子曰。君子。哉。思。王。也。其。文。深。以。典。房。元。齡。問。史。子曰。古。之。史。也。辯。道。今。之。史。也。雜。文。問。文。子曰。古。之。文。也。約。以。達。今。之。文。也。繁。以。塞。薛。收。問。續。詩。子曰。有。四。名。焉。有。五。志。焉。何。謂。四。名。一曰。化。天子。所以。風。天下。也。二曰。政。蕃。臣。

中說

所以後其俗也。三曰。頌。以成功。告於神明也。四曰。歌。以陳謨。立誠于家也。凡此四者。或美焉。或勉焉。或傷焉。或惡焉。或誠焉。是謂五志。子謂叔恬曰。汝為春秋。元經。平。春秋。元經。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經。墨也。失則無所取衷矣。子謂續詩之有化。其猶先王之有雅乎。續詩之有政。其猶列國之有風乎。子曰。郡縣之政。其異列國之風乎。列國之風。深以固。其人篤。曰。我君不幸。求我。其上下相安乎。及其愛也。勢而。散。其人。甚。傷。君。思。之。薄。也。而。不。敢。怨。郡。縣。之。政。悅。以。幸。其。人。慕。曰。我。君。不。卒。枉。我。也。其。臣。主。屢。遷。乎。及。其。變。也。苛。而。迫。其。人。甚。怨。吏。心。之。酷。也。而。無。所。傷。焉。雖。有。善。政。未。及。行。也。號。曰。敢。問。列。國。之。風。變。傷。而。不。怨。郡。縣。之。政。變。怨。而。不。傷。何。謂。也。子曰。傷。而。不。怨。則。不。曰。猶。吾。君。也。吾。得。逃。乎。何。敢。怨。怨。而。不。傷。則。不。曰。彼。下。矣。吾。將。賊。之。又。何。傷。故。曰。三。代。之。末。尚。有。仁。義。存。焉。六。代。之。季。仁。義。盡。矣。何。則。導。人。者。非。其。路。也。子曰。變。風。變。雅。作。而。王。澤。竭。矣。變。化。變。政。作。而。帝。制。衰。矣。子曰。言。取。而。行。違。淵。源。博。學。之。面。譽。而。背。毀。譽。微。惡。之。子。曰。愛。生。而。敗。仁。者。其。下。惡。之。行。賊。殺。身。而。成。仁。者。其。中。人。之。行。黜。逐。仲。尼。之。門。未。有。不。迫。中。者。也。陳。叔。達。為。絳。郡。守。下。捕。賊。之。令。曰。無。急。也。請。自。新。者。原。之。以。觀。其。後。子。聞。之。曰。陳。守。可。與。言。政。矣。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苟。非。君。子。焉。能。固。窮。導。之。以。德。懲。之。以。信。且。觀。其。後。不。亦。善。乎。薛。收。問。思。不。善。義。儉。不。傷。禮。何。如。子曰。此文。景。向。病。其。難。行。也。夫。廢。肉。刑。苦。於。義。積。之。可。也。衣。弋。傷。傷。乎。禮。中。焉。可。也。雖然。以。文。景。之。心。為。之。可。也。不。可。格。于。後。子。曰。古。之。事。君。也。以。道。不。

中說

可則止。且今之事君也。以伎無所不至。子曰。吾於詩。易也。述而不敢論。吾於禮樂也。論而不敢言。吾於詩。書也。下而不敢議。或問其故。子曰。有可有不可。曰。夫。子。有。可。有。不。可。乎。子曰。可。不。可。天。下。之。所。存。也。我。則。存。之。者。也。子。開。居。儼。然。其。動。也。徐。若。有。所。慮。其。行。也。方。若。有。所。畏。其。接。長。者。恭。恭。然。如。不。足。接。切。者。溫。溫。然。如。有。號。子。之。服。儉。以。紫。無。長。物。焉。綺。羅。錦。繡。不。入。于。室。曰。君子。非。黃。白。不。御。婦。人。則。有。青。子。衰。貧。無。或。饑。食。必。主。生。味。必。適。菓。菜。非。其。時。不。食。曰。非。天。道。也。非。其。土。不。食。曰。非。地。道。也。鄉。人。有。窮。而。索。者。曰。爾。於。我。乎。取。無。擾。爾。鄰。里。鄉。黨。為。也。我。則。不。厭。鄉。人。有。貧。子。必。先。往。反。必。後。子。之。言。應。而。不。唱。唱。必。有。大。端。子。之。鄉。無。爭。者。或。問。人。善。子。知。其。善。則。稱。之。不。善。則。曰。未。嘗。與。久。也。子。濟。大。川。有。風。則。止。不。登。高。不。履。危。不。乘。悍。不。奔。馭。鄉。人。有。水。土。之。役。則。具。香。鍾。以。往。曰。吾。非。從。大。夫。也。銅。川。府。君。之。喪。勺。飲。不。入。口。者。三。日。營。葬。其。曰。必。儉。也。吾。家。有。制。焉。棺。槨。無。飾。衣。衾。而。舉。帷。車。而。載。塗。車。芻。蕘。則。不。從。五。世。矣。既。葬。之。曰。自。仲。尼。已。來。未。嘗。無。誌。也。於是。立。墳。高。四。尺。不。樹。焉。子。之。他。鄉。舍。人。之。家。出。入。必。告。既。而。曰。矣。適。而。無。京。春。鄉。社。子。必。與。執。事。翼。如。也。西。城。府。君。起。家。為。御。史。將。行。請。文。中。子。曰。何。以。贈。我。子。曰。濟。而。無。介。直。而。無。執。曰。何。以。加。乎。子。曰。太。和。為。之。表。至。心。為。之。內。行。之。以。恭。守。之。以。道。退。而。謂。董。常。曰。犬。屢。刺。頭。非。一。木。所。支。也。子。曰。婚。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古。者。男。女。之。族。各。擇。德。焉。不。以。財。為。禮。子。之。族。婚。嫁。必。具。六。禮。曰。斯。道。也。今。亡。矣。三。綱。之。首。不。可。廢。吾。從。古。

中說

子曰惡衣薄食少思寡欲令人以為誅我則好許焉不為誇衒若愚似鄙今人以為恥我則不恥也子曰古之仕也以行其道今之仕也以逞其欲難矣子曰曰吏而登仕勞而進官非古也其秦之餘酷乎古者士登乎仕吏執乎役祿以報勞官以授德子曰美哉公且之為周也外不屑天下之謗而私其述曰必使我子孫相承而宗祀不絕也內實達天下之道而公其心曰必使我君臣相安而禍亂不作深乎深乎安家者所以寧天下也存我者所以厚蒼生也故遷都之義曰浴邑之地四達而平使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衰無功作五斗先生傳子曰汝忘天下乎繼心賊矩吾不與也

周公篇第四

子謂周公之道曲而直其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乎子曰聖人之造其昌也潛其弊也寤登臺焉若寒暑進退物莫不從之而不知其由也溫彥博問於康元籍何人也子曰古之名理者而不能窮也曰何謂也子曰道不足而器有餘曰敢問道器子曰道樂之諸道執方之謂器曰劉空何人也子曰古之閉關人也曰可乎曰兼忘天下不亦可乎曰道足子曰足則吾不知也陳守謂薛生曰吾行令於郡縣而盜不止天子居於鄉里而爭者息何也薛生曰此以言化彼以心化陳守曰吾過矣退而靜居三月盜賊出境子聞之曰收善言叔德善聽房元齡問田疇何人也子曰古之義人也子謂武德之舞勞而決其發謀動慮經天下乎謂昭德之舞而泰其和神定氣緩天下乎太原府君曰可如子曰或決而成之或泰而守

遠吾不知其愛也唯武德則功存焉不如昭德之善也且武之未盡善久矣其時乎其時乎子謂史談善述九流知其不可廢而知其各有弊也安得長者之言哉子曰通其變天下無弊法執其方天下無善教故曰存乎其人子曰安得圓機之士與之共言九流哉安得皇極之主與之共叙九疇哉柱洩問蓋浩何人也子曰迫人也執小道亂大經程元曰履問幽風何也子曰變風也元曰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子曰君臣相誦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則風遂變矣拜鳳於至誠能卒之哉元曰幽居變風之末何也子曰夷王已下變風不復正矣夫子整傷之者也故終之以幽風言變之可正也唯周公能之故繫之以正歌幽曰周之本也嗚呼非周公孰知其變而克正危而克扶始終不失於本其惟周公乎繁之幽遠矣哉子曰齊桓尊王室而諸侯服惟管仲知之符秦舉大號而中原靜惟王猛知之或曰符秦逆子曰晉制命者之罪也符秦何逆昔周制至公之命故齊桓管仲不得而背也晉制至私之命故符秦王猛不得而事也其應天順命安國濟民乎是以武王不敢逆天命背人而事紂齊桓不敢逆天命背人而黜周故曰晉之罪也符堅何逆三十餘年中國士民東西南北自遠而至猛之力也子曰符秦之有臣其王猛之所為乎元魏之有主其孝文之所為乎中國之道不墜孝文之力也太原府君曰溫子丹何人也子曰險人也智小謀大永安之事同州府君常切齒焉則有由也子讀三祖上事曰勤哉而不補也無謂魏周無人君家適不用爾子之家廟座必東南向自穆公始也曰

未忘先人之國遂東之攸子聞之曰爾自此始矣天子不見伯益讚禹之詞公卿不用魏相詔宣帝之事一也王孝逸謂子曰天下皆爭利棄義吾獨君之何子曰捨其所爭取其所棄不亦君子乎子謂賈瓊王孝逸凌敬曰諸生何樂買我曰樂閑居子曰靜以思道可矣王孝逸曰樂閑過子曰過而履聞益矣凌敬曰樂逢善人子曰多賢不亦樂乎薛收遊於館陶適與魏徵歸告子曰徵頽冉之器也徵宿子之家言六經論月不出及去蕭薛收曰明王不出而夫子至是三才九疇屬布衣也劉炫見子談六經唱其端終日不竭子曰何其多也炫曰先儒異同不可不述也子曰一以貫之可矣爾以尼父為多學而謙之耶炫退子謂門人曰深華其言小成其道難矣哉凌敬問禮樂之本子曰無邪凌敬退子曰賢哉備也以禮樂為簡子曰大風安不忘危其備心之存乎秋風樂極哀來其悔志其明乎子曰詩書盛而秦世滅其仲尼之罪也虛元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者戒修而乘國亡非釋迦之罪也易不云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或問佛子曰聖人也曰其教何如曰西方之教也中國則沈軒車不可以適越冠冕不可以之胡古之道也或問宇文儉子曰君子儒也疏通知遠其書之所深乎銅川府君重之豈徒然哉子遊太樂聞龍舟五更之曲罷然而歸曰靡靡樂也作之邦國焉不可以遊矣子謂姚崇孟官乎義曰捨道于祿義則未暇子曰誠哉或問荀攸子曰昔賢者也曰生死何如子曰生以救時死以明道荀氏有二仁焉子曰言而信未若不言而信行而謹未若不行而謹賈理曰如

何子曰推之以誠則不言而信。儀之以靜則不行而... 謙惟有道者能之。楊素謂子曰甚矣古之為衣冠家... 履何模而非便也。子曰先王法服不其深乎。為冠所... 以莊其首也。為履所以重其足也。衣裳禮如劔珮... 如皆所以防其躁也。故曰儼然人望而畏之。以此防... 民猶有疾擊於道者。令捨之口不便。是投魚於淵。冀... 發於木也。天下庸得不馳騁而往乎。引之者非其道... 也。蓋常歌御柁舟子聞之曰天實為之。謂之何哉。邇... 公好古物。鍾鼎什物。珪璆具。必具于闕之曰古之... 好古者。聚道今之好古者。聚則子謂仲長子光曰。山... 林可居乎。曰會逢其適也。焉知其可。子曰。達人哉。隱... 居放言也。子光退謂董薛曰。子之師其至人乎。死生... 一矣。不得與之變。薛收問隱子曰。至人不隱。其次地... 隱。其次名隱。子謂姚義能交或曰。簡子曰。所以為能... 也。或曰。廣子曰。廣而不濫。又所以為能也。子謂晃... 率井田之序。有心乎復古矣。賈瓊問續書之義。子曰... 天子之義。列乎範者有四。曰制。曰詔。曰志。曰策。大臣... 之義。載于業者有七。曰命。曰訓。曰對。曰讓。曰讓。曰讓... 曰讓。文中子曰。帝者之制。恢恢乎其無所不容。其有... 太制制天下。而不制乎其上。雖然。其下恬然天下之... 危與天下安之。天下之失。與天下正之。千變萬化。吾... 常守中焉。其卓然不可動乎。其感而無不通乎。此之... 謂帝制矣。文中子曰。易之要。業業焉。孜孜焉。其具... 天憫人思。及時而動乎。繁師二曰。遠矣。吾視易之道... 何其難乎。子笑曰。有是夫。終日乾乾。可也。視之不... 我思不遠。越公聘子。子謂其使不曰。存而行之可也... 歌于堯而道之。既而曰。主庸云乎哉。子謂房亮曰。

好成者敗之木也。願廣者依之道也。元齡問立功立... 言。何如子曰。必也量力乎。子謂姚義可與友。久要... 不。賈瓊可與行。事雖難。不變。薛收可與事。君仁而不... 仗。意常可與出。處介如也。子曰。賤物貴我。君子不為... 也。好奇尚怪。蕩而不正。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薛宏請... 見六經。子不出門。人或子笑曰。有好奇博雅君子。則... 所不隱。子有內弟之喪。不飲酒食。內弟之子曰... 吾不忍也。賦載馳卒。章而去。鄭和謂子於越。公曰。彼... 賈博公。公何重焉。越公使問子。子曰。公可慢則僕得... 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越公待之... 如舊。子曰。我未見勇者。或曰。賀若弼。子曰。弼也。吳焉... 得勇。李密問英雄。子曰。自知者英。自勝者雄。問勇子... 曰。必也義乎。賈瓊曰。甚矣天下之不知子也。子曰。爾... 願知乎哉。始修焉。天將知之。况人乎。賈瓊請六經之... 本。曰。吾恐夫子之道。或墜也。子曰。爾將為名乎。有美... 玉。姑待價焉。楊元感問孝子。曰。始於事親。終於立身... 問忠子。曰。孝立則忠遂矣。

問易篇第五

李播聞而歎曰。大哉。一也。天下皆歸焉。而不覺也... 程元問叔恬曰。續書之有志。有詔何謂也。叔恬以告... 文中子曰。子曰。志以成道。言以宜志。詔其見王者之志... 乎。其惟人也。周其致用也。悉一言而天下應。一令而... 不可易。非仁智博達。則天明命。其孰能詔天下乎。叔... 恬曰。敢問策何謂也。子曰。其言也。典其致也。博而... 不私。勞而不倦。其惟策乎。子曰。續書之有命。遠矣。其... 有君臣經略。當其地乎。其有成敗于其間。天下懸之... 不得已。而歸之乎。進退消息。不失其幾。乎道。其大物... 不廢。高述獨往。中權契化。自作天命。乎文中子曰。事... 者。其取諸仁義。而有謀乎。雖天子必有師。然亦何常... 師之存。唯道所存。以天下之身。受天下之訓。得天下... 之道。成天下之務。民不知其由也。其惟明王乎。文中... 子曰。廣仁益智。莫善於問。乘事演進。莫善於對。非明... 君。孰能廣問。引達。臣孰能專對。乎其因宜。取類無不... 經乎。洋洋乎。晁董公孫之對。文中子曰。有美不揚。天... 下何觀君子之於君。贊其美。而匡其失也。所以進善... 不暇。天下有不安哉。文中子曰。誰其盡天下之心乎... 昔黃帝有合宮之聽。堯有衛室之問。舜有總章之訪... 皆讓之謂也。大哉乎。并天下之謀。兼天下之智。而理... 得矣。我何為哉。恭已南面而已。子曰。人心惟危。道心... 惟微。言道之難進也。故君子思過而預防之。所以有... 誠也。切而不指。勤而不怨。曲而不謂。直而有禮。其惟... 誠乎。子曰。改過不悛。無咎者。善補過也。古之明王。詎... 能無過。從諫而已矣。故忠臣之事君也。盡忠補過。君... 失於上。則臣補於下。臣諫於下。則君從於上。此王道... 所以不跌也。取泰於否。易昏以明。非諫孰能導乎文。

中子曰晉而下何其紛紛多主也吾視惡懷傷之於  
 三國將安取志乎三國何其孜孜多虞乎吾視相靈  
 傷之於兩漢將安取制乎子謂太和之政近雅矣一  
 明中國之有法惜也不得行穆公之道程元曰三教  
 何如子曰政惡多門久矣白廢之何如子曰非爾所  
 及也真君建德之事適足推波助瀾風止燎爾子  
 讀洪範義曰三教於是乎可一矣程元魏徵進曰  
 何謂也子曰使民不倦賈瓊習書至拜憚之事問於  
 子曰敢問事命志制之別子曰制命吾若其道焉志  
 事吾若其節焉瓊以告叔恬叔恬曰書其無遺乎  
 子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其道之謂乎詩曰采芣采  
 非無以下體其節之謂乎子問之曰既其知書矣子  
 曰事之於命也他志之有制乎非仁義發中不能濟  
 也子曰達制命之道其知王公之所為乎其得變化  
 之心乎達志事之道其知君臣之所難乎其得仁義  
 之幾乎子曰處貧賤而不懼可以富貴矣處僱傭其  
 思可以從政矣交遊稱其信可以立功矣子曰愛名  
 尚利小人哉未見仁者而好名利者也賈瓊問君子  
 之遺子曰反是不思亦已焉哉子見縲絏而哭不  
 者遂弔之問喪期曰五載矣子泣然曰先王之制不  
 可越也楚公問用師之道子曰行之以仁義曰若之  
 何矣勝子曰莫如仁義過此敗之招也子見耕者必  
 勞之見王人必悅之鄉里不驕唯初鳥則盥嗽具服  
 錫川夫人有病子不文睫者三月人問者送迎之必  
 泣以拜子曰史傳典而經道廢矣記註典而史道誣  
 矣是故惡夫異端者薛收曰何為命也子曰稽之於  
 天合之於人謂其有定於此而應於彼吉凶曲折無

所逃乎非君子孰能知而畏之乎非聖人孰能至之  
 哉薛收曰古人作元命其能至乎子曰至矣賈瓊曰  
 書無制而有命何也子曰天下其無主而有臣子曰  
 兩漢有制志何也子曰制其盡美於鄙人乎志其惡  
 德於備物乎薛收曰帝制其出王道乎子曰不能出  
 也後之帝者非昔之帝也其雜百王之道而取帝名  
 乎其心正其跡誦其乘秦之弊不得已而稱之乎政  
 則苟簡豈若唐虞三代之純懿乎是以富人則可興  
 禮則未薛收曰純懿遂公乎子曰人能宏道焉知本  
 者之不如昔也子謂李靖智勝仁程元仁勝智子謂  
 董常幾於道可使變理賈瓊問何以息誘子曰無辯  
 曰何以止怨曰無爭子謂諸葛王猛功近而德遠矣  
 子在蕭關進東之敗謂薛收曰城復於隍矣賦免爰  
 之卒章歸而善六經之本曰以俟能者子曰好動者  
 多難小不忍致大災子曰易聖人之動也於是乎用  
 以乘時矣故夫卦者智之鄉也動之序也薛生日智  
 可獨行乎子曰仁以守之不能仁則智息矣安所行  
 乎哉子曰元亨利正運行不墮者智之功也子曰伎  
 以承上殘以御下誘之以義不動也董常死子哭之  
 終日不絕門人曰何悲之深也曰吾悲夫天之不相  
 道也之子歿吾亦將逝矣明王雖興無以定禮樂矣  
 子謂易至序卦曰大哉時之相生也達者可與幾矣  
 至難卦曰勞行而不流守者可與存義矣子曰名實  
 相生利用相成是非相明去就相安也賈瓊問太平  
 可致乎子曰五帝之典三王之誥兩漢之制彙然可  
 見矣文中子曰王澤竭而諸侯仗義矣帝制衰而天  
 下言利矣文中子曰強國戰兵弱國戰智玉國戰義

帝國戰德身國戰無為天子而戰兵則王霸之道不  
 抗矣又焉取帝名乎故帝制沒而名實散矣子曰多  
 言德之賊也多事生之難也薛方子曰蓬蓬斤之遇  
 邪正之何如子曰其有不得其死乎必也言之無罪  
 聞之以誠或問章孝寬子曰幹矣問楊慎子曰輔次  
 守文化及問天道人事如何子曰腹陰陽仁義如斯  
 而已賈瓊為吏以事楚公將行子儉之瓊曰願聞事  
 人之道子曰遠而無介就而無誦汎乎利而誦之無  
 問其捷瓊曰終身誦之子曰終身行之可也子曰元  
 經其正名乎皇始之帝徵天以授之也晉宋之王近  
 於正體於是乎未忘中國穆公之志也齊梁陳之德  
 斥之於四夷也以明中國之有代太和之力也子曰政  
 元立號非古也其於彼心自作之乎或問志意修驗  
 富貴道義重輕王侯如何子曰彼有以自守也薛生  
 曰獨之後帝制絕矣元經何以不與乎子曰君子之  
 於帝制并心一氣以待也傾耳以聽拭目而視故假  
 之以歲時相鑿之際帝制違矣文明之際觀制其  
 未成乎太康之始古同文中曰觀君子曰帝制可作  
 矣而不克振故永歷之後君子息心焉曰謂之何哉  
 元經於見不得已而作也文中子曰春秋作而典誥  
 絕矣元經興而帝制亡矣文中子曰諸侯不貢尚天  
 子不採風樂官不達雅國史不明變鳴呼斯則久矣  
 詞可以不續乎

禮樂篇第六

子曰：吾於禮樂，正失而已。如其制作，以俟明哲，必也。崇貴子，賈瓊薛收曰：道不行，如之何？子曰：父母安之，兄弟愛之，朋友信之，施於有政，道亦行矣。笑謂不行，子謂任薛王劉崔盧之暴，非古也。何以祖諸交中子曰：帝之不帝久矣。王孝逸曰：政問元經之帝何也？子曰：蔡名索實，此不可去。其為帝，實失而名存矣。或問謝安子曰：備矣。問王導子曰：敬矣。問溫嶠子曰：殺人也。問桓溫子曰：智近謀遠，解不及矣。賈瓊問琴居之道，子曰：同不齊，正異不傷，物曰可終身而行乎？子曰：烏乎而不可也？古之有道者，肉不失其，而外不殊俗。夫如此，故全也。蔡師元曰：政問稽古之利，子曰：執古以御今之有。承子曰：居近識遠，處今知古。惟學矣乎？子曰：恭則物服，慈則有成。平則物化，子曰：我未見平者也。或曰：君子仁而已矣，何用禮為？子曰：不可行也。或曰：禮豈為我，豈設哉？子不答。既而謂薛收曰：斯人也，旁行而不流矣。安知教意哉？有若謂先王之造斯為美也。交中子曰：七制之主道，斯盛矣。薛收曰：何為其然？子曰：嗚呼！惟明王能受訓，收曰：無制而有訓，何謂也？子曰：其先帝之制未亡乎？大世之命尚正乎？無制而有訓，天下其無大過矣。否則蒼生不無大憂焉。薛收曰：讚其非古乎？子曰：唐虞之際，斯為盛。大禹皋陶，所以順天休命也。交中子曰：謙天子所以謙乎？而博也。唯至公之主，為能擇焉。交中子曰：誠其至矣。千古之明王，敬慎所未見，悚懼所未聞，刻於盤孟，勒於几杖，居有常念，動無過事，其誠之功乎？薛收曰：謙

中

其見忠臣之心乎

其見忠臣之心乎。其志直。其言危。子曰：必也直而不迫，危而不誣。其知命者之所為乎？狹乎道，上吾不與也。賈瓊曰：唐哉漢武，未嘗從諫也。子曰：孝武其生知之乎？雖不從，未嘗不悅而容之。故賢人攢于朝，直言觸於耳。斯有志於道，故能知節而康帝業。可不謂有志之主乎？子曰：姚義之辯，李靖之智，賈瓊繼微之正，薛收之仁，程元王孝逸之交，加之以篇，固申之以禮樂，可以成人矣。子謂京房郭璞古之亂常人也。子曰：冠禮廢，天下無成人矣。昏禮廢，天下無家道矣。喪禮廢，天下道其親矣。祭禮廢，天下忘其祖矣。嗚呼！吾未如之何也。已矣。越公問政，子曰：恭以儉，邪公問政，子曰：清以平，安平公問政，子曰：無聞人以名，子謂薛收曰：賈瓊曰：春秋元經，其衰世之意乎？義直而微，言曲而中。越公初見子，退內史薛公曰：公見王通乎？薛公曰：鄉人也是其家傳七世矣。皆有經濟之道，而位不達。越公曰：天下豈有七世不達乎？薛公曰：君子道消，十世不達有矣。越公曰：奚若其祖公曰：王氏有祖父焉，有子孫焉。雖然，久於其道，鍾美於是也。是人必能叙彝倫矣。子出自蒲關，關史陸逢止之曰：未可以逐我生民也。子為之宿，翌日而行。陸逢送子曰：行矣。江湖曠，非清濁所容也。程元曰：政問，自出家人，何也？子曰：明內而齊外，故家道正而天下正。子曰：仁義其教之本乎？先王以是繼道德而興禮樂者也。子曰：禮其皇極之門乎？聖人所以得明而節天下也。其得中道乎？故能辨上下，定民志。或問君子子曰：知微知章，知柔知剛。曰：君子不器，何如？子曰：比之謂不器，交中子曰：周齊之際，王公大臣不暇及禮矣。獻公曰：天

子失禮則諸侯修於國，諸侯失禮則大夫修於家，禮樂之作，獻公之志也。程元問六經之故，子曰：吾猶若以存漢晉之實。復詩以辯六代之俗，修元經以頌南土之疑，讚易道以申先師之旨。正禮樂以旌後王之失，如斯而已矣。程元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大子何處乎？子曰：吾於道度仲而已，其好而能樂，勤而不厭者，子聖與明。吾安處處，子曰：有坐而得者，有坐而不得者，有行而至者，有不行而至者。子曰：見而存未若不見而存者也。子曰：君子可招而不可誘，可棄而不可慢。輕舉苟毀，好憎尚怒，小人哉。子曰：以勢交者，勢傾則絕，以利交者，利窮則散。故君子不與也。子謂薛收善按小人遠而不親，近而不狎，頽如也。子遊汾亭，坐鼓琴有舟而釣者，過曰：美哉琴意，傷而和，怨而靜，在山澤而有鄉願之志，非太公之都，潘溪則仲尼之宅，四濱也。子擊而鼓南風，釣者曰：嘻，非今日事也。道能利生民，功且濟天下，其有虞氏之心乎？不如舜自鼓也。聲行而操變矣。子遠捨琴，謂門人曰：情之變聲也如是乎。起將進之釣者，擗竿鼓棹而逝。門人追之，子曰：無追也。攝鼓或人于河，擊磬棄入于海，有之也。遂志其事，作汾亭操焉。子之夏城，薛收姚義後，遇牧豕者，問塗焉。牧者曰：從誰歟？薛收曰：從王先也。牧者曰：有鳥有鳥，則飛于天，有魚有魚，則潛于淵。知道者，蓋默然焉。子聞之，謂薛收曰：獨善可矣，不有言者，誰明道乎？子不相形，不補疾，不卜非義。子曰：君子不受虛譽，不斬去禍，不避死義。交中子曰：記人之善而志其過，溫大雅能之，處貧賤而不懈，魏徵能之，聞過而有喜色，程元能之，亂世善富貴，賈威能之。

慎密不出董常能之陳叔達謂子曰吾視夫子之通  
 何其早成也子曰通於道有志焉又焉取子早成耶  
 叔達出過程元寶感於塗四言之程元曰夫子之成  
 也吾儕慕道久矣未嘗不充欲焉遊夫子之門者未  
 有間而不知求而不給者也詩云賈復我心蓋天啓  
 之非積學能致也子聞之曰元汝知乎哉天下未有  
 不學而成者也或問長生神仙之道子曰仁義不修  
 孝悌不立奚為長生甚矣人之無厭也或問嚴光樂  
 矣名隱子曰古之避言人也問東方朔子曰人隱者  
 也子曰自太伯與仲已來天下鮮避地者也仲長子  
 尤天隱者也無往而不適矣子曰避世無悶其避世  
 之謂乎非夫無可無不可不能齊也文中子曰小雅  
 盡廢而春秋作矣小化皆於而天下非一帝元經所  
 以續而作者其哀世之意乎子在絳出子野遇陳守  
 曰夫子何之子子曰將之夏陳守令勸史息役董常  
 聞之曰吾知夫子行國矣未嘗虛行也買環事楚公  
 曰護而歸以告子曰我欲將閉門却掃歟不知城  
 口而內修也後未達古人之意焉仲長子九曰在險  
 而避奇不若宅平而無為文中子曰為知言文中子  
 曰其名淵淵其德淵長其身淵退其道淵進此人其  
 知之矣子曰知之者不如行之者行之者不如安之  
 者仲長子尤字不暉董常字放常子曰稱德矣子之  
 叔弟穎字無功子子朋友之取也神人無功非爾  
 所宜也常名之季弟名靜靜故字之曰保名子門之  
 曰薛生善字矣靜能保名有稱有誠薛生於是乎可  
 與友也

述史篇第七

子曰太熙之後述史者幾乎焉或故君子沒備焉楚  
 公作難賈瓊去之子曰瓊可謂立不易方矣溫彥博  
 問知子曰無知問識子曰無識彥博曰何謂其然子  
 曰是究是國豈其然乎彥博退告董常曰深乎哉  
 此文王所以順帝之則也子曰詩有天下之作焉有  
 一國之作焉有神明之作焉吳季札曰小雅其周之  
 哀乎國其樂而不淫乎子曰就謂季子知樂小雅烏  
 乎哀其別之盛乎幽焉乎樂其功而不怨乎子曰太  
 和之上有心哉賈瓊曰信美矣子曰未光也文中子  
 曰元經作君子不榮祿矣董常習書管於子曰吳蜀  
 遂忘乎子慨然歎曰通也敢志大皇昭烈之慈識孔  
 明公瑾之盛心哉董常曰大哉中國五帝三王所自  
 方也衣冠禮義所自出也故聖賢景慕焉中國有一  
 聖賢明之中國有並聖賢除之即子曰應非中國不  
 敢以訓董常曰元經之帝元魏何也子曰亂離斯歟  
 君誰適歸天地有本生民有庇即君若也且居先王  
 之國受先王之遺予先王之民矣謂之何哉董常曰  
 敢問皇始之授魏而帝晉何也子曰主中國者將非  
 中國也我聞有命未敢以告人則猶傷之者也傷之  
 者懷之也董常曰敢問卒帝之何也子曰貴其時大  
 其事於是乎川義矣子曰穆公來王肅至而元魏達  
 矣子曰非至公不及史也叔恬曰敢問元經書陳於  
 而具五國何也子曰江東中國之舊也衣冠禮樂之  
 所就也永嘉之後江東貴焉而卒不貴無人也齊梁  
 陳於是乎不與其為國也及其也君子猶懷之故  
 書曰晉宋齊梁陳以五以歸其國且言其國亡也  
 嗚呼東先王之禮樂以不足乎叔恬曰晉宋亡國久

夫今其之何謂也子曰衣冠文物之舊君子不欲其  
 先亡宋嘗有樹晉之功有復中國之志亦不欲其先  
 亡也故其齊梁陳以歸其國也其未亡則君子奪其  
 國焉曰中國之禮樂安在其已亡則君子與其國焉  
 曰猶我中國之遺人也叔恬曰敢問其志文中子泣  
 然而興曰劍川府君之志也通不敢廢書五國並峙  
 而子蓋傷先王之遺也嗚呼故君子大其言極其敗於  
 是乎抽地而求更新也期逝不至而多為鄙汝知之  
 乎此元經所以書也文中子曰漢魏禮樂其本不足  
 稱也然書不可廢尚有近古對議存焉制誌詔冊則  
 幾乎典誥矣薛牧問仁子曰五常之始也問陸子曰  
 五常之本也問導子曰五常一也賈瓊曰子於道有  
 不盡矣乎子曰通於三才五常有不盡者神明極也  
 或力不足者物止矣董常問穆公之事子曰舅氏不  
 聞鳳皇乎董德輝而下何必懷彼也叔恬曰穆公之  
 事蓋明齊魏表焉曰人壽幾何吾視仲尼何其勞也  
 子曰有之矣其勞也敢違天乎焉知後之視今不如  
 今之視昔也溫大雅問如之何可使獲取子曰仁以  
 行之寬以居之深識禮樂之情敢問其次子曰言必  
 忠行必恕鼓之以利害不勸又問其次子曰謹而固  
 廉而慮謙焉焉自保不足以養也子曰降此則穿窬  
 之人爾何足及政抑可使備員矣子曰宗廟廣而氏  
 姓離矣朋友廢而名守亂矣內史薛公謂子曰吾文  
 章可謂淫溺矣文中子離席而拜曰敢賀丈人之知  
 過也薛公固執子手喟然而詠曰老夫亦何冀之子  
 振衣綱子將之陝門人從者猶辨焉被于路子止之  
 曰敢次不知我者謂我何求門人乃退子謂賀若彌

曰壯于趾而已矣子曰天下未有不勞而成者也  
瓊問正家之道子曰言有物而行有常王孝通謂子  
曰盡說乎子曰鳴呼言之不見信久矣吾將正大人  
以取吉尚口則窮也且致命遂志其唯君子乎文中  
子曰春秋其以天道終乎故止於獲麟元經其以人  
事終乎故止於陳古於是乎天人備矣薛收曰何謂  
也子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故君子備之子曰  
可與其樂未可與其憂可與其憂未可與其樂吾未  
見可與其樂者也二帝三王可與憂矣子曰非君  
子不可與語憂于誠易至于蕞歎曰可矣其孰能為  
此哉至初九曰吾常之矣又安行乎薛收問一卦六  
爻之義子曰卦也者著天下之時也爻也者微天下  
之動也履時有六動焉古凶悔吝所以不同也收曰  
設問六爻之義子曰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誰能通  
乎薛元薛收見于子曰二生之學文矣志也對曰尼  
之之經夫子之續不殆也子曰允矣君子展也大  
成居而安動而變可以佐王矣董常之喪子登洛道  
於河池主人不授棺子有饑色坐荆棘間讀易不輟  
也謂門人曰久矣吾將輟也而竟未獲不知今也而  
通大困困而不憂窮而不懼通能之斯學之力也主  
人聞之召舍具餐焉賈瓊請絕人事子曰不可請接  
人事子曰不可瓊曰然則奚若子曰莊以待之信以  
從之去者不追來者不拒泛如也斯可矣文中子曰  
賈瓊天孝文崩則漢祚可見矣子曰我未見謙而有  
怨尤而無辱惡而不彰者也董常曰子之十二策矣  
與也子曰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此其要也  
董常曰噫三極之道稟之而行不亦煥乎子曰十二

策若行于時則六經不續矣董常曰何謂也子曰仰  
以觀天文俯以察地理中以建人極吾暇矣哉其有  
不言之彼行而與萬物息矣文中子曰天下有道聖  
人藏焉天下無道聖人彰焉董常曰願聞其說子曰  
友一無所庸非幾乎因武以濟能無彰乎如有用我  
者當處於泰山矣董常曰將冲而用之乎易不云乎  
易簡而天地之理得矣杜淹問七制之主子曰有大  
功也問賈誼之道何如子曰琴疑凶矣或問趙元王  
子曰惠人也問河間獻王子曰賢人也問東平王董  
子曰仁人也問東海王強子曰義人也保終榮寵不  
亦宜矣子曰婦人預事而漢道危乎大臣均權而繼  
命亂矣儲后不順而晉室燼矣此非天也人謀不臧  
咎矣夫

魏相編第八  
子謂魏相與漢相識兵畧達時令遠乎哉子曰孰謂  
齊文宣嘗而善楊遵彥也謂孝文明吾不信也謂爾  
朱榮忠吾不信也謂陳思王善謙也能許其述可謂  
遠刑名矣人謂不密吾不信也董常問古者明而不  
視聽而不聞有是夫子曰又有圓而不同方而不礙  
直而不抵曲而不佞者矣常曰濁而不穢清而不皎  
剛而和柔而毅可乎子曰出而不聲隱而不沒用之  
則成捨之則全吾與爾有矣子游馬頰之谷遂至牛  
首之窟登降信宿從者樂眺義賣成進曰夫子遂得  
潛乎子曰潛雖伏矣亦孔之昭哉曰聞朝廷有召子  
議矣子曰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嫌義曰其事既載乃兼爾輔實成曰終論絕險曾基  
不億子喟然遂歌正月終焉既而曰不可為矣子曰

書以辨事詩以正性禮以制行樂以和德春秋元經  
以承往易以知來先王之蘊盡矣王孝逸曰惜哉夫  
子不位諸人徒生矣賈瓊曰夫子昔徒生哉以萬古  
為兆人五常為四國三才九疇為公卿又爰用仕董  
常曰夫子以續詩續書為朝廷禮論要論為教化贊  
易為司命元經為賞罰此夫子所以生也叔恬歸之  
曰孝節為社稷不言為宗廟無所不知為富貴無所  
不極為死生天下宗之夫子之道足矣賈瓊曰中山  
吳欽天下之孝者也其處家也父兄欣然其行事  
也父兄焦然若無所擇子曰吾黨之孝者異此其處  
家也父母晏然其行事也父兄恬然若無所思裴嘉  
有婚會薛方士預焉酒中而樂作方士非之而出子  
聞之曰薛方士知禮矣然猶在君子之後乎文中子  
曰元經有常也所正以道於是乎見義元經有變也  
所行有適於是乎見權惟義舉而皇極立矣董常曰  
夫子六經皇極之能事畢矣文中子曰春秋一國之  
書也其以天下有國而王室不尊乎故約諸侯以尊  
王政以明天命之未改此春秋之事也元經天下之  
書也其以無定國而帝位不明乎微天命以正帝位  
以明神器之有歸此元經之事也董常曰執小義妨  
大權春秋元經之所罪歟子曰斯謂皇之不德御河  
之役子聞之曰人力盡矣子居家不惰捨周禮門人  
門子曰先師以王道極是也如有用我則執此以  
往通也宗周之介子敢忘其禮乎子曰周禮其敵於  
天命乎春秋抗王而尊魯其以周之所存乎元經抗  
帝而尊中國其以天命之所歸乎張元素問禮子曰  
直爾心儼爾形動思恭靜思正問道子曰禮得而道



存矣。元素出子曰有心乎禮也。夫禮有編之而成者。况躬親哉。魏徵問君子之辨。子曰君子奚辨。而有時乎為辨。不得已也。其猶兵乎。董常問之曰。君子有不言之辨。不殺之兵。亦時乎。子曰。誠哉。不知時。無以為君子。文中子曰。開勝而怒者。讓之由也。見舉而喜者。使之媒也。絕由去媒。讓後遠矣。子曰。開難思解。見利思避。好成人之美。可以立矣。子謂董常曰。我未見勤者矣。蓋有焉。我未之見也。子曰。年不豐。兵不息。吾已矣。夫子謂北山黃公。善醫。先寢食而後針藥。汾陰侯生善策。先人事而後說卦。房元齡問正主成民之道。子曰。先造其身。曰。請究其說。子曰。夫能造其身。然後能無私。無私然後能至公。公然後以天下為心。矣。道可行矣。元齡曰。如主何。子曰。通也不可究其說。蕭張其猶病諸噫。非子所及。姑守爾恭。批爾慎。庶可以事人也。江都有雙子。有疾。謂薛收曰。道廢久矣。如有王者出。三十年而後。禮樂可稱也。斯已矣。收曰。何謂也。子曰。十年平之。十年富之。十年和之。斯成矣。子曰。早婚少聘。教人以倫。妾媵無數。教人以亂。且賁賤有等。一夫一婦。庶人之職也。子謝見隋祖。一接而陳十二策。編成四卷。薛收曰。辯矣。平。董常曰。非辨也。理當然爾。房元齡請習十二策。子曰。時異事變。不足習也。虞世基遣使謂子曰。盡仕乎。子曰。通有疾。不能仕也。飲使者歌。小明以送之。世基聞之曰。吾特遊緜繳之下也。若夫子。可謂真矣。文中子曰。問則對。對不問則述。竊比我於仲舒。子曰。吾不仕。成業。不動。故解。悔不廣求。故得。不雜學。故明。文中子曰。痲帶者。智之繁也。忿賊者。仁之廢也。緘括者。義之廢也。子曰。元經

之專斷。蓋由於天命。吾安敢至哉。董常問之曰。元經之與天命。夫子而不至。其孰能至也。子謂實威曰。既冠。禮冠。禮冠。將婚。讀婚。居長。讀長。禮既畢。黃帝。朝廷。讀賓。禮。軍旅。讀軍禮。故君子終身不違禮。實威曰。仲尼言不學禮。無以立。此之謂乎。子述婚禮。實威曰。今者亡。又焉用禮。子曰。禮。爾無懼。無謂俗。姑存之可也。子贊易。至觀卦。曰。可以盡神矣。子曰。古者進賢退不肖。猶患不治。今則吾樂賢者而哀不賢者。如是寡怨。猶懼不免。詩云。惴惴小心。如臨空谷。子讀菟苑。曰。可以輔教矣。子之韓城。自能門。關先濟。實威程元。後。關吏仇璋止之曰。先濟者為誰。吾視其類。類如也。重而不亢。日操如也。激而不瞬。口敦如也。爾而不張。鳳頭龜背。鬚垂至腰。參如也。與之行。俯然而色卑。與之言。泛然而後應。激。驚。旋旋。而不懼。是必有異人者也。吾聞之。天下無道。聖人疾焉。翰躬守節。斯人殆似也。程元曰。子知人矣。是王通者也。實威曰。吾二人師之。而不能去也。仇璋曰。夫杖一德。乘五常。扶三才。控六藝。吾安得後而不往哉。遂捨職。從於韓城。子謂實威曰。君子哉。仇璋也。比董常則不足。方薛收則有餘。文中子曰。吾聞禮於關生。見負樵者幾焉。正業於霍主。見持竿者幾焉。吾將退而求諸野矣。子曰。多言不可與遠謀。多動不可與久處。吾願見。僞。詐。僂。者。實。曰。知善而不行。見義而不勸。雖有拱壁之逆。吾不入其門矣。子聞之曰。強哉。矯也。仇璋謂薛收曰。子聞三有七。無乎。收曰。何謂也。璋曰。無諸責。無財怨。無專利。無苟說。無伐善。無棄人。無言憾。薛收曰。請聞三有。璋曰。有慈有檢。有不為天下先。收曰。子及是乎。曰。此

君子之職也。璋何預焉。子聞之曰。唯其有之。是以似之。子曰。君子先擇而後交。小人先交而後擇。故君子寡尤。小人多怨。且以是夫。子曰。君子不責人所不及。不強人所不能。不苦人所不好。夫如此。故免。老聃曰。吾言甚易行。天下不能行。信哉。仇璋問君子有乎乎。子曰。見利爭讓。開義爭為。有不善爭改。薛收問聖人與天地如何。子曰。天生之。地長之。聖人成之。故天地立而易行乎其中矣。薛收問。易子曰。天地之中。非他。也。人也。收退而歎曰。乃今知人事修天地之理得矣。子謂收曰。我未見欲仁好義而不得者也。如不得。斷無性者也。子曰。嚴子陵釣於湍石。爾朱榮控勒天下。故君子不貴得位。子曰。火炎上而受制於水。水趨下而得志於火。故君子不欲多上人。子讚易。至山附于地。則曰。固其所也。將安之乎。是以君子思以下人。萬城府者。讀說苑。子見之曰。美哉。兄之志也。子以進物。不亦可乎。子之居常。准如也。言必怒。動必義。與人款曲。以待其會。故君子樂其道。小人懷其惠。叔恬曰。凝於先王之道。行思坐誦。常若不及。臨事往來。常若無誨。道果報哉。子曰。吾亦然也。叔恬曰。天下。器。直。正。振也。獨安之乎。子悄然作色曰。神之聽之。介爾彞福。君子之於道也。死而後已。天不為人怨。容而報其寒暑。君子不為人之惡。而較其正。直。然。汝。不。開。洪。範。之言乎。平康。正。直。夫如是。故全。今汝。屑。屑。焉。三。德。無。據。而心未樹也。無挺。無計。無固。無抵。斯之謂。倒。僻。民。用。借。或。無。乃。汝。乎。叔恬再拜而出。仇璋進曰。君子思以下人。直在其中歟。子笑而不答。薛收曰。君子樂樂後矣。夫子何為不與其進也。子曰。唯狂克念。斯非樂

子子謂仇璋薛收曰非知之難行之惟難

立命篇第九

文中子曰命之正也其稱人事乎故君子畏之無遠近高深而不應也無非纖曲直而不當也故歸之於天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魏徵曰書云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詩云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彼交匪傲萬福來求其是之謂乎子曰彼其能自取矣董常曰自取者其稱人耶子曰誠哉惟人所召賈逵曰敢問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何謂也子曰君之在前命之在後斯自取也庸非命乎噫吾求如之何也已矣瓊拜而出謂程元曰吾今而後知元命可作多福可求矣程元曰敬服玉吉服之無敬文中子曰度德而師易子而教今亡矣子曰不以伊尹周公之道康其國非大臣也不以崔允諸葛亮之心事其君者皆具臣也董常歎曰善乎頌子之心也三月不違仁矣子聞之曰仁亦不遠姑感而行之爾無苟羨焉惟精惟一經先登于岸常出曰慮不及精思不及慮焉能無告焉能不違董師元聞董常賢問賈逵以極逵曰始冠矣師元曰吁其幼達也逵曰夫子十五為人師焉陳留王孝逸先達之傲者也然白首北面豈以年乎瓊聞之德不在年道不在位門人有問姚弋仲之法曰詩曰禮不及四經何也姚弋仲曰嘗謂諸夫子矣春秋斷物志定而後及也樂以伊德全而後及也書以制法從事而後及也易以窮理知命而後及也故不學春秋無以主斷不學樂無以知和而學書無以識制不學易無以通理四者非具體不能及故聖人後之豈養家之具耶或曰然則詩禮何為而先也義曰夫

中論

教之以詩則出辭氣新遠恭慢矣約之以禮則動容

貌斯立威嚴矣度其言察其志考其行辨其德志定則發之以春秋於是乎斷而能受德全則導之以樂於是乎和而知節可從事則達之以書於是乎可以立制知命則申之以易於是乎可以盡性若驟而語春秋則湯志輕義驟而語樂則喧德敗度驟而語書則狎法昧而語易則玩神是以聖人知其必然故立之以宗刻之以次先成諸已然後備諸物先濟乎近然後形乎遠宜其深乎宜其深乎子問之曰姚子符之矣子曰謙於克德輕於才斯過也已子曰治亂世也亦有乘之者有革之者乘時也亦有行之者有過之者古凶命也有作之者有偶之者一來一往各以教至豈徒云哉遠東之復天下治船子曰林麓書矣帝者其山其將何辭以對或問續經薛收姚弋仲子曰使賢者非耶吾將飾誠以請對愚者非耶吾將秦之何因歐秦離之卒章人謂門人曰五交三毀劉峻亦知言哉房元齡問善則稱善過則稱已可謂忠乎子曰諱矣杜如晦問政子曰推爾誠與爾類實一以物百罰一以德舉夫為政而何有如晦出謂賈咸曰諷人容其許佞人杜其漸賈詞在其中吾知乎為政矣文中子曰制命不及黃初志事不及太熙褒貶不及仁壽叔恬曰何謂也子泣然曰仁壽大業之際其事忍容言耶賈逵問富而教之何謂也子曰仁生於款義生於豐故富而教之斯易也古者聖王在上田里相距雞犬相聞人至老死不相往來蓋自足也是以至治之代五典潛五禮措五服不章人知飲食不知益藏人知奉居不知愛敬上如標枝下如野鹿

何哉蓋上無為下自足故也賈逵曰淳樸散其可

歸乎子曰人能去道有得其行如反掌爾昔舜禹然軌而天下朴夏桀承之而天下詐成湯放桀而天下平殷紂承之而天下險文武治而幽厲散文景寧而相覆矣斯則治亂相易澆淳有由與衰資乎人得失在乎教其曰太古不可復是未知先王之有化也詩書禮樂復何為哉董常問之謂賈逵曰孔孟云亡夫子之道行則所謂殺之斯來勸之斯和平孰云存朴不可歸哉子曰以性制情者鮮矣我未見處岐路而不遲迴者易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賈咸曰大哉易之盡性也門人執至焉子曰益常近之或問咸與常也何如子曰不知子曰大雅或義於道雅隱者也然而成之不言而信或問陶元亮子曰放人也歸去來有遊地之心焉五柳先生傳則幾於閉關矣子曰和大怨者必有餘怨忘大樂者必有餘樂天之道也子曰氣為上形為下識都其中而三才備矣氣為鬼其天乎識為神其人乎吾得之理性焉薛收曰政問天神人鬼何謂也周公其達乎子曰大哉周公遠則冥諸心也心者非他也窮理者也故悉本於天推神於天蓋尊而遠之也故以配禮接焉近則求諸己也己者非他也盡性者也卒歸之人推鬼於人蓋引而敬之也故以饗禮接焉古者觀盥而不薦思過半矣薛收曰政問地祇子曰至哉百物生焉萬類形焉示之以民斯其義也形也者非他也骨肉之謂也故以祭禮接焉收曰三者何先子曰三才不相離也措之事業則有主焉固正尚禮視神道也方澤實祭祭物類也宗廟用饗懷格氣也收曰政問

三才之遺子曰玉幾乎問夫天者氣元氣焉非止焉  
 湯著著之謂也地者氣元形焉非止山川丘陵之謂  
 也人者氣元識焉非止四方之謂也乾坤之謂  
 汝思之乎於是收退而學易子曰母以觀德今古  
 古人貴仁義賤勇力子曰棄德背義而忠人之不已  
 親好疑尚詐而忠人之不已信則有之矣子曰君子  
 服入之心不服人之言不服人之身服人  
 之身力加之也君子以義小人以力惟矣夫子曰太  
 然之後天子所存者號兩焉乎索化列之以政則豈  
 君比之矣元經何以不與乎房元經曰收曰道之  
 不行也必矣夫何嘗嘗乎收曰子非夫子之徒  
 歟天子失道則諸侯修之諸侯失道則大夫修之夫  
 夫失道則士修之士失道則庶人修之修之道從  
 師無常而而不倦窮而不濫死而後已得時則行失  
 時則止此先王之遺所以積而不墜也古者謂之經  
 時縱我不往子不謂有知之何以不行而於也元  
 終惕然謂曰其行也如是之遠乎

關雎第一

或問關雎子曰魏之賢人也孝文沒而宣武立穆公  
 死關則退魏之不振有由哉子曰中國失道四夷知  
 之魏微曰請聞其說子曰小雅盡矣四夷交侵斯中  
 國失道也非其說乎微曰薛收曰時可知矣薛收  
 問曰今之民胡無詩子曰詩者民之情性也情性能  
 亡乎非民無詩職詩者之罪也魏微因於實房元經  
 曰傷哉寡也蓋請乎魏微曰古之人為人請猶以爲  
 捨讓也况爲已乎吾不願子謂之曰確哉義也實行  
 古之道矣有以發我也雖進易退子曰雖通言必有

可察求本則遠上珪從子求續經子曰叔父通何德  
 以之哉珪曰勿辭也當仁不讓於師况無師乎吾聞  
 關雎之筆矣積亂之後當生大賢世習禮樂莫若吾  
 族天未亡道振斯文者非子誰歟魏微問議事以制  
 何如子曰苟正其本刑將措焉如失其道議之何益  
 故至治之代法懸而不犯其次犯而不繁故議事以  
 制意中代之道也如有用我必也無訟乎文中子曰  
 平陳之後能德允矣而卒不悔悲夫子曰吾於續書  
 元經也其知天命而著乎傷禮樂則述章志正歷數  
 則斷南北威帝制而首太監尊中國而正皇始文中  
 子曰動失之繁靜失之寡子曰罪莫大於好進禍莫  
 大於多言痛莫大於不聞過辱莫大於不知耻子曰  
 天子之子舍此而議封知治而受賦古之道也薛收  
 問政於仲長子光曰舉一綱眾目張弛一機萬  
 事舉不知其政也收告文中子曰子光得之矣文  
 中子曰不知道無以爲人臣况君子乎曰人不單居  
 地不片板終荷道也雖舜禹不能理矣子曰政猛寧  
 若思法速寧若寬獄繁寧若簡臣士之際其情也寧  
 信執其中者惟聖人乎子曰委任不一亂之機也監  
 察不止姦之府也妻睡聞之曰左右相疑非亂乎上  
 下相伺非姦乎古謂之蛇豕之政噫凶秦之罪也杜  
 淹謂隱子曰非伏其身而不見也時命大謬則隱其  
 德矣惟有道者能之故謂之退藏於密杜淹曰易之  
 典也天下其可疑乎故聖人得以隱子曰顯仁藏用  
 中古之事也淹曰取問藏之之說子曰汲其迷問其  
 心可以神會難以事求斯其說也又問道之旨子曰  
 非禮勿動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淹曰此仁者之目也

子曰道在其中矣淹退謂如晦曰驗之在前忽然在  
 後信顏氏知之矣文中子曰四民不分五等不建六  
 官不職九服不序皇墳帝典不得而識矣不以三代  
 之法統天下終危邦也如不得已其兩漢之制乎不  
 以兩漢之制輔天下者誠亂也已文中子曰仲尼之  
 述廣大悉備歷千載而不用悲夫仇璋進曰然夫子  
 今何勤勤於述也子曰先師之職也不敢廢焉知後  
 之不能用也是然裝則有豐年子謂薛收曰元魏  
 已降天下無主矣開皇九載人始一先人有言曰敬  
 其事者大其始慎其位者正其名此吾所以建威於  
 仁壽也陛下與帝也無踵偽亂必紹同漢以土襲火  
 色尚黃黻用五除四代之法以乘天命千載一時不  
 可失也高祖傳之而不能所以然者吾庶幾乎周  
 公之事矣故十二策何先必先正始者也魏承爲龍  
 門今下車而廣公舍子問之曰非所先也勞人逸已  
 胡寧是營牙遂止以謂子子曰不勤不儉無以爲人  
 上也門人竇威賈瓊姚義受禮溫彥博杜如晦陳叔  
 達受乘杜淹房喬魏徵受書李靖薛方士裴瑜王珪  
 受詩叔恬受元經董常仇璋薛收程元備開六經之  
 義疑常問不專經者不敢以受也經別有說故著之  
 太原府君曰文中子之教不可不宣也日月逝矣不  
 可使文中子之教不達于茲也召三子而教之略例焉  
 太原府君曰疑當居慄如也子弟非公服不見閨門  
 之內若朝廷焉昔文中子曰賢者凝也權則未而可  
 與矣夫府君再拜曰謹受教非禮不動終身焉正觀  
 中起家監察御史劾奏侯君集有無君之心及退則  
 卿黨以穆御家以四教勤儉恭正家以四禮冠婚

卿黨以穆御家以四教勤儉恭正家以四禮冠婚

喪祭三年之音備則散之親族聖人之書及公服  
器不假垣屋什物必堅朴日無苟費也門於果木必  
方列日無苟亂也事寡嫂以養順也與人不款曲不  
受遺非其力非其餘未嘗交食餐食之禮無加物焉  
日及禮可矣居家不肉食日無求飽一布被二十年  
不易日無爲費天下也鄉人有誣其阨者一歲再輸  
臨官計日受俸年踰七十手不攬經親朋友非義者  
必正之日而舉背毀言不怒也羣居縱言未嘗及人  
之短常有不可犯之色故小人遠焉杜淹日續經其  
行乎太原府君日王公大人最急也先王之道布在  
此矣天下有迫聖人推而行之天下無道聖人進而  
藏之所謂流之斯爲川焉塞之斯爲淵焉升則乘施  
則雨潛則淵何往不利也太原府君日夫子得程仇  
董而六經益明對問之作四外之力也董仇早歿  
而程薛繼祖又申子之教其未作矣嗚呼以俟來哲

中說卷下終

右王通中說上下二卷凡十篇通考作文中子十  
卷蓋以十篇卽爲十卷而謂之中說者爲與門人  
對問之語而薛收姚義集而名之者也自唐世李  
翱劉禹錫陸龜蒙司空圖皮日休之徒皆重其書  
至宋柳開孫何益振而張之而鄭毅夫是公武王  
明清陳龍川諸家論其得失又有數端其一謂文  
中子陷宋大儒何以歐陽文忠宋景文修唐書易  
杜傳中略不及其姓名其書僞作未必有其人  
其一謂與李德林關明薛道衡相見問答按之文  
中子出處年歲俱不合則謂貞觀時諸將相若房  
杜李魏二溫王陳皆其門人亦未足信其一謂以  
中說方論語以董常比顏子與門人言而名朝之  
執政者與老儒老將言而斥之無婉辭皆不可爲  
訓詢如諸說非僞則妄然則文中子之人與書其  
將無所取諸乎取諸程子朱子之論而已程子曰  
王通隱德君子也當時有少言語後來爲人傳會  
不可謂全書其粹處始非荀勗所及朱子曰荀卿  
之學雜於申商子雲之學本於黃老其著書之蓋  
亦姑託空言以自見不若仲淹之學顯近於正而  
粗有可用之實也是可知所折衷於若王海云  
昔原有杜淹及阮逸序而通考及董者本俱不載  
蓋失傳久矣汝上王誠識

中說十卷

舊本題隋王通撰唐志文中子中說五卷通考及  
王海則作十卷與今本合凡十篇末附序文一篇  
及杜淹所撰文中子世家一篇通子福時錄唐太  
宗與房魏論禮樂事一篇通弟績與陳叔達書一  
篇又錄關子明事一篇卷末有阮逸序又有福時  
貞觀二十三年序見公武都齋讀書志皆辨通以  
開皇四年生李德林以開皇十一年卒通方八歲  
而有德林請見歸拔琴鼓蕩之什門人皆沾襟事  
關朗以太和丁巳見魏孝文帝至開皇四年通生  
已相隔一百七年而有問禮於朗事薛道衡以仁  
壽二年出爲襄州總管至煬帝即位始召還又隋  
書載道衡子收初生卽出繼族父儒及長不識本  
生而有仁壽四年通在長安見道衡道衡語其子  
收事漢通容齊隨筆又辨唐書薛收以大業十  
三年歸唐而世家有江都難作通有疾召薛收共  
語事王應麟困學紀聞亦辨唐會要載武德元  
年五月始改隋太極殿爲太極殿而書中有隋文  
帝召見太極殿事皆證以史傳低語顯然今考通  
以仁壽四年自長安東歸河汾卽不復出故世家  
亦云大業元年一徵又不至而周公篇內乃云子  
遊太樂開龍舟五更之曲阮逸註曰太樂之署煬  
帝將遊江都作此曲隋書職官志曰太常寺有太  
樂署是通於大業末年復至長安矣其依託謬妄  
亦一明證考楊炯集有王勃集序稱祖父通隋秀  
才高第蜀郡司戶書佐蜀王侍讀大業末退隱於  
於龍門其卒也門人諡之曰文中子炯爲其孫作





中子初生之時陳叔達為陳宣帝之子其封義陽王於大建戊戌在開  
 皇初三年然則此書所列弟子之名等語烏有子虛而已仰其書之謬  
 有不合於人情者其論學也云志仁義不如道遺德其論經也云九師  
 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其本洪範論議而以三教可一也謂晉  
 亂非老莊之學梁亡非釋迦之學并言詩書盛而秦滅非仲尼之學秦  
 燔經而滅乃言經盛而滅以為異端之說其謬尤有顯且大者程伊川  
 稱其書有格言而禮之者亦勸入其說是果文中子之掩瑕乎抑禮者  
 歸入之乎關子明之易傳與文中子中說元經或謂皆阮逸所偽作阮  
 逸字天隱宋天聖中進士假真偽偽何所樂而為之宋一新無邪堂答  
 問一云中說非通自著蓋為其徒姚襄薛收等所綴輯本書後序固明  
 言之庶氏容齋隨筆王氏棟樑後錄皆疑阮逸偽作逸他書今猶可考  
 安能為此其所偽者乃元經非中說也玉齋案陳祖家登澤叢書送豆  
 盧處士端采丞相序皮日休文數文中子碑又司空圖一鳴集文中子  
 碑及三賢贊皆推尊通提要云中唐以後稍稍得售其欺始指此然非  
 篤論也翟氏目錄有元刊本云此較宋刻本多釋音前列王氏世系年  
 表謂文中子出漢徵君嗣之後題文中子纂中河汾黎子王富是其  
 裔孫所纂世情不能得此本而一觀其年表何如耳李慈銘荀學齋日  
 記云文中子之書謬妄可笑前人論之已詳提要謂其書為臨時等所  
 纂云云尤為定論近人解理切云中說規古也王疑父子謂其編錄亦非古  
 傳等可證今遊可齊人也二造亦斷定余謂此書所造事實之妄不足  
 復論其言亦無一精實之理其文亦十九支離可笑宋人雖陋何至稱  
 重是書蓋出其中如周公篇云劉炫見子談六經唱其端終日不竭子  
 曰何其多也炫曰先儒異同不可不述也子曰一以貫之可矣爾以尼  
 父為多學而識之耶此等議論深便空疏不學之徒為伊川門下賤儒  
 所深喜故釋相衣彰至阮逸之注尤陋洪容齋謂即造所偽撰亦未嘗  
 偏觀之言如事君篇或問湘東王兄弟子曰實人也其文繁注以湘東  
 王為南齊世祖之子十建與兄兒陵王子良隋郡王子隆皆有集傳世  
 不知子建被殺時年僅十三安得有集子良雖傳云有內外文集數十  
 卷而云雖無文采多有勸戒內言謂此湘東王自指梁元帝兄弟也又  
 謂其也周公篇太順府君曰孟子昇何人也子曰豫人也智小謀大永安之事

同州府君常切齒焉則有由也注謂永安切齒事未詳案孟子昇與李  
 莊帝密謀誅爾朱榮嘗手抱詔書過榮跪對觀書及北史本傳皆言之  
 甚悉而逸俱不能知他可見矣至子昇始終為魏室忠臣而通言如是  
 則亦其妄謬之一端觀相編云嚴子陵釣於滌石爾朱榮控勒天下故  
 君子不貴得位以爾朱榮子陵相衡其支蔓牽綴無聊可見又如周公  
 篇云詩書盛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也虛玄長而晉至亂非老莊之罪  
 世醫救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世榮焚詩書何反云盛以三句文例  
 推之榮為周字之誤顯然可見而逸亦不能知妄注云榮不用詩書致  
 滅則文妄不可通而得謂之目撰自注耶然容齋之識高出王厚齋輩  
 多矣玉齋案以爾朱與子陵並言蓋仿論語於子與章而失之



唐水部郎中仲蒙子林子家傳

十三世孫通直郎致仕永撰次

仲蒙子姓林氏諱慎思字虔中福州長樂人也少儻有大志力學好脩與昆仲五人築室讀書樹巖山中咸通五年首薦禮部不第退居槐里命書禱心得蒙三三之觀三三曰仲蒙入觀通明之象也遂以仲蒙子自名著書上中下三卷上卷槐里辨三篇象三才敘天地人之中事卷澤國紀三篇象三辰敘君臣人之事下卷時喻二篇象二教敘文武之事指喻明切自成一家言又以公孫丑萬章記孟子之言不能盡其師意作續孟子二卷凡十四篇咸通十年王凝侍郎下歸仁紹榜中進士第十一年高實侍郎下再試中宏詞拔萃魁敕改所居崇賢鄉欽平里為芳桂鄉大宏里以表之授秘書省校書郎與平尉在官舉案如法蒙右憚其威令尋除尚書水部郎中守萬年縣令躬耕治邑有鼓聲民懷其惠屬軍興科斂百出他邑皆事嚴束鞭笞肆行人不堪命獨萬年行之以寬大吏數督趣且休以危法毅然不為動民力用紆大吏亦心服不敢按發會黃巢寇長安迺

仲蒙子

以為官不受開道與元賊追及之卒不屈罵賊不絕口而死及巢敗諸子奉其喪歸葬於昌化鄉渡橋大墓山所著一書及外篇宏詞五篇儒範七篇皆藏於家世莫傳焉今稠巖讀書石室遺址尚存按歐陽文忠公撰唐藝文志載仲蒙子三卷及上崇文總目又載續孟子二卷近世莆陽鄭夾深先生通志藝文略亦載此二書克齋林公執善銘蔣居士墓具言仲蒙死節不屈之事且述閩中記所載為據且稱之為吾閩千載不朽之高士獨以世遠言湮後生晚輩未識其書不知前輩典刑故敘次其概為家傳以詔吾子孫去之五百歲其人若存今覽者尚有考於斯文

仲蒙子家傳 先君茂林翁所撰次也既刊二書併以此傳附其後尚不念 祖 父之訓君子或有取焉元復誌

右 仲蒙子三卷

先祖唐宏詞水部郎慎思所著書也孔氏沒諸子百家之言盈天下至於季代如皮日休隱書宋齊丘化書皆傳於世惟先仲蒙之書藏於屋壁者數百年雖一志於唐藝文再紀於皇朝崇文總目又述於夾深先生通志略而學士大夫猶有未見其書者蓋其不幸而不生於大歷正元之前與韓柳諸公以文章之名顯也又不幸而不生於天聖明道之後與 周程諸賢以性命之學著也然其節不屈於當時其言可傳於來世其見錄於太史氏也尚矣元復世守 遺文日惟廢墜是懼去歲始至既刊續孟子學宮遺者詔下郡國采訪遺書以充

仲蒙子家傳

如不足而後書

秘府 仲蒙子之書於是出矣復校是書三卷俾與續孟並行嗟夫垂憲言以詒後人仲蒙子之志遠矣天之未喪斯文也倘在茲乎敬書其概以昭

聖朝石文之治歲昭陽作禮咸淳九年正月朔奉議郎新知泉州南安縣事林元復謹識

仲蒙子序

子沽名未售退棲槐里舊著儒範七篇辭艱理僻不為時人所知復研精覃思一旦齋沐禱心靈是荷夢有異焉明日召著祝之得蒙三三之觀三三曰仲蒙入觀通明之象也因感而有所述焉曰號仲蒙子嘗與二三子辯論與公數陳古今也或引事以明理或摛才以潤辭錄近萬言編成上中下三卷槐里辨三篇象三才敘天地人之事卷澤國紀三篇象三辰敘君臣人之事下卷時喻二篇象二教敘文武之事為子所學周公仲尼之道所言堯舜禹湯文武之行事也如有用我者吾言其施吾學其行乎揚雄謂後世有揚子雲當知吾太元安知後世不有林虔中者出吾言迂乎哉大唐咸通六年二月四日長樂林慎思虔中自序

篇目

槐里辯三篇
上篇五章
中篇四章
下篇五章



澤國紀三篇

上篇五章

中篇三章

下篇二章

時喻二篇

上篇八章

下篇八章

本朝王堯臣歐陽脩上崇文總目儒家述伸蒙子三卷  
唐林慎思撰慎思咸通中廣文進士採前世君臣事迹  
設為問答以辨治亂之道序云書成而茲得蒙之觀因  
以號其書云

伸蒙子卷上

唐尚書水部郎中長樂林慎思虔中

槐里辯三篇

上篇凡五章

彰變

辨治

喻民

演喻

較功

彰變 實詞喻妖祥 與哀喻良暴

半嶽先生問王道與衰由天之歷數有諸伸蒙子曰非  
天也人也曰星有妖祥天所示也不使妖見唐虞祥呈  
幽厲豈非天職與衰不亂亦妖祥均邪曰里有良吏暴  
吏損益於民也不由牧政之心焉然則政之不亂也不  
使罰及忠信賞歸苛酷矣是賞罰均於政也而良恭豈  
由於政哉是與衰係乎君人猶良暴係乎里吏則天示  
妖祥顧非均於賞罰邪豈使妖見唐虞祥呈幽厲厥則  
知化妖祥者由乎天變與衰者由乎人故曰非天也人  
也

辨治 治大易治小難

半嶽先生曰治千乘之國與十室之邑孰難伸蒙子曰  
國易曰何以然哉曰治大以智治小以力智役衆人力  
窮一身分則勞衆孰與勞己之難乎夫工於材也有繩  
墨焉有斧斤焉繩墨以智也斧斤以力也布繩墨豈不  
易子運斤斧之勞乎矧繩墨誤猶可移斤斧誤其可移  
哉治國施教令非布繩墨邪治邑承教令非運斤斧邪  
則治國孰與於治邑之勞乎

喻民 古今化民難易

半嶽先生曰古民難化於今民乎伸蒙子曰今人易化  
曰古民性朴今民性詐安得詐易於朴邪曰朴止也詐

難乎

流也止猶土也流猶水也水可決使東西乎土可決使  
東西乎且嬰兒未有知也性無朴乎兒兒已有知也性  
無詐乎聖人養天下之民猶養兒也則古民嬰然未有  
知也今民非然已有知也化已有知孰與化未有知之  
難乎

較功

半嶽先生曰子謂今民易化何唐堯獨彰於古邪伸蒙  
子曰吾所謂古民難化性止猶土也土不移移則境堦  
生矣今民易化性猶水也水可導導則源清矣是以古  
之民雖唐堯在上終不能化頑鄙使有知今之民有堯  
之化孰有頑鄙之難化乎故曰今民易化也

較功

半嶽先生曰吾聞昔者虜噬六國劉蕪一項較其功孰  
難伸蒙子曰蕪難曰六國談於儀秦之辯蕪因其敵而  
取之奚其難曰吾聞秦原有鹿獵師不能獲焉一旦猛  
虎殺而棄之然後獵師爭而取之矣且殺之者生鹿也  
爭之者死鹿也虜噬六國是虎殺生鹿劉蕪一項是獵  
師爭死鹿也與其得死鹿於劉孰若得生鹿於蕪之難  
乎然蕪不二世而劉四百年得生鹿之虎又孰如得死  
鹿之獵師乎

中篇凡四章

演聖

喻時

全明

遷善

半嶽先生問仲尼不得封楚不患無土乎伸蒙子曰仲  
尼得於楚不為有土失於楚不為無土何則齷居之水  
轔不可止也覺巢之林鷓不可棲也故仲尼無土於一  
時有土於萬代也且生過無道則天下猶小不容仲尼

也矧一楚國何益乎苟生遇有道則陋巷非隘可封仲尼也雖百楚國何及乎所以仲尼之道高大無窮焉互萬代而乃容非一時之能容矣苟以一時封楚是隄止鱗水鵬樓鴛林既莫能容也孰為有土乎所以互萬代而乃容果遇有道而封也孰為無土乎故儒行曰儒有不所土地立禮義以為土地則知仲尼不得封楚不患無土明矣

喻時

知邁先生曰仲尼登泰山小天下其然乎仲蒙子曰然曰天覆無窮惡謂小邪日以時觀之而小也夫越巨川遇昏暝之時望十里之岸如在數步之中是豈川之隘乎蓋昏暝觀之而然也仲尼生於周末歷聘七十國莫能容者非天下昏暝乎天下昏暝觀之而小亦宜哉若使仲尼生於陶唐之代則君如日也天下皆晝也天下惡得而小哉故曰以時觀之而小矣

全明

知邁先生曰吾聞仲尼日月也伐木於宋削跡於衛有損於明乎仲蒙子曰何損哉夫盜者習於昏黑也見明則惡之蓋不利其盜矣宋衛是習昏黑者也見仲尼則惡之蓋不利宋衛之盜矣蓋自盜也日月仲尼何損哉曰歷聘無用於天下有損於明乎曰何損哉夫人之寐也見明則避之所以不用日月也是時天下諸侯皆寐見仲尼則避之所以不用仲尼矣寐自寐也日月仲尼何損之有

遷善

知邁先生曰吾聞伊尹放太甲於桐宮有諸仲蒙子曰於書有之曰臣放君忠乎曰太甲始立不肖伊尹放之

可也曰桀紂不肖能達比干惡不放數曰桀紂大不肖也安能放哉曰吾聞狸能捕鼠不能捕狗則伊尹其捕鼠耶仲蒙子莞爾而笑曰先生聞其馬有害人者乎良御必能維繫以馴伏其性也聞猛虎有傲人者乎武士安能囚拘以馴伏其性耶太甲不肖猶良馬也伊尹則可維繫以遷於善也桀紂不肖猶猛虎也龍達比干豈可囚拘以遷於善乎知邁先生釋然曰誠哉吾子可謂知言矣

下篇凡五章

明化 廣賢 較仁 持危

利用

明化 隨其才性而化

硃記先生問人之善惡能化而遷乎仲蒙子曰遷矣曰性有剛柔天然也猶火可遷於水邪曰善不在柔惡不在剛也火能炮燔亦能為災水能潤澤亦能為滲及其遷也化災為炮燔化淫為潤澤豈在化火為水乎人之善惡隨化而遷也必能反善為惡反惡為善矣孟母正己以化於孟軻及其遷也非反惡為善邪齊桓大功而化於豎刁及其遷也非反善為惡邪所謂人之善惡隨化而遷不亦明乎

廣賢

硃記先生曰周公吐哺以急賢然未聞賢者周公何為急邪仲蒙子曰周公以急賢之心要四方之心不在肖周公而急之也若必肖周公而方急之則無賢可急何以要四方之心乎夫賈者積金市物聞鬻者之聲則必躍然而近之雖物不合買者亦償金而取焉所以不阻四方之物也不阻四方之物則四方之心嚮焉周公設

禮以待士聞有士之名則必欣然而迎之雖士不及周公亦下禮而接焉所以不阻四方之士也不阻四方之士則四方之心歸焉則知急賢之心要四方之心也豈有肖周公而後急之邪

較仁

硃記先生曰善治天下與善治國者其語大則曰堯仁如天周德至矣然稽其勤治之心昌及於助邪仲蒙子曰論其位則助崇較其仁則昌至先生駭然曰昌民得及助民之樂歟曰助民雖樂不及昌民喜也曰噫昌之時辛方縱毒天下之民皆懼其苦過昌德化猶酷父之子其伯叔私撫焉當是時幸其偷生亦憂且懼矣寧謂喜邪助之時水不為冷天下之民皆忘其咨又遇助仁化猶沃壤之苗而甘澤復加焉當是時生意滋茂黍且樂矣寧無喜邪曰先生聞齊相養士三千乎聞晉臣飯桑下餓人乎餓困而得食與食厭而得魚孰急乎五帝之民以時治為常遇助之仁豈非食厭而得魚歟商末之民以時亂為常遇昌之德豈非餓困而得食歟故謂助民雖樂不及昌民喜也亦明矣

持危 四略立論

硃記先生曰四皓避迹避時名高後代酌其傲君而處私賂而出非罪人邪仲蒙子曰正天下也何罪之有曰徇呂氏以矯高祖是驕邪徑而背直道何反謂正哉曰用邪扶正也且大厦之欹也必欹其木以扶之然後正矣方高祖欲廢嫡立庶太子勢搖羣臣心動是時天下政柄將失所持四皓心是危急可以正之罷能忍其危哉所以徇呂后謀從孝惠出是謂用邪扶正不甚至歟苟為不然則從其廢嫡立庶戚氏得以惑亂一人侮萬

萬極欲漢室不危難矣又安得傳其後嗣哉則知四皓始而處者非傲君也辭天爵矣終而出者非私路也正天下矣

利用 恩刑

硃紀先生曰治民之用恩刑恩刑之利孰最仲蒙子曰刑最曰刑施而民怨其利邪恩施而民悅其不利邪曰恩施於民民既民矣刑施於民民不民矣且民既民恩不加民自化也民不民刑不加民誰禦哉譬處家而治羣下焉下之長者雖恩賞不至且未失於長矣下之惡者苟刑賞不及孰可制其惡哉是知治民用刑為最

字嶽本注槐里有千嶽先生始開嵩山獨古

道則今過昭代吾不能過遂出以千嶽

故字然而棲遊法度進退容儀未嘗忘山

從山

御道本注槐里有知道先生自謂進退有時吾

居處視聽以泉源池沼

為樂故字從水表德也

硃紀本注槐里有求己先生願若固窮學道無

能顯揚故號求己先生字從石

德君子願進不願其通交

能顯揚故號求己先生字從石

能顯揚故號求己先生字從石

能顯揚故號求己先生字從石

能顯揚故號求己先生字從石

能顯揚故號求己先生字從石

能顯揚故號求己先生字從石

能顯揚故號求己先生字從石

能顯揚故號求己先生字從石

能顯揚故號求己先生字從石

仲蒙子卷中

唐尚書水部郎中長樂林慎思虞中

澤國紀三篇

上篇凡五章

辯刑

合天

去亂

鑒旨

鏡旨

殘敗先生曰有道之君刑孰峻於無道之君乎仲蒙子曰有道之君刑峻曰何不聞堯舜暴虐桀紂寬仁乎曰水火不暴於狼虎也然水火之為峻也必能滔涌天地

焚燎山川而人不蹈也狼虎之為峻也止於呀風吼霧

噬獸啗人矣豈及水火之大歟所以水火仁於人而人

賴之不見其峻也狼虎害於人而人畏之故見其峻也

有道之君猶水火然無道之君猶狼虎然狼虎不及水

火之大豈不明乎

合天 備道萬世不混

殘敗先生曰秦人焚書坑儒以愚黔首意其帝萬世矣

而凶不旋踵何邪仲蒙子曰天凶之也吾聞順天者存

逆天者凶天生義農黃帝堯舜為道之宗又生禹湯文

武周公孔子為道之主其言式萬代其政訓百王譬日

月不可揜山川不可遷也秦人燔先王絕棄禮法悉

舉而燬之使天下之人橫目蚩蚩無知識無防節是日

月晦蝕山川崩裂天怒人怨有滅亡之形而秦不知也

一夫呼七廟墮秦焚書是自焚矣秦坑儒是自坑矣世

未有合天而凶逆天而存者也故曰秦之凶天也

去亂

殘敗先生曰秦弃仁義鞭笞天下為後代所隳何其烈

歟仲蒙子曰天俾秦然所以甚其罪而去天下之亂也

當六國相強一周皆弱此時已凶仁義惟尚戰爭故天

下大亂不一其主也天禪秦并而一之又不能守故天

下復一於漢所以去天下之亂也曰秦為不尚仁義以

守之歟曰仁義者秦人之所諱也秦以山西之習起而

馳驅中原惟知干戈弓矢之為利也惡識仁義哉天厭

六國之亂而使秦并之天又厭秦之亂而漢得之南方

有蛇經毒於路而里人惟養鴉以吞之秦之凶六國是

鴉之吞蛇也北方有虎食人與獸武士設檻以殺之秦

之目凶是虎之投檻也安有亂而不凶乎故曰天之俾

秦然所以甚其罪而去天下之亂也

鏡旨

殘敗先生曰秦有寶鏡照人肝膽能使左右前後蓄不

廉不忠之心者於是鏡皆有不隱若使後代帝王有是

鏡也則不廉不忠之人得肆於左右前後邪仲蒙子曰

不然是鏡也於秦為不忠甚矣斯由之父子高樂之翁

婿哀凶鞠頑懷諛飾詐朝夕出入於宮庭之內其為不

廉不忠孰甚焉而是鏡曾不能照其姦偽之一毫則是

凶鏡也又何以取於後代乎秦尚法律焚詩書肆虐於

人上危凶之不暇矣況乎賊盜阻山義兵四起天下族

謀以凶秦而是鏡且不能照之其為不忠莫甚焉秦負

鏡哉鏡負秦哉

鑒旨

殘敗先生曰三代衰凶垂鑒千古何後代有踵其凶哉

仲蒙子曰三代之季鑒於有道不鑒於無道也且居起

欲奢鑿之而反儉威刑於暴鑿之而反仁政游欲縱鑿

之而反禮聲色欲荒鑿之而反德其猶鑿治國之政而

成有道之基矣反是猶盜賊之類晝觀刑戮於市暮行誅劫於衢豈刑戮能使之鑿邪蓋盜賊之心不可移也雖知夕必禍身而朝且殺人矣是謂三代之季鑿於有道不鑿於無道也

中篇凡三章

演忠 明諫 辨惑

演忠

柳穗子曰比干何如臣乎仲蒙子曰忠也曰比干諫不止致辛有否賢之罪名落千古而為後代之所醜斯實陷君於不義惡為忠乎曰辛為君塗炭生民是時天下之心皆欲公商與周蓋商之朝猶有賢人賢人存則商不亡商未亡為天下修是以比干知存無益故力諫就死惡不為忠乎曰知存無益胡不逃去則商無賢人無賢人則辛自亡矣惡有剖賢人之罪為千古醜歟曰苟使逃去則無忠臣死諫之名垂於後代也矧比干非不知辛禍胎已長勢不可止蓋不忍不止則竭忠諫之諫之不聽亦欲垂明鏡於後代則辛有剖賢人之罪得無鑿戒於後代邪是以比干之忠不獨忠於一時而亦忠於後代矣

明諫

柳穗子曰夷齊諫周武欲存商紂其為義乎仲蒙子曰然曰商紂肆湯火之威下民罹煎熬之痛周武不忍而伐之是時天下咸欲速兵救世何夷齊獨諫周武之伐存商紂之暴而為義乎曰夷齊之諫不獨吐一時之忠抑垂千古之戒也且人皆曰紂可伐也獨夷齊不以為然者其意不亦深乎故諫不責納於一時之周武而責納於後代之諸侯不責存於一時之商紂而責存於後

五知不足齋

代之王室知後代王室必有肖商紂之暴後代諸侯必有習周武之志故損身諫諫用諫後代伐君者恐中損身之譏無生易國之志此非夷齊之意深乎若謂止周武縱商紂為心是不能立昭代之謀救下民之難而通跡餓死真曰愚矣後聖為稱為賢蓋立謀救難不之其臣所以去之將持終身之仁用全諷諫之道故有知者謂之仁義不其然乎迨後幽厲有商紂之暴不為諸侯易其國是恐中損身之譏也故得周室不翅於卜數非由夷齊忠諫所致哉柳穗子釋然曰夷齊之意深矣有效夷齊者惟知慕夷齊去周之名豈知懷夷齊全周之義乎

辨惑

柳穗子曰吾聞君子不惑小人多惑有諸仲蒙子曰人無不惑蓋君子知其所惑而不惑矣小人不知其所惑而惑矣曰吾聞古之帝王蓄貨財淫酒色木有不亡國喪身矣所以策紂幽厲皆由是也矧臣民士庶由是而亡家喪身多矣得不為惑歟曰是不知其所惑矣而惑遂至喪亡焉設使君如堯舜臣如夷齊士如顏闕前設糟丘酒池之樂後陳鹿臺銅山之貨左右列姐已褒姒之容安能亂堯舜之德汚夷齊之風染顏闕之行而至喪亡乎柳穗子嘯然寤曰誠哉人無不惑在知與不知耳

下篇凡二章

分賢 彰明

柳穗子曰陶朱公何如人乎仲蒙子曰賢也曰中男殺人不命長男持金如楚誠知其無用之矣然而長男竟

將以行曾無教訓之言迨及其反則笑曰吾知必殺其弟矣是事往復言惡得賢邪曰人性勇怯非教導能移也且雷震倭閃聲騰百里則勇者神不搖怯者眼先慄當是時也人非神之不欲搖如其怯何陶朱公知長男悖棄財之性不可移也所以不命其行及其行也豈可教導以移其怯哉曰然則安得不奪其行邪曰苟奪其行則先見自殺其子也先自殺其子之名則不見棄財之性又安能明陶朱公不命其子之心乎所以陶朱公之賢由是而分矣

彰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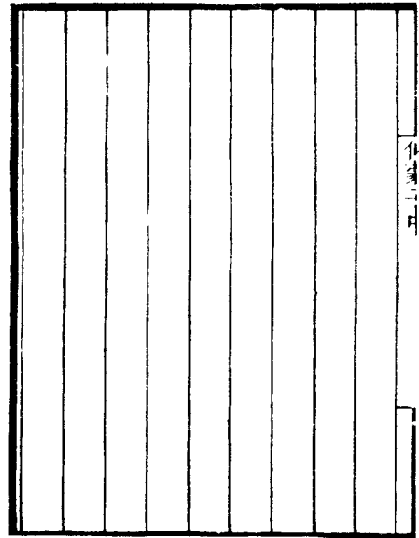
柳穗子曰吾聞子夏哭子喪明有諸仲蒙子曰喪明而明益彰矣曰喪而益彰何如曰子夏之道全於四科垂於千古而哭其子喪其明書於禮曰吾過矣則千古之人見之孰不以子夏哭子喪明而鑿哉能正天下之為人父者乎所以喪明於古人非明益彰邪

誠敬

柳穗子曰吾聞子夏哭子喪明有諸仲蒙子曰喪明而明益彰矣曰喪而益彰何如曰子夏之道全於四科垂於千古而哭其子喪其明書於禮曰吾過矣則千古之人見之孰不以子夏哭子喪明而鑿哉能正天下之為人父者乎所以喪明於古人非明益彰邪

柳穗子

柳穗子曰吾聞子夏哭子喪明有諸仲蒙子曰喪明而明益彰矣曰喪而益彰何如曰子夏之道全於四科垂於千古而哭其子喪其明書於禮曰吾過矣則千古之人見之孰不以子夏哭子喪明而鑿哉能正天下之為人父者乎所以喪明於古人非明益彰邪



仲蒙子卷下

唐尚書水部郎中長樂林慎思處中

時喻二篇

上篇凡八章

明性 刺奢 顯防 伺難

治難 審類 遠化 譏惑

明性

韶夏之聲人非不知可敬而不能嗜也鄭衛之聲人非不知可去而不能捨也何哉可敬者禮節也禮則難行故入不能嗜矣可去者非禮也非禮易惑故人不能捨矣是以演先王之教不得人之樂者教難行也吐倡優之辭皆得人之喜者辭易惑也惡有聖徒能秉其心者復易惑而難行哉

刺奢

一樹之花人爭賙焉一株之棘人爭忌焉且人皆愛花之鮮妍不知鮮妍能誘人為驕奢之患矣人皆忌棘之傷害不知傷害能誡人行正直之路矣嗚呼驕奢事極則花為禍人之根者也正直路存則棘為利人之本者也而人不知忌於花而忌於棘噫其惑人也久矣

顯防

居暗室而望明庭者雖隔簾幙而妍醜亦辨矣居明庭而視暗室者雖去簾幙而美惡不分矣故君子居其顯進退不違規矩也脫有一失則庸昧者皆見而諫矣小人處其昧動作皆為非僻也曾無一是雖尊顯者誰見而諫是以古之聖賢立道光顯為後代所瞻瞻使無一夫者得不由防其諫之邪

伺難

仲蒙子下

二知不足齋叢書

舟行防覆溺之患伺無風波則越重溟如池沼矣車行防虜掠之患伺無寇盜則踰俯嶺如康莊矣君子行其道則先防惡人伺其善則交之豈知有行善而善惡者難伺其於風波寇盜乎及中路權其諛譎則何啻於舟車之遇溺掠邪

治難

習幻惑之徒蓄其異術每一呼吸皆能變寒為暑變正為非矣習焚鍊之徒蓄其神方每一施用皆能變石為金變土為銀矣然外物榮枯貴賤猶能變之而已身榮枯貴賤不能變之何邪信知治外物之易而治己身之難也今有人行文行忠信之道能言於人而不能行於己與夫習幻惑焚鍊之徒何如是知巧婦之手不能飾醜為容壯夫之力不能拔賤為貴

審類

負樵蘇者日跨崇巔不告吾勞矣乘驥馱者一涉脩途則吾倦矣何哉非負樵者不勞而不告也告之無聽於人焉乘馬者一倦而吁則吁有聞於人焉是以處上位者不見下民之艱一有不使其心者則吁聞於天下矣噫豈知下民終日勞心而無告於上乎

遠化

日月之照孰曰偏邪而普之不被日月矣雷霆之震孰曰隱邪而曠者不戴雷霆矣聖人以恩信臨人豈得昧於天下乎蓋習叛者替於恩信也刑法示人豈得默於天下乎蓋習盜者贖於刑法也嗚呼恩信非不溥刑法非不大而叛民盜吏替贖於下豈恩信刑法能化乎

譏惑

絲蟲常絲也絆人之身孰曰喜邪巢鳥常舌也鳴人之

面就曰怪邪以其為喜未聞歸福於亂以其為怪未聞降禍於德是豈蟲鳥之動有微邪蓋為小人觀聽不能無惑耳則知妖容露於人人皆愛也豈知紂人之心為疾乎嗔語示於人人皆惡也豈知鳴人之過為誡乎

下篇凡八章

由天 警惑 辨功 慎名

指常 指公 諷失 書誤

由天

趙女有巧飾容者越女見之謂傾國之態難移矣豈知習之而反自勝邪郭人有善調歌者巴人聞之謂貫珠之音可奪矣豈知習之而反不及邪且顏容喉舌天然也妍醜清濁豈有同乎蓋以齊莊運動不得無師矣仲尼昔師於老氏也後設其教則大於老氏焉是師其齊莊也妍醜豈由於老氏乎韓非李斯昔師於荀卿也後行其道則反於荀卿焉是師其運動也清濁豈由於荀卿乎若使人有能否可褒貶其師也則妍醜清濁亦可移於人不由天矣

警惑

投數爭輸贏一有勝之者則呵而怒矣卜聲何凶吉一有不善者則慄而懼矣投之下之皆我為也而數與聲豈有情於我乎夫區區於名利之途者朝出暮入投一章卜一句宜為人所知矣及其不知也則或憤或戚焉噫殊不知自為之也豈知知道之人而無憤無戚邪

辨功

備治粟者雖役力求精曾不得其賞焉備治膳者雖不勞力自精亦先得其賞焉矧治粟功至僅免於誅也治膳功至又加其賞焉何則治粟猶四方外臣也治膳猶

申蒙子下

五知不足補綴

左右內臣也外不及內而然也噫使明目達聰鑒難易於內外而賞罰豈有謬加者乎

慎名

終身為善而善未必聞卒有一惡歸之則為善之名敗矣終身為惡而惡不可掩卒有一善歸之則為惡之名弭矣蘇之職非不專也一旦功不至反戾其職矣管仲之謀非不備也一旦功既霸反高其謀也嗚呼服玩之器重於千金也忽壞則棄糞壤焉稗草之叢豈於甘藷也忽食則同穀粟焉

指常

啗官之膳以膳為常雖疊歲飯之而心無荷焉啗人之饌以饌為異雖一旦飯之而心長感焉人在治代則以聚樂為常也疊歲受唐虞之化孰有荷乎人在亂代則以聚樂為異也一旦被湯武之德孰無感乎嗟夫徒知感異恩於一旦豈知荷常德於疊歲邪

指公

郡起虎狼之暴雖隔他郡聞之亦咸有懼心也地產珠玉之珍雖隔異地聞之亦咸有嗜心也一有能殺虎狼者眾聞之莫不喜一有能得珠玉者眾聞之莫不嫉蓋殺者去眾害公其利也得者奪眾好私其利也且人心皆知喜公而嫉私也使能得是公去是私而與眾人喜而不嫉者幾人乎

諷失

設筭於路用去害焉害未及去而人過之反為害矣稅金於市用化利焉利未及化而人叛之反失利矣且養其卒非捕民之寇盜邪寇盜未必由卒捕也而先盡民之父子焉條其吏非勸民之農桑邪農桑未必由吏勸

也而先奪民之粟帛焉斯不亦用去害而為害化利而失利歟嗚呼韓非說難稽康養生亦幾於是矣

書誤

鑿井於路傍用濟路人之渴一有墮之者則罪鑿井焉立署於河側用權商賈之利一有免之者則反德立署焉然鑿井至仁而反不仁立署至不仁而反仁邪所反者皆誤而然也是以力仁之人苟防其誤則不得其仁矣力不仁之人不防其誤則不全其不仁矣嗚呼吾見今為不仁但多防誤者矣孰見今為仁有不防誤者邪

申蒙子卷下

仲蒙子校記

卷上

喻氏 猶養兒也列本

性止猶上也列本

運善 吾聞伊尹致太甲於桐宮桐宮本傳格或

較仁 昌民得及勛民之樂列本

特危 解天爵矣列本

正天下矣列本

半棟 吾不能理列本

卷中

合天 吾聞順天者存列本

鑿旨 其猶鑿治國之政列本

演忠 矧比干非不知辛列本

分賢 先自殺其子之名列本

卷下

伺難 車行防虜掠之患列本

審類 非負樵者不勞而不告也列本

書誤 一有免之者列本

此與續孟近來蘇州李調元皆刻入函海中余取以

對校無劉方徐等跋有至正十三年三山陳留孫序

此書又續孟子無程鉅夫序而有一小序無名氏其

言至正癸卯子館于林氏云云則非林氏後裔所作

明矣乃李本補孫元復撰四字元復咸淳時人至正

癸卯元將亡矣豈別有一孫姓其名偶同者耶李所

梓多不精然亦有可取正者乾隆甲辰三月十九日

東里盧文弨弓父書

仲蒙子校記二

唐水部郎林虔中著仲蒙子三卷時咸通六年也以其時考之方奉釋氏龍樂工耽游宴怠政事侈費無度兵禍未已而堂老楊收路巖輩皆以賄敗溫璋至有生不逢時之歎 公之志何由而伸乎今三卷中姑舉其概曰遷善則有太甲猶良馬之喻曰鑿旨則有盜賊不可移之類曰辨惑則有知與不知之別寧非有所感而述歎然 公之學與言竟不見之施行所恃以傳遠者遺書而已文忠歐公嘗言讀唐四庫書因見著書之士不可勝數而百不一二存 公之書雖見於唐藝文志及本朝崇文總目而猶未廣其傳 公之名孫元復分教於蒲始銓梓於汴人始得而盡見之賢者之後雖百葉若一體今郡博士能守家法傳家學其猶荀氏之慈明魏鄭公之暮天命非爽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孫當有用我者則虔中之言非迂矣

咸淳癸酉上元後五日蒲田劉希仁書

仲蒙子之書憤時湛思比物馳辨文驟先秦意師孟軻氏軻之書雖傳於世厥後無聞焉後仲蒙子十四世乃有賢孫元復為吾郡廣文刻於學宮而傳之昔蒙而今

觀拙於晚唐而伸於

盛宋仲蒙子之占至是始驗孔子之後有鮒焉有安國焉有穎達焉孔孟之書如日月孔子不以為耐安國穎達而後傳也孟子不以為耐安國穎達而不傳也仲蒙子之書非廣文傳之而孰能知之李習之有言先祖有善知而不傳是不仁也廣文其仁矣乎

咸淳癸酉正月雨水後二日北山方應發敬書於二書之末

唐林慎思作伸蒙子三卷續孟子二卷崇文書目鄭澆  
際馬貴與書目俱有之即吾鄉睹其書者亦鮮矣余近  
得一本於故家所藏續孟十四篇無甚高論而伸蒙子  
有早嶽知遊球砒砒砒砒等字各有解說謂不  
忘山水方事戈甲起家於來自隱於陶之意亦吾閩千  
載不朽之高士也黃巢寇長安逼以偽官不受服孟氏  
舍生取義之旨罵賊不屈遂遇害今桐巖讀書石室遺  
址尚存夫太元擬易卒至美新伸蒙續孟終成死節百  
世而下不能不為子雲惜也萬歷辛丑夏三山後學徐  
勛謹題

林慎思故居在長樂縣東二十五里兄弟五人俱登第  
邑大夫名其鄉曰芳桂慎思又中宏詞科名其里曰大  
宏墓在十四都伸蒙祠後水部次子徵亦第進士居渡  
橋在梯雲里明廉憲恕其裔也勛幼從平野先生學見  
其家譜甚詳平野名庸勳廉憲母弟也閩郡世家必首  
樂邑林氏云徐勛又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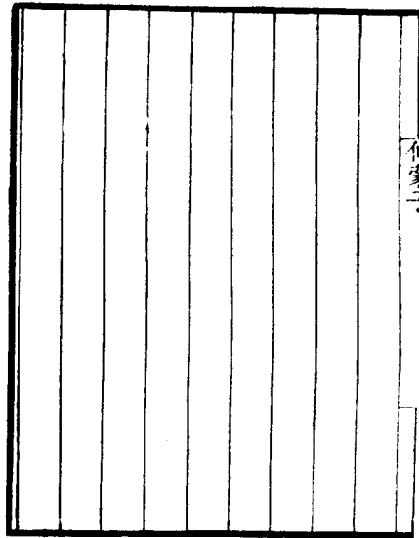
右傳同里馬君淳珊本是徐興公家舊鈔按慎思  
之死甚烈而新舊唐書忠義傳中俱不列其名且  
二書自宋人著錄外藏書家有之者亦罕為可寶  
也乾隆庚子秋七月枚菴漫士吳翌鳳書

乾隆甲辰閏三月初三日鈔刻

伸蒙子

中長子跋

二知不足齋叢書



伸蒙子二卷

唐林慎思撰前有慎思自序曰舊著備範七篇鮮  
艱理不為時人所知復研精覃思一日齋沐禱  
心靈是宵夢有異焉明日召善祝之得蒙之觀曰  
伸蒙人觀通明之象也固自號伸蒙子又曰嘗與  
二三子辨論與亡數際古今編成止中下三卷愧  
諺包彈之始粵人雜卜之法諸葛氏筆張滋墨米  
芾研山大觀端研玻璃母龍涎香舊徽水沈水香  
合浦珠鎮庫帶藕絲燈百柄琴建溪茶姚黃花諸  
條皆足以資考證廣異聞又如陳師道後山詩話  
稱蘇軾詞如教坊雷大使舞諸家引為故實而不  
知雷為何人觀此書乃知為雷中慶宜和中以善  
舞隸教坊三經新義宋人皆稱王安石觀此書乃  
知惟周禮為安石親筆詩書二經實出王雱又徵  
宗繪事世稱絕藝觀此書乃知皆畫院供奉代為  
染寫非真自作九歷來賞鑒家所未言其人雖不  
足道以其書論之亦說部中之佳本矣文獻通考  
作五卷此本實六卷或通考為傳寫之誤歟





素履子卷之上

唐將仕郎試大理評事張弧撰  
明通議大夫兵部侍郎范欽訂

履道

素履子曰道本無名無名居天地之始天地之始號曰混元混元之初無形無象既分二儀能生萬象故云之為道初自混漠三皇依之設教五帝依之置治始於一化淳樸自然將明寒暑之期遂分陰陽之序上古聖人履之無言無教無心於物物來歸之不教於民民皆仰之此則履純樸皇道也畫卦之主膏草之君皆履之而化成至於服牛乘馬履之而去強暴用之而除民害顯頌履之於忠順帝譽履之於清和唐堯履謙順之道而垂裳虞舜履孝弟之道而授讓此履帝道也禹行勤儉之道而治水湯能恭敬而感天西伯以至德而稱尊武王以孝道而去虐此聖人以王道設教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

女有歸此以道治世之化也至於黃老唯尚樸而不文素王亦歸之於純素莫不去華飾而作教捨文艷以歸真不尚賢使人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人不盜黃山節藻梳之宇尚卑官非食之君道德經云吾有三寶保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此則履道之原也兼曰吾有大患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此則至道者亡身履象外之道也至於餐霞食氣塞兌轉丸履離塵之道也昔鴟夷子在俗教民種植持生之道竟乘舟而去羅真人卜肆教人忠孝之道乃拔宅而昇此乃大道不器在物皆有知道不虛行物有玄應不在高臺廣廈之間東林西域之內近代淮南高公置立身行道之本未苦君睦臣忠父慈子孝兄弟恭夫順妻貞勤儉於家忠良於國昔夏啟文武得道而昌桀紂幽厲失道而亡夫如是道不可捨得之則昌失之則亡故聖人愛人惠俗施德保位者也人之於道如魚之在水魚失水則亡人失道則喪半籠萬象以道治之謂之大道欲昌其身宜履而行之明矣

履德

素履子曰太上貴德德者眾善所歸百福所集昔舜有羶德而人歸之如蟻羶不慕蟻而蟻羶羶舜不慕民而民慕德文王為西伯三分天下歸周者二西伯之德猶種竹以待禽竹不慕禽禽為鷓所逐而自來投竹周不慕民民為紂所虐而自來投周是知德可施而虐不可肆常以

好生之德洽於民心誕敷文德遠方來格故古昔帝王皆立德以垂教五行五帝在木曰木德在火曰火德在土曰土德在金曰金德在水曰水德五行相生遞相為德所以水火金木土穀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九功立教於萬祀此德之用也德之施也無名在物物皆得之則存失之則喪天若失德寒暑不時地若失德萬物不生人若失德身必將傾故大禹謀九功皋陶謀九德天下是治君以慈愛立德臣以忠孝成名德唯善政政在養民養民之本在武則有七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眾豐財文則有五溫良恭儉讓恭寬信敏惠皆歸五德德也者能卻水火能感鬼神狎伏龍蛇化數禽獸亦能退舍星象亦能整復山河桑穀自枯妖禽亦逝瘞蛇之子捨金之窟遺藥於敵人馳酒於盜者捨絕纒之過成漆身之志皆施之於陰功而獲陽報夫如是宜施之於萬類不可失之於一言天道無親唯德是輔有國有家幸其履之瞬息無倦昌矣盛矣

履忠

素履子曰忠貞者天地之秀氣人倫之英靈凡觀歷世之書唯忠實者名挂史筆萬世常存則夫不忠者必滅亡也昔周公至忠事文王武王至成王成王自襁褓事之於三世盡忠金玉莫比其堅松竹莫比其操至於祝九齡之壽乃自翦為牲託六尺之孤遂去管蔡之佞事雖往古行跡常新列於典籍之中常為賢哲之範太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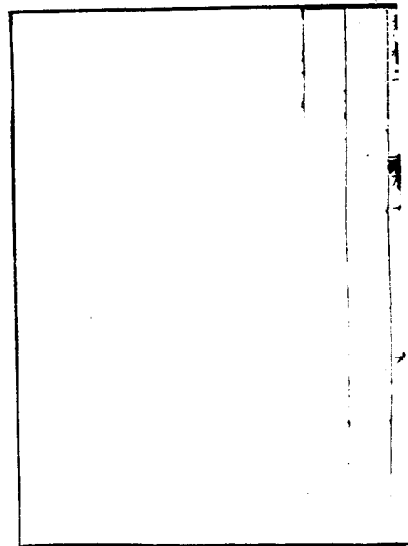
行王風而治周室主霸典而滅紂邦二人來輔於周功業垂於萬祀復聞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以尊周子房佐劉氏統鴻溝以興漢至於召四皓而廻惠帝抱幼主而朝諸侯亦有臥屍折檻之士碎首投鏃之臣今古所推實謂忠節若指鹿爲馬以玄爲黃脅弱欺孤廢賢奪義生則春喉嚨肉沒爲後世責嫌汗辱二儀之中濫造三才之內是知忠賢宜旌之不朽爲今世間傑來世美談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賢者履之盛矣

履孝

素履子曰經云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兼曰夫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治國治家者立德爲先立德之本孝之爲始昔舜禹有至德至孝存身立德而成皆以孝行舜讓而尊故云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孝之始也孝感天地應乎神明天子孝龜龍負圖庶人孝草木榮茂昔曾子孝父母身體髮膚不敢毀傷至於終身跬步之間不忘孝道一切禽獸草木取之以時不違天道竭力盡忠此爲孝子之志也夫人有百行不孝者如玉屑盈匱終無用也能行孝道者自然神明上生天帝添筭身安事吉榮顯於時幸君子履之保百福矣

素履子卷之上

素履子



素履子卷之中

唐將仕郎試大理評事張弼撰  
明通議大夫兵部侍郎范欽訂

履仁

素履子曰古者嘗草之君教民粒食而止殺至仁之化也黃帝爲民除害殺蚩尤至仁之教也大羅氏作網罟除禽獸之害至仁之用也堯舜用八元八愷明四目達四聰至仁之治也禹鑿龍門去水害至仁之功也湯去三面羅至仁之政也文王葬枯骨至仁之惠也紂失仁武王殺之飾微子之墟捨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乃得赤雀銜書之瑞云仁得之仁守之福蔭百代天使人君用仁守國故罪已泣辜吞蝗噬蜚所以興也秦不仁焚書坑儒身沒沙丘不及二代子嬰爲劉項所競漢履仁約法捨子嬰而得天下楚不仁暴物殺子嬰而失天下是知履仁爲興國之本故可履之孔聖云仁者愛人亦曰好生惡殺爲仁愛人利物爲仁克己復禮爲仁慈惠惻隱爲仁賞善罰惡拯溺救危皆仁人之履也士有殺身以成仁亡命以成仁設食於鬻桑椹築於危徑或救黃雀或放白龜惠於傷蛇探候於鯁虎博施無倦惠愛有方春不伐樹覆巢夏不燎田傷禾秋賑孤卹寡冬覆蓋伏藏君子順時履仁而行仁功著矣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又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唯聖賢履之無倦而已

履義

素履子

素履子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所以義者不競於物而物自歸之孔子曰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昔周太王之太子曰泰伯太王有疾泰伯義讓其位乃為父採藥而不返後季歷立封泰伯於吳夫有義必能讓能讓必能和王者履義讓必能和協萬邦賞善罰惡立功立事以義除不義昔者桀惑於妹喜亡義而喪德紂好妲已失義而害忠賢周幽王寵褒姒乖義而失諸侯晉獻公悅驪姬而終失義於世子鄭莊姜寵過致叔段不悌龐涓疾賢死為不義之友羅懷沉河魯胡未為乖義之夫三閭溺於汨羅楚懷王為不義之王子胥得浣沙女終成守義之賢士有觸槐刎頸燻目漆身之義管鮑陳雷立義名標前史是知義不可不履而不可乖孔子云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先聖賤不義也若不義而死捨義而生則浪生死矣是不賢也能義和骨肉昆弟在以義履之有何爭哉故君子義以為質履而行之國無乖矣

履智

素履子曰夫智者五行之德水以潤下為德智以謀慮為能智不能慮無以為能水不能潤無以為德是以水流不止智用無滯水混則濁智撓則亂濁則不能鑿亂則不能慮未若止水而能清定智而能明水止智定則清且明矣如水決流不止則浸漬以成弊智用不端則惑亂以招禍矣賢者用智能周萬類若夫鏡之照物妍醜俱見其中如朗月之當空泉沼皆臨其內

觀照遐邇明辨是非知衆之苦辛減己之逸樂齊飽暖於一體慮寒餒於四人故能運智而佐帝王設慮以防姦弊所以子房陳平智周而成商鞅蘇秦智訛而輟夫有國有家者履智而能明能慮則禍患弗可及也

履信

素履子曰信之為大人所重焉天失信三光不明地失信四時不成人失信五德不行故孔宣父云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謂人無信不可行也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食去兵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治邦不可失信昔周幽王西患犬戎北患獫狁王與諸侯立信約舉烽擊鼓則諸侯救至褒姒戲而舉之諸侯皆至無寇乃是妃后戲耳後犬戎逼王城舉烽火擊鼓召諸侯諸侯皆言妃后戲耳遂不至幽王乃為犬戎所殺此戲而失信之故也故齊桓不遺曹劌之盟晉文捨原以示信俱為霸王諸侯皆從之所以不乖竹馬之期不爽虞人之約王者履信則神龜見矣故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用智者之謀勇者之斷仁者之施足以成治矣詐害民信怒害民恩貪害民財三害亂之原也是知可終身而守約不可斯須而失信易云天所助者順也人所助者信也君子仗忠信而為甲冑履之無爽矣

履禮

素履子曰禮者天地四時之正氣人倫三綱之端首在物皆敬於人必周故能定親疎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守道立德履之方成教訓正俗履之方備決爭訟辨是非君臣上下父子兄弟軍旅征伐祭祀鬼神履之方成其政教郊天祀地禮之為大經所備焉夫父慈子孝兄弟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息幼順君仁臣忠之道禮之本也士唯履之無暫乖失無小大無衆寡無敢慢故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無欺暗室不愧屋漏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是以賢者昏行不變節夜浴不改容唯禮唯敬履之則安失之則危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易曰藉用白茅禮敬之至也

素履子卷之中

素履子卷之下

唐將仕郎試大理評事張弼撰  
明通議大夫兵部侍郎范欽訂

履樂

素履子曰夫樂者天地四時之和也故律呂調則陰陽和五音調則四時叙是故古昔帝王制禮作樂以化民也是以黃帝曰雲門顓頊曰六經帝嚳曰五英堯曰咸池舜曰大韶禹曰大夏湯曰大濩武王曰大武皆八代之樂也用彰其德以明其功故天地四時皆順從其化夫八聲之用樂記曰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石聲磬磬以立別別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濫濫以立信信以嚴眾君子聽竿笙簫管之聲則思音聚之臣鼙鼓之聲謹謹以立動動以進眾君子聽鼙鼓之聲則思將帥之臣五音之用也五行之音以調正氣春之角以其清濁中人之象春氣和則角聲調樂記曰角亂則憂其民怨也夏之徵以其徵清事之象也夏氣和則徵聲調樂記曰徵亂則哀其事勤也季夏之宮以其嚴大樂記曰宮亂則荒其君驕也秋之商以其濁中次宮臣之象也秋氣和則商聲調樂記曰商亂則破其臣壞也冬之羽以其嚴清物之象也冬氣和則羽聲調樂記曰羽亂則危其財匱也此五音八聲之用也所以人情不能免也用之祭天地乃天神降地祇昇

用之祭山川則神鬼餐用之化人則人民和故得其節則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用夫其節則鄭衛之音作桑間濮上之風行所以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又清為君濁為臣清為陽濁為陰清濁不亂君臣和平陰陽順序賢者聽其音而知其治然五帝殊時不相公樂三王異代不相襲禮至於禮情主敬樂情主和敬之與和萬代不易是以禮節之於繁樂節之於過禮繁則亂樂過則淫節樂止淫履之本也

履富貴

素履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當修德而取富貴德富貴也持盈守成恭儉謙讓節用而愛人克己而復禮施而不望報惠而不費財不濫其居不飾其服遇凶年不儉遇豐歲不奢是以管仲縷薑朱紘山節藻梲君子以為濫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澣衣彈冠以朝君子以為隘則君子當其位行其道不逾越而奢侈不儉陋而乖禮不過淫以聲色不貪暴於貨財絕驕奢去耽嗜賤酒闕色去嫌遠疑濟物利人安民和衆常守謙慎之心不忘忠孝之志道經云知足者富孝經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又曰勞謙君子有終吉

履貧賤

素履子曰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士志於道而耻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君子憂道不憂貧不患貧而患不安昔釣魚之叟蓬蒿之士貧而遂通故賢子夏之鶉衣原憲之桑樞顏子之一簞食一瓢飲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曾子正冠而纓斷納履而踵決整襟而肘見曳屣而歌商頌聲滿天下若出金石天子不得為臣諸侯不得為友此致道者亡身養志者亡命此皆貧而樂道者也亦有門栽五柳庭植三荆扣角而歌採樵而誅皆履貧之士也賢者在事載士而歸留犢而去常遠三惑早慎四知士之廉而履貧者也或捨金存寶棄棄重言不嫌蝸舍之居而守蓬蒿之室飲水食菜守道安貧悉士之至賢高尚其道孔宣父云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命者窮達之分皆自樂天知命而已若好勇疾貧臨財苟得非君子之人欲慕賢哲之蹤則不耻緼敝之袍

履平

素履子曰稱之用也取之於衡車之行也通之於轍衡平則毫釐不差轍通則輻輳無滯稱若失之於毫釐則權衡不正車若虧之於輻輳則輻跡難通欲稱之平則慎之於毫釐欲轍之通宜治之於輻輳毫釐不失輻輳無虧則謂天平地成乃取易象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履之時用居安慮危履平慮蹇所以禮云

積而能散安而能遷此君子履平而思進也子  
房素書曰衣不舉領者倒走不視地者顛士若  
耽逸遊好財色嗜酒多私則平地生坑坎安處  
有危亡是以易曰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  
厲无咎亦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故詩曰謂天  
蓋高不敢下躅謂地蓋厚不敢不踏皆如履薄  
臨深履平之至也

履危

素履子曰居屯蒙危難之時常見易象云雲雷  
屯君子以經綸初九盤桓利居貞復見山下有  
險險而止蒙退則困險進則闕山蒙以養正乃  
聖功也君子以果行育德屯之時用利在居貞  
蒙之時宜利於養正是知貞之與正可以涉危  
難矣虞舜潛居中冀仁孝之心唯堅周公出往  
東征忠實之志益盛展禽三黜而不已直道子  
文三已而無愠辭西伯拘羑里仁德愈明冶長  
囚縲繼而賢行不替遭匡不改仁聖厄陳不徹  
鼓琴君子福至不喜禍至不懼不縻不磷潔白  
之德益彰不凋不衰清貞之操彌盛詩云我心  
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又曰風雨  
如晦雞鳴不已聖賢若是所以長思鳴鶴之篇  
鵬鳥之賦然而履虎尾畏懼愬愬涉險難慎危  
兢兢易曰履履考祥其旋元吉又曰進退不失  
其正者其唯聖人乎履道亨矣

素履子卷之下

素履子三卷唐符仕郎試大理評  
事張弘撰分履道履德履志等十卷以備  
其書唐藝文志不載宋志作一卷馬  
僕而志莊德那齋讀書志陳氏直齋  
書錄解題俱不載今本係明范欽校  
刻者其中二頗有訛錯且每篇雙  
核以壽世焉羅江李調元鶴洲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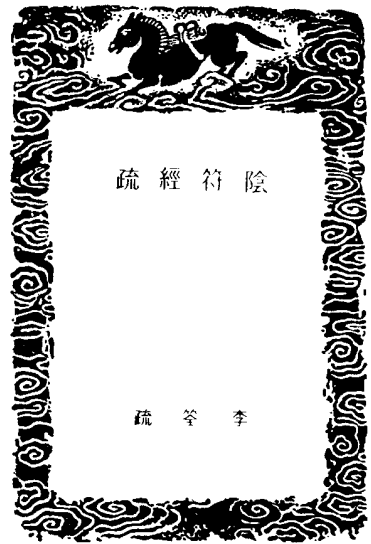
素履子三卷

唐張弘撰以履道履德履志履孝等名分目凡十  
四篇其書新唐書藝文志晁公武讀書志陳振孫  
書錄解題九表遠初堂書目皆未著錄惟鄭樵藝  
文略宋史藝文志有之蓋其詞義平近出於後代  
不能與漢魏諸子抗衡故自宋以來不甚顯於世  
宋源作諸子辨亦未之及然其援引經史根據理  
道要皆本聖賢垂訓之旨而歸之於正蓋亦儒家  
者流也孤唐書無傳宋見說之學易堂記謂世所

傅子夏易傳乃孤僞作舊題其官為大理評事而  
里實已不可考藝文略宋志皆作一卷今本三卷  
殆後人所分析歟

跋  
函海本素履子李調元序稱明范欽校刻者其中亦頗有訛錯今以范本逐  
一校對卷上范本第二頁「尚卑宮非食之君」函海本「君」作「若」  
誤卷下履樂篇引履樂記之文范本順序無訛函海本則錯亂非原文之舊  
其餘悉同未見范本之有若何訛錯者始知李氏再為校之函海本不若  
范欽所校刻者遠甚雖校乃實事求是之業非空言可相標榜吾於李氏疑  
之矣

民國五十四年夏秀水嚴一萍記



原序

少室山達觀子李筌好神仙之道常歷名山博采方術至嵩山虎口巖石壁中得陰符本網素書朱漆軸以絳緞緘之封云魏真君二年七月七日上清道士寇謙之藏諸名山用傳同好其本糜爛應手灰滅筌略抄記雖誦在口竟不能曉其義理因入秦至驪山下逢一老母鬢髮垂頂餘髮垂髻衣扶杖路旁見道火燒樹自語曰火生於木禍發必於筌驚而問之曰此是黃帝陰符上文母何得而言母曰吾受此符三元六甲則甲子矣謹按太一遁甲經云一元六十歲行一甲子三元行一百八十歲三甲子為一周六周積算一千八百歲年少從何而知筌稽首再拜具告得處母笑曰年少類煩貧於生門命輪齊於月角血腦未減心影不偏性賢而好法神勇而樂習是吾弟子也然五十六年當有大厄因出丹書符冠杖端刺筌口今跪而吞之曰天地相保乃坐樹下說陰符元義言竟誦筌曰黃帝陰符三百言百言演道百言演法百言演術參演其三混而為一聖賢智愚各量其分得而學之矣上有神仙抱一之道中有富國安人之法下有強兵戰勝之術聖人學之得其道賢人學之得其法智人學之得其術小人學之受其殃識分不同也皆內出於天機外合於人事若巨海之朝百谷止水之含萬象其機張包宇宙括九夷不足以為大其機彌隱微塵納芥子不足以為小觀其精微黃庭八景不足以為學察其至要經傳子史不足以為文任

陰符經疏

其巧智孫吳韓白不足以為奇是以動植之性成敗之數死生之理無非機者一名黃帝天機之書九竅四肢不具體愈愚癡瘋癩狂証者並不得聞如傳同好必清齋三日不擇卑幼但有水者為師不得以富貴為重貧賤為輕違者奪二十紀河圖洛書云黃帝曰聖人生天帝賜算三萬六千七百二十紀主一歲若有過司命輒奪算盡奪紀則身死有功德司命輒與算得與紀紀得則身不死長生矣每年七月七日寫一卷藏諸名山巖石間得算一千二百本命日誦七遍令人多智慧蓋心機去邪魅銷災害出三尸下九蟲所以聖人藏之金匱不妄傳也母語畢日已曠矣曰吾有麥飯相與為食因袖中出一瓢令筌取水筌往谷中盛水其瓢忽重可百餘斤力不能制便沈於泉隨覓不得久而即來已失母所在唯留麥飯一升筌悲泣號訴至夕不復見筌乃食麥飯而歸漸覺不飢至令能數日不食亦能一日數食氣力自倍筌所注陰符並依驪山母所說非筌自能後來同好敬爾天機無妄傳也

陰符經疏卷上 勞華館風木

陰符經疏卷上 勞華館風木

唐李筌疏

釋題陰閣也符合也天機閣合於行事之機故曰陰符

神仙抱一演道章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

但觀天道而理執天之道則陰陽動靜之宜盡矣疏曰天者陰陽之總名也陽之精無輕清上浮為天陰之精無重濁下沉為地相連而不相離故列子禦寇謂杞國人曰天積無耳地積塊耳自地已上則皆天也子終日行於天奈何憂乎天崩故知天地則陰陽之二無無中有子名曰五行五行者天地陰陽之用也萬物從而生焉萬物則五行之子也故使人觀天地陰陽之道執天五無而行則與廢可知生死可察除此外無可觀執故言盡矣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五賊在心施行于天宇宙在乎手萬物生乎身天生五行謂之五賊使人用心觀執奉天而行則宇宙在乎掌中萬物生乎身上矣疏曰五賊者五行之無也則金木水火土焉太公法云聖人為之五賊天下為之五德人食五味而死無有死而乘之者此五賊之義所言賊者害也逆之不順則與人生害故曰賊也此言陰陽之中包含五無故云天有五賊五者在在天為五星在地為五嶽在位為五方在物為五色在聲為五音在食為五味在人為五臟在道為五德不善用之則為賊又賊者五行更相制伏遞為生殺晝夜不停亦能盜竊人之生死萬物成敗故言賊也見之者昌何也人但能明此五行制伏之道審陰陽與廢之源則而行之此為見也如人審五賊善能明之則為福德之昌盛也又人能知五賊藏者何也在其心故曰五賊在心心既知之故使人用心觀執王無而行觀逆順而不差合天機而不失則宇宙在乎掌中萬物生乎身上如此則吉無不利與道同遊豈不為昌乎在任官之道執仁義禮智信則富貴榮華豈不為昌乎在軍旅之道明五行逆順則戰取必勝豈不為昌乎故曰見之者昌也但因此五行相生而用之則為

陰符經疏

道德合於陽也相剋之道用之則為賊害合於陰也故三  
教大師皆用理世所立經教只言修善而稱道德不令修  
惡而稱賊害也故知善修道德者道也是陽之主也陰惡  
賊害者魔也是陰之精除此之外百萬經教虛廢故也故  
宣尼云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又曰擇其善者而從之其  
不善者而改之此則至道也何必廣談修習教道之體  
不出此門能知天地陰陽成敗之元者皆在陰符首章而  
盡理矣世人見文少而言近自不閑其要妙亦何在三教  
經書廣博所陳也故羅山丹云觀其精理甚庭八景不足  
以為學察其至要經傳子史不足以為文任其巧智孫吳  
韓白不足以為奇此之義也

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言以立天定人在乎五賊

疏曰夫人心主魂之官身為神之府也將欲施行五賊者  
莫尚乎心故心能之士有所圖必合天道此則宇宙雖廣  
觀覽只在手中萬物雖多生殺不出於術內故曰心正可  
以辟邪也

天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天人合發萬變定  
基

天發殺機公道也人發殺機私情也龍蛇感公道而震私  
情紊亂天地而反覆天人俱合於公道則千變萬化無不  
定矣

疏曰天含五炁遞為生殺自然有之天道生殺皆合其機  
宜不妄發動陰陽改變時代遷謝去故就新此天發殺機  
皆至公也乘天威殺之機或龍或蛇沈隱之類皆能震起  
於陸陸順天應時暢達於其間為乘天之機不失其宜也  
人發殺機天地反覆者人是五行之子須順五炁之生殺  
任陰陽之陶運何得擅自與其生殺乎至如世間之法殺  
人者死殺生者罪何也為非天之合殺彼人奈何殺之乎  
言人不合妄動殺機也至如奸臣逆節違背天道反叛君  
親恣行凶惡損害於世道行屠戮妄動殺機者同翻天作  
地覆地作天如此之大亂為逆天之大禍是名天地反覆  
此則人怨神怒天將誅之人共殺之俱合其殺機是名天

人合發萬變定基謂振討逆順天行誅皆合天殺之機耳  
樞至公之正道則萬物咸伏無敢妄動名曰定基君臣之  
道貴其公正若能動用合其天機應運同其天道此則人  
安其心物安其體五行安其位撤濼安其靈上施道德下  
行仁義災害不生禍亂不作天人靜默名曰定基

性有巧拙可以伏藏

人之巧拙不可顯露慎之擇善無令患生也

疏曰人懷性智巧拙實愚愚愚愚愚愚愚愚愚愚愚愚愚  
巧智辯慧便馳騁顯露不料得失顯招其咎者何也為不  
能隱密不自謹慎以致傾敗耳故道德經云大辯若訥大  
巧若拙其言隱密也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  
機事不密則害成此之謂也可以伏藏者賢人君子縱有  
巧智辯慧之性博學多聞之才動靜合其機宜可不為巧  
乎常能隱伏藏匿巨細用之恐被嫉妬毀反招其咎耳  
況愚拙之人自率於心造次與動不自藏隱立招禍患賢  
人養道有德巧拙之性俱隱伏於身心然後內觀正性外  
觀邪淫善則行之不善則捨之修身鍊行而成聖人外人  
焉能知我巧拙之性乎皆謂我天然賢聖不知我修而致  
之故曰伏藏也

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

言人九竅俱邪皆能生患在於要者耳目口也切使誠慎  
无令禍生

疏曰南華云人有百骸九竅五臟體而存之人稟五炁而  
成形頭圓足方四肢五臟三魂七魄遞生邪正五為君臣  
在身通流運動者九竅也邪正禍福之急者在三要焉即  
耳目口也故道德經云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  
味令人口爽是也道德之士眼不視邪色耳不聽邪聲口  
不談邪事所以正事則視聽言談之此名動也涉其邪妄  
悉不將心視聽言說此名靜也宣尼云擇其善者而從之  
此名動也擇其不善者而改之此名靜也孝經云言滿天  
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者所緣身心靜正而無邪惡  
以致此也但遇善即動逢邪即靜此則身無禍患皆在耳  
目口之防慎故云在乎三要耳可以動可以靜也

火生於木禍發必剋茲生於國時動必預知之修鍊謂之聖  
人

火生於木禍發必剋茲生於國時動必預知之修鍊謂之聖  
人

疏曰此一科言聖意與其喻也為上文九邪三要動靜之  
宜切令戒慎恐未能窮理盡性故與此火木森國為令喻  
殷勤修鍊以成聖人木中有火者喻人中有邪惡之性五  
毒之火也太公注云廣成子以為積火焚五毒故知火者  
猛烈之氣書云火災崑岡玉石俱焚矣木中藏火慎勿鑽  
研火發則木焚矣身中邪毒忽縱念之則萬善俱滅其身  
潰矣茲生於國時動必預者凡有國則有姦臣賊子包藏  
害心思圖篡奪苟欲富貴如此之類不一皆潛藏國中  
君不可知之但君懷道德臣忠貞時自雍和天下寧泰  
姦人徒有其心無由妄敢與動皆候其時合動安得君道  
失臣道喪兵水旱蝗微敵苛刻人心變易思亂怨上當此  
之代萬物皆有亂心何況懷姦之人乎又姦者不一乘此  
際取之時則諸姦競發其國得不濟乎此喻上之九竅三  
要巧拙動靜也言人有道德定慧隱伏身心之中諸邪淫  
穢僻亦不能與耳若邪競發則身潰矣故以森火藏於木  
國以喻邪正伏於身心此唯賢哲之士通詳其文曉達明  
悟精念至道去惡存善是名知之修鍊謂之聖人故曰上  
有神仙抱一之道黃帝得之以登雲天湯武得之以王天  
下纘山母云聖人學之得其道為順天時則內懷道德外  
任賢良知之修鍊而成聖人是得其道以昇雲天黃帝是  
也賢人學之得其法為依五行之善正不違天時不逆地  
理不傷財不害物富國安人身為賢明乃得其法道德之  
君堯舜是也智人學之得其術為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  
身節用以養父母仁義禮智信忠孝君親貴賤不失保其  
祿位是得其術賢臣夔龍伊尹是也小人學之得其殃為  
將天道之惡不習善之用以智巧辯慧之性專事三反書  
夜煩兵黷武陰謀屠害苟求榮榮傾奪於世雖暫富貴不  
思禍之將至反招敗亡延及後世是得其殃也蘇山思明  
纂逆悖亂之臣是也聖母又言此文深奧若巨海之朝百

谷含宏萬家妙義也

此神仙抱一演道章上一百五言使人明陰陽之道  
察與廢之理動用其機宜然後修身鍊行以成聖人  
故曰上有神仙抱一之道 讀曰  
天道應運 陰陽至神 察其機要 存亡在身  
悟者為正 迷則非真 知之修鍊 謂之聖人

陰符經疏卷上

陰符經疏卷中

富國安人演法章

天地萬物之盜 生天之道也 盜天以字  
天覆地載萬物生沖炁騰滋故曰盜也  
疏曰天地者陰陽也陰陽二字洎乎五行共成其七此外  
更改於物則何惑之甚矣言天地萬物胎卵濕化百穀草  
木悉承此七炁而生長從无形至於有形潛生覆育以成  
其體如行竊盜不覺不知天地亦潛與其炁應用无窮萬  
物私納其覆育各獲其安故曰天地萬物之盜  
萬物之盜  
萬物盜天而長生人盜萬物以資身若知分合宜亦自然  
之理

疏曰人與禽獸草木俱稟陰陽而生人之最靈位處中宮  
心懷智度能反照自性窮達本始明會陰陽五行之炁則  
而用之周易六十四卦六十甲子是也故上文云見之曰  
也入於七炁之中所有生成之物悉能潛取以資養其身  
故言盜則田蠶五穀之類是也列子曰齊有國氏大富云  
吾善為盜矣天有時地有利吾盜天地之時利雨澤之滂  
潤吾陸盜禽獸水盜魚鱉吾始為盜一年而裕二年而足  
三年大穰自此以後施及州閭吾盜天地而无殃告若人  
盜人之金帛奈何無事乎萬物盜天地以生成國氏盜萬  
物以資身但知分合宜亦自然之理此萬物人之盜也  
人萬物之盜也三盜既宜三才既安

既盡也三盜盡合其宜則三才盡安其任  
疏曰言人但能盜萬物資身以充榮祿富貴殊不知萬物  
反能盜人以生禍患言上來三義更相為盜者亦自然之  
理凡此相盜其中皆須有道德其宜則吉乖其理則凶故  
列子言盜亦有道乎何適其無道也見室中之藏聖也知  
可否智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分均仁也人無此五德而  
能行盜者未之有也此盜中之道也向於三盜之中皆須  
有道合其宜則三才不差盡安其任矣皆不令越分  
傷性以生禍患者也  
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

言人飲食不失其時則身無患咎與動合其機宜則萬化  
皆安矣

疏曰言人性命者皆須飲食滋味也故左傳曰味與道  
悉悉以實志滋形潤神必歸飲食黃帝曰人脈飲食必先  
五味五肉五菜五果皆須調候得所量體而進熱則益人  
生則傷臟此食時之義也故使飲食不失其時滋味不越  
其宜適其中道不令乖分傷性則四肢調暢五臟安和無  
諸疾病長壽保終豈不為百骸理乎故亢倉子曰冬飽則  
身溫夏飽則身涼涼時適則人無疾疾疫癘不行得終  
其天年故曰穀者人之天也天所以與王務農王不務農  
是棄人也人既棄之將何有國哉但三盜既合其宜三才  
盡安其任此皆合自然之理然後須明君賢臣調御於世  
乘此既宜盡安之時當須法令平正用賢使能仁及昆蟲  
化被草木舉頭皆合於天道之機宜則陰陽順時寰宇清  
泰使萬民之類皆獲其安寧此則動其機而萬化安故云  
中有富國安人之法也

人知其神而神不知不神則本有所以神也  
陰陽生萬物人謂之神不知有至道靜然而不神能生萬  
物陰陽為至神矣  
疏曰神者妙而不測也易曰陰陽不測謂之神人但見萬  
物從陰陽日月而生謂之曰神殊不知陰陽日月從不神  
而生焉不神者何也至道也言至道虛靜寂然而不神此  
不神之中能生日月陰陽三才萬物種種滋榮而獲安暢  
皆從至道虛靜中來此乃不神之中而有神矣其理明矣  
飲食修鍊之士明悟無為不神之理反照正性而修無為  
之業存思守一反朴還淳歸無為之道元之又元方證寂  
然而不神此則不神而能至神故曰明矣  
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  
日月運轉不差度數大小有定方顯聖功之力生焉神明  
之功出焉  
疏曰日月者陰陽之精炁也六合之內為至道也日月度  
數大小律歷之所辯咸有定分運轉不差故云日月有數  
大小有定聖功生焉若六合之內賴此日月照燭陰陽運



行而生成萬物有動植功力微妙至於聖故曰聖功生焉  
神明出焉者陰陽不測之謂神日月晶朗之謂明言陰陽  
之神日月至明故曰神明言天地萬物皆承聖功神明而  
生有從无出有用顯著故曰神明出焉又言世間萬物  
皆蒙此聖功而生大之與小咸有定分不相違越則小不  
美大大不輕小黃莊子言鵬鷗各自逍遙不相競羨此大  
小有定之義又言上至王侯下至黎庶各有定分不相傾  
奪上下和睦歲稔時雍名曰太平故曰中有富國安人之  
法

其盜機也天下莫不能見莫不能知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  
之輕命海鵬集別本  
盜機深妙易見難知君子知積善之機乃能固躬小人務  
榮辱之機而輕命也

疏曰盜機者車舉上文三盜之義也假如國氏盜天而獲  
富人皆見種植之機不知其所獲之深理何名為盜機緣  
已之先无知彼之先有暗設計謀而動其機數不知不覺  
竊盜將來以潤其己名曰盜機言天下之人咸共見此盜  
機而莫能知其深理設有智者小人君子所見不同君子  
則知固躬之機小人則知輕命之機固躬之機者君子知  
至道之中包含萬善所求必致如響應聲但設其善計暗  
然修行動其習善之機與道契合乃致守一存恩精心念  
習竊其深妙以滋其性或盜神水華池玉英金液以致神  
仙賢人君子知此妙道之機修鍊以成聖人故曰君子得  
之固躬矣小人得之輕命者但務營求金帛不憚劬勞或  
修才學武藝不辭疲瘁飾情巧智以求世上浮榮之機或  
榮華寵辱或軍旅傾敗貪婪損己或耽財好色雖暫得浮  
榮終不免於患咎蓋為不知其妙道之機以致於此故曰  
小人得之輕命也

此富國安人演法章中九十一言皆使人取捨合其  
機宜明察神明之道安化養命固躬之機也故曰中  
有富國安人之法也 讀曰

天地萬物 陰陽四時 更相為盜 貴合天機

聖功神明 非賈莫知 固躬輕命 審察其宜

陰符經疏卷中

陰符經疏卷中

陰符經疏卷下

強兵戰勝演術章

倍 善者善聽善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反晝夜用師萬  
倍

絕利者寒耳則視明閉目則聽審務使身心不亂主事精  
專也

疏曰言人眼含色則耳不聞正聲聽淫聲則目不觀正色  
此視聽二徒俱主於心也道德之士心無邪妄雖耳目聞  
見萬種聲色其心正定都無愛悅貪著之心與無耳目不  
殊何必在於聽善者哉但心中納正則耳目無邪耳目無  
邪則身心不亂身心不亂則精思舉事發機皆合於天道  
比之凡情十倍利益事皆成遂何必獨在用師他皆做此  
三反晝夜用師萬倍者上云身心正定耳目聰明舉事發  
機比常十倍就中更思三思反覆日夜精專舉事發機比  
常情萬倍何必獨在用師也論語云三思而後行再斯而  
可矣使人用心必須精審此之義也所言師者兵也兵者  
凶器戰者危事處戰爭之地危亡之際必須三反精思深  
謀遠畧若寡於謀慮輕為進退竟致敗亡所以將此耳目  
精思引以用師為喻切今修鍊保護其身非真用師也道  
德之士戰惡如讐知此耳目絕利之源三反精思之義深  
沈審細理正居貞謙錫邪佞之賊自固其躬久成道則  
黃帝城靈尤是也至如今古名將孫吳韓白武侯衛公皆  
善用師悉能三反晝夜成功立事以致榮華然終謂強兵  
戰勝之術以為輕命之機必也黃帝得之以登雲天傳說  
得之以處元枵也故上文云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  
命

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  
心合於物者損壽日視无厭則意荒但戒目收心則無虧  
敗之患也

疏曰道德之士心不安生機不安動輒加於物情而耽溺  
之人取萬物資身養命者亦天然之理何不令越分乖宜  
反傷其性故凡倉子言萬人操弓共射一招招無不中招  
球也亦云招箭人也萬物彰彰以害一生生無不傷者以

19

養性命也今代之惑者多以性養物不知休息此言心  
食養為物所盜使人禍敗耳家語云嗜慾無厭貪求不止  
者刑其殺之老子云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所貴  
知足適其中不令將心苦貪於物反傷正性必害於人故  
劉子云火林養鳥溫湯養魚之義以生於物死於物也機  
在目者言人動生妄心加於物者皆由目觀而心生故云  
機在目欲令戒慎其目勿令妄視邪淫之色使心於物不  
生妄動之機不挽其性以固壽保躬也

天之無恩而大恩生

天地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養萬物不求恩報而萬物感

其覆育自有恩生

疏曰天地萬物自然有之此皆至道之所含育不求恩報

於萬物萬物承天之覆育自懷恩於天故老子言生而不

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

迅雷烈風莫不蠢然

迅雷烈風陰陽動用人自懷懼蠢然而驚

疏曰迅雷者陰陽激搏之聲也烈風者莊子言大塊噫氣

其名為風凡此風雷陰陽自有本不成人人自畏之莫不

蠢然而動懷懼也此言道德之君撫育萬靈同天地之

不仁則大地人民禽獸草木皆自歸恩於君威嚴如天各

守其分各安其業無不遵也明君但施其正令以示國

章兆人觀其威命如迅雷烈風莫不蠢然而動威生恐懼

之心各自警戒各自慎行也以此治軍則將勇兵強上威

下懼必能誅暴定亂故言下有強兵戰勝之術也

至樂性餘至靜則

至尚廉靜則心無憂懼情懷悅樂而逍遙有餘

疏曰至樂者非絲竹歌娛之樂也若以此樂必無餘故家

語云至樂無聲而天下之人安二略云有道之君以樂樂

人此言賢人君子以心平性正不欺於物不徇於時理國

安家無淫利盜而不越國章身無過犯無所愛懼自然心

懷悅樂性情怡適逍遙有餘豈將絲竹歌娛之樂而方此

此樂乎至如古人鼓琴拾穗行歌待終故曰至樂性餘也

至靜則慮消既不及小人絲竹奢淫之樂自保其無憂無

慮

疏曰此言人之在世貪生惡死皆自厚養其身恐致滅亡

其妙者固躬而不亡

愚人之在在世貪生惡死皆自厚養其身恐致滅亡

其妙者固躬而不亡

疏曰此言人之在世貪生惡死皆自厚養其身恐致滅亡

其妙者固躬而不亡

疏曰此言人之在世貪生惡死皆自厚養其身恐致滅亡

其妙者固躬而不亡

事之歎如此則不為聲色所誘而性情清逸神貞志廉也  
亢倉子曰貴則語通富則身通窮則意通靜則神通引此  
四通之體義存乎一故謂至樂至靜也人能至靜可致神  
通是名至靜則廉也夫將帥之體貴其廉靜杜其喧撻實  
謂不差父子為軍心懷悅樂性多餘勇然可摧凶寇敵功  
業必成故曰下有強兵戰勝之術也夫能精神靜樂之間  
謂之守中六情不染一景常然

天之道幽隱不可窺測至私也萬物生成聖功顯著至公也

疏曰天者至道也言至道包含萬類幽深恍惚無有形段

不可窺測是名至私私者隱匿之義也能於杳冥之中應

用無窮生成萬物各具形體隨用立名乃至公也公者明

白顯用眾可觀之義也此言道德之君智慮廣博包羅萬

機智謀巧拙進退可悉能私隱於深心人不可得而窺

之是至私也及其動用觀善惡察是非施政令行賞罰顯

然明白為天下之可觀乃至公也故曰天之至私用之至

公也為軍帥之體能用以隱密機數難窺取如神威思

顯著上清下正將勇兵強克敵摧兇功業盛茂故曰下有

強兵戰勝之術也

禽之制在炁

鳴搏九萬槍而昇羽鳩槍榆決起而上皆能制炁進退

而自由也

疏曰禽者羽化百鳥之類也炁者天地陰陽之炁也人之

運動皆以手足進退為利禽鳥運動皆以翅羽鼓炁心動

翅鼓無所不之上下由之況人最靈不能善用天機道德

之炁固躬養命以致長生久視乎若人善能制道德之炁

則遊遊太虛禽鳥不足比也為軍帥之體善用五行休王

之炁能知陰陽制伏之源則推凶剋敵不足為難故曰下

有強兵戰勝之術也

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

愚人徇物而貪生避生之理者促壽實人損己以求道德

其妙者固躬而不亡

疏曰此言人之在世貪生惡死皆自厚養其身恐致滅亡

其妙者固躬而不亡

疏曰此言人之在世貪生惡死皆自厚養其身恐致滅亡

其妙者固躬而不亡

疏曰此言人之在世貪生惡死皆自厚養其身恐致滅亡

其妙者固躬而不亡

疏曰此言人之在世貪生惡死皆自厚養其身恐致滅亡

其妙者固躬而不亡

疏曰此言人之在世貪生惡死皆自厚養其身恐致滅亡

其妙者固躬而不亡

疏曰此言人之在世貪生惡死皆自厚養其身恐致滅亡

也鞠養身命必須飲食衣服此亦天然自合之理故莊子

言耕而食織而衣其德不離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故

知人生必資衣食之百養也然在於儉約處中則吉若縱

恣者適過分則凶而反害其生也至若上古之人巢居穴

處性情質朴亦不知有長生短促之理任自然而逍遙年

壽長承後代真源道衰淳薄將與廣設華字衣服欲絲滋

味餽膾越分怡養恐身之不康殊不知養之太過役心損

慮反招禍患為促壽之根本故曰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

根者至如道德之士損已忘物以求長生之術或則食資

服氣辟穀休體心若死灰形同槁木世人觀之必死之象

殊不知長生之根本也故曰死者生之根也夫將帥之體

能知伴生即死必死而反生者則全軍保家為良將焉故

兵術曰致兵於死地而反生此是強兵戰勝之術也莊子

曰方生方死方死方生也

思生於害害生於思

君子勉善而感恩思生於害也小人專思而起害害生於

思也

疏曰此言人心向背思害互生也本來無善亦無惡因致

害而有思則思生於害至如賢人君子小有志難得人挾

拔懷恩感敵終身不忘是思生於害也至如小人承君子

之上恩顧身居榮祿不能戒慎終始保守一朝恃寵失權

身陷刑網不知已過反生怨害此曰害生於思道德之士

感天地覆育之恩不辜至道生成之德修善行正反朴還

元則無害可生於思思亦無由生於害不將思害以撓性

守靜默以生淳和至如思害相生寵辱更致若小人之道

也為將帥之體不負厚望不驕榮寵慎終始始保守思光

竭力盡忠成功立事思亦無由生於害害亦無由起於思

以道德臨戎有征無戰豈不美哉故云下有強兵戰勝之

術也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

理哲唯聖我知之者矣故天地懸日月以照善惡垂列宿以示吉凶皆道德自然之理矣愚人仰視三光觀天文之變易觀雷電之震怒或寒暑不節或水旱蟲蝗恐禍及身悉懷憂懼愚人以此為天地文理聖也時物文理者但君懷廉靜臣效忠貞鸞鵠不喧邊烽無疑兆人康樂寶字寧泰縱天地災祥無能為也聖我以此為時物文理者故家語云殷太戊之時道缺法邪以致之孽彘殺忽生於朝七日大拱占者曰彘殺野木合生於郊今生於朝國亡矣太戊恐懼側身修德思君臣之政明養人之道三年之後遠方慕義車譯而至十有六國則彘殺無能為災天子曰存亡禍福皆在於已天災地妖不能加也則妖禍不勝善政怪夢不勝善行又堯遭洪水九年湯遭大旱七載兆庶和平人無飢色何者君有道政理均和主信臣忠百姓戴上也雖有水旱不能為災也水旱者天地也文理者時物也若明時物之理者皆能轉禍為福易死而生故曰我有時物文理哲夫為軍帥之體日暈五色星流四維怪獸衝營野鳥入室以天地文理示其災祥但能修政令設謀慮思撫士卒轉禍為福則敵何敢當此乃時物文理哲也

故曰下有強兵戰勝之術也下章一百三言皆使人深思靜慮恩害不生曉達存亡公私隱密開物成務觀天相時故曰下有強兵戰勝之術也 讀曰

絕利一源 三思反覆 徇物之機 生死在目

樂出安靜 思生害酷 天地災祥 時理為福

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

良曰天地之道浸微而唯勝者也

陰陽相推而變化順矣

良曰言陰陽相推激至於自化在於目乎

是故聖人知自然之所歸來別不可為因以有道守制之

良曰深矣善矣天人見之為自然英雄見之為制愚人見之為化也

至靜之道律歷所不能契

鳥獸之謂也

良曰鳥獸之靜歷不能徙也

陰符經疏卷下終

未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也一決

神樞託神樞託木作鬼藏

六癸即元女符也

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進乎象矣

此七十言理盡不疏也



陰符經考異

朱熹撰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陰符經考異一卷宋朱子撰陰符經出於唐李筌  
晁公武讀書志引黃庭堅跋定為筌所偽托朱子  
語錄亦以為然然以其時有精語非深於道者不  
能作故為考定其文其人以愚慮聖而下一百  
十四字皆為經文蓋用褚氏張氏二注本也語錄  
載闕邱次子論陰符經自然之道靜數語雖一經  
之言無以加朱子謂闕邱此等見處儘得而揚道  
夫以為陰符經無此語蓋道夫所見乃驪山老母  
註本以我以時物文理哲為書之末句故疑其語  
不見於本經也書中有黃瑞節附錄徵引亦頗賅  
備考吉安府志瑞節字觀象安福人舉鄉試授泰  
和州學正元季棄官隱居嵩嶽太極圖通書西銘  
易學啟蒙家禮律呂精義皇極經世諸書并加釋  
註名曰諸子成書此及參同契蓋亦其中之二種  
志蓋以其學涉道家故諱而不載云

陰符經考異

陰符經考異

朱熹撰

指海第十一集

陰符經三百字筌得於石室中子冠謙之所藏出於  
黃帝河南邵氏以為戰國時書程子以為非商末則周  
末世數人遠不得而詳知以文字氣象言之必非古書  
然非深於道者不能作也大要以至無為宗以天地文  
理為數謂天下之故皆自無而生有人能自有以返無  
則宇宙在手矣筌之言曰百言演道百言演法百言演  
行道者神仙抱一法者富國安民術者強兵戰勝而不  
知其不相離也一句一義三者未嘗不備道者得其道  
法者得其法術者得其術三之則皆矣或曰此書即筌  
之所為也得於石室者偽也其詞支而晦故人各得以  
其所見為說耳筌本非深于道者也是果然歎吾不得  
而知也吾恐人見其支而不見其一也見其晦而不見  
其明也吾亦不得而知也是果然也則此書為野書吾  
說為無說矣淳熙乙未長至日序  
附唐李筌曰某至嵩山得黃帝陰符經後魏大武帝  
太平真君二年前上清道士寇謙之藏諸名山用傳同  
好後入秦國至嶽山逢一老母授以陰符立義解某  
曰黃帝陰符三百餘言百言演道百言演法百言演  
術參演其三混而為一上有神仙抱一之道中有富  
國安民之法下有強兵戰勝之術聖人學之得其仁  
賢人學之得其法小人學之得其術聖賢愚智識分  
不同皆內出天機外合人事若巨海之朝百谷止水  
之涵萬物其機則抱字宙括九夷不足以為大其  
機則隱微塵芥子不足以為小視其精微黃庭  
內景不足以為玄察其至要百家諸史不足以為學

陰符經考異

任其智巧務其韓子不足以為奇是以動植之性成  
敗之數死生之理無非機者也

附唐張果曰陰符自黃帝有之其文簡其義玄數家  
注解互相隱顯莫於道藏中得符經傳遂編附入注  
云

附按一家皆尊籀是書而其說自不能合張後李  
出一切以李為非是然張亦未為得也姑舉陰符  
二字之義張果云筌以陰為暗以符為合味之至  
也而其自為說曰觀自然之道無所見也不觀之  
以目而觀之以心心深微而無所見故能照自然  
之性其斯之謂陰執自然之行無所執也不執之  
以手而執之以機機變通而無所繫故能契自然  
之理其斯之謂符終篇大率如此又有驪山老母  
注往往後之人之託語意殊淺間引張解則知其  
又出張後也今悉不敢引之以入附錄云

附邵子曰陰符經七國時書也 伊川程子曰陰符  
經何時書非商末則周末若是先王之時聖道既明  
人不敢為異說及周室下衰道不明于天下才智之  
士甚眾既不知道所趨向故各自以私智矚刺天地  
盜竊天地之機又曰老子甚難如陰符經却不雜然  
皆竊天道之未至者也 朱子曰陰符經恐是唐李  
筌所為是他著力去處何故只因它說起便行於世  
又曰闕次子孟謂陰符經所謂自然之道靜放天地  
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陰陽相推變化順矣  
此數語雖六經之語無以加又曰闕立主解進黃帝  
陰符經傳恐非黃帝作唐李筌為之聖賢言語自平  
正又曰注陰符經者分為三章上言神仙抱一之道

中言當安民之法下言選兵戰勝之術又有八每章作三章解釋後來一書與前而獻之高宗高宗大喜

聖猶歐陽氏曰周衰道術裂能為書者各為其正言者或駁不純此書獨用反言而合于正卒莫知何人作也程子謂非商末則周末以愚觀之商自帝乙前多賢君亂獨受爾先王之道未散下無特為尋

附按邵子程子所云終是先秦以前文字朱子雖疑其為答所為然每引而進之蔡氏學朱氏者也故當為一家之說云 又按陰符經傳注疏凡三十八部五十一卷其旨在夾深鄭氏藝文略上篇

觀天之道效天之行蓋矣 道分而為天地天地分而為萬物萬物之中人為最靈本與天地同體然人所受于天地有純雜不同故必見天之道效天之行則道在我矣言天而不言地者地在其中也

天有五賊見之者言五賊在心施行于天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 五賊五行也天下之善由此五者而生而惡亦由此五者而有故即其反而言之曰五賊五賊雖天地之所當然也天地若亦此五者也降而在人則此心是也能識其所以然則可以施行于天地而造化在我矣故曰見之者言

附朱子曰陰符說那五個物事在這裏相生相克曰

五賊在心施行于天用不好心去看他便是賊了五賊乃言五性之德施行于天言五行之氣陳子昂感遇詩亦略見得這意思

附按陳詩詞旨幽遠朱子以為見得陰符意頃溪劉氏以為極似參同契蓋皆有見若但於詩之內求之不知所謂云

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天地之所以性者寂然至無不可得而見也人心之所運即天地之性故曰天性人也人心之自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者機也天之所以動地之所以靜者此此機在人何所不至為堯舜為桀紂同是機也惟立天之道以定之則智故去而理得矣

天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天人合發萬化定基 殺機者機之過者也天地之氣一過則變異見而龍蛇起陸矣人之心一過則意想生而天地覆矣天人合發者道之所在天意人情所同然天敘有典天秩有禮人之大倫是也西方之學以此為世網而絕之然而不能搖者以萬變之基一定而不可易也

附按唐褚遂良得大極丹真人所注本於長孫趙國公家以其書為非一人之言如首二句注云聖母岐伯言次四句注云天皇真人言以下皆然問有與諸本不同者如云天發殺機移星移宿地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諸本逸移星移宿地發殺機八字當以褚氏本為正

附瀆溪劉氏云天人合發草昧之運也合則定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

聖人之性與天地參而眾人不能者以巧拙之不同也惟知所以伏藏則拙者可使巧矣人之所以不能伏藏者以有九竅之邪也竅雖九而要者三耳目口是也知所以動靜則三反而九竅可以無邪矣目必視耳必聽口必言是不可必靜惟動而未嘗離靜靜非不動者可以言動靜也

火生於木禍發必尅姦生於國時動必慎知之修煉謂之聖人 火生於木有時而焚木姦生于國有時而必潰五賊之機亦猶是也知之修煉非聖人孰能之修煉之法動靜伏藏之說也 中篇

天生天殺道之理也 天殺者道之降而在氣自然而不可去者也 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立三才既安 天地生萬物而亦殺萬物者也萬物生人而亦殺人者也人生萬物而亦殺萬物者也以其生而為殺者也故反而言之謂之盜竊曰五賊云爾然生殺各得其當則三盜互三盜互則天地位萬物育矣

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 天地萬物主于人人能食天地之時則百骸理矣動天地之機則萬化安矣此為盜之道也時者春秋早晚也機者生殺長養也

附瀆溪劉氏曰食其時猶列子所謂盜天地之和人知其神之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 神者神怪不測也不神天地日月山川動植之類是

道人知靈應之爲神天地日月山川動植耳目所接  
不知其神也

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

日月者人不知其神也日之數大運三百六十日月  
之數小運三百六十辰天地變化不外乎三百六十

聖功之所以生知此而已神明之所以出由此而已  
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  
之輕命

盜機者即五賊流行天地之間上文所謂日月之數  
也見之知之則三盜空而三才安矣然黃帝堯舜之  
所以得名得壽蘇張申韓之所以殺身赤族均是道  
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至哉言乎

下篇

替者善聽善善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返晝夜用  
師萬倍

替聽善視用志不分也一可以當十三返者即耳目  
口也返者復其初也晝夜皆陰陽之運三者既返則  
超乎陰陽之運而通晝夜一生死矣一可以當萬易  
所謂神武而不殺也

附朱子曰替者善聽善善視則其專一可知絕利  
一源者絕利而止守一源絕利者絕其二三一源者  
一其本源三返晝夜者更加詳審豈惟用兵凡事莫  
不皆然倍如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之倍又曰三返  
晝夜之說如修養家子午行持今日如此明日如此  
做得愈熟愈有效驗

附演溪劉氏曰三返只是三省

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

陰符經考異

心因物而見是生於物也逐物而發是死於物也人  
之接於物者其發有九而要有三而目又要在中之要  
者也老聃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孔子答克己之目  
亦以視爲之先西方論六根六識必先曰眼曰色者  
均是意也

天之無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莫不轟然  
無恩之恩天道也惟無恩而後能有恩惟無爲然後  
能有爲此用師萬倍必三返而後能也

附按褚氏本此下有制在氣三字

至樂性餘至淨性廉天之至私用之至公禽之制在氣  
至樂者無事故性餘裕而能先天下之憂至淨者無  
私故性廉潔而能同天下之患此三返之道無爲之  
至也若不拔一毫者之所爲也然天之道至私而用  
之至公是至樂至淨乃所以有爲也惟物亦然物之  
可取者謂之禽萬物之相制伏彼豈有爲于其間蓋  
氣之自然也虎豹之於麟鷹隼之於鳳非以其才之  
博與鷲也此三返晝夜所以能至于一當萬也

附按褚氏本無禽之制在氣五字

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於害害生於恩  
生死恩害道無不然此霜雪之殘所以有至恩雨露  
之滋所以有至忍也極而論之則有無動靜之機未  
嘗不相與爲往來故正言若反也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

人見天有文地有理以爲聖也不知其所以聖我以  
時之文物之理而知天地之所以聖天文有時地理  
有物哲知也以天地之常言之其道固如是自變者  
言之亦如是也此見天之道欲天之行至於通乎盡

夜而與造化同體動靜無違也

附演溪劉氏曰時物相近也

附按驢山老母注本與蔡氏本我以時物文理哲  
爲書之末句褚氏本與張氏注本其下有二十一  
句百一十四字朱子所深取者政在此內今取褚  
氏本爲正

人以愚處聖我以不愚處聖聖人以奇期聖我以不奇  
期聖沉水入火自取滅亡

附按張氏注本云人以愚處聖我以不愚處聖人  
以奇期聖我以不奇期聖故曰沉水入火自取滅

亡

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陰  
陽相推而變化順矣

附朱子曰四句極說得妙靜能生動便是漸漸恁地  
消去又漸漸恁地長天地之道便是常恁地示人又  
曰浸字最下得妙天地間不陡頓地陰陽勝又曰  
天地之道浸這句極好陰陽之道無日不相勝只管  
逐些子換出這個退一分那個便進一分又曰若不  
是極靜則天地萬物不生浸者漸也天地之道漸漸  
消長故剛柔勝此便是吉凶貞勝之理陰符經此等

處特然好  
是故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因而制之至靜之道律  
歷所不能契爻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神機鬼藏  
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進乎象矣

附高氏絳略曰蔡端明云柳書陰符經書之最精者  
善藏筆鋒余看此書非惟柳氏筆法道結不類他  
書而此序乃鄭辭之作尤爲奇絕其曰雷雨在上典

藝秀達漢其粹精流為聰明四句精絕不似唐人辭章至曰礪溪之遇合金樞之秘與留侯武侯思索其極尤足以發陰符之用也

附按書末數語引而不發頗似深秘奇器萬象不知何所指八卦甲子神機鬼藏殆所謂術也在人默悟而善用之云

附又按鶴山魏氏曰李嘉猷博通經學百氏而深於易晚得專氣致柔之說以陰符參同博考精玩篤信不懈然則知道者固合是一書與易同用云

陰符經考異終

至清道光十六年歲次丙申金山錢服祚錫之甫校梓

四庫提要補正

胡玉縉撰

陰符經解一卷

至所云唐水靈初緒遂良書寫一百本者考文徵明停雲館帖所刻遂良小字陰符經卷末實有此文然遂良此帖目米芾書史寶章待訪錄宣和畫譜即不著錄諸家鑒藏亦從不及其名明之中葉忽出於徵明家石刻之真偽尚不可定又烏可據以定書之真偽乎

案虞集跋子昂書陰符經後云褚河南已有摹勒本則其來亦久矣云云是徵明所刻當有所本

陰符經解是安補正



陰符經疏畧序

俯仰宇宙變態靡恒元坐層樓沉魚寧寂疏廣成子又疏陰符經皆嘉靖癸亥夏五聖也何畧乎欲詳而莫考爾初予髮齡得黃帝陰符經三篇誦之上曰神仙抱一演道章中曰富國安民演法章下曰強兵戰勝演術章殆寓言也或曰玄女經廣成子授世遠莫知云少室山人李筌于嵩山虎口巖石壁中素絹朱書絳繒緘曰大魏太平真君二年七月七日上清道士寇謙之裁抄記未喻入秦驪山逢老姥口授玄義黃山谷黃東發疑筌偽撰閭丘主簿進呈謂非黃帝不能撰孔微五年勅褚遂良寫一百二十卷予因疏而深討之始信非黃帝不能撰也夫筌與遂良唐人也陰符又氣雄勁非唐格義玄而句鏗峻達過素問等筌能撰設筌撰遂良何不疑且素問亦疑戰國人撰然參究三才之原發爾聖之未發戰國寧有是人乎疑之者受爾故曰信非黃帝不能撰也黃帝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子曰黃帝其天乎不然何善言天至此也經曰陰符曰陰陰暗也符合也參同契曰天符曰日符曰合符行中蓋陽為命陰為符人身曰火符經中言修煉進退符火也曰陰符殆此郝伯常曰陰

陰符經疏畧

符三百餘言理無不備聖人發其機而藏於密者也凡道術治體數學兵家志士處士養生得之各處於成其體則靜其用無窮然後知至言必簡也予勉為疏尚慮有遺示江右劉曉山曰請梓之予曰未也曰理一而已何歎乎曰非也通志畧又獻通考載諸家註頗多元趙素且集數十家註豈無一得乎非詳考未敢梓也于是數訪藏書家弗得淡泉鄭公謂予曰默泉吳年兄有道藏經可問之甲子春仲至嘉禾扣默泉公公諾明發檢借三函總名洞真玉訣註陰符凡三十五家攜歸併晝夜誦畢返舊見頓新成美盛心曷諉也又參驪山義及西谷釋証潤焉予所獨得迂見若先後天之分合五賊之名蛇龍之殺機巧拙之擬木火國奸之喻食時動機之微盜機之得樂靜之根雷風禽制之氣知仁勇之配演章之發揮脈絡接承首尾照應諸家未之及也此書殆出廣成子治身為先抱神守一為要觀天執天不外也嘉禾知玄西谷始朱姓諱綬字文佩楚左史釋雖未盡義則多闕先康毅君嘗稱曰老齡童顏仙如也默泉公嗜可也是歲孟夏吉海鹽沂陽生王文祿世庶撰

陰符經

浙嘉郡武原王文祿疏畧

神仙抱一演道章

一為道樞抱不二也神仙全真云演廣論也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

天一氣也先天後天一也虛無故神凡地載者莫不包也故統曰天一陰一陽曰道陰陽相推曰行

目見曰觀手持曰執身心體悟非可拘于手目也

曰盡矣觀執之外無餘蘊焉觀天道若悟先天執

天行若體後天此二句大綱天字諒貫也

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五賊在心施行于天宇宙在乎

千萬化生乎身

天數五地數五宇宙萬化不外五數賊盜也五賊

即三盜盜機也心即天身之主也在心心與天通

也見即觀施行即執體悟盜機則宇宙萬化在手

身身與天一也故曰昌字指天地宙指古今化指

變萬指極數五賊一曰五行一曰命物特功神一

曰耳目口鼻身

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性者人心中天命也道者率性也機者性之神應

不測也心性機道天人一也立無觀執中不倚也

人能盡心知性遵教機盜生機立天道所以定人

天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天人合發

萬化定基

機即前心機及後盜機陽生陰殺互根也一氣耳

龍蛇陰盛閉蟄陽盛起陸地龍蛇變龍伏藏陸中若閉

蟄然靜極純陽起陸也夫閉蟄伏藏殺機也起陸

生機也生機根殺機欲盜生機先避殺機發之發

殺機所以盜生機也龍蛇性拙故曰天發人能抱

神以靜即閉蟄伏藏陰盡陽純地天交泰反覆也

冲舉若起陸然人性巧故曰人發人發即天發也



故曰合發天人一也宇宙萬化本乎心故曰定基  
基以合發而後定也發者心發之也借龍蛇喻修  
煉陳搏好睡五龍發法云一本增移星易宿地發  
殺機非也一本龍蛇起陸下接地發殺機星辰隕  
伏蓋星乃下土人物之氣凝之曰地發亦天也

性有巧拙可以伏藏

承前言人性巧龍蛇性拙拙若愚巧若哲性一也  
質殊耳可以伏藏無不可化也至公而自私也

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

人身九竅通心竅也三竅充要目耳口也九竅之  
邪由三竅入動靜生死之門也故曰要必無視無  
聽塞兌不言慎內閉外動亦靜靜亦靜則邪不入  
而純陽也一指精氣神為內三要

火生于木禍發必剋奸生于國時動必潰知之脩煉  
是謂聖人

大生于木猶奸生于國禍發必赴猶時動必潰大  
奸喻邪情木國喻真性剋濼喻邪情亂真性也夫  
木生火國生奸生者恩也火剋木奸濼國剋濼害  
也即害生于恩禍發發火過烈也時動動奸非時  
也元則害大貞凶也能知而反之木息火不剋國  
化奸不濼承乃制小貞吉也即復性除情伏藏動  
靜致中和也故曰知之脩煉是謂聖人聖誠而明  
無不知也此章猶知以知之

富國安民演法章

國民以法制富安保治也演廣喻云

天生天殺道之理也

生殺本天指道之理陰陽消長自然條理也起後  
逆盜殺中之生耳一本無此句一本此句在前章  
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空  
三才既安

盜賊也虛無中巧竊其能見知猶五賊盜機也天  
地人物三才本一氣也三才相巧竊故曰三盜人  
者天地之心萬物之命也食時動機盜竊真氣三  
盜盡空則三才盡安矣既盡也

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

前盜字已含食時動機意故曰二字原前也時天  
時也食天時所以順人時賢食不與時機殺機也  
動殺機所以逆生機發動不違機時機互根也岐  
伯曰天食人五氣地食人五味五氣入鼻藏心肺  
五味入口藏腸胃味養氣氣和成津液生神味陰  
也氣陽也人知食味而不知食氣氣機動于子時  
守中調息食時動機也散理化安括其驗云

人知其神而神不知不神而所以神也  
人知陰陽不測謂神不知陰陽從虛無生此混沌  
所以開關即不神之所以神也真腐化神奇亦此  
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

離為日納坤陽中陰也坎為月納乾陰中陽也大  
為陽小為陰周天運速有定數也日月合坎離交  
陰陽升降坤乾成泰聖功神明由顯甚微也故次  
曰其盜機察心悟而自得焉  
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躬小人  
得之輕命

其字承前聖功神明來惟虛無律曆不能契天下

莫能見知也故曰盜機所以見者昌知脩煉者聖  
夫機一也曰心曰殺曰盜曰神陰陽不測也人一  
也曰君子曰小人愚哲不移也得一也曰固躬曰  
輕命見知不同也君子屬陽而明食時動機散理  
而化安形神俱妙故曰固躬所以立命也小人屬  
陰而暗違時味機逞能而傲世至喪吾寶故曰輕  
命原無忌憚也嘉君子之自得戒小人之幸得云

一作固窳蓋得深誘淺無物能擾大行不加窳居  
不損也此章猶仁以得之

強兵踐勝演法章

兵戰以術詭強勝戰亂也演廣喻云  
替者善聽替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返晝夜  
用師萬倍  
替者善聽聲色之利一視聽之源故曰替善聽聲善  
視惟絕利而一源則神專而氣猛故曰用師十倍  
三返也三返猶三復也晝夜舉一日也每日三返  
功不息也萬倍大進于十也萬十三皆起于一故  
舉抱一

心生于物死于物機在目  
目者心神之竅生死之機觸物之速也閉目則神  
內守開目則神外馳應物無住則心生逐物易移  
則心死物一也心機由目而生死分焉是以觀見  
替皆指目三要目充要

天之無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  
天普萬物而無心生殺皆道之理何恩之有萬物  
並育而不相害非大恩而何觀迅雷烈風震蕩萬  
物若無恩矣而萬物莫不蠢然萌動焉即大恩生  
也夫雷風氣也皆天也以見龍蛇起陸禽之制一  
氣感耳一本有制在氣三字

至樂性餘至靜性廉

樂性之感而和也至樂和之至故餘裕至樂無樂  
也靜性之寂而清也至靜清之至故廉潔至靜無  
靜也性一也至一也樂靜互根也惟靜故樂為玄  
曰棲神于靜樂之間者謂之守中  
天之至私用之至公  
至私承前大恩天無私曰至私栽培傾覆若私而  
實公也繼曰至公承前無恩曰用之即用以見體

也皆天也

禽之制在氣

禽飛空氣制也水前雷風皆氣也氣純陽之氣天氣也故上升養氣聚靜則樂冲舉猶禽飛空然前繁龍蛇此舉飛禽氣機一也一曰禽擒也擒乎

心而制乎氣也一曰鷲隼擊鶴一曰日鳥一曰朱雀一曰候雁皆未安也一本無此句

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于害害生于恩陽生陰死生恩死者相根不斷也修煉者賢斷生

尤恩等之根而超于生死恩等之外可也沈亞夫指春夏秋冬物死為害人因婦人生為

恩因婦人死為害葛玄指生門死戶抽添坎離當警悟云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

愚聖哲猶前巧拙君子小人習達質殊性一也夫哲知也愚不哲也聖至哲也愚非真愚也自恃而

愚也以天地文理外象自聖乃愚也非聖也人彼也外之也我自謂也以時物文理謙言哲即知修

煉之聖也非止於哲也夫文理一也時物者天地之時物也一也此猶勇以強之驪山老姥本止此

內傳黃帝受玄女陰符經三百二十四言後百十六言黃帝演章

人以愚虞聖我以不愚虞聖人以奇期聖我以不奇期聖故曰沉水入火自取滅亡

承前愚人以天地文理自聖故不能知聖愚常也卑之也奇異也高之也虞度也期必也夫聖一也

猶水火之不變也愚虞以常度而過卑奇期以異必而過高失中也自聖而不知聖畫而不可與進也猶沉入自取于聖何于我以時物文理哲故不

虞愚亦不奇期得中也以故知聖也能自得師非

沉入之比也一本無故曰取說死戒說兵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

渾沌曰墟切渾沌後曰空切鴻濛一氣自然也至靜而已強名曰道靜極生動分陰分陽天地開闢

萬物生曰成切開闢後渾沌前曰住切四大切循環無端猶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此先天自然

之道也靜也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陰陽相推而變化順矣

天地開闢後陰陽之氣屈伸消長如水潤下而有上激即浸與勝也由是勝負相推吉凶生大業而

變化順矣夫浸漸漬相生也勝競爭相尅也相互也推猶浸也順猶推也此後天自然之道也靜也

是故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因而制之至靜之道律曆所不能契矣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神機

鬼藏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進乎象矣是故轉原三章之旨而結于聖人之身也奇器自

然之道總名也猶橐籥谷神玄牝至靜虛無莫能見知律曆不能契也八卦甲子神機鬼藏陰陽萬

象條目別名也惟聖人道合自然能知先天而天不違因而制之後天而奉天時觀之執之主靜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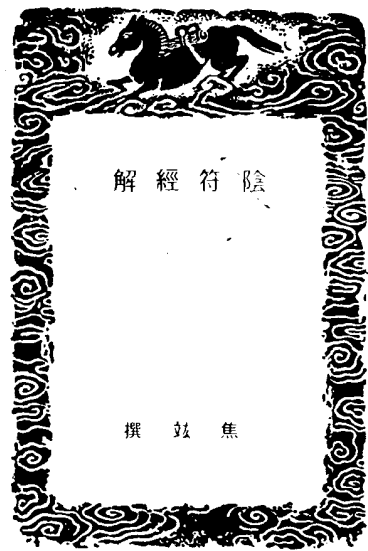
中返乎自然至靜之道也術者道之巧法也律曆者法之巧也尚不能契焉則至靜之道誠極妙矣

修煉之術易外乎靜也童嬰陽勝陰也精通陰勝陽也陽衰則老陽絕則死究死根發殺機抱神以

靜養純陽返老還童寶早握奇器而脩煉也右陰符經疏畧雖成于數日欲梓則數月未敢也

蓋詞與而義玄不易窺測自癸亥夏五至甲子春三無時去手閱而有悟即增之稿凡百餘易幸默

泉吳公慨借詳考始無遺疑殆予心專之感也覽者毋忘同臻至道之自云海鹽沂陽生王文祿跋



陰符經解

上篇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蓋矣天有五賊見之者昌  
五賊在心施行於天宇宙在乎手造化生乎身  
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天發  
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天人合發  
萬化定基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九竅之邪在乎  
三要可以動靜火發於木禍發必克姦生於國  
時動必潰知之修煉是謂聖人  
天之道無心也天之行無為也觀而執之則  
心無其心行無其行豈復有餘事哉天一也  
而分爲五行五行益天氣者也然分之而五  
則賊橫之而一則昌非見之嗜能一之能一  
之則五行在我不以心運而以天行生天生  
帝自本自根宇宙在其掌握造化皆其枝葉  
矣此古至人化人爲天攝情歸性之道也所  
謂天性非他人是已所謂人心非他機是已  
人生而靜了不可名其可名者心之動機也

動而忘反漸離其天惡乎定立天之道以定  
人者邇而上之知動出於不動爲出於不爲  
也動出於不動則無動爲出於不爲則無爲  
人一天矣情一性矣故曰五行順行平地火  
坑五行顛倒大地法寶順行爲生顛倒爲殺  
此殺機也在龍蛇爲蟄在人爲靜人知飛騰  
起陸者龍蛇之神不知蟄乃所以起也故曰  
天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知旋轉天地者人之  
能不知靜乃所以動也故曰人發殺機天地  
反覆我歸其根天復其命此天人合發也而  
萬化定基焉是立天定人在此伏藏間耳此  
豈人所不可能哉性有巧拙皆可伏藏何也  
五賊在人散於九竅九竅之邪緣三要入三  
要者耳目口也御也自無而曉有可今也自  
有而曉無亦可其動其靜皆在我耳然是靜  
也離動求靜遠於千里轉動爲靜祇在一塵  
故火生於木反以焚木姦生於國反以潰國  
動生於靜反以害靜誠知動之所自生如火  
生於水姦生於國也而修之煉之就其出門  
便求歸路即事物並作之內造混沌未鑿之  
先則子母玄同微妙合一雖遺燎原之勢弭  
盡國之姦有不難者願其觀而執之者何如  
耳  
中篇  
天生天殺道之理也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  
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故曰食其  
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人知其神之神不知

不神之所以神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  
神明出焉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  
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  
有生必有殺有殺必有生不能使之然不能  
使之不然皆天之理也至人立生殺之先而  
竊其妙機處其殺不處其生故名曰盜雖然  
三才皆盜也何者天地人物靡非一氣天地  
分人物之有物分人之有人分物之有虛無  
之中如巧相竊者故易曰作易者其知盜乎  
蓋易也者生生而不窮用之而益有如盜他  
人之物然亦此意也三才皆盜而人爲獨妙  
人能盜造化之機處其殺不處其生則三盜  
宜三才安矣盜卽下食其時動其機之謂時  
者丹家所謂活子時詩云前後際斷處一念  
不生時是也食如適書食墨之食言與之適  
相當也機指殺機而言動其機老子所謂及  
者道之動也食其時識未萌也而百骸理心  
有天遊六鑿不相攘矣動其機情盡真也而  
萬化安天德出雲雲行而雨施矣時之無作  
機之未動含元自歸我尚不立無神也乃百  
骸萬化自理自安則不神而神矣夫月掩日  
而光昏度月而日耀日對月而明奪違對而  
月朗此其小大之數有一定者故月之有明  
日假之也日近而明自虧百骸萬化之有累  
識生之也識去而累自己然則聖功之出於  
無聖神明之生於不神也復奚疑哉嗟乎此  
機甚微不易見不易知也見之者昌知之修

煉者聖以之固躬特其餘事耳苟非其人至於輕命者往往有之蓋大道之體荒兮未火小器小根難於湊泊故觀空以歸真也而昧者以蕩心體無以遺照也而謬者以喪檢此君子受之爲不器之大道小人窺之爲無忌憚之中庸也

下篇

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反晝夜用師萬倍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天之無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至樂性餘至靜性廉天之至私用之至公禽之制在氣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於害害生於恩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

瞽善聽聾善視以其絕聲色之利一視聽之源故十倍衆力乃其理也况學道者乎人能自畫而夜三要皆反視不以色視於無形聽不以聲聽於無聲味不以味味於無味及流全一六用皆廢斯人也上合太初而不見太初之無下合羣物而不見羣物之有以之握造化之柄透生死之關倍於衆力有萬萬者不然種種色相認以爲實一得一失生死隨之此生於物死於物者也生死也由於見可欲三及也成於觀天道得喪之機實在於目三者之中目爲尤要矣順爲恩逆爲害順爲生逆爲死晝夜三反害之死之非恩之也然迅雷烈風天若無恩而萬物得之蠢然而動是大恩生於無恩也能逆我欲流及窮流

根至不生滅其千復性異難之有夫枯槁者以寂滅言性不知至樂性餘不爲靜縛也流易者以和樂言性不知至靜性廉不爲動轉也葛玄曰棲神於靜樂之間者謂之守中蓋得此意此理至公不離至私百姓之日用者卽道也在禽而制之以氣耳禽古擒字易以從禽也左氏不禽二毛皆作禽蓋心有是非氣無分別故陰符欲以氣制心氣制心則太浩常存情根內廢雖萬境交馳一念不作如

回馬牛如幻男女夫誰爲撓哉老子云專氣致柔莊子云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靈均云一氣孔神張平叔云真土擒真鉛真鉛制真汞皆指此而言故曰生者不生殺生者不死又曰生者不生死者不死人能當生而不生未死而先歿則長生矣嗟乎死生恩害相爲循環衆人常處其生處其恩此以天地文理求聖於跡也逐其子者也聖人常處其死處其害此以時物文理求哲於心也守其母者也順逆少分聖愚霄壤乃其性豈有異哉降本流末而本未嘗喪散樸爲器而樸未嘗離一能及本還樸復歸其初則性道卽此而在矣

人以愚慮聖我以不愚慮聖人以奇期聖我以不奇期聖故曰沈水入火自取滅亡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陰陽相推而變化順矣是故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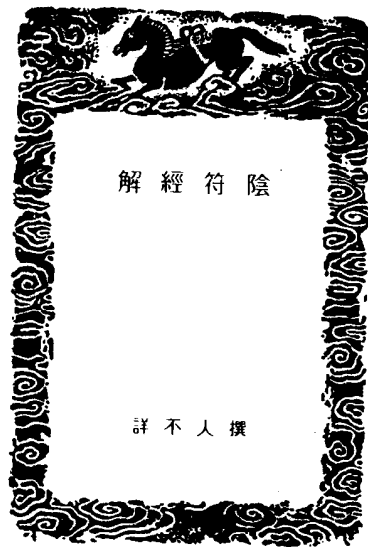
遠因而制之至靜之道律曆所不能契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神機鬼藏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進於象矣

夫愚人以天地文理求聖不知聖者也故卑之以愚慮聖以聖人之無爲也不知無爲非愚也高之以奇期聖以聖人之無不爲也不知無不爲非奇也夫聖人無爲而無不爲也知性而已矣不知性者降本流末情於首尾之長無妄執其中之暫有憎愛棲心爲水爲火有窮萬世而不悟者此蓋執象之過不知其有進於象者故耳何者象初一自然也自然一靜也無生有有生天地萬物浸浸然積漸而生自一陰以至於三陰三陰則勝陽自一陽以至於三陽三陽則勝陰復生陽陽復生陰陰陽相推變化自順所謂物以順而生也聖人知無自而然不可違無靜而靜靜乃至靜靜以制動動亦非動所謂道以途而成也夫至靜之道括萬象而非象涉羣數而非數鬼神不能窺巧曆不能算非奇器而何故兩儀也八卦也六十甲子也萬象也大一小多寡相推相成而求其所以相推所以相成者卒不可得神機鬼藏象而非象斯象帝之先者也故曰昭昭然進乎象矣知其進乎象則形數悉空狂馳頓歇天地不能爲之圍陰陽不能爲之災火宅轉爲蓮池昏波化爲彼岸一息之間迴超萬古視彼沈水入火自取滅亡者何如哉此古聖人復性之學而解

者幸以有爲之邪術恩之或辱以爲強兵制  
勝之書以彼情量之見測性天之微宜其不  
相中也余因園廬之多暇殷之玄於道流慨  
古微言日就湮沒輒疏此以酒之世有知言  
者當不必後之于雲已萬曆丙戌秋林陵焦  
竑弱侯題

陰符經解一卷

明焦竑撰竑有易筮已著錄考戰國策稱蘇秦得  
太公陰符之謀其書漢志隋志皆不著錄蓋已不  
傳今世所行之本出唐李筮宋黃庭堅以爲卽筮  
所託註其書者自筮而後凡數十家或以爲道家  
言或以爲兵家言或以爲神仙家言竑此註雖引  
張永叔真土橋真鉛真制真汞之說似乎神仙  
家言而核其宗旨實以佛理解之與劉處元註相  
近蓋竑與李贊友善故氣類蕭梁喜談禪悅其作



陰符經解

古十一家註

明 陳繼儒 校

高承埏

黃帝陰符經註序

所謂命者性也性能命通故聖人尊之以天命  
愚其人而智其聖故曰天機張而不死地機弛  
而不生觀乎陰符造化在乎手生死在乎人故  
聖人藏之于心所以陶甄天地聚散天下而不  
見其跡者天機也故黃帝得之以登天下湯武  
得之以王天下五霸得之以統諸侯夫臣易而  
主難不可以輕用太公九十非不遇蓋審其主  
焉若使哲士執而用之立石為主刻木為君亦  
可以享天下夫臣盡其心而主反怖有之不亦  
難乎嗚呼先賢君則義士自死而不仕莫若散  
志巖石以養其命待生于秦階世人以夫子為

陰符經解

不遇以秦儀為得時不然志在立宇宙安能馳  
心下走哉丈夫所恥嗚呼後世英哲審而用之  
范蠡重而長文種輕而亡豈不為泄天机天机  
泄者況三劫宜然故聖人藏諸名山傳之同好  
隱之金匱恐小人竊而弄之

上篇

親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故天有五賊見之者  
目

太公曰其一賊命其次賊物其次賊時其次  
賊功其次賊神賊命以肅天下用之以味賊  
物以一急天下用之以利賊時以一信天下  
用之以反賊功以一恩天下用之以怨賊神  
以一驗天下用之以小大鬼谷子曰天之五  
賊莫若賊神此大而彼小以小而取大天地  
莫之能神而況于人乎荃曰黃帝得賊命之  
机白日上昇殷周得賊神之驗以小滅大管  
仲得賊時之信九合諸侯范蠡得賊物之急  
而霸南越張良得賊功之恩而敗強楚  
五賊在心施行於天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  
太公曰聖人謂之五賊天下謂之五德人食  
五味而生食五味而死无有怨而棄之者也  
心之所味也亦然鬼谷子曰賊命可以長生  
不死黃帝以少女精烝感之時物亦然且經  
冬之草覆之而不死露之即見傷草木植性

陰符經

三

尚猶如此況人萬物之靈其機則少女以時  
廣成子曰以為積火焚五毒五毒即五味五  
味盡可以長生也荃曰人因五味而生五味  
而死五味各有所至順之則相生逆之則相  
勝久之則積烝薰蒸人腐五臟胎至滅亡後  
人所以不能終其天年者以其生生之厚矣  
是以至道淡然胎息无味神仙之術百數其  
要在抱一守中少女之術百數其要在還精  
採炁金丹之術百數其要在神水華池治國  
之術百數其要在清淨自化用兵之術百數  
其要在奇正權謀此五事者卷之藏于心隱  
于神施之彌于天給於地宇宙瞬息可在人  
之手萬物榮枯可生人之身黃帝得之先因  
三宮後治萬國鼎成而馭龍上昇於天也  
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堯曰以為立天定人其在於五賊  
天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  
范曰昔伊尹佐殷發天殺之機克夏之命書  
而事應之故有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太  
公曰不耕三年大旱不鑿十年地壞殺人過  
萬大風暴起亮曰按楚殺漢兵數萬大風香  
冥晝晦有若天地反覆  
天人合發萬變定基  
良曰從此一信而萬信生故為萬變定基矣

筮曰大荒大亂兵水旱蝗是天殺機也虞舜陶甄夏禹拯骸股繫夏臺周因姜里漢祖亭長魏武乞巧俱非王者之位乘天殺之機也起陸而帝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權臣擅威百姓思亂人殺機也成湯放桀周武伐紂項籍斬贏嬰魏廢劉協是乘人殺之機也覆貴為賤反賤為貴有若天地反覆天人之機合發成敗之理宜然萬變千化聖人因之而定基業也

性有巧拙可以伏藏

良曰聖人見其巧拙彼此不利者其計在心彼此利者聖哲英雄道焉況用兵之務哉筮曰中慾不出謂之啓外邪不入謂之閉內啓是其機也難知如陰不動如山巧拙之性使人無間而得窺也

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

太公曰三要者耳目口也耳可鑿而塞目可穿而眩口可利而訥與帥動眾萬夫莫議其奇在三者或可動或可靜之筮曰兩葉掩目不見奉山雙豆塞耳不聞雷霆一椒掠舌不能立言九竅皆邪不足以察機變其在三者神心志也機動未朕神以隨之机兆將成心以圖之机發事行志以斷之其机動也與陽同其波五歛不能鎮其隅四瀆不能界其維

其机靜也與陰同其德智士不能運其榮深聞不能窺其謀天地不能奪其時而況于人乎

火生于木禍發必起奸生于國時動必潰知之

修鍊謂之聖人

筮曰火生于木火發而木焚奸生于國奸成國滅木中藏火火始于无形國中藏奸奸始于无象非至聖不能修身鍊行使奸火之不能發夫國有無軍之兵无災之禍矣以其子逃而縛表收商容囚而塞叔哭

天生天殺道之理也

良曰機出乎心如天之生如天之殺則生者自謂得其生死者自謂得其死

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

鬼谷子曰三盜者彼此不覺知但謂之神明此三者况車馬金帛棄之可以傾河填海移山覆地非命而動然後應之筮曰天地與萬物生成盜萬物以哀老萬物與人之服御盜人以驕奢人與萬物之上器盜萬物以毀敗皆自然而往三盜各得其宜三才適安其任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

鬼谷子曰不欲令後代人君廣歛珍寶委積

金帛若能棄之雖傾河填海未足難也倉者所以治百骸失其時而百骸動者所以安萬物失其机而傷萬物故曰時之至間不容瞬息先之則太過後之則不及是以賢者守時不肖者守命也

人知其神之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也

筮曰人皆有聖人不貴聖人之愚既觀其聖又察其愚復觀其聖故書曰專用聰明則事不成專用晦昧則事皆悖一明一晦眾之所載伊尹酒保太公屠牛管仲作華百里奚賣粥當衰亂之時人皆謂之不神及乎逢成湯遭文王遇齊桓值秦穆道濟生靈功格宇宙人皆謂之至神

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

鬼谷子曰後代伏思之則明天地不足貴而況于人乎筮曰一歲三百六十五日日之有數月次十二以積閏大小餘分有定董真精炁自有不為聖功神明而生聖功神明亦稟精炁自有不為日月而生是故成不貴乎天地敗不怨乎陰陽

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窮小人得之輕命

諸葛亮曰夫子太公豈不賢于孫吳韓白所以君子小人異之四子之勇至于殺身固不

得其主而見殺矣。筮曰：季主凌夷天下，莫見  
凌夷之機，而莫能知。凌夷之源，霸王開國之  
機，而莫能知。開國之機，而莫能知。開國之源，  
君子得其機，應天順人，乃固其躬。小人得其  
機，煩兵黷武，乃輕其命。易曰：君子見機而作，  
不俟終日。又曰：知機其神乎。機者易見而難  
知，見近知遠。

下篇

管者善聽，善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反  
書夜用師，萬倍。

尹曰：思之精，所以盡其微。良曰：後代伏思之，  
耳目之利，絕其源。筮曰：人之耳目，皆分于  
心，而竟于神。心分則机不精，神竟則机不微。  
是以師曠蓋目而聰耳，離朱漆耳而明目。任  
一源之利，而反用師于心，舉事發机，十全成。  
也。退思三反，經書歷夜思，而後行，舉事發机，  
萬全成也。太公曰：目動而心應之，見可則行，  
見否則止。  
心生于物，死于物，机在于目。  
筮曰：為天下机者，莫近乎心。目心能發，目目  
能見。机秦始自東遊，會稽項羽目見机，机心  
生于物，謂項良曰：彼可取而伐之。晉單至  
於淮，肥苻登曰：見其机，心死于物，謂苻融曰：  
彼勃敵也，胡為少耶。則知生死之心，在乎物。

經書解

成敗之机見于目焉

天之无恩而一恩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  
良曰：熙熙，以太公曰：誠懼致福。筮曰：天心无  
恩，萬物有心。歸恩于天，老子曰：天地不仁，以  
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是以  
施而不求，六報生而不有其功。及至迅雷烈  
風威遠，而懼迓萬物，蠢然而懷懼，天无威而  
懼萬物，萬物有懼而歸威于天。聖人行賞也，  
无恩于有功行伐也，无威于有罪。故賞罰自  
立于上，威恩自行于下也。

至樂性餘至靜性廉

良曰：夫机在于是也。筮曰：樂則奢，餘靜則貞。  
廉性餘，則神濁性廉，則神清。神者智之泉，神  
清則智明，智者心之府，智公則心平。人莫鑒  
于流水，而鑒于澄水，以其清且平。神清意平，  
乃能形物之情。夫聖人者，不淫于至樂，不安  
于至靜，能棲神靜樂之間，謂之守中。如此施  
利，不能誘殺，色不能蕩，辯士不能說，智者不  
能動，勇者不能懼，見禍于重開之外，慮患于  
杳冥之內，天且不違，而况于兵之詭道者哉。  
天之至私用之至公。  
君曰：治極微，良曰：其机善，雖不令天下而行。  
之天下，所不能知。天下所不能違，筮曰：天道  
曲成萬物，而不遺，椿菌鵬鷄，巨細脩短，各得

曲成萬物

七

其所至私也。雲行雨施，雷電霜霰，生殺之均  
至公也。聖人則天法地，養萬民，察勞苦，至私  
也行正令，施法象，至公也。孫武曰：視卒如愛  
子，可以俱死；視卒如嬰兒，可與之赴深溪；愛  
而不能令，譬若騶子，是故令之以文，齊之以  
武，禽之制在炏。

太公曰：豈以小大而相制哉。尹曰：炏者，天之  
机。筮曰：玄龜食螭，鷓鴣擊鵲，黃腰啖虎，飛鼠  
斷猿，蝮螫魚，狼狽噬鶴，餘甘柔金，河車服  
之，无窮。化玉雄黃，變鐵有不夾之木，浮水之  
石，夫禽獸木石，得其炏，尚能以小制大，况英  
雄得其炏，而不能淨寰海而御宇宙也。  
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于害，害生于恩。  
太公曰：損已者物愛之，厚已者物薄之。筮曰：  
謀生者必先死，而後生；習死者必先死，而後  
死。鶡冠子曰：不死不生，不斷不孫。孫武曰：投  
之死地，而後生；致之亡地，而後存。吳起曰：兵  
戰之場，立屍之地，必死則生，幸生則死。恩者  
害之源，害者恩之源。吳樹恩于越，而害生周。  
立害于殷，而恩生死之與生也。恩之與害，相  
反，糾纏也。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  
太公曰：觀鳥獸之時，察萬物之變。筮曰：景星  
見黃龍下翔鳳，至禮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



海不揚波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相錯書  
冥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愚人以此天地  
文理為理亂之機文思安安光被四表克明  
俊德以親九族六府三事无相奪倫百穀用  
成先民用康昏王邪臣法令不一重賦苛政  
上下相蒙懿戚貴臣驗奢淫縱酣酒嗜音峻  
宇雕牆百姓流亡思亂怨上我以此時物文  
理為理亂之機也

人以愚虞聖我以不愚虞聖人以奇期聖我以  
不奇期聖

筌曰賢哲之心深妙難測由巢之跡人或窺  
之至于應變无方自机轉而不窮之智人皆  
虞之以跡度心乃為愚者也

故曰泥水入火自取滅亡

良曰理人自死理軍亡兵无死則无不死无  
生則無不生故知乎死生國家安寧

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

尹曰靜之至不知所以生

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

良曰天地之道浸微而推勝之

陰陽相推而變化顯矣

良曰陰陽相推激至於變化在於目

是故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達因而謂之

良曰大人見之為自然矣哲見之為制愚者

見之為化尹曰知自然之道萬物不能違故  
利而行之

至靜之道律曆所不能契

良曰觀鳥獸之時察萬物之變鳥獸至淨律  
曆所不能契從而機之

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神机鬼藏

良曰六爻為天藏可以伏藏也

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進乎象矣

亮曰奇器者聖智也天垂象聖人則之推甲  
子畫八卦考著龜稽律曆則鬼神之情陰陽

之理昭著乎象无不盡矣亮曰八卦之象申  
而用之六十甲子轉而用之神出鬼入萬明

一矣良曰萬生萬象者心也合藏陰陽之術

日月之數昭昭乎在人心矣廣成子曰甲子

合陽九之數也卦象出師眾之法出帥以律

動合鬼神順天應時而用鬼神之道也

陰符經解終

右陰符經三篇自漢書藝文志道家兵書俱不載  
隋志如載有太公陰符鈐錄一卷周書陰符九卷  
而不言經唐志乃有集注陰符經一卷為太公范  
龜谷子張良諸葛亮李淳風李筌李治李鑿李  
鏡陽晟十一家注又有驪山母傳陰符元義一卷  
汪云筌於嵩山虎口巖石壁得黃帝陰符本題云  
魏道士寇謙之傳諸名山筌至驪山老母傳其說  
嵩山谷云陰符出於李筌然其文知非黃帝書  
也蓋難以兵家語又妄說太公范龜谷張良諸  
葛亮訓注尤可笑惜不經柳子厚一摭擊也讀按  
史記蘇秦得周書陰符伏而讀之索隱引戰國策  
謂得太公陰符之課則陰符是太公兵法以為黃  
帝書固謬但如山谷謂出李筌恐亦未必然此書宗  
旨與大易老子同歸而易言龍戰于野其血元黃  
老言聖人不大盜不止亦奇險語安得以書中  
天發殺機龍蛇起陸地萬物之盜等語遂以為  
詭誕不經乎先秦古書類多後人依托安得一  
舉而摭擊之乎通考道家兵書亦復制而不載國  
矣哉汝上王漢識

右唐少室山布衣李筌序云陰符經者黃帝之書或曰受之廣成子或曰受之元女或曰黃帝與風后玉女論陰陽六甲退而自著其事陰符者暗也符者合也天機暗合于事機故曰陰符皇朝黃庭堅書直書其後云陰符出于李筌熟讀其文知非黃帝書也蓋欲其文奇古及說論不經蓋雜兵家語又妄託子房孔明諸賢訓註尤可笑惜不經柳子厚一培塚也

朱子語錄謂邱主海進黃帝陰符經傳先生說極奇經等文字恐非黃帝作唐李筌為之影實言語自平正却無詭狀如許

崇文總目自太公而下註傳尤多令集諸家之說合為一書若太公范蠡鬼谷子諸葛亮張良李筌李季李鑿李銳楊成凡十一家自淳風以下皆唐人又有傳曰不詳何代人太公之書世遠不傳張良本傳不云著書

二說疑後人假托云又有陰符經一書不詳何代人敘集太公以後為陰符經註者凡六家并以惠光嗣等傳附之

陰符經註者凡六家并以惠光嗣等傳附之

陰符經註者凡六家并以惠光嗣等傳附之

陰符經註者凡六家并以惠光嗣等傳附之

陰符經註者凡六家并以惠光嗣等傳附之

陰符經註者凡六家并以惠光嗣等傳附之

陰符經註者凡六家并以惠光嗣等傳附之

陰符經註者凡六家并以惠光嗣等傳附之

陰符經註者凡六家并以惠光嗣等傳附之

陰符經註者凡六家并以惠光嗣等傳附之

陰符經註者凡六家并以惠光嗣等傳附之

陰符經註者凡六家并以惠光嗣等傳附之

陰符經解一卷 舊本題黃帝撰太公范蠡鬼谷子張良諸葛亮李筌六家注崇文總目云陰符經一書不詳何代人敘集太公以後為陰符經註者凡六家并以惠光嗣等傳附之蓋即此書而佚其傳也某公武撰書志引黃庭堅跋稱陰符經兵家語又妄託子房孔明諸賢訓註則是書之注以此本為最古矣案陰符經始志有太公陰符鈔錄又周書陰符九卷皆不云黃帝集仙傳始稱唐李筌於嵩山虎口巖石室得此書題曰大魏真君二年七月七日道士寇謙之藏之名山用傳同好已廢爛鈔錄數千編竟不曉其蓋後於羅山遇老母乃傳授微旨為之作注其說怪誕不足信胡應麟筆叢乃謂蘇秦所讀即此書故其書非偽而託於黃帝則李筌之偽考戰國策蘇秦說秦得太公陰符具有明文又歷代史志皆以周書陰符著錄兵家而黃帝陰符入道家亦足為判然兩書之證應麟借書合殊為未確至所云唐水微初補遂良書寫一百本者考文徵明停雲館帖所列遂良小字陰符經卷末實有此文然遂良此帖自米芾書史寶華待訪錄宜和書譜即不著錄諸家鑒藏亦從不及其名明之中葉忽出於徵明家石刻之真偽尚不可定又烏可據以定書之真偽乎特以書雖晚出而原有理致故文士多為注釋今亦錄而存之耳

嘉錫案提要此篇仍按而不斷未言定出於何人之手至下篇論朱子陰符經考異始言見公武讀書志引「黃庭堅跋定為筌所偽託朱子語錄亦以為然」既定為李筌所偽託則不得有褚遂良手寫一百本之事若果有此真蹟則在宋時必入於好事者之家而有宋一代儲藏寶而賞鑒精者莫過於宣和秘閣及米氏之寶晉齋乃考之其書既皆不著錄故敢毅然斷其不足據然所謂諸家鑒藏從不及其名者想當然云爾豈凡宋時公私收藏書畫目錄悉經取而一一加以檢索也哉案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七十二有褚河南陰符經跋與停雲館石刊悉合提要不知也其跋云「陰符經說者甚衆以文義不貫頗覺章合蓋嘗疑之唐李筌傳羅山老母之言曰此符三百餘言百言演道百言演法百言演術上有神仙抱一之道中有富國安民之法下有強兵戰勝之術分為三章又有六注謂太公范蠡鬼谷張良諸葛亮及筌也蓋以正義不言誰作後序中謂出于羅山老母亦間有無主名者略計太公之言八張良之言九鬼谷六諸葛

五范蠡一見而筌及正義尤詳又與世所流行不同後有斷章三寶又道士希塵不知何許人作寶三十九首可謂備矣比歲于都下三茅事書觀見褚河南真蹟注本始知上古真仙各出一二語以至三四自願人以天地文理證之而後不言其誰其間有若相應答亦有有旨意全不聯屬者將由真仙之集而為之耶抑真仙書卒而成此經耶凡見河南所書三本其一草書真蹟六年奉敕書五十卷其一亦小楷水微五年奉旨寫一百廿卷此與停雲館石刻不同及此蓋書百九十本矣二者皆見石刻惟此真蹟尤為合作字至小而楷法精妙河南卒于顯慶三年年六十有三此時計四十五歲而水微所書則五十有九矣三本詳略亦自不同草書本文又以黃帝陰符經要當以此本為善一岳珂寶真齋法書寶卷五又著錄有歐陽詢陰符經帖末行題黃帝陰符經自觀十一年丁酉歲九月

口口日書與善奴珂跋云「右唐太子率更令歐陽詢字信本陰符經真蹟一卷楷莊而勁健而有法真歐筆也按率更之子曰通字通帥官至內史號小歐陽亦以能書稱梓化關帖中有所授筆訣亦云付善奴即其人也」陰符經卷五云常州澄清觀有褚遂良陰符經夫使此經果為李筌所偽託筌嘗自稱為天寶布衣或謂天寶初年褚遂良本局能書之於貞觀之時乎若曰二人之書皆出于後人偽作則復收魏之博學多聞岳倦翁之好古精鑒其識解有時或出米元章之上非但不愧之而已觀其

種口贊美如此豈均首於自故近人文廷式稚齋子校語卷三十五云「陰符經雖非黃帝書然褚遂良書之歐陽信本書文類家引之其不出於李筌乎矣」夫文氏所謂登善書之不過據停雲館法帖為言提要已自不信此不足以證雖惟藝文類家所引實見於其卷八十八引陰符經曰「火生於木燭發必克」夫歐陽信本既嘗手寫是經以付善奴又引用之於其本語所撰之書其信重之如此是必六朝以前相傳之古本矣然其非黃帝之書雖三尺童子猶能知之褚歐亦因其本所題書之耳然則究何時書耶曰復收魏晉言之矣見褚河南真蹟注本知為高真書卒而成此經而以草書本冠以黃帝陰符經為不善昔黃帝與事二年紫虛元君上真司命南嶽魏夫人下降授弟子楊羲以上清真經使作鍊字

寫出以傳句容許謐並第三息許謫事見真蹟題象於時所出道經蓋多黃庭經即出於是時真蹟真檢篇云「有王靈期者謂子房

寫出以傳句容許謐並第三息許謫事見真蹟題象於時所出道經蓋多黃庭經即出於是時真蹟真檢篇云「有王靈期者謂子房

寫出以傳句容許謐並第三息許謫事見真蹟題象於時所出道經蓋多黃庭經即出於是時真蹟真檢篇云「有王靈期者謂子房

寫出以傳句容許謐並第三息許謫事見真蹟題象於時所出道經蓋多黃庭經即出於是時真蹟真檢篇云「有王靈期者謂子房

寫出以傳句容許謐並第三息許謫事見真蹟題象於時所出道經蓋多黃庭經即出於是時真蹟真檢篇云「有王靈期者謂子房

寫出以傳句容許謐並第三息許謫事見真蹟題象於時所出道經蓋多黃庭經即出於是時真蹟真檢篇云「有王靈期者謂子房

寫出以傳句容許謐並第三息許謫事見真蹟題象於時所出道經蓋多黃庭經即出於是時真蹟真檢篇云「有王靈期者謂子房

寫出以傳句容許謐並第三息許謫事見真蹟題象於時所出道經蓋多黃庭經即出於是時真蹟真檢篇云「有王靈期者謂子房

寫出以傳句容許謐並第三息許謫事見真蹟題象於時所出道經蓋多黃庭經即出於是時真蹟真檢篇云「有王靈期者謂子房

寫出以傳句容許謐並第三息許謫事見真蹟題象於時所出道經蓋多黃庭經即出於是時真蹟真檢篇云「有王靈期者謂子房

虎符為 求受上經許應其誠遂復授之王得經欣躍乃續加損益凡五十餘篇枝葉繁雜新舊渾淆云云可見其時依託偽造莫可究詰矣其實不獨王靈期作偽即楊許所授於高真者亦偽也其後杜京唐將諸經書往刺南宮疑陰符經即為此輩所作以其有強兵戰勝之術故京產弟子孫恩遂因之以作亂然流俗之人均羨於其師弟之神術高僧如慧遠且與孫恩之師夫盧循在還鄆郡王氏世事五斗米道石軍與許長史之兄通游晉書皆為道士高黃庭經由是唐人善書者多愛寫道經稽顙之寫陰符亦猶是也魏書釋老志云一世祖時道士寇謙之守志嵩嶽精專不懈以神瑞二年十月乙卯忽遇大神乘雲駕龍集止山頂稱太上老君謂謙之曰自天師張陵去世以來地上曠誠修善之人無所師授告故來觀汝授汝天師之位汝清整道教除去三張偽法租米錢稅及男女合氣之術授謙之服氣導引口訣之法遂得辟穀氣盛體輕顏色殊麗云云是謙之創立新教與三張舊法除去其五斗米與男女合氣之術蓋欲力戒黃淫以收人心而仍自稱天師製三張之舊號則其符呪經典自必沿用不改集仙傳所稱道士寇謙之之名山用傳同好者其符容或有之李筌蓋偶得舊本遂注而傳之特故神其說妄言遇羅山老母傳授微旨耳此雖近於虛誕而其決非筌所偽託則可斷言也又案明都達慶書題跋記卷九子昂小楷陰符經後有大德丁未十月南山從吉子黃仲圭跋云「陰符經一名黃帝天機之書見王右軍石刻陰符文與今文小異子昂蓋有受故筆力精到不減右軍」云云右軍石刻陰符他書未見然元人所見古刻自較今日為多使右軍果有此刻則與其寫黃庭以換白鶯者何以異吾向疑此經為楊許之徒所偽作者不亦大彰明較著也哉或曰東觀餘論卷下故黃庭經後曰「按真諸子皇帝與寧二年南嶽魏夫人所授弟子司徒公府長史楊君有黃庭一篇機案甲子歲逸少以晉穆帝升平五年卒是年歲在辛酉後二年即哀帝與寧二年始降黃庭于世安得逸少預書之今此帖始見於梁代蓋晉與寧已後或宋齊人書也」黃伯思考證甚精確由是言之右軍不得書黃庭經審矣況陰符乎應之曰趙孟頫松雪齋文集卷三有許題曰「趙黃黃庭此書真風有仙氣意其為楊許偽造蓋人間至寶伯幾所藏也」孟頫書法為宋以後第一人又親見黃庭真蹟乃不以為右軍書而謂為楊許偽造則其視

石刻陰符亦必以為楊許偽造而不以為右軍黃仲圭之言非也日果是楊許所書何至陶隱居與梁武帝帝亦云逸少名跡黃庭動進乎日隱居固嘗言之矣真蹟真檢曰「三君手跡楊君書最工筆力規矩並於二王而名不顯者當以地微筆為二王所抑故也據書乃是學楊偏書寫經一然則楊君書不在二王之下許又是學楊者乎亦必有相似處此或隱居得楊許所寫黃庭卷中偶未署名誤以為逸少而未考其卒年耳隱居猶有此失則彼黃仲圭者宜乎見楊許所寫陰符而以為右軍也若果為楊許所寫則吾疑為若輩所偽作者不既信矣乎雖然此特章必之談毫無故事且亦未見陰符石刻不知有無書者之姓名惟可斷言非李筌所託而已既見明王肯堂筆墨卷四亦引真蹟以為是楊許所書願以私所考證相暗合為喜明汪何玉珊湖湘卷二十有王昇洲褚登善書陰符經跋云「陰符經古未有自唐初褚河南先後奉命書百七十卷今石刻存者自觀六年行押一卷水微五年正書一卷而歐陽澈海亦有貞觀六年正書一卷皆絕妙道藏內陰符凡數十種注釋亦如之獨趙文敏跋為定本蓋據歐陽本也」命案因即歐陽貞觀六年所書他書所未言據此則子昂實用歐陽本非出右軍石刻也而其書之非李筌偽託更無疑義矣又案劉編五石錄卷二載孫北海碑帖有褚書小楷陰符經草書陰符是其真蹟在清初猶有存者

舊本題黃帝撰太公冠龜鬼谷子張良諸葛亮李筌六家註崇文總目云陰符經敘一卷不詳何代人攷集太公以後為陰符經註者凡六家并以惠光嗣等傳附之蓋即此書而佚其傳也晁公武讀書志引黃庭堅跋稱陰符經雜兵家語又妄託子房孔明諸賢訓註則是書之註以此本為最古矣案隋書經籍志有太公陰符鈐錄一卷又周書陰符九卷皆不云黃帝集仙傳始稱唐李筌於嵩山虎口巖石室得此書題曰大魏真君二年七月七日道士寇謙之藏之名山用傳同好已糜爛筌鈔讀數千徧覽不曉其義後於羅山逢老母乃傳授微旨為之作註其說怪誕不足信胡應麟筆叢乃謂蘇秦所讀即此書故書非偽而託於黃帝則李筌之偽考戰國策蘇秦發得得太公陰符具有明文又歷代史志皆以周書陰符著錄兵家而黃帝陰符入道家亦足為判然兩書之證應麟假借牽合殊為未確至所云唐水微初褚遂良寫為一百本者考文徵明停雲館帖所刻遂良小字陰符經卷末實有此文然道長此帖自米芾書史寶章待訪錄宜和書譜即不著錄諸家鑒藏亦從不及其名明之中某忽出於微明家石刻之真偽倘不可定又烏可據以定書之真偽乎特以書雖晚出而深有理致故文士多為註釋今亦錄而存之耳註中別有稱尹曰者不知何人卷首有序一篇不著名氏亦不著年月中有泄天機者沈三劫語蓋巖野道流之鄙談無足深詰惟晁公武讀書志中

所引筌註今不見於此本或傳寫有所竄亂又非  
筌之原本歟

四庫總目提要補正

陰符經解一卷

胡玉鑰撰

至所云磨水復初精迷良書萬一本本考文徵明停雲館帖所列迷良小  
字陰符經卷末實有此文然迷良此帖自米芾書史寶章持助錄宜和書譜  
即不著錄諸家鑒藏亦從不及其名明之中雜叙出於徵明家石刻之真偽  
尚不可定又烏可據以定書之真偽乎  
宋虞集跋子昂書陰符經後云褚河南已有摹勒善本則其來亦久矣云  
云是徵明所刻當有所本



老子道德經目錄

上篇

一章至三十七章

下篇

三十八章至八十一章

臣等謹案唐書劉知幾傳稱易無子夏傳老子無河上公注請用王弼爲宋瓌所格僅廢子夏易而兩注老子終不用然陸德明經典釋文所著音訓卽弼此注是自隋以來已以弼書爲重也後諸家之解日衆弼書遂微僅有傳本亦多訛謬此本乃從明華亭張之象本錄出亦不免於訛脫而大致尙可辨別後有政和乙未魏以道藏稱文字多謬誤又有乾道庚寅熊克重刊跋稱近世希有蓋久而後得之則自宋已然矣然二跋皆稱不分道經德經而今本經典釋文上卷雖不題道經下卷乃題曰老子道德經與此本及跋皆不合殆傳刻釋文者反據俗本增入今謹據永樂大典所載本詳加參校考訂同異闕其所疑而仍依弼原本不題道經德經字以存其舊云乾隆四十年正月恭校上

老子道德經 目錄

總纂官侍讀臣紀昀

老子道德經 目錄

侍讀臣陸錫熊  
纂修官庶吉士臣周永年

老子道德經上篇

王 弼 注

一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爲體道章今依張之象所錄王注原本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凡有皆始於無故未形無名之時則爲萬物之始及其有形有名之時則長之育之享之壽之爲其母也言道以無形無名始成萬物以始以成而不知其所以玄之又玄也

故常無欲以觀其妙

妙者微之極也萬物始於微而後成始於無而後生故常無欲空虛可以觀其始物之妙

常有欲以觀其微

微歸終也凡有之爲利必以無爲用欲之所本適道而後濟故常有欲可以觀其終物之微也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兩者始與母也案水滸大典母作無字同出者同出於玄也異名所施不可同也在首則謂之始在終則謂之母

老子道德經 上篇

玄者冥也。默然無有也。始母之所出也。不可得而名。故不可言。同名曰玄。而言謂之玄者。取於不可得而謂之然也。謂之然則不可以定乎。一玄而已。則是名則失之遠矣。案此二句。故曰玄之又玄也。衆妙皆從同而出。故曰衆妙之門也。

二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爲卷首章。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較。案各本以作形。陸德明釋吳真文。

美者。人心之所進樂。按古通本。作樂進也。也。惡者。人心之所惡疾也。美惡猶喜怒也。善不善猶是非也。喜怒同根。是非同門。故不可得而。無而字。偏舉也。案原本無而字。今據水經大典移補。此六者皆陳自然不可偏舉之明數也。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

自然已足。案水經大典。足作定。爲則收也。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

功成而弗居。案水經大典無而字。弗作不。

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三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爲卷首章。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案原本不及各本。俱無民字。惟水經大典有之。據補注故欲不見。上承設命而證。則經文本有民字。今移補。

爲尚賢顯名。榮過其任。爲而常校能相射。貴貨過用。貧者競趨。穿窬探篋。沒命而盜。故可欲不見。則心無所亂也。

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心懷智而腹懷食。虛有智而實無知也。

弱其志。強其骨。

骨無知以幹志。生事以亂心。虛則志弱也。案心虛則志弱也。六字。原本不。按古通本此六字不。釋文有。應在此注之下。今移補。

使夫智者不敢爲也。

智者謂知爲也。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案此二句。作者。一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夫執一家之量者。不能全。執一國之量者。不能成。國窮力舉。重不能爲用。故人雖知萬物治也。治而不以二儀之道。則不能勝也。案原本作。按古通本。今據水經大典校改。地雖形魄。不法於天。則不能全其事。天雖精象。不法於道。則不能保其精神。而用之。用乃不能窮。滿以造實。實來則溢。故沖而用之。又復不盈。其爲無窮。亦已極矣。形雖大。不能累其體。事雖殷。不能充其量。萬物舍此而求主。案水經大典。主其安在乎。不亦淵兮似萬物之宗乎。銳挫而無損。紛解而不勞。和光而不汙其體。同塵而不渝其真。不亦湛兮似或存乎。地守其形。德不能過其載。天懷其象。德不能過其覆。天地莫能及之。不亦似帝之先乎。帝。天帝也。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案原本。自天。五章。案河上公注本。此爲通用章。水經大典後章至用之不勤也。爲第五。自天。地久至故能其私。爲第六。以下章次俱異。今悉依張之象所錄王注原本。

天地任自然。無爲無造。萬物自相治理。故不仁也。仁者必造立施化。有恩有爲。造立施化。案原本。此四字不。今據水經大典校補。則物失其真。有恩有爲。則物不具存。物不具存。則不足以備載矣。地不爲獸生芻而獸食芻。不爲人生狗而人食狗。無芻於萬物。而萬物各適其所用。則莫不賡矣。案原本。今據水經大典校改。若蓬由已樹。未足任也。

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案比。水經大典。聖人與天地合其德。以百姓比芻狗也。大興作化。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案風。釋。動而愈出。

橐籥也。橐籥也。橐籥之中。空洞無情。無爲故虛。而不得窮屈。動而不可竭盡也。天地之中。蕩然任自然。故不可得而窮。猶若橐籥也。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愈爲之。則愈失之矣。物樹其惡。事錯其言。不濟。不言不理。必窮之數也。橐籥而守數中。則無窮。橐已任物。則莫不理。若橐籥有意於爲聲也。則不足以共吹者之求也。

谷神不死。是爲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縣縣若存。用之不勤。

谷神谷中央無谷也。無形無影。無逆無遠。處卑不動。守靜不衰。谷以之成。而不見其形。此至物也。處卑而不可得名。故謂天地之根。縣縣若存。用之不勤。門。玄牝之所由也。本其所由。與神同體。故謂之天地之根也。欲言存耶。則不見其形。欲言亡耶。萬物以之生。故縣縣若存也。無物不成。用而不勞也。故曰用而不勤也。

而不可動也。

七章 案河上公注本。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

自生則與物爭。不自生則物歸也。

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無私者。無為於身也。身先身存。故曰能成其私也。

八章 案河上公注本。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

人惡卑也。

故幾於道。

道無以有。故曰幾也。

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正善治。正事善能。副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

言人皆應於治道也。案水樂大典。人。

九章 案河上公注本。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挾而勝之。不可長保。

挾。謂不失德也。既不失其德。又盈之。勢必傾危。故不如其已者。謂乃更不如無德無功者也。

既揣末令尖。又銳之。令利。勢必摧頽。故不可長保也。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

不若其已。

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不可長保也。

功遂身退。天之道。

四時更運。功成則移。

十章 案河上公注本。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

載。猶處也。營魄人之常居處也。一人之真也。言人能處常居之宅。抱一清神。能常無離乎。則萬物自實也。

專氣致柔。能嬰兒乎。

專任也。致。極也。言任自然之氣。致至柔之和。能若嬰兒之無所欲乎。則物全而性得矣。

微除玄覽。能無疵乎。

七

玄。物之極也。言能微除邪飾。至於極覽。能不以物介其明疵之。其神乎。則終與玄同也。

任術以求。運數以求。匿者。智也。玄覽無疵。猶絕聖也。治國無以智。猶棄智也。能無以智乎。則民不辟而國治之也。

天門開闔。能無離乎。

天門。謂天下之所由從也。開闔。治亂之際也。或開或闔。經通於天下。故曰天門開闔也。離。應而不倡。因而不為。言天門開闔。能為離乎。則物自實。而處自安矣。

明白四達。能無為乎。

言至明四達。無迷無惑。能無以為乎。則物化矣。所謂道常無為。侯王若能守。則萬物自化。

不塞其原也。

不塞其性也。

奇之。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不塞其原。則物自生。可功之有。不塞其性。則物自齊。可為之恃。物自長足。不兵卒成。有過無主。非玄而

不塞其原。則物自生。可功之有。不塞其性。則物自齊。可為之恃。物自長足。不兵卒成。有過無主。非玄而

不塞其原。則物自生。可功之有。不塞其性。則物自齊。可為之恃。物自長足。不兵卒成。有過無主。非玄而

不塞其原。則物自生。可功之有。不塞其性。則物自齊。可為之恃。物自長足。不兵卒成。有過無主。非玄而

不塞其原。則物自生。可功之有。不塞其性。則物自齊。可為之恃。物自長足。不兵卒成。有過無主。非玄而

不塞其原。則物自生。可功之有。不塞其性。則物自齊。可為之恃。物自長足。不兵卒成。有過無主。非玄而

不塞其原。則物自生。可功之有。不塞其性。則物自齊。可為之恃。物自長足。不兵卒成。有過無主。非玄而

不塞其原。則物自生。可功之有。不塞其性。則物自齊。可為之恃。物自長足。不兵卒成。有過無主。非玄而

不塞其原。則物自生。可功之有。不塞其性。則物自齊。可為之恃。物自長足。不兵卒成。有過無主。非玄而

不塞其原。則物自生。可功之有。不塞其性。則物自齊。可為之恃。物自長足。不兵卒成。有過無主。非玄而

不塞其原。則物自生。可功之有。不塞其性。則物自齊。可為之恃。物自長足。不兵卒成。有過無主。非玄而

不塞其原。則物自生。可功之有。不塞其性。則物自齊。可為之恃。物自長足。不兵卒成。有過無主。非玄而

不塞其原。則物自生。可功之有。不塞其性。則物自齊。可為之恃。物自長足。不兵卒成。有過無主。非玄而

不塞其原。則物自生。可功之有。不塞其性。則物自齊。可為之恃。物自長足。不兵卒成。有過無主。非玄而

不塞其原。則物自生。可功之有。不塞其性。則物自齊。可為之恃。物自長足。不兵卒成。有過無主。非玄而

不塞其原。則物自生。可功之有。不塞其性。則物自齊。可為之恃。物自長足。不兵卒成。有過無主。非玄而

不塞其原。則物自生。可功之有。不塞其性。則物自齊。可為之恃。物自長足。不兵卒成。有過無主。非玄而

不塞其原。則物自生。可功之有。不塞其性。則物自齊。可為之恃。物自長足。不兵卒成。有過無主。非玄而

不塞其原。則物自生。可功之有。不塞其性。則物自齊。可為之恃。物自長足。不兵卒成。有過無主。非玄而

不塞其原。則物自生。可功之有。不塞其性。則物自齊。可為之恃。物自長足。不兵卒成。有過無主。非玄而

不塞其原。則物自生。可功之有。不塞其性。則物自齊。可為之恃。物自長足。不兵卒成。有過無主。非玄而

不塞其原。則物自生。可功之有。不塞其性。則物自齊。可為之恃。物自長足。不兵卒成。有過無主。非玄而

不塞其原。則物自生。可功之有。不塞其性。則物自齊。可為之恃。物自長足。不兵卒成。有過無主。非玄而

不塞其原。則物自生。可功之有。不塞其性。則物自齊。可為之恃。物自長足。不兵卒成。有過無主。非玄而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若驚。寵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寵必有辱。榮必有患。驚辱等。榮患同也。為下得寵辱榮患若驚。則不足以亂天下也。何謂貴大患若身。

大患榮寵之屬也。生之厚。必入死之地。故謂之大患也。人迷之於榮寵。返之於身。故曰大患若身也。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由有其身也。

及吾無身。

歸之自然也。

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案若可寄。永樂大典則可以寄。

無以易其身。故曰貴也。如此乃可以託天下也。

愛以身為天下。若可託天下。案若可託。永樂大典則可以託。

無物可以損其身。故曰愛也。如此乃可以寄天下也。不以寵辱榮患損其身。然後乃可以天下付之也。

十四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為十六章。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

無狀無象。無聲無響。故能無所不通。無所不往。不得而知。更以我耳目體不知為名。故不可致詰。混而為一也。

其上不斂。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案永樂大典。繩下有字。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

欲言無耶。而物由以成。欲言有耶。而不見其形。故曰無狀之狀。無物之象也。

是謂惚恍。

不可得而定也。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有有其事。

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無形無名者。萬物之宗也。雖今古不同。時移俗易。故莫不由乎此。以成其治者也。故可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上古雖遠。其道存焉。故雖在今。可以知古始也。

十五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為顯章。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唯不可識。故強為之容。豫焉。案微一。若冬涉川。

冬之涉川。豫然若欲度。案若。原本說作者。今據水與大典校改。若不欲度。其情不可得見之貌也。

猶分若畏四鄰。

老子道德經 上篇

四鄰合攻。中央之主。猶然不知所趨向者也。上德之人。其端兆不可視。愬越不可見。亦猶此也。嚴兮其若容。按古通不作容。漢今若冰之將釋。教今其若桴。曠今其若谷。混今其若濁。凡此諸若。皆言其容象不可得而形名也。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案水濁大。動之徐生。

夫晦以理物則得明。濁以靜物則得清。安以動物則得生。此自然之道也。孰能者。言其難也。徐者。詳慎也。

保此道者不欲盈。

盈必溢也。

夫唯不盈。故能蔽不新成。案蔽。永樂大典則作蔽。

蔽覆蓋也。

十六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為顯章。

致虛極。守靜篤。

言致虛物之極。篤守靜物之真正也。

萬物並作。

動作生長。

吾以觀復。案觀下。河上公注本。及本俱有其字。

以虛靜觀其反復。凡有起於虛。動起於靜。故萬物雖並動作。卒復歸於虛靜。是物之極篤也。

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

各返其所始也。

歸根曰靜。是謂復命。復命曰常。

歸根則靜。故曰靜。靜則復命。故曰復命也。復命則得性命之常。故曰常也。

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

常之為物。不偏不彰。無傲味之狀。案傲。原本說作者。今據水與大典校改。溫涼之象。故曰知常曰明也。唯此復乃

乃。能包通萬物。無所不容。失此以往。則邪入乎分。則物離其分。案原本說其字。今據水與大典校改。故曰不知常則妄作

凶也。

知常容。

無所不包通也。

容乃公。

無所不包通。則乃至於蕩然公平也。

公乃王。

老子道德經 上篇



蕩然公平則乃至於無所不周者也。

王乃天。

無所不周者則乃至於同乎天也。案山、水、均、大典作均。

天乃道。

與天合德，體道大通，則乃至於極虛無也。

道乃久。

窮極虛無，得道之常。案道、水、樂、大、均、大典作均。則乃至於不窮。按古通本，作有。極也。案窮，原本說作有。

沒身不殆。

無之爲物，水火不能害，金石不能殘，用之於心，則虎兇無所投其齒角。案齒、水、樂、大、均、大典作爪。兵戈無所容其鋒。

刀何危殆之有乎。

十七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篇爲風草。

太上，下知有之，不，失，證注亦作不。

太上，謂大人也。大人在上，故曰太上。大人在上，居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爲始，故下知有之而已。言從上也。案自從上也，四字原本不，於信不足疑，故注內，水、樂、大、均、大典在之而已下，今校改。

其次，親而譽之。案而、河上公注本，及各本俱作之。

不能以無爲居事，不言爲教，立善行施，使下得親而譽之也。

其次，畏之。

不能以恩仁令物而賴威權也。

其次，侮之。案水、樂、大、均、大典無，其次二字。

不能法以正齊民，而以智治國，下知避之，其令不從，故曰侮之也。

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夫御體失性，則疾病生，輔物失其，則疵釁作，信不足焉，則有不信，此自然之道也。已處不足，非智之所齊也。案此注夫御上有言從上也四字，今據水、樂、大、均、大典移於首節注末，水、樂、大、均、大典以此注移於其次而譽之三節注前，仍以此本爲最。

悠兮其貴言，及者各俱作適，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

自然其端，不可得而見也，其意趣不可得而視也，無物可以易其言，言必有應，故曰悠兮其貴言也。

居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不以形立物，案形、水、樂、大、均、大典作形。故功成事遂，而百姓不知其所以然也。

十八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篇爲俗字。

大道廢，有仁義。

失無爲之事，更以施慧，案施、原本作於，今據水、樂、大、均、大典校改。立善道進物也。

慧智，按古通本，案慧智，各本俱作智慧。出有大偽，案河上公注本作智慧。

行術用明以察姦偽，越觀形見，物知避之，故智慧出則大偽生也。案水、樂、大、均、大典，生也二字。

六親不和，有孝慈，案孝、慈、水、樂、大、均、大典作子。國家昏亂，有忠臣。

甚美之名，生於大惡，所謂美惡同門。六親父子兄弟夫婦也，若六親自和，國家自治，則孝慈忠臣不知其在矣。魚相忘於江湖之道，則相濡之德生也。

十九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作道清章，水、樂、大、均、大典，此章與上章合爲一章。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案水、樂、大、均、大典，此二句在絕仁二字之下。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聖智，案水、樂、大、均、大典，聖下有入字。才之善也。仁義，人之善也。巧利，用之善也。而直云絕，文甚不足，不令之有所屬，無以見其指，故曰此三者以爲文而未足，故令人有所屬，屬之於素樸寡欲。

二十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篇與俗章。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若何。案若何，河上公注本，及各本俱作何者。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下篇爲學者日益，爲道者日損，然則學求益所能而進其智者也。若將無欲而足，何求於益，不知而中何求於進，夫燕雀有匹，案燕、雀、原本作爲，今據水、樂、大、均、大典校改。鳩鴿有仇，寒鄉之民，必知所畏，自然已足，益之則憂，故續免之足，何異截鶴之脛，畏畏而進，何異畏刑，唯阿美惡，相去何若。按古通本，作若何。故人之所畏，吾亦畏焉，未敢恃之以爲用也。

荒兮其未央哉。

歎與俗相返之遠也。案水、樂、大、均、大典，與無此句。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案春登臺，水、樂、大、均、大典，本有登臺。

衆人迷於美進，感於榮利，欲進心說，故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也。

我獨泊兮其未央，案水、樂、大、均、大典，如嬰兒之未孩。

言我廓然無形，之可名，無兆之可舉，如嬰兒之未能孩也。

儂儂兮若無所歸，案儂儂，河上公注本，及各本俱作乘乘。

若無所宅。

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案水、樂、大、均、大典，與無而字。

衆人無不有懷，有志盈溢，胸心故曰皆有餘也。我獨廓然無爲無欲，若遺失之也。

我愚人之心也哉。

絕愚之心，無所別析，意無所好欲，按古通本，作美惡。猶然其情不可觀，我頽然若此也。

沌沌兮，無所別析，不可爲明，按古通本，案明，原本無所別析，不可爲明，作也。今據水、樂、大、均、大典校改。

俗人昭昭。

老子道德經 上篇

一七

耀其光也。

我獨昏昏按古通本。案皆皆。河上公注本不作昏昏。俗人察察。

分別別析也。

我獨悶悶案今。水樂大典作悶。一本作悶。一本作悶。

情不可觀。

應兮若無止案河上公注本作深。水樂大典無下有字。

無所繫款。

衆人皆有以

以用也。行欲有所施用也。

而我獨頑似鄙案一本無而字。

無所欲爲。悶悶昏昏若無所識。故曰頑且鄙也。

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

食母生之本也。人者皆棄生民之本。貴末飾之華。故曰我獨欲異於人。

二十一章案河上公注本。此爲此章。案是。永樂大典作。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案是。永樂大典作。

孔空也。惟以空爲德。然後乃能動作從道。

道之爲物。惟恍惟惚。

恍惚無形。不繫之款。

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案此二句。一本。惚兮恍兮。其中有物。在下二句之下。

以無形始物。不繫成物。萬物以始以成。而不知其所以然。故曰惚兮恍兮。惚兮恍兮。其中有象也。

窈兮冥兮。其中有精。

窈冥深遠之款。深遠不可得而見。然而萬物由之。其可得見以定其真。故曰窈兮冥兮。其中有精也。

其精其真。其中有信。

信信驗也。物反窈冥。則真精之極得。萬物之性定。故曰其精甚真。其中有信也。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

至其之極。不可得名。無名則是其名也。自古及今。無不由此而成。故曰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也。

以閱衆市。

衆市物之始也。以無名說萬物始也。

吾何以知衆市之狀哉案狀。各本。俱作然。以此。

此上之所云也。言吾何以知萬物之始於無哉。以此知之也。

二十二章案河上公注本。此爲此章。

不自見其明案明。原本作名。今。則全也。

枉則直。

不自是。則其是彰也。

窪則盈。

不自伐。則其功有也。

敵則新。

不自矜。則其德長也。

少則得多。則惑。

自然之道。亦猶樹也。轉多轉減其根。轉少轉得其本。多則遠其真。故曰惑也。少則得其本。故曰得也。

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

一少之德也。式。猶則之也。

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

者。此言誠全而歸之。

二十三章案河上公注本。此爲此章。

希言自然。

聽之不聞。名曰希。下章言道之出言。淡兮其無味也。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然則無味不足聽之言。

乃是自然之至言也。

故飄風不終朝案河上公注本。各本俱無終字。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言暴疾美與不長也。

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

從事。謂舉動從事於道者也。道以無形無爲。成濟萬物。故從事於道者。以無爲爲君。不言爲教。昏昏若存而物得其真。與道同體。故曰同於道。

德者同於德。

得少也。少則得。故曰得也。行得則與得同體。故曰同於得也。

失者同於失。

失。累多也。累多則失。故曰失也。行失則與失同體。故曰同於失也。

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案水樂大典無樂字。下同。下同。下同。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

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

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

言隨行其所，故同而應之。

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案：信，水韻。大興作也。

忠信不足於下焉，有不信焉。案：信，水韻。大興作也。

二十四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為善惡章。

企者不立，案：企，河上公注本。及本俱作企。

物尚進則失安，故曰企者不立。

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也，及本俱作於。曰餘食贅行。

其唯於道而論之，若御至之行，盛饌之餘也。本雖美，更可覆也。本雖有功而自伐之，故更爲耽賢者也。

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案：處，河上公注本。及本俱有也字。

二十五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為善惡章。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混然不可得而知，而萬物由之以成，故曰混成也。不知其誰之子，故先天地生。

寂兮寥兮，獨立不改，案：立，河上公注本。及本俱有而字。

寂寥無形體也。無物之匹，故曰獨立也。返化終始不失其常，故曰不改也。

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

周行無所不至而免殆。案：免，永樂大典作免。大典作免。能生全大形也，故可以爲天下母也。

吾不知其名。

名以定形，混成無形，不可得而定，故曰不知其名也。

字之曰道。

夫名以定形，字以稱可言，道取於無物而不由也，是混成之中，可言之稱最大也。

強爲之名曰大。

吾所以字之曰道者，取其可言之稱最大也，責其字定之所由，則繫於大，大有繫則必有分，有分則失其極矣，故曰強爲之名曰大。

大曰道。

道行也，不守一大體而已，周行無所不至，故曰道也。

逝曰遠，遠曰反。

遠極也，周無所不窮極，不偏於一逝，故曰遠也。不隨於所適，其體獨立，故曰反也。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

天地之性，人爲貴，而王是人之主也，雖不職，大亦復爲大，與三匹，故曰王亦大也。

四大，道天地王也。凡物有稱有名，則非其極也。言道則有所由，有所由，然後謂之爲道，然則是道，稱中之大也。不若無稱之大也。無稱不可得而名曰域也。道天地王皆在乎無稱之內，故曰域中有四大者也。

而王居其一焉。

處人主之大也。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法，謂法則也。人不遠地，乃得全安。法地也。地不遠天，乃得全成。法天也。天不遠道，乃得全覆。法道也。道不遠自然，乃得其性。法自然者，在方而法方，在圓而法圓，於自然無所違也。自然者，無稱之言，窮極之辭也。用智不及無知，而形魄不及精象，精象不及無形，有儀不及無儀，故轉相法也。道順自然，天故資焉。天法於道，地故則焉。地法於天，人故象焉。所以爲主其一之者，主也。

二十六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為善惡章。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

凡物輕不能載重，小不能鎮大，不行者使行，不動者制動，是以重必爲輕根，靜必爲躁君也。

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輻重。

以重爲本，故不離。

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不以經心也。案：水樂大典。版此。

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本。案：本，河上公注本。臣：水樂大典作本。躁則失君。

輕不鎮重也。失本爲喪身也。失君爲失君位也。案：水樂大典。作謂。古通用。

二十七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為巧用章。

善行無輒迹。

順自然而行，不造不始，故物得至而無輒迹也。

善言無瑕譏。

順物之性，不別不析，故無瑕譏可得其門也。

善數不用籌策。案：數，河上公注本。注本作計。

因物之數，不假形也。

善閉無關楗。案：楗，原本作鍵，按古通。本作。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因物自然，作因物自然。原本作物自然。按古通。不造不施，故不用關楗繩約而不可開解也。此五者皆曾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

不造不施，因物之性，不以形制物也。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

聖人不立形名以檢於物。不造進向以殊棄不肖。輔萬物之自然而不為始。故曰無棄人也不尚賢能。則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則民不為盜。不見可欲則民心不亂。常使民心無欲無惑則無棄人矣。

常善教物。故無棄物。是謂明。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師。舉善以師。不善之師矣。

不善人者。善人之資。資取也。善人以善齊不善。以善棄不善也。故不善人。善人之所取也。

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雖有其智。自任其智。不因物於其道。必失。故曰雖智大迷。

是謂要妙。

二十八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為及後章。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谷。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雌。守其雄。為天下谷。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

雄。先之。雌。後之。則也。知為天下之先也。必後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也。故不求物而物自歸之。嬰兒不用智而合自然之智。

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式。模則也。

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忒。差也。

復歸於無極。不可窮也。

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此三者。言常反終後乃德全其所處也。下章云反者道之動也。功不可取。常處其母也。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

樸。真也。真散則自行出。殊知生若器也。聖人因其分散。故為之立官長。以善為師。不善為資。移風易俗。復使歸於一也。

大制不割。大制者。以天下之心為心。故無割也。

二十九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為無為章。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

萬物以自然為性。故可因而不可為也。可通而不可執也。物有常性而造為之。故必敗也。物有往來而執之。故必失矣。

或強或弱。或吹或散。或成或敗。或生或死。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凡此語或言物事逆順反覆不施為執割也。聖人達自然之至暢萬物之情。故因而不為。順而不施。除其所以迷去其所以惑。故心不亂而物性自得之也。

三十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為無功章。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況人主躬於道者乎。其事好還。

為始者務欲立功生事。而有道者務欲還反無為。故云其事好還也。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言師凶害之物也。無有所濟。必有所傷。賊害人民。殘荒田畝。故曰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善有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而勿伐。果而勿驕。而勿驕。

吾不以師濟為尚。不得已而用何矜之有也。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

言用兵雖越功果濟難。然時故不得已當復用者。但當以除暴亂。不遂用果以為強也。物壯則老。是謂不道。早自。本非。

壯。武力暴與。喻以兵強於天下者也。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故暴與必不道。早自也。

三十一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為復武章。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但河上公注本及各本俱作。今仍之。

夫。則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之眾。以哀悲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三十二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為無名章。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莫能臣也。侯正若能守之。萬物將自賓。道無形不繁。常不可名。以無名為常。故曰道常無名也。樸之為物。以無為心也。亦無名。故將得清。莫若守樸。夫智者可以能臣也。勇者可以武使也。巧者可以事役也。力者可以重任也。樸之

爲物，憤然不偏，近於無有，故曰莫能臣也。抱樸無爲，不以物累其真，不以欲害其神，則物自賓而道自得也。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案此水樂大典作人。

言天地相合則甘露不求而自降，我守其真性無爲，則民不令而自均也。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可以不殆。案可，河上公注本。

始制，謂樸散始爲官長之時也。始制官長，不可不立名分以定尊卑，故始制有名也。過此以往，將爭錐刀之末，故曰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也。遂任名以騷物，則失治之母也。按古通本無也字。故知止所以不殆也。

譽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按古通本之。

川谷之下通以字。求江與海，非江海召之，不召不求而自歸者，世行道於天下者，不令而自均，不求而自得，故曰猶川谷之與江海也。

三十三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爲辨賢章。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案水樂大典無。知人者，智而已矣。未若自知者，未若二字。案水樂大典無。超智之上也。

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案水樂大典無。勝人者，有力而已矣。未若自勝者，無物以損其力。用其智於人，未若用其智於己也。用其力於人，未若用其力於己也。明用於己，則物無避焉。力用於己，則物無改焉。案水樂大典無。力用於己，則物無改焉九字。

知足自不失，故富也。案水樂大典無。強行者有志，勤能行之，其志必獲，故曰強行者有志矣。

不失其所者久，以明自察，量力而行，不失其所，必獲久長矣。

死而不亡者壽。雖死而以爲生之道不亡，乃得全其壽。身沒而道猶存，況身存而道不卒乎。

三十四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爲任政章。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言道汎濫無所不適，可左右上下周旋而用，則無所不至也。

萬物恃之而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案水樂大典，而生作以。衣養萬物而不爲主。案衣養，河上公注本作養。常無欲可名於小。案水樂大典無。萬物皆由道而生，既生而不知其所由，與作由也。故天下常無欲之時，萬物各得其所。案原本脫其字。

萬物皆由道而生，既生而不知其所由，與作由也。故天下常無欲之時，萬物各得其所。案原本脫其字。

萬物皆由道而生，既生而不知其所由，與作由也。故天下常無欲之時，萬物各得其所。案原本脫其字。

萬物歸焉而不爲主。案水樂大典，可名爲大。萬物歸焉而不爲主，大矣。又有人以聖人能成其大也九字。

萬物皆歸之以生，而力使不知其所由，此不爲小，故復可名於大矣。以其終不自爲大，大矣。水樂大典作以其不自大，故能成其大。

爲大於其細，圖難於其易。案河上公注本。

三十五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爲仁德章。  
執大象天下往。大象，天象之母也。不寒不溫不涼，故能包統萬物，無所犯傷。主若執之，則天下往也。

往而不害，安平太。案平太，河上公注本作太。無形無識，不偏不彰，故萬物得往而不害妨也。

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足既。案是，河上公注本。言道之深，大人聞道之言，乃更不知。如：原不知，按古通本。樂與餌，應時感悅人心也。樂與餌則能令過客止，而道之出言，淡然無味，視之不足見，則不足以悅其目，聽之不足聞，則不足以娛其耳，若無所中然，乃用之不可窮極也。

三十六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爲微明章。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

將欲除強梁，去暴亂，當以此四者。因物之性，令其自斂，不假刑爲大以除將物也。故曰微明也。足其張令之足，而又求其張，則衆所斂也。與其張之不足而改其求張者，愈益而已反危。

柔弱者剛強。案水樂大典作柔。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示人者，任刑也。刑以利國則失矣。魚脫於淵則必見失矣。利器而示人，亦必失也。

三十七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爲爲政章。  
道常無爲，順自然也。

而無不爲。

萬物無不由以治以成之也。

侯王若能守之。案水樂大典。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樞。

化而欲作，作欲成也。吾將鎮之無名之樞，不爲主也。

無名之樞，夫亦將無欲。案河上公注本及各本俱。無欲說也。

不欲以靜，天下將自定。

老子道德經下篇

三十八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篇論德章。水德大與。此章以下缺注。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為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扔之。案河上公注：俱作仍。各本。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居其華。案焦贛云：古本。故去彼取此。

德者，得也。常得而無喪，利而無害，故以德爲名焉。何以得德，由乎道也。何以盡德，以無爲用。以無爲用，則莫不載也。故物無焉，則無物不經。有焉，則不足以免其生。是以天地雖廣，以無爲心。聖王雖大，以虛爲主。故曰：以復而視，則天地之心見。至日而思之，則先王之至觀也。故滅其私而無其身，則四海莫不瞻。遠近莫不至。殊其已而有其心，則一體不能自全。肌膚不能相容。是以上德之人，唯道是用。不德其德，無執無用。故能有德而無不爲，不求而得，不爲而成。故雖有德而無德名也。下德求而得之，爲而成之。則立善以治物，故德名有焉。求而得之，必有失焉。爲而成之，必有敗焉。善名生則有不善應焉。故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也。無以爲者，無所徧。按古通本。爲也。凡不能無爲而爲之者，皆下德也。仁義禮節是

也。將明德之上下，輒舉下德以對上德。至於無以爲，極下德之量。上仁是也。足及於無以爲而猶爲之，焉爲之而無以爲。故有爲爲之思矣。本在無爲，母在無名。棄本捨母而適其子，功雖大焉，必有不濟。名雖美焉，僞亦必生。不能不爲而成，不與而治，則乃爲之。故有弘普博施仁愛之者，而愛之無所偏私。故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也。愛不能兼，則有抑抗正真而義理之者。忿枉祐直，助彼攻此，物事而有以心爲矣。故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也。直不能篤，則有游飾修文禮敬之者。尙好修敬，校責往來，則不對之間。忿怒生焉。故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扔之。夫大之極也。其唯道乎。自此已往，豈足尊哉。故雖古有無字，一盛業大富而有萬物，猶各得其德。雖貴以無爲用，不能捨無以爲體也。不能捨無以爲體，則失其爲大矣。所謂失道而後德也。以無爲用，德其母。故能己不勞焉，而物無不理。下此已往，則牛用之母，不能無爲而貴博施。不能博施而貴正直，不能正直而貴節敬。所謂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也。夫禮也，所始首於忠信不篤，通簡不陽，責備於表，機微爭制。夫仁義發於內，爲之猶僞。況務外飾而可久乎。故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前入而識也。卽下德之倫也。竭其聰明以爲前識，役其智力以營庶事。雖德其情，姦巧彌密。雖豐其饗，愈喪篤實。勞而事昏，務而治蕩。雖聖智而民愈害。舍已任物，則無爲而泰。守夫素樸，則不順典制。聽彼所獲，棄此所守。識道之華，而惑之首。故苟得其爲功之母，則萬物作焉而不辭也。萬事存焉而不勞也。用不以形，御不以名。故名，按古通本。仁義可顯，禮敬可彰也。夫載之以大道，鎮之以無名，則物無所尙，志無所營。各任其真，事用其誠。則仁德厚焉。行義正焉。禮敬清焉。棄其所成，舍其所生，用其成，形役其聰明。仁則誠焉，義則禮焉。禮其爭焉，故仁德之厚，非用仁之所能也。行義之正，非用義之所能也。禮敬之清，非用禮之所能也。載之以道，統之以母，故顯之而無所尙，彰之而無所諱。用夫無名，故名以篤焉。用夫無形，故形以成焉。守母以存其子，崇本以舉其末，則形名俱有而邪不生。大美配天而華不作。故母不可遠，本不可失。仁義母之所生，非可以爲母。形器匠之所成，非可以爲匠也。捨其母而用其子，棄其本而適其末，名則有所分，形則有所止。雖極其大，必有不周。雖盛其美，必有患。憂功在爲之，豈足處也。

三十九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爲法本章。

昔之得一者

昔始也一，數之始而物之極也。各是一物之生，所以爲主也。物皆各得此一以成。既成而舍以居成，居成則失其母。故皆裂發散竭滅厥也。

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其致之，案各本。一也。元不無。

各以其一致此清氣靈盈生貞。

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清將恐裂，神無以清將恐裂，谷無以清將恐裂，萬物無以清將恐裂，侯王無以清將恐裂。故爲功之母，不可舍也。是以皆無用其

功恐喪其本也。

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貴高案各本以下將恐厭。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非以賤為本耶。非乎。故致數與無與案兩。清不能為清。盈不能為盈。皆有其母以存其形。故清不足貴。盈不足多。貴在其母。而母無貴形。貴乃以賤為本。高乃以下為基。故致數與乃無與也。玉石珠瑤瑤瑤體盡於形。故不欲也。

四十章 案河上公注本。

反者道之動。高以下為基。貴以賤為本。有以無為用。此其反也。動皆知其所無。則物通矣。故曰反者道之動也。

弱者道之用。

柔弱同通不可窮極。

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天下之物皆以有為生。有之所始。以無為本。將欲全有。必反於無也。

四十一章 案河上公注本。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

有志也。

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故建言有之。案之下。一

建猶立也。

明道若昧。

光而不耀。

進道若退。

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夷道若頽。案頽。河上公

頽。頽也。大夷之道。因物之性。不執平以割物。其平不見。乃更反若頽也。

上德若谷。

不德其德。無所懷也。

大白若辱。案辱。焦

知其白。守其黑。大白然後乃得。

廣德不盈。

廓然無形。不可滿也。

建猶若偷。

偷。匹也。建德者。因物自然。不立不施。故若偷匹。

質真若渝。案渝。一作

質真者。不於其真。故渝。

大方無隅。

方而不割。故無隅也。

大器晚成。

大器成。天下不持全別。故必晚成也。

大音希聲。

聽之不聞。名曰希。不可得聞之音也。有聲則有分。有分則不宮而商矣。分則不能統衆。故有聲者非大音也。

大象無形。

有形則有分。有分者不溫則炎。不炎則寒。故象而形者非大象。

道隱無名。

夫唯道。善貸且成。

凡此諸善。皆是道之所成也。在象則為大象。而在音則為大音。而大音希聲。物以之成而不見其成形。故隱而無名也。貸之非唯供其乏而已。一貸之則足以永終其德。故曰善貸也。成之不如機匠之裁。無物而不濟其形。故曰善成。

四十二章 案河上公注本。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

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

萬物萬形。其歸一也。何由致一。由於無也。由無乃一。一可謂無。已謂之一。豈得無言乎。有言有一。非二如何。有一有二。遂生乎三。從無之有。數盡乎斯。過此以往。非道之成。故萬物之生。吾知其主。雖有萬形。沖氣一焉。百姓有心。異國殊風。而得一者。王侯主焉。以一為主。一何可舍。愈多愈遠。損則近之。損之至盡。乃得其極。既謂之一。猶乃至三。況本不一。而道可近乎。損之而益。豈虛言也。

人之所教。我亦教之。案二句。焦

我之非強。使人從之也。而用夫自然。舉其至理。順之必吉。違之必凶。故人相教。違之自取其凶也。亦如

我之教人。勿違之也。

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

強梁則必不得其死。人相教為強梁。則必如我之教人。不當為強梁也。舉其強梁。不得其死。以教耶。若云順吾教之必吉也。故得其遠教之徒。適可以為教父也。

云順吾教之必吉也。故得其遠教之徒。適可以為教父也。

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

強梁則必不得其死。人相教為強梁。則必如我之教人。不當為強梁也。舉其強梁。不得其死。以教耶。若云順吾教之必吉也。故得其遠教之徒。適可以為教父也。

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

強梁則必不得其死。人相教為強梁。則必如我之教人。不當為強梁也。舉其強梁。不得其死。以教耶。若云順吾教之必吉也。故得其遠教之徒。適可以為教父也。

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

強梁則必不得其死。人相教為強梁。則必如我之教人。不當為強梁也。舉其強梁。不得其死。以教耶。若云順吾教之必吉也。故得其遠教之徒。適可以為教父也。

四十三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當用章。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

無所不入，水無所不出於經。

無有入無間，案淮南子作出於。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

虛無柔弱，無所不通，無有不可窮，至柔不可折，以此推之，故知無為之有益也。

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

四十四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當立章。

名與身孰親？

尚名好高，其身必疏。

身與貨孰多？

貪貨無厭，其身必少。

得與亡孰病？

得多利而亡其身，何者為病也。

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

甚愛不與物通，多藏不與物散，求之者多，攻之者衆，為物所病，故大費厚亡也。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四十五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當立章。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

隨物而成，不為一象，故若缺也。

大盈若沖，其用不窮。

大盈充足，隨物而與，無所愛矜，故若沖也。

大直若屈。

隨物而直，直不在一，故若屈也。

大巧若拙。

大巧因自然以成器，不造為異端，故若拙也。

大辯若訥。

大辯因物而言，已無所造，故若訥也。

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為天下正。

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為天下正。

躁能然後勝寒，靜無為以勝熱，以此推之，則清靜為天下正也。靜則全物之真，躁則犯物之性，故惟清靜乃得如上諸大也。

四十六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當立章。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

天下有道，知足知止，無求於外，各修其內而已，故卻走馬以治田糞也。

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貪欲無厭，不修其內，各求於外，故戎馬生於郊也。

禍莫大於不知足，案河上公注本。此句上。各莫大於欲得。子作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四十七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當立章。

不出戶，知天下；不闚牖，見天道。案韓非子。出闔下有於。字。戶闔下有可以字。

事有宗而物有主，途雖殊而同歸也。慮雖百而其致一也。道有大常，理有大致，執古之道，可以御今，雖處於今，可以知古始，故不出戶闚牖而可知也。

其出彌遠，案韓非子。遠其知彌少。下有者字。其知彌少。

無任於一而求之於衆也。道視之不可見，聽之不可聞，搏之不可得，如其知之，不須出戶，若其不知，出愈遠愈迷也。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案知一。不見而名。

得物之致，故雖不行而慮可知也。識物之宗，故雖不見而是非之理可得而名也。

不為而成。

明物之性，因之而已，故雖不為而使之成矣。

四十八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當立章。

為學日益。

務欲進其所能，益其所習。

為道日損。

務欲反虛無也。

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

有為則有所失，故無為乃無所不為也。

取天下常以無事。

動常因也。

及其有事。

自己造也。

不足以取天下。

失統本也。



四十九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為任道章。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

動常因也。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

各因其用則善不失也。

無棄人也。

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

德信 案信下一本有矣字。

聖人在天下 案人下各本有之字。

各用聰明。

聖人皆孩之 案孩一曰文云王德作

皆使和而無欲如嬰兒也。

夫天地設位聖人成能。

百姓與能者能者與之。

資者取之能大則

大資資則貴物有其宗事有其主。

如此則可冕旒充目而不懼於欺。

莊嚴塞耳而無成於慢。

又何為勞

一身之聰明以察百姓之情哉。

夫以明察物亦就以其不應之

夫天下之心不必同其所應不敢異。

則莫肯用其情矣。甚矣害之大也。

莫大於用其明矣。夫在智則人

與之訟在力則人與之爭。

智不出於人而立乎訟地則窮矣。

力不出於人而立乎爭地則危矣。

未有能

使人無用其智力乎己者也。

如此則己以一敵人而人以千萬敵己也。

若乃多其法網煩其刑罰塞其

徑路攻其幽宅則萬物失其自然。

百姓喪其手足鳥亂於上魚亂於下。

是以聖人之於天下欲歛焉心

無所主也為天下渾心焉。

意無所適莫也無所察焉。

百姓何避無所求焉。

百姓何應無避無應則莫不

用其情矣。人無為舍其所能而為其所不能。

舍其所長而為其所短。如此則官者官其所知。

行者行其所能。百姓各皆注其耳目焉。吾皆孩之而已。

五十二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為養生章。

出生入死。

出生地入死地。

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

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

動動皆之死地。夫何故。

以其生生之厚。蓋聞

善養生者。陸行不遇兕虎。

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

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

夫何故。以其無

死地。

十有三。猶云十分有三分。

取其生道。全生之術。十分有三耳。

取死之道。全死之術。亦十分有三耳。

而民

生之厚。更之無生之地焉。

善養生者。無以生為生。故無死地也。

器之害者。莫甚乎戈兵。獸之害者。莫

甚乎兕虎。而令兵戈無所容其鋒。刀虎兕無所措其爪角。

斯誠不以欲畧其身者也。何死地之有乎。夫

統蠶以淵為淺而鑿穴其中。鷹鷂以山為卑而墮巢其上。燧燧不能及。網罟不能到。可謂處於無死地矣。然而卒以甘餌乃入於無生之地。豈非生之厚乎。故物苟不以求離其本。不以欲逾其真。雖入軍而不齊。陸行而不可犯也。赤子之可則而貴信矣。

五十一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為養生章。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

物生而後畜。畜而後形。形而後成。何由而生。道也。何得而畜。德也。何由而形。物也。何使而成。勢也。唯因也。故能無物而不形。唯勢也。故能無物而不成。凡物之所以生。功之所以成。皆有所由。有所由焉。則莫不由乎道也。故推而極之。亦至道也。隨其所因。故各有稱焉。

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道者。物之所由也。德者。物之所得也。由之乃得。故曰不得不失。尊之則審。不得不貴也。

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

命並作爵。案此句疑係命字下原

故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亭之養之。覆之。

謂成其實。各得其庇蔭。不傷其體矣。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

為而不有。為而不恃。

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有德而不知其主也。出乎幽冥。是以謂之玄德也。

五十二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為養生章。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以爲天下母。下有王德注云。善始之。

守其母。沒身不殆。

母。本也。子。末也。得本以知末。不舍本以逐末也。

聖其。伏。閉其門。

兌。事欲之所由生。門。事欲之所由從也。

終身不勤。

無事。永逸。故終身不勤也。

聞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

不聞其原而濟其事。故雖終身不救。

見小曰明。守柔曰強。

為治之功不在大。見大不明。見小乃明。守強不強。守柔乃強也。

用其光。

顯遂以去民迷。

復歸其明。

不明察也。

無道身殃，是為習常。案習，各本作疑。

道之常也。

五十三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為第卅三章。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

言若使我可介然有知，行大道於天下，唯施為之是畏也。

大道甚夷而民好徑。

言大道蕩然正平，而民猶尚舍之而不由，好從邪徑，況復施為以塞大道之中乎，故曰大道甚夷而民好徑。

好徑。

朝甚除。

朝宮室也，除，潔好也。

田甚蕪，倉甚虛。朝甚除，則田甚蕪，倉甚虛，設一而兼害生也。

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是為盜夸。（按古通本作夸，非夸。）案非道也哉。

凡物不以其道得之，則皆邪也，邪則盜也，夸而不以其道得之，竊位也，故舉非道以明，非道則皆盜夸也。

五十四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為第卅四章。

善建者不拔。

固其根而後營其末，故不拔也。

善抱者不脫。

不貪於多，齊其所能，故不脫也。

子孫以祭祀不輟。案以下，轉非子，有其世世三字。

子孫傳此道以祭祀，則不輟也。

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修之於家，其德乃餘。

以身及人也，修之於身則真，修之家則有餘，修之不廢，所施轉大。

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國，其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

鄉觀鄉，以國觀國。

老子道德經 下篇

彼皆然也。

以天下觀天下。

以天下百姓心觀天下之道也，天下之道逆順吉凶，亦皆如入之道也。

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案下下各本，有之字。

此上之所云也，言吾何以得知天下乎，察己以知之，不外於外也，所謂不出戶以知天下者也。

五十五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為第卅五章。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蜂虿虺蛇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赤子無求無欲，不犯衆物，故毒蟲之物無犯之，人也含德之厚者，不犯於物，故無物以損其全也。

骨弱筋柔而握固。

以柔弱之故，故握能周固。

未知牝牡之合而全作。案全，河上公注本作媿。

作，長也，無物以損其身，故能全長也，言含德之厚者，無物可以損其德，淪其真，柔弱不爭而不摧折，按古有者字。

精之至也，終日號而不嘎。案河上公注本，而有者字。

無爭欲之心，故終日出聲而不嘎也。

和之至也，知和曰常。

物以和為常，故知和則得常也。

知常曰明。

不嫩不昧不濕不涼，此常也，無形不可得而見，曰明也。

益生曰祥。

生不可益，益之則夭也。

心使氣曰強。

心宜無有，使氣則強。

物壯則老，謂之不道，不道早已。

五十六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為第卅六章。

知者不言。

因自然也。

言者不知。

造事端也。

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

含守質也。

解其分。案分。各本分。本分。

除爭原也。

和其光。

無所特顯。則物無所偏爭也。

同其虛。

無所特賤。則物無所偏恥也。

是謂玄同。故不可得而親。案親下各本有亦字。下二句同。不可得而疎。

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

可得而利。則可得而害也。

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

可得而貴。則可得而賤也。

故為天下貴。

無物可以加之也。

五十七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為道風章。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

以道治國。則國平。以正治國。則奇正起也。以無事則能取天下也。上章云。其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又不足以取天下也。故以正治國。則不足以取天下。而以奇用兵也。夫以道治國。崇本以息末。以正治國。立辟以攻末。本不立而末淺。民無所及。故必至於奇用兵也。

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昏。

利器。凡所以利己之器也。民強則國家弱。

入多伎巧。奇物滋起。

民多智慧。則巧僞生。巧僞生則邪事起。

法合滋彰。盜賊多有。

末故以致此也。

立正欲以息邪。而奇兵用。多忌諱欲以恥貧。而民彌貧。利器欲以強國者也。而國愈昏。多智舍本以治

末。故以致此也。

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案一本有我無情而民自清句。

上之所欲。民從之速也。我之所欲。唯無欲。而民亦無欲而自樸也。此四者。崇本以息末也。

五十八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為取化章。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

言善治政者。無形無名。無事無政可舉。悶悶然卒至於大治。故曰其政悶悶也。其民無所爭競。寬大淳淳。故曰其民淳淳也。

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立刑名。明賞罰。以檢姦僞。故曰察察也。殊類分析。民懷爭競。故曰其民缺缺。禍今禍之所倚。福今福之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案正下一本有字。言誰知善治之極乎。唯無可正舉。無可形名。悶悶然而天下大化。是其極也。

正復為奇。以正治國。則便復以奇用兵矣。故曰正復為奇。善復為妖。

立善以和萬物。則便復有妖之患也。人之迷。其日固久。案轉非子作其故以久矣。言人之迷惑失道固久矣。不可使正善治以資。是以聖人方而不割。以方導物。舍去其邪。不以方割物。所謂大方無隅。廉而不割。案道。河上公注本。不作割。廉。清廉也。割傷也。以清廉清民。令去其邪。令去其汗。不以清廉割傷於物也。直而不肆。以直導物。令去其僻。而不以直激沸於物也。所謂大直若屈也。光而不耀。以光鑑其所以迷。不以光照求其隱也。所謂明道若昧也。此皆崇本以息末。不攻而使復之也。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

言善治政者。無形無名。無事無政可舉。悶悶然卒至於大治。故曰其政悶悶也。其民無所爭競。寬大淳淳。故曰其民淳淳也。

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立刑名。明賞罰。以檢姦僞。故曰察察也。殊類分析。民懷爭競。故曰其民缺缺。

禍今禍之所倚。福今福之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案正下一本有字。

言誰知善治之極乎。唯無可正舉。無可形名。悶悶然而天下大化。是其極也。

正復為奇。

以正治國。則便復以奇用兵矣。故曰正復為奇。

善復為妖。

立善以和萬物。則便復有妖之患也。

人之迷。其日固久。案轉非子作其故以久矣。

言人之迷惑失道固久矣。不可使正善治以資。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

以方導物。舍去其邪。不以方割物。所謂大方無隅。

廉而不割。案道。河上公注本。不作割。

廉。清廉也。割傷也。以清廉清民。令去其邪。令去其汗。不以清廉割傷於物也。

直而不肆。

以直導物。令去其僻。而不以直激沸於物也。所謂大直若屈也。

光而不耀。

以光鑑其所以迷。不以光照求其隱也。所謂明道若昧也。此皆崇本以息末。不攻而使復之也。

五十九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為守道章。

治人事天莫若嗇。

莫若。猶莫過也。嗇。農夫。農人之治田。務去其殊類。歸於齊一也。全其自然。不急其荒病。除其所以荒病。

上承天命。下綏百姓。莫過於此。

夫唯嗇。是謂早服。

早服。謂也。

早服。謂之重積德。

唯重積德。不欲銳速。然後乃能使早服其常。故曰早服謂之重積德者也。

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早服謂之重積德。

唯重積德。不欲銳速。然後乃能使早服其常。故曰早服謂之重積德者也。

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莫知其極。可以有國。

以有窮而莅國，非能有國也。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國之所以安，謂之母重積德，是唯圖其根，然後營末，乃得其終也。

是謂深根固柢。案：非子，深固，下俱有其字。

六十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為居位章。

治大國若烹小鮮。不擾也。躁則多害，靜則全。故其國彌大而主彌靜，然後乃能廣得衆心矣。

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

神不害自然也。物守自然，則神無所加。神無所加，則不知神之爲神也。

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

道治則神不傷人，神不傷人，則不知神之爲神。道治則聖人亦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則不知聖人之爲聖也。猶云不知神之爲神，亦不知聖人之爲聖也。夫恃威網以使者治之，致也。使不知神聖之爲神，聖道之極也。

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故曰兩不相傷也。神聖合道，交歸之也。

六十一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為德章。

大國者下流。

江海居大而處下，則百川流之。大國居大而處下，則天下流之。故曰大國下流也。

天下之交。

天下所歸會也。

天下之牝。

靜而不求，物自歸之也。

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

以其靜，故能爲下也。牝，雌也。雄躁動貪欲，雌常以靜，故能勝雄也。以其靜復能爲下，故物歸之也。

故大國以下小國。

大國以下，猶云以大國下小國。

老子道論 下篇

則取小國。

小國則附之。

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

大國納之也。

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言唯修卑下，然後乃各得其所。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爲下。

小國修下自全而已，不能令天下歸之。大國修下，則天下歸之。故曰各得其所欲，則大者宜爲下也。

六十二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為道章。

道者萬物之奧。

奧，納隱也。可得庇蔭之辭。

善人之寶。

寶以爲用也。

不善人之所保。

保以全也。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

言道無所不先，物無有貴於此也。雖有珍寶璧馬，無以匹之。美言之，則可以奪衆貨之寶。故曰美言可以市也。尊行之，則千里之外應之。故曰可以加於人也。

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不善當保道，以免放。

故立天子，置三公。

言以尊行道也。

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此道上之所云也。言故立天子，置三公，尊其位，重其人，所以爲道也。物無有貴於此者，故雖有拱抱寶璧以先駟馬而進之，不如坐而進此道也。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曰以求得，有罪以免耶？故爲天下貴。

以求則得，求以免則得，無所而不施，故爲天下貴也。

六十三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為風章。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

以無爲爲居，以不言爲教，以恬淡爲味，治之極也。

老子道論 下篇

大小多少，報怨以德。

小怨則不足以報，大怨則天下之所欲誅，順天下之所同者，德也。

國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

以聖人之才，猶尚難於細，況非聖人之才而欲忽於此乎，故曰猶難之也。

故終無難矣。

六十四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為守德章。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

以其安不忘危，持之不忘亡，謀之無功之勢，故曰易也。

其脆易泮，其微易散。

雖失無人有以其微脆之故，未足以興大功，故易也。此四者皆說慎終也，不可以無之故而不持，不可

以微之故而弗散也，無而弗持，則生有焉，微而不散，則生大焉，故慮終之患，如始之禍，則無敗事。

為之於未有。

謂其安未兆也。

治之於未亂。

謂微脆也。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為者敗之，執者失之。

當以慎終除微，慎微除亂，而以施為治之形名，執之反生事，原巧辟滋作，故敗失也。

是以聖人無為故無取，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

不儉終也。

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

好欲雖微，爭尚為之，難得之貨，雖細，貪盜為之起也。

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

按古過本，不學而能者，自然也，喻於不無不字。學者過也，故學不學，以復衆人之過。

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

六十五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為清德章。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明謂多見巧詐，蔽其樸也，愚謂無知守真，順自然也。

民之難治，以其智多。

多智巧詐，故難治也。

故以智治國之賊。

智猶治也，以智而治國，所以謂之賊者，故謂之智也。民之難治，以其多智也。當務塞兌閉門，令無知無欲，而以智術動民邪心，既動復以巧術防民之偽，民知其術防，隨而避之，思惟密巧奸偽益滋，故曰以智治國之賊也。

智治國之賊也。

不以智治國之福，知此兩者亦稽式。

案河上公注本，稽作稽，下同。常知稽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

稽同也，今古之所同，則不可廢，能知稽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

與物反矣。

反其真也。

然後乃至大順。

六十六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為後已章。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是以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六十七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為三寶章。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久矣其細，猶曰其細久矣，肖則失其所以為大矣，故曰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我有三寶，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慈故能勇。

夫慈，以陳則勝，以守則固，故能勇也。

儉故能廣。

節儉愛費，天下不匱，故能廣也。

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案器，錄非，子作事。

唯後外其身，為物所歸，然後乃能立成器為天下利，為物之長也。

今舍慈且勇。

且猶取也。

舍儉且廣，舍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

相慈而不避於難，故勝也。

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六十八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為配天章。

善為士者不武，

士卒之帥也，武，尚先陵人也。

善戰者不怒。

後而不先，應而不唱，故不在怒。

善勝敵者不與，不與爭也。

善用人者為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

用人而不為之下，則力不為用也。

是謂配天古之極。

六十九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為玄用取。

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

彼遂不止。

攘無臂，扔無敵。

行謂行陳也，言以謙退哀慈不敢為物先用戰，猶行無行，攘無臂，執無兵，扔無敵也，言無有與之抗也。

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

言吾哀慈謙退，非欲以取強無敵於天下也，不得已而卒至於無敵，斯乃吾所以為大禍也，寶三寶也，故曰幾亡吾寶。

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抗舉也，加當也，哀者必相惜而不趨利避害，故必勝。

七十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為知難章。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可不出戶窺牖而知，故曰甚易知也，無為而成，故曰甚易行也，惑於躁欲，故曰莫之能知也，迷於榮利，故曰莫之能行也。

故曰莫之能行也。

言有宗，事有君。

宗，萬物之宗也，君，萬物之主也。

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

以其言有宗，事有君之故，故有知之人不得不知之也。

知我者希，則我者貴。

唯深，故知之者希也，知我益希，我亦無匹，故曰知我者希，則我者貴也。

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被褐者同其塵，懷玉者寶其真也，聖人之所以難知，以其同塵而不殊，懷玉而不渝，故難知而為貴也。

七十一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為知難章。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

不知知之不足任，則病也。

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案韓非子作聖人之不病也，以其病病，是以無病也。

七十三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為聖已章。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無狎其所居，無厭其所生。

清淨無為，謂之居，謙後不盈，謂之生，離其清淨，行其躁欲，棄其謙後，任其威權，則物擾而民辟，威不能復制，民不能堪其威，則上下大潰矣，天誅將至，故曰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無狎其所居，無厭其所生。

言威力不可任也。

夫唯不厭。

不自厭也。

是以不厭。

不自厭，是以天下莫之厭。

不自見，是以天下莫之見。

不自見，是以天下莫之見。

不自見，是以天下莫之見，按古通不自見，其所以耀光作光耀行威也。

自愛不自貴。

自貴則物狎厭居生。

故去彼取此。

七十三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為任為章。

勇於敢則殺。

必不得其死也。

勇於不敢則活。

必齊命也。

此兩者或利或害，俱勇而所施者異，利害不同，故曰或利或害也。

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

孰誰也，言誰能知天下之所惡，意故耶，其唯聖人，夫聖人之明，猶難於勇敢，況無聖人之明而欲行之也，故曰猶難之也。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

天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不言而善應。

順則吉，逆則凶，不言而善應也。

不召而自來。

處下則物自歸。

釋然而善謀。

垂象而見吉凶。先事而設。誠安而不忘危。未召而謀之。故曰繇然而善謀也。

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案河上公注本。此為制感章。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

詭異亂羣。謂之奇也。

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案河上公注本。伊夫代司殺者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其手矣。

為逆順者之所惡也。不仁者人之所疾也。故曰常有司殺也。

七十五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為貪損章。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

言民之所以僻治之所以亂。皆由上不由其下也。民從上也。

七十六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為戒鋒章。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

強兵以暴於天下者。物之所惡也。故必不得勝。

木強則兵。

物所加也。

強大處下。

木之本也。

柔弱處上。

枝條是也。

七十七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為天道章。

天之道。其猶張弓與。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

與天地合德。乃能包之。如天之道。如人之道。則各有其身。不得相均。如惟無身無私乎自然。然後乃能與天地合德。

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聖人為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

言唯能處位而全虛。預有以補無。和光同塵。蕩而均者。唯其道也。是以聖人不欲示其賢。以均天下。

七十八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為任信章。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

以用也。其謂水也。言用水之柔弱。無物可以易之也。

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以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為天下正。言若反。

七十九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為任賢章。

和大怨必有餘怨。

不明理其契。以致大怨已至而德和之。其傷不復。故有餘怨也。

安可以為善。是以聖人執左契。

左契。防怨之所由生也。

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

有德之人。念思其契。不念怨生而後責於人也。

無德司徹。

徹。司人之過也。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八十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為獨立章。

小國寡民。

國既小。民又寡。尚可使反古。況國大。民衆乎。故舉小國而言也。

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案什伯下。河上公注。本及各本俱有人字。

言使民雖有什伯之器。而無所用。何患不足也。

使民重死而不遠徙。

使民不用。惟身是寶。不貪貨賂。故各安其居。重死而不遠徙也。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人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無所欲求。

八十一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為顯賢章。

信言不美。

實言不質。

美言不信。

實言不質。

本在機也。

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

博者不知聖人不極。

無私自有唯善是與任物而已。

既以爲人已愈有。

物所歸也。

既以與人己愈多。

物所歸也。

天之道利而不害。

動常生成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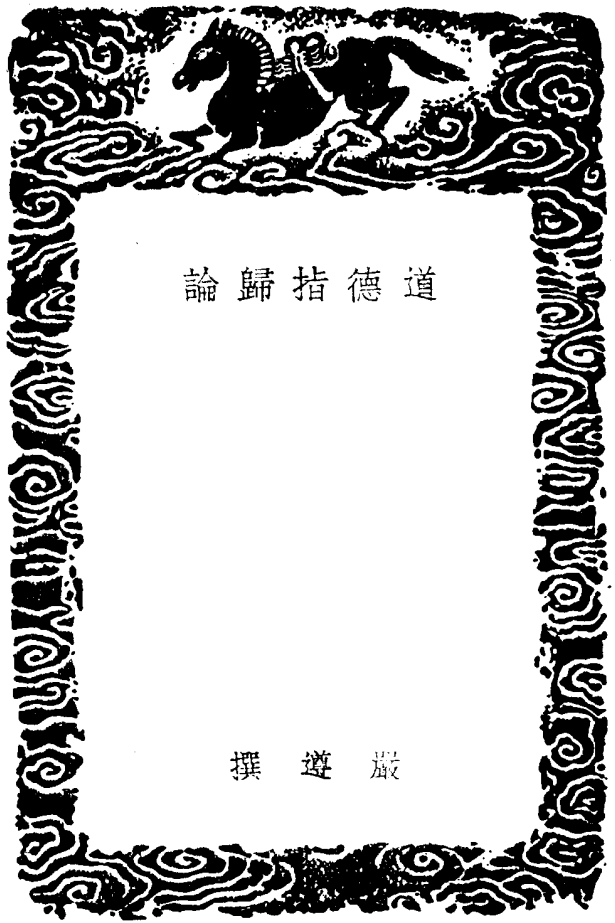
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順天之利不相傷也。

王弼老子道德經二卷。真得老子之學。蓋嚴君平指歸之流也。其言仁義與禮不能自用。必待道以用之。天地萬物各得於一。豈特有功於老子哉。凡百學者蓋不可不知乎此也。予於是知弼本深於老子而易則未矣。其於易多假諸老子之旨。而老子無資於易者。其有餘不足之迹。斷可見也。嗚呼。學其難哉。弼知佳兵者不祥之器。至於戰勝以喪禮處之。非老子之言。乃不知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獨得諸河上公。而古本無有也。賴傅奕能辯之。爾然弼題是書曰道德經。不析乎道德而一之。猶近於古歟。其文字則多誤謬。殆有不可讀者。令人惜之。嘗謂弼之於老子。張濬之於列子。郭象之於莊子。杜預之於左氏。范甯之於穀梁。毛萇之於詩。郭璞之於爾雅。完然成一家之學。後世雖有作者。未易加也。予既繕寫弼書。并以記之。政和乙未十月丁丑。嵩山晁說之鄭時記。

咸平豐曆有曰。老子道德經。治世之要。明皇解。雖燦然可觀。王弼所注。言簡意深。真得老氏清淨之旨。克自此求。弼所注甚力。而近世希有。蓋久而後得之。往歲續建寧學官。嘗以刊行。既又得晁以道先生所題本。不分道德而上下之。亦無贅目。克喜其近古。繕寫藏之。乾道庚寅。分教京口。復鑲板以傳。若其字之謬訛。前人已不能證。克焉敢輒易。姑俟夫知者。三月二十四日。左從事郎充鎮江府學教授熊克謹記。





論歸指德道

撰 遵 嚴

道德指歸論 序

嚴君平道德指歸論序  
 嚴君平者蜀郡成都人也姓莊氏故稱莊子東漢章和之間班固作漢書避明帝諱史之為嚴莊嚴亦古今之通語君平生西漢中葉王莽篡漢遂隱遁蜀和蓋上世之真人也其所著有道德指歸論若干卷陳隋之際已逸其半今所存者止論德篇因循其說約定為六卷而以其說目冠於端庶存全篇之大義爾谷神子序


道德指歸論 序

嚴君平道德指歸論序

長洲劉鳳子威撰

老子書計者無慮數千家獨河上公最著然其古於嚴君平矣君平生元成間與揚子雲同時蓋隱於卜筮其術道高絕才智淵蔚辨討微遠持論悠揚恣談洞變滅往知來與鬼神謀陰陽為使其為首與老氏無間故因其籍章以發歸趣以為道本於無無無之無是生於無未始之始是為太始體既無矣不得不虛既未有始莫之端倪惟無倪也故能周遍虛之極也復何所窮故原物之生始惟至柔至生之端剛者生之體莫也勢之充滿必始於虛柔為之本不失其初故天道下降地迥居卑川沖谷虛浮納數華王公執謙能下為貴以卑為高以後為先去奉去矜知雄守雌以是為國以是為身禍之所去禍之所存綿綿不絕為天下正重積善復惟悅與德為於無為事於無事故天地遂成萬物兼作長養一世合利四海無舉大功而名號歸

道德指歸論 序

之無傷善神而萬世為澤此君平之指而老氏之大要也入隨所舉以自為說故有以柔弱勝剛強而為兵權之論者取彼險武附於詐謀有以窮而為物而為申韓之刻者絕聖去智以愚齊民有以清淨無為而為蓋公之言者慎守其常用以寧一則曹承相輔漢一代之治是也有以谷神不死而為神仙長年之術者則推本柱下原於道也關尹書之知遠為玄談之宗然其所述皆老之支流非其全體老氏蓋廣其至是哉即六德固有益以為亂階者莊叟固云古之博大真人或而自著其道本管附之今欲與刻莊為一而且未可而况彼諸家者自為解也毫釐千里而何以訓誥為哉抑君平之書則大有類司馬季主者矣蓋昔懷道不仕敦實丘園上述天道下紀地理中極人事究觀遠古覽窮後世旁盡物情也洞幽晦識記未形與能凡庶故宋忠貴諷聞其言也抑心消志伏軾無氣而嚴天子端章其言抗論下肆巨君之亂貞不絕俗

清而不汙其為文也宏裕掩該合通標實靡靡  
纒纒條辨判析首尾溫粹即之也近充類也遠  
不以才雄而譽耀莫不以辭實理勝故超若  
千里騁駘旋庭中塵不出軌馭不逸軌而踐無  
遺地勝有餘巧若江海為物淹浸湯沃涸陵涸  
陳漸潤而不知其益若造化付形隨所充其其  
新不窮而機不可測難以釋訓為名故自為一  
家言其述亡者已六卷即所存可以無恨其少  
矣

風道德指歸  
余嘗讀君平座右銘曰疾形不能過彰大音不  
能掩抑然託陰則影無因常帶卑弱則福  
患無萌歎其深得老氏之旨後知君平有道德  
指歸探檢不得壬寅冬孝懷從趙玄度得之為  
讀一過大抵旁該六合內塞萬情測陰陽之用  
觀物類之變以歸合于玄同玩不能去手其  
為文往往以轉韻相叶似是從德策傳來又若  
無義無仁六合之內和合天親無節無禮四海  
之內親為兄弟則又三句首尾叶矣至于名身  
孰親孰無名之名數句王輔嗣準之以註睽之  
上九便稱妙解惜其前後致缺使大寶不完亦  
道固一大缺陷本序題谷神子不顯姓名是公  
武以為唐人馮那也瀟水沈士龍識

道德指歸論 題  
篇後善復為妖已上附之以正治國篇內諸  
之則語勢聯理亦諧暢惟民之機已下七篇  
都缺因後先檢算併其所合治人善為士二篇  
當自為學日益已下及所缺七篇始是君平下  
經而不出戶已前九篇循上經也更以河上三  
十七篇足之則君平上經又得四十六篇亦必  
有六篇合併始不肯說自耳至若陰八陽九之  
說雖林希遠謂非老氏本旨似有礙會乃其添  
沈玄首演倡宗風則亦玄元之素臣矣海鹽胡  
震亨識

道德指歸論卷之一  
漢嚴遵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莊子曰昔者老子之作也變化所由道德為母  
勃經列首天地為象上經配天下經配地陰道  
八陽道九以陰行陽故七十有三百以陽行陰  
故分為上下以五行入故上經四十而更始以  
四行八故下經三十有二而終矣陽道奇陰道  
偶故上經先而下經後陽道大陰道小故上經  
衆而下經寡陽道左陰道右故上經衆來下經  
覆往及覆相過淪為一形冥冥混沌道為中主  
重符刻驗以見端緒下經為門上經為戶智者  
見其經勃則通乎天地之數陰陽之配夫婦之  
配父子之親君臣之儀萬物敷矣

上德不德  
天地所由物類所以道為之元德為之始神明  
為宗太和為祖道有深微德有厚薄神有清濁  
和有高下清者為天濁者為地陽者為男陰者

為女人物類假受有多少性有精粗命有長短  
情有美惡意有大小或為小人或為君子變化  
分雖判判為數等故有道人有德人有仁人有  
義人有禮人敢問彼人何行而名號殊以至於  
於斯莊子曰虛無無為開導萬物謂之道人清  
靜因應無所不為謂之德人善愛萬物博施無  
窮謂之仁人理名正定處事之義謂之義人謹  
退辭讓敬以守和謂之禮人凡此五人皆樂長  
生尊厚德貴尚名任其聰明道其所長歸其所  
安趨務外馳或否或然變化殊方述號萬差德  
有優劣世有盛衰風俗異其民命不同故或有  
溟滓玄寥而無名或淡淵茫茫而稱皇或汪洋  
濤泥而稱帝或廓然昭昭而稱王或遠通參差  
而稱伯此其可言者也然而伯非伯而王非王  
而帝非帝而皇非皇而有非有而非非無千變  
萬化不可為計重累億萬不可為名何以明之  
夫易姓而王封於泰山禪於華父者七十有二  
君其有形兆坳坳焉不可識者不可稱言此

其性不同功各不齊者耶非也是故上德之君德而存神與化倫德動玄冥天下王之有見聞德歸萬物皆曰自然下德之君德而存神與化倫德歸萬物皆曰自然或見或聞德歸萬物復其天何故哉上德之君性受道之德妙命得其一精微性命同於自然情意體於神明動作倫於太和與合乎天心神無所思無所慮聰明玄遠寂泊空虛動若無形解若未生功若天地事如與見道形感志與道相得溟泮濛濛天下真知溟泮方外翔翔至遠陰陽爲使鬼神爲謀身與道上下無窮進退推移常與化俱故恬淡無爲而德盈於玄虛玄覽寂寥而化流於無極思不可量厚不可測善包大營澤及萬國知不足以倫其化言不足以辯其然天下味味嚼嚼皆蒙其化而德其和者此者元無絕而不知爲之者何誰也下德之君性受道之正氣命得一之中性命比於自然性情意幾於神明動作近於太和與合體於至德託

神於大虛隱棲於玄冥動及宗廟靜歸和平賦規矩旋鏡視方地隨天化與化爲常德盛洋洋溢萬方美德未形天下重靈四舞爲一湯湯玄默與民術仰與物相寧當此之時大道未分辭德未剖六合之內一人獨處其務損而不益其事修而不作所爲者約民致厚而忠信世和而寂泊水真爲稱積或稱爲盛服巨本爲廟廟廟穴爲室室主如天地民如草木被道合德恬淡無欲陰陽和洽萬物蕃殖無有制今字內宿伏泰未朱草勺樂並生神龍鳳凰與人相託甘霖降而不霖祥風動而不息無義無仁六合之內和合天親無節無禮四海之內親爲兄弟親而不和敬而不恭天地人物混沌玄通上仁之君性解領而清明皓白而博通心意虛靜神氣和順管領天地無不包乘親微得要以有知無養生處德愛民如子昭物遺愛靈應影隨經天之分明地之理別人物之宜聞和故不肯離亦之惡也秋玄之美舉內施王至外及人物承舉遺愛存下接絕扶微起切仁德復發有士傳嗣子孫不絕上禮之君性和而情柔心跡而志欲舉事則陰陽發順四時紀綱百變綱羅人心尊君若父早損臣子正上下明差等序長幼別夫婦令人倫備交友歸率德實事有差品物制者柔銷不器者削更俊游強強包乘風俗準以中行順心從欲以和節之追情崇性防隄非萌世弊俗使不得淫絕人所不能已強人所不能行勞傷神傷性事舉督煩得以治虎得以寧知故道避避避消亡大道遠絕仁德不與天心不洽四時失序萬物毀折萬物天傷父子有喪而天不爲之知遺棄樓而置不爲之化鐘聲啾啾而俗不爲之變沈沈非制而風不爲之移遲遲賢讓天下不信者亦休休天下不親離散賢賢賢天下不豫者執事君子不來夫何故哉辭賢賢親美而誠心不施故也是故帝王根本道焉元始道失而德天之德失而仁次

之仁失而義次之義失而禮次之禮失而亂次之此五者道之以一體而世主之所長短也故所爲非其所欲也所欲非其所得也不務自然而落小薄天體之爲事也中外相違華盛而實衰未隆而本稟凋落於忠惟輕於成信不及義德不遠仁爲治之未爲亂之元許爲所處衆爭所因故制禮作樂改正易服進退城儀動有常節先謙卑以明得失此道之華而德之未一時之法一隅之術也非所以當無窮之世通異方之俗者也故獨亂之所由生愚惑之所由作也何以明之莊子曰天地之虛因於事事應於變變無常時是以事不可預設愛不可先圖猶痛不可先摩而痒不可先折五味不可以升十和萃益不可以以尺寸調也故至微之微微不可言而至妙之妙妙不可傳忠信之至非禮之所庶飾而時和先後非數之所能存也故聰明博達智思四起設險之劍得陽之純明鬼神之道通萬物之理仰則見天之異俯則見地以然無有形兆自然獨存玄妙獨周空無間平易不致其冥冥暗天無所不有陶治神明不與之同道化天地不與之虛冥而不損收而不聚不曲不直不先不後高大無極深微不測上下不可思議旁流不可控度廣闊舒與豁然學生學生而不與之變化變化而不與之俱生不生也而物自生不爲也而物自成天地之外靈靈之內靈氣不同殊形異類皆得一以生靈得一之化以成故一者萬物之所聚而變化之至要也萬方之準繩而自變之權量也一其名也德其寬也無有其舍也無爲其事也無形其度也及其大數也和其歸也弱其時也故能持一于變不窮萬倫不失不能知其時吉特國者之守身者沒是故昔之得一日天之性得一之清而天之所爲非清也無心無意無爲無事以顯其性玄玄默然無容無式以保其命是以陰陽自起變化自正故能剛從運動以致其高清明大通暗白和正純粹真茂不與物察確

之異教民不休息至不止以此致非非所聞也此夫萬物之託君也德神明之居身而井水之在庭也水不可以有爲清也神不可以思慮也夫天地之間萬物並與不可以有事乎也是以大丈夫之爲化也體道抱德大虛通洞成而不缺有而若亡其靜無體動而無聲忠信致恐不知爲首玄默暗昧素高先損心棄惑不見威儀無務無爲若龍若蛇連體虛靈歸於無事因時處變不豫故然未微就微要與時推移取舍屈伸禍亂患咎求之於已百祥萬福無情於人得一篇

一者道之子神明之母太初之宗天地之祖於神爲無於道爲有於神爲大於道爲小故其爲物也虛而實無而有固而不見方而不矩絕絕忽忽無端無極不淨不流不止爲於不爲施於不與公其變化包分理無無之無始如之始無內無外混混沌沌茫茫泥泥可左可右虛無空清清淨爲主通達無流行便野萬物然天勃乾乾先輝萬物資始雲蒸雨施品物流行元首性命玄玄者若無不盡覆地之性得一之靈而地之所爲非靈也無知無識無爲無事以順其性無度無數無愛無利以保其命是以山川自起剛非自正故能性順柔直方和正廣大無疆深厚清靜萬物資生無不成狀神之性得一之靈而神之所爲非靈也也不思不慮無爲無事以順其性無計無謀無言無首以保其命是以清靜自起存亡自正故老能復壯死能復生困能復達廢能復榮變化不極反復不窮所爲非靈也不欲不求無爲無事以順其性不仁不義不與不施不保其命以實虛自起盛衰自正故能蒸山流澤以爲道德消消不息綿綿不絕暗暗洋洋倫遠無極以盈江海深不測侯王之性得一之正而侯王之爲爲非正也去心去志無爲無事以順其性去心去志無爲自應以保其命是以和平自起萬物自正故能

德道合德與天同則抱神復和包裏萬物歷飛  
 化物盈溢六合德攝天地明照日月制世俗  
 字內為一凡此五者得一行之與而不廢成而  
 不缺一而不一不滅夫何故哉性合自然  
 動而由一也是故使天有為動不順一為高得  
 卑為清得裂陰陽及網地紀和氣隔塞三  
 光消滅雷運文作萬物皆失使地有為動不順  
 一為直得枉為望得陰山川崩絕則不卷折氣  
 化不運五行毀缺百枝枯槁羣生疾疫使神有  
 為動不順一為違得因為望得欲變化失序端  
 帝消竭羣靈者亡地張者殃使谷有為動不順  
 一為有得亡為望得得虛實反覆虛浮不入侯  
 王有為動不順一為貴得賤為正得亂擾述  
 或事由已出百官失中喪其名實萬民不歸天  
 地是絕凡此五者性命淳美變化則極進退屈  
 伸不離法式得一而存天一面況况乎非聖人  
 而王萬民庶法式而任其心者哉是故天人之  
 道物類化變為象者象為象者皆為高者卑為  
 明於有無及於太初無以身為故神明不釋無  
 以天下為故天下與之俱夫何故哉因道而動  
 備一而行道之至教一之大方變化由反和融  
 為常起於否為存於亡天運生於太和和  
 生於虛冥

道德指歸論 卷一

成者敗之者利之者等處其反者得其理  
 為所求者失所欲是以貴者王王勢在民上得  
 尊天下澤連萬物德懷四海道之所祐天之所  
 助萬物所歸鬼神所其屬身起節自謂孤寡處  
 卑守微躬涉勞苦損心挫志務謀民下不為貴  
 故損民之命不為高故常在民上不欲也故無  
 所不有也故無所不享萬物紛紜身無所  
 與故能為之本非獨王通萬事然矣夫工之造  
 與也為圓為方為短為長為曲為直為機為積  
 終身操機卒不為與故能成與而今可行也夫  
 王之為物也微以寡而石之為物也巨以眾  
 故賤者貴王之與石俱生一類眾之與寡或  
 求或棄故貴賤在於多少成敗在於為否是以  
 聖人為之以反守之以和與時俯仰因物變化  
 不為石不為玉皆在玉石之間不多不少不貴  
 不賤一為網紀道為相幹故能專制天下而威  
 不可勝全活萬物而德不可量貴而無愛賤而  
 無患高而無殆卑而愈安善於反覆歸於玄默  
 非已經得失身容名榮人傳業中士之所道  
 上士之所廢也閑居思強誠萬物故偽備非  
 虛言名實趨避進退升降跪集治閉門之禮偶  
 時俗之際傾側俯仰務合當世治富順貴下眾  
 耳目獲尊榮能流俗是則此下士之所廢而中  
 士之所棄故規矩不相容殊性雖相安賢聖不  
 為匹思智不為羣大人棄結淡小人欣於戚戚  
 堂堂之業不輸於東庶棲棲之事不悅於大夫  
 夫鳥獸並與各有所趨羣士經世各有所歸是  
 以損聰明棄智慮反具歸朴遊於太素輕物傲  
 世卓爾不為喜怒不嬰於心利害不接於意貴  
 賤同域存亡一度動於不為覽於玄妙精神平  
 靜無所執抱德含和神然反化大聖之所尚  
 而上士之所務中士之所取論而下士之所大  
 笑也是故中士所聞非至美也下士所見非至  
 善也中士所取下士所笑乃美善之美善者也  
 夫陳大言督至論表自然窮微妙則中士眩而  
 下士笑言游說生息自愛起福與利成功遂

七

事則中士論而下士覺彼非真因而惡言買禍  
 而毀福也性與之通情與之反若處實果聽  
 九天遠遠絕滅不能見聞而已矣故聖人建言  
 日有之有之者言通之難知惟慎自然之歸以  
 統萬方之指若能之非庸庸者之所能聞也  
 夫何故哉聖人之道深微浩遠魁忽忽冥冥  
 昭昭虛無寂治萬物以往繼繼高大有形象  
 窮而極之則知不能存也而約之則口不能  
 言也推移離散則書不能傳也何則道若退  
 亡道若存欲治天下遠及其身輪為虛戶虛為  
 道門泊為神本家為和根為氣容微為事工  
 居無之役在在之前兼指天下先有其身兼神  
 積和以治其心為身主身為國心天下應之  
 若性自然是故夷道若顯使正玄起除其法物  
 去其分理從民之心聽其所有滅其文章平其  
 除阻折開破使自止壞城散獄使民自守  
 休卒偃兵為天下市萬方往之如川歸海德如  
 豁谷不施不與不愛不利不處不去無為而思  
 於無朕動而無聲為而無體成德不可見功業  
 不可說禍生於冥冥禍生於冥冥故治而然長  
 謂至巧萬物生之莫知所以勉而成就故長  
 久是以大音希聲告以不言言於不言神明相  
 傳然不動天下大通無聲而萬物歸無音而  
 萬物唱天地人物無則俱和若寄居身大象無  
 形大狀無容進而萬物皆退而萬物長天地與  
 之俯仰陰陽與之屈伸功之象之若影隨形是  
 知道虛無實德無功高無聲而天下不以  
 為大德獨四海而天下不以為貴光耀六合而  
 反芒昧夫何故哉道之為化也始於無終於未  
 存於不存而不可動而萬物成靜而天下遂  
 也

道德指歸論 卷一

流不仁而深厚長育羣生為天下母大白青  
 常如驚恐無制而勢隆無者而權重德文造化  
 與天下為友出入白黑不為美好逐功功名乃  
 長昭昭盛德之人敦敦性性若似不足無形無  
 容簡清易性化為童蒙無為無事若蒙若蒙身  
 體居一神明于之變化不可見喜欲不可聞若  
 閉若塞獨與道存連德若倫無所不成豈民耳  
 目歸民神明絕民之欲以益民性滅民之樂以  
 延民命損民服色使民無爭樂民心志使得安  
 寧實真若論為民玄則生之以道養之以德  
 之以精神和之以法式居以天地照以日月  
 以陰陽食以水穀制以無形繫以無極天下  
 嗚呼不宥靡宇內虛空萬物蕃殖若非其功而  
 非其德大而似小醇而似薄大方不矩無所不  
 包方於不方直於不直無所不包無所不  
 方不直萬物自得不直不方天地自行在為之  
 陰居否之陽和為中主分理自明與天為一與  
 地為常是故大器晚成無所不有變於無形化

九

<p>道德指歸論卷之二 漢嚴遵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p> <p>道生一篇</p> <p>有虛之虛者開等受無然者而然不能然也 也有虛者開等受無然者而然不能然也 有無之無者神明不能改造有存者而存不能 存也存者無者無之無者無者無者無者無者 也故虛之虛者生虛虛者無之無者生無無者 無者生有形者故謂有形之徒皆屬於物類物 有所宗賴有所祖天地物之大者人天之大夫 天之神人也形因於氣氣因於和和因於神明 神明因於道德道德因於自然萬物以有故使 天為天者非天也使人為人者非人也何以明 之莊子曰夫人形何所取之聰明感應何所 得之變化終始孰為之由此觀之有生於無 實主於虛亦以明矣是故無無始不可存無 無形無聲不可聽視無無授不可言道無無 無之無始未始之始萬物所由性命所以無有</p>	<p>道生一篇</p> <p>有虛之虛者開等受無然者而然不能然也 也有虛者開等受無然者而然不能然也 有無之無者神明不能改造有存者而存不能 存也存者無者無之無者無者無者無者無者 也故虛之虛者生虛虛者無之無者生無無者 無者生有形者故謂有形之徒皆屬於物類物 有所宗賴有所祖天地物之大者人天之大夫 天之神人也形因於氣氣因於和和因於神明 神明因於道德道德因於自然萬物以有故使 天為天者非天也使人為人者非人也何以明 之莊子曰夫人形何所取之聰明感應何所 得之變化終始孰為之由此觀之有生於無 實主於虛亦以明矣是故無無始不可存無 無形無聲不可聽視無無授不可言道無無 無之無始未始之始萬物所由性命所以無有</p>
<p>所有者謂之道道虛之虛故能生一有物混沌 恍惚居起而無不發而無不止陽而無未陰而 無與既無上下又無左右通達無礙為道混沌 惟虛空虛包果未有無形無名在茫混混混 沌沌冥冥不可措之工於聲色臭之與此指之 無謂得之無有清洋無窮不可論論滿然大同 無終無始萬物之虛為太初首者故謂之一一 以虛故能生二二物並與妙妙微生生存存 因物變化清洋無形生息不衰光耀玄冥無窮 無存也果天地莫觀其元不可逐以聲不可述 以形謂之神明存物物存去物物亡智力不能 按而成德不能運者謂之二二以無之無故能 生三三物俱生渾渾茫茫視之不見其形聽之 不聞其聲得之不得其緒望之不見其門不可 於度不可測重冥冥實實清洋堂堂一清一濁 與和俱行天人始未有形朕斯焉根繫於一 受命於神者謂之三三以無故能生萬物清濁 以分高卑以陳陰陽始別和氣流行三光逆奉</p>	<p>所有者謂之道道虛之虛故能生一有物混沌 恍惚居起而無不發而無不止陽而無未陰而 無與既無上下又無左右通達無礙為道混沌 惟虛空虛包果未有無形無名在茫混混混 沌沌冥冥不可措之工於聲色臭之與此指之 無謂得之無有清洋無窮不可論論滿然大同 無終無始萬物之虛為太初首者故謂之一一 以虛故能生二二物並與妙妙微生生存存 因物變化清洋無形生息不衰光耀玄冥無窮 無存也果天地莫觀其元不可逐以聲不可述 以形謂之神明存物物存去物物亡智力不能 按而成德不能運者謂之二二以無之無故能 生三三物俱生渾渾茫茫視之不見其形聽之 不聞其聲得之不得其緒望之不見其門不可 於度不可測重冥冥實實清洋堂堂一清一濁 與和俱行天人始未有形朕斯焉根繫於一 受命於神者謂之三三以無故能生萬物清濁 以分高卑以陳陰陽始別和氣流行三光逆奉</p>

<p>道德指歸論 卷二</p> <p>道生一篇</p> <p>有虛之虛者開等受無然者而然不能然也 也有虛者開等受無然者而然不能然也 有無之無者神明不能改造有存者而存不能 存也存者無者無之無者無者無者無者無者 也故虛之虛者生虛虛者無之無者生無無者 無者生有形者故謂有形之徒皆屬於物類物 有所宗賴有所祖天地物之大者人天之大夫 天之神人也形因於氣氣因於和和因於神明 神明因於道德道德因於自然萬物以有故使 天為天者非天也使人為人者非人也何以明 之莊子曰夫人形何所取之聰明感應何所 得之變化終始孰為之由此觀之有生於無 實主於虛亦以明矣是故無無始不可存無 無形無聲不可聽視無無授不可言道無無 無之無始未始之始萬物所由性命所以無有</p>	<p>道生一篇</p> <p>有虛之虛者開等受無然者而然不能然也 也有虛者開等受無然者而然不能然也 有無之無者神明不能改造有存者而存不能 存也存者無者無之無者無者無者無者無者 也故虛之虛者生虛虛者無之無者生無無者 無者生有形者故謂有形之徒皆屬於物類物 有所宗賴有所祖天地物之大者人天之大夫 天之神人也形因於氣氣因於和和因於神明 神明因於道德道德因於自然萬物以有故使 天為天者非天也使人為人者非人也何以明 之莊子曰夫人形何所取之聰明感應何所 得之變化終始孰為之由此觀之有生於無 實主於虛亦以明矣是故無無始不可存無 無形無聲不可聽視無無授不可言道無無 無之無始未始之始萬物所由性命所以無有</p>
<p>道生一篇</p> <p>有虛之虛者開等受無然者而然不能然也 也有虛者開等受無然者而然不能然也 有無之無者神明不能改造有存者而存不能 存也存者無者無之無者無者無者無者無者 也故虛之虛者生虛虛者無之無者生無無者 無者生有形者故謂有形之徒皆屬於物類物 有所宗賴有所祖天地物之大者人天之大夫 天之神人也形因於氣氣因於和和因於神明 神明因於道德道德因於自然萬物以有故使 天為天者非天也使人為人者非人也何以明 之莊子曰夫人形何所取之聰明感應何所 得之變化終始孰為之由此觀之有生於無 實主於虛亦以明矣是故無無始不可存無 無形無聲不可聽視無無授不可言道無無 無之無始未始之始萬物所由性命所以無有</p>	<p>道生一篇</p> <p>有虛之虛者開等受無然者而然不能然也 也有虛者開等受無然者而然不能然也 有無之無者神明不能改造有存者而存不能 存也存者無者無之無者無者無者無者無者 也故虛之虛者生虛虛者無之無者生無無者 無者生有形者故謂有形之徒皆屬於物類物 有所宗賴有所祖天地物之大者人天之大夫 天之神人也形因於氣氣因於和和因於神明 神明因於道德道德因於自然萬物以有故使 天為天者非天也使人為人者非人也何以明 之莊子曰夫人形何所取之聰明感應何所 得之變化終始孰為之由此觀之有生於無 實主於虛亦以明矣是故無無始不可存無 無形無聲不可聽視無無授不可言道無無 無之無始未始之始萬物所由性命所以無有</p>

我無言而天地無為天地無為而道德無為三者並興進相乘和氣洋溢太平滋生人物佳處字內是謂福門以開天下家世無難事不親吉凶知故望泰自然大通家後神明之精人有聖智之功當此之時主知天地民如嬰兒欲主之德食主之和陽出陰入與道卷舒若父在上若有若無天下惘惘味味喑喑不知若彼無為若雖生而不喜死而不憂問問轉轉性命有餘真無非之禍福自來夫何故哉人主不言而道無為也無為之謂不言之機在於精妙處於神微神微之始精妙之宗生無根器出入無門常於為否之間時和之元故可聞而不可顯也可見而不可聞也可得而不可傳也可用而不可言也柄而推之要而歸之易為智者陳難為淺聞者言也何則廣大深遠而眾人莫能及也上而若及而眾人莫能入也淡淡澹澹而世人莫能聞也官官冥冥而俗士莫能行也

各身狀現篇

無名之名生我之宅也有名之名喪我之孽也無貨之貨養我之福也有貨之貨喪我之賊也是故其與其身至建榮名為之行之力之勞之強迫性情以損其神多積貨財以儉益情亡之道貨名俱終故神明不能活天地不能全也夫何故哉道德之化天地之數一陰一陽分為四時離為五形給為羅網設為無窮萬物之性各有分度不得相干造化之心和正以公自然一舉正直平均無所愛惡與物通同則長續短損益盈虛不足者養有餘者養食勿多積自遺禍然不足不止利心常起智以詐愚強以大取自然均之名利歸主失之而棄得之而喜一登一愛魂魂浮游一憂一喜神明去矣身死名滅禍及子孫故名利與身若炭與冰形性相反勢不俱然名譽體軀身存世者天下無之是故按心循意用情事神風夜起修德修德治難受福眾庶利事立功勵身起節以顯榮名是相所以有身而益所以亡身也物勵力志飢飢飽寒暑

我性之所稟而為者若道德也其所假而生者神明也其所因而成者太和也其所託而形者天地也凡此數者然我而太和不能然也故法法莫宗乎道德德者天高乎神明明者德真莫廣乎和和者明莫大乎天地道德神明常生不死清濁和而變化無窮天地之運存而難亡陰陽之事動而難終由此觀之禍福於死福極於生是以聖人上原道德之意下察天地之心崇高顯榮吉祥德澤潤浩大享尊榮則極莫大乎生萬物陳列奇珍珍寶金玉珠璧利源得巨莫大乎身稱世之財國之工絕避天地傷害我身莫大乎名生備長遠因民貧困救濟精神使心多欲叛天違道爭為盜賊天下不親世多兵革一人為之傷敗萬國主死民亡物象其遺莫大乎皆故得之與亡或病或利得各得貨道德不居神明不留大命以絕天不能故失名失貨道德是也神明是助名顯自然富配天地故綱身大名亦可與論至道也輕身重國未可與論也夫

敗危欲滿衣食不進口腹迎朝送夜被服象屏精奔神馳汲汲不止連連于榮多入為有危身以寧貨積神亡禍患自來禍亡俱至則是有福以亡禍來利以去利故成敗之事在為與否存亡之道在去與來是以知足之人體道同德絕名除利立我於無身養物而不自生與物而不自存信順之間足以存神室家之業足以終年常自然故不可假虛虛無故不可中細名輕物故不可污欲不欲故能天榮知止之人貴為天子不以狂志貪虛虛不以幽神進而不以為顯退而不以為卑窮無福無德無德不為有罪不為有功不求不辭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神明是通動順天地故不可危祭利具善故能常然是以積福而不積神固而不脫如天地照如日月既精且神以保其身知足而止故能長存此謂道名而我名隨進利而利我退者也

太和無為而萬物自理或繁根而生或無足而走或無耳而聽或無口而鳴或無目而視或無鼻而嗅或無心而思或無神而靈或無性而化或無情而感或無智而明或無德而尊或無道而貴或無義而和或無禮而安或無信而通或無忠而信或無孝而親或無悌而睦或無節而守或無廉而潔或無恥而恥或無勇而戰或無怯而怯或無貪而廉或無嗔而和或無妒而平或無怨而寬或無德而尊或無道而貴或無義而和或無禮而安或無信而通或無忠而信或無孝而親或無悌而睦或無節而守或無廉而潔或無恥而恥或無勇而戰或無怯而怯或無貪而廉或無嗔而和或無妒而平或無怨而寬

故陰之至也地裂而水凝清風颳冽霜雪嚴凝魚鱉蟄伏萬物死矣當此之時處溫室臨墮穴重孤格裝垂瀟瀟不能舉也及至定神安精神體勞形則是理汗流精氣不出空腹有餘身矣陽之至也煎石爛石飛鳥絕水蟲蒸萬物枯槁江湖消竭當此之時入流清氣出衣縮縮極高意服寒石猶不能任也及至解心釋意託神清靜形捐四海之外游志無有之內心平氣和涼有餘矣夫知故之為術也治人事者形德起天地功配陰陽及其生亂也發於無形起於無聲與政舍舒與化推符得人如黑漆人若陰翳皆應言彰不形形為之愈亂治之益煩明智不能領厥刑不能禁是無為者有為之君而成功之主也政教之元而變化之母也其餘禍亂貪嗔之勝寒而靜之勝暑也是以聖人去智去慮虛心專氣清神固應則天心順地之意政舉化流如日之光福隨前滅若雲之除天下累之無所不為萬物之無所不事

民如嬰兒來來不知所求法法不知所之其用不窮此而不衰不磨自有食不載自有衣者則解於樞矣則雖於義無有忌諱與處居彼彼含哺相隨而進主有徐德民有徐財化萬物無所不為光景不見獨玄有奇天地人物與之俱化乘空載虛與道併觀度四海周流六虛浩洋無窮休息主無天何故哉直而若屈正而若枉世主為於天下為於世主為於天下為於故不郊祀而天心和而隆而正四海故曰大巧若拙天道自早無律曆而陰陽和無正朔而四時節無法度而天下賓無貨財而各貨得隱武藏賦無所不勝乘指戰伐無所不克無寬令而民自正無文章而海內日明無符璽而天下自信無度量而萬物自均是以處而若甜得之者喪無鐘鼓而民娛樂無五味而民食甘無服色而民美好無爵祿而民多盈夫何故哉因道任天不事知故使民自然也天地之道一進一退而萬物成速變化不可閉塞龍伸不可降蔽

天下有道篇  
人之生也命於君君之立也命於民君得道也則萬民昌君失道也則萬民喪萬民昌則宗廟顯萬民喪則宗廟傾故君者民之源也民者君之根也根傷則華實不生源涸則流沫不盈上下相保故能長久是以世主得道守內不搜諸侯領服百室羣喜四海同風兵革不起微得之人無所劫其言果壯之士無所施其功聰明辨智隨澤而耕耕驥驥驥與與而作天下安則各樂其業世得厚民人專一總讓而反總耕而舍天心和洽萬物豐熟嘉祥屢降吉符並集并天降福世主道德也天子失道諸侯不朝諸異各別法制外四方背叛力攻相攻眾兵爭推弱為強強者為君是以天下進將士砥礪甲兵懸烽烈火四圍相望深恐大詐謀於廟室作變生奇結連橫輕車易騎與敵相當士馬生卸歷年不運化高詐力攻當自當此之時師喪天馬不追親戚奔命先至當食我菜食夫

生而為宰庸僕之徒而為賊百姓能財殫力竭長後其後久而不息時念歸家悽愴猶想親老涕泣於外慈父慈母憂傷心肝驚氣志摧折於內士宰推頭結頸骨蒸露瀝於中野者不可勝計道路憤憤皆為孤子思慕嗚呼痛且起何罪秦天遺維此化化者無天切惟無父悲慟悲痛不明而發大者為中者為幸上下相讓中外相保非有血脈親如兄弟總苗為旌穿地為鼓擊兵使械趨行案伍常集戰陣意謀其主至精相感氣化相動是以天地鈴結陰陽隔阻星辰散亂日月關鎖詐逆萌生災變並發非天降禍世主無道天遺天之禍命繼先聖之後世為天子富有四海尊尊極真與比列布衣麻衣而天下以為好食饕餮而天下謂之羨嗟世化俗猶風之靡草民之從化猶魚之赴水不務崇道廣德脩身正己憂勞元元以承祭祀光顯祖考業傳子孫與神明明乎與天地相保及以駭者取者求勢不止道

唯神是乘身存名榮久而不殆天下歸之無有不制

不出戶庭  
道德變化陶化元首聖受性命乎太虛之域玄冥之中而萬物混流始焉神明交清濁分太和行乎萬物之野凝妙之中而萬物生焉天圓地方人欲賦草木種根流鳥羽物以族別類以華分尊卑定矣而吉凶生焉由此觀之天地人物皆同元始共一宗祖六合之內宇宙之表連屬一體氣化分離縱橫上下剖而為二判而為五或為白黑或為水火或為酸醜或為微利人物同類或為此壯凡此數者幾為兄弟殊形別類利害相背萬物不同不可勝適合於喜怒哀於死生性情同生心意同理何以言之莊子曰一人之身俱生父母四支九竅其賦不同五臟六腑各有所愛上下不相知中外不相親頭足為天地所履為四海所履肝腸腸越眉目為春楚若不同生異類殊體動不相因靜不相待九

天注地無不交傳是以不言之士相悟而起經集深入先刻為右取人遠至其與之交焉雖朋輩中外不恃身死固亡宗廟崩潰可欲之故非天下之罪也是故威勢尊龍前私民上居院殿榮耀益天下而不知足者狼狽之具而危亡之大敵也夫道德神明陶冶變化已得為人保合精神而有天形動作便利耳目聰明遊於昭曠之域聽聽天地之間上觀自然之法式下察古將之得失鑿井而飲耕田而食養養生子與命相極是足之足者何況乎萬乘之王千乘之君或可足亦明矣故不在於道也利心常起貪人壞土飲人財寶業并不休增加不已有進患之大數而得咎之至要也自今及古飛鳥走獸合氣有類之屬未有不欲得而食其性命者也故居君者為虎居虎者為鼠名在青雲之上身處黃泉之下居牛馬之位者無牛馬之患託大羊之利者無大羊之咎是以得道之士建心於足跡志於止辭讓讓勢孤特獨處相兼萬物

天之上黃泉之下未足以喻之然而頭有疾則足不能行胸中有病則口不能言心得所安則耳目聰明神調利百節輕便者以同形也人生動於通則人物應於遠人物動於此則天地應於彼彼我相隨出入無門往來無聲天地之開虛靡之中運道廣大物類相應不失定者同體故也是以聖人不出戶上原父母下捺子孫危寧利害反於死生之說察於是非之理通於利害之元達於治亂之本以己知家以家知彼事得其利物得其紀知所之謂知所守道德為天神明為母清靜為師大和為友天下為家萬物為體觀彼知己己知彼心不放生志不放舉業猶知故絕三三五因而不作廢居完處不殺保類不食生草木未成不服時終不以天地人物各保其有天原未兆之時性命所來精神所由血氣所始身體所基以知實生於虛有生於無小無不入大無不包也本我之生在於道德守而末育所以成形成至於出冥以知深

欲誠妙和弱潤滑之大道也無知無識無為無事之有大功也視之為嬰兒至於壯大有知以觀之生剛強之生強小之生大短之生長鳥之生壽之生明也嗚呼嗚呼神以知始為益益為損元進為退退為進退相為禍始禍為福先也上陵仰阪阻阻過陰形或嗚呼勞而靜處則神平氣和中外相保以知清靜虛無無為變化之大功也四肢九竅超移外魂異能殊形皆原一心以知百方萬物利害之變皆生於主指之天地也古今動不相遠以知天地之道畢於我也故家者知人之本根也身者知天之淵泉也觀天不由身觀人不由家小近大遠小知大迷去家出戶不見天下去身魂歸不知天道其出愈遠其知益少周流四海其述益甚求之益大功效益小不視不聽求之於己天人之際大道畢矣故聖人不見一家之好惡而命萬家之幸無有千里之行而命九州之號足不上天而知九天之心身不入地而知九地

道德指歸論卷之三

道德之化變動虛玄蕩蕩然此此無形清淨恍惚渾沌無端視之不見聽之不聞開導稟授無所不存功成遂事無所不為無為之為萬物之根由此觀之不知之知知之祖也不救之救救之宗也無為之為為之始也無事之無事之元也此此數者神明所因天地所歸玄聖所道處士所傳也速仁義薄薄性命不其不視大道動順其心自始知故漸漸變思情意多欲神與物連深誦連耳大論道心非道道知上功貴名是以作術治教陰陽判判人事離散祖宗浮提網紀天經緯陰陽判判人事離散祖宗浮提變化既萬方轉移風俗傾正散散改正易履萬事盡彰禮教恭慈間以生升降進退歸象超翔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分弁並爭與爭儀文以辨相謝以巧相勝羣羣毛起益以無窮是以

之變陰陽進退四時變化深微隱匿實冥之事無所遺之何則審內以知外原小以知大因我以然彼明近以喻遠也故聖人之為君也猶心之於我我之於身也不知以因道不欲以應天無為以道世無事以養民玄玄默然使化自神上與神明同異下與萬物同心動與之反轉與之存空虛寂泊使物自然

天下育本去根鬱未歸文博學深問家知戶賢善者操聖以立君臣同意者無能而官異心者功大而亡是以天下歸歸不違其規道習縱橫務順其君故和五味以養其口肥香甘脆不顧養生愛五色以養其目玄黃織紗不計民貧兩五音以養其耳極鐘律之功不憂世淫高臺榭廣宮室以養其意不懼民窮說聘回微以養其志多復其上不順天心凡此數者非以為善務也以悅其君也天下相放養偽備養消滅和陸長暴之原浸以為俗巧利為賢損民大命以增民勞傷人美性以益民煩當此之時給谷與君四海各主專名貴勢強大為右忿爭相踰力正任武強者拘弱服者制舉以亂代治以非國是巨然其君子弑其父爭之愈大其之能守者甚眾得之者無道路悲憂重言軍旅詢詢警警至相烹煮夫何故哉節文益事務以相序也是以聖人釋仁去義歸於大道絕智廢教求之於已所言日微所為日寡消而滅之日夜不止已

以大異使民無事或天災事天下自己損之損之使知不起過名亡身保我精神來道德之要固存亡之機不為事主不為智師若無人至

之極無益於勝使日下之民皆執禮易通詩書明律比知知各家一吏里一令一會一庫

道德神明清潤太和而為體物以形形之所託矣矣榮不親其壽之曰生生之為

之命內慈父母外絕名利不思不與不與求得往來體和變願離於人不與時爭此治



則以有知無由人識物物類之無者生有虛者  
 生有見微知著始觀非有巧能自然之物  
 聖人因之與天周旋故知知以太虛之虛無  
 所不察知德以至無之無無所不投道以無為  
 之為品於萬方而無首德以無設之設遠萬物  
 之形而無事故能陶性命治情慮造志欲化萬  
 事何謂性命情志欲所集於道而成形體萬  
 物殊類人物男女聖智勇怯小大倫短仁廉貪  
 酷強弱輕重聲色狀貌精粗高下謂之性所授  
 於德貴賤貧賤天善苦樂有宜不宜謂之天命  
 遺遺君父天地之勤逆順昌衰存亡及我謂之  
 遺命萬物陳列吾擇有事舉錯廢置取舍去就  
 吉凶來禍福至謂之隨命因性而動後物感密  
 愛惡好憎驚恐喜怒悲榮憂志進退取與謂之  
 情因命而動生思慮定計謀決安危通萬事明  
 是非別同異謂之意因於情意動而之外與物  
 相連常有所悅摯摯倘福功名所述謂之志  
 注命適情意牽於味類於萬事而難辭  
 以處太和以存清以上積濁以下棄天以之圖  
 地以之方陰得以陰陽得以陽日月以照星辰  
 以行四時以變化五行以相勝火以之熱水以  
 之寒草木以柔金石以剛味以甘苦色以玄黃  
 音以高下變以縱橫山陵以滯風雨以行鱗者  
 以許羽者以翔翫以之走人以聰明殊類異族  
 皆以之存變化相背以之亡萬天殊狀水土  
 異形習俗相違利害不同容貌說認意欲不通  
 陰陽所不能及日月所不能明皆以之始皆以  
 之終開口張目屈伸俯仰之頃喘息之間  
 神所經歷心意所存思榮所加離離所化無所  
 不導無所不為生之而不以為貴為之而不以  
 有求長之而無以為有天下迷莫莫之能知或  
 曰道德天地之神明也天地道德之形容也何  
 以明之道德包萬天也莊子曰夫天地有類而  
 道德無形有類之徒莫不有數無形之物無有  
 窮極以有數之物託於無窮者草木上辰星  
 離天不足以為窮而謂之不然則是不通乎有

之欲凡此六者皆原道德千變萬化無有窮極  
 唯聞道德者能順其則性情命高可變易性  
 靈命下可損可益若得根本不滯有無是故天  
 地人物含心包核有類之屬得道以生而道不  
 有其德得一而成而一不其福萬物學而貴  
 之親而愛之而無報其德夫何故哉道高德大  
 深不可言物不能富貴不能專無為物無以  
 物為非有所迫而性常自然故道之為物覓之  
 無戶察之無門指之無體象之無容意不能盡  
 而言不能通萬物以主不為之損萬物歸之不  
 為之盈上下不窮廣大無涯消息虛謂不可度  
 皆遊於秋毫以為少包萬天不以為多青  
 紫光耀不為易志幽冥枯朽不為變化運行並  
 施無所愛好惡受性命無所不為德流萬物而  
 不可復想結滯絲而不可歸聽足天下而不費  
 成功遂事而不衰其於萬物也豈直生之而已  
 哉生之先而後之既而後之又其其其其其其  
 而始之而後之既而後之又其其其其其其  
 無相包虛實相合循氣之辨不親巨萬之有  
 降也蟻風藏於表福不知和邑之多人也是故  
 宇宙之外營域之內拘以無禁束以無制安危  
 消息無有中外交同風共指和順仰制全活按好  
 靡有傷敗百祥萬福道為之基功玄事莫不聞  
 於世天下莫見焉而不廢

天下有始篇  
 大道之為物無形無狀無心無意不忘不念無  
 知無識無首無向無為無事無慮無滯無恍惚清  
 靜其為化也變於不動動於不反以生復覆  
 以生反有以生無無以生有反復相因自然是  
 守無為為之萬物與夫無事之萬物逐矣是  
 故無為者道之身體而天地之始也無為微妙  
 周以容矣清淨安詳無不制矣生息聰明巧利  
 察矣通達萬方無不說矣故曰有為之元萬事  
 之母也聖人得之與物反矣故能達道之心通  
 天之理生為之元開事之戶因萬方之知窮象  
 口之辨盡異端之巧竭百家之伎王道人事與

辟化轉因之俗之終而復始變化忽然道神使  
 鬼形於無形事無不理窮於無窮極乎無有以  
 能離後復反其母既獲又反為天下本遊於玄  
 冥終身不殆故能塞其聰明閉其天門開之以  
 舌鏡之以心非時不動非和不然國家長久終  
 身無恙夫何故哉不罷之開與天同德不親之  
 見與天同明不言之化與天同德不為之事與  
 天同功所守者要所然者詳道德之明不蔽而  
 天地之應達通故能響應影隨照物不窮為福  
 元始為化祖宗周流蔓延滄於大中身存物順  
 天下不勤故力視損明力聽損聰疾言阻德功  
 傷敗功是故口以大開耳目急張知故並起萬  
 物孽毒奮心揚慮顯達功名名成功遂禍至福  
 終動惟天網靜陷地殃神明不能祐造化不能  
 生無人歿命國家以畏是以聖人退為之為去  
 事之要期於未元素於玄妙聽作未開明作未  
 見而身未動朕亦未判昭然獨觀無形之變通  
 則心不能自有而何天地之所造陰陽之所生  
 然也天地擇自然而為智巧則身不能自生而  
 何變化之所包何萬物之所能全故虛無無為  
 無知無欲者道德之心而天地之志也清靜致  
 象無為因應者道德之勤而天地之化也何以  
 明之莊子曰道之所生天之所與始於不始  
 生生於不生存存於不存亡於不亡凡此數  
 者自然之驗變化之常也故人之動作不順於  
 道者道不祐也不順於德者德不助也不順於  
 天者天不覆也不順於地者地不載也夫道德  
 之所不祐助天地之所不覆載此禍患之所不  
 達而福德之所不迫也是以玄聖處世自過把  
 通提聖明順道本德象知千身風志憂畏唯  
 恐蹉跌故勉於巧不巧之巧務於明不明之明  
 信順柔弱則辨而食常於止足歸手無名戰戰  
 惴惴恐失自然思至天地禍及人民是以吉祥  
 之應福德之至如影之於形響之應聲非有期  
 會故若俱生是故大道其化無形若道而

於無求達於無境毫毛之惡不得生赫赫之患  
 不得至為之行之絕言放處積柔體弱反於無  
 識謀謀求與神同化無敵之不勝無事之不  
 為知力不得加天下不得謀治人理物與陰陽  
 配內用其光而外不遠衣食耕獲桑織有餘備  
 持禍消人給家贍心不載求不望買貧不幸  
 富微微尊德內外不迫奉上養下人道盡備復  
 歸其內神明不耗繫情固畜不敢以為智如江  
 海與天同德絕滅三五苦之以事填而塞之使  
 不可識為智為聖與天地同為玄為默與道窮  
 極去內離外道患廢滅洋德載和無所不赴故  
 人能入道亦入人我道相入喻而為一守靜  
 致虛我為道室與物俱然混同審反初歸始  
 道為我哉

行於大道篇  
 道德不為智巧故能閉守天地造化陰陽而天  
 地不能欺也天地不為智巧故能合吐變化枝  
 主草頌而萬物不能迷也道擇自然為智巧  
 近若睞而明乎夷而無機要而動易行無為而  
 功成無事而福盈天地由之萬物以生而民肯  
 之用其地明任僑廢遠及地通天專如貴巧欺  
 見神飾治邪淫歸為去其創作吹制起事遂  
 功豐產榮觀大戶高門飾以奇怪加以采文以  
 知為學以巧為能詐為之斧偽為之斤束術操  
 欺簡穢賤耕田穡不修農秀並生田苗不起因  
 倉虛空衣重五采錦繡玄黃水洗術殺靡麗輝  
 光州劍擊甲強弩勁弓輕車駁馬多仗凶人權  
 重名顯威勢虎行伐殺郡里臣役細民如驅  
 誠疾忠母信結和連偽尚爭實武無不侵凌使  
 過境外常議試君食重五味殘軀羣生剝胎殺  
 敬通天之心居常醉飽取求不厭多藏金玉畜  
 積如山所有珍寶擬於人君出入奇異舉盛光  
 顯離眾絕俗超然獨存亂世高之稱為大人過  
 眾惡人非卑稱洋賢父不畜明王不臣道所不  
 祐神所不在大明不覆萬物所惡有人若此表  
 之父母生之安患身苟不覆事及子孫

善建福

天地之間廣大無垠殊風異俗物類異巨變化無窮利害莫測故能不能制而為不能為也我為天下而天下亦為我彼我相遇則我與而與我與以寡遇則我與而寡我與故以已立則知奪之以已巧立則巧奪之以已力立則力威之唯無所為莫能敵之何以功其然也夫然而求善善不我應此論求善善不我從長譬而和全善會我應惡影而處陽影益我從此觀之無為不能通福有為不能達德是以聖人去力去巧去知去賢建道抱德慎情首神體和養弱履地兼天空虛寂泊若亡若存中外俱然變化於玄無為無事反升歸真無法無度與變俱然抱小託大依養萬民方圓先後常與身存體正神寧傳嗣子孫德積化流洋溢無窮而德盛與天俱終故治之於身則性情易心達志通達所不達明所不明重神愛氣輕物細名思慮不取血氣和平筋骨便利耳目聰明肌膚潤澤面

理有光精神專固生生青身體輕勁美好難終治之於家則夫信慈貞父慈子孝兄順弟節九族和親耕桑時得音積歲歲六畜蕃殖事業倍治常有餘財鄉邑願之治之於邦則禮樂知規動合中和名實正矣白黑分明曲直異理是非自辨姦邪不起成慶尊顯令行禁止奉上化下公若父子敬愛信賴上下歡喜百姓和集官無留負職情名榮稱為君子常有餘德浸身不殆治之於國則主明臣忠朝不替賢士不妬功邪不敢正議不害公和睦順從上下無怨百官樂職萬事自然遠人懷慕天下同風國富民實不伐而運宗廟尊顯社稷永寧陰陽不洽禍亂不生萬物豐熟境內大寧鄰家託命後世善目道德有餘與天為常治之於天下則主陰臣陽主靜臣動主貞臣方主因臣唱主默臣言正重公方和一大通平易無為家治無聲德風相告神勇相傳運動無端變化若天不行而知不為而成功與道倫字內及真無事無憂太平日真

道德論卷之三

合德之尺蠖  
明沈士龍胡靈亭同校

道德虛無神明寂泊清靜深微太和滑澤聽之取實視之虛身上下不窮東西無極天不能量地不能量規不能量矩不能量度不能量而量不能量金玉不能量水火不能量塵落萬物莫之能領禍患莫之能作沈浮翻覆渾沌流轉心無所棲形無色空固治稟於萬天以作身物得之滋滋啞啞知意不能得有為不能獲思之愈遠為之益薄執之不我捨離之不我釋唯無欲者身為之宅藏之於心故曰合德夫德之在人猶父母之於身也其於萬物猶珠玉之與瓦石也是以合德之士重身而輕天下猶蒸父孝子不以其有易其鄰大身而細物者猶良賈寶貨不以珠玉易瓦石也其無欲也非惡貨而好廉也天下之物莫能悅其心也其為虛也非好靜而惡擾也天下之事莫足為也夫何故哉所有

重而天下輕也明於輕重之稱過於利害之愛故萬物不能從而天下不能備也故不為虛而虛自起不為靜而靜自生不休神而神自定不和氣而氣自平是以不聽而聞無聲之聲不視而見無形之形不思而慮是非之意不慮而達同異之神神滄天地德遠陰陽不請福而天地祐之不辭禍而患害去之不殺賊而天下畏之不施與而天下愛之鼓腹而樂俯仰而樂食草而美飲水而甘食木之下精神得全巖穴之中心意常欣貧樂其業賤忘其卑窮而恬死困而忘危功與地隆德與天齊反思歸昧比於嬰兒是故遠身為國諒以赤子為容則是天下尊道貴德各重其身名勢為垢萬物為塵會夫進爵殘賊反仁積柔集禍唯德是信而作福生亂者有何由然悲夫天地之道深以遠妙以微能誠之者家行之者有智慈不能得唯赤子為體之夫赤子之為物也知而未發通而未達能而未動巧而居拙生而若死斯而若樂為於不為真

道周生不生之生身無身之用無用之用  
 閒無聞之聞無為無事無心不作聰明無  
 積精神既不思慮又無障礙神氣不取聰明無  
 識無識無靈蛇無心施其毒害復其猛獸無意  
 欲生不枉神死不幽志故能道合德與天地  
 同則時靈蛇無心施其毒害復其猛獸無意  
 加其搜搏骨筋筋系握持堅固不瞎狂狂陰陽  
 以化精神又實人物並靈蛇不更可謂志和  
 為之行之與道為當執之守之時曰聰明自然  
 生息動合百祥心意互作氣順堅強無所為故  
 無所不克無所欲故動無所自自然通達美  
 萌生天地受祐禍亂未亡天何故哉以含德和  
 神而體重也及其有知也去一而之二去晦  
 而之明身日飾而德日消符過多而迷益深故  
 重天下而輕其神貴名勢而賤其身深恩遠慮  
 離散精神丹赤藥弱力進堅剛陷於欲得溺於  
 求生開於危殆迷於萬金故禍如天地視而不  
 能見禍若雷震而不知聞出無入有日忘動  
 能言而意不能明也借物為君王履危臨深  
 憂喜相及中心獨然道之不能以喻其鄰  
 也夫道之人則不然見其外不視其內識其流  
 不獲其源其未不窮其根然其所以然不然  
 其所不然故道在於外不在於身中主不定守  
 不固守心孤志疑情與物連變明眼以偽為  
 真若是若非若下若存和氣易動若病在人  
 神神起惡惡好言方言之時心有所慮志有所  
 思聰明並外精神去之首尾內端外實有餘道  
 德離散日日道之言之益疾而已愈不見道之  
 益東而已愈不知見故言者道之要也而距  
 德之數也反天之匠操地之具也是故得道之  
 主損眼棄明不視不聽若無見閉口結舌者  
 不知言性其覺釋其所之意無所守神似無身  
 解其所思散其所慮若不知誰者獨存天地  
 無首及於太素容貌不異服色不違因循天機  
 與俗化化入大道與德俱無言以言言無  
 為以為為清靜以治已平和以應時與世運流

道德指歸論 卷四

狹動而之窮為而之亡俯身愛國為國不祥登  
 燈而天地是代荷祀而鬼神是是非非之罪事  
 物自當也

知者不言篇

道無常術無常方無常體和無常容視之  
 不能見聽之不能聞既不可望又不可測故達  
 於道者獨見獨聞獨為獨存又不能以授子臣  
 不能以授君翁母之謀其子嬰兒之識其親也  
 天子母相識有以自然也其所以然者知不能  
 陳也五味在口五音在耳如甘非甘如苦非苦  
 如前非前如利非利而牙師曉有以別之其  
 所以別之者口不能言也故無狀之狀可視而  
 不可見也無象之象可效而不可言也無為之  
 為可則而不可限也無用之用可行而不可傳  
 也故得道之人見之如子之識視親之如地載  
 之如天被之服之如身之如身之與之之  
 流與之臥起與之屈伸神化游志與德運  
 明內作外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  
 與俗玄同嬰物之本乘事之根獨與象異天下  
 莫開遊於親疎之戶翔翔利害之門浮於貴賤  
 之野固守我之精神遠避無形之境放佚荒蕪  
 之鄉宵眠不以為辱宵貴不以為榮欲隱而隱  
 欲彰而彰陰陽不能損益人主不能蔽明魁然  
 獨立卓爾無雙聲色不能悅五味不能甘萬物  
 不能與之爭知力不能與之訟無取無與無得  
 無去閉門杜戶絕端欲結神明為制道為中主  
 動與化歸神與然文和順時特故能長久依傍  
 無常莫莫先後故好之不能近惡之不能遠賞  
 與不能加賦稅不能取賦不能取賦不能取賦  
 下無委萬物何故萬物不能役無以天下為故  
 天下不能有用也

三五

蕪終而復始廢而復興陽終於陰陰終於陽陰  
 陽相反以至無窮故王道人事一系一則一文  
 一武中正為經剛柔相反兵與德建其終反能  
 德終反兵兵德相保法在中央法教相參故能  
 大通是以明王聖主相欲以虛心虛心以平神  
 平神以知道得道以正心正心以正身正身以  
 正家正家以正法正法以正名正名以正國正  
 國綱紀分明察理元元本本左連右參伍節  
 後物如其所正名以嚴賞罰以督名一各一  
 實平和則客方員曲直不得相失實則施行不  
 贏不縮名之與實若月若日一各正而國東昌  
 一名奇而國東昌之容無有所常屈伸取  
 與與時俱行聖法任法道迷任兵守平以道體  
 德為常大小相適以正相率失正則化之不從  
 則禁之不止則制之不伏則伐之若夫小國道  
 於大國之間遭無道之君以正事之不可則去  
 之去之不可則割地而守之之不可則舉眾  
 而進之之不可則林乘而進之之不可則  
 莫與同心壯然獨立受天之兵戰勝大喜四海  
 安寧此用前之上也備天下之怒積能奇之人  
 飛耳游目共聽在明游士四達結友合親生息  
 變怪因道應靈備禮恭勢以實其民飛言儻事  
 以惑敵人早辭降下以閉其君輕使重利以開  
 其君臣有隙因制其神變作除權動於微  
 其其死命因其機機使敵狂惑不得有為隨時  
 進退無有常儀不攻而敵自敗不戰而敵自危  
 趙其君不及其臣謀其將不及其師戰勝民喜  
 諸侯侯不此用奇之大也制其地形御其君臣  
 卑體重賞以順其外除謀害以亂所親察從  
 彼來道從此與敵城而封將連因以千露露來  
 如鬼謀計如神方暑不測奇變不窮分彼之力  
 疑彼之心如出於地若生於天離其左右散其  
 相連起種生變以制其死阻其謀謀使不得信  
 折其機輔以孤其志因形立勝如環無端乘時  
 而發和之為恒動攻其害障絕其糧糧而奪之  
 飽而滿之重而累之水而火之勞而苦之凍而

道德指歸論 卷四

患及萬民禍於我故奮計而圖之是爭之所  
 奮起而兵之所為生也吾欲選將練士砥礪甲  
 兵積糧高車駟馬自守百姓樂與國家空虛是  
 戰之所為作也而正之所為與也吾欲以正入  
 則我塞而彼聚我弱而彼強如邪投石為敵敵  
 破三軍必敗士卒死傷天心不悅宗廟滅亡下  
 悲萬民之命上畏天地之心是得之所為動也  
 而奇之所為速也故建往反之計招覆來之事  
 開萬民之心生諸侯之謀明我道德之祐開我  
 天地之助以渾四海之心回萬國之意百姓應  
 我若響鄰國隨我若影飛鳥走獸與我俱往是  
 計之所為用而奇之所為行也上順道德之意  
 下合天地之心危亭利害觀民若身體無形之  
 形處大陰之陰發無為之為揚無聲之聲與彼  
 滅化之罪明彼逆天之功顯天之所降見地之  
 所生有奇無實有實無各名實相違或正或傾  
 縱橫反覆合於冥冥天火自起妖孽自生雖其  
 父子絕其弟兄其謀將戮其忠臣天下悉快  
 賜之利而防之狂而武之幸而迫之君而薄之  
 從高擊下以眾制寡聖夜部曲官隊伍上讓  
 其下下求其上三軍相保親如父子奇陣分合  
 隱伏奔處營前經後凌左啟右耀以旌旗或以  
 金鼓進如鼓退如風雨發如前濤合戰如虎  
 守不可攻攻不可守戰勝威行天下大恐此用  
 奇之下也禍亂既既夷萬物豐寧天心大得守內  
 欣欣藏奇指指忠信為務清靜簡易進事止言  
 夫何哉哉道德變化無所不生物有而下指繫  
 不同超舍殊認或西或東各推其性以活其身  
 吉人以善見凶人以惡傳誠人以信窮邪人以  
 偽容各効其知以避禍凶求而不昭智者許生  
 券而不息忠者起盜拘迫悖信者馳說窮困  
 不已賢者不仁故主好賢則民為主好利則民  
 禍主好賞則民困主好罰則民怨何則事由於  
 主行之在也賞出於主罰出於民法出於主受  
 之在臣主有所欲天下響應故用心思公不若  
 無心之大同也有欲皆通不若無欲之得也也

三七

善起而節不若無為之有功也思慮和德不若無事之大通也明於會時之術破鶴之數以治之不若使也無病之德豐也挾黃帝太公之德素孫吳氏之要以勝之不若使天下不事智力之不當也故道德之所生受不能利也天地之所成爲不能致也唯無受者能利之唯無爲者能遂之是故明王聖主無欲無求不制不作無爲無事無業無章及初補海內自寧何以明之莊子曰夫起補生利成功遂事備物政用使人六富天下奢借財貨不足民人貧福滿山澤金玉成積國愈不安民益少利備者相惡以詐相要防諂邪淫毒偽之路密分別同異是非之變象則國家昏而政事衰作方遂位離逐文彩奇異異怪以褒有德以別其卑巧故滋起彼出愈許今速賞深罰峻刑嚴暴肌膚斷四肢斷速不隱親近不和罪至夷滅實主封侯天地振探盜賊愈多故聖人之言云我無爲而民自化天何故哉主者天下之心也氣感而體應心動生而民欲善人爲妖是非反覆天下大迷而不復也

方面不割篇

道無不有而不死與故萬物以存無所不能而無所爲故萬物以然何以明之夫道體虛無而萬物有形無有狀貌而萬物方圓寂然無音而萬物有聲由此觀之道不施不與而萬物以存不爲不宰而萬物以然然生於不然存生於不存亦明矣故王者與師動利則民欲民欲而以方方則割以割爲方則邪者進而方者退忠臣復其善萬民受其賞貴則民求民求而以廉廉則割以割爲廉則貪者顯而廉者蔽忠臣蒙其咎而萬民受其欺則爭則民曲民曲而以直直則肆以肆爲直則狂者翔翔直者深伏忠臣求其禍萬民受其欺上好名則民傷民傷而以光光則耀以耀爲光則大德隱而小惠章忠臣家其死而萬民受其殃數者以施貨流情通所以謂方者不方廉者不廉直者不直光者不光而身隨聲響相應形影相隨不足以爲喻是故主誠爲無爲之爲則天下之心皆無所之被道合德無思無求無令無法萬民自化人主誠能專無事之則天下無放無無無知無識無不與萬民自富人主誠能安無靜之靜樂無清之清則天下不學不問無前無見無刑無罰萬民自正人主誠能欲不欲之欲則天下心虛志平大身細物動而及正靜而歸足不拘不割萬民自朴故人主之政不孝不仁不施不于罔罔縱橫萬民思親聖德德善德善不割是非不分故得所欲性命以全人主之政布德施利明目察察萬民昭昭皆知禍福孝悌仁義萬事差別俾俾儆儆知德缺缺故失所安性命大絕福生於禍禍生於福禍之與福同營異域俱亡俱存異情同脈相隨出入同來異極非有聖人莫能獨得故去福則無禍無禍則無福無福之福至微玄微天下好自臭臭臭臭無臭無臭者能順其則正在禍福之間無所不施正則可生奇名終易正失德亡人主獨立天下雙身奇之意阿主之心塞主之聽故主之明此國之所已而不也以祿於物而不有也直道天心而不恃也德光四海而不估也夫何故哉去福以方使下自割割於不割使民不訟事情自過萬物以道與爲之吉莫爲之凶天下湧湧矣云其常非不割也割則伐擊誅制基而無無制也去貨以廉使下自平割於不割使人無爭貪叨者息潔白自生莫之爲濁莫之爲清名不虛置實不倚傾非不割也善廉美讓章合顯益而耕無藏也去爭以直使下自避非於不肆使民自伏臣邪叛亂化淫矯俗莫之爲禍莫之爲福天下荒荒萬物自得非不肆也莫正物直表迫章惡取邪削狂明人之失天下盡正而動無莫也去名以光使下自當權下不權使民自明莫之爲照莫之爲冥天下渾渾萬物資生德與天北化

與道同非不權也德光四海照萬物而化無形也上下和氣中表相應出入無礙往來無間若步之與形影之與聲故治國之道生民之本齒爲祖也聖明王聖主形影容耳官室絕五珠濼聲色智以居思明以語無建無狀之容立無象之式恐彼知我我於不測故未動而天下靡未命而萬民集未戰而秦秦之未攻而天下服是以不勤勞而民有功不爭而得其職不刑殺而萬民畏不殺抄而得天福禍亂不生羣祥並索無爲而無不成不爭而無不克故萬物玄同天下和洽浮沈輾轉與道相若若而始若亂而紀虛而實無而有而無而容而容而無無形無狀仿佛渾沌莫知所以獨知獨見獨爲獨不變化無常無積無府陰陽離合屈伸張弛冥冥冥冥玄玄玄玄如天如地不可窮極自備有餘故能有固治人理物子孫不絕夫何故哉以其高也高之道不施不令不檢不檢抄益若無有或過其意可以長久形小治大至於萬倍一而生大賊也是以明王聖主之治大國也若柄縱彼若通小水若察秋毫如無有若亡若存若非若如是如行如雷如如如休爲不爲之域化在在無有之野福微利辭言希榮寂動於無形功流四海夫何故哉以道爲父以德爲母神明爲師太和爲友清靜爲常平易爲主天地爲法陰陽爲象日月爲儀萬物爲末因應爲元誠信爲首殊分異職繩繩玄玄引總紀綱舉大要而求之於是已以民如胎聖主如赤子智爲無因而生巧故無由而起萬物亦均莫有益損和洽順從萬物豐茂鬼神與人合而俱市動於自然各施所有如無若若如無鬼萬物盡生民人盡善於其天年與有德天若不仁鬼若神主非不仁也兼施博愛德運六合而無阿憐也鬼非不神降於恍惚於微微歷歷萬方與時變化神全萬物不以傷人也非不傳人聖人在上與天相參人物顯比大化流行如故不作奇物不生莫之爲滿莫之爲盈天下噴噴真

治大同篇

以爲萬故能輕舉一以物然與天同運根深葉固與神明應與人所靈靈人所保也  
治大同篇  
日晷陰生熾至風起霧吞小動海波大與高以相臨差以百尋者以其形大故也千仞之崖萬丈之崖物類登之崖隙下期蚊直蟻蟻通足以游翔而岸來虎豹之蹀蹀者以其形重也飄風監監松屋折木石強飛揚山陵崩地而人血脈不爲之傷者以其暴大也陳亢之風不動髮眉及其中也生百病而死死亡者以其纖芥也夫大國者江海岸象之徒也而德化者飄風隨沉之類也故其福不可大生也其利不可暴興也其善不可大施也其惡不可大表也大生之則大亡暴興之則暴殞大施之則大法大喪之則大至何以明之莊子曰夫飢而借食渴而大飲熱而投水寒而入火所苦雖極其身必死胃中有穀不可擊擊中有麥不可割則也擊麥者回不可割也也擊麥者不可割也則何則欲除小患物齊均既不起高又不造深不攻金石不墜水泉人不遠從食不遠生世皆可實莫之可刑草之所而太一之所生天一之所將四時所歸五行所監羣臣善惡變化運行各有分節不得相干周流萬物莫之可傷是故鬼神治陰聖人治陽治陰者若偶治陽者若奇虛無清靜鬼神養之纖微寡鮮鬼神輔之虛壯有餘鬼神害之盈滿九極鬼神救之不備其類聖人奉之忠信順善聖人與之禮儀愛得聖人察之作變生奇聖人敬之敬勤於陰者鬼神周之勤於陽者聖人制之唯無所動者莫能成之物人在上不可不得許不特生故鬼以其神養物於陰聖人降其神道養物於陽陽因陰始始因陽終鬼神降其神聖人流其恩交歸萬物若性自然流道流德洽和同真  
大同篇  
天地並起陰陽俱生四時共本五行同根榮昌

共戶禍福同門故所以為尊者所以為危者也而所以為危者所以為尊者所以為存者所以為亡者也所以為亡者所以為存者也何以為明之夫虎豹以其形容備廣爪牙堅強肌膚盛大毛物豐文章明故執百獸而制於人榮華香草以其所有光耀芬香故悅於衆俗而傷其根大國之君以其地廣民衆勢尊形龐威隆名顯故張其郡國而危其身有進則固於盤石寧於大山失道則危於累卵輕於鴻毛俱弱則先困俱亂則先亡是故大國者霸王之梯而亡滅之階也是以大國之君獨立無偶名山四塞三面成阻萬川並流萬物洋下為諸侯執青腰之府強大之尸權勢之主惜不測之固受既狹之鮮徭役牛馬從處舟車與萬數兵食陵泉居者安樂過者留止人如草木富滿山野耕桑田獵得獲深倍故天下之所欲歸將相之所欲附車騎奮擊甲百萬處易守險形便地利順天而攻而動將理而行富以舟輿貴以甲兵忠順誠素尚朴質耕織有分不取民有上下和集祝如父子君如親心民如形體國事和一可與俱死上下順從可與鄰市大國之君雖弱強上權右勢左德下仁心如佩虎怒如湧泉不好施于常欲吞人偷以得天之心獲民之意將相誠信鄰人之助發源泉之敵揚不測之威終身厚禮竭誠應命款款倦倦事以清靜彼神威神術心經意遠恐獲禍從與我為狀上而取人者形大勢重德博權重人之所利也下而取於人者地狹民少權直德輕人之所易也故不取而攻人之邑不攻而降人之城地廣號尊宗廟顯功德是夫大國之所期也及於大國接和結親慮有災害則大國憂之鄰國難至則大國求之屈一人之下伸萬人之上社稷尊宗廟顯國富兵強人物全濟是於無窮小國之所願也故接地鄰境無權不助先下先得者制備靜者勝跡處大之尊小下大得夫何故哉自然之道不可強

順地而中患人之命制人之死與之則有勢也之則失宗廟故諸侯之所欲天下之所畏也施道足以升兼尊卑足以登號伐之足以崇仁治之足以明兼兼之足以廣地得之足以為富故諸侯之所好而將相之利也是故自古及今天下之化以靜勝世千世不易焉世不變夫何故哉以虛受實以無應有以不為大務以為小不以高常以為卑也是故明王聖王之處大國也施而不以置下而不以求地處諸侯之圖而無所不與德包諸侯之力而無所不事折節下之以附人意忠廉誠信以先士吏割地東西以招賢後疾耕力織以裏畜積結縵連橫以戒不虞倉庫庾散財幣養耆老食孤寡振窮達困窮賑乏之士受而不取校而不干柔弱簡易無為而處諸侯雖有貪鄙殘賊驕矜恃力不好順從欲圖逆者偷以文武之勢威德之重靜而下之則彼俯身頓首收過自折割地獻寶歸命委身請為子弟之國焉壻之臣其笑小弱也固道制水動流下人動趨利釋下任事衰弱為一出於不意此強大之所以亡也故大宜下之

道徳指歸論卷之五  
漢嚴遵撰 明沈士龍胡憲亨同校  
萬物之與萬  
木之生也未因於條條因於枝枝因於莖莖因於本本因於根根因於天地天地交之於無形無形之於天地天地交於無形無形之於陰陽陰陽生於天地天地交於無形無形之於陰陽無有之形無狀之容開虛無導神通天地和陰陽寧調四時次萬方殊形異類皆得以成變化終始以無為為常無所愛惡與物大同羣類應之各得所行善人得之以為以張清靜系諸繫然沌沌仁純和淳潤澤虛平大小周容纖微無形玄遠萬事以歸無為終始反覆萬福自生動得所欲靜失所患在人之上成後自明攻堅勝大莫與為雙凶人得之以擊以張堅剛以疎實動以先驅溢以壯天盛滿以覆極履倫大以無遺照察察以養受顯的以彰彰強大終小不福自生動夫所欲靜得所傷心憂志削乃反正

帝神氣煩促趨命去張勢約而辭卑拘制而體降迫險而質伏倏然而忠信改容而易飾與君子同罪定而言其臨死而愛身一本天數變性易情安貧樂困卑賤為尊尊天敬鬼視人如王上比牛馬下則犬羊天網以終自然不難吐燒痛哉為戒甚明二者殊途皆由道行在前在後或存或亡故言行者治身之獄也特知先後大命之所屬也是以君子之立身也如哨如擊若樸若質藏首於心常處玄默當言深思發聲若笑和順時遠成人之福處對謙讓直而不飾故言滿天下而不多振動四海而不遠連接萬物而不有辭動天下各得所欲其經世也氣志寬冥而形容隱匿居如繁惡貌似不足俸俸豈涉消如水釋過時而伸遭世而伏與天同憂中心惻惻計畫不行隨時反側謙虛止足早損自牧樂下如水久而不竭下之又下之至於無極天下應之故能有國夫何故哉人之情性樂尊寧惡卑卑損之而愈益之而喜下之而悅止之而



退兵救以不知導以無形孝悌不顯仁義不彰  
 君王無眾知者無名無取之救治流四海無為  
 之為通達八方動與天地同節與道同容  
 萬物並與各如其所名俱起各如其名和氣  
 流通宇宙無事無知無欲無事無功心如木土  
 志如死灰不親同異不見吉凶故民易治而世  
 可平也是故安者民之所利也生者民之所歸  
 也民之所以難安去生而難治者以其知也民  
 知則欲生欲生則事始事始則功名作功名作  
 則念爭起念爭起則大生大生則難治矣  
 故以知為固則天下智巧詐偽滋生奇物並起  
 嗜欲無窮奢淫不止邪枉纏繞家爭起遷谷  
 異名大禍與矣臣故其主子亂其父以白為黑  
 以亡為有名變實與切殺生矣恍惚不可安易  
 易不可全卷甲輕舉海內相攻死者無數血流  
 成川悲痛怨氣感皇天星辰離散日月不  
 陰陽失序萬物盡傷山枯谷竭亦地數十年下  
 窮困至於食人非天之教上行智能而救萬民  
 道德不生萬物而萬物自生焉天地不合羣類  
 而羣類自託焉自然之物不求為王而物自王  
 焉故天地德萬而道王之象歸赫赫而天王之  
 陰氣滲滲而地王之像者穴處而聖人王之羽  
 者則虛而神鳳王之毛者燕實而麒麟王之麟  
 者水居而神龍王之介者澤處而靈龜王之百  
 川並流而江海王之凡此九者不為物主而物  
 自歸焉無有法式而物自治焉不為仁義而物  
 自附焉不任智方而物自長焉夫何哉哉道  
 合和無以物為而物自為之化是故江海之又  
 也非積德物累仁愛流神明加恩愛以悅之又  
 非崇禮義廣謙讓智故設巧能以悅之也又  
 非出奇行愛起權立勢奮武揚威重生累息百  
 事以制之也清靜處下虛以待之無為無求而  
 百川自為來也百川非閉海之美被其德化歸  
 慕之也又非拘禁束縛有界道重東西而趨之  
 也然而水之所以負金剛不銷在嶺山馳騁立  
 阜以赴隄江海無有運者形偶性合事物自然

也廢棄技巧玄德浮朴獨知獨處不見所欲因  
 民之心悉民耳目不食五味不履五色如天  
 地民如草木巖居穴處安樂山山谷飲水食草不  
 求五穀知母識父不親宗族沈沈昏昏不曉東  
 西男女不相好父子不相親不曉木石不貴金  
 玉養生處天下下一心八極共首九州同風靈  
 蟲不作善惡不生神龍與人處風游於庭翔  
 鳳凰飄泉涓涓甘露漢漢泉泉榮榮榮榮不豐  
 茂萬物長生非天之福主知不知而名無名也  
 是以親知謙愚與道同符知愚知智與道同旨  
 政教由之或病或利明於病利太平自至明於  
 利病萬物自正是故愚智之謙無所不免濟天  
 聖地為期陰福廣庶見故曰玄德玄德深矣  
 不可量測遠矣不可窮極與物反矣其有能充  
 玄德之淵淵淵淵淵淵淵淵淵淵淵淵淵淵  
 德導神明合萬國總無方六合之外聖賢之內  
 靡不被德蒙仁以存性命命終天年保自然哉  
 江海篇

也由此觀之早損之為道大矣百害不能備知  
 力不能取不取而強不威而武然無為與萬  
 物而夫溪谷為卑不為東西故能達而不窮江  
 海處下不為廣大故能王而不休是以明王聖  
 主之欲尚民也以自然之性德德之容思卑  
 敬比於庶人視身如地地奉民若天昭然獨知而  
 不可測卓爾獨居而不可源深察博達而不可  
 塞聰明並流而不可離不以彼物反以投民故  
 民親之如地証之若神常在民上王土配天其  
 欲先人此窮竟業享壽長生久視樂以無患則  
 去志無身以安萬民身勞而民佚身後而民先  
 在上而民以安在前而民以安在後故戴之  
 而不以為重民以安故後之而不以為慮是以  
 天下推而上之引而先之喜而不倦樂而不厭  
 故聖人之王也非求民也民求之也非利民也  
 民利之也非尚民也民尚之也非先民也民先  
 之也故能極通變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  
 道德下及神明論居唐會冥冥天地聘除陽

夫何故哉以去心意而後其身也是故不爭之  
 德固人之力量通變化其神精極惟善知者能  
 顯其則故王事自然不得後起得之全會持之  
 有理聖知有性治之有遺失其理則王事不成  
 去其道則性情不則是聖人信道不信身願  
 道不順心動不為己先以為人無以天下為天  
 下爭為之臣  
 天下謂我篇

物有因而異有非因而非而是有非非此  
 君子之所以無患而眾庶之所以憂患也何以  
 效之莊子曰夫日月之出入也同明人之死生  
 也同形春秋之分也同利玄聖之與野人也同  
 容通者之與閉塞也同事道士之與赤子也同  
 功凡此數者中與而外則非有聖人莫之能明  
 是以天下無疑眩眩維維紛紛是非是以聖人  
 似不肖夫何故哉得道之士外亡中存學以發  
 情為以治己實而若虛渾渾其冥冥若無所以容  
 疏言詞貌而情達虛無性通無有寂寂無  
 天下長是故出入勇出倫入廣釋後且先反  
 和逆神動遠自然福與之遠禍與之隣大命以  
 紀神氣散分天地不能安道德不能存臨死不  
 覺忘命尤天非命薄也非人賊也安恬無勞廢  
 道而尚方也夫慈之為行也甚和以真動得人  
 力辭合天心早損弱小為萬物君臣世故俗和  
 順大人戰不可敵守不可攻夫何故哉天地並  
 主變化無窮方戰之日地為之動天為之震天  
 降安怪地出風百鬼神並見為戰起殃祐我我  
 相助我萬民慈戒士卒以至羣生牛純其躬焉  
 紀其禮承會捐其款下而行虎兕可戰獲焉可  
 將敵人驚恐伏甲受兵故皆佐聖神而立身也  
 不強不大不堅不剛柔弱畏武或即消亡戰則  
 損心外意宗體和平附小託後動靜應天不以  
 愾怒起不以武與兵其欲勝敵常以反行計運  
 無形以收敵神動因彼之所有愛因彼之所為  
 反之覆之以處其奇故彼彼我我正彼言我戰  
 彼恐我喜彼動我靜閉其所利以利其命用人

為若無所止適名世與神起起進道和物  
 無不理不合時俗與天地友與人備為以直為  
 醒發遠異指謂之病矣夫小人則不然博學多  
 識以約智名異行願功以疑仁賢許世治俗  
 辭虛容卑體阿順以誇愛思先指不意以看眾  
 心朋黨相結多挾賊人少鮮而聲功奪奪財財  
 厚固貪而家富主微而身貴動權生變操乘虛  
 勢名號隆隆震動境外倚勢暴逆縱恣不制順  
 心而卑情悍而爭動喪民命靜生物穢張目而  
 物傷開口而民害此時俗之所樂而世之所謂  
 肖者也若然者道德所離神明所去天地所憎  
 陰陽所惡物類不比民人不附動無所不終靜  
 無所不得生為惡害死為禍惡眾俗迷矣漢以  
 相導所患者微其日甚久故得道之士則不然  
 體虛弱意脫物如已松形促容歸於謙微玄默  
 託後不為物先和順理以應自然動靜與眾  
 反出入與門戶不以勇勇故不怒而天下恐不  
 以廣廣故不施而天下往不以先先故不言而

則下之以言示之以利陳之以誠使之自至足  
 以不爭不求以得民意以順民心乘其要忌彼  
 人離散而我順比敵欲不下而不能我欲不存  
 而不得當此之時道為之無德為之始神明為  
 經太和為紀清濁為家萬物為子三光為佐四  
 時為輔靜為物根動為化首物類託之無有思  
 德與天齊久而不自始自今及古聖賢之道變  
 化終始自天而王皆由此矣

道德指歸論卷之六

漢嚴遵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用兵篇

道無不有無不為體和服物括囊大成生有... 道無不有無不為體和服物括囊大成生有...

大倫者祀誠淵池離球宮至盈飾狗馬高臺大

圍聲色在夜則着心謀身龍蛟好簡徽宗廟欺... 圍聲色在夜則着心謀身龍蛟好簡徽宗廟欺...

能越故事為而神石身狂而志遠形以我志事... 能越故事為而神石身狂而志遠形以我志事...

言善易知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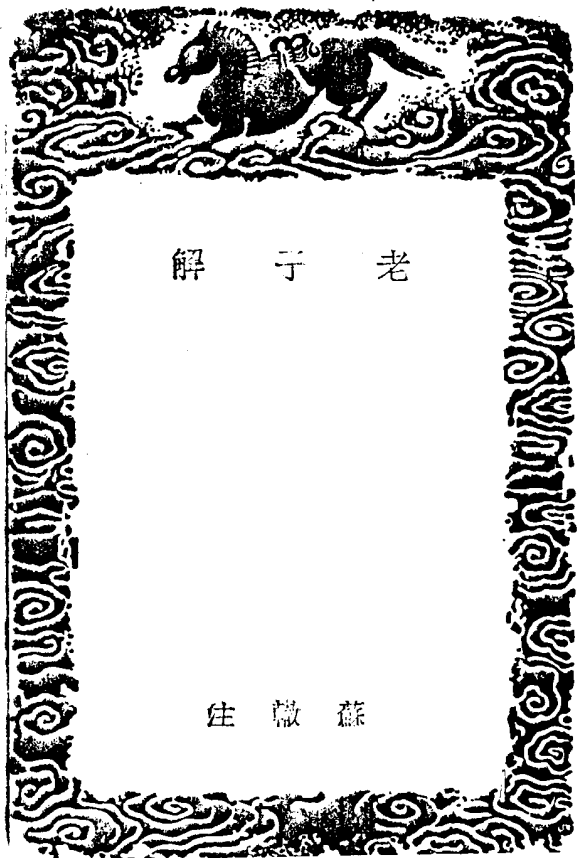
夫無形無聲而物自然者道與神也有形有... 夫無形無聲而物自然者道與神也有形有...





民不畏死無  
 人之情性不知而忠信有知而延讓得意而安  
 寧失意而困非窮困而輕死安寧而愛身何以  
 明之莊子曰夫嬰兒未知而忠信於他臂及其  
 壯大有誤歎殆兄嫂三軍夫竟則下亡身窮  
 之歎不遺兒虎其性非易事理然也由此觀之  
 民心不得性命不全則雖令不能動也憂患  
 但非非輕死則刑罰不能恐也是故好知之君  
 憂世勞民祭燔天地除禍去惡招善請福禍祝  
 鬼神變化萬事動以悅民家知戶井里有仁賢  
 運天之象專任人心以所見為明以所論為當  
 廢名官有事情通理塞而非譽與天下大獲百  
 姓遠達勞苦疲極困窮生致欲敗者榮而有功  
 輕死者肥而安寧積善者獲而多受畏法者佩  
 而多慮象弱者苦而思死象強者榮而君王是  
 以天下趨名爭勢不計是非折旋剖亡視死如  
 歸乃始告以峻法嚴刑則是禁以所易而制以  
 所難也故刑戮並作威而不止實祿施行而大  
 為而子弟悲者以為死而不為哭也不與方圓  
 而處大堂者任大匠而身無作也使屍起矣則  
 哭者亡主人代匠斷則功不成是以明王聖主  
 正身以及天謀臣以及民法出於臣乘之在君  
 今出於君師之在臣臣之所名君之所履臣之  
 所事君之所謀也臣名不正自喪大命故君道  
 在陰臣道在陽君主事制臣主定名君臣隔塞  
 真物自明故人君有分羣臣有職審分明職不  
 可相代各守其圓大道乃得萬事自明故然無  
 事無所不克臣行君道則滅其身君行臣事則  
 傷其國

臣不使易民不附諸侯不市國非其國身非其  
 身也足以生人之牧民也人主無為而民無望  
 民無復而主無憂也其象易得而難失也其化  
 難犯而易行也其象易成而難敗也其食易足  
 而難窮也故天下陰噴廢欲舉生惡死者皆重  
 其神而愛其身故刑可制而勢可禁也是以復  
 唯英豪遠過之人不敢作禍不敢起威故法立  
 而不用賞以而不施夫何故哉身重天地物輕  
 鴻毛法峻威刑知不敢淫也是故帝王之道無  
 事無為目至所見耳無所舉心無所圖口無所  
 言前後左右各有所任因歷以督安其成功授  
 以所懷歸以所行得加明主祿施運賢作福者  
 身死痛成者宗亡百官趨職主無與焉釋臣任  
 主則政道隱匿近尊顯君通隔塞政事下矣  
 威嚴而立不為並起陪臣陸進君子得答君之  
 威勢滅而不為敢難家符令行禁止百姓克結  
 萬方大理之臣悲憂後巧大善名貴失當賞罰  
 憂舉是倉使屍起哭而代大匠斷也夫死人無



老子解卷之一

老子解

蘇轍注

宋蘇轍子由註

道經

道可道非常道。

莫非道也。而可道者不可常。惟不可道。而後可常耳。今夫仁義禮智。此道之可道者也。然而仁不可以為義。禮不可以為智。可道之不可常如此。惟不可道。然後在仁為仁。在義為義。在禮為禮。在智為智。彼皆不常。而常道不變。不可之常如此。

名可名非常名。

道不可道。而況可得而名之乎。凡名皆其可道者也。名既立。則方圓曲直之不同。不可常矣。無名天地之始。有名天地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

自其無名。形而為天地。天地位。而名始立矣。自其有名。播而為萬物。萬物育。而名不可勝載矣。故無名者道之體。而有名者道之用。聖人體道以為天下用。入於衆有而常無。將以觀其妙也。體其至無而常有。將以觀其微也。若夫行於微而不知其妙。則粗而不神矣。留於其妙而不知其微。則精而不通矣。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

老子解 卷一

老子解 卷一

以彰而言。有無信兩矣。安知無運而為有。有復而為無。未嘗不一哉。其名雖殊。其本則一。知本之一也。則其有無。而無所至極者。其色必玄。故老子常以玄寄極也。

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言玄至矣。然猶有玄之心在焉。玄之又玄。則盡矣。不可以有加矣。衆妙之所從出也。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

天下以形言美惡。其所謂美且善者。豈真美且善哉。彼不知其有無難易長短高下聲音前後之相奪。相奪皆非其正也。方且自以為長。而有長於我者。臨之。斯則短矣。方且自以為前。而有前於我者。先之。斯則後矣。苟從其所美而信之。則失之遠矣。

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

當事而為無為之心。當教而言無言之之意。夫是以出於長短之度。離於先後之數。

非美非惡。非善非不善。而天下何足以知之。

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

萬物為我作。而我無所辭。我生之為之。而未嘗有未嘗恃。於成功亦未嘗以自居也。此即無為不言之報。聖人且不知其為美且善也。豈復有惡與不善繼之哉。

夫惟弗居。是以弗去。

聖人居於貧賤。而無貧賤之憂。居於富貴。而無富貴之累。此所謂不居也。我且弗居。彼尚何從去哉。此則居之至也。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

尚賢。則民恥於不若。而至於爭。貴難得之貨。則民病於無。而至於盜。見所欲。則民患於不得。而至於亂。雖然。天下知三者之為難。而欲舉而廢之。則惑矣。聖人不然。未嘗不用賢也。獨不尚之耳。未嘗棄難得之貨也。獨不貴之耳。未嘗去可欲也。獨不見之耳。夫是以賢者用。而民不爭。難得之貨。可欲之事。舉效於前。而盜賊禍亂不起。是不以虛其心。而不害腹之實。弱其志。而不害骨之強也。今將舉賢。而尚之。實貨而貴之。術可欲而示之。則是心與腹皆實也。舉而盡廢之。則是志與骨皆弱也。心與腹皆實。則民爭志與骨皆弱。則無以立矣。

實使民無志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為也。

不以三者術之。則民不知所慕。澹然無欲。雖有智者。無所用巧矣。

為無為。則無不治。

因三者之自然。而不尚不貴不見。所謂為無為也。

老子解 卷一

三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

夫道沖然至無耳。然以之適乘有。雖天地之大。山河之廣。無所不遍。以其無形。故似不盈者。淵兮深妙。吾知其為萬物宗也。而不敢正言之。故曰似萬物之宗。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

人莫不有道德也。而聖人能全之。挫其銳。恐其流於妄也。解其紛。恐其與物構也。不流於妄。不構於物。外忠已去。而光生焉。又從而和之。恐其與物異也。光至深也。虛至雜也。雖虛無所不同。恐其棄萬物也。如是而後全其湛然常存矣。雖存而人莫之識。故曰似或存耳。

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道雖常存。終莫得而名之。然亦不謂無也。故曰此豈帝之先耶。帝先矣。而又先於帝。則莫之或先者矣。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

天地無私。而聽萬物之自然。故萬物自生自死。死非吾虐之。生非吾仁之也。譬如結芻為狗。設之於祭。祀盡飾以奉之。夫豈愛之時適然也。既事而棄之行者。踐之。夫豈惡之亦適然也。聖人之於民亦然。特無以害之。則民全其性。死生得喪。吾無與言。雖未嘗仁之。而仁亦大矣。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橐籥之有橐籥也。方其一動。氣之所及。無不應也。不知者以為極巧矣。然橐籥則何為哉。蓋亦虛而不屈。是以動而愈出耳。天地之大。其所以生殺萬物。雕剝衆形。亦若是而已矣。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見其動而愈出。不知其為虛中之報也。故告之以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之不窮也。

谷神不死。謂之玄牝。

谷至虛而猶有形。谷神則虛而無形也。虛而無形。尚無有生。安有死耶。謂之谷神。言其德也。謂之玄牝。謂其功也。牝生萬物。而謂之玄焉。言見其聲而不見其所生也。

玄牝之門。是謂大地根。

玄牝之門。言萬物自是出也。天地自是生也。

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綿綿微而不絕也。若存存而不可見也。能如是。雖終用之而不勞矣。

天地地久。

天地雖大。而未離於形數。則其長久。蓋有量矣。然老子之言長久。極於天地。蓋以人所見者言之耳。若夫長久之至。則所謂天地始者是也。

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天地生物而不自生。立於萬物之外。故能長生。聖人後其身而先人。外其身而利人。處於衆人之表。故能先且存。如使天地與物競生。而聖人與人爭得。則天地亦一物耳。聖人亦一人耳。何以大過之哉。雖然。彼其無私。非求以成其私也。而私以之成道。則固耳。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又曰。天地一生水。蓋道運而為善。猶氣運而生水也。故曰上善若水。二者皆自無而始成。故其理同道。道無所不在。無所不利。而水亦然。然而既已處於形。則於道有間矣。故曰幾於道。然而可名之善。未有若此者也。故曰上善。

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

避高趨下。未嘗有所逆。善地也。空虛靜深。默而不可測。善淵也。利澤萬物。施而不求報。善仁也。圓必旋。方必折。塞必止。決必流。善信也。洗滌羣穢。平準高下。善治也。遇物賦形。而不留於一。善能也。冬凝春泮。潤滋不失節。善時也。

夫惟不爭。故無尤。

有善而不免於人非者。以其爭也。水惟不爭。故兼七善而無尤。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知盈之必溢。而以持固之。不若不盈之安也。知銳之必折。而以揣先之。不可必恃也。若夫聖人有而不有。尚安有盈。循理而後行。尚安有銳。無盈則無所用持。無銳則無所用揣矣。

金玉滿室。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日中則移。月滿則虧。四時之運。功成者去。天地尚然。而況於人乎。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

魄之所以異於魂者。魄為物。魂為神也。易曰。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魄為物。故難而止。魂為神。故一而變。謂之營魄。言其止也。蓋道無所不在。其於人為性。而性之妙為神。言其純而未雜。則謂之一言其聚而未散。則謂之樸。其歸皆道也。各從其實言之耳。聖人性定而神凝。不為物遷。雖其魄為舍。而神所欲行。魄無不從。則神常載魄矣。衆人以物役性。神皆而不治。則神聽於魄耳。目困於聲。色鼻口勞於臭味。魄所欲行。而神從之。則魄常載神矣。故教之以抱神載魄。使兩者不相離。此固聖人所以修身之要。至於古之真人。深根固蒂。長生久視。其道亦由是也。

專氣致柔。能嬰兒乎。

神不治則氣亂。強者好鬪。弱者喜畏。不自知也。神治則不妄作。喜怒各以其類。是謂之專氣。神虛之至也。氣實之始也。虛之極為柔。實之極為剛。純性而亡氣。是謂之至柔。嬰兒不。一知好惡。是以性全。性全而氣微。氣微而體柔。專氣致柔。能嬰兒極矣。

湛兮。能無疵乎。

湛除玄覽。能無疵乎。

湛除玄覽。能無疵乎。

聖人外不為魄所載，內不為氣所使，則其滌除塵垢盡矣。於是其神廓然，玄覽萬物，知其皆出於性，等觀淨穢，而無所瑕疵矣。

愛民治國，能無知乎？

既以治身，又推其餘以及人，雖至於愛民治國，一以無心遇之，苟其有心，則愛民者適所以害之，治國者適所以亂之也。

天門開闔，能無離乎？

天門者，治亂廢興所從出也。既以身任天下，方其開闔變會之間，衆人貴得則患失，則先事以微福，聖人循理而知天命，則待唱而後和，易曰：先天而天弗違，非先天也。後天而奉天時，非後天也。言其先後常與天命會耳，不然先者必蚤，後者必暮，皆失之矣。故所謂能離者，亦不失時而已。

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內以治身，外以治國，至於臨變，莫不有道也。非明白四達而能知之乎？明白四達，心也。夫心一而已，又有知之者，則是二也。自一而二，蔽之所自生，而愚之所自始也。今夫鏡之為物，來而應之則已矣，又安得知應物者乎？本則無有，而以意加之，此妄之源也。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其道既足以生畜萬物，又能不有、不恃、不宰，雖有大德，而物莫之知也，故曰玄德。

三十幅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埴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竭智盡物以爲器，而器之用常在無有中，非有則無，無以致其用，非無則有以施其利，是以聖人常無以觀其妙，常有以觀其微。知兩者之爲一而不可分，則至矣。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

視色聽音嘗味，其本皆出於性，方其有性而未有物也。至矣，及目緣五色，耳緣五音，口緣五味，嘗有所緣而忘其本，則雖見而實盲，雖聞而實聾，雖嘗而實爽也。

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聖人視色聽音嘗味，皆與人同，至於馳騁田獵，未嘗不爲，而難得之貨，未嘗不用也。然人皆以爲病，而聖人獨以爲福，何也？聖人爲腹，而衆人爲目，目貪而不能受，腹受而未嘗貪，故也。彼物之自外至者，也此性之凝於內者，也。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

古之達人，驚寵如驚辱，知寵之爲辱先也。貴身如貴大患，知身之爲患本也。是以遭寵而辱不及，忘身而患不生。

何謂寵辱辱，一作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

所謂寵辱非兩物也，辱生於寵，而世不悟，以寵爲上，而以辱爲下者皆是也。若知辱生於寵，則寵顧爲下矣。故古之達人得寵若驚，失寵若驚，未嘗安寵而驚辱也。所謂若驚者，非實驚也，若驚而已。

何謂貴大患若身，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貴之爲言難也，有身大患之本，而世之事難於履大患，不難於有其身，故聖人因其難於履患，而教之以難於有身，知有身之爲難，而大難去矣。性之於人，生不能加，死不能損，其大可以充塞天地，其精可以蹈水火，入金石，凡物莫能患也。然天下常患忘失本性，而惟身之爲見，愛身之情篤，而物始能患之矣。生死病疾之變，攻之於內，寵辱得失之交，擡之於外，未有一物而非患也。夫惟達人知性之無壞而身之非貴，忽然忘身，而天下之患盡去，然後可以涉世而無累矣。

故貴以身爲天下者，則可寄於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者，乃可以托於天下。

人之所以驚於權利，弱於富貴，犯難而不悔者，凡將以厚其身耳。今也祿之以天下，而重以身任之，則其忘身也至矣。如此而以天下予之，雖天下之大，不能患之矣。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博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

視之而見者色也，所以見色者不可見也，聽之而聞者聲也，所以聞聲者不可聞也，搏之而得者觸也，所以得觸者不可得也。此三者雖有智者莫能詰也，要必混而歸於一，而後可耳。所謂一者，性也。三者性之用也。人始有性而已，及其與物搏，然後分裂四出，爲視爲聽爲觸，日用而不知反其本，非復混而爲一，則日遠矣。若推而廣之，則佛氏所謂六入皆然矣。首楞嚴有云：反流全一，六用不行，此之謂也。其上不徹，其下不昧。

物之有形者，皆根於陰陽，故上徹下昧，不可逃也。道雖在上而不徹，雖在下而不昧，不可以形推也。

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

繩繩連而不絕也，人見其連而不絕，則以爲有物矣，不知其卒歸於無也。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物，之象，是謂忽恍。

狀其者也，象其微也，無狀之狀，無物之象，皆非無也，有無不可名，故謂之忽恍。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

道無所不在，故無前後可見。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以一作知古始，是謂道紀。

古者物之所從生也，有者物之今，則無者物之古也，執其所從生，則進退疾徐在我矣。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粗盡而微，微極而妙，妙極而玄，玄則無所不通，而深不可識矣。夫唯不可識，故強爲之容，豫與一作分若涉川。

戒而後動曰豫，其所欲爲，迫而後應，豫然若冬涉川，遂巡，如不得已也。

猶兮若畏四鄰。

疑而不行曰猶其所不欲避而難之猶然如畏四鄰之見之也。

儼兮其若容。

儼兮其若容。

無所不敬未嘗惰也。

渙兮若冰之將釋。

教兮其若樸。

人偽已盡復其性也。

曠兮其若谷。

虛而無所不受也。

渾兮其若濁。

和其光同其塵不與物異也。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

世俗之士以物汨性則濁而不復清。枯槁之士以定滅性則安而不復生。今知濁之亂性也則靜之靜之而徐自清矣。知滅性之非道也則動之動之而徐自生矣。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今所謂動者亦若是耳。

保此道者不欲盈。

盈生於極濁而不能清安而不能生所以盈也。

夫惟不盈故能蔽。

物未有不蔽者也夫惟不盈故其蔽不待新成而自去。

致至。

虛極守靜篤。

致虛不極則有未亡也守靜不篤則動未亡也。丘山雖去而微塵未盡未為極與篤。蓋致虛存虛猶未離有守靜存靜猶陷於動而況於他乎。不極不篤而責虛靜之用難矣。

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極虛篤靜以觀萬物之變然後不為變之所亂。知凡作之末有不復者也。苟吾方且與萬物皆作則不知以知之矣。

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

萬物皆作於性皆復於生。譬華葉之生於根而歸於根。漭瀾之生於水而歸於水耳。

歸根曰靜。

苟未能自復於性雖止動息念以求靜非靜也。故惟歸根然後能靜。

是謂復命。

命者性之妙也性猶可言至於命則不可言矣。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聖人之學道必始於窮理。中於盡性。終於復命。仁義禮樂聖人之所以接物也。而仁義禮樂之用必有所以然者。不知其所以然向

其名而為之世俗之士也。知其所以然而後行之君子也。此之謂窮理。雖然盡心以窮理而後得之不求則不得也。事物日構於前必求而後能應。則其為力也勞而為功也少。聖人不為物所蔽其性湛然

不思而得。不免而中物至而能應。此之謂盡性。雖然此吾性也。猶有物我之辨。則幾於妄矣。君之命

曰命。天之命曰命。以性接物而不知其為我是以寄之命也。此之謂復命。

復命曰常。

方其作也。雖天地山河之大。未有不變壞其常者。惟復於性而後湛然常存矣。

知常曰明。

不以復性為明。則皆世俗之智。雖自謂明而非明也。

不知常妄作凶。

不知復性則緣物而動。妄作而凶。雖得於一時而失之遠矣。

知常容。

方迷於妄則自是而非彼物皆無敵。吾何以容之。苟知其皆妄則雖仇讎。猶將哀而憐之。夫何所不容

哉。

容乃公。

無所不容則彼我之情盡而尚誰私乎。

公乃王。

無所不公則天下皆往而歸之矣。

王乃天。

無所不懷雖天何以加之。

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天猶有形。至於道則極矣。然而復欲進於此。則不能矣。

太上知有之。

以道化育天下而未嘗治之。民不知其所以然。故亦知有之而已。

其次親之譽之。

以仁義治天下。其德可懷。其功可見。故民親譽之。其名雖美。而厚薄自是始矣。

其次畏之。其次侮之。

以政齊民。非不畏也。然力之所不及。則侮之矣。

信不足焉，有不信。

吾誠自信，則以道御天下足矣。唯不自信，而加之以仁義，重之以政刑，而民始不信矣。

猶今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

聖人自信有餘，其於言也，猶然貴之，不輕出諸口，而民已信之矣。及其功成事遂也，則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

### 老子解卷之二

大道廢，有仁義。

大道之隆也，仁義行於中，而民不知。大道既廢，而仁義見矣。

智慈出，有大偽。

世不知道之足以統御萬物也，而以智慈加之，於是始以偽報之矣。

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方治，孰非忠臣。堯非不孝而稱舜，無稽也。伊尹周公非不忠也，而獨稱誦。

逢比下，無桀紂也。涸澤之魚，相啣以沫，相濡以濕，不如相忘於江湖。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非聖智不足以知道，使聖智為天下，其有不以道御物者乎。然世之人不足以知聖智之本，而見其末。

以為以功勝物者也，於是馳騁於其末流，而民始不勝其害矣。故絕聖棄智，則利民百倍。

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仁義所以為孝慈矣，然及其衰也，竊仁義之名，以要利於世。

於是子有違父，而父有虐子，此則仁義之迹為之也。故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巧所以使事也，利所以使物也。二者非以為盜，而盜賊不得則不行。故絕功棄利，則盜賊無有。

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世之貴此三者，以為天下之不安，由文之不足故也。是以或屬之聖智，或屬之仁義，或屬之功利，蓋將以文治之也。然而天下益以不安，易不反其本乎。見素抱樸，少私寡欲，而天下各復其性，雖有三者無所用之矣。故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此則聖智之大仁義之至，巧利之極也。然孔子之仁義禮樂治天下，老子絕而棄之，或者以為不同。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孔子之慮後世也深，故示人以器而晦其道，使中人以上守其器，不為道之所眩，以不失為君子，而中人以上自是而上達也。老子則不然，志於明道而急於開人心，故示人以道而薄於器，以為學者惟器之知，則道隱矣。故施仁義棄禮樂以明道，夫道不可言，可言皆其似者也。達者因似以失真，而昧者執似以陷於偽，故後世執老子之言以達道者不少，而求之於孔子者，常苦其無所從入。二聖人者，皆不得已也。全於此，必略於彼矣。

絕學無憂。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不知性命之正，而以學求益，增所未聞，積之不已，而無以一之，則以圓害方，以直害曲，其中紛然，不勝其憂矣。患夫學者之至此也，故曰：絕學無憂。若夫聖人未嘗不學，而以道為主，不學而不少，多學而不亂，廓然無憂，而安用絕學也。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學者溺於所聞，而無以一之，則唯之為悲，阿之為慢，不可同日言矣。而況乎善惡之相交反也乎。夫唯聖人知萬物同出於性，而肯成於妄，如畫馬牛，如刻虎鹿，皆非其實，潛焉無是非同異之辨，孰知其相去幾何哉。苟知此，則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無足怪矣。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聖人均彼我，一同異，其心無所復留，然豈以是忽遺世法，犯分亂理而不顧哉。人之所畏，吾亦畏之。人之所為，吾亦為之。雖列於君臣父子之間，行於禮樂刑政之域，而天下不知其異也。其所以不櫻於物者，惟心而已。

荒兮其未央哉。

乘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我獨泊兮其未央。如嬰兒之未孩。

人各溺於所好，其美如享太牢，其樂如春登臺，雖然從之，而不知其非。惟聖人深究其妄，遇之泊然不動。如嬰兒之未孩也。

乘乘兮若無所歸。

乘萬物之理而不自私，故若無所歸。

乘乘兮若無所歸。

乘乘兮若無所歸。

乘乘兮若無所歸。

乘乘兮若無所歸。

乘乘兮若無所歸。

乘乘兮若無所歸。

乘乘兮若無所歸。

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道。

衆人守其所知各自以爲有餘。聖人包舉萬物而不主於一。超然其若道也。

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

沌沌若愚而非愚也。

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

世人以分別爲智。聖人知羣妄之不足辨也。故其外若昏。其中若悶。

忽兮若海。漂兮若無所止。

忽兮若海。不見其津涯也。漂然無定。不見其所止宿也。

衆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似鄙。

人各有能。故世皆得而用之。聖人才德全備。若無所施。故疑於頑鄙。

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

道者萬物之母。衆人狗物忘道。而聖人能遺萬物。以道爲宗。譬如嬰兒無所雜食。食於母而已。

孔德之名。惟道是從。

道無形也。及其運而爲德。則有容矣。故德者道之見也。自是推之。則衆有之容。皆道之見於物者也。

道非有無。故以恍惚言之。然及其運而成象。著而成物。未有不於恍惚者。

窈兮冥兮。其中有精。

方有無之未定。恍惚不可見。及夫有無之交。則見其窈冥深渺。雖未成形。而精存乎其中矣。

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物至於成形。則真偽雜矣。方其有精不容僞也。真偽既雜。自一而爲二。而爲三。紛然錯出。不可復信矣。

方其有精。不吾欺也。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卽衆甫。

古今雖異。而道則不去。故以不去名之。惟未嘗去。故能閱衆有之變也。雖萬物之美。不免於變矣。甫者美也。

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聖人所以知萬物之所以然者。以能體道而不去故也。

曲則全。

聖人動必循理。理之所在。或直或曲。要於通而已。通故物不逆。不逆故全也。

枉則直。

直而非理。則非直矣。循理雖枉。而實天下之至直也。

窪則盈。

衆之所貴者下也。雖欲不盈。不可得矣。

敝則新。

昭昭察察。非道也。悶悶若將敝矣。而日新之所自出矣。

少則得。

道一而已。得一則無不得矣。

多則惑。

多學而無以一之。則惑矣。

是以聖人抱一而爲天下式。

不自見。故明。

不自見。故能見物。鏡不自照。故能照物。如使自見自照。則自爲之不暇。何暇及物哉。

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莫能與之爭。

不自見。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皆不爭之餘也。故以不爭終之。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世以直爲是。以曲爲非。將循理而行於世。則有不免於曲者矣。故終篇復言之曰。此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夫所謂全者。非獨全身也。內以全身。外以全物。物我兼全。而復歸於性。則其爲直也大矣。

希言自然。

言出於自然。則簡而中。非其自然而強言之。則煩而難信矣。故曰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

聽之不足聞。用之不足既。所謂希言也。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陰陽不爭。風雨時至。不疾不徐。盡其勢之所至而後止。若夫陽亢於上。陰伏於下。否而不得洩。於是爲飄風暴雨。若將不勝。然其勢不能以終日。古之聖人。言出於希。行出於夷。皆由其自然。故久而不窮。世或厭之。以爲不若詭辨之悅耳。怪行之驚世。不知其不能久也。

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

孔子曰。苟至於仁矣。無惡也。而況志於道者乎。夫苟從事於道。則其所爲合於道者得道。合於德者得德。不幸而失。雖失於物。然必有得於道德矣。

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不知道者。信道不篤。因其失而疑之。於是益以不信。未惟知道。然後不以得失疑道。

不知道者。信道不篤。因其失而疑之。於是益以不信。未惟知道。然後不以得失疑道。

不知道者。信道不篤。因其失而疑之。於是益以不信。未惟知道。然後不以得失疑道。

不知道者。信道不篤。因其失而疑之。於是益以不信。未惟知道。然後不以得失疑道。



踐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人未有不能立且行者也。苟以立為未足而加之以跋。以行為未足而加之以跨。未有不喪失其行者。彼其自見者之流。亦若是矣。

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譬如飲食。適飽而已。餘則病。譬如四體。適完則已。贅則累。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夫道非清非濁。非高非下。非去非來。非善非惡。混然而成其體。於人為性。故曰有物混成。此未有知其生者。蓋湛然常存。而天地生於其中耳。

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

寂兮無聲。寥兮無形。獨立無匹。而未嘗變。行于羣有。而未嘗殆。以此化育萬物。則皆有其母矣。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

道本無名。聖人見萬物無不由也。故字之曰道。見萬物之莫能加也。故強名曰大。然其實則無得而稱之也。

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

自大而求之。則逝而往矣。自往而求之。則遠不及矣。雖逝雖遠。然反而求之。一心足矣。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由道言。則雖天地與王皆未足大也。然世之人習知三者之大。而不信道之大也。故以實告之。人不若地。地不若天。天不若道。道不若自然。然使一日復其性。則此三者人皆足以盡之矣。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

凡物輕不能載重。小不能鎮大。不行者使行。不動者制動。故輕以重為根。躁以靜為君。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輻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行欲輕而不離輻重。觀雖樂而不離燕處。重靜之不可失如此。

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

人主以身任天下。而輕其身。則不足以任天下矣。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輕與躁無施而可。然君輕則臣知其不足賴。臣躁則君知其志於利。故曰輕則失臣。躁則失君。善行無輻迹。善言無瑕譏。善計不用籌策。

乘理而行。故無迹。時然後言。故言滿天下無口過。萬物之數。舉陳於前。善計安用籌策。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全德之人。其於萬物。如母之於子。雖縱而不去。故無關而能閉。無繩而能約。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

彼方執策以計。設闕以閉。持繩以結。其力之所及者少矣。聖人之於人。非特容之。又善救之。我不棄人。而人安得不歸我哉。

是謂聰明。

救人於危難之中。非救之大者也。方其流轉生死。為物所蔽。而推吾至明以與之。使暗者皆明如燈。相傳相襲。而不絕。可謂善救人矣。

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

聖人無心於教。故不愛其資。天下無心於學。故不貴其師。聖人不獨吾忘天下。亦能使天下忘我。故也。雖智大迷。是謂妙妙。

聖人之妙。雖智有所不諭也。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竅。為天下谷。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雄雌先後之及我者也。黑白明暗之及我者也。榮辱貴賤之及我者也。夫欲先而惡後。欲明而惡暗。欲貴而惡賤。物之情也。然而先後之及我。不若明暗之切。明暗之及我。不若貴賤之深。古之聖人。去妄以求復性。其性愈明。則其守愈下。其守愈下。則其德愈厚。其德愈厚。則其歸愈大。蓋不知而不為。不若知而為之。至也。知其雄。守其雌。知性者也。知性而爭心。止則天下之爭先者也。將皆歸之。如水之赴路。莫有去者。雖然。譬如嬰兒。能受而未能用也。故曰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見性者也。居暗而視明。天下之明者。皆不能以形逃矣。故衆則之以為法。雖應萬物。而未嘗用。未嘗用。故曰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復性者也。諸妄已盡。處辱而無憾。曠今如谷之虛。物來而應之。德足於此。純性而無雜矣。故曰復歸於樸。

朴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不割。聖人既歸於樸。復散朴而為器。以應萬物。譬如人君之分政。以立官長。亦因其勢之自然。雖制而非其有所割裂也。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聖人之有天下。非取之也。萬物歸之。不得已而受之。其治天下。非為之也。因萬物之自然而除其害耳。若欲取而為之。則不可得矣。

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凡物皆不可為也。雖有百人之聚。不循其自然而妄為之。必有齟齬不服者。而況天下乎。雖然。小物寡衆。猶有可以力取而智奪者。至於天下之大有神主之。不待其自歸。則叛不聽。其自治則亂矣。故物或行或隨。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故物或行或隨。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故物或行或隨。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故物或行或隨。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故物或行或隨。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故物或行或隨。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陰陽相傾大小相使或行於前或行於後或响而緩之或吹而寒之或益而強之或損而弱之或蔽而成之或墜而壞之皆物之自然而勢之不免也然世之愚人私己而務得乃欲拒而遠之其禍不廢則折聖人知其不可逆則順以待之去其甚去其奢去其泰使不至於過而傷物天下而無患矣此不為之至也堯舜之於水旱雖不能免而終不至於散者由此故也易之泰曰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三陰在外物之泰極矣聖人懼其過而害生故裁成而輔相之使不至於過此所謂去甚去奢去泰也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

聖人用兵皆出於不得已非不得已而欲以強勝天下雖或能勝其禍必還報之楚靈齊湣秦皇漢武或以殺其身或以禍其子孫人之所毒鬼之所疾未有得免者也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兵之所在民事俱廢故田不修用兵之後殺氣勝故年谷傷凡兵皆然而況以兵強天下者耶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

果決也德所不能服政所不能服不得已而後以兵決之耳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勿得已果而勿強

勿矜勿伐勿驕勿得已四者所以勿強也物壯則老老謂不道不道早已

壯之必老物無不然者惟有道成而若缺盈而若沖未嘗壯故未嘗老未嘗死以兵強天下壯亦甚矣而能無老乎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以之濟難而不以為常是謂不處

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而一本無美夫樂殺人者則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之衆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道無常名常無朴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將自貧朴性也道常無名亦不可名矣故其為物舒之無所不在而斂之不盈毫末此所以朴雖小而不可臣也故匹夫之賊守之則處垢糠粃足以陶鑄堯舜而侯王之尊不能守則萬物不寶矣

天地之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沖氣升降相合為一而降甘露然被於萬物無不均遍聖人體至道以應諸有亦露之無不及者此所以貴寶萬物也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天一作亦將知之止一作知之止所以不殆

聖人散朴為器因器制名豈其狗名而妄朴遂末而喪本者蓋亦知復於性是以乘萬物變而不殆也

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江海之在天下猶川谷之分也道萬物之宗也萬物道之末也皆水也故川谷歸其所鍾皆道也故萬物資其宗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分別為智蔽蓋為明分別之心未除故止於知人而不能自知蔽蓋則無分別故能自知而又可以及人也

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力能及人而不能及我故克己復性則非力之所及故可謂強也

知足者富知足者所遇而足則未嘗不富也雖有天下而常挾不足之心以處之則是終身不能富也

強行者有志不與物爭而自強不息物莫能奪其志也不失其所者久

物變無窮而心未嘗失則久矣死而不亡者壽

生死之變亦大矣而其性漠然不亡此古之至人能生不死者也大道汎兮其可左右汎兮無可無不可故左右上下周旋無不至也

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而不名有世有生物而不辭者必將恃之以為己有世有避物而不有者必將辭物而不生生而不辭成而不有者惟道而已

愛養萬物而不為主常無欲可名為小萬物歸焉而不為主可名為大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大有為為大之心則小矣

執大象天下往道非有無故謂之大象苟其昭然有形則有同有異同者好之異者惡之好之則來惡之則去不足以使天下皆往矣

往而不害安平泰有好好惡則有所利有所害好惡既盡則其於萬物皆無害矣故至者無不安無不平無不泰

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作樂設餌以待來者豈不足以止過客哉然而樂聞餌盡將捨之而去矣若夫執大象以待天下天下

不知好之，又況得而惡之乎。雖無臭味，形色聲音以悅人，而其用不可盡矣。  
 將欲噓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是謂微明。  
 未嘗與之而遽奪，則勢有所不及。理有所不足，勢不極，則取之難。理不足，則物不服。然此幾於用智也。  
 與管仲孫武何異。聖人之於世俗，其迹固其相似者也。聖人乘理，而世俗用智。乘理如醫藥，巧於應病。  
 用智如商賈，巧於射利。

柔弱勝剛強

聖人知剛強之不足恃，而以柔弱自處。天下之剛強，方相傾相軋，而獨柔弱以待之。及其大者傷，小者死，而吾以不較坐待其斃。此所謂勝也。雖然，聖人豈有意為此以勝物哉。知勢之自然而居其自然耳。  
 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魚之爲物，非有爪牙之利，足以勝物也。方其託於深淵，雖強有力者，莫能執之。及其脫淵而陸，則森然一物耳。何能爲哉。聖人居於柔弱，而剛強者莫能傷。非徒莫能傷也。又將以前制其後。此不亦天下之利器也哉。魚惟脫於淵，然後人得制之。聖人惟處於柔弱，而不厭，故終能服天下。此豈與衆人共之者哉。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

無所不爲，而無爲之意耳。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朴。

聖人以無化萬物，萬物化之。始於無爲，而漸至於作。譬如嬰兒之長，人僞自起。故三代之衰，人情之變，至有不可勝言者。苟其方作而不爲之動，終以無名之朴鎮之，庶幾可得而止也。

無名之朴，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定。

聖人中無抱朴之念，外無抱朴之迹。故朴全而用大，苟欲朴之心尚存於胸中，則失之遠矣。

老子解卷之三

德經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聖人從心所欲，不踰矩。非有意於德而德自足。其下知德之貴，勉強以求不失。蓋僅自完耳。而何德之有。

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

無爲而有以爲之，則猶有爲也。惟無爲而無以爲之者，可謂無爲矣。其下非爲不成，然猶有以爲之，非徒作而無術者也。

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

仁義皆不免於爲之矣。其所以異者，仁以無以爲爲勝。義以有以爲爲功耳。德有上下，而仁義有上無下。何也。下德在仁義之間，而仁義之下者，不足復言也。

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

自德以降，而至於禮。聖人所以養民者極矣。故爲之而不應，則至於攘臂而強之。而又不應，於是刑罰興而甲兵起。則徒作而無術矣。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

忠信而無禮，則忠信不見，禮立而忠信之美發越於外。君臣父子之間，夫婦朋友之際，其外燦然，而其

中無餘矣。故順之則治，違之則亂。治亂之相去，其間不能以髮。故曰亂之首。

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

聖人玄覽萬物，是非得失，舉陳於前，如鑑之照形，無所不見。而孰為前後，世人視止於目，聽止於耳，思

止於心，冥行於萬物之間，役智以求識，而偶有見焉，雖自以為明，而不知至愚之自始也。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世之鄙夫，樂其有德於下，而妄其上，故喜薄而遺厚，榮華而棄實，非大丈夫孰能去彼取此。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

一道之得，所以得為物者，皆道也。天下之人，見物而忘道，天知其清而已，地知其寧而已，神知其靈

而已，谷知其盈而已，萬物知其生而已，侯王知其為天下正而已，不知其所以得此者，皆道存焉耳。

其致之一也，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

滅，侯王無以為貴，將恐蹶。

致之言極也，天不得一，未遑裂也，地不得一，未遑發也，神不得一，未遑歇也，谷不得一，未遑盈也，萬物

不得一，未遑滅也，侯王不得一，未遑蹶也，然其極必至於此耳。

故貴必以賤為本，高必以下為基。

天下之大，侯王之貴，皆一之致。夫一果何物也，視之不見，執之不得，則亦天下之至微也。此所謂賤與

下也。

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殺，此其以賤為本耶，非乎。

昔之為此稱者，亦舉其本而遺其末耳。

故致數車無車，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

輪輻蓋軫，衡轅轆轤，會而為車，物物可數，而車不可數。然後知有之為車，所謂無之以為用者也。然則

天地將以大為天地耶，侯王將以貴為侯王耶，大與貴之中，有一存焉。此其所以為天地侯王者，而矣

或之知其故，一處貴而非貴，處賤而非賤，若玉之碌碌，貴而不能賤，石之落落，賤而不能貴也。

反者道之動。

復性則靜矣，然其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動所自起也。

弱者道之用。

道無形無聲，天下之弱者莫如道，然而天下之至強莫加焉。此其所以能萬物也。

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世之不知靜之為動，弱之為強，故告以物之所自生者，蓋天下之物，聞有母制子，而未聞以子制母者

也。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

道非形不可見，非聲不可聞，不先知萬物之妄，廓然無蔽，卓然有見，未免於不信也。故下士荒唐謬悠

而笑之，中士聞道，與之存亡出沒而疑之，惟了然見之者，然後勤行服膺而不忘。孔子曰：語之而不信

者，其回也與，斯所謂上士也哉。

故建言者有之。

建立也，古之立言者有是說，而老子取之，下之所陳者。

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一作

無所不照，而非察也。若止不行，而天下之速者，莫之先也。或夷或類，所至則平，而未嘗削也。

上德若谷，太白若辱。

上德不德，如谷之虛也，使白而不受汗，此則不屑不潔之士，而非聖人也。

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真若渝。

廣大而不可復加，則止於此而已，非廣也。因物之自然而無所立者，外若偷惰，而實建也。體性抱神，隨

物變化而不失真者，外若渝也。

大方無隅，大器晚成。

全其大方，故不小，立圭角，惟器之大，故不可近用也。

大音希聲，大象無形。

非耳之所得聞，非目之所得見也。

道隱無名，夫惟道善貸且成。

道之所寓，無所不見，凡此十二者，皆道之見於事者也。而道之大全則隱於無名，惟其所寓，推其有餘

以貸不足物之賴之以成者如此。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

夫道非一非二，反其與萬物為偶，道一而物不一，故以一名道。然而道則非一也，一與一為二，二與一

為三，自是以往，而萬物生物，雖有萬不同，而莫不負陰抱陽，沖氣以為和者。蓋物生於三，而三生於一，

理之自然也。

人之所惡，惟孤寡不殺，而王公以為稱。

世之人不知萬物之所自生，莫不賤寡小而貴衆大，然王公之尊而自稱孤寡不殺，古之達者，蓋已知

之矣。

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人之所教，我亦教之。一作亦我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

世以柔弱為損，強梁為益，不知其非也。故將使天下之教者，皆以此教之，曰：不見強梁者之不得其死

乎強梁之極也。人知強梁之不免於死，則知妄之不可為。知妄之不可為，而後可與語道矣。故曰：吾將以為教父。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無間，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

以堅御堅，不折則碎；以柔御堅，柔亦靡不堅，亦不病。求之於物，則水是也；以有入有，捍不相受，以無入有，無未嘗勞。有未嘗覺，求之於物，則鬼神是也。是以聖人唯能無為，故能使衆強，出入羣有，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

先身而後名，貴身而賤貨，猶未為妄我也。夫妄我者，身且不有，而況於名與貨乎？然貴以身為天下，非忘我不能使天下。知名之不足，親貨之不足多，而後知貴身。知貴身而後知忘我，此老子之意也。

得與亡孰病？

不得者以亡為病，及其既得而思失，則病有甚於亡者。惟齊有亡，均得失，而後無病也。

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愛之甚，則凡可以求之者無所不為，不能無費乎？藏之多，則攻之者必衆，能無亡乎？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沖，其用不窮。

天下以不缺為成，故成必有弊，以不虛為盈，故盈必有窮。聖人要於大成而不恤其缺，期於大盈而不惡其沖，是以成而不弊，盈而不窮也。

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

直而不屈，其直必折，循理而行，雖曲若直，巧而不拙，其巧必勞，付物自然，雖拙而巧，辨而不訥，其辨必窮。固理而言，雖訥而辨。

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為天下正。

成而不缺，盈而不沖，直而不屈，巧而不拙，辨而不訥，譬如躁之不能靜，靜之不能躁耳。夫躁能勝寒，而不能勝熱，靜能勝熱，而不能勝寒，皆滯於一偏而非其正也。惟淡然清靜，不滯於一，非成非缺，非盈非沖，非直非屈，非巧非拙，非辨非訥，而後無所不勝，可以為天下正矣。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

天下各安其分，則不爭而自治，故卻走馬而糞也。

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

以其可欲者示人，固有罪矣，而不足其足者，其禍又甚於所欲，必得者，其咎最大。匹夫有一於身，患必及之，侯王而為之，則戎馬之所自起也。

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知足者所寓而足，故無不足也。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性之為體，充遍宇宙，無遠近古今之異。古之聖人，其所以不出戶牖而無所不知者，特其性全故耳。世之人為物所蔽，性分於耳目內，為身心之所紛亂，外為山河之所障塞，見不出視，聞不出聽，戶牖之微，能蔽而絕之，不知聖人復性而足，乃欲出而求之，是以彌遠而彌少也。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

性之所及，非特能知能名而已，蓋可以因物之自然，不勞而成矣。

為學日益。

不知道而務學，聞見日多，而無以一之，不免為累也。孔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為道日損。

苟一日知道，顧視萬物，無一非妄，去妄以求復性，是之謂損。孔子謂子貢曰：賜也，女以子為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

去妄以求復性，可謂損矣，而去妄之心猶存，及其無妄，此心純性而無餘，然後無所不為，而不失於無為矣。

取有過字。天下者，常以無事，及一本有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人皆有欲取天下之心，故造事而求之心見於外，而物惡之，故終不可得。聖人無為，故無事，其心見於外，而物安之，雖欲不取天下，而天下歸之矣。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

虛空無形，因萬物之形以為形，在方為方，在圓為圓，如使空自有形，則何以形萬物哉？是以聖人無心，因百姓之心以為心，無善不善皆善之，無信不信皆信之，善不善在彼，而吾所以善之者，未嘗渝也，可謂德善矣。信不信在彼，而吾所以信之者，未嘗變也，可謂德信矣。不然，善善而棄不善，信信而棄不信，豈無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哉？

聖人在天下，恍恍為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天下善惡信偽，方各自是以相非相賊，不知所定。聖人變之，故恍恍以天下，混其心，無善惡無信偽，皆以一等之彼方，注其耳目以觀聖人之予奪，而吾一以嬰兒遇之，於善無所喜，於惡無所嫉，夫是以善者不矜，惡者不慍，釋然皆化，而天下始定矣。

出生入死。

性無生死，出則為生，入則為死。

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

因萬物取生以自滋養者生之徒也。聲色臭味以戕賊者死之徒也。二者既分死生之道矣。吾又知作而不知休，知言而不知默，知思而不知忘，以趨於盡，則所謂動而之死地者也。生之道，以十言之，三者各居其三矣。豈非生死之道九而不生不死之道一而已乎。不生不死，則易所謂寂然不動者也。老子言其九不言其一，使人自得之以寄無思無為之妙也。

夫何故，以其生之厚。

有生則有死，故生之徒，即死之徒也。人之所賴於生者厚，則死之道常十九。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避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至人常在不生不死之中，生地且無，焉有死地哉。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道者萬物之母，故生萬物者道也。及其運而為德，牧養羣衆而不辭，故畜萬物者德也。然而道德則不能自形，因萬物而後見，物則不能自成，遠近相取，柔剛相交，而後與亡治亂之變成矣。

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夫莫之命而常自然。形雖由物，成雖由勢，而非道不生，非德不畜，是以道尊而德貴，尊如父兄，貴如侯王，道無位而德有名，故也。若特術而後尊貴者，非實尊貴矣。

故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天下有始，以故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天下有始，以故道生之。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道方無名，則物之所資始也。及其有名，則物之所資生也。故謂之始，又謂之母，其子則萬物也。

既知得，其母復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聖人體道以周物，譬如以母知其子，了然無不察，雖其智能周之，然而未嘗以物忘道，故終守其母也。

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天下皆具此道，然常忘道而徇物，目悅於色，耳悅於聲，聞其悅之心，而以其事濟之，是以終身陷溺而不能救。夫聖人之所以終身不勤者，唯塞而閉之，未嘗出而徇之也。

見小曰明，守弱曰強。悅之為害，始小而浸大，知小之將大而閉之，可謂明矣。趨其所欲而不顧，自以為強，而非強也。唯見悅而知畏之者，可謂強矣。

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習。世人開其所悅，以身徇物，往而不返，聖人塞而閉之，非絕物也，以神應用其光，如己身不與也。夫耳

之能聽，目之能視，鼻之能嗅，口之能嘗，身之能觸，心之能思，皆所謂光也。蓋光與物接，物有去而明無損，是以應萬物而不窮，殃不及於其身，故其常性湛然相襲而不絕矣。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惟施是畏。體道者無知，所行無所施設，而物自化，今介然有知，而行於大道，則有所施設建立，非其自然有足畏者矣。

大道甚夷，而民好徑。大道夷易，無有險阻，世之不知者，以為迂緩，而好徑以求捷，故凡舍其自然而自所設施者，皆欲速者也。

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綵，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誇，非盜哉。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綵，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誇，非盜哉。

若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豈復飭末廢本以施設為事，誇以誨盜哉。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

世豈有建而不拔，抱而不脫者乎。惟聖人知性之真，審物之妄，捐物而修身，其德充積，實無所立，而其建之於身，其德適其修之於家，其德乃餘，修之於鄉，其德適長，修之於國，其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

身既修，推其餘以及外，雖至於治天下可也。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天地外者，世俗所不見矣，然其理可推而知也。修身之至，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皆吾之所及知也。然安知聖人之以天下觀天下，亦若吾之以身觀身者乎。豈身可以身觀，而天下獨不可以天下觀乎。故曰：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言亦以身知之耳。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老子之言道德，每以嬰兒況之者，皆言其體而已，未及其用也。夫嬰兒淡然無欲，其體則至矣，然而物來而不知應，故未可以言用也。

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道無形體，物莫得而見也。況可得而傷之乎。人之所以至於有形者，由其有心也。故有心而後有形，有形而後有敵，敵立而傷之者至矣。無心之心，物無與敵者，而葛由傷之。夫赤子之所以至此者，唯無心也。

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無執而自握，無欲而自作，是以知其精有餘而非心也。

終日號而不嗔，和之至也。

心動則氣傷，氣傷則號而噤，終日號而不噤，是以知其心不動而氣和也。

知和曰常，知常曰明。和者不以外傷內也，復命曰常，遇物而知反其本者也。知和曰常，得本以應萬物者也。其實一道也，故皆謂之常矣。

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生不可益而欲益之，則非其正矣。妖也，氣惡妄作，而又以心使之，則強梁甚矣。物壯則老，謂之不道，不道早已。

益生使氣不能聽其自然，日入於剛強，而老從之，則失其赤子之性矣。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道非言說，亦不離言說，然能知者未必言，能言者未必知，唯塞兌閉門，以杜其外，挫銳解紛，和其光同塵，以治其內者，默然不言，而與道同矣。

故不可得而親，亦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亦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可得而親，則可得而疏，可得而利，則可得而害，可得而貴，則可得而賤，體道者均覆萬物，而孰為親疏，等親順逆而孰為利害，不知榮辱而孰為貴賤，情計之所不及，此所以為天下貴也。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

古之聖人柔遠能邇，無意於用兵，唯不得已然後有征伐之事，故以治國為正，以用兵為奇。雖然，此亦未足以取天下，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惟體道者廓然無事，雖不取天下而天下歸之矣。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

人主多忌諱，下情不上達，則民貧而無告矣。

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朴。

利器權謀也，明君在上，常使民無知無欲，民多權謀，則其上眩而昏矣。人不務本而趨末技，則非常無益之物作矣。患人之詐偽，而多為法令以勝之，民無所措手足，則日入於盜賊矣。

### 老子解卷之四

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邪，正復為奇，奇復為詭，詭復為誣，民之迷，其日固久。

天地之大，世俗之見，有所眩而不知也。蓋福倚於禍，禍伏於福，譬如晝夜寒暑之相代，正之為奇，善之為詭，譬如老稚生死之相繼，未始有正而迷者不知也。夫惟聖人出於萬物之表，而覽其終始，得其大全，而遺其小察，視之悶悶，若無所明，其民醇醇，各全其性矣。若夫世人不知道之全體，以耳目之所知為至，彼方且自以為福，而不知禍之伏於其後，方且自以為善，而不知詭之起於其中，區區以察為明，至於甚察傷物，而不悟其非也，可不哀哉。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刺，直而不肆，光而不耀。知小察之不能盡物，是以雖能方能廉，能直能光，而不用其能，恐其陷於一偏也，而不及者，則此世俗所謂悶悶也。

治人事天莫若嗇，夫唯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尅，無不尅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凡物方則割，廉則刺，直則肆，光則耀，惟聖人不然，此所謂嗇也。夫嗇者有而不用者也，世患無以服人，

苟誠有而能蓄，雖未嘗與物較，而物知其非不能也。則其服之早矣。物既已服，欲藏而用，至於沒身而終不試，則德重積矣。德積既厚，雖天下之剛強，無不能尅。則物莫測其量矣。如此而後，可以有國。彼世之小人，有尺寸之柄，而輕用之，一試不服，天下測知其深淺而爭犯之。雖欲保其國家，不可得也。吾是以知蓄之可以有國，可以有國，則有國之母也。

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

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以畜治人，則可以有國者是也。以當事天，則深根固蒂者是也。古之聖人，保其性命之常，不以外耗，內則根深而不可拔，蒂固而不可脫。雖以長生久視可也。蓋治人事天，雖有內外之異，而莫能蓄則一也。

治大國若烹小鮮。

烹小鮮者，不可撓。治大國者，不可煩。煩則人勞，撓則魚爛。

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

聖人無爲，使人各安其自，外無所求，內無所畏。則物莫能侵，雖鬼無所用神矣。非其鬼之不神，亦有神而不傷人耳。非神之不傷人，聖人未嘗傷人，故鬼能無爲耳。

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人鬼之所以不相傷者，由上有聖人也。故德交歸之。

大國者下流。

天下之歸大國，猶衆水之趨下流也。

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

衆動之赴靜，猶衆高之赴下。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故大者宜爲下。

大國能下，則小國輔之。小國能下，則大國納之。大國下以取人，小國下而取於人。

道者萬物之與，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凡物之見於外者，皆其門室也。道之在物，譬如其與，物皆有之，而人莫之見。夫惟賢者得而有之，故曰善人之寶。愚者雖不能得，而道非道則不能安也。故曰不善人之所保。蓋道不遠人，而人則遠人。今誠有人善言，則可以爲市。尊行之，則可以加於人矣。朝爲不義，而夕聞大道，妄盡而性復，雖欲指不善，不可得也。而又安可棄之哉。

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壁以先，驪馬，不如坐進此道。

立天子，置三公，將以道救人耳。雖有拱壁之貴，驪馬之良，而進之，不如進此道之多也。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有一字不日求，以求得，有罪以免耶？故爲天下貴。

道本在我，人患不求，則得之矣。道無功罪，人患不知，則凡罪不能汗矣。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殺怨以德。

聖人爲無爲，故無所不爲。事無事，故無所不事。味無味，故無所不味。其於大小多少，一以道遇之而已。蓋人情之所不能忘者，怨也。及其愛惡之情忘，則雖報怨，猶報德也。

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世人莫不畏大而侮小，難多而易少。至於難而後圖，大而後爲，則事常不濟矣。聖人齊大小，一多少，無所不畏，無所不難，而安有不濟者哉。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

方其未有，持而謀之足矣。及其將然未泮，而散之不去也。然猶愈於既成也。故爲之於未有者上，也。治之於未亂者次也。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爲者敗之，執者失之。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

治亂禍福之來，如彼三者，積小以成大。聖人待之以無爲，守之以無執，故能使禍自至，禍自亡。譬如種苗深耕而厚籽之，及秋自種，譬如被盜危坐而熟視之，盜將自卻也。人不知物之自然，以爲非爲不成。非執不留，故常與禍爭勝。與禍爭勝，是以禍至於不救，禍至於不成，其理然也。

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始，則無敗事。

聖人知有爲之害，不以人助天。始終皆因其自然，故無不成者。世人存心於得喪，方事之微，猶有不知而聽其自然者。及見其幾成而重失之，則未有不以爲敗之者矣。故曰慎終始，則無敗事。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人皆徇其所欲，以傷物。信其所學，以害理。聖人非無欲也，欲而不欲，故雖欲而不傷於物。非無學也，學而不學，故雖學而不害於理。然後內外空明，廓然無爲，可以輔萬物之自然，而待其自成矣。

古之所謂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

古之所謂智者，知道大全，而覽於物之始終，故足貴也。凡民不足，以知此，而溺於小智，以察爲明，則智之害多矣。故聖人以道治民，非以明之，將以愚之耳。蓋使之無知無欲，而聽上之所爲，則雖有過，亦小矣。

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至於大順。

吾以智御人，人亦以智應之。而上下交相賊矣。吾之所貴者德也，物之所貴者智也。德與智固相反，然智之所順者小，而德之所順者大也。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

之是以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聖人非欲上人非欲先人也蓋下之後之其道不得不且先耳

天下皆謂我道大信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

夫道曠然無形頽然無名充遍萬物而與物無一相似此其所以爲大也若似於物則亦一物矣而何足大哉

夫我有三寶持而寶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

道以不似物爲大故其運而爲德亦闕然以鈍爲利以退爲進不合於世俗今夫世俗貴勇敢尙廣大

誇進銳而吾之所寶則慈忍儉約廉退此三者皆世之所謂不肖者也

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世以勇決爲賢而以慈忍爲不及事不知勇決之易挫而慈忍之不可勝其終必至於勇也世以廣大

蓋物而以儉約爲陋不知廣大之易窮而儉約之易足其終必至於廣也世以進銳爲能而以不敢先

爲恥不知進銳之多惡於人而不敢先之樂推於世其終卒爲器長也蓋朴散而爲器聖人用之則爲

官長自朴成器始有屬有長矣

今舍慈且勇舍儉且廣舍後且先死矣

勇廣先三者人之所共疾也爲衆所疾故常近於死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術之

以慈術物物之愛之如己父母雖爲之効死而不辭故可以戰可以守天之將救是人也則開其心志

使之無所不慈無所不慈則物皆衛之矣

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戰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爲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

古之極

士當以武爲本行之不性若以武行武則死矣聖人不得已而後戰若出於怒是以我故殺人也以我

故殺人天必殃之以吾不爭故能勝彼之爭若皆出於爭則未必勝矣人皆有相上之心故莫能相爲

用誠能下之則天下皆吾用也

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

主造事者也客應敵者也進者有意於爭者也退者無意於爭者也無意於爭則雖用兵與不用均也

苟無意於爭則雖在軍旅如無臂可攘無敵可因無兵可執而安有用兵之咎耶

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聖人以慈爲敵敵則輕戰輕戰則輕殺人喪其所以爲慈矣兩敵相加而出於不得已則有哀心哀

心見則天人助之雖欲不勝不可得已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於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道之大復性而足而性之妙見於起居飲食之間聖人指此以示人豈不易知乎人能體此以應萬物

豈不易行乎然世常患日用而不知知且不能而況行之乎

言有宗事有君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

言者道之筌也事者道之迹也使道可以言盡則聽言而足矣可以事見則考事而足矣惟不能盡事

不能見非舍言而求其宗遺事而求其君不可得已蓋古之聖人無思無爲而有漠然不自知者存焉

此則思慮之所不及是以終莫吾知也

知我者希則我者之一作貴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衆人之所能知亦不足貴矣聖人外與人同而中獨異耳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道非思慮之所及故不可知然方其未知則非知無以入也及其既知而存知知則病矣故知而不知

者上不知而知者病既不可不知又不可知惟知知之爲病者久而病自去矣

民不畏威大威至矣

夫惟自有威高光明光大赫然莫能加此所爲大威也人常患弱於衆安畏生死而憚得喪萬物之威難

然乘之終身惴惴之不暇雖有大威而不自知也苟誠知之一死生齊得喪坦然無所怖畏則大畏燐

然見於前矣

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唯不厭是以不厭

性之大可包絡天地彼不知者以四肢九竅爲已守之而不厭是以見不出視聞不出聽蓋然其陋也

故教之曰無狹其所居彼知之者知性之大而吾身之狹也則愀然厭之欲脫而不得不知有厭有慕

之方固於物也故教之曰無厭其所生夫唯聖人不狹不厭與人同生而與道同居無廣狹淨穢之辨

既不厭生而後知生之無可厭也

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聖人雖自知之而不自見以示人雖自愛之而不自貴以眩人恐人之有厭有慕也厭慕之心未忘則

猶有畏也畏去而後大威至矣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

勇於敢則死勇於不敢則生此物理之常也然而敢者或以得生不敢者或以得死世途僥倖其或然

而忽其常理夫天道之遠其有一或然者孰知其好惡之所從來哉故雖聖人猶以常爲正其於勇敢

未嘗不難之列子曰迎天意揣利害不如其已患天道之難知故也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繾然而善謀

天不與物爭於一時而要於終勝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未有求而不應者也神之格思不可度思惴

可射思非有召之者也。繚然舒緩貌。繚然若無所營。而其謀度非人所及也。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世之耳目觀天。見其一曲而不見其大全。有以善而得禍。惡而得福者。未有不疑天網之疏而多失也。惟能要其終始。盡其變化。然後知其恢恢廣大。雖疏而不失也。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

政煩刑重。民無所措手足。則常不畏死。雖以死懼之。無益也。民安於政。常樂生畏死。然後執其詭異者而殺之。孰敢不服哉。

常有司殺者。夫代司殺者。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手矣。

司殺者天也。方治之世。而有詭異亂羣之人。恣行於其間。則天之所棄。而吾殺之。則天殺之。而非我也。非天所殺。而吾自殺之。是代司殺者殺也。代大匠斲。則傷其手。代司殺者。殺則及其身矣。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

上以有為導民。民亦以有為應之。故事多而難治。上以利欲先。民亦厚其生。而求利不厭矣。夫貴生之極。必至於輕死。惟無以生為。而生自全矣。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生之徒。沖氣在焉。則體無堅強之病。至理在焉。則事無堅強之累。

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折。兵以義勝者非強也。強而不義。則敗速矣。木自拱把以上。則近於伐矣。

強大處下。柔弱處上。物之常理。精者在上。粗者在下。精必柔弱。粗必強大。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

張弓上筋弛弓上角。故以況天下之抑高舉下。天無私故。均人多私。故不均。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

有道者。瞻足萬物。而不辭。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予人。已愈多。非有道者。無以堪此。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

爲而恃成而處。則賢見於世。賢見於世。則是以有餘自奉也。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故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無謂天下王。正言若反。

正言合道而反俗。俗以受垢爲辱。受不祥爲殃。故也。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

夫怨生於妄。而妄出於性。知性者不見謬妄。而又何怨乎。今不除其本。而欲知其末。故外和而內未忘也。

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徵。

契之左右。所以爲信而息爭也。聖人與人。均有是性。人方以妄爲常。馳騖於爭奪之場。而不知性之未始少妄也。是以聖人以其性示人。使之除妄以復性。待其妄盡而性復。未有不廓然自得。如右契之合左。不待責之而自服也。然則雖有大怨。將澆然冰解。知其非有矣。而妄用和之。彼無德者。乃欲人人而通之。則亦勞而無功矣。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天道無私。惟善人則與之。契之無私。亦猶是也。惟合者則得之矣。

小國寡民。

老子生於衰周。文勝俗弊。將以無爲救之。故於其書之終。言其所志願。得以小國寡民以試焉。而不可得耳。

使有什百人之器。而不用。

民各安其分。則小有財者。不求於世。什百人之器。則材備什夫百夫之長者也。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車。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事少民朴。雖結繩足矣。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

內足而外無所慕。故以其所有爲美。以其所處爲樂。而不復求也。

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民物繁夥。而不相求。則彼此皆足故也。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信則爲實。而已。故不必美。美則爲觀。而已。故不必信。

善者不辨。辨者不善。

以善爲主。則不求辨。以辨爲主。則未必善。

知者不博。博者不知。

有一以貫之。則無所用博。博學而日益者。未必知道也。

聖人不積。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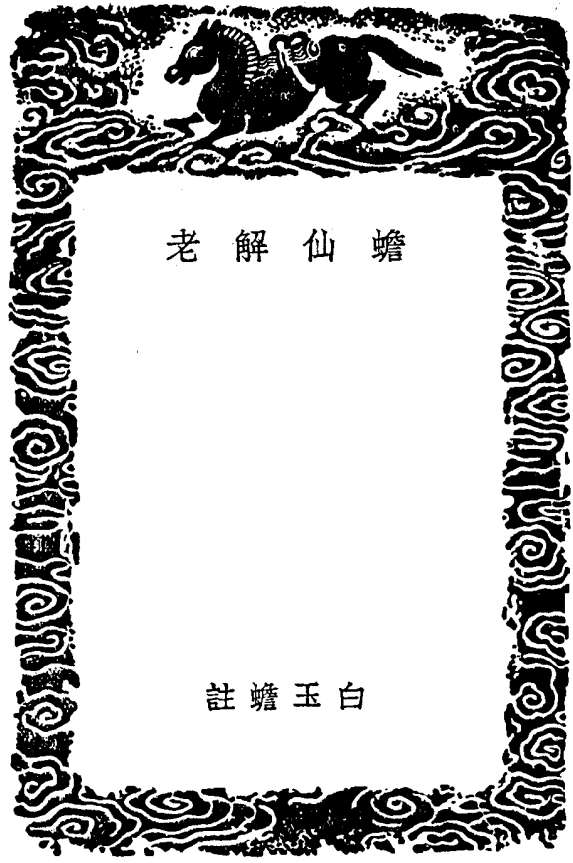
聖人抱一而已。他無所積也。然施其所能。以爲人。推其所有。以與人。人有盡而一無窮。然後知一之爲貴也。

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勢可以利人，則可以害人矣。力足以為之，則足以爭之矣。能利能害而未嘗害，能為能爭而未嘗爭。此天與聖人所以大過人而為萬物之宗者也。凡此皆老子之所以為書，與其所以為道之大略也。故於終篇復言之。

子年四十有二，謫居筓筓，雖小州而多古禪刹，四方游僧聚焉。有道全者住黃巖山，南公子孫也。行高而心通，喜從子游，嘗與子談道。子告之曰：子所談者，予於儒書已得之矣。全曰：此佛法也。儒者何自得之？予曰：不然。予忝聞道，儒者之所無，何苦強以誣之？顧誠有之，而世莫知其全曰：儒墨之不相通，如胡漢之不相語也。子亦何由而知之？試為我言其略。予曰：孔子之孫子思，子思之書曰中庸。中庸之言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非佛法而何？顧所從之言異耳。全曰：何以言之？予曰：六祖有言：不思善，不思惡，方是時也。孰是汝本來面目。自六祖以來，人以此言悟入者大半矣。所謂不思善，不思惡，則喜怒哀樂之未發也。蓋中者佛性之異名，而和者六度萬行之總目也。致中和而天地萬物生于其間，此非佛法何以當之。全驚喜曰：吾初不知已。今而後始知儒佛一法也。子笑曰：不然。天下固無二道，而所以治人則異。君臣父子之間，非禮法則亂。知禮法而不知道，則世之俗儒不足貴也。居山林木食澗飲，而心存至道，雖為人天師可也。而以之治世，則亂古之聖人，中心行道而不毀世法，然後可耳。全作禮曰：此至也。是時子方解老子，每解一章，輒以示全。全輒嘆曰：皆佛說也。子居筓筓五年而北歸，全不久亦化去。逮今二十餘年矣。凡老子解亦時有所刊定，未有不與佛法合者。時人無可與語，思復見全而示之。故書之老子之末。大觀二年十二月初十日，子由題。

子昔南遊海康，與子瞻邂逅于藤州。相從十餘日，語及平生舊學。子瞻謂子：子所作詩春秋傳古史三書，皆古人所未至。惟解老子，差苦不及。予至海康，閑居無事，凡所謂書多所更定，乃再錄老子書以寄子瞻。自是蒙恩北歸。予瞻至毘陵，得疾不起。逮今十餘年，竟不知此書于子瞻為可否也。政和元年冬，得任選等所編先公手澤，其一曰：子由寄老子新解，讀之不盡，廢卷而嘆。使戰國有此書，則無商鞅，使漢初有此書，則孔子老子為一使，管宋間有此書，則佛老不為二。不意老年見此奇特，然後知此書當子瞻意。然子自居穎川十年之間，於此四書復所刪改，以為聖人之言，非一讀所能了。故每有所得，不敢以前說為定。今日益以老自是以為足矣。欲復質之子瞻而不可得。言及於此涕泗而已。十二月十一日子由再題。



老解仙蟾

註蟾玉白

蟾仙解老

宋 紫清真人白玉蟾註

體道章

道○而已。可道，非常道。不可道，即名曰道。名可名，非常名。已非道也。無○是道。名天地之始。道生一，即是有二。一生三。三生萬物。故有萬物之母。一無生，萬有歸一。故常無欲，以觀其妙。見道心常有抱一，欲以觀其微。身有生，生有死。故有萬物之一無。無同出而異名。一心本空，同謂之玄。人能虛心，道自歸之。玄之又玄，無中生有，衆妙之門。用之無窮。

養生章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莫能與之爭者，道也。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而弗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惟弗居，是以不去。

安民章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乱。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

蟾仙解老

蟾仙解老

致為也。無為○則無不治。

無源章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性其銳，解其紛，止念，和其光，而不見。同其虛，混

虛用章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任其聖人，不仁，心為心也。以百姓為芻狗。豈有他哉。天地之間，心也。其猶

成象章

谷神不死，此心本。是謂玄化。玄化之門，念顯。是謂天地根。惟心，綿綿若存。只是用之不勤。無為

韬光章

天長地久，無窮。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生誠是以聖人。我也。後其身而

易性章

上善若水。性猶水。不為物所利。萬物而不爭。初何處。衆人之所惡。何有。故幾於道。如此居善地。無所心

運災章

持而盈之，無久。不如其已。放下。揣而銳之，無為。不可長保。勿失。金玉滿堂，檢視檢聽，莫之能守。終日富貴

能為章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其真專，其致柔。純靜能如嬰兒乎。混然一片，滌除玄覽。無心於事。能無疵乎。身

無用章

三十幅，○是也。共一轂。一月當其無。月大有車之用。亦成一。月。輒地以為器。而或造化營其無。天地無全

檢欲章

五色，○白黑。令人目盲。其德在。目。五音。令人耳聾。其德在。耳。五味。令人口爽。其德在。舌。馳騁田獵。心

蟾仙解老

三



地大無形王亦大也... 道法自然

重德章

重為輕根... 善行無遺

巧用章

善行無遺... 反機章

反機章

知其雄... 守其黑

守其黑

為天下下... 無為章

無為章

將欲取天下... 儉武章

儉武章

以道佐人... 偃武章

偃武章

夫佳兵者... 聖德章

聖德章

凡百故吉... 聖德章

聖德章

道常無名... 辨德章

辨德章

知人者智... 任成章

任成章

大道汎兮... 仁德章

仁德章

執大象... 微明章

微明章

將欲嗾之... 為政章

為政章

道常無為... 論德章

論德章

上德不德... 法本意

法本意

昔之得一... 法本意

法本意

得一一以... 法本意

法本意







知難章

吾言甚易知也。心而甚易行已。天下莫能知。不知。莫能行。不知。言有宗。無為。事有君。無念。夫惟無知。其然。是以不我知。何復何有。我者希。知我則則我貴矣。道亦非道。是以聖人無我。被褐懷玉。如愚。

知病章

知不知上。不知所知。知與不知。不知。知病。知知一字。夫惟病病。病在於知。是以不病。先生聖人不病。無念之念。以其病病。此心乃見。是以不病。三切惟心。

愛己章

民不畏威。人不能大威至矣。生死事大。無狀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惟不厭。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冷眼自知。自愛不自貴。無道可得。故去彼取此。自知不自見。

任為章

勇於敢則殺。有力於勇。不敢則活。有力於守。此兩者。能殺。或利或害。害道如劍。不能。孰知其故。空相。是以聖人猶難之。心易知。而不易於行。天之通。心不爭而善。無為。不言而善。無不召而自來。坦然而善。無事。天網恢恢。何物不在。練而不失。此道常在。

制感章

良常不畏死。此道不全。奈何以死懼之。人死。若使良常畏死。不知有死。而為奇者。夫亦。吾得執而殺之。其心。安能殺。其心。使常有司殺者殺。能絕百念。夫代司殺者殺。可以我心代他心也。是謂代大匠。斲也。成繩。夫代大匠斲者。情慮之及。希有不傷其手矣。言者不知。

貪損章

民之饑也。以其上食稅之多。貪不已。是以饑。所以不。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事不傳。是以難治。所以不。民之輕死。以其上之。情不。是以輕死。所以不。夫惟無以生為者。忘我是。賢於貴生。所以得道。

戒強章

人之生也柔弱。水結成冰。其死也堅強。冰消成水。萬物草木之生也柔弱。其死也枯槁。月滿不。柔弱者生之徒。生者死。是以兵強則不勝。心強則其。氣頭不已。強大處下。頭不已。柔弱處上。心難使之。

天道章

天之道。心之性。其猶張弓乎。有力。高者抑之。無。下者舉之。神。有餘者損之。精。不足者與之。養神和。補天之道。心也。損有餘而補不足。生。使人。人之道則不然。亦。損不足以奉有餘。其自。孰能以有。餘奉天下。忘我。唯我有道者。忘。是以聖人為而不恃。忘。功成而不處。神。其不欲見賢。忘。

任信章

天下柔弱。人之莫過於水。心也。而攻堅強者。欲不莫之能勝。心無。其無以易之。情念。故柔勝剛。情念。自則弱勝強。天。道。乃見。天下莫不知此理。人。人。是以聖人言。知。受國之垢。而不見也。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而不自。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中更。

任契章

和大怨。必。必。必有餘怨。不。安可以為善。見。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不。不。故有德司契。以。無。無。德。司。何。何。能。天。無。無。道。無。常。與。善。人。無。得。

獨立章

小國寡民。大國。使。使。有。什。伯。者。也。人。之。器。而。不。用。其。國。太。平。一。本。作。使。民。使。民。重。死。不。生。而。不。遠。徙。無。舟。車。無。無。所。乘。之。實。無。雖。有。甲。兵。無。爭。無。所。陳。之。清。淨。使。民。復。結。繩。而。用。之。信。是。道。甘。其。食。之。味。其。服。之。安。其。居。之。安。樂。其。俗。之。和。隣。國。相。望。相。照。雞。狗。之。聲。相。聞。民。至。老。死。絕。心。不。相。往。來。自。然。

顯質章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不得善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終不為放。知者不博。博者不知。目前。聖人不積。既以為人。誠打己愈有。既以與人。客來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民有。民之。

### 刻道德寶章跋

諸家注老子者，類出臆見，辭多漫衍，甚者錯下註腳，失柱下本指，是編爲真人白玉蟾所釋，離章析句，稍加箋註，不費辭而理得，固知玄解者不假言詮，讀者尙於言外薦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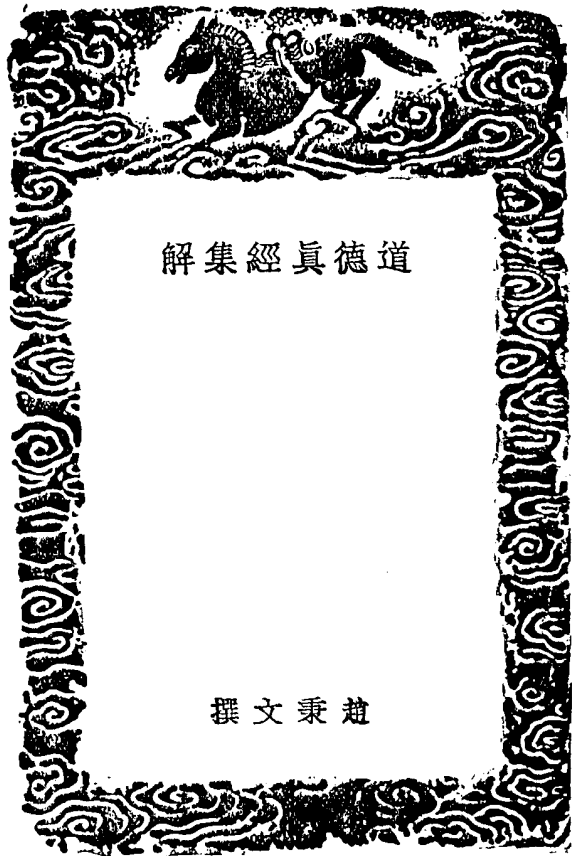
無諍居士陸樹聲

按董道藏書志述張道相集，古今注老子，自河上公嚴遵王弼以下四十餘家，并彭祖道德經集註雜說，皆不及是編，固知諸家僅名存其逸而不傳者多矣。古書散失，行世者少，長夏龍潭社中閱陸文學天倪刻本道德寶章重跋。

萬曆癸未夏五月

蟾仙解老，就老氏本文稍爲鑷括，下一轉語，大類禪旨，覺此中無言語湊泊處，其於伯陽，可謂千古神遇，金鍼默度者矣。

適園居士識



道集經真德道

撰文秉趙

道德真經集解卷之一

金 趙秉文撰

道可道非常道

莫非道也。而可道者不可常。今天仁義禮智。此道之可道者不可道。仁不可以為義。禮不可以為智。可道則不可常。不可道則能常。然後在仁為仁。在義為義。在禮為禮。在智為智。可道不常而道不絕。不可道之能常如此。道之能常如此。名可名非常名。

道不可道。而況可得而名之乎。凡名皆其可道者也。名既立。則方圓曲直之不同。不可常矣。嚴遵君平曰。有名非道也。無名非道也。有為非道也。無為非道也。無名而無所不名。無為而無所不為。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

自其無名形而為天地。天地地位而名始立。播而為萬物。萬物道而名不勝用。所以無名者道之體。而有名者道之用也。聖人體道以為天下用。入於衆而有常。無將以觀其妙也。體其至無而常有。將以觀其微也。若夫行於其微而不知其妙。粗而不神矣。流於其妙而不知其微。精而不通矣。司馬君實曰。名天

道德真經集解 卷之一

道德真經集解 卷之一

地之始曰無。名萬物之母曰有。王雱曰。有無同體。始母之言亦空歸也。王弼以為有欲以觀其微。苟有欲矣。則將沈溺轉徙於□□物又何微之能觀乎。未有天地。孰得而名之哉。無名天地之始。有名然後萬物生焉。故有名萬物之母。莊子云。老氏建以常無。有不立一物。茲謂常無。不廢一物。茲謂常有。常無在理。其上不做天下之至精也。故觀其妙。常有在事。其下不昧天下之至變也。故觀其微。亦有則著。空。荀末則忘本。是以大智並觀焉。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

以形而言。有無則信兩矣。安知無運而為有。有復而為無。未嘗不一哉。其名雖異。其本則一。知本之一也。則玄矣。凡遠而無所至極者。其色必玄。故老子常以玄寄極也。太平光師曰。有對則名。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玄玄則極矣。然猶有知玄之心在焉。玄之又玄則盡矣。不可以有加矣。衆妙之門所從出也。光曰。忘玄之玄。則曰玄玄。趙秉文曰。此章明重玄之極致。非但可道非道。不可道亦非道。莊子云。語默皆不足以盡道。非但道常無名。有名無名亦不足以盡道。無名者。道之似也。常無者。佛氏所謂真空也。常有者。佛氏所謂妙有也。有無皆不足以盡道。故又寄之重玄。政和曰。玄者天之色。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玄之又玄。所謂色色者也。玄妙之理。萬物俱有天之所以運地之所以處。人之所以靈。百物之所以昌。皆妙也。而皆出於玄。故曰衆妙之門。

天下皆知章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音聲之相和。前後之相隨。

天下以形名而言美惡。其所謂美且善者。豈信美且善哉。彼不知有無難易。長短高下。音聲前後之相。皆非其正也。方且自以為長而有長於我者。臨之。斯則短矣。方且自以為前而有前於我者。先之。斯則後矣。苟從其所美而信之。則失之遠矣。雖曰。有無相生。其猶高必有下。然則有無雖殊。俱未免於有也。此乃言象之所以形。故借出有無之表者。以祛之光。曰。此六對者。物之所以不齊。唯與偶者能同之。政和曰。道無異相。孰為美否。性本一致。孰為善否。有美也。惡為之對。故曰。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有善也。不善為之對。故曰。天下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太易未判。萬象同體。兩儀既生。物物為對。此六對者。羣變所交。百虛所生。殊塗所起。世之人所以陷溺而不能自出者也。

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當事而為無為之心者。當教而言無言之意者。夫是以出於長短之度。離於先後之數。非美非惡。非善非不善。而天下何足知。呂惠卿曰。聖人終日為而未嘗為。終日言而未嘗言。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不居。

萬物為我作而我無所辭。我生之為之而未嘗有未嘗恃。至於功成。亦未嘗以自居也。此則無為不言。

道德真經集解 卷之一

三

之教。其為美且善也。豈復有惡與不善繼之哉。

夫唯不居。是以不去。

聖人居其貧賤。無貧賤之憂。居其富貴。無富貴之累。此所謂不居也。我且不居。彼尚何從而去哉。此則居之至也。政和曰。萬物並作。隨成而應。無所辭也。自形自化。自生自色。孰有之哉。趙曰。有對待無為。有真無為。有對待無言。有真無言。有為無為。有言無言。對待也。與有無高下何異。若夫真無為。無言。喪偶絕待者也。

不尚賢章第三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民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

尚賢則民恥於不若。而至於爭。貴難得之貨。則民病於無有。而至於盜。見可欲。則民患於不得。而至於亂。雖然。天下知三者之為患。而欲舉而廢之。則惑矣。聖人則不然。未嘗不用賢也。獨不尚賢耳。未嘗棄難得之貨也。獨不貴之耳。未嘗去可欲也。獨不見之耳。夫是以賢者用而民不爭。難得之貨。可欲之事。畢効於前。而盜賊禍亂不起。是不亦虛其心而不害腹之實。弱其志而不害骨之強也哉。今將舉賢而尚之。寶貨而貴之。街可欲而示之。則是心與腹皆實也。若舉而廢之。是志與骨皆弱也。心與腹皆實。則民無不爭。志與骨皆弱。則事無以立矣。趙曰。虛心實腹。則上不尚不貴不見。使民無知無欲。是也。或云。虛心養道。雖於義無害。非此章本指。

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為也。聖人之治。務使民得其性命而已。多知以殘性命之分。多欲以傷性命之情。名曰治之。亂孰甚焉。故常使民無知無欲。不以妄者街之。則民不知所慕。淡乎其無所欲。雖有知者無所用巧矣。趙曰。知無所慕。不敢為也。政和曰。辯者不敢聘其善。勇者不敢奮其伎。能者不敢矜其材。智者不敢施其察。此所謂使夫知者不敢為也。

為無為。則無不治矣。

即用三者之自然。而不尚不貴不見。所謂為無為也。政和曰。聖人之治。豈棄人絕物而忽然自立於無事之地哉。為出於無為而已。物有作也。順之以觀其復。物有生也。因之以致其成。豈有不治者哉。

道沖章第四

道沖而用之。或似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

夫道沖然至無耳。然以之適乘有。雖天地之大。山河之廣。無所不徧。以其無形。故似不盈者。淵兮深渺。吾知其為萬物宗也。而不敢正言之。故曰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忿。和其光。同其塵。滿兮似或存。

人莫不有道也。而聖人能全之。挫其銳。恐其流於妄也。解其忿。恐其與物構也。不流於妄。不構於物。外

患已去而光生焉。又從而和之。恐其與物異也。光至潔也。塵至雜也。雖塵無所不同。恐其棄萬物也。如是而後全。則湛然其常存。雖存而人莫之識。故曰似或存耳。開元曰。道無不在。在光在塵皆與為一。一光塵耳。而妙本非光塵也。王弼曰。存而不有。沒而不無。有無莫測。故曰似存。政和曰。銳則傷。紛則雜。挫其銳則不爭。解其紛則不亂。和其光。莊子所謂光矣。而不耀也。同其塵。莊子所謂與物委蛇而同其波也。泰定之中。天光自照。恬然若忘而存。

吾不知誰子象帝之先。

道雖常存。終莫得而名。然亦不可謂無也。故曰。此豈帝之先耶。帝先矣。而又先於帝。則莫或先之者矣。趙曰。此章首尾言道。挫銳解紛。和光同塵。下知者不言。尊言人體道者。絕待玄同。亦非與俗雷同也。

天地不仁章第五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

天地無私而聽萬物之自然。故萬物之自生自死。死非吾虐之。生非吾仁之也。譬如結芻為狗。設之於祭祀。盡飾以奉之。夫豈愛之時適然也。既事而棄之。行者踐之。夫豈惡之亦時適然也。聖人之於民亦然。特無以害之。則民全其性。死生得喪。吾無與焉。雖未嘗仁之。而仁亦大矣。政和曰。思生於害。害生於思。以仁為恩。害則隨至。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百姓。輔其自然。無愛利之心焉。仁無得而名。芻為狗。祭祀所用。通則用之。過則棄之。彼萬物之自生。百姓之自治。皆何容心焉。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物之而橐籥也。方其一動。氣之所及。無不靡也。不知者以為機巧極矣。然橐籥則何為哉。蓋亦虛而不屈。是以動而愈出耳。天地之間。其所以生殺萬物。彫刻衆形者。亦若是而已矣。政和曰。橐籥虛而能受。受而能應。故應而不窮。有實其中。則觸處皆礙。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見其動而愈出。不知其為虛中之報也。故告之以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之不窮也。陸曰。萬物資天地而生。天地無取於萬物也。百姓仰聖人而治。聖人無假於百姓也。猶芻狗因神明而成。神明無用於芻狗也。夫唯無用。則無私。無私則無恩。是以天地無恩而大恩生。聖人不仁而大仁成。故百姓不辭德於聖人。萬物不謝生於天地。何以知其然哉。吾觀天地之間。猶橐籥之無心也。橐籥無心。故其聲不屈。其氣愈出。天地無心。故生成而不息。聖人無心。故為治而不至於多言。多言而無實。則動而數窮矣。未若無為無言。乃守中之術也。

谷神不死章第六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

谷至虛而猶有形。谷神則虛而無形也。虛而無形。尚無有生。安有死耶。謂之谷神。言其德也。謂之玄牝。言功也。化生萬物。而謂之玄焉。言見其生之而不見其所以生也。孫思邈曰。谷神虛而靈者也。政和曰。

有形則有盛衰，有數則有成壞，形數具而生死分，物之理也。谷應羣動而常虛，神妙萬物而常寂，冥常之中，與道為一，不屬於形，不墮於數，生生而不窮，故云不死。谷神以況至道之常，玄化以明造物之妙。玄化之門，是謂天地根。

玄化之門，言萬物自是出也。天地根，言天地自是生也。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綿綿，微而不絕也。若存，存而不可見也。能如是，雖終日用之而不勞矣。王弼曰：欲言存耶，不見其形，欲言亡耶，萬物以生，故綿綿若存，無物不成，而用不勞，故曰不勤。趙曰：此章言道無為無形，生天生地，自古以固存，河公以玄化為口鼻養生者，尚之何其小哉。

天長地久章第七

天長地久。

天地雖大，未離於形數，則其長久蓋有量矣。然老子言長久極於天地，蓋以人所見者言之耳。若夫長久之至，則所謂天地根者是也。

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天地生萬物而不自生，立於萬物之外，故能長生。聖人後其身而先人，外其身而利人，處衆人之表，故能先且存。如使天地與物競生，而聖人與人爭得，則天地亦一物耳，聖人亦一人耳，何以大過之哉。雖彼其無私，非以求成私也，而私以之成道，則固然耳。巨濟曰：聖人與天地同，則後身外身如天地之不自生，身先身存如天地之能長生，後身則人下之故身先，外身則人保之，故身存。政和曰：自營為私，未有能成其私者也。

上善若水章第八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又曰：天一生水，蓋道運而為善，猶氣運而為水也。故曰：上善若水。二者皆自無而始成，故其理同道。無所不在，無所不利，而水亦然。然而既已麗於形，則於道有間矣。故曰：幾於道矣。然而可名之善，未有若此者也。故曰：上善。

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

避高趨下，未嘗有所逆，善地也。空虛靜默，深不可測，善淵也。利澤萬物，施而不求報，善仁也。規必旋，方必折，塞必止，決必流，善信也。洗滌羣穢，平側高下，善治也。遇物賦形，不留於一，善能也。冬凝春泮，涸溢不失節，善時也。

夫唯不爭，故無尤。

有善而不免於人非者，以其爭也。水唯不爭，七善而無尤。

持而盈之章第九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知盈之必溢，而以持固之，不若不盈之安也。知銳之必折，而以揣先之，不知揣之不可必恃也。若夫聖人有而不有，尚安有盈，循理而後行，尚安有銳。無盈則無所用持，無銳則無所用揣矣。政和曰：持以防溢而盈之，則重溢也。故勢必傾危，如欲勿溢，則莫如勿銳也。揣所以慮失而銳之，則重失也。如欲勿失，則莫如勿銳也。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日中則移，月滿則虧，四時之運，功成者去。天地尚然，而況於人乎。政和曰：寶金玉者，累於物，累於物者，能勿失乎。故莫之能守，富貴而驕，則害於德者，能免於患乎。故自遺其咎。

載營魄章第十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

魄之所以異於魂者，魄為物，魂為神也。易曰：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魄為物，故雜而止。魂為神，故一而變。謂之營魄者，言其止也。蓋道無所不在，其於人為性，而性之妙為神，言其純而未雜。則謂之一，言其聚而未散。則謂之懷，其歸皆道也。各從其實言之耳。聖人性定而神凝，不為物遷。雖以魄為舍，而神所欲行，魄無不從。則神常載魄矣。衆人以物役性，神昏而不治，則神聽於魄，耳目困於聲色，口鼻勞於臭味，魄所欲行，而神從之，則魄常抱神矣。故教之以抱神載魄，使兩者不相離。此固聖人所以脩身之要。至于古之真人，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亦猶是也。陸曰：載，夫也。發語之端也。政和曰：魄陰也。麗于體而有所止，故老氏於魄言營魄陽也。託於氣而無不之，故易於魂言遊魂。聖人以神御形，以魂制魄，故神常載魄，而魄不載於魂。天一生水，於物為精，地二生火，於物為神。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守而勿失，與神為一，則精與神合而不離，以精集神，以神使形，以形存神，精全而不虧，神用而不與，形生而不散，如日月之麗乎天，如草木之麗乎土，未嘗離也。

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神不治則氣亂，強者好鬪，弱者善畏，不自知也。神治則氣安，作喜怒各以其類，是之謂專氣。神虛之至也。氣質之始也。虛之極為柔，質之極為剛，純性而亡氣，是之謂致柔。嬰兒不知好惡，是以性全，性全而氣微，氣微而體柔，專氣致柔，能如嬰兒極矣。政和曰：靜而不離，謂之專，和而不暴，謂之柔。嬰兒居不知其所為，行不知其所之，不藏是非美惡，故氣專而致柔。孟子曰：厥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心不能以專氣，則氣有驟趨之不正，而心至於動，動則不可察。聖人虛己以遊世，心無使氣之強，則其靜而不離，和而不暴，與嬰兒何擇。故曰：能如嬰兒乎。

蘇除玄覽，能無疵乎。

聖人外不為魄所載，內不為氣所使，則其蘇除塵垢盡矣。於是其神廓然玄覽，萬物知其皆出於性，等

觀勝德而無所惡矣。蘇除真行而不有。玄覽妙理而默識。愛民治國能無為乎。既以治身。又推其餘。以及人。雖至於愛民治國。一以無心遇之。苟其有心。則愛民者適足以害之。治國者適足以亂之也。

天門者。治亂廢興所從出也。既以身任天下者。其開闢變會之圖。衆人貴得而愚失。則先事而備。聖人循理而知天命。則待唱而後和。且曰。先天而天弗違。非先天也。後天而奉天時。非後天也。言其先後。常與天命會耳。不然。先天者必早。後天者必暮。皆失之矣。故所謂能為雌乎者。亦不失時而已。政和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裕。

明白四達。能無知乎。內以治身。外以治國。至於臨變。莫不有道。非明白四達而能之乎。明白四達。心也。是心無所不知。然而未嘗有能知之心也。夫心一而已。苟又有能知之心者。則是二也。自一而二。蔽之所自生。愚之所自始也。今夫鏡之於物。來而應之。則已矣。又安得知應物者乎。本則無有。以意加之。此妄之源也。政和曰。聰明聖智守之以愚。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其道足以生畜萬物。又能不有不恃不宰。雖有大德。物莫知也。故曰玄德。王粲曰。此篇自為士以至於體神入聖。修身之序盡矣。

三十幅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埴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竭知盡物以爲器。而器之用。常在其無有中。非有則無。無以致其用。非無則有。有以施其利。是以聖人常無以觀其妙。常有以觀其微。知此兩者之爲一。而不可分。則至矣。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視色聽音嘗味。其本皆出於性。而未有物也。至矣。及其目緣五色。耳緣五音。口緣五味。奪其所緣。而忘其本。則雖見而實盲。雖聞而實聾。雖嘗而實爽也。羅什曰。不知即色之空。與聲相空。與味相空。何異。此不可不察。按。羅氏引。羅什曰。目聞。耳聞。口嘗。耳。乃曰。不覺不知。聲相。與。又。五色。令人。目盲。何。不可。云。羅氏。見。羅。之。色。乃。曰。非。盲。不。暗。即。色。之。空。與。耳。何。別。羅。不。云。羅。什。而。謂。羅。氏。相。偶。決。出。一。人。羅。解。當。亦。謂。然。必。有。羅。說。

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聖人視色聽音嘗味。皆與人同。至於馳騁田獵。未嘗不爲。而難得之貨。未嘗不用也。然人著以爲病。而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聖人獨以爲福。何也。聖人爲腹而衆人爲目。目貪而不能受。腹受而未嘗貪。故也。彼物之自外至者。此性之礙於內者也。陸曰。爲腹則知止足。不爲目則不見可欲。

龍辱若驚。貴大患若身。古之達人。驚龍如驚。知龍之爲辱先也。貴身如貴大患。知身之爲患本也。是以遭龍而辱不及。忘身而患不至。

何謂龍辱。龍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龍辱若驚。所謂龍辱非兩物也。辱生於龍而世不悟。以龍爲上。以辱爲下者。皆是也。若知辱生於龍。則龍固爲下矣。故古之達人。得龍若驚。未嘗安龍而驚辱也。所謂若驚。非實驚也。若驚而已。光曰。唯凡聖情盡者無驚。

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貴之爲言難也。有身大患之本。而世之士難於履大患。不難於有身。故聖人因其履患而教之以難於有身。知有身之爲難。而大患去矣。性之於人。生不能加。死不能損。其大可以充塞天地。其精可以蹈水火。入金石。凡物莫能患也。然天下皆患其失本性。而惟身之爲貴。見愛身之情。而物始能患之矣。生死疾病之變。攻之於內。龍辱得失之變。擲之於外。未有一物而非患者。夫惟達人知性之無壞。而身之非實。忽然忘身。而天下之患盡去。然後可以涉世而無累矣。趙曰。肇云。大患莫若於有身。故滅身以歸無。此則二乘境界。談道者以不驚龍辱。遺身滅智爲極。則豈知聖人之旨哉。政和曰。據利勢。擅賞罰。作福威。天下畏之。如神明。尊之如上帝。可謂貴矣。聖人則不以貴自累。故能長守貴而無患。譬如人身。墮支體。雖聰明。離形去智。通於大同。則無入而不自得也。世之人以物易性。故累物而忘勢。以形累心。故喪心不能忘形。其患大矣。夫死生亦大矣。而無變於己。況得喪福禍之所介乎。此古之至人所以不以利累形。不以形累心。視萬物與我。將擇焉不可得。則吾身非吾有也。上與造物者遊。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吾有何患。且龍者世所榮也。而以爲辱。貴者人所樂也。而以爲患。蓋外物之不可恃。理固然矣。誠能有之以無有。則雖龍而不辱。雖貴而無患。

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若可託天下。人之所以驚於權利。溺於富貴。犯難而不悔者。欲將以厚其身耳。今也祿之以天下。而重以身任之。則其忘身也至矣。如此而以天下予之。雖天下之大。不能患之矣。政和曰。天下大器也。非道莫運。天下神器也。非道莫守。聖人體道故在宥天下。天下樂推而不厭。其次則知貴其身而不自賤。以役於物者。若可寄而已。知愛其身而不自賤。以困於物者。則可託而已。故曰。道之真。以治身。緒餘以治國家。士直以治天下。世之君子。乃危身棄生。以徇物。豈不悲哉。光曰。物爲身患。身爲道患。忘物則身全。忘身則道備。雖忘外累。貴愛尚存。可寄可託而已。身物俱忘。以道自任。藏天下於天下也。趙曰。以天下之患爲身之

患則忘貴愛矣。故可以寄託天下。古之聖人。身處南面之尊。其自視如山林道人。不以聲色富貴動其心。則天下不能為之累矣。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視之而見者。色也。所以見色者。不可見也。聽之而聞者。聲也。所以聞聲者。不可聞也。搏之而得者。觸也。所以得觸者。不可得也。此三者。雖智者不能詰也。要必混而歸於一。而後可爾。所謂一者。性也。三者性之用也。人始有性而已矣。及其與物搏。然則性裂。裂而為四。出為視。為聽。為搏。日用而不知反其本。□□而為一。則曰遠矣。若推而廣之。則佛氏所謂六入皆然矣。首楞嚴有云。反流全一。六用不行。此之謂也。趙曰。曰夷曰希曰微曰一。皆道之強名。道體之妙。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豈可以視聽搏取也哉。世人視不過色。聽不出聲。非真知也。若能無見之見。見不以目。而以耳。無聞之聞。聞不以耳。而以目。則眼如耳。耳如鼻。六根互用。此莊子所謂氣聽。列子所謂視聽不以耳目。則混而為一矣。其上不嗽。其下不昧。

物之有形者。皆屬於陰陽。故上嗽下昧。不可逃也。道雖在上而不嗽。在下而不昧。不可以形數推之。陸曰。上與日月同光。其光不嗽下與瓦礫同寂。其明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

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

狀其著也。象其微也。無狀之狀。無物之象。皆非無也。有無不可名。是謂惚恍。陸曰。繩繩然運行而不絕。不可得而名之。雖千變萬化。復歸於無物。然道體真精。本非無物。但不可以視聽搏執而得之。故謂之無質之狀。無形之象。言其狀則惚恍若無。言其象則恍然若有。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

道無所不在。故無前後可見。陸曰。莫知其始。故迎之不見其首。莫知其終。故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古者物之所從生也。有者物之今。則無者物之古也。執其所從生。則進退徐疾在我矣。陸曰。唯能執古無為之道。御今有為之名者。乃可遠淳反樸。復於太古之初。能知太古之淳樸。斯乃大道之紀綱。呂曰。所謂古者。非異於今也。以知古之所自始也。所謂今者。非異於古也。以知今之所從來也。誠知古之所自始。則知今之所從來。始無所自來。無所從。此所謂無端之紀。

古之善為士章第十五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粗盡而微。極而妙。妙極而玄。玄則無所不通。而深不可識矣。

夫唯不可識。故強為之容。豫若多涉川。戒而後動。曰豫。其所欲為。猶迫而後應。豫然若冬涉川。逡巡如不得已也。猶若畏四鄰。疑而不行。曰猶。其所不欲。避而難之。猶然若畏四鄰之見之也。

儼若容。

無所不敬。未嘗墮也。

渙若冰將釋。

知萬物之出於妄。未嘗有所留也。政和曰。水凝而為冰。冰釋而為水。其實一體。蔽於執一者。如水之凝。通於大同者。如冰之釋。

敦兮其若樸。

人偽已盡。復其性也。政和曰。敦者厚之至。性本至厚。如木之樸。未散為器。

曠兮其若谷。

虛而無所不受也。政和曰。曠者廣之極。心源無際。如谷之虛。受而能應。

渾兮其若濁。

和其光。同其塵。不與物異也。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動之。徐生。

世俗之士。以物汨性。則濁而不復清。枯槁之士。以定滅性。則安而不復生。今知濁之亂性也。則靜之。而徐自清矣。知滅性之非道也。則動之。而徐自生矣。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今所謂動亦若是矣。

保此道者不欲盈。盈生於極。濁而不能清。安而不能生。所謂盈也。

夫唯不盈。故能弊不新成。物未有不弊者也。夫唯不盈。故其弊不得新成。而自去。勇曰。知道者。濁以久而徐清。安以久而徐生。又

不欲盈。而有之。故無新成之弊。

致虛極章第十六

致虛極。守靜焉。

致虛不極。則有未亡也。守靜不篤。則動未亡也。邱山雖去而微塵未盡。未為極與窮也。蓋致虛存虛。猶未離有。守靜存靜。猶陷於動。而況其他乎。不極不篤。而貴虛靜之用。難矣。光曰。虛為有待。致虛極者。絕其待。絕其待。則即有而虛。靜為動偶。守靜篤者。亡其偶。亡其偶。則即動而靜。故虛靜不至者。無以明道。政和曰。虛故足以受。實靜故足以應。變動致虛。而要其實。守靜而至于篤。則萬態雖雜。而吾心常微。

萬變雖殊而吾心常寂此之謂天樂。

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極虛寂靜以觀萬物之變然後不爲變之所亂知凡作之未有不復者也苟吾方且與萬物皆作則不足以知之矣光曰物先無物物從無而並作陸曰雷在地中天地之復也動在靜中聖人之復也政和曰物之生有所乎萌中有所乎歸方其並作而趨於動出之塗吾觀其動者之必靜及出者之必復而因以見天地之心則交物而不與物俱化此之謂觀其復。

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

萬物皆作於性皆復於性譬如花葉之生於根而歸於根濤瀾之生於水而歸於水耳光曰夫物芸芸如水作波各歸其根如波復水。

歸根曰靜。

苟未能自復于性雖止動息念以求靜非靜也故唯歸根然後爲靜光曰道爲動靜之根根非動靜非動靜者靜之至也。

靜曰復命。

命者性之妙也性猶可言至於命則不可言矣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聖人之學道必始於窮理中於盡性終於復命仁義禮樂聖人所以接物也而仁義禮樂之用必有知其所以然者不知其所以然則徇其名而爲之世俗之士也知其所以然而後行之君子也此之謂窮理雖然盡心以窮理而後得之不求則不得也事物日構於前必求而後能應則其爲力也勞而爲功也少聖人外不爲物所蔽其性浩然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物至而能應此之謂盡性雖然此吾性也猶有物我之辯焉則幾於妄矣君之命曰命天之命曰命以性接物而不知其爲我是以寄之命也此之謂復命。

復命曰常。

方其作也雖天地山河之大未有不變壞而常者惟復於性而後湛然常存矣。

知常曰明。

不以復性爲明則皆世俗之智雖自謂明而非明也。不知常妄作凶。不知復性則緣物而動無作而非凶雖得於一時而失之遠矣。

知常容。

方迷於妄則自是非彼物皆吾敵吾何以容之苟知其皆妄則雖仇讎猶將哀而憐之夫何所不容乃公。

無所不容則彼我之情盡而尚誰私乎。

公乃王。

無所不公則天下將往而歸之矣。

王乃天。

無所不懷雖天何以加之。

天乃道。

天猶有形至於道則極矣然而雖道亦不能復進於此矣。道乃久沒身不殆。

政和曰道者萬世無弊趙曰此章談歸根復命以虛靜爲本老氏所謂命佛氏所謂性也惟性無死生爲常知性則容且公矣流俗以益生爲命此莊子所謂心死奚益妄作者也。

太上章第十七

太上、下知有之。以道在有天下而未嘗治之民不知其所以然故惟知有之而已。

其次、親之譽之。

以仁義治天下其德可懷其功可見故民得而親譽之其名雖美而厚薄自是始矣。其次、畏之侮之。以政濟民民非不畏也然力之所不及則侮之矣。

信不足有不信。

吾誠自信則以道御天下足矣唯不自信而加之以仁義重之以刑政而民始不信矣。猶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謂我自然。

聖人自信有餘其於言也猶然貴之不輕出諸口而民信之矣及其功成事遂則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矣。

大道廢章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義。

大道之隆也仁義行於其中而民不知道既廢而後仁義見矣。智慈出有大偽。世不知道之足以贖萬物也而以智慈加之於是民始以僞報之矣。

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六親不和、孰非孝慈。國家方治、孰非忠臣。堯非不孝也而獨稱舜。無臂瞽也伊尹、周公、非不忠也而獨稱龍逢、比干、無桀紂也。泗澤之魚相煦以沫、相濡以溼、不如相忘於江湖。

絕聖棄智章第十九



絶聖棄智民利百倍。

非聖智不足以知道，使聖智爲天下，其有不以道御物者乎？世之人不足以知聖智之本，而見其末，以爲巧勝物者也，於是馳騁於其末流而民始不勝其害矣。故絶聖棄智，民利百倍。

絶仁棄義，民復孝慈。

未有仁而道其親者，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仁義所以爲孝慈，及其衰也，竊仁義之名以要利於世，於是子有違父，父有虐子，此則仁義之跡爲之也，故云。

絶巧棄利，盜賊無有。

巧所以便事也，利所以濟物也，二者非以爲盜，而賊盜不得則不行，故云耳。

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世之貴此三者，以爲天下之不安，由文之不足故也。是以或屬之以聖智，或屬之以仁義，或屬之以巧利，蓋將以文治之也。然而天下益以不安，易不反其本乎？見素抱樸，少私寡欲，而天下各復其性，雖有三者無所用之矣。故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此明聖智之大，仁義之至，巧利之極也。然孔子以仁義禮樂治天下，老子絕而棄之，或者以爲不同，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孔子之慮後世也深，故示人以器而晦其道，使中人以上守其器，不爲道之所眩，以不失爲君子，而中人以上自是以以上達也。老子則不然，志於明道而急於闢人心，故示人以道而消其器，以爲樸者惟器之矣。且道隱矣，而仁義禮樂以明道，夫道不可言，言者其似者也。遂者因似以識真，而昧者執似以陷於僞，故後世執老子之言以亂天下者有之，而學孔子者無大過。因老子之言以達道者不少，而求之於孔子者常若無所從入。二聖人者，皆不得已也。全於此，必略於彼矣。趙曰：投石於海，必至於底，則已，不至則無以測海之深，談道者不至於未始有物，無以見道之極致，方其掃蕩則聖智絕棄及其建立，則事物不棄，況聖智乎？

絶學無憂章第二十

絶學無憂。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不知性命之正，而以學求益，增其所未聞，積之不已，而無以一之，則以圓害方，以直害曲，其中紛然而不勝其憂矣。患夫學者之至此也，故曰絶學無憂。若夫聖人未嘗不學，而以道爲主，不學亦不少，多學亦不亂，廓然無憂，安用習學耶？光曰：未絶學者，計善惡期於有用，此有用之小用也。絶學者，知道一生死，齊得喪，無往而不適，故無憂。此無用之大用也。肇曰：習學謂之聞，絶學謂之鄰。過此二者，謂之真，過然則習學之外，向上猶有事在。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幾何？

學者溺於所聞而無以一之，則唯之爲恭，阿之爲慢，不可同日言矣。而況善惡之相反乎？夫唯聖人知萬物同於性，而皆成於安矣。如畫馬牛，如剝虎豹，皆非其實，泥焉無是非同異之辨，孰知其相去幾何？

哉。若知此矣，則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理無足怪矣。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聖人均被我一，同異，其心無所留，然豈以忽遺世法，犯分亂理而不顧哉？人之所爲，吾亦爲之，人之所畏，吾亦畏之。雖列於君臣父子之間，行于禮樂刑政之域，而天下不知其異也。其所以不擾於物者，其忘之已，政和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者道也，吉凶與民同患者事也。體道者無憂，涉事者有畏，人之所畏，而不知爲之戒，能無患者鮮矣。故君子以恐懼修省。

荒兮其未央哉。

人皆徇其所知，故介然不出畦畛，聖人兼涉有無，無人而不可，則荒兮其未央也。趙曰：蘇說爲名教得矣。然以道言之，人之所畏，喜唯而怒阿，是善而非惡，未能忘善惡，一是非，絶學無憂，荒兮其未央哉。

下言獨異於衆人可知。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我獨泊兮其未央，如嬰兒之未孩。

衆人各溺於所好，其美如享太牢，其樂如春登臺，然從之而不知其非，聖人深究其妄，遇之泊然不動。

如嬰兒之未孩也。

衆人皆有所歸，而不自私，故若無所歸。

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道。

衆人守其所知，各自以爲有餘，聖人包舉萬物而不主於一，超然其若遺也。政和曰：功蓋天下而吾不自已。

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

純純，若愚而非愚也。政和曰：天機不張而默與道契。

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

世俗以分別爲知，聖人知衆妄之不足辯也，故其外若昏，其中若悶。

忽兮其似兮，無所止。

忽焉若晦，不見其津涯也，寂然無狀，不見其所止宿也。

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

人各有能，故世皆得而用之，聖人才全德備，若無能焉，故疑似頑鄙。

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

道者，萬物之母，衆人徇物而忘道，而聖人脫遺萬物，以道爲宗，譬如嬰兒無所雜食，食於母而已。

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蓋人所以知萬物之所以然者。以能體道而不去故也。光曰。道本無名。無形。既假德以形道。則曰象。曰物。曰精。曰闕衆甫之始。此德之容而道之見也。

曲則全。

聖人勸必循理之所在。或直或曲。要於道而已。故與物不注。故全也。

枉則直。

直而非理。則非直也。循理雖枉。天下之至直也。

窪則盈。

衆之所歸者。下也。雖欲不盈。不可得矣。

弊則新。

昭昭察察。非道也。悶悶若將弊矣。而日新所自出也。

少則得。

道一而已。得一。則無不得矣。

多則惑。

多學而無以一之則惑矣。

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

抱一者。復性者也。蓋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皆抱一之餘也。故以抱一終之。兼曰。曲則全。窪則盈。少則得。理也。枉則直。弊則新。勢也。枉非以求直。而枉之極。必直。弊非以求新。而弊之反。必新。理勢之相成。或更爲終始。或迭爲得失。紛然其不可窮。而聖人獨能抱一。不與之俱變。故以爲天下式。

不自見。故明。

目不自見。故能見物。鏡不自照。故能照物。如使自見自照。則自爲之不暇。何暇及物哉。

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不自見。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皆不爭之餘也。故以不爭終之。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世以直爲是。以曲爲非。將循理而行於世。則有不免於曲者矣。故終篇復言之曰。此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夫所謂全者。非獨全身也。內以全身。外以全物。物我兼全。而歸復於性。則其爲直也大矣。

希言自然。

三二

### 道德真經集解卷之二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道無形也。及其運而爲德。則有容矣。故德者道之見也。自是而推之。則衆有之容。皆道之見於物也。

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道非有無。故以恍惚言之。然及其運而成象。著而成物。未有不出於恍惚者也。

窈兮冥兮。其中有精。方有無之未定。恍惚而不可見。及夫有無之交。則見其窈冥深渺。雖未成形。而精存乎其中矣。

其精甚真。其中有信。物至於成形。則真偽雜矣。方其有精。不容僞也。真偽既雜。自一而爲二。自二而爲三。紛然而錯。不可復信矣。方其有精。不吾欺也。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古今雖異。而道則不去。故以不去名之。惟未嘗去。故能以閱衆甫之變也。甫。美也。雖萬物之美。不免於變也。

變也。

言出於自然則簡而中非其自然而強言之則煩而難言矣故曰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此所謂希言矣光曰希言者言而不得所言之迹則言而未嘗言合自然道味鳴而已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陰陽不爭風雨時至不疾不徐蓋其勢之所至而後止若夫陽亢而上陰伏而下否而不得洩於是為飄風暴雨若將不勝然其勢不能以終日古之聖人言出於希行出於夷皆因其自然故久而不窮世或厭之以為不若詭辭之悅其怪行之驚目不知其不能久也政和曰天地之造萬物風以散之委衆形之自化而雨以潤之任萬物之自滋故不益生不勸成而萬物自遂於天地之間所以長且久也飄驟則陰陽有謬戾之患必或使之而被其害故不能久

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

孔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故曰仁者之過易辭志於仁猶若此而況志於道者乎夫苟從事於道矣其所謂合於道者得道合於德者得德不幸而失雖失於其所為然必有得於道德矣肇曰真者同真偽者同偽蓋照冥語一彼實相無得無失無淨無穢明與無明等也

信不足有不信

不知道者信道不篤因其失而疑之於是益以不信惟知道者然後不以其得失疑道也勞曰降乎希則失性命之常信不足必至於不信趙曰此章談道妙當從僧肇然文意不相連屬試為之說曰希言自然談道本也道德之失而後有仁義禮智苟從事於道矣孰為得失但後世至誠不足有不信者如飄風驟雨而豈能以終日哉

跋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跋者不立跋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

人未有不能立而且能行者也苟以行立為未足而加之以跨跋者未有不喪其行立者彼其自見自是自伐自矜者亦若是矣政和曰跋而欲立跨而欲行違性之常而形之適難矣自見則知不足以周物故不明自是則仁不足以同衆故不彰有其善喪厥善故無功矜其能喪厥功故不長

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

譬如飲食適飽則已其餘則病譬如四體充完則已其贅則累物或器之故有道者不處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夫道非清非濁非高非下非去非來非善非惡混然而成體其於人為性故曰有物混成此未有知其

生者蓋滿然常在而天地生於其中耳光曰道不可分曰混亡功曰成無始曰先無物之物先天地而獨存者也政和曰天地亦待是而後生故云先天地生

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大下母

寂兮無聲寥兮無形獨立於無匹而未嘗變周行於羣有而未嘗殆俯以化育萬物則皆其母也光曰絕持曰獨立真常曰不改政和曰不涉於動不交於物漠然而已大定持之不與物化言道德之體利用出入往來不窮言道德之用萬物恃之以生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

道本無名聖人見萬物之無不由也故字之曰道見萬物之莫能加也故強為之名曰大然其實則無得而稱之也光曰不涉數量曰大

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

自大而求之則逝而往矣自往而求之遠不及矣雖逝雖遠然反而求之一心足矣陸曰道強名為大則實已逝矣遠矣其去不遠在知其反以名反實以事反理光曰孤運無住曰逝近極絕待曰遠即近而彌遠即遠而彌近曰反

重為輕根章第二十六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

凡物輕不能載重小不能鎮大不行者使行不動者制動故輕以重為根躁以靜為君

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輻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行欲輕而不離輻重榮觀雖樂而必有燕處重靜之不可失如此

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

人主以身任之而輕其身則不足以任天下矣

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輕與躁無施而可然君輕則臣知其不足賴臣躁則君知其志於利故曰輕則失臣躁則失君趙曰古人謂高明為觀高明之觀樓觀是也雖有榮觀燕處超然以況靜也榮如南榮

善行無轍迹章第二十七

善行無轍迹

乘理而行。故無迹。光曰。乘以尻輪。御以神馬。此無時而發。彼無處而到。安有轍迹。善言無瑕。論。

時然後言。故言滿天下無口過。光曰。至人於言。喑鳴鐘應。不存實義。即夢說夢。即言忘言。復何瑕。論。善計不用籌算。

萬物之數。舉陳於前。不計而知。安用籌算。光曰。即塵了地。即演竟海。即道窮物。以一知萬。何假籌算。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全德之人。其於萬物。如母之於子。雖縱之而不去。故無關而能閉。無繩而能約。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

彼方執算以計。設關以閉。持繩以結。其力之所及者少矣。聖人之於人。非特容之。又善救之。我不棄人。而人安得不歸我乎。

是謂聰明。救人於危難之中。非救之大者也。方其流轉生死。為物所蔽。而推吾至明以與之。使暗者皆明。如燈相傳。襲而不絕。則可謂善救人矣。

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聖人無心於教。故不愛其資。天下無心於學。故不貴其師。聖人非獨告忘天下。亦能使天下忘我。故也。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聖人之妙。智者亦有所不諭。光曰。病在藥存。病瘳藥遺。藥病雙遣。人法兩忘。大悟如迷。方為要妙。

知其雄第二十八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牝。為天下常。常得。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雌雄先後之及我者也。黑白明暗之及我者也。榮辱貴賤之及我者也。夫欲先而惡後。欲明而惡暗。欲貴而惡賤。物之情也。然而先後之及我。不若明暗之切。明暗之及我。不若貴賤之深。古之聖人。去妄以求復性。其性愈明。則其守愈下。其德愈厚。其德愈厚。則其歸愈大。蓋不知而不為。不若知而不為之至也。知其雄。守其雌。知性者也。知性而爭心。止則天下之爭先者皆將歸之。如水之赴澗。莫有去者。雖然。譬如嬰兒。能受而未能用也。故曰。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見性者也。居暗而視明。天下之明者。皆不能以形逃也。故樂明則之以為法。雖應萬物。而法未嘗差。用未嘗窮也。故曰。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復性者也。諸妄已盡。處辱而無憾。曠兮如谷之虛。物來而應之。德足於此。純性而無雜矣。故曰。復歸於樸。

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不割。聖人既歸於樸。復散樸以為器。以應萬物。譬如人君分政以立官長。亦因其勢之自然。雖制而未有所

割裂也。政和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有形名焉。有分守焉。道全則天與人合。而為一。器散則天與人離。而為二。道曰。上言復歸於樸。樸者道之全。割則分裂有二物矣。故大制不割。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聖人之有天下。非取之也。萬物歸之。不得已而受之。其治天下。非為之也。因萬物之自然而除其害耳。若取而為之。則不可得矣。

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凡物皆不可為也。雖有百人之眾。不循其自然而妄為之。則必有齟齬不服者。而況天下乎。雖然。器小物寡。豈有可以力取而智者。至於天下之大有神主之。不待其自歸。則叛不聽。其自治則亂矣。

故物或行或隨。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陰陽相盪。高下相傾。大小相使。或行於前。或隨於後。或响而駁之。或吹而塞之。或益而強之。或損而弱之。或載而成之。或隨而毀之。皆物之自然而勢之不免者也。然世之愚人。私己而務得。乃欲拒而遠之。其禍不殺則折。聖人知其不可逆。則順而待之。去其甚去其奢去其泰。使不至過而傷物。而天下無患矣。此不為之至也。堯湯之水旱。雖不能免。而終不至於敗。由此故也。易之泰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三陽在內。三陰在外。物之泰極矣。聖人懼其過而害生。故財成而輔相之。使不至於過。此所謂去甚去奢去泰也。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聖人用兵。皆出於不得已。非不得已。欲以強勝天下。雖或能勝。其禍必復報之。楚靈、齊湣、秦始、魯、漢孝武。或以殺其身。或以禍其子孫。人之所毒。鬼之所疾。未有得免者也。

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兵之所在。民事廢。故田不修。用兵之後。殺氣騰。致年穀傷。凡兵者皆然。而況以兵強天下者耶。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

果。決也。德所不能。財所不能。取不得已。而後以兵決之耳。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是果。而勿矜。勿矜。勿伐。勿驕。不得已。四者。所以勿強也。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壯之必老。無不然也。唯有道者成。而若缺。盈而若沖。未嘗壯。故未嘗老。未嘗死。以兵強天下。壯亦甚矣。而能無老乎。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夫佳兵者。不戰而屈人之兵。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

夫佳兵者。不戰而屈人之兵。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

夫佳兵者。不戰而屈人之兵。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

夫佳兵者。不戰而屈人之兵。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以之濟難。不以爲常。是以不處。

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是以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則以喪禮處之。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資。

樸。性也。道常無名。則性亦不可名矣。故其爲物。舒之無所不在。斂之不盈毫末。此所以雖小而不可臣也。故匹夫之賤守之。則塵垢秕糠。足以陶鈞堯舜。而侯王之尊不能守。則萬物不資矣。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

沖氣升降。相合爲一。而降甘露。昭然被於萬物。無不均徧。聖人體至道以應諸有。亦如甘露之無不及者。此所以能資萬物也。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

聖人樸散爲器。因器制名。豈不徇名而忘樸。遂末而喪本哉。蓋亦知復於性。是以乘萬變而不殆也。

道之在天下。如川谷之與江海。江海之水。鍾也。川谷水之分也。道。萬物之宗也。萬物。道之末也。皆水也。故川谷歸其所鍾。皆道也。故萬物資其所宗。道曰。諸說皆以萬物資道。猶川谷之歸江海。何與焉。馬誕疑與字。遂改作赴。皆非也。竊意此章言道本無名。及其始制有名。爲日月星辰。山川草木。聖人用之。制爲官長。名雖不同。同一道也。譬水之在天下。爲川谷。爲江海。爲水不同。同一水也。欲學者忘名。還於無名之樸也。故夫亦將知止。止於道也。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分別爲智。蔽盡爲明。分別之心未除。故止於知人。而不能自知。蔽盡則無復分別。故能自知。而又可以及人也。

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力能及人。而不能及我。能克己。復性。則本非力之所及。故可謂強矣。

知足者富。知足者所遇而足。則未嘗不富矣。雖有天下。當挾不足之心以處之。則是終身不能富也。

強行者有志。不與物爭。而自強不息。物莫能奪其志也。

不失其所者久。物變無常。而心未嘗失。則久矣。

死而不亡者壽。死生之變亦大矣。而性湛然不亡。此古之聖人能不生不死者也。什曰。在生而不生。日久。在死而不死。曰壽。

大道汎兮章第三十四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

汎。今無可無不可。故左右上下。周旋無不至也。光曰。其可不可也。大道不可以固必求。不可以對待取。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

世有生物。而不辭者。必將名之以爲己有。世有避物。而不有者。必將辭之而不生。生而不辭。成而不有者。惟道而已。

衣被萬物。而不爲主。故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不爲主。可名於大。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大而有爲。大之心則小矣。政和曰。覆露乎萬物。而示其宰制之功。故不爲主。鼓舞乎羣衆。而莫窺歸往之迹。故不知王。夫道非大小之可名也。云可名者。道之及乎物者耳。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夫大而化。則豈有爲大之累。所以能成其大。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執大象。天下往。

道非有無。故謂之大象。苟其昭然有形。則有同有異。同者好之。異者惡之。好之則來。惡之則去。不足以使天下皆往矣。

往而不害。安平泰。有好有惡。則有所利。好惡既盡。則其於萬物皆無害矣。故至者無不安。無不平。無不泰。

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作樂設餌。以待來者。豈不足以止過客哉。然而樂闕餌盡。彼將捨之而去。若夫執大象待天下。天下不知好之。又況得而惡之乎。雖無臭味。形色聲音。以悅人。而其用不可盡矣。

將欲歛之章第三十六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

未嘗與之。而遽奪。則勢有所不極。理有所不足。勢不極。則取之難。理不足。則物不服。然此幾於用智也。與管仲孫武何異。聖人之與世俗。其迹故有相似者也。聖人乘理而世俗用智。乘理如醫藥。巧於應病。用智如商賈。巧於射利。知歛於張。知弱於強。知興於廢。知與於奪。非知幾者。孰能與此。故曰微明。

柔弱勝剛強。聖人知剛強不足恃，故以柔弱自處。天下之剛強方相傾相軋，而吾獨柔弱以待之。及其大者傷，小者死，而吾以不殺，坐待其斃。此所謂勝也。雖然，聖人豈有意為此以勝物哉？知勢之自然而居其自然耳。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魚之為物，非有爪牙之利，足以勝物也。然方其託於深淵，雖強有力者，莫能執之。及其脫淵而陸，則益然一物耳。何能為哉？聖人居於柔弱，而剛強者莫能傷也。又將以全制其後，此不亦天下利器也哉？魚惟脫於淵，然後人得而制之。聖人惟處於柔弱，而不取，故終能服天下。此豈與衆人共之者哉？葉曰：事物之變，不可以盡窮。疑若有居無事而推行之者，故見其張者不知所欲，欲見其強者不知所欲。弱其於敵，與奪亦然。是雖微而可明此柔之所以能勝剛弱之所以能勝強。聖人之於天下，蓋亦有運之者焉。而不可以示人。謂之利器。趙曰：開元注以爲聖人用權，非也。聖智在所乘，況權詐乎？陸氏蘇氏以爲物理有之，幾矣。葉氏以爲若有造物推行之，以證成柔弱勝剛強之義，當矣。所謂利器，豈所謂柔弱者歟。

道常無爲章第三十七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

無所不爲而無爲之之意耳。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

聖人以無爲化萬物，萬物化之，始於無爲而漸至於作。譬如嬰兒之長，人偽日起，故三代之衰，人情之變，日以益甚。方其欲作而上之人與天下皆靡，故其變至有不可勝言者。苟其方作而不爲之動欲，以無名之樸鎮之，庶幾可得而止也。

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聖人中無抱樸之念，外無抱樸之迹，故樸全而用大。苟欲樸之心尚存於胸中，則失之遠矣。

道德真經集解卷之三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聖人縱心所欲，不踰矩，非有意於德而德自足。其下知德之貴，勉強以求不失，蓋僅自完耳。而何德之有。

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

無爲而有以爲之，則猶有爲也。唯無爲而無以爲之者，可謂無爲也。其下非爲不成，然猶有以爲之，非徒作而無術者也。政和曰：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不行而至，上德也。不思則不得，不勉則不中，不行則不至，下德也。

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

仁義皆不勉於爲之矣。仁以無以爲爲勝，義以有以爲爲功耳。德有上下，而仁義有上而無下，何也？下德在仁義之間，而仁義下者不足復言可也。

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

白德以降而至於禮，聖人之所以齊民者，極矣。故爲之而不應，則至於攘臂而強之。強之而不應，於

是刑罰與而甲兵起則徒作而無術矣。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

忠信而無禮則忠信不見。禮立而忠信之美發越於外。君臣父子之間。夫婦朋友之際。其外燦然而其中無餘矣。故順之則治。逆之則亂。治亂之相去其間不容以髮。故曰亂之首也。

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

聖人玄覽萬物。是非得失。畢陳於前。如鑑之照形。無所不見。而孰為前後。世人視止於目。聽止於耳。思止於心。冥行於萬物之間。役智以求識。而偶有見焉。雖以為明。不知至愚之自是始也。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世之鄙夫。樂其有得於下而忘其上。故喜薄而道厚。采華而棄實。非大丈夫孰能去彼取此。陸曰。忠信之質。衰於中。則制禮以防其亂。故禮居亂之首。非謂禮為亂之首。前識者。道德之華。發於外。則崇智以導其愚。非謂智乃愚之始也。按此與括陰傳似有脫文。原云。故忠信之質衰於中。則制禮以防其亂。故禮居亂之首。大道之華。發於外。則崇智以導其愚。故智為亂之首也。前識者。適時之用。執古御今。則以道德之本。處其厚也。化今復古。則以禮為之始。從流反其源也。趙曰。原聖人之意。執古御今。欲漸復無為之治。故先陳道德。次述仁義。末明禮樂。其漸必至刑政之苛。酷馴致而然耳。流俗之士。遂輕蔑仁義。毀滅禮法。使一日無仁義。則亂。一日無禮法。則幾何。其不肯而為禽獸也。此晉宋之士所以落而忘返。以至於國破身亡而不自知也。豈知聖人立言之真。指與老氏論禮之本也哉。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一。道也。物之所以得為物者。皆道也。天下之人。見物而忘道。天知其清而已。地知其寧而已。神知其靈而已。谷知其盈而已。萬物知其生而已。侯王知其為天下正而已。不知其所以得此者。皆道存焉耳。其致之。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貴將恐廢。

致之言極也。天不得一。未遽裂也。地不得一。未遽發也。神不得一。未遽歇也。谷不得一。未遽竭也。萬物不得一。未遽滅也。侯王不得一。未遽廢也。然其極必至於此耳。

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

天地之大。侯王之貴。皆一之所致。夫一。果何物也。視之不見。執之不得。則亦天下之至微也。此所謂賤且下也。

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殺。此其以賤為本耶。非乎。

昔之為此稱者。亦舉其本而遺其末耳。

故致數與無與。不欲瑋瑋如玉。落落如石。

輪輻蓋轡。銜鞅轡。會而為車。物物可數。而車不可數。然後知無有之為車。所謂無之以為用者也。然則天地將以大為天地耶。侯王將以貴為侯王耶。大與貴之中。有一存焉。此其所以為天地侯王者。而成者莫知之耳。故一處貴而非貴。處賤而非賤。非若玉之瑋瑋。貴而不能賤。石之落落。賤而不能貴也。趙曰。諸說皆以輿訓車。義有未安。竊意與衆也。又與蓋智賤者之稱。上文言其致一也。此言故致數衆也。衆無衆。猶言皆與人無與人之稱矣。無與人亦無侯王之稱也。容成氏曰。除日無歲。亦此意也。不欲如玉之瑋瑋。石之落落。貴賤之名。殊其為一也。遠矣。然未敢自以為是。姑俟來哲。王呂改輿作繫。亦近乎鑿。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復性則靜矣。然其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動之所自起也。堯曰。反本則靜。靜乃能動。弱者道之用。

道無形無聲。天下之弱者莫如道。然而天下之至強加焉。此其所以能用萬物也。

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世不知靜之為動。弱之為強。故告之以物之所自生者。蓋天下之物。聞有以母制子。未聞有以子制母者也。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

道非形不可見。非聲不可聞。非知先萬物之表。廓然無敵。卓然有見。未免於不信也。故下士聞道。以為荒唐繆悠而笑之。中士聞道。與之存亡出沒而疑之。惟了然見之者。然後勤行服膺而不怠。孔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斯所謂上士也哉。

建言有之。

建立也。古之立言者。有是說。而老子取之下之所陳者是也。

明道若昧。

無所不照而非察也。

進道若退。

若止不行。而天下之速者莫之或先也。

夷道若類。

或夷或類。所至則平。而未嘗削也。

上德若谷。

上德不德。若谷之虛也。

大白若辱。使白而不受汚。此不屑不潔之士。而非聖人也。

廣德若不足。廣大而不可復加。則止於此而已。非廣也。

建德不偷。因物之自然而無所立者。外若偷墮而實建立也。

質直若渝。體性抱神。隨物變化。而不失其真者。外若渝也。政和曰。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

大方無隅。全其大方。不小立圭角也。

大器晚成。器大不可近用也。

大音希聲。非耳之所得聞也。

大象無形。非目之所得見也。

道隱無名。夫惟道善貸且成。道之所遇。無所不見。凡此十二者。皆道之見於事者也。而道之大全。則隱於無名。惟其所遇。推其有餘。以貸不足。物之賴之以成者如此。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

夫道非一非二。及其與物為偶。道一而物不一。故以一名道。然則道非一也。一與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是以往。而萬物生。雖有萬不同。莫不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者。蓋物生於三。而三生於一。理之自然也。譬曰。一太極。二陰陽。三沖氣也。

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世之人不知萬物之所自生。莫不賤寡小而貴衆大。然王公之尊。而自稱孤寡不穀。古之達者。蓋已知

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

世以柔弱為損。強梁為益。不知其非也。故使天下之教者。皆以此教之曰。不見強梁者。不得其死乎。強梁之極也。人知強梁之不免於死。則知妄之不可為。而後可與言道矣。故曰。吾將以為教父。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人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

以堅御堅。不折則碎。以柔御堅。柔亦不靡。堅亦不病。求之於物。則水是也。以有人有捍。不相受。以無人。有無未嘗勞。有未嘗求。求之於物。鬼神是也。是以聖人。唯能無為。故能使衆強。出入衆有。故終之曰。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

先身而後名。貴身而賤貨。猶未為忘我也。夫忘我者。身且不有。而況名與貨乎。然貴以身為天下。非忘

我不能。故使天下知名之不足。親貨之不足多。而後知貴身。知貴身而後知忘我。此老子之意也。

得與亡孰病。不得者以亡為病。及其既得而患失。則病有甚於亡者。唯齊有無。均得喪。而後無病。

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愛之甚。則凡可以求之者。無所不為。能無費乎。藏之多。則攻之者必衆。能無亡乎。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沖。其用不窮。

天下以不缺為成。故成必有弊。以不沖為盈。故盈必有窮。聖人要於大成而不恤其缺。期於大盈而不

惡其沖。是以成而不弊。盈而不窮也。

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直而不屈。其直必折。循理而行。雖屈而直。巧而不拙。其巧必勞。付物自然。雖拙而巧。辯而不訥。其辯必

窮。因理而言。雖訥而辯。

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為天下正。成而不缺。盈而不沖。直而不屈。巧而不拙。辯而不訥。譬如躁之不能靜。靜之不能躁耳。夫躁能勝寒。而

不能勝熱。靜能勝熱。而不能勝寒。皆滯於一偏。而非其正也。唯泊然清靜。不染於一。非成非缺。非盈非

沖。非直非屈。非巧非拙。非辯非訥。而後無所不勝。可以為天下正矣。葉曰。寒暑者。天地之氣也。有人於

此。躁猶可以勝寒。靜猶可以勝熱。苟知其所勝。孰往而不可為。則清勝濁。靜勝動。其效亦可已矣。而況

於缺之勝成。沖之勝盈。屈之勝直。拙之勝巧。訥之勝辯。惟其不察此。故必求其能勝之者。苟求勝之。終

非其正也。唯清靜為天下正。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天下各安其分。則不爭而自治。故御走馬而獲田。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矣。政和曰。以道治天下。民各樂其業。而無所爭。蓋其田疇而已。

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

以其可欲者示人。固有罪矣。而不知其足者。其禍尤甚。所欲必得者。其咎最大。匹夫有一於身。患必及之。侯王而為是。必戎馬之所自起也。陸曰。無道之君。毒痛天下。其惡有三。必見可欲。非理而求。故罪莫大焉。求而不已。害人心多。故禍莫大焉。欲而必得。其心愈熾。故咎莫大焉。

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知足所過而足。故無不足也。

不出戶章第四十七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性之為體。充備宇宙。無遠近古今之異。古之聖人。其所以不出戶牖而無所不知者。特其性全故耳。世之人。為物所蔽。性分於耳目內。為身心之所紛亂。外為山河之所障塞。見不出視。聞不出聽。戶牖之微。能蔽而絕之。不知聖人。復性而足。乃欲出而求之。是以彌遠而彌少也。以身觀身。以內知外。原小而知大。明近而論遠。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

性之所及。非特能知能名而已。蓋可以因物之自然。不勞而成之矣。光曰。情封即滯。理契即神。陸曰。聖人當食而思天下之飢。當衣而思天下之寒。愛其親以及天下之老。愛其子以及天下之幼。不俟出戶而天下可知矣。已好生則知天道之生萬物。已成務則知天道之成四時。已樂善則知天道之與善人。安用窺牖而後見天道哉。夫不行而能察知人情。不見而能名天道。不為而成。至治反推。身心故也。

為學日益

不知道而務學。聞見日多。而無以一之。未免為學者也。孔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為道日損

苟一日知道。顧視萬物。無一非妄。去妄以求復性。而性復。實無幾。孔子謂子貢曰。女以子為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曰非也。子一以貫之。

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

去妄以求復性。可謂損矣。而去妄之心猶存。及其象忘此心。性純而無餘。然後無所不為。而不失於無為矣。損之在漸。初損損迹。又損損心。心迹俱忘。以至無為。

故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道德真經集解 卷之三

五七

人皆有欲取天下之心。故造事而求之。心見於外。而物惡之。故終不可得。聖人無為。故無事。其心見於外。而物安之。雖不取天下。而天下歸之。

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虛空無形。因萬物之形以為形。在方為方。在圓為圓。如使虛空自有形。則何以形萬物哉。是以聖人無心。因百姓之心以為心。無善不善皆善之。無信不信皆信之。善不善在彼。而吾之所以善之者。未嘗渝也。可謂德善矣。信不信在彼。而吾之所以信之者。未嘗變也。可謂德信矣。不然。善善而棄不善。信信而棄不信。豈所謂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哉。

聖人之在天下。惔惔為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天下善惡信偽。方各自是。以相非相。賊不知所定。聖人憂之。故惔惔為天下渾其心。無善惡。無信偽。皆以一等之。彼方注其耳目。以觀聖人之予奪。而吾一以嬰兒遇之。於善無所喜。於惡無所嫉。夫是以善者不矜而惡者不怒。然皆化。而天下始定矣。葉曰。聖人之在天下。在而不治也。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出生入死。性無生死。出而為生。入而為死。

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用物取精。以自滋養者。生之徒也。聲色臭味。以自戕賊者。死之徒也。二者既分。生死之道矣。吾又知作而不知休。知言而不知默。知思而不知忘。以趨於盡。則所謂動而之死地者也。生死之道。以十言之。三者各居其三矣。豈非生死之道。九而不生。死之道。一而已乎。不生不死。則易所謂寂然不動者也。老子言其九。不言其一。使人自得之。以寄無思無為之妙也。政和曰。與死生為徒者。故未免夫與貪生而背理。忘生而徇利。凡民之生。動之死地。則其生也。與死奚擇。

夫何故。以其生之厚。

有生則有死。故生之徒。則死之徒也。人之所賴於生者厚。則死之道常十九。

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至人常在不生不死中。生地且無。焉有死地哉。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

道者。萬物之母。故生萬物者。道也。及其運而為德。牧養羣衆而不辭。故畜萬物者。德也。然而道德則不能自形。因物而形。見物不能自成。遠近相取。剛柔相交。積而為勢。而與亡治亂之變成矣。

道德真經集解 卷之三

五九

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形雖由物成，雖由勢而非道不生，非德不畜，是以尊道而貴德，譬如父母，貴如侯王，道無為而德有名故也。

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特爵而後尊貴者，非實尊貴也。

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光曰：道若特宰，則道外有物，非玄德也。陸曰：載營魄章，言人同於道德，此章言道德同於人。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道方無名，則物之所實始也；及其有名，則物之所實生也。故既謂之始，又謂之母，其子則萬物也。

既得其母，以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

聖人體道以用物，譬如以母知子，了然無不察也。雖其智能周之，然而未嘗以物忘道，故終守其母也。

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

天下皆具此道，然常患忘道而徇物，自悅於色，耳悅於聲，聞其悅之之心，而以其事濟之，是以終身陷溺而不能救。夫聖人之所以終身不勤者，唯塞而閉之，未嘗出而徇之也。

見小曰明。

悅之爲害，始小而浸大，知小而將大，塞而閉之，可謂明矣。

守柔曰強。

趣其所悅而不顧，自以爲強而非強也。唯見悅而知畏之者，可謂強也。

用其光，復觀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世人開其所悅，以身徇物，往而不反，聖人塞而閉之，非絕物也。以神應物，用其光而己身不與也。夫耳之能聽，目之能視，鼻之能嗅，口之能嘗，身之能觸，心之能思，皆所謂光也。蓋光與物接，物有至而明無損，是以應萬變而不窮，殃不及於其身。故其常性湛然相襲而不絕也。政和曰：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

體道者無知無行，無所施設，而物自化。今介然有知而行於大道，則所施設建立，非其自然，有足畏者矣。故曰：有所知，則有所不知，聖心無知，故無所不知。小知，大知之賊也。

大道甚夷，民甚好徑。

道德真經集解 卷之三

大道甚夷，易無有險阻，世之不知者，以爲迂緩，而好徑以求捷，故凡舍其自然而有所施設者，皆欲速者也。

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彩，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誇，非道也哉。

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豈復飾末廢本，以施設爲事，誇以誨盜哉。

善建不拔章第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

世豈有建而不拔，抱而不脫者乎？惟聖人知性之真，審物之妄，損物而修身，其德充積，實無所立而其建有不可拔者，實無所執而其抱有不可脫者，故至其子孫猶以祭祀不輟也。

修其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

明身既修，推其餘以及外，雖至於治天下可也。

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天地外者，世俗所不見矣，然其理可推而知也。修身之至，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皆吾之所及知也。然安知聖人以天下觀天下，不若吾之以身觀身乎？豈身可以身觀，而天下獨不可以身觀乎？故曰：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言亦以身知之耳。陸曰：善建者以道觀國本，則深根固蒂，而不可拔。善抱者以德懷民心，則無繩約而不可解。而子孫享祚長久，祭祀不輟，下文修之身下，其建轉大，以身觀身，以至天下，有常然之理，不出戶而知也。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老子之言道德，每以嬰兒泥之者，皆言其體而已，未及其用也。今夫嬰兒泊然無欲，其體之者至矣，然嬰兒物來而不知應，故未可以無用也。

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道無形體，物莫得而見也。況可得而傷之乎？人之所以至於有形者，由其有心也。故有心而後有形，有形而後有敵，敵立而後傷之者至矣。無心之人，物無敵者，易有傷之。夫赤子之所以至此者，唯無心也。

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

無執而自握，無欲而自作，是知其精有餘而非心也。

終日號而嗷，不嗷和之至。

心動則氣傷，氣傷則號而嗷，終日號而嗷，是以知其心不動而氣和也。

知和曰常。

和者，不以外傷內也。復命曰常，遇物而知其本也。知和曰常，得本而應萬物也。其實一道也。故皆謂之常。

知常曰明。益生曰祥。生不可益而欲益之，則非其正矣。祥，妖也。

心使氣曰強。

氣惡妄作而又以心使之，則強梁甚矣。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益生使氣，不能聽其自然，日入於剛強而老從之，則失赤子之性矣。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忿，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

道非言說，亦不離言說。能知者未必言，能言者未必知。唯塞兌閉門，挫銳解忿，和其光同塵，以治其內者，默然不言，而與道同矣。光曰：知者不言，言而不言，實在忘言。言者不知，目擊未嘗，況言議乎。體道絕待，不得所同之迹。曰：玄同。司馬曰：鋒角猛露，道所惡也。事為煩亂，道所鄙也。輝華顯赫，道所敗也。汚辱卑下，道所貴也。

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可得而親，則可得而疏，可得而利，則可得而害，可得而貴，則可得而賤。體道者均覆萬物，而孰為親疎，等視逆順，而孰為利害，不知榮辱，而孰為貴賤，情計之所不及，此所以為天下貴也。

以正治國章第五十七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

古之聖人，柔遠能邇，無意於用兵，唯不得已，然後有征伐之事。故以治國為正，以用兵為奇。雖然，此亦未足以取天下。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唯體道者，靡然無事，雖不足以取天下，而天下歸之矣。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

人主多忌諱，下情不上達，則民貧而無告矣。

民多利器，國家滋昏。

利器，權謀也。明君在上，常使民無知無欲，民多權謀，則其上賊而昏矣。

人多伎巧，奇物滋起。

人不敦本業而趨末伎，則非常無益之物作矣。

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患人之詐偽，而多為法令以勝之，民無所措手足，則日增於盜賊矣。

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

道德真經集解 卷之三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邪。正復為奇，善復為妖。民之迷，其日固久。

天地之大，世俗之見，有所眩而不知也。蓋福倚於禍，禍伏於福。譬如晝夜寒暑之相代，正之為奇，善之為妖。譬如老稚生死之相繼，未始有正而迷者不知也。夫惟聖人出於萬物之表，而覽其終始，得其大全，而遺其小察，視之悶悶，若無所明，而其民淳淳，各全其性矣。若夫世之人，不知道之全體，以耳目之所知為至矣。彼方且自以為福，而不知禍之伏於其後，方且自以為善，而不知妖之起於其中。區區以察為明，至於察甚傷物，而不悟其非也，可不哀哉。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剝，直而不肆，光而不耀。知小察之不能盡物，是以雖能方能廉，能直能光，而不用其能，恐其陷於一偏而不及也。此則世俗所謂悶悶也。政和曰：方者介於辯物，廉者矜於自潔，直而肆則凌物之態，生光而耀則揚行之患。至知而不用其能者，其惟聖人乎。

### 道德真經集解卷之四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凡物方則割，廉則剝，又此下原注有趙定作割居新反七字，不知何人所加。今則直則肆，光則耀，惟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剝，直而不肆，光而不耀。此所謂嗇也。夫嗇者，有而不用者也。世患無以服人，苟誠有而能嗇，雖未嘗與物較，而物知其非不能也。則其服之早矣。物既以服，故藏其用而至於殘身終不試，則德重積矣。德積既厚，雖天下之剛強，無不能克。則物莫測與量矣。如此而後，可以有國。彼世之小人，有尺寸之柄，而輕用之一試，不服。天下測其深淺而爭犯之，雖欲報其國家而不可得也。吾是以知嗇之可以有國，則有國之母也。

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孟子曰：盡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以嗇治人，則可以有國者是也。以嗇事天，則深根固蒂者是也。古之聖人，保其性命之常，不以外耗內，則根深而不可拔，蒂固而不可脫。雖以長生久視可也。蓋治人事天，雖有內外之異，而莫若嗇則一也。

道德真經集解 卷之四

治大國者烹小鮮。  
烹小鮮者不可撓。治大國者不可煩。煩則人勞。撓則魚爛。  
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

聖人無爲。使人各安其自。然外無所求。內無所畏。則物莫能侵。雖鬼無所用其神矣。陸曰。聖人以道蒞天下。天地之和。應寒暑變化。生成而已。當是之時。鬼無靈響。何神之有。天地之和以下二十。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非其鬼之神。亦有神而不傷人耳。非神之不傷人。聖人亦未嘗傷人。故鬼無能爲耳。葉曰。聖人亦不傷人。以下文德交歸焉考之人當爲神。

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人鬼之所以不相傷者。由上有聖人耳。故德交歸焉。人歸德於神。亦歸德於聖人。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天下之歸大國。猶衆水之趨下流也。  
天下之交。天下之化。牝當以靜勝。牡以靜爲下。

衆動之赴靜。猶衆高之赴下者也。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

大國能下。則小國附之。小國能下。則大國納之。  
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大國下以取人。小國下而取於人。言大之於下。宜若可以無下。而下之者。以取於人也。言小之於大。不得不下而取之也。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兩者各得所欲。故大者宜爲下。  
政和曰。天道下濟而光明。故無不覆。地道卑而上行。故能承天。人法地。地法天。故大者宜爲下。

道者萬物之奧章第六十二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凡物之見於外者。皆其門堂也。道之在物。譬之如與物皆有之。而人莫之見耳。夫惟賢者得而用之。故曰。善人之寶。惡者雖不能。然而非道則不能安也。故曰。不善人之所保。蓋道不遠人。而人則遠之。今誠有人。美言之。則可以爲市於世。尊行之。則可以加於人矣。朝爲不義。而夕聞大道。妄竄而性復。雖欲指其不善。不可得也。而又安可棄之哉。

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壁。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立天子。置三公。將以此道教人耳。雖有拱壁之貴。以先駟馬之良而進。不如坐進此道之多也。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爲天下貴。  
道本在我。人患不求。求則得之矣。道無功罪。人患不知。知則無罪不能汚也。

爲無爲章第六十三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  
聖人爲無爲。故無所不爲。事無事。故無所不事。味無味。故無所不味。其於大小多少。一以道遇之而已。蓋人情之所不忘者。怨也。然及其愛惡之情忘。則雖報怨猶報以德也。則知無所不用其德也。  
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世之人莫不長大而侮小。難多而易少。至於難而後圖。大而後爲。則事常不濟矣。聖人齊小大。一多。無所不長。無所不難。而安有不濟者哉。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  
方其未有不持而謀之。足矣。及其將然。非泮而散之。不去也。然猶愈於既成也。故爲之於未有者。上也。治之於未亂者。次也。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

治亂禍福之來。皆如彼三者。積小以成大。聖人待之以無爲。守之以無執。故能使禍自生。使福自亡。譬如種苗。深耕而厚耜之。及秋自穰。譬如彼盜。危坐而熟視之。盜將自卻。世人不知物之自然。以爲非爲不成。非執不留。故常與禍爭勝。與福生。是以禍至於不救。福至於不成。蓋其理然也。

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始。則無敗事。  
聖人知有爲之害。不以人助天。始終皆因其自然。故無不成者。世人心存於得喪。萬事之微。猶有不知而聽其自然者。及見其幾成而重失之。則未有不以爲敗之者。故曰。慎終始。則無敗事。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致爲。  
人皆徇其所欲。以害物性。其害其所學。以害理。聖人非無欲也。欲而不欲。故雖欲而不害於物。非無學也。學而不學。故雖學而不害於理。然後內外空明。廓然無爲。可以輔萬物之自然。而待其自成矣。

古之善爲道章第六十五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古之所謂智者。知道之大全。而覽於物之終始。故足貴也。凡民不足以知此。而溺於小智。以察爲明。則智之害多矣。故聖人以道治民。非以明之。將以愚之耳。蓋使無知無欲。而聽其上之所爲。則雖有過亦

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

小矣。吾以智御人。人亦以智應之。而上下交相賊矣。

不以智治國。國之賊。知此兩者亦楷式。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吾之所貴者。德也。物之所貴者。智也。德與智固相反。然智之所順者小。而德之所順者大矣。葉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賊。是足以為楷式而非道也。故謂之玄德。積玄德而至深且遠。則近乎本。而與物反。夫然後各安其性命之情。是以謂之大順。

江海為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

聖人非欲上人。非欲先人也。蓋下之後之。其道不得不上且先耳。

是以聖人處上而不重。處前而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天下皆謂章第六十七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

夫道曠然無形。頽然無名。充備萬物。而與物無一相似。此其所以為大也。若似於物。則亦一物矣。何足大哉。

我有三寶。保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

道以不似物為大。故其運而為德。則亦悶然以鈍為利。以退為進。不合於世俗。今夫世俗貴勇。尚廣。大。夸進說。而吾之所寶。則慈。儉。約。廉。退。此三者。皆世俗所謂不肖者也。

夫慈。故能勇。

世以勇決為賢。而以慈忍為不及。是不知勇決之易挫。而慈忍之不可勝。其終必至於勇也。

儉。故能廣。

世以廣大蓋物。而以儉約為陋。不知廣大之易窮。而儉約之易足。其終必至於廣也。

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世以進銳為能。而不敢先為恥。不知進銳之多惡於人。而不敢先之樂推於世。其終卒為器長也。蓋

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自樸成器。始有屬其長矣。

今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死矣。

勇。廣。先。三者。人之所共疾也。為衆所疾。故皆近於死。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以慈御物。物之愛之。如己父母。雖為之効死而不辭。故可以戰。可以守。天之將救是人也。則開其心志。

道德真經解 卷之四

使之無所不慈。則皆為之衛矣。趙曰。老氏之道。大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者是也。世俗何足以知之。聊舉是三者。以為世教。一經之中。十居七八。戒用兵者五章。戒奢者一章。戒奢崇儉者三章。柔弱不爭者十五章。又於其中以慈為首。天將救是人。也。付之以慈。所謂天誘其衷是也。天將乘是人。也。付之以惡。所謂天奪其魄是也。

善為士者不武。

士當以武為本。行之以怯。若以武行武。則死矣。

善戰者不怒。

聖人不得已而後戰。若出於怒。是以我故殺人。天必殃之。

善勝敵者不爭。

以吾不爭。故能勝彼之爭。若出於爭。則未必能勝矣。

善用人者為之下。

人皆有相尚之心。故莫能相為用。誠能下之。則天下皆吾用也。

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

趙曰。可以配天。古之至極要道。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用兵有言。

老氏痛當世用兵。以殺為本。故舉古之軍志。以明不得已之故。

吾不敢為主。而為客。

主。造事者也。客。應敵者也。

不敢進寸。而退尺。

進者。有意於爭者也。退者。無意於爭者也。

是謂行無行。

無意於爭。雖用兵。與不用均也。不與物爭。與無行同。

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

苟無意於爭。則雖在軍旅。如無臂可攘。無敵可因。無兵可執。安有用兵之咎耶。葉曰。大司馬之法曰。伐者以鍾鼓聲其罪。而告之。止於境上。服其罪則已。不必於進也。故進以寸。則常寬。退以尺。則常多。此雖行而若無行也。雖攘而若無臂也。不見可敵。若無仍也。雖執之。若無兵也。

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則幾喪吾寶。

聖人以慈為寶。輕敵則輕戰。輕戰則輕殺人。喪其所以為慈矣。

道德真經解 卷之四

故抗兵相加。我者勝矣。兩敵相和而吾出於不得已。則有哀心。哀心見而天人助之。雖欲不勝。不可得矣。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道之大。復性而足。而性之妙。見於起居飲食之間耳。聖人指此以示人。豈不易知乎。人能體此以應物。豈不易行乎。然世之常患日用而不知。知且不能。而況行之乎。

言有宗。事有君。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

言者。道之筌也。事者。道之迹也。使道可以言盡。則聽言而足矣。可以事見。則考事而足矣。惟言不能盡。事不能見。非捨言而求其宗。遺事而求其君。不可得也。蓋古之聖人。無思無為。而有渙然不自知者存焉。此則思慮之所不及。是以終莫吾知也。

知我者希。則我者貴。

衆人之所能知。亦不足貴矣。

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聖人外與人同。而中獨異耳。趙曰。此章起下章。知不知之意。夫惟無知。非如木石之無知也。道不可以知。知識誠。浪視絕。絕情量而已。夫道固非竊冥昏默之口。然自竊冥昏默而入。此豈世俗所能知哉。世雖不知。獨體道者。外晦而內貞。不亦可貴乎。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

道非思慮之所及。故不可知。然方其未知。則非知無以入也。及其既知。而存知則病矣。故知而不知。上也不不知而知。病也。光曰。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計。然知道了反如不知。則終日知而不知。不涉緣。即爲保道之真知。故尚矣。未明其道。從無立知。穿鑿涉緣。故病。呂曰。道之爲體。不知而能知者也。知其不知。而以不知知之。知之至也。雖知其不知。而以知知之。其心庸詎甯乎。病矣。此下原衍天亦呂巽補注引見下文不應顯見於前今刪去

夫惟病病。是以不病。

既不可以不知。又不可以知。惟知之爲病者。久而病自去矣。

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趙曰。楞嚴云。如見無見。即知不知。上也。知見立知。即不知知。病也。故知其不可知者。而存知則病矣。夫惟病可知之病。久而病自亡矣。聖人本無妄知之病。以其病衆人之病。權立知以去其知之病。是以雖立知而不爲病矣。呂曰。夫惟知知之爲病。而病之則反乎無知。而不知不足以病之矣。故曰。夫惟病病。是以不病。南伯子綦曰。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若子

甚可謂病病矣。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

夫性自有威。高明光大。赫然物莫能加。此所謂大威也。人常患溺於衆妄。畏生死而憚得喪。萬物之威。雖然乘之。終身慄慄之不暇。雖有大威而不自知也。苟誠知之一生死。齊得喪。坦然无怖畏。則大威煜然見於前矣。

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惟不厭。是以不厭。

性之大。可以包絡天地。彼不知者。以四支九竅爲己守也。守之而不厭。是以見不出視。聞不出聽。茫然其甚陋也。故教之曰。無狹其所居。彼知之者。知性之大。而吾生之狹也。則依然厭之。欲脫而不得。不知有厭有慕之方。圍於物也。故教之曰。無厭其所生。夫唯聖人不狹不厭。而與人同居。而與道同居。無廣狹淨穢之辨。既不厭生。而後知生之無可厭也。陸曰。心者神之舍。無以嗜欲喪之。則不狹矣。神者形所以生。無以多事擾之。則不厭矣。人不厭神。神亦不厭人。樂天矣。詩云。亦莫戀此名。亦莫厭此身。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聖人雖自知之。而不自見。以示人。雖自愛之。而不自貴。以眩人。恐人之有厭有慕也。厭慕之心未忘。則曾有畏也。畏去而後大威至矣。勢曰。自知則明於性而不爲妄。自見則矜伐。自愛則保其身而不爲非。自貴則賤物。

勇於敢。章第七十三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知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勇於敢。則死。勇於不敢。則生。此物理之常也。然而敢者。或以得生。不敢者。或以得死。世途僥倖。其或然而口其常理。夫天道之遠。其有一或然者。孰知其好惡。無從來哉。或雖聖人。猶以常爲正。其於勇敢。未嘗不難之。列子曰。迎天意。揣利害。不知其已。患天道之難知。是以歷陳之也。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

不與物爭於一時。要於終勝而已。

不言而善應。

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萬物生焉。未有求而不應者也。

不召而自來。

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此又誰召之哉。繹然而善謀。

繹然舒緩。若無所營。而其謀度非人之所及也。

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道徳真經集解 卷之四

世人目觀天。見其一曲而不視其大全。有以善而得禍。惡而得福者。未有不疑天網之疎而多失也。唯能要其終始而盡其變化。然後知恢恢廣大。雖疎而不失也。

民常不畏死章第七十四

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政乖形重。民無所措手足。則常不畏死。雖以死懼之。無益也。

若使人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

民安於政。常樂生畏死。然後執其詭異亂羣者而殺之。孰有不服哉。開元曰。為奇詐者。假令吾勢得執而殺。孰敢即殺。以天網不失其殺者也。而殺之亦孰敢即殺。所以不殺為自有天網司殺也。

常有司殺者殺。

司殺者。天也。方世之治。而詭兵亂羣之人。恣行於其間。則天之所棄也。天之所棄而吾殺之。則是天殺之而非我也。

夫代司殺者殺。是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

非天之所殺而吾自殺之。是代司殺者殺也。代大匠斲。則傷其手。代司殺者殺。則及其身矣。趙曰。善乎楚靈王之言曰。予殺人子多矣。能無及乎。以天道好還。此嗜殺人者之戒也。秦毒捕天下固不足道。以疑似而殺李君羨。以猜忌而殺王崇文。此豈天道也哉。若漢唐諸賢。謀誅宦豎。監豎之罪。誠大矣。天未老其惡。故有代大匠斲傷手之禍。又況肆行殺戮者哉。鮮不及矣。然惡不可長。幸不可恃。楚漢之戰。五季之亂。其所誅屠滅者。十室而九。亦天殺之也。為惡者可無懼乎。

民之飢章第七十五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人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

上有為導民。民亦以有為應之。故事多而難治。上以利欲先民。民亦爭厚其生。故雖死而求利不厭。夫惟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

貴生之口必至於口之。惟無以生為而生自全矣。趙曰。此章皆言上章口唯無以厚生為者。民口輕死。何以貴生然。

民之生章第七十六

民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生之徒。

沖氣在焉。則體無堅強之病。至理在焉。則事無堅強之累。是以兵強則不勝。

兵以義勝者非強也。強而不義。其敗必速。木強則其。

木自拱把以上必伐矣。

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物之常理。精者在。上。粗者在。下。其精必柔弱。其粗必強大。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

張弓上筋。弛弓上角。故以況天之張高舉下。

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人之道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

天無私。故均。人多私。故不均。

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

有道者。贈足萬物而不辭。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非有道者。無以堪此。

是以聖人為而不恃。功成不處。其不欲見賢耶。

為而恃。成而處。則賢見於世。賢見於世。則是以有餘自奉也。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故柔勝剛。弱勝強。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以聖人言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

正言合道而反俗。俗以受垢為辱。受不祥為殃。故也。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

夫怨生於妄。而妄出於性。知性者不見諸妄。而又何怨乎。今不知除其本而欲和其末。故外雖和而內未忘也。

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

契之有左右。所以為信而息爭者也。聖人與人均有是性。人方以妄為常。馳騖於爭奪之場。而不知性之未始少安也。是以聖人以其性示人。使之除妄。以復性。待其妄盡而性復。未有不廓然自得。如左契之合右契。不待責之而自服也。然則雖有大怨。對將渙然冰釋。知其本非有矣。而安用利之。彼無德者。乃欲人人而通之。則亦勞而無功矣。堯曰。左契取於人。右契取於人。左契乃受責者所執。與之而已。

天道無親章第八十

天道無私。惟善人則與之。契之無私。亦猶是也。惟合者則得之矣。葉曰。有來于我。知持吾信以待之而已。彼當償則吾不知也。夫然後能當天下之求而未嘗勞。茲不亦如天之無親而惟善人之與乎。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小國寡民。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小國寡民

小國寡民。

老子生於衰周。文勝俗弊。將以無為救之。故於其書之終。言其所志。願得小國寡民。以試言而不可得耳。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民各安其分。則小有才者不用於世。什伯之器。則材堪什夫伯夫之長者也。樂生故重死。安之故不遠徙。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事少民樸。雖結繩足矣。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

內足。外無所慕。故以其所有為美。以其所處為樂。而不復求也。

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民物繁夥而不相求。則彼此皆足故也。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信則為實而已。故不必美。美則為觀而已。故不必信。

善者不辯。辯者不善。

以善為主。則不求辯。以辯為主。則未必善。

知者不博。博者不知。

有一以貫之。則無所用博。博學而日益者。未必知道也。

聖人無積。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

聖人抱一而已。他無所積也。然施其所能以為人。推其所有以與人。人有盡而一無此下疑。然後知

一之貴也。政和曰。善貸且成。而未嘗費我。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

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勢可以利人。則可以害人矣。力足以為之。則足以爭之矣。能利能害而未嘗害。能為能爭而未嘗爭。此

天與聖人所以大過人而為萬物宗者也。凡此皆老子之所以為書。與其所以為道之大略也。故於終

篇復言之。趙曰。莊子言。老氏以有積為不足。無藏為有餘。言聖人之道如海。酌之而不竭。挹之而愈深。

故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此莊子所謂天府。佛氏所謂無盡藏也。終篇繼之以天道者。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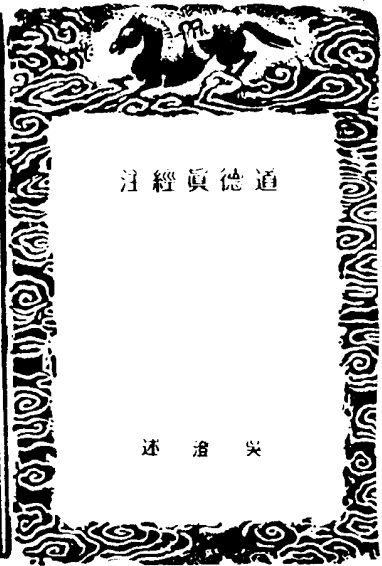
此道同天也。

跋

道德真經集解四卷。從道藏抄出。原題趙學士句解。不著名字。解中有趙秉文曰。秉文獨異之云云。按金史。趙秉文傳。與定元年。授侍讀學士。督禮部尚書。仍兼侍讀學士。此題趙學士。其為秉文無疑。而本

傳及元遠山開闢老人神道碑。述秉文所著。有真遺說。中唐說。揚子發微。太元箋贊。文中子類說。南華略識。列子補注。論語孟子解。賈暇。不及此書。惟劉祁歸潛志云。有老子解。焦竑經籍志。趙學士志。子集解四卷。又全解二卷。今檢道藏目錄。全解係陸希聲撰。因與趙書相連。遂并屬之。趙誤矣。道經注者既多。諸本經文亦參差互異。趙氏出入諸家。無所偏主。其所引如開元。政和。陸希聲。司馬君實。呂惠卿。諸注。皆存道藏。併羅什。王粲。遺說。亦見諸家。援引。惟葉石林老子解。僅見於直齋書錄解題。劉巨濟老子注。僅見於郡齋讀書志。今並失傳。而趙氏頗及之。亦可見其采輯之博。伏讀四庫全書總目。所收老子舊注。僅河上公。王弼。蘇轍。葛長庚。吳澄及道德指歸論六家而已。其道藏所存。自顧歡文。所稱店。崑山道士。張君相。三十家。注老子以下。不啻三十家。莊列注亦十餘種。情皆未登著錄。藏書家亦多有傳抄者。先雪枝從父。嘗校刊陸希聲道德真經傳。王真道德真經論。兵要義述。陳景元南華真經章句音義。李元卓莊列十論。入所輯指海。予以金源人著撰。傳世頗希。趙氏此書亦簡賈近古。故校以授梓。他日得好事者。盡道藏所存古注。而並出之。以公於世。亦一大快也。咸豐二年二月。既望。錢培名寶之甫識。





道德真經注

吳澄述

老子

臨川吳澄述

老子李氏名耳字則史記列傳曰字伯陽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周守藏室之史也修道德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爲我書於是適著上下篇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終莊子曰以本爲精以末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樞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負人皆求福己獨曲全以深爲根以約爲紀常實容於物不削於人古之博大真人哉○苦音音藏音音強爲音音下云篇切

9

道德真經注卷之一

臨川吳澄述

道經上上篇之首句曰道可道故以道字名篇尊之而曰經他本或作道德經上則是以道德經爲一書之總名而分上下篇也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道納路也可道可踐行也常常久不變也名謂德也可名可指定也道本無名字之曰道而已若謂如道路之可踐行而道則非此常而不變之道也德雖有名強爲之名而已若謂如各物之可指定而名則非

道德真經注卷一

吳澄堂藏書

此常而不變之德也○可道去聲而強其兩道同

無名者道也天地亦由此道而生故謂之始有名者德也萬物皆由此德而生故謂之母

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

常即常道常名之常常無欲謂聖人之性寂然而靜者此道之全體所在也而於此可以觀德之妙其指德言妙以道言妙者猶言至極之善常有欲謂聖人之情感物而動者此德之大用所行也而於此可以觀道之微其指道言微以德言微者猶言邊際之處

孟子所謂端是也○微古市

此兩者同

此兩者謂道與德同者道即德德即道也

出而異名同謂之玄

玄者幽昧不可測知之意德自道中出而異其名故不謂之道而謂之德雖異其名然德與道同謂之玄則不異也

玄之又玄眾妙之門

眾妙謂德門謂由此而出德與道雖同謂之玄道則玄之又玄者故道適德之所出以出也其妙之妙道也妙之合而爲一本者眾妙之妙德也妙之分而爲

萬殊者

右第一章此首章總言道德二字之旨張子曰老子則以太虛爲天地之所由以爲天地者謂之道以氣化爲萬物之所由以爲萬物者謂之德道指形而上之理不雜乎氣而言莊子所謂無有也德指形而下之氣中自有此理者而言莊子所謂太一也故其道其德以虛無自然爲體以柔弱不盈爲用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

美謂美於他物以質而言也諄謂諄於其事以能而  
言也美惡善不善之名相因而有以有惡故有美以  
有不善故有善皆知此之爲美則爲惡矣皆知此  
之爲善則彼爲不善矣欲二者皆泯於無必不知美  
者之爲美善者之爲善則亦無惡無不善也  
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  
前後相隨

物之有無事之難易形之長短勢之高下音之闕翕  
聲之清濁位之前後兩相對待一有則俱有一無則  
俱無美惡善不善之相因亦猶是也相形謂二形相  
比並相傾謂一俯臨一仰視相和謂一倡一和隨猶  
隨風巽之隨相連屬也五音皆言其偶獨音聲不言  
者蓋止曰闕翕清濁則人不知其爲音聲音也言音  
聲則其有闕翕清濁之相偶自可知故但指言其實  
而不言其偶也○易切以和切賦屬切之敘

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  
事而爲則有不爲者矣惟無爲則無不爲也故而言  
則有不言者矣惟無言則無不言也  
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  
天地亦然作謂物將生存時也辭謂言辭生謂物既  
生夏時也有謂有言不辭不有此天地不言之教也  
夫子謂天何言哉自物生焉是也

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  
爲謂物將成秋時也恃謂恃其能而有爲功成謂物  
既成冬時也居謂處其功而自伐不恃不居此天地  
無爲之事也  
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不去常存也天地不居成物之功故其功長久而不  
去○夫音

右第一章 聖人以不事而事故其事無所爲以  
則雖有美有善而人不知是以其美其善無所  
獨貴而無行與對若有爲之事有言之教則人  
皆知其爲美爲善而美與善對善與不善對非  
獨尊獨貴不可言之美善矣老子一貫之中凡  
諸章所言皆不  
出於此章之意

不向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  
欲使民心不亂  
向謂尊崇之貴謂寶重之見猶示也人之賢者其名  
可向上之人苟尚之則民皆欲趨其名而至於爭矣  
貨之難得者其利可貴上之人苟貴之則民皆欲求  
其利而至於爲盜矣蓋名利可欲者也不尚之不貴  
之是不示之以可欲使民之心不爭不爲盜是不亂  
也○見切

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  
四其字皆指民而言虛其心謂使民不知利之可貴  
而無盜心也實其腹謂民雖不貪於利然聖人陰使  
之足食而充實未嘗不資夫負也弱其志謂使民不  
知名之可尚而無爭心也強其骨謂民雖不貪於名  
然聖人陰使之勉力而自強未嘗不希夫賢也○夫  
音

常使民無知無欲  
謂使民皆無所知不知名利之可欲而無欲之之心  
使夫知者不敢爲也  
謂民縱有知名利可欲者亦不敢爲爭盜之事然不  
敢爲則猶有欲爲之心特不敢爾  
爲無爲則無不治矣

爲無爲謂爲爭爲盜者皆無爲之之心如此則天下  
無不治矣

右第三章 此章言聖人治天下之道而虛心實  
其說雖精非  
老子本旨也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  
沖字本作盅器之虛也或疑辭不敢必也道之體虛  
人之用此道者亦當虛而不盈盈則非道矣淵深不  
可測也宗猶宗子之宗宗者族之統道者萬物之統  
故曰萬物之宗似者亦不敢必之辭也○沖直中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  
挫推也銳銛也紛糾結也解糾結者以礪取其銳也  
凡銳者終必鈍故先自挫其銳以解彼之紛不欲其  
銳也則亦終無純之時矣和猶平也掩抑之意同謂  
齊等與之不與也鏡受塵者不光凡光者終必暗故  
先自掩其光以同乎彼之塵不欲其光也則亦終無  
暗之時矣夫銳者必鈍光者必暗猶盈者之必溢道  
不欲盈故銳者挫之而不欲其銳光者和之而不欲  
其光也其銳其光二其字屬己其紛其塵二其字屬  
物舊解作一句一義者非此四句言道之用不盈也  
湛澄寂之意道之體虛故其存於此也似或存而非  
實有一物存於此也此一句言道之體虛也○夫音

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吾不知誰之子問辭也象帝之先答辭也子父母所  
生者象帝天也象言天有象帝言天之主宰也謂道  
果誰之子乎天先乎萬物而道又在天之先則天亦  
由道而生無有在道之先者矣

右第四章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

仁謂有心於愛之也芻狗縛草為狗之形禱雨所用

也既禱則棄之無復有顧惜之意天地無心於萬物

而任其自生自成聖人無心於愛民而任其自作自

息故以芻狗為喻蓋聖人之心虛而無所倚著若有

心於愛民則心不虛矣復切 符后 著道 著切

天地之間其猶囊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囊籥治鑄所用噓風熾火之器也為函以周罩於外

者囊也為轄以鼓扇於內者籥也天地間猶囊籥者

囊象太虛包含周備之體籥象元氣絢繡流行之用

不屈謂其動也直愈出謂其生不窮惟其愛之虛而

籥之化者常伸故其籥之動而囊之生生者曰高

在天地之間者如此其在人也則惟心虛無物而氣

之道路不壅故氣動有恆而虛中之生出益多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數猶速也窮謂氣乏人而多言則其氣耗損是速其

既竭也不如虛心固守其所使外物不入內神不出

則其虛也無涯而所生之氣亦無涯矣中謂橐之內

籥所湊之處也○數窮音窮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

谷以喻虛虛則神存於中故曰谷神谷即中之處而

守之者神也不死謂元氣常生而不死也牝以喻元

氣之懦弱和柔上加玄字者贊美之辭玄牝者萬物

之母也莊子所謂太一者此或號之為靈寶後天之

宗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門謂所由以出根謂所由以生虛無自然者天地之

所由以生故曰天地根天地根者天地之始也莊子  
所謂常無有者此或號之為元始先天之祖  
綿綿者存用之不勤

綿綿謂長久不絕若猶云而也存謂神之存物猶云

勞也凡氣用之逸則有養而日增用之勤則有損而

日耗言神常存於中則氣不消耗也

右第五章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

久

天地以其氣生萬物而不自生其氣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

邪故能成其私

後謂卑賤在下不求先人先謂尊高在上外謂清靜

無為不求益生存謂長久住世無私謂後其身外其

身成其私謂身先身存聖人非欲成其私也而自有

身先身存之效假設眾人有心成其私者言之則為

能成其私也

右第六章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

道

上善謂第一等至極之善有道者之善也其若水者

何也蓋水之善以其潤漚澆濯有利萬物之多而不

爭處高潔適處眾人所惡卑污之地故幾於有道者

之善幾近也○惡為路

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

彼眾人所善則居之善必得地心之善必如淵淵謂

靜深與之善必親仁與謂伴侶仁謂仁人言之善必

有信政之善貴其治事之善貴其能動之善貴其時

時謂當其可七者之善皆擇取眾人之所好者為善

可謂之善而非上善也

夫惟不爭故無尤

夫惟有道者之上善不爭處上而甘於處下有似大

水故入無尤之者尤謂怨咎眾人惡處下而好處上

欲上人者有爭心有爭則有尤矣

右第七章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持奉之也已止也揣捶之也此章謂道不欲盈而又

以銳為比言鑿水者不可以盈盈之則易至於溢不

如己之而不使盈也遂言捶錘鋒者不可以銳銳之

則易至於挫而不可長保其銳矣盈之則不長保其

盈亦猶是也○易以破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

退天之道

世有金玉滿堂莫能守者何哉蓋因富貴而驕自遺

其咎耳是以功成名遂而身退乃合於天之道此言

不可盈之也金玉謂富驕謂盈自遺謂由己所致非

由乎人咎謂不能守之咎功成名遂謂貴身退謂不

盈之者天之道虛而不盈故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前

言富後言貴而富貴二字在中間一句通貫前後惟

貴適富則富之中有貴既貴必富則貴之中有富富

貴二者相須而有故驕盈而不保其富是即不保其

貴也身退不盈而長保其貴是亦長保其富也

右第八章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嬰兒乎滌除玄覽

能無戒乎

載猶加也陰魄為營猶軍營之營陽魄為衛猶兵衛之衛營者所以居士卒也神加陰魄抱陽神交媾不離則如日月之終古常存矣此出世之人能存形者也專氣於內蒸蒸肌骨極其軟脆如母腹之嬰兒此出世之人能存氣者也神棲於目目有所見則神馳於外閉目藏視黑暗為玄離玄之中猶有所覺是猶有戒也玄中所覺亦併滌除妄見盡滅然後無戒此出世之人能存神者也○離去

愛民治國能無為乎天門開闔能為離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愛民治國謂君國子民用仁用智神用於外未能交媾於內然身雖有事而清靜自然形不疲勞所謂無為也此任世之人能養形者也天門開闔謂息呼吸有出入氣分於外未能專一於內然鼻雖有息而調帖純熟不癡猛所謂為離也此任世之人能養氣者也明白四達謂目見光明周視四向目接於外未能無覽於內然目雖有見而心境兩忘無所辨識所謂無知也此任世之人能養神者也

生之畜之生而不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生之謂氣之未生者生之而有恒畜之謂氣之已生者聚之而無損生之者雖有所生而實無心於生之故曰不有畜之者雖有所為而實無心於為之故曰不恃如為官長者雖宰夫民而實無心於長之故曰不宰此所以為玄妙不可測之德也○畜數六長兩切夫音

右第九章

道德真經注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輻輪之轉也設輪之心也無空虛之處也埏和土也埏土之粘膩者為器謂以水和粘膩之土為陶器也凡室之前東戶西牖戶以出入牖以通明車載重行遠器物所貯藏室人所寢處故有此車有此器有此室皆所以為天下利也故曰有之以為利然車非轂館空虛之處可以轉軸則不可以行地器非中開空虛之處可以容物則不可以貯藏室非戶牖空虛之處可以出入通明則不可以貯藏車以轉軸者為用器以容物者為用室以出入通明者為用皆在空虛之處故曰無之以為用人之實腹有氣所以存身所謂為利也虛心無物所以生氣所謂為用也故取三物為喻○和胡臥切

右第十章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凡所欲之外物皆害身者也○行下孟切  
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  
聖人但為實腹而養氣不為悅目而徇物也故悉去彼在外之諸妄而獨取此在內之一真上言目耳聾口爽心狂行妨五者下但言不為目蓋舉一以包其餘四事也前章言虛中之用此則戒其為外邪所實然目必視耳必聽口必味形必役心必感是不可靜惟動而未嘗離靜則雖動而不著於物乃湛然無欲矣染塵逐境皆失其正而要在於目是以始

終言之天子四勿必先曰視六根六塵眼色亦居其首也

右第十一章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  
寵猶愛也名位之尊人以為榮反觀之則辱也故知道者不愛而愛之者於此而驚焉謂不能忘之而以之動心也貴猶重也貨財之富人以為大利反觀之則大患也故知道者不貴而貴之者於此而身為身謂不能外之而自累也

何謂寵辱辱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  
謂之辱者以其為卑下而不足為尊高也或者貪慕於未得之先一旦得之而驚焉迷戀於既得之後一旦失之而驚焉是寵此辱而驚之者也故曰寵辱若驚

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若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人有此身憂慮百端戰兢保持死而後免身為大患無可奈何貨財之為大患則身外物也棄而不有何能為累或者不知外物之輕視之一如吾身之重惟恐喪亡其所有是貴此大患而身之若也故曰貴大患若身○喪切

故貴以身為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則可以託天下  
天子之尊四海之富皆以其身為天下者也知道之人愛惜貴重此身不肯以之為天下甯不有天下而不輕用其身夫惟如此乃可以寄託以天下也寄猶寄百里之命之寄託猶託六尺之孤之託舜禹有天下

道德真經注

下而不與焉所以可受唐虞之禪彼寵其辱以為榮  
貴其大患以為大利者鄙夫爾何可付之以天下哉  
貴以身為天下富以身為天下老子之意善矣而楊  
朱為我之學原於此為切 夫扶與與

右第十二章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  
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

此章專言德迹之呈露者曰視之而易見夷謂平夷  
夷則泯沒無迹故視之不見聲之繁密者耳聽之而  
易聞希謂希跡希則開闕無聲故聽之不聞形之章  
大指手搏之而易得微謂微茫微則杳漠無形故搏  
之不得夷希微三者雖欲究極言之而不可故混回  
無所分別而名之為一曰夷曰希曰微曰一皆指常  
德而言也

其上不徹其下不昧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  
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惚恍

其亦謂德也其上其下猶易言形而上形而下也繩  
繩往過來續而不絕也復反還也無物指道而言德  
之上道也道無名故不徹德之下物也物有形故不  
昧德在有無之間雖若有名而不可名反還其初則  
歸於無物之道莊子所謂德至同於初是也道無物  
也故無狀無象德有名也故可狀可象然其狀其象  
亦非如物之有狀有象也故曰無狀之狀無象之象  
似有似無故曰惚恍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惟其惚恍不可名故迎之於前隨之於後而皆不可

見古謂在先今謂在後有謂萬物德皆其源出於道  
其流溥於萬物故曰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古始者  
道也謂古先天地之所始也道紀者德也謂道散為  
德如理絲之縷有條而不紊也能知此道則知此德  
為道之紀也

右第十三章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強  
為之容

士謂有道之士旁達曰通妙萬物者無所不通其妙  
也微而不顯其通也玄而難辨淵乎如冰之深而不  
可測其中深不可測故強為之模擬其外之容以示  
人也下文七者是已

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兮其若客渙兮若冰  
之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

豫猶音啟音豫象屬猶天子也象能而知其行遲疑  
犬先人行時又回轉故遲回不進謂之猶豫冬涉川  
者怯寒畏四鄰者懼敵是以遲回而不進有道者不  
敢為天下先其容如此儼於莊貌若客隨而不迎也  
渙解散貌若冰將釋融液而不凝滯也敦厚貌儀  
才未成器也曠空豁貌若谷虛而善應也渾黃濁貌  
若濁美惡渾同不自潔也○渾濁家解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動之徐生

承上濁之一字而設問曰孰能濁乎濁者動之時也  
孰能安乎安者靜之時也靜繼以動則徐徐而生矣  
安謂定靜生謂活動蓋惟濁故清惟靜故動以是推  
之則曠者不盈而盈敦者不器而器渙者不凝而凝

儼者不為主而主猶豫者不為先而先從可知矣老  
子之意大率如此後章曲則全枉則直淫則益敵則  
新此意也

右第十四章

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欲盈故能敝而不新成  
成謂完備凡物敝則缺新則成敝而缺者不盈也新  
而成者盈也保守此道之人不欲其盈故能敝缺不  
為新成章內七卷皆做缺而不新成

右第十四章

致虛極守靜篤  
致至之而至其極處也虛謂無物外物不入乎內也  
極窮盡其虛也守固內禦外內外城之守靜謂不動  
內心不出乎外也篤方不倦也

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作動也植物之生長動物之知覺皆動也復反還也  
物生由靜而動故反還其初之靜為復植物之生氣  
下藏動物之定心內寂也

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

芸芸生長而動之貌凡植木春夏則生氣自根而上  
達於枝葉是曰動秋冬則生氣自上反還而下藏於  
根是曰靜天以此氣生而為物者曰命復於其初生  
之處故曰復命

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適公公  
適王王適天天適道道適久沒身不殆

常者久而不變之謂能知此者謂之明昧者不知此  
則不能守靜而妄動以害其生故曰凶容謂形替而  
見乎外內有養者其外貌自與人不同也公者一國  
之主言能保其一身之所有也王者天下之主言能

兼有天地之所有也天謂與天爲一也與天爲一則道在我也道在我則與道同其久沒備終也始謂損壽而危其身也按始字從友訓危訓將訓近凡字從友者多是死之義始者蓋危而將近於死也死者氣盡而終蓋有窮世竟盡之意沒身不殆終此身而生長可保也

右第十五章

太上不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太上猶言最上最上謂大道之世相忘於無爲民不知有其上也其次謂仁義之君民親之如父母及仁義益者則不但親之而又譽之矣又其次謂智慧之主民畏之如神明及智慧漸窮則不但畏之而又侮之矣信者大道之實也自大道之實有所不足不能如上古之時則君之於民有不以其實者爲而口趨於華於是一降則用仁義再降則用智慧也○大

猶今其實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此言太上不知有之之事猶分見前章實重也然如此也實重其言不肯輕易出口如大行之逆疑退縮蓋聖人不言無爲俾民陰受其賜得以於安其生及其功既成事既遂而百姓皆謂我自然如此不知其爲君上之賜也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

上文不知有之者大道也親譽之者仁義也畏侮之者智慧也自大道一降再降已是三等智慧又變爲大偽則共有四等也然大道廢而後有仁義則其變猶稍緩智慧出而適有大偽則其變爲甚四者之

道德真經注

分與邵子所言皇帝王伯聖賢才術之等畧相似六親不和者孝子國家皆亂有忠臣

此言大道廢有仁義之事然與上文之意微不同蓋推廣言之爾六親父子兄弟夫婦也尊卑長幼各由其道而無有不和則子之孝者適其常分不知其爲孝也君父不父臣僚傲參命而後知有大舜之孝子國謂君家謂臣君臣上下各由其道而無有昏亂則臣之忠者亦其常分不知其爲忠也商紂不君紂回羣聚而後知有三代之忠臣

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絕謂絕而不爲棄謂棄而不用聖智智慧也巧利大偽也導民以巧誘民以利以工商之術率其民如管仲治齊衛鞅治秦是也上文世變之降以見趨末之由此言治化之復以示反本之漸絕棄帝者仁義以反於皇之大道則民復其初子孝於父父慈於子如淳古之時矣絕棄王者聖智以反於帝之仁義則民利其利比於王之時相去百倍矣絕棄勤者巧利以反於王之聖智則雖未及帝之時而思慮深遠政教修明亦無有爲盜賊者矣

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朴少私寡欲三者仁義聖智巧利也屬與莊子屬其性乎仁義之屬同猶云附著也皇之大道實有餘文不足自皇而降漸趨文帝者以皇之治爲文不足於是降大道一等而附著於仁義王者以帝之治爲文不足於是降仁義一等而附著於聖智伯者以王之治爲文不足於是降聖智一等而附著於巧利三者之治各令

有所附著者以文不足故爾而豈知大道之民外之相示以素內之自守以樸素者未染色之絲也樸者未斲器之木也質而已矣矣以爲文惟其質而不文是以民雖有身而似無身其有私焉者少矣民雖有心而似無心其有欲焉者寡矣

右第十六章

絕學無憂

爲學日益必事事而爲之有一不能不知則以爲憂矣惟絕之而不爲則無憂也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以下言爲學則有憂之事唯阿皆應聲唯正順阿邪詔幾何言甚不相遠也何若言何如其相遠也學應對者唯與阿其初相去本不遠而唯則爲善阿則爲惡其究相去迥甚遠故學唯者惟恐其或流於阿此舉可憂之一事而言也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

荒猶廣也央猶盡也畏阿之爲惡則不敢阿矣然此特一事爾凡人之所畏而不敢爲者皆不可以不畏其事甚多而未易窮盡此爲學者之所以多憂也

眾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獨泊然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

熙熙和樂貌泊靜也兆如龜兆之微拆眾人之爲學者狗外以爲悅如享太牢而食可悅口者甚美如登春臺而觀可悅目者甚備我則泊然而靜情欲未開無端倪可見如嬰兒未能孩笑之時一不知外物之爲樂也

乘乘兮若無所歸

道德真經注

陽雅堂藏書

乘乘謂寄寓於物若無所歸謂不著於物  
眾人皆有餘我獨若遺

遺失也眾人喜其所得之多我則一無所得而慷慨  
若有失也

我愚人之心也故沌沌兮

沌如渾沌之沌冥味無所分別也作平聲讀亦與莊

子愚之也同謂無知也○沌杜本

俗八昭昭我獨昏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

昭昭已明察察尤明昏昏已不明悶悶尤不明俗人

皆以有知為智我獨無知而愚也

漂兮其若海颺兮若無所止

如漂浮於海中任其所適而不知其所定向如颺

之長風隨其所起而不知其所止息

眾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

眾人皆有以者有以知其所定所止也頑謂面頑如

麻痺不知痛痒者鄙謂鄙人我獨頑然無知有似遠

鄙之愚民也凡民居於國邑繁庶之地者多知居於

遠鄙僻陋之地者無知也

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

此一句總結上文八節自人之所畏至我獨若遺四

節言人之為學者務多能而我獨一無所能曰我愚

人之心至我獨頑似鄙四節言人之為學者務多知

而我獨一無所知此我之所以獨異於人而我之所

貴者則大道之玄德也玄德者萬物資之以養所謂

萬物之母也故曰食母食母二字見禮記內則篇即

乳母也司馬氏曰乳哺光也○

右第十七章

道德真經註卷之一

譚學玉生覆校

道德真經註卷之二

臨川吳澄述

道經下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

孔德猶言盛德容謂有而可見者從由也萬有皆本

乎德凡形氣之可見者德之容也然德之所以有此

容者由道中出

道之為物惟恍惟惚

德自道中出而道則無也德者道所為物而似無

似有不可得而見故曰恍惚

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惚兮恍兮其中有象

其字指德而言物者物生以後之形象者物生以前

之氣德雖恍惚惚惚不可見然形之可見者成物氣

之可見者成象皆德中之所有先儒謂沖漠無朕而

萬有森然已具者此也

窈兮冥兮其中有精

恍惚雖不可見而似無似有猶似可見窈冥則昏昏

昧昧全不見矣此道之無也其字指道而言精謂德

也有物有象者德之容皆其粗也德者有物有象之

本迺其精也莊子曰以筌為本以本為精上亦言物

象本乎德此言德出乎道

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二其字又指德言真謂道也信實也與真字同義物

象為粗而德為精其為精者迺其真之道也德之中

有至實之道在焉上文言道之中有德此言德之中

有道蓋道即德也德即道也首章曰此兩者同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眾甫

道德真經註卷之二

譚學玉生覆校

不去謂常存也。閑猶慮也。甫美也。眾甫萬有也。萬有之美有時變滅。惟孔德由道中出者。自古及今不變。滅而常存。故以不去二字名之。以其有常而遍歷古今無常之萬有也。

吾何以知眾甫之然哉。以此然如此也。吾何以能知萬物之變滅無常如此哉。以此孔德之有常者知之也。

右第十八章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

曲一偏也。易禮中庸莊子所言曲字皆以偏而不全為曲。曲者不全也。然能專攻其所偏。致精乎此。旁達乎彼。舉一反三通。一畢萬久必會其全也。白切即欲求全則志大心勞。分而不專。終不能全矣。枉者不直也。尺蠖之屈而枉。所以能伸而直。窪者不盈也。料坎之陷而窪。所以能受水而盈。敝者不新也。秋冬之凋而敝。所以能逢春而新。少者不多也。少則多。一句變文。析為二句。少則易於有得。所以能積累而多。貪多則難而生惑。於一旦無所得。豈能多乎。不欲直不欲盈。不欲新不欲多。而以曲則全一句始之。四者皆不求全之權也。

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

此一句為一章宗指。通貫上文下文之意。一者中虛之德也。式以在車為喻。高在轍較卑則憑式。聖人抱此中虛之德。滿謙下。為天下式。如上下文互指。皆沖虛之德。同處於卑也。較角。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道德真經注

自見猶云自炫明。謂智之明。不自見者用晦而明也。自是猶云自賢。謂名之彰。不自是者開然而日彰也。誇其功曰伐。功謂事之成績。負其長曰矜。矜謂能之過。人人不自見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而以夫惟不爭終之。四者皆不爭之餘也。見賢通。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曲則全三字。古有是語。老子述之。以為此章首句。章內抱一為綱。曲則全以下五者。夫惟不爭以上五者。凡十事。為目。皆曲則全一語所可該也。故重述於章末。而曰古人所謂曲則全者。豈虛為此言。而無其實哉。能全其誠實。能全而遂以全之效歸之也。

右第十九章

希言自然

聽之不聞曰希。希言無言也。得道者忘言。因其自然而已。

飄風不終烈。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況於人乎。

飄狂疾也。驟急暴也。自且至食時為終朝。自且至暮時為終日。不因其自然而輕躁。發言聲如天地之飄風。驟雨皆反自然之常。而為怪變者也。天地反自然之常。其為怪變尚不能久。不及終朝終日而止。况人而不因自然可乎。

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從事於道。謂以道為事也。道者有道之人。德者有德之人。失者庸下之人。所為不能無失者也。同與莊子齊物論之齊相近。謂與之合一。不相非異也。惟因其自然而希言。故凡上等次等下等之人。皆視之一同。

而無非異。蓋道者德者與我為一無所容。言矣。至若失者他人。雖以為失。彼則自以為是。固亦有自然之是也。豈可不因其所是。以是之而適妄言以非之哉。莊子曰。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無言亦老子希言自然而玄同之意。齊與言與余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道德之人。以我同之。印證參同。夫何開然。失者之人。皆以我同之。而有得也。然此惟有道之人。若能之。苟道之實有所不足於己。則其待人也。必有不以道之實者焉。而是是非非。強加分別矣。豈能如此玄同也哉。

跛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感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又以前人之行。立譬前事。立與行亦因其自然。或於自然之外。而求益。跨立起其踵。而立以增高其身。跨開其足。而行以增闊其步。暫時如此。而不能久也。終必不可以立。不可以行。而遂廢。彼自見者之終不能明。自是者之終不能彰。自伐者之終無其功。自矜者之終無所長。亦若此焉。爾食之不盡者。曰餘肉之附生。者曰貨物。兼人與鬼神而言。自見自是。自伐自矜者。人若律之於自然之道。算若食之已餘者。不當食行之。如若者。不當行也。加多於常分。而不可用。幽顯之間。行亦當惡之。而有道之人。不肯以此自處也。或曰。行讀如形。古字通用。司馬氏曰。棄餘之食。適使人



惡附贅之形適使人醜蘇氏曰飲食有餘則病四肢  
有贅則累

右第二十章 此章自然二字為宗旨而言而如  
鼓行之跡食之餘行  
之類其自然而也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前章道之為物物謂德也此章有物混成物謂道也  
混濁通混成謂不分判而完全也先天地生首章所  
謂天地之始四章所謂象帝之先也

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  
寂則靜也寥虛廓也其無聲無形也獨立乎萬物  
之表無可與對而未嘗變易故曰不改周行乎萬物  
之中無不備及而未嘗窮賈故曰不殆天下母者德  
也而德者道所為故為天下母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  
此物無可得而名者以其天地萬物之所共由於是  
假借道路之道以為之名字者名之副而非名也字  
不足以盡之不得已而強名之曰大至大莫如天而  
天亦在道之內則天未為大也此道其大無外而莫  
能載焉故大之一言庶乎可以名之爾

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  
逝謂流行不息遠謂悠久無疆反謂無行無名益出  
有皆有惟道皆無無與有相反故曰反大之一言未  
足以盡道故推言之謂其大而不思不思而久久而  
無有所以為道若有則非道矣下篇曰反者道之動  
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莊子曰太初有無無有  
無名蓋謂此也

故道大天大地大主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  
道大天大地大主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

道大天大地大

王居其一焉

道大天大地大

王謂聖人之有位者古今惟道最大無可與比此以  
天地聖人與道並言而曰四大何也蓋天地得此道  
以為天地聖人得此道以為聖人其所以能大者以  
其有此道也王之下特加亦字又特言王居其一蓋  
氣之至大者天形之至大者地聖人之身眇然而立  
乎兩間以其道同乎天地故其大亦同乎天地而不  
以氣形與身之大小論也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人者聖人也法者水平之準與之平等如一也人之  
所以大以其得此道而與地一故曰法地地之所以  
大以其得此道而與天一故曰法天天之所以大以  
其與道一故曰法道法之所以大以其自然故曰法  
自然非道之外別有自然也自然者無有無名是也

右第二十一章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

根本也躁動也君主也輕以重為本動以靜為主也  
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

君子吉行乘車師行乘兵車皆輕車也輕車後有  
輜重載寢處服食所用之物謂之重車雖乘輕車而

終日不與重車相離故吉行日止五十里師行日三  
十里不敢以輕車疾行徑往而不顧在後之輜重也  
此言輕之本乎重也

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燕閑也靜也處居也坐也雖有榮華之境可以遊觀  
或暫時動而出外然常在內閑居靜處超然無一物

累其心此言動之主乎靜也  
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

以身輕天下謂以其身輕動於天下之上也萬乘之  
主當靜重奈何以其身而輕動乎周王之乘八駿漢  
帝之為微行以身輕天下者也但言輕不言動者蓋  
動與靜對動則有輕有重輕與重對輕重皆在動時  
言輕而動在其中矣

輕則失根躁則失君

有輕而無重則失其輕之根有動而無靜則失其躁  
之君

右第二十二章

此章以輜重喻靜始  
前論而言輜重之居重  
善行無輒述善言無取謫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鍵  
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善謂善於其事輒車輒述足迹瑕玷詰過責計  
數多寡也籌策計算者所用之算以竹為之關鍵扣  
門木也橫曰關鍵曰鍵繩約索也合之而成體曰繩  
用之而束物曰約行者必有輒述在地言者必有瑕  
論可指計數者必用籌策閉門者必用關鍵結繫者  
必用繩約然皆常人所為爾有道者觀之則豈謂之  
善哉善行者以不行為行故無輒述善言者以不言  
為言故無取謫善計者以不計為計故不用籌策善  
閉者以不閉為閉故無關鍵而其閉口不可開善結  
者以不結為結故無繩約而其結句不可解舉五事  
為譬以起下文聖人善救之意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  
謂襲明

聖人之救人救物以不救為救亦若上文所譬以不  
為其事為善也蓋有所救者必有所棄假使所救者

百千萬人百千萬物然此百千萬之外皆棄而不及  
救者也聖人之善於救者不然一皆無所救無所救  
則亦無所棄矣不見其為救此而棄彼也故無一人  
是棄而不救之人無一物是棄而不救之物襲者如  
以外衣掩蔽其內衣儻救人救物之功彰彰而明天  
下皆見其救之不謂之善救矣必使無救之之迹掩  
蔽其所可見而眾莫能知故曰襲明善救人善救物  
與善行善言善計善閉善結凡七善字有道者謂之  
善世俗不知其善也蓋世俗以能為其事為善有迹  
可見有名可稱而與不善為對有道者以不為其事  
為善泯然無迹渾然無名而無與為對者也若世俗  
所謂善不善如下文所云

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  
善人謂善於其事之人不善人謂不善於其事之人  
師善人所尊事以為法者資善者以財貨給人俾人  
藉之賴之而得以有所成者彼善而此不善以彼之  
善與此之不善者相遜而人灼見此之不及彼則彼  
人之善可為此不善人之師矣彼不善而此善以彼  
之不善與此之善者相形而人遂見此之過於彼則  
彼人之不善適為此善人之資也謂因彼之不善以  
成此之善名故曰資言善不善之名對立豈有道之  
世哉下文言有道者欲使世之人不以善言亦不以  
不善名也  
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是謂要妙  
愛猶云喜好也愛猶云至極也妙者玄不可測使不  
善者之遇善人雖可以為己之師而不貴重之也蓋  
不欲名斯人之為善也使善者之遇不善人雖得以

道德真經注

為己之資而不喜好之也蓋不欲名斯人之為不善  
也善不善之名俱泯一榮玄同無可分別雖有智者  
亦大迷而不如其孰為善孰為不善斯過妙不可測  
之至極曰要妙

有第二十三章前二節言聖人不可名之善後  
其不分兩可名之名者謂之要妙  
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  
無極

白謂光明黑謂塵暗無極謂無所窮盡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不離復歸於  
嬰兒

雄謂剛強雌謂柔弱嬰兒謂無所知  
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不離復歸於  
樸

榮謂尊貴辱謂卑賤樸謂木質未斲為器此章之意  
欲自常德而反本復始以歸於太初之道常德者沖  
虛不盈之德故謂黑毋白謂雌毋雄謂辱毋榮知其  
守其者雖知彼之可尚然守此而自處於下乘車  
之式流水之谿谷皆謂自處於下也如是則於常德  
不差忒不相離而德足乎己矣既全此沖虛之德道  
可復歸於太初之道莊子所謂德至同於初也曰無  
極曰嬰兒曰樸皆以喻太初之道

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不割  
樸之未散也抱其天質之全及破碎其全則散之  
而為所斲之器聖人之未用也蘊其內德之體及發  
露其體則用之而為各官之長官天下之長者天子  
也官一國之長者諸侯也上三節皆欲自未而本此

二句則言自本而未者然樸雖已散而猶欲復歸其  
全則已散如未散聖人雖已用而猶欲復歸其體則  
已用如未用蓋以不散為散不用為用也凡有所裁  
制者必須以刀割裂其全而大制則以不制為制故  
不割裂也夫散不散夫用不用故如大制者不割也

右第二十四章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善見其不得已  
取天下謂使天下悅而歸己也為謂作為取天下者  
德盛而人自歸之爾苟若有所作為則欲用智力  
以強服天下豈能得天下之歸己哉

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  
天下者至大之器有神司之不可以智力為而得  
取謂不成也彼以智力得之者欲成其事而其事反  
不成謂不能得天下之歸服也故曰為者敗之未得  
天下而取天下者固不可以有為而得既得天下而  
守天下者亦不可以有心而曹營如資器若常執之  
在手不須與舍惟恐其或失者反不能保其不阻隊  
而失也故曰執者失之

凡物或行或隨或吹或吸或強或弱或載或陷是以聖  
人去甚去奢去泰  
此承上文執者失之一句而言守天下之道有天下  
者豈能保天下之長為我有而不亡也哉蓋得失存  
亡之相禪如行隨响吹強弱載陷八者之相反而相  
因聖人知其勢之必至於此也而處之有其道焉凡  
過盛必衰衰則亡之漸也惟不使之過盛則可以不  
衰而又何有於亡甚也奢也泰也極盛之時也去甚  
者欲其常如微之時去奢者欲其常如儉之時去泰

者欲其常如微之時去奢者欲其常如儉之時去泰

者欲其常如約之時能不過盛則可以保天下之  
亡矣邵子謂飲酒但令其微醉而不可成醉酌看花  
但及其半開而不可至離披蓋此意也蘇氏曰或行  
於前或隨於後或响而暖或吹而寒或強而益或麻  
而損或載而成或墜而毀皆物之自然勢之不免者  
也愚人私己而務得適欲拒而違之其禍不覆則折  
惟聖人知其不可逆則順以待之去其甚去其奢去  
其泰使不至於過而天下無患矣董思靖曰聖人知  
事勢之相因亦理之常故任之自然而不使之盈且  
過也

右第二十五章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

王氏曰以道佐人主尚不可以兵強天下况人主躬  
於道者乎蘇氏曰聖人用兵皆出不得已非不得已  
而欲以強勝天下雖或能勝其禍必還報之楚靈齊  
湣秦皇漢武或以殺其身或禍其子孫人之所毒鬼  
之所疾未有得免者也

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政和注曰下奪民力故荆棘生上違天時故有凶年  
蘇氏曰兵之所在民事廢田不修用兵之後殺氣勝  
年穀傷凡兵皆然况以兵強天下邪

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  
驕果而不得已足謂果而勿強

兵之善者果決於一時以定亂而已不敢阻兵弗戢  
以取勝而為強也蘇氏曰勿矜勿伐勿驕不得已四  
首所以為勿強也

物壯則老是不道不道早已

道德真經注卷之二

三

有道者常如嬰兒孺子故能不老而長年若壯則必  
老此不道者也老道者早已言其不能久也蘇氏曰  
壯之必老物無不然惟有道者成而若缺盈而若沖  
未嘗壯故未嘗老未嘗死以兵強天下壯亦甚矣能  
無老乎

夫佳兵者不祥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佳猶云婦之也不祥謂無言慶而有凶災也不處謂  
不肯以此處身也

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

此指言不處之實不處平日所貴之位而處所不貴  
之位不肯於用兵之位處身也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  
勝為不美

謂其殺人適因災之器非吉慶人所用之器也恬者  
不歡愉淡者不濃厚謂非其心之所喜好也為上謂  
不好用兵適為可尚也勝而不美謂兵雖得勝亦不  
肯以為美事

美之者是樂殺人也樂殺人者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  
此推言不美若以戰勝為美事是以殺人為樂也不  
可以得志於天下要終而言之以示戒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

此又申言上文不處之意

殺人眾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主之

此又申言上文不美之意

道常無名

此言道也

右第二十六章

道常無名

此言道也

道常無名

此言道也

道常無名

此言道也

道常無名

此言道也

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

樸指道言道彌滿六合而斂之不盈一握故曰小至  
尊者道故人之體此道者可以君天下而天下不敢  
臣之侯謂一國之君王謂天下之君若能守此道則  
萬物尊之為主而將自賓矣自者非我欲其如此而  
彼自如此也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

道之功普施於天下譬如天地之氣相合而降為甘  
露雖無人使令之而自能均及於萬物萬物生畜於  
此道之中故有道者可以為萬物之主而萬物咸賓  
焉蘇氏曰甘露彼於萬物無不均徧聖人體道以應  
諸有亦如露之無不及者故能賓萬物也

始制有名

此言德也始者道也制制作也猶言為也有名者德  
也道無名自道而為德則有名也

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始

道之無名而為德則名亦既有矣故人之用此德者  
當知止於德不可再降而下也將猶音人將無同之  
將辭之不迫者也老子以道為上德言在德之上以  
仁為下德言在德之下也又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  
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故專言道德而提提  
仁義蓋以仁義下於德也此章言德而曰夫亦將知  
止其意若曰自無適有當知至於德而止不可再適  
也德之有名已下於道復下於德可乎知止於德則  
猶未遠於道也不始不窮也謂可長久不敗壞也  
蘇氏曰聖人豈徇名而忘樸遂末而喪本哉是以乘  
萬變而不始也

萬變而不始也

萬變而不始也

萬變而不始也

萬變而不始也

萬變而不始也

萬變而不始也

萬變而不始也

萬變而不始也

萬變而不始也

萬變而不始也

萬變而不始也

萬變而不始也

萬變而不始也

萬變而不始也

萬變而不始也

萬變而不始也

萬變而不始也

萬變而不始也

萬變而不始也

萬變而不始也

萬變而不始也

萬變而不始也

萬變而不始也

萬變而不始也

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

上文言自無而有當止於德此又言自有而無當復於道蓋道之在天下猶江海為眾流之所歸德者猶谿谷之眾流德而後歸於道則猶谿谷之會同於江海

右第二十七章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

智能知人仰外之智爾能自知則內能盡性也故謂之明有力能勝人恃外之力爾能自勝則內能克己也故謂之強

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

能盡性而又能達於命則無所欲羨而常有餘惟明者能之能克己而又能勇於善則有所秉持而常無怠惟強者能之

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惟明惟強則見真守固逮至查滓消融功用純熟屢為俱泯神化昭合佳世之時各隨所在而此心不失始終如一故謂之久厭世之後雖去其宅而此心常存古今不二故謂之壽

右第二十八章

或曰老子之道以味勝明以勝其味其勝治外之藥其明其強治內之方並行而不相悖也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

汎廣也謂如水之汎濫洋溢道之廣無所不在或左或右隨處而有取之左右無所不可也

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而不居

特賴也生謂春生之始萬物賴道以生而道則無言

前章云萬物作而不辭是也功成謂冬藏之時宰物之功既成而道不居其功也

衣被萬物而不為主常無欲可名於小矣

此申言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春生之時道普偏萬物如以衣衣之以破破之所謂元亨播羣品元亨誠之通而道不自為之主常無欲謂其無心也此一本之散為萬殊迺道之分而至小者其可名之於小矣乎蓋不可也蓋其可名則非不辭不為主常無欲之道矣

萬物歸焉而不知主可名於大矣

此申言功成而不居冬藏之時萬物反本復命會歸於一所謂利貞固靈根利貞誠之復而物亦不知其孰主之此萬殊之合為一本迺道之總而至大者其可名之於大矣乎蓋不可也若其可名則非不居功不知主之道矣或疑不知主之下脫常無名三字可名於小矣可名於大矣二句蓋設為疑問之辭而不質言也句末雖無乎字而有乎字之意如前章能無為乎能嬰兒乎能無疵乎能無為乎能為雌乎能無知乎一本無六乎字而解者必以有乎字之意釋之此其例也又如大雅詩曰有周豈不顯乎帝命豈不時乎而詩文但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亦其類也是以聖人能成其大也以其不自大故能成其大

此章言天地之道結語迺言聖人蓋聖人與天地一也歲功成而萬物歸道之至大也而天地不居其功萬物不知所主是天地之道雖大而不自以為大聖人亦若此矣是以能成其大也亦以其道大而不以為大故能成其大焉爾

右第二十九章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

執謂體之而不違大象喻道也下篇云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往歸往也不言謂利言體道之聖人為天下之人所歸往民既歸往而聖人以不利利之蓋利之以利則有利亦有不利之蓋利之以不利則常利而不害則民得以常安平常泰也政和註曰安則無危平則無詖泰者通治

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既盡也言外物之可利者皆不能久惟道之利人以不利為利故能久也樂者歌吹舞蹈之聲容饌者飲食之味饗燕之禮設樂設饌以悅樂賓客然客既過去則其聲容與味亦止而無復有可為暫為之悅樂而不能以終日也道則非如餌之可飲食非如樂之有聲容可視聽也然用之則能常安平常泰而無可盡之時非如樂餌暫為悅樂而已故曰用之不可既

右第三十章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

微明也張開也老子謂反者道之動又謂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故其所為大槩欲與人之所見相反而使人不可測知故借此八者相反之四事設譬而歸宿在下文柔勝剛弱勝強六字亦猶前章言善救人善救物而章首先借善行善言善計善閉善結五者為譬也孫吳申韓之徒用其權術陷人於死而人

不知論者以為皆原於老氏之意固其立言之不能無弊有以啟之而遂謂天下誰敢受老子之與者哉則因其言而并疑其心亦過矣註者又欲護護而為道辭蓋得失之視不可見曰微微明者微其明也謂匿其可見者而使之不可見猶前章言其明也人但見其張之強之與之而不知其欲歛之弱之廢之奪之也故曰微明○歛

柔勝剛弱勝

彼剛而我欲以剛勝之彼強而我欲以強勝之不亦難乎我以柔弱自處則剛強者不我忌也而終於能勝之何哉蓋與之相反而使之不可測知故也蘇氏曰天下之剛強方相傾軋而吾獨柔弱以待之及其大者傷小者死而吾以不校坐待其斃此所以勝也然聖人豈有意為此以待勝物哉知勢之自然而居其自然爾

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魚脫於淵見其易制而為人所取國之利器以示人則人見其為利且將效之或求過之而我之利者不足以為利矣不脫於淵不以示人則不可測知所謂微明也

右第三十一章 此章上意在第二節末勝剛弱相反也第三節謂欲使人不可測知也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

道之無為久而不變非特暫焉而已故曰常無為雖一無所為而於所當為之事無一不為也若無為而事有廢缺則亦何取其無為也哉此之無為蓋性為安焉者也

侯王若能守此無為之道則雖無心於化物而物將自化

侯王若能守此無為之道則雖無心於化物而物將自化

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

欲謂有心為之作猶起也 未能純乎無為之道者

方將待物之化而遠 於欲其化欲之之心一起

則非無為之道矣吾欲作者之自吾也鎮謂壓定使

之不起無名之樸謂此無為之道也欲作之時必將

以此無名之樸鎮壓其有心之欲以道自治也既以

此無名之樸鎮其欲則其欲亦將不欲矣此之不欲

復焉者也

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靜者作之反其始也欲作既以道鎮之則欲者不欲

而作者靜矣故雖無心於正天下而天下將自

以下

道德真經注卷二

禮堂玉生覆校

道德真經注卷之三

臨川吳澄述

德經上 下篇之首句曰上德不德故以道字名篇

言德其失甚矣他本或作道德經下今按道經從經

五者各以篇首一字名其篇後人因合二篇之名而

稱爲道德經非以道

德二字各其者也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此以道與仁對言上德者在德之上道也下德者在

德之下仁也道無為不以德為事故曰不德有德者

德在道之中也照煦為仁惟恐失其德故曰不失德

無德者不能有其德也

上德無為而無以爲下德為之而有以爲

又以下道與仁對言以爲用也言道之無為無用於爲

也仁則為之而有用於爲矣

上仁為之而無以爲上義為之而有以爲

此以德與仁對言上仁者在仁之上德也上義者在

義之上仁也德雖為之而亦無用於為固不能及道

之無為而無以爲然過於仁之為之而有以爲者矣

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

此專言義上禮者在禮之上義也攘臂也猶言將也

仍就也義不足感人故為之而莫之應人不來就我

則我將往就人矣故將卻其袂於臂以行而就之也

甚言其勞拙之狀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

結上文起下文

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

始也

此兼言禮智忠信者德之厚也漸變而薄一降為仁

再降為善三降為禮而忠信之厚德薄矣禮者欲其理而不亂也而適以基亂故曰亂首而識猶先知智也道猶木之質未生之初生理在中胚未露既生之後則德其根也仁其幹也義其枝也禮其葉也智其華也根幹枝葉華自道中生智者欲其哲而不愚而適以譽愚故曰愚之始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結上文處厚不處薄謂貴德而不尚禮居實不居華謂體道而不用智彼謂薄華此謂厚實

右第三十三章 按老子曰道者言說道也德下之所謂道也仁義禮智以其天地人物之物其出者曰道以其天地人物之物之利以為德而由者曰道則四德天地之物之利以為德而然則自然者也曰仁者天地之物之利以為德而然則自然者也曰義者天地之物之利以為德而然則自然者也曰禮者天地之物之利以為德而然則自然者也曰智者天地之物之利以為德而然則自然者也
上德不德 上仁 上義 上禮
無以爲 無以爲 無以爲
無以爲 無以爲
無以爲
無以爲

道德真經注

萬之而 忠信之薄 道之卑 亂之首 愚之始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其致之一也

一者冲虚之德上篇所謂抱一所謂爲一後章所謂道生一皆指此而言莊子謂之太一又但謂之一此道自然之道所爲其用則虚而不盈後而不先柔而不剛弱而不強前章固屢言之而此章盡發其蘊得者謂得此一以爲德以此故能若是天地神谷四者名異實同其運轉而清明者曰天凝聚而甯靜者曰地神者兩間二氣之妙張子所謂兩在故不測者其用感應無方故靈谷則兩間空虛之處張子所謂空虛即氣者其氣充塞無間故盈貞德木之植餘爲天下貞猶曰爲民極也言天清地甯神靈谷盈萬物之生不窮侯王立乎天下之上而爲民極其所以致之者皆由得此一也

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甯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所生將恐滅侯王無以爲貞而貴高將恐蹙  
無以謂若無此德而以之裂分判發震動歇不能爲應而靈竭不能充塞而盈滅息滅而不生蹙傾跌而失其位  
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殺此其以賤爲本耶非乎  
此章以六者並言而此以承上文貴高二字專爲侯王言之蓋侯王之位貴且高而冲虚之德不欲盈惟當自處於下賤也孤如無父寡如無夫不殺不善也

道德真經注卷之二十三

莊子神靈篇

皆不美之名非人所願有者而侯王自謂是以下賤白處也先云賤爲本下爲基而後但云賤爲本舉一以包二者言文也

故至與無譽不欲球球如玉球路如石  
球球玉貌球球石貌人之名譽彰彰有開特淺小之與必泯沒其譽人無得而稱過譽之至也亦處賤下之意不欲分別美惡使人見球球粹美者之爲玉球路路惡者之爲石也蓋人見其美惡則美者必有譽不能使之無譽矣兩節皆言冲虚不盈之德如此適爲侯王之能得一也

右第三十四章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  
道之靜則無動則必與有相反反者無而不有也道之體則虛用則必以弱爲事弱者虛而不盈也此二句一章之綱  
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白此至善貸且成皆詳言反者道之動萬物以氣聚而有形形生於氣氣生於道氣形有而道則無無與有異故曰反言道以反而動之由也  
上士聞道動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足以為道  
此言人之能知以反而動者道與物反故惟上士有識者能動而行之中士之識已不及而若存若亡下士無識以其不合世緣而大笑之矣識之者鮮此道之所以可貴也若皆能識之則不足以爲道矣  
故建言有之  
此句起下二論謂言之立言者道之相反如下文所

云十二事是也

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

此言動而相反之事條光用晦而若昧適所以為明  
爾後毋前而若退迺所以為進若絲之有類而不勻  
適所以為平均

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得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真若渝  
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

又承上文相反之義而廣之若谷之注下適所以為  
高上若色之污辱適所以為大白若穢小不足適所  
以為宏廣若偷情不立適所以為建立質真皆實也

猶云質之實也渝不守信也必守信而後為質實之  
實者反若渝而不信有隅角而後為方方之大者反

無隅而不方成而後為器器之大者其成反難而遲  
聲雜比而後為音音之大者其聲反疏而希可見而

後為象象之大者反無形之可見  
道隱無名夫惟道者質且成

此終上文二節之意道隱於無名適能備付與於萬  
物而無所缺以上所言皆動而相反者也

道生一一生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  
氣以為和

自此至天下希及之皆詳言弱者道之用道自無中  
生出沖虛之一氣沖虛一氣生陽生陰分而為二陰

陽二氣合沖虛一氣為三故曰生三非二與一之外  
別有三也萬物皆以三者而生故其生也後負陰前

抱陽而沖氣在中以為和謂陰陽適均而不偏勝  
萬物之生以此沖氣既生之後亦必以此沖氣為用

適為不失其本以生之本沖氣虛而不盈故曰弱者  
道之用也

言道以弱而動之因由也

人之所惡惟孤寡不殺而王公以為稱

此言人之能以弱為用者曰孤寡不殺皆非強於  
人之名適人所惡而不好者而王公以此為稱是以  
弱而用也

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

此句起下二節弱者損之也而適所以為益強者益  
之也適所以為損如下文所云三事是也

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  
此言用弱之事梁亦強也以木絕水以木負棟皆曰  
梁取其力之強也不得其死謂不能善終如子路之

行行夫子以為不得其死後果死於孔悝之難教父  
猶曰教之本父謂尊而無出其上者也人之所教教  
以用弱我亦以此教之強梁而不能弱必不能保其

身以強梁勝人之益而有不得其死之損所謂益之  
而損首此最為教人之第一義故曰教父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者是以  
知無為之有益也

又承上文所言教弱之義而廣之至柔與無有皆弱  
也馳騁猶云踴躍無有謂無有查萍之質無間無中

間罅隙可入之處水至柔能攻穿至堅之石氣無有  
能透入無罅隙之金石牆壁以至柔無有之損而有

馳騁至堅入於無間之益所謂損之而益者柔能勝  
剛無能入有皆非有所為而自然故曰無為之有益

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

此終上文二節之意不言之教謂宜弱不宜強之為  
教父不待言而知無為之益謂至柔無有之馳騁能

入也其教人益人之義過於人天下之有言為教  
有為為益遠不能及此故曰希及之以上所言皆用  
而以弱者也

右第三十五章按上章得已也學用弱矣此  
字一意也反者適所以與弱對言何也曰二  
之實凡言反者即欲用弱言弱者即是與強動  
外又有所謂反也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

親猶云所愛名與身孰為可愛者乎多猶云所重身  
與貨孰為可重者乎名在身字上貨在身字下皆使  
文以協韻爾司馬氏曰得各貨而亡身與得身而亡

名貨二者孰病  
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

愛愛名大謂身也以名比身則身大於名甚愛者甚  
其愛而愛身反不如之必至耗費精神而損壽是固

名而使身之大者耗費也故曰大費藏貨厚謂身  
也以貨比身則身厚於貨嗜貨者多其藏而重身反

不如之必至喪亡軀命而隕生是因貨而使身之厚  
者喪亡也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知內分有定期足而不貪故不致失譽虧行之辱知  
外物無益則止而不求故不致損壽隕生之殆而可  
長久也

右第三十六章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  
巧若拙大辯若訥  
以成為成盈為盈直為直巧為巧辯為辯小矣若缺  
則非成若沖則非盈若屈則非直若拙則非巧若訥

道德真經注卷之三

道德真經注卷之三

道德真經注卷之三

道德真經注卷之三

則非辯適爲成盈直巧辯之大者也老子一書皆是此意大抵相反而相爲用前章屢見不待詳釋

蹀躞寒靜勝熱

陽之蹀躞陰之寒陰之靜勝陽之熱亦相反而相爲用也

清靜爲天下正

清靜無爲也心者無一塵之滓寂然不動也正猶正長之正猶言爲天下君也夫爲天下之君者亦多事矣然弊弊焉有爲者豈能爲之哉惟清靜無爲者無

爲而無不爲故能爲天下正所謂相反而相爲用也或謂勝熱之靜與勝寒之躁爲對各偏於一惟清靜之靜無與爲對靜中有動動靜一致而無所偏故能爲天下正其論雖高蓋非本旨

右第三十七章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車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卻退也走馬善走之馬糞車糞載之車古者每旬六十四井皆出戎馬充賦有道之世各守分地不相侵戰故民間善馬不以服戎車而退卻賤用之以服糞車而糞田也戎馬齊其力以備戰者郊者二國相交之境無道之世寇敵日侵郊外數戰戎馬不得歸育於國廩而生育於郊外也糞下諸家並無車字惟朱子語錄所說有之而人莫知其所本今按張衡東京賦云却走馬以糞車是用老子全句則後漢之末車字未闕魏王弼註去衡未遠而已闕矣蓋其初偶脫一字後人承舛遂不知補車郊叶韻闕車字則無前罪莫大於可欲咎莫大於欲得禍莫大於不知足故知足之足常足

道德真經注

罪惡惡咎禍皆災殃而禍重於咎兵端之起其罪由於知土地之爲可欲知其可欲務求得之則貪奪矣此災殃之始也得之不知厭足得隴望蜀則戰爭無已時此災殃之極也儻以各有分地不求廣闢爲心知自足之爲足則不貪奪戰爭而常自足矣

右第三十八章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

天下萬事萬物之理皆備於我故雖不出戶而徧知天道者萬理之一原內觀而得非如在外之有形者必窺牖而後見也

其出牖遠其知牖少

不知其備於我必出至一處而後知一事故出牖遠而知牖少鳥能不出戶知天下哉不覆說見天道者未有不知時之萬而知本之一也故不復言

是以聖人不行而至不見而名不爲而成

不待行出而已知徧至其處故能悉知天下之事不待窺見此物而後能名其理故不窺牖而見天道也不爲而成言上二句之效惟其不行而徧知萬事不窺而洞見一原故不待有所作爲而事事無不完成也

右第三十九章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

爲學者思算而務博故日有所增益爲道者自有而反無故日有所減損

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矣

道德真經注

道德真經注

一事爲十事不過十事而已其未爲之事何啻千萬不可勝窮豈能事事而爲之哉惟無爲者一事不爲故能事事無不爲也

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無事無所事即無爲也因言取天下者亦止是無爲蓋德盛而自歸之必用智力而有作爲之事何足以取天下哉

右第四十章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爲心

政和註曰聖人之心虛而能受靜而能應

形以彼妍醜如裕應聲以彼巨細何常之有董思靖曰聖人無我其心不滯於物而物來順應王氏曰凡思爲應物而有言云自我民聰明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得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得信矣

民之善不善信不信聖人不分其是非皆以爲善以爲信不惟善者得善信者得信而不善者亦得善不信者亦得信矣得謂民得此善信而不失蓋不善不信亦化而爲善信是人人得此善信也

聖人之在天下歛歛焉爲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歛歛縮意王氏曰心無所主也渾意無適莫也諸本歛歛作惛惛或作怵怵皆恐懼意惟王弼作孩以心無所主釋之與上下文意協董思靖曰渾混同蓋融化其異混合同皆孩之謂不生分別蘇氏曰天下之善惡信僞各自是以相非聖人則待之如一彼方注其耳目以觀聖人之子奪而一以嬰兒遇之無所



喜候是以善信者不於惡者不愠釋然皆化而天下定矣○歎音慄切

右第四十一章

出生人死

出則生人則死出謂自無而見於有人謂自有人而歸於無莊子曰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又曰其出不訴其入不詎又曰有乎出有乎入皆以出為生入為死

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

十者總計上中下三等之人大率分為十類有三者十類之中有三類也凡不以憂思嗜欲損壽不以風寒暑溼致疾能遠刑誅兵爭壓溺之禍皆生之徒也其反是者逸貴之人內傷勞賤之人外傷驕悍之人不終其正命死之徒也各於十類之中有其三焉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之厚之適也趨也動作為也生求以生其生也厚謂用心太重或仙術以延生而失宜醫藥以衛生而過劑居處奉養謹節太過而驕肥十類之中亦有其類如此其意正欲趨生而其作為反以趨於死地者為其求生之心太重而不順乎自然也

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避兕虎入軍不避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十類之中生之徒有其三死之徒有其三之生動之死地者亦有其三則其為九矣九之外有其一太上真人也攝攝攝攝攝攝官之攝謂不忍生為己若有暫焉管攝之以虛靜為真柔弱為表塊然如木石之無

知惘然如嬰兒之無欲雖遇猛獸惡人此不逃避而彼自馴伸不加害也蓋其存淳淳融融神氣澹漠如風如影莫可執捉無可死之質縱有傷害之者何從而傷害之哉

右第四十二章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生之者萌動而生之於春萬物資始之元也畜之者止聚而收之於秋保合太和之利也形之者因春生之物長之於夏以盛大其形品物流形之亨也成之者乘秋收之勢藏之於冬以成完其實各正性命之貞也萬物生長收藏皆由乎道德故萬物之於道也尊之如父於德也貴之如母道德二而一者也春生者方自一本而散故曰道生之然道即德也秋收者將自萬殊而斂故曰德畜之然德即道也

道之尊貴之貴莫之命而常自然

人之尊貴必或命之天子之尊以上帝命之而後尊諸侯之貴天子命之而後貴道尊德貴則非有命之者而萬物常自如此尊貴之也

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上章言道生之德畜之此但曰道而不言德德亦道也長育申言物形之也成熟申言勢成之也養申言長育覆申言成熟覆謂反本復命也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右第四十三章

德而不言道亦德也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始道也母德也有此天地之始以為此萬物之母也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人之生既得其母而以此知母中之有子既知中之有子而又能守其母母佳而子不離矣蓋思靖曰人受氣以生氣為母神寓於氣故為子守母則氣專神安

寒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勒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此守母之法說文兌從儿台聲今按台非聲當為從人從口八象口上氣出故易卦名兌者亦取口象塞其兌謂杜口不言使氣不自口出明者氣所出入之門謂鼻也先塞兌而後可閉門由不言而漸調息滅息以至無息也如此則氣專於內終身不困勞而至耗矣凡人有事必須有言每日開口而言以成濟其應接之事則氣耗而至於賈終身不可救也

見小曰明守柔曰強

小猶前章微字所知見者微茫而不欲其明則不避用其神以傷明而日進於明矣所執守者與脆而不欲其強則不暴使其氣以害強而日進於強矣見小者育子也守柔者守母也日或作曰傳寫之誤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此言育子之法水鏡能照物謂之光光之體謂之明用其照外之光回光照內復返而歸藏於其內體之明也夫神太用則竭照見淵魚者不祥此用其光於外以遺身殃者舍光以混世則無殃矣是謂能掩藏

常光之用以復歸常明之體故曰襲常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

右第四十四章上章言道德之在物者此章言道德之在人一身者

我者汎言眾人非老子自謂介然音義與孟子介然用之成路同條然之頃也知字句絕施猶論語無施勞孟子施施從外來之施矜夸張大也聖門顏子有若無賢者虛無施勞老子之學蓋亦若此夸張最其所忌此章言不知道之人惟矜夸張若使其人條然之頃有所知而欲行於大道則必專以施為畏而不

敢為介

大道甚夷而民好徑

徑者小路與大道相反卑卑微退者大道也其道甚平夷而易行堂堂夸張者小徑也而人多好行之

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飲食資財有餘是謂盜夸非道哉

此言夸張之事有廷內而弗洒弗掃者唐風之儉嗇朝甚除治則宮室奢靡可知矣田蕪倉虛謂奪民時而不得耕耨竭民力而無所蓄積華佩服以為飾豐

酒肉以為養私府庫以為富是猶為盜之人得物多而以夸張於外夏商辛是也豈知道者所肯為哉

右第四十五章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

植一木於平地之上必有拔而偃仆之時持一物於兩手之中必有脫而離去之日善建者以不建為建則永不拔善抱者以不抱為抱則永不脫善於保國延祚者亦然無心於國天命而天命自留故子孫世世祭祀不輟有如善建善抱者也

道德真經注

修之於身其德適真

承上文而言能使子孫祭祀不輟者惟修德於身而已修德於身適全吾常道之真也身外皆長物夫豈有所為而為哉德修於身則報應之效自有不期然而然者而能保國延祚如此非我欲之也

修之於家其德適餘修之於鄉其德適長修之於邦其德適豐修之天下其德適普

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治人家者一身之外九族之內鄉者一家之外鄉遠之內邦者鄉遠之外邦畿

之內天下者邦畿之外四海之內修之於家於鄉於邦於天下者自近及遠人人各修其德也然豈人人而教之我無為而民自化無欲而民自樸爾餘者身

之緒餘所及長者視一家又加長也豐者視一鄉又加大也普者視一邦又周備也邦諸本國按諸詩

序用之邦國焉之下孔穎達疏引老子云修之邦德適豐蓋漢避高祖諱改作國也唐初聚書最盛猶有

未避諱以前舊本也

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

天下

德修於身以及於天下無一不修然亦因彼之自然

吾無與焉物各付物不相繫皆隨其所在觀其所止

人人皆自得其分願此大道無為之治心速兩忘超

然無累如善建者無所建善抱者無所抱也邵子曰以道觀道以性觀性以心觀心以身觀身以物觀物雖欲相傷其可得乎邵子所言蓋亦老子之意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上文五者並言獨舉最後之一以總結於後此者天

下也以天下知天下邦鄉家身亦若是矣豈不至簡至易哉

右第四十六章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含懷至厚之德於內者有如嬰兒也上篇曰專氣致柔能嬰兒乎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蘇氏曰老子言道德以嬰兒況之者言其體未及其用也

毒蠱不螫猛獸不撻攫鳥不搏

毒蠱蜂蠶之屬以尾端肆毒曰螫猛獸虎豹之屬以爪足擊按曰撻攫鳥鷹隼之屬以翼距擊奪曰搏重思靖曰全天之人物無害者蘇氏曰無心之人物無與敵易由傷之

骨筋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酸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嗷不嗷和之至也

酸赤子陰號啼也嗷咽也嗷聲嘶也形未完而氣自專情未感而氣自應由其精氣純一之極也聲久費而氣不傷由其和氣調適之甚也○酸何一切嗷所切

知和曰常知常曰明

人能知赤子沖氣之和即常德也知常德者大真明也

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

祥妖也非天地正氣曰妖不能如赤子純氣之精則特形而助氣是以外養之幻身益其生非氣之正也因情而動氣是以外感之欲心使其氣特人偽之強也

物壯則老是不道不道早已

特形而助者形之壯因情而動者情之壯凡物壯必老是不得常道者也不得道者早終而不能久常如赤子則不壯惡乎老既不老惡乎已

右第四十七章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

此愛身存我也以言耗氣不知道也知道者不言必先塞其言所從出之兌而後能閉其氣所從出之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

此處世應物也先白鈍其銳以不銳解人之紛結先自暗其光以不光同人之塵昏在已在人之銳鈍光暗兩無分別與世齊同妙不可測故曰玄同

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我既玄同則人不能親疏利害貴賤我矣恐雖如骨肉而人與之相心不可得而親也恐如塗人而人不可得而利也外死生禍福而人莫能相損不可得而害也勢若如君長而人與之相御不可得而貴也眇然如匹夫而人不敢相慢不可得而賤也凡此六者人所不能己獨能之故為天下之最可貴

右第四十八章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

正者法制禁令正其不正管商以正治國帝王以修身齊家為本不特法制禁令以為正奇者權謀詭詐譎而不正孫吳以奇用兵帝王以弔民伐罪為心不尚權謀詭詐以為奇奇者僅可施於用兵不可以治

道德真經注卷三

國正者僅可施於治國不可以取天下無事者三皇無為之治如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不期人之服從而天下無不服從故唯無事者可以取天下也

吾何以知其然哉  
設問辭以起下文之答正可以治國無事可以取天下者何以知其如此哉而下文答之也

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

答上文言正僅可以治國忌諱謂畏避防禁嚴密本欲正民德也然民一舉手搖足輒陷罪戾有所畏避不得安生樂業而趨於貧矣利器利便於民之器如網罟耒耜杵臼舟車之屬本欲利民用也然利器民得自為難度量權衡之公亦將不出於上無所統一則國家黠無精采而徒為奇矣技巧造作利器之工末業眾多爭能競利則有售奇偽之物者矣法令者民所畏懼彰明易犯民不聊生則多為盜賊之歸者矣八句所言二事法令彰所以多忌諱技巧多所以多利器盜賊之有由於民貧奇物之起由國家之昏明庶政使民知畏避來百工使民足財用所謂正也

正以正蓋期其國之治然民貧於下而或為盜賊政昏於上而售奇物其效如此是以之治國而猶不足也

是以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又答上文無事可以取天下無為好靜無欲皆無事也既無所事何心致天下之嚮附而民自然而化自然然而正自然而富自然而樸其效如此是以之取天

下而有餘也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

承上兩節總言之悶悶不快人淳淳淳不澆察察精明缺缺不滿足極終之所至無事者之政若悶悶無可喜然自正自富自樸其民迥淳淳然正者之政若察察有可觀然下貧上昏物傷人亂其民迥缺缺然故借禍福為譬人以為禍者不知福倚於禍之旁警悶悶之政而有淳淳之民也人以為福者不知福伏於禍之中警察察之政而有缺缺之民也禍不終於禍而終於福福不終於福而終於禍孰能知其終之所至何如哉

其無正邪正復為奇善復為詖民之迷其日固已久矣就正之一字設問復反也詖不善也以正治國可謂善矣而其民缺缺則治國者將無所用於正邪蓋正與不正對正一反則為不正之奇正善而奇不善善不善對善一反則為不善之詖惟無所謂正無所謂善而不至反為奇之詖也能知此者其惟聖人乎常人迷昧不知此理其日固已久矣非自今日然也故但知以正治國之為善而不知無所謂正之為正也以無正為正則與無事取天下者何以異哉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剝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又就無事二字設譬方如物之方四隅有稜廉如堂之廉一面有稜其稜皆如刀刃之能傷害人故曰割曰剝割之害差重於刺人之方者無轉旋廉者無分

辨其遇事觸物必有所傷害直者不能容隱縱肆其言以訐人之短光者不能翳晦炫耀其行以暴己之

道德真經注卷三

卷三

長聖人之無事者以不事為事方者必割以不方為方則不割廉者必刻以不廉為廉則不刻直者必肆以不直為直則不肆光者必耀以不光為光則不耀方而不割廉而不刻直而不肆光而不耀皆無事之譬也○刻古切

右第四十九章

治人事天莫如嗇

人所成之形天所受之氣治事修之養之也嗇所人不輕出所用不多耗也嗇形惜氣要術也

夫惟嗇是以早復早復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行國

復反還其初重多也積畜聚於內也德所得於天之沖氣克勝也極終窮也有保有國以喻人之身嗇

於用氣則虧者全衰者盛而早得以反還其初所得之沖氣畜聚於內者有增無減氣充滿則能勝外物

無有能耗損傷害之者氣之生息不絕莫知其終窮之時非如凡人之氣老則衰耗竭盡至於終窮也氣

無終窮則能保有其身而形長留於世矣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

上文言保守身形由於積德德者萬物身形之母保有身形者以能保有身形之母也故可長久氣為身

形之母氣能蓄形亦能嗇氣氣之生於下如木有根養形以培根則根深不拔氣之榮於上如果自帶

不脫則果永不墮落此身所以長生日所以久視而能度世不死也深根固蒂形之嗇氣長生久視形之嗇氣也此句疑當作氣之嗇形也

道德真經注

右第五十章

道德真經註卷之三

譚瑩玉生覆校

道德真經註卷之四

臨川吳澄述

德經下

治大國若烹小鮮

小鮮小魚也國大則民眾治大國當以簡靜不可擾動其民如烹小魚惟恐其壞爛而不敢擾動之也

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

蒞臨也鬼天地之氣神靈怪也人之氣與天地之氣通為一有道之主以道臨莅天下簡靜而不擾其民

故民氣和平充塞兩間相為感應而天地之氣無或乖戾故鬼不為靈怪與妖災也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之

鬼所以不靈怪者非不靈怪雖靈怪而不為妖災傷害人也所以不傷害人者非自能如此也以聖人

能使民氣和平不傷害天地之氣天地之氣亦和平而不傷害人也曰鬼曰神皆天地之氣也二而實一也

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交皆也天地之氣不傷害人者以聖人不傷害天地之氣也聖人不傷害天地之氣者以其簡靜而民氣

和平也兩者不相傷皆由於聖人之德故皆歸德於聖人也

右第五十一章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

交會也大國者諸小國之交會如水之下流為天下眾水之交會也

道德真經註卷之四

明雅堂藏書

天下之牝牡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

牝牡不先動以求牡牡常先動以求牝動求者招損靜

俟者受益故曰以靜勝牡動求者居上靜俟者居下

故曰以靜為下或曰牝字其一疑衍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

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大國不恃其尊謙降以下小國則能致小國之樂附

小國甘處於卑俯伏以下大國則能得大國之見容

下以取謂大國能下以取小國之附下而取謂小國

能下而取大國之容也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兩者各得其

所欲大者宜為下

大國下小國者欲兼畜小國而已小國下大國者欲

入事大國而已兩者皆能下則大小各得其所欲然

小者素在人下不思乎不能下大者非在人下或恐

其不能下故曰大者宜為下章首下流之喻以喻大

國非在人下而能下者牝牡之喻以喻小國素在人

下而能下者

右第五十二章

道者萬物之與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

萬物之與萬物之最貴者與室之西南隅駘廟之制

有室有室室在內故室為貴室中之制東南隅曰突

東北隅曰宦西北隅曰屋漏與尊者所居故與為貴

道之尊貴猶寢廟堂室之與寶人所重善人向道而

進修可以取重於人不善人 悔亦可以自

保其身○突音宦音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

申言善人之寶善人以道取重於人嘉言可愛如美

物之可以寶貴卓行可崇高出眾人之上

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申言不善人所保不善人以道保身者畏威寡罪身

獲全安是不善之人道亦何嘗棄之也

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壁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申言道者萬物之與有道之人天命之以君師之位

則立之為天子君命之以師傅之職則置之為三公

皆以有道而貴也拱壁合拱之壁駟馬一乘之馬拱

壁先駟馬猶春秋傳言乘淳先十二牛也坐跪也朝

聘之享駟馬陳於外執拱壁以將命曰先朝聘以拱

壁駟馬為至貴而未足貴也不如跪而進此道之尤

貴天子三公之貴以此道拱壁駟馬不如此道故萬

物貴之而以為與也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

為天下貴

又總上三節而言貴此道言萬物之與求以得言善

人之寶罪以免言不善人所保自古所以貴此道者

何也豈不曰善人以此道為人所寶得遂所求邪不

善人以此道保其身免陷於罪邪道所以為天下貴

也天下釋萬物貴字釋與

右第五十三章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

凡以無為而為者老氏宗旨也身行之事以無事為

事口食之味以無味為味皆演為無為一句之旨

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

事必作於細

作起也所以得遂其無為者能圖其難於易之時為

其大於細之時也天下之事始易而終難始細而終

大終之難起於始之易終之大起於始之細故圖之

為之於其易細之始則其終可不至於難可馴至於

大而不勞心勞力所以能無為也若不早圖之為

之於其始則其終也易者漸難細者不大力俱困

無為其可得乎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泮其微易散為之於未

有治之於未亂

此言圖之於其易

合抱之木生於豪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

於足下

此言為之於其細

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

難

上言事之難易此言心之難易始焉輕易語人者其

終難於踐言則寡信矣始之多易者終必多難故不

待至終難之時而心以為難雖始易之時而心猶難

之始終皆不敢易所以終無難

大小多少報怨以德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上言事之大小此言心之大小雖已大而心常自小

已多而心常自少雖有怨當報然不自恃其大且多

而欲求伸直欲報其怨亦惟自處於小與少而甘受

屈辱姑報以德也蓋始小而少之時心固不敢自以

為大即大而多之時則心亦不敢自以為大始終皆

能自小所以能成其大也

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始則無敗事矣

又承上文終無難與終不為大二終字而言始雖以  
為難至終而不以為難始雖不敢以為大至終而自  
以為大則事幾成而敗於終者有矣故必慎終始始  
始以為難而終亦以為難始不為大而終亦不為大  
則終無敗事也

為者敗之執者失之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  
又承上幾成而敗與無敗事二敗字而言有心於為  
其事者意欲求其成而或反敗之有心於執其物者  
意欲保其得而或反失之無所為則無成與敗矣無  
所執則無得與失矣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眾人之所  
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

上言為者不若無為執者不若無執此言聖人之欲  
以不欲為欲聖人之學以不學為學難得之貨人所  
欲者不貴重之是不欲人之所欲也故曰欲不欲眾  
人所趨者我則不趨眾人掉臂過而不顧我則還反  
其處是不學人之所學也故曰學不學凡此不欲不  
學者蓋以萬物之理無為而自然故吾亦無為而與

萬物同一自然如輔之於輪輔相依附而為一也章  
首言為無為章末言自然而不敢為此一章之意相  
始終

右第五十四章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有所知為明無所知為愚古者聖人明己之德以明  
民德亦欲民之愚者進於明而有所知也惟其愚而  
不能使之知非不欲其明而固欲其愚也老子生於  
衰世見上古無為而治其民淳樸而無知後世有為

道德真經注

而治其民德偽而有知善為道者化民為淳樸非欲  
使之明在欲使之愚而已此憤世矯枉之論其流之  
弊則為秦之燔經書以愚黔首  
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  
國之禍

民之所以難治者以其明智之多是以法出姦生立  
下詐起以智治國謂聰明睿知以有臨使其民亦化  
而明智則機巧慧黠而難治以智治國者國之賊害  
也不以智治國謂自晦其明以蒞眾使其民亦化而  
愚昧則倥侗頑蒙而易治不以智治國者國之福利  
也

知此兩者亦楷式

兩者以智與不以智也楷者以為模楷效法之也式  
白處於卑也乘車者直躬過較則為自處於高上俯  
首過式則為自處於卑下不自處以智而自處以愚  
者不高上而自卑下也

能知楷式是謂之德之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適至於  
大順

能知效法自處卑下之聖人則為玄妙之德玄妙之  
德深遠而不淺近故人不可測如人皆欲智我獨欲  
愚是與物相反也相反相逆也不相反相順也與物  
相順而不足以為順相逆雖不順適所以為順之大  
故為玄妙深遠不可測之德也

右第五十五章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也故能為百谷  
王  
百谷之水同歸江海如天下之人同歸一王也江海

之委在水下流能下眾水故能兼受百谷之水為之  
王也王之所以能兼有天下之人者亦若是  
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  
言下之卑屈其言而不尊高身後之退卻其身而不  
前進此聖人謙讓盛德非有心於上人先人為之諛  
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是以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  
重難也害患也聖人能下之後之處人之上人不以  
為難處人之前人以為患  
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天下樂於推戴使之處上處前而不厭惡蓋以其卑  
抑退遜不爭處上處前故天下之人莫能與之爭上  
爭先者而聖人得位得時竟得以上人先人也董氏  
曰德下之則形上矣德後之則形先矣楊雄云自下  
者人高之自後者人先之

右第五十六章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  
其細

不肖無所肖似疑若一無所能道大似不肖猶蓬莖  
繫人言孔子大而無一善之名也蓋惟大而不可  
名故無可稱而似不肖董氏曰有所肖似則同於一  
物何足以為大

夫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  
下先  
持守而不失慈柔弱哀閉而不剛強儉寡小節約而  
不侈肆不敢先謙讓退卻而不銳進持此三寶故雖  
大而似不肖也

道德真經注

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舍慈且勇，舍儉且廣，舍後且先，死矣。

慈者似怯而不勇，適所以為勇；儉者似狹而不廣，適所以能廣。器有形之物，長為之上，也不敢先者，居人後而不為長，然自後者人先之，適所以首出庶物之上而為器之長也。舍而不用，慈儉退後之寶，而剛強以為勇，侈肆以為廣，銳進以求為先，則將不能保其生，皆死之徒也。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慈者生之道，仁之德，為三寶之首。此下專言慈之一寶而二寶在其中矣。慈者人人親之，如父母，豈有子而敵其父母，攻其父母者哉？故以慈而戰，守則人不忍敵，攻是能勝，能固也。縱有來敵，來攻之寇人助其父母者，多亦必能勝，能固或人力不逮，天亦將救助之，不令其敗。且潰天所以救助之者，以其能慈而衛護之也。曹操得堅，吞噬無厭，不慈之甚矣。晉雖非能如聖人之慈，其禦寇也不得已而應之，比之曹操則此善於彼亦近於慈者。赤壁風火勢順而北，船燬青岡，風鶴聲聞而氏眾奔矣。晉雖弱，挫曹付百萬之兵，是亦天救之也。

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與，善用人者為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

申言慈之寶四句，四善字三句，言用兵一句，言用人也。古者車戰為士，甲士三人在車上，左執弓，右持矛，中御車，掌旗鼓，皆欲其強武。戰卒七十二人在車下，將戰必激發其眾，欲其奮怒，然後能與敵爭雄而取

勝。慈者之用兵，則不以此為善也。士不欲其強武，雖不欲其奮怒，勝敵不待與之對陣，較力，刃不施，彼將自屈。吾之智能，雖在人上，歎然若不智，己雖有能，退然若不能，自處於其下，用他人之智為智，用他人之能為能，不武不怒，不與為敵，而自勝，首以不爭為德。知天之不爭而勝也，為之下者，不恃智能而用人之力，成己之事，如天之無為而成，故曰配天。惟上古聖神之至極者，能如此，故曰古之極。

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執，無兵，仍無敵。

又申言慈之寶，不敢字，言用兵，用兵有言者，用兵者實有是言，為主，主筆兵端，以伐人也。為客，不得已而應敵也。進寸難進也，退尺易退也，仍就也不為首兵，但為應兵，雖為應兵，亦不欲戰，不敢近，進留於遠，退進戰者，整其行陣而行，攘臂以執兵，而前進以仍敵不行，則雖有行，如無行，不攘則雖有臂，如無臂，不執則雖有兵，如無兵，不仍之則雖有敵，在前如無敵也。

無行音

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如，哀者勝矣。行三軍，臨事而懼，不敢輕敵也。輕敵則輕戰，以至殺人而喪吾慈寶矣。禍莫大焉。雖未進戰，然一有輕敵之心，則已有殺人喪寶之漸。故曰幾喪吾寶。抗舉也。哀者，慈心之見。蘇氏曰：兩敵舉兵相加，而吾出於不得已，則有哀，則殺傷之心，哀心見而天人助之勝矣。蓋慈者之勝，不慈非戰而敗之不戰而屈之即勝也。

右第五十七章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老子教人柔弱謙下而已，其言甚易，知其事甚易行也。世降俗末，天下之人莫能知其言之可貴，莫能行柔弱謙下之事者。

言有宗事有君，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宗貴於族而統一族，君貴於國而主一國。柔弱謙下可以為眾言之統，如族之有宗，可以為諸事之主，如國之有君。老子嘆時人愚而無知，是以不知我言之可貴也。

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既已嘆之又若幸之非幸之也，深惜之，爾謂知我言之可貴者少，此我之言所以為貴。若使人人能知我之言，則我與眾同，不足貴矣。褐，毛布，賤者所服。人不知聖人，但見其外之所破如褐，而不之貴，不知其中之所懷如玉，而可貴也。

右第五十八章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知而若不知，上智之人，聰明睿知，守之以愚，故曰上不知而以下知。下愚之人，耳目善言，自謂有所聞見，故曰病。

夫惟病病是以不病。病病猶患其所患，以不知為知病也，以為病而病之，則不復有此病矣。

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聖人生而知之，雖知猶若不知，豈有不知為知之病乎？其不病也，自然而非由病病而然也。聖人不恃其生知，己雖無病，可病然見不賢而內自省於眾人，有病之可病者，亦惕然以為病而病之，以其病人之

病若己之病是以自己始終不病也

右第五十九章

民不畏威大威至矣

威可畏者損壽成身之事大威大可畏者死也人不畏其所可畏必成身損壽以速其死有人可畏者至矣莊子曰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園而不

知為之戒者過也

無毋通禁止辭狎玩習所居身之所處厭猶惡而棄

之也平日所處凡損壽成身之事無所畏懼狎習為

常安然為之言不畏威也厭所生謂傷生速死是厭

惡其所生而棄其命大威至矣

夫惟不狎是以不厭

不狎舊本作不厭應陵劉氏云上句不厭當作不狎

今從之夫惟不狎其所居而畏所畏是以不厭其所

生而大可畏者不至矣

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自知自知愛身之道自見自顯著所知以示人自貴

即後章貴生言貪生之心太重也聖人於自愛之道

雖自知於中然含德莫明知若不知亦不表表示人

自見於外雖自愛之篤然體道自然若無以生為亦

不切切貪生自貴之過彼謂自見自貴此謂自知自

愛上文言不畏則有大威之禍不狎則有不厭之禍

皆為眾人言爾若聖人則不待畏而自無可畏不待

好狎而自無所狎內有自知自愛之實外無自見自

貴之迹所無者所去也所有者所取也

右第六十章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

此言用刑力之過人者勇也敢敢為惡不敢不敢為

惡設言二人皆體於法其一勇於敢者敢為惡之心

過於人蓋怙終故犯之人也則當殺之虞與以為賊

刑周語以為非肯惟終適不可不殺是也其一勇於

不敢者不敢為惡之心過於人蓋實災謀犯之人也

則當活之虞與謂實災肆放周語謂非終惟肯時乃

不可殺是也刑故有過兩考帝王之刑老子之意則

又不然言此兩者一利一害利謂勇於不敢而活之

者為宜害謂勇於敢而殺之者恐或誤殺也然則不

敢者固宜活之敢者亦不宜殺之也

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

敢為惡之人乃天所惡然天之所惡深昧難測何以

知其果為天所惡之人乎其人雖可殺聖人猶有難

之意而不敢輕易殺之也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坦然而

善謀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聖人不輕易殺之則為惡者皆得漏網而天網不漏

也天之於惡人非如人之以力與爭而天定自能勝

人非如人之以口與言而其應如響應其報應之

速不待召之而自來至惡有惡報難用智計不可逃

免天雖無心坦然平易而巧於報應有非人謀之所

能及此天網恢恢廣大似若疏而不密然未嘗失一

惡人無得漏網者聖人雖不殺之而天自殺之也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

得執而殺之孰敢

奇不正也使愚民常有畏死之心而奇邪為惡者吾

得執而殺之則人人知畏孰敢為惡然雖殺惡人而

人之敢為惡者不止則是民愚不知畏死雖為惡者

必遭刑殺彼亦無所懼上之人奈何以死懼之而輕

易殺人乎

常有司殺者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

斲希有不傷手矣

不以死懼其人為惡者可不殺乎曰有司殺者在司

殺者天也惟天為能殺人惟大匠為能斲木人欲代

天殺人猶代匠斲木也代斲者手必多傷以譬代殺

者身必多害也蓋不有人禍必有天刑

右第六十一章凡五節一節言刑正例不可

天不可知而不輕殺三節言天之能為人殺

者以示彼四節言民不可懼而不輕殺五節言

代斲者手必多傷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

食謂君所食於民者稅則民之所出以供上之食者

也上多取於民則民飢且貧矣

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

上有為以智術御其下下亦以詐欺欺其上故難治

也

人之輕死以其生之厚是以輕死夫惟無以生為者

是以賢於貴生也

輕易也生之厚求生之心太重也賢猶勝也貴生

貴重其生即生之厚求生之心重保養太過將欲

不死而適以易死至人非不愛生順其自然無所容

心若無以生為者然外其身而身存賢於重用其心

以貴生而反易死也

右第六十二章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

人生則肌膚柔軟而活動可以屈伸死則冷硬而強直不能屈伸草木生則枝葉軟脆死則枯槁堅硬因言人而并及於草木

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上文言人與草木生柔而死堅推此物理則知人之德行凡堅強者不得其死是死之徒也柔弱者善保其生是生之徒也

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

用兵示弱者謀深而工敵輕而玩之故勝恃強者虛淺而驕敵懼而備之故不勝兵法始如處女敵人開戶示之弱也後如脫兔敵不及距則能勝之矣秦兵過周超乘三百竟敗於穰齊兵入首築石投入竟敗於較此恃強不勝之驗也其兩手所圍也木之弱而搖動者為近末之小枝強而不搖動者則為近根合拱之大幹也因言兵而并及於木

故堅強處下柔弱處上

上文言兵強者為人所勝是處下也不能如勝人者之處上木強者近根之餘是處下也不得如小枝之處上推此物理則知人之德行凡堅強者矜已陵人必覺其貴高而反處人下矣柔弱者眾所尊戴而得處人上矣

右第六十三章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

抑之舉之二句言張弓有餘不足二句言天道凡弛

弓俯其體則射在上射向下張之而仰其體則射回下射在上是抑射之高者使之向下舉射之下者使之在上天道之損有餘如抑其射而使之下其補不足如舉其射而使之高

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

天道虧盈而益謙人則并算以益其多吞小以益其大取資以益其富此所以逆天道也

孰能以有餘奉天下惟有道者

有道之君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而不自有其貴富非飲食惡衣服卑宮室為天下惜財而不荷費制田里

教樹藝薄稅斂使民家給人足是以己之有餘而奉天下也

是以聖人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其不欲見賢邪聖人之功能蓋天下此有餘者也不恃其所為之能而若無能不居其所成之功而若無功不欲顯其功能之賢於人皆損己之有餘也

右第六十四章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以其無以易之也

金石至堅強然磨金石皆須用水是水為攻堅強之第一物莫有能先之者雖欲以他物易之而無可易之者也

柔之勝剛弱之勝強天下莫不知而莫能行

水為至柔弱之物而能攻至堅剛之金石此柔弱能勝剛強天下之人莫不知之而莫有能行柔弱之事者蓋歎之也

右第六十五章

是以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

垢污穢也不祥不吉善也污穢不吉善人所恥賤以為卑辱聖人則不然雖一國以污穢不吉善之名歸之已皆受之而不辭蓋能柔弱甘以卑辱自處非如剛強之人欲以尊榮上人也然神所歆享而可以主社稷民所嚮往而可以王天下剛強者神怒民叛而失國失天下柔弱者神祐民附有國有天下此柔弱勝剛強之效也

右第六十五章

正言若反

老子以反為道之動德之玄故雖正言之每若反於正正而若反亦如明而若昧進而若退直而若屈巧而若拙之類蓋若昧乃所以為明若退乃所以為進若屈乃所以為直若拙乃所以為巧若反乃所以為正下文言和怨者正欲救助善人而反不足以為之此正言若反也舊本以此為上章末句今按上章聖人云四句作結語意已完不應又綴一句於末他章並無此格絕學無雙卓希言自然章皆以四字居首為一章之綱下乃詳言之此章亦然又反怨善三字叶韻故知此一句當為起語也

和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

和平之也怨有所憤恨於人大怨其怨深至餘怨其怨藏宿於中而不盡為如夫子為衛君平之為猶口

救助之也善善人也怨者兩相仇必和而後解兩善人自無怨而何待於和兩惡人有怨則惡貫滿盈而

自相殘或一勝一負或俱傷兩敗旁人靜觀之可也

惟善人不幸與惡人有怨善人平恕雖無仇惡人之  
心惡人忿恨必有仇善人之事惡人報怨則善人受  
害矣故有心救助善人者必須抑其怨使之解仇釋  
憾意欲爲善人也然阻遏惡人報怨之心使不得逞  
中有藏宿不盡之怨暫和於今暴發於後是太之日之  
和怨不能已其他日之報怨也而安可以爲善人乎  
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

執左契不責於人無心待物也契者刻木爲券中分  
之各執其一而合之以表信取財物於人曰責契有  
左右左契在左財物者之所行契以付來取財物之  
人臨川王氏曰史記云操右契以責事禮記云獻田  
宅者操右契則知左契爲受責者之所執證謂執左  
契者已不責於人待人來責於己有持行契來合者  
卽與之無心計較其人之善否和怨者有心於爲善  
人也不若無心待物如執左契而不責於人靜中觀  
物而任其自然也

有德司契無德司徹

有德無心待物無德有心待物徹也古者助法一  
井之田分爲九區八家各受私田一區其中一區爲  
公田八家同耕公田而各耕私田私田自畝所收或  
食九人或食八人或食七人或食六人下食五人由  
其各家丁力多寡強弱不同故也周改助爲徹法恐  
八家私田所收之不均故八家私田亦合通力合作  
而均收之八家所得均半而無多寡之異司左契者  
任人來取無心計較其人故曰有德司徹法者思其  
不均有心計較故曰無德和怨者恐善人受害有心  
爲之亦如司徹者有心於爲力弱之家恐其所得者

道德真經注

卷之五

三

寡矣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與猶爲也聖人無心待物不遇惡人之報怨忍坐視  
善人之受害乎曰天道無所私親常救助善人聖人  
雖無心於爲善人而天常爲之必不令惡人得以肆  
毒也前言聖人不用刑而天殺惡人此言聖人不和  
怨而天爲善人老子之道無爲自然一付之天而已  
然天之殲惡順善豈若人之有心哉惡者必禍善者  
必福理之自然而然爾

右第六十六章

小國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  
徙

十人爲什百人爲伯什伯之器重大之器眾所共也  
不用者不營爲不貪求則重大之器無所用也重死  
者視死爲重事而愛養其生不遠徙者生於此死於  
此不他適也老子欲挽衰周復還太古國大則民眾  
難治得小國寡民而治之使其民毋慕於外自足於  
內如此也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舟輿甲兵非一人所可獨用謂什伯之器也無所乘  
無所陳不用也無所往則無用乎舟輿無所爭則無  
用乎甲兵

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民淳事簡上古結繩之治可復雖有書契亦不可用  
不但不用什伯之器而已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

此言重死而不遠徙也以所食之食爲甘以所服之

服爲美充然自足愛養其生言重死也以此身之居  
爲安而安之以此地之俗爲樂而樂之言不遠徙也  
惟老死於所生之處孰肯輕易遠徙哉

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使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此言民皆 雖相鄰之國目可以相望雞犬之聲  
耳可以相聞如此至近至老死不相往來不但遠  
徙而已

右第六十七章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  
者不知

言之實者不飾美言之美者必虛飾而非實實有能  
者口不好辨好辨以誇者非實能其事也實有知者  
學不務博務博以廣者非實知其理也此書卒章其  
言如此則其書和平簡約不辨不博蓋實善實知故  
皆真實之言而不虛飾以爲美也

聖人不積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

不積謂虛而無有爲人以所善言與人以所知言虛  
而無有則所應不窮以積爲有則所應有限豈能愈  
有愈多也哉莊子曰以有積爲不足無積也故有餘

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利者害之對有利則必有害天之道雖利而不害以  
不利而利之是以不害爲善爭之端有爲則必有爭  
聖人之道雖爲而不爭以不爲而爲之是以不爭也

右第六十八章 言之意皆不出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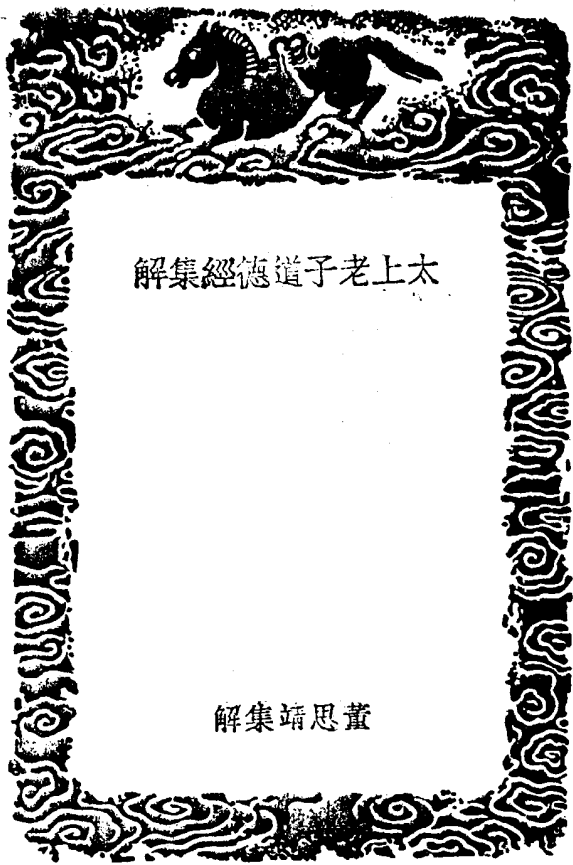
道德真經注

卷之五

道徳真經註卷之四  
讀堂玉生覆校

右道徳真經註四卷元吳澄撰按澄字幼清號草廬臨川人宋咸淳末舉進士不第入元以薦推翰林應奉文字官至翰林學士卒諡文正其書四庫提要已著錄考草廬爲元代鉅儒羣經皆有纂撰事迹具元史本傳揭曼碩所撰神道碑稱其十歲得朱子大學等書讀之恍然知爲學之要日誦大學二十過如是者三年次第讀論語孟子中庸專勤亦如之十五歲知篤志聖賢作勅謹二箴又作敬和二箴後又作顏冉理一諸箴元史類編則稱其徵拜翰林學士會勅寫金字藏經詔爲之序草廬曰輪迴之事習彼教者猶或不言其徒遂創爲薦拔之說以惑世寫經追薦撰爲文辭不可以示後世云云而乃註此書發揮老氏之旨清淨元妙暢所欲言或者遂有援儒入墨之論不知草廬晚年之學實本於陸象山以尊德性爲主於朱子亦頗有微詞嘗序象山語錄曰道在天地間今古如一人當反之於身不待外求先生教人以是豈不至簡至易而切實哉不求諸己之身而求諸人之言此先生之所大闕也云云則其於一氏之旨如膠投漆如豆合黃入與俱化所謂殊塗同歸與道大適三教同源之說何必諱言之且所註者何書也而猶欲以援儒入墨議之真不揣其本而齊其末矣咸豐乙卯小暑後酷熱南海伍崇曜謹跋

道徳真經註卷之四



太上老子道德經集解

董思靖集解

集解老子道德經序說

史記列傳曰老子者楚苦縣瀾鄉曲仁里人也。

苦縣縣本屬陳因楚滅陳故屬楚即今之亳州真源縣也瀾或作厲杜云瀾水出其西故以名鄉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蓋嘗適周問禮焉

禮記曾子問鄭氏註曰老聃古壽考者之號與孔子同時疏云老聃即老子也說文聃耳垂肩也○後漢竇章傳註云老子為守藏史復為柱下史○道藏玄妙玉女內傳其略云玉女自元天降為天水尹氏女適李靈飛老君於殷陽甲十七年乘日精化流珠入玉女口中已而孕歷八十一年以武丁九年降誕文王為西伯時召為守藏史○故論語鄭玄註云老彭商之賢大夫也疏云老聃也武王時遷為柱下史成康之時尚為柱下史昭王時乃去官故魏明帝讚云為周柱下史經九百年唐博士吳兢既生商日復仕周時計其始終乃歷千載此皆舉其成數也按實錄云自商武丁九年至周報王九年昇崑崙還紫微上宮之時計九百九十六年史記曰或云百六十歲或云老子在周二百餘年乃入流沙此以孔子時人斟酌其歲數不能知其實所以每事蓋言或又云莫知所終

道家集解 序說

一

年還中夏平王東遷復出關至西海校仙再還中夏此關及五行等事乃敬王十七年也老子居周久之不得以行其道乃去周尋欲西化異俗至函谷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勉為我著書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所終

尹喜字公文整 屋切 縣神龍鄉開仙里人也少好墳索善天文秘緯嘗結草為樓仰觀乾象康王朝為大夫後召為東宮賓友昭王時因瞻紫氣西邁天文顯瑞知有聖人當度函谷關而西乃求出為關令王從之至關乃曰夫陽數極九星宿值金歲月並王法應九十月外有大聖人經過京邑先勸關吏孫景曰若有形容殊俗車服異常者勿聽過喜預齋戒使掃道燒香以俟是時老君以昭王二十三年五月壬午駕青牛車薄板為穹隆徐甲為御將往開化西城至七月十二日甲子果有老人皓首聃耳乘白輿駕青牛至吏曰明府有教願翁少留乃入白喜即具朝服出迎叩頭遊之老君遂謝至三尹曰去冬十月天理星西行過昂今月朔融風三至東方真氣狀如龍蛇而西度此大聖人之徵於是為留官舍設座行弟子禮喜乃辭疾去官十二月二十五日奉邀老君歸其家二十八日授以五千餘言至次年四月二十八日於南山阜辭決昇天戒以千日外轉吾於青羊之肆至二十七年會于蜀李太官家是時諸天乘仙浮空而至老君乃勸五老上帝等授喜玉册金文賜號文始先生位為無上真人賜紫服芙蓉冠等從遊八絃之外也

關之老子者蓋生而白首亦以其修道而長壽道德經者其文載道德之言可以常由也書藝文志曰天寶中加號老子玄通道德經

葛玄序曰夫五千文實道德之源大無不包細無不入天人之自然經也○班固載老子傳說傳氏三十七篇鄭氏四篇徐氏六篇劉向四篇○杜光庭云註者有尹喜內解漢張道陵想爾河上公章句嚴遵指歸魏王弼何晏郭象鍾會孫登符羊祐裴處思符聖時沙門羅什後趙佛圖澄晉僧肇梁陶弘景後魏盧景裕劉仁會南齊顧歡松靈仙人秦杜弼宋張憑梁武帝梁簡文帝張嗣梁道士臧玄靜孟安期孟智周寶略陳道士稽柔隋道士李播劉進喜唐魏徵傅奕揚上善賈至王光庭王真仙人胡超道士宋文明尹文操章錄王玄辯尹惜徐逸何思遠薛季昌王維趙志贊車惠弼李榮黎元興張慧超隄法師任太玄申甫張道相成玄英符少明○唐藝文志又有安丘望之湘其 程韶王尚獨才表真釋惠嚴惠林義盈梁曠樹李允顯陳嗣古馮鄂玄景先生楊上器韓杜賈大隱薛閔仁譚劉仲融王肅誠誅元宗盧藏用邢南和馮朝隱白履忠尹知章陸德明陳庭玉陸希聲吳善經孫思邈李含光化四千家而藏中所存李約賈清夷王顯杜光庭等皆唐人且不著於志始知所錄猶有未盡惜名存書亡者十蓋八九○河上公八十一章以應太陽之極數上經三十七章法天數奇下經四十四章法地數耦○劉歆七略云劉向定著二篇八十一章上經三十四章下經四十七章而葛洪等又加損益乃云天以四時成故上經四九三十六章地以五行成故下經五九四十五章通應九九之數○清源子劉瓛曰矢口而言未嘗分為九九章也○嚴遵以陽九陰八相乘為七十二上四十四章下三十二章○王

道家集解 序說

三

兩合上下為一篇亦不分行。○今本多依河上章句或總為上下篇。○廣州董道云唐元宗既註老子始改定章句言道者類之上卷言德者類之下卷刻石洛口廟中。○元宗釋題云道者德之體德者道之用經分上下者先明道而德次之然其末又云是知體用互陳通明精要不必定名於上下也。○江表云余昔於藏書家見古文老子次序先後與今篇章不倫亦頗疑後人析之。○元宗命司馬子微三體寫本有五千三百八十字。○傅奕考嚴乘本勘數其字云項羽妾本齊武平五年彭城人開姜塚得之安丘望之本魏太和中道士寇謙之得之河上丈人本齊處士仇縱傳之本有五千七百二十二字與韓非喻老相參又洛陽官本五千六百三十五字王弼本五千六百八十三字或零六百一十或三百五十五或五百九十多少不一。○史記云餘言但不滿六千則是矣。今云五千文者舉全數也。○彭相皇宋集註有政和御註道士陳景元司馬溫公光蘇文定公權王荆公安石王雱陸佃劉概劉注仙姑曹道沖馬蹄正遂真子了一子李文想陳象古葉夢得清源子劉驥朱文公嘉慶茂材程文簡公大昌林東邵若愚而倪文節公思高士徐知常等註亦未盡錄。

大抵老子之道以清靜無為自然為宗以虛明應物不滯為用以慈儉謙下不爭為行以無欲無事不先以開人為治其於治身治人者至矣如用之則太古之治可復也。

前漢藝文志云道家者流乘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人君南面之術也。○歐陽修崇文總錄云本清虛去健羨泊然自守故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雖聖人南面之治不可易也。以其所值之時俗尚文勝淳朴之風無復存者而老子抱純素之道與時偕極必待感而後應故不得位以推是道於天下蓋知夫時數之有所忤也然終不能怨於其道之無傳是以有教無類而且隱隱於西方之異俗則憫當時虛後世之心何如哉。○猶幸斯文不墜故西國詞人獨東得見龍而虛與言之尚存也。河上丈人黃石公樂臣公蓋公之徒蓋能究其旨而體之故厥用於一身則在我之天下已發皇矣及其道之有所授則孝文以之為君子房以之佐漢曹參以之相齊果能通一脈於苛秦之後吁亦驗矣然使人又有進於是如其人義皇之則義皇矣或者見是書詞意含洪寬大而不知致察於虛極靜篤之時存乎體之至嚴至密者以為庶政庶事之本乃徒務為闕問若昏之量而習弊反置於優游姑息遂有清虛不及用之議故不經而子視之嗚呼惜哉。

文中子曰清虛長而晉室亂非老子之罪也。○朱文公曰晉時諸公只是借他言語來蓋覆那滅業禮法之行耳據其心下污濁紛擾如何理會得老子底意思。○舊唐書憲宗紀李藩對曰老子指歸與六經無異。○唐兵部郎李約云世傳此書為神仙虛無言不知六經乃黃老之枝葉爾故本更公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不為無見也。

是經大義已見於諸家然或病其無所折衷僕昏蒙晚學過不自量輒探摭諸說亦間出己見以補一二或證其文或通其意附以音釋訂以異同圖便觀覽庶日益日損而契言外之旨於絕學無疑之地也或謂微言隱訣多寓其間故以首章有無為在二丹則神氣水火也虛心實腹則鍊鉛之旨用兵善戰則採

鉛之方冲字從水從中乃喻氣中真一之水三十幅共一較為取五藏各有六氣之象及準一月火符之數如斯等義今皆略之。

或者蓋謂無者地二之火有者天一之水故舉潛通訣云兩無宗一有變化妙難窺及以知白守黑為金水之說然此乃大丹之法準易象法天地以日魂月魄為藥物則神農古文龍虎上經三十六字西漢淮陽王領金碧要旨註東漢魏伯陽參同契唐元陽子金碧潛通訣等是其法也如混元寶錄云老子先授尹真內外二丹之術然後告以道德之旨則是不以丹術雜於本經明矣又曰三一九思內修之要也九丹金液外鍊之極也故所授素清諸經則專言金液外鍊之事然與前所舉大丹之法亦少異後輩見其有壇爐鼎爐之設乃以靈砂金石等為外丹殊不知後天有質陰雜非類之頑物服之令人多躁失明而且不悟其非也或者又曰無者神也而有氣也以為無交入為丹本隱顯相符是水金及黑中有白為丹母虛心實腹義俱深三十幅今同一較等詩為證此雖皆用經中之語以為訣然其說自成一派蓋內丹之法也若尹真所授三一九思等法雖曰內修之事然與白丹源流亦自不同大抵道法經術各有指歸不可以一書而兼盡諸家之義苟強引而合皆傳會也。

何則性自恬術假師傳使其果寓微旨亦必已成之士口授纖悉然後無惑區區紙上為足明之況是經操道德之宗暢無為之旨高超象外妙入環中遺容以他說小數難之乎白樂天云玄元皇帝五千言不言樂不言仙不言白日昇青天亦確論也。

蘇文忠公賦本詔撰備詳宮碑其大略云道家者流本出於黃帝老子其道以清靜無為為宗以虛明應物為用以儉慈不爭為行合於易何思何慮論語仁者靜壽之說自秦漢以來用方士言乃有飛仙變化之術黃庭大洞之法木公金母之號太乙紫微之祀下至於丹藥奇技符籙小數皆歸於道家舊竊論之黃帝老子之道本也方士之言末也得其本而未自至。嗚呼修之身其德乃真以至天下其德乃普非二本也學者果能得一而有以貫通則所謂杳冥之精恍惚之妙實昭然於守中抱一之中而玄牝之機靈籙之用莫非道之所為也惟深造自得者知之。淳祐丙午臘月望清源天慶觀後學圭山董思靖書。

# 重刊董氏道德經集解序

道德經集解二卷各家書目皆未著錄。題曰清源圭山董思靖撰。章貢淵然道者劉若澗校刊。序說後題淳祐丙午臘月望清源後學圭山董思靖書。案思靖生平無攷。惟清源圭山皆福建泉州山名。今泉州之元妙觀。宋時為天慶觀。元改今名。由是推之。則思靖乃宋季泉州道士也。福建通志無思靖名。惟宋方外傳稱莘伯華。晉江人。服氣煉形。言徵應輒驗。能於手中作字。開琴有雷聲。震起後戶。解北山紫極宮。查紫極宮在天慶觀之右。與思靖時代住址頗合。或伯華即思靖之字。未可知也。劉淵然。贛州人。祥符宮道士。能呼召風雷。洪武二十六年召至京。賜號高道。宣德中卒。年八十二。見江西通志。書題淵然校刊。其為元本。明初刊本無疑。吾友魏隴尹。曾嘗與諸本互校。其中有絕異各本。而與景龍石刻合者。蓋所據猶古本也。思靖雖道士。其言頗不悖於理。所探司馬溫公。王荆公。葉石林。程文簡諸家之書。今皆不存。藉此見其崖略。未可以道家者流薄之也。

光緒三年歲在癸酉。仲冬之月。歸安陸心源撰。

# 太上老子道德經集解卷上

## 道經上篇

清源圭山董思靖集解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此先標以為立言之始也。道者萬理之總名。名者萬物之所指。然道不可名。非言能喻。將托於言。強名曰道。故道而可道。名而可名。則非常道常名矣。常道常名者。即經所謂道常無名而自古及今其名不去者。是也。常之為言。自然長存無時不然。無處不有。

無名。天地之始。

此言道者。天地萬物之原也。以其絕無朕兆。故得而名。此即常道常名。形而上者是也。有名。萬物之母。

此即兩儀既立。已有可名。而萬有皆從此生。乃形而下者是也。

常無欲以觀其妙。

此言聖人體道在己。乃寂然不動。所存者神之時。即此可見道體之至微至妙者也。常者真常妙本也。蓋無欲為靜體之常也。有欲為動用之行也。雖動靜不同。時體用必有分。然妙本湛然。寂而常感。感而

常寂未始有間常自若也故皆曰常觀者廓然大公寂無不照之義

常有欲以觀其微

微各甲邊際也此感而應之時也於此可觀妙道之用矣是蓋指其動而可見虛言之周子所謂靜無而動有是也○陳景元云大道邊有小路曰微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此續結上兩者謂無名有名妙與微也體用一源故曰同也出即動靜之義謂或動或靜而體用分焉故曰異名然稱名雖殊即本則一故又曰同也惟同則性情冥而不可致詰是謂之玄凡遠而無所至極則其色必玄其在人心乃淵默無象之義夫玄雖變通無極深不可測然猶有玄之心在焉又玄則道其滯玄之累也滿然無迹而能開闢陰陽化生不置在於事物最為微妙而理事皆由此出故云衆妙之門

右一章河上公名體道章諸家多以章首數字為名此章包羅揆一經之旨也或謂有名無名前輩多就無字有字為句今獨不然何耶曰所謂無名即道也有名即氣也惟道無形而氣有兆故以無名有名為之別今云無名天地之始者蓋謂道在天地之先而初無定符之可指故經云道常無名又云道隱無名是也惟道無所不在雖超乎無物之先然亦未嘗不在乎有物之後故在無為無而未嘗滯於無在有為而未嘗局於有不可定名而其名自古以固存此其所以為常道常名也歟若直以無而名之則是以道為專屬於無及其無化而為有又不可名為無矣有無相因變化不已名亦隨之則豈所謂常名哉況有無固不足以論道苟必謂之無未免淪於空寂之一偏則天地萬物果何自而有耶今云無名者特以其寂兮寥兮無形可狀無名可指然於無形無名之中天地萬物之理莫不畢具此其所以不可直謂之無也夫道不可得而名也惟聖人無意於言則已苟欲立言非名之則無以顯其道然又恐學者尋言滯句而名道以方故先標於篇首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其指深矣或問常無欲常有欲者前輩多曰常無常有為絕句今獨不然則所謂無欲故可而謂之有欲可乎曰聖人之心何嘗有欲今所謂有欲乃即其起處而言耳當其靜而無為之時乃無欲也及其應物而動雖未嘗離乎靜然在於事物物則已有邊微涯淡之可見故對無欲而言有欲也欲猶從心所欲不踰矩之欲耳朱文公答沈莊仲之問亦云微有邊微如邊界相似是說那應接處向來人皆作常無常有點不若只作常無欲常有欲者今若必欲以常無常有為絕句則是常無未免淪於斷滅之頑空而常有乃墮於執滯之常情豈足以觀妙道之體用哉況以常無為句而下文云欲以觀其妙則於常無之時而亦謂之欲可乎或問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固多就者字為句或有以同字屬上句何耶曰章首既以無名有名別道與氣次又以無欲有欲分體與用則章末固當合而結之也夫道無體用固不可無別然初非相離而各為一物惟無是道則氣無以立無是氣則道無以寓非是體則用無以行非是用則體無以顯道宰乎無而有困乎氣用著乎體而實源乎體道即體也氣即用也體用一源理物

無間故曰此兩者云云蓋雖即冲漠無朕之體而昭然事物之用已具即事事物物之用而漠然無朕之體不遠然動靜不同名物理必有分是以靜而無名無欲則體也及至於動而有名有欲則用也故繼之曰異名矣則是即靜之體而為動之用初非指動靜為二本及置體用於無別也故曰此兩者同出而異名惟其一本而異名所以該體用貫動靜混然玄同而無可指之迹故曰同謂之玄矣關尹子所謂不可測不可分故曰天曰命曰神曰玄合曰道是也然則所謂玄亦直寄云耳故又掃其滯玄之累而變化不窮矣至哉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矣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矣

纓涉定名則有對待相因相軋如循連環

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音聲之相和前後之相隨

和去聲此六對者相因而有也

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

處上聲此無為也惟不落於一偏故六對不得而有

萬物作而不辭

此則無不為也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不居

此大而化之也

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夫音此其所以為聖人也惟無為自然則奚居奚去哉

右二章河上名養身此章進學者於名迹兩忘之地也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尚賢名也貴貨利也惟無所徇則不外馳矣夫所謂不見可欲者非膠其目而不見也使萬境之難乎吾前惟不見其有可欲之處則情不附物而心澄然矣所以銖視軒冕泥看金璧何欲之有

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

弱切虛良知如虛心者物我兼忘實腹者精神內守物我兼忘則虛不萌而志自弱矣精神內守則氣不餒而骨自強矣虛心弱志則民自無知實腹強骨則民自無欲也

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矣

夫音知者知聖人之道內以之治身外以之治人皆然莊子所謂游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無容私焉而天下治是也

右三章河上名安民此章言忘貴尚浪思慮則復無為而合至理

道冲而用之或似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

道體冲虛。漠然無朕。而其用則無所不該。雖天地之大。動植之繁。在於其中。亦莫盈其量矣。蓋形有限。而理無窮。此固道之大。而無外。實不盈也。然而其細亦無內。故雖一物一事。亦莫不各具而毫髮不遺。是以必近察乎此。而不可一向馳心空妙。以求其所謂大而不盈者。故云或也。或之者。疑之也。又繼之曰。淵兮似萬物之宗。蓋淵者。虛澄深靜。而不可測之稱。此其所以為萬物之宗。本然不可定名。故似也。蓋即萬物而觀。則必有以為宗主者。而實未嘗有方體也。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

物莫不有是道。而人獨能全之。故上聖教人修之以極其全也。夫銳者。人之才智外形而有芒角者也。紛者。事之節目繁會而盤錯者也。挫則磨礪以去其圭角。而本然固成者自若矣。解則如庖丁之理解。而紛則其族也。及乎澹然已解。而靜一不素者自若矣。此修於外以養其中也。和其光。則光矣。而不耀。同其塵。則磅礴萬物而為一。此一於內以應其外也。及其至也。內外一如。而後渾然之全體在我。湛然常存矣。似或者。不敢正指也。蓋道無定體。而執之則失矣。

吾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

道者。天地萬物之母。故曰不知誰之子。象者。有形之始。帝者。有物之主。曰先者。其未有形有物之前也。歟。

右四章。河上名無源。此章明妙本冲虛而其用不測也。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

仁者生之本。愛之理。三才之大德也。所謂不仁者。不滯於仁。猶上德不德之義也。蓋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所以不係累於當時。不留情於既往。如芻狗為芻祭。祀之儀。適時而用。已事而棄。豈容心哉。此無私之極。仁之至也。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

橐籥。地各橐也。籥。音管也。能受氣鼓風之物。天地之間。二氣往來屈伸。猶此物之無心。虛而能受。應而不藏也。

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陸。河上本皆釋屈作竭。○朱文公曰。有一物之不受。則虛而屈矣。有一物之不應。是動而不能出矣。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數窮。屢也。○司馬溫公曰。能守中誠。不言而信也。○蘇文定公曰。見其動而愈出。不知其為虛中之報也。故告之云云。

右五章。河上名虛用。此章先以天地聖人之事。及遠取諸物。以明其無思無為。虛中之體。既立。則其用自然不息也。不可徒徇於用。而不知反求其本之所以然。故教之誦言守中。以為入德之門也。夫中即道也。即體也。則固同太虛。卓然無所偏倚之稱。以其用則周流無間。在於事物。各無過不及之謂也。守

則學以求至者之專也。及乎功用純熟。則守底營地脫落。當體澄然。中新立焉。或云。中者。中宮黃庭。北極大淵也。謂存神中宮。所以養胎元。襲氣母之要也。此又就形器而言中。亦猶北極在天之中。居其所而為玄渾之樞紐。則所謂中者。於是乎有以寓而可見矣。然樞紐之所以處而元化之所以不息者。又實賴乎中而後能也。若見得微則橫說豎說。皆在其中矣。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

谷神者。謂其體之虛而無所不受。而其用則應而不可測也。以其綱紀造化。流行古今。妙乎萬物而生生不息。故曰不死。此即真一之精。陰陽之主。故曰玄牝。此言理寓於氣。而玄陽也。玄陰也。蓋陽變而玄。妙莫測。陰合而生生不窮故也。○文公曰。至妙之理。而有生生之意焉。程子所以取此說。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門。猶乘妙之門。天地萬物。皆從此出。根。猶草木之根。人所不可見。而實為生之本。謂陰陽之闔闢。而為天地之本也。其在人身。則元宮。乃神氣之要會。天地同根者也。○曹道冲曰。玄者。香冥而藏神。牝者。冲和而藏器也。

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綿綿若存。用之不勤。道貴無迹。謂之有則滯。謂之無則頑。故云若存。○文定曰。綿綿。微而不絕也。若存。存而不可見也。能體此。雖終日用之而不勞矣。

右六章。河上名成象。此章言道之體用。氣之陰陽。形之動靜。而人則體之也。蓋因玄牝之生生不已。然後知谷神之不死。因天地動靜之有常。然後識玄牝之所為。而谷神以理言。玄牝以氣言。天地以形言。蓋道之妙用。不外乎陰陽。而其所以然者。則未嘗倚於陰陽。乃宰制氣形。而貫通無間者也。或問靈樞

經云。天谷元神。守之自真。上玄下牝。子母相親。又鼻為玄。吸氣而上。通於天口。為牝。納津而下。通於地。今皆不取其說。何耶。曰。是則專局於人身而言也。此章乃直從萬化原頭說起。蓋此道宰制陰陽。生育天地。而即陰陽之宰。為人之性。即天地之氣。為人之體。故近取諸身。此理實同。自口鼻之說。又轉而為丹訣。而後學因之。為說愈支離矣。如張平叔云。玄牝之門。世罕知。只憑口鼻。妄施為。饒君吐納經。十息爭得金烏。搗兔兒。薛道光云。玄牝之門。切要知。幾人下手。幾人疑。君還不信。長生理。但去霜開。看接梨。朱真人云。玄牝之門。號金母。先天地。藏真土。含元抱息。乃生成。一氣虛明。亘古今。又云。時人要識真玄牝。不在心兮不在腎。窮取生身受氣初。莫怪天機都漏盡。呂洞陽云。玄牝之門。不易言。從來此處會坤乾。呼為玉室。名通聖。號曰金坑。理愈玄。用似日魂。投月魄。來如海脈。湧潮泉。機關識破。滌開專。萬里縱橫。一少年。此雖為方術。以為至妙。然宗旨之論。則序中已發之矣。列子曰。黃帝書云。乃載全此一

章。蓋古有是書。老子述而不作也。而葛仙公內傳。又曰。黃帝時。老君為廣成子。為帝說此經。故帝著書乃引此章。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



不生者。生之本。故云生者不生是也。凡處形數者必有限量。今云天長地久者。特人所見者言之耳。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此屈己而忘我。固非計私而為利。乃理勢之自然。蓋牧謙而光。忘形而壽。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天地不與。就生聖人不與人爭得。所以大過人矣。至公一理。不可磨滅。乃長久也。

右七章。河上名昭光。此章明無我之旨。乃可久之道也。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又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

處。上善。去聲。幾。音近也。守柔處下。乃俗之所惡。而實近於道。然處乎形則於道有間。故曰幾也。

居善地。

卑以自牧。猶就下也。

心善淵。

淵靜而虛明。此皆先存其體也。蓋必有收謙淵靜之德。然後五者之功用所以行也。

與善仁。

言善信。

誠信之言。不待期而符契。如潮汐之無爽。及塞必止。洪必流。鑑妍媸而不妄。行險地而不失也。

政善治。

正容而物悟。清靜而民化。亦猶平中準而滌衆垢也。

事善能。

趨變任事。各當其可。猶隨器方圓。任載輕重。及避礙就通而不滯於一也。

動善時。

時行時止。猶春泮而冬凝。

夫惟不爭。故無尤。

有德有功而不爭。乃德之至。此其所以為上善。夫如是。復何尤哉。尤。過也。怨也。

右八章。河上名易性。此章以水喻上善。明不爭之行也。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已。音止也。揣。初委治也。○文定曰。知盈之必溢。而以持固之。不若盈之安也。知銳之必折。而以揣先

之。不如揣之不可必時也。若夫聖人無積。尚安有盈。循理而行。尚安有銳。無盈則無所用持。無銳則無

所用揣矣。

金玉滿室。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遺。唯學。貽也。能體四時代謝之序。亦可以見天道。○劉師立曰。盈則必虛。戒之在滿。銳則必鈍。戒之在

進。金玉必累。戒之在貪。富貴易淫。戒之在傲。功成名遂。必危。在乎知止而不失其正。此言深欲救人。謂

非必處山林。絕人事。然後可以入道。雖居乎富貴功名之城。皆可勸而行之。

右九章。河上名運夷。此章明修身當體自然之理。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

離。平。此言福延壽經。所謂守鍊精魄。自然冲冲之意。載。乃登載之義。古文用字。多有此例。魄乃形魄精

魄之謂。營魄抱一。猶衛形葆精之義。蓋以魂御魄。抱一而不離也。

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此襲氣母之義。○文公曰。專非守之謂。只是專一無間斷。純純全全。如嬰兒然。了無知之之心。則柔亦

至矣。蓋纔有一毫發露。便有剛了。

滌除玄覽。能無疵乎。

此洗心藏密之義。滌。洗也。除。遣也。玄覽。心照妙理也。疵。病也。夫玄妙之見不除。是為解縛。滌除之迹猶

存。是為覺礙。無疵則法愛忘而能所雙泯矣。

愛民治國。能無為乎。

此言推其緒。除以及人。雖至於愛民治國。一以芻狗遇之可也。

天門開闔。能為雌乎。

此言出入往來酬酢變化而主靜也。天者。自然之門。開闔者。變化之道。雌靜者。蓄養之德。為雌或作無

雌。謂雌靜而不滯於靜。乃為雌也。或云無雌乃為陰邪。似聞之也。

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此寂感無邊方也。○文定曰。蓋是心無所不知。而未嘗有能知之之心。夫心一而已。苟又有知之之心。則

是二也。○上三者言精氣神。則修身之事也。乃存體以致用。謂盡己之性。以至於命。而極其大而化之

之地也。下三者言其用。效則治人之事也。乃即用以歸體。盡人物之性。而見諸事業之間。乃至與天為

徒。而精神四達。上下並流。故功參化育而不居。以大其無我之公。此聖人之能事。大道之玄功也。所以

下文乃申言之。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長。音上。畜。音六。養也。○潛被默通。不息彰顯。忘功忘物。洞入冥極。

右十章。河上名能。此章為說不一。如劉涇曰。黃帝云。動以營生魂。靜以營魄。白虎通云。營。營。不

定貌也。載。乘也。謂使形常柔載魂。魄。抱守太和純一之氣。令無散離也。○文定曰。聖人曰。定而神凝。不

為物遷。雖以魄為舍。而神欲行。魄無不從。則神常載魄矣。衆人以物役性。神昏而不治。則神聽於魄耳

目困於聲色。口鼻勞於臭味。魄所欲行而神從之。則魄常載神矣。故教之以抱神載魄。使兩者不相離

也。○文公曰：以車乘人謂之載。古今世俗之通言也。以人登車亦謂之載。則古文史類多有之。如漢紀云：劉章從謁者與載韓集云：婦人以孺子蓋載。皆此意。營者字與莖同。而為晶明光耀之意。其所謂魄亦若子論於九歌耳。蓋以魂陽動而魄陰靜。魂水二而魄水一。魂加魄以動守靜。以火追水。以二守一而不相離。如人登車而常載於其上。則魂安靜而魄精明。火不燥而水不溢。固長生久視之要也。但為之說者不能深考。如河上公以營為魂。則固非字義。而又并言人載魂魄之上。以得生當愛養之。則又失其文意。獨其載字之義。粗為得之。若王輔嗣以載為魄。以營魄為人所常居之處。則亦河上之意。至於近世。而蘇子由、王元澤之說出焉。洪慶善亦謂陽氣充魄為魄。魄能運動則其生全矣。而且皆以載為以車承人之義矣。是不惟非其文意。且若此則是將使神常營動而魄亦不得以少息。雖幸免於物欲沈溺之累。而窮冥之中。精一之妙。反為強陽所挾。以馳騖於紛拏擾擾之途。卒陷於衆人傷生損壽之域。而不自知也。○九歌辯證。或問魂魄之義。曰：子產有言。物生始化曰魂。既生魄陽曰魂。孔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鄭氏註曰：嘔吸出入者氣也。耳目之精明為魄。氣則魂之謂也。淮南子曰：天氣為魂。地氣為魄。高誘註曰：魂人陽神也。魄人陰神也。此數說者。其於魂魄之義詳矣。蓋管推之物。生始化云者。謂受形之初。精血之聚。其間有靈者。名之曰魄也。既生魄陽曰魂者。既生此魄。便有靈氣。其間有神者。名之曰魂也。二者既合。然後有物。易所謂精氣為物者是也。及其散也。則魂遊而為神。魄降而為鬼矣。說者乃不考此。而但據左疏之言。其以神靈分陰陽者。雖若有理。但以嘔吸之動者為魄。則失之矣。其言附形之靈附氣之神。似亦近是。又謂魄識少而魂識多。則非也。但有運用畜藏之異耳。楊子云：又以日月之光明論之。則固以月之體質為魄。而日之光耀為魂也。謂日以其光加於月魄而為之明。如人登車而載於其上也。故日月未望。則載魄于西。既望則終魄于東。其週於日乎。言月之方生。則以日之光加被于魄之西。而漸滿其東。以至於望而後圓。及既望矣。則以日之光終守其魄之東。而漸虧其西。以至於晦而後盡。蓋月週日以為明。未望則日在其右。既望則日在其左。故各向其所在而受光。如民向君之化而成俗。此魂魄之說也。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

道德經集解 卷上

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是三者皆於外有以成。形中虛而受物。外有者。適時之利。中虛者。異常之用。非無則有無以施其利。非有則無無以致其用。是故形神相資。有無相似。而宰形御氣者。常無。此所以妙化萬有而利用不窮焉。易曰：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亦此意也。右十一章。河上名無用。此章明有無相資之妙用。以遺其二邊取捨之惑。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令。使也。爽。失也。恬淡之真味。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是氣也。而反動其心。雖志之動氣常十九。然此章所言。皆由外而感我者。故告之制於外以安其內。難得之貨。令人行妨。行。去聲。難得之貨。皆外物也。妨。謂傷害也。心愛外物。則於善行有所妨也。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去。口舉。撤也。此除去之去。非去來之去。腹者有容於內。而無欲目者。遂見於外。而誘內。為腹猶易良背之義。不為目猶陰符機在目之說也。右十二章。河上名儉欲。此章明染塵逐境。皆失其正。蓋前章言虛中之妙用無窮。故此則戒其不可為外邪所實也。而其要則在於目。是以始終言之。如六根六塵。眼色亦居其首。夫子四勿。必先曰視。皆此意也。然目必視。耳必聽。口必味。形必役。心必感。是不可必靜。惟動而未嘗離靜。則雖動而不著於物。乃湛然無欲矣。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得為寵。失為辱。二者皆若驚。謂不能以自安也。貴顯與患難二者。皆若身之不可辭。何謂寵辱。寵為下。寵為辱。本因寵然後有辱。故曰為下。不以其道。則必為得。失異其心。故若驚也。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為。去聲。此又言身為貴患之本。無身即忘我也。前不及辱。此不及貴。乃立文以見意。亦以人莫不好貴而惡患。故獨以患言。此蓋由有我見存焉。苟能無我。則素富貴行乎富貴。素患難行乎患難。夷險不二。苦樂一等。則誰更受貴與患哉。故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託天下。郭象曰：若夫輕身以赴利。棄我以徇物。則身且不能安。其如天下何。○蓋謂必能貴愛其身。然後可任。

道德經集解 卷上

以天下而貴不及愛之深。寄不若託之久。或云知貴愛其身。則能外天下矣。

右十三章河上名狀。恥此章明去妄情而復正性也。謂道寵則辱不及忘身而思不至。天下大物也。且不以爲累。況於他物乎。而忘身者。方外之學。能貴愛其身而不以天下爲累者。黃屋非心者也。

視之不見。名曰夷。

大象不夷。無色可見。

聽之不聞。名曰希。

大音希聲。寂不可聽。

搏之不得。名曰微。

搏。合各。微妙無形。虛不可執。

此三者不可致詰。故復混而爲一。

詰。與言。夫道非視聽智力之所能及。要必歸於一而後可爾。

其上不微。其下不昧。

微。古曉。明也。謂在上不加明。而在下不加暗。

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

繩繩。然有條運而不絕。然實無物之可名。

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無物之象。是謂惚恍。

又定曰。狀其著也。象其微也。惟非有非無。而有無不可以定名。故曰惚恍。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

惟其非形色而周流無端。所以不可得而隨迎。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時有今古。道無終始。聖人教人體道以治身御物。謂即其物之有而原其始之無者。則得其本。而統之有宗矣。

右十四章河上名贊玄。此章言道體之冲妙如此。若夫聞不出聲。見不超色者。苟非迷己着物。則必乘

有者無。故反覆發明其不即不離之旨。而使人深造以自得之也。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文定曰。盡粗而微。微極而妙。妙極而玄。玄則無所不通而深不可測。

夫惟不可識。故強爲之容。豫若多涉川。

豫。上。豫者。圖患於未然。遂巡如不得已。慎之至也。

猶若畏四鄰。

猶者。致疑於已事。蓋建德若偷。退藏於密。戒之深也。

儼若客。

文公曰。儼若客。語意最精。今本多誤作容。殊失本旨。況此七句而三協韻。以客協釋。儼若符契。又此凡某者。皆有事。物之實。所謂客者。亦曰不敢爲主。而無與於事。故其容儼然矣。

渙若冰將釋。

外端莊而內寬裕。渙然不凝於物也。

敦兮其若樸。

質素渾厚。圭角不露。

曠兮其若谷。

寬而有容。虛而能應。

渾兮其若濁。

渾與混同。和光同塵。混泥揚波。冥乎至道。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

以物汨性者。惟靜以澄之。則本然之清明者。徐自復矣。住於寂滅者。惟安而能遵。則不滯於一隅而徐

自生矣。所以活潑潑地而動靜兩忘也。

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故能弊不新成。

御註曰。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牧謙終節。人之所難。故又戒其矜滿之心。其旨深矣。惟無自滿之心。

故能常守其弊。而不自有其新成之功。

右十五章河上名顯德。此章句句有序。以至於成。而若弊則盡矣。如列子居鄭國四十年。無人識者。便

是這樣子。審若西晉之風。又烏有此氣象哉。

致虛極。守靜篤。

虛靜兼忘。是謂篤極。

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

芸芸者。動出之貌。虛乃實之根。靜乃動之根。謂萬物皆作於性。皆復於性。

歸根曰靜。靜曰復命。

夫靜。天性也。乃命於我者如是而已。及乎感物則動矣。惟動靜兩忘。則動未嘗離靜。而復其本然之天

矣。○文定曰。苟未能自復於性。雖止動息念。以求靜。非靜也。故惟歸根然後爲靜。命者。性之妙也。易謂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是也。

復命曰常。

物未有能常者。性至於命。則湛然常存矣。

知常曰明。

悟乎此。則明亦至矣。

不知常。妄作凶。

既味乎此。則緣物而動皆妄也。其凶可知。

知常容。微見本元。則差別混融。通塞非礙。何所不容哉。

容乃公。

尚雖私乎。

公乃王。

文定曰。天下既住歸之矣。

王乃天。

黃茂材曰。王者與天為徒。

天乃道。

天法道也。○文定曰。天猶有形。至於道則極矣。

道乃久。沒身不殆。

劉涇曰。所謂自古固存也。

右十六章。河上名歸根。此章謂悟此道則能虛能靜。與道同體。

太上知有之。

太朴上古之時。上如標枝。民如野鹿。是也。

其次親之譽之。

此以仁義結人者。

其次畏之侮之。

此以智力服人者也。

信不足。有不信。吾誠自信。則以道御天下足矣。惟自信之誠不足。而後申之以勸賞。重之以刑政。而民始有不信之心矣。

猶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謂我自然。

希言自然。而民服無為之化。則太古之治可復。故曰聲色之於化民。未也。

右十七章。河上名淳風。此章贊太古無為之化。而驚風俗之日下也。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大道之隆。仁義之實。隱然於其中。而民不知。所謂純朴不殘。執為棧樁。是也。然棧樁亦豈離純樸而別。

為一物哉。特其智慧已出。而詐偽亦由是而滋矣。○文定曰。竟非不孝而獨稱舜。無替叟也。伊則非不忠而獨稱龍逢。比干無桀紂也。

右十八章。河上名俗薄。此章蓋深憫世道之不古也。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惟不居其聖。則絕無自聖之心。去小智則大智明。故使民各安其性命之情。而其利博矣。

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夫仁義之實。本為孝慈。惟假其名而忘其實。則其本迷矣。故欲棄絕其迹。而復其良知良能之初。則仁義之實。可不言而喻矣。

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文定曰。巧所以使事也。利所以濟物也。二者非以為有。而盜賊不得則無以行。

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

令。平。聖智仁義。巧利此三者皆道中之事。由後世徒徇其名。用之以為文飾。而內誠不足。乃專以智力持世。豈足為善治哉。至於末流。必有不勝其害者矣。故令反其本。而有所統屬。則天下之民各復其性矣。所謂有事不足以取天下。及我無為而民自化云云。是矣。

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見。反。此乃屬之地。棄絕之機要也。

右十九章。河上名還淳。此章尊素樸之風。去私欲之累。則其利博矣。陰符經云。絕利一源。用師十倍。是也。或云。絕者非去絕之絕。乃極其至而人不可及之謂也。必有絕聖。然後能棄私智。下意同。

絕學無憂。

得道忘詮。釋然無累。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

唯。離水聲。順而恭。阿。何聲高而慢。阿。何聲高而慢。唯。離水聲。順而恭。阿。何聲高而慢。唯。離水聲。順而恭。阿。何聲高而慢。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

唯。離水聲。順而恭。阿。何聲高而慢。唯。離水聲。順而恭。阿。何聲高而慢。唯。離水聲。順而恭。阿。何聲高而慢。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

唯。離水聲。順而恭。阿。何聲高而慢。唯。離水聲。順而恭。阿。何聲高而慢。唯。離水聲。順而恭。阿。何聲高而慢。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

若未至乎絕學之地。當知此心寂然無為。於善惡示發之時。乃渾然之本體。至正至善者也。及乎趨善向惡。皆為動也。然有是身不能不感。故當致察於感物而動之時。謂恭與善。則原於理義之正。而慢與惡。則汨於形氣之私。其於二者之間。相去不容以髮。而天理人欲。分焉。惟欲易流。人莫不然。是不可不覺也。苟能於此察之。精而擇之。審守之固。而養之熟。乃至於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則雖感應無窮。而湛然虛明者。自若乃純乎天理。了無對待。則慢與惡何有哉。

荒兮其未央哉。

荒大而莫知其畔岸。則是未嘗倚乎恭慢之一偏也。

荒兮其未央哉。

荒大而莫知其畔岸。則是未嘗倚乎恭慢之一偏也。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獨怕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  
白各靜也。心目所經。外境方盛。隨時逐物。而不知其非。惟上聖微見其妄。過之漠然不動。如嬰兒之未至提孩。心無所着故也。

乘乘兮若無所歸。  
曹曰。乘萬物而遊。無所係累也。

衆人皆有餘。我獨若遺。  
遺忘也。蓋有若無也。

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  
御註曰。天機不張。而默與道契。茲謂大智。

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  
昭昭光耀。目銜若昏。謂不分別也。察察明而不容貌。悶悶寬裕貌。

忽若晦。儼兮似無所止。  
忽若晦。如長風飄揚之狀。夫淵靜容物。乃混然之全體。變動不居。乃大用之流行。

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  
以用也。頑然無知也。鄙野也。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  
文定曰。道者萬物之母。衆人徇物忘道。而聖人脫遺萬物。以道爲宗。如嬰兒求食於母也。

右二十章。河上名異俗。此章貴口。絕以立標。復舉識以明理。次格凡聖以對辯。終論獨行以口宗也。或曰。唯阿同出於聲。善惡同出於爲。達人大觀。本質非異。正如賊殺亡羊之意也。此故太上忘情。是非俱泯者之所爲。然學者直須於善惡不可名處。着眼始得。若直以爲善與惡同耳。則是任天下入於惡而不之顧。豈理也哉。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  
孔甚也。謂盛德也。德乃道之所以形見者。自是推之。則凡衆有之容。皆道之見於物。謂從道中出也。

道之爲物。惟恍與惚。  
有無不可定指之也。

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窈兮冥。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此無狀之狀。無象之象者也。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知焉。於至無之中。而真一之精。湛然獨存。感之即應。豈非信乎。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文定曰。古今雖異。而道則不去。故以不去名之。惟未嘗去。故能以閱衆甫之變也。甫。美也。雖衆甫之變。

道德經集解 卷上

日逝而不停。然甚真之精。常存而不亡。聖人知萬物之所以然者。亦以能體此道故也。  
右二十一章。河上名虛心。此章明至道之真。得萬物之常也。

曲則全。  
上聖卽心而卽道。或曲或直。惟義所在。莫非全乎道也。苟處時之變。則曲身以全道。惟能曲則不忤於物內。以全身外。以全物。

枉則直。  
枉乃所以爲直。尺變之屈。以求伸也。

窪則盈。  
窪。鳥。窪也。如地之窪下。則水滿之。蓋謙受益也。

弊則新。  
開然而日章也。

少則得。  
道一而已。得一則無不得矣。故於至約之中。而是體之全。是用之妙。罔不具焉。

多則惑。  
凡事多端則惑。

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  
此隨時趨變以道。而在乎以謙約爲主。故聖人惟抱一以爲天下古今之準的。所謂抱一則全體是道也。

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見。形。顯也。此教學者養德之方也。蓋抱一則無我。若更自見。自矜。自伐。自矜。則是我見未忘。又烏可

以言一哉。惟至於無我之地。則自然光明盛大。愈久愈新。心法變融。人我俱泯。何爭之有。  
右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蓋老子述而不作。所謂曲則全等語。皆古文也。此申其言之不妄者。勸之深也。使學者果能明其曲枉之道。則道之大全。實皆歸諸己矣。道乃人之固有。故曰歸。言復其初也。夫如是。則直與盈者大矣。  
右二十二章。河上名益謙。此章示柔順之謙。全成和之德也。

希言自然。

經云。聽之不聞。名曰希。聖人言出於希。皆由其自然。故久而不窮。○溫公曰。有道者不言而信。故曰自然。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

飄風者。狂疾之風。驟雨者。急暴之雨。此陰陽擊搏。忽然之變也。然終不能勝清寧以自然。故不能久。自

且至中為終朝，自且至暮為終日。

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苟反常，則非自然。雖出於天地，亦不能久。況於人乎？然天地亦不能無反常之時，則人亦豈能免於失哉。

故從事於道者。

惟從事於自然之道者，其心有常，乃能體道之所為，故樂與而善誘，無所不同之也。道者同於道。

此安行者之事。然上聖生知，猶資學以成其道，所以德不孤必有隣，是故同於道矣。德者同於德。

此利行者之事。學知而必求以有得於己，失者同於失。

此勉行者之事。謂人之氣稟，苟或失於偏，然其性則未嘗少異，故亦與之同而化之。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

雖因其所稟之殊，而所入不得不異，然苟能同而化之，及其得，則成功之一也。信不足，有不信。

惟自信之誠不至，故因其失而疑之，是以有不信之患。苟不信矣，雖與之同，亦不能化之也。必深造自得者，然後安然於不疑之地。

右二十三章。河上名虛無。此章明自然之道，可以常久。然至易而守難。故天地之大，苟失其常，亦不能久。況於人乎？其於人也，性固同而氣稟則異，或格於形氣之私者，則失其自然之性，然而性未嘗失也。

惟在乎先覺者，善方便以覺之，同其事以攝之，則可以復其本然之自然矣。莊子云：彼且為無虛，亦與之為無虛。遂之入於無疵，是此聖人大同之德，無私之教，所以順其自然，曲成而不遺也。惟終於自暴。

自棄者不與焉。

跋者不立，跨者不行。  
跋，去智。與企同，跨其兩端也。○溫公曰：遠性之常，而心有所屬，故不能兩存。

自見者不明。

自顯者終不明。  
自是者不彰。  
蔽於己是者，夫誰信之哉。

自伐者無功。  
自誇其勞者，人不以為功。

自矜者不長。

眩其能，則不可以久。

其於道也，曰：除食、貨、行、物、或惡之。  
附餘之內也。行，下孟。惡，去。○溫公曰：是皆外競而內亡者也。如棄餘之食，適使人惡，附餘之形，適使人醜。

故有道者不處。  
處，上。謂不處心於此，視若脫然也。

右二十四章。河上名若思。此章謂主一者足於內而不矜於外也。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先，悉。夫道混然成體，自古固存，而兩儀因之以生物，即道之為物之物也。

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  
寂，無聲也。寥，無形也。以其體則卓然無所對待而不變不遷，以其用則周匝運行而不危不殆。此蓋即本然之全體，而有流行生育之妙用焉。母者，生生之本也。不可指為一物，故讚之以寂兮寥兮。又非溺於空寂，故兼體用而言獨立周行，而生物也不測矣。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

大曰逝。

逝，往也。謂往被於萬物。

逝曰遠。

無往不周。

遠曰反。

極其遠則其大無外，反而求則其小無內。蓋遍乎萬物而未嘗離本故也。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

夫道超乎天地有形之先，故章首云：先天地也。而亦未嘗不在乎天地有形之中。故復云：域中有四大也。若由道言之，則天地與王皆不足言其大矣。然道亦豈外是三者而別為一物哉？故即域中而言，則世人惟知是三者之大而不信道大，是故云耳。初非謂道亦域中之一物也。學者不可以辭害意。申言而王居其一，言者謂人者天地之心，而會乎道，所以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凡於萬物之中靈秀者莫出乎人，而王統之故也。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法者，相因之義也。故語其序，則人處於地，形著而位分，地配乎天，而天猶有形，道實三才，其體自然而

已謂推其相因之意，則是三者皆本於自然之道。蓋分殊而道一也。故天在道之中，地在天之中，人在地之中，心在人之中，神存心之中，而會於道者，也是以神藏於心，心藏於形，形藏於地，地藏於天，天藏於道。○文定曰：使人一日復性，則是三者人皆足以盡之矣。

右第十五章，河上名象元。此章讀道大而自然也。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輻重。重，直用，輕，起政，寡謀之類，躁，反，輻，輻切，重，輻切。

車也。君子之道，以靜重為主，不可須臾離也。如輻車之重，不敢容易其行。

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觀，古亂，處，上，夫榮觀在物，燕處在己，惟不以物易己，故遊觀榮樂無所係着，而超然自得於物外也。

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乘，去，身，輕，字，謂萬乘之尊，不可縱所欲之私，而不顧天下之重也。輕則妄動，故失助於臣，躁則擾民，故失其為君之道。或云：君輕則失助於臣，臣躁則失於君矣。

右二十六章，河上名重德。此章言靜重然後可以為有物之王，或曰：近取諸身，以心為君，氣為臣，輕則心妄動而暴其氣，躁則氣擾亂而反動其心。蓋君為民物之主，心為一身之主，所當靜重，則無為而成功。

善行無轍迹。

行，下孟，輪，轍，地，為，轍，天與道為一何迹之有。

善言無瑕譎。

瑕，下家，疵，病，也，譎，反，直，事，過，也，惟和以天倪，故無口過。

善計不用籌策。

道一而已，總括萬有。

善閉無關揆而不可開。

揆，其，樞，門，木，也，橫，曰，關，鑿，曰，揆，無門無房，四達皇皇，而天之亦不能出乎其外，是謂善閉。

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妙本湛然，不為法縛，不為法脫，堂堂密密，了無間然，所謂不可須臾離也。苟溺於刻意向行，執言滯句，用心計度以求道，而不達方便之門，則反為教相所縛，故不能徹見萬法根源元矣。所謂善者無為而已，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善閉。

夫救人於危難，特救其形耳，而且未必能博，豈足為善哉。惟彼方執若有為，迷其性於暗蔽之中，而我以兼容之量容之，以先覺之明覺之，使彼之天光自發，如明燈之傳，毀無盡，而在我者既以與人，已愈多，則其明亦何限量哉。○葉夢得曰：常之為言，無時而不然也。

善閉無關揆而不可開。

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妙本湛然，不為法縛，不為法脫，堂堂密密，了無間然，所謂不可須臾離也。苟溺於刻意向行，執言滯句，用心計度以求道，而不達方便之門，則反為教相所縛，故不能徹見萬法根源元矣。所謂善者無為而已，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善閉。

夫救人於危難，特救其形耳，而且未必能博，豈足為善哉。惟彼方執若有為，迷其性於暗蔽之中，而我以兼容之量容之，以先覺之明覺之，使彼之天光自發，如明燈之傳，毀無盡，而在我者既以與人，已愈多，則其明亦何限量哉。○葉夢得曰：常之為言，無時而不然也。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善閉。

夫救人於危難，特救其形耳，而且未必能博，豈足為善哉。惟彼方執若有為，迷其性於暗蔽之中，而我以兼容之量容之，以先覺之明覺之，使彼之天光自發，如明燈之傳，毀無盡，而在我者既以與人，已愈多，則其明亦何限量哉。○葉夢得曰：常之為言，無時而不然也。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善閉。

夫救人於危難，特救其形耳，而且未必能博，豈足為善哉。惟彼方執若有為，迷其性於暗蔽之中，而我以兼容之量容之，以先覺之明覺之，使彼之天光自發，如明燈之傳，毀無盡，而在我者既以與人，已愈多，則其明亦何限量哉。○葉夢得曰：常之為言，無時而不然也。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善閉。

故善人不善人師，不善人善人之資。

謂因其不善而教之，使善，乃所以為善救也。則是資其不善者，以為吾施教之地矣。○林東曰：因其不善而不為之，是可資也。

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夫道之要妙，非教能到，故至於不貴不愛之地，則知無我。人雖大智而莫測，蓋能所俱忘，是曰獨化者也。

右二十七章，河上名巧用。此章明名迹雙泯，教理兼忘。傳奕云：常善救人等兩句，獨得諸河上。古本無存也。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谷。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

離，平，知彼守此，則所守者非勉强，而有常。夫雌靜謙下，眾必赴歸，猶水附地，相守之審，在乎有常，則雖動高強之念，不作，故性淳氣和，無欲之至，而赤子之心不失，此專氣以致柔也。

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

以恬養智，與道冥一，則可為天下之所取式。以其德有常而不變不差，故用未嘗窮，量未嘗極，此恬與智交養而成和也。

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為眾所歸而取式，則榮矣。故處之以辱而受眾垢，有如谷之能容，應而未嘗置乏，則復於渾然之全體矣。此和行而成德也。自嬰兒與無極言入德之序，而復於樸，乃其所至之地也。

長，上，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不割。

長，上，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不割。

用所以行也。聖人用此道以為民物之主，亦因其理勢之自然。雖制而非有所裁割。○曹曰：大制猶天地之造物，物隨性而自成，不煩裁製也。

右二十八章，河上名返樸。此章明牧謙以容物，混迹而返樸，故其用不窮，或云：雄者天一之水，在人為精，雌者地二之火，在人為神，白者金也，黑者水也。此又一家之論也。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

天下乃天地神明之神器也。惟順其自然而自治，將欲取而為之，是以人滅天。以故滅命，身猶天下也。

故黃帝南望而玄珠遺機，心方存而純白不備。

故物或行或隨，或或或吹，或或或或或。

煦，煖也，吹，寒也，強，盛也，贏，贏也，載，成也，墜，墜也，有為之物，必屬對待，消息盈虛，相推不已，惟抱一者不入其機。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去。上除也。聖人知外物之不可必。而事勢之相因。亦理之常。故任其自然而不欲使其盈且過也。故泰卦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右二十九章。河上名無爲。此章謂惟無爲自然。則可以有常。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彌切。好。還。音。上。御註曰。孟子所謂反乎爾者。下奪民力。故荆棘生焉。上干和氣。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

已。音。下。兵固有道者之所不取。然天生五材。亦不可去。譬水火焉。在乎善用。惟以止暴濟難。則果決於理而已。凡理義之在我。則所守者不屈矣。春秋傳曰。殺敵爲果。言殺敵者令不相侵而已。何敢取強於天下哉。

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是果而勿彊。

果以理勝。彊以力勝。惟果則有隱然必克之勢。初非恃力好戰。故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不得已而後應之。勿彊而已。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物壯極則老。兵彊極則敗。故兵之恃彊。則不可以全其善勝。物之用壯。適所以速其衰老。皆非合道宜早知止。

右三十章。河上名儉武。此章謂輔相以道。則人心愛戴。而用兵爭彊。不足服人。

夫佳兵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器。去。處。上。聲。下。同。佳。兵。者。用。之。善。者。也。然。兵。終。爲。凶。器。凡。有。知。覺。之。物。猶。且。惡。而。避。之。況。有。道。者。乎。惟。以。之。濟。難。而。不。以。爲。常。故。不。處。心。於。此。也。

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

左爲陽。陽好生。右爲陰。陰主殺。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慤爲上。聖而不美。慤。杜。覽。安。也。好。生。惡。殺。而。無。心。於。勝。物。故。也。

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

樂。去。聲。惟。不。嗜。殺。人。者。爲。能。得。天。下。之。志。言。事。向。左。凶。事。向。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則。以。喪。禮。處。乙。

喪。平。○。魯。虛。子。曰。右。爲。陰。主。死。故。喪。禮。向。右。凶。也。上。將。軍。專。殺。伐。之。權。故。處。右。偏。將軍。則。不。專。殺。伐。也。

○。黃。曰。夫。兵。之。不。可。去。者。以。盜。賊。敵。國。之。爲。人。害。也。身。猶。國。也。利。欲。之。害。人。亦。然。惟。有。道。之。士。虛。無。恬。慤。無。所。喜。悅。尙。何。處。於。外。物。聲。色。之。害。吾。也。哉。

右三十一章。河上名偃武。此章謂兵者不祥之器。不可以爲常也。王弼云。此章疑非老子所作。然此語蓋因時而發也。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莫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

令。力。正。猶。教。命。也。樸。喻。道。之。全。體。也。以。其。無。形。故。曰。雖。小。以。其。先。於。品。物。故。莫。能。臣。○。溫。公。曰。王。侯。守。道。則。物。服。氣。和。民。化。亦。猶。沖。氣。合。一。而。甘。降。出。於。自然。而。平。施。徧。被。然。然。決。於。於。萬。物。此。所。謂。三。才。用。會。于。道。也。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

文定曰。散樸爲器。故因器制名。然豈徇名而忘樸。遂末而喪本哉。蓋亦將知心而復於性。是以乘萬變而不危殆也。

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

曹曰。江海。水之宗。川谷。水之派。異派終會于宗。殊名同歸於道。右三十二章。河上名勝德。此章言守道則可常也。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分別爲智。知人也。蔽盡則明。見性也。既明則非惟自知。亦可及人矣。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彊。

血氣之勇不可有。故勝人以力者。非所尙也。理義之勇不可無。故克己復性。則不屈於人欲。而彊莫加焉。

知足者富。

惟自知。故知足。常足。綽然有餘。

彊行者有志。

惟自勝。故志於道。而自彊不息。則物莫奪其志。而與天同健矣。

不失其所者久。所猶良卦止其所之所。惟知道而能行。則自得其所。而居安矣。故雖物變無窮。而心未嘗失。乃無日而不自得。所以久也。

死而不亡者壽。

惟能自知。自強。而不失其所。乃壽之實也。此即不隨生死所變者。卓然而獨存。是烏可以數量論哉。初非言精神魂魄。物而不化。猶有滯乎冥漠之間也。於此須見得徹。邵若惑曰。形雖死而性不亡。

右三十三章。河上名辯德。此章首言自知。則智及之矣。然後立志果而安命分。乃至力行以極其所當止。是以沒身不殆也。此女偶之所以必明微見。然後能無古今而入於不死不生。是也。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



汎通作泛。無滯貌。惟不屬於一物。不離乎當處。無處不有。無時不然。是以左右逢其原也。萬物特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

物之所以資始。生而不道。且不自有其能。

愛養萬物而不為主。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之而不為主。可名於大。

仁乃愛之理。故仁養生萬物而不示其宰制之功。故常靜而無朕迹之可見。亦小之至矣。萬物交往而莫覩其相量之限。故恢恢焉而無形體之可即。亦大之至矣。此所以汎兮其可左右也。

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大而有我則小矣。惟上聖與道為一。所以大也。

右三十四章河上名任成。此章謂成光大之德者。皆由於法道也。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

無象之象。故曰大象。執者。體之而不違也。道為萬物母。物來附德。猶子歸母。往者。歸也。然衆之歸。苟存有我之心。則害矣。惟上聖虛己存誠。利而不害。故兩不相傷。而其心安靜平和舒泰也。○莊子曰。聖人處物不傷物者。不傷物。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為能與人相將迎。亦此意也。

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雖亦可以聚人於片時。然終有時而窮。則彼將捨之而去矣。莊子喻遺塵止。可以一宿。是也。若夫大道則雖湛然無形。聲臭味之可得。然其用則不可盡矣。既盡也。

右三十五章河上名仁德。此章明體道之效無窮。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

夫張極必歛。與甚必奪。理之必然。所謂必固云者。猶言物之將歛。必是本來已張。然後歛者隨之。此消息盈虛相因之理也。其機雖甚微隱。而理實顯著。惟以清靜柔弱自處者。不入其機也。

柔弱勝剛強。

惟柔弱自居。則無心於勝。而理自然也。此守復之說也。若剛強則是已過盛矣。其必隨之。愈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蓋抱道在己。而退藏於密也。利器者。利用出入。民成用之。而有國者。乘其機以制人者也。非惟不可以示人。蓋亦不得而示於人也。陰符所謂盜機。是也。民可使由之。而不可使知之。○文定曰。魚之為物。非有爪牙之利。足以勝物也。然方其託於深淵。雖強有力者。莫能執之。及其脫於淵。然後人得而制之。聖人惟處於柔弱而不厭。故終能德服天下。此豈與衆人共之者哉。

右三十六章河上名微明。此章示消息盈虛者。理之常。而守柔弱者。不入其機也。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

道德經集解 卷上

寂然不動。萬理畢具。感之則應。萬事不遺。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

常體夫至道。則不教而自化。然久則必變。譬如嬰兒之發知。又當定之以無欲。無欲故靜。乃道之全體也。所謂無名之樸。是矣。

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苟有欲樸之心。則失其全體矣。此乃盡性以至命。大而能化者也。夫如是。乃謂之真靜。故天下之物莫不化。而各全性命之正矣。

右三十七章河上名為政。此章明體道而能化。復象忘於玄悟也。自首至此。凡三十七章為上篇。

太上老子道德經集解卷下

德經下篇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御註曰。孔子不居其聖。乃所以有德。○體道而有得於己之謂德。○王順等云。有德則遺其失。不德則遺其得。

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拳拳服膺。而不敢失。是未能化者也。故必上德為有問矣。

上德無為而無以爲。

以者。用也。謂無用於為也。下同上德者。至德也。無為而已。

下德為之而有以爲。

此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乃行而未至者之事也。以其尚滯於有為。故未能全乎至道。此皆釋其所以為上德下德之分也。

上仁為之而無以爲。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專言之。則可包四者。此非指統體之仁而言。故於上德為有差等。然仁者靜。雖為

道德經集解 卷下

道德經集解 卷下

道德經集解 卷下

道德經集解 卷下

道德經集解 卷下

道德經集解 卷下

道德經集解 卷下

道德經集解 卷下

道德經集解 卷下

道德經集解 卷下

道德經集解 卷下

道德經集解 卷下

道德經集解 卷下

道德經集解 卷下

道德經集解 卷下

道德經集解 卷下

道德經集解 卷下

之而無用於爲也。上義爲之而有以爲。

義者事之宜，而有制裁之意，故次焉。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獲臂而仍之。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舉之，則實以忠信爲本，而尚繁文則末也。今日爲之，則從其文以強之，有不肯從，則繼之以獲臂，而未流有不勝其弊矣。老子時當尙文之極，故獨言之也。切蓋欲以無爲自然之道化斯民也。此三者只言上而下者，已不足言矣。獲臂謂擄除衣袂以出臂也。仍繼也。○溫公云，仍引也。字或作仍。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

道德混然，乃天地人物之所公共也。人體是理而得諸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初非道之外別有所謂德也。但既謂之德，則有上下倫辯之分。乃不若道之偏該，故不德則德之至，而全體是道矣。若夫執而有之，則下德之未能化，而失乎道之全也。故曰失道而後德。關尹子曰：彼可得者，名德不名道是也。蓋德之名顯，則道之名混；仁之名顯，則德之名混；愈趨愈下，而所向亦愈偏矣。莊子曰：道隱小成，信哉。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

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此用智者之事也。謂從智於求明，或慮度而屢中，然終不能以周知通所以弊其自然之明覺，乃愚之始也。孟子亦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蓋弊於華藻，則不能全大道之純素，非愚而何。

是以大丈夫居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

有萬世之志而不徇流俗者，謂之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處去聲。蓋亦反其本矣。○文定曰：世人視止於目，聽止於耳，思止於心，故樂其有得於下而迷其上。喜薄而遺厚，采華而棄實，自非大丈夫孰能去彼取此哉。

右三十八章，河上名論德，此章明全德而勸淳淳，或問道德五常，其有辯乎，其無辯乎，何用之異也。曰：爲乎無辯，道則統體者也。德則隨其量之所充而得諸己也。道猶混然之元氣也。德猶年與時之名也。

仁義禮智，猶春夏秋冬之號也。全是四者，則曰一年，得其仁之盛，則曰春，禮曰夏，義曰秋，智曰冬，各得其實之謂信。故每季土旺一十八日，猶此義也。有仁之義，則生中有殺，義之仁，則殺中有生。如二月榆死，八月麥生之類也。其於天下也亦然。皇極經世書曰：三皇以道化天下，五帝以德教天下，三王以功勳天下，五伯以力率天下，三皇同仁而異化，五帝同禮而異教，三王同義而異勳，五伯同智而異率。是知三皇之世如春也，五帝之世如夏也，三王之世如秋也，五伯之世如冬也。老子與關尹相遇之時，其

當秋冬之交，蓋欲以貞固之道，化斯世而復春乎。或曰：序不同，何耶。曰：經世有因有革，故依順布之。此言名跡之流弊，故全其華，如化書云：仁不足則義濟之，金伐木也。義不足則禮濟之，火伐金也。禮不足則智濟之，水伐火也。智不足則信濟之，土伐水也。然則居實處厚，乃信之實，又所以爲始之終，終之始者歟。○郭德元嘗問於朱文公曰：老子云：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孔子又卻問禮於他，不知何故。文公曰：老子曉得禮中曲折，蓋他嘗爲柱下史，於禮自是理會得，所以與孔子說得如此好。只是他又說這箇不用得亦可，一似聖人用禮時反若多事，所以如此說。如禮運中，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等語，便自有這箇意思也。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其致之歟。

夫一卽道也。自古固存，故云昔也。凡物各具而道未嘗異，故曰一也。天之清，地以之寧，神以靈，谷以盈，萬物以生，侯王以正，其各能致乎當然之分者，皆一之所爲也。○溫公曰：以事言之，常久不已，所謂一也。

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貴而高將恐蹶。

應反。其月顛仆也。天之所以清明而職生覆地，之所以寧止而職持載者，得一也。苟無以清寧，則必有缺裂震發之變，由失一也。然一未嘗失，故云將恐。蓋致疑之辭也。且一之爲物，無去無來，奚得喪哉。直氣數之或餘或縮，莫能稱是一之所爲耳。故陰陽書曰：天裂者，陽氣之不足；君德之衰微，地震者，陰氣之有餘。臣道之失職，如晉惠帝元康中，天裂數丈，殷然有聲。周幽王二年，三川震岐山崩，蓋此類也。乃至神所以謂之神者，以其靈而已。而其所以靈，則得一而已。苟無以靈，則是其靈已息矣。歇息也。谷無以盈，則不能受而應亦有所窮矣。故曰竭也。萬物則資一以生，失之則滅。侯王無以正，則是失道不能以自安而國家不可保矣。雖然，一非無也。特外邪客氣或有以蔽其正爾。首言天者，形之大也。終言王者，天地民物之主也。惟王能全其一以爲天下正，則天地位而萬物育矣。○碧虛子曰：會歸戒于王侯，是也。

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殺，此其以賤爲本邪，非乎。

殺美也。邪，音。文定曰：夫一果何物哉。視之無形，執之不得，亦天下之至微。此所謂賤且下也。侯王以孤寡不殺自稱，言得一以爲之本也。

故致數譽無譽，不欲琮珠如玉，珞珞如石。

球，音。玉貌。珞，音。石貌。數，入聲也。謂不能牧謙以賤爲本，而欲速致貴高之譽者，是數譽也。如此則過情之譽，集無實之毀，隨至是無譽也。然亦復不欲如玉之貴而不能賤，石之賤而不能貴也。蓋惟不倚於一物，則不可得而毀譽貴賤矣。此苟非得一者孰能哉。

右三十九章。河上名法本。此章讀一之功用至大。而終則告以毋執於一也。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

反靜者。道之所以動。體弱而用實強也。言動不言靜。言弱不言強。乃互文以見意。而體用之義亦明矣。謂復乎靜。有以立其體。然後動之用。所以行。語其體之寂然無朕。則弱矣。而其用之遠而不輟。亦強矣。此雖體用動靜周流無間。然而動也。必本乎靜用也。必源乎體。故元化之工。則藏於冬。乃所以蕃於春。為學之道。則精義入神。乃所以為致用之本也。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此又以生物之義證之。謂凡物皆自氣化而形生。乃生於有矣。然原其始之所以生。則道也。而道初無形容聲臭之可即。故曰生於無。

右四十四章。河上名去用。此章明崇體以致用也。或云道以靜為正。故動則為與道相反矣。若爾。則是以道為專。屬於靜矣。殊不知動靜者。氣也。而道則宰制乎動靜。而不囿乎動靜者也。或云反常合宜。乃道之動而應變。此顯權也。以弱自守。乃道之常用。此顯實也。而有生於無。則權實混矣。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道非形聲。不可見聞。惟上士所冀。純靜見識超越。故一聞無疑。如空印空。造次不遠。中士見之。可上可下。故或信或疑。下士則智不足以明。信不足以守。莊子所謂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故大笑之也。

建言有之。謂古之立言者有曰。下文皆勤行之狀也。

明道若昧。惟明了精微。故道形去智而含光不耀也。

進道若退。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無為。故若退也。

夷道若類。夷。平也。類。應對。絲之不勻也。高下俱融。與物無際。然以俗觀之。則若有節類而不可取以為用也。

上德若谷。上德不德。若谷之虛。

大白若辱。忘色相者能納污也。

廣德若不足。廣而有所限量。則非廣矣。惟德至廣而不自以為足。故能廣也。

建德若偷。建德若偷。

潛修密行。立德而不自銜也。玄綱論云。功陰則能全。亦此意也。質真若渝。渝。羊朱。變也。質。真。純素也。惟文質兼備。則不執於一。故隨物變而內不失其真。外若渝也。

大方無隅。隅者。角地也。大方無隅。域之可窮。故無隅。

大器晚成。

積之久而發必洪。故大器則不速成。

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經云。聽之不聞。名曰希。故大音希聲。經云。無象之象。故大象無形。此雖超乎視聽之表。然而冥冥之脫。

無聲之和。亦何嘗不昭昭然於見聞之間哉。是皆中士之若存若亡。而下士之所以大笑也。此十二者。乃道之或隱或顯。寓於事物者也。而道之大全。則隱於無名焉。

夫惟道善貸且成。貸。施與也。成。謂物賴之以成功也。

右四十一章。河上名同異。此章言道之大全。中下難知。蓋道無形無名。故不可以有為之功而致其極。惟能潛沈涵泳。則道自來居。此道之所以善施與萬物而成其全之無私也。是以古之學為己。而終至於成物者。體此道也。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朱文公曰。道即易之太極。一乃陽之奇。二乃陰之耦。三乃奇耦之積。其曰二生三。猶所謂二與一為三也。其曰三生萬物者。即奇耦合而萬物生也。若直以一為太極。則不容復言道生一矣。此與列子易變而為一之語正同。所謂一者。形變之始耳。不得為非數之一也。

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凡動物之類。則背止於後。陰靜之屬也。口鼻耳目居前。陽動之屬也。故曰負陰而抱陽。如植物則背寒向暖。而沖氣則運乎其間。又統而言之。則神陽而質陰。神運於中。曰抱。質見於外。曰負。氣則動陽而靜陰。乃濟之以中和。而充乎形質。為神所乘之機也。○溫公曰。萬物莫不以陰陽為體。以沖和為用。○文簡曰。陰陽氣偏。及交會而氣和。是二之交焉。而三三之徧焉。而萬者也。

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

惡。去。○溫公曰。滿招損謙受益。所以去甚。泰。就中和也。

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

強。平。苟知損益之義如此。則人之所以設教。亦宜皆以我沖和之義教之。是知強梁者。妄之極。而終至於不得其死。尤當知警而不可從也。故曰。吾將以為教父。父者。本也。且教乃師道。然師則尊而不親。父

則尊而又親，是以言而隱情。如易曰：無有師保，如臨父母，即此意也。今專曰：父者，教道主尊嚴也。右四十二章，河上名道化，此章言道寓於陰陽而生萬物，亦莫不以冲和為用也。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

間，去聲。惟道無形，故曰至柔。惟物有質，故曰至堅。馳騁，猶連化役使之意。道之妙物，皆以無形而鼓舞有質也。夫道體無有，化生衆形，泰山秋毫，待之成體，故其入於物也，初無間隔。又道體圓攝，無之與有，並固其中，混然無間，是則道在物中，物在道中，皆無間也。人能體之，則相得性融，廓然無為，而利益不窮矣。○文定曰：聖人惟能無為，故役使衆強，出入羣有。

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

希，罕也。○王輔嗣曰：至柔不可折，無有不可窮，以此推之，故知無為之道而有益於物也。夫孰能過此哉。

右四十三章，河上名備用，此章讀虛柔無為之有益也。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

身者神之舍，豈不親乎。名者實之資，其可尚乎。況身一而已，外物無窮，苟棄身而徇名，役一以求多，愚莫甚焉。蓋人能弘道，故身者道之本也。○文定曰：若夫忘我則身且不有，況名與貨乎。

得與亡孰病。

溫公曰：得名貨而亡身，與得身而亡名貨，二者孰病。○文定曰：不得則以亡為病，既得而病失，又有甚焉。

是以故甚愛必大費。

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皆甚愛之迷也。

多藏必厚亡。

無藏則無所亡。○開元註：甚愛名者必勞神，非大費乎。多藏貨者必累身，非厚亡乎。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惟審於內外之分，則知止知足，而無得失之患，故能安於性命之常，亦何殆辱之有，所以可長久也。漢之二疎曾事斯語。

右四十四章，河上名立戒，此章明去偽全真則可久也。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

敝，敗壞也。體至道之大全，而盛德若不足，故其用愈久而愈新也。

大盈若冲，其用無窮。

道備於己，而有若無，實若虛，故積愈厚而用愈不窮。此兼用而言，下則略文也。

大直若屈。

惟直之大，故直而不肆，初無涯涘之可窺，然於正己以燭物者觀之，則若屈也。其功用至於參贊化育，離剝衆形，而體則無為，故若拙也。

大辯若訥。

離語默而萬理昭融，超見聞而重玄了悟，故若訥也。

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為天下正。

動屬陽，靜屬陰，故躁勝寒，靜勝熱，然皆未免於一偏，而有所對待。若夫清靜者，則御六氣之變，乘天地之正，動未嘗動，靜未嘗靜，而動靜一致矣，故為天下正。

右四十五章，河上名洪德，此章言體大道之全而為天下正，或云：苟成而不若缺，盈而不若冲，直而不若屈，巧而不若拙，辯而不若訥，是躁之不能靜，靜之不能躁耳。夫躁能勝寒而不能勝熱，靜能勝熱而不能勝寒，皆滯於一偏也。惟泊然清靜，則非成缺辯訥之所能定，而後無所不勝，乃所以為天下正，而能成其大矣。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却，與卻。除去也。糞，治田疇也。戎馬者，備戰之馬也。郊者，二國相交之境也。以內言之，心若泰然，則却返氣馬以培糞，其本根反是，則氣馬馳於外境矣。

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

究其根本，原於縱欲。○文定曰：匹夫有一於身，患必及之，侯王而為是，必戎馬之所自起。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黃茂材曰：一性之內，無欠無餘，人能安之，無適不足。

右四十六章，河上名儉欲，此章戒貪求之貽害，貴知足以為常。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

天地萬物，同出於道，反身而誠，萬物皆備。○溫公曰：得其宗本故也。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溫公曰：迷本逐末也。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

蓋清明在躬，無為而已。○溫公曰：至理不易也。右四十七章，河上名鑒遠，此章言有真知之明，則可以超見聞之域，故無為而化成也。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

開元註云：因益以積功，忘功而體道。

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取者取而化之也。蓋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之意。黃茂材曰。無所不知。而後可以言學。故學欲日益。益者已化。然後可以言道。故道欲日損。然益者可以進損者不可強損。而未始能忘其損。未始能忘其損也。直須警地脫落。前後際斷。乃至無為之地。故能無所不為。而應用不窮。施於天下。綽綽然矣。右四十八章。河上名忘知。此章言損有集虛。其益無窮。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

惟聖人無我。故其心不滯於一。而物來順應矣。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

御注云。舜之於象。所以善信者至矣。人之有生。同具此理。聖人於人。莫不肯以善信遇之。此聖人之德量也。蓋善不善信不信在彼。而吾善信未嘗渝。此聖德之善信矣。苟善善信信而絕其不善不信者。則豈所謂常善教而不棄哉。

聖人之在天下。惻惻為天下。憐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惻惻。憂動貌。為。去。渾。與。混。同。天下之善惡信偽。皆未知所定。聖人則惻惻然為天下。渾心。蓋欲融化其異而混合同。故無善惡無信偽皆一以待之。彼方注其耳目以觀聖人之子。奪吾皆以嬰孩遇之。若保赤子。此聖人之誠心也。則彼亦將釋然而自化矣。皆孩之意。謂不生分別也。

右四十九章。河上名任德。此章明虛心而應物。均養以自然之德。

出生入死。

性無生死。其出入乘氣機耳。故是氣之伸則萬物出於機而謂之生。是氣之歸則萬物入於機而謂之死。

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十乃成數。故舉為例。蓋謂自生至壯。乃氣之伸。生之徒也。於十分之中。居其三焉。自老至死。乃氣之歸。死之徒也。於十分之中。居其三焉。人之生也。自壯及老之間。乃動而入用之時。亦十中居其三焉。苟動失其正。則用壯從妄。皆動之死地矣。經云。物壯則老。是謂不道。是也。夫何故者。設問之辭也。以其生生之厚者。答之辭也。謂由其益生。欲厚而不能忘。我是以遂於妄。而之死地耳。蓋惟溺於養生。則必有死。為之對。而於不處生死無所對待之一者。反味矣。故經云。惟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也。或云。妄念云云。乃生生之甚也。亦通。苟能至靜以養虛明。則動未嘗離靜。而動靜兩忘。乃善攝生者之所為也。○

文定云。生死之徒。以十言之。三者各居其三矣。豈非生死之徒九。而不生不死之道一而已乎。不生不死。則易所謂寂然不動者也。老子言其九。不言其一者。使人自得之。以寄無思無為之妙也。

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兕。山。海。經。云。兕。出。湘。水。南。蒼。黑。色。爾。雅。云。形。似。野。牛。而。一。角。蓋。聞。者。謙。辭。不。敢。自。道。也。夫。反。流。全。一。

其無死地。

兕。山。海。經。云。兕。出。湘。水。南。蒼。黑。色。爾。雅。云。形。似。野。牛。而。一。角。蓋。聞。者。謙。辭。不。敢。自。道。也。夫。反。流。全。一。

其無死地。

攝念歸無。乃善攝生者。關尹所謂亡精神而超生。是也。如是則一亦不立。故其天守全。其神無卻。物無自而入焉。所以數不能拘。患不能及。生地且無。安有死地哉。故曰。至人無己。與道同體。

右五十章。河上名貴生。此章明善攝生者。以至無為。宗。故能遠患。害。超生死也。然為之說者不一。如河上公。韓非。尹。子。葉。夢。得。林。東。皆以四支九竅為十三。而動靜屬於生死。味者自戕。自賊。動與惡會。而之死地矣。若是則死之徒與動之死地者。皆無以別。況是特形耳。其所以動靜者。豈由此哉。杜廣成以十惡三業為十三。又有七情六慾之說者。李文想曰。腎為坎。生門也。心為離。死戶也。皆一周十二辰。消而再始。是為十三。且遺其動之死地之十三。開元註。孫登。司馬。郡。王。曹。皆曰。十人之中。各有三人焉。大率謂柔弱以保生者。十中有三。則強以速死者。十中有三。又志愛生而不免趨死者。亦十中有三。曹曰。修長生者。生之徒。修寂滅者。死之徒。枉縱之人。全以嗜慾動作。皆趨死地焉。蜀。趙。氏。又以五行生死數為十三。其說以甲子午九。乙丑未八。丙辛寅申七。丁卯酉六。己亥癸居四。之訣起數。如水在於申。申數七。死於卯。卯數六。合十三也。餘可例推。此乃合生死之數而為十三。則經文當云。生之徒十有三。乃可矣。黃曰。水之成數六。火之成數七。為十三。雖近註多取此說。然矢口成書。豈必若是。況五行而獨舉其二。且乘生數而獨取成數。果何謂乎。又有出腎水而入於心。為出生入死者。且引張平叔陰裏十三陽中六十之詩為之證。所謂攝生。則是取坎之實。以點離虛。至於無死地。則變成乾體矣。其說似通而實非。經旨。文定曰。用物取精。以自滋養者。生之徒也。聲色臭味。以自戕賊者。死之徒也。二者既分。生死之道矣。吾又知作而不知息。知言而不知默。知思而不知忘。以趨於盡。所謂動之死地者也。而清源子之說亦然。但死之徒與動之死地。亦若無別。所以獨明是氣之伸屈為生死之徒。而以入用為動之死地也。蓋仙道貴生。故方生之氣。陽也。況乎天。鬼道貴終。故以退之氣。陰也。況乎地。人道貴心。則可以生。可以死。故入用之氣。中和。況乎人。至所謂不生不死之一。則非數而數之以通。不用而用以之成。乃況乎道。此其所以周流乎三者之間。而非三者之所能拘也。歟。猶經世。三用而一不用之意。亦三以況天地人。而一況道也。故以元亨利貞之交。為交數。其貞與元之間。有無之極也。是以無數。故無數則存乎。若。後。乎。前。聖。以。康。節。為。得。老。子。之。旨。信。哉。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道為萬物母。德乃道之在我者也。在天地為天地之德。在聖人為聖人之德。道則始之。所以生者。德則教養。眾而不辭。非其德。則萬物不得遂其生。故云畜也。物者皆道德之所以形見者也。勢者萬物之理。相因而成者也。如是則為得。不知崇其本哉。所以莫不尊道而貴德也。夫受命於天。則為天子。受命於天子。則為諸侯。有所受命。則出命者能卑賤之。而道在萬物之先。以制其命。果孰能爵之乎。惟子奪不屬他人。故常自然。而所以尊且貴也。

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長。上。此八者皆大道之元功。而不有。不恃。不宰。皆出於無我。此乃德之至。深矣。遠矣。故曰玄德。八者之

長。上。此八者皆大道之元功。而不有。不恃。不宰。皆出於無我。此乃德之至。深矣。遠矣。故曰玄德。八者之

長。上。此八者皆大道之元功。而不有。不恃。不宰。皆出於無我。此乃德之至。深矣。遠矣。故曰玄德。八者之

長。上。此八者皆大道之元功。而不有。不恃。不宰。皆出於無我。此乃德之至。深矣。遠矣。故曰玄德。八者之

長。上。此八者皆大道之元功。而不有。不恃。不宰。皆出於無我。此乃德之至。深矣。遠矣。故曰玄德。八者之

長。上。此八者皆大道之元功。而不有。不恃。不宰。皆出於無我。此乃德之至。深矣。遠矣。故曰玄德。八者之

長。上。此八者皆大道之元功。而不有。不恃。不宰。皆出於無我。此乃德之至。深矣。遠矣。故曰玄德。八者之

長。上。此八者皆大道之元功。而不有。不恃。不宰。皆出於無我。此乃德之至。深矣。遠矣。故曰玄德。八者之

長。上。此八者皆大道之元功。而不有。不恃。不宰。皆出於無我。此乃德之至。深矣。遠矣。故曰玄德。八者之

長。上。此八者皆大道之元功。而不有。不恃。不宰。皆出於無我。此乃德之至。深矣。遠矣。故曰玄德。八者之

長。上。此八者皆大道之元功。而不有。不恃。不宰。皆出於無我。此乃德之至。深矣。遠矣。故曰玄德。八者之

長。上。此八者皆大道之元功。而不有。不恃。不宰。皆出於無我。此乃德之至。深矣。遠矣。故曰玄德。八者之

長。上。此八者皆大道之元功。而不有。不恃。不宰。皆出於無我。此乃德之至。深矣。遠矣。故曰玄德。八者之

長。上。此八者皆大道之元功。而不有。不恃。不宰。皆出於無我。此乃德之至。深矣。遠矣。故曰玄德。八者之

義則資始之謂生。包涵之謂畜。遂其形之謂長。字其材之謂育。輔其功之謂成。終其時之謂熟。保其和之謂養。護其傷之謂覆。首言德畜之。而此則皆歸於道。蓋莫非道也。首言道而終歸玄德者。苟不至德則止道不凝焉。其實一也。

右五十一章河上名義德。此章言妙本應感生成之旨。明萬物尊道貴德之由。次美生育之功。終讀忘功之德也。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

未有天地。自古固存。而物各資始以生。故謂之母。原乎始既得其母。則體斯立矣。又當察其未嘗不在乎有物之中。則凡資於道而生者。莫非子也。故反乎沒以知其子。則用不窮矣。既知其子。又不可迷本逐末。故告之以復守其母。人惟體乎無爲自然。而純亦不已。則萬物萬事亦各自得其所。此外初無別法。亦非有意於守也。所謂應物者化。在躬者神。如斯而已矣。蓋道之體混然。則萬殊之所以一本。故得其母以知其子。道之用無窮。則一本之所以萬殊。故知其子而復守其母。夫如是。故能混本末精粗爲一致。而原始反終。死生無惑矣。故云沒身不殆也。

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

易云。兌。說也。蓋心意愛悅則染着也。門者諸根之門也。曰塞曰閉。則告學者守母之行也。謂慎言語。節飲食。閉情念。葆神氣。神聽以禮。動靜以和。此皆所以養形而養德也。是以終身不勞而有成。苟或反是。則捨其內而專務於悅外。故終身役役而不救。

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無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遺。唯。暱。也。惟道無形。不可以目窺。可謂小矣。不可以力得。可謂柔矣。察之精而不爲物所蔽。故曰明守之專而不爲物所奪。故曰強。學者潛心體察。放下玩味。則涵養之功得矣。又見與守是用功處。明與強乃效驗處。明者體也。光者用也。言靜存之體既立。則動察之用必行。猶明之光照物。體不傷而用不窮。然又須和其光而不耀。冥其慧於無知。則退藏於密而殃咎不能及矣。如是之謂善。傳襲異常之道也。夫德愈盛則心愈下。既到此地。自無遺殃之患。此爲學者語也。

右五十二章河上名歸元。此章明返本還元之道。或云始者氣也。凡人受氣以生。則氣爲母。而神則寓於氣。故爲子。母子相守。則神安氣專。此亦入道之初機也。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惟施是畏。

大道坦然。無從無適。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無所施設。作爲而已。今欲介然有知。行於大道。是此心先有所倚着矣。故惟如此施爲。是可畏也。蓋前章既勉人以守母之行。故此又戒人以有爲之害也。大道甚夷。而民好徑。

好。去。聲。定觀經云。背道求道。怨道不慈。蓋好捷徑。則終無可至之理。

朝者。國主所居之地。甚除。謂多用也。而心君之多思慮也亦然。

田甚蕪。倉甚虛。謂內無所儲也。若以身而言。則田三田也。倉則精氣所藏之地。如胃爲太倉之類。

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誇。非道也哉。

厭。多也。此皆不務修內而反矜施其外。是誨盜也。夫豈大道之行也哉。此傷歎之辭也。○溫公曰。服美不稱。貪積不厭。故曰盜誇。所以有此誇者。豈非本欲行道而更鑿以致失哉。

右五十三章河上名益證。此章言有知不足。以明道好徑不足。以行道。及以未證爲證。未得爲得。皆非道也。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

惟道範圍天地。流行古今。該上下而不拔。周萬化而不脫。陰陽之相代。故新之相易。猶子孫相承而不窮也。學者必先建中以立其本。則實無所倚而不可拔。抱一以專其守。則實無所執而不可脫。及德盛而利他。則後覺之所宗。乃至源深流長。傳之後世。愈久而愈親也。○溫公曰。不拔者。深根固蒂。不可動搖。不脫者。民心懷服。不可傾奪。享祚長久。是也。

修其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真則不偽也。餘則綽然裕如也。長者無不及也。豐者無不足也。普者無不徧也。蓋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治人。然修之身。此理也。推之國家天下。不外乎是而已。○溫公曰。皆循本以治末。由近以及遠也。

觀之之道。其則不遠。豈假他求哉。蓋物分雖殊。一本而已。以此觀之。莫不然者。此意當默契於語言之外。○開元疏云。以修身之法。觀身實相。本來清靜。有見既道。知空亦空。頓捨二偏。迴契中道。可謂契真矣。

右五十四章河上名修觀。此章明修身以及物。修之彌廣。則所及彌遠。致知格物。不外乎此。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含懷至德。如嬰兒然。

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螫。音。音。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獸。音。音。獸。不。據。攫。鳥。不。搏。

獸。音。音。獸。不。據。攫。鳥。不。搏。

獸。音。音。獸。不。據。攫。鳥。不。搏。

獸。音。音。獸。不。據。攫。鳥。不。搏。

獸。音。音。獸。不。據。攫。鳥。不。搏。

知和曰常。

曹曰和者生理之常。知和則純粹靜一。歷萬變而不失也。

知常曰明。

由明乃能見此常。久自然之道。亦必能常然後其道愈明。故知常則明莫加焉。

益生曰祥。

刻意有為。皆曰益生。祥者妖也。○達真子曰。祥者非其常也。文定曰。生不可益。而欲益之。則非其正矣。是妄作也。經云。不知常。妄作凶。是也。

心使氣曰強。

心動則不能專氣。以致柔。乃強之始。是失其赤子之心矣。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已。以止也。益生使氣。皆失自然之道。是徒迷其衰老也。苟知不合於道。宜早已之。

右五十五章。河上名玄符。此章首以赤子明自然之本體。純粹混然。所以物莫能窺。故雖握雖號。亦莫非出於自然也。末則戒其縱有絲毫作為之心。則失其自然矣。黃茂材云。古本無噓字。而噓不啞。莊子

之文也。後人增之。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至道之真。語默不足以載。惟觀證者知之。

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

義見四章及五十二章。蓋內外交養。默與道會而不異於人也。

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此言有德者之為如此。惟其周而不比。執而圓機。以應無窮。故不住乎一境。豈情計之所能及哉。此夫子所以發猶龍之歎也。

右五十六章。河上名玄德。此章謂悟道者忘言無執。故內外兼治。混合大通。所以貴也。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天下其然哉。以此。

文定云。古之聖人。柔遠能邇。無意於用兵。惟不得已。然後有征伐之事。故以治國為正。以用兵為奇。夫天下神器。不可為也。是以體道者。惟廓然無事。雖無心於取天下。而天下歸之矣。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謂失無為之治。而多忌諱。則民將舉措失業。而機械生。若以身喻天下。則心為君。氣為民。而拘小術。鑿私智。溺多岐。縱六賊。故不能無為也。○文定云。人主多忌諱。下情不上達。則民貧困。而無告矣。利器權謀也。在上無為。使民無知。無欲而已。惟上下相欺。以智。則民多權謀。而上益眩。而昏矣。奇物。奇怪異物也。人不敦本業。而趨末伎。則非常無益之物作矣。患人之詐偽。而多出法令。以勝之。民無所措手足。則

日入於盜賊矣。

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

此自然之應。而無為之成功也。

右五十七章。河上名淳風。此章明無為之治。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

悶。叶音其。寬裕無為之象。夫有德者。其於義分。莫不截然明白。而其益則寬洪。故為政以德。則不察察於齊民。雖以俗觀之。若不事於事。然民實感自然之化。乃所以為淳和之至治也。

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惟不知修德。以為為政之本。而專尚才智。乃欲以刑政齊民。然民未可以遽齊。苟務在於必齊。則必有所傷。故缺缺也。此所謂害生於恩。禍福倚伏。正猶是矣。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

謂禍福相因。莫知其所以止極也。

其無正邪。

若然。則果無正定之理耶。

正復為奇。善復為妖。民之迷。其日固久。

惟世人迷於小察之近情。而不知正道之大全。故不能安於至正。而反為奇。以為正。不能循於至善。而反為妖。以為善。及其所應既差。又不知反求在我之所感。而乃責其彼之所應者。此皆迷失正道。日已久矣。亦猶為政。不能以悶悶之德。量容之。而反務於察察。以為善與正。殊不知若此。則是本欲全民。而反致缺缺矣。故下文舉聖德以勸修也。○開元註云。衆生迷執。正者復以為奇。詐善者復以為妖。異故禍福倚伏。若無正耳。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

惟行方面。而德間。故無割截之迹。

廉而不剝。

剝。居節。傷害也。清而容物。故不剝。

直而不肆。

大直若屈。以不肆。肆。布列也。

光而不耀。

復歸其明也。是四者皆悶悶之政也。蓋聖人惟恬淡無為。而方廉直光之用。自蓋然於其中。而人不知。

使天下各安其性命之情。而不陷於一偏。所以無割剝肆耀之過。而禍福何有哉。

右五十八章。河上名順化。此章欲使民去智與故。循天之理。以其祛其近見之惑也。

治人事天莫若審。

審也。乃審省精神而有欲藏貞固之意。學者久於其道。則心廣氣充。而有以遠乎天德之空。所謂至誠為能盡己之性。而後能盡人之性。乃至與天地參矣。蓋天人一理。了無間然。孟氏云。存心養性。所以事天。是也。

夫惟審是謂早復。早復謂之重積德。

重。去聲。再也。○文公曰。早復者。言能審則不遠而復。重積德者。言先已有所積。復益以審。是又加積之也。如修養者。早覺未損失而使審之也。

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惟德可以勝物。故己私盡克。則其分量不可窮極矣。

莫知其極。可以有國。

德量如此。則可以兼容天下矣。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民之附德。猶子慕母。蓋國之本在身。身有其道。則可長久。若以身為國。則母即唯一之根柢。而性命之常。雖生死不能變。故曰長久。

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

審。丁計。御註曰。與天地為常。故能長生。與日月參光。故能久視。○文定曰。以審治人。則可以有國。以審事天。則深根固蒂。古之聖人。保其性命之常。不以外耗內。則根深蒂固。而不可拔。雖長生久視可也。

蓋治人事天。雖有內外之異。而莫若審則一也。○程伊川曰。修養之所以引年。國祚之所以祈天永命。常人之至於聖賢。皆工夫到這裏。則有此應矣。

右五十九章。河上名守道。此章明用審之道。治人則國祚延。事天則壽長久。

治大國若烹小鮮。

烹。音庚。煮也。鮮。音音。魚也。謂不可口也。

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民。非其神不傷民。聖人亦不傷民。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莅。力至。臨也。所成之機。莫不由我。是以聖人無為而人各安其自然。外無所求。內無所畏。則陰陽和而萬物理。故鬼亦無所用其神。非其鬼之不神。其神不傷乎人。非神不傷人。以其聖人不傷於民。所以鬼神莫不感其德化。惟兩者交悅。衆德交歸。乃為至德之治矣。列子之論。治至於物無疵癘。鬼無靈響。亦此意也。○文公曰。若是王道修明。則此等不正之氣。都消鍊了。

右六十章。河上名居位。此章明用口則德交歸。

大國者下流。

如江海必處衆流之下也。○文定曰。天下之歸大國。猶衆水之趨下流也。

天下之交。天下之交。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牝。音母也。牡。音音。畜父也。大國以下及或下以取之。自下而上而下也。小國以下及或下而取之。如字。本在物下也。交謂交會而歸聚也。牝者。雌靜柔下之德。牡者。雄動強高之屬。靜以攝動。柔之勝強。事物皆然。則靜而下。乃常勝之道。故為衆之所歸。即守雌為□□之義也。以取者。大國能下。則終取小國。而兼有之。而取者。小國能下。則為大國所取悅而容受之。終則大國之民且樂歸之。如西伯善養老而盡歸乎來之類。○葉夢得曰。取之為言。得其所欲之謂也。○黃白。大國下小國。湯事葛也。小國下大國。句踐事吳也。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為下。

其所以為下者。不過欲畜人。事人耳。初非計利而後然也。故欲兩者各遂其理事之所安。則大者宜能下。使小者自歸之矣。易於大有之後。必繼之以謙者。乃所以全其大也。

右六十一章。河上名謙德。此章明以德下人。人交歸之。清源子曰。身則國之象也。身之虛而萬物至。心之無而和氣歸。所謂守雌抱一。則是陽下煉陰。化為純陽。乃無為之妙也。此亦一義。

道者萬物之奧。

奧。於。釋文云。室之西南隅曰奧。謂深遠如室奧也。蓋道體混然。其大無外。萬物莫不蘊於其中。而資給焉。其小無內。亦莫不皆在萬物之中。而不可見。故西昇經云。道深甚奧。虛無之淵。

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

人雖不善。然亦莫不賴於道以有生。若是所保也。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之不善。何業之有。

行。去聲。蓋人莫不有是性。雖至愚不能無道心。則道豈遠人哉。故至美之言。市人所共知。至尊之行。人皆所與能。苟或有人。朝為不義。使夕聞大道。則妄盡性復。雖欲指其不善。不可得也。是又安可棄哉。

惟善救之而已。此不善人之所保也。

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先。悉。拱。拱。合拱之璧。美玉之大者。駟馬為乘。共駕一車也。古者朝聘有贊幣之禮。謂將進駟馬。則以拱璧為先導也。雖天子三公。以勢為貴。拱璧駟馬。以物為貴。亦不若安然坐進此道之為貴也。

道乃人之所固有。則良貴也。而三公拱璧。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人當致勉於性分之所固有。而於外物之倘來者。何足貴哉。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一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為天下貴。

問所以貴此道之意。蓋謂不求於外。而求之在我。則是求而有益於得也。夫有志於道。則無惡矣。惟不



假他求而自得，故出乎禍福之外，又為有人災之所能及乎。此所以為天下貴。或曰：求以得，則善人之實，有罪可以免，則不善人之所保也。

右六十二章，河上名為道。此章言道為天下之至尊也。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

夫涉於形，則有大小，係乎數，則有少多。大小之辨，多少之分，此怨之所由起也。惟道非形數，而上聖與之為一，為出於無為，事出於無事，而味乎無味，故含太虛於方寸，而不以纖芥私欲自累。會萬有于一真，而不為高下外境所遷，是以物各付物，事各付事，而大小多少，一以視之，則愛惡安除。聖凡情盡，亦奚怨之可報哉。惟德以容之而已，且使夫人之意也消，譬如天地之無不覆載而化育之也。然此則在常人之所最難，惟切問近思，漸而修之，則亦可到其地矣。下文乃修以求至之方也。

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

夫道之在於起居食息之間，而不遺，可謂易矣。及其至也，惟聖人為獨能，可謂難矣。當思慮未發之中，而漠然無朕，可謂細矣。而其充周也，雖天地莫能窮其量，可謂大矣。故漸修而無一行之不謹，及其德成，則與聖人而同能，謹微而無一毫之不至，至乎道體，則與天地而同量。惟能慎於其始，而毋忽於其終，則難者可以成，大者可以全矣。若以怨言之，則人之怨亦莫不由小以成大，及乎怨愈深而忘愈難，苟能於起處照徹根源，則當下寂然矣。

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學者固當弘毅以立其志，然最不可先存為大之心。苟存是心，則必有躓等自矜之患，適所以障道，是不能為乎無為事乎無事味乎無味矣。惟聖人為能無我，故其心常小，所以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

惟其粗而不精，故言之不訥，而行必不符，忽易之心生，其於道必難至矣。

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聖人生知安行，固不待勉而後能，然豈忽之乎哉。蓋德量平等，齊小大，一多少，無所不謹，無所不難，故終無難濟之事也。此又致勉乎學者，不可有一毫忽易之心，則為之勇守之固，慎終如始，故亦無難矣。

右六十三章，河上名恩始。此章明聖人得道之大全也。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此言易持易謀易破易散，謂欲未堅也。此亦承上章之意，謂存之於未萌之時，則渾乎自然矣。故曰易持易謀，察之於始萌之際，則不遠而復矣。故曰易破易散，未有乃無思無為之時也。未亂乃方行而未泊之時也。為之治之於此時，則無所用力而功成也。然理由頓悟，乘悟頓消，行行非頓成，漸修乃至，故下文則發德之事也。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此設喻之辭也。謂當志立乎事物之表，而敏行乎事物之內，致知力行，趨實務本，不遺於細微，不忽於卑近，修以縝密，養以悠久，則庶乎小者可以大，大者可以高，而遠者可以到矣。然於此苟有一毫謀利計功之心，先入則於道反為無補，故下文歷陳之也。

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幾，平聲。蓋天理精微，智者之私無與焉。故用意者有為，少懈者敗事，惟守之以自然，則真精力久而德自成矣。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

夫道無欲也。所謂欲者，求其在我而已。不欲外物之為貴也。無為，其學也。不以博溺心之為學也。但其衆人情欲之過，以復其初耳。蓋此道初非外求，而聖人亦不能為物作則也。且夫萬物莫不有箇自然之道，聖人惟順其性命之理而立教，以左右之，使適乎中而已，不敢別有益生助之為也。

右六十四章，河上名守微。此章讚聖人無為之學，以祛有為有執之失。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是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稽式。

兩者，謂用智與不用智也。知乎此，亦可以為稽模法式矣。

稽，知格式。是謂玄德玄遠矣。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人能知此，其德可謂玄矣。雖以小智近情察之，若相反然，然反於物乃順於道，則其為順也大矣。右六十五章，河上名淳德。此章明用智啓竅之感，示玄德大順之規。此老子逆知世變之必至，其有憂患之心乎。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是以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善言下之，下，音樂。○御註曰：屯初九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蓋得其心也。處上而人不重，則戴之謙而已矣。德下之，則形上矣。德後之，則形先矣。揚雄曰：自下者人高之，自後者人先之。故天下樂推戴而無厭數之心。此天道不爭之德也。

右六十六章，河上名後己。此章明善下不爭之德。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夫，音若。若有所肖，似則亦同於一物，何足以為大。○西塘鄭俠曰：道大而物小，人之營營而卒乎小者，累於物也。元者善之長，而至於犬之謂也。至而不知其為大，則同乎道而與世俗不相似，故天下皆謂我

道大似不肖。

我有三寶保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夫慈故能勇。

仁者必有勇也。

儉故能廣。

守約而施博也。

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長。上後其身而身先。故卒為有物之長。乾之出庶物。亦必曰見羣龍無首吉。是三寶皆與世俗不肯似。

乃所以為大也。

今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死矣。

捨其本而徇其末。則易以窮。故剛強誇大好進者。皆死之徒也。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夫慈者。生道之所以流行。乃仁之用也。故為三寶之首。稱以慈御物。物亦愛之。如慕父母。雖為之效死。

不辭。是以戰則勝。守則固。故曰仁者無敵於天下也。苟或人有所不及。天亦將以慈救衛之。蓋出乎爾。

反乎爾。而天道好還。常與善人故也。以文簡曰。去邪而岐周以興。是其救也。

右六十七章。河上名三寶。此章明道德至大。而用以慈。

善為士者不武。

不尚力也。

善戰者不怒。

不得已而戰。非出於人欲之私。

善勝敵者不爭。

惟無爭之心。故能勝彼之爭。貪先動者必敗。

善用人者為之下。

德之謙下。則人樂與吾為用。蓋心誠而願服其勢也。

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也。

惟其不爭而為下。則去智與故。循天之理。乃與天同德。溫公曰。德與天合。自生民以來。無以加也。

右六十八章。河上名配天。此章標四善以表合天之德。

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

行。上如字。下。○文定曰。造事曰主。應敵曰客。進者有意於爭。退者無意於爭。惟無意於爭。則雖用兵。與不用均也。故難進而易退。雖在軍旅之間。如無行陣之可行。無臂可攘。無敵可執。無兵可執。而亦安有

用兵之咎哉。

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則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幾。平聲。去聲。失也。抗。舉也。○文定曰。既以慈為寶。故輕敵則輕戰。輕戰則殺人。是喪其所慈矣。兩敵舉兵

相加。而吾出於不得已。則有哀慙殺傷之心。哀心見而天人助之。雖欲不勝。不可得矣。

右六十九章。河上名玄用。此章假用兵以明道。而實在於守慈也。或云。若以人身言之。則邪念多於敵

圖。利欲勝於鋒銛。蓋亦寡欲以至於無欲。以全其所寶乎。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性本固。有人所同然。指此示人。宜若無難。知難行之事。然天理渾然。苟差之一毫。則謬以千里。以其非

計度之所能明。故用意者過之。忘懷者不及。所以莫能知。以其非步驟之所能至。故邀近功者好捷徑。

力不足者。廢半途。所以莫能行。

言有宗。事有君。

言者道之詮。事者道之跡。不言之教。事於無事。乃其宗與君乎。此沉言滯迹者之所以莫能知。莫能行

也。

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

文定曰。古之聖人。無思無為。而有漠然不自知者存焉。此則思慮之所不及。是以終莫吾知也。

知我者希。則我者貴。

溫公曰。道大。故知者鮮。

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御註曰。聖人藏于天而不自銜。○清源子曰。被褐則和光同塵。懷玉則抱道蘊德。○文簡曰。褐者。日

用之不可無。舉世之所共也。玉者。至貴之貨。我所獨有也。知我者希。固足以見吾道之上矣。而聖人不

以自異也。故其望而不可知之妙。亦何嘗不顯諸日用共由之間。蓋以期乎人之皆能也。此孔子所以

謂吾無隱乎爾者也。

右七十章。河上名知難。此章明道至易。知易行。而忽之則至難。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

惟其真知。則與道為一。故不滯於知。此德之上也。若夫不則真知之地。而自己謂之知。則必以文滅質。

以博溺心。欲強知之病。德之病也。

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夫惟知其病之為病。是以不落於病也。聖人則生而知之。本自不病。不待病其病。然後至不病之地。所

謂以其病病者。乃以其病病之藥。示乎學者。使之病其強知之病。而了悟真知以遺其病。則藥病齊註。

能所俱泯。始知從來元自不病。則與聖人同矣。

右七十一章。河上名知病。此章謂真知則契理。執迷則成病。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

夫人自有至大至剛者充塞乎天地。質高光明大赫。然物莫能加。此所謂大威也。惟人格於形器之私。溺於衆妄之迷。畏生而懼得喪。於是萬物之威。雜然乘之。故終身備懼。有是大威而不自知也。苟誠知之一生。死齊得喪。勇往直前。力行不顧。則此大威燁然見前矣。無執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惟不厭。是以不厭。

狹切。隘也。厭切。棄也。無當作毋。居者性之地。居天下之廣居。則與太虛同其體矣。生者氣之聚。含太一之至精。則與造化同其用矣。惟曲士不可以說道。苟不溺於小術。而實諸所無。以自狹其居。則必乘有著無而蔽於斷滅。以厭其所生矣。是以告之以無狹無厭。使學者知夫性者氣之帥。而其大無量。當擴而充之。以全其大生者道之寓。而其用不窮。當葆而養之。以致其用。則養氣全生。盡性至命。而不生厭慕之心。所以體無非強。無而非弱也。長生非貪生。而生非礙也。夫如是則生與道居。而道亦未嘗厭棄於人矣。

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見切。顯也。去聲。自知則返照。無畏而不狹。

絕外嗜欲而不厭其生。惟自知自愛。所以居之安也。而不自見以矜能。不自貴以賤物。故無知之見。忘愛之心也。○文定曰。雖自知之。而不自見以示人。雖自愛之。而不自貴以眩人。蓋恐人之有厭有慕也。此心未忘。則猶有畏也。畏去而後大威至矣。是以去彼自見自貴者。而取此自知自愛者。然聖人動靜皆天理。無去取。此開教引凡之說也。

右七十二章。河上名愛己。此章法妄惑以全真也。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取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

惡擊剛強者。死之徒。勇於此則殺也。害也。柔弱者。生之理。勇於此則活也。利也。此乃必然之定理也。或有時而反常。故云或利或害。然強梁者。殺之徒。實為天之所惡也。今偶然而未受其禍。孰能知其故哉。是以聖人猶難之。列子曰。迎天意。揣利害。不如其已。是也。雖然。要其終而盡其變。則未始少失。故下文歷陳之。○溫公曰。聖人於天道亦不敢易言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

溫公曰。任物自然。而物莫能違。

不言而善應。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其於福善禍淫之應。信不差矣。

不召而自來。

神之格思。本無向背。如響往則寒來。夫豈待召而後至哉。

綿然而善謀。

御註曰。德行常易以知險。

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蓋要終盡變。然後知其雖廣大而微細不遺也。失或作漏。

右七十三章。河上名任爲。此章告人當勇於道。不當勇於力。繼明天道之自然。而末又戒以天網之不漏。使人信之無疑也。

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人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

文定曰。政煩刑重。則民無所措其手足。故常不畏死。雖以死懼之。無益也。苟民安於政。則常樂生畏死。或有詭異亂羣者。吾然後執而殺之。孰敢不服哉。

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

文定曰。司殺者。天也。理也。方世之治。而詭奇亂羣之人。恣行於其間。則天之所棄也。因而殺之。則是天殺之。非我也。否則。是代司殺者殺矣。夫代大匠斲。則傷其手。代司殺者殺。則及其身矣。○程伊川謂德

未成而先以功業爲事者。有類乎是。

右七十四章。河上名制惑。此章謂君無爲則民知自勸之方。○右史張耒曰。夫物不思無殺之者。萬物

混混必歸於滅。而後止。則常有司殺者殺矣。竊司殺之常理。而移之以行其長。非徒不足以懼物。而

亦有所不及者。然則操政刑死生之柄。驅一世之民使從之。始非也。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

御註曰。賦重則民不足。政煩則姦僞滋起。

人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

御註曰。於生太厚。則欲利甚勤。故僻邪侈。無不爲矣。○文定曰。上以利欲先民。民亦爭厚其生。雖死而

求利不厭。

夫惟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

溫公曰。外其身而身存也。

右七十五章。河上名貪損。此章戒有爲之弊。惟忘其生。則可以全生也。王弼註。謂此章疑非老子所作。

民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文定曰。沖氣在焉。則體無堅強之形。至理存焉。則事無堅強之累矣。

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故堅強居下。柔弱處上。○北本強下。

共。如謂人共伐之也。列子云。兵強則滅。木強則折。是矣。夫物之精者。常在上。而粗者。常在下。其精必柔。

其粗必強。理勢然也。而天下亦未有剛強而能居人上者。莊子曰。以濶弱謙下爲表。是也。○達真子曰。善勝敵者。不爭。皆意不在於強也。木之強大者。則人必共伐之。兵以柔弱致其勝。木以柔弱致其存。是以堅強可居其下。而柔弱可處其上也。人之立性。固不異此。

右七十六章。河上名戒強。此章言用柔弱可以保中和之氣。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

天道無私。當適乎中。故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葉夢得曰。張弓者挽之而後發。是亦斂之於己。而後施之於物者也。以平正為主。調和為常。故與天道同。此其高下抑揚有餘不足。無不中其節者。其取之不在外也。蓋出於自然。故無私而均。人則反是。而不求於內。是以每損人之不足。以奉己之有餘。蓋出於使然。故多私而不均。○開元註引損上益下為益。損下益上為損。二卦之義亦明。

孰能以有為而奉不足於天下。北方本孰能以有為而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聖人為而不恃。功成不處。其不欲見賢。惟有道者為能為天之所為。亦不恃其為。不居其功。若使為而恃功。而居則賢見於世矣。賢見於世。則是以有餘自奉也。

右七十七章。河上名天道。此章明道之用。中正而無私。惟觀天之道知之。而聖人則與之同也。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以其善下。柔弱之性。不易。故不失己。而能勝物。

故柔勝剛。弱勝強。天下莫不知。莫能行。觀水可喻。則事近而理明。豈難知哉。惟信道不篤。所以莫能行。是以聖人言受國之垢。是為社稷主受國不祥。是為天下王。

溫公曰。含垢納汙。乃能成其大。正言若反。

正言合道。若反於俗。蓋反於小智之近情。乃合於大道之至正。右七十八章。河上名任信。此章言柔弱能容。則為物所歸也。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夫怨生於妄。覺妄即真。怨亦何有。今不治其本。而欲和其末。則外雖和而內未忘。是有餘怨也。豈足為善哉。若微見根本。則真妄寂然矣。

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夫契有左右。所以為信。而息爭。聖人與人均有是性。人惟執安馳騁於爭奪之場。故感於大怨。而迷其本。曾不知其性之無妄也。是以聖人惟抱此本然之正性。雖不求悟於人。而人感其化。及乎妄。蓋怨怒亦莫不廓然自得。以還其固有之善。而合於正矣。亦如右契之合左。豈待責之乎哉。左契者。猶言性之先覺也。○清源子曰。古者結繩而治。破木以為契。君執其左。臣執其右。契來則合。所以取信。

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微。有德者不言。而信乃無為。而民自化。猶執與也。微者。通也。彼無德者。乃欲人人而通之。故汲汲於和怨。

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清源子曰。契之無私。亦猶是也。惟合者得之。○黃曰。然為善者。非特無求於人。亦無求於天。惟任其自至而已。

右七十九章。河上名任契。此章明息妄在於復性。皆無為之治也。小國寡民。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

人稀務簡。若無事於尚賢。而民各安其性。分天。使有材器。堪為什佰夫之長者。亦不求用於世矣。蓋當文勝俗弊之時。人好自用。而夸大於外。故舉此以論太古之治。而勸之以務內之學也。使民重死而不遠徙。

遂性無求。故安土而不遷。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不說利。不紛爭。故復結繩可也。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

內足而外無所慕也。惟樂於內。則無日而不自得。故雖疏惡隘陋。亦自以為甘美安樂。蓋其樂以道不以物也。

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北方本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望。音與冠蓋相望。義同。惟無欲無求。故如此。右八十章。河上名獨立。此章明安性。分則無所企求。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信則為實。而合道。故不必美。美則為觀。以悅人。故未必信。

善者不辯。辯者不善。文定曰。以善為主。則不求辯。以辯為主。則未必善也。

知者不博。一以貫之。何事於博。博者不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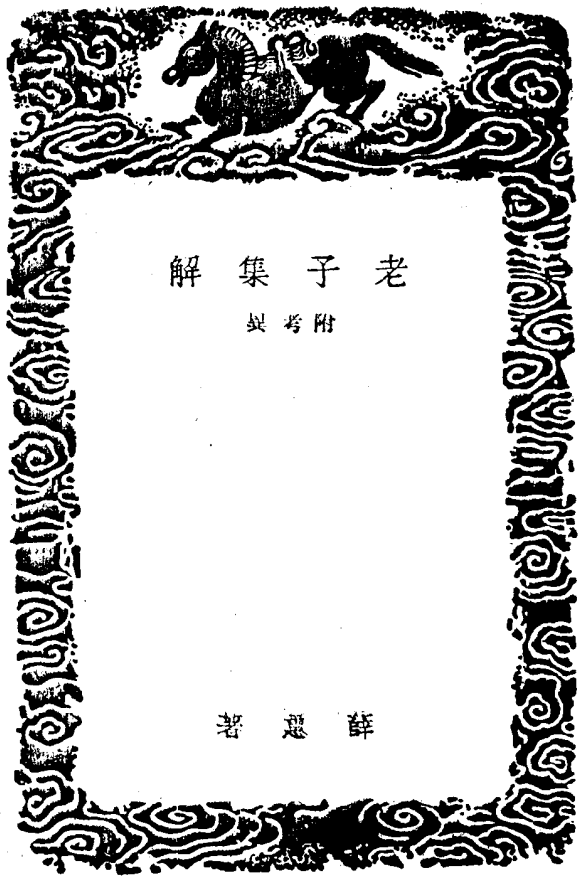
溺於博者。未必知道。聖人不積。既以與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

聖人當體即一。一亦不立。何積之有。蓋無藏於中。無交於物。自然純素。無私而已。故施其德以為人。而我未嘗費。推其道以與人。而一無盡也。○曹曰。體虛而善應。

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文定曰。勢可以利人。則可以害人矣。力足以爲之。則足以爭之矣。能利能害而未嘗害。能爲能爭而未嘗爭。此聖人與天爲徒。所以大過人而爲萬物宗者也。

右八十一章。河上名顯。實自三十八章至此。凡四十四章。爲下篇。此經二篇。通明道德之旨。首立可道可名。爲設教之宗元。次標上德下德。述因時之澆樸。此章寄信美以彰言教。論善辯以戒修行。述知博以示迷悟。陳無積以教忘遺。假有多以暢法性。合天道以論聖人。欲使學者造精微於理性之中。忘筌蹄於言象之表。故能悟教而忘教。以是終焉。此蓋敍述者之大旨也。



老子集解序

附考與

薛愚著

老子集解序

老。老子所產也。初老子著書言天道玄虛。自漢以下。莫能週其本旨。成窺見一偏。說錄此起。故其書日離。州人薛考功先生始思大道之原。究意天人之一。折衷羣言。合于樂度。老子之道。則參然大明。實成嘉靖九年。歲在庚寅之次。序曰。大道之歸。一致而百慮。聖人之旨。同情而異言。昔仲尼之門。罕言天道。是以後世無得聞焉。然周易乾爻。配象六龍。始於勿用。終於窮亢。不以吉凶告人。用九見華龍。无首則吉。而仲尼贊之曰。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乾元用九。乃見天則。蓋剛而能柔。天之道也。此與老子何異。故稱吾見老子。其猶龍乎。夫學者獨思不知天人之一。不知天人之一。則其議聖人者。陋矣。自古言仁義禮樂。有過於老子者乎。然而非不知天也。言陰陽剛柔。有過於孔子者乎。然而非不知人也。顧聖人示人有不同。其所言者。學者之所信也。所不言者。學者之所疑也。故世之學老子者。則細儒學儒。學亦細老子。夫知人而不知天者。近乎愚。知天而不知人者。近乎誣。奈何以此議聖人也。或曰。老子。養生之書。夫聖人之道。內之以養其身。則壽而康。外之以理乎物。則順而治。聖王之事。同條共貫。豈有他哉。作者既皆已沒。景響仆絕。所謂其人與骨皆已朽者。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薛氏老子集解二卷。藏于家。予錄其副焉。祥符高叔編敬題

老子集解序

老子集解序

嘉靖庚寅。予為老子集解。其後屢有修改。丙申之冬。復加刪定。自謂有補於道德之萬分。適自序之。昔老子有言。吾言甚易知。天下莫能知。周之衰。先聖之道。未絕。賢人君子。猶有為性命之學者。且天下知尊老子。而老子之言。世猶莫能知也。況至後世。道術數傳。數變。學者舍本趨末。毀所不見。且詆訾老子。為異端。則其筆之於書者。天下益莫能知矣。間有高明好古之士。澹泊學道之徒。為能有味於其言。然非研精覃思。亦安能自知其性。以真知老子之言。哉。始予蚤歲嗜神仙長生之術。凡神仙家之說。無不觀也。晚讀老子。而好之。當是時。予方斲斷聖人之道。致思性命之理。蓋久之。而若有待。考諸老子。無異也。迺知昔之所嗜者。第方士之小術。而非性命之學也。復知老子之道。惟導人反其天性。而非異端之流也。夫性命者。道也。天下之一本也。生民同得之。非異物也。聖人同傳之。非異術也。迷其所同得。故異見。失其所同傳。故異說。是則同乎此者。謂之同。異乎此者。謂之異。予見後人之異矣。未見老子之異也。今夫老子之書。蓋皆性命之說。多出於上古聖人之遺言。故古者敝六家而謂之道家。後世顧謂之異端矣。道者。脩之身。以及天下。天下之事。無不統也。後世直以道家為養生耳。皆予所未喻也。予又竊怪夫方士之言。養生者。往往穿鑿於性命之外。不知長生之道。不越乎養性。世儒率言知性。知天。而斥小養生。不知養生者。即同乎天

大寧居士薛愚

老子集解序



首此多言數窮，不如守中。數也者，求於官則言多，求於道則言少。守中則道自不遠矣。

右第五章

谷神不死，是謂玄化。玄化之門，是謂天地根。玄化之門，是謂天地根。玄化之門，是謂天地根。

右第六章 老子曰：谷神不死，是謂玄化。玄化之門，是謂天地根。玄化之門，是謂天地根。

右第七章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矣。

右第八章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右第十二章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

右第十三章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右第十四章 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

右第十五章 古之為道者，智亦足矣，慧亦足矣。

右第十六章 致虛極，守靜極。動靜未嘗息者也。

右第十七章 太上無名，功成而不居。

右第十八章 大道廢，有仁義。天下無道，始亂。

右第十九章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倍。

右第二十章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幾何。

右第二十一章 道之於物，猶天之於地，地之於人。

右第二十二章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

右第二十三章 希言自然。自見自覺，自愛自貴。

右第二十四章 企鵝之步，黃髮之齒。自見自覺，自愛自貴。

右第二十五章 有物混成，莫知其所始，莫知其所終。

道無形，常與人。老子曰：道無形，常與人。老子曰：道無形，常與人。

右第九章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馳驅於道，無離於道。

右第十章 耳聽之，目視之，心慮之，口言者，皆其病也。

右第十一章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

右第十二章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

右第十三章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右第十四章 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

右第十五章 古之為道者，智亦足矣，慧亦足矣。

右第十六章 致虛極，守靜極。動靜未嘗息者也。

右第十七章 太上無名，功成而不居。

右第十八章 大道廢，有仁義。天下無道，始亂。

右第十九章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倍。

右第二十章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幾何。

右第二十一章 道之於物，猶天之於地，地之於人。

右第二十二章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

右第二十三章 希言自然。自見自覺，自愛自貴。

右第二十四章 企鵝之步，黃髮之齒。自見自覺，自愛自貴。

右第二十五章 有物混成，莫知其所始，莫知其所終。

右第二十六章 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





經之於世，欲其顯之於世也。夫入有見其地機之行，亦豈有顯

右第十九章

自言之論者曰：周之衰而文勝，世之人不知其多，而用約以損其通。然且其於世，愈益甚焉。故老子思以

右第二十章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孔大也。自天地以至萬物，凡成象成形而可見。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

右第二十一章

右第二十二章 希，無也。自然無為也。希言自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

右第二十三章

右第二十四章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

右第二十五章

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強為之名，非定名也。有執一強名者，而稱之，其失不既多乎？故聖人其辭，以見其德之無

右第二十六章

知者不立，立者不長。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故曰：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

右第二十七章

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右第二十八章

古之為道，其用也。言者，言不辱者，所謂強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自此及古，未嘗不也。古之所謂道術也者，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以其自處也。故曰：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

右第二十二章

希言自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以其自處也。故曰：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

右第二十三章

希，無也。自然無為也。希言自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以其自處也。故曰：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

右第二十四章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莫能名，始也。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莫能名，始也。

右第二十五章

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強為之名，非定名也。有執一強名者，而稱之，其失不既多乎？故聖人其辭，以見其德之無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

右第二十六章

知者不立，立者不長。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故曰：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

右第二十七章

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右第二十八章

古之為道，其用也。言者，言不辱者，所謂強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自此及古，未嘗不也。古之所謂道術也者，

右第二十九章

知者不立，立者不長。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故曰：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

大也。三者雖立，然非有王者，則亦無以統理萬物。故必授命一人以爲靈光之主。亦大者也。此中雖有四  
大道。而王居其一，不亦貴乎。然必以謙虛其所以大者，所以列於四大也。老子言此，所以動王者之意深矣。  
**人道地地法天，天法**

右第二十五章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其本末實踐之不同，意在安危存亡之不同。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輻重，雖有榮觀，燕處

超然。君子士大夫之稱，古者言乘車，車行乘車，其車重，其輪處也。雖佳，然則失足，則車敗。輻重者，車之  
根也。靜者，車之君也。公羊傳曰：輻重，輻重居居，則車安。輻重者，車之君也。公羊傳曰：輻重，輻重居居，則車安。

右第二十六章

善行無敝跡，善言無瑕譏。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善行無敝跡，善言無瑕譏。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善行無敝跡，善言無瑕譏。

右第二十七章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常德不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常德不

右第二十八章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取猶致也，言人主將欲致天下之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取猶致也，言人主將欲致天下之

常使者，求得其味。味，久也。德，久也。德也，久也。德也，久也。德也，久也。德也，久也。德也，久也。德也，久也。德也，久也。德也，久也。

右第二十九章

大者下之，大者下之，大者下之，大者下之，大者下之，大者下之，大者下之，大者下之，大者下之，大者下之。

物者，有自然之性，豈可作爲以反害之邪。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物者，有自然之性，豈可作爲以反害之邪。

右第三十章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好去聲，還旋通。

右第三十章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右第四十章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

右第四十一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

右第四十二章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

右第四十三章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多雖貴也，世之人不知貴已賤物之道。

右第四十四章

天之道，下無私親，上無私怨，愛人及之，雖怨必釋。天之道，無私也。

右第四十五章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

道者實得之，其所成必解矣。故君平曰：聖人上原道備之意，下極天地之心。

右第四十六章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右第四十七章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道者，道也。道者，道也。道者，道也。

右第四十八章

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右第四十九章

聖人恒心，不可亂也。聖人恒德，不可奪也。聖人恒德，不可奪也。

右第五十章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莅天下者，天下其自正。以道莅天下者，天下其自正。

右第五十一章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復也者，道之歸也。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復也者，道之歸也。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聖人本無心，其有心也。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承上言聖人以百姓之心為心，然人有善不善，信不信之不同，而聖人者復能隨之如一也。蓋聖人之所存者，純乎善信而已矣。未嘗有不善不信之人，皆以善而信之，以信而待之，未嘗以人之善不善信，遂亦二三其德也。盡其為德，所謂至善至信者，則不差不信。聖人之在天下，惛惛為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亦聽新心以應之。是乘人渡海之事，君子且莫有為其說也。聖人之在天下，惛惛為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亦聽新心以應之。至仁至誠之道而感化天下也，故曰為天下渾其心，然百姓見聖人之不分別也，不測其故，皆大異之，故往其耳目視聽聖人之所為，則皆孩之，知其無知者，孩其耳目也。

右第四十九章

出生入死。生死者相對之物也，有生則有死矣。故人一出於生，即入於死，古人有言：凡生而稍久淹者，生之徒也；備其生而速天折者，死之徒也。世俗之悠悠者，舉不越斯二者之間矣。

人之生動之死地者，亦有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此世俗之中，養生而不知養生也，過也。動，也。生，也。求生其生也，人之養生者，本欲適生，然適生於死地者，是何處而反得禍也。蓋以其自私自利，過於求生其生，而不知死也。列子有言曰：生非真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亦此謂也。夫悠悠生之徒，既沒於變化之域，而有志於生者，由未聞出生入死之說耳。

右第五十章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畜，許六反。下同。道生之，虛無無名，物之祖也。德畜之，太和氣，物之母也。此二句即物生之先。而物形之後，而物形之，與而成物，可見也。勢成之，物既形矣，自生而長，自長而成，自然之勢也。此二句即物形之後，而物形之，與而成物，可見也。勢成之，物既形矣，自生而長，自長而成，自然之勢也。此二句即物形之後，而物形之，與而成物，可見也。勢成之，物既形矣，自生而長，自長而成，自然之勢也。

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物無生而貴者，如天子之尊貴，必命於天。諸侯之尊貴，必命於天子。夫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覆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右第五十一章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天下之事，不自始也，蓋有始者為之。母，天下之事，自從此出，其子也。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

出也，聞其門，使外者不入也，如是則雖無何，何勞之有。若則其見，而濟其事，由是動之死地，而身不可救也。

見小曰明，守柔曰強。事者而見，其智不能知也，此見小之所以為明。平，物壯而不提，其力不能常勝也，此守柔之所以為強。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護常。光者，明之發，心之慈通之用也。明者，光之本，心之知覺之體也。心體不能發，於用顯用之太過，而不復反於本，縱其情而害其性，是自遺其身殃也。慈通為新，須之用，以退藏為真，當之本，則於內外動靜之理，符之矣。聖道也。此日用之常，而復有常道存焉，故曰聖常。

右第五十二章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惟施是畏。介，小也。列子曰：介然之有，雖強大也。老子自言：使我少有知，行於大道，惟以善為畏也。後世之俗，大抵習於爭詐，故老子自謙之，故以深警之。

夷而民好徑。好，去聲。徑，小道。大道相反，謂大道也。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

右第五十三章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吳功清曰：種一木於平地之上，必有拔而無仆之時。善建者則永不拔，持一物於守道固也。子孫祭祀不輟，兩手之中，必有脫而離去之日。善抱者則永不脫，謂此二者，以喻德道深固。

德乃普。修之身，以善建善抱之道修之身也。修之家，以下並同。其實也。餘，餘也。長，長也。道也。豐，豐也。德乃普，即本今按：非解老，正作修之邦，下云：故以身親身，以家親家，以鄉親鄉，以邦親邦，以天下親天下。衆人之理，即一人之理也。文以國親國，亦作修之邦，下云：故以身親身，以家親家，以鄉親鄉，以邦親邦，以天下親天下。衆人之理，即一人之理也。

右第五十四章

善人，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如此章所云：善人，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如此章所云：善人，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

右第五十五章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聖人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知者不言者不知。道隱無名，知者言其不知者，蓋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而

右第五十六章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天下奇而不以正治，兵事敵敵人心，則欲用兵以奇謀，天下

右第五十七章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

右第五十八章

有司馬遷作老莊申韓列傳，其言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故著書諱微妙，

治人事天莫如嗇。嗇，儉也。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治人之道也。如用特牲，特地面祭，器用陶

右第五十九章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下流者，下也。天下之水，皆歸之，是以爲天下之會



以此道與人言，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為天下貴。

右第六十二章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為無為者，一曰已，二曰無事，三曰無味，皆為無為之舉也。

右第六十三章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

右第六十四章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

右第六十五章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

右第六十六章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右第六十七章

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為之下。

右第六十八章

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

右第六十九章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凡老之言，因其易知而難行，因其易行而難知。

不我知。此言其德如美能行之故。有示其若道也。凡老子之言。非無禮而言也。蓋原本道德。以此探天下之故。以此明得失。

右第七十章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知而無知者。性之本也。物至而知者。性之動也。眩於物交之知。而不察其真知。故知者。

右第七十一章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威可畏者。謂疾病災禍之威。大威。大可畏者。謂死亡也。言民平日不知畏其可畏。

右第七十二章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

右第七十三章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為政而在刑者。欲以死懼民而已。言不知畏民之不畏死也。以其所不畏而懼之。其事甚不德而甚。

試覽尊者。有道德經一。見其文後而意久。久之見本經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當是時。天下初定。民頑更難。雖有十人。寧事。

右第七十四章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稅。租也。取民多。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

右第七十五章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右第七十六章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高者抑之四句。言人為。

右第七十七章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凡物之柔弱。莫過於水。然以之攻於堅強。而堅強者皆受。

曰。雖若含痛。天之道也。如句。歸入宿於矣。而歸卒以。呂后不報讎。善之辱而。報其效也。正言若反。者。世俗之言。但謂受辱者為庸人。今聖人之言。則知此。聖人之正言。非真若反也。由世俗之情。觀之。則若反耳。

右第七十八章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

和謂和解。周禮謂人掌司萬民之難而。禮和之。和雖亦有。聖司約。聖邦國及萬民之約。約治。民之約。次之。鄭玄註曰。民約謂仇讎。既讎和則不得相讎。違約而。雖者。司約治之。竊意當時和離之事。初則官府。掌之。其後久而成俗。不專歸於有司。矣。雖即也。無怨安用和。故和大怨者。必有餘怨。有餘怨則猶有報復讎苦之心。此特哀世之道。非犯而不校之意也。何足以為善乎。蘇子由曰。怨生於妄。妄出於性。知性者。不見。妄而。又何怨乎。今不知除其本。而欲和其末。故。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契者。兩書一札。同而別之。左契所以與。右契所以取。外雖和而內未安也。○謂平聲。難去聲。聖曰。操右契而為公。貴德於秦魏之王。史記曰。事成操右券以賞。蓋左契待合而與之。右契所以責取也。黃有德司契。無德司徵。謂責取。言聖人惟施與於人。而不責取其報。已有德於人而忘之。則人有德於己而忘之。從可知矣。○子與通。有德司契。無德司徵。謂徵法以公田與民。而什一取之。視執左契者。與矣。有德。不取於人而天常與之也。不取於人而天常與之也。

右第七十九章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

使有什伯之器。謂一國之民。但共有什伯之器。官至少也。器至。少而猶不用。民皆無事也。樂其生。故重死。安其居。故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復。扶又反。○民淳事。其俗。甘其食。以其食為甘也。下三句。意放此。言民自足而。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平聲。○相。至近。不相往來。無求故也。蘇子由曰。老子生於楚周。文禮俗弊。將以。無為救之。故於其書之終。言其所志。願得小國。以試焉。而不可得爾。

右第八十章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

信言不美。言之實者。不假虛飾也。善者不辯。善其事。者不事口辯也。知者不博。知其要者。不務多識也。聖人無積。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積。藏也。聖人以其道而為人。以其利而與人。雖施及天下。與後世。而其道愈有。無盡其利。愈多而不減也。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天道。言萬物有利而無害。聖人道。濟天下。功成而不居。此與上文無積。雖分而言之。如此。然天即聖人。聖人即天。三者之德。未始不同也。抑此三者。推其極。致非天與聖人。莫能盡其初。近則人。皆可以與能也。此固老子為善之大指。是以二篇之中。屢屢。伸之。至於卒章。而復以是於篇。為深探。

右第八十一章

老子書。分八十一章。或謂出河上公。或以為劉向所定者。然皆無所考。大抵其由來遠矣。故諸家注本。多從之。八十一章。其文辭之首尾。段次之離合。皆有虛實。最與所分。蓋不遠也。要之。八十一章者。近之矣。

老子考異

明 薛 蕙君采著

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傳曰。疑以傳疑。古者於載籍有疑。闕則因之。懼。喪失真也。自漢以下。注。老子者。甚眾。其書亡者。蓋什八九。存者。數十家。爾。子家所藏。僅十餘本。校其文字。多有同異。今集解。內。頗擇其近是者。而從之。顧己意所安。未必盡是。或不若諸本之善也。故並錄附篇末。以備參考。若。予所未見。而不及盡載者。好古君子。當別求之。諸本云。

第二章

萬物作而不辭。作下一。有辭字。

第三章

聖人之治。一無之。治二字。為無為則無不治矣。一無矣字。

第四章

或不盈。或下一。有似字。

第七章

故能長久一作生

第八章

故能於道矣一無矣字

第九章

功成名遂身退名一作事，無成名二字

第十章

能無離乎一無乎字下，五句並同 生之畜之一無此

第十三章

是謂寵辱若驚一無此句 故貴以身為天下者可以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者可以託天下一無二者字，可以一並，若可一並若若可以

第十四章

繩繩不可名繩下一，有會字

第十五章

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一無二，令字 儼若客渙若冰將釋一作儼會其若客，渙會若冰之將釋 安以久之久一作靜一作安，以久動之 故能新

第十六章

不新成一作是以一作是以能復成

第十七章

各歸其根各有一，復字

第十八章

其次親之譽之親之一，作親而 其次畏之其次悔之一無下其，次二字 信不足有不信信不上一有故字，足下一有焉字 猶兮其貴言一無分字 百姓

第十九章

六親不和有孝慈一無一，作子

第二十章

絕學無文一無字

如春登臺一善字 乘乘兮若無所歸乘乘一，在登下 沌沌兮沌沌今一作純純 我獨若昏若昏一，作昏昏 忽若晦寂若無所止晦一作海，一作忽，令其若晦令似

止一作運令其若海令若無所止 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食下有一於字，一作而貴求食於母

第二十一章

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三其字上一並無兮字，一無三其字，句末並有兮字

第二十三章

飄風不終朝飄上一，有故字 故從事於道者同於道看下一種出，道者二字 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一三其字下，並無樂字

第二十四章

其於道也於一，作在

第二十五章

強為之名曰大一作強名，之曰大 而王居其一焉一無而字，一作而王居一焉

第二十六章

奈何萬乘之主一作一，作本 輕則失臣臣一作權

第二十七章

善計不用籌策計一作數

第二十九章

故物或行或隨故一，作凡

第三十章

善者果而已善上一有故字，已下一有矣字 不敢以取強強下一，有焉字 果而勿強一作是果而勿強，一作是謂果而勿強

第三十一章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一無之，勝二字 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也不美也若美必樂之樂之者是樂殺人也而美一作若美，一無而字，一無也字，一作故 不可得志於天下矣可下一有以，無矣字 偏將軍處左偏上一有，是字 言以喪禮處之一作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

第三十二章

橫雖小天下不敢臣一無橫雖小一句不，敢臣一作莫能臣也 萬物將自賓萬物一作天下 民莫之令而自均民一作猶川谷之與江海 作於

第三十三章

知者不知一無字

第三十四章

功成不名有一無此句一作愛養萬物而不為主愛養一作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功成而不居

第三十六章

柔勝剛弱勝強柔弱下一並有之字

第三十七章

不欲以靜不欲一作天下將自正正一作

第三十八章

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處其厚不居其

第三十九章

谷得一以盈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盈下一有萬物得一其致之一也一無一谷無以盈將恐竭侯于無以為也二字

第四十章

天下之物生於有之一

第四十一章

夷道若顯顯一作

第四十二章

或益之而損一無我亦教之一作亦我教之

第四十三章

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一無吾字益

第四十六章

御走馬以養養下一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一無罪莫大於可欲一句一禍莫

第五十八章

淳淳一作禍分福所倚福分禍所伏二所字上一民之迷其日固久民一作人迷下一有也

第五十九章

是謂早服謂一作以。深根固柢一作是。

第六十章

聖人亦不傷人下人字一作之。

第六十一章

天下之牝牡常以靜勝牡牝字。以靜為下一無此句。作以其靜為之下。夫兩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為下一無夫字。大上一有故字。

第六十二章

善人之寶寶上一。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何下一有也。有罪以免邪罪下一。

第六十三章

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一無二。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二下字下一。

第六十四章

其脆易破破一。是以聖人無為欲無執無失一無是以二字。

第六十五章

知此兩者亦楷式能知楷式是謂玄德楷一並作楷。然後乃至大順一作乃至於大順。

第六十六章

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民一作人必以。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民一並。

第六十七章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一無。若肖久矣其細也夫一無也。寶而持之寶一作保。故能成器長器一。

第六十八章

善勝敵者不爭一無敵字。

第六十九章

仍無敵仍一作輕敵幾喪吾寶。敵下敵下一。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加下一。

第七十章

則我貴矣一作則我者貴。

第七十二章

則大威至至下一有矣字。一作。無狹其所居狹一作弊。

第七十三章

緝然而善謀緝一作。

第七十四章

民不畏死民下一。常有司殺者殺殺字。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夫一作而。一無謂字。夫代大匠斲者

第七十五章

希有不傷手矣一無希字。一作希不自傷其手矣。

第七十六章

以其生之厚上生字。草木之生也柔脆草上一有。強大處下強上一有故字。

第七十七章

不足者補之補一。損有餘而補不足一無。孰能有餘以奉天下一作孰能以有餘奉天下。其不欲見賢邪一無。

第七十八章

莫之能勝勝一。是以聖人云是以一作故。人下。

第七十九章

有德司契有上一。

第八十章

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伯下一。雞犬之聲相聞聲一。



老子翼序

夫老子所貴道無為故其著書稱微妙太史公謂其言至深遠矣老子豈故創為異說以滋天下之惑必使人若其道而化哉夫亦見所獨到處甚高故其言始不與世合夫天地人物其初果有乎誠無之也探造化之根源發玄微之妙旨致虛守靜自有而無乃可長生久視耳至若雄雌白黑剛柔取與適其所明御世之術恬淡無為之妙也詎淺淺未深於道者所能測哉嘗考軒岐氏之言曰無勞爾形無搖爾精乃可長生則所謂無為者蓋有自焉而非故為異說者也迨後世宗老氏者出羣起而異之則各持所見喜為高論老氏之書不為天下裂乎吾友焦弱侯氏深嗜其言而洞析微旨於是窮搜博採取其足以究玄言明至道者萃以成編命曰老子翼蓋可羽翼道德者乎余因而命工梓之敘其所自得者附云  
萬歷戊子清明日王元貞孟起父書

老子翼序

老子明道之書也而唐王真也者至以為譚兵而作豈其佳兵善戰之言亦有以啟之歟余曰老子非言兵也明致柔也天下之喜強者莫逾於兵而猶然以柔誦也即無之而不柔可知己柔也者剛之對也道無不在而獨主柔而賓剛何居余曰老子非言柔也明無為也柔非即為道而去無為也近剛非外於道而去無為也遠故自柔以求之而無為可幾也夫無之不能不有猶之柔之不能無剛也而建之以常無有夫建之以常無有則世之仁義聖智不至絕而棄之不止也是亦歸於舉一而廢百者耳余曰老子非言無之無也明有之無也無之無者是含有以適無者也其名為輟斷有之無者是即有以證無者也其學為歸根苟物之各歸其根也即芸芸並作而卒不得命之曰有此致虛守靜之極也蓋學者知器而不知道故易明器即道見色而不見空故釋明色即空得有而不得無故老明有即無審知有之即無也則為無為事無事而為與事舉不得以礙之矣斯又何絕棄之有故曰老子明道之書也余幼好剛使氣讀老子如以耳食無異也年二十有三聞師友之訓稍志於學而苦其難入有譚者以所謂昭昭靈靈引之忻然如有當也反之於心如馬之有銜勒而戶之有樞也參之近儒如契之有合也自以為道在此矣顧二十年以來觸塗成窻有望必有疑考古多乖有乖必有反蓋未嘗暫去於懷也頃歲困衡既久浸以成疴偃息之餘俄有獨寢乃喟然歎曰嚮也未嘗不非意識而或思滅識以趣寂未嘗不貴無心而不知本心之自無知慕清淨而不知無垢之非淨知有真我而不知無物之非我皆譚者有以誤之也自此馳求意見寂無影響而余亦幸為無事人矣時友入翟德

字好言老子間舉以相訊余以近寤疏之德乎未嘗不擊節也屬余章為之解因取家藏老子故暨道藏所收編讀之得六十有四家博哉言乎其間叛逆離經之語雖往往有之而合者為不少矣吟言迴環繼以太息嗟乎老氏五千言或以為盡容成子書列子又言谷神不死為黃帝書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古之聖人可以明道不必皆己出也况余之於斯秋毫之端萬分未處一者乎於是輟不復作第取前人所疏手自排續為一編而一二膚見附焉德字亦方解陰符未竟也俟其成當並出以示學者今姑敘之藏於家

時

萬歷丁亥冬仲焦弱侯書

老子翼目錄

- 卷之一 上篇上
- 卷之二 上篇中
- 卷之三 上篇下
- 卷之四 下篇上
- 卷之五 下篇中
- 卷之六 下篇下
- 卷之七 附錄
- 卷之八 考異

老子翼

采摭書目

洪武御註

開元御註

政和御註

開元疏

開元廣疏義

韓非子有解老論老二篇

河上公註

嚴君平指歸

鍾會註

王輔嗣註

鳩摩羅什註

筆法師註

傅奕校定古本唐太史令有老子註今惟古本一篇存

杜光庭廣聖義後蜀廣德先生天復辛酉著廣聖義五十卷

陸希聲註唐相

李約註唐兵部郎中

顧歡註

李榮註

司馬氏論四卷溫公

王介甫註

蘇子由註四卷元符庚辰造

陸農師註宋中大夫知亳州時造

張文潛義

呂吉甫註四卷元豐間造

王補之義无咎

王元澤註

程俱老子論見北山集

陳象古註二卷丞議郎建中靖國間造

老子翼

陳碧虛藏室纂微熙寧間造

薛致玄纂微開道科文疏

李息齋註嘉謀著道德經先天道德經二解藏本

強思齋玄德纂疏二十卷乾德間造

章安解義十卷政和間造

江澈疏義十四卷政和間造

鶴林彭耜集註十八卷

董思靖集解

饒陽李霖取善集

趙志堅疏義

邵若愚直解本來子紹興間造

程泰之註大昌吏部尚書龍圖閣學士乾道間造易老通言

趙秉文集解金禮部尚書

時雍全解

龍輿觀碑次解無名氏

葉夢得解

劉仲平註

劉巨濟註涇州職方郎中

劉辰翁點校道德經

黃茂材註知荆門軍事清熙間造

林庸齋口義希逸翰林學士景定間造

白紫清老子解玉巖

劉師立節解真靜子紹熙間造

劉惟永集義大德間造

丁易東解石潭大德間樞密院編修

吳幼清註微

林志堅註

盱江危大有集義

鄧錡道德三解大德間造

張嗣成訓頌至治間造

李道純會元至元間造

杜道堅原旨富塗人大德間造

原旨發揮

薛君采集解惠安州人考功郎中嘉靖間造

王純甫老子億道武城人祭酒禮部侍郎嘉靖間造周易德四卷老子億四卷

李宏甫解老徽興溫陵人號安太守所著有李春秋老子解莊子內篇解心經

焦氏筆乘余善讀書所創記問及老子者今悉附入



明北海焦 竑弱侯輯

秣陵王元貞孟起校

上篇上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

程俱論 可道之道以之制行可名之名以之立言至於不可道之常道不可名之常名則聖人未之敢以示人非藏於密而不以示人也不可得而示人焉耳故西方之聖人其所示見設為乘者三演為分者十二命之曰教若夫傳於教外者則其不可道與不可名者也中國之聖人祖唐虞憲文武以訂詩書禮樂之文命之曰經若夫其所以言猶履之非迹者則其不可道與不可名者也故老子著五千之文將以示天下迪後世蓋非退於道冥而獨於己者故其發言之首以謂可道之道可名之名者五千文之所具也若夫千聖之所不傳者不可得而言也

蘇子由註 莫非道也而可道不可常惟不可道而後可常耳今夫仁義禮智此道之可道者也然而仁不可以為義而禮不可以為智可道之不可常也惟不可道然後在仁為仁在義為義禮智亦然彼皆不常而道常不變不可道之能常如此夫

老子翼卷一

二 蕭西村舍

道不可道况可得而名之乎凡名皆其可道者也名既立則圓方曲直之不同不可常矣自其無名形而為天地天地位而名始矣自其有名播而為萬物萬物育而名不可勝載矣故無名者道之體而有名者道之用也聖人體道以為天下用入於眾有而常無將以觀其妙也體其至無而常有將以觀其微也若夫行於微而不知其妙則竊而不神留於妙而不知其微則精而不變矣以形而言有無信兩矣安知無運而為有有復而為無未嘗不一哉其名雖異其本則一知本之一也則玄矣凡遠而無所至極者其色必玄故老子常以玄寄極也言玄則至矣然猶有玄之心在焉玄之又玄則盡矣不可以有加矣眾妙之所從出也

呂吉甫註 凡天下之道其可道者莫非道也而有時乎而殆則非常道也凡天下之名其可名者莫非名也而有時乎而去則非常名也萬物芸芸各歸其根而不知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為道而至于平常則心凝形釋物我皆忘夫孰知道之可道而名之可名哉則常道者固不可道也故曰道乃久沒身不殆常名者固不可名也故曰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不殆不去是謂常道常無名則無名者道也天地之所自而始也故曰無名天地之始太初有無無有無名無無則一亦不可得有無名則一之所起有一而未有形也既謂之一則雖未有形且已有名矣名為一而名之者為二二與一為三萬物紛紛自此生矣故曰有名萬物之母知常曰明明則無所不見也故惟常為可以觀方其無欲也則濼除玄覽而無疵於此觀其妙故曰常無欲可名於小矣方其有欲也則萬物並作而芸芸於此觀其微故曰萬物皆往歸焉而不知

主可名於大矣惟小所以見其妙惟大所以見其微也此兩者其出則同顧其名異而已其名異也其實未嘗異其實未嘗異則有欲之與無欲求其所出皆不可得不可得則其所出也故同謂之玄玄之為色黑與赤同乎一也天之色玄陰與陽同乎一也名之出玄有欲與無欲同乎一也同乎一固妙矣然妙乎一矣未妙乎多也妙乎我矣未妙乎物也玄之又玄則同者亦不可得同者不可得則一之與多我之與物莫不皆妙也萬物之所以妙出於此而已故曰玄之又玄眾妙之門

李息齋註 常者不變之謂也物有變而道無變物之變至於念念遷謝俯仰之間未嘗少停至所謂道則無始無終天地有盡而此道無盡是之謂常常之為道不可行而至不可名而得使其可行即非常道使其可名即非常名自未始有天地而真常之理已具於無名之初故無名為天地之始及天地既判高下之名生萬物自是而滋故可以名者物之母也聖人體真常之道以出入於有無之間故妙者大道也無也微者小道也有也吾欲觀其妙則與妙同入而歸於無吾欲觀其微則與微同出而遊於有妙即微微即妙有即空空即有其本同其末異故同謂之玄不獨此也至於玄之又玄即能使眾微之間無非眾妙是謂眾妙之門言其於微妙有無之間無揀擇而皆妙也

老子翼卷一

二 蕭西村舍

舍有以求無也苟其舍有以求無則是有外更有無安得為無蓋當其有時實未嘗有此乃真無也故不減色以為空色即空不捐事以為空事即空不然其所謂無者為對有之無而所謂有者為對無之有亦惡得謂之常無常有哉噫安得知常者而與之一論此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聲音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傾不平也生成形傾和隨皆以音符

△陸希聲註 夫人之所謂美惡皆生於情以適情為美逆情為惡以至善不善亦然然所美者未必美所惡者未必惡所善者未必善所不善者未必不善如此者何情使然也夫人之性大同而其情則異以殊異之情外感於物是以好惡相繆美惡無主將何以正之哉在乎復性而已何則情之所生必由於性故聖人化情復性而至乎大同所謂有無之相生者情性也情性之相因猶難易之相成也夫為治者以情化性則難成以性正情則易成所謂長短之相形者美惡也美惡之相奪猶高下之相傾也所謂聲音之相和者善不善也善不善之相資猶先後之相隨也於乎世之多故由此六者天下所以不治萬物莫得遂性聖人將復其性先化其情善者固已善不善者吾亦因而善之使善信者固已信不信者吾亦因而信之使信故用無棄物教無棄人使在物無惡在人無不善而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易曰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此之謂也是以聖人體無名則無為而事自定用

有名則不言而教自行使萬物各遂其性若無使之然者如天地之生物而不有其用如百工之為器而不恃其成如四時之成歲而不居其所夫惟如此是以其道可常其名不去也

△蘇註 天下以形名言美惡其所謂美且善者豈信美且善哉彼不知有無長短難易高下聲音前後之相生相奪皆非其正也方且自以為長而有長於我者臨之斯則短矣方且自以為前而有前於我者先之斯則後矣苟從其所美而信之則失之遠矣當事而為無為之心當教而言無言之之意夫是以出於長短之度離於先後之數非美非惡非善非不善而天下何足以知之萬物為我作而我無所辭我生之為之而未嘗有未嘗恃至於成功亦未嘗以自居也此則無為不言之報聖人且不知其為美且善也豈復有惡與不善繼之哉聖人居於貧賤而無貧賤之憂居於富貴而無富貴之累此所謂不居也我且居彼向何從去哉此則居之至也

△呂註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善之為善而欲之知惡與不善而惡之然自離道言之則雖美與善皆離乎道矣自出於道言之則雖惡與不善皆非道之外也由是觀之則美斯惡善斯不善豈虛言哉是故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是之謂有無之相生難事作於易而易亦由難之故無難是之謂難易之相成有鶴脰之長而後知有兔脰之短有兔脰之短而後知有鶴脰之長是之謂長短之相形以高為是而百谷為川瀆之源則高有以傾乎下以下為是而百川瀆為百谷之歸則下有以傾乎高是之謂高下之相傾黃鍾為君則餘律和之餘律為君則黃鍾和之是之謂聲音之相和自秋冬

而望春夏則春夏前而秋冬後自春夏而望秋冬則秋冬前而春夏後是之謂前後之相隨凡此六者當其時適其情天下謂之美謂之善不當其時不適其情天下謂之惡謂之不善夫豈知所謂至美至善哉則美與惡善與不善亦迭相為往來興廢而已豈常也哉是故聖人知其如此也以常道處事而事出於無為以常名行教而教出於不言事出於無為則終日為而未嘗為教出於不言則終日言而未嘗言則美與惡善與不善吾何容心哉若然者無往不妙無往不妙則萬物之作吾不見其作與作之善不見其生與生之善不見其為與為之善則雖作不作雖生不生雖為不為吾何辭何有何恃哉此所以功成而不居也夫有居則有去在己無居夫將安去哉

△陸農師註 美至於無美者天下之真美也善至於無善者天下之真善也真美離斯天下皆知美之為美真善散斯天下皆知善之為善故有無者以言乎其道難易者以言乎其德長短者以言乎其體高下者以言乎其位聲音者以言乎其交感前後者以言乎其始終此勢之然也夫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者將以使人冥於真善混於真美復歸於朴而與天地為徒與造化為友者矣若然者萬物之息與之入而不逆萬物之作與之出而不辭吾何容心哉

△王元咎 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彼無心於為與言者順萬物性命之理而已則萬物之作也吾亦與之作而不辭萬物之生也吾亦與之生而不有萬物之為也吾亦與之為而不恃萬物之成也吾亦與之成而不居蓋其作也生也為也成也皆順性命自然之理因物與時而非我也則吾

亦何必辭何必有恃何必居故曰萬物並作而不辭生而不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作然後生。生然後為為然後成此其序也。

△息齋註 老子五千言上可以通於妙下可以通於微以之求道則道得以之治國則國治以之修身則身安其言常通於是三者此其所以微妙玄通深不可識者歟此章言吾之本性自未始有物孰為美孰為惡孰為善孰為不善及有生既立形名遂分人皆知美之為美而不知惡之名已從美生人皆知善之為善而不知不善之名已從善起蓋天下之物未有無對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聲音之相和前後之相隨有其一未有無其二聖人知之必立於物之先順物自然為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不取善不捨惡未嘗執一未嘗不一終日為未嘗為終日言未嘗言是以萬物並作吾從而與之作而不辭萬物並生吾從而與之生生而不有方其有為非我之為順物而已故為而不恃及其有功非我之功應物而已故功成而不居由其不居於末而居於先以吾所居者不可得而去是以物不能去。

△吳幼清註

五者皆言其偶獨聲音不言者蓋止曰關翁清濁則人不知其為言聲音也言聲音則其有關翁清濁之相偶自可知故止言其實而不言其偶也聖人以不事而事故其事無所為以不教而教故其教無所言無為不言則雖有美有善而人不知是以其美其善獨尊獨貴而無可與對若有為之事有言之教則人皆知其為美為善而美與惡對善與不善對非獨尊獨貴不可名之美善矣老子一書之中凡諸章所言皆不出此。

△蘇註 向賢則民恥於不若而至於爭貴難得之貨則民病於無有而至於盜見可欲則民患於不得而至於亂雖然天下知三者之為患而欲舉而廢之則惑矣聖人不然未嘗不用賢也獨不尚賢耳未嘗棄難得之貨也獨不貴之耳未嘗去可欲也獨不見之耳夫是以賢者用而民不爭難得之貨可欲之事舉效於前而盜賊禍亂不起是不亦虛其心而不害腹之實弱其志而不害骨之強也哉今將舉賢而向之賢實而貴之術可欲以示之則是心與腹皆實也若舉而廢之則是志與骨皆弱也心與腹皆實則民爭志與骨皆弱則無以立矣不以三者術之則民不知所慕潛然無欲雖有智者無所用巧矣即因三者之自然而不尚不貴不見所謂為無為也。

△呂註

聖人知夫美斯惡善斯不善而我無容心焉故雖處天下之爵因任而已而賢非所尚也聚天下之財養人而已而難得之貨非所貴也民之爭常出於相賢知賢非上之所尚則不爭矣故曰舉賢則民相軋民之盜常出於欲利知貨非上之所貴則不為盜矣故曰君子之不欲難賞之不竊君子之所欲者賢也小人之所欲者貨也我皆不見其可欲則心不亂矣然不尚賢者非遺於野而不用也不貴難得之貨者非委之地而不收也內不以存諸心外不以遺其迹而已矣是以聖人之治也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心藏神而腹者心之宅虛其心則神不虧而腹實矣腎藏志而

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治去聲無知之知如字知者之知去聲有智而實無知也骨無知以心藏神藏神藏食神故強之志生事以亂故弱之。

骨者腎之餘弱其志則精不搖而骨強矣虛其心而腹實則常使民無知也弱其志而骨強則常使民無欲也智者知賢非上之所尚而貨非上之所貴則為之非所利故不敢為也夫唯如此則為無為而無不治也。

△李宏甫註 爭盜之原聖人啟之也故上者爭善其次盜國皆起於見可欲焉耳可欲者眾則民志亂矣惡能治乎太上於此豈真有以治之哉亦曰不見可欲而已夫腹之所以不充者心累之也今一不見有可欲可尚可貴之事則心虛而腹自實矣骨之所以不剛者志敗之也今一不敢為悖亂爭盜之事則志弱而骨自強矣所以然者無欲故也夫民生有欲無知則已聖人者又日引之使有知也陳之仁義禮樂導之法制禁令設為宮室衣服車馬冠婚喪祭之事以啟其無涯之知而後從而節其無窮之欲是猶汎濫滔天而徐以一葦障之也胡可得欺太上則不然常使混沌沌無有知也無有欲也縱有聰明知識者出欲有所作為而自不敢則天下皆歸於無為矣夫無為由於無欲無欲由於無知夫一人何以能使民之無知哉曰太上者固自謂未嘗有知也固不見有可以治乎民者而使吾心之欲之也。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吾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沖本作盅器之虛也李到云帝生物之主也故不言定處後唯道獨居其先象似也道性謙其先而云似。

△蘇註 夫道沖然至無耳然以之適取有雖天地之大山河之廣無所不徧以其無形故似不盈者淵兮深眇吾知其為萬物宗也而不敢正言之故曰似萬物之宗人莫不有道也而聖人能全之挫

△蘇註

夫道沖然至無耳然以之適取有雖天地

其銳惡其流於妄也解其紛恐其與物構也不流於妄不構於物外患已去而光生焉又從而和之恐其與物異也光至潔也塵至雜也雖塵無所不同恐其棄萬物也如是而後全則湛然常存矣雖存而人莫之識故曰似或存耳道雖常存終莫得而名然亦不可謂無也故曰此豈帝之先帝先矣而又先於帝則莫或先之者矣

△呂註 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則沖者陰陽和也陰為虛陽為盈道之體則沖而其用之則或不盈其體沖也故有欲無欲同謂之玄其用之不盈也故虛心弱志而常使民無知無欲唯其如此故淵兮似萬物之宗而求其為宗者固不可得也似之而已然則何以得此道哉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向其塵而已心出而人物為銳挫其銳而勿行物至而交心為紛解其紛而勿擾銳挫而紛解則知常之明發乎天光光者塵之外在光不斂故和之而不別塵者光之內在塵不昧故同之而不異夫唯如此則所謂宗者湛兮似或存矣淵兮者言乎其深也湛兮者言乎其清也或不盈者非可以為定虛也似或存者非可以為定存也盈虛存亡吾無所容心則吾安能知其所自生哉見其生天神帝而已故曰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蓋有吾有知有誰而道隱矣吾不知誰則亦不知吾矣此真道之所自出也生天以先象神帝以始帝則其為形器之先可知矣

其光者不取善也未嘗惡惡以為非同其塵者不捨惡也湛然自住而不住於湛然故似或存吾不知其始故不知誰之子吾不知其先故象帝之先

△邵弁註 銳者所以爭挫其銳則解紛矣光者所以辨和其光則同塵矣上二其字以已言下二其字以人言

△宏甫註 夫沖漠而不盈者道也而用之者或見其盈則失其所以沖漠者矣故淵乎常止雖萬流歸之而不見其盈聖人體道於身淵深靜遠無有涯涘一似萬物之宗而非有以宗之也故常挫其銳以示不能解其紛以示不用和光以遊於世同塵以諸於俗湛兮常寂似亡若存焉耳然此果伊誰之子乎吾恐此道也雖黃帝未易當之意者其在帝之先歟夫海為眾流之宗而海無有也但見其淵乎而已矣聖人為萬物之宗而聖人無有也但見其湛乎而已矣彼騁能才露光賊眾者皆自以其有而求通於物者非萬物之宗矣夫惟無其宗者乃可以為萬物之宗而其誰能信之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橐籥者外之橐籥所以受籥也籥者內之管也所以鼓囊也風聲也抑而不申之意數音別屢也

△呂註 夫道冥於象帝之先而不知誰之所自出則體此道者仁惡足以名之哉夫仁人心而已矣天地體此道者也無所事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體此道者也無所事仁以百姓為芻狗芻狗之為物無所事仁而畜之者也萬物者與天地同體者也百姓者與聖人同體者也天地聖人自視猶芻狗則其視萬物百姓亦若是而已則生之畜之長之育之何所事仁哉夫唯不仁是之謂大仁然則天地之間其猶橐籥固可見矣蓋橐籥之為物唯其虛而不屈所以動而愈出者也則人也而體此道者言出於不言而已言無言則為無為可知也發於聲而為言見於事而為為或言或為其實一也何則言為之體如是而已不知此則言不出於不言言不出於不言則異乎橐籥之虛動矣其多而數窮不亦宜乎孔子曰夫今之歌者其誰乎知此則知言出於不言矣言出於不言人莫不然也然而不能者以其心不麗乎有則麗乎無不麗乎取則麗乎捨不能適與道相當故也不有不無不取不捨而適與道相當者是之謂守中守中而不已則知言之所以言矣則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之為務也

中也虛也無也不可言且名者也守此而心思路絕言語道斷其何窮之足慮老子著書談道而其言如此則其不得已之心爲何如也後世學者果不得於芻狗百姓之口而遂疑其有土芥斯民之意且曰申韓之慘刻原於道德也自史遷已然况其他乎此即多言數窮之一驗也老子蓋預知之矣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縣縣若存用之不勤谷神也以其虛而能受而不有微妙母也謂之玄牝亦謂之神也如是指其詞與下句叶或曰玄牝之門則失之矣

△蘇註 谷至虛而猶有形谷神則虛而無形也虛而無形尙無有生安有死邪謂之谷神言其德也謂之玄牝言其功也化生萬物而謂之玄焉言見其生之而不見其所以生也玄牝之門言萬物自是出也天地根言天地自是生也縣縣微而不絕也若存存而不可見也能如是雖終日用之而不勞矣

△呂註 谷有形者也以得一故虛而能盈神無形者也以得一故寂而能靈人也能守中而得一則有形之身可使虛而如谷無形之心可使寂而如神則有形與無形合而不死矣古之人以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其說是也合則不死不死則不生不生者能生是之謂玄化玄者有無之合化者能生者也故曰谷神不死是謂玄化道之生天地由此而已故曰玄化之門是謂天地根以爲亡邪則縣縣而未嘗絕以爲存邪則惡視其存哉若存而已若亡而非絕若存而非存則吾之用之存之無所容心體合而已何勤之有

哉

△杜道堅註 列子亦有此章然不言出於老子而言黃帝書則知老子五千文引用墳典古語爲多如經中凡稱是以聖人稱古之所謂稱建言有之稱故聖人云稱用兵有言是皆明述古聖遺言故孔子述而不作竊有比焉惟信而好古者可與言此道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蘇註 天地雖大而未能離於形數則其長久豈有量矣然老子之言長久極於天地蓋以人所見者言之耳若夫長久之至則所謂天地始者是也天地生物而不自生立於萬物之外故能長生聖人後其身而先人外其身而利人處於眾人之表故能先且存如使天地與物競生而聖人與人爭得則天地亦一物耳聖人亦一人耳何以大過之哉雖然彼其無私非求以成私也而私以之成道則固然耳

△呂註 長短形也久近時也天以時行者也嫌不足於形故以長言之地以形運者也嫌不足於時故以久言之天地之根出於玄化玄化之體立於谷神之不死不死則不生不生者能生天地之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不自生故能長生猶谷神而已矣然則聖人豈以其身爲累哉緣於不得已而物莫之能止故曰後其身而身先立於無何有而物莫之能害故曰外其身而身存身者吾之私也後其身外其身則公而無私矣無私也乃能成其私

△程俱論 天地一原耳天之所以爲天地之所

以爲地人之所以爲人固同而天地之能長且久而人獨不然何哉天不知其爲天地不知其爲地今一受其形而爲人則認以爲己曰人耳耳謂其養生不可以無物也則聘無益之求謂其有身不可以不愛也而營分表之事厚其生而生愈傷養其軀而身愈病其不爲中道天者亦幸矣老氏之旨如此而未之思者以謂黃老之徒率畏死而求長生者豈不惑哉夫人而無生道安所載然世之喪其生者蓋反以有其生爲累有其生者且猶老氏之深戒而謂其外於道而求生者乎未之思也

△息齋註 天施地生施生之道在天地未嘗一日捨由其施物不已其生物不測天未嘗愛其施地未嘗息其生是之謂不自生由其不自生萬物恃之以生故能長生聖人亦然知此心不變不壞浩然與天地同流故於此身無可愛者一心之運知無不爲舉措之間無非善利由其所以非身爲身故天下之有身莫我若也是謂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人所以不能成物者以其自私也我無自私故能成人之私物得其私我得其得是謂兩得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處上善無爭善幾平幾治去聲夫音符尤過也△蘇註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又曰天以一生水蓋道運而爲善猶氣運而生水也故曰上善若水二者皆自無而始成形故其理同道無所不在無所不利而水亦然然而既已麗於形則於道有間矣故曰幾於道然而可名之善未有若此者也故曰上善避高趨下未嘗

有所逆善地也空虛靜默深不可測善淵也利澤萬物施而不求報善仁也圓必旋方必折塞必止決必流善信也洗滌羣穢平準高下善治也遇物賦形而不留於一善能也冬凝春泮涸溢不失節善時也有善而不免於人非者以其爭也水唯不爭故兼七善而無尤

△呂註 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謂之繼則已離道而非道之體矣上善者道之所謂善者也非天下皆知善之為善者也故若水焉蓋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而上善亦然則雖未足以為道幾於道矣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下之也故以居則善地峴桓之審為淵止水之審為淵流水之審為淵故以心則善淵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故以與則善仁行險而不失其信故以言則善信其派為川谷其委為瀆海故以政則善治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故以事則善能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故以動則善時要之出於不爭而以居善地為本故曰夫唯不爭則天下莫能與之爭故無尤

△吳註 上善若水者蓋水之善以其灌溉浣濯有利萬物之功而不爭處高潔迥處眾人所惡卑污之地故幾於有道者之善也彼眾人所善則居之善必得地心之善必如淵淵謂靜深與之善必親仁與謂伴侶仁謂仁人言之善必有信政之善貴其治事之善貴其能動之善貴其時時謂當其可七者之善皆擇取眾人之所好者為善可謂之善而非上善也夫唯有道者之上善不爭處上而甘於處下有似於水故人無尤之者尤謂怨咎眾人惡處下而好處上欲上人者有爭心有爭則有尤矣

△宏甫註 言天下之善者莫善於水而聖人之善若之何謂善蓋凡利於物者或不能以無爭而能不爭者又未必能澤於物也水之善固利萬物而不爭者何以見其不爭也眾人處上彼獨處下眾人處高彼獨處卑眾人處易彼獨處險眾人處順彼或處逆眾人處潔彼或處穢所處盡處眾人之所惡夫誰與之爭乎不爭則無尤矣此所以為上善也居善地七句皆聖人利萬物而不爭之實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蘇註 知盈之必溢而以持固之不若不盈之安也知銳之必折而以揣先之不知揣之不可必恃也若夫聖人有而不有向安有盈循理而後行向安有銳無盈則無所用持無銳則無所用揣矣日中則移月滿則虧四時之運成功者去天地尚然而况於人乎

△呂註 持所以防溢而盈之則重溢也如欲勿溢則如勿盈故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所以慮失而銳之則重失也如欲勿失則如勿銳故曰揣而銳之不可長保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持而盈之則金玉滿堂莫之能守矣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揣而銳之則富貴而驕自遺其咎矣然則何以免此患哉法天之道而已矣蓋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此所以無私而成其私也封人之告堯曰退已其法天之道之謂乎

△元澤註 持而盈之有意於有所以失之唯忘有之為有而有之以為有則無失無溢矣揣者巧於度情銳者利於人物且事物無盡而吾持一身

以遇其變則揣銳之工有時而困矣豈可長保乎故至人因時乘理而接以無我則其出無方而所應不窮也寒暑相推物極則返陰陽代運天道固然而世之愚者一遭其變一犯其名則終身有之認以為己曾不知造化之密移吉凶之倚伏故終至於坐蒙憂患無以自存唯至人不然藏金玉而不寶居富貴而不榮凡物之來寄者如陰影集身窅然不知其在彼那在我邪然則豈持盈以為慎揣銳以為工乎苟非無我之妙其何以與於此天之道大矣而莫尚乎是

△劉師立 盈則必虛戒之在滿銳則必鈍戒之在進金玉必累戒之在貪富貴易淫戒之在傲功名名遂必危在乎知止而不失其正此言深欲救人謂非必處山林絕人事然後可以入道雖居功名富貴之域皆可勤而行之

△息齋註 知其盈而持之不若未嘗盈之為善也知其銳而揣之不若未嘗銳之為得也知盈而持知銳而揣已為不善况盈而不持銳而不揣者乎盈而益貪銳而益驕金玉滿堂莫知其止富貴而驕未能驕物先喪己心是為自遺其咎四時之運功成者退天道如此况於人乎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為乎天門開闔能為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蘇註 魄之所以異於魂者魄為物魂為神也易

曰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魄為物故雜而止魂為神故一而變謂之營魄言其止也蓋道無所不在其於人為性而性之妙為神言其純而未雜則謂之一言其聚而未散則謂之樸其歸皆道也各從其實言之耳聖人性定而神凝不為物遷雖以魄為舍而神所欲行魄無不從則神常載魄矣眾人以物役性神昏而不治則神聽於魄耳目困以聲色鼻口勞於臭味魄所欲行而神從之則魄常載神矣故教之以抱神載魄使兩者不相離此固聖人所以修身之要至於古之真人深根固蒂長生久視其道亦由是也神不治則氣亂強者好鬪弱者喜畏不自知也神治則氣不妄作喜怒哀各以其類是之謂專氣神虛之至也氣實之始也虛之極為柔實之極為剛純性而亡氣是之謂致柔嬰兒不知好惡是以性全性全而氣微氣微而體柔專氣致柔如嬰兒極矣聖人外不為魄所載內不為氣所使則其滌除塵垢盡矣於是其神廓然玄覽萬物知其皆出於性等觀淨穢而無所瑕疵矣既以治身又推其餘以及人雖於愛民治國一以無心遇之苟其有心則愛民者適以害之治國者適以亂之也天門者治亂廢興所從出也既以身任天下方其開闢變會之間眾人貴得而患失則先事以微福聖人循理而知天命則待唱而後和易曰先天而天弗違非先天也後天而奉天時非後天也言其先後常與天命會耳不然先者必蚤後者必莫皆失之矣故所謂能為雌者亦不失時而已內以治身外以治國至於臨變莫不有道也非明白四達而能之乎明白四達心也是心無所不知然而未嘗有能知之心也夫心一而已苟又有知之者則是二也自一而二蔽

廣西村舍

之所自生而愚之所自始也今夫鏡之於物來而應之則已矣又安得知應物者乎本則無有而以意加之此妄之源也其道既足以生畜萬物又能不有不恃不宰雖有大德而物莫之知也故曰玄德。

△呂註 夫人之有其身久矣而欲退之以體天道而不為功名之所累者豈不難哉然亦有道矣人生始化曰魄魄與精為一則寂然而已既生魄陽曰魂魂與神往來而魄旁精出入則魄隙而不營一離而不抱矣載者終而復始之謂也營者環而無隙之謂也雖已為人矣而載營魄抱一湛然無為如其生之始化則能無離矣能無離則專氣而不分致柔而無忤而能如嬰兒矣能如嬰兒則滌除悔吝玄覽觀妙凡動之微我必知之而能無疵矣所以養中者如此則雖愛民治國不以事累其心而能無為矣內之滌除玄覽而無疵外之愛民治國而無為則天門開闢常在於我而能為雌矣不將不迎應而不藏則明白四達而能無知矣道至於無知則真知也是其所以人貌而天也夫何功名之累哉生之畜之生而不為而不恃長而不宰者乃其所以為天也玄德無他天德之謂也。

△息齋註 載初也營造也魂者人之陽魄者人之陰自初造魄抱魂於魄能使魂魄相抱一而不離乎嬰兒者陽氣未散內和以柔非嬰兒之能然乃專氣之效不期致而致之故專氣致和一而不雜能如兒子乎超然玄覽非不善也然此心未忘則不足以語道故能滌除玄覽使之無疵乎以愛愛民愛始不周以事治國國始不治清靜臨民民將自化故曰能無為乎陽動而開陰靜而闔一開一

闔變化所出然動而不已必窮動已而闔守靜養動故曰能為雌乎內外明白中心洞然雖不涉事為然猶為靜塵所累必能自知無自然後知不為礙故曰能無知乎聖人於物生之若父母畜之若子孫然生而不取以為有為而不恃以為功長而不自以為主非體玄德不能矣。

△宏甫註 人知魄之載神而不知神之載魄載魄則神營魄載之則不神然則一神焉耳矣抱元守一則神魄自不相離而庶乎知神之為矣營營衛也夫嬰兒百無一知也而其氣至專百無一能也而其氣至柔專氣致柔能如嬰兒則可為抱一矣瑕疵未滌則玄關不開玄關不開則形質雷闔滌除玄覽而能無疵則可為抱一矣愛民治國非神其誰為之而不能以無為也故知抱一者不欲分心以愛民務愛民者不免役神以治國是二之也安能抱一而無離乎天門開闔非神其誰主之而不能以自主也故有開則將不待迫之而自起有闔則逆不能無事而常定是內淫也安能抱一而無離乎此無他皆起於不知神之所為故也夫神至虛也虛則自然明白神至靈也靈則自然四達而其誰能離之然惟其有知也是以無知能無知斯知之矣有知則魄載神無知則神載魄神載魄則一魄載神則二故不可以有知也又不可以不知也知此者是謂玄德夫玄德深且遠矣是故可生而不可有可為而不可恃可長而不可宰嗚呼盡之矣。

△筆乘 古者魂魄或合而言之左氏心之精爽是謂魂魄是也或分而言之左氏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是也大氏清虛則魄即為魂住著則魂即為魄如水凝則為冰泮則為水其實一耳夫

廣西村舍

廣西村舍

魄之營營日趨於有而此云載者知七情無體四大本空如人載於車舟載於水乘乘然無所歸也如此則化有為無滌情歸性眾人離之而為二我獨抱之而為一入道之要訣切於此專氣致柔者老子曰心使氣曰強莊子曰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蓋心有是非氣無分別故心使氣則強專於氣而不以心間之則柔夫專氣致柔所謂純氣之守也非嬰兒其孰能之玄覽玄妙之見也疵病也眾人之疵病而易除學者之疵微而難遣何以故道之所謂疵則學者狂之為獨見者也金屑雖精入眼成翳以覺為礙以解為縛可勝病乎是故當滌除之也老子之示人可謂盡矣然智者除心不除事昧者除事不除心苟其誤認前言不至以輟斷為學者幾希故又示之曰我言載營魄者非拱默之謂也即愛民治國而能無為也所謂為無為也專氣致柔者非鬱閉之謂也即天門開闔而能為雌也所謂雌守雌也滌除玄覽者非晦昧之謂也即明白四達而能無知也所謂知不知也夫愛民治國天門開闔明白四達其於生之畜之為之長之皆不廢矣而無為也為雌也無知也則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者也非玄德而何關尹子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莊子曰老子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其說亦甚明矣拙老子者猶謂其棄人事之實而獨任虛無也則未攷其文而先有意以誣之者耳豈不妄哉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蘇註古木反輪所轉也考工記曰設也者所以為利轉也當也者所以為用也

非有則無無以致其用非無則有無以施其利是以聖人常無以觀其妙常有以觀其微知兩者之為一而不可分則至矣  
△呂註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車吾所乘也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器吾所用也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室吾所居也乘則觀乎車用則觀乎器居則觀乎室其用未嘗不在於無其則不遠矣至於身則不知吾之所以用者何邪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有之為利而無無之為用則所謂利者亦廢而不用矣有無之為用而無有之為利則所謂用者亦害而不利矣是故聖人入而未嘗有物也所以為無之用出而未嘗無物也所以為有之利故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吳註 輻輪之轉也轂輪之心也無空虛之處也埏和土也埴土之黏膩者為器謂以水和黏膩之土為陶器也凡室之前東戶西牖戶以出入牖以通明車載重行遠器物所貯藏室人所寢處故有此車有此器有此室皆所以為天下利也故曰有之以為利然車非轂館空虛之處可以轉軸則不可以行地器非中間空虛之處可以容物則不可以貯藏室非戶牖空虛之處可以出入通明則不可以寢處車以轉軸者為用器以容物者為用室以出入通明者為用皆在空虛之處故曰無之以為用人之實腹有氣所以存身所謂為利也虛心無物所以生氣所謂為用也故取三物為喻  
△薛君采 章內雖互舉有無而言顧其指意實即有而發明無之為貴也蓋有之為利人莫不知而無之為用則皆忽而不察故老子借數者而曉之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

敗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蘇註此言平聲矣平聲差也行去空與聲相空與聲何異為取猶易其其背之意不為目猶空與聲在日之意李約云目無厭聖人外故云彼腹實內故云此  
△蘇註 視色聽音皆味其本皆出於性方其為性而未嘗有物也至矣及目緣五色耳緣五音口緣五味奪於所緣而忘其本則雖見而實盲雖聞而實聾雖嘗而實爽也聖人視色聽音皆味皆與人同至於馳騁田獵未嘗不為而難得之貨未嘗不用也然人皆以為病而聖人獨以為福何也聖人為腹而眾人為目目食而不能受腹受而未嘗食故也彼物之自外至者也此性之凝於內者也  
△呂註 目之所以為目者色也而非色也屬乎五色則失其所以為目而無異乎盲矣耳之所以為耳者聲聲而非聲也屬乎五音則失其所以為耳而無異乎聾矣口之所以為口者味味而非味也屬乎五味則失其所以為口而無異乎爽矣萬物無足以撓之者心之所以靜而聖也逐乎外則罔念而發狂矣事莫不然而馳騁田獵為尤甚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行所以全也求乎外則辱殆而行妨矣物莫不然而難得之貨為尤甚腹無知者也目有見者也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有見有欲之追求取此無知無欲之虛靜也  
△息齋註 目能視色然目以色盲耳能聽音然耳以聲聾口能嘗味然口以味盲田獵馳騁取貨無厭皆由心能取而生然亦由能取而喪蓋神藏於內而耳目口分神之為視為聽為嘗為知若視不出色是以色奪視也聽不出聲是以聲奪聽也嘗止於味是以味奪口也心止於取是以取奪心也四者奪於物則目猶盲也耳猶聾也口猶爽



也心猶狂也易若返而求之使見不以色見見爲目聞不以聲聞聞爲耳嘗不以味嘗嘗爲口知不以心知知爲心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腹者受而不取納而不留易足以無情非如目之無厭愈見而愈不足也目馳於外腹止於內聖人專內而忘外故去彼取此

△吳註 凡所欲之外物皆害身者也聖人但爲實腹而養己不爲悅目而徇物也故悉去彼在外之諸妄而獨取此在內之一真上言目盲耳聾口爽心狂行妨五者下但言不爲目蓋舉一以包其四董思靖曰前章言虛中之用此則戒其爲外邪所實然目必視耳必聽口必味形必役心必感是不可必靜惟動而未嘗離靜則雖動而不著於物乃湛然無欲矣染塵逐境皆失其正而要在於目是以始終言之夫子四勿必先曰視釋氏六根眼色居首皆此意也

老子翼卷之一

老子翼卷之二

明北海焦 竒弱侯輯

林陵王元貞孟起校

上篇中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若驚寵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爲天下者可以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者可以託天下身若大患而貴大患若身當云貴身若大患而貴大患若身當云貴

△蘇註 古之達人驚寵如驚辱知寵之爲辱先也貴身如貴大患知身之爲患本也是以遺寵而辱不及忘身而患不至所謂寵辱非兩物也辱生於寵而世不悟以寵爲上而以辱爲下者皆是也若知辱生於寵則寵固爲下矣故古之達人得寵若驚失寵若驚未嘗安寵而驚辱也所謂若驚者非實驚也若驚而已貴之爲言難也有身大患之本而世之士難於履大患不難有其身故聖人因其難於履患而教之以難於有身知有身之爲難而大患去矣性之於人生不能加死不能損其大可以充塞天地其精可以蹈水火入金石凡物莫能患也然天下常患亡失本性而惟身之爲見愛身之情篤而物始能患之矣生死疾病之變攻之於內寵辱得失之交櫻之於外未有一物而非患也夫惟達人知性之無壞而身之非實忽然忘身而天下之患盡去然後可以涉世而無累矣人之所以驚於權利溺於富貴犯難而不悔者將以厚其身耳今也祿之以天下而重以身任之則其忘身也至矣如此而以天下與之雖天下之大不能患之矣

△呂註

寵者畜於人者也下道也寵而有其寵則

二篇西村舍

二篇西村舍

辱矣吾之所以有辱者以吾有驚未得之則驚得之既得之則驚失之若吾無驚吾有何辱則寵之有辱者亦若是而已貴者畜人者也上道也貴而有其貴則有患矣吾之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故吉亦我所患凶亦我所患若吾無身吾有何患則貴之有大患者亦若是而已言身則知驚之爲心言驚則知身之爲累也無心則無驚無驚則無辱無身則無累無累則無患昔者舜以匹夫而友天子則可謂寵矣而若固有之則何辱之有魏魏乎有天下可謂貴矣而不與有焉則何大患之有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寵而招辱則賤其身矣非可以寄天下者也愛以身爲天下若可託天下貴而罹患則危其身矣非可以託天下者也若夫寵而不有其寵貴而不有其貴如舜者乃真可以寄託天下者也

△元澤註 貴者在物之上而有國家有之而不能忘則爲患大矣譬人有身而珍之則寒暑疾病萬緒皆作豈非大患乎市南子有曰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者也貴者有人寵者見有於人唯聖人能免此二者萬物與我爲一則與道玄同而萬變皆忘吉凶息矣而愚者不能自解恃形爲己故形之所遭觸途生患老子先明寵貴之累而寵貴之累皆緣有身而生故因譬貴之若身遂及無身之妙莊子曰忘其所不忘而不忘其所忘是之謂誠忘亦明此意而孔子毋我理與是同學期於此而已然所謂無者豈棄而去之乎但有之而未嘗有則不累矣且崇高莫大乎富貴誠能有之以無有則聖人所爲濟世也亦何患之有其於寵也亦若斯而已矣

△筆乘

人情率上寵而下辱不知辱不自生生於

寵也則寵爲下矣寵爲下故得寵失寵皆若驚然驚者觸於物而無著者也過則虛矣貴重也謂難之也人情率有身而難患不知患不自生於身也無其身則無患矣由此言之世之上寵者是上辱也驚寵與辱同則何辱有身者是有大患也貴身與貴患同則何患夫不以身視身而以大患視身無身者而願可以無患所謂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也譬而言之如不輕以身爲天下者天下反可寄惜以身爲天下者天下反可託則知不有其身而其身反可保也莊子曰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之丹穴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子乎君子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爲君之患也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爲君也夫王子搜惡爲君而越人愈迫欲得之則不有其身而身可有也復奚疑哉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其上不瞰其下不昧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博音聞執也古曉反

△李約註 夷平也漠漠然無異見也希無也少也或終身不得或亦得之微細也妙也彷彿似有追之又失此三者不可致詰不可致詰則一向不立何况於三凡物皆上明下暗道無上故不瞰無下故不昧繩繩長遠不絕也及責其實復歸於無故曰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恍有也惚無也謂有不可謂無不可故以恍惚名之不見其首無來時也不見其後無去日也自古有之謂之曰道今欲

執之未得其方惟虛其心道將自至然後執之以御羣有無不理矣

△蘇註 視之而見者色也所以見色者不可見也聽之而聞者聲也所以聞聲者不可聞也搏之而得者觸也所以得觸者不可得也此三者雖智者莫能詰也要必混而歸於一而可爾所謂一者性也三者性之用也人始有性而已及其與物構然後分裂四出爲視爲聽爲觸日用而不知反其本非復混而爲一則曰遠矣若推廣之則佛氏所謂六入皆然矣首楞嚴有云反流全一六用不行此之謂也物之有形者皆麗於陰陽故上瞰下昧不可逃也道雖在上而不瞰雖在下而不昧不可以形數推也繩繩運而不絕也人見其運而不絕則以爲有物矣不知其卒歸於無也狀其善也象其微也無狀之狀無象之象皆非無也有無不可名故謂之惚恍道無所不在故無前後可見古者物之所從生也有者物之今則無者物之古也執其所從生則進退疾徐在我矣

△呂註 視者無有也故視之不見雖不見也然能玄能黃不可名之以無色也曰夷而已聽者無有也故聽之不聞雖不聞也然能宮能商不可名之以無聲也曰希而已搏者無有也故搏之不得雖不得也然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圓能方能生能死能暑能涼能浮能沈能出能沒能甘能苦能瘦能香不可名之以無形也曰微而已凡物求之而不得者或可以致詰而得之此三者終不可致詰者也不可以致詰則察聰明離形去智而吾得之矣則視也聽也搏也混而爲一矣視以目聽以耳搏以心混而爲一則耳目如目如耳心如耳目矣夫失道者上見光而下爲土吾得之也

其上非光也故不瞰其下非土也故不昧繩繩兮調直而有信雖有信也而不可名故復歸於無物而已雖無物也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而未嘗無物也是謂惚恍惚則不瞰不瞰則疑於無物也而非無物也恍則不昧不昧則疑於有物也而非有物也其始無前故迎之而不見其首其卒無尾故隨之而不見其後無前無後則不古不今矣雖不古不今而未嘗無古今也則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者吾得之以日用矣故曰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所謂古者非異於今也以知古之所自始也所謂今者非異於古也以知今之所從來也誠知古之所自始則知今之所從來矣始無所自來無所從所謂無端之紀也紀者道紀也道不可執也得此則可執之以爲德矣執德之謂紀

△元澤註 三者本一體而人所以求之者或以視或以聽或以搏故隨事強名雖然所用求者與夫所欲求者未嘗不一也唯了吾一則與彼一胞然爲一矣推而上之至於無初之初乃知物無所從來則道之情得矣

△李榮註 三者希微夷也俱非聲色並絕形名有無不足詰長短莫能議混沌無分寄名爲一不一自一由三故一三不自三由一故三由一故三三是一三由三故一一是三一一是三一不成一三是一三三不成三三不成三則無三三不成一則無一無三自叶忘言之理執三執一翻滯玄通之教

△息齋註 視之不見不可以色求也聽之不聞不可以聲取也搏之不得不可以形索也既不爲色形器之所圍則所謂元明者乃一精明耳方其未散混而爲一雖寄於明而不可謂明故曰其上不

三才卷之二 西村舍

三才卷之二 西村舍





其迹孰得而見哉故下知有之而已下知有之者無以尚之故謂之太上則親之譽之者其次畏之侮之又其次可知已何以論之今夫父子愛欽不言而喻至賓主之際朋友之交欲致其欽之意必有以文之而後喻何則信之足與不足而已則親之譽之已出於信之不足而有不信况於畏之侮之乎然則欲使信至足而不至有不信者宜何如哉猶其貴言以復乎道而已貴言者行不言之教也行不言之教則處無為之事可知已至夫功成事遂百姓謂我自然而莫知為之者則孰得而親譽之哉

△吳註 太上猶言最上最上謂大道之世相忘於無為民不知有其上也其次謂仁義之君民親之如父母及仁義益著則不但親之而又譽之矣又其次謂智慧之主民畏之如神明及智慧漸窮則不但畏之而又侮之矣信者大道之實也自大道之實有所不足不能如上古之時則君之於民有再降則用智慧也此下言太上不知有之之事猶易出口如大行之疑遲退卻蓋聖人不言無為俾民陰受其賜得以各安其生及其功既成事既遂而百姓皆謂我自如此不知其為君上之賜也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六親王輔嗣云父子兄弟夫婦也孝慈孝子慈孫也  
△蘇註 大道之隆也仁義行於其中而民不知大道廢而後仁義見矣世不知道之足以潛足萬物也而以智慧加之於是民始以偽報之矣六親方和孰非孝慈國家方治孰非忠臣堯非不孝也而獨稱舜無賢更也伊尹周公非不忠也而獨稱龍

達比干無桀紂也涸澤之魚相啣以沫相濡以澤不如相忘於江湖

△王介甫 道隱於無形名生於不足道隱於無形則無小大之分名生於不足則有仁義智慧差等之別仁者有所愛也義者有所別也以其有愛有別此大道所以廢也智者知也慧者察也以其有知有察此大偽所以生也孝者各視其親慈者各子其子此六親所以不和也忠者忠於己之君謂之忠忠於他人謂之叛

△呂註 道不可名名之為道已非道也則又分而為仁義豈道之全哉則有仁義者固大道之廢也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眼及有眼而內視內視則敗矣則智慧出固所以有大偽也偽者德之反也有仁義則其弊至於六親不和而有孝慈矣有大偽則其弊至於國家昏亂而有忠臣矣是故有替叟之頑嚚弟象之傲而後有舜有桀紂之暴而後有龍達比干此無他去本日遠而已矣

△息齋註 道散則降而生非偽勝則反而貴道降者道之微反者衰之極也方道之未散仁義潛乎其中不可分別指數及其煦煦為仁而人以煦煦懷其仁子子為義而人以子子懷其義使大道之行以公天下則仁義又何足以進於其前哉不幸而又有小智小慧者竊仁義而行之則偽自此滋亂自此始是之謂降而生非及其末流人偽既多無非非者羣非之中稍有自異於是從而貴之故六親不和然後知有孝慈國家昏亂然後知有忠臣是謂反而貴道方其散則見其似而忘其全及其衰則蕩然無餘而貴其似此其所以每降而愈下也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

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令字聲屬欲反

△蘇註 非聖智不足以知道使聖智為天下其有以道御物者乎然世之人不足以知聖智之本而見其末以為巧勝物者也於是馳騁於其末流而民始不勝其害矣故絕聖棄智民利百倍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仁義所以為孝慈矣然及其衰也竊仁義之名以要利於世於是子有違父而父有虐子此則仁義之迹為之也故絕仁棄義則民復孝慈巧所以便事也利所以濟物也二者非以為盜而盜賊不得則不行故絕巧棄利盜賊無有世之貴此三者以為天下之不安由文之不足故也是以或屬之聖智或屬之仁義或屬之巧利蓋將以文治之也然而天下益以不安曷不反其本乎見素抱樸少私寡欲而天下各復其性雖有三者無所用之矣故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此則聖智之大仁義之至巧利之極也然孔子以仁義禮樂治天下老子絕而棄之或者以為不同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孔子之慮後世也深故示人以器而晦其道使中人以下守其器不為道之所眩以不失為君子而中人以上自是以達也老子則不然志於明道而急於闢人心故示人以道而薄於器以唯學者惟器之知則道隱矣故絕仁棄禮樂以明道夫道不可言言皆其似者也達者因似以識真而昧者執似以陷於偽故後世執老子之言以亂天下者有之而學孔子者無大過因老子所從入二聖人者皆不得已也全於此必略於彼

矣

△呂註 聖人知天下之亂始於逃本而失性惟無名之樸為可以鎮之絕聖棄智絕仁棄義絕巧棄利乃所以復吾無名之樸而鎮之也夫絕聖棄智絕仁棄義則不以美與善累其心矣絕巧棄利則不以惡與不善累其心矣內不以累其心而外不以遺其迹則民百倍民復孝慈盜賊無有固其理也蓋絕聖棄智絕仁棄義不尚賢之盡也絕而棄之則非特不尚而已絕巧棄利不貴難得之貨之盡也絕而棄之則非特不貴而已人之生也萬物皆備於我矣則有至足之富能絕聖棄智而復其初則其利百倍矣民復孝慈則六親皆和而不知有孝慈矣盜賊無有則國家明治而不知有忠臣矣不尚賢使民不爭民利百倍民復孝慈則非特不爭而已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盜賊無有則非特不為盜而已聖智也仁義也巧利也此三者以為文而非實不足而非全故絕而棄之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乃其所屬也見素則知其無所與雜而非文抱樸則知其不散而非不足素而不雜樸而不散則復乎性而外物不能感而少私寡欲矣少私寡欲而後可以語絕學之至道也

△息齋註 聖者不自以為聖智者不自以為智使聖智而可絕皆非聖智也仁者不自以為仁義者不自以為義使仁義而可絕皆非仁義也大巧不見其巧大利不見其利使巧利而可絕皆非巧利也聖人用其實不取其文故其見於外者無其形眾人竊其似以亂其真故令見於外者有所屬無其形者利物而物不知有所屬者徒足以亂天下而已聖人惡偽之足以亂真故欲絕其本原以救

聖賢觀卷一

莊子西相舍

末流之弊使天下之人不復懷利心而竊聖智之行假仁義而棄孝慈之實用盜賊而棄巧利之便惟以素樸先民民見其見素抱樸則不敢以文欺物不以私欲示民民見其少私寡欲則不敢以文自欺

△筆乘 屬如莊子屬其性乎仁義之屬猶附著也聖智仁義巧利三者世道日趨於文故有此名自知道者觀之此文也又不足以治天下不若使之屬意乎見素抱樸見素抱樸則少私寡欲而天下無事矣素未受采樸未斲器此所謂性之初也實也夫遊於性之初故雖有身而實無身其有私焉者少矣雖有心而實無心其有欲焉者寡矣然則見素抱樸乃聖智仁義之精也焉用文之蓋老子絕之於彼正欲其屬之於此學者不察其意而但知其絕而棄之損云老子之論蕩而不法也斯所謂不得於言者乎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眾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我獨怕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乘今若無所歸眾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兮若晦兮似無所止眾人皆有以我獨頑

似鄙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唯上聲阿烏何反音應遠也柏古泊字靜也光如龜兆之坑動之微也荒廣小兒笑也笑則情動而性生矣有歸必親親而不乘來分無所歸無性矣馬巨濟必親親而不有餘分也外也享太牢登春臺則所得皆分也故日眾人皆有餘也夫也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兮若晦兮似無所止眾人皆有以我獨頑食母乳母也見禮記內則篇

△蘇註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不知性命之正而以學求益增所未聞積之不已而無以一之則以圓害方以直害曲其中紛然不勝其愛矣患夫學者

聖賢觀卷一

莊子西相舍

之至此故曰絕學無憂若夫聖人未嘗不學而以道為主不學而不少多學而不亂廓然無憂而安用絕學邪學者溺於所聞而無以一之則唯之為恭阿之為慢不可同日言矣而况夫善惡之相反乎夫唯聖人知萬物同出於性而皆成於妄如畫馬牛如刻虎兔皆非其實潛焉無是非同異之辨孰知其相去幾何哉苟知此矣則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無足怪矣聖人均彼我一

同異其心無所復留然豈以是忽遺世法犯分亂理而不顧哉人之所畏吾亦畏之人之所為吾亦為之雖列於君臣父子之間行於禮樂刑政之域而天下不知其異也其所以不嬰於物者惟心而已人皆徇其所知故介然不出畦畛聖人兼涉有無無入而不可則荒兮其未央也人各溺於所好其美如享太牢其樂如春登臺焉然從之而不知其非唯聖人深究其妄過之泊然不動如嬰兒之未能孩也乘萬物之理而不自私故若無所歸眾人守其所知各自以為有餘聖人包舉萬物而不主於一超然其若遺也沌沌若愚而非愚也世俗以分別為知聖人知羣妄之不足辨也故其外若昏其中若明忽焉若海不見其津涯漂然無定不見其止宿也人各有能故世皆得而用之聖人才全德備若無所施故疑於頑鄙道者萬物之母眾人徇物忘道而聖人脫遺萬物以道為宗譬如嬰兒無所雜食於母而已

△呂註 上絕棄乎聖智仁義之善下絕棄乎巧利之惡不以累其心則絕學矣絕學則無為無為則神神也者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者也故曰絕學無憂唯之與阿出於聲一也其相去幾何善之與惡離乎道一也其相去何若此所以雖聖知

聖賢觀卷一

莊子西相舍

絕而棄之不以累其心也憂悔吝者存乎介震無咎者存乎悔則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荒兮其未央哉未央者以言其大而無極則不獨畏人之所畏而已何則人之所畏不可不畏所以同乎人也荒兮其未央哉所以同乎天也眾人熙熙則不知塞其兌閉其門也如享太牢則不知夫淡乎其無味也如春登臺則不知夫視之不足見也我獨怕兮其未兆若嬰兒之未孩則塞其兌閉其門而無味之足嗜無見之足悅也乘乘兮若無所歸以言唯萬物之乘而在己無居也眾人如享太牢如春登臺故皆有餘我獨怕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故獨若遺凡此者以言其遺物而離形也我愚人之心也哉以言其無知也純純兮以言其不雜也俗人昭昭我獨若昏則異乎俗人之昭昭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則異乎俗人之察察矣忽若晦晦則都無所見也都無所見則非特若昏悶而已其動也乘乘兮若無所歸其靜也寂兮似無所止俗人昭昭俗人察察故皆有以我獨若昏我獨若悶故頑似鄙凡此者言其去智而忘心也夫視聽思慮道之所自而生者也故於道為子而道則為之母眾人逐物役智以資其視聽思慮則養其子而已而我則遺而去之凡貴養母故也故曰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夫老子神矣何所事養而與眾人俗人為異而已欲使為道者知如此而後可以至於道故也然則絕學之大指可知矣而先儒以謂人而不學雖無憂如禽何其未知所以絕學無憂之意矣

△息齋註 學不至於無所學非絕學也道以無得為得學以無學為學使道而可得皆仁義也使學而可學皆名數也故聖人以無得為得道以無學

為真學故曰絕學無憂若未至於無學則天下之學無窮得其一而遺其二得於此而失於彼則必以得為喜失為憂無時而息矣道之本原未始不同若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則未必至於大異且唯之為恭阿之為慢方其唯阿之間其相去幾何及其為恭與慢則相去遠矣獨理為善背理為惡方其嚮背之間相去幾何及其為善與惡則相去遠矣聖人嘗觀其始知其本同故反慢而為恭反惡而為善在俄頃之間耳若知唯阿善惡之本同則造於絕學有不難者然聖人出而應世豈能易一世之所欲以隨吾之所欲同一世之所見以齊吾見人之所樂吾亦從而樂之人之所畏亦從而畏之但所以異於眾者眾人荒樂無央熙熙然其樂如春登臺其美如享太牢其明昭昭然謂莫我若其察察然謂莫我過蓋其心實以為樂實以為美實以為明實以為智昧於心性而惟實之知故心外無所見聖人心遊於道其應物者非其實也故怕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無所歸忽兮若海漂兮若無所止眾人皆有餘我獨若遺眾人皆有以我獨頑且鄙豈真愚人之心哉蓋我所異於眾人識本達原不流於末是謂貴食母

△筆乘 人之為學愛不得善也吾能絕學則奚愛之有然非強絕也知性本無善也彼為善者雖異於惡而離性則一其少異者如唯與阿之間耳夫以善惡之同而聖人亦不廢善者蓋人之所畏不得不畏所謂吉凶與民同患也至其心游於性初方且荒兮未央而豈若善之有涯淡可限量哉故人之樂善如享太牢春登臺而我獨泊兮如嬰兒之未孩無朕兆也乘乘兮無所歸無棲泊也人之得善皆有贏餘而我獨若遺若愚人之沌沌無知

識也人皆昭昭察察皆若有所以而我獨昏也悶悶也忽兮若海漂兮無所止也此豈聖人真頑且鄙哉以眾皆逐其子我獨貴其母不能不與眾異耳蓋性無善惡而善惡萬法皆從此而生故謂之食母

△董思靖 或曰唯阿同出於聲善惡同出於為達人大觀本實非異正如臧殺亡羊之說也此故太上忘情是非俱泯者之所為然學者直須於善惡不可名處著眼始得若直以為善與惡同耳則是任天下至於惡而不之顧豈理也哉

△純甫註 天非日無以煜物人非學無以致道故曰學者心之白日也聖人乃曰絕學無憂豈誠莽莽然無所用其心哉蓋所絕者世俗之學而所貴者食母之學也母者何也德者萬物之母而道又德之母則聖人所謂母兼道德而言之也食者味之以自養也味道德而自養則無為而無不為而其樂不可量矣又奚暇為彼俗學以自取憂也哉聖人所以異於人者以此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眾甫吾何以知眾甫之然哉以此窈冥皆不可見之意也

蘇註 道無形也及其運而為德則有容矣故德者道之見也自是推之則眾有之容皆道之見於物者也道非有無故以恍惚言之然及其運而成象著而成物未有不於恍惚者也方有無之未

定恍惚而不可見及夫有無之交則見其窈冥深眇雖未成形而精存乎其中矣物至於成形則真偽雜矣方其有精不容偽也真偽既雜自一而為二自二而為三紛然錯出不可復信矣方其有精不吾欺也古今雖異而道則不去故以不去名之唯未嘗去故能以闕眾有之變矣甫美也雖萬物之美不免於變也聖人所以知萬物之所以然者以能體道而不去故耳

△呂註 其遺物離形至於若遺其去智忘心至於若鄙則其容之甚德者也夫將何從哉唯道之從而己道之爲物惟恍惚方惚而恍惚則不昧不昧則明明則疑於有物也然其中有象象者疑於有物而非物也故曰無物之象又曰大象無形方恍而惚惚則不暾不暾則晦晦則疑於無物也然其中有物物者疑於無物而有物者也故曰無狀之狀又曰有物混成恍惚則不測不測則神矣窈冥者神之又神者也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故曰窈今冥今其中有精精者得道之一而不雜者也天下之物真而不僞信而不忒常而不變未有加於此而天下之始吾於是乎闕之故曰其精甚真其中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闕眾甫故爲道者不暾不昧存其恍惚無視無聽致其窈冥有象此有物有物此有精有精此有信爲道至於有信則與吾心符而至物得矣欲知天地萬物之所以爲天地萬物者莫不始於此而已故曰吾何以知眾甫之然哉以此

△息齋註 孔者大也德之大者其容亦大道未嘗有容而孔德之容亦依於道故起以道起吾不知其起滅以道滅吾不知其滅道之爲物恍惚窈冥而不可常然於恍惚之中有象於恍惚之中有物

於窈冥之中有精則無中無不有也有中之有象皆以爲有不知有本不實有中反無無中之有人所不知而初不知無中反有蓋有中之有有之靈者也唯無中之有然後爲有中之真唯其真而不假故不以有而存不以無而亡是謂有信自古及今不變不異其精不去聖人所以能觀羣有之始而知羣有之所由然以其體於至無故能觀羣有也

△純甫註 孔德之容即前章泊今未兆以下是也惟道是從言此盛德容貌皆從道出此聖人所以貴食母也下乃反覆形容道體之妙恍惚窈冥皆幽深微妙不可爲象之意物即象也真即精也信即真也變文叶韻與詩體相似逐句而爲之說則鑿矣闕眾也眾甫天地萬物凡自道而出者皆是也眾甫與化遷流而道則終古自若故曰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闕眾甫然指闕而言此指恍惚窈冥而言言吾何以知眾甫爲道所闕哉正以道體恍惚窈冥無可變壞故眾甫往而道常存若傳舍之闕過客然也蘇子瞻曰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與此意合至禪伯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彫則更明白矣

△筆乘 道無形容一可形容即屬之德然知德容則道亦可從而識如所謂恍惚窈冥是也人之學道喜於有作至恍惚窈冥類苦其芒蕩難於湊泊矣不知惚惚無象即象也惚惚無物即物也窈冥無精即精也如釋典云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也暫爲假常爲真恍惚窈冥則不以有而存不以無而亡天孰真且信於此故曰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也昧者乃謂恍惚窈冥之中真有一物者天悅

惚窈冥則無中邊之謂也而物矣塵乎况有居必有去又何以巨古今而常存乎然則曷謂闕眾甫也甫始也人執眾有爲有而不能立會於微妙之間者未嘗闕其始耳闕眾有之始則知未始有始知未始有始則眾有皆眾妙而其爲恍惚窈冥也一矣是所以知眾有即真空者以能闕而知之故也釋氏多以觀門示人悟入老子之言豈復異此故闕眾始則前際空觀其微則後際空萬物並作觀其復則當處空一念歸根三際永斷而要以能觀得之學者誠有意乎知常也則必自此始矣

△蘇註 聖人動必循理理之所在或直或曲要於通而已通故與物不迂不迂故全也直而非理則非直也循理雖枉天下之至直也眾之所歸者下也雖欲不盈不可得矣昭昭察察非道也悶悶若將蔽矣而日新之自出也道一而已得一則無所不得多學而無以一之則惑矣抱一者復性者也蓋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皆抱一之餘也故以抱一終之目不自見故能見物鏡不自照故能照物如使自見自照則自爲之不暇而何暇及物哉不自見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皆不爭之餘也故以不爭終之世以直爲是以曲爲非將循理而行於世則有不免於曲者矣故終篇復言之曰此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夫所謂全者非獨全身也內以全身外以全物物我兼全而復於性則其爲直也大矣



△呂註 能知取甫之然則能抱一。致柔能抱一。致柔則能曲。能曲則能能。能曲者曲之自然者也。枉者曲之使然者也。天下之物唯水為幾於道。一西一東而物莫之能傷。是曲則全也。避礙萬折而必東。是枉則直也。善下而百谷歸之。是窪則盈也。受天下之垢而莫清焉。是敝則新也。唯得一者為足以與此。故曰少則得。眾人所以不能然者。以其不一故也。故曰多則惑。制財用必有式。傳土木必有式。所持者約而所應者博也。聖人抱一以為天下式。亦如是而已。故可以曲可以枉。可以窪可以敝。無往而非一也。故因天下之所見而見之。而我不自見也。則所見無不察。故曰不自見故明。因天下之所是而是之。而我不自是也。則所是莫之能蓋。故曰不自是故彰。歸天下以功而我不自有也。故有功。任萬物以能而我不自矜也。故長。如是者無他。得一則無我。無我則不爭。夫唯不爭。天下莫能與之爭矣。古之所謂曲則全。其要如是而已。知所以曲則全。則知所以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矣。而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皆由是也。豈非所謂全而歸之哉。

△息齋註 物不可以終曲。故曲則全。物不可以終枉。故枉則直。窪則必盈。敝則必新。少則易得多。則易感。此盈虛之至理也。古之聖人所以能為萬物宗者。以其抱一也。抱一者常與道俱。故不自見而因人之見。不自是而因物之是。不自有其功而因人之功。不自矜其長而因人之長。唯其立於物之獨而不與物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聖人循理而動。求其不全。不可得。以未嘗不全而又能致曲。以養之。其全之也。至矣。是謂誠全歸之。

△宏甫註 夫人無不欲全也。而失其所以全之道。

往往以全求全。而卒不能全者。此天下之通弊也。不知五臟六腑四肢百骸。至曲也。而人賴以全。若不知曲。則不能全矣。引繩而直之。故以繩為直。而不知其枉也。苟非枉。安能直哉。海窪也。而常盈。日月舊也。而常新。飲食肉少也。而以飽。以適。若務多不已。則吐噎隨。而反傷矣。是惑也。知此。則知聖人抱一之道矣。夫一之能多也。猶少之能得。敝之能新。窪之能盈。枉之能直。曲之能全也。是倒行逆流之理。而聖人之所以為式於天下者。惜乎其不知也。由此觀之。學道者。可以反矣。夫目至明也。而不能自見。其目使其見。目則不見。明矣。安能明。然則不自見者。人必是之。不自功者。人必推功。不自長者。人必以為長。不爭者。人必不與之爭。皆曲全之道也。嗚呼。能全而歸之者。果誰乎。

△筆乘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凡以明少則得也。一少之極也。抱一而天下式。則其得多矣。故一國三公。不知誰適。十羊九牧。詎可得芻喪生者。繇其多方亡羊者。苦於岐路。

希言自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信不足。有不信。飄風疾風也。驟雨暴雨也。旦及哺。為必不能久。岐伯所謂亢則害。承乃制也。樂人聲。

△蘇註 言出於自然。則簡而中。非其自然。而強言之。則煩而難信矣。故曰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此所謂希言矣。陰陽不爭。風雨時至。不疾不徐。盡其勢之所至。而後止。若夫陽亢於上。陰伏於下。杏而不得。洩於是。為飄風暴雨。若將不勝。然其勢不能以終日。古

老子章句

卷之二

之聖人言出於希。行出於夷。皆因其自然。故久而不窮。世或厭之。以為不若詭辯之悅耳。怪行之驚世。不知其不能久也。孔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故曰仁者之過。易辭志於仁。猶若此。而况志於道者乎。夫苟從事於道矣。則其所為。合於道者。得道合於德者。得德不幸而失。雖失於所為。然必有得於道德矣。不知道者。信道不篤。因其失而疑之。於是益以不信。夫唯知道。然後不以得失疑道也。

△呂註 聽之不聞。名曰希。言而知其所以言。則言出於不言。而聽之不聞矣。故曰希言。希言者。以道言也。故曰自然。飄風驟雨。成之暴戾。非出於常然也。故雖天地為之。尚不能終朝。終日之久。人之言不出於自然。則多而數窮。宜矣。故唯從事於道者。為能無我。無我則道也。德也。失也。吾不見其所以異。故道者。我則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而恢詭譎怪。通為一也。夫唯不見其所以異。而與之同。則彼雖有以異我。而未嘗去我也。故曰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唯其信不足。則於是乎有道。有德。有失。而不同矣。故曰信不足。有不信。

△筆乘 道以自然為至。而世希言之者。喜於作也。有作必有輟。惡能久乎。即飄風驟雨之不能久焉。亦可見也。從事於道者。不然。從事於道。則自然矣。自然則本無可得。亦復何失。無得無失。而隨世之得失。故為德為失。皆信其所至。而無容心焉。無不。同矣。無不同。亦無不樂。乃其理也。夫無不同。則求其信。且不可得。况不信乎。苟離道而為德。不能同於失矣。離德而為失。不能同於德矣。不能同於德。同於失。而欲其同於道者。未之有也。所謂信不足。焉有不信也。皆飄風驟雨之類也。或曰。首楞嚴言

非因緣非自然而老氏以自然為宗有以異乎余曰無以異也夫所惡夫自然者有所自而自有所然而然也夫有所自而自有所然而然則自然也自有物之上出非物之下是釋氏之所詞也老聃明自然矣獨不曰無名天地之始乎知無名則其自也無自其自也無自則其然也無然其自無自其然無然而因若緣焉能圓之故曰精覺妙明非因非緣非自然非不自然離一切相即一切法蓋所謂不可道之常道如此

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立欲增高則反害其立行欲增則反害其行贅行也行當作形古字通也食餘人必惡之形贅人必惡之左氏人將不食吾餘莊子附抗贅出乎形而修於性是也惡去強處上養

△蘇註 人未有不能立且行者也苟以立為未足而加之以跛以行為未足而加之以跨未有不喪失其行立者彼其自見自是自伐自矜者亦若是矣譬如飲食適飽則已有餘則病譬如四體適完則已有贅則累

△呂註 跛之為立非立之常也跨之為行非行之常也則不可久故雖立不立雖行不行也道固無我無我則不爭則夫自見自是自矜者亦非其常也故其為道也為餘食贅行而已夫俗人皆嗜之矣而吾復取焉是餘食也性本無是而特侈之是贅行也餘食贅行物或惡之則有道宜其不處也夫道處眾人之所惡而曰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何也蓋卑虛柔弱者眾人之所惡而去之者也故有道者處之見是矜伐者眾人之所惡而爭之者也是以不處則或處或不處其為不爭一也

△息齋註 石無足而立風無足而行蓋由立者不

老子翼卷之二 二 漸西村舍

知其立行者不知其行也足不至地曰跛足越於行曰跨立而跛立必不久行而跨行必不長古之學道者必全於天及其遇物而應不作思慮如人手足耳目內應於心無使之者若使手足耳目思而後應則舉動之間莫知所指矣是以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由其有自心也學道而有自心是為餘食贅行夫食者適於飽行者適於事既飽之餘芻豢滿前唯恐其不持去行不適事雖仲子之廉尾生之信猶可厭也故食之餘與行之贅此二者物或惡之有道者常行其所自然故食不餘行不贅

老子翼卷之二

老子翼卷之三

明北海焦 竒弱侯輯 林陵王元貞孟起校

上篇下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大曰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太大大地大主亦大城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法道道法自然混濁通先悉焉反強上聲介甫云家法道法自然不能分故曰混成鍾會曰厥然無偶曰獨立古今常一曰不改無所不在曰周行所在皆通曰

△蘇註 夫道非清非濁非高非下非去非來非善非惡混然而成體其於人為性故曰有物混成此未有知其生者蓋湛然常存而天地生於其中耳寂兮無聲寥兮無形獨立無匹而未嘗變行於羣有而未嘗殆俯以化育萬物則皆其母矣道本無名聖人見萬物之無不由也故字之曰道見萬物之莫能加也故強為之名曰大然其實則無得而稱之也自大而求之則逝而往矣自往而求之則遠不及矣雖逝雖遠然而求之一心足矣由道言之則雖天地與王皆未足大也然世之人習知三者之大而不信道之大也故以實告之人不若地地不若天天不若道道不若自然然使人一日復性則此三者人皆足以盡之矣

△呂註 有氣也有形也有質也而天地人之位分可聞也可見也可搏也而耳目心之官辨是物也未見氣與形質者也氣形質渾淪而未相離者也而視之不可見聽之不可聞搏之不可得則其形不可得而見也故吾不知其名而命之其義可言也故字之曰道不知其名以心契之也字之曰道

二 漸西村舍

以義言之也道之為物用之則彌滿六虛而廢之莫知其所則大豈足以名之哉強為之名而已大則周行而無不在不止於吾身而已故大曰逝逝則遠而不禦故逝曰遠遠而不禦則吾求其際而不可得也復歸其根而未始離乎吾身也故遠曰反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在六合之外則大不足以言之所謂四大者域中而已王者人之復命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者也故域中有四大而王處一焉王者人道之盡者也人以有形而合於無形於地亦然則地之所至人亦至焉故曰人法地天之所至地亦至焉故曰地法天道之所至天亦至焉故曰天法道道則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而以無法為法者也無法也者自然而已故曰道法自然

△息齋註 謂之有物者不可名也謂之混成者不可修也先天地生不見其始不見其終則不知其終既無始終則獨立不改然雖獨立未嘗獨立周行萬物無所不入而無有危殆天下之物無不由之而出生生不窮故可以為天下母然謂之獨立非獨立謂之周行非周行謂之天下母非天下母吾皆莫知其名字之曰道強名之曰大謂之大矣然其大未嘗見大而嘗化故曰逝謂之逝矣然其實未嘗去無所不周故曰遠謂之遠矣然其一念之間無所不具故曰反由其大而能逝遠而能反故非大非細非遠非近皆不可名是之謂道及道降而生物天地區分域中四大自世人言之則王之太不及天地之大地之不及道之大而此言四大王居一焉遂以王配道若無難者夫以一人之身喜怒哀樂之節尚可位天地育萬物而况於王乎苟能轉以相法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則

王之配道又何難哉

△李約註 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是謂域中四大蓋王者法地法天法道之三自然而理天下也天下得之而安故謂之德凡言人屬者耳其義云法地如地之無私載法天如天之無私覆法道如道之無私生成而已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例也後之學者謬妄相傳皆云人法地地法天法道道法自然則域中有五大非四大矣豈王者只得法地而不得法天法道乎天地無心而亦可轉相法乎又况地法天法道道法自然是道為天地之父自然之子支離決裂義理疏遠矣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輻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根躁則失君根本也躁者動之甚而根也位也躁則失君位則失君故曰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輻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根躁則失君根本也躁者動之甚而根也位也躁則失君位則失君

△蘇註 凡物輕不能載重小不能鎮大不行者使行不動者制動故輕以重為根躁以靜為君行欲輕而不離輻重榮觀雖樂而必有燕處重靜之不可失如此人主以身任天下而輕其身則不足以任天下矣輕與躁無施而可然君輕則臣知其不足賴臣躁則君知其志於利故曰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呂註 輕者先感重者後應應者感之所自生則重為輕之根矣靜者役物躁者役於物躁常為靜之所役則靜為躁之君矣是以君子終日之間其行為可以約齋矣然猶不離輻重則輕之不可以無重也雖有榮觀為足以適矣而必有超然之燕

處則躁之不可以無靜也終日之行與其榮觀猶且如此况乎萬乘之主任重道遠以觀天下其可不靜且重乎蓋迫而後動感而後應不得已而後起則重矣無為焉則靜矣苟其動常在於得已之際而不能無為則是以身輕天下而不重不重則躁而不靜矣故曰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為也上亦有為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蓋輕則任臣之勞而代之而臣則無為而與上同道則不臣不臣則是失臣也躁則忘君之逸而為天下用則君亦有為而與下同道則不主不主則是失君也故曰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息齋註 輕必歸重躁必歸靜故重為輕根靜為躁君聖人終日行不離輻重無所不至而不離其本也雖有榮觀燕處超然無所不為而常無為也奈何萬乘之君不自量其重而徒以身驅馳於天下之細故若以細故自嬰則一物足以役之矣又何足以宰制天下邪雖然輕與躁皆足以為病而躁之病猶甚於輕蓋輕者役其心淺而躁者役其心深輕之失不過失於所輕而止躁之失則中君內擾失靜之全故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宏甫註 有輻重則雖終日行而不為輕何也以重為之根也常燕處則雖榮觀而不為躁何也以靜為之君也故輕則失重根躁則失靜君

善行無輻迹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明政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是為要妙玉功也滿道華反貴也之健其健反拒門木也橫曰關豎曰鍵結繫也繩索也約束也與相傳與也一作也

也傳矣云是以聖人常善救人  
二十字海見河上本古本無之

△蘇註 乘理而行故無迹時然後言故言滿天下  
無口過萬物之數舉陳於前不計而知安用籌算  
全德之人其於萬物如母之於子雖縱之而不去  
故無關而能閉無繩而能約彼方挾策以計設關  
以閉持繩以結其力之所及者少矣聖人之於人  
非特容之又善救之我不棄人而人安得不歸我  
乎夫救人於危難之中非救之大者也方其流轉  
生死為物所蔽而推吾至明以與之使暗者皆明  
如燈相傳相襲而不絕則謂善救人矣聖人無心  
於教故不愛其資天下無心於學故不貴其師聖  
人非獨吾忘天下亦能使天下忘我故也聖人之  
妙雖智者有所不喻故曰要妙

△呂註 車行則有轍徒行則有迹則行固不能無  
轍迹者也知行之所以行則行出於不行故曰善  
行無轍迹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則言固不能無瑕  
謫者也知言之所以言則言出於不言故曰善言  
無瑕謫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以往巧歷  
不能算唯得一而忘言者為能致數致數則其計  
不可窮矣故曰善計不用籌算天門無有關闔闔  
闔在我我則不關誰能開之故曰善閉無關鍵而  
不可開天下有常然者約束不以繩索因其常然  
而結之故曰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故行而不以  
此則行不能無轍迹言而不以此則言不能無瑕  
謫計也閉也結也而不以此則難用籌算而亂雖  
有關鍵而開雖有繩約而解所存於己者不能無  
缺何暇人物之救哉聖人唯能體道以善此五者  
是以常善救人而無棄人常善救物而無棄物矣  
何則此五者性命之理所同然者也唯聖人以知  
常之明而救之於所同然之際耳行之言之計之

閉之結之而莫知其所以然則其明襲而不可得  
見故曰是謂襲明唯其善救也故善人不善人之  
師不善人善人之資明人之不善何棄之有哉雖  
然志道者忘心善人者雖不善人之師而吾不知  
其師之為可貴也不善人雖善人之資而吾不知  
其資之為可愛也不貴其師不愛其資則雖智者  
有所不知而遠迷矣夫唯以智求之而不得此道  
之所以為要妙也故曰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董註 輪輻地為轍迹夫與道為一何迹之有諱  
過也惟和以天倪故無口過道一而已總括萬有  
是謂善計無門無房四達皇皇而天地之大亦不  
能出乎其外是謂善閉妙本湛然不為法縛不求  
法脫堂堂密密了無間然所謂不可須臾離也苟  
溺於刻意尚行執言滯句用心計度以求道而不  
達方便之門則反為教相所縛不能徹見萬法根  
元矣所謂善結者無為而已夫救人於危難特救  
其形耳而且未必能博豈足善哉惟彼方執著有  
為迷其性於暗蔽之中而我以兼容容之先覺  
覺之使彼之天光自發如明燈之傳襲無盡而在  
我者既以與人已愈多則其明亦何限量哉故曰  
常善常之為言無時不然也

△息齋註 行未有無迹言未有無瑕計未有非籌  
算閉未有非關鍵結未有非繩約唯得道者行不  
以足故無轍迹言不以口故無瑕謫計不以心故  
無籌算閉不以關鍵故不可開結不以繩約故不  
可解由其以至常為體而妙於用常故能無所不  
善常之為道人人而有物物而得既謂之常則不  
以人而多不以物而少由人與物雖有常而失其  
真常故聖人每以真常救之以真常救人則人無  
棄人以真常救物則物無棄物然亦豈聖人能為

此哉由人與物皆有此明聖人還以其元明示之  
故曰是謂襲明至於襲明則均於一惟人無善無  
不善故善人不善人之師言不善人之可以為善  
人也不善人善人之資言不善人之本同善人也  
若不貴其師而不師其善不愛其資而甘於為惡  
雖有多智祇益為迷反本還原是謂要妙

△程俱論 善行善言善計善閉善結皆常善也唯  
常善也故能救人無棄人救物無棄物有為之善  
其能爾乎唯無積也故能為人己愈有與人已愈  
多住相之施其能爾乎推是道以濟天下而度羣  
生亦何儒釋老之分哉

△宏甫註 自謂有法可以救人是棄人也聖人無  
救是以善救然則無關者善閉無約者善結無策  
善計無謫善言無迹善行皆可矣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  
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  
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  
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  
長故大制不割守保守也復並扶又反谿谷水所  
全也長上聲制裁  
斷也割分製也

△蘇註 雌雄先後之及我者也白黑明暗之及我  
者也榮辱貴賤之及我者也夫欲先而惡後欲明  
而惡暗欲貴而惡賤物之情也然而先後之及我  
不若明暗之切明暗之及我不若貴賤之深古之  
聖人去妄以求復性其性愈明則其守愈下其守  
愈下則其德愈厚其德愈厚則其歸愈大蓋不知  
而不為不若知而不為之至也知其雄守其雌知  
性者也知性而爭心止則天下之爭先者皆將歸  
之如水之赴谿莫有去者雖然譬如嬰兒能受而  
未能用也故曰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見性

者也居暗而視明天下之明者皆不能以形逃也故眾明則之以為法雖應萬物而法未嘗差用未嘗窮也故曰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復性者也諸妄已盡處辱而無恨嗚呼如谷之虛物來而應之德足於此純性而無雜矣故曰復歸於樸聖人既歸於樸復散樸而為器以應萬物譬如人君分政以立官長亦因其勢之自然雖制而非有所割裂也

△呂註 雄動而雌靜雄剛而雌柔雄倡而雌和知其雄守其雌則篤靜致柔和而不倡者也故為天下谿谿之為物受於谷而輸於江海受而不拒輸而不積物之能通而無迂者也通則常德不離矣人之生也常德內全與物無迂及為物之所遷則日益以離唯能篤靜致柔和而不倡則常德不離而復歸於嬰兒矣白於色為受采於物為明於行為金於數為四黑於色為不受染於物為晦於行為水於數為一知其白守其黑不受萬物之染若晦若水終之於抱一抱一則能曲能枉能窪能傲故可以為天下式為天下式無往而非一則常德不忒矣不離者不離其故處而已而未必不能忒也不忒則不差矣嬰兒之為物專氣致柔不失其一體之和而已復歸於無極則嬰兒不足以言之也草木之蕃也為榮其謝也為辱人之所以為榮辱亦若是而已知其榮守其辱去華歸根雖破以天下之所甚惡而不能累焉故為天下谷谷之為物虛而能盈應而不藏而江海之源所自出者也能為天下谷則反乎其源矣故常德乃足則又非特不忒而已復歸其樸樸者真之全而物之混成者也唯其混成而未為器故能大能小能曲能直能短能長能圓能方無施而不可則無極不足

以言之也然則守其雌守其辱守其辱足矣安用知其雄與白與榮哉蓋守之以為母知之以為子守之以為經知之以為變也樸散則為器器之為物能大而不能小能曲而不能直能短而不能長能圓而不能方故聖人用之為官長而已非容乃公公乃王之道也若夫抱樸以制天下其視天下之理猶庖丁之視牛未嘗見全牛也行之於所無事而已恢恢乎其於游刃有餘地矣何事於割哉故曰大制不割

△息齋註 雄動而作雌靜而處動必歸靜雄必歸雌故為天下谿谿白者欲其有知黑者欲其無知有知以無知為貴知白以守黑為賢故為天下式榮者我加於人辱者人加於我我加於人而人能受則其益在人我加於我而我受則其益在我故為天下谷然道之常豈有所謂雌雄白黑榮辱者哉曰知曰守者非常德也及散而為德以德自處若用其雄用其白用其榮則失常德矣若用其雌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用其黑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用其辱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所謂嬰兒白無極白樸者真常也故真常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守必使可知可守者復歸於常然後為道及樸散為器聖人以道制器猶不失於道故用之為官長官長者視天下猶官長之非如家而私之也故官而不私長而不宰是謂大制不割

亦與詩體相類既曰守雌為谿矣又曰常德不離覆而言之非為谿之後復有不離之功也既曰常德不離矣又曰復歸嬰兒申而言之非常德之外復有嬰兒可歸也下二者做此蓋天下之事非柔所能獨濟者固有時而用剛也非晦所能獨理者固有時而用明也非剛而在下所能獨成者固有時而在上也此聖人所以必知其雄知其白知其榮也然剛不生於剛而生於柔明不生於明而生於晦貴不生於貴而生於賤是剛也明也貴也物之末也子也去道遠者也柔也晦也賤也物之本也母也去道近者也此聖人所以必守其雌守其黑守其辱也聖人守此而天下之母在我矣其子焉往所以為谿為谷為式而天下歸之者正以此真常之德末之離焉耳其常德不離則雖至剛以決天下之事至明以燭天下之情至貴以蒞天下之賤然為而不恃長而不宰功成而不居未嘗不復歸其根也聖人之有天下而不與也以此嬰兒無極樸實人固有之道故以復歸言之官長羣有司之長也樸可以割而為器而器不可以為樸官長可以統羣有司而羣有司不可以為官長聖人為母不為子猶之為樸不為器為官長不為羣有司正其本而已不然逐子忘母紛紛然惟雄白榮之求與物相刃相摩而莫之能止則身之不暇治而况天下之歸哉

△蘇註 聖人之有天下非取之也萬物歸之不得已而受之其治天下非為之也因萬物之自然而除其害耳若欲取而為之則不可得矣凡物皆不可為也雖有百人之聚不循其自然而妄為之必有齟齬不服者而況天下乎雖然小物寡眾猶有可以力取而智奪者至於天下之大有神主之不得其自歸則叛不聽其自治則亂矣陰陽相盪高下相傾大小相使或行於前或隨於後或响而暖之或吹而寒之或益而強之或損而贏之或載而成之或墮而毀之皆物之自然而勢之不免者也世之愚人私己而務得乃欲拒而違之其禍不覆則折唯聖人則知其不可逆順以待之去其甚去其奢去其泰使不至於過而傷物而天下無患矣此不為之至也堯湯之於水旱雖不能免而終不至於敗者由此故也易之泰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三陽在內三陰在外物之泰極矣聖人懼其過而害生故裁成而輔相之使不至於過此所謂去甚去奢去泰也

△呂註 聖人抱樸以治天下故大制不割則其取天下常以無事而已取之也者得天下之心使之不去者也則將欲取天下而為之者非所以取天下也非所以取而取之吾是以見其不得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天下之為器神器也唯神道可以御神器神無思也無為也而為之則御之非其道矣故不可為也為者所以求成而適足以敗之執者所以求得而適足以失之也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窺窺乎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凡此者真知所以取天下者也非為而執之者也是以凡物有行則有隨有响則有吹有強則有贏有執則有隨事勢之相生不得不然也則安可

老子原  
三  
二 漸西村舍

以執而為之哉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凡以輔萬物之自然而已其敢為也哉

△元澤註 至人體神合變與物為一雖兼制天下而未嘗有有故能從容無為而業無不濟糠粃土直將陶鑄帝王若夫塊然有而以己遇物則雖六尺之身運轉妨滯若將不容而况天下之大歟取者取物是其有為者造作是其有為有己有為之人方且存乎憂患之間而何暇治人乎聖人心超有無不物於物故陰陽交代而我法不遷苟為有有則物與為敵萬變糾錯不可勝圖矣故獨行於前而不知隨者在后如形影之不舍响之欲澤而不知吹者之已至如寒暑之相生知強而已則贏者有時而來知戰而已則墮者應手而至此皆造化之大情朝暮之常態有者不知由己不己故有此患而更與為敵夫如是則雖介然一物之微而憂患之大充塞天壤安能操神器而不累乎聖人心合於無以酬萬變方其為也不以經慎如鏡應形適可而止分外之事理所不為彼有有者妄見諸相矜己樂能為之不已故事輒過分此由不知行隨响吹強贏載墮之反覆故爾

△息齋註 聖人體道以為質不得已而受形於天地之間由天下不得聖人則不治故不得已取天下而為之然聖人視此身猶寄也以天下寄其所寄豈肯強其所無以失真常之道哉由不知道者以天下為實有而我始君之於是以有為撓之以有物執之而不知其所為者反足以敗之其所執者反足以失之蓋物之在天下或往可以行或止可以隨或噓之可暖或吹之可寒或強而壯或贏而損或任而載或弱而墮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若必欲為之執之使行者為隨噓者為吹強者為贏

老子原  
三  
二 漸西村舍

執者為強則雖天且不可而况於人乎聖人因其自然知其所受者有不可變但去其甚去其奢去其泰使可行可噓可強可載者不至於過而或隨或吹或贏或墮者不至於不及是謂以吾自然輔其自然

△薛註 物各有自然之性豈可作為以害之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惟因其自然而已聖人所謂甚奢泰者非謂後世夸淫踰侈之事凡增有為於易簡之外者皆是也漢書黃霸傳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其言本此而意實不同事有太過者去之小而無害不必改作此漢人之意也物有固然不可強為事有適當不可復過此老子之本意也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兵之後必有凶年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也處上聲善即有道者也不得已為之難也莊子曰不得已而後動又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又託不得已以養中者與老子語合果而勿矜以下五而字當讀如於字人方果於彼我獨果於此也於白恃也也今大也驕志肆也

△蘇註 聖人用兵皆出於不得已非不得已而欲以強勝天下雖或能勝其禍必還報之楚靈齊潛秦始皇漢孝武或以殺其身或以禍其子孫人之所毒鬼之所疾未有得免者也兵之所在民事廢故田不修用兵之後殺氣勝故年穀傷凡兵皆然而况以兵強天下者邪果決也德所不能緩政所不能服不得已而後以兵決之耳勿矜勿伐勿驕不得已四者所以為勿強也壯之必老物無不然者惟有道者成而若缺盈而若沖未嘗壯故未嘗老未嘗死以兵強天下壯亦甚矣能無老乎無死乎

老子原  
三  
二 漸西村舍

△呂註 人主者無為者也佐人主者有為者也取天下不能無事而為之不已兵弊至於以兵強之雖佐人主者在於有為猶為不以道也况於主道之無為乎所以然者以其事好還而已以道服天下則天下莫敢不服而以兵強天下亦將阻兵而抗我矣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師之毒天下如此故善用兵者果而已果者克敵者也敵而克之造攻自鳴條朕哉自毫克敵之謂也此出於不得已非所恃以取強也果而勿矜其能果而勿伐其功果而勿驕其勢其果常出於不得已是乃果而勿強之道也如果而矜其能果而伐其功果而驕其勢則是果於強非果於不得已者也凡少則壯壯則老老之情也道也者貴於守柔以為強乃所以久而不殆者也若以兵強天下則是棄柔而用壯壯而必老則物而已豈道之所以物物哉故曰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息齋註 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是謂好還兵之不勝其害未易一二數使幸而勝其殺氣之應地不能使之生天不能使之和故荆棘生於屯戰之所饑饉起於軍旅之後則其不勝者可知矣故善戰者因其不得已果於一決而不以是取強果者不久之謂也內持不得已之心外為一戰之決故未嘗於未嘗驕未嘗伐未嘗強皆生於不得已也若得已而已兵老而氣衰猶人壯之必老是為不道人之不道尚猶不盡年而死而况於兵之老乎

△宏甫註 天道好還而以兵強佐人主者不知道者也夫知其不可以取強而遂已非果斷不能也而惟善者能果故歷言當果數事其旨深矣物壯

則老此天道也惟知強壯之可恃不知老敗之將至是謂不道不道之事不可以不早已夫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澹為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殺人眾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禮處之殺人眾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禮處之

佳之也溫公曰兵愈佳則害人愈多惡去聲處上聲下並同左為陽為生右為陰為死恬澹安靜也美即佳也樂去聲純甫云此章自兵者不祥之器以下似古之義疏譚人於經者詳其文義可見

△蘇註 以之濟難而不以為常是謂不處

△呂註 文觀而武匿者天地之道陰陽之理也兵而佳之是乃器之不祥而物之或惡也是以有道者不處故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其所貴異乎平居之時則是固以不祥之器處之而非君子之器也非所以佳之也必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故勝而不美也非所以佳之也天將救之以慈衛之慈者天下所以樂推而不厭也則殺人者豈其樂哉而美之則是樂殺人也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也故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眾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夫以喪禮處之則是不祥之器而不美之可知已以悲哀泣之則是不樂殺人也可知已老子之察於禮學者如此而謂老子絕滅禮學豈知其所以絕滅之意乎

△息齋註 兵不可佳而佳猶人不可殺而殺故不樂殺人然後可以言兵孫吳之論兵審虛實辨奇正其言詳矣然虛實奇正之本孫吳未必知之也老氏曰恬淡為上勝而不美夫以恬淡言兵誠若不類然不知恬淡則靜靜者勝之本也狂躁則動

動者敗之基也梁襄問孟子曰天下惡乎定曰定于一曰孰能一之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使果不嗜殺人則定天下有不難者自古及今不嗜殺人者必與嗜殺人者必亡嗜殺人而暫成者有已未有不嗜殺人而多歷年者也故君子戰勝以喪禮處之不祥之器有道者不處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

△王輔嗣註 道無形不繫常不可名以無名為常故曰道常無名也樸之為物無心亦無名故將得道莫若守樸夫智者可以能臣也勇者可以武使也巧者可以事役也力者可以重任也樸之為物憤然不偏近於無有故曰莫能臣也抱樸無為不以物累其真不以欲害其神則物自賓而道自得天地相合則甘露不求而自降我守其真性無為則民不令而自均也始制謂樸散始為官長之時也遂任名以號物則失治之母故知止所以不殆川谷求於江海非江海召之世行道於天下者不令而自均不求而自得故曰猶川谷之於江海也

△蘇註 樸性也道常無名則性亦不可名矣故其為物舒之無所不在而斂之不盈毫末此所以雖小而不可臣也故匹夫之賤守之則塵垢粃糠足以陶鑄堯舜而侯王之尊不能守則萬物不賓矣沖氣升降相合為一而降甘露昭然被於萬物無不均徧聖人體至道以應諸有亦露之無不及者此所以能賓萬物也聖人散樸為器因器制名豈其徇名而忘樸遂末而喪本哉蓋亦知復於性也

以乘萬變而不殆也江海之鍾也川谷水之分也道萬物之宗也萬物道之末也皆水也故川谷歸其所鍾皆道也故萬物資其所宗

△呂註 道常無名名之為道則與道乖矣方其無名固未始有物也其樸可謂小矣而天下不敢臣夫何故天地資之以始萬物恃之以生則天下孰有敢臣其所自始與其所言生哉夫是之謂真君萬物莫不有真君焉是之謂也侯王若能守則是以真君君萬物萬物孰有得其真君而不賓者乎故曰聖人作而萬物覩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為之紀而莫見其形天地相合以降甘露則交通成和之至也侯王執道紀而萬物賓之也亦若是而已孰得見其形哉故人莫之令而自均也無名之樸無思也無為也主宰一動則始制有名而名亦既有矣於是之時亦將知止則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則何殆之有哉此王侯所以守之道也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其有不歸之者邪

△息齋註 此言道與器相與為循環輕重也道常無名不可得而見然匹夫得之樸雖小夫天下不敢臣知尊之無以加於我也侯王雖大若不能守則萬物不賓蓋能賓之者在此而不在彼也譬如天地雖有高下然至合以降甘露非有人使之而無不齊者是天地未嘗不同也由是觀之道雖小不必輕侯王雖大不必貴天地雖判不必離雖道散而為物物各有名而天亦未嘗遂棄物也唯其未嘗棄物物立於天地之間而不殆者以天猶生之也故物不以道散而虧道不以物生而散譬猶川谷之為雲雨江海之為浸潤川谷之氣未嘗不通

於江海而江海之氣未嘗不通於川谷若以道觀之則未嘗一日而不循環若以器取之則水陸之分有不同者矣

△筆乘 道常首章所謂常道也無名首章所謂無名也以其未離未琢故謂之樸以其曰希曰微故謂之小然能見小而守之者鮮矣侯王若能守是見小曰明者也知子守母者也如此則靜為動君而動為之臣一為萬主而萬為之賓又孰有臣僕者哉始即無名天地之始制者裁其樸而分之也始本無名制之則有名矣苟其逐於名而莫止則一生二二生三將巧歷不能算而種種名相皆以爲實與接為構窮萬世而不悟陰陽之慘殆孰甚焉所謂不知常妄作凶也誠知無可以適有則有亦可以之無是故貴其止者鎮以無名之樸也知止則不隨物遷淡然自足殆無從生矣此非強之也物生以道生物滅以道滅萬物皆作於道萬物皆歸於道我之性宅我自復之夫何難之有故江海之宗也川谷水之派也異派必會於宗殊名必統於道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其不失即易之止其所也羅什曰在生而不生曰久在死而不死曰壽

能不生不死者也

△呂註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自知然後能知人則明者固智之所自出也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自勝然後能勝人則強者固力之所自出也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能自知非所以知常也則知常者乃所以自知也明至於自知則其於知人也何有守柔曰強與接為構日以心剛非所以守柔也則守柔者乃所以自勝也強至於自勝則其於勝人何有有自知之明則知萬物皆備於我而無待於外慕也故曰知足者實有自勝之強則於道也勤行而已矣無事於他求也故曰強行者有志知其足於己而強行之則能存其所存而不為物之所遷矣故曰不失其所者久能存其所存則雖死而未嘗亡也故曰死而不亡者壽

△息齋註 知在外為智在內為明勝在外為力在內為強智與力為妄明與強為真入道之門皆由於此人所以不能入道者以自見不明而為物所勝也若內明則自不為外不為外則漸能勝物積日既深自然入道凡不足者蓋不知我之有也萬物皆備於我返照內觀知取諸一身而足不亦富乎知足心漸難諸有力未全未能充其所見必有強志乃能力行見清靜根漸返於道虛中證實所得不移無古無今浩然常住是謂不失其所等視死生有如且暮生而不有死而不亡是之謂壽

△慶師註 列子之不化莊子之不死佛氏之不滅與死而不亡同意是以聖人之生也與死同謂之神聖人之死也與生同謂之壽言其生死之未有異也夫唯生死同狀而萬物一府故夫身如蜩甲蛇蛻寓之而已蓋蜩之甲已死而其蜩未嘗亡蛇



之蛇已腐而其蛇未嘗喪何則其真者雖死不滅也曰夫至人不焚於火不溺於水虎不能搏兕不能觸乘虛不墜觸石不礙而未嘗有死則又曰死而不亡何也蓋聖人之於時隨之而已時之所當行聖人不強避時之所當止聖人不強為視其天而已故有能之而不能不為之是以有生而不死有死而不亡者也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愛養萬物而不為主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不知主可名於大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汎無繫者也

△蘇註 汎兮無可無不可故左右上下周旋無不至也世有生物而不辭者必將名之以為已有世有避物而不有者必將辭物而不生而不辭成而不有者唯道而已六而有為大之心則小矣

△呂註 可以左而不可以右可以右而不可以左在物一曲者非大道也大道則無乎不在故汎兮其可左右也凡物之大者則不可名於小小則不可名於大是道也以其可以左右也故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成功不居衣被萬物而不為主夫唯不居不為主故常無欲常無欲則妙之至者也故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不知主則容之至者也故可名於大雖然既大矣而可名於小則非大也既小矣而可名於大則非小也非大非小此道之所以隱於無名也然則道之所以為大也果不在大也聖人體道者也則其所以能成其大者豈自大也哉

△息齋註 大道汎兮充滿八極及其用之如在左右萬物非道不生而道未嘗言其能也萬物非道不成而道未嘗自名其功也萬物非道不養而道

未嘗自以為主也方其小則不見其朕及其大則未嘗主萬物萬物悉歸焉聖人亦然終不自以為大而萬物終無以過之唯其不取大故能成其大

△筆乘 可名於小爾言不可名小可名於大爾言不可名大既云可左可右所以非小非大非小非大所以成其大

執大象天下往而不害安平泰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林希遠云大象者無象之象也天下往者執此而往行之天下也既盡也

△希聲註 大象者道也夫能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則天下萬物皆歸往之矣夫聖人視民如赤子唯恐其傷而況有事傷之乎未嘗有以傷之則歸而往之者莫有受其傷矣莫受其傷則天下皆安其夷泰矣夫樂可以悅耳餌可以適口則旅人為之雷連為之歡騰然非其所安不可久處故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也夫執大象者則不然不以欲樂示於人故言之出口淡乎其無味教之入心泊乎其不美希夷乎雖不足以視聽然用之不窮酌之不竭彌乎千萬年而不可以既

△蘇註 道非有無故謂之大象苟其昭然有形則有同有異同者好之異者惡之好之則來惡之則去不足以使天下皆往矣有好有惡則有所利有所害好惡既盡則其千萬物皆無害矣故至者無不安無不平無不泰作樂設餌以待來者豈不足以止過客哉然而樂闕餌盡彼將舍之而去若夫執大象以待天下天下不知好之又况得而惡之乎雖無臭味形色聲音以悅人而其用不可盡矣

△呂註 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萬物歸焉而不知主是無形也無形也者大象也則孰將保我而不往哉故曰執大象天下往失道而天下往

則去之而已則其往也不能無害執道而天下往則雖相忘於道術而未嘗相離也故往而不害安平泰平者安之至泰者平之至有樂之可樂有餌之可嗜則止者過客而已道之出言淡乎其無味則非餌之可嗜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則非樂之可樂若然者用之豈可既乎過客止則為之遽廬而已非可久者也用之不可既則百姓日用而不知而安平泰之所自出也

△息齋註 道降而有象象生則物往從之愚者往而不返智者往而不害往而不返者失道而從物也往而不害者與道俱也既與道俱往不離道無所不安無所不平無所不泰與道為一心不知道道不知心若知道而行則有不平有不泰矣聖人之於形器如過客之寓於旅亭暫住而去未嘗有顧惜之心苟為欲樂所餌過客止於所寓而不去未有不為患者故聖人執大象而往雖從於物其心常與道俱味無味之味視無色之色聽無聲之聲用無用之用即於形器之間全收道用此其所以安平泰也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勝剛弱勝強魚不可脫於深淵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蘇註 也張也張開大也深淵原作淵邦原作國今從蘇非本

△蘇註 未嘗與之而違奪則勢有所不極理有所不足勢不極則取之難理不足則物不服然此幾於用智也與管仲孫武無異聖人與世俗其迹固

有相似者也聖人乘理而世俗用智乘理如醫藥巧於應病用智如商賈巧於射利聖人知剛強之不足恃故以柔弱自處天下之剛強方相傾相軋而吾獨柔弱以待之及其大者傷小者死而吾以

不校坐待其斃此所謂勝也雖然聖人豈有意爲此以勝物哉知勢之自然而居其自然耳魚之爲物非有爪牙之利足以勝物也然方託於深淵雖強有力者莫能執之及其脫淵而陸則蠢然一物耳何能爲哉聖人居於柔弱而剛強者莫能傷非徒莫能傷也又將以全制其後此不亦天下之利器也哉魚唯脫於淵然後人得制之聖人唯處於柔弱而不厭故終能服天下此豈與眾人共之者哉

△呂註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天之道物之理人之事其勢未嘗不如此者也於張知歛於強知弱於興知廢於與知奪非知幾者孰能與於此哉故曰是謂微明然則能歛之張之弱之強之廢之興之奪之與之者無形而柔弱者也爲其所歛所張所弱所強所廢所興所奪所與者有形而剛強者也則柔弱之勝剛強也明矣人之不可以離柔弱猶魚之不可以脫於淵魚脫於淵則獲人離於柔弱則死之徒而已矣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馳騁天下之至堅而入於無間則器之利者也操利器以馭天下國家則其所以圖同運動者常在於無形之際安可使知其所自來哉故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元澤註 陰陽之情如循環然往窮必反盛極必衰觀乎月滿之虧日中之昃則萬物一致斷可知矣唯至人深達先幾明乎無朕故養生則裕於屈伸處已則適乎消長蒞事則知成敗之數御敵則達擒縱之權古之人所以酬酢萬變而澹然無事者以此道也然則雖鬼神之幽將不能窺而況於人乎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

老子道  
卷下  
三

也見形則知剛強之制柔弱識理則悟柔弱之勝剛強至人深達微明之義故謙而不亢沖而不盈不與物爭而亦莫能與之爭也雖然此道本之言耳若夫變化無常則一柔一剛一弱一強孰能定之顧雖剛強而柔弱不能勝者動契乎理而心不離乎柔弱也由此觀之又知柔弱之勝剛強矣此所謂利器者也魚巽伏柔弱而自藏於深澗之中以活身者也聖人退處幽密而操至權以獨運萬物於不測故力旋天地而世莫覩其健威服海內而人不名以武豈暴神靈而使眾得而議之哉嘗竊論之聖人之所以異於人者知幾也夫以剛強遇物則物之剛強不可勝敵矣天下皆以剛強勝物也吾獨寓於柔弱不爭之地則發而用之其孰能禦之者觀夫天道則秋冬之爲春夏亦一驗矣彼聖人者自藏於深澗之中而託柔弱以爲表故行萬物於術內而神莫能知其所自此所謂密用獨化者邪易曰巽以行權莊子曰於魚得計義協於此

△純甫註 將欲云者將然之辭也必固云者已然之辭也造化有消息盈虛之運人事有吉凶倚伏之理故物之將欲如彼者必其已嘗如此者也將然者雖未形已然者則可見能據其已然而逆觀其將然則雖若幽隱而實至明白矣故曰是謂微明柔之勝剛弱之勝強正此理也雖然謂之微明則微而明可也明其微不可也何謂微而明韜此理以自養靜深微退優游自得如魚之不脫於淵是也何謂明其微炫此理以示人啟譽招尤借寇誨盜如以邦之利器示人是也莊子法篋一篇蓋明此意利器兵也設喻之言蓋微明之理聖人用之則爲大道茲茲竊竊之則爲縱橫揜闔之術其害

老子道  
卷下  
三

有甚於兵刃也故聖人喻之以利器云

△息齋註 此聖人制心奪情之道心之爲物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欲以止之止之轉止轉動聖人知其不可強止故欲歛反張之欲弱反強之欲廢反興之欲奪反與之夫欲止動以止之止之不可得必固反之以動求止自動觀妄動已而竭妄廢真還自然歸止動雖欲動心不起心既不起止亦不生此聖人歛心弱志廢情奪欲之道微而難見故曰是謂微明此之微明既柔且弱而能勝天下剛強之欲以其不離道母也若離道母則如魚之脫於淵魚既不可脫於淵則國之利器亦不可示人以此示人人亦將有不信者矣此篇世之解者不循其本多以孫吳之兵說雜之此詩禮之所以發冢也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希聲註 道之所以爲常者以其體無名故無爲用有名故無不爲侯王能守此始與母之術則萬物之理得而天下正所謂我無爲而民自化也苟利欲之情一有萌兆必以此大道之質莫而正之使無得動夫上德無爲而無以爲則同於道矣下德爲之而有以爲則同於德矣得於德者必失於道故有無爲之心必有無爲之迹後世將尋其迹而忘其本或爲無爲而至有爲故云無名之樸亦將不欲者將使心迹兼忘至於玄之又玄也夫能心迹兼忘事理玄會則天下各正性命而無累於物之迹矣首篇以常道爲體常名爲用而極之於

老子道  
卷下  
三

重玄此篇以無為為體無不為為用而統之以兼忘始末相貫盡其體用也

△蘇註 道常者無所不為而無為之意耳聖人以無為化物萬物化之始於無為而漸至於作譬如嬰兒之長人偽日起故三代之衰人情之變日以滋甚方其欲作而上之人與天下皆靡故其變至有不可勝言者苟其方作而不為之動終以無名之樸鎮之庶幾可得而止也聖人中無抱樸之念外無抱樸之迹故樸全而用大苟欲樸之心尚存於胸中則失之遠矣

△呂註 萬物皆有名也而道常無名則有名者莫不為之賓故言萬物將自賓則以無名言之雖然此知無為而已無為而無不為則未嘗有夫無為也故萬物將自化自化則我與萬物莫非道也孰知萬物之賓與所以賓哉故方其自賓也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者復於無名之樸而已方其自化也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而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也無名之樸亦將不欲則豈特無為而已而亦未始有夫無為者也天下之動正夫一者也侯王守道以至於此則可謂不欲以靜矣天下其有不自正者乎夫老子真人也宜不弊弊然以天下萬物為事而於侯王如此其諄諄何也道以修之身為真以修之天下為普使侯王者知而守之則修之天下不亦普乎夫不齋其道而欲與天下同之仁也欲同之天下而先之侯王義也而學者顧見其言有絕棄仁義則曰老子槌提吾仁義而小之也吾所不取嗚呼彼不見其所以絕棄之意宜其不取焉耳

△息齋註 道自無而入有始於喜怒哀樂之萌而極於禮樂刑政之備極而不反化無窮則愈失

道矣故聖人於其將流則復以樸鎮之既鎮以樸樸亦無名雖用無名之樸亦將若不欲苟有用樸之心則樸非其樸矣不欲以靜民將自正  
老子翼卷之三

老子翼卷之四

明北海焦 竑弱侯輯  
林陵王元貞孟起校

下篇上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為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質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揚天首符前識如釋典前塵之前非有諸已之謂也處上聲

△蘇註 聖人從心所欲不踰矩非有意於德而德自足其下知德之貴勉強以求不失蓋僅自完耳而何德之有無爲而有以爲之則猶有爲也唯無爲而無以爲者可謂無爲矣其下非爲不成然猶有以爲之非徒作而無術者也仁義皆不免於爲之矣其所以異者仁以無以爲爲勝義以有以爲爲功耳德有上下而仁義有上無下何也下德在仁義之間而仁義之下者不足復言故也自德以降而至於禮聖人之所以齊民者極矣故爲之而不應則至於攘臂而強之強之而又不應於是刑罰興而兵甲起則徒作而無術矣忠信而無禮則忠信不見禮立而忠信之美發越於外君臣父子之間夫婦朋友之際其外燦然而中無餘矣故順之則治違之則亂治亂之相去其間不能以髮故曰亂之首也聖人玄覽萬物是非得失舉陳於前如鑑之照形無所不見而孰爲前後世人視止於目聽止於耳思止於心冥行於萬物之間役智以求識而偶有見焉雖自以爲明而不知至愚之自

始也世之鄙夫樂其有得於下而忘其上故喜薄而遺厚采華而棄實非大丈夫孰能去彼取此

△呂註 道之可道非常道則庸有得而有之者乎

上德者以無得為得唯其無得乃所以得也故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者以不失之為得者也唯其不失故雖得而非德故曰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為非故無為也率德之自然而實無以為也下德不知出此而為之故不能不有以為也夫德無以為足矣而且有仁焉則是為之也然上仁者之於仁無所事仁而仁者也是為之而無以為也仁則不可獨者也必有義焉雖上義不得不為者也是為之而有以為也仁者施之而已義則擇所施之宜者也未責所報也禮則施報矣來而不往非禮往而不來亦非禮施報之義也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以其往而不來雖不以禮繼之猶不為非禮以禮之理固如是也上仁上禮上義猶如此則其下者不論而見矣由是觀之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豈虛言哉禮之相責望者如彼則忠信自此薄亂爭自此起而智謀之所以用也是禮雖所以治亂適所以首亂也前識雖所以用智乃所以始愚也夫何故人之治常生於厚厚則其性薄則其偽去性而作偽未有不亂者也人之自知常在於明明則其實智則其華離實而務華則未有不愚者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忘仁義絕禮學道智慧而志於道德之大全是之謂去彼取此

△息齋註 上德不德則在仁而仁在義而義惟其所之未嘗執也下德不失德則仁之不可為義義之不可為禮既已為之則不可得而變故上德不

老子真

失道常無為而無為之心下德不失德則則有為而有為之之跡矣上德無為仁是也仁近於道故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仁近於道故亦無為亦無以為降而為義義者宜也以義宜物則有以為為不失宜為而未失又降而為禮禮者理也禮以禮物苟莫之應而吾必欲理之則有攘臂而仍之者蓋不可得謂之道可得謂之德德在人謂之仁仁不失其宜謂之義義以正物謂之禮故失道而德失德而仁失仁而義失義而禮自然之次也自道五降而至於禮五降之後不足觀矣夫禮由亂而作因其有長幼無禮則亂故立禮以救之然至攘臂而仍之則禮亦隨喪然則禮者亂之首也多知不足以為道由其多知或亂本真知不從真淳妄無實然則多知者愚之始也故禮為忠信之薄而識為知道之華聖人處厚不處薄實實不貴華故常不失道本

△宏甫註 無為也而亦無無為也是謂上德黃帝是也其次雖為之而實無為是謂上仁堯之仁如天是也又其次不惟為之而且必有為之心是上義也舜禹以下聖人是也夫失道而德失德而仁失仁而義至於失義而後禮則所以為之者極矣故為而不應則至於攘臂攘臂不應則刑罰甲兵相因而起矣是亂之首而忠信之薄也凡此者皆以識智在前為道之障不知德也仁也義也禮也皆道之華而愚民之始有真智者所不處也夫華者不實實則厚華則不厚安有大丈夫而不知處厚乎欲處厚者所當去識求智而後無為大道可幾也

△嚴君平解 虛無無為開導萬物謂之道人清靜因應無所不為謂之德人兼愛萬物博施無窮謂

老子真

上德西村舍

老子真

之仁人理名正實處事之宜謂之義人謙退辭遜恭以守和謂之禮人此五者皆可道之陳迹非至至者也至者一尚不存安有其五故帝王根本道為之元德為之始道失而德失而仁失而仁失而義失而禮失而禮失而亂次之凡此五者道之以一體而世主之長短也故所為非其所欲所求非其所得不務自然而務小薄也夫禮之為事中外相違華盛而實虧末隆而本衰禮薄於忠權輕於威信不及義德不逮仁為治之末為亂之元詐偽所起忿爭所因故莊子曰聖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為也義可虧也禮相偽也此之謂也

△韓非解 仁者謂其中心欣然愛人也其喜人之有福而惡人之有禍也生心之所不能已也非求其報也故曰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也義者君臣上下之禮父子貴賤之差也知交朋友之接也親疏內外之分也臣事君宜下懷上子事父宜賤敬貴宜知交朋友之相助也宜親者內而疏者外宜義者謂其宜也宜而為之故曰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也禮者所以貌情也羣義之文章也君臣父子之交也貴賤賢不肖之所以別也中心懷而不諭故疾趨卑拜而明之實心愛而不知故好言繁辭以信之禮者外飾之所以諭內也故曰禮以情貌也凡人為外物動也不知其為身之禮也眾人之為禮也以尊他人也故時勸時衰君子之為禮以為其身故神之為上禮上禮神而眾人貳故不能相應故曰上禮為之而莫之應眾人雖貳聖人之復恭敬盡手足之禮也不衰故曰攘臂而仍之禮為情貌者也文為質飾者也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質而惡飾夫特貌而論情者其情惡也須飾而

論質者其質衰也何以論之和氏之璧不飾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飾以銀黃其質至美物不足以飾之夫物之待飾而後行者其質不美也是以父子之間其禮而不明故曰禮薄也凡物不並盛陰陽是也理相奪子威德是也質厚者貌薄父子之禮是也由是觀之禮繁者實心衰也然則為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者也眾人之為禮也人應則輕歡不應則責怨今為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而資之以相責之分能無爭乎有爭則亂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也而亂之首乎

△筆乘 首亂始愚極言禮智流弊所至耳莊子舉老子此言而論之曰今已為物也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惟大人乎雖然既歸其根孰為物孰為非物故又曰匿而不可不為者事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此數者雖有上下先後之異而以聖人用之皆道也蓋聖人百慮同歸二際俱泯豈復有彼此去取邪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其致之一也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貞而貴高將恐蹙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為本邪非乎故致數與無與不欲球球如玉落落如石發發也收消滅也渴枯也也聲音厥顛什也數上聲

△蘇註 一道也物之所以得為物者皆道也天下之人見物而忘道天知其清而已地知其寧而已神知其靈而已谷知其盈而已萬物知其生而已

老子真

新西村舍

侯王知其為天下貞而已不知其所以得此者皆道存焉耳致之言極也天不得一未遽裂也地不得一未遽發也神不得一未遽歇也萬物不得一未遽滅也侯王不得一未遽蹙也然其極必至此耳天地之大侯王之貴皆一之致夫一果何物也視之不見執之不得則亦天地之至微也此所謂賤且下也本也昔之稱孤寡不穀者亦舉其本而遺其末耳輪輻蓋軫衡軛轡會而為車物物可數而車不可數然後知無有之為車所謂無之以為用者也然則天地將以大為天地邪侯王將以貴為侯王邪大與貴之中有一存焉此其所以為天地侯王者而人莫或知之耳故一處貴而非貴處賤而非賤非若玉之球球貴而不能賤石之落落賤而不能貴也

△呂註 道一而已而得之則得之者與道為二非一也唯其得之而無得故謂之得一也昔之得一者莫不然也仰之而天也得一以清故覆焉而不傾俯之而地也得一以寧故載焉而不陷神無形而至寂者也以得一故妙乎有生而靈谷有形而至虛者也以得一故應乎所感而盈其眾為萬物以得一故生而無極其尊為侯王以得一故能制天下之動而貞夫一則一之不可不致也如此故一者天之所以清地之所以寧寂之所以靈虛之所以盈萬物之所以生而侯王之所以為天下貞者也使天無以清則裂地無以寧則發神無以靈則歇谷無以盈則竭萬物無以生則滅而侯王也無以為貞而唯貴高之知其得不整邪故貴以賤為本則未有貴者乃貴之所自而立也高以下為基則未有高者乃高之所自而起也然則貴而無其貴高而無其高乃侯王之所以為天下貞而不

知者邪是以孤寡不穀人之所惡而賤也而貴高以為稱者以其所本為在此也故致數而極之以至於一則貴不異乎賤卑不離乎高而譽出於無譽矣譽無譽則毀無毀矣譽無譽則不可得而貴毀無毀則不可得而賤玉可貴故球之石可賤故落之不欲球球如玉落落如石不可得而貴賤之謂也

△息齋註 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一者何也天之清地之寧神之靈谷之盈物之生侯王之貞極其致無不同知天之所以清即知地之所以寧知神之所以靈即知谷之所以盈知物之所以生即知侯王之所以貞易曰天下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天下何思何慮言其未嘗不一也若不知一則必自異自異則絕物侯王絕物物亦絕之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此豈非知貴以賤為本邪輪輻蓋軫衡軛轡會而為車物物有名而車不可名仁義禮智合而為道仁義可名而道不可名賞罰刑政合而為治賞罰可名而治不可名苟有可執使其迹外見貴者如玉賤者如石皆可以指名而人始得而貴賤之矣

△宏甫註 侯王不知致一之道與庶人同等故不免以貴自高者必蹙下其基也貴者必蹙賤其本也何也致一之理庶人非下侯王非高在庶人可言貴在侯王可言賤特未知之耳今夫輪輻蓋軫衡軛轡會而成車人但見有此數者獨當有車哉然而名之曰車而不曰輪輻蓋軫衡軛轡蓋也由此觀之則所謂高下貴賤者可知矣人見其有貴有賤有高有下而不知其致之一也曷嘗有高下貴賤者哉彼貴而不能賤賤而不能貴據吾所見而不能致之一也則亦球球落落如玉如石

知者邪是以孤寡不穀人之所惡而賤也而貴高以為稱者以其所本為在此也故致數而極之以至於一則貴不異乎賤卑不離乎高而譽出於無譽矣譽無譽則毀無毀矣譽無譽則不可得而貴毀無毀則不可得而賤玉可貴故球之石可賤故落之不欲球球如玉落落如石不可得而貴賤之謂也

老子真

新西村舍

而已矣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反復也須溪云反者動之極則必歸也是其反也也正以其物也非動必歸

△蘇註 復性則靜矣然其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動之所自起也道無形無聲天下之弱者莫如道然而天下之至強莫如焉此其所以能用萬物也世不知靜之為動弱之為強故告之以物之所自生者蓋天下之物間有母制子未聞有以子制母者也

△介甫解 道之用所以在於弱者以虛而已即在反者而觀之指我亦勝我亦勝我則風之行乎大虛可謂弱矣然無一物不在所鼓舞無一形不在所披拂則風之用在乎弱也即在地者而觀之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則水之託於淵虛可謂弱矣然處眾人之所惡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則水之用在乎弱也又曰反非所以為動然有所謂動者動於反也弱非所以為強然有所謂強者蓋弱則能強也雖然言反而不言靜言弱而不言強言動則知反之為靜言弱則知用之為強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亦若此而已矣

△呂註 道之周行萬物非不逝也而其動常在於反所謂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者是也運動乎天地非不强也而其用常在於弱所謂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人於無間者是也故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唯為能生天下之物而無又能生天下之有則道之動在於反而其用在於弱可知已然則欲反而弱者無他致一以極乎無而已矣

△趙志堅註 反歸本也凡人以移故就新為動為道者捨末反本故云道之動蓋身安心寂不動也

捨有歸無云動也亦猶遠曰返先既不去非遠也為無體名遠也今亦不來非近也為身有之名返也道無來往而有遠返之名心本安然亦有反動之義內心虛靜外行柔弱者是反本之行故云弱者道之用有者氣也物雖未形已有是氣故云有天地萬法從一氣而生故云生於有無道也一氣從道生故言生於無推極生源指道為極欲令學者歸心有所前言反者反歸此無也

△息齋註 天下萬物生而為有自有反無然後為道故曰反者道之動天下之有皆生於無有則必強反強為弱則可以漸求於道故曰弱者道之用反者自有而求無弱者致無而求道

△筆乘 天下之物生於有所謂有名萬物之母是已有生於無所謂無名天地之始是已無必生有是故貴其反反者反於無也生於無是故貴其弱弱者無之似也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足以為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味進道若退夷道若類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真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唯道善貸且成建立也偷苟反變改也傳交音義云古本作輪廣難曰輪也或作輪重遇作振今從王制傳案作渝應人之乏且者權成非久固也欲使貧賤者不長往得成者成速歸於道

△希聲註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道也者通乎形外者也形而下者謂之器器也者止乎形內者也上士知微知彰通乎形外故聞道而信則勤行之中士在微彰之際處道器之閒故聞道而疑信相半故若存若亡下士知彰而不知微止乎形內故聞道則大笑之不唯笑之且將非之矣夫道也者

微妙玄通深不可識苟不為下士所非笑則不足以為道矣夫體道者與日月合其貞明而其光不耀斯明道若味也與天地合其易簡而其用不可為典要斯夷道若類也與四時合其運行而其動必反於玄妙斯進道若退也常處卑下而終不可渝斯上德若谷也常居涸濁而終不可涅斯大白若辱也衣被天下而不有其仁斯廣德若不足也生畜萬物而不顯其功斯建德若偷也復其性以御其情斯質真若渝也正乎內而行乎外斯大方無隅也以若拙之匠陶甄天下而不為近功斯大器晚成也以不言之教鼓動萬物而不事小說斯大音希聲也事無事莫觀其用斯大象無形也為無為莫識其體斯道隱無名也夫唯善濟貸於萬物而不責其報是以萬物受其生成而不知其德故下士聞此道而笑之不信其能若此耳

△蘇註 道非形不可見非聲不可聞不先知萬物之妄廓然無礙卓然有見未免於不信也故下士聞道以為荒唐謬悠而笑之中士聞道與之存亡出沒而疑之惟了然見之者然後勤行服膺而不忘孔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斯所謂上士也哉建立也古之立言者有是說而老子取之下之所陳者是也無所不照而非察也若止不行而天下之速者莫之或先也或夷或類所至則平而未嘗削也上德不德如谷之虛也大白若辱者使白而不受汗此則不屑不潔之士而非聖人也廣德若不足者廣大而不可復加則止於此而已非廣也建德若偷因物之自然而無立者外若偷情而質建也質真若渝體聖抱神隨物變化而不失其貞者外若渝也大方無隅全其大方不立圭角也大器晚成器大不可近用也大音希聲非耳之

△蘇註 道非形不可見非聲不可聞不先知萬物之妄廓然無礙卓然有見未免於不信也故下士聞道以為荒唐謬悠而笑之中士聞道與之存亡出沒而疑之惟了然見之者然後勤行服膺而不忘孔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斯所謂上士也哉建立也古之立言者有是說而老子取之下之所陳者是也無所不照而非察也若止不行而天下之速者莫之或先也或夷或類所至則平而未嘗削也上德不德如谷之虛也大白若辱者使白而不受汗此則不屑不潔之士而非聖人也廣德若不足者廣大而不可復加則止於此而已非廣也建德若偷因物之自然而無立者外若偷情而質建也質真若渝體聖抱神隨物變化而不失其貞者外若渝也大方無隅全其大方不立圭角也大器晚成器大不可近用也大音希聲非耳之

△蘇註 道非形不可見非聲不可聞不先知萬物之妄廓然無礙卓然有見未免於不信也故下士聞道以為荒唐謬悠而笑之中士聞道與之存亡出沒而疑之惟了然見之者然後勤行服膺而不忘孔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斯所謂上士也哉建立也古之立言者有是說而老子取之下之所陳者是也無所不照而非察也若止不行而天下之速者莫之或先也或夷或類所至則平而未嘗削也上德不德如谷之虛也大白若辱者使白而不受汗此則不屑不潔之士而非聖人也廣德若不足者廣大而不可復加則止於此而已非廣也建德若偷因物之自然而無立者外若偷情而質建也質真若渝體聖抱神隨物變化而不失其貞者外若渝也大方無隅全其大方不立圭角也大器晚成器大不可近用也大音希聲非耳之

所得聞也大象無形非目之所得見也道之所寓無所不見凡此十二者皆道之見於事者也而道之大全則隱於無名惟其所寓推其有餘以貸不足物之賴之以成者如此

△呂註 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則聞道者死生固不足以累其心豈苟知之而已哉上士聞道真聞之者也真聞之則無所復疑特勤而行之而已矣夫道亦何以勤行為哉曰觀諸心以契其所聞則勤行之謂也中士聞道聞之而未審焉者也故若存若亡若存若亡則不能勤行之一出焉一入焉而已矣下士聞道聞之而不信者也故大笑之所以大笑者以情求之而不得故也使道而可以情求則彼不笑之矣故曰不笑不足以爲道若古之建言者有之凡皆不可以情求之謂也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是之謂明道若味和之是以非而休乎天均則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是之謂夷道若類爲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是之謂進道若退上德者無爲而無以爲者也然其應如響斯不亦若谷乎大白者除除玄覽而無疵者也然受天下之垢斯不亦若辱乎廣德者廓乎其無不容也而未嘗自見自是自矜自伐也斯不亦若不足乎善建者不拔而建之以常無有乃確然有見者也故曰建德若偷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而非所驚也故曰質真若渝大方體之無南無北夷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此大方之無隅也大成若缺然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此大器之晚成也大音者聽之不可聞故希聲大象者視之不可見故無形凡此者皆道也然謂之明而若昧謂之夷而若類謂之進而若退以至音而希聲象而無

新西村舍

形名與質常若相反者也唯道爲能如此故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而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莫非道也故曰夫唯道善貸且成

△元澤註 竊嘗論此篇曰道不遠人而世莫能觀者不明故也故首之以明道大道甚夷而惟明者能由之以進故次曰夷道也進道也進於道而復乎性命之常則不德之德也故次之以上德上德者自得其德而不同乎庶物者也故不染而白以其白自異於物則安能若谷乎故次之以若辱不辱而潔則是伯夷之隘也安能廣乎故若辱而后曰廣德上德而能廣則是與人爲徒而可以爲君師矣故曰建德若偷偷者不汲汲乎有建者也建德則有所立而離本近僞矣故又要在乎不易吾真故次之以質真其序至此則道之在我者體既具矣故曰大方無隅有大方以爲體則所以應無方之傳而可以緒餘爲人矣故曰大器大器者業也至人以其糠粃土其爲器而器未嘗不大也孔子以管仲爲小器則帝王之功其大器乎道雖爲此而要其終則未嘗爲也未嘗有也故曰大音也大象也然則既盡之矣故能與道爲一而供萬物之求成萬物之性也嗚呼是道也不可以識識而况於以言言乎而余論之者亦其盡而已矣

新西村舍

於笑不能無見而又不能信其所見雖使之不覺不可得也古之立言蓋有之矣明道者自明非色之明外不得而見其明故曰其明若昧進道者自進非力之進外不得而知其進故曰其進若退夷道無所不平彼以彼之平猶吾平也故曰若類上德無所不容彼雖恢奇譎怪而吾以一視之故曰若谷大白不汙其性奇性不汙和其塵皆可也故曰若辱廣德必有見於大苟見於大雖欲使之息不可得也故曰若不足建德者內立自性自性有立則接物必簡故曰若偷質真者不徇於外外不徇則惟吾所之故曰若變大方無隅非廉隅可得而察也

△筆乘 上士者恬淡寂寞無爲者也勤於此則勤行之至而實無所勤行也斯所謂天然懸解矣而下士惡足以知之君平曰中士所聞非至美也下士所見非至善也中士所眩下士所笑乃美善之美善者也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凡動物皆止於後居前陽動也故曰負陰抱陽植物則背寒向暖而沖氣運乎其間木絕水曰梁木負棟亦曰梁取其力之強也故曰強梁金人銘曰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蓋古人嘗以此爲教而我亦教

新西村舍

之但老子謂之日教父者如言萬物之母之謂母主善父主教故言生則日母言教則日父

△蘇註 夫道非一非二及其與物為偶道一而物不一故以一名道然而道則非一也一與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是以往而萬物生雖有萬不同而莫不負陰抱陽沖氣以為和者蓋物生於三而三生於一理之自然也世之人不知萬物之所自生莫不賤寡小而貴重大然王公之尊而自稱孤寡不穀古之達者蓋已知之矣

△呂註 道之在天下莫與之偶者莫與之偶則一而已矣故曰道生一既謂之一則謂之者與所謂為二故曰一生二有二則有三矣故曰三生三故唯無名則已荷謂之一則其適遂至於三三立而萬物生矣故曰三生萬物凡幽而不測者陰也明而可見者陽也有生者莫不背於幽而不測之陰向於明而可見之陽故曰萬物負陰而抱陽負則背之抱則向之也雖然必有沖氣以為之和蓋陰與陽二也沖氣一也萬物不得一無以生故也故人之所欲者軒冕富貴也而其所惡者孤寡不穀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而遂有之以為固則向陽而不知反之甚者也古之制名者以其所惡為王公稱者欲其貴而不忘賤高而不忘下抱而知所負向而知所反以不失乎沖一之和而已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也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我之所教道也教而不以我義者則亦非道而已蓋唯通於道者為得一得一則無我無我不爭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反是死之徒而已君子之教人雖或不同然至於反一而無我教之所自而生也故曰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

△息齋註 道生一方其為道則一亦未生一既不

生則安得有二無二則一不散故所以謂之不一言其未有一也及其有一即有二有陽即有陰有陰有陽則又有陰陽之交故有二則有三至於三則無所不有矣萬物抱陽一也負陰二也陰陽交而沖氣為和三也萬物孰不具此三者然要其本則必歸於道道者未有一之謂也由其本生於道故末而不失道是以天下之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蓋損之生益也強梁者不得其死蓋益之生損也夫惟損益同源故自損則必益自益則必損聖人未嘗益而自以孤寡不穀為稱蓋欲使人知強梁者不得其死也是謂人之所教我亦教之亦其應世之迹不得不然歟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馳騁使也堅猶剛強不日剛強而日堅變文叶韻也無間無內也至剛者天下莫能勝而至柔能從之無內者天下莫能破而無有能入

△蘇註 以堅御堅不折則碎以柔御堅柔亦不靡堅亦不病求之於物則水是也以有入有捍不相受以無入有無未嘗勞有未嘗覺求之於物則鬼神是也是以聖人唯能無為故能使眾強出入羣有

△呂註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觀於物則水是也無有入於無間觀於物則氣是也水以其柔弱故幾於道然而不能無形者也而猶攻堅強者莫之能先氣以其無質故合於神然而不能禦氣者也猶能入於無間而况以無形之至柔太易之未見氣於以馳騁天下之至堅而入於無間則孰不為之動而亦何入而不自得哉故曰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也而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

及之是亦不知反其宗而已矣

△息齋註 物本非物堅者偽體也雖天下之至堅其極必歸於無今天下之至柔已能馳騁天下之至堅况於無之真豈不足以破有之偽乎故無有能入無間無間者蹈水火入金石其精不亡之謂也無為之為其為以道不言之教其教以天故無有能及之者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蘇註 先身而後名貴身而賤貨猶未為忘我也忘我者身且不有而况於名與貨乎然貴以身為天下非忘我不能故使天下知名之不足親貨之不足多而后知貴身知貴身而后知忘我此老子之意也不得者以亡為病及其既得而患失則病又有甚於亡者惟齊有無均得喪而後無病也愛甚則凡可以求之者無所不為能無費乎藏之多則攻之者必眾能無亡乎

△呂註 列士之所徇者名也而至於殘生傷性則不知身之親於名也故曰名與身孰親貪夫之所徇者貨也而至於殘生傷性則不知身之多於貨也故曰身與貨孰多所徇者名則世謂之君子所徇者貨則世謂之小人君子小人之所徇雖或不同而亡其所存則一也然則得名與貨而亡其存則不知亡之病於得也故曰得與亡孰病是故愛名欲以貴其身也以甚愛之故并其良貴而失之是大費也蓄貨欲以富其身也以多藏之故并其至富而害之是厚亡也夫唯有德者知至貴之在己而無待於名也故知足而不辱知至富之在己而無待於貨也故知止而不殆不辱不殆則可以



△息齋註 名不親於身貨不多於身得不償其亡而世人每貪於名滿於貨徇於得者由其無所見也我愛於物愛多則我貨物藏於我物罕則我勞小則辱大則危有不可勝悔者君子則不然知物之備於我自反而足故於外無求雖欲辱之不可得也知吾之所止止於至道故非道不為雖欲危之不可得也是以為常常故能久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為天下正

△蘇註 天下以不缺為成故成必有敝以不虛為盈故盈必有窮聖人要於大成而不郵其缺期於大盈而不惡其沖是以成而不敝盈而不窮也直而不屈其直必折循理而行雖曲而直巧而不拙其巧必勞付物自然雖拙而巧辯而不訥其辯必窮因理而言雖訥而辯成而不缺盈而不沖直而不屈巧而不拙辯而不訥譬如躁之不能靜靜之不能躁耳夫躁能勝寒而不能勝熱靜能勝熱而不能勝寒皆滯於一偏而非其正也唯泊然清淨不染於一非成非缺非盈非沖非直非屈非巧非拙非辯非訥而後無所不勝可以為天下正矣

△呂註 萬物始乎是終乎是是大成也然始無所始終無所止故若缺唯其若缺故其用日新而不敝萬物酌焉而不竭是盈也然益之而不加益故若沖唯其若沖故其用日給而不窮大直者曲之而全枉之而直者也故若屈大巧者刻雕眾形而不為巧者也故若拙大辯者不言而辯者也故若訥如是無他凡以有本故也本者何也今夫寒熱者天地之所為有形之所不免也而一躁焉則可以勝寒一靜焉則可以勝熱以一時之躁靜猶可

三子論

三子論

長久矣

以勝天地之所行况夫體無為之清靜以為天下正則安往而不勝者乎故以言其成則若缺而不敝以言其盈則若沖而不窮其直若屈而伸其巧若拙而工其辯若訥而諷此之謂有本

△息齋註 成與缺沖與盈直與屈巧與拙辯與訥皆物之形似者也惟道無名以形求之皆不可得故雖成若缺雖盈若沖雖直若屈雖巧若拙雖辯若訥蓋其成不以形其盈不以器其直不以壯其巧不以心其辯不以口故世以形似求之皆不可得也蓋世之言道術未有不偏如躁勝寒而不可以勝熱靜勝熱而不可以勝寒要其各有所止也惟清靜無為雖不求勝物而天下之物莫能勝之故曰清靜為天下正

△葉夢得註 寒暑者天地之氣也有人於此躁猶可以勝寒靜猶可以勝熱苟知其所勝孰往而不為則清勝濁靜勝動其效亦可見矣而况於缺之勝成沖之勝盈屈之勝直拙之勝巧訥之勝辯惟其不察此故必求其能勝之者苟求勝之終非其正也唯清靜為天下正

△吳註 以成為成以盈為盈以直為直以巧為巧以辯為辯小矣若缺則非成若沖則非盈若屈則非直若拙則非巧若訥則非辯乃為成之大盈之大直之大巧之大辯之大者也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車字以張衡東京賦卻走馬以糞車為  
於郊言兵久不還也一性之內無欠無餘人能安  
知足之足常足

△希聲註 夫天下有道之世雖有甲兵無所用雖有健馬無所乘天下無道之時天子則外攘四夷

三子論

三子論

長久矣

諸侯則外侵鄰國故兵甲動於境內戎馬馳於四郊桑梓盡於樵薪荆棘生於隴畝矣夫無道之君毒痛天下原其所以其惡有三心見可欲非理而求故罪莫大焉求而不已必害於人故禍莫大焉欲而必得其心愈熾故咎莫重焉然非聖人不能無欲欲則不能無求求而不知足禍之甚者也嗟呼凡非真性皆外物也夫焉得而有之人皆有至足者能知至足之足則無所不足矣

△蘇註 天下各安其分則不爭而自治故卻走馬而糞田以其可欲者示人固有罪矣而不足其足者其禍又甚所欲必得者其咎最大匹夫有一於身患必及之侯王而為是則戎馬之所自起也唯知足者所寓而足故無不足

△呂註 天下有道民之智能已於耕食之間而盜爭銷於無欲之際而其死已脫矣故曰卻走馬以糞天下無道見可欲以為造兵之本雖有封疆之界不能定也故曰戎馬生於郊然則罪之所由生者何耶可欲而已矣故曰罪莫大於可欲由可欲故不知足則雖有餘而不知足也平為福有餘為禍故曰禍莫大於不知足由不知足故欲得欲而得之則怨咎之招而兵之所以不已也故曰咎莫大於欲得故不知足者雖足而不足則知足之足常足也可知矣

△息齋註 天下有道則能使兵為民天下無道則能使民為兵人能知道則能使色為空人不知道則能使空成色可欲者愛也不知足者取也欲得者有也由愛生取由取生有眾有橫生遂為無窮之咎若知取不必外是謂知足知足則無不足矣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

三子論

三子論

長久矣

△蘇註 性之為體充備宇宙無遠近古今之異古之聖人其所以不出戶牖而無所不知者特其性全故耳世之人為物所蔽性分於耳目內為身心之所紛亂外為山河之所障塞見不出視聞不出聽戶牖之微能蔽而絕之不知聖人復性而足乃欲出而求之是以彌遠而彌少也性之所及非特能知能名而已蓋可以因物之自然不勞而成之矣

△呂註 天下之所以為天下者果何邪見天下之所以為天下則不出戶而知之矣天道之所以為天道者果何邪見天道之所以為天道則不窺牖而見之矣今天下之大固無窮也必待出而後知之則足力之所及者寡矣所知者幾何哉天道之遠固不測也必待窺而後見之則目力之所及者寡矣所見者幾何哉故曰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知天下之所以為天下故不行而知見天道之所以為天道故不見而名夫何故以其備於我故也知之於所不行名之於所不見則不為而成矣

△章安註 出戶而知知其所可知窺牖而見見其所可見窺天下之大天道之廣豈可以知知以見見乎出戶則離此而有所知其知能幾也窺牖則即彼而有所見其見豈遠也聖人密運獨化不以知知故無所不知不以見見故無所不見天下者物之所在使然者也天道者道之所在自然者也其竊在物其妙在道皆不離當體而盡夫知見何事於出何待於窺出戶則有行窺牖則有見聖人不行而本乎智不見而本乎心故天下之事皆可得而知天道之妙皆可得而名能知能名故不為而為成其所自成也

△息齋註 出而求天地者求其形也天地不可以形畫而可理盡故其出彌遠其知彌少若知其理之在此則雖閉戶可也聖人知不在形故不必行名不在色故不必見成不在事故不必為

△羅什註 損之者無礙而不遺遺之至乎忘惡然後無細而不去去之至乎忘善惡者非也善者是也既損其非又損其是故曰損之又損是非俱忘情欲既斷德與道合至於無為已雖無為任萬物之自為故無不為也

△蘇註 不知道而務學聞見日多而無以一之未免為累也孔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少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苟一日知道顧視萬物無一非妄去妄以求復性是謂之損孔子謂子貢曰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去妄以求復性可謂損矣而去妄之心猶存及其兼忘此心純性而無餘然後無所不為而不失於無為矣人皆有欲取天下之心故造事而求之心見於外而物惡之故終不可得聖人無為故無事其心見於外而物安之雖不取天下而天下歸之矣

△呂註 為學者未聞道者也未聞道而求之則不得不博故日益為道者已聞道者也已聞道者而為之則期至於無為而已故曰損而損之者未免乎有為也并其損之者而損焉而後至於無為無為者無有而已無不為者乃所以無無也此之謂絕學無憂無憂之謂神神也者物物而非物者也

則取於天下也何有由此觀之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觀莊周之所以應帝王者而深求之則可知已

△黃茂材註 無所不知而後可以言學故學欲日益益者已化然後可以言道故道欲日損然益者可以進損者不可殫損而未能兼忘其損未為損也直須暫地脫落前後際斷乃至無為之地故能無所不為而應用不窮施於天下綽綽然矣

△息齋註 為學所以求知故日益為道所以去妄故日損知不極則損不全故日益者所以為日損也若損之又損妄去真全則無為矣至於無為則凡有為未嘗不無此又未易以損益論也及其無為之至雖取天下而有之尚猶不見其事若以有事取之取一物尚不可得而况於取天下乎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聖人在天下憐憫為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蘇註 虛空無形因萬物之形以為形在方為方在圓為圓如使空自有形則何以形萬物哉是以聖人無心因百姓之心以為心無善不善皆善之無信不信皆信之善不善在彼吾之所以善之者未嘗渝也可謂德善矣信不信在彼而吾之所以信者未嘗變也可謂德信矣不然善善而棄不善信信而棄不信豈所謂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哉天下善惡信偽方各自是以相非相賊不知所定聖人憂之故憐憫為天下渾其心無善惡無信偽皆以一待之彼方注其耳目以觀聖人之予奪而吾以善者不矜惡者不慍釋然皆化而天下始定矣

△呂註 人心其神矣乎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操存舍亡則無常體之可測出入無時則非今昔之可求莫知其鄉則非方所之可得神則若是人心亦然聖人先得我心之盡者也故無常心而以百姓心為心猶之鑑也無常形以所應之形為形而已聖人之視己心也如此則其視百姓心亦若是而已則善不善信不信亦何常之有哉故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知其心之善不善無常而以德善之故也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知其心之信不信亦無常而以德信之故也物得以生之謂德形體保神各有儀則之謂性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則德者性之所自出而無不善不信明矣聖人之在天下襟襟然不己為百姓渾其心渾其心也者使善信者不以自異而不善不信者不自棄故也百姓皆注其耳目唯聖人之為視聽而聖人皆孩之孩之也者遇之以慈待之以厚雖有不善不信猶善而信之知其心之無常猶己而已矣

△元澤註 善惡生乎妄見妄見生乎自私公於大道則雖目觀善惡而心無殊想矣故聖人因世之情強立毀譽而心知善惡本非其實故不善之善非憐而恕之乃不覺有異也忘善惡之實真善也是以萬法雖殊等為質相信與不信混為一體知一切相無非妄者故能視不善猶善知一切相無非質者故能視不信猶信當妄知實當質知妄此聖智所以異於眾人也

△息齋註 甚矣心之為天下害也莊子曰賊莫大於德有心而心有眼蓋心之為物潛天而天潛地而地無遠不至而世人但以分別為心分別心生妄有所見遂喪其全此莊周所以謂之賊也聖人

之心常與道俱道無所不在吾心亦無所不在故無常心及其出而應世知其相從於妄故取捨之心未嘗生也善吾從而善不善亦吾從而善於天下無不善是謂德善信從而信不信亦吾從而信於天下無不信是謂德信怵然常恐天下之人德有心而心有眼穿鑿取與不見大生故每為天下渾其心百姓用耳目所接者為明而不知其非明也聖人皆孩而畜之使不為非明所亂然則非明者豈釋氏所謂無明者歟

△宏甫註 百姓有善不善而聖人皆善之百姓有信不信而聖人皆信之夫聖人曷嘗有善信之心哉一以百姓之心為善信故也是為同德之善而非一人之善同德之信而非一己之信故曰德善德信也夫天下之人各一其心也久矣聖人則合天下之人而渾為一心百姓皆注其耳目以我觀彼以此視我各相是非不可一也聖人見此不喜聞彼不怒一以嬰兒遇之是以彼亦不矜此亦不懼釋然皆化而天下定矣聖人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為心也如此太上治世之大旨所以能無為者哉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者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避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也

△蘇註 性無生死出則為生入則為死用物取精以自滋養者生之徒也聲色臭味以自戕賊者死之徒也二者既分生死之道矣吾又知作而不知

休知言而不知默知思而不知忘以趨於盡則所謂動而之死地者也生死之道以十言之三者各居其三矣豈非生死之道九而不生不死之道一而已矣矣不生不死則易所謂寂然不動者也老子言其九不言其一使人自得之以寄無思無為之妙也有生則有死故生之徒即死之徒也人之所賴於生者厚則死之道常十九聖人常在不生不死中生地且無焉有死地哉

△呂註 生者死之徒死者生之始則生死相為出入而已矣生之徒十有三則由生而得生非幸生者也死之徒十有三則由死而得死非不幸而死者也民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則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殺養其外而病攻其內非以生為事顧不得其道而動之死地者也夫何故以其生之厚蓋由生得生由死得死者固不必論而以生為事而反之死地其失為在此也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焉老子之於此固已體之而言蓋以疑之言聞以質之何也此莊周所謂重言耶嘗試論之入之所以遇兕虎被甲兵而虎兕甲兵之所以能傷人者以吾有身故也今我視吾心莫知其鄉則吾心不可得吾心不可得則吾身與物亦不可得內不見有身外不見有物則孰為死地孰為虎兕甲兵而投其角措其爪容其刃哉然則善攝生者夫何以加此

△元澤註 至人不知死不知生故亦莫能死亦莫能生故曰未嘗死未嘗生也彼偏乎陰陽而與生死為徒者及徇欲為營動之死地者凡是三類所見則殊而原其所以迷大道之至正而不免於生

死者由妄有其生而於生過厚故耳或曰彼為道而至于枯槁者豈生之厚乎曰吾之所以為我而不死不生湛爾常一唯當息妄而彼乃執其所見更為枯槁故雖志趨空寂而不知其為有我之尤者也無死地者由其無生彼無生者湛然常生而不自生故未嘗死未嘗生道至于乎此則雖其形有禪而神未嘗變安得死乎此中國之神聖而西方之佛也若然者變化無常水火不能焦濡斫撻不能創病乘虛觸實往無不通則物欲有之而不得况能傷之哉或曰然則何以謂之攝生曰降此一等便為死生所有故攝生必至於此然後生常存也是比於含德之厚者又為至矣

△筆乘 生之徒十有三此練形住世者也死之徒十有三此殉欲忘生者也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此斷滅種性者也凡此十分之中率居其九皆生生之厚者也夫有生必有死是生固死之地矣兕虎甲兵將安避之善攝生則無生矣故兕之角無所投虎之爪無所措兵之刃無所容何者彼無地以受之也厚生者九無生者一老子於十者之中闕一自擬其旨微矣然聖人無生非故薄之也本無生也昔人云愛生者可殺也愛潔者可汙也愛榮者可辱也愛完者可破也本無生孰殺之本無潔孰汙之本無榮孰辱之本無完孰破之知此者可以出入造化遊戲死生

△程俱論 萬物之變莫大乎死生人之為道超然於死生之際則無餘事耳生果來乎死果往乎以生為實來則吾之所從來者宜可知矣南北邪東西邪上下邪審不可以言也而謂之實來可乎以死為實往則吾之所從往者宜可知矣心邪物邪人邪天邪審不可以言也而謂之實往可乎然則

吾之生也前不知其所起後不知其所斷貫萬古而常存者湛然也然後曉然知我之未嘗生未嘗死也將以奚為死地哉

老子翼卷之四

老子翼卷之五

明北海焦 竝弱侯輯  
秣陵王元貞孟起校

下篇中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亭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符長上聲下同

△希聲註 夫物生而後畜畜而後形形而後成其所由生者道也其所以畜者德也形其材者事也成其用者勢也萬物以能生故尊道以能畜故貴德道德以生畜之故自然為萬物所仰豈有授之爵位而後見尊貴哉然道者真精之體德者妙物之用體可以兼用用不可以兼體道可以體德德不可以兼道故稟其精謂之生含其炁謂之畜遂其形謂之長字其材謂之育權其成謂之亭量其用謂之毒保其和謂之養護其傷謂之覆此之謂大道既生之而不執有既為之而不矜恃既長之而不宰制此之謂玄德符長上聲下同此章言道德同於人是以其辭同而其理通也

△蘇註 道者萬物之母故生萬物者道也及其運而為德牧養羣眾而不辭故畜萬物者德也然而道德則不能自形因物而後形見物則不能自成遠近相取剛柔相交積而為勢而後興亡治亂之變成矣形雖由物成雖由勢而非道不生非德不畜是以尊道而貴德尊如父兄貴如侯王道無位而德有名故也恃爵而後尊貴者非實尊貴也

△呂註 萬物之生常本於無名之物而其畜常在於一而未形而物得以生之際無名者道也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者德也及其為物則特形之而已

非其所以生且畜也已。有形矣則裸者不得不裸，鱗介羽毛者不得不鱗介羽毛，以至於幼壯老死，不得不幼壯老死，皆其勢之必然也。故曰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然則勢出於形，形出於德，德出於道，道德本也。形勢末也。本尊而末卑，本貴而末賤，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此其所以能以無為之柔弱而勝形勢之剛強則王侯之所以賓化萬物者，在此而不在彼也。然則雖曰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至本而言之，則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莫非道也。而道終無名焉，故曰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元澤註 此四者皆道也，以其各得其道，故但為德焉。德則畜之而已，然畜之所以為德也，及乎得其得而成形則物而已矣。物有其形則遠近相取，剛柔相交各因其勢而成，故德者道之分物者德之器，勢者物之理，明乎道德則形勢不足知而應酢無難矣。命於天則為天子，命於天子則為諸侯，有所受命則出命者能賤之矣。唯道萬物之先而制其命，孰能假之故常自然也。

△息齋註 物非道不生，非德不畜，自其有形以至於勢長莫不以道德為主，道之尊德之貴至於此極矣。然不自尊其尊，不自貴其貴，其施於物非有心於物也。莫之命而常自然，自然而生自然而畜，凡所以長育成熟以至於養之覆之莫非自然者，由其自然故未嘗望物之報，生不辭勞施不求報是謂玄德。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歿身不殆。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

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兌，口也。人之有口，家出者塞而閉之，藏有於無守母者也。參同契云：耳口目之賢，閉固勿發，場兌口勿以淡希之順以耳，即此義不可不察。日小不可力得，日來惠季反，賢常道前清，賢明密而不露也。記曰：換而充，貴曰襲。

△蘇註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道方無名，則物之所資始也。及其有名，則物之所資生也。故謂之始，又謂之母。其子則萬物也。聖人體道以周物，譬如以母知其子，然無不察也。雖其智能周之，然而未嘗以物忘道，故終守其母也。天下皆具此道，然常患忘道而徇物，目悅於色，耳悅於聲，聞其悅之之心，而以其事濟之，是以終身而陷溺，不能救。夫聖人之所以終身不勤者，唯塞而閉之，未嘗出而徇之也。悅之為害始小而浸大，知小之將大而閉之，可謂明矣。趨其所悅而不顧，自以為強而非強也。唯見悅而知畏之者，可謂強矣。世人開其所悅，以身徇物，往而不反，聖人塞而閉之，非絕物也。以神應物，用其光而已，身不與也。夫耳之能聽，目之能見，鼻之能臭，口之能嘗，身之能觸，心之能思，皆所謂光也。蓋光與物接，物有去而明無損，是以應萬變而不窮，殃不及於其身，故其常性湛然相襲而不絕矣。

△呂註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則經所謂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者是也。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道常無名而爲天下母，何也？蓋有名徒爲萬物母而未足爲天下母，無名天地之始，則自天而下皆生於無名，故曰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也。聞道易得，道難得，道易守，道難守。今我既得其母，以與心契矣，非特聞之而已也。則知天下之物皆我之所出也，知天下之物皆我之所出，而我常守之而不失，則天下孰能以其所出而害其所自出哉。此

其所以歿身不殆也。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此則守其母之謂也。心動於內而吾縱焉，是之謂有兌。有兌則心出而交物，我則塞其兌而不通，不通則心不出矣。物引於外而吾納焉，是之謂有門。有門則物入而擾心，我則閉其門而不納，不納則物不入矣。內不出外不入，雖萬物之變芸芸於前，各歸其根而不知矣。夫何勤之有哉？古之人有能廢心而用形者，以此道也。若開其兌而不塞濟其事而不損，則我之心直爲物之逆旅，莫適守者，何恃而不亡哉？此所以終身不救也。夫惟守其母者，每見其心於動之微，則寂然不動矣。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故曰見小曰明，守無形之至柔而物莫之能勝也。故曰守柔曰強。既用其光以照其動之微，復歸其明以反於寂然也，則未嘗聞兌濟事以至於不救何殃之有哉？如是則襲於知和而深不可見矣。故曰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息齋註 道爲物母，物爲道子。古之得道者，能使子母不離，而道物爲一。蓋物從道出，物不異道，子從母出，子不異母，物不異道，而世欲棄物以求道，子不異母，而世欲棄子而求母，本不異而自異之，是以終不得而一也。使人知物即道，子即母，知之守之，則左右逢其原，有不難者。凡物不自道而用物以遺道者，以人開其兌也。兌者突也，穴其突以濟其欲，心蕩而精衰，則物隨而喪，必閉其兌，塞其門，神不外出，旋元自歸，自然子母不離，道與物一矣。古之至人保其身而身存者，用此道也。人之患在於不謹其小，不養其微，若自小而謹之，自微而養之，雖小必明，雖微必強，故曰見小曰明，知柔曰強。明者本也，光者明之所自出也，元明爲本，其末

其所以歿身不殆也。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此則守其母之謂也。心動於內而吾縱焉，是之謂有兌。有兌則心出而交物，我則塞其兌而不通，不通則心不出矣。物引於外而吾納焉，是之謂有門。有門則物入而擾心，我則閉其門而不納，不納則物不入矣。內不出外不入，雖萬物之變芸芸於前，各歸其根而不知矣。夫何勤之有哉？古之人有能廢心而用形者，以此道也。若開其兌而不塞濟其事而不損，則我之心直爲物之逆旅，莫適守者，何恃而不亡哉？此所以終身不救也。夫惟守其母者，每見其心於動之微，則寂然不動矣。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故曰見小曰明，守無形之至柔而物莫之能勝也。故曰守柔曰強。既用其光以照其動之微，復歸其明以反於寂然也，則未嘗聞兌濟事以至於不救何殃之有哉？如是則襲於知和而深不可見矣。故曰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分而爲視爲聽爲觸者皆其光也道自本流於末學自末求其本故曰用其光復其明是謂常常即本明自明而出今以光歸其明故曰常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惟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資貨有餘是謂盜竽非道哉介然有知猶言微有知也表平也路狹而捷爲徑除治也夸張曰施除先人之賦是也青赤爲文色絲爲采傳奕云采是古文賦字資貨一作財貨盜竽誤作盜夸今從韓非本

田荒則府倉虛府倉虛則國貧國貧而民俗淫侈民俗淫侈則衣食之業絕衣食之業絕則民不得無飾巧詐飾巧詐則知采文知采文之謂服文采獄訟繁倉庫虛而有以淫侈爲俗則國之傷也若以利劍刺之故曰帶利劍諸夫飾智故以至於傷國者其私家必富私家必富故曰資貨有餘國有如是者則愚民不得無術而效之效之則小盜生由是觀之大姦作則小盜隨大姦唱則小盜和也者五聲之長者也故采先則鐘瑟皆隨采唱則諸樂皆和今大姦作則俗之民唱俗之民唱則小盜必和故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而資貨有餘者是之謂盜竽矣

△希聲註 老氏言若吾儕然略無知道之心始欲希於當世則唯所行之爲務務其苟合於當世也使我介然微有知常之明方將行於大道則唯所施而是畏畏其不合於大道也夫大道之云猶亨衢也亨衢平易無往不達以其大直不患小迂而世人欲速由於捷徑是以崎嶇迷惑不達所趨故聖人病之慎所施教畏其導民於邪路終不合於大道焉噫入其國其政教可知也觀朝闕甚修除

牆宇甚雕峻則知其君好土木之功多嬉遊之娛矣觀田野甚荒蕪則知其君好力役奪民時矣觀倉廩甚空虛則知其君好末作廢本業矣觀衣服多文采則知其君好淫巧盡文工矣觀佩帶皆利劍則知其君好武勇生國患矣觀飲食常饜餼則知其君好醉飽忘民事矣觀資貨常有餘則知其君好聚斂困民財矣凡此數者皆盜用民力以爲夸毗故謂之盜夸盜夸者非有道之治也然則盜用之云陰取之而民不知也所謂唯施是畏其在

此乎  
△蘇註 體道者無知無行無所施設而物自化今介然有知而行於大道則有施設建立非其自然有足畏者矣大道夷易無有險阻世之不知者以爲迂遠而好徑以求捷故凡舍其自然而有所施設者皆欲速者也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豈復飾末廢本以施設爲事夸以誨盜哉

△呂註 君子之於道不可以不剝心剝而無餘雖萬變陳於前而不足以撓吾之靜夫何施而畏哉使我不能剝心而有介然之知行於大道則唯施是畏求其周行不殆不可得也况夫開其兌濟其事者耶大道之爲體不知而知則夷之甚者也而民乃欲以有知求之是好徑而不知所由也人之生以食爲本而食必出於田田治而倉實倉實而食足食足而財豐財豐而廷治以知其本之所自出故也今以介然有知之心而行於大道則已不得其母不得其母則其子非吾有也非吾有而取之猶之灑掃其庭內蕪其田虛其倉而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資財有餘亦非其有而取之矣非盜夸無以爲也豈道也哉

△息齋註 道不在知知者邪思也真道必明明而非知知不可及故施之不盡用之不窮使我介然以有知之心而行大道所知有限而道無窮怵然恐其施之不足是謂惟施是畏蓋大道甚夷而民好徑好徑者知之爲賊也使行於無知則凡所見聞無非道者豈不蕩然廣大心逸日休哉後世不然朝甚除者治也除治其朝廷則外飾者至矣田甚蕪則心不治倉甚虛則行不修方且服文采以眩人帶利劍以威眾積積飲食財貨而無所用之是謂盜夸如此則去道遠矣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修之於家其德乃餘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邦其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韓非一作國美人遊高帝諱改之於觀不叶今從本

△蘇註 世豈有建而不拔抱而不脫者乎唯聖人知性之真審物之妄捐物而修身其德充積實無所立而其建有不可拔者實無所執而其抱有不脫者故至其子孫猶以祭祀不輟也身既修推其餘以及外雖至於治天下可也天地外者世俗所不見突然其理可推而知也修身之至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皆吾之所及知也然安知聖人以天下觀天下亦若吾之以身觀身乎豈身可以身觀而天下獨不可以天下觀乎故曰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言亦以身知之耳

△呂註 凡物以建而立者未有不拔者也唯爲道者建之以常無有則善建而不拔矣凡物以抱而固者未有不脫者也唯爲道者抱神以靜則善抱

而不脫矣夫唯所建所抱者如此則其傳豈有窮哉此子孫所以祭祀不輟也世之所謂修德者或修之於天下國家而不知其本真乃在吾身也故曰修之身其德乃真或修諸其身而不能推之於天下國家者故曰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也莊周以為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直以治天下其說出於此也然則何觀而修之身哉以身觀身而已矣何謂以身觀身今吾觀吾身之所有何自也則知吾身之所自而有矣又觀吾身之所以觀者何自也則知吾觀之所自而觀矣既知吾身之所自而有又知吾觀之所自而觀則所以修之身者已足而無待於外也以家觀家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亦若是而已矣古之所以藏天下於天下者用是道也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不噉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物壯則老謂之老道不道早已蜂蠶之類以尾端肆毒曰螫猛獸虎豹之類以爪按掌曰據攫鳥鷂之類以羽距擊鷙曰攫堅曰以四指握指為握固峻曰反說文云赤子陰也號不噉黃茂材云古本無噉字噉不噉曰噉莊子之文後人增入之祥吉凶之候也

△蘇註 老子之言道德每以嬰兒況之者皆言其體而已未及其用也夫嬰兒泊然無欲其體則至矣然而物來而不知應故未可以言用也道無形體物莫得而見也况可得而傷之乎人之所以至於有形者由其有心也故有心而後有形有形而後有敵敵立而傷之者至矣無心之人物無與敵者而曷由傷之夫赤子所以至此者唯無心也無執而自握無欲而自作是以知其精有餘而非心

也心動則氣傷氣傷則號而啞終日號而不啞是以知其心不動而氣和也和者不以外傷內也復命曰常遇物而知反其本者也知和曰常得本以應萬物者也其實一道也故皆謂之常生不可益而欲益之則非其正矣氣惡妄作而又以心使之則強梁甚矣益生使氣不能聽其自然日入於剛強而老從之則失其赤子之性矣

△呂註 人之初生其德性至厚也比其長也耳目交於外心識受於內而益生日益多則其厚者薄矣為道者損其所益生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故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夫赤子之為物特以其受沖氣之和積而未散而猶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况夫充純氣之守通乎物之所造而其和夫同於物者夫孰能害之魏文侯之問卜商是也蓋唯精為能致和何以言之今夫赤子不知所取而握固不知所與而峻作則精也使赤子也介然有取與之知則不一而蠱矣其能如是乎故曰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無所憂懼故雖終日號而啞不噉則和也使赤子也有所憂懼則氣戾而不和其能若是乎故曰終日號而啞不噉和之至夫形全精復與天為一精而又精反以相天精而至於相天則其充沖氣之和以至大同於物不足異也故致道之極則至於復命復命曰常含德之厚則至於知和知和亦曰常則道德雖有間及其會於常則同也知常則常因其自然而不益生生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身若稿木之枝而心若死灰奚以心使氣為哉故益生則曰祥禍福無有則無人災祥者禍福兆於此而人災隨之矣心使氣則曰強強梁者死之徒夫致虛而守柔者道也道乃久沒身不殆致實而強則

物而已物壯則老其道也哉故曰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蘇註 道非言說亦不離言說然能知者未必言能言者未必知唯塞兌閉門以杜其外挫銳解紛和光同塵以治其內者默然不同而與道同也可得而親則亦可得而疏可得而利則亦可得而害可得而貴則亦可得而賤體道者均覆萬物而孰為親疏等觀逆順而孰為利害不知榮辱而孰為貴賤情計之所不及此所以為天下貴也

△呂註 知至於知常則知之至也知之至則默而成之而無不理也何所容心哉苟為不能無言則不能無我雖知之非真知者也故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則默而成之道也若然者萬物一府死生同狀無所甚親無所甚疏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親疏則不違害故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榮通不醜窮故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夫可得而親疏利害貴賤者則貴在於物而物不能賤也其為天下貴不亦宜乎然則知道者固終不言故曰今以言言道則言非道也而知者乃以言為知則是知知矣斯言所以不得不出也以其言出於無言雖言猶不言也夫道豈默然也哉

△碧虛註 君平日五味在口五音在耳如甘非甘如苦非苦如商非商如羽非羽而易牙師曠能別

之其所以別之者口不能言也音味尚爾况妙道乎所以曰知者不言者不知也塞兌閉門已見第五十二章然彼則約道清淨以塞嗜欲愛悅之端此則宗道無言故與損聰聰明之說夫道無形不可以目視不可以口傳故心困焉不能知口辟焉不能議此至人不待收視緘口而自塞兌閉門也挫銳解紛和光同塵已見第四章然彼則就道以論功此則據人以明行至人與天同心而無知與道同身而無體則進銳紛亂之心於何而有光塵分別之意於何而生哉故至人之遊處顯則與萬物共其本晦則與虛無混其根語默隨時而不殊危言日出而應變是以謂之玄同也

△元澤註 不言者非密而不言誠無所事言何則不見一法故也不見一法故物物而不物於物况可得而親疏貴賤之乎可得而親疏貴賤者物而已矣彼物物而不物於物故莫之尊而常貴也

△息齋註 世之所有皆為夢境故知者不言知言之未盡也世之味者以夢為實誹謗誦說終不離夢故言不知由其見之未至也塞其兌謹其出也閉其門閉其入也挫其銳者治其內也解其紛者理其外也

和其光者抑其在己也同其塵者隨其在物也無出無入無內無外無己無物是謂玄同既得其同謂之親而遠謂之疏而近謂之利而不喜謂之害而不懼謂之貴而不高謂之賤而不下凡物不足以名之故能為天下貴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技巧物滋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老子  
西村舍

△蘇註 古之聖人柔遠能邇無意於用兵唯不得已然後有征伐之事故以治國為正以用兵為奇雖然此亦未足以取天下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取之執者失之唯體道者廓然無事雖不取天下而天下歸之矣人主多忌諱下情不上達則民貧而無告利器權謀也明君在上常使民無知無欲民多權謀則其上眩而昏矣人不務本業而趨末技則非常無益之物作矣愚人之詐偽而多為法令以勝之民無所措手足則日入於盜賊矣

△呂註 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其來久矣則其所以治國用兵者固不同也治國者不可以不常且久者也故以正而不以奇正者所以常且久也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故有道者不處兵而常且久則是處之也故以奇而不以正奇者應一時之變者也以奇故不能不有以正故不以智治國國之福也治國而無所事智則有事之不可以取天下也明矣故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何以知無事之足以取天下哉以有事不足以取天下而知之也夫唯為不出於無為而至於有事則天下多忌諱以避其所惡則失業者眾而民彌貧人多利器以趨其所好則下難知而國家滋昏民彌貧而多利巧國家滋昏而奇物滋起此法令所以滋彰而盜賊多有也法禁於法之所加而不能禁於法之所不加令行於令之所聽而不能行於令之所不聽民貧而多利巧則令有所不聽矣國家昏而奇物滋起則法有所不加矣此所以滋彰而盜賊多有也若然者凡以有事取天下之過也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此則取天下常以無事之證也蓋其失之也由有

事故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而國家滋昏惟其如此故民多利巧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也其復之也由無為故好靜無為故民自化而絕巧棄利奇物不起好靜故民自正而盜賊無有由無為好靜故無事而無欲以無事故民自富而無忌諱之貧以無欲故民自樸而無利器之昏其序然也

△息齋註 我以正治人由人之本正也以奇用兵由兵之本奇也以無事取天下由天下之本無事也凡我之應物者豈以我哉亦由物而已矣古之聖人能以天下為一身中國為一人者其治自心出也我多忌諱則禁防必設禁防既設則民安得而不貧我以利示民則民多趨利民既趨利則國安身而不昏我以巧示民則民多伎巧伎巧既勝則奇物安得不滋我以法治民則民亦竊法以自便上下相冒則盜賊安得而不多聖人示以無為示以好靜示以無事示以無欲天下各以其所示者報之故曰德猶風也民猶草也草上之風必偃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邪正復為奇善復為祇人之迷也其日固久矣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刺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蘇註 天地之大世俗之見有所眩而不知也蓋福倚於禍禍伏於福譬如老穉生死之相繼未始有止而迷者不知也夫惟聖人出於萬物之表而攬其終始得其大全而遺其小察視之問問若無所明而其民醇醇各全其性矣若夫世人不知道之全體以耳目之所知為至彼方且自以為福而不知禍之伏於後方且自以為善而不知妖之起

而不利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蘇註 天地之大世俗之見有所眩而不知也蓋福倚於禍禍伏於福譬如老穉生死之相繼未始有止而迷者不知也夫惟聖人出於萬物之表而攬其終始得其大全而遺其小察視之問問若無所明而其民醇醇各全其性矣若夫世人不知道之全體以耳目之所知為至彼方且自以為福而不知禍之伏於後方且自以為善而不知妖之起

西村舍



於中區區以察為明至於察甚傷物而不悟其非也可不哀哉知小察之不能盡物是以雖能方能廉能直能光而不用其能恐其陷於一偏而不反也此則世俗所謂問也

△呂註 以正治國以無事取天下則其政問問者言其不以察為快也故其民清濁清濁者言其不潔於薄也以智治國以有事為天下則其政察察者反問問者也故其民缺缺缺者言其不全於樸也清濁故安於德性而不為禍福奇正善妖之所遷是不潔於薄也缺缺故避禍而未必免求福而未必得以為正也而有時乎為奇以為善也而有時乎為妖而禍福奇正善妖未知孰在也徒令智多而難治是不全於樸也何則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清濁至有所拂者有所宜有所拂者世所謂禍而有所宜則福所倚也也有所宜者世所謂福而有所拂則禍所伏也則孰知其極而避就之耶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則所謂正者果未可知也今為正者後或為奇此為奇者彼或為正善與妖亦然則天下之禍福正奇善妖果未可定也民自有知以來迷而執之其日久矣奈何重之以察察之政而使之不得反樸而全乎是以聖人方而不割故不以一人斷制利天下廉而不刺故勝物而不傷直而不肆故能曲全而枉直光而不耀故用其光復歸其明此無他取此問問而去彼察察故也

自然之理也昧者不知理道之正專以察為明以求僥倖之福遂使正復化而為奇善復化而為祇人之迷其日久矣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害直而不肆光而不耀賞罰刑政蓋有設而不用其極則能使奇者反而為正祇者變而為善故曰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域教化之廢引中人而陷於小人之途此不可不知也

△農師註 其無正邪蓋有正者有正者所謂正正者無正是也夫唯無正故能超乎吉凶之表而無禍無福以知其極也若夫未能致於無正之地而流於吉凶之域則一禍一福其運如輪其循如環終於迷而已故曰正復為奇善復為妖民之迷其日固久

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一作復也

△韓非解 眾人之用神也躁躁則多費多費之謂侈聖人之用神也靜靜則少費少費之謂嗇嗇之為術也生於道理天能嗇也是從於道而服於理者也眾人離於忠陷於禍猶未知退而不從從道理聖人雖未見患禍之形虛無服從於道理以稱蚤服故曰夫唯嗇是謂蚤服知治人者其思慮謹知事天者其孔竅虛思慮靜故德不去孔竅虛則和氣日入夫能令故德不去新和氣日至者蚤服者也故曰蚤服是謂重積德

△蘇註 凡物方則割廉則刺直則肆光則耀唯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刺直而不肆光而不耀此所謂嗇也夫嗇者有而不用者也世患無以服人苟誠有而能嗇雖未嘗與物較而物知其非不能也

則其服之早矣物既已服敏藏其用至於沒身而終不試則德重積矣德積既厚雖天下之剛強無不能克則物莫測其量矣如此而後可以有國彼世之小人有尺寸之柄而輕用之一試不服天下測知其深淺而爭犯之雖欲保其國家不可得也吾是以知嗇之可以有國可以有國則有國之母也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以嗇治人則可以有國者是也以嗇事天則深根固蒂者是也古之聖人保其性命之常不以外耗內則根深而不可拔蒂固而不可脫雖以長生久視可也蓋治人事天雖有內外之異而莫若嗇則一也

△呂註 治人而不以人之所以為人者治之則人不可得而治矣事天而不以天之所以為天者事之則天不可得而事矣精神四達並流而無所不極化育萬物其名為同帝則人之所以為人而天之所以為天者也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為一則人其有不可得而治天其有不可得而事者乎故曰治人事天莫如嗇也夫唯嗇其精神而不用則早復者也苟為不嗇而費之至於神做精勞難欲反其精神亦無由入矣其於復也不亦晚乎故曰夫唯嗇是謂早復人之生也固足於德夫誠能嗇而早復之則德日益以充故曰早復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德之至者也至德者火不能熱水不能濕寒暑不能害而禽獸不能滅則安往而不克哉故曰重積德則無不克夫有所不克則其道有時而極也無所不克則孰知其極哉故曰無不克則莫知其極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莫知其極則不物而能物物者也雖有土而無其累矣故曰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

復守其母歿身不殆故曰有國之母可以長久然則膏之爲道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也精神者生之根而藏之則根深而長矣長生者視之蒂而保之則蒂固而視久矣

△息齋註 外以治人內以事天皆莫若膏者無所不膏之謂也謹於內則於外內心不馳外心不起之謂膏故能早服內服其心外服其形寂然不動則德有所積積於不積則無不勝無不勝則無不治雖有國猶可也人知其可以有國而不知其可以有國者由其有本也本積既厚則其塵垢糠粃猶將陶鑄堯舜况其下者哉此所謂深根固蒂治人事天之道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之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德力至及聖人亦不傷之一作爲是之指神而言也

△韓非解 工人數變業則失其功作者數搖徒則亡其功一人之作曰亡半日十日則亡五人之功矣萬人之作曰亡半日十日則亡五萬人之功矣然則數變業者其人彌眾其虧彌大矣凡法令更則利害易則民務變務變之謂變業故以理觀之事大眾而數搖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烹小鮮而數撓之則賊其澤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貴靜不重變法故曰治大國者若烹小鮮人處疾則貴醫有禍則畏鬼聖人在上則民少欲民少欲則血氣治而舉動理舉動理則少禍害夫內無瘧疽癩痔之害而外無刑罰法誅之禍者其輕恬鬼也甚故曰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治世之民不與鬼神相害也故曰非其鬼不傷人也其神不傷人也鬼崇也

疾人之謂鬼傷人入逐除之之謂人傷鬼也民犯法令之謂民傷上上刑戮民之謂上傷民民不犯法則上亦不行刑上不行刑之謂上不傷人故曰聖人亦不傷民上不與民相害而人不與鬼相傷故曰兩不相傷民不犯法則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則民蕃息民蕃息而畜積盛民蕃息而畜積盛之謂有德凡所謂崇者魂魄去精神亂精神亂則無德鬼不崇人則魂魄不去魂魄不去則精神不亂精神不亂之謂有德上盛畜積而鬼不亂其精神則德盡在於民矣故曰兩不相傷則德交歸焉言其德上下交盛而俱歸於民也

△蘇註 烹小鮮者不可撓治大國者不可煩煩則人勞撓則魚爛聖人無爲使人各安其自然外無所煩內無所畏則物莫能侵雖鬼無所用其神矣非其鬼之不神亦有神而不傷人耳非神之不傷人聖人未嘗傷人故其鬼無能爲耳人鬼所以不相傷者由上有聖人也故德交歸之

△呂註 得有國之母以治國雖大無難也烹魚者不可以煩而烹小鮮者尤當全之而不割者也治大國者亦若是而已烹而割之則傷矣以道蒞天下者謂之大制亦不割以傷之而已及其至也則其鬼不神凡以不傷之所致也何以言之鬼之爲道非不神也厥與人維擾而見其神則不能不傷人而所以不神者以聖人爲能以道蒞天下使人不淫其性不遷其德無大喜大怒以干陰陽之和所謂處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者也則是聖人亦不傷人也唯聖人爲能不傷人故陰陽和靜鬼神不擾萬物不傷羣生不夭則其神不傷人也神不傷人則無以見其靈響而神焉由此觀之

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也由其神不傷人故不神也非其神不傷人由聖人亦不傷人故其神不傷人也使聖人之於人不能全其樸而傷之而人失其性至於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人之所以傷神者爲多則神其能不傷人乎夫唯神不傷人則神歸德於人神不傷人而人亦歸德於神矣故曰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息齋註 治國者聖人之餘事不啻如烹小鮮雖恢奇詭怪道通爲一故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使鬼而有神凡恢奇詭怪皆化而爲道道豈有傷人者乎本欲吾不傷人故其幽至於鬼神皆不能以神傷物大而政治幽而鬼神兩不傷故人鬼之心交歸焉非至德其能如是乎

△程俱論 聖人不傷民固也而能使鬼神亦不傷人何哉蓋人之在道之在人猶魚之在水水之在魚也亦何生死之辨乎方其以道蒞天下天下之民其生也泊焉所以善其生也其死也寂然所以善其死也寂然而已鬼安得而神乎生也如彼死也如此尙安得有靈響崇厲之爲哉

△宏甫註 烹小鮮者撓之則爛故聖人以無爲治天下雖有神姦無所用之非聖人能絕之使不神也雖神而自不能爲人之傷也何也以聖人未嘗傷人也夫聖人不傷人神亦不能爲人之傷是兩不相傷也但不傷則德歸焉豈別有德以不傷之哉天德即傷之矣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而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爲下

△蘇註 天下之歸大國猶眾水之趨下流也眾動之赴靜猶眾高之赴下也大國能下則小國附之小國能下則大國納之大國下以取人小國下而取於人

△呂註 知以道治其國固不傷其人矣而不知所以交天下者則已雖不傷人而有傷其人者矣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交牝牡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是乃所以交天下而保其人之道也蓋天下之交牝而牝常以靜勝牡而所以勝者由以靜為下故也大國誠能居下流以致天下之交則牝以靜為下而勝牡之道也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則所謂或下以取之也下以取之者言大之於小宜若可以無下而下者以取之故也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則所謂或下而取之者也下而取之者言小之於大不得不下而取之故也蓋大國不過欲兼畜人而小國不過欲入事人今大者下小小復下大兩者各得其所欲則其有不取之者乎取之者言得其心而不失之謂也然則大者小者莫不為宜下而獨曰大者宜為下何也小而不能下大非徒不能取大國而亦災禍及之矣則不嫌於不宜故曰大者宜為下而已

△息齋註 國大而能降以求物則物必交歸之牝以靜而下物故牝常勝牡以大國而下小國則必得小國以小國而下大國則必得大國故大國或下小國以取小國或下大國而取者各獲其心之謂也故大國不過欲畜小國小國不過欲事大國夫如是而後兩者各得其所孟子曰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故大國尤宜為下

△吳註 交會也大國者諸小國之交會如水之下

流為天下眾水之交會也牝不先動以求牡牡常先動以求牝動求者招損靜俟者受益故曰以靜勝牡動求者居上靜俟者居下故曰以靜為下或曰牝字其一疑衍大國不恃其尊謙降以下小國則能致小國之樂附小國甘處於卑俯伏以下大國則能得大國之見容下以取謂大國能下以取小國之附下而取謂小國能下而取大國之容也大國下小國者欲兼畜小國而已小國下大國者欲入事大國而已兩者皆能下則大小各得其所欲然小者素在人下不患乎不能下大者非在人下或恐其不能下故曰大者宜為下章首下流之喻以喻大國非在人下而能下者牝牡之喻以喻小國素在人下而能下者

△林希逸註 大國不過欲兼畜乎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乎人二者皆非自下不可惟能自下則兩者皆得其欲然則知道之大者常以謙下為宜矣此句乃一章之結語其意但謂強者須能弱者須能無始為知道一書之意往往如此解者多以其說喻處作真實說以故失之獨黃茂材云此一篇全是借物明道此言最當但不能推之於他章耳道者萬物之與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入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為天下貴行去聲先

△蘇註 凡物之見於外者皆其門堂也道之在物譬如其與物皆有之而人莫之見耳夫唯賢者得而有之故曰善人之寶愚者雖不能然而非道則不能安也故曰不善人之所保蓋道不遠人而人則遠之今誠有人美言之則可以為市於世尊

行之則可以加於人矣朝為不義而夕聞大道妄盡而性復雖欲指其不善不可得也而又安可棄之哉立天子置三公將以道救人耳雖有拱璧之貴駟馬之良而進之不如進此道之多也道本在我人患不求求則得之矣道無功罪人患不知知則凡罪不能汗也

△呂註 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則未有一物而不足於道者也室之有奧深遠燕聞而尊者之所處也萬物莫不有深遠燕聞尊高之處則道是也故曰道者萬物之奧唯其如此故善人之寶而不善人之所保也何則善人知其善之所自出則得之而有無窮不貴之富非其寶耶不善人知其不善至於此而玄同則雖有萬惡渙然而釋矣非其所保耶夫言之美者可以市行之尊者可以加入則人無不善固知美所美而尊所尊也有道者之於人猶天地也天無不覆地無不載非特美言尊行之比也則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所以享於上者禮之恭幣之重者也然不如坐進此道以道之為天下貴雖坐而進之過於恭禮重幣也天子三公所以坐而論者不過此而已矣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求以得則所謂善人之寶有罪以免則所謂不善人之所保也唯其如此此所以為天下貴而古之所以不得不貴也

△息齋註 奧者藏也道為萬物之所貴如奧之能藏物賢者以道為寶故樂得其得不賢者非道莫保故樂免其罪由其根於人心之自然無使之者故言依於道則其美可市行依於道則其尊可加於人苟非人心之自然則言而不從行而不應矣由人各根於道不幸而陷於不善則聖人亦何忍

棄之故立天子置三公非苟利其富貴也蓋不欲  
遂棄人於不善還以斯道善之而已使雖有拱壁  
以先駟馬不如出一善言建一善行使天下之人  
不失其善則其利豈小補哉由其以道覺民是謂  
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以其善者不  
日而得其善使不幸而至於不善則亦足以自免  
於惡此豈不足以爲天下貴邪

△吳註 萬物之奧萬物之最貴者與室之西南隅  
寢廟之制有室有室在內故室爲貴室中之制  
東南隅曰突東北隅曰窗西北隅曰屋漏與尊者  
所居故與爲貴道之尊貴猶寢廟室之與拱壁  
合拱之壁駟馬一乘之馬拱壁先駟馬猶春秋傳  
言乘車先十二牛也坐跪也朝聘之享駟馬陳於  
外執拱壁以將命曰先朝聘以拱壁駟馬爲至貴  
而未足貴也不如跪而進此道之尤貴

△葉註 夫婦之愚未有求道而不得一有聞焉雖  
向所嘗以爲罪者可以一洗皆空則道之爲貴果  
在此不在彼也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  
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  
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  
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爲也  
純甫云人皆有所爲聖人亦耳獨無所爲乎但  
衆人所爲者有爲之聖人所爲者無爲之道此  
其所以異也事所爲之條件  
也味所爲之理趣也作起也

△蘇註 聖人爲無爲故無所不爲事無事故無所  
不事味無味故無所不味其於大小多少一以道  
遇之而已蓋人情之所不忘者怨也然及其愛惡  
之情忘則雖報怨猶報德也世人莫不貴大而侮  
小難多而易少至於難而後圖大而後爲則事常  
不濟矣聖人齊大小一多少無所不畏無所不難

而安有不濟者哉  
△呂註 有道者其爲常出於不爲故爲無爲爲無  
爲故事無事無事故味無味何則方吾之爲也  
求其爲者不可得則爲出於不爲矣有爲則有事  
爲而無爲則事亦無事也非徒無事也雖味之而  
無味矣味之者反覆尋繹之謂也道之爲物視  
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雖反覆尋繹之復歸  
於無物而已矣唯其如此故可以大可以小可以  
多可以少多少舉在於我而所謂怨者固無常心  
則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  
而皆報之以德矣人之所難忘者怨也而以德報  
之則他不足以累其心矣非徒然也而圖難於其  
易爲大於其細以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  
大事必作於細而我常無作也苟有所作必於易  
與細而見之則所謂知幾其神者是也能得之於  
吾心則其推之於天下國家無難矣是以聖人終  
不爲大故能成其大以爲大於其細而不爲大於  
其大故也出諾易也復言難也不慎重於出諾之  
際則言難復矣易而圖之則易也難而圖之則難  
矣不圖之於易圖之始而圖之於難則難矣此俗  
人之所以寡信而多難也是以聖人由難之故終  
無難以難之於其易而不難之於難也

△息齋註 爲無爲則己不勞事無事則人不煩味  
無味則物不費世所謂大小多少者以形言也聖  
人遊於形器之外故大小多少等而爲一夫大小  
多少尚等而一之又况於恩怨報施之間乎吾所  
爲所施者惟德而已豈知其有所怨豈知其有所  
報者哉既無恩怨報施之別又無大小多少之異  
其於天下之故豈有心於爲之哉事必求易大必  
由細自易而往則難者亦易自細而行則大者亦

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而大必歸之者由其無心  
也惟其無心於事故未嘗先事而期於物豈若世  
之小夫己未爲而先諾事至而多易先諾則必算  
信多易則必多難聖人於事未至則常若難之非  
難之也不以我必於物故若難之惟其難之故終  
無難

△筆乘 夫事涉於形則有大小係乎數則有多少  
此怨所由起也惟道非形非數而聖人與之爲一  
以無爲爲爲以無事爲事以無味爲味愛惡妄除  
聖凡情盡而泊然棲乎性宅則大小多少一以視  
之而奚怨之可報哉惟德以容之而已然此無爲  
無事無味也不可力得至易也不可目窺至細也  
雖至易而至難者待此以解雖至細而至大者待  
此以成豈可以其易與細而忽之哉學道者亦或  
有見於此而又以爲大之心奪之故易與細不常  
爲我有唯聖人自始至終爲無爲無事無味無味  
而不以世俗所謂大者分其心故難者大者當處  
寂然了無畱礙而大道自此全矣此所謂成其大  
者也嗟乎此非特起大丈夫見理明用心剛者不  
能信不能守而可與輕諾多易之流道哉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異判其微易散爲之於  
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蒙末九成之臺起  
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是  
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  
成而敗之慎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  
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眾人之所過以恃萬物之自  
然而不敢爲廉此詞反辨一作破成一作屑今從傳  
然矣而反輔之非自然也今從韓非本  
然矣而反輔之非自然也今從韓非本  
△蘇註 方其未有持而謀之足矣及其將然非泮  
而散之不去也然猶愈於既成也故爲之於未有

者上也治之於未亂者次也木也臺也行也積小成大治亂禍福之來皆如彼三者聖人待之以無爲守之以無執故能使福自生使禍自亡譬如種苗深耕而厚耘之及秋自穰譬如被盜危坐而熟視之盜將自卻世人不知物之自然以爲非爲不成非執不畱故常與禍爭勝與福生賢是以禍至於不救福至於不成蓋其理然也聖人知有爲之害不以人助天始終皆因其自然故無不成者世人心存於得喪方事之微猶有不知而聽其自然者及見其幾成而重失之則未有不以爲敗之者矣故曰慎終如始則無敗事人皆徇其所欲以傷物信其所學以害理聖人非無欲也欲而不欲故雖欲而不傷於物非無學也學而不學故雖學而不害於理然後內外空明廓然無爲可以輔萬物之自然而待其自成矣

△呂註 其安易持危而持之則難矣其未兆易謀已動而謀之則難矣其脆易破則不可使至於堅其微易散則不可使至於著物皆然心爲甚通諸其心則於天下國家無難矣安也未兆也則是爲之於未有也脆也微也則是治之於未亂也合抱之木生於毫末大生於小也九層之臺起於累土高起於下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遠始於近也則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其本末常如此也爲之於未有則是以不爲爲之也治之於未亂則是以不治治之也已有而爲之則爲之欲成而反敗之已亂而治之則執之欲固而反失之也是以聖人爲之於未有則我固無爲也故無敗治之於未亂則我固無執也故無失民之從事常在既有之後故至於幾成而敗之以不知其本故也使知大生於小高起於下遠始於近慎終如始則無敗事也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則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非知此者也學不學以復眾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則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者非知此者也

△元澤註 不欲之欲非無欲也欲在於不欲耳故不貴難得之貨而已聖人所謂無爲無執者故未至於釋然都忘也但不於性分之外更生一切耳且民飽食煖衣性所不免欲此而已不爲有欲而離性之後更貴難得之貨此乃愚人迷妄失本已遠故也故聖人常欲不欲以救其迷而反之性不學之學非無學也所學在於不學耳以復眾人之所過故也眾人逐末多事聖人以不學之學救其過而反之道輔自然者莊子所謂反以相天是也爲之則以人滅天矣故不敢爲然則萬物安乎性命之常而事物無所兆矣夫豈有脆之可泮微之可散者哉

△息齋註 聖人常安其所安故其安無不安而其持無所持故曰易持以不持持其安儻有微心之起自其未兆而謀之自其脆而破之自其微而散之故無有撓其安者由持其安於未有治其心於未亂譬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於無爲之中自然而爲於無積之中自然而積累日益去善日益積而聖人未嘗知也若有意爲之即爲敗之有意執之即爲失之由其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世之於道所以難成而易壞者由其有意於爲之執之方其始若無所容其勤及其終又不免於怠皆爲之執之咎也使其始不爲其始不執則求其勤且不可得而况於怠歟此世所以幾成而敗也惟聖人以不欲爲欲故未嘗貴難得之貨所謂難得者不必

管子

卷之五

金玉也身外之物皆難得矣眾人目過於色耳過於聲吾以不學爲學收視反聽復眾人之所過以輔道之自然而不敢爲夫豈有爲之執之之病哉

△吳註 慎終如始又承上文終無難與終不爲大二終字而言始雖以爲難至終而不以爲難始雖不敢以爲大至終而自以爲大則事幾成而敗於終者有矣故必慎終如始始以爲難而終亦以爲難始不爲大而終亦不爲大則終無敗事也

△劉榮註 欲眾人之所不欲故曰欲不欲不欲眾人之所欲故曰不貴難得之貨學眾人之所不學故曰學不學不學眾人之所學故曰復眾人之所過

老子翼卷之五

明北海焦 竑翁侯輯

秣陵王元貞孟起校

下篇下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至於大順楷式也式法也下微曰保秀周不貴智而有玄德者獨賤之疑反於物乃順於道

△蘇註 古之所謂智者知道之大全而覽於物之終始故足貴也凡民不足以知此而溺於小智以察為明則智之害多矣故聖人以道治民非以明之將以愚之耳蓋使之無知無欲而聽上之所為則雖有過亦小矣苟以智御人人亦以智應之則上下交相賊耳吾之所貴者德也物之所貴者智也德與智固相反然智之所順者小而德之所順者大也

△呂註 眾人昭昭我獨若昏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我愚人之心也哉古之善為道者在己若此則推之於民也固非明之將以愚之也察察昭昭則所謂明之也若昏悶悶則所謂愚之也民之失性居華而去實故智多而難治誠欲治之則去智與故鎮之以無名之樸則彼將自化而以智治之適所以亂之也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而毀則為賊治國而以智則毀其則矣故曰以智治國國之賊治國而不以智則無介然之知其道甚夷而無益生之祥則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故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非特施之於治國而已而於身亦楷式而未嘗違也蓋知其子守其母歿身不殆則不以智治之而福者也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則

漸西村舍

以智治之而賊者也則不以智之與以智非亦我之楷式乎誠知楷式而不違其德可謂玄矣德而至於玄則深而不可測遠而不可量以情觀之不能莫逆於心及其至也與物反本無所於逆故曰常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息齋註 夫所謂道者不在耳目聲色之間而世人目視非色耳聽非聲為聲色之所留礙而不知見聞覺知有出於聲色之外者今據告人曰爾之見聞覺知皆非真也則人孰不怪且笑哉故道非明民將以為愚而憐之可也夫民之愚留礙於聲色不知自解吾方示之以無為示之以澹泊且猶未悟而况欲以智示之歟生民之患在於多智智不以正其智為邪今吾未能覺其邪而又以智示之是反開其偽也故以智治國為國之賊儻行其所無事而不開民之機心機心不生則純白備謂之國福不亦可乎上之所行下之所效未有我靜而彼動我素樸而民多欲者故曰知此兩者亦楷式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由其與物反是故不可明民由其與道合是故謂之大順

△劉仲平註 不以智治國者開天者也以智治國者開人者也開天則順順則行其所無事其政所以不嚴而治開人則鑿鑿則失於太察其民所以不濇而缺故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是以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能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所論往也處上聲下同衆人競

△蘇註 聖人非欲上人非欲先人也蓋下之後之其道不得不上且先耳

△呂註 江海之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則能為天下王者亦善下之而已則玄德者乃所以天下之道也莊周以為以此處下則玄聖素王之道而舜之在下則曰玄德升聞則玄德者固聖人所以處下之道也以處下之道而居人上乃所以下之也聖人之有天下也以言其位則固欲上人也然以孤寡不殺為稱而受國之垢與不祥則以其言下之也以言其序則固欲先人也然迫而後動感而後應不得已而後起則以其身後之也夫惟以其言下之則處上而人不重不重則以戴之為輕矣以其身後之則處前而人不害不害則以從之為利矣不重不害此天下所以樂推而不厭也夫以其言下之以其身後之則不爭者也樂推而不厭則天下莫能與之爭者也非體玄德者其能若是乎故曰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息齋註 聖人不得已臨莅天下其視首出庶物與在民上為何等事哉故有天下而能以言下民能以身後民非忘天下者不能也是以處民上而民不重不知其有君也處民前而民不害不知其有民也惟其上下相忘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蓋吾之所取者非民之所爭也無為之為天下且不見其朕况欲與之爭乎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舍其慈且勇舍其儉且廣舍其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

漸西村舍

漸西村舍

慈衛之含並上聲衛護也

△蘇註 夫道曠然無形頽然無名充徧萬物而與

物無一相似此其所以為大也若似於物則亦一物耳而何足大哉道以不似物為大故其運而為德則亦悶然以鈍為利以退為進不合於世俗今夫世俗貴勇敢向廣大夸進銳而吾之所謂則慈忍儉約廉退此三者皆世之所謂不肖者也世以勇決為賢而以慈忍為不及事不知勇決之易挫而慈忍之不可勝其終必至於勇也世以廣大蓋物而以儉約為陋不知廣大之易窮而儉約之易足其終必至於廣也世以進銳為能而以不敢先為恥不知進銳之多惡於人而不敢先之樂推於世其終卒為器長也蓋樸散而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自樸成器始有屬有長矣勇廣先三者人之所共疾也為眾所疾故常近於死以慈衛物物之愛之如父母雖為之效死而不辭故可以戰可以守天之將救是人也則開其心志使之無所不慈無所不慈則物皆為之衛矣

△呂註 天下徒見我道之大而謂其似不肖而不知其所以大固似不肖也何以言之大道汎兮其可左右無乎不在者也彼見其無乎不在無可疑者謂之似不肖而不知其無不在而似不肖乃道之所以為大也蓋萬物莫非道也則道外無物矣道外無物則無所肖者此其所以為大也若有所肖則道外有物矣道外有物則道有所不在其肖得為大乎故曰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蓋我道所以如此之大者以吾無我而不爭故也夫唯無我而不爭故能持人之所難持我有三寶保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此皆持人之所難持

者也何則人不能無我而不爭故勇而不能慈廣而不能儉先而不能後則無我不爭乃其所以能保此三寶而持之也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而我守之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非慈乎其行身也徐而不費以約為紀非儉乎未嘗先人而常隨人人皆取先己獨取後非不敢為天下先乎夫慈為柔弱矣而能勝剛強是能勇也儉為不費矣而用之不可既是能廣也不敢為天下先為後人矣而聖人用之以為官長者皆從我者也是能成器長也今舍其慈且勇舍其儉且廣舍其後且先則剛強之徒而已死不亦宜乎夫自事觀之則軍旅之事愛克厥威允罔功則慈宜若有所不行也然自本觀之則所以能立其威者以慈而已故曰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夫唯慈故儉故不敢為天下先則慈者三寶之所自而始也舍其慈則死保其慈則生則慈乃所以衛吾生者也故曰天將救之以慈衛之慈立而三寶舉矣

△元澤註 肖者有所似道為萬物祖故體道者物當似我我豈似物乎蓋有所似則是象彼則彼必大而我小矣凡此三寶皆俗情所謂小而乃至人之所以為大也慈主於愛愛物仁也而獨稱慈者仁則廣德以覆下於末為盛矣老子方語其本故不曰仁曰慈慈者父道仁之本而不假為者也儉之為德寡欲也貴本也愛物也一言而三善至者其儉乎若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蓋聖人制禮將以為儉而方其為禮也不得獨儉非禮則無末非老子則不知本本乎本乎聖人之道於是為至乎於易則謙是也天地人神皆以謙為貴故聖人寶之慈者不爭而勝勇莫大焉區區以奢侈自廣者其狹甚矣唯無以未傷本無以外滅內者至廣

也此聖人之行故但為器長而已若道之長則未嘗在物後也以人滅天以事勝道借使幸免蓋失所以生矣三寶皆天德而立本者也正如正兵之正正兵之言師整而不動也愛民如子則民愛之如父不令而齊矣彼倒戈攻於後以北者上不慈故也一本作以戰則勝戰守主於殺伐而尚以慈為德則餘事可知

△韓非解 愛子者慈於子重生者慈於身貴功者慈於事慈母之於弱子也務致其福務致其福則事除其禍事除其禍則思慮熟慮熟則得事理得事理則必成功必成功則其行之也不疑不疑之謂勇聖人之於萬事也盡如慈母之為弱子慮也故見必行之道見必行之道則明其從事亦不疑不疑之謂勇不疑生於慈故曰慈故能勇周公曰冬日之閉凍也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天地不能常修常費而况於人乎故萬物必有盛衰萬事必有弛張國家必有文武官治必有賞罰是以智士儉用其材則家富聖人愛寶其神則精盛人君重戰其卒則民眾民眾則國廣是以舉之曰儉故能廣

△董註 此假用兵以明道貴在於守慈也或云若以人身言之則邪念多於敵國利欲勝於鋒鏑蓋亦寡欲以至於無欲以全其所寶乎

△夢得註 我自處也易物無所不濟難故即三者推慈以為先而終復明之以為戰則勝守則固是今之所急也天若救斯民必使有為慈者出而衛之此老氏之所怛然有期于天下者與

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為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古者車戰為士甲士三人在車上左執弓右持矛中御車掌旗鼓皆欲其強武戰卒七十

二人在車下蓋至爭者惟兵故借之以明不爭之德也羅什曰心形既空孰能與無物者爭  
△蘇註 士當以武爲本行之以怯若以武行武則死矣聖人不得已而後戰若出於怒是以我故殺人也以我故殺人天必殃之以吾不爭故能勝彼人之爭若皆出於爭則未必勝矣人皆有相上之心故莫能相爲用誠能下之則天下皆吾用也

△呂註 士之爲言事道而以將人爲任者也事道則以不爭而勝將人則用人之力若然者何所事武哉故曰善爲士者不武爲士而無所事武則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爲之下固其宜也何則體道者不爭不爭則天下莫能與之爭則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是謂不爭之德也體道者能下人能下人者樂爲之用而不自用則善用人者爲之下是謂用人之力也德則不爭力則用人雖用兵之危我猶無爲况其他乎無爲爲之之謂天德至於無爲則與天同而無以加矣故曰是謂配天古之極

△息齋註 聖人身且有不而况于爭由其不爭凡所應物者皆其不得已也故爲士則不武當戰則不怒勝敵而不必與之爭用人而不必加其上故能以德服人而人亦樂爲之死是謂配天古之極也  
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用兵有言古兵上如字下戶剛反言行列也仍敵也詩曰仍執殲虜兵五兵戈子受執于也說文云執于執斤曰兵幾平聲喪去也抗舉也林希逸云此章全是借戰事以喻道推此則書中設喻處其例甚明

△蘇註 主造事者也客應敵者也進者有意於爭者也退者無意於爭者也苟無意於爭則雖在軍旅如無臂可攘無敵可因無兵可執而安有用兵

之咎耶聖人以慈爲寶輕敵則輕戰輕戰則輕殺人喪其所以爲慈矣兩敵相加而吾出於不得已則有哀心哀心見而天人助之雖欲不勝不可得也  
△呂註 道之動常在於迫而能以不爭勝其施之於用兵之際宜若有所不行者也而用兵者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則雖兵猶迫而後動而勝之以不爭也而况其他乎何則主逆而客順主勞而客逸進驕而退卑進躁而退靜以順待逆以逸待勞以卑待驕以靜待躁皆非所敵也所以爾者道之爲常出於無爲故其動常出於迫而其勝常以不爭雖兵亦由是故也誠知爲常出於無爲則吾之行常無行其攘常無臂其仍常無敵其執常無兵安往而不勝哉苟爲不能出於無爲知主而不知客知進而不知退是之謂輕敵輕敵則吾之所謂三寶保而持之者幾於喪矣故曰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夫唯以不爭爲勝者則未有能勝之者也故曰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吳註 此申言慈之寶用兵有言者用兵者嘗有是言爲主筆兵端以仇人也爲客不得已而應敵也進寸難進也退尺易退也仍就也不爲首兵但爲應兵雖爲應兵亦不欲戰不敢近進寧於遠退進戰者整其行陣而行攘臂以執兵前進以仍敵不行則雖有行如無行不攘則雖有臂如無臂不執則雖有兵如無兵不仍之則雖有敵在前如無敵也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也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道者事之總也

道者事之總也

△蘇註 道之大復性而足而性之妙見於起居飲食之間耳聖人指此以示人豈不易知乎人能體此以應物豈不易行乎然世常患日用而不知知且不能而况行之乎言者道之筌也事者道之迹也使道可以言盡則聽言而足矣可以事見則考事而足矣唯言不能盡事不能見非舍言而求其宗遺事而求其君不可得也蓋古之聖人無思無爲而有漠然不自然不自知者存焉此則思慮所不及是以終莫吾知也使爲眾人所能知亦不足貴矣被褐懷玉者聖人外與人同而中獨異也

△呂註 道法自然其言亦希而自然自然則無爲則知之行之也不乃甚易乎而天下不能知不能行何耶以言有宗事有君而天下不知其宗與君是以不吾知也何謂宗無爲而自然者言之宗也自其宗而推之則言雖不同皆苗裔而已矣其有不知者乎何謂君無爲而自然者事之君也得其君而治之則事雖不同皆臣妾而已矣其有不行者乎惟其不知宗之與君此所以不吾知也夫道之所以爲天下貴以其不可以知知不可以識識故爲天下貴使道而可以知知識識則何貴於道哉故曰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是以聖人以若辱若愚之容而大白盛德天下鮮儷者是之謂被褐懷玉

△息齋註 道甚易知易行而亦難知難行所謂易知者無道可道無學可學無爲可爲無事可事豈不甚易知甚易行者哉然至道不可道而言語皆非學不可學而心動即僞僞爲無爲而寂然不爲者未必是事無事而終日事者未必非此其所以爲難而天下莫知莫行也蓋聖人言有宗事有君故言在此而義在彼事雖是而心不同知言之宗

道者事之總也



則言之差殊不必問也知事之君則事之差殊不  
必疑也夫唯人之無知是以不我知夫唯不我知  
此我之所以為貴使我之知不出於眾之知則為  
我者亦不足貴矣

△宏甫註 吾言甚易知是以天下莫不知甚易行  
是以天下莫能行甚矣人之好為苟難也然雖莫  
能行何者而不行雖莫不知何者而我知乎哉何  
也以吾言一出於宗而吾行一制於君而我無知  
焉故也使吾而有知則人亦將以吾之知而知吾  
矣是以知為天下役也非大君與宗主矣何足貴  
乎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之不  
病也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蘇註 道非思慮之所及故不可知然方其未知  
則非知無以入也及其既知而存知則病矣故知  
而不知者上不知而知者病既不可不知又不可  
知唯知知為病者久而病自去矣

△呂註 道之為體不知而能知者也知其不知而  
以不知知之知之至者也故曰知不知上雖知其  
不知而以知之則其心庸詎而寧乎故曰不知  
知病夫唯知之為病而病之則反乎無知而知  
不足以病之矣故曰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  
病以此而已故曰以其病病是以不病南伯子綦  
曰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  
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君子綦者可謂病病  
者乎

△息齋註 知者逐物故多偽不知者返本故近真  
人能知不知為近真知知為多偽則為上矣儻不  
知知之為偽而徒益其知則是以為病為藥其病有  
不可勝言者惟知知之為病是以不病聖人所以

不病者以其知之也

△筆乘 道以知入以不知化知即釋氏之知無也  
不知即釋氏之無知也始以知無道其有隨以不  
知道其知萬法歸無無亦不立非上而何彼於虛  
空之中橫生意見清淨之內忽起山河捏目生華  
迷頭認影則病矣凡有知皆妄也凡有妄皆病也  
學者方狂以為玄覽寶而持之病矣從瘳乎聖人  
之不能廢知猶夫人也而知不為病者知之為  
病故耳知其為病則勿藥而病瘳矣知不知上  
謂生而無生真性湛然也不知知病所謂無生而  
生業果宛然也唯其病病是以不病所謂知幻即  
離不作方便也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矣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  
唯不厭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  
貴故去彼取此可畏者臣矣下文皆畏其所當畏之  
事與劫於豔反

△蘇註 夫性自有威高光明大赫然物莫能加此  
所謂大威也人常患溺於眾妄畏生死而憚得喪  
萬物之威雜然乘之終身惴惴之不暇雖有大威  
而不自知也苟誠知之一生死齊得喪坦然無所  
怖畏則大威慙然見於前矣性之大可以包絡天  
地彼不知者以四肢九竅為己也守之而不厭是  
以見不出視聞不出聽聽然其甚陋也故教之曰  
無狹其所居彼知之者知性之大而吾生之狹也  
則愀然厭之欲脫而不得不知有厭有慕之方圓  
於物也故教之曰無厭其所生夫唯聖人不狹不  
厭與人同生而與道同居無廣狹淨穢之辨既不  
厭生而後知生之無可厭也聖人雖自知之而不  
自見雖自愛之而不自貴以眩人恐人之有厭有  
慕也厭慕之心未忘則猶有畏也畏去而後大威

至也

△呂註 民不冥於道而唯識知之尚故生厚生  
生厚故輕死輕死故不畏威民至於不畏威則無  
所不為此天之所自以明威而大降其虐也故曰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矣夫唯以道治天下者知夫  
充滿天地包裹六極凡命於天者其居之所同然  
也勿狹之而已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凡命於  
天者其生之所同然也勿厭之而已夫民無常在  
我而已夫唯我不厭是以民亦不厭也則奚不畏  
威之有哉是故聖人自知以常而不自見以外其  
身知常而外其身乃所以不狹其居也自愛以齋  
而不自貴以遺其生愛齋而遺其生乃所以不厭  
其生也故去彼知識之病而取此不識不知之不  
病也

△元澤註 民樸而生厚則畏威上失其道多乎有  
為以小其道塞其生故民巧偽彫薄而威不能服  
也夫如是則天誅所加禍亂將起故曰大威至民  
性本自廣大流通而世教下衰不能使之復樸乃  
蹙其居之廣而使狹厭其生之通而使塞夫唯狹  
其居故民不道而偽唯厭其生故民不厚而薄聖  
人不然使民逍遙乎天下之廣居而各遂其浩然  
之性則其有干威者乎莊子曰稀韋氏之國黃帝  
之圃堯舜之宮湯武之室此明世世下衰漸狹其  
居也彼聖人豈有優劣乎而居乃漸狹者所遭之  
時則然也上不自厭其生而盡性故民亦得盡性  
也莊子曰不厭其天此之謂也厭者天厭之之厭  
自見則矜成自貴則賤物此所以自狹其居自厭  
其生亦以狹民之居厭民之生也自知則明乎性  
而不為妄自愛則保其身而不為非夫然則豈至  
於干天之威也

△董註 居者性之地居天下之廣居則與太虛同其體矣生者氣之聚舍太一之至精則與造化同其用矣惟曲士不可以語道苟不溺於小術而實所無以自狹其居則必棄有著無而蔽於斷滅以厭其所生矣是以告之以無狹無厭使學者知夫性者氣之帥而其大無量當擴而充之以全其大生者道之寓而其用不窮當葆而養之以致其用則養氣全生盡性至命而不生厭慕之心所以體無非疆無而非頑也長生非貪生而非非礙也夫如是則生與道居而道亦未嘗厭棄於人矣見賢徧切顯也去上聲自知則返照無畏而不狹其居自愛則絕外嗜欲而不厭其生惟自知自愛所以居之安也而不自見以矜能不自貴以賤物故無知之之見忘愛之之心也

△息齋註 夫欲人之畏愛者皆內不足而外慕者也聖人足於內視人之喜不加益其不畏不加損是以皆與之無為蓋居物之上使人畏己者易使人不畏己者難使我忘人者易使天下兼忘我者難民不畏威非天下兼忘我者不能也此豈非所謂道德之威乎聖人之遇物隨所遇而安故不狹其所居不厭其所生蓋知其所居所生者皆非其實也我惟不自厭故生亦莫吾厭由其自知而不自見其有知由其自愛而不自貴其有愛使其有自見自貴之心則狹其所居厭其所生有不能一日安矣

△吳註 威可畏者損壽戕身之事大威大可畏者死也人畏其所可畏必戕身損壽以速其死有大可畏者至矣莊子曰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狎玩習也所居身之所處厭猶惡而棄之也平日所慮凡損壽戕

身之事無所畏憚狎習為常安然為之言不畏威也厭所生謂傷生速死是厭惡其所生而棄其命大威至矣夫惟不狎舊本作不厭慮陵劉氏云上句不厭當作不狎今從之夫唯不狎其所居而畏所畏是以不厭其所生而大可畏者不至矣自知自知愛身之道自見自顯善所知以示人自貴即後章貴生言貪生之心太重也聖人於自愛之道雖自知於中然含德襲明知若不表表示人自見於外雖自愛之篤然體道自然若無以生為亦不切切貪生自貴之過彼謂自見自貴此謂自知自愛上文言不畏則有大威之禍不狎則有不厭之禍皆為眾人言爾若聖人則不待畏而自無可畏不待毋狎而自無所狎內有自知自愛之實而外無自見自貴之迹所無者所去也所有者所取也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繾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疏而不失發猶死也利謂活善謂殺惡去聲與首則近不爭也王作坦嚴作默不如作禪為長蓋

△蘇註 勇於敢則死勇於不敢則生此物理之常也然而敢者或以得生不敢者或以得死世遂僥倖其或然而忽其常理夫天道之遠真有一或然者孰知其好惡之所從來哉故雖聖人猶以常為正其於勇敢未嘗不難之列子曰迎天意揣利害不如其已慮天道之難知是以歷陳之不與物爭於一時要於終勝之而已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未有求而不應者也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誰召之哉繾然舒緩若無所營而其謀度非人之所及也世以耳目觀天見其一曲而

不觀其大全有以善而得禍惡而得福者未有不疑天網之疏而多失也惟能要其終始而盡其變化然後知其恢恢廣大雖疏而不失也

△呂註 用其剛強而必於物者勇於敢者也則死之徒是已故曰勇於敢則殺致其柔弱而無所必者勇於不敢者也則生之徒是已故曰勇於不敢則活勇於敢者人以爲利而害或在其中矣勇於不敢者人以爲害而利或在其中矣然則天之所惡殆非可以知知而識識也故曰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之動也豫若冬涉川猶若畏四鄰猶難之若此者以天之惡爲不可知故也夫唯不可知則不識不知乃所以順帝之則也蓋天之生物因其材而篤焉裁者培之傾者覆之則未嘗與物爭者也而物莫能違之者故曰不爭而善勝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其行其生未嘗差也故曰不言而善應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故曰不召而自來易則易知而其道盈虛與時消息而未嘗違故曰坦然而善謀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其聰明明威未嘗自用而惠吉逆凶猶影響也故曰天網恢恢疏而不失夫唯天之道不可知爲如此聖人所以勇於不敢而不識不知乃知所以順之也

△息齋註 人皆知勇於敢不知勇於不敢勇於敢者蹈白刃也勇於不敢者蹈中庸也故曰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也也兩者較之蹈白刃者有善而人輕其害蹈中庸者有利而人不知其利此中庸所以爲難者歟輕於用勇人之所嫉天之所惡孰知其故雖聖人猶難之况眾人乎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繾然而善謀

知其惡於用勇也自其天之未勝夫之未應及來之未至謀之未定而言之則強者或得勇者或勝蓋有之矣要其後而徐觀之然後知天網恢恢疏而不失也

△吳註 敢為惡之人乃天所惡然天之所惡深味難測何以知其果為天所惡之人乎其人雖可殺聖人猶有難之意而不敢輕易殺之也聖人不輕易殺之則為惡者皆得漏網而天網不漏也天之於惡人非如人之以力與爭而天定自能勝人非如人之以口與言而其應如響雖用智計不可速不待召之而自來至惡有惡報雖用智計不可逃免天雖無心坦然平易而巧於報應有非人謀之所能及此天網恢恢廣大似若疏而不密然未嘗失一惡人無得漏網者聖人雖不殺之而天自殺之也

△宏甫註 勝以不爭應以不言來以不召正天之疏而不失也若爭而後勝雖不疏必有失矣

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人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而代司殺者殺是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

△蘇註 政煩刑重民無所措手足則常不畏死雖以死懼之無益也民安於政常樂生畏死然後執其詭異亂羣者而殺之孰敢不服哉司殺者天也方世之治而有詭異亂羣之人恣行於其間則天之所棄也而吾殺之則是天殺之而非我也非天之所殺而吾自殺之是代司殺者殺也代大匠斲則傷其手矣代司殺者殺則及其身矣  
△呂註 民之為道固常不畏死者也唯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則可以使之畏威而重死矣奈何以死而懼之而欲其畏死乎何以知其然也若使

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則孰敢不畏死而為奇乎然而執之而不勝殺之而不止者則民之不畏死而不可以死懼之明矣然則以道治天下者宜如何哉常有司殺者殺勿代之而已矣何謂常有司殺者殺天網恢恢疏而不失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則司殺者天之謂也刑戮有出於好惡而不用於天討則是代司殺者殺也代司殺者殺是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者矣則代司殺者殺其傷可知也

△張秉 夫人之生不殺之於狂席飲食之疾病則殺之盜賊刑戮者過半矣則人之於死實未嘗知畏也而世之馭物者而欲物之畏不遏示之以死亦惑矣故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苟畏死邪則吾取為奇者而殺之宜民之不復為奇也天下未嘗無刑而為奇者不止則死之不足以懼物也明矣故曰若使人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也夫物不患無殺之者也萬物泯泯必歸於滅盡而後止則常有司殺者殺矣竊司殺者之常理而移之以行其畏非徒不足以懼物而亦有所不及者也故曰常有司殺者殺夫代有司殺是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然則操政刑死生之柄驅一世之民使從之殆非也

△息齋註 此言世之刑法不足恃以為治也民不畏死吾奈何以死懼之使民果畏死有為奇者執而殺之則殺一人足以為治矣然愈殺而愈不可禁則刑之不足恃也秦人用法嚴其網密而姦究不勝漢用法疏網漏吞舟之魚而天下歸於漢此亦足以見矣天道福善禍淫是有司殺者於冥冥之中不可逃也若必代司殺者殺如代大匠斲未有不傷手者也

△薛註 我朝 太祖皇帝道德經序曰朕自即位以來罔知前代哲王之道問道諸人人皆我見一日試覽羣書有道德經一卷見其文淺意奧久之見本經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當是時天下初定民頑吏弊雖朝有十人棄市暮有百人仍為之如此者豈不應經之所云朕乃罷極刑而囚役之不逾年而朕心減朕知斯經乃萬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師臣民之極寶非金丹之術也戲 太祖蓋天縱大聖人故其聰明睿智知言之奧如此賈聰明作元后 太祖之謂矣仁人之言其利溥哉老子之謂矣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也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也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生之厚也是以輕死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也稅也輕是以輕死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也  
△蘇註 上以有為導民民亦以有為應之故事多而難治上以利欲先民民亦爭厚其生故雖死而求利不厭貴生之極必至於輕死惟無以生為而生自全矣

△呂註 一夫之耕足以食數口則奚至於飢哉而至於飢者非以其上食稅之多故飢耶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矣難治哉而至於難治者非以其上之有為故難治耶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居則奚至於輕死哉而至於輕死者非以其生之厚故輕死耶是以聖人無事而民自富無欲而民自樸則至於食稅之多而飢無有也無為而民自化好靜而民自正則至於有為而難治無有也自富自樸自化自正而不飢以難治則至於生之厚而輕死無有也蓋所以生之厚而至於輕死者以其踴跂好知爭歸於利而不可止故也夫

唯生生之厚遂至於輕死則無以生為者賢於貴生可知矣是故聖人不自見以外其身不自貴以遺其生知其無以生為而已矣

△息齋註 上多取則下貪上有為則下亂必然之理也我欲厚其生則不顧人之生我厚而彼薄彼安得不輕死聖人之於生蓋不得已彼視其生若無以生為也豈肯厚吾之生而奪人之生哉是之謂賢於貴生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強大處下柔弱處上也合手曰共商桑穀生於朝七日大共桑伯怒蹇叔曰墓木拱矣皆合拱也董音如字言人共伐之也處上聲

△蘇註 冲氣在焉則體無堅強之病至理在焉則事無堅強之累兵以義勝者非強也強而不義其敗必速木自拱把以上必伐矣物之常理精者在

上麤者在下其精必柔弱其麤必強大  
△呂註 道之為物無形而不爭則天下之至柔弱而人莫之喻也故以有形喻之人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則雖有

形者亦以堅強而死柔弱而生而况體無形之道而不致其柔弱其可得乎是以兵強則恃之而驕而敵國之所謀也我驕而敵謀所以不勝也木強則伐伐之所以其而舉之也非徒然也而以位言之則天以氣在上地以形在下氣則柔弱形則堅

強臣以有為事上君以無為畜下有為則堅強無為則柔弱堅強居下柔弱處上物之理也然則柔弱之能勝剛強可知矣

△息齋註 此章汎言柔弱之必生剛強之必死柔弱雖非所以為道而近於無為剛強雖未離於道而涉於有為無為則去道不遠有為則吉凶悔吝

隨之益遠於道矣

△吳註 用兵示弱者謀深而工敵輕而玩之故勝恃強者慮淺而驕敵懼而備之故不勝兵法始如處女敵人開戶示之弱也後如脫兔敵不及距則能勝之矣秦兵過周超乘三百竟敗於穀齊兵入晉築石投人竟敗於鞏此恃強不勝之驗也其兩手所圍也木之弱而搖動者為近末之小枝強而不搖動者則為近根合共之大幹也因言兵而并及於木上文言兵強者為人所勝是處下也不能如勝人者之處上木強者近根之幹是處下也不能得如小枝之處上推此物理則知人之德行凡堅強者矜已陵人必斃其貴高而反處人下矣柔弱者眾所尊戴而得一處人上矣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而奉有餘孰能以有餘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聖人為而不恃成功而不居其不欲見賢耶抑之舉之二句言張弓有餘不足二句言天道凡地可俯其體則在上則下張之而仰其體則下者使之在上天之道損有餘如抑其補而使之下其補不足如舉其損

△希聲註 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陽主升陰主降陽升極天則降陰降極地則升此則抑高舉下蓋張弓之象也天道盈虛一章七問損日之有餘補月之不足人道則不然損其不足之民而奉有餘之君孰能法天之道以為人道損己之有餘以奉天下之不足其唯有道者乎在易損下益上曰損損上益下曰益以下為本也是以聖人能為之而不恃其事能成功而不居其所以其不欲見賢於人故天下謂之似不肖皆損有餘奉不足之旨也

△蘇註 張弓上筋弛弓上角故以況天之抑高舉下天無私故均人多私故不均有道者瞻足萬物而不辭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非有道者無以堪此為而恃成而處則賢見於世賢見於世則是以有餘自奉也

△呂註 天之道無為而已矣無為則無私無私則均猶之張弓也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適於均而已矣夫天之道非故以抑高而舉下也無為任物之自然則高者為有餘不得抑而損下者為不足不得舉而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是也人之道不能無為不能無為則不能無私不能無私則至於損不足以奉有餘不足異也夫唯有道者知未始有物而有為之與功名皆我所餘而天下之所不足而爭之故損之以奉天下而不有此故曰孰能損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聖人則有道者也是以為而不恃功成不居其不欲見賢者無他凡以法天之道而已矣

△息齋註 衰多以益寡者天之道也衰寡而益多者人之道也惟聖人能以己有餘而奉人不足故其能及萬物而不恃其能功蓋天下而不居其功利澤施於天下而不欲見其賢唯有道者而後如此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彊者莫之能先以其無以易之也故柔之勝剛弱之勝彊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以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

△蘇註 正言合道而反俗俗以受垢為辱受不祥為殃故也  
△呂註 天下之物唯水為能因物之曲直方圓而

從之則是柔弱莫過於水者也而流大物轉大石穿突陵谷淨載天地唯水為能則是攻堅強者無以先之也所以然者以其雖曲折萬變而終不失其所以為水是其無以易之也夫水之為柔弱而柔弱之勝剛強天下莫不知而老子數稱之何也以下天下雖莫不知而老子數稱之何以有臨矣則其患者豈在於材力之不足也顧未能損有餘以奉天下持之以柔弱而常為名尸智主事任謀府之所累耳故老子論道德之將終而數數及此又引聖人言以信之曰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明所以服天下者在此而不在彼也夫三代之王必先其令問而曰受國之垢與不祥而為社稷主為天下王何也蓋必先其令問非過名之言也不及名之言也受國之垢與不祥則過名之言也名不足以言之也不及名之言應事應事之言也過名之言體道體道言之正也正言而曰受國之垢與不祥故曰正言若反湯武之言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此知以國之垢與不祥而受之者也

△宏甫註 以堅強攻堅強雖能勝之終必缺陷故攻堅強者莫勝於柔弱柔弱者不期勝而自勝也故又戒之曰其無以輕易柔弱為也畢竟柔弱能勝剛強而剛強者不與焉天山較藏疾至柔也川澤納汗至弱也苟為社稷之主而不能受多方之垢為天下之王而必欲國家之無妖孽四海之無凶人可得耶雖欲翦除而撲滅之祇自勞耳此蓋若反於正言其實天下之正言也不可不禁也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法也道則反

△蘇註 夫怨生於妄而妄出於性知性者不見諸妄而又何怨乎今不知除其本而欲和其末故外雖和而內未忘也契之有左右所以為信而息爭也聖人與人均有是性人方以妄為常馳騫於爭奪之場而不知性之未始少妄也是以聖人以其性示人使知除妄以復性待其妄盡而性復未有不廓然自得如右契之合左不待責之而自服也然則雖有大怨對將渙然冰解知其本非有矣而安用和之彼無德者乃欲人人而通之則亦勞而無功矣徹通也天道無私惟善人則與之契之無私也

△呂註 復讎者不折鎖干雖有忮心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平均不由此道則怨之所生也而人欲和之不可勝解矣故曰和大怨者必有餘怨不善者吾亦善之乃所以為德善和大怨而不免於有餘怨安可以為善哉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是乃使復讎者不折鎖干雖有忮心不怨飄瓦而天下平均之道也蓋古之獻車馬執右契右契所以取左契所以與則左契者常以與人而不為物主者也聖人為而不恃功成不居每以有餘奉天下至於殺人則有司殺者殺而未嘗尸之則是執左契以與人而不為物主此其所以無怨而不責於人之道也夫豈以和之為悅乎故有德司契則不責於人而已無德司徹以通物為事者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無親而唯善人之與是亦以執左契而不責於人之道也

△息齋註 怨之不可和猶火之不可寒水之不可熱若強和之必有餘怨以此為善未足也是以聖人治天下如執左契以求於右契恩怨取與吾何心哉如契之合適於符而已苟有不合不強其所

無不責之也蓋大小長短彼各有契自合其合而吾無容私焉若必欲強通之是司徹非司契也天道亦然天道無親常不失善蓋亦司契而已

△吳註 執左契不責於人無心待物也契者刻木為券中分之各執其一而合之以表信取財物於人曰責契有左右左契在左財物者之所右契以付來取財物之人王元澤曰史記云操右契以責事禮記云獻田宅者操右契則知左契為受責者之所執激謂執左契者已不責於人待人來責於己有持右契來合者即與之無心計較其人之善否和怨者有心於為善人也不若無心待物如執左契而不責於人靜中觀物而任其自然也有德無心待物無德有心待物徹通也古者助法周改助為徹徹法恐八家私田所收之不均故八家私田亦令通力合作而均收之八家所得均平而無多寡之異司左契者任人來取無心計較其人故曰有德司徹法者患其不均有心計較故曰無德和怨者恐善人受害有心為之亦如司徹者有心於為力弱之家恐其所得者寡矣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車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漢書謂天下什器謂什伍之具五人為伍十人為什則共器物故通謂什伍之具五人為伍十人為什則共器物省徭役也舟車與甲兵舉其重者言之樂入聲望平聲相望相聞近也至老死久也近而且久不相往來者各足故也道足則無事咨詢財足則不相乞假

△蘇註 老子生於衰周文勝俗弊將以無為救之故於書之終言其所志願得小國寡民以試焉而不可得耳民各安其分則小有材者不求用於世什伯人之器則材堪什夫伯夫之長者也事少民

樸雖結繩足矣內足而外無所慕故以其所有為美以其所處為樂而不復求也民物繁夥而不相求則彼此皆足故也

△呂註 三代以來至於周衰其文弊甚矣民失其性命之情故老子之言救之以質以反太古之治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此救之以質而反乎太古之道也莊周稱至德之世曰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驩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則若此者非特老子之言而已古固有是道也然詩書之所言則止於堯舜三代而老子欲反太古之治何哉曰夫道與世之交相喪久矣非大道不足使人反性命之情言道而不及其世不足以知大道之已試此其所以必反太古之治也然則世去太古也久矣遂可以盡復乎曰未可也然則其言之何也曰禮至於兼三王樂至於備六代其文極矣然而禮不以玄水太羹而措之醴酒和羹之下樂不以管清聲加之朱絃疏越之上者使人知禮樂之意所不得已者如彼而所欲反本復始如此也方斯時也孔子方求文武周公之堅緒而廣之老子論其道與世如此其意猶是而已矣譬之月建已而火始王而金氣已生於其間矣此五材所以相繼而不絕也故問古之治雖有什伯之器而不用有舟輿而不乘有甲兵而不陳則舉大事用大眾非得已也聞其民結繩而用之鄰國相望雞犬相聞至老死而不相往來則煩文倦令督稽趨留而足迹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

乎千里之外非得已也則不得已者常在於此而所欲復者常在於彼也則其肯煩事為以深治人之過乎然則欲天下不安平泰不可得也即歿而不言猶屏玄水徹疏越其孰知禮之能儉而樂之節樂為反本復始之意乎夫聖人之言豈小補哉△元澤註 小國寡民則民淳厚蓋國大民眾則利害相摩巧偽日生觀都邑與聚落之民實詐殊俗則其驗也無道之世民貧土瘠而利欲勝乎好生末盛本衰而貪求在乎外慕故觸刑犯險如履平地而車轍足迹交乎四方矣樂生遂性則重死安土無求則不遠徙此盡性之治民亦盡其性者也竊嘗考論語與孟子之終篇皆稱堯舜禹湯聖人之事業蓋以為舉是書而加之政則其效可以為此也老子大聖人也而所遇之變適當反本盡性之時故獨明道德之意以收斂事物之散而一之於樸誠舉其書以加之政則化民成俗此篇其效也故經之義終焉

△吳註 十人為什百人為伯什伯之器重大之器眾所共也不用者不營為不食求重大之器無所用也重死者視死為重事而愛養其生不遠徙者生於此死於此不他適也老子欲挽衰周復還太古國大則民眾難治得小國寡民而治之使其民毋慕於外自足於內如此也舟車甲兵非一人所可獨用謂什伯之器也無所乘無所陳不用也無所往則無用乎舟輿無所爭則無用乎甲兵民淳事簡上古結繩之治可復雖有書契亦可不用不但不用什伯之器而已以所食之食為甘以所服之服為美充然自足愛養其生言重死也以此身之居為安而安之以此地之俗為樂而樂之言不遠徙也惟老死於所生之處孰肯輕易遠徙哉民皆懷土雖相鄰之國自可以相望雞犬之聲耳可以相聞如此至近至老死不相往來不但不遠徙而已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言不辯辯言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不積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為人之道為去聲

△蘇註 信則為實而已故不必美美則為觀而已故不必信以善為主則不求辯以辯為主則未必善有一以貫之則無所用博博學而日益者未必知道也聖人抱一而已他無所積也然施其所能以為人推其所有以與人人有盡而一無盡然後知一之為貴也勢可以利人則可以害人矣力足以為之則足以爭之矣能利能害而未嘗害能為能爭而未嘗爭此天與聖人大過人而為萬物宗者也凡此皆老子之所以為書與其所以為道之大略也故於終篇復言之

△呂註 道之為物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博之不得可以默契不可以情求者也則信言者信此而已安事美善言者善此而已安事辯知言者知此而已安事博由是觀之則美者不信辯者不善博者不知可知已何則雖美與辯與博而不當於道故也道之為物未始有物者也聖人者與道合體夫何積之有哉唯其無積故萬物與我為一萬物與我為一則至富者也故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使其有積也則用之有時而既矣安能愈有而愈多乎老子之言也內觀諸心外觀諸物仰觀諸天俯觀乎地無有不契是信也然而下土聞而笑之天下以為似不肖是不美也言之至近而指至遠是善也然而非以言為悅是不辯也其知至於無知是知也而其約不離乎吾心是不博

也而學者以美與辯與博求之則疏矣老子之道也  
以有積為不足雖聖智猶絕而棄之是無積也  
故至無而供萬物之求則是愈有而愈多也而學  
者於是不能列心焉則不可得而至也凡物有所  
利則有所不利有所不利則不能不害矣唯天之  
道無所利則無所不利無所不利則利而不害矣  
凡物之有為者莫不有我故有爭聖人之道  
雖為而無為無為故無我無我故不爭是天之道  
而已矣

△筆乘 或曰老氏之為書使人得以受而味焉則  
近乎美窮萬物之理而無不至則近乎辯察萬事  
之變而無不該則近乎博然不知其有信而不美  
善而不辯知而不博者存何也則以五千言所言  
皆不積之道耳不積者心無所住之謂也夫積而  
不積則言而無言矣言而無言故非不為人也而  
未嘗分己之有非不予人也而未嘗損己之多斯  
何惡於辯且博哉苟非不積之道而第執其意見  
以與天下爭則多言數窮者流非天道也天之道  
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學者於此而列心  
焉老氏之書亦思過半矣故曰教而無教何必杜  
口於毗耶耶言乃忘言自可了心於柱下讀者其勉  
辨故

老子翼卷之六

老子翼卷之七

明北海焦 竑弱侯輯  
林陵王元貞孟起校

附錄

史記老子列傳曰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  
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  
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  
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  
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  
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  
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此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  
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  
為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  
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  
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  
衰迺遂去至闕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  
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  
去莫知其所終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  
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  
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之後  
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  
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  
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  
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為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  
注子宮宮玄孫假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為  
膠西王卬太傅因家於齊焉世之學老子者則緇儒  
學儒學亦緇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豈謂是邪李耳  
無為自化清淨自正

隋薛道衡老子廟碑曰自太極權輿上元開闢舉天  
維而懸日月橫地角而載山河一消一息之精靈上

西村舍

生下生之氣候固以財成庶類亭毒羣品有人民焉  
有君長焉至若上皇邃古夏巢冬穴靜神習智鶉居  
鼓飲大禮與天地同節非折疑於俎豆大樂與天地  
同和豈考擊於鐘鼓逮乎失道後德失德後仁皇王  
有步驟之殊民俗有酒醜之變於是儒墨爭驚名法  
並馳禮經三百不能檢其情性刑典三千未足息其  
奸宄故知潔其流者澄其源直其末者正其本源  
本本其惟大道乎老君威星載誕莫測受氣之由指  
樹為姓未詳吹律之本含靈在孕七十餘年生而白  
首自以老子為號其狀也三門雙柱表耳目之奇蹈  
五把十影手足之異爰自伏義至於周氏縣祀歷代  
見質變名在文王武王之時居藏史柱史之職南朝  
屢易容貌不改宣尼一睹歎龍德之難知開尹四望  
識真人之將隱乃發揮眾妙著書二篇率性歸道以  
無為用其辭簡而要其旨深而遠飛龍成卦未足比  
其精微獲麟筆削不能方其顯晦用之治身則神清  
志靜用之治國則反樸還淳既而鍊形物表卷迹方  
外蛻裳鶴駕往來紫府金漿玉酒謠衍清都參日月  
之光華與天地而終始涉其流者則擯落羣塵得其  
門者則騰驥雲霧大椿彫茂非蟬蛻之所知溟渤淺  
深豈馮夷之能測盛矣哉固無德而稱也莊周云老  
聃死秦佚弔之三號而出是謂避天之形雖復做吏  
之寓言抑亦蟬蛻之微旨皇帝誕靈縱觀統膺期  
照春陵之赤光發芒山之紫氣銜珠月角天表冠於  
百王明鏡衛傳聖德會於千祀周道云季多難在時  
九鼎共海水同飛兩日與洛川俱逝天齊地軸之所  
蛇食鯨吞銅陵玉壘之區頽頽時黃延奸宄鄭阻  
兵禍大縱毒螫將徧函夏神謀內斷靈武外馳應機  
搶而掃除仗旄鉞而斬伐其工既萌重立乾坤蚩尤  
就戮更調風雨宰制同造化之功生靈荷魂魄之賜

萬方欣戴九服謳歌乃允答天人祇膺揖讓升泰壇而禮上帝坐明堂而朝羣后首軒轅頌項建國不同太昊少昊邦畿各異舜改堯都夏遷虞邑歷選前辟義存創造惜十家之產愛兆民之力經始帝居不移天府規模紫極仍據皇圖下宇上棟務存卑儉右平左城聿遵制度朝夕正殿不別起於鸞鸞升降靈臺豈更營於鸚鵡愛勞庶績矜育蒼生念茲在茲發於寤寐棘林肺石特降皇情祝網泣辜深存寬簡草纒知恥畫服與慙天無入牢之星地絕城牛之氣延閣廣內考集羣典石渠壁水闢揚儒業綴五禮於將壞正六樂於已崩總章溺志之音大師成功之頌承華養德作武東朝外正萬邦內弘三善兩離炳耀重日垂明不固洪基克隆鼎祚重以維城磐石多藝多才良佐實臣允文允武爲王室之蕃屏成神化之丹青致世俗於潤塗納烝民於壽域旄頭垂象窮髮成形獮獫作患其來久矣無上算以制之用下策而難服自我開運耀德戢兵威義懷仁稱藩請朝稱類款塞匍匐投掌梓柯夜郎之所靡漠桑榆之地咸被聲教並入提封閩越句吳不愆貢職夫餘肅慎無絕夷邸遐邇禮福文軌大同自三代之餘六雄競逐秦居閭位漢雜霸道魏氏則虐深華夏有晉則化成夷狄降斯以後粹駁不分帝迹皇風寂寥千載天命聖德會昌神道變億兆之視聽復三五之規模固以幽明贊協符瑞彪炳千年靈蔡著天性以效徵三足神鳥感陽精而表質春泉如醴出自京師秋露凝甘偏於竹葦星光若月雲氣飛煙三農應銅爵之鳴五緯叶珠璣之度信可以揚鑿動擘肆觀東后玉檢金繩登封岱岳而謙以自牧爲而不宰尙寢馬卿之書未允梁松之奏在青蒲之上常若乘奔處黃屋之下無忘夕惕雖蒼璧黃琮事天事地南正火正屬神之視猶恐

老子

新西村舍

祀典未弘秩宗廢禮永言仁里尙想玄極壽宮靈座麋鹿徒倚華蓋闕壇風彫影繁乃詔上開府儀同三司亳州刺史武陵公元胃考其故迹營建祠堂皇上往因歷試總斯蕃部猶漢光司隸之所魏武兗州之地對苦相之兩城繞澗穀之三水芝田柳路北走梁園沃野平阜東連譙國望水置榮探景瞻星擬玄圃以疏基橫玉京而建宇雕楹畫楹森柯相扶方井圓淵參差交映尊容肅穆仙衛儼而無聲神館虛閑滴瀝降而成響清心潔行之士存玄守一之儔四方輻湊千里波瀾知如在之敬申醮祀之禮顯仁助於王者冥福資於黎獻允所謂天大道大難幾者矣若夫名言頓絕幽泉之路莫開形器不陳妙物之功難著騰茂實飛英聲圖丹青鏤金石不可以已而在茲乎歲次敦牂律中姑洗大隋馭天下之六載也乃詔下臣建碑作頌其詞曰悠哉振古遊矣帝先四紀維地八柱承天叢生類聚廣谷大川至道靈運神功自然五精應感三微相繼樹以司牧執其象契帝迹懸皇王歆謝帝上德逾遠消風漸替時乖澹泊俗異沖和尙賢飾智懸法張羅內修尊俎外專干戈魚驚網密鳥亂弓多真人出世屋精下斗龍德在躬鶴髮垂首解紛挫銳去薄歸厚日角月角天長地久小茲五嶽臨此九州逝將高蹈超然遠遊青牛已駕紫氣光浮玄門洞啟神化潛流賴鄉舊里尚川遺迹古往今來時移世易靈廟彫毀祠壇虛寂九井生桐雙碑碎石維皇受命乃神乃聖響發地鐘光垂天鏡宇宙開朗妖氛蕩定曜魄同尊參神取正流沙蟠木鳳穴龜林異類歸款萬方宅心鴻盧納義王會書琛青雲千呂薰風入琴化致鼎平家興禮讓永言柱下猶懸太上乃建清祠式圖靈狀原隰爽塏亭皋彌望梅梁桂棟曲檻叢楹煙霞舒卷風霧淒清仙官就位羽客來庭

穰穰簡簡降福明靈至神不測理存繫象大音希聲時振高響遐邇讚頌幽明資仰敬刊金石永播天壤敬叔師仲尼仲尼謂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而達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敬叔言於魯君曰孔子之後將達者也受先王之命屬臣則必師之今孔子將適周觀先王之遺制考禮樂之所極斯大業也君盍以車乘資之臣請與往魯君與車一乘二馬二豎子敬叔俱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朝廷之度觀明堂四門之墉有堯舜桀紂之象各有善惡之狀與廢之戒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而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圖歎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將去周老子送之曰富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竊仁者之號送子以言凡當世之士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之非者也博辨闊大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爲人臣者無以己爲人子者無以有己自周反魯道彌尊遠方弟子之進者蓋三千焉孔子歎曰自南宮敬叔之乘吾車吾道加行不然吾道幾廢矣今禮記所引吾聞諸老聃皆是孔子問老子而得禮之要也

王子年拾遺記曰老君居景室之山與世人絕迹唯老叟五人或乘鳴鶴或著羽衣共譚天地之數所撰經書垂十萬言有浮提國獻善書二人乍老乍少隱形則出影聞聲則藏形時出金壺器中有黑汁狀若瀉漆灑木石皆成篆隸科斗之字記造化人倫之始老君所撰經皆寫以玉牒級以金繩貯以玉函及金壺汁盡二人乃欲剝心瀝血以代墨焉此乃洛州景山太室少室也所說九變長生等經有百萬篇多藏名山石室秘而未行今所出者約六千卷

關尹子尹喜仕周昭王爲大夫善天文豫占東南具

老子

新西村舍



氣狀若龍蛇而西是月融風三扇天理西行知有聖人度關乞出為函谷關令昭王癸丑五月壬午紫氣浮空有老人駕青牛白脊車諸子驟乘徐甲為御將度關喜迎拜下風則老子也喜曰大道將隱強為我著書遂館於南草樓師事之明年甲寅授道德五千餘言包絡天地玄同造化君臣民物罔不賅備尊道德小仁義所以尊皇帝小王伯大抵以明天道明人道正君心正民心其日以正治國以奇用兵曰備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凡數章頗類褒貶五伯之風學者疑昭王時伯業未著或指授經為敬王時殊不知夏商之衰昆吾大彭豷韋已自稱伯觀昭王江上不返固不待齊楚秦晉之出而伯者之風亦已見矣此老聖著道德所以兼功力而言也按乾象河鼓三星主天子三軍中星大將軍左星左將軍右星右將軍真官上大司馬王五軍大國三軍已載之周禮及考穆王內傳言王西還上終南修草樓則知授經為昭王時明矣關尹亦自著書九篇名關尹子自時其徒晉公孫辛斡字計然學於老子敬王二年壬午南遊楚平王禮聘問道既而適越范蠡師之授蠡書十二篇名文字有平王問道章句踐位以大夫越伐吳蠡諫曰兵凶器戰逆德陰謀逆德好用凶器上帝禁之行將不利引文字語也句踐不聽敗於夫椒囚石室路太宰嚭得歸嘗膽圖報吳既沼計然曰句踐長頸烏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蠡用其策從五湖遊計然亦伴狂避封禺之地嘗登山籌隱今吳與計然山是也列御寇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安王四年著書八篇明老子之道莊周字子休號南華子顯王三十年楚聘為相不就隱漆上漆園著書五十三篇名莊子今存三十三篇若夫庚桑楚南榮越崔嵬柏矩士成綺尹文子之徒皆當時師事老子傳其道

各有著述載在典籍然老子遊歷商周亦已久矣其親見猶龍如孔子者可無若人自司馬遷以老韓同傳而老氏之門人失紀遂使孔老通家之學後世無傳焉惜哉  
 老子之稱經自漢景帝始也吳闞澤對大帝曰許成子原陽子老子莊子皆修身自玩放暢山谷縱汰其心學歸澹泊至漢景帝以黃子老子義體尤深改子為經始立道學勅令朝野悉誦焉  
 班固載老子鄭氏有傳傳氏徐氏劉向皆有說傳氏三十七篇鄭氏四篇徐氏六篇劉向四篇惜乎其書之亡久矣今世所傳老子道德經或總為上下二篇或分八十一章或七十二條河上公八十一章以三十七章下經法地數偶故有四十四章廣遠乃以陰道入陽道九以八行九故七十二章上四十四章與河上公不合本既各異說亦不同蓋莫得而考也  
 觀復高士謝守灝曰道德經唐傳奕考厥本勘數其字云項羽妄本齊武平五年彭城人開項羽妄塚得之安巨望之本魏太和道士寇謙之得之河上丈人本齊處士仇嶽傳之三本家有五千七百二十二字與韓非喻老相參又洛陽有官本五千六百三十五字王弼本有五千六百八十三字或五千六百一十字河上公本有五千三百五十五字或五千五百九十字并諸家之法多少參差然歷年既久各信所傳或以他本相參故舛戾不一史記司馬遷云老子著書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但不滿六千則是五千餘矣今道家相傳謂老子為五千文蓋舉其全數也見老君  
 杜光庭云五千餘言亦不確定其數文質相半義理兼通局字數而妨文勢而就數皆失其旨也司馬遷云五千餘言則不定指五千字矣其有刪文約數俯就四千九百九十九言而云析三十幅字為三

十以滿五千字此又膠柱刻舟執迷不通也  
 杜光庭箋註六十餘家則有節解上下老君與內解上下尹喜以內修想爾二卷三天法師張河上公章句漢文時降居陝州嚴君平指歸十四卷漢成帝名河漢今有廟見存南陽何晏馬都尉河南郭象字子玄魏穎川鍾會明帝時隱士孫登字公帝時人晉僕射太山羊祜注四卷沙門鳩摩羅什西關人苻堅時自玉門沙門佛圖澄後趙時西國胡人僧肇晉人注梁隱居陶弘景武生注四卷范陽盧裕名白頭翁注二卷劉仁會後魏伊州梁士願歎博士注四卷松靈仙人名氏年代晉人河東裴楚恩卷注二秦人京兆杜弼注二宋人河南張憑字長宗明帝太梁武帝經四卷梁簡文帝作道德常博士注四卷不梁道士滅玄靜疏四卷梁道清河張嗣知年代不梁道士孟智周號小孟梁道士孟安排經義二卷陳道士諸棨卷五梁道士寶略注四卷與武備道士諸棨卷五梁道士劉進喜作疏隋道士李播注上下唐太史令傅奕注二義唐魏徵作義五卷法師宗文明作義胡超卷疏肅明觀主尹愔作新義道士徐逸卷四直翰林道士何思遠作指趣二卷衡嶽道士薛季昌事金龜十卷洪源先生王觀注二卷玄珠三法師趙堅作講疏太子司議郎楊上善集注真言二十卷德更部侍郎賈至卷金鍾十一卷道士車若癯七卷任真子李榮注上下成都道士黎元興作義太原少尹王光庭注二卷道士張惠超疏二卷玄龔法師作義通義郡道士任太玄注二道士冲虛先生殿中監申甫作疏岷山道士張君相作義解道士成玄英作講疏漢州刺史王真作論兵道義道士符少明策二卷玄宗皇帝所注道德經上下二卷六卷

河上公嚴君平皆明理國之道松羅仙人魏代孫登  
梁朝陶隱居南齊顧歡皆明理身之道符堅時羅什  
后趙圖澄梁武帝樂道士寶略皆明事理因果之道  
梁朝道士孟智周藏玄靜陳朝道士諸綏隋朝道士  
劉進喜唐朝道士成玄英蔡子晃黃玄曠李榮車玄  
弼張惠超黎元興皆明重玄之道何晏鍾會杜元凱  
王輔嗣張嗣羊祜盧氏劉仁會皆明虛極無爲理家  
理國之道此明注解之人意不同也又諸家稟學立  
宗不同嚴君平以虛玄爲宗顧歡以無爲爲宗孟智  
周藏玄靜以道德爲宗梁武帝以非有非無爲宗孫  
登以重玄爲宗宗旨之中孫氏爲妙矣  
廣川董道誠書志云唐玄宗既注老子始改定章句  
爲道德經凡言道者類之上卷言德者類之下卷刻  
石渴口老子廟中又云唐道士張道相集注道德經  
七卷凡三十家其名存者河上公節解嚴遵王弼何  
晏郭象鍾會孫登羊祜鳩摩羅什盧景裕劉仁會顧  
歡陶弘景松靈表處思杜弼張憑張嗣誠玄靜孟安  
期孟智周寶略宋文明褚柔劉進喜蔡子晃成玄英  
車惠爾今考之新舊唐書藝文志則又有母丘望之  
湘<sub>述其</sub>程部王尚蜀才袁真釋惠嚴惠琳義盈梁廣  
樹鑑山傅奕楊上善李允愿陳嗣古任真子馮郭玄  
景先生楊上器韓杜梁武帝梁簡文帝賈大隱辟閔  
仁譚劉仲融王肅戴詵玄宗盧藏用邢南和馮朝隱  
白履忠李播尹知章陸德明陳庭玉陸希聲吳善經  
孫思邈李含光四十家而道相所集郭象劉仁會松  
靈表處思杜弼張嗣誠玄靜寶略宋文明褚柔劉進  
喜蔡子晃車惠爾此十四家不著於志按志稱道相  
集注四卷而董所收乃有七卷恐後人之所增也我  
朝崇寧中再校定道藏經典此書藏中已不復見其  
餘諸家僅存玄宗河上公嚴遵陸希聲四注及傅奕

所傳古本道德經耳外李約李榮賈清衷各有注說  
王顯等奉玄宗命撰所注經疏杜光庭又從而爲廣  
聖義亦皆唐人並見藏室始知志所著錄猶有未盡  
惜乎名存而書亡者十蓋八九也  
樂臣公學黃帝老子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不知其  
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翁公毛翁公  
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樂臣公教蓋公蓋公教  
於齊高密膠西爲曹相國師見史記  
漢桓譚曰昔老耆著虛無之言兩篇後世好之者以  
爲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  
嚴君平卜筮成都市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著龜  
爲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  
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導之以善裁日閱數人得百錢  
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博覽亡不通依老子  
嚴周之旨著書十餘萬言  
阮籍著通老論曰道者法自然而爲化侯王能守之  
萬物將自化易謂之太極春秋謂之元老子謂之道  
御覽  
王輔嗣山陽高平人少而察慧十餘歲便好莊老通  
辨能言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詣王見王注精奇迥神  
伏曰若斯人可與論天人之際矣因以所注爲道德  
二論魏氏春秋曰論道約美不如晏自然出拔過  
多論之太原王濟好言老莊曾云見屬易注所悟者  
殷仲堪有思理能清言嘗云三日不讀道德經便覺  
舌本間澀見世  
庚子嵩依廩有度量自謂是老莊之徒曰昔未讀此  
書意嘗謂至理如此今見之正與人意暗同見晉  
阮宣子好老易能言理不喜見俗人時誤相逢即舍  
去傲然無營家無僮石之儲晏如也名士

周彥倫善言名理每賓客會集周虛席晤語詞韻如  
流聽者忘倦尤善老易與張思光遇輒以玄言相滯  
彌日不解  
阮瞻咸之子也見司徒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  
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戎咨嗟良久即命  
辟之謂之三語樣見晉書本傳  
宗則少靜退不樂人間豫章王嶷徵爲參軍答云何  
爲謬傷海鳥橫斤山木欲遊名山週掛其祖所畫向  
子平圖於壁上齋老莊二書自隨子孫拜辭悲泣測  
長嘯不顧  
仲長子光字不曜往來河東備力自給無室虛絕妻  
子開皇末始庵河渚間以息身焉賣藥爲業人莫之  
知也汾陰生遊河渚一見而伏曰東方朔管輅不如  
也由是顯重守令來謁辭以瘡疾未嘗交語著獨遊  
頌河渚先生傳以自寓識者知其縣解人也有請道  
者書老易二字示之彈琴餌藥以終其世  
王績嗜酒不任事有奴婢數人種黍春秋釀酒養鳧  
雁時藥草自供以周易老子莊子置牀頭他書罕讀  
也游北山東臯著書自號東臯子  
王希夷隱嵩山師黃頤學養生喜讀周易老子餌松  
柏葉雜花年七十餘筋力不衰刺史盧齊卿就謁問  
政答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此言足矣  
貞一先生司馬承禎字子微廬天台不出睿宗命其  
兄承禪就起之既至引入中掖廷問其術對曰爲道  
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夫天心目所知見每損之  
尚不能已况攻異端而增智慮哉帝曰治身則爾治  
國若何對曰國猶身也故游心於淡合氣於漠與物  
自然而無私焉而天下治帝嗟歎曰廣成之言也開  
元中再召至都玄宗詔於王屋山置壇室以居善篆  
隸帝命以三體寫老子刊定文句見新唐書隱逸傳  
舊唐書本傳云玄宗  
三朝西村舍

今以三百八十字為真本以奏上之

盧鴻一字顯然隱於嵩山開元六年徵至東都謁見不拜宰相遣通事人問其故奏曰臣聞老君言禮者忠信之薄不足可依山臣鴻一敢以忠信奉見

宋元先生吳筠晉中之儒士也入高山為道士久之遊天台玄宗遣使徵之既至問以道法對曰道法之精無如五千言其諸枝詞莫說徒費紙割耳

秦系會稽人天寶末避亂剡溪客泉州南安有大松百餘系結廬其上穴石為硯註老子彌年不出人號其所居為高士峰

唐憲宗順宰臣曰神仙之事信乎李藩對曰神仙之說出於道家道家所宗老子五千文為本老子指歸與經無異彼代好怪之流假託老子神仙之說故秦始皇漢武帝二主受惑卒無所得上深然之

唐相陸希聲著道德經傳四卷其序略云夫老氏之術道以為體名以為用無為無不為而格於皇極者也楊朱宗老氏之體失於不及以至於貴身賤物莊周述老氏之用失於太過故欲絕聖棄智申韓失老氏之名而弊於苛繳刻急王何失老氏之道而流於虛無放誕此六子者皆老氏之罪人也乃為述傳以暢宗旨又云昔伏羲氏畫八卦象萬物窮性命之理順道德之和老氏先天地本陰陽推性命之極原道德之與此與伏羲同其原也文王觀太易九六之動貴剛尚變而要之以中老氏察太易七八之正致柔守靜而統之以大此與文王通其宗也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導斯民以仁義之教老氏擬議伏羲彌

張薦明少以儒學遊河朔後去為道士通老子莊周

給黃帝曾天下以道德之化此與孔子合其權也此三君子者聖人之極也老氏皆變而通之反而合之研至變之機探至精之歸斯可謂至神者矣

唐兵部郎李約勉之子也注道德經四卷其說謂世傳此書為神仙虛無言又詆太史遷先黃老而後六經之失此流俗之言也以我觀之六經乃黃老之枝葉爾

開元初詔中書令張說舉能治易老莊者集賢直學士侯行果薦會稽康子元及平陽敬會真於說說籍以聞並得侍讀俄並兼集賢侍講學士始行果會真及長樂馮朝隱同進講能推索老莊秘義會真亦善老子每啟篇先熏盥乃讀

李衛公德裕諫敬宗搜訪道士疏曰臣聞道之高者莫若廣成玄元人之聖者莫若軒皇孔子昔軒皇問廣成子理身之要廣成子云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神將自清無勞子形無搖子精乃可長生又云得吾道者上為皇下為王玄元語孔子云去子之驕氣與多慾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

吉子若是已故軒皇發謂天之歎孔子與猶龍之感前聖於道不其至乎若使廣成玄元混迹而至語陛下之道以臣度思無出於此

香山白文公居易曰夫欲使人情儉樸時俗清和莫先於體黃老之道也其道在乎向寬簡務儉素不眩聰察不役智能而已蓋善用之者雖一邑一郡一國至於天下皆可以致清靜之理焉昔宓賤得之故不

下堂而單父之人化汲黯得之故不出關而東海之政成曹參得之故獄市勿擾齊國大和漢文得之故刑罰不用而天下大理其故無他清靜之所致耳

刑罰不用而天下大理其故無他清靜之所致耳

刑罰不用而天下大理其故無他清靜之所致耳

刑罰不用而天下大理其故無他清靜之所致耳

之說晉高祖召見問道家可以治國乎對曰道也者妙萬物而為言得其極者尸居衽席之間可以治天下高祖大其言延入內殿講道德經拜以為師賜號通玄先生後不知所終

太祖征太原駐蹕鎮陽聞道士蘇澄隱五代之際屢聘不至召見於行宮澄隱時年八十六太祖問以養生對曰臣養生不過精思鍊氣爾帝王則異於是老子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樸無為無欲疑神泰和昔黃帝唐堯享國永年得此道也太祖說其言

宋太宗語近臣曰朕讀老子至佳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未嘗不三復以為規戒

鴻濛子張無夢字靈隱好清虛窮老易入華山與劉海蟾神放結方外友事陳希夷先生無夢多得微旨久之入天台山真宗召對問以長久之策無夢曰臣野人也山中嘗誦老子周易而已不知其他除著作佐郎固辭還山賜金帛處士號並不受

了齋陳忠肅公璣嘗著書二十餘篇曰昭語其序略云玉清昭應宮使王曾請校三館道經上因言其書不如老氏五千言清靜而簡約張知白曰陛下留意於此乃治國無為之術

田諫議錫尺木贊序曰龍之興也階於木也君之起也人為階也抑有無位之聖韜光之賢以名迹相參以材能相濟如巨明之才乃仲尼之尺木乎故能發揮春秋以垂聲教也尹喜之賢乃老聃之尺木乎故能詢謀道德以貽後世也

陳忠肅公曰老子言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又言治大國若烹小鮮夫烹魚者無所事於煩之也制水火之齊以熟之而已舜無為而治其不以此歟又曰武帝黜黃老而用儒術未嘗不本於仁義而觀

又曰武帝黜黃老而用儒術未嘗不本於仁義而觀

其實效則不異於始皇者幾希當此之時夫天下不一日而無事思慕文景不可復得然則黃老亦何負於天下哉又曰疏廣謂受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官成名立而不去懼有後悔於是父子相隨移病而歸當時賢之後世追諡然其知止之意發於老氏見了齋集歐陽文忠公修曰前後之相隨長短之相形推而廣之萬物之理皆然也然老子為書其言雖若虛無而於治人之術至矣又曰道家者流本清虛去健羨泊然自守故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雖聖人南面之治不可易也見本延平先生羅從彥仲素曰老子之書孔子未嘗譽亦未嘗毀蓋以謂譽之則後世之士溺其和光同塵之說而流入於不羈毀之則清靜為天下正之論其可毀乎既不譽又不毀其可不略言故止謂竊比於我老彭見羅先生語錄或問龜山楊文靖公時曰說者謂老彭乃老氏與彭幾非謂彭之壽而謂之老彭也然老氏之書果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乎答曰老氏以自然為宗謂之不作可也見龜山集龜山曰私意去盡然後可以應世老子曰公乃王見諸錄榮陽呂公希哲嘗大書治人事天莫若嗇於前坐壁呂氏上云修養家以此為養生要術然事事保謹常令有餘持身保家安邦之道不越於此不止養生也呂氏東坡蘇文忠公賦奉詔撰上清儲祥宮碑云臣謹按道家者流本出於黃帝老子其道以清靜無為為宗以虛明應物為用以慈儉不爭為行合於易何思何慮論語仁者靜壽之說自秦漢以來始用方士言乃有飛仙變化之術黃庭大洞之法太上天真木公金母之號天皇太乙紫微北極之祀下至於丹藥奇技

符籙小數皆歸於道家嘗竊論之黃帝老子之道本也方士之言末也又益公堂記云曹參為齊相聞膠西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請之用其言而齊大治其後以其所以治齊者治天下天下至今稱賢焉吾為膠西守知公之為邦人也求其墳墓子孫而不可得慨然懷之師其言想見其為人夫曹參為漢宗臣而蓋公為之師可謂盛矣而史不記其所終豈非古之至人得道而不死者歟見本蘇子由自題老子解後云予年四十有一謫居筠州筠雖小州而多古禪刹四方遊僧聚焉有道全者住黃蘗山南公之孫也行高而心通喜從子遊嘗與予談道予告之曰予所談者予於儒書已得之矣全曰此佛法也儒者何自得之予曰不然予忝聞道儒者之所無何苦強以誣之願誠有之而世莫知耳儒佛之不相通如胡漢之不相諳也予亦何由而知之全曰試為我言其略子曰孔子之孫子思子思之書曰中庸中庸之言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非佛法而何顧所從言之異耳全曰何以言之子曰六經有言不思善不思惡方是時也孰是汝本來面目自六祖以來人以此言悟入者大半矣所謂不思善不思惡則喜怒哀樂之未發也蓋中者佛性之異名而和者六度萬行之總目也致中極和而天地萬物生於其間此非佛法何以當之全驚喜曰吾初不知也今而後始知儒佛一法也予笑曰不然天下固無二道而所以治人則異君臣父子之間非禮法則亂知禮法而不知道則世之俗儒不足貴也居山林木食澗飲而心存至道雖為人天師可也而以之治世則亂古之聖人中心行道而不毀法而後可耳全作禮曰此至論也

是時予方解老子每出一章輒以示全全輒歎曰皆佛說也予居筠五年而北歸全不久亦化去遠今二十餘年也凡老子解亦時有所刊定未有不與佛法合者時人無可與語思復見全而示之故書之老子之末大觀二年十二月十日予由題又曰予昔南遷海康與子瞻兄邂逅於藤州相從十餘日語及平生舊學子瞻謂予予所作詩傳春秋傳古史三書皆古人所未至惟解老子差若不及予至海康問居無事凡所為書多所更定乃再錄老子書以寄子瞻自是蒙恩歸北子瞻至毗陵得疾不起遠今十餘年竟不知此書於子瞻為可否也政和元年冬得姪適等所編先公手澤其一曰昨日予由寄老子新解讀之不盡卷廢卷而歎使戰國有此書則無商鞅韓非使漢初有此書則孔老為一使晉宋間有此書則佛老不為二不意老年見此奇特然後知此書當子瞻意然予自居穎川十年之間於此四書復多所刪改以為聖人之言非一讀所能了故每有所得不敢以前說為定今日以益老自以為足矣欲復質之子瞻而不可得言及於此涕泗而已十二月十一子由再題眉山蘇緒穎演文定公之孫也記其遺言曰公為籍講老子數篇曰高於孟子二三等矣又曰言至道無如五千文又曰公老年作詩云近存八十一章注從道老聃門下人蓋老而所造益妙錄錄者莫測矣見諸錄呂吉甫作道德經傳成以元豐元年表進於朝曰臣惠卿言臣聞庖丁奏刀得養生於文惠輪扁斲鑿議讀書於齊桓志之不分道或有在臣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臣竊以大制散於智慧之偽舍生失其性情之初爰有真人起明至教獨推原於道德蓋祖述於典墳是以雞犬相聞莊周指謂神農而上谷神不死列

子稱爲黃帝之書究其微言中有妙物唯恍唯惚視聽莫得以見聞不古不今迎隨孰知其首尾失之其出彌遠至寶秘於荆山而莫知悟之不召自來玄珠索之象罔而可得軒轅華胥之國唐堯姑射之山皆極至遊蓬萊泰定此書之指其詣不殊曹參師於蓋公而相齊國孝文傳之河上而爲漢宗僅得淺膚猶幾康阜夫唯俗學不識道真徒見其文有異詩書之迹莫知其指乃是皇王之宗故聞不尚賢則謂遺之野而不收不貴貨則謂棄諸地而不用謂絕學則無憂等於禽犢謂絕聖則無法等於鴻荒不知靈府之間有若清眸之上雖留金屑亦駭神光故令善惡之兩遺而極沖虛之一致茲難情度宜使智迷遂以允聖之信言列於百家之珍說發茲微學宜屬至神伏惟皇帝陛下以高真之質而出應君師以妙本之餘而形爲事業蠶飭而庶政交舉革當而四方已孚方將齊心服形而捐治物養己之累深根固蒂以趣長生久視之門同天下於華胥見神人於姑射深造其極適丁斯時臣性維顛蒙生足憂患每思朝徹以解天機汎觀以考其散殊又損而期於脗合維日不足歷年於茲晚於斯文忽若有得即動而靜物芸芸而歸根由濁以清中冥冥而見曉遂以其意達之於辭雖云自安未可知其竊謂至人之靜鑑實爲學者之元龜敢用目聞以占中否龍隨章散固難知其上天馬以智專因可取於辨道倘有一言之補敢辭萬死之誅所著老子道德經傳凡計四冊謹奉表投進以聞臣惠卿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元豐元年正月日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定州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兼知定州軍州事及管内勸農使上輕車都尉東平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臣惠卿上表

陸陶山農師曰自秦以來性命之學不講於世而道德之裂久矣世之學者不幸蔽於不該不備一曲之書而日汨於傳注之卑以自失其性命之情不復知天地之大醜古人之大體也子深悲之以爲道德者關尹之所以誠心而問老子之所以誠意而言精微之義要妙之理多有之而可以啟學之蔽使之復性命之情不幸亂於傳注之卑千有餘年尚昧故爲作傳以發其既昧之意雖然聖人之在下多矣其著書以道德之意非獨老子也蓋約而爲老子詳而爲列子又其詳爲莊子故子之解述列莊之詳合而論之庶幾不失道德之意見經眉山唐庚子西曰世疑老子西遊以謂有慈有儉有不爲天下先持是道以遊於世何所不容而猶有所去就邪是大大不然惟其無往而不容則雖蠻貊之邦行矣此所以爲老氏見山集淮海秦觀曰班固贊司馬遷以爲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孰謂遷之高才博洽而至於是以臣觀之不然彼實有見而發耳孟子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楊子亦曰道以導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義以宜之禮以體之天也合則渾難則散蓋道德者仁義禮之大全而仁義者道德之一偏黃老之學貴合而賤離故以道爲本六經之教於渾者略於散者詳故以仁義禮爲用遷之論大道也先黃老而後六經豈非有見於此而發哉又曰史稱崔浩自比張良謂稽古過之以臣觀之浩曾不及荀賈何敢望子房乎夫以其精治身以緒餘治天下功成事遂奉身而退道家之流也觀天文察時變以輔人事明於未而不知本陰陽家之流也子房始遊下邳受書於圯上老人終曰願棄人間事從赤松遊則其術蓋出於道家也浩精於術數之學其言榮惑之

入秦尊星之滅晉與夫免出後宮姚興獻女之事尤異及黜莊老乃以爲矯誣之言則其術蓋出於陰陽而已此其所以不同也見集龜文元公迴曰古今名賢多好讀老莊之書以其無爲無事之中有至美至樂之理也又曰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人口爽雖聖人矯激太過而善利之心極於深切人能不耽耳目之娛不縱口腹之美勿問有得決定無失並見時又曰老子曰知常曰明處世之人止知晝夜是常而人如故出世之人以生死爲晝夜又知生死是常而性如故是以明心坦然視生死而無怖見老智盱江李泰伯曰韓退之有言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云爾佛之說吾不能詳曾子問老子列傳則有問禮之事史未足盡信禮記經之屬也亦有妄乎見退居嵩山景迂生龜說之曰伏羲文王周公贊易之後惟老氏得易之變通屈伸知柔而貴虛務應而不得殷勤以立言幸乎此書之存也又曰王弼注老子道德經二篇真得老子之學歟蓋嚴君平指歸之流也其言仁義與禮不能自用必待道以用之天地萬物各得其一豈特有功於老子哉凡百學者蓋不可不知乎此也又曰弼知佳兵者不祥之器至於戰勝以喪禮處之非老子之言乃不知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獨得諸河上公而古本無有也賴傳奕能辨之爾見本碧虛子陳景元師事張鴻濛嘗著道德經藏室纂微篇蓋采摭古諸家注疏之精微而參以師傳之秘集而成書熙寧中因召見進呈御筆獎諭又有所注南華經章句音義凡二十餘卷今並入藏見碧虛子傳

谿堂謝逸壽亭記曰孔子所謂仁者壽老子所謂死而不亡者壽釋氏所謂無量壽三聖人者其言雖異其意則同蓋仁者盡性盡性則死而不亡死而不亡則其壽豈有量哉彼徒見髮毛爪齒歸於地涕唾津液歸於水暖氣歸火動轉歸風而以為其人真死矣然不知湛然常存未嘗死也

見魏晉書

道鄉鄒忠公浩曰玄牝之門取諸吾身則鼻也鼻者息之所由以出入縣縣若存用之不勤則其息深矣孫叔敖鼻間栩栩然是已莊子曰真人之息以踵眾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喘言若哇其嗜慾深者其天機淺素問曰非出入則無以生長壯老已非升降則無以生長化收藏升降出入無器不有四者之有而貴常守知此然後知谷神之所以不死又曰虛其心則腹自實弱其志則骨自強

並見道藏

邵伯溫曰康節先公以老子為知易之體以孟子為知易之用論文中子謂佛為西方之聖人以為過

見邵氏

西塘鄭俠曰俠聞之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易曰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知進退存亡而不夫其正者其唯聖人乎然則進退存亡得喪之理其不一致乎何其知退知亡知足知止之難而聖人丁寧讚歎之深乎曰是皆一也進退有道則進不易而退不難存亡有道則存不憂而亡不憂進退存亡一歸於道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孰不一致哉又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足以為道又曰惟道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肖也者以所養者小故也俗之所養無非小是以大者為不肖是皆未足與語夫道又曰道大而物小人之營營而

卒乎小者累於物也元者善之長而至於大之謂也至而不知其為大則同於道而與世俗不相似故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蓋原方察察較而錐競我獨悶悶以天下為不足為者宜乎其不相似故能成其大而有之其去世俗不能以寸矣故卒之不肖下士聞之笑而後庶幾夫道不笑則不足以為道也又曰水善利萬物又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然則汨之隨變則臭腐濁穢不可以濯足亦其自取不幾於惡乎思復性者以是為鑒知夫清且明者自我性而濁且亂者亦自我之有以來之也去其汨且

或者而清明在躬然後揚波涵泥與之偕而莫吾能化也以其莫吾能化彼將寔寔以明潔而莫之知予力焉又曰水之性清以其出於土也而土汨之是以如是其濁也徐而清之可以鑿毛髮人之識明以其出於物也而物或之是以如是其亂也徐而明之可以燭日月夫濁也清汨之則濁濁而徐之復清也明或之則亂亂而徐之復明也是濁且亂者常自外加我而清且明者在我而已經曰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夫雨露之在天地細故也而猶平均如是况於人之靈識乎又曰三代而上無有孔孟老莊釋氏之教遇帝而帝遇王而王而衰周以降乃有三氏之教其實愛世之溺而致所以濟之者云耳又嘗自作大慶居士序曰居士本儒學以孔氏為宗得老氏之說以明並見西葉夢得曰刪書斷自堯舜而易獨及伏羲神農黃帝然後知堯而上蓋有其人六經存而不論嘗試會之以心則其說曰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於此然後知伏羲神農黃帝至於堯舜世而相傳者皆不出乎易退而質諸老氏則與易異者無幾又曰論語記竊比於

我老彭後孔子者孟子孟子之於儒蓋秋毫不可少亂也其拒楊墨排儀秦過於桀紂終不及老氏乃其言盡心知性以至於命則老氏之所深致意也然後知老氏之書孔孟所未當廢又曰老氏之書其與孔子異者皆矯世之辭而所同者皆合於易後老氏數百年復有佛氏者出其辭益荒遠深妙而要其至到與老氏殆相為表裏

並見魏晉書

葉夢得曰老氏論氣欲專氣致柔如嬰兒孟子論氣以至大至剛直養而無害充塞乎天地之間二者正相反從老氏則廢孟子從孟子則廢老氏以吾觀之二說正相反人氣散之則與物敵而剛專之則反於已而柔剛不可以勝剛勝剛者必以柔則專氣者乃所以為直也直養而無害於外則不惟持其志毋暴其氣當如曾子之守約約之至積而反於微則直養者乃所以為柔也蓋知道之至者本自無二

見石林

董思靖云老子之道以清淨無為自然為宗以虛明應物不滯為用以慈儉謙下不爭為行以無欲無事不先天以開人為治其於治身治人也至矣如用之則太古之治可復也以其所值之時俗尚文勝道樸之風其復存者而老子抱純素之道與時偕極必待感而後應故不得位以推是於天下蓋知夫時數之有所忤也然終不能忽然道之無傳是以有教無類而且睦睦於西方之異俗則其憫當時慮後世之心何如哉猶幸斯文不墜故西開何駕東魯見龍而書與言之尚存也河上丈人黃石公樂臣公蓋公之徒蓋能究其旨而體之斂厥用於一身則在我之天下已義皇矣及其道之有所授則孝文以之為君子房以之佐漢曹參以之相齊果能通一脈於苛秦之後吁亦一驗也然使又有進於是如其人義皇之則義

皇矣或者見是書詞意含洪寬大而不知致察於虛極靜篤之時存乎體之至嚴至密者以為庶政庶事之本乃徒務為悶悶若昏之量而習弊反墮於優游姑息遂有清虛不及用之讓故不輕而子視之嗚呼惜哉或謂微言隱訣多寓其間以故首章有無在二丹神氣水火也虛心實腹則鍊鉛之旨用兵善戰則采鉛之方神字從水從中乃喻氣中真一之水三十輻共一轂為取五藏各有六氣之象及準一月火符之數如斯等義今皆略之何則性由自悟術假師傳使其果寓微旨亦必已成之士口授纖悉然後無或區區紙上烏足明哉况是經標道德之宗暢無為之旨高超象外妙入環中迷容以他說小數雜之乎白樂天云元元皇帝五千言不言藥不言仙不言白日升青天亦確論也

邵若愚號本來子紹興中作老子解序其首曰據史記老子為守藏室之史周衰遂去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於是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其莫知其終緣史有上下篇目之文後人因之上卷說道下卷說德今以理考道德混說無分上下此流俗之言今除去又不知何人不審正文前後本章分為八十一章惟務其華圖象陽數此皆戲論無益於人今亦除去此書箋注者多雖能於理則不中雖辯於事則無法只如注玄牝為口鼻是不中理也死之徒為涅槃是不中事也如是胸懷臆註語言散失者不欲備舉由其未至於道也孔子志於道緣道無形故據於德以德為基本本立而道生以其漸也豈可殫德而不進道此所謂過其門而不入其室也又多以術為道者認穢汁為精以純濁為樸遲速為性拱手不動為無為不食滋味為恬淡儻來適去為自然休妻獨處為清靜如此之徒不可與言

至道如抱樸子第八卷云五千文雖出老子然皆汎論較略耳其中了不肯首尾全舉其事有何按據者也蓋其人多言房中黃白之術執有為為事將好利淫心測度無為之道是故不知首尾又况不及此子者乎又直以輕舉者為上士修道者其次夫舉身隱形變化物象在禁為妖孔子不語怪力亂神以其無益也老子所著長生久視務在進道而不專取且神仙之人居止三山不離於地跨鸞朝帝亦不離天居天地之間兀兀然壽千萬歲暫時易短為長報盡還復於死若不進道何異大椿耳此非論說是非恐神神仙之術不進於道也

嚴谷山人江表曰夫道皆然難言哉謂之道者蓋假以名道而實非道也五經之所言其略老聃列禦寇莊周之所言其詳略雖殊皆有以明道之本問又曰或問老子著書有道德篇當時所述歟後人詮次歟余曰此不得而知也余昔於藏書家見古文老子其言與今所傳大同而小異考其義一也唯次序先後與今篇章不倫亦頗疑後人析之也曰道無所不該而五千文所紀者可道之道耳又離而為德恐無是義余曰道德實同而名異曰道曰德亦何所不可也曰惡有是言哉吾嘗讀五經諸子凡言道德皆有大小後先之辨不可繫舉可考而知也余曰莊周言一曲之士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本於道德之不一重歎後之學者為不幸子亦欲蹈之乎曰願聞其旨曰聞之無乎不在之謂道自其所得之謂德道者人之所共由德者人之所自得也試以水為喻夫湖海之涵浸與坳堂之所畜固不同也其為水有異乎江河之傾注與溝澮之滿澌固不同也其為水有異乎水猶道也無乎不之而湖海坳堂江河溝澮自其所得如是也謂之實同名異詎不信然學者之

於道會之以心視之以神斟酌飽滿使自足則德成而有立進德者至於德兼於道則同於初矣由是觀之道非有餘於德也道散而德彰德非不足於道也德成而道隱故聖人則備道全美君子則明道全德茲所以為異也曰道妙無形德審有所親乎曰道無方體德有成虧有成虧者昭昭於心目之間豈無所觀邪合乎道則無德之可名別於德則有名之可辨故曰道無常名德有定體老子之出當道術之變其立言皆以明至當之歸言雖不一如首有尾稽其至也何彼此之辨問又曰生於心者不窮是以命於身者無已死而復生生而復死始終之端如循環無窮老氏言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動之死地十有三三三而九自十言之則出乎生死者一而已一者謂何意復命之人乎士之志於道者能修身以俟之直而推之曲而任之庶幾乎可以語此問又曰或問老聃列禦寇莊周孟軻皆古之得道者也其立言各欲取信後世何自相詆忤如此耶曰吾有大患為吾有身禦寇曰內觀者取信於身周曰吾身非吾有軻則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或厭其身之為患而非其有或貴其身之皆備而取之足豈不詆忤邪余曰子未之思也子得其言而未得其所言且四肢百骸五臟六腑該而存焉者謂之身視聽言貌思性所有也亦謂之身身之名則一而所以為身者殊有所謂體有所謂性老聃莊周蓋即體而言之者禦寇孟軻蓋即性而言之者即體言之則四肢百骸五臟六腑有之則有患無之則無患故不可使之有也而所謂無者非亡夫而身之謂凡動作語默不見而已即性言之則視聽言貌思一理所該萬物皆備苟內觀焉可以取足高之於天卑之於地俯仰洞鑒孰有不備於我者乎孰有不足於

身者乎。以是言之。老聃莊周之言。身不得不使之無。列禦寇孟軻之言。身不得不使之觀。又曰。或問何者。爲息。余曰。循陰陽以左右。隨子午以消長。者是也。其運如未嘗止之輪。其旋如不可盡之環。與元氣交通。晝夜不息。老子列禦寇所謂沖氣者也。子知所以守息。則知所以養氣。知所以養氣。則知所以入道。知所以入道。則抱一禪定。固無殊致也。老子曰。縣縣若存。用之不勤。子歸而求之。斯有得也。又曰。莊周言養生之士。吹呴呼吸。此特其淺淺者。爾。形神俱妙。蓋本於襲氣母。老子曰。玄牝之門。是爲天地根。不死之道。本於是乎。又曰。孔子曰。毋意毋我。老子曰。及吾無身。吾有何患。瞿曇曰。無眼耳鼻舌身意。人之有生。形色外具。心意內知。必使之無者。何哉。蓋無者。萬善之所歸。萬法之所宗。人能外息諸緣。冥心於無。則與道俱矣。其歸一致。若所謂坐忘。息氣。面壁。果殊途。或表字仲長。三衢人。嚴谷山人。則其自號也。養素巨園。以經術教諸生。紹興間。大臣薦於朝。召對。竟力辭還里。士論高之。並見嚴谷集

光廟在潛邸。程文簡公大昌時。爲官僚。嘗索其所著。易老通言。大昌以劄子繳納。其略曰。夫老子之可重者。何也。秉執樞要。而能以道御物。是其長也。貴無賤有。而罕言世故者。亦非其或短於此也。故師老子而得者。爲漢文帝。蓋其爲治。大抵清心寡欲。而淵默樸厚。以涵養天下。其非不事事之謂也。則漢以大治而基業。縣固者。得其要。用其長。故也。至於西晉。則聞其言。常以無爲爲治本。而不知無爲者。如何其無爲也。意謂解縱法度。拱手無營。可以坐治。無何。紀綱大壞。而天下因以大亂。故王通論之曰。清虛長而晉室亂。非老子之罪也。蓋不得其要。而昧其所長也。區區之意。深望殿下。采其秉要之理。而以西漢爲法。鑒其談

三五七

蘇西村舍

治之略。而以西晉不事事爲戒。則老子之精言妙道。皆在殿下運用之中矣。又嘗著潛藩盛德錄。內一篇曰。某舊得侍談。凡及大道。常取易繫道器與孔子下學上達之語。而參言蓋道器學達。可從上下立。爲形容。正如燒火。新能生。欲是上形之道。必資下形之器。學乎下。可以達乎上。是薪雖麤。實而其英華。能炎能上者也。六經論孟說器多。而說道少。是蓄薪以求生。欲者也。老莊之書。說無多。於說有。是謂六經說新已多。不必贅言者也。儒者之於求道。自有六經。宜若無藉於老莊矣。然老莊之書。言微趣深。助發道祕。尤爲精要。苟能博取。當大有補。特不可如晉人談虛。直謂棄捐禮樂。刑政。而天下可以自治焉耳。天下嘗有無薪。而能自起火。燄者邪。又曰。今道士修老子教者。舍道本。不言而及方藥。祈禳等事。其謫失本意。又益太遠。惟唐人白居易詩。語能明其確。曰。何况元元皇帝道。德五千言。不言藥。不言仙。不言白日升青天。元元皇帝。即老子也。道家以老子爲教祖。而八十一章。自清淨寡欲之外。別無一語。他及如何。鑿空妄云。有藥有仙。及祈禳勝厭等事。邪。茶蒙聖諭。以某言爲是。且明誦白詩。上語全文。益深嘉居易之談。老子能得要妙也。並見本集

永嘉鄭伯熊。景望曰。蓋公治黃老。曹相國參用於齊。而稱治儒家。多嘗黃老。言何哉。吾嘗杜門。終日默坐。謹動作。薄滋味。而心和氣平。百病不侵。節以備其無。推以散其有。不妄求。不過憂。而老者。耆者。安於恬淡。營意此理。推之天下。有餘地。何獨數百里之齊。孔孟之術。豈有外是者。而嘗黃老。言何哉。蓋今道家所談。清淨者。捨此而趨誕也。見鄭先生語

薛蕙君采。作老子集解。成高叔嗣序之曰。毫老子所產也。初老子著書。言天道玄虛。自漢以下。莫能測其

三五八

蘇西村舍

本旨。咸窺見一偏。說絲此起。故其書曰。離州人。薛考功先生。始草思大道之原。究意天人之一。折衷羣言。合於聖度。老子之道。則燦然大明。昔成嘉靖九年。歲在庚寅。之次序曰。大道之歸。一。致。而百慮。聖人之旨。同情。而異言。昔仲尼之門。罕言天道。是以後世。無得聞焉。然周易乾爻。配象六龍。始於勿用。終於窮亢。不以吉凶。吉人。用九。見羣龍無首。則吉。而仲尼贊之曰。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乾元。用九。乃見天則。蓋剛而能柔。天之道也。此與老子何異。故稱吾見老子。其猶龍乎。夫學者。獨患不知天人之一。不知天人之一。則其議聖人者。陋矣。自古言仁義禮樂。有過於孔子者乎。然而非不知天也。言陰陽剛柔。有過於孔子者乎。然而非不知人也。顧聖人示人。有不同。其所言者。學者之所信也。所不言者。學者之所疑也。故世之學老子者。則細儒學。儒學亦細老子。夫知人而不知天者。近乎愚。知天而不知人者。近乎誣。奈何以此議聖人。也。或曰。老子養生之書。夫聖人之道。內之以養其身。則壽而康。外之以理乎物。則順而治。聖王之事。向條其貫。豈有他哉。作者。既皆已沒。景譽。介絕。所謂其人與骨。皆已朽者。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薛氏老子集解。二卷。藏於家。子錄其副焉。又曰。考功薛先生。既屏居。毫一紀。致崇於學。庚寅。始注老子。號曰集解。余爲序。其書刊之。甚著。先生意。未嘗盡。時復損益。丁酉。乃成。視予讀之。義加精微。要以至道。協於大中。絲漢以來。言老子者。蓋至是。決矣。顧世莫有與知老子者。又孰以知先生之注。序曰。始余少讀老子。謂猶皇帝。王伯之降。所言。殆上皇事。爾。樸而不華。後世弗能用也。誠竊之。亦足算營。而致治。壯益讀之。則見與聖人之道。亡。抵。悟。可施於世。特其辭。所出。抑揚。已甚。驟不能通。愚者。欲信之。助以靈異。絲是。遂爲儒家所詬。置爲養

三五九

蘇西村舍



生之書其徒守之至言渾晦要之古之聖人所學咸  
修已治人之事或得有淺深見有純駁爾奈何絕去  
使世諱言之老子之書治於愚矣余懷此意未有以  
明其後仕都質之今祭酒武城王純父先生孔老所  
以異奈何純父答之聃與尼父意同而言異彼生於  
周末嗜文之盛也疾欲還之古故激言之激則不能  
無過中已試言之仲尼曰人而不仁如禮何禮云禮  
云玉帛云乎哉禮與其奢也寧儉而聃則曰禮者忠  
信之薄而亂之首也故激如此去仲尼之辭遠矣故  
尼父之書誦法萬世而聃卒廢而爲他也余藏其牘  
他日仕山西復質之今京尹曹德芳先生其言聖人  
之言道也猶人之名天也中國謂之天矣彼匈奴則  
謂之撐竿豈有二哉特其辭異耳天固不自知而人  
強名之又爭辨之故學者誠求至於道凡支言可忘  
也達哉言乎蓋二先生皆深於老子者今以觀考功  
之注尤信易大傳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  
學者習而常聞如不見其同與一獨以其異也遽詆  
訶之蓋讀其篇未訖往往已驚豈但老子邪嗚呼難  
言矣百世倘有其人固自知之余何暇置譽毀哉記  
二先生之語篇首復作序

黍稷者也惟甚飢故甚美惟甚美故甚飽子今以往  
更不作稻梁想亦不作黍稷想矣子聞之慨然而歎  
使子之於道若今者之望食則孔老暇擇乎自此發  
憤學道窮日夜不寢不食而時獲子由老子解於焦  
弱侯氏解老子者眾矣而子由最高子由之引中庸  
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夫未發之中萬物之與  
宋自明道以後遞相傳授每令門弟子看其氣象爲  
何如者也子由乃獨得微言於殘篇斷簡之中宜其  
善發老子之蘊使五千餘言爛然如皎日學者斷斷  
乎不可一日去手也解成示道全當道全意奇子瞻  
又當子瞻意今去子由五百餘年不意復見此奇特  
嗟夫亦惟真飢而後能得之也萬歷二年冬十二月  
二十日宏甫題

李宏甫先生既刻子由老子解逾年復自著解老二  
卷序曰嘗讀韓非解老未始不爲非惜也以非之才  
而卒見殺於秦安在其爲善解老也是豈無爲之謂  
哉夫彼以柔弱而此以堅強此勇於敢而彼勇於不  
敢已方圓冰炭若矣而謂道德申韓宗祖可歎蘇子  
瞻求而不得乃強爲之說曰老子之學重於無爲而  
輕於治天下國家是以仁不足愛而禮不足敬韓非  
氏得其所以輕天下之術遂至殘忍刻薄而無疑嗚  
呼審若是則不可以治天下國家者也老子之學果  
如是夫老子者非能治之而不治乃不治以治之者  
也故善愛其身者不治身善愛天下者不治天下凡  
古聖王所謂仁義禮樂者皆非所以治之也而况一  
切刑名法術歟故其著書專言道德而不言仁義以  
仁雖無爲而不免有爲義則爲之而有以爲又甚矣  
是故其爲道也以虛爲常以因爲綱以善下不爭爲  
百谷之王以好戰爲樂殺人以用兵爲不得已以勝  
爲不美以退爲進以敗爲功以福爲禍以得爲失以

無知爲知以無欲爲欲以無名爲名孰謂無爲不足  
以治天下乎世固未知無爲之有益也然則韓氏曷  
爲愛之曰順而達者帝王之政也逆而能忍黃老  
之術也順而達則以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是故順  
事恕施而後四達不禦其效非可以旦夕責也逆而  
能忍者不見可欲是也是故無政不達而亦無心可  
推無民不安而亦無賢可尚如是而已矣此至易至  
簡之道而一切急功利者之所尚也而一切功利者  
欲效之而不得是故不忍於無欲而忍於好殺不忍  
以己而忍以人不忍於忍而忍於不忍學者不察遂  
疑其原從而曰道德之禍其後爲申韓也如此夫道  
德之後爲申韓固矣獨不曰仁義之後其禍爲篡弑  
乎古今學術亦多矣一再傳而遂失之其害不可勝  
言者豈少哉獨老子乎由此觀之則謂申韓原道德  
之意亦奚不可予性剛使氣患在堅強而不能自克  
也喜讀韓非之書又不敢再以道德之流生禍也而  
非以道德故深有味於道德而爲之解并序其所  
以語道德者以自省焉先生名載贊溫陵人仕至姚  
安太守請老歸  
老子翼卷之七

老子翼卷之八

明北海焦 茲弱侯輯

秣陵王元貞孟起校

考異

古書傳世為人所竄易者多矣而老子尤甚開元注明言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先無求於兩字予所加也則後人之妄增而不及自道者可勝言哉史遷言著書五千餘言亦其大率耳妄者至盡削語助之詞以就五千之數是史遷一言為此書禍也薛君采氏作老子集解別為考異一篇附焉顧其所見裁十數本耳余觀卷軸既多異同滋甚其為余所安者已載正經而悉以其餘系之卷末仍名曰考異俟世之好古者參焉弱侯題

第二章

斯惡已蘇已皆知善之為善皆上一有故有無相生龍與碑無故字傳變萬物作焉而不辭碑本作作功成而不居古本無功夫唯不居古本不居

第三章

使心不亂古本作是以聖人之治也古本治下有使夫知者不敢為也本無也字則無不治古本治下有

第四章

沖兮或盈古本作或存古本無或存古本無吾不知其誰之子古本無

第五章

不居古本無多言古本無天地根古本列子並

第七章

天地地久碑本作天地所以能長且久黃茂材地故能長生碑本作非以其無私耶河上陸作以

第八章

而不爭善而作處眾人之所惡古本處故幾於道碑本作

第九章

持司馬持司馬揣而銳之古本作長保碑本作滿堂古本無

第十章

抱朴抱朴無離乎一無能嬰兒乎一無下生之畜之一無

第十一章

何謂寵辱若驚寵辱為下若驚吾所以有大患者若無吾無身若無吾有何患若無

第十三章

可以託天下古本無可以寄天下古本無可以託天下古本無

第十四章

此三者古本無故混而為一古本無

第十五章

豫猶古本無安以久古本無成能敝不新古本無

第十六章

觀其復無其靜曰復命王弼本公乃王王乃天碑本作沒身不

第十七章

不知有之知有親之譽之王弼本其大侮之碑本作

第十八章

廢出古本無孝慈一作忠臣古本無

第十九章

此三者以爲文不足程無此

第二十章

善者古本無荒兮其未央碑本作如享古本無

第二十一章

恍惚古本無惚兮其中有象其字上無

第二十二章

直古本無豈虛言哉古本無

第二十三章

故飄風不終朝碑本作同於德者古本無

第二十四章

足下古本無

其在此道也可與曹陳陳物或惡之作故不  
處有也

第二十五章

寥兮陸王彌強為之名曰大司馬程作強域中有四  
大而王居其一焉一作而王處一

第二十六章

奈何古本作失根古本碑本作失臣

第二十七章

善行古本行下有善計不用籌策古本作善數者無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

第二十八章

無此無此河上有之善人古本入下

第二十九章

而為之古本下有天下神器古本上為者碑本作故  
物蘇黃陳陸王彌作贏古本作到載古本

第三十章

大軍之後必有凶年碑本果而已古本下取強古本  
焉果而勿強古本上有是不道古本碑本

第三十一章

之器一無此恬淡為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  
人也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古本上恬

第三十二章

侯雖小天下不敢臣一無侯雖小古侯王梁武本陸  
由之於一作與江海有也

知人者智古本下有有力葉無不失其所止

第三十三章

汎陸王彌不居碑本作愛養一作可名於小一作可  
小矣一作可名於歸焉歸之本不作為主作知其不自大

第三十四章

執大象古本下有出口古本碑本淡乎古本

第三十五章

歎古本作翁柔勝剛弱勝強古本勝脫古本邦一作

第三十六章

侯王古本作鎮以之作鎮亦將不欲古本亦不欲以

第三十七章

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下德為之而有以為古本無為而  
無不為下德為仍之王彌亂之首也愚之始也

第三十八章

侯王古本作王天下貞一作其致之一也開元本萬  
物得一以生無以生恐減十四字侯王無以為貞

第三十九章

而貴高將恐廢貴高將恐廢與無與與古本作車球一作如玉

第四十章

若下同落落落落

第四十一章

問道大笑古本有道故建言一無有之古本下類作  
進道若退古本有道故建言一無有之古本下類作

第四十二章

王公以為稱古本作王侯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古本  
一之所教我亦我之教人古本

第四十三章

有始古本始得其母作得一襲常襲非

無有入於無間古本淮南子並作出於無有入吾是  
以知無為之有益也一無吾希及之下有矣

第四十四章

是故甚愛必大費程本無

第四十五章

沖古本屈古本清靜為天下正古本為

第四十六章

御走馬以冀古本冀作播吳幼罪莫大於欲古本無  
此咎莫大於欲得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

第四十七章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古本出戶窺牖下俱  
不窺於牖可以見天道古本出戶窺牖下俱

第四十八章

為學為道古本下又損之一無無為而無不為矣古  
無不為則故取天下者古本

第四十九章

德善矣一作得善僕僕古本作欲欲揮其心古本

第五十章

人之生動之死地韓非古本作民之生生生之厚

第五十一章

夫莫之爵一作莫夫一畜之德畜之亭之毒一作成

第五十二章

有始古本始得其母作得一襲常襲非

第五十三章

有始古本始得其母作得一襲常襲非



莫能行古本作莫不知故聖人云故一作是以古是  
謂一作若反古本下

第七十九章

和大怨一作有者必有餘怨一無故有德司契一無

第八十章

使民有什伯之器什伯人之器而不用一作下使民重

死而不遠徙此句甘其食古本上有至治安其俗

俗一作樂其業音一作使民至而一無不相往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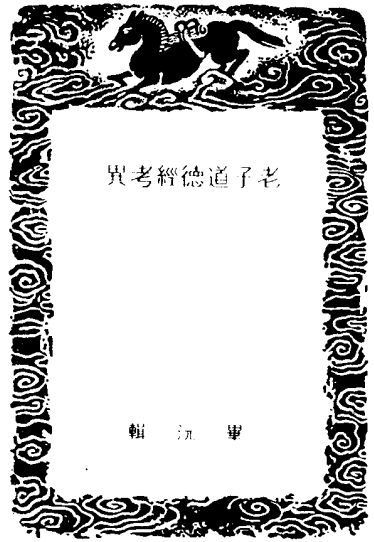
第八十一章

善者不辯古本作善言不善不積一作無天之

道一無

老子翼卷之八

光緒二十一年開雕 板存金陵刻經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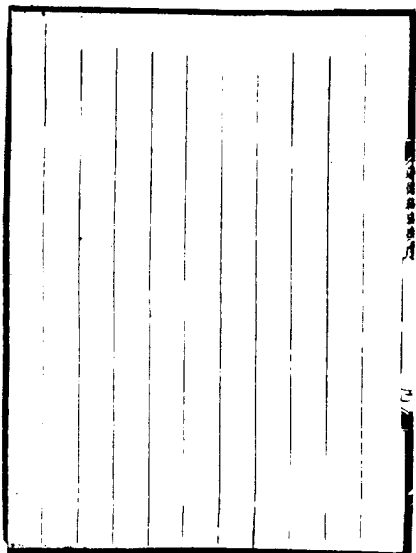


老子道德經考異序

太史公作史記為老子立傳云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 曰聃為周守藏室史西出關為關令尹喜著書上下篇而去莫知其所終又云或曰周太史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沈案古聃儋字通說文解字有聃字云耳曼也又有聃字云垂耳也南方聃耳之國大荒北經呂覽聃耳字並作儋又呂覽老聃字淮南王書聃耳字皆作聃說文解字又有聃字云耳大垂也蓋三字聲義相同故並借用之鄭康成云老聃古壽考者之號斯為通論矣老子與老萊子是二人老子苦縣人老萊子楚人史記老萊子著書十五篇然文志作十六篇亦為道家之言且與孔子同時故或與老子混而莫辨沈又案古有萊氏故左傳有萊駒老萊子應是萊子而稱老如列禦寇師老商氏以商氏而稱老義同當時人能久生不死皆以老推之矣亦無異說焉莊子云孔子西遊請于周室往見老聃又云孔子南之沛見老聃又云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于秦逸于郊至于梁而遇老子是孔子問禮之老子即著道德書之老子不得以其或在沛或在周而疑之漢時以黃老為道家言故藝文志道家中有黃帝四經等篇列子以谷神不死是謂元牝為黃帝書而莊子有黃氏頌有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云云正與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

老子道德經考異

曰希說合黃帝號有熊氏古者熊族聲相轉疑有黃氏即有熊氏然則老子本黃帝之言大率多述而不作焉道書有太上老君亦即老子也徐堅案高士老子內傳曰太上老君姓李名耳又有太上道君出本行經太上丈人出隋書經籍志則與老君實別史記老子之子名宗宗子注注子宮宮元孫假住于漢孝文帝假之子解為膠西王太傅家于齊魏書釋老志有收非師李諱文云是老子之元孫隋書作李諱合之唐宗室世系表所載是老子亦猶夫人耳莊子稱老聃死秦失弔之說而出明老子亦死水經注益屋有大陵世謂之老子陵明老子有葬地生而為聖歿而為神不足為異必如葛洪神仙傳及崔元山瀨鄉記老子為十二聖師云云未免好奇行怪蓋後世虛造之詞不足徵矣藝文志有老子鄭氏經傳四篇傳氏經說三十篇徐氏經說六篇劉向說四篇却無河上公注隋書經籍志云老子道德經三卷漢文帝時河上公注梁有戰國時河上丈人注二卷攷高士傳河上丈人不知何國人明老子之術自匿姓名居河之濱著老子章句當戰國之末諸侯交爭馳說之上咸以權勢相傾唯丈人隱身修道老而不動是謂戰國時人也神仙傳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字漢文帝時結艸為庵于河之濱是謂文帝時人也志書為二人沈所見老子注家不下百餘本其佳者有數十本唯唐傅奕多古字古言且為世所希傳故就其本互加參校間有不合于古者則折衷說以定所是字不從說文解字出不審信也近世多讀書君子然淺近者有因陋而無學辨或好求異說以討別緒則動更前入陳蹟在若信若不信之間沅不敢為之也倘攷之不得其精亦唯曰我過矣我過矣乾隆四十六年十月



老子道經攷異卷上

唐太史公傳夾校定本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

古無妙字妙萬處而為言王肅本作妙陸機文賦妙

眾慮而為言即用易文亦作妙又屈原九歌美要妙今

宜修並是李約本微作微非並遇注易曰妙成也許慎

說文解字曰微循也應從此二義司馬光于兩無字兩

有字斷句王安石同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

陳景元以此兩者同為句

同謂之元之又元眾妙之門

妙亦應作妙

右第一章五十九言

河上公以此為濶道章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

到顯本皆知善之為善上亦有天下二字

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首

聲之和前後之相隨

頤歎無故字王弼頤歎六之字皆無李道純曰此間有

之字非也形王弼作較陸德明亦作較並非古無較字

本文以形與頤為頤不應用較又明矣

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

頤歎聖人下有治字

萬物作而不為始

河上公王弼並作萬物作焉而不辭陸希聲及太平御

覽引皆無焉字古始辭辭同以此致與奕義為長

生而不為而不恃功成不處夫惟不處是以不去

兩不處河上公作弗居 聚珍板王弼注本作功成而

弗居校云承樂大典無而字弗作不沉案淮南子引兩

弗字皆作不字為是

右第二章九十三言

河上公以此為養身章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益不見可欲

使民心不亂

河上公作使心不亂無民字案淮南子引亦無民

是以聖人之治也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

河上公無也字字道純并無之治二字

常使民無知無欲

頤歎民作心

使夫知者不敢為為無為則無不為矣

河上公王弼不敢為下並有也字無不為並作無不治

亦並無矣字此知王弼作智

右第三章六十八言

河上公以此為安民章

道虛而用之

說文解字虛器虛也引本書作虛諸本皆作沖淮南子

亦作沖並非是

又不滿

河上公王弼並作或不盈本同淮南子引作又弗盈

也

謂今似萬物之宗

河上公作謂乎王弼亦作謂今陸德明曰謂嘗河上作

乎案會古今字

挫其銳解其紛

紛頤歎作忿唐易州石刻蘇靈之書明皇注本亦作忿

陸德明曰河上作分淮南子引亦作紛

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或王弼一本作若河上公亦作若陳象古作吾不知誰

子

右第四章四十二言

河上公以此為無原章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天地

之間其猶案箭乎

李約無乎字

虛而不誠

誠河上公作頤王弼作芻王弼非陸德明曰頤歎作芻

動而俞出

俞諸本並作愈案古無愈字蓋即用俞也諸本並非

言多數窮不如守中

諸本並作多言數窮

右第五章四十五言

河上公以此為虛用章

谷神不死是謂元牝

陸德明曰谷河上本作洛云洛養也案後漢陳相邊部

建老子碑銘引亦作洛神是與河上本同

元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無絲若存用之不勤

河上公王弼並作是謂天地根無之字

右第六章二十六言

河上公以此為成象章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

彭栢釋文曰黃茂材天下有之字程大昌無者字

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

而身存不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不以其無私耶河上公無不耶二字王弼作非以其無

私耶淮南子引同王弼

右第七章四十九言

河上公以此為始光章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居衆人之所惡

河上公王弼居作處司馬光曹道沖作又不爭宋徽宗

無之字

故幾於道矣

諸本無矣字

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人

王弼作與善仁冠才贊同上弼

言善信政善治

王弼作正善治承樂大典仍作政案作正者非

事善能勸善時夫惟不爭故無尤矣

河上公王弼並無矣字

右第八章五十二言

河上公以此為易性章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

司馬先持作持

敲而枕之不可長保

敲諸本並作搗說文解字無敲字矣本惟此句下有音義云敲音搗也案量之義即搗字左傳所稱搗高卑是或敲為搗字古文賦又傾歡以搗為治說文解字有

說字云有所治也又疑敲即敲字之譌矣說文解字有

說王弼亦作枕奕音義云解也案解之義當為說字聲

同借之也淮南子長保下有也字

金玉滿室莫之能守

諸本並作滿室王弼亦作滿室依義作室為是

富貴而驕自遺其谷

司馬先驕作驕非

成名功遂身退之道

王弼作功遂身退之道諸本並作功成名遂身退天

之道李約名作事淮南子道下有也字

右第九章四十一言

河上公以此為運夷章

載營魄合一能無離乎

諸本並作抱案衰衰也抱同得取也義異應用衰字

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王弼無如字淮南子致作至

緣除元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以知乎

能無以知河上公作能無為王弼作能無知陸德明曰

治河上本又作活

天門開闔能為雌乎

河上公為作無

明白四達能無以爲乎

無以為河上公作能無知以上六句河上公並無乎字

李道純曰有乎字者非沉案淮南子引並有乎字有乎字者是

老子道德經考異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元德

右第十章七十二言

河上公以此為能為章

三十幅共一轡當其無有車之用

本皆以當其無斷句案文上記利轉者以無為有用也

是應以有字斷句下並同

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

埏王弼作埏陸德明不言河上王弼字異疑河上亦作

埏案古無埏字八埏之埏淮南子作高說文解字埏長

也方言埏取也釋名以土黃而細密者曰埏依義當用

方言實讀曰因而埏之服虔音埏起亦是矣

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

為用

右第十一章四十九言

河上以此為無用章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

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

故去彼取此

右第十二章四十九言

河上以此為檢欲章

窳辱若鶩貴天患若身何謂窳辱若鶩窳為下

王弼同河上公作何謂窳辱為下明皇作何謂窳辱

窳為下陳景元李道純作何謂窳辱若鶩窳為上辱為

下陳李二家俱謬

得之若鶩失之若鶩是謂窳辱若鶩何謂貴天患若身吾

所以有大患若吾有身若吾無身吾有何患乎

河上苟作及無乎字王弼同

故貴以身為天下者則可以託天下矣

河上公作則可以寄於天下王弼作若可以寄於天下

明皇作若可寄天下陸希聲同淮南子作貴以身為天

下則可寄於天下

愛以身為天下者則可以寄天下矣

河上公作乃可以託於天下王弼作若可託天下明皇

作愛以身為天下若可託天下陸希聲同淮南子作愛

以身為天下乃可託於天下矣案本寄託二字與諸本

互異

右第十三章八十八言

河上以此為厭恥章

視之不見名曰夷此之不問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

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者其上之不微

諸本無一者之三字微或作微從日者非也

其下之不味

諸本無之字

繩繩兮不可名

王弼本或無兮字

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勿芒

河上公作忽恍王弼作惶恍河上忽是驚恍是其恍惚

則暈非也次借芒刺非勿之字為之與莊子雜乎芒芴

之間字同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口之道可以御今之有

河上王弼無可字

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王弼同河上公能作以

右第十四章一百言

河上公以此為贊元章

古之善為道者

道河上公王弼作士

微妙元通深不可識

妙亦當作妙

夫惟不可識故強為之容曰

請不無口字

豫兮若冬涉川

王弼像或作慎梁簡文作豫今本又或作與 聚珍板

淵兮若畏四鄰

陸希聲亦無兮字張守節史記正義引作與于冬涉川稍



子若異四鄰

儼若客

河上公作儼今其若客王弼作儼今其若容非是客蓋與下釋模等字為韻也論語居不客陸德明日本或作容其誤與此同

渙若水將釋

河上公王弼並作渙分若冰之將釋

敦兮其若樸

蘇靈芝書誤樸為璞非也或作朴同

曠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濁

河上公混作渾

孰能濁以淈清之而徐清

河上公作孰能濁以止靜之徐清王弼陸希聲作孰能濁以靜之徐清陳景元作孰能濁以淈靜之徐清或說作止者與下久字為韻當是也汲本或澄非文選注引同王弼

孰能安以久動之而徐生

河上公王弼並無而字司馬光作孰能安以久之徐生陸希聲作安以動之徐生

保此道者不欲盈

高誘淮南子注云保本或作服

夫惟下益是以能敝而不

河上公王弼作故能敝不新成淮南子作故能美而不新成

新成

右第十五章九十八言

河上公以此為頌德章

致虛極

流俗本有作至者非也

守靜篤

諸本靖作靜依義應作坐

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河上公作吾以是觀其復王弼作吾以觀復淮南子作吾以觀其復也

吾以觀其復也

凡物歸各歸其根

河上公作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王弼夫亦作凡餘與河上同莊子作萬物云云各復其根說文解字有物數紛紜之言是與用正字

歸根曰靖靖曰復命

河上公靖作靜王弼作是謂復命

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歿身不殆

右第十六章六十七言

河上公以此為歸根章

太上知有之其次親之其次譽之

下知吳澄作不知河上公王弼並作其次親而譽之陸希聲作其次親之譽之

其次畏之其次侮之

陳象古作其次畏而侮之明皇陸希聲並作其次畏之侮之

故信不足焉有不信

河上公作有不足焉有不信焉王弼作信不足焉有不信焉陸希聲作信不足有不信焉

信焉陸希聲作信不足有不信焉

信兮其貴言哉

王弼作慈陸德明曰孫登張憑杜弼俱作由王弼無哉字陸希聲無兮字

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不然

河上公王弼作百姓皆謂我自然

右第十七章四十七言

河上公以此為淳風章

大道廢焉有仁義

河上公王弼無焉字下同

智愚出焉有大偽

河上公作智愚王弼作知慧知與智同惠與慧通

珍板彌注本作慧智與陸德明本不同

六親不和有孝慈

承樂大典作孝子

國家昏亂有貞臣

諸本皆作忠臣

右第十八章二十八言

河上公以此為俗薄章

絕聖棄知民利百倍

諸本知作智

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為文而未足也

河上公王弼並作以為文不足李約作以為文未足

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朴少私寡欲

樸或作朴同襄作抱非也流俗所行河上公王弼諸本並作抱矣

右第十九章四十七言

河上公以此為還淳章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美之與惡相去何若

河上公王弼美並作善何若

何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淮南子下白也字

荒兮其未央

河上公王弼下有哉字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

王弼享作亨河上公作饗衆古享亨同字篆文為

隸者誤與早同故作享省早故作耳如漢劉熊碑

子孫享之張公神碑元亨利貞並可證享與亦字通

如春登臺

王弼顧歡並同明皇易州石刻亦同明正統十年道藏

所用明皇本始誤作登春臺陸希聲王真諸本並誤今

流俗本皆然矣又李善開居賦注刃亦誤

我獨儻兮其未央

儻河上公作泊王弼作廓今世所傳河上本乃作泊

本作泊案說文解字怕無為也是作怕亦通古無廓字

若嬰兒之未咳

若嬰兒之未咳

河上公王弼若作如咳河上公作孩說文解字咳象文  
孩古文字同

偏偏分其不足以無所歸

河上公作乘乘分若無所歸王弼作儻儻分若無所歸

陸希聲作儻儻分若不足似無所歸說文解字儻相取

也讀若雷儻連視一曰儻解乘覆也三義皆相近其聲

則猶乃之讀為仍微之讀為止矣

衆人皆有餘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

河上公王弼我獨若遺上並有而字

池池兮

王弼同河上公作純蘇靈芝書亦作純作純為是陸德

明曰本又作池池並非也

俗人皆略略

河上公作衆人略略王弼無首字陸德明曰略一本作

我獨若昏

王弼作我獨昏昏

俗人皆略略

河上公作衆人察察王弼無首字

我獨若閑閑

河上公王弼作我獨閑閑

淡兮其若海

河上公作忽兮若海嚴遵作忽兮若海王弼淡作濟蘇

靈芝書作忽若海釋名云海海也是義同莊子淵淵乎

其若海印用此文

飄兮似無所止

飄兮似無所止

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且固

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且固

河上公王弼我上有而字且作似箇作箇案古韻字

我獨欲異於人而貴食母

老子道德經考異

河上公王弼無欲字明皇作而貴求食於母陳象古邵  
若愚同馬瑞臨文獻通考魏氏云明皇本作兒貴求  
食於母今檢之則未確也

右第二十章一百三十七言

河上公以此為與俗章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道之為物惟道惟道

芒河上公作恍王弼作恍恍河上公作忽王弼作惚其

是非與前同

物兮芒兮其中有象芒兮物兮其中有物

此二句諸本並同惟河上公作恍兮忽兮其中有物忽

兮恍兮其中有象到者非也頓歡作忽恍中有象恍忽

中有物明皇作忽兮恍中有象恍兮忽中有物時兼則

有物有象下並有焉

幽兮冥兮其中有精

河上公王弼幽作窈窈作窈冥中有精明皇作窈兮

冥中有精李善沈約鍾山詩注引作窈兮冥其中有精

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今及古其名不去以閱衆甫

河上公王弼並作自古及今

吾奚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矣河上公王弼作何然王弼作狀李約無哉字陸德明

曰河上一本直云吾何狀也陸所見河上本與今異

右第二十一章七十一言

河上公以此為虛心章

曲則全枉則正

正河上公王弼作直

窪則盈

王弼同河上公作家傾歡作涉說文解字口窪欲也家

汚表下也窪濁不流也一日窪下也三字義並相近

微則新

王弼作蔽河上公作弊

少則得多則惑聖人褒一以為天下式

河上公王弼作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

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

惟不爭故大下莫能與之爭

王弼同河上作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與之爭攷淮南子

引亦作夫惟不爭恐今河上本非也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也哉誠全而歸之

請不皆無也

右第二十二章七十八言

河上公以此為益謙章

稀言自然

河上公王弼並作希

故飄風不崇朝驟雨不崇日

河上公王弼並作終

孰為此者天地也

河上公王弼並無也字

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

從事於得者得者同於得從事於失者失者同於失

請本得並作德古字得德通史記項羽本紀吾為若德

漢書作公得是已河上公王弼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

失上俱無從事句陸德明音義有通者於道四字云河

上於道者絕句疑古河上本非無同字又淮南王引作

從事於道者同於道義較明絕矣

於道者道亦得之於得者得亦得之

河上公王弼句上並有同字得之上並有樂字

於失者失亦得之

河上公作同於失者失亦樂失之下弼作樂得之

信不足焉何不信

河上公王弼有不信下有焉字

右第二十三章九十二言

河上公以此為虛無章

企者不立

河上公作跛

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

不長其在道也日餘食費行

在道河上公作於道

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河上公王弼無下字

右第二十四章四十八言

河上公以此為苦恩章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宗分莫分獨立而不改

冥河上作夢鍾會作颯說文解字無夢冥字冥應作應

冥應作募陸德明宋本亦作寂寂亦俗字王弼無而字

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故強字之曰道

河上公王弼作字之曰道

強為之名曰大大曰遠遠曰遠遠曰返

返王弼作反

道大天地大人亦大

河上公王弼句上有故字

域中有四大而王處其一尊

河上公王弼句下無尊字有焉字處並作居河上公無

而字

入法地地法天天道法自然

李約請入法地地為句法天為句法道道為句

右第十五章八十七言

河上公以此為象元章

重為輕根請為躁君

靖請本皆作靜古字無躁應作趨

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其輔重

君子河上公王弼作聖人亦並無其字

雖有榮觀憂處超然

王弼同河上公宴作燕易州開元石刻同河上

如之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

如之何河上公王弼並作奈何

輕則失本驟則失君

王弼同河上公作輒則失臣

右第二十六章四十九言

河上公以此為重德章

善行者無譽述

王弼無者字下四句並同微河上公本作輒梁武帝曰

應車邊今作不邊者古字少也案古無輒字莊子大地

篇所稱車輒亦即輒也是借字實應用微耳

善言者無環譎

開元石刻譎作譎俗

善數者無籌策

河上公作善計者不用籌策王弼作善數不用籌策陸

希聲呂惠卿籌策皆作籌陳象古作善計無籌算

善閉者無間鍵而不可開

鍵王弼作鍵說文解字鍵限門也是應用鍵不得以車

轉之鍵當之開元石刻作鍵非

善結者無繩約而不可解

兩而不可陳象古作故不可淮南子開解下並有也字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人無棄人

河上公王弼作故無棄人

常善救物故物無棄物是謂襲明

河上公王弼作故無棄物淮南子同奕

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

陸希聲無兩者字

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此謂要妙

知本或作智此河上公王弼並作是

右第二十七章九十七言

河上公以此為巧用章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竅

陸德明曰竅或作淡

為天下竅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

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為天

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樸散則為器

樸本亦作朴玉篇引作璞非

聖人用之則為官長天制無制

河上公王弼作故大制不制淮南子亦作無

右第二十八章八十五言

河上公以此為反樸章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者吾見其不得已

王弼同河上公無者字

夫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

河上公王弼無夫字

凡物或行或隨或或或吹

樂河上公作响王弼作歎說文解字無响字云噓吹也

吹噓也又云噓吹也吹也疑响應作吹古字噓噓應

同

或剗或剗

剗河上公王弼作剗

或培或重

培河上公作載王弼作性說文解字云剗折傷也挫摧

也義相近疑剗本誤重俗作剗非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右第二十九章六十言

河上公以此為無為章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

佐應作左王真作不以兵強於天下

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善

者果而已矣

諸本皆無故矣二字王弼作善有果而已陸希聲有故

無矣

不敢以取強焉

諸本皆無焉字

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不驕果而不得已

驕陸希聲作僞

是果而勿矜

諸本無是字

物壯則老是非謂非道非道早已

兩非字河上公王弼作不

右第三十章七十九言

河上公以此為儉武章

夫美兵者不祥之器

河上公王弼美並作佳河上云佳飾也案廣雅佳勞也較河上為善陳象古無者字

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

河上公王弼無是以二字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以恬憺為上簡文作恬憺河上公王弼並作恬憺亦並無以字陸德

明曰恬木或作恬亦作淡河上本作恬說文解字曰恬安也從心甜省聲恬安也从心聲恬安也从心炎

聲詩曰憂心如惓惓之則作惓者非又梁武音恬為膾是惓恬字從木昏聲者也又音恢為惓回切惓惓形同

而諫蘇靈芝書備為淡

故不美也若美必樂之

請本無此二句只作勝而不美四字

樂之者是樂殺人

請本作而美之者是樂殺人

夫樂人殺人者

請本無第一八字

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

請本句上有則字

故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是以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

河上公王弼無是以二字處並作居

言居上勢則以表禮處之

河上公王弼無居上勢則四字勢應作執

殺人眾多

河上公王弼作殺人之眾

則以悲哀泣之

請本無則字

戰勝者則以夷禮處之

請本無者則二字

右第三十一章一百三十三言

河上以此為假武章王應麟用學紀問曰晁景迂

云王弼注老子知佳兵者不祥之器至於戰勝以

老子道德經考異

喪禮處之非老子之言不知常善救人故無棄人

常善救物故無棄物獨得諸河上公而古本無有

也傳奕能辨之況今所傳王弼本獨此章無注

故晁云爾然弼未嘗明指其非是也深望為宋好

古之士亦惑于異說耶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莫能臣

王弼下有也字河上公作天下不敢臣

王侯若能守萬物將自賓

梁武帝亦作王侯河上公王弼等並作侯王守下有之

字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壽

諸本無焉字永樂大典王弼本氏作人

始制有姓名亦既有天亦將知止

河上公作天亦將知止

知止所以不死

河上公止亦作之

譬之在天下

河上公王弼作管下有道字

猶川谷之與江海也

諸本無也字

右第三十二章七十一言

河上公以此為聖德章

知人者智也自知者明也勝人者有力也自勝者強也知

足者富也強行者有志也不失其所者久也死而不志者

壽也

河上公王弼句無也字

右第三十三章四十六言

河上公以此為辨德章

大道汎汎兮

河上公王弼並作大道汎兮陸德明曰本或作汎張周

並同案作汎為是

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

以河上公王弼並作而

功成而不居

河上公作功成而不名有今王弼本同河上永樂大典

獨本則同矣

衣被萬物而不為主

衣被河上公作愛養王弼作衣養案衣愛聲相同

故常無欲呼名於小矣

河上公王弼無故案二字

萬物歸之而不知主

河上公王弼之作焉知作焉

可名於大矣

王弼作可名為大

是以聖人能成其大也

河上公作是以聖人終不為大也王弼無此句

以其終不自大

王弼自下有為字河上公無此句

故能成其大

右第三十四章七十三言

河上公以此為任成章

執大象者天下往

河上公王弼無者字往王也

往而不害安平泰

河上公王弼本亦作太同

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言淡兮其無味

言河上公王弼並作口兮作乎

視之不足見聽之不可聞用之不可既

下兩不可王弼並作不足河上公惟用之句亦作不可

右第三十五章四十四言

河上公以此為仁德章

將欲翕之必固張之

河上公作翕王弼作翕案簡文作欲翕非子與奕同陸

德明曰本又作給案古無翕字二字說文解字云欲翕

鼻也欲有翕義故與張為對顧歎因之亦得閉塞之義

矣翕古文少通用

將欲弱之必固強之

欲河上公本或作使非

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之勝剛弱之勝強

河上公王弼作柔弱勝剛強

魚不可悅於淵

河上公王弼並作脫古無悅字作脫者是莊子說苑作脫

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韓非子亦作邦河上公王弼並作國莊子作國說苑作國之利器不可以借人後漢書翟璜傳作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右第三十六章五十九言

河上公以此為微明章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主侯若能守萬物將自化

河上公王弼並作侯王守下並有之字

化而欲作言將鎮之以無名之樸

樸本作朴同

無名之樸夫亦將不欲

諸本無夫字王弼本無此無名四字不作無簡文作不欲以清

諸本並作靜

天下將自正

請本正皆作定

右第三十七章四十九言

河上公以此為為政章

老子道經攷異卷上

靈巖山館刊

老子德經攷異卷下

唐太史令傅奕定本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為而不為

河上公王弼作無以為韓非子與奕同案夢得不作非下德為之而無以為

無河上公王弼作有案應作有或奕本傳刻誤

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下義為之而有以為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

仍王弼作仍案說文解字仍因也仍亦因也夏時有仍氏是此字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

韓非子四而後下並有失字

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

諸本無也字

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

王弼無也字韓非子始亦作自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

王符潛夫論作不居其薄與王弼本同

處其實不處其華故去彼取此

兩處河上公並作居王弼上處作處下處作居朱穆崇厚論引上二句作處下二句作居

右第三十八章一百三十一言

河上公以此為論德章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王侯得一以為天下貞其致之一也

王侯諸本皆作侯王河上公無一也二字陸希聲亦有貞或作正彭耜曰諸本貞作正遺廟詩程大昌作得一為天下正無以字

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散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王侯無以為貞而貴

高將恐廢

高將恐廢

竭河上公王弼並作歇案應作渴河上公王弼作侯王  
無以貴高將恐廢陸希聲與奕同

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  
河上公貴下高下並有必字文選精田賦注同  
是以王侯自謂孤寡不殺

諸本皆作侯王自謂下河上公有曰字殺作較不殺之  
義自高皆作殺善唯河上此注與高誘淮南王書注作  
牙殺耳案其義是也

是其以賤為本也非欺  
河上公作此其以賤為本耶非乎王弼作此非以賤為  
本耶非乎

故致數譽無譽  
河上公譽作車王弼作與案淮南子同弼陸德明以為  
獨本亦作譽谷神子指歸本又作造與于無與

不欲碌碌若玉落落若石  
河上公作碌碌如玉落落如石王弼落又作落落古無  
碌碌若三字陸應作落落讀以公等錄錄為錄錄說文  
解字云碌隨從也廣韻是應用之歟

右第三十九章一百三十九言  
河上公以此為法本章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河上公王弼並作天下萬物陸希聲同奕

右第四十章二十一言  
河上公以此為去用章

上士聞道而動行之  
河上公王弼動而行之

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而大笑之  
河上公王弼無而字

不笑不足以為道故建言有之曰  
河上公王弼無曰字

明道若昧夷道若類進道若退  
河上公王弼進道若夷退道若退

河上公作類王弼明皇並作類

老子通論考異

上德若谷大白若騶廣德若不足  
騶河上公王弼並作騶作騶者所謂以白造騶是矣說  
文解字無騶字

建德若輪  
河上公王弼作倫說文解字無倫字

質直若輪  
河上公王弼作淪古字通如春秋淪平為輪平是

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言稀聲  
稀本多作希同

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惟道善貸且成  
右第四十一章九十七言

河上公以此為同異章  
道生一一生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衰陽  
衰請本作抱非淮南子作背陰而衰陽

沖氣以為和人之所患惟孤寡不殺而王侯以自稱也  
河上公王弼並作王公以為稱無也字殺河上公作殺  
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人之所以教我亦我之所  
以教人

河上公王弼作人之所教我亦教之明皇作人之所教  
亦我義教之

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學父  
學河上公王弼作教

右第四十二章七十九言  
河上公以此為道化章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  
彭祖曰葉夢得無騶字達吳子堅作剛案淮南子無上  
之字

出於無有入於無間  
河上公作無出於二字王弼並無下於字淮南子原道

訓一引與奕同道應訓一引與河上公同  
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也

河上公王弼無也字淮南子有  
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稀及之矣

稀或作希諸本無矣字  
右第四十三章四十四言

河上公以此為備用章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  
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河上公無是故二字王弼亦有  
右第四十四章三十九言

河上公以此為立戒章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

敝河上公王弼作笑  
大滿若虛其用不窮

河上公王弼作大盈若沖李善魏都賦注作大滿若沖  
大直若誦

河上公王弼作屈  
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踉蹌突踉蹌熟  
請請本作靜同

知清靖以為天下正  
河上公無知字王弼並無以字李約薛致元同王弼谷  
神子指歸本作能清能靖為天下正

右第四十五章四十二言  
河上公以此為洪德章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播  
河上公王弼播作糞御覽引文子曰卻走馬以糞車軌  
不接于遠方之外是謂坐馳陸記彭祖曰朱文公本糞

下有車字謂以走馬御糞車也頃在江西見有所謂糞  
車者方曉此案糞非淮南引並作糞糞衝東京賦引亦  
有車字糞播古字通用

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  
王弼無罪莫大句

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憯於欲得  
河上公王弼惜字亦作大憯非作咎莫憯於欲利李約  
惜作甚說文解字惜痛也古音其憯同

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本或無矣字

右第四十六章四十五言

河上公以此為儉欲章

不出戶可以知天下

河上公王弼無可以二字陸希聲作不出戶而知天下

韓非子作不出於戶可以知天下

不窺牖可以知天道

河上公王弼亦無可以二字知並作見陸希聲作不窺

牖而見天道案韓非子作不窺於牖可以知天道說文

解字曰窺小視也闕也闕窺頭門中也方言凡相窺

祝南楚謂之闕沉以為穴中窺視曰窺門中窺視曰闕

應用闕字老子楚人用楚語矣韓非是

其出闕遠其知闕也

韓非淮南闕遠下有者字闕本皆作窺應用闕也古解

少字諸本皆作少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

知本或作至

右第四十七章四十言

河上公以此為鑿遠章

為學者日益為道者日損

河上公王弼無者字

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

無為則無不為

則河上公王弼並作而

將欲取天下者常以無事

河上公王弼無將欲者三字

及其有事又不足以取天下矣

河上公王弼無又矣二字是河上公作可

右第四十八章四十八言

河上公以此為忘知章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

之得善矣

得河上公王弼作德無矣字

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得信矣

得河上公王弼亦作德亦無矣字

聖人之在天下

河上公王弼無之字

歎歎焉

河上公作林林王弼作歎歎並無焉字蘇靈芝書明皇

注本作傑傑陸德明曰一本作傑傑河上本作淡淡簡

文云河上本作林林案今河上公作林是與簡文所見

之本同古無傑字作林是歎林義聲相近

為天下渾渾焉

河上公王弼作為天下渾其心

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咳之

聚珍板王弼本無百姓句據陸德明釋文應有諸本皆

有咳河上公作咳同

右第四十九章六十八言

河上公以此為任德章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而民之生而

動動皆之死地亦十有三

河上公王弼作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谷神子作

而民生動之死地十有三案韓非子與奕同

夫何故以其生之厚也

王弼本無也字

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投其

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也以其無死地

焉

夫何故下河上公王弼無也字無死地下亦無焉字谷

神子作以無死地

右第五十章八十七言

河上公以此為貴生章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

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

爵河上公王弼作命明皇陸希聲同奕

故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亭之毒之

河上公作成之孰之王弼同奕說文解字毒厚也釋名

亭停也毒之是亭成毒孰釋義皆相近

蓋之樓之

蓋河上公王弼作養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元德

右第五十一章七十二言

河上公以此為養德章

天下有始可以為天下母

諸本無可字

既得其母以知其子

河上公得作知以作復上弼同奕

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殺身不殆案其兒閉其門終身不勤

陸德明曰河上兒作銳

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強

兩曰河上公本或作曰淮南子作曰

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蒙河上公王弼作習常案得作蒙案當蒙古一字耳

右第五十二章七十三言

河上公以此為歸元章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惟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

徐開元石刻作徑非是

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

是謂盜夸盜夸非道也哉

夸河上公作誇王弼同奕韓非子財貨作資貨盜夸作

盜夸古從十字皆訓大故爾雅誇字大也又詩君子攸

芋毛傳芋大也說文解字大葉實根駁人謂之芋棘文

紳竹不分疑韓非字應作芋矣夸誇字亦通

右第五十三章五十四言

河上公以此為益壽章

善建者不拔善學者不脫

韓非子無善學者不脫

子孫存肥不斃

韓非子作以其祭祀世世不絕王弼子孫下有以字時  
雍同

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邦其德乃長修  
之邦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薄

河上公王弼五修之下並有於字韓非淮南同矣又明  
皇陸希聲本皆同乃餘韓非作有餘邦本或作國漢人

辟高帝諱改也薄河上公王弼諸本並作普  
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

程大昌無故字邦亦或作國

吾奚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故非作也河上公王弼奚作何王弼并無之字

右第五十四章八十六言

河上公以此作修親章

合德之厚者比之於赤子也

河上公王弼無著之也

蜂蠶不螫

河上公作毒蟲不螫王弼作蜂蠶也蛇不螫依字蠶應  
作重蜂應作蠶漢書蠶子則斬子蠶足則斬足即螫

之謂也說文解字蠶作蠶也知兩字聲義同矣

猛獸不掠羶鳥不搏

谷神子本二句到轉攪開元易州石刻作攫非

骨弱筋柔而握固

握葉夢得作握非說文解字有抑無握

未知壯壯之合而股作精之至也

股河上公作峻王弼作余徐鉉本說文解字股字新附

而陸德明音義引之有子和切之言似唐本有而未本

無之未定何是陸希聲無也字

終日號而喘不歇

河上公王弼作終日號而不喘本亦作終日號而喘不

喘彭祖曰古本無喘字喘不喘莊子之文後人潤下老

子所不取案此及谷神子李約皆有喘字即相所云相

沿之誤也嗛本又作啞陸德明曰當作噫玉篇引作終

老子道德經考異

日號而不嗛嗛從口從嬰說文解字有嗛字云語未定  
貌揚雄太元經柔兒於號三日不嗛玉篇是號嗛之異  
字嗛與嗛形近或者誤嗛為嗛又轉嗛為嗛耳又或與  
擬通漢書東方朔傳伊優亞者辭未定亦即是嗛此字  
後人多亂惟奕本為近焉

和之至也

本或無也字

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則強

益生曰祥心使氣則強曰則二字河上公作日案淮南

子並作日強或作強

物壯則老謂之不道不道早已

右第五十五章八十三言

河上公以此作元符章

知者不言也言者不知也

河上公王弼無二也字

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

紛王弼作分谷神子作忿

和其光同其塵是謂元同不可得而視

不可上河上公王弼有故字

亦不可得而視

王弼無亦字下二句同

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

王弼害作劇蘇靈之書作穢說文解字劇利傷也無穢

字

不可得而貴亦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右第五十六章七十言

河上公以此為元德章

以政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

政河上公王弼作正古二字通用

吾奚以知天下其然哉以此

奚河上公王弼作何並無天下二字王真無哉字

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

諸本無夫字

多利器國家滋昏

河上公王弼上並有民字

民多知慧而表事滋起

河上公王弼作人多伎巧奇物滋起司馬光伎作利

法今滋章益賊多行

河上公本令或作物史記及諸本並作令

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靖而天下自正

靖諸本作靜天下諸本亦作民莊子作無為而萬物化

淵靜而百姓定

我無事而民自富

明皇王真句在我好靖句之上

我無欲而民自樸

明道藏河上公本下又有我無情而民自清句攷諸本

皆無之

右第五十七章九十二言

河上公以此為淳風章

其政悶悶

河上公王弼作悶悶

其民僂僂

河上公作醇醇王弼作淳淳淮南子同河上高誘曰本

作純純說文解字俗富也

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晉河上公王弼作察同

禍今福之所倚福今禍之所伏

明皇陸希聲無雨之字

孰知其極其無正矣

表陸希聲作邪河上公無此字

正復為奇善復為賊

河上公疏作試王弼作妖案妖應作猷古無試字

人之迷也其日固久矣

韓非子固下又有以字河上公王弼無也矣二字陸希

聲作民迷其日固久矣

是以聖人方面不割廉而不削



河上公作害

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王弼本作難李約本作方面不測直而不肆光而不耀廉而不刺刺木或作械非惟俗作難

右第五十八章七十三言

河上公以此為順化章

治人事天莫若嗇

人陸希聲作民若王姬作如

夫惟嗇是以早服

以諸本皆作謂韓非同矣

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莫知其極可以有國

韓非作則可以有國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抵

祇河上公作帶韓非作深其根固其抵無是謂二字蘇

靈芝書亦為帶

長生久視之道

韓非下有也字

右第五十九章六十四言

河上公以此為守道章

治大國若烹小鮮

大國下韓非有者字烹應作享開元石劄作享

以道流天下者

河上公王弼無者字韓非有古澁字作疎亦通用位俗

作澁及澁並非也

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

亦不傷人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韓非子作非其鬼不神也其神不傷人也聖人亦不傷

民兩不相傷則德交歸焉谷神子亦無故字

右第六十章四十九言

河上公以此為居位章

大國者天下之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牡常以靜勝牡

以其端故為下也

河上公以此為居位章

河上公王弼作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牡常

以靜勝牡以靜為下明皇陸希聲陳象古較河上弼

中多天下之交四字陳象古讀牝牡常以靜勝斷句牡以

靜為下斷句道德書唐以後惟奕本多古字古文此或

未然歟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於小國

河上公王弼無於字下同

小國以下大國則取於大國

此取河上公一本或作眾

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王弼句上有故字河上公一本亦作或下以眾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兩者各得其所

欲故大者宜為下

河上公王弼兩者上有夫字王弼無故字

右第六十一章八十九言

河上公以此為謙德章

道者萬物之奧也

河上公王弼無也字

善人之所寶

河上公王弼無所字

不善人之所保

谷神子作不善人之所不保

美言可以於市

尊言可以加於人

河上公王弼無於字淮南子作美言可以市尊

人

河上公王弼作尊行可以加入淮南子作美行可以加

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下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

馬不如進此道也

河上公王弼進上有坐字無也字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

河上公王弼無以字也字

不自求以得行罪以免耶故為天下貴

曰河上公作日王弼作不日以求得

右第六十二章八十五言

河上公以此為為道章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同難乎於其

易為大乎於其細

本皆無二乎字

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

河上公王弼皆無二之字

是以聖人將不為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者必寡信多

者必多難

王弼本無二者字

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矣

河上公無矣字

右第六十三章八十五言

河上公以此為恩始章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判

判河上公作破王弼作津陸德明曰脆河上作脆說文

解字云脆易破也脆小爽易斷也是脆脆同義古無

脆字當為脆判字通

其微易散

李約上有故字

為之乎其未兆始之乎其未亂

河上公王弼乎皆作於無其字

合衰之木生於蒙木

流俗本蒙作毫非是衰或作抱亦非

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為者敗之執者

失之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

河上公無是以二字

民之從事常於其幾成而敗之

河上公王弼無其字

慎終如始則無敗事矣

河上公王弼無矣字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以復眾人之所

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以復眾人之所

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以復眾人之所

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以復眾人之所

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以復眾人之所

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以復眾人之所

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以復眾人之所

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以復眾人之所

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以復眾人之所

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以復眾人之所

遇

復上河上公王弼無以字韓非亦無以不欲下有而字復下有歸字所過下有也字

以補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也

本無也字

右第六十四章一百三十一言

河上公以此為守微章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多知也

河上公王弼並作智多無也字

故以知治國國之賊也

王弼無也字河上公并無故字

不以知治國國之福也

河上公王弼無也字

常知此兩者亦稽式也

王弼無常也二字河上公作稽式王弼曰稽同也與鄭元注尚書稽古之義合

能知稽式是謂元德

河上公王弼能作常

元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復至於大順

河上公王弼作然後乃至大順

右第六十五章七十四言

河上公以此為淳德章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也

諸本無也字

故能為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民必其以言下之

河上公無其字王弼并無聖人二字明皇同奕

欲先民必以其身後之

河上公王弼無其字明皇同奕

是以聖人處之上而民弗重處之前而民不害也

河上公作處民上而不重處民前而不害王弼作處上

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明皇同奕民作人本皆無也

字

老子道德經考異

是以天下樂推而不欲

欲善惡之善同本皆作厭

不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河上公王弼無上不字

右第六十六章八十五言

河上公以此為後己章

天下皆謂吾大似不肖

王弼作我道大似不肖谷神子無皆字

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河上公一本無也字

吾有三寶持而寶之

河上公王弼作持而保之陸希聲作保而持之韓非子

同奕

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王弼無大字韓非作故能成器長

今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

王弼無其字捨作舍開元石刻作捨兼應作捨

是謂入死門

河上公王弼作死矣

大慈以陳則止

河上公王弼作慈以戰則勝韓非作慈於戰則勝依義

當作戰字

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道藏河上公本作天將救之以善以慈衛之然他本並

無以善二字

右第六十七章一百五言

河上公以此為三寶章

古之善為士者不武也

河上公王弼無古之也三字明皇只無也字

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

河上公作不與爭王弼作不與無爭字明皇同奕

善用人者為之下

河上公無之字

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也

河上公王弼無也字

右第六十八章四十七言

河上公以此為配天章

用兵者有言曰

河上公王弼無曰字

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

備洗無兵仍無敵

仍王弼作仍河上公王弼執無兵句並在仍無敵之下

陸希聲同奕

禍莫大於無敵

無河上公王弼作輕下同

無敵則幾亡吾寶

河上公王弼無則字亡作喪

故抗兵相若

若河上公王弼作加

則哀者勝矣

河上公作則哀勝也王弼同奕無則字

右第六十九章五十七言

河上公以此為元用章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而人莫之能知莫之能行

河上公王弼作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言有宗事有主

主河上公王弼作君淮南亦作君

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也

河上公王弼無也字淮南有

知我者稀則我貴矣

河上公王弼作則我者貴

是以聖人成禍而懷玉

河上公王弼無而字

右第七十章五十一言

河上公以此為知難章

不知尚矣

河上公王弼尚作上無矣字

不知知病矣

河上公王弼無矣字

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之不病以其病病

河上公王弼無之字韓非作聖人之不病也以其病病

是以不吾病

河上公主弼作是以不病韓非作是以無病也

右第七十一章三十二言

河上公以此為知病章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矣

河上公無則字王弼無矣字

無狎其所居

狎河上公作狹居司馬光作安說文解字無狎字

無狀其所生

狀本皆作厥下同

夫惟無狀是以無狀

兩無河上公王弼作不

是以聖人自知而不自見自愛而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河上公王弼無兩而字

右第七十二章四十八言

河上公以此為愛己章

勇於取則敢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

孰知其故是以聖人含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

善應不召而自來默然而善謀

歌河上公作唯王弼作唯陸德明曰梁武王高鍾會孫

登張嗣本有此坦案三字聲同故通用此字惟奕本作

歌耳

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不河上公作勿王弼同奕

右第七十三章六十四言

河上公以此為任為章

民常不畏死

河上公王弼無常字

如之何其以死懼之

河上公王弼作奈何以死懼之

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而殺之

得下河上公有執字

孰敢也

河上公王弼無也字谷神子作夫孰敢矣

常有司殺者殺而代司殺者殺是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

者稀有不白傷其手矣

河上公作常有司殺者夫代司殺者是謂代大匠斲夫

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其手矣王弼作常有司殺夫司殺

者是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其手矣明皇作

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

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陳象古作常有司殺者殺代司

殺者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希不傷其手矣本皆

異唯陸希聲同奕道德書河上公多與王弼同奕多與

希聲同也案淮南子作夫代大匠斲者希不傷其手亦

略與諸本異

右第七十四章六十一言

河上公以此為制惑章

民之飢者以其上食稅之多也是以飢

飢河上公王弼諸本皆作饑案古饑饑字作饑飢饑字

作飢此應作飢諸本亦無者也二字

民之難治者以其上之行為也是以難治

諸本亦無者也二字

民之輕死者以其上求生之厚也是以輕死

諸本亦無者也二字無第二生字

夫惟無以生為貴者是貴於貴生也

河上公王弼無第一貴字無也字淮南子作是貴於貴

生焉

右第七十五章六十三言

河上公以此為貪損章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

強或作強谷神子無二也下並同

艸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

艸木上河上公王弼有萬物二字

故堅強者死之徒也柔弱生之徒也

河上公王弼無也字

是以兵強者則不勝

河上公王弼無者字

木強則兵

道藏中奕本兵字誤共案今河上公本亦誤共皆非也

王弼本作兵列子云老聃曰兵強則滅木強則折即用

此文

故堅強處下柔弱處上

王弼作強大處下

右第七十六章五十九言

河上公以此為戒溫章

天之道其猶張弓者歟

王弼無者字河上公歟作乎部若愚翁作由

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

補河上公作與

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

明皇無而字

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損有餘而奉不足

於天下者其惟道者乎

河上公作能以有餘奉天下惟有道者王弼作孰能有

餘以奉天下惟有道者明皇作孰能以有餘奉天下唯

有道者陸希聲作孰能以有餘而奉於天下其惟有道

者乎李道純曰中加不足二字者非

是以聖人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

居河上公王弼作處明皇無第二而字

其不欲見賢耶

河上公王弼無耶字

右第七十七章八十七言

河上公以此為天道章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

河上公作天下柔弱莫過於水先作勝宋徽宗同夾以其無以易之也

河上公王弼無也字宋徽宗同夾

柔之勝剛弱之勝強

河上公上有故字王弼二句到轉淮南子兩句下並有也字

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

河上公王弼作莫不知莫能行淮南子同夾

故聖人之言云

河上公作故聖人云王弼作是以聖人云

受國之垢曰謂社稷之主受國之不祥是為天下之王

河上公王弼作社稷王天下王無此二之字是為之為

河上公亦作謂淮南子兩受字上並有能字

正言若反也

諸本無也字

右第七十八章七十三言

河上公以此為任信章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

於人

字約無而字

故有德司契無德司獄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河上公王弼無故字

右第七十九章四十一言

河上公以此為任契章

小國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也

河上公作使有什伯人之器而不用王弼非無人字陸

德明曰河上伯字絕句李道純同弼

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與無所乘之

與河上公作車民王弼作人

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陳應作陳

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民王弼作人使民為人皆唐本也

至治之極民各甘其食美其服

河上公王弼無至治之極民各六字

安其俗

河上公王弼作安其居

樂其業

河上公王弼作樂其俗

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使民至老死不相與往來

河上公王弼無使與二字

右第八十章八十五言

河上公以此為獨立章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言不辯辯言不善

善言辯言河上公王弼作善者辯者

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無積

無河上公王弼亦作不

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天之道理而不害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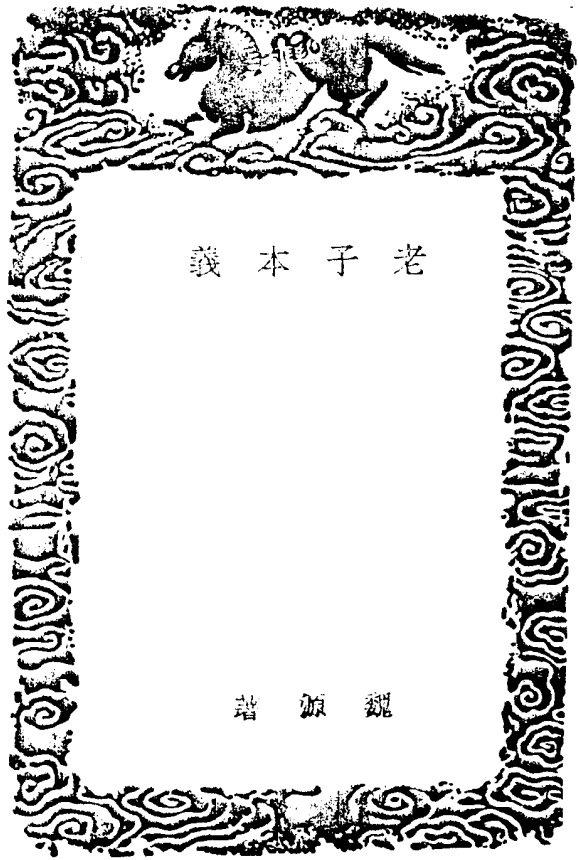
人之道為而不爭

右第八十一章五十七言

河上公以此為顯贊章

老子德經政異卷下終

靈巖山館刊



老子本義

魏源

老子本義序

有黃老之學。有老莊之學。黃老之學出於上古。故五千言中。動稱經言及太上有言。又多引禮家之言。兵家之言。其宗旨見於莊子天下篇。其旁出者。見於靈樞經黃帝之言及淮南精神訓。其於六經也。近於易。其末章欲得小國寡民而治之。又言以身治身。以家國天下治家國天下。則其輒言天下無為者。非枯坐拱手而化行若馳也。靜制動。化勝壯。先自勝而後能制天下之勝。其言三寶。一慈。二儉。三不敢。為天下先。汝含德之厚。比於赤子。致柔之極。有若嬰兒。乃混沌初開之無為也。及世運日新。如赤子嬰兒日長。則其教導涵育。有簡易繁難之不同。惟至人能因而應之。與民宜之。故堯稱無名。舜稱無為。夫子以仲弓居敬行簡。可使南面。其贊易惟以乾坤易簡為言。此中世之無為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如遇大寇。若大病苦之後。則惟診治調息以養復其元。而未可施以肥濃剝削之劑。如西漢承周末文勝。七國羸秦湯火之後。當天下生民大災患。大痼瘵之時。故留侯師黃石。佐高祖約法三章。盡革苛政酷刑。曹相師蓋公。補齊漢不擾獄市。不更法令。故文景刑措之治。亦不啻重觀太古焉。此黃老無為可治天下後世。如東漢光武。孝明。元魏。孝文。五代唐。明宗。宋仁宗。金世宗。皆得其遺意。是古無為之治。非不可用於世明矣。至魏晉之世。則不言黃老而言莊老。其言莊也。又不師其無欲。而專排禮法以濟其欲。故不勇於不敢而勇於敢。動行一切之法。使天下屏息待命而已。得以清淨自在。遂至萬事盡廢。而後王衍之流。始自悔其弊。與黃

老子本義序

一

老子本義序

老慈儉不敢先天下之旨。若冰炭霄壤之相反。而後人不分。動以黃老相詬厲。豈不謬哉。後世之述老子者。如韓非有喻老解老。則是以刑名為道德。王弼。呂惠卿諸家皆以莊解老。蘇子由。焦竑。李贄諸家又動以釋家之意解老。無一人待其真。其實開佛之先者。莫如列子。故張湛列子注。鈺曰。禦寇宗旨與佛經為近。不獨西方至人皆不言而自化。無為而自治一章而已。要之列子注。莫善於張湛。莊子注。莫善於向。郭。而老子注。則無善本焉。源念先聖猶龍之嘆。與孟子闢楊朱不闢老子之故。因念經曰。言有宗。事有君。爰專取諸家之說。不離無為無欲與無名之槪者。以為養心治事之助。視治參同陰符者。或較有益焉。其五千言章句。以河上公所分。及傅休奕古本為最疏。而淮南所引為最善。其開元御注所加。與韓非所述者。皆所可取也。

二

老子本義

論老子

文挾曹參之學。豈深於橋阮。何乎。而西漢西晉。燕趙焉。則晉人以莊為老。而漢人以老為老也。豈獨莊然。解老自韓非下千百家。老子不復生。誰定之。彼皆執其一言而闕諸五千言者。也。取子翕。闕何與無為。清靜。獨狗。萬物。何與慈救。慈衛。玄牝。久視。何與後身。外身。泥其一。而謹其全。則五千言如耳目口鼻之不能相通。夫不得言之宗。事之君。而徒尋聲逐景於其末。豈易知易行。而卒莫之知且行。以至於今。浪浪也。老子曰。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非不知。有無之不可離。然以有之為利。天下知之。而無之為用。天下不知。故故託指於無名。藏用於不見。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之道。必自無欲始也。諸子不能無欲。而第慕其無為。於是陰辭堅忍。適以深其機。而濟其欲。莊周無欲矣。而不知其用之柔也。列子致柔矣。而不知無之不離乎有也。故莊列雖用以為體。而體非其體。申韓鬼谷。范蠡雖體以為用。而用非其用。則盍返其本矣。本何也。即所謂宗與君也。於萬物為母。於人為嬰兒。於天下為百谷王。於世為太古。於用為雌。為下

老子本義 論老子

為玄。故如蓋公黃石之徒。欲之一身。而微妙渾然。則在我之身已。曩皇矣。即推之世而去。甚去矣。化風秦。酷烈為文。景刑措。亦不啻後世。豈若刑名清談。長生之小用。而小弊。大用而大弊。邪。吾人視嬰兒。如昨日也。萬物之於母。無一日離也。百谷於其王。未嘗一日離也。動極必靜。上極必下。昭極必晦。誠如此。則無一物不歸其本。無一日不有太古也。求吾本心於五千言。而得求五千言於吾本心。而無不得。百變不離宗。又安事支離求之乎。反本則無欲。無欲則致柔。故無為而無不為。以是讀太古書。庶幾哉。庶幾哉。

二

老子道太古也。書太古也。曷微乎。微諸柱下史也。國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故左史在楚。能讀墳索。尼山通周。亦問老聃。今考老子書。谷神不死。章。列子引為黃帝書。而或以五千言。皆容成氏書。至經中。稱古之所。謂。稱建言有之。稱聖人云。稱用兵有言。故班固謂道家出古史官。莊周亦謂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斯述而不作之明徵哉。孔子觀周廟。而嘉金人之銘。其言如出老氏之口。考皇覽金匱。則金人三緘銘。即漢志黃帝六銘之一。為黃老源流所自。藏室柱史。多譏擇取。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故其書如喪禮。處戰勝之義。皆深知禮意。而又有失道德而後仁義。而後禮之言。則知吏隱靜觀。深疾末世用禮之失。疾之甚。則思古益篤。思之篤。則求之益深。懷德抱道。白首而後著書。其意不返斯世於太古。淳樸不止也。氣化遽遷。如塞巖然。太古之不能不唐虞三代。唐虞三代之不能不後世。一家高會。祖父子姓。有不能同。故忠實文皆適以救弊。而弊極則將復返其初。孔子事魯。魯為禮之本。欲以忠實救文。勝是老子淳樸忠信之教。不可謂非其時。而西漢先機也。然刪書斷自唐虞。而老子專述皇墳以上。夫相去太遠者。則勢常若相反。故論常過高。乃其學固然。非故激而出於此也。河上公曰。老子言我有三寶。一慈。二儉。三不敢。為天下先。慈非仁乎。儉非義乎。不敢先非禮乎。易曰。德言盛。禮言恭。又曰。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老子有焉。然則太古之道。徒無用於世乎。抑世可太古。而人不可太古。曰。聖人經世之書。而老子救世書也。使生成周比戶可封之時。則亦囉爾已矣。自非然者。去甚去奢去泰之旨。必有時而信於天下。夫治始黃帝。成於堯。備於三代。職於秦。迨漢氣運再造。民脫水火。登衽席。亦不啻太古矣。則曹參文。景。新。獨為模。網。漏。吞。舟。而天下化之。蓋毒痛乎秦。酷劑峻攻乎項。一旦清涼和解之。漸進飲食。而勿藥自愈。蓋病因藥發者。則不藥亦得中醫。與至人無病之說。勢易而道同也。孰謂末世與太古如夢覺不相入乎。今夫亦子乳哺時。知識未開。呵禁無用。此太古之無為也。逮長天真未泯。則無寶以嗜欲。無非其機智。此中古之無為也。及有過而漸喻之。感悟之。無迫束以決裂。此末世之無為也。時不同。無為亦不同。而太古心未嘗一日廢。夫豈形如木偶。而化馳若神哉。老氏書。歷古今。通上下。上焉者。裁量關尹治之以明道。中焉者。良參文景治之以濟世。下焉者。明太祖。爾民不戢死而心滅。宋太祖。聞佳兵不祥之戒。而動色。是也。儒者自益亦然。深見淺。淺見淺。余不能得有得於道。而使氣焉。故貪其對治而三復也。

三

嗚呼。道一而已。老氏出而二。諸子百家出而百。天下果有不一之道乎。老氏徒惟關尹具體而微。無得而稱焉。傳之列。竊寇楊朱。莊周。為虛無之學。為我之學。為放曠之學。列子。虛無。釋氏。近之。然性沖。指遠。未嘗貴我。賤物。自高。詭聖。誣愚。自是。固亦無惡。天下。楊朱。而刑名。宗之。莊周。而管人。宗之。入主。出奴。罔外。二派。夫。楊子。為我。宗。無為也。莊子。放蕩。宗。自然也。豈自然不可治。身。無為不可治。天下。哉。老之。自然。從虛。極。靜。篇。中。得。其。體。之。至。嚴。至。密。者。以。為。本。欲。靜。不。欲。躁。欲。重。不。欲。輕。欲。澹。不。欲。豐。容。勝。奇。以。勝。肆。要。勝。煩。故。於。事。恆。因。而。不。倡。迫。而。後。動。不。先。事。而。為。夫。是。之。謂。自然。也。豈。澹。澹。為。自然。乎。其。無。為。治。天下。非。治。之。而。不。治。乃。不。治。以。治。之。也。功。惟。不。居。故。不。去。名。惟。不。爭。故。莫。爭。圖。難。於。易。故。終。無。難。不。貴。難。得。之。貨。而。非。藥。有。用。於。地。也。兵。不。得。已。用。之。未。嘗。不。用。兵。也。去。甚。去。奢。去。泰。非。並。常。事。去。之。也。治。大。國。若。烹。小。鮮。但。不。傷。之。即。所。保。全。之。也。以。退。為。進。以。勝。為。不。美。以。無。用。為。用。孰。謂。無。為。不。足。治。天下。乎。老子。言。絕。仁。棄。義。而。不。忍。不。敢。意。未。嘗。不。行。其。間。莊。周。乃。以。徇。佻。玩。世。薄。勢。利。遂。阿。帝。王。厭。禮。法。則。盜。聖。人。至。於。魏。晉。之。士。其。無。欲。又。不。及。周。且。不。知。無。為。治。天下。者。果。如。何。也。意。嫌。批。一。切。拱手。不。事。專。而。治。乎。卒。之。王。綱。解。紐。而。萬。事。瓦。裂。刑。名。者。流。因。欲。實。行。之。萬。物。一。付。諸。法。而。已。得。清。淨。而。治。於。是。不。禁。已。欲。而。禁。人。之。欲。不。勇。於。不。敢。而。勇。於。忍。不。忍。於。不。忍。而。忍。於。忍。則。子。子。之。仁。讓。退。而。涼。薄。之。道。德。進。豈。盡。老子。道。乎。豈。盡。非。老子。道。乎。黃。老。靜。觀。萬。物。之。變。而。得。其。間。關。之。樞。惟。道。而。忍。之。靜。勝。動。制。壯。柔。勝。剛。欲。上。先。下。知。雄。守。雌。外。其。身。而。身。存。無。私。故。能。成。其。私。所。謂。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也。後。人。以。急。功。利。之。心。求。無。欲。之。體。不。可。得。而。徒。得。其。相。反。之。機。以。乘。其。心。之。過。不。及。欲。不。偏。不。弊。得。乎。老子。就。兢。乎。不。敢。先。人。不。忍。傷。人。而。學者。徒。得。其。過。高。過。激。樂。其。易。簡。直。捷。而。內。實。決。裂。以。從。己。則。所。見。之。乖。謬。使。然。也。莊。子。天。下。篇。自。命。天。人。而。處。真。人。至。人。之。上。韓。非。解。老。而。又。斥。恬。澹。之。學。恍。惚。之。言。為。無。用。之。教。豈。斤。斤。守。老。氏。學者。哉。漢。人。學。黃。老。者。蓋。公。曹。參。汲。黯。為。用。世。之。學。疏。廣。劉。德。為。知。足。之。學。四。皓。為。隱。退。之。學。子。房。猶。龍。出。入。三。者。體。用。從。容。漢。宣。始。承。黃。老。濟。以。中。韓。其。謂。王。伯。雜。用。亦。謂。黃。老。王。而。申。韓。伯。也。惟。孔。明。澹。泊。寧。靜。法。制。嚴。平。似。黃。老。非。黃。老。手。寫。申。韓。教。後。主。而。實。非。申。韓。嗚。呼。甘。酸。辛。苦。味。不。同。斬。於。適。口。藥。無。偏。勝。對。症。為。功。在。人。用。之。而已。內。聖。外。王。之。學。闡。而。不。明。百。家。又。往。而。不。返。五。穀。莢。稗。同。歸。無。成。悲。夫。知。以。不。忍。不。敢。為。學。則。仁。義。之。實。行。其。間。焉。可。也。

四

老子與儒合乎。曰否。天地之道。一陽一陰。而聖人之道。恆以扶陽抑陰為事。其學無欲則剛。是以乾道純陽。剛健中正。而後足以綱維三才。主張皇極。老子主柔質剛。而取軋取離取母。取水之善。下其體用。皆出於陰。陰之道。雖柔。而其機則殺。故學之而善者。則清淨慈祥。不善者。則深刻堅忍。而兵謀權術。宗之。雖

非其本真而亦勢所必至也。老子與佛合乎。曰否否。竊冥恍惚中有精有物。即所謂雌與母。在佛家謂之...

史記老子列傳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

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漢書揚雄傳言。老子著書無之。言兩篇。即史記所...

莊子天下篇曰。以本為精。以物為粗。以有為積。以不足為虛。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

惟夫心融神化，與道為一，而至於玄之又玄，則衆微之間，無非衆妙。凡言守雌，言言慈儉，言言柔弱，種種衆妙，皆從此常無中出矣。故曰衆妙之門，蓋可道可名者，五千言之所具也，其不可言傳者，則在體道者之心得焉耳。全書大旨，總括於此，所謂言有宗，事有君也。吳氏澄曰：首章總言道德二字之旨，無名者道也，有名者德也。老子之意，蓋以虛無為天地之中，以爲天地者，莊子所謂建之以常無有也。以氣化為萬物之所得，以爲萬物者，莊子所謂主之以太一也。故其道其德，以虛無自然為體，柔弱不盈為用，觀妙之妙道也。妙之一本者，衆妙之妙也。妙之散殊者，焦氏故曰：欲樂記成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欲微，讀如邊微之微，言物之盡處也。晏子云：微者德之歸。列子云：死者德之微。皆指盡處而言。蓋無欲之爲無，不待言。惟方其有欲之時，人皆指以爲有，然有欲必有盡，則復歸於無矣。斯與妙何以異哉。故曰此兩者同謂之玄。此蓋不得已爲未悟者言耳。故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蘇氏曰：凡遠而無所至極者，其色必玄。故老子嘗以玄寄極也。

右第一章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謂本此句上亦有天下字。故有無相生，雖本無故字。傳奕本六相，難易相成長短相形，與頹頹不為，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爲之舉，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傳奕本居字，當作南上。公

老子本義

上篇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無名無欲，四句同。馬溫公王安石蘇轍皆以有無爲說。此語然老又云常無欲，可名於小，是又不可言。莊子云：道之於常，無有正指。老子曰：至人無名，慎其稱，而未嘗語人，非祕而不宣也。道固未可以言語顯而名，迹求者也。及迫關尹之請，不得已著書，故鄭重於發言之首曰：道至難言也。使可擬議而指名，則有一定之義，而非無往不在之真常矣。非真常者而執以爲道，則言仁而害仁，尚義而害義，襲禮而害禮，煦煦子子詐僞之習出，而所謂道者弊，而安可常乎。老子言道，必曰常。曰玄，蓋道無而已。真常者指其無之實，而元妙則贊其常之無也。老子見學術日歧，滯有溺迹，思以真常不弊之道救之。故首戒人執言說名迹以爲道，恐其無所警識，因以天地萬物之理指示之，猶恐其不親切也。復即人心無欲有欲時返觀之，又恐其歧有無爲二也。而後以同謂之玄，渾微於妙，總括之。凡書中所言道體者，皆觀其妙也。凡言應事者，皆觀其微也。

此明首章常名無名之旨也。蓋至美無美，至善無善，苟美善而使天下皆知其爲美善，則將相與市之託之，而不可常矣。此亦猶有無難易長短高下音聲前後之類。然當其時，適其情，則天下謂之美善，不當其時，不適其情，則天下謂之惡與不善。聖人知有名者之不可常，是故終日爲而未嘗爲，終日言而未嘗言。豈自知其爲美爲善哉。斯則觀微而得妙也。若然者，萬物之來，雖亦未嘗不因應，而生不有，爲不恃，終不居其名矣。夫有名之美善，每與所對者相與往來與廢，以其有居則有去也。苟在己無居，夫將安去。此乃無爲不言之美善，無與爲對。何至於美斯惡，善斯不善哉。斯真所謂常善也。作焉不辭，碑本本作而不爲始。義正相備，蓋萬物作焉而後應之，不辭耳。此因應無爲之道也。吳氏澄釋爲言詞之詞，謂天何言哉。姚氏輔謂作，使也。以身爲萬物使而不辭其勞，皆非本意。

右第二章。姚氏輔合此章與下章爲一云：萬物作焉以下。傳奕本無之治二字。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有心，下無知字。無欲，使夫音知者不敢爲也。知去聲。王弼本作智，音無欲。云爲無爲，則無不治。治去聲。傳奕本治作爲。又治。

老子救世之書也。故首二章統言宗旨。此遂以太古之治，矯末世之弊。夫世之不治，以有爲亂之也。有





成其私亦理勢之固然耳程氏俱曰天地人一源耳天之所以為天地之所以為地人之所以為人固同而天地之能長且久人獨不然者何哉天不知其為天地不知其為地今一受形而為人則認以為己曰人耳人耳謂其有身不可以不愛也而營分表之事謂其養生不可以無物也而矜無益之求貴其身而身愈辱厚其身而身愈傷是世之喪生者非反以有其生為累邪黃老之指如此豈養生家自私其身者所得託哉李氏嘉謨曰天不愛其地地不愛其生是謂不自生不自生萬物特之以生故能長生此天施地生之道所以未嘗一日息也

右第六章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謙元作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處傳奕本作居來謙宗本家人下無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仁傳奕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無尤傳奕尤下李氏贊曰凡利物之謂善而利物者又不能不爭非上善也惟水不然衆人處上彼獨處下衆人處易彼獨處險衆人處深彼獨處穢所處盡衆人之所惡夫誰與之爭乎此所以為上善也居善地以下則言聖人利物而不爭之實非仍指水也呂氏惠卿曰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所謂居善地也七者皆出於不爭而要以為善地為本蓋居善地則能處衆人之所惡故不爭而天下莫能與爭矣吳氏澄曰所舉居善地以下數事皆擇取衆人之所善者以為善非上善也惟有此善而能不爭如水之源處上而甘處於下乃上善也衆人惡處下則必好處上欲上入者有爭心有爭則有尤矣不爭則何尤之有○蘇氏轍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天一生水道運而為善猶氣運而為水也二者皆自無而有去道未遠故可名之善未有上於此者焉道無所不在水無所不利避高趨下未嘗有所逆善地也空處滿靜深不可測善淵也挹而不竭施不求報善仁也圓必旋方必折塞必止決必流善信也洗滌穢穢平準高下善治也以載則浮以攻則堅強莫能敵善能也不舍晝夜盈科後進善時也夫有不善而未免人非者以其爭也水惟兼此七善而不爭故無尤矣源案居善地以下諸解或以水或以人皆可通惟即以此數者為上善則不若以不爭為上善之說之得焉耳

右第七章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持謂馬持而盈之謂盈也持而盈之不可長保傳奕本作保而慎之王錫亦作金玉滿室莫之能守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持謂馬持而盈之謂盈也持而盈之不可長保傳奕本作保而慎之王錫亦作金玉滿室莫之能守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持謂馬持而盈之謂盈也持而盈之不可長保傳奕本作保而慎之王錫亦作金玉滿室莫之能守

四時之運成功者退天地尚然而况於人乎尤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是以動而有悔也聖人成功而不有安有盈名遂而不居安有銳蓋隨事大小而能自全故曰成曰急也若不知自足則何時而為成何日而後遂邪此言非必處山林絕人事然後可以入道雖居功名富貴之域皆可守而行之也

右第八章

載之猶也營魄即魂魄也魄即是一載即是一抱魂魄動守靜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本非二物然魂動而魄靜苟心為物役離之為二則神不守舍而血氣用事惟抱之為一使形神相依而動靜不失則魂即魄魄即魂何耗何昏乃可以長存蓋非偶載之難亦非抱一之難而當不離之難也修身養生道皆如此專即易其靜也專之專言專一純固無所發露所謂純氣之守也有一毫失之粗則剛而不能柔必如嬰兒之和氣內充一而不離而後為至柔也至人外不為魄所滯內不為氣所使其自治可謂警矣然猶恐有餘疵之存也未學之疵粗而易改既學之疵微而難除或守之徒滯而運用不靈或勉之未化而常存我見是皆足為病而未盡合乎玄也必加以澹除瑕垢之功重以返觀內照之驗其果純合自然而無所疵已乎焦氏歧曰前三言者老子示人可謂切矣然若除心不除事味者除事不除心苟誤認前言其不以轉斷為學者幾希故又示之曰我言載營魄者非掛默之謂也即愛民治國而能無為也所謂無為也專氣致柔者非鬱閉之謂也即天門開闔而能為雌也所謂雌守雌也澹除玄覽者非味晦之謂也即明白四達而能無知也所謂無知也夫愛民治國天門開闔明白四達其於生之畜之為之長之皆不廢矣而無為也為雌也無知也則生不有為不特長不宰者非玄德而何此關尹子所謂在己無居形物自著莊子所謂以虛空不毀萬物為實者夫豈乘人事之實而獨任虛無也哉蘇氏轍曰聖人於道既以治身又推其餘以治人然皆以無心遇之苟有其心則愛民者適以害之治國者適以亂之也陽動陰靜一開一闔治亂廢興所從出衆人當此際患得患失每先專而後福聖人循理而知天命則待倡而後和所謂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者言其先後適與天命會耳故能為雌者不失時也李氏贊曰抱玄守一神不外馳則中有主而天門開闔常在我矣彼世之不能自主者有開則將不待迫之而自起有闔則逆不能無事而常足是內淫也安能抱一而不離乎張氏樹岐曰元覽即觀妙觀微之觀天門開闔指心之運動變化言朱子曰老子之學以虛靜無



致虛極守靜焉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傳云虛極守靜以下河上有是夫物芸芸各歸其根云一物凡物皆歸於虛靜也

此章不言聖人至人而言善為士者是專示人入道之要而強為之容也蓋盡而微微至而妙妙極而玄則無所不通而深不可識矣戒而後動曰豫其所欲行迫而後動不得已也疑而不行曰猶其所不欲進而難之如有所畏也儼若客不敢肆也此三者皆有道者不敢為天下先其容若此然其豫猶儼格者初非有所執而不化也儼若冰之將釋油然無形而物莫之覺矣夫彘滯之有乎故又以下三者形容之為道至於融釋則反本完真乃能存天性之全而不離於人偽故若樸也性全而不自有其全無所不受故若谷水性本清而不自濁於物故若濁夫七者有道之容而即求道之要豫猶儼格者所以入德也既澹然冰釋乃能希夫敦樸曠渾之全所以成德也道至於濁則和光同塵與物一體此忘我之極而最難者也故即承濁問曰孰能濁以止乎濁者動之時也動久而靜吾恐其又察察以為清矣因又承靜問曰孰能安以久乎安者靜之時也靜繼以動吾恐其又紛紛而生起矣是皆知道而不能自保者也所以不能保皆由其易盈是以分別與躁動乘之而不能止且久惟不以善自盈則能安其敵而不求新成斯則其能濁也安以久也如此則微妙玄通之道斯可保矣蓋敦樸曠渾者濁之容豫猶儼格者安之容皆以沖得之以盈失之者也老子之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沖其用不窮保此道之謂也

右第十四章  
致虛極守靜焉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傳云虛極守靜以下河上有是夫物芸芸各歸其根云一物凡物皆歸於虛靜也

致虛極守靜焉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傳云虛極守靜以下河上有是夫物芸芸各歸其根云一物凡物皆歸於虛靜也

曰致虛未極則有未亡也守靜不篤則動未亡也丘山雖去而微塵未盡未為極與篤也不極不篤而實虛靜之用難矣虛極靜篤以觀萬物之變而後不為變之所亂知作之未有不復也苟吾方且與萬物皆作則不足以知之矣萬物皆作於性皆復於性猶華葉之生於根而歸於根性命者萬物之根也苟未能自復其性雖止動息念以求靜非靜也惟歸根以復於命而後湛然常存矣不以復性為明則皆世俗之智雖自謂明非明也故緣物而動無作而非妄雖或得於一時而失之遠矣方迷於妄則自是非非彼物皆吾欲苟知其皆妄則雖譬仇將哀而憐之何所不容哉則彼我之情盡尚誰私乎無所不公則天下將往而歸之矣

右第十五章

太上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下知與禮作不知王弼作其次親而譽之則元信不足有不信二句有焉字猶今其貴言王弼作其言字巧成事王弼作其言字遂名一作百姓皆謂我自然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聖棄智民利百倍此從水樂大典王弼本及陸本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為文不足傳云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慰見素抱朴少私寡欲傳云此三者以為文不足

隨其義故譽之及仁義不足以治其治則以刑法為政故下畏之及刑法不足以服其意則以權誘為事故下侮之此皆山誠信遞降故漸有不信若夫在上者行不言之教而及其成功百姓各遂其性皆曰我自然然而則親譽畏侮之心不生於世矣吳氏澄曰猶今其貴言使民陰受其賜皆謂我自然如此不知其為帝力此則太上不知有之之事也夫不知有之者大道親譽之者仁義畏之者智慧侮之者大偽是自大道一降再降共有此數等然大道廢而後有仁義則其變猶緩智慧出而適有大偽則其變為甚也六親不和二語亦大道廢有仁義之事而推言之耳以上言世變之降以見趨末之由以後言治化之復以示返本之漸聖智智慧也巧利大偽也絕棄帝者仁義以返於皇之大道則民復其初父慈子孝如淳古時矣絕棄王者聖智以及於帝之仁義則民利百倍於王之時矣絕棄伯者聖智巧利三事也則與莊子屬其性乎仁義之屬同猶云附著也皇之大道實有餘文不足自皇而降漸漸趨文故過以前此之文為不足而各附著於所尚是以殷變而趨於末而豈知大道之民見素抱樸質而已矣如此則少私寡欲何以文為上云六親不和有孝慈而又言民復孝慈者蓋人孝慈則無孝慈之名此名實文質之辨也以是推之則真仁義者無仁義之迹其聖智者無聖智之名亦若是而





雖者御於物。故靜能若躁。躁行動居處之間。猶不能離此理。況任重道遠以觀天下者。而不可不靜且重乎。蓋感而後應。不得已而後動。則重矣。而無為則靜。苟其動常在於不得已之際。而不能無為。則是以身輕天下而不重。不重則躁而不能靜矣。○李氏嘉謨曰。行必輻重。喻聖人終日無所不至。而不離其本也。榮觀燕處。喻聖人凡事無不為。而常無為也。彼為天下主。而徒以身馳驅於其末。則一物足以役之矣。又何足以宰制天下邪。吳氏澄曰。以身輕天下。謂以身輕動於天下之上也。輻重燕處。姑指一端而言。凡人之治心治身。與夫下勢。國勢之居重御輕。兵法之以靜制動。皆不出此。

右第二十二章

善行無敝迹。善言無瑕譎。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善行無敝迹。善言無瑕譎。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善言善行。所以為計為閉為結之具。而善計善閉善結。乃所以為善教之具。是常善教人。即以上五者教之也。於此則天下無不教之人。而無棄人矣。蓋潛移默運。銷之於未然。轉之於不覺。教人而無教之迹。豈非重襲不露之天明乎。後章言是謂微明。襲明猶微明也。又云。是謂襲常。襲明猶襲常也。蓋知常曰明也。夫世不藏其明者。教一人則己。欲居其功而好為人師。人有可乘。輒顯其罪而幸為己利。是皆不善教人。所以多棄人也有道者之天明。既藏而不露。則不好為人師。不欲以善自名也。不利他人以為己資。不欲名人之為不善也。如此則己雖大智。而渾然無所分別。不啻大迷。故人之視之者。亦忘乎彼之為善。己之為不善。此所以為其轉移而不自知。是真聖人襲明之妙用。至要不煩。而至妙不測者也。吳氏澄曰。善行。善言。善計。善閉。善教。物此七者。聖人不可名之善也。善人。不善人。二者。此常人兩可名之善不善也。不彰其不可名之名者。是謂襲明。不分其兩可名之名者。是謂要妙。蓋善行者。以不行為行。善言者。以不言為言。善計善閉善結者。以不用為用。則聖人之教人。教物。亦以不教為教。既以不教為教。則無教之迹。常若什襲掩蔽。而衆莫能知者。故曰襲明。非若世俗以能為其事。為善有迹。可見有名可稱。而與不善為對也。是故有此之善。則必形彼之不善。而師資起矣。其去聖人善教之妙用遠矣。李氏贊曰。自謂有法可以救人。是棄人也。聖人無教。是以善教。然則無關者。善閉。無約者。善結。無策者。善計。無譎者。善言。無迹善行。可知矣。蘇氏轅曰。乘理而行。故無迹。時然後言。故言滿天下。無口過萬物之數。陳於前。不計而知。安用籌算。全德之人。其於萬物如母之於子。雖縱之而不。去。故無關而能閉。無繩而能約。彼挾策以計。設關持繩以御物。則力之所及者。少矣。聖人之於天下。非

特容之。又兼教之。我不棄人。而人安得不歸我乎。源案蘇解。襲明為傳襲之襲。與釋氏傳燈同旨。今不取。

右第二十三章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谷。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與道合其極。無極。二十三字。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無割。無割。此從淮南子。

李氏嘉謨曰。雄動而倡。雌靜而處。動必歸靜。故為天下歸。白者欲其有知。黑者欲其無知。有知以無知為貴。故為天下式。榮者我加於人。辱者人加於我。我加於人。而人能受。則益在人人。加於我。而我能受。則益在我。故為天下谷。然道之常。豈有所謂雌雄白黑榮辱者哉。曰。知曰守者。謂常德也。道散而為德。以德自處。而必知所守。以復歸於嬰兒。無極與樸者。謂復歸於真常也。真常者道也。是故樸散為器。聖人以道制器。猶不失於道。故用之為官長焉。源案守雌不求勝也。守黑不分別也。守辱無欲飽也。樸不可以一器名。及太樸既散。而後形而上之道。為形而下之器矣。以道制器。則器反為樸。蓋無為而為。自然然而然。其視天下之理。如庖丁之視牛。恢恢乎其有餘刃。是雖宰制而未嘗割裂其樸也。道可君器。器不可宰道。此言官長猶後章言不敢為天下先。故能為成器長。皆言聖人執本御末之道也。上三節。言其自末而返本。此二句。言其由本而為末。然樸雖散而不失其本。則已散如未散。聖人雖用而不離其體。則已用如未用。是則不制之制。斯為大制。不用之用。斯為大用也。○王氏道曰。此言聖人以無御有。微妙同玄之道。知彼守此者。知其子以守其母。知之以為用。守之以為主宰。雌雄以剛柔言。白黑以明晦言。榮辱以貴賤言。嬰兒言其知也。無極言其虛也。樸言其實也。皆指常德而言。變文協韻。反復吟味。與詩體相似。非守雌為歸之外。復有常德不離之功。常德之外。復有嬰兒可歸也。下二者。做此蓋天下事。非柔晦與賤所能獨濟者。則剛明與貴。固有時而用也。然剛不生於剛。而柔不生於明。而生於晦。貴不生於貴。而生於賤。是剛明與貴。物之末也。去道遠者也。柔晦與賤。物之末也。去道近者也。此聖人所以既知其子。復守其母也。守之則天下之母在此矣。其子焉往。所以為歸為式。為谷。而天下歸之。正以此真常之德。能不離其根也。嬰兒無極樸。實人所固有之道。故以復歸言之。樸可制為器。而器不可為樸。官長可統羣有司。而羣有司不可為官長。聖人為母不為子。猶之為樸不為器。為官長不為羣有司。正其本而已。其本不離。則雖至剛以決天下之事。至明以燭天下之情。至貴以蒞天下之賤。然為而不恃。長而不宰。功成而不居。夫何割之有哉。不然。遂子忌母。紛紛然與物相刃相刺。而莫之能止。則身之不暇治。而况天下歸乎。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者，必先自強而後取。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故物或行或隨，或歛或取，或與或奪，或強或弱，或廢或興，或成或敗。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故物或行或隨，或歛或取，或與或奪，或強或弱，或廢或興，或成或敗。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者，必先自強而後取。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故物或行或隨，或歛或取，或與或奪，或強或弱，或廢或興，或成或敗。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故物或行或隨，或歛或取，或與或奪，或強或弱，或廢或興，或成或敗。

右第二十五章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天下無兵，善者果而己，不敢以取強。天下無兵，善者果而己，不敢以取強。天下無兵，善者果而己，不敢以取強。

天道好還，則以兵強天下，非知道者也。以道佐人主者，尚不可，而况人主躬於道者乎。下修民力，故荆棘生。上達天時，故有凶年。所謂善者，即有道者也。矜者自恃，伐者夸大，驕者恣肆，三病一源，知其不可而能自克者，非果斷不能也。故歷言當果之數事，以曉之。五而字當讀若於字，古而如通用，聲近義同。

右第二十六章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莫能臣也。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





此者密用也。魚不可脫於淵，喻必然之密用不可失。失則非柔弱矣。利器不可示人，以喻將然之殺機不可露。則不善用其剛強矣。水最柔弱，人之有道如魚之有水，兵器最鋒利，事之有機如國之有利器。柔弱者其體剛明者其用，然魚無一時可離於水，此聖人柔道藏身之固，而守以終身者也。利器有用，不積不足以成，身聖人待小人，常因天道之自然，而不費人力，若太王事獮蠻，文王事昆夷，句踐事吳，以及張良之待秦項，漢文帝之待佞，亦皆是也。是故有權宜以待小人，如有網罟以待禽獸，亦自自然之理，如必以徑情直行爲得，則是伏羲不應作網罟，行軍不應好謀而成也。尺蠖屈以求伸，龍蛇蟄以存身，天之道，人之理，物之勢，未有不如此者。與易之消息盈虛一理也。或曰：示人當從說苑作借人，蓋子孫禽張之術，聖人以除暴銷惡，而小人亦借之以行其私，陰符經云：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之，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此不可借人之謂也。王氏曰：將欲除強梁，去暴亂，當以此四者，因物之性，令其自斃，不大假刑爲之力也。故曰：微明，足其張，令其足而又求其張，則衆所欲也。苟其張之未足而治之，則其機未極而已反危。蘇氏曰：未嘗與之而還奪，則勢有所不極，理有所不足，勢未極則取之難，理不足則物不服。此其極深研幾，與管仲孫武無異。蓋聖人乘理而世俗用智也。乘理如醫藥，巧於應病，用智如商賈，巧於射利，是故天下之剛強相傾相軋，而吾獨以柔弱待之。及其大者，傷小者死，而吾以不校坐待其斃。聖人豈有意爲此以勝物哉？知勢之自然，而居其自然耳。魚之爲物，非爲爪牙之利，足以勝物也。然方託於深淵，雖強有力者莫能制之。聖人居柔弱，而剛強莫爲傷，亦猶是也。非徒莫能傷，又將以全制其後，此不亦天下之利器也哉？彼乘人烏得而知之？王氏曰：造化有消息盈虛之運，人事有吉凶倚伏之理，故物之將欲如彼者，必其已嘗如此者也。將然者未形，已然者可見。能據其已然，而逆睹其將然，非微明不能。然微而明可也，明其微不可也，是故韜此理以自養，深靜微退，優柔自得，如魚之不脫於淵是也。炫此理以示人，啓靈招尤，借寇誣盜，如以邦之利器示人，則非也。莊子胠篋篇實明此意，蓋聖人用之則爲大道，奸雄竊之則爲縱橫捭闔之術，其言有甚於兵刃也。故聖人不利器示之。吳氏澄曰：老子言反者道之動，又謂玄德深矣遠矣，於物反矣，其道大抵與世俗之見相反。故借此數者相反之事爲譬，而歸於柔勝剛弱勝強之旨。孫吳申韓之徒，用其權術陷人於死而不知論者，以爲皆原於老氏之意，遂謂天下誰敢受老氏之與者哉？是亦立言之弊，故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老子已自言之矣。

右第三十一章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爲與化，謂化道也。侯王，傳變作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下無名之樸，夫亦將無欲，各本無夫字，王守之，王無作能守之，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夫亦將無欲，各本無夫字，王守之，王無作能守之，化而欲作，吾將鎮之。

蘇氏曰：道常者，無所不爲而無爲之之意耳。聖人以無爲化物，萬物化之始於無爲，而漸至於作，譬如嬰兒之長，人爲日滋，故三代之衰，人情之變，日以滋甚，方其欲作，而上之人與天下皆靡，故其變至有不可勝言者，苟其方作而不爲之動，終以無名之樸鎮之，庶幾可得而止也。呂氏惠卿曰：老子真人也，宜不繁弊焉，以天下萬物爲事，而於侯王如此，諄諄何也？道以修之身爲真，以修之天下爲善，使侯王者知而守之，則修之天下，不亦善乎？夫不畜其道而欲與天下同之，則莫先於侯王者矣。此老子之仁也。源案化而欲作以下，說者多失之。蓋欲作者欲生萌動也，夫萬物自化，則任其自生自息而已，自生自息而氣運日趨於文，將復有欲心萌作於其間，苟無以鎮之，則太古降爲三代，三代降爲後世，其雖止之，然鎮之亦豈能有所爲，亦鎮之以無名之樸而已，無名之樸者，以靜鎮動，以質止文，以淳化巧，使其欲心雖將作焉而不得，將釋然自反而無欲矣。無欲則靜，靜則正，而返於無名之樸矣。所謂我無欲而民自樸，我好靜而民自正，無名之樸，重言協韻以起下文耳。夫亦將無欲，猶前章夫亦將知止，皆詞之不迫者也。諸家或無夫字，或作不欲，故其說謂聖人並此無名之樸，亦不欲存之於心，夫苟爲聖人所不欲，尙何謂無名之樸乎？此皆禪家隨手掃除之機，非黃老清靜自然之旨也。惟姚氏有云：夫亦將無欲，言使夫人皆無欲也，斯言得之矣。

右第三十二章

下篇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爲而無不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德句補上作無可傳矣，作爲之而無，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撻之，仍爲此，此非子。作仍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非子四而後。夫禮者，卑以虛，則虛者，子與則虛，句對文見於上文，夫仁不厚云，夫也，夫乃失之誤，失禮者，句是也。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而亂之始也。此本句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居其厚，此其厚不居其華，此其薄也。

則以道為無名，德為有名，自德而為仁，義禮智每降愈下。故此章以德之近道者為上德，仁之近德者為上仁，義之近仁者為上義，禮之近義者為上禮，又於禮之後言前識，以智為下也。其以厚薄華實為言，蓋道猶木之實，生理在中，胚胎未露，既生之後，則德其根，仁其幹，義其枝，禮其葉，而智其華也。道實智華，實實而華虛，德根禮葉，根厚而葉薄，故曰：禮者忠信之薄，而大丈夫專守此道，德之厚實，而去彼禮智之華薄也。王氏弼曰：上德之人，惟道是用，不德其德，無執無用，故雖德而無德名也。下德主善名以治物，故德名有焉，善名生而有不善，故不德而無德也。無以為者，無所偏為也。夫大之極者，其為道乎？失道而後德，極下德之量，至於上仁而止，雖以無為為用，不能以無為為體也。以無為為用，猶得其母，故已不勞而物自理。下此以往，則不能無為而貴博施，不能博施而貴正直，不能正直而貴飾敬，夫仁義發於內而為之猶偽，况務外飾而可久乎？夫仁德之厚，非用仁之所能也，義行之正，非用義之所成也。禮敬之清，非用禮之所濟也。苟得其為功之母，戴之以大道，鎮之以無名，則志無所營，事用其誠，仁義禮敬皆道也。苟舍母而用其子，棄本而適其末，名則有所分，形則有所止，雖極其大，必有不周，雖盛其美，必有憂患。太上所不取矣。蘇氏轍曰：德有上下，而仁義有上無下何也？下德在仁義之間，而仁義之下者，不足復言故也。忠信之人，可以學禮，禮立而忠信之美，發越於外，其中為而無餘，故在上者為之而下不應，至於擯賢而強之，強之而不應，將刑罰生而兵甲起，則徒從而無術矣。是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焦氏竑曰：首亂始愚，極言禮智流弊所至耳。莊子舉老子此語而論之曰：匿而不可不為者事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是數者雖有上下先後之異，而以聖人用之皆道也。如此則豈復有彼此去邪耶。

右第三十三章

善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傳侯作其致之一也，河上王弼無無，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無以生將恐滅，無以生將恐滅，無以生將恐滅。

生，歟。頤也。貞與慎同，貞者事之幹，為天下貞，猶言為民極也。老子著書，將以導世，故下文專為侯王言之，先言賤為本，下為基，而後但言賤為本者，省文也。上文得一，已專言用弱矣，而末後以反與弱對言之，蓋反推所以弱之原，弱指所以反之實。凡言反者，即欲用弱，言弱者，即是與擊動諸有相反，非弱之外，又有所謂反也。道之靜本無，故動則常與相反，無之體虛，故其用常以弱為事，蓋物生於氣，氣生於道，氣形有而道則無，此有無所以相反也。王氏弼曰：清不能為清，盈不能為盈，皆有其母，乃存其形，故清不足貴，盈不足多，貴在其母，而母無貴形，是貴乃本乎賤，故致數與乃無與也。玉石珠瑋瑤璐，體盡於形，故不欲也。夫高以下為基，貴以賤為本，有以無為用，此其反也。動皆知其所無，則物通矣。故云反者道之動也。李氏嘉謨曰：所謂一者何也？知天之所以清，即知地之所以寧，知神之所以靈，即知谷之所以盈，知萬物之所以生，即知侯王之所以為天下貞，蓋極其致皆有生於無也。是未嘗不一也。若不知一，則必自異，自異則必絕物，侯王絕物，物亦絕之矣。李氏贊曰：侯王不知致一之道，與庶人等，故不免以貴自高，高者必蹶，下其基也。下則能賤矣。何則？致一之理，庶人非賤，侯王非貴，今夫輪輻蓋輪，衡轅會而成車，人但知其為車，而不知其為數者所會而成，初無所謂車也。由是推之，侯王庶人，但見其有貴有賤，有高有下，而不知其致之一也。彼據其所見之形迹，貴而不能賤者，則亦珠瑋瑤璐落如玉石而已。然則欲知反而弱者無他，致一以極乎無而已。陳氏懿曰：致也，故其至也。數車無車，自有而數至於無，謙之至也。珠瑋瑤璐落，皆堅確而不能柔弱之意，謙之反也。源案莊子稱老子之學，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滿弱謙下為表。此章所謂得一者，即沖虛不盈之德，為其近乎無也。又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明之，為其近乎一也。夫天地萬物，皆有生於無，故天不自知其清，地不自知其寧，神不自知其靈，谷不自知其盈，萬物不自知其生，則侯王亦不自知其貴，高明矣。不自知其清寧者，無心而運無為而成也，不自知其為靈與盈者，寂而虛也，不自知為生者，自然也，不自知為貴高者，賤下也。寂故靈虛，故益無心無為，故清寧，自然故不期生而生，自賤自下，故為天下貞。此則得一之所致也。夫貴高與賤下相反，而一之者何哉？蓋所謂侯王者，亦人見之為侯王耳。若推其極致，則積業賤而成貴，分數之初，無貴之可言，積業下而成高，分數之初，無高之可言，如會衆材而成車，分數之本，無車之可言。至於無貴賤高下之可言，則豈但以賤為本下為基而已邪？蓋并我而無之矣。無我則無物，無我無物，則無高無下，無貴無賤，如此則高與下一也，貴與賤一也，彼與我一也，無往而不無，則無往而不一。何怪其與玉石之輕，堅強自異於物者相反哉。然則人之見其相反者，道之動也。人所見其弱者，乃道之用也。蓋動本於靜，有本於無，不獨車之生於無，即天地谷神萬物之體亦生於無，無與有相反，故體道者亦與有者相反，有者強而體無者弱，不能體其無，雖欲守柔而不能也。故有我無我之聞，此得一不待一之所由別也。

右第三十四章河上本分強弱為一，反者四句為一章，今案後章言能受國之損是為此以生之本，沖氣虛而不盈，故曰弱，此言道所以弱而動之由也。王公稱孤寡不穀，此言人之能體道者也。弱者損之也，強者益之也，以強梁勝人之益，而有不得其死之損，則所謂益之而損者非歟。以至柔無有之損，而有馳騁能入之益，所謂損之而益者非歟。然則宜弱不宜強，強梁之為教，又待言而明，是其不言之教矣。至柔無有之馳騁能入，其有益如此，是真無為之益矣。視彼以有言為教，有為為益者，豈可同日語哉。故曰希及之，張氏爾岐曰：此章首承上章夫惟道善貸且成而言道生一，一生二，無名天地之始也。二生三，三生萬物，有名萬物之母也。一謂氣，二謂陰與陽，三謂陰與陽會和之氣，即所謂沖氣也。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即申說三生萬物也。蘇氏轍曰：夫道非一非二，及其與物為偶，道一而物不一，故以一名道，世之人不知萬物之所自生，莫不賤寡小而貴重，大然王公之尊而自稱孤寡不穀，古之道者蓋已知之矣。焦氏竑曰：凡動物背止於後，陰靜也。耳目口鼻居前，陽動也。植物背寒向暖，亦然。故曰萬物負陰而抱陽，而沖氣則運於其間也。木絕水曰梁，負棟曰梁，皆取其力之強。金人銘曰：強梁者不得其死，蓋古有是語，而老子取之，故曰我亦教之也。母主養，父主教，故言生則曰食母，言教則曰教父，馳騁役使也。不曰剛強而曰至堅，變文叶韻也。王氏弼曰：水無不可往，氣無所不入，柔弱虛無所不通，至柔不可折，無形不可窮，以此推之，故知無為之益也。李氏嘉謨曰：方其為道，則一亦未生，安得有二，及其有陽即有陰，有陰陽則又有陰陽之交，而無不有矣。萬物抱陽一也，負陰二也，陰陽交而沖氣為和，三也，萬物孰不具此三者乎。由其本生於道，故未而不失其本，孤寡不穀，王公自稱，蓋損之生益也。強梁不得其死，蓋益之生損也。夫惟損益同源，故損則必益，益則必損，聖人以孤寡不穀為稱，蓋欲人知強梁之取死也。皆所以為教也。物本非物，堅者偽體也。雖至堅之極，必歸於無，以天下之至柔，能馳騁天下之至堅，況損之又損，以至於無，則無之真豈不足以破有之偽乎。故無有能人無間也。無為之為，其為以道，不言之教，其教以天，故未有及之者矣。源案此章原弱所以為道之用者，全在沖氣為和一，言蓋沖和之氣，未有不柔弱者。故人之生也，柔弱而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弱其死也，枯槁凡非，不和之氣，則堅強矣。故萬物之生，必常不失此沖和之氣，而後得天之生道。反是則死道矣。前章弱者道之用，而中之以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此章正承其指。故言中凡言含德之厚，則比於赤子，專氣至柔，則必如嬰兒，皆體道貴弱之旨。乃張爾岐疑其有脫文，姚氏頌直指為錯簡，皆不識夫言之宗，事之若者也。

右第三十五章河上本分強弱為一，反者四句為一章，今案後章言能受國之損是為此以生之本，沖氣虛而不盈，故曰弱，此言道所以弱而動之由也。王公稱孤寡不穀，此言人之能體道者也。弱者損之也，強者益之也，以強梁勝人之益，而有不得其死之損，則所謂益之而損者非歟。以至柔無有之損，而有馳騁能入之益，所謂損之而益者非歟。然則宜弱不宜強，強梁之為教，又待言而明，是其不言之教矣。至柔無有之馳騁能入，其有益如此，是真無為之益矣。視彼以有言為教，有為為益者，豈可同日語哉。故曰希及之，張氏爾岐曰：此章首承上章夫惟道善貸且成而言道生一，一生二，無名天地之始也。二生三，三生萬物，有名萬物之母也。一謂氣，二謂陰與陽，三謂陰與陽會和之氣，即所謂沖氣也。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即申說三生萬物也。蘇氏轍曰：夫道非一非二，及其與物為偶，道一而物不一，故以一名道，世之人不知萬物之所自生，莫不賤寡小而貴重，大然王公之尊而自稱孤寡不穀，古之道者蓋已知之矣。焦氏竑曰：凡動物背止於後，陰靜也。耳目口鼻居前，陽動也。植物背寒向暖，亦然。故曰萬物負陰而抱陽，而沖氣則運於其間也。木絕水曰梁，負棟曰梁，皆取其力之強。金人銘曰：強梁者不得其死，蓋古有是語，而老子取之，故曰我亦教之也。母主養，父主教，故言生則曰食母，言教則曰教父，馳騁役使也。不曰剛強而曰至堅，變文叶韻也。王氏弼曰：水無不可往，氣無所不入，柔弱虛無所不通，至柔不可折，無形不可窮，以此推之，故知無為之益也。李氏嘉謨曰：方其為道，則一亦未生，安得有二，及其有陽即有陰，有陰陽則又有陰陽之交，而無不有矣。萬物抱陽一也，負陰二也，陰陽交而沖氣為和，三也，萬物孰不具此三者乎。由其本生於道，故未而不失其本，孤寡不穀，王公自稱，蓋損之生益也。強梁不得其死，蓋益之生損也。夫惟損益同源，故損則必益，益則必損，聖人以孤寡不穀為稱，蓋欲人知強梁之取死也。皆所以為教也。物本非物，堅者偽體也。雖至堅之極，必歸於無，以天下之至柔，能馳騁天下之至堅，況損之又損，以至於無，則無之真豈不足以破有之偽乎。故無有能人無間也。無為之為，其為以道，不言之教，其教以天，故未有及之者矣。源案此章原弱所以為道之用者，全在沖氣為和一，言蓋沖和之氣，未有不柔弱者。故人之生也，柔弱而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弱其死也，枯槁凡非，不和之氣，則堅強矣。故萬物之生，必常不失此沖和之氣，而後得天之生道。反是則死道矣。前章弱者道之用，而中之以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此章正承其指。故言中凡言含德之厚，則比於赤子，專氣至柔，則必如嬰兒，皆體道貴弱之旨。乃張爾岐疑其有脫文，姚氏頌直指為錯簡，皆不識夫言之宗，事之若者也。

右第三十五章河上本分強弱為一，反者四句為一章，今案後章言能受國之損是為此以生之本，沖氣虛而不盈，故曰弱，此言道所以弱而動之由也。王公稱孤寡不穀，此言人之能體道者也。弱者損之也，強者益之也，以強梁勝人之益，而有不得其死之損，則所謂益之而損者非歟。以至柔無有之損，而有馳騁能入之益，所謂損之而益者非歟。然則宜弱不宜強，強梁之為教，又待言而明，是其不言之教矣。至柔無有之馳騁能入，其有益如此，是真無為之益矣。視彼以有言為教，有為為益者，豈可同日語哉。故曰希及之，張氏爾岐曰：此章首承上章夫惟道善貸且成而言道生一，一生二，無名天地之始也。二生三，三生萬物，有名萬物之母也。一謂氣，二謂陰與陽，三謂陰與陽會和之氣，即所謂沖氣也。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即申說三生萬物也。蘇氏轍曰：夫道非一非二，及其與物為偶，道一而物不一，故以一名道，世之人不知萬物之所自生，莫不賤寡小而貴重，大然王公之尊而自稱孤寡不穀，古之道者蓋已知之矣。焦氏竑曰：凡動物背止於後，陰靜也。耳目口鼻居前，陽動也。植物背寒向暖，亦然。故曰萬物負陰而抱陽，而沖氣則運於其間也。木絕水曰梁，負棟曰梁，皆取其力之強。金人銘曰：強梁者不得其死，蓋古有是語，而老子取之，故曰我亦教之也。母主養，父主教，故言生則曰食母，言教則曰教父，馳騁役使也。不曰剛強而曰至堅，變文叶韻也。王氏弼曰：水無不可往，氣無所不入，柔弱虛無所不通，至柔不可折，無形不可窮，以此推之，故知無為之益也。李氏嘉謨曰：方其為道，則一亦未生，安得有二，及其有陽即有陰，有陰陽則又有陰陽之交，而無不有矣。萬物抱陽一也，負陰二也，陰陽交而沖氣為和，三也，萬物孰不具此三者乎。由其本生於道，故未而不失其本，孤寡不穀，王公自稱，蓋損之生益也。強梁不得其死，蓋益之生損也。夫惟損益同源，故損則必益，益則必損，聖人以孤寡不穀為稱，蓋欲人知強梁之取死也。皆所以為教也。物本非物，堅者偽體也。雖至堅之極，必歸於無，以天下之至柔，能馳騁天下之至堅，況損之又損，以至於無，則無之真豈不足以破有之偽乎。故無有能人無間也。無為之為，其為以道，不言之教，其教以天，故未有及之者矣。源案此章原弱所以為道之用者，全在沖氣為和一，言蓋沖和之氣，未有不柔弱者。故人之生也，柔弱而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弱其死也，枯槁凡非，不和之氣，則堅強矣。故萬物之生，必常不失此沖和之氣，而後得天之生道。反是則死道矣。前章弱者道之用，而中之以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此章正承其指。故言中凡言含德之厚，則比於赤子，專氣至柔，則必如嬰兒，皆體道貴弱之旨。乃張爾岐疑其有脫文，姚氏頌直指為錯簡，皆不識夫言之宗，事之若者也。

右第三十六章河上本分強弱為一，反者四句為一章，今案後章言能受國之損是為此以生之本，沖氣虛而不盈，故曰弱，此言道所以弱而動之由也。王公稱孤寡不穀，此言人之能體道者也。弱者損之也，強者益之也，以強梁勝人之益，而有不得其死之損，則所謂益之而損者非歟。以至柔無有之損，而有馳騁能入之益，所謂損之而益者非歟。然則宜弱不宜強，強梁之為教，又待言而明，是其不言之教矣。至柔無有之馳騁能入，其有益如此，是真無為之益矣。視彼以有言為教，有為為益者，豈可同日語哉。故曰希及之，張氏爾岐曰：此章首承上章夫惟道善貸且成而言道生一，一生二，無名天地之始也。二生三，三生萬物，有名萬物之母也。一謂氣，二謂陰與陽，三謂陰與陽會和之氣，即所謂沖氣也。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即申說三生萬物也。蘇氏轍曰：夫道非一非二，及其與物為偶，道一而物不一，故以一名道，世之人不知萬物之所自生，莫不賤寡小而貴重，大然王公之尊而自稱孤寡不穀，古之道者蓋已知之矣。焦氏竑曰：凡動物背止於後，陰靜也。耳目口鼻居前，陽動也。植物背寒向暖，亦然。故曰萬物負陰而抱陽，而沖氣則運於其間也。木絕水曰梁，負棟曰梁，皆取其力之強。金人銘曰：強梁者不得其死，蓋古有是語，而老子取之，故曰我亦教之也。母主養，父主教，故言生則曰食母，言教則曰教父，馳騁役使也。不曰剛強而曰至堅，變文叶韻也。王氏弼曰：水無不可往，氣無所不入，柔弱虛無所不通，至柔不可折，無形不可窮，以此推之，故知無為之益也。李氏嘉謨曰：方其為道，則一亦未生，安得有二，及其有陽即有陰，有陰陽則又有陰陽之交，而無不有矣。萬物抱陽一也，負陰二也，陰陽交而沖氣為和，三也，萬物孰不具此三者乎。由其本生於道，故未而不失其本，孤寡不穀，王公自稱，蓋損之生益也。強梁不得其死，蓋益之生損也。夫惟損益同源，故損則必益，益則必損，聖人以孤寡不穀為稱，蓋欲人知強梁之取死也。皆所以為教也。物本非物，堅者偽體也。雖至堅之極，必歸於無，以天下之至柔，能馳騁天下之至堅，況損之又損，以至於無，則無之真豈不足以破有之偽乎。故無有能人無間也。無為之為，其為以道，不言之教，其教以天，故未有及之者矣。源案此章原弱所以為道之用者，全在沖氣為和一，言蓋沖和之氣，未有不柔弱者。故人之生也，柔弱而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弱其死也，枯槁凡非，不和之氣，則堅強矣。故萬物之生，必常不失此沖和之氣，而後得天之生道。反是則死道矣。前章弱者道之用，而中之以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此章正承其指。故言中凡言含德之厚，則比於赤子，專氣至柔，則必如嬰兒，皆體道貴弱之旨。乃張爾岐疑其有脫文，姚氏頌直指為錯簡，皆不識夫言之宗，事之若者也。



之以慈待之以厚雖不善不信猶善而信之知其心之無常猶己而已矣蘇氏曰如使善善而棄不善信信而棄不信豈所謂善救人故無棄人哉天下善惡信偽方各自是以相非聖人懷懷然愛之故渾其善惡信偽而皆以一待之彼注其耳目以觀聖人之予奪而吾一遇以嬰兒於善無所喜於惡無所疾夫是以善者不矜惡者不懼而釋然皆化其爭矣陳氏曰僕僕不自安之意聖人無自矜自是之心故常有不自安之意渾其心者渾然不分其善不善也

右第四十二章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第五句轉非傳與皆作氏之生而生而動動皆之死地河上本作亦有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之厚厚下傳矣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避兇虎入軍不被甲兵作避兇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傳矣夫何故下有死字

天下惟生死二者出乎生則入乎死矣二者聽人之自擇而人之生也動之死地皆去生而就死者也王氏曰十有三猶云十分有三分也取生之道全生之極十分有三取死之道全死之極亦十分有三耳而民生之厚反亦無生之地焉善攝生者無以生為生故無死地也器之害者莫甚於戈兵獸之害者莫甚於兇虎而令無所容其鋒刃措其爪角斯誠不以欲累其身者何死地之有乎夫斃燧穴於淵鷹鷂巢於山燧燧不能及網罟不能施可謂處於無死地矣而卒以甘餌乃入於無生之地豈非生之厚乎故物苟不以求離其本不以欲溢其真則如赤子之毒蟲不螫猛獸不搏也吳氏澄曰出則生入則死出謂自無而見於有入謂自有而歸於無莊子云萬物皆出於機入於機又曰其出不斲其入不詎又云有乎出有乎入皆以出為生入為死凡人以愛思嗜欲損其內不以風寒暑溼侵其外及入世能遠刑誅兵爭壓溺之禍此三者皆生之徒也其反是者逸貴之人內傷勞賤之人外傷羸痺之人不終其正命此三者皆死之徒也陳氏曰無死地者蓋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非謂其薄之也官察於安危謹於禍福莫之能害也源案生之徒三句諸說皆鑿惟王氏近之而語未明蓋徒之為言類也生之徒猶云取生之道取死之道此二者統言天地間人物生死常然之理也而人之生於天地間者往往舍其取生之道動輒由其取死之道此乃專言斯人不能全生之通弊也故下句始言人之生而上二句不言者明其泛言物理而未切人身也下句不復云動之死地之徒者明其總承上文而非並舉三事也夫人之生既動皆之死地而但云十有三者因上文十有三而重言之則總數之實動之死地十有九矣太上詞不迫切故留言外之旨待人自領耳若夫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入世出世超然無死地者則天下一人而已韓非子所引民之生而動動而皆之死地雖未必原文然義亦昭然諸家乃謂求生而反之死者為以形衛生之徒並上兩者為三事則鑿而難通矣其論無死地者亦多釋氏法身不壞之旨與黃老不盈

故並不取焉

右第四十三章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本本或轉矣及開元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亨之壽之曰亨成壽熟榮耀相近養之覆之作焉無大字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王氏曰物生而後畜畜而後形形而後成何由而生道也何得而畜德也物之所以形勢之所以成有所本道者物之所由也德者物之所得也由之乃得故不得不尊失之則害故不得不貴也李氏嘉謨曰物自有形以至於成勢莫不以道德為主然道雖尊德雖貴而不自尊其尊不自貴其貴其施於物非有心以命於物也莫之使令而自然生自然畜凡所以長育成熟養覆莫非自然者由其自然故未嘗望物之報生不辭勞施不求報是謂玄德陸氏希聲曰稟其精謂之生合其熟謂之畜遂其形謂之長字其材謂之育權其成謂之亨蓋其用謂之壽保其和謂之養護其傷謂之覆此之謂大道既生之而不執有既為之而不矜待既長之而不幸制此之謂玄德譬曉章言人同於道德此章言道德同於人是以其詞同而理通也源案釋文云亨別也平也均也調也易師卦馬氏注毒治也蓋生之畜之者如春長之育之而物以形者如夏亨之壽之而勢以成者如秋冬勢既成則養之覆之而已諸家解莫之命為得命獨李氏謂道無心命物於養為優呂氏惠卿曰無名之始道也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者德也及其為物則特形之而已非其所以生且畜也已有形矣則幼壯老死皆其勢之必然者然則勢出於形形出於德德出於道道德本也形勢末也本尊而末卑本貴而末賤此所以能以無為之柔弱而勝有形之剛強而王侯所以資化萬物者在此而不在彼也然則分言之曰道生德畜物形勢成至其本而言之則生畜長育成熟養覆莫非道也而道終無名焉故不有不恃不宰是謂玄德張氏爾岐曰物之形此道德之所生畜而已勢之成此道德之所生畜而已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斯豈有所待而然哉故道之於物生之畜之不已也而又長育亨壽養覆之其為功於物如此然皆自然而然生之有不有也為之不恃也長之不幸也此豈可得而測乎

右第四十四章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傳矣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河上得作知以作復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塞其兌兌見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強兩曰字河上皆作用其光兩字有復歸其明無道身殃是謂襲常王弼傳作襲常王弼曰母本也子末也得本以知末則不舍本以逐末也免者事欲之所由生也門者事欲之所由從也無事求逸故終身不勤不閉其源故終身不救為治之功不在大見大不明見小乃明守強不強



云聲當作噓... 知和曰常... 知常曰明... 益生曰...

者也... 握固... 以四指握持也... 德者柔弱者之德也... 夫德者...

右第四十八章

知者不言... 塞其兌... 閉其門... 挫其銳... 解其紛...

人之相接... 或以言親... 或以貌親... 塞兌閉門... 無可欣厭...

此則無出無入... 無內無外... 無我無物... 是謂玄同...

右第四十九章

以正治國... 以奇用兵... 以無事取天下...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

人多技巧... 奇物滋起... 法令滋章... 盜賊多有... 故聖人云...



正對。正一反則為不正之奇。正善而奇不善。斯祿禍生焉。不知無所謂正則無所謂善。而亦不至反而為奇之既也。常人迷昧。久已不知此理。故但知以正治國之為善。而不知無所謂正之為正也。知此者其惟有道乎。有道者以無事為事。則以不方為方。不廉為廉。不直為直。不光為光。是以其遇物也。圭角鋒稜。渾然不露。容隱輟晦。與物無傷。則有其善而無其弊。耳雖未嘗以此取天下。而天下可取之理在其中矣。呂氏惠卿曰。以智治國之賊。不以智治國之福。則有事之不足以取天下。而天下可取之理在事之足以取天下。以有事之不足取天下而知之也。自以為正而民愈貧。國愈昏。俗愈侈。此法令所以滋彰而盜賊多也。凡以有事取天下之過也。若夫聖人無為而民自化。則無忌諱之弊。上好靜而民自正。則無法令盜賊之害。上無事而民自富。則無利器之滋昏。上無欲而民自樸。則無技巧奇袤之尚矣。是故以無事取天下。則其政固不以察察為快。其民亦清澹。而不澆於薄也。以智治國。以有事取天下。則其政察察而反乎固。故其民亦缺缺而不全於樸也。察察缺缺。故避禍而未必免。求福而未必得。以為正且善者。有時而為奇。且妖禍福奇。正善。究未知孰在者。徒令智多而難治耳。民自有知以來。迷而固執已久。奈何重之以察察之政。使不得反樸而全其性乎。故聖人反之。以無為為本。

右第五十章。注。上本其政固不以察察為快。其民亦清澹。而不澆於薄也。以智治國。以有事取天下。則其政察察而反乎固。故其民亦缺缺而不全於樸也。察察缺缺。故避禍而未必免。求福而未必得。以為正且善者。有時而為奇。且妖禍福奇。正善。究未知孰在者。徒令智多而難治耳。民自有知以來。迷而固執已久。奈何重之以察察之政。使不得反樸而全其性乎。故聖人反之。以無為為本。

朱子曰。老子之學。謙沖儉嗇。全不肯役精神。早服是謂重積德者。言早已有有所積。復養以資。是又加積之也。若待其已損而後養。則養之方足以補其所損。不得謂之重積矣。所以貴早服者。早覺其未損而蓄之也。姚氏簡曰。服者。事也。當則時暇而力有餘。故能於事物未至。而早從事以多積其德。遇事之至而無不克矣。李氏嘉謨曰。外以治人。內以事天。皆莫若蓄。蓄者無所不蓄之謂也。謹於內。關於外。內心不馳。外欲不動。故能早服而德日以積。積於不積。則無不勝。無不勝則無不治。雖有國可也。人知其有國而不知其可以以有國者。由其有本。本既厚。則安知其極。此所以長久不殆也。呂氏惠卿曰。人之生也。固足於德。誠能蓄而早服之。則德日以充。非重積德而何。德之至者。物莫能傷。天下莫能勝。夫安往不克哉。無不克而莫知其極。則能物物而不物於物者也。不可以有國乎。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致身不殆。可以長久矣。精神者。生之根。根而藏之。而保之。則根極深。固而生長矣。生長則視久矣。蘇氏轍曰。凡物方則剝。剝則直。直則肆。光則耀。聖人有其能而不盡其用。蓄者有而不用也。故藏其用。至於後身而終不試。則德重積矣。德重積矣。雖天下之剛強無不能克。則物莫測其益矣。如此而後可以有國。以其能守母也。孟子云。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然則以蓄治人。則可以有國者。

是也。以蓄事天。則深根固柢者是也。古之至人。保其性命之常。不以外耗。內則根深而不可拔。蕃固而不可脫。雖長生久視可也。源案此章解者多。雖蘇氏以可以有國以上為治人。深根固柢為事天。於義較便。蓋老子之書。上之可以明道。中之可以治身。推之可以治人。其言常通於是三者。此章首以治人。事天。莫若蓄為主。下文即承蓄而反覆引申之。自早服重積德。至莫知其極。皆發明蓄。兼治人。事天而言也。隨舉有國以明治人之用。並及深根固柢。以言事天之要。蓋道之蓄。而至於早服無間。德之積。而至於莫知其極。則欲舒成宜。體用兼妙。以之有國。則可以長久。以之固己。則可以長生。惟其治人。事天。無所不可。故曰莫如蓄也。至蘇氏釋早服而以服人為言。吳氏釋有國。謂喻人之保有此身。則皆偏義。無取焉爾。

右第五十一章

治大國者若烹小鮮。以道蒞天下者。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也。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也。本無也。聖人亦不傷民。各本作亦不傷人。夫兩不相傷。則德交歸焉。各本則作故此章。

韓非解老篇曰。凡法令更則利害易。利害易則民變業。故事大衆而數搖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烹小鮮而數撓之。則賊其澤。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貴清靜而重變法也。人處疾則貴醫。有禍則畏鬼。聖人在上。則民少欲。民少欲。則血氣治而舉動理。舉動理。則少禍害。夫內無疾痛之害。外無刑罰法誅之禍。其輕恬鬼也甚。故曰以道蒞天下者。其鬼不神。言治世鬼神不與人相害也。疾人之謂鬼。傷人。上刑戮民之謂上。傷民。民不犯法。而上不行刑。則上不傷人。故曰聖人亦不傷民。上不與民相害。鬼不與人相傷。是兩不相傷也。則德盡在於民矣。故曰德歸焉。言其德幽明上下交盛。而俱歸之於民也。王氏弼曰。躁則多害。靜則全真。故其國彌大。其主彌靜。然後能廣得衆心矣。若烹小鮮。不擾也。物守自然。則神無所加。神無所加。則不知神之為神也。道治則聖人亦不傷人。聖人不傷人。則不知聖之為聖也。夫恃威綱以治物者。治之衰。使不知神聖之為神聖。則道之極矣。神聖兩不相傷。是神聖合道。交歸之民也。

右第五十二章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常以靜勝牡。句牝以靜為下。舊牝牡二字。連文。故讀。一本作天。無以靜為下。四字。與牝則下。牝字。疑。案。失。取。得。之。而。未。盡。五。下。牝。字。當。在。牡。字。之。下。乃。倒。文。非。謂。文。也。陳。氏。古。說。牝。常。以。靜。勝。牡。句。牝。以。靜。為。下。斷。句。亦。非。首。句。傳。交。作。大。國。者。下。下。流。五。句。作。以。其。靜。為。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本。一。作。則。取。下。者。有。於。上。其。靜。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欲。本。有。失。字。故。大。者。宜。為。下。字。句。從。王。弼。河。上。本。惟。移。牝。字。耳。

吳氏澄曰。大國非在人下而能下人。猶江海善下而為衆水之交會也。小國本居人下而能下人。納牝

不先曲以求吐而能以居下之辭。後致居上者之勸求也。故下文即承二喻而分言之。大國不恃其符。則小國樂附。小國能安其卑。則得大國歡心。是大國能謙下以取小國之附。小國以屈下而取大國之容也。然小國素在天下。不患乎不能下。故末章曰。大者宜為下。源案章首但言大國天下之交。而不云小國天下之化者。蓋化之為小。不待言。而大者則未必知法水之善下。故始終皆舉大為言也。人各有欲。而不知所以得遂其欲之道。如大國之所欲者。不過兼畜乎人耳。小國之所欲者。不過見容於人耳。此天下之常情。而今皆以能下得之。則下之為用也至矣。故凡天下之物。雖大者必宜下。林氏希逸曰。此章全意歸重末語。蓋兼畜乎人。入事乎人。兩者皆非自下不可。惟能自下。則兩得其欲。然則知道者。常以謙下為宜矣。意謂強者須能弱。弱者須能強。始為知道也。全書多此旨。而說者多以喻處為實義。惟黃茂材謂此章全是借喻明道之言者得之。但未知推之他章耳。

右第五十三章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傳交作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傳交作何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為天下貴。王弼作以求得。一本作有。

此章皆言道之極貴。欲人知貴而求之也。夫尊行之可加於人。而致使居天子三公之位。則尊貴甚焉。美言可市。而至於百朋之錫。不若一言之贈。則寶貴甚焉。然則古人所以尊貴寶貴此道者。何故邪。豈不以其為善人之寶。而求則得之。為不善人之所保。而有罪以免邪。其為天下至貴。不亦宜乎。吳氏澄曰。室西南隅之奧。尊者所處。故以譬道之最貴也。有道之人。命以君師之位。使為天子三公。皆以道貴也。朝聘之享。駟馬陳於庭。先執拱璧以將命。其禮重矣。然猶不如跪而進此道之貴也。李氏嘉謨曰。賢者以道為寶。故樂得其得。不賢者非道莫保。故樂免其罪。由其根於人心之自然。無使之者。故言行依於道。則其美可市。其尊可加乎人。苟非人心之自然。則言而不從。行而不應矣。安能若此乎。由人各根於道。故不幸而陷於不善。聖人亦何忍棄之。是以立天子。置三公。非苟富貴之也。蓋不欲遂棄人於不善。還以斯道善之而已。呂氏惠卿曰。萬物之生。未有一物不具此道者也。惟善人知其善之所自出。則得之。而有無窮之富。不善人自知其不善。則雖有萬惡。亦可泮然而釋矣。夫言美可市。行尊可加。則人固無不善。皆知美所美而尊所尊也。況有道之於人。如天地之無不覆載。非特可市可加而已。則於人之不善。何棄之有哉。

右第五十四章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博愛於上。各存乎字。天下難事。

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由難之。故終無難。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泮。其微易散。為之於未治。治之於未亂。有治之。其未亂。有亂之。其未散。合其未散。生於毫末。九成之。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九成之。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失之。慎終始。則無敗事。其字無敗事。下字。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博愛於上。有以字。以特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此從非字。

此章皆明無為而無不為之旨。無事無味之下。即次以大小多少。報怨以德者。以明我所謂無為者。非徒曠斷之見。託諸空言而已。必實能等觀大小。化怨為德。難平之情。一切順受。驗之於此。而後真能事無事之事。味無味之味。為之未有治之未亂之後。復繼以無為無執者。以明我所謂為。非閉曲謹周密。小察機警也。其為無為。執無執。益出於衆人之所不覺。而未嘗造作有心也。味無味。則其欲也不欲矣。事無事。則其學也不學矣。待也。待其自然。而不敢以有為造作之。所謂無為自化。清靜自正也。吳氏澄曰。凡以無為而為者。老氏宗旨也。無事無味。皆演無為之旨。所以得遂其無為者。能圖其難於易之時。為其大於細之時也。天下之事。始易而終難。始細而終大。故圖之為之於其始。則不勞心力。自能無為。若不早圖而亟為之。以至易者漸難。細者漸大。心力俱困。無為其可得乎。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者。承上文事之大小而言。心之大小也。始小之時。心固不敢自以為大。即已大而此心亦終不改。始終皆能自小。所以能成其大也。輕諾寡信。多易多難。四語承上文事之難易。而首心之難易也。始多易者。終必多難。是以聖人雖當始易之時。而心猶難之。始終皆不敢易。所以終無難也。其安易持。六者。言圖之於其易也。合抱之木。三者。言為之於其細也。民之從事。四句。又承上文終無難與終不為之意。而首也。始雖以為難。至終而不以為難。始雖不敢以為大。至終而自以為大。則事幾成而敗於終者有矣。故必慎終如始。乃可終無敗也。章首言無為。章末言自然。而不敢為。此一章之意相終始也。王氏道曰。人皆有所為。聖人亦人耳。獨無所為乎。但衆人所為者。有為之事。聖人所為者。無為之道。此其所以異也。事所為之條件也。味所為之理趣也。劉氏概曰。欲衆人之所不欲。故曰不欲。不欲衆人之所欲。故曰不貴。難得之貨。學衆人之所不學。故曰不學。不學衆人之所學。故曰復衆人之所過。王氏雪曰。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將各安於性命之常。而事物無所兆矣。更何脆之可泮。微之可散。蘇氏轍曰。世人莫不畏大。而侮小。難多而易少。至於難而後圖。大而復為。則事常不濟矣。聖人齊大小。一多。少。無所不畏。無所不難。安有不濟者哉。方其未有持而謀之足矣。及其將然。非持而散之不可也。故為之於未有者。上也。治之於未亂者。次也。聖人待之以無為。守之以無執。故能使福自生。使禍自亡。譬如

種苗深耕而厚耘之。及秋自穰。譬如被盜。危坐而熟視之。盜將自卸。世人不知物之自然。以謂非為不成。非執不留。故常與禍爭勝。與福生贅。即或方事之微。猶有不知而聽其自然者。及見其幾成。而心存乎得喪。則未有不以為敗之者矣。聖人知有為之害。不以人助天。始終皆因其自然。故無不成者耳。呂氏惠卿曰。有為則有事。有事則有味。為而不為。則事亦無事。雖反復尋繹而何味之可言乎。人所最難忘者。怨。而吾一以德報之。則其他何足憂其心哉。天下之事。大作於細。難作於易。苟有所作。吾必於易與細而先見之。既則見圖而為之。所謂知幾其神者也。是以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蓋彼方防大於其細。而安有為大於其大也。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以難之於其易。而不難之於其難也。持於安。謀於未兆。則是為之於未有也。破其脆。散其微。則是治之於未亂也。苟已有而為之。則欲其成而反敗。已亂而治之。則執愈固而反失。聖人以不為為之。則無為以不治治之。則無執。民之從事。常在於既有之。後故至於幾成而敗之。以不知其本故也。苟知大生於小。高起於下。遠由於近。而慎之。則何敗失之有。李氏嘉謨曰。自易而往。則難者亦易。自細而行。則大者亦細。是以聖人終不為大。而大必歸之者。由其無心也。聖人於事未至。已常若難之者。不以其必於物也。故常安其所安。而無不安。則其持無所持。而易持矣。即或偶有不安全之萌動。即自其未兆而謀之。自其脆微而破散之。故無有撓其安者。由其持其安於未有。治其不安於未亂。譬如木之自生。土之漸高。行之日遠。於無為之中。自然而為。於無積之中。自然而積。故累日益去。善日益積。而聖人未嘗知也。世之為道。所以難成而易壞者。由其有意於為之。執之方其始。若無所容其勤。及其終。又不免於怠。皆為之執之咎也。使其始終不為且執。則求其勤且不可得。而況於意。厥氏曰。無為無事無味者。道也。是道也。不可力得。至易矣。不可自覓。至細矣。難至易。而至難者。待此以解。雖至細而至大者。待此以成。豈可以其易與細而忽之哉。學道者。亦或有見於此。而又以為大之心奪之。故易與細不常為我。唯聖人自始至終。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而不以世俗所謂大者。分其心。故事之難者大者。遇之寂然。無留礙。而道自此全矣。此所謂成其大者也。嗟夫。此非大丈夫見理明。用心剛者。安能見安能守。而可與輕諾多易之流道哉。

右第五十五章。河上本分其安易持以下為一章。吳澄本合之。是矣。而任繼圖則其文且不明。所以求別為一章。其如何也。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傳。交作也。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禍。賊下。下。傳。此兩者亦皆式也。字。格。式。王。師。作。樣。式。常。知。格。式。是。謂。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至。於。大。順。有。然。後。二。字。

王氏弼曰。愚謂無知守真順自然也。智多謂多見巧詐蔽其樸也。以智術動民。邪心既動。復以巧術防民之偽。民知其術。隨而避之。思惟巧密。奸偽日滋。故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也。呂氏惠卿曰。古之善為

老子本義 下篇

七十七

道者。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其在己若此。則其推之於民也亦若是而已。李氏嘉謨曰。民之愚而自以為智。徇於物欲而不知反。吾方示之以無為。鎮之以素樸。猶且未悟。而況欲以智示之。歟。是賊之也。倘行其所無事。而不開民之機心。機心不生。則純白備謂之國福。不亦信乎。涑水司馬氏曰。物情莫不貴智。而有德者獨賤之。雖反於物。乃順於道。是智之所順者小。而德之所順者大也。源案此章。惟知此兩者亦皆式。諸說皆未明。蓋古之善為士者。雖微妙玄通。深不可識。而至於智之為害。不智之為福。則顯然明白而易知。但能深信固守。而不以智汨其真。則雖其體用之大全。未易毀。亦可以得為治之鵠。而不至有失矣。故曰。知此兩者亦皆式也。然誠能常常知之。以為格式。則智故日去。澆樸日全。其政悶悶。其民淳淳。豈但不賊已哉。雖謂之玄德。亦可矣。蓋德謂之玄。則深遠與俗相反。聞者或大笑之。次亦若存若亡。今此獨能不疑其相反。而深信其可法。則雖反於世俗。乃順於大道也。順於道。非玄德而何。而知之者何少哉。

右第五十六章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是以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又無道字。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一本無也。夫二字。此字字皆在。我道之上。是所以百物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一本無也。夫二字。此字字皆在。或曰。民字。聖人。則是我相。非君民相。臨之。定分也。或作居。前而人不能皆。是與下文莫能與爭之意相。此二句。傳。交作。處。之上。處。之。河上作。處。民。上。處。民。前。亦。若。不。若。本。之。論。

惟下乃大。老氏宗旨也。天下歸往之謂王。百川歸會之謂海。人知王之至尊。而不知所以尊者。由其至大。所以能成其大者。由其能下。而無不容也。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使天下忘其上。且先。而爭樂推之使上。推之使先。斯道也可謂大矣。而天下願謂其與常情不相肖。似夫大則不肖。肖則不大。江海肖乎百川。豈復成其為江海。王者之道。而肖乎一物。尚何以為天下王哉。上章言與物相反。乃所以為順。此章言與俗不相似。乃所以為大。蓋一意也。金人銘云。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揚雄所謂自下者人高之。自後者人先之。董思靖所謂德下之則位上矣。德後之則身先矣。蘇子由所謂有道者未嘗欲上人先人也。但既下之後。則其道不得不不上。且先耳。皆得老氏之意矣。○呂氏惠卿曰。有天下者。以位言之。則固上乎人也。然以孤寡不穀為稱。而受國之垢與不祥。是何其言之下乎。論其序。則固先乎人也。然迫而後動。感而後應。不得已而後起。是何其身之後乎。夫如是。則處上而人以戴之為輕矣。居前而人以從之為利矣。上下相忘。此天下所以樂推而不厭。吾吾之所取者。非民之所爭也。無為之為天下。且不見其朕而謂之不肖。況孰與之爭乎。

老子本義 下篇

七十九

右第五十七章之為一章今案其義與下章不相而與此章相為首尾故合併之。  
 吾有三寶持而寶之。河上作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慈故能勇。儉故能廣。  
 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非作故能。今合其三其字慈且勇。舍其後且先。死矣。突作是  
 死門入。夫慈以戰則勝。以戰則勝。以戰則正。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術之。古之二字。善為士者不武。善戰  
 者不怒。善勝敵者不與。爭河上作不與爭。善用人者為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  
 古之極。用兵有言。無敵則止。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執無兵。捋  
 仍此從。無敵。一本二句上下互易。此從傳突作行兵。禍莫大於無敵。無敵幾亡吾寶。各本皆作無敵。王  
 及傳。故抗兵相加。又下有則字。哀者勝矣。

此章明德之用也。蓋道以虛無為體。其運而為德。則以慈儉謙退為用。然德為萬物之母。則慈乃善之  
 長也。與慈相反者莫如兵。故專以兵明慈之為用。而儉與不敢先皆在其中也。首言我有三寶。寶而持  
 之。末言幾喪吾寶。首尾相應。以致其丁寧。欲人寶之而勿失也。老子著書。明道教時。見天下方務於剛  
 強。而剛強莫勝於爭戰。今將救其弊。而返以慈儉謙退。則天下必以為不適用於故。即其所明者以喻  
 之言。吾之道無施而不可。雖用之以戰守。亦無不勝。且固者。蓋慈則必儉。慈則必不敢為先。是即兵家  
 以退為進。以弱為強之道。其證以用兵之言者。使即兵以知柔退。即柔退以反於仁慈。非為談兵而設。  
 故即繼之以禍莫大於無敵。無敵幾亡吾寶也。三寶首慈。哀者慈心之所發。故天衡之而必勝。若佳兵  
 者不祥。未有能久勝者也。由慈而發者為哀之則。不由慈而發者為佳兵矣。諸本皆分為數章。是以旨  
 意不明。而味者遂至以老子為談兵之書。其失甚矣。韓非子解老曰。慈母之於弱子也。務致其福。而除  
 其禍。則思慮熟。思慮熟則事理得。事理得則必成功。必成功則其行之也不疑。不疑之謂勇。冬日之閉  
 凍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天地不能長修。長費。而況於人乎。是以智士儉用其財。則家富。聖人  
 愛寶其神。則精盛。人君重戰其卒。則民衆。民衆則國廣。故曰。儉故能廣。葉氏夢得曰。我自處也。易物無  
 不濟也。難故即三者推慈以為先。而復申之以為戰則勝。守則固。是今之所急也。天若救斯民。必使有  
 為慈者出而衛之。此老氏之所但然。有期於天下者。歟。焦氏蚘曰。不武不怒。而遠云配天古之極者。何  
 也。蓋至爭者惟兵。故借之以明不爭之德也。用兵有言。古兵家有此言也。仍仍同詩云。仍執劔虜是也。  
 王氏弼曰。士者卒之帥也。不武不怒者。後而不先。應而不唱也。不與爭者。不與爭也。用人而不為之下。則  
 不盡力也。言以哀慈謙退。用之以戰。猶不須行列。不必操臂。不用兵力。而敵自無與之抗也。雖然。吾哀  
 慈謙退。非欲以取強。無敵於天下也。不得已而卒。至於無敵。斯乃吾之所以為大禍也。幾亡吾寶。謂三  
 寶也。舉兵相當。哀者必相恤。而不趨利避害。故必勝也。源案軍推死戰。以拒敵。故有行列。操臂執兵之  
 事。苟無敵之可捋。則亦無列足。豈無臂足。操兵足。執矣。蓋以後為先。以退為進。常致人而不致於人。

則是操全勝之術。不努力而坐致之。是謂撈無敵也。雖然。所謂無敵者。豈吾之所樂哉。蓋兵至無敵於  
 天下。則殺人必多。乃禍莫大焉者也。前徒倒戈。血流漂杵。王者之師。而君子尚不忍言之。豈非幾亡吾  
 寶之謂乎。是故吾之用兵。不得已而用之。以不祥視之。以喪禮處之。皆哀之至也。惟哀而後可以言勝。  
 所謂慈則戰勝而守固。天將救之。以慈術之者也。諸本皆作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夫輕敵必  
 敗。身且不存。奚但寶之幾喪。是直一孫吳制勝之術耳。何足語太上慈哀之教邪。○蘇氏韓曰。勇廣先  
 三者人之所共疾。為衆所疾。故常近於死。以慈術衛物。則物愛之。如父母。雖為之效死而不辭。故可以戰。  
 可以守。天之將救斯人也。則開其心志。無所不慈。無所不慈。則物皆為之衛矣。故兩敵相加。而吾出於  
 不得已。則有哀心。哀心見而天人助之。雖欲不勝不可得也。呂氏惠卿曰。所謂三寶。皆人之所難持者。  
 也。惟無我不爭者能持之。然惟慈故儉。惟儉故不敢為天下先。則慈者三寶之所自出也。夫道之動常  
 在於迫。而其用常主於不爭。其施之於用兵之際。宜若有所不行者也。不知主逆而客順。主勢而客逸。  
 進驕而退卑。進躁而退靜。以順待逆。逸待勞。卑待驕。靜待躁。皆非所敵。然則道之為常。主於不為。雖兵  
 亦猶是矣。

右第五十八章。河上分善為士者以下為第二章。用兵有言以下為第三章。吳澄疏。皆合為一章。今從  
 我大似不肯改句。用此章首。殊不相  
 冷矣。本因而未改。今用此章首。殊不相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之。能知其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傳突作。夫惟無知。是以不  
 我知也。河上本無也。字。此知我者。希則我者。貴我貴矣。是以聖人被褐。被褐。玉。知不知上。傳突作。不  
 知知病病矣。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之病病也。以其病病。是以不病。傳突作。是以不病。病。  
 此嘆世人之不知至道。而自其知也。老子教人柔弱謙下而已。其言至簡至易。初無難行。而世降俗  
 下。天下莫有知其可貴而行之者。夫何故。蓋吾所言柔弱謙下之事。固自有統會。宗主之旨存焉。世人  
 不知吾之宗主。而但見其外所言。不過柔弱謙下之事。是以視為卑卑。無甚高論。而莫之貴耳。故深嘆  
 之也。蓋大道於俗。不肯。而玄德與物相反。知者自然希少。此道之所以貴乎。俗而不可不知者也。使道  
 亦俗情俗見無異。則無足寶重矣。人既莫知。則我有三寶。惟我能持而行之。若被褐懷玉。而人莫知之  
 也。夫中所懷之貴者。以其知夫言之宗事之君。外所被之賤者。以其知而不知。若愚若騷。斯乃上德者  
 辱者也。人既不知。則必反自以為知。術玉求售。必非至寶。以喻為瑕。以規為璫。雖聖人與居。不能藥而  
 救之也。非病而何。使其一旦自其病而病之。則所以去病者。即在此矣。前半段。言人知道者之難。後  
 半段。嘆人安知者之多也。蓋味於道真者。由惑於俗見。以人身言之。則不知者其病之見證。而自以其  
 妄見為知者。則其致病之根源也。故後以病喻之。  
 右第五十九章。河上分善為士者以下為第二章。用兵有言以下為第三章。吳澄疏。皆合為一章。今從  
 我大似不肯改句。用此章首。殊不相  
 冷矣。本因而未改。今用此章首。殊不相



上不由下也。民從上也。呂氏惠卿曰：聖人在上，無事而民自富，無欲而民自樸，則至於食稅之多而國者無有也。無為而民自化，好靜而民自正，則至於有為而難治者無有也。尚安有生生之厚而至於輕死者乎？張氏輔岐曰：夫惟無以生為者，在上則不多取多事以病其下，在下不敢枉綱為奸以累其上，是賢於貴生矣。源案我自厚其生，則人亦各欲厚其生，人各欲厚其生而不得，夫安得不輕死乎？則是民之輕棄其生，由於生生之厚，而民之厚生，由於上之自厚其生，有以勝之而又奪之也，則無以生為者，其賢於貴生可知矣。末詁老氏宗旨，故因言俗弊而遂及之，而其意則深遠矣。

右第六十二章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弱，其死也枯槁。草木王國河上有萬物，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傳奕兩徒，是以兵強者有字，木強則兵，河上作木強則共，此從王強，強大強又下有字，處下柔弱處上。

呂氏惠卿曰：道之為物，無形而不爭，則天下之至柔，而人莫之喻也。故以有形喻之，人與草木之形體，皆以堅強而死，柔弱而生。況欲體無形之道者，而不致其柔弱，其可得乎？是柔弱勝剛強之理，非但兵驕則敗，木強則伐為然也。天以清虛在上，地以堅實在下，臣以有為事上，君以無為任下，凡物之理莫不然也。然則體道之貴柔明矣。蘇氏轍曰：沖氣在焉，則體無堅強之病。至理在焉，則事無堅強之累。物之常理，情者在上，粗者在下，其精必柔弱，其粗必強大也。吳氏澄曰：末二句即承上兩句而言之。蓋兵強者為人所勝，是不若以弱勝者之處人上也。木強者近根之幹，是不若枝條之處上也。推此則知矜已凌人者必歎，其貴高而柔弱者為衆所推戴矣。李氏嘉謨曰：柔弱雖非即道，而近於無為。剛強雖未離乎道，而涉於有為。無為則去道不遠，有為則吉凶悔吝隨之。益遠於道矣。源案老子書將終，故對舉柔弱剛強之得失，而下三章皆中之。

右第六十三章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平傳奕，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一作天之遺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而奉有餘，孰能以有餘奉天下。惟有道者，有餘而奉不足於天下者，其唯有道者，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而不處，不居，其不欲見賢邪？

此承上章柔弱處下強大處上之意，而舉天道以申之也。老子云：將欲翫之，必固張之。則張者是剛強之意也。天之道惡盈而好謙，猶弓之張者，不久則廢弛，弛者有時而張，是故凡高者必至於自抑，而自下者必舉，有餘者必至於自損，而自屈者必伸。天之於物，每每然也。人則不然，損天下之不足，而奉一己之有餘，失天意矣。有道之聖人，雖有至賢之行，而不欲以自見，此爲道日損，必至於損之又損也。蘇氏轍曰：張弓上筋，弛弓上角，故以況天之抑高舉下。天無私，故均；人有私，故不均；有道者，虧足萬物而

辭，既以爲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非有道者無以堪此。爲而恃，成而處，則賢見於世，則是以有餘自奉也。呂氏惠卿曰：天之道非故以抑高而舉下也。無爲則無私，無私則均，是故任物之自然，有餘者不得不抑而損，不足者不得不舉而益，所謂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也。人之道不能無爲，不能無爲則不能無求，不能無求則至於損人以益己矣。惟有道者知未始有物，凡有爲之功名，皆我所餘，而天下之不足而爭之者，故損之以奉天下而不有也。吳氏澄曰：抑之舉之二句，言張弓損之補之二句，言天道。陸氏希聲曰：陽升極天則降，陰降極地則升，此則抑高舉下，張弓之象也。天道盈虛一尊七閏，損日之有餘，補月之不足，人道則不然，損不足之民而奉有餘之君，孰能法天道以爲人道者乎？在易損下益上曰損，損上益下曰益，以下爲本也。

右第六十四章

天下莫柔弱於水，河上作柔弱，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王強，其無以易之也。傳奕，以其柔之勝剛，弱之勝強。一本上上有故字。天下莫不知，莫能行，而莫之能行，是以聖人云，河上作故聖人之言，云能受國之垢，是爲社稷主，能受國之不祥，是爲天下王。各本無兩能字，傳奕主上王上有兩之，正言若反也。傳奕有

柔弱勝剛強，老子屢言之，而人多易視之者，故知之而莫能行，乃於書之將終，復舉而首曰：吾之此言，諷母視爲易易也。蓋凡有血氣，皆有爭心，平日非不知柔弱之爲善，及至垢辱橫逆之加，不覺勃然，其剛強之怒發而不能堪矣。夫山藪藏疾，川澤納污，國君含垢，今挾其才力，而常爲名尸智主，專任謀府，爭心所累，是惡能保其爲侯王乎？此言若反乎俗情，而實合乎正道，俗以受垢受不祥爲殃，故也。下章和大怨有餘怨，亦承此意而申之耳。

右第六十五章

學不學，吳氏澄，此四字正承上文聖人云三字而實也。故不取。無德司教，無德司教，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承上章受垢受不祥，而申言無我不爭之難也。蓋柔弱施於平時易，施於臨事難，以受睚眦之小怨，易以受橫逆之大怨，難。學道者苟於大怨強自和之，而尚有藏怒宿怨之存於中，即使終不發作，而纖芥未去，與邱山同，安可遽語上善若水之道哉。蓋所謂德善者，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則聖人之執左契者是已。券契有二，我執其左，但有執右以來查取者，吾即以財物與之，而未嘗有所責取於人。聖人之於物，順應無心，來無不受，亦若是而已。來者不見其爲怨，與者不自以爲德，德怨兩泯，物我渾化，是則真能體無我不爭之德者矣。彼和怨者，烏足以言之。蓋德之未至，如彼主德法者，然令八家合作，計畝均分，自以爲至平，而不知多寡必較，錙銖不讓，強以齊人之不齊，而適使之爭耳。和大怨者，但知情怨理道，不至已甚，而是非之見，終明，物我之情，不化，何以異是哉。然則善人，不常受天下之虧乎？

曰善人雖常受虧於人而天不虧之也。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安有善人不矜勝而天遂不助之者哉。然則柔之勝剛，弱之勝強，昭然明矣。但非定戰不能知，非定力不能守耳。故曰無以易之也。

右第六十六章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人之器而不用。傳作使民有什伯之使民重死而不遠徙。此八字雖有舟車，與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此句傳下有至甘其食，美其服，安其民，樂其俗。按傳安其俗樂其樂今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與字○又應民字或避廣作人。

蘇氏轍曰：老子生於衰周，文勝俗弊，將以無為救之，故於書之將終，言其所志，願得小國寡民以試焉。而不可得耳。內足則外無所慕，故以其所有為美，以其所處為樂，而不復求也。姚氏佃曰：上古建國多而小，後世建國少而大，國大人衆，雖欲返上古之治而不可得也。故老子欲小其國而寡其民，吳氏澄曰：舟車甲兵，非一人可獨用，謂什伯人之器也。民淳事簡，則耆契亦不可用，不但不用什伯之器而已。以所產之衣食為甘且美，以居之土俗為安且樂，則不肯遠徙矣。雖至近而老死不相往來，則又不但不遠徙而已也。王氏粵曰：國小民寡，則人淳厚，國大民衆，則利害相摩，巧偽日生，觀都邑與聚落之民，質詐殊俗，則其驗也。無道之世，未勝本利，欲在乎厚生而貪求生於外慕，於是車轍足迹交乎四方矣。考論諸孟子之終篇，皆稱堯舜禹湯聖人之事，蓋以舉其善而加政，亦若是也。老子抱太上之德，以處末世，故其志亦如此耳。呂氏惠卿曰：莊周稱至德之世，而歷數之曰：昔者大庭氏、容成氏，以至於祝融、伏羲、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則若此者，非特老子之言也。古固有是道也。然書起於唐虞，而老子欲反太古之治，世之去太古遠矣，其遂可盡復乎。曰未可也。未可而言之何也。夫衰周文弊，淳質亡喪盡矣，非大道不足使人反性命之情。言道而不及其世，不足以知大道之已試，此其所以必反太古之治也。禮至於繁，三王樂至於備，六代而不以玄水措醴酒之下，噤管加疏越之上者，使人知禮樂之不得已者，如彼，而所當反本者如此也。故聞古有什器不用，舟車甲兵不陳，則舉大事用大衆，非得已也。聞其民結繩而治，老死不相往來，則煩文倦令，輪蹄輻輳，非得已也。其尚質事，為以深治人之過乎。欲天下不安，泰不可得也。苟致而不言，猶屏玄水，欲越其孰知禮之儉，為反本復始之意乎。漢承秦後，卒以無為清靜，幾致刑措，然則至人之言，豈小補哉。

右第六十七章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不積，既以為人，己

意有既以與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王氏弼曰：信言不美，實言在質也。善者不辯，本在樸也。知者不博，極在一也。己愈有者，物所尊也。己愈多者，物所歸也。利而不害，動常生成之也。吳氏澄曰：此章卒章其言如此，故其和平簡約，不辯不博，蓋實善實知，故皆真實之言，而不虛飾以為美也。不積謂虛而無有也。虛而無有，故所應不窮，以積為有，則所應有限，豈能愈有愈多哉。莊子稱老子之學，云以有積為不足，無藏也，故有餘。此之謂也。利者害之對，為者爭之端，以不利利之，是以不害以不為為之，是以不爭不爭者無我也。無我者以其為而無為也。焦氏詵曰：老子之書，使人得以受而味焉，則近乎美。窮萬物之理而無不至，則近乎辯。且博然不知其信而不美，善而不辯，知而不博者存，何也。則以五千言所言，皆不積之道也。不積者心無所係，則言而無言矣。故非不為人，而未嘗分己之有，非不予人也。而未嘗損己之多，斯何礙於辯且博哉。苟第執其意見以與天下爭，則多言數窮者，非天道也。學者於此了心而忘言焉，則於全書思過半矣。右第六十八章三句為一章，天之道三句為一章，聖人之道三句為一章，今不取。

附錄

說苑曰：常縱有疾，老子往問焉。曰：先生疾甚矣，無道可以語弟子者乎。常縱曰：子雖不問，吾將語子。過故鄉而下車，子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不忘故鄉，過衛木而趨，子知之乎。老子曰：非謂敬其老邪，張其口而示老子曰：吾吾存乎。老子曰：然吾齒存乎。老子曰：已矣。子知之乎。老子曰：豈非柔存而剛亡邪。常縱曰：噫，天下之事盡於此矣。吾何以復語子哉。莊子稱老子師莊子曰：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友邪。曰：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為其人，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韌言而言，不韌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懸解，指窮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史記孔子世家曰：魯南宮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辭去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諂人者也。博辨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為人子者，毋以有己為





家為陰符兵家。然形骸之外。去之抑遠。老子之道。常居陰而治陽。處靜而觀動。養晦而治明。體柔以御剛。

與莊列之操練神明。彰搖出世者。指絕殊異。故曰人君南面之術也。鍾注無慮數百家。然明祖用老而

流為中韓之毒。正觀解。罕有擊其深者。惟邵堯夫言老子得易之體。朱子語類論老子。若因者若之綱

等數條。具見本原。為能明其道術。與莊釋若冰炭之不相入。吳草廬張蕙庵亦有微指近儒。命曲園解老

長於訓詁句讀。道成間。適有邵陽魏氏為之本館。裁翦諸家。下以己意。左右采獲。所得較多。予既因楊仁

山之請。刊焦氏老子翼於經藏中。曩復情方君孝閔。遂錄魏氏注。己亥春。刊始竣。不佞北來。匆匆。未及詳

辨。竊欲自惟。陸湛避世居官。錄錄。未得一效。面折廷諍之用。焉敢謬宗苦縣。遠壺公師之正論。第俾注家

心知其意者。實為是注。頗有疏導激發之功。不可沒也。乃書其校刻緣起。云爾。庚子四月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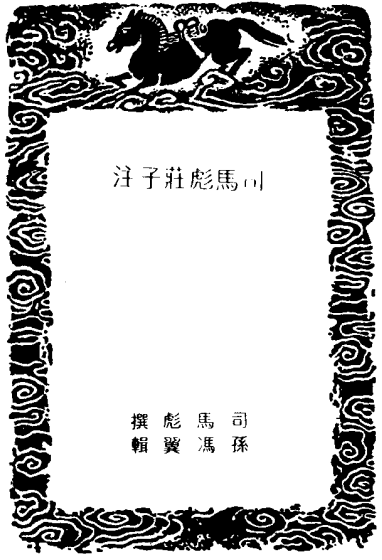
此篇因難。已失其子。冬重入京。始於張宅。其碑中。尋得兩紙。係先人

手點。改本。今雖補刊。并依原點。加六閱。為壬寅十月。不孝。梁顯。敬啟。

跋

桐廬袁 祺

登公師作勸學篇。極詆老子。意謂此後世張禹孔光胡廣馮道之徒所託足。陽盜仁人之名。而陰實賊亂天下。俾道法守。墜壞於冥冥之中。故疾之已甚耳。孔子惡鄉愿。然鄉愿之曲學阿世。上之如李斯公孫宏。或荀卿之叛徒。或自詭於儒術。其始皆有所挾。下之若近世不學無術和光同塵之鄉愿。唯阿浮滿害世教。當入之佞幸傳中。皆不得自託於老。老子正言若反。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深根寧極為體。以藏器待時為用。雖異於六藝正學乎。然誼指深遠。莫有能得其懸解者。劉知幾僞河上公注其傳者。若嚴君平王弼傅奕之徒。皆無繇窺其深。古今心知其意者。史公評論六家。要指。蘭臺敘次道家者。流寥寥數言耳。西漢開國風氣。老詘儒。孝武素初。以後六經漸明。儒詘老。偏得聃之道者。太宗孝文帝留侯蓋公世祖光武帝以致治。汲黯以直言兩疏。以知幾不得之者。揚雄本詞章家。非道家。了不得其作用。墨墨處世而已。似之而非也。伊尹太公管仲計然皆道家。善能因敵而為。福轉敗而為功。金版六弢。有取人國治天下之術。為儒家拘牽。所不肯言。外修清靜神慎之本政。中含堅忍熱伏。疑固縱橫之用。斂之深深。息之綿綿。審幾一發。當者百祥。迴昧幸制之主。專氣致柔。沖兮。萬物之宗。因返一不見其有為之樞迹也。故未流為法



司馬彪莊子注序

司馬彪撰

司馬彪莊子注序

晉司馬彪為莊子注晉書本傳未詳其卷數附書經精志言既  
孝緒七錄本二十一卷至隋而闕僅存十六卷然新唐書藝文  
志所載乃復與梁七錄相符是即鄭樵所謂書經有不足於前  
朝而足於後世者矣彪於泰始初為秘書郎轉丞其注釋莊子  
並撰續漢書九州春秋本傳皆列於官秘書時其卒也蓋帝  
本蓋與向秀同為郭象先進也然於水木劉義慶世說新語  
言象所注莊子猶於向秀故向郭二莊其義一也蓋世說新語今  
攷文選注引彪人間世篇注文與人羣者不得難人較語郭  
象注本正復大同豈象之編不備向氏即抑彪與秀義不謀而  
合耶與午之世說尚清談故推誤李願李軌徐處等咸於漆園  
之書或為注或為音唐陸德明音萃眾家以成釋文而於彪注  
徵引最夥王應麟謂彪注本即班固漢志五十二篇之本其說  
原於經典序錄有內篇七外篇二十八雜篇十四解說二較諸  
郭象本卷帙簡而篇目多蓋注本三十三卷故其中字句往往異於  
郭本且有增益之文而莊子逸篇於焉可破顧陸德明接續雖  
極駭當然如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無本作莫勉足而陸本  
作勉足而陸此類陸氏亦有遺漏其餘注文為唐宋人徵引可  
補釋文之闕者正不勝也彪注在六朝與象注並行梁劉孝標  
已引其歸漢之語以注世說至李唐而其書尚全自陸氏釋文  
外司馬貞殷頗徐歐陽詢李善諸所著述皆有資於彪而文  
選注所引尤多馬總意林亦載其書惟孔穎達五經正義綱羅  
羣籍獨於彪注早徵僅左傳疏中有背餘箕子名一語而已若  
宋邢昺論語孟子疏蓋即本諸左疏實未見彪注是以晉餘

司馬彪莊子注

外無他見也且晉餘之名雖出彪注而彪又本於尸子尸子為  
秦以前書彪生西晉自可見其注引用或不誠此情乎選簡  
李榕其美全約耳又按馮夷為河伯事彪注引清冷傳見其  
清冷傳名與藝文類聚所引清冷傳本引之均未審其名書  
之義而隋唐兩志均不著錄則其書誠近古類彪而使後世猶  
及知其名矣彪注本大抵依於宋宋太平御覽以修文書書為  
粉本故雖引及彪注未可執以証其未佚也茲按拾遺圖以存  
彪之書而義取限斷不採陸氏釋文誠以釋文既有專書明人  
所刻莊子又分篇屬列為學者所易見且其語不啻三倍於選  
注諸書無庸為陸氏作鈔胥重為編錄也惟他書所引與陸氏  
同者將釋文附注蓋統計一百十四事陸氏同者四十餘事選  
者六十餘事焉然則他書徵引雖不及釋文之富釋以早見珍  
不可不為按編矣因學紀聞載莊子選篇至三十九事而亦不  
能無漏且或專引正文而無注語或或稱原注而不題彪名則  
今固不得盡採入彪注之本也蓋即司馬彪注莊子五十二  
篇與陸氏五氏不詳何人其注本則與陸氏五十二篇若其  
淨編等則非古本矣然有彪注二本固足徵釋原注者非可定  
為彪若選注江海之士山谷之人雖天下萬物而獨往數語李  
善凡四引之又復有彪注文自屬莊子逸篇而稱淮南子莊子  
要略按淮南要略雖擬莊之作今其書具在末見此語况彪注  
注莊未注淮南也是以茲編之末附錄選篇採因學紀聞七事  
七事選注神異記清書亦見之而其所編者亦或以補闕並存淮  
南莊子要略之名以俟博識之論定焉

莊子司馬彪注考逸自序

案漢志莊子五十二篇陸德明經釋文序錄云內  
篇七外篇二十八雜篇十四解說三王伯厚困學紀  
聞謂即司馬彪孟氏所注是也孟氏未詳何人注亦  
無可考彪注莊子見晉書本傳隋書經籍志司馬彪  
莊子注十六卷云本二十一卷今關至唐書藝文志  
則仍復二十一卷矣注林幼讀南華郭象注本繼復  
思得司馬注讀之繙閱之餘遇一字一句往往見實  
為孫君鳳卿問經堂叢書所載旋於坊友購之一年  
始得及見其書其一卷則不取釋文自序則云無庸  
為陸氏作鈔胥重為編錄也惟陸氏所遺者及他書  
所引與陸氏同者將釋文附注統計凡一百十四事  
其一卷則更為考逸專採釋文既顯與序語自相矛  
盾又至天員篇老子注遂謂然中止細按之似皆為  
未完未定之書其中未及編審者正復不少如引選  
注以匠石為字伯夔不知夔字為夔賦注誤衍之字  
又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本屬內篇大宗師語  
孫氏引選注載入田子方篇云今本莊子無人之形  
者四字又附考兩條一引選注摘棄也云未見正文  
無可附麗不知徐无鬼篇以冥寡人釋文云本或作  
填當即司馬本又引選注踏讀曰舛舛乖也云或即  
惠施多方其道踏駁句注又不知選注明引正文且  
脫駁色雜不同也一句至選注所引商賈且於市井  
以求其贏胥士之殉名貪士之殉財天下皆然不獨  
一人司馬注皆為逸篇中逸語又御覽引周周衛羽  
以渡河亦莊子逸語孫本俱反注入今莊子篇內列  
子行食於道徒為逸語云本或作徒亦即司馬本孫氏  
又以食於道徒為逸語兩神女條引御覽語未完又  
未見選注定為逸篇逸語凡此皆孫本之疎畧有可

司馬彪注

議者又孫氏自序標舉清冷傳未審名書之義竊慮

山海經有神耕父處豐山常游清冷之淵文選東京

賦薛注清冷水名在南陽西鄂山上然則清冷水蓋

有神至之故其傳所說馮夷亦為水仙也名書之義

或即以此孫氏之言殊為附會茲輯更得十之二

三其畧加更訂處視孫本差為完善又以隋唐志皆

有司馬莊子音一卷今亦輯存原書之舊然其中遺

漏舛錯正恐不免隨時增益重加是正將更俟之

博雅君子焉道光辛巳冬十月下浣錄於城北碑厝

廬之東甯高郵郝泮林自識

莊子內篇

司馬彪注

逍遙遊第一 釋文亦作游文選注引司馬

言逍遙無為者能游大道也 文選潘安仁

其翼若垂天之雲

若雲垂天 釋文

海運則將徙於南冥

運轉也 釋文 文選郭景純江賦注

齊諧

人姓名也 釋文 文選注

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

搏飛而上也上行風謂之扶搖 釋文 搏圃也扶搖上

行風也圃飛而上行者若扶搖也 文選注 文選注 搏圃

也圃飛而上若扶搖也 文選注 文選注 搏圃

風也 文選注 景陽七命注 御覽九 初學記一御

野馬也

春月澤中遊氣也 釋文

覆杯水於坳堂之上

坳堂塗地合平 釋文

背負青天而莫之天闕者

天折也闕止也 釋文 天折闕止也言無有折止使不

通者也 文選劉孝標

蝸與學鳩笑之作 釋文 蝸蟬也 蝸鳩小鳥 文選注

我決起而飛揜榆枋

揜猶集也 釋文

而控於地而已矣

控投也 釋文

適莽蒼者

莽蒼近郊之色也 釋文

朝菌不知晦朔

朝菌大芝也天陰生養上見日則死一名日及故不

知月之終始也 釋文 大芝也天陰時生養上見陽則

萎故不知月始終 御覽九百

惠姑不知春秋

惠姑寒蟬也一名蜺蝻春生夏死夏生秋死 釋文 蜺

蝻春生夏死夏生秋死故不知歲有春秋也 御覽九

九

古有大椿者

椿木一名楸楸木槿也 釋文

窮髮之北

北極之下無毛之地也 釋文

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

風曲上行若羊角 釋文

斥鴳作鴳

斥小澤也鴳鴳雀也 釋文

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

徵信也 釋文

宋榮子

宋國人也 釋文

未數數然也

數數猶汲汲也 釋文

猶行未樹也

樹立也未立至德也 釋文

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

列子鄭人列禦寇也御連也泠泠然涼貌也 初學記

字末句無也字 文選注 泠泠然涼貌也 文選注

而御六氣之辨

陰陽風雨晦明也 釋文

神人无功聖人无名

神人無功言修自然不立功也聖人無名不立名也

司馬彪注

堯讓天下於許由

許由潁川陽城人 釋文

而燭火不息

燭然也 釋文

肩吾

神名 釋文

大而無當

言語宏大無際當也 釋文

猶河漢而無極也

極崖也言廣若河漢無有崖也 文選注 劉孝標

大有運庭過之辭也 文選注 劉孝標

渟約若處子

渟約好貌 釋文

使物不疵厲

疵毀也 釋文

擊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 司馬本此下更有妙者無以

假文

猶時女也

時女猶處女也釋文

將旁礪萬物

旁礪猶混同也釋文 文選左 太沖失釋賦注

孰敵敵焉以天下為事司馬本

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

資取也章甫冠名也諸於也文選張揖注 章甫冠名也

越人斷髮文身司馬本

敦斷也注並全上

往見四子

王倪齧缺被衣許由釋文

汾水之陽司馬本

惠子

姓惠名施為梁相釋文

魏王貽我大瓠之種

梁惠王也釋文

而實五石

實中容五石釋文

用而掇之

瓠布護也落落也言其形平而淺受水則零落而

不容也掇擊破也釋文 瓠布漫落零落也喟然大貌

培謂擊破之也喻莊子之言大也若巨瓠之無施也

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

文選謝靈運之 郡初發都詩注

文圻如龜文也又云如龜學縮也釋文

今一朝而鬻技百金

鬻賣也釋文

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乎江湖

同馬彪註子注

樽如酒器樽之於身浮於江湖可以自渡慮猶結縷

也若今所謂腰舟也釋文 案釋文作案即所謂腰

子獨不見夫狸狴乎

狸狴也釋文

以俟教者司馬本

謂伺俟遊翔之物而食之雞鼠之屬也釋文

犛牛

犛牛釋文

莊子內篇

齊物論第二

南郭子綦

居南郭因為號釋文

嗜焉似喪其耦

耦身也身與神為耦釋文

何居乎

居猶故也釋文

大塊噫氣

大塊大朴之貌釋文

似鼻似口

言風吹竅穴動作或似人鼻或似人口釋文

似注者

若注曲釋文

似污者

若污下釋文

激者

聲若激喚也釋文 流急曰激 文選盧子諒時典詩注

若謹諱聲

諱者

若謹諱聲釋文

叱者

若叱噓聲釋文

吸者

若噓吸聲也釋文

叫者

若叫呼聲也釋文

譁者

若譁哭聲釋文

突者

深者也若深突突然釋文

咬者

聲哀切咬咬然釋文

飄風則大和

飄風疾風也爾雅云回風為飄釋文

厲風大風釋文

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

吹萬言天氣吹煦生養萬物形氣不同已止也使各

得其性而止文選謝靈運九日從宋公 賦馬章集送孔合詩注

得其性而止也文選謝靈運道經山 詩注 江文通雜體詩注

其竅也魂交

精神交錯也釋文

其覺也形開

目開意悟也釋文

與接為構

人道交接構結驩愛也釋文

容者

深也釋文

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

言生以是非臧否交校則禍敗之來若機括之發文選

眩而存焉釋文

彫備也釋文

慮歎變熱

熱不動貌釋文 廣韻葉韻注 玉篇卷八心部

蕭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文選謝靈運注

其以為異於敲音文選謝靈運注

敲烏子欲出者也釋文

莛與楹

莛屋梁也楹屋柱也釋文

厲與西施

厲病癩西施夏姬也釋文

狙公賦芋

狙公典狙官也芋椰子也釋文

朝三而莫四

朝三升暮四升也釋文

昭文之鼓琴也

昭文古善琴者釋文

師曠之杖策也

枝柱也策杖也釋文

惠于之據梧也

梧琴也釋文

故以堅白之味終

謂堅石白馬之辨也又云公孫龍有泮劍之法謂之

堅白釋文

是故滑疑之耀

滑亂也釋文

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

兔毫在秋而成釋文

五者因而幾何方矣

園圃也釋文

我欲伐宗廟胥敖

宗廟胥敖三國名也釋文

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

言陽光麗天則無不鑿文選謝靈運從遊京

唐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耶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

非知耶

庸猶何用也文選潘安仁

民淫寢則腹疾偏死

偏枯死也釋文

民食芻豢

牛羊曰芻豢豢以所食得名也釋文

麋鹿食蕪

蕪美草也釋文

蚶且甘帶

帶小蛇也蚶且好食其眼釋文 爾雅

後獨狙以為雌

狙一名狙狎似猿而狗頭意與雌狎交也釋文 爾雅

毛嬙麗姬

毛嬙古美人釋文

夫子以為孟浪之言

孟浪鄙野之語文選左太冲

是黃帝之所聽矣也

聽矣疑惑也釋文

見彈而求鴟炙

小鳩可炙釋文

旁日月

旁依也釋文

竊竊然

竊察察也釋文

因之以曼衍

曼衍無極也釋文

罔兩問景司馬彪

罔兩景外重陰也文選孫孟堅

吾待蛇蚶蚶翼耶

蛇蚶謂蛇腹下齟齬可以行者也釋文

莊周夢為蝴蝶

蝴蝶蛺蝶也釋文 文選張

為其脂合

脂合也釋文

聖人愚也

渾沌不分察也釋文

與王同筐牀

筐牀安牀也釋文

窺窺然

窺窺然也釋文

因之以曼衍

曼衍無極也釋文

罔兩問景司馬彪

罔兩景外重陰也文選孫孟堅

吾待蛇蚶蚶翼耶

蛇蚶謂蛇腹下齟齬可以行者也釋文

莊周夢為蝴蝶

蝴蝶蛺蝶也釋文 文選張

莊子內篇

司馬彪注

養生至第三

為善莫近名為惡莫近刑

勿修名也彼為懷玉被惡其身以無陋於形也文選

緣督以為經

緣順也督中也順守道中以為常也文選左太冲

嗇然

皮骨相離聲釋文

合於桑林之舞

桑林湯樂名釋文

乃中經首之會

經首成池樂章也釋文

文惠君

梁惠王也釋文

導大竅

竅空也釋文

技經肯綮之未嘗

綮猶結處也釋文

良庖歲更刀割也

良善也以刀割肉故歲歲更作釋文

族庖月更刀折也

族雜也釋文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

姓公文氏名軒宋人也右師宋人也

惡乎介也

介別也釋文

天與其人與

為天命為人事也

天之生是使獨也

司馬彪注

莊子內篇

一足曰獨釋文

老聃死

老子也釋文

莊子內篇

人間世第四

言處人間之宜居亂世之理與人羣者不得離人然

人聞之事故世世異宜唯無心而不自用者為能唯

變所適而何足累文選潘安仁

衛君

衛在公蒯聩也釋文

故其君因其修以擠之

擠毒也釋文

高攻有冠

有扈國名在始平郡釋文

聾彼闔者

闔空也釋文

虛室生白

室比喻心能空虛則純白獨生也釋文

孰知其所終

誰知禍之所終者也文選龐明道

衛靈公太子

蒯聩也釋文

女不知夫螻蟻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

是其才之美者也

非不有美才顧不勝任耳御覽九百

匠石之齊至于曲轅

曲轅曲道也釋文

絜之百圍

絜也文選吳長沙

匠伯不顧

匠石字伯文選何平視景福賦注

以爲門戶則液楠

液津液也楠謂脂出楠楠然也釋文

匠石覺而診其曼

診占曼也釋文

彼亦直寄焉以為不知己者詭厲也

詭辱也厲病也釋文

遊乎商之耶

今梁國睢陽縣是也釋文

宋有荆氏者

荆氏地名也釋文

其拱把而上者

兩手曰拱一手曰把釋文

求狙猴之杙者斲之杙司馬

求高名之麗者斲之

麗小船也又屋檣也釋文

求樛者斲之

棺之全一邊者謂之樛釋文

故解之以牛之白頰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

不可以適河

頰頰也亢高也頰折故鼻高痔隱創也適河謂沈人

於河祭也釋文

司馬彪注

支離疏者

形體支離不全貌疏其名也釋文

肩高於頂

言脊曲頸縮也淮南曰脊骨高於頂也釋文

會撮指天

會撮髮也古者髮柱項中脊曲頭低故髮指天也釋文

兩臂為脅

脊曲臂豎故與脅並也釋文

挫鍼治癩

挫鍼縫衣也治癩浣衣也釋文

鼓簧播精

鼓簧也小箕曰簧簡米曰精釋文

則支離漢臂於其間

閑裏也釋文

上與病者聚則受三鍾

六斛四斗曰鍾釋文

迷陽迷陽

迷陽伏陽也言詐狂釋文

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

木生斧柯還自伐膏起火還自消釋文

莊子內篇

德充符第五

立不教坐不議

立不教授坐不議論釋文

物何為最之哉

最聚也釋文

彼何貧賔以學子為

貧賔恭貌釋文

少焉胸若

胸若鷓鴣貌釋文

是接而生時乎心者也

接至道而和氣在心也釋文

闔跂支離无服

闔曲跂也闔跂支離言脚常曲行體不正卷縮也

无服名也釋文

知為孽

知慧生妖孽釋文

約為膠

約束而後有如膠漆釋文

德為接

散德以接物也釋文

工為商

工巧而商賈起釋文

莊子內篇

大宗師第六

儻然而往儻然而來而已矣

儻然無疾貌釋文

狐不借

古賢人也釋文

箕子背餘

背餘箕子名也見尸子曰箕子背餘漆身為厲

被髮作狂釋文箕子名背餘書微子正義左傳十八

義正

清乎進我色也

清色憤起貌釋文

警乎其末可志也

警志遠貌釋文

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

夫大塊自然也文選郭景純江賦注

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

之而走昧者不知也

舟木物山陸居者藏之壑澤非人意所求謂之固有

力者或能取之文選江文通雜體詩注

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

當復化而為無文選賈長沙

孫章氏得之以挈天地

孫章氏上古帝王名挈要也得天地要也釋文

伏戲得之以襲氣母

襲入也氣母元氣之母也釋文襲入也文選宋玉風襲入也賦注江文

堪坏得之以襲崑崙

堪坏神名人面獸形淮南作欽曰釋文

馮夷得之以遊大川

清冷傳曰馮夷華陰潼鄉陸首人也服八石得水仙是為河伯釋文

肩吾得之以處泰山

肩吾山神不死至孔子時釋文

禺強得之立乎北極

山海經曰北海之渚有神人面鳥身珥兩青蛇踐兩赤蛇名禺強釋文

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

少廣穴名釋文

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

傳說殷相也武丁殷王高宗也東維箕斗之閒天漢津之東維也星經曰傳說一星在尾上言其乘東維騎箕尾之閒也釋文

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

朝旦也徹達妙之道釋文

將以子為此拘拘也

體拘也釋文

跡躡而鑑於井

病不能行故跡躡也釋文

彼遊方之外者也

方常也言彼遊心於常教之外也文選謝靈運之類

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

造物者為道文選靈運年三月造物謂道也文選任大司馬託聖履注宜德皇后合注陸佐公石園銘注沈休文齊故安陸昭王碑文注

故問畸人

畸人不耦也不耦於人謂關於禮教也釋文

畸於人而侔於天

侔等也亦從也釋文

吾願遊其藩

藩崖也釋文

夫无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

无莊據梁皆人名釋文

仲尼問於顏回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支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

坐而自忘其身文選賈長沙

莊子內篇

應帝王第七

秦氏

上古帝王也釋文上古之帝王無名之君路史前

其臥徐徐其覺于于

徐徐安隱貌于于無所知貌釋文

出經式義度人

出行也經常也釋文

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

確乎不移易文選劉孝標

天根遊於殷陽

殷東也言向南遊也釋文

何問之不豫也

嫌不漸豫太倉卒也釋文

女又何帛以治天下

帛法也釋文

物微疏明

物事也微通也事能通而開明也釋文

胥易技係

胥疏也釋文

猿狙之便執轡之狗來藉

藉繩也由捷見結縛也釋文

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

壺子名林鄭人列子師釋文

壺子曰吾與女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衆離而無雄而又奚卵焉

言汝受訓未熟故未成若衆離而無雄則無卵也釋文

鄉吾示之以天壤

壤地也文選陸士衡



鯢桓之審為淵止水之審為淵流水之審為淵

鯢桓二魚名也審當為蟠蟠聚也釋文

莊子外篇

駢拇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

駢拇謂足拇指連第二指也侈溢也性人之本體也

駢拇枝指附贅縣疣此四者各出於形性而非形性

之正於衆人為侈耳於形為侈於性為多故在手為

莫用之肉於足為無施之指也釋文

而離朱是已

黃帝時人百步見秋豪之末一云見千里針鋒孟子

作離婁釋文

而師曠是已

晉賢大夫也善音律能致鬼神史記云冀州南和人

生而無目釋文

枝於仁者擢德塞性

擢拔也釋文

駢句

謂邪說微隱穿鑿文句也

而做跬蹇無用之言

做能也跬近也釋文

蒿日而愛世之患

蒿亂也釋文

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繼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為哉

謂連續仁義遊道德間也釋文

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

人則以身殉天下

殉營也釋文

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

東陵陵名今屬濟南也文選任彥州王

難通如命兒

古之善識味人也釋文

莊子外篇

馬蹄

馬蹄可以踐霜雪

蹄馬足甲也釋文

趨足而陸

作尾陸作陸

陸跳也

陸跳也文選報象

離有義臺路廢

義臺臺名史記魏世家李陽

燒之則之

燒謂燒鐵以煉之則謂翦其毛釋文

刻之雅之

刻謂削其甲雅謂鞮雅其頭也釋文

編之以阜棧

阜棧也棧若搭牀施之溼地也文選顏延年精白馬

督諫

前有楨飾之患

楨街也飾排街也謂加飾於馬鑣也釋文梁駢馬口

中長街也文選潘安仁

我善治埴

埴土可以為陶器釋文

孰為犧尊

畫犧牛象以飾尊也釋文

齊之以月題

馬額上當額如月形者也釋文

圍扼擊曼

言曲頸於扼以抵突也釋文

天赫胥氏之時

赫胥氏上古帝王也釋文

縣企仁義

企望也文選傅長虞贈

莊子外篇

司馬彪注

胙篋

將為胙篋探囊發匱之盜

從旁開為胙 釋文

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

謂割安邑以東至琅邪自為封邑也 釋文

裴宏馳

馳別也裴宏周靈王賢臣也

子胥靡如字 釋文

靡靡也 釋文

皆外立其德而以煇亂天下者也

煇散也 釋文

昔者谷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

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

此十二氏皆古帝王 釋文

解垢異同之變多

解垢隔角也 釋文

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燥山川之精

上悖薄食也下燥崩竭也 釋文

而悅夫噉噉之意

噉噉少智貌 釋文

莊子外篇

司馬彪注

枉宥

枉宥也宥寬也

文選謝靈運九日從宋公 戲馬臺集送孔令詩注

大喜邪毘於陽大怒邪毘於陰

毘助也 釋文

乃始嚮卷槍攘而亂天下也

嚮卷不申舒之狀也 釋文

從容無為而萬物炊累焉

炊累猶動升也 釋文

女慎無擾人心

擾引也 釋文

廉劇雕球

劇傷也 釋文

今世殊死者相枕也

殊決也 釋文

桁楊者相推也

桁楊者相推也 釋文

吾未知聖知之不為桁楊接槽也

接槽械榘 釋文 槽械榘也 文選何平叔 景福殿賦注

聞廣成子枉於空同之上

空同當北斗下山也爾雅云北戴斗極為空同

釋文

雲氣不待族而雨

族聚也 未聚而雨言澤少 釋文

草木不待黃而落

言殺氣多也爾雅云落死也 釋文

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

翦翦善辨也 釋文

今天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

百昌猶百物也 釋文

當我緜乎遠我昏乎

緜昏並無心之謂也 釋文

雲將東遊過扶搖之役

雲將雲之主帥 初學記一 御覽八

而適過鴻濛

鴻濛自然元氣也 釋文

方將拊髀雀躍而遊

雀躍若雀浴也 釋文

倘然止

倘欲止貌 釋文

叟何人耶

叟長者稱 釋文

大同乎溟溟

溟溟自然氣也 釋文

莊子外篇  
 天地  
 天子曰  
 莊子也釋文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邱而南望還歸遺其  
 元珠  
 元珠道真也釋文 赤水而假名元珠喻道也文選別  
 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也  
 喫詬多力也釋文  
 裴觀乎華  
 華地名也釋文  
 華封人  
 守封疆人也釋文  
 離堅白若縣萬  
 辨明白若縣室在人前也釋文  
 執雷之狗雷本又  
 獨竹鼠也釋文  
 獲狙之便自山林來  
 言便捷見捕釋文

一日灌百畦灌一作  
 浸灌也釋文  
 挈水若抽抽司馬  
 數如沃湯沃湯司馬  
 言其往來數疾如佚蕩佚蕩唐佚  
 其名為梓釋文  
 梓桔梓也釋文  
 子貢驕然慙俯驕司馬  
 於于以蓋眾蓋司馬  
 於于夸誕貌釋文  
 其所謂警然不顧警司馬  
 其所謂儻然不受儻司馬  
 願聞聖治願司馬  
 官施而不失其宜  
 施政布叙各得其宜釋文  
 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儻司馬  
 門无鬼門司馬  
 門无鬼作无鬼  
 門姓无鬼字也釋文  
 有虞氏之藥瘍也  
 疖瘍也釋文  
 秃而施髮  
 髮也釋文  
 謂己諛人諛人  
 衆人凡人也釋文  
 大愚者終身不靈  
 靈曉也釋文  
 予雖有所嚮不可得也  
 所求也釋文  
 大聲不入於里耳  
 大聲謂咸池六英之樂也釋文

折楊皇華折楊皇華  
 則噓然而笑噓司馬  
 以二缶鍾或二缶鍾  
 鍾注意也釋文  
 而所適不得矣  
 適至也釋文  
 譁其比憂譁司馬  
 鼻始也釋文  
 則是罪人交臂歷指  
 交臂反縛也歷指猶歷樓貌釋文  
 莊子外篇  
 天道  
 在道而說者  
 迂橫也釋文  
 然則膠膠擾擾乎  
 膠膠和也擾擾柔也釋文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  
 藏書藏其所著書也釋文  
 由聞周之微藏史  
 微藏藏名也釋文  
 於是緇十二經以說緇音  
 煩寃也釋文  
 中心勿懼  
 悅樂也釋文  
 老聃曰意  
 不平聲也釋文  
 幾乎後言幾司馬  
 願長也後言長也釋文  
 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  
 牧養也釋文

司馬彪注

百舍重跡而不敢息

百舍百日止宿也跡也釋文

鼠壤有餘蔬

蔬讀曰稽稽粒也鼠壤內有遺餘之粒或惡過甚也釋文

生熟不盡於前

生熟生勝也釋文

而穎穎然本司馬

邊境有人焉其名爲務本司馬

言遠方皆有是人釋文

天下皆然

稔威權也釋文

輪扁斲輪於堂下

輪扁斲輪人也名扁釋文

古人之精魄已夫本司馬

爛食日魄釋文爛食日柏文選陸士

徐則甘而不因疾則苦而不入

甘者緩也苦者急也釋文文選陸士高文賦注

莊子外篇

天運司馬

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本司馬

意者其有機絨而不得已耶本司馬

成引也釋文

孰居無事注樂而勸是本司馬

倦讀曰隨言誰無所作本司馬

有上彷徨本司馬

有皇屬風也釋文

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本司馬

司馬彪注

司馬彪注

司馬彪注

司馬彪注

天有六極五常

六極四方上下也釋文

商太宰蕩

商宋也太宰官也蕩字也釋文

北面而不見冥山

冥山北海山名釋文冥山在朔州北史記燕秦列傳索隱

一債一起

債仆也釋文

盛以篋衍

衍合也釋文

彼不得夢必且數寐焉

寐厭也釋文

彼未知夫無方之傳

方常也釋文

乃南之沛見老聃

老子陳國相人相今屬苦縣與沛相近釋文

先生之遺虛也

遺虛猶傳舍也釋文

食於荀簡之田本司馬

聞分別也釋文

無所澀者本司馬

歟疑也釋文

不貸無出也

貸施與也釋文

蚊蚤嗜膚

嗜齧也釋文

吾子亦放風而動

放依也依無爲之風而動也釋文

烏不日黔而黑

黔黑也釋文

名譽之觀本司馬

夫白鷄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

鷄鳥子也風化相待風氣而化生也釋文鷄鳥子也列子釋文

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

雄者龍類雌者龍類釋文

魚傳沫

傳沫者以沫相育也釋文

細要者化

取桑蟲祝使似己也釋文穉蜂細腰者取桑蟲祝之使似己之子也列子釋文

莊子外篇

刻意

刻意尚行

刻削也峻其意也釋文

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

枯槁若鮑焦介推赴淵若申徒狄釋文

熊經鳥申

熊經若熊之攀樹而引氣也鳥申若鳥之頸伸也釋文

夫有于越之劍

于吳也吳越出善劍也釋文

司馬彪注

司馬彪注

司馬彪注

司馬彪注

司馬彪注

司馬彪注

司馬彪注

司馬彪注

司馬彪注

司馬彪注

司馬彪注

司馬彪注

司馬彪注

莊子外篇

司馬彪注

秋水

涇流之大

兩涘渚涯之間

水中可居曰渚

恥洋向若而歎

恥洋猶望羊仰視貌若海神

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

大方大道也

夏蟲不可以語於水者驚於時也

厚信其所見之時也

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

曲士鄉曲之士也

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

尾閭泄海水出外者也

一名沃燠在東大海之中尾者在百川之下故稱尾

閭者聚也水聚族之虛故稱閭也在扶桑之東有一

石方圓四萬里厚四萬里海水注者無不燠燠故名

沃燠文選稻穀夜養生論注案郭景純江賦注引

不似穉米之在太倉乎

穉米小米也

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

卒衆也

五常之所運

謂連續仁義也

之喻讓而絕

燕王噲拙於謀用蘇代之說教堯舜讓位與子之

年而國亂

梁麗可以衝城

司馬彪注

梁麗小船也

麗小船也

鷓鴣夜取食

鷓鴣夜取食

瞋目而不見耶山

瞋張也

何少何多是謂謝施

謝代也施用也

何貴何賤是謂反行

反行猶漫行也

夔夔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

蛇馬蛇蟲也夔一足蛇多足蛇無足風無形目形綴

於此明流於彼心則質幽為神遊外

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

天機自然也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市

宋當作衛匡衛色也衛人誤圍孔子以為陽虎虎嘗

暴於匡人又孔子弟子顏尅時與虎俱後尅為孔子

御至匡匡人共識尅又孔子容貌與虎相似故匡人

共圍之

公孫龍問於魏牟

龍趙人牟魏之公子

子獨不聞夫培井之龜乎

培井壞井也龜水蟲形似蝦蟇

吾跳梁乎井幹之上

井幹井欄也

也西都賦注

謙泥則沒足滅跖

滅沒也跖足跖也

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矣

繫拘也釋文

夫不為頃久推移

頃久猶早晚也釋文

商車馳河

商車蟲名北燕謂之馬虻釋文

且彼方蚩黃泉而登大皇

蹴測也釋文

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

壽陵邑名未應丁夫為餘子釋文

口味而不合

味開也釋文

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

楚王威王也釋文

鴉離過之仰而視之曰嚇

嚇怒其聲恐其奪己也釋文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

濠水名也石絕水曰梁釋文

至樂

莊子外篇

萬物職職

職職猶祝也釋文

我獨何能無樂然察其始

樂感也釋文

人且儼然寢於巨室

巨室以天地為室也釋文

俄而柳生其左肘

肘司馬本作肘

附足上也釋文

司馬彪注

司馬彪注

司馬彪注

骸然有形

骸白骨貌有枯形也釋文

吾恐同與齊侯言堯舜皇帝之道

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薦之于廟

國語曰爰居也止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

祭之不云魯侯也于廟飲之於廟中也釋文海鳥爰

居也文選江文道海鳥即為鷓也御覽九百

鳥乃眩視憂悲取司馬

遊之壇陸司馬

瀟水沙瀟也釋文

人卒闕之

卒衆也釋文

列子行食於道從

從道有也釋文徒道旁也釋文

獲遂而指之

獲遂也釋文

若果養乎

養司馬本作養

暮死也釋文

子果歡乎

歡司馬本作歡

嚙呼聲謂生也釋文

得水則為醴

醴司馬本作醴

萬物雖有兆朕得水土氣乃相繼而生也釋文

得水土之際則為醴蠟之衣

言物根在水土際布在水中就水上視之不見按之

可得如張緜在水中楚人謂之醴蠟之衣

生於陵屯則為醴蠟

屯阜也言物因水成而陸產生於陵屯化作車前改

名陵焉也一名澤焉醴蠟溼變也然不知其祖言物

化無常形也人之死也亦或化為草木草木之精或

化為人也釋文

陵焉得鬱栖則為鳥足

鬱栖蟲名鳥足草名生水邊也言鬱栖在陵焉之中

則化為鳥足也釋文

鳥足之根為蟞蟞

蟞蟞也釋文鳥足草名生水邊蟞蟞也釋文

其葉為胡蝶

胡蝶蟻蝶也草化為蟲蟲化為草未始有極釋文

化而為蟲生於窻下

得熱氣而生也釋文

其狀若脫

新出皮悅好也釋文

斯彌為食醴

醴食司馬本作醴

醴醴若酒上蟻蝶也釋文

願希生乎食醴黃祝生乎九畝

願希黃祝皆蟲名釋文

蒼丙生乎腐蠅

蠅亦蟲名也爾雅一名守瓜釋文

羊奚比乎不筍久竹生青蘆

羊奚草名根似無青與久竹比合而為物皆生於非

類也青蘆蟲名釋文

案股敬願列子釋文云莊子從羊奚至青蘆通為一

司馬之說同如是郭本乃分之

莊子外篇

達生

五六月

粘蟬時也釋文

累丸

謂累之於竿頭也釋文 鼎坑謂累丸於竿頭也釋文

吾問祝腎學生

學養生之道也釋文

吾子與祝腎遊司馬本以吾字屬上

高門縣薄无不走也

薄簾也走至也言無不至門奉富貴也釋文

夫畏塗者十殺一人

畏塗阻險道可畏懼者也釋文

吾將三月豫汝

豫養也釋文

死得於豚楯之上

豚猶豕也楯猶案也釋文 集韻二十八韻引

聚儂之中則爲之

聚儂器名也今家墻墜汪爲之釋文

談論爲病

談論憊倦貌釋文

數口不出司馬本

齊士有皇子告敖者

皇姓告敖字齊之賢士也釋文

沈有履司馬本作

沈水汙泥也漏神名釋文

窺有響司馬本作

響窺神著赤衣狀如美女釋文 浩窺神也如美女衣

赤通鑑綱目漢武元光二年集覽引赤下有衣字

東北方之下者倍阿魑魍之

倍阿神名也魑魍狀如小兒長一尺四寸黑衣赤帽

大冠帶劔持戟釋文

西北方之下者則泆陽處之

泆陽豹頭馬尾釋文

水有罔象司馬本

狀如小兒赤黑色赤爪大耳長臂釋文

即有孽

狀如狗有角文身五采釋文

山有夔

狀如鼓而一足釋文

野有方皇

方皇狀如蛇兩頭五采文釋文

紫衣而朱冠司馬本

俞國之冠也其制似螺釋文

則捧其首而立司馬

桓公儼然而笑

顧笑貌釋文

紀渚子爲王養園雞

王齊王也釋文

方虛橋而恃威

虛橋高仰頭也釋文

孔子觀於呂梁

河水有石絕處也今西河離石西有此縣絕世謂之

黃梁淮南子曰古者龍門未鑿河出孟門之上也釋文

呂梁即龍門也司馬本

以爲有苦而欲死也

苦病也釋文

被髮行歌司馬本

道常行之道也釋文

與齊俱入

齊回水如磨齊也釋文

與汨俱出

汨汨波也釋文

梓慶削木爲鐻

鐻樂器也似夾鍾釋文

未嘗敢以耗氣也釋文

耗損也釋文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

孫卿作東野畢

莊公以爲文弗過也

謂過織組之文也釋文

使之鈞百而反

稷自矜其能圓而驅之如鈞復迹百反而不知止釋文

工倕旋而蓋規拒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司馬本

工倕堯工巧人也旋圓也墨句也倕工巧任規以見

爲圓覆蓋其句指不以施度也是與物化之不以心

稽留也釋文

故其靈臺一而不桎

桎闔也釋文

有孫休者踵門而詫

躡至也釋文 文選顏延年詔告也釋文

食之以委蛇

委蛇泥鰌釋文

無形倨釋文

無倨傲其形釋文

無留居釋文

無留安其居釋文

方舟而濟於河釋文

方並也釋文

三月而成上下之縣釋文

八音備為縣而聲高下釋文

隨其曲傅釋文

謂曲附己者隨之也釋文

紛紛猗猗釋文

紛紛猗猗舒遲貌釋文

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釋文

揭擔也陸昭王碑文注

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釋文

假國名也文選王仲寶注

林回

殷之逃民之姓名釋文

此以天屬也釋文

屬連也文選王仲寶注

真洽禹曰真司馬注

洽曉也謂以直道曉語禹也釋文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釋文

大布麤布也釋文

正廉係履而過魏王釋文

廉帶也魏王惠王也釋文

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德釋文

攬其枝而王長其間王司馬注

兩枝相去長遠也釋文

雖羿蓬蒙不能眇視也釋文

羿古之善射者蓬蒙羿之弟子釋文

犁然有當於人之心釋文

犁然猶栗然釋文

恐其廣已而造大也釋文

造適也釋文

運物之泄也釋文

運動也泄發也釋文

化其萬化而不知其禪之者釋文

禪授予也釋文

莊周遊乎雕陵之樊釋文

雕陵名樊藩也謂遊栗園藩籬之內也釋文

日大運寸釋文

可回一寸也釋文

翼殷不逝釋文

殷大也曲折曰逝釋文

褰裳蹶步釋文

蹶疾行也釋文

執彈而留之釋文

宿留伺其便也釋文

螳螂執翳而搏之釋文

執翳執草以自翳也釋文

見利而忘其真釋文

真身也釋文

處人迷而諱之釋文

以周為盜栗也釋文

三月不庭釋文

不出坐庭中三月釋文

簡且從而問之釋文

簡且莊子弟子釋文

夫子何為頃聞甚不庭乎釋文

司馬彪注



頃久也文選郭景純江賦注謝靈運入華子園見也  
三字上當殷慎字

陽子之宋釋文  
陽宋也釋文

莊子外篇  
田子方司馬彪注

數稱翁工翁司馬  
文侯儻然木作產  
失志貌釋文

吾所學者直土梗耳  
土梗土人也遺兩則填釋文梗土之榛梗也  
絕交土梗土之木梗亦木人耳木相偶謂以物像人形皆曰偶耳  
若夫人者日擊而道行矣義二十

見其目動而神實已著也擊動也釋文  
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瞻若乎後矣遠司馬本  
言不可及也後漢書逸民傳注  
女始著乎吾所以著也文選范滂宗逸民傳論注

吾所以著者外化也汝殆庶於此耳吾一不化者則  
非汝所及也釋文  
是求馬於唐肆也司馬本  
廣庭也求馬於市肆廣庭非其所也釋文

懸然似非人  
懸不動貌釋文

辟卷不開也釋文

仰之於道也其猶醯雞與  
醯雞若酒上蟻蠅也釋文醯雞酒上飛蚋  
御覽三百

莊子見魯哀公  
莊子與魏惠王齊威王同時在哀公後百二十年釋文

綏佩珮者釋司馬  
受命揖而立釋文

則解衣般礴釋文  
般礴謂箕坐也將畫故解衣見形釋文

文王觀於臧司馬本  
於是且而屬之大夫後漢而觀於臧

大夫大夫也釋文

先君王也  
言先君王靈神之所致釋文

王其无宅  
無違合釋文

列士墮植散羣  
植行列也散羣言不養徒眾也釋文

長官者不成德  
不利功名也釋文

毀解不敢入於四境司馬本  
讀曰鍾料讀曰史釋文

引之盈貫  
貫鐘也

楚王與凡君坐  
凡國名在汲郡共縣釋文

莊子外篇  
知北遊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司馬本  
登狐闕之上而睹狂屈焉司馬  
狐闕即名釋文  
是天地之委形也  
委積也釋文  
日中委尸而入  
委問也釋文  
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其芒  
捶者玷捶鐵之輕重者而不失其芒也釋文

莊子雜篇

司馬彪注

庚桑楚

老聃之役

役學徒弟子也 釋文

有庚桑楚者

楚名庚桑姓也 釋文 庚桑楚人姓名 史記老莊列傳 庚桑楚

其臣之盡然知者去之其妾之孳然仁者遠之

言人以仁智為臣妾 庚桑悉棄仁智也 釋文

擁腫之與居秋掌之為使

皆醜貌也 釋文

環堵之室

一丈曰堵 環堵者面各一丈言小也 釋文

我其杓之人耶

杓均司馬本作杓

竊竊乎

細語也 釋文

奔蜂不能化蒸蟄

奔蜂小蜂也 蒸蟄豆蓋中大青蟲也 釋文

越雞不能伏鵝卵

越雞小雞也 鵝卵雞固能矣 釋文

譬猶飲藥以加病也

御覽九百八十八 加增加也 御覽七百三十八

趙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

衛生謂衛護其生全性命也 文選 趙願聞衛生之經 趙願 二 中書 詩注

兒子終日嗥而噬不噉

噬咽也 楚人謂啼極無聲曰噉 釋文

終日握而手不捉

但抱而握之手不捉也 蕭該漢書音義

不可內於靈臺

心為神靈之臺也 文選 劉孝標廣絕交論注 御覽三百七十六

有生賦也披然日移是

披有疵也有疵者欲披除之 釋文

臘者之有臘胫

臘牛百葉也 釋文

又適其假焉

假屏則也 釋文

蹶市人之足

蹶踣也 釋文 文選 馬季長長安府賦注

介者抄畫

畫飾容之具無足故不復愛之 釋文

胥靡

刑徒人也 釋文

莊子雜篇

司馬彪注

徐无鬼

緡山人徐无鬼 司馬本

將黜書欲黜 司馬本

學好惡

學牽也 釋文

武侯超然不對

超然猶悵然也

下之質執飽而止 司馬以執字絕句

放下之能執禽也 釋文

中之質若示日 示司馬本作視

視日瞻遠也 釋文

直者中繩

直謂馬齒 釋文

曲者中鈞

曲謂背上 釋文

方者中矩

方謂頭 釋文

圓者中規

圓謂目 釋文

若卽若矢 失司馬本作依

武侯大說而笑 說司馬本作悅

從說之則以金版六爰

金版六爰皆周書篇名 釋文

而吾君未嘗敢商

敢齒笑也 文選 郭景純遊仙詩注

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

流人有罪見流徙者也 釋文

夫迷空虛者藜藿枉乎畦地之選 選司馬本作選 選本亦作徑

故墳冢處為空虛也 枉塞也 徑道也 釋文

頁位其空

頁頁人謂巡虛者也位其空謂虛處虛空之間也釋文

聞人足音楚然而喜矣

以賓寡人本或

損棄也釋文文選郭景純江賦注

夫神者不自許也

許與也釋文

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間

鶴列鐘鼓也麗譙樓觀名也釋文

元徒驥於緇壇之宮

徒步也釋文

尤藏逆於得一本作藏司馬本同

黃帝將見大隗于具茨之山大隗司馬本作秦隗

秦隗神名也具茨在滎陽密縣東今名秦隗山釋文

張若謂朋前馬

二人先馬導也釋文

昆閻滑稽後車

二人從車後釋文

子適有脊病

脊讀曰聃謂眩聃也釋文

若乘日之車

以日為車也釋文

今予病少痊

痊除也文選潘安仁

齊人躡子於宋者其命關也不以完

齊人憎其子躡之於宋使門者守之今形不全自以

為是釋文

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鬪

夜上人船人必擠已於水也釋文

恂然棄而走

恂遠也釋文

委蛇擾擾司馬本作條

王命相者趨射之

相者佐王獵者也釋文

狙執死

見執而死也釋文

以教予司馬

悻悻也釋文

吾嘗居山穴之中矣司馬

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

宜僚楚之勇士也善弄丸楚白公勝將作亂殺合尹

子西子期石乞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

五百人乃往告之不許也承之以劍不動弄丸如故

曰吾亦不泄子白公遂殺子西子期兩家歎息而已

宜僚不預其患釋文宜僚善弄丸白公殺之弄丸如

故御覽二百

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初司馬

嬰讀曰嗣言叔敖願安寢恬臥以養德於廟堂之上

折衝於千里之外敵國不敢犯郢人投兵無所攻伐

也郢楚都也釋文孫叔敖秉羽之舞郢人無所攻故

投兵御覽二百

耶願有喙三尺

喙息也宜僚弄丸而彈難叔敖除備以折衝耶亦願

有歎息其三三尺三尺七首劔釋文

彼之謂不道之道

此之謂不言之辨

此謂弄丸釋文

狗不以善吠為良

不別至客而吠不止釋文

人不以善言為賢

失本逐末而言不止也釋文

子慕孳然喜曰

孳然喜貌釋文

子慕孳然出涕

索然涕下貌釋文

未嘗好田而鴉生於突

突東北隅也釋文王應麟

遊於天地司馬

汨亂也釋文

且假夫禽食者器

禽之食者殺害無極仁義食者傷害無窮釋文

譬之猶一視也

規暫見貌釋文

年齒長矣

齒數也華嚴經

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

蟻得水則死魚得水則生羊得水則病釋文

莖也

烏頭也治風冷痺釋文

桔梗也

桔梗治心腹血瘕瘕痺釋文

雞離也

即雞頭也一名茨與藕子合為散服之延年釋文

家香也司馬御覽引作家葉

一名猪苓根似猪卵可以治渴釋文御覽

是時為帝者也

藥草有時迭相為帝臣其王相休廢各得所用也釋文

解去也釋文

此子宅也  
以隱居山陰自顯也釋文

固顯冥乎富貴之地  
顯冥猶迷惑也言其交結人主顯情富貴釋文先集

雖使仰陵草木之緝  
緝盛也釋文

魏堂與田侯牟約  
魏惠王也田侯齊威王也名牟桓公子約誓在惠王

二十三年釋文

犀首聞而恥之  
犀首若今虎牙將軍公孫衍為此官釋文戰國策  
馬彪曰犀首魏官  
若今虎牙將軍

吹劍首者吹而已矣  
劍首謂劍環頭小孔也吹之吹然如風過釋文會吹字注

舍於蟻即之漿  
謂逆旅舍以菰蔣草覆之也釋文

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  
極屋棟也升之以觀也釋文

是聖人環棊也  
謂聖人環棊也釋文

是陸沈者也  
當顯而反隱如無水而沈也釋文

其聲銷  
銷小也釋文

長梧封人問子牢曰  
即琴牢孔子弟子釋文

君為政焉勿齒  
齒為政焉勿齒也謂淺耕種也釋文

治民焉勿滅裂  
滅裂斷其草也釋文

子來年變齊  
變更也謂變更所法也齊同也釋文

深其耕而熟稷之  
稷鋤也釋文

以眾為故  
司馬本  
作為偽

內熱波音

謂虛勞人尿上生肥白沫也皆為利欲感動失其正  
氣不如深耕熟稷之有實釋文

解朝服而幕之  
幕覆也釋文

不應諸侯之際  
諸侯之際盟會之事釋文

史鱗  
史魚也釋文

博解而扶翼  
解引衣裳自蔽扶翼謂公及浴女相扶翼自隱也釋文  
不馬其子雲公奪而里之司馬以其  
子字絕句

言子孫不足可惡故使公得此處為家也釋文

莊子雜篇  
司馬彪注

外物不可必  
外物也忠孝內也而外事咸不信受也文選備載

莫宏死於蜀歲其血三年而化為碧  
莫宏忠而流故其血不朽而化為碧釋文

水中有火乃焚大槐  
水中有火謂電也焚謂霹靂時燒大樹也釋文

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  
兩謂心與膽也陷破也畏雷遠甚憂心膽破陷也釋文

司馬彪注

爭

蟹蚌不得成

蟹蚌謂口神融言怖畏之氣神融兩端不安定也

沈深也

沈深也釋文

我東海之波臣也

謂波蕩之臣釋文

任公子為大鈞巨綱五十倍以為餌

巨綱大黑輪也釋文

得若魚離而脂之

若魚大魚名若海神也釋文

自潮河以東

浙江今在會稽錢塘釋文

揭竿累

累綸也釋文

越濶濶

濶濶之濶釋文

東方作矣

謂日出也釋文

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

此逸詩刺死人也釋文

擊其頤

頤頤下毛也

未使而後耳

耳却後釋文

乃割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筭

鑽命卜以所卜事而灼之文選郭本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闕阿門

阿屋曲櫨也釋文

然則厠足而墊之

墊下也釋文

司馬彪注

室無空虛則婦姑勃篋

勃篋反戾也無虛空以容其私則反戾共鬪爭也

心無天游則六鑿相攘

謂六情攘奪釋文六情相攘奪荀子

草木之到植者過半

鋤拔反之更生者日到植釋文

師弟子而踐於窾水

窾水名釋文

諸侯弔之

恐其自沈故弔之釋文

莊子雜篇

萬言

尼言日出

謂支離無首尾言也釋文

如鶴雀蚊蚋相過乎前也郭本亦

親雀飛疾與蚊相過忽然不覺也釋文

向也括

謂括髮也釋文

蝸甲也

蝸甲蟬蛻皮也釋文

司馬彪注

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

屯聚也火日明而影見故曰吾聚也陰闇則影不見

故曰吾代也夜代謂使得休息也文選

諸侯三卿皆執珪御覽二百

桑以為樞

屈桑條為戶樞也釋文

而應闚二室

莊子雜篇

讓王

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

凡言入者皆居其洲島之上與其曲隈中也釋文

民相連而從之

連讀曰羣釋文

子華子見昭僖侯

子華子魏人昭僖侯釋文

則右手廢

廢病也釋文

其緒餘以為國家

緒者殘也謂殘餘也釋文緒餘也文選司馬子長

其土直以治天下

土直如糞草也釋文

子其為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司馬本

謂諸侯之三卿皆執珪也釋文諸侯三卿皆執三珪

白帖諸侯三卿皆執珪御覽二百

而應闚二室

屈桑條為戶樞也釋文

而應闚二室

而應闚二室

而應闚二室

而應闚二室

而應闚二室

破甕為脯夫妻各一室釋文

渴以為塞

以褐衣塞牖也釋文

匡坐而弦

匡正也釋文

原憲華冠緹履司馬本

杖藜而應門司馬本

夫希世而行

希望也所行常願世舉而動故曰希世而行釋文

仁義之隱

依託仁義為姦惡釋文

纒袍無表

謂麻緼為絮釋文

顏色種喻

種喻刺錯也釋文

公子牟

魏之公子封中山名牟釋文

心居乎魏闕之下淮南作魏

魏讀曰魏象魏觀闕人君門也言心存榮貴釋文

子路屹然執干而舞

屹然喜貌釋文

而共伯得乎共首

共伯名和修其行好賢人諸侯皆以為賢周厲王之

難天子曠絕諸侯皆請以為天子共伯不聽即于王

位十四年大旱屋焚于太陽兆曰厲王為崇召公

乃立宣王共伯復歸於宗適適得意共山之首共耶

山今在河內共縣西釋文共伯和修行而好賢厲王

之難天子曠絕諸侯知共伯賢請立為天子共伯不

聽弗獲免遂即王位一十四年天下大旱舍屋焚于

於太陽兆曰厲王為崇召公乃立宣王共伯歸還於

司馬彪註子注

宗道適得意於共耶山之首路史發

居於吹歌之中

龔上曰歌龔中曰吹釋文

強力忍垢

垢辱也釋文

乃自投樹水而死司馬本

洞水在潁川釋文

乃負石而投於盧水司馬本

盧水在遼東西界釋文

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

孤竹國在遼東合支縣界伯夷叔齊其君之二子也

血性而理之司馬本作

文釋

莊子雜篇

盜跖

穴室樞戶

破人戶樞而取物也釋文

冠枝木之冠

冠多華飾如木之枝繁釋文

帶死牛之骨

取牛皮為大革帶釋文

願望履幕下司馬本

言視不敢望跖而望履結而還也釋文

兩展其足

展申也文選謝靈運斤竹

唇如激丹

激明也釋文

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

涿鹿地名故墟今在上谷郡西南八十里釋文

今謂賊聚曰

謂賊獲盜匪竊聚之人釋文

桓公小白殺兄入嫂

入嫂以嫂為室家釋文

五紀六位

五紀歲日月星辰歷數釋文

鮑子立載

鮑子名焦周末人汙時君不仕採蔬而食子貢見之

謂曰何為不仕食祿答曰無可仕者子貢曰汙時君

不食其祿惡其政不踐其土今子惡其君處其土食

其蔬何志行之相違乎鮑焦遂棄其蔬而餓死釋文

匡子不見父

匡子名章齊人諱其父為父所逐終身不見父釋文

司馬彪注

莊子雜篇  
說劍  
昔趙文王喜劍  
惠文王也名何武靈王子後莊子三百五十年洞紀  
云周赧王十七年趙惠文王之元年  
皆蓬頭突鬢司馬本  
寶讀為鬢釋文  
曼胡之纓  
曼胡之纓謂纓無文章理也釋文  
曠目而語難  
語難說相擊也釋文  
十步一人千里不隨行  
十步與一人相擊輒殺之故千里不隨於行也釋文  
王乃枝劍士七日  
考枝取其勝者也釋文  
今日試使士教劍  
教斷也試使用劍相擊斷截也釋文  
臣之所奉皆可司馬本  
齊俗為鈞  
鈞劍刃也釋文

司馬彪注

韓魏為夾  
夾把也釋文  
劍上皆服絕其處也  
忿不見禮皆自殺也釋文

莊子雜篇  
漁父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  
緇帷黑林名也釋文  
休坐乎杏壇之上  
杏壇澤中高處也釋文  
遠哉其分於道也  
分離也釋文  
方將杖擊而引其繩  
挈槁也釋文

司馬彪注

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  
經理也釋文  
祿祿而受變於俗釋文  
錄錄也釋文  
領錄也文選劉公  
錄錄也詩注

莊子雜篇  
列御寇  
吾嘗食於十糞  
糞讀曰糞十家並賣漿也釋文  
形謀成光  
形謀於夷成光華也釋文  
人將保汝矣  
保附也釋文  
教杖屨之手順  
教豎也釋文  
曾不發藥乎司馬本  
廢置也釋文  
鄭人緩也  
緩名也釋文  
祗三年而緩為儒  
祗謂神祇佑之也釋文  
朱泮漫支離益皆人姓名釋文  
朱姓也泮漫名也益  
人名也文選張景  
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

司馬彪注

司馬彪注

芭蕉有芭蕉也竿積謂竹簡為書以相問遺修意氣也釋文

宋人有曹商者為宋王使秦

宋王使王也釋文

槁項黃馘

槁項項槁立也黃馘謂面黃熟也釋文

秦王有病

秦王惠王也釋文

達生之情者傀達於知者肖

傀讀曰瑰瑰大也情在故曰大也肖多智也

詩注傀大也情在無故曰大

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

蕭蒿也緯蕭為薄

蕭也

九十九

莊子雜篇

司馬彪注

天下

禹親自操桑柘

桑盛土器也柘盛水器也釋文

相里勤之弟子

墨師也姓相里名勤釋文

五侯之徒

徒謂弟子也

不伐於眾

伐害也釋文

同馬彪注

司馬彪注

矣

以腐合體

腐色厚貌釋文

其道舛駁

踏讀曰舛舛乘也駁色雜不同也

至大无外謂之大一至小无内謂之小一

无外不可一無内不可分故謂之一也天下所謂大

小皆非形所謂一二非至名也至形無形至名無名

无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

物言形為有形之外為無無形與有相為表裏故形

物之厚盡於無厚無厚與有同一體也其有厚大者

積者若其可積何但千里乎

四方無窮也釋文

今日適越而昔來

彼日猶此日則見此猶見彼也彼猶此見則吳與越

人交相見矣釋文

連環可解也

夫物盡於形形盡之外無非物也連環所以貫於無

環非貫於環也善兩環不相貫則難連環故可解也

我知天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

燕之去越有數而南北之遠無窮由無窮觀有數則

燕越之間未始有分也天下無方故所往為中循環

無端故所行為始也釋文

卵有毛

胎卵之生必有毛羽雞伏卵卵不為辨則生於於

鷄也毛氣成毛羽氣成羽雞胎卵未生而毛羽之性

已著矣故高肩蜂目寄處之分也龍顏虎喙成獸之

氣也神以引明氣以成質質之所尅如戶屬明暗之

懸以晝夜性相近習相遠則性之明遠有習於生

荀子不奇篇注引胎卵之生至

雞三足

雞兩足所以行而非動也故行由足動由神御今

雞雖兩足須神而行故曰三足也釋文

犬可以為羊

名以名物而非物也犬羊之名非犬羊也非羊可以

名為羊則犬可以為羊鄭人謂玉未理者曰璞周人

謂鼠腊者亦曰璞故形在於物名在於人釋文

火不熱

水生於水水生於木木以水潤火以木光金聚於水

而熱於火而寒熱相兼無窮水火之性有盡謂火熱

水寒是偏舉也偏舉則水熱火寒可也釋文

山出口

形聲氣色合而成物律呂以聲兼形元黃以色兼質

呼於一山一山皆應一山之聲入於耳形與聲並行

是山猶有口也釋文

輪不礙地

地平輪圓則輪之所行者跡也釋文

目不見

水中視魚必先見水光中視物必先見光魚之濡鱗

非曝鱗異於曬鱗則視濡也光之曜形異於不曜則

視見於曜形非見形也目不夜見非暗晝見非明有

假也所以見者明也目不假光而後明無以見光故

日之於物未嘗有見也釋文

指不至至不絕

夫指之取物不能自至要假物故不也然假物由指

不絕也釋文

龜長於蛇

龜長於蛇



蛇形雖長而命不久龜形雖短而命甚長釋文

矩不方規不可以為圓

矩雖為方而非方規雖為圓而非圓釋文

擊不圓柄

擊柄異質合為一形擊積於柄則擊柄異釋文

剛是不相剛也釋文

飛鳥之其未嘗動也

鳥之蔽光猶魚之蔽水魚動蔽水而水不動鳥動影

生影生光亡非非生非來墨子曰影不徒也釋文

鐵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

形分止勢分行分明者形遲勢分明者行疾目明

無形分無所止則其疾無間天疾而有間者中有止

也質薄而可離中有無及者也釋文

狗非大

狗大同質異名名質合則彼所謂狗此所謂犬也名

質離則彼所謂狗異於犬也釋文

黃馬驪牛三

牛馬以二為三日午日馬日牛馬形之三也日黃日

驪日黃驪色之三也日黃馬日驪牛日黃馬驪牛形

與色為三也故曰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也釋文

牛馬以二為三兼與別也日馬日牛形之三也日黃

日驪色之三也日黃馬日驪牛形與色之三也釋文

白狗黑

狗之日眇謂之眇狗狗之目大不日大狗此乃一是一

一非然則白狗黑日亦可為黑狗釋文

一尺之種日取其半萬世不竭

種杖也若其可析則常有兩若其不可析其一常存

故曰萬世不竭釋文 文選注 文通雜體詩注

天地其壯乎

惠施唯以天地為壯於己也釋文

施存雄而無術

意在勝人而無道理之術釋文

駘蕩而不得

駘蕩猶施散也文選謝元暉直中書省詩注

莊子司馬注補遺

逍遙游

楚之南有冥冷者以五百歲為春以五百歲為秋

木生江南千歲為一年齊民要術

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以八千歲為秋

木莖也以萬六千歲為一年一名壽椿全上

大浸稽天

稽至也

齊物論

鱗魚名釋文

人閱世

彼且為无崖亦與之為无崖

无崖不顧法也釋文

在若

廣成子蹶然而起

蹶疾起貌文選張景陽七命注

天地

孔某之徒

徒弟子也一切經音義二十五

手撓顧指

撓動也釋文

知北遊

知以之言也

之猶是也釋文

徐無鬼

權勢不尤則夸者悲

夸虛名也文選賈長沙身賦注 阮嗣宗詩注

說劍

周宋為劍

鐔劍也釋文

莊子司馬音 <small>釋志另為一卷今歸其書</small>
道遠游
壽鳩
壽音預 <small>釋文</small>
瘦屬
梳 <small>一音子爾反</small> <small>釋文</small>
楓落
孤音護 <small>下同</small> <small>釋文</small>
救者
救音遠 <small>釋文</small>
齊物論
爾然
爾奴結切 <small>文選謝靈運注始靈聖詩注</small>
人間世
認器
認音息 <small>釋文</small>
黎之
黎下結切 <small>文選趙孟注</small>
之杓
杓音八 <small>釋文</small>
德克符
蘭鼓
蘭因蓮切 <small>集韻一先</small>
應帝王
何用
一本作癡牛世反 <small>釋文</small>
駢拇
駢音
駢音煌 <small>釋文</small>
馬蹄

編錄
編音疎 <small>釋文</small>
栗飾
栗巨月切 <small>文選潘安仁西征賦注</small>
肢體
子胥靡
靡如字 <small>釋文</small>
在宥
樓糟
糟音息節反 <small>釋文</small>
天地
愜然
愜音武 <small>釋文</small>
儵然
儵勃蕩反 <small>釋文</small>
儵然
施豎
豎吐帝反 <small>釋文</small>
天道
繕十二經
繕音煩 <small>釋文</small>
秋水
梁麗
麗音禮 <small>一音如字</small> <small>釋文</small>
撮查
查音文 <small>釋文</small>
至樂
左册
册音跌
酒陸
浪音但 <small>釋文</small>

玄觀
元音眩 <small>釋文</small>
人卒
卒音子忽反 <small>釋文</small>
捷達
捷或音戚 <small>釋文</small>
陵屯
屯音徒門反 <small>釋文</small>
若脫
脫音悅 <small>釋文</small>
山木
王長
長直良反 <small>釋文</small>
田子方
口辟
辟婢亦反 <small>釋文</small>
庚桑楚
釣之人
釣音的 <small>釋文</small>
有生賊
賊烏單反 <small>釋文</small>
蹠市人之足
蹠女展切 <small>文選馬季長長笛賦注</small>
徐无鬼
解之
解 <small>一音懈</small> <small>釋文</small>
則陽
搏弊
弊音蔽 <small>釋文</small>
外物

竿累

累力追反釋文

讓王

觀在

觀古亂反釋文

說劍

敦劍

敦一音丁回反釋文

漁父

杖挈

挈音饒釋文

列禦寇

不解

解音懈釋文

祇三年

祇巨移反釋文

達生之情者傀

傀音瑰

文選謝靈運書

中讀書詩注

莊子逸篇

閔奕釋文片錄

意修全上

危言全上

游覺全上

子胥全上

惠施北齊書杜弼傳云弼注莊子惠施篇因

學紀開原注云今無此篇亦逸篇也

貴墨虛篇名今無此篇亦逸篇也

莊子逸篇十有九今識其名篇者七焉餘多不傳

莊子逸語

司馬彪注

閔奕之孫與殷翼之孫過氏之子三士相與謀致人於

造物其之元天之上元天者其高四見列星

元天山名文選顏延年侍游泰山詩注

尹需學御三年而無所得夜夢受秋駕於其師明日往

朝其師其師望而謂之曰吾非獨愛道也恐子之未可

與也今將教子以秋駕

秋駕法駕也文選左太冲魏都賦注王元長三月

藝文類聚八十二困學紀聞原注張景陽七命注

玉海八十一

空閣一作來風桐孔致集此以其能苦其性者又作

門戶孔空風善從之桐子似乳着其葉而生其葉似

箕鳥喜巢其中也文選宋玉風賦注門戶空風自西

生桐子似乳着鳥之巢自來之也藝文類聚門戶空

風喜按之桐子似乳着葉而生鳥喜巢之御覽九百

綿誦所生必於斥苦

綿讀曰拂綿引柩索也誦挽歌斥慢緩苦用力也引

綿所有誦者為人用力慢緩不齊促急也初學記十

四斥疏緩也苦用力也引綿所以有誦歌者為人用

力不齊故促急之也世說新語注御覽五百五十二

莊子謂惠子曰羊溝之雞三歲為林相者視之則非良

雞也然而數以勝人者以狸膏塗其頭

羊溝蘭雞虛株魁帥也雞畏狸故藝文類聚九十一

困學紀聞原注

青鴞愛子忘親

鴞鳥專愛其子而忘其母也御覽九百二十三

困學紀聞原注

鶴上高城之堦而巢於高榆之顛城壞巢折凌風而起

故君子之居世者得時則義行失時則鶴起

堦最高危限之處也起飛也文選謝元暉和伏武

桓侯行未出城門其前驅呼蹄象人止之後為狂也宋

索隱宋桓侯行未出城門其前驅呼蹄避至於家人

正之以為狂也御覽七百

呼蹄使人避道家人以桓侯名蹄而前驅呼蹄故為

狂也史索隱呼蹄使人避道家家人謂狂正而不聽

此乃言聞其所未聞則以為狂也御覽

商賈旦於市井以求其贏

九夫為井井有市文選鮑明遠行集

胥士之殉名貪夫之殉財天下皆然不獨一人

殉營也文選謝靈運詩注

夫輕爵祿者人之所託材

材身也文選曹子

建七賦注

周周銜羽以渡河

周周河上鳥也頭重尾輕足以銜他鳥羽飛過河如人之不可不益於物以補其所短也御覽九百二十八

兩神女浣於白水之上禹過之而趨曰治天下奈何女曰股無腴脛不生毛顏色凍烈手足崩厥何以至是也

案御覽引此文小異有脫字今錄依文選同馬長卿難蜀父老注

言憂天下太甚御覽六十三

多言而不皆

皆視也蕭詒漢書音義

莊子司馬注疑義

江海之士山谷之人經天下細萬物而獨往者也文選

通雅難詩注謝靈運入華子圖詩注陶淵明歸去來辭注任彥昇齊晉陵文宣王行狀注

獨往任自然不復顧世文選注

案選注凡四引俱作淮南王莊子畧要並有彪注畧要未審何書附錄於此畧要一作要畧今從玉海附作畧

司馬彪莊子注

莊子司馬注

莊子逸篇司馬注補遺

童子埋蜻蛚頭而化為珠御覽九百五十九

言童子埋蜻蛚之頭不食而舞曰此當為珠人笑之太平廣記四百三十七引李淳風感應經轉引莊子司馬彪注原轉關從江都陳達補遺

莊子司馬音補遺

徐无鬼

良位其空

良或作頤音同釋文

列禦寇

朱泚漫

泚音彭切文選張景陽七命注

莊子司馬注又補遺

逍遙游

其名為鵬

鵬者鳳也廣川善政寶錄引司馬說案釋文出為鳳字不及彪注惟廣川書引以為司馬說通雅四十五亦引之

莊子司馬注又補遺

人間世

氣息弗然氣息一本作息

諒器氣也釋文

大宗師

整萬物而不為義

整碎也釋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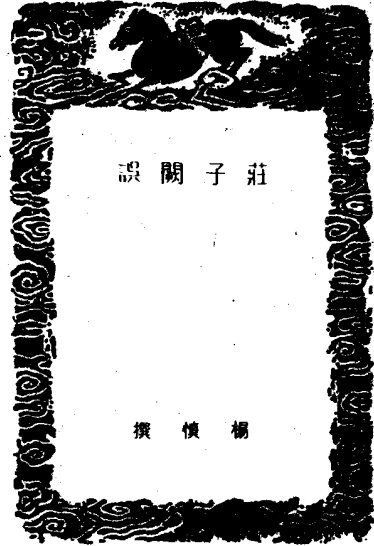
田子方

即以是日復司馬本

疽病也釋文

庚桑楚

則蟻能苦之釋文司馬作最又作窮



莊子闕義

楊慎撰

莊子闕義序

莊子闕義一卷見于集所刻升卷外集中每條下所附則採升卷經子雜字中之莊子雜字也雜字一書余偏採未獲故仍之按明代著書自升卷後博洽者無過于茲而或有莊子與八卷末亦載莊子闕義一卷則全錄宋景元南華經解之文雖足以資考証比之升卷此書明上下牀別矣羅江李調元

莊子闕義卷一

成都楊慎撰

補遺游十

本若是而已矣文知海本捨檣枋時則不至文本及

而止字下腹猶果然文亦之二遍又何知文本上

也八于歲為秋成元英本豈唯形骸有雙首哉下有被

古藏本首作替補買其方金立南古藏本安所因下有以字

苦哉文本明苦○鶴音

齊物論十二字

而獨不聞之麥李本麥李本雖我亦成也江南古

雖我無我利仁常而不成江南古風振海江南古

不是也亦無辯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

辯江南古藏本是也下亦無辯其無○眩義與

以備然乃然反○眩義與

如土委地演有牛不知其死也何始也吾以為其人

也文本其○君音盡皮○駉音麥聲大孤○謀音

人間世十五字

願以所聞愚其則庶幾李氏本作思謹若始往而

刑耳強君房本作古術暴人之前者本南古藏有而

為之其易耶張本有下寡不道以推成作南古藏本

以成其大敵牛文成李成諸本其隱將比其所積本

時隱將作吾行卻曲○枉若江切禪音

德充符十三字

守其宗也江南古藏本受命于地唯松栢獨也在冬

夏南青木獨也下有正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耶

文成李張諸本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吾與夫子游

不不俱作口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吾與夫子游

吾之自密邪何孔邱之於至人其未邪張本其

太宗師八字

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張本五而枝音不為岐江南

馬蹄一字

維之江南古藏○蹏直兵跋耶氏

馬蹄十一字

局常不法聖人哉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跬不

得聖人之道不行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聖人

生而大盜起拊擊聖人聖人已死聖人不死

雖重聖人是乃聖人之過也被聖人者天下之

利器也已上聖人○局古切錡古久切錡川亮

在岩四字

空同上之張本上此以人之隨德律也江南古藏本

天地十六字

微通於天者德也行於地者德也藏於水者德也藏於石者德也

行於高者德也藏於淵者德也藏於谷者德也藏於空者德也

有械於此其名為械本有下有聖人差之與本

公也是終始本未不相虛相罪生○溲天由力經

才反○噓同噓甲反

天道八字

其自為也張本作其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其自為也張本作其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

天運 十七字

孰隆施是李本寬有上務程張本有各公器也張本

刻意 二字

聖人休焉則平易矣張本作聖人休焉則平易矣

濼 濼司

五帝之所連江蘇古藏本故易便此世之有也是

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果有素無有哉吾以無

達生 十二字

是色而已江蘇古藏本物焉得而止焉張本正

山水 七字

運物之泄也江蘇古藏本藝裳髮步莊子反入

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江蘇古藏本知何

庚桑楚 十二字

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霜蠶江蘇古藏本

徐無鬼 十一字

黎藿柱乎鼉之徑文張本察士無淺諍之事則

則陽 二字

我且南游吳越之王張本出新張本作

莊子開讀

讓王二十三字

恐聽者謬張本者臣坐而張本下張本知足者不以

利自累也李本利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

江南北藏本茂也下有桓公得之三句故許由娛於穎

陽其伯得乎其首江南北藏本張本作與得下周禮衰

李本同俱張本及盜跖十二字

穴室樞戶本樞休卒徒太山之陽江南北藏本凡

天下有三德張本下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此

四子者無異於大流家操而乞者江南北藏本

去皆離名輕孔張本離汝行如桀紂則有忤色吾

日與子訟於無約曰張本則有忤色則亦久病長

而取怨張本財○賺苦後音馮讀

說劍一字

惺尚何敢言張本前作當

漁父三字

交曰待於下風以敗惡人張本交作文待

列御寇十二字

多餘之贏江南北藏本及本與汝處已江南北藏本

胡嘗視其良胡但作口古之人天而不入張

有順懷而達江南北藏本仁義多責達生之情

者傀劉本多責下有六○淫祖不懷音此四爾快於

天下四字

而九雜天下之川江南北藏本及本雖未至極江南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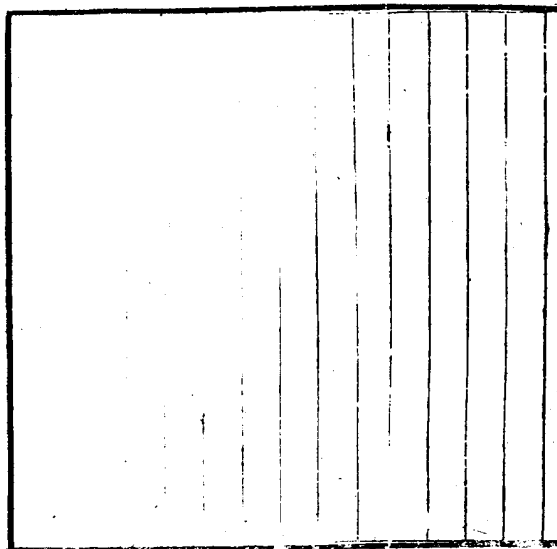
景德四年國子監本江南北藏本徐鉉傳漏校天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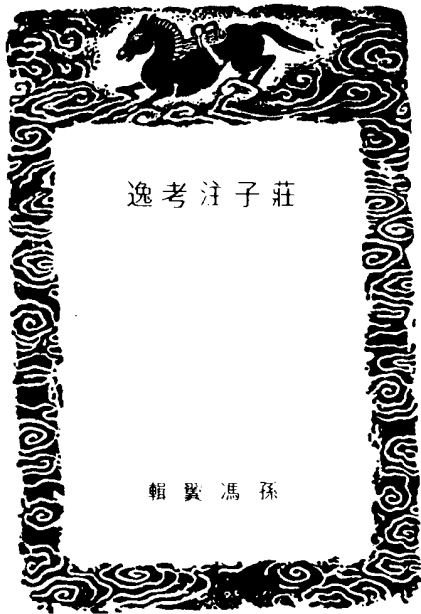
山方瀛宮藏本徐靈府校成元英解疏中太一宮本

文如海正義中太一宮本郭象注中太一宮本俱張

君房校散人劉得一注江南北藏本張潛夫補

注





逸考注子莊

孫馮翼輯

莊子注考逸

潘陽孫馮翼輯

內篇逍遙遊第一  
逍遙遊篇言逍遙無爲者能遊大道也... 其若垂天之雲。若雲垂天... 海運則將徒於南冥。運轉也... 齊諧者志怪者也。齊諧人姓名也... 抃扶搖而上者九萬里。抃團也... 野馬也塵埃也。野馬春日澤中遊氣也...

司馬彪莊子注終

莊子注考逸

莊子注考逸

潘陽孫馮翼輯

內篇逍遙遊第一  
逍遙遊篇言逍遙無爲者能遊大道也... 其若垂天之雲。若雲垂天... 海運則將徒於南冥。運轉也... 齊諧者志怪者也。齊諧人姓名也... 抃扶搖而上者九萬里。抃團也... 野馬也塵埃也。野馬春日澤中遊氣也...

背負青天而莫之天闕者。天折也... 鷓鴣學鳩笑之。鷓鴣學鳩如守... 我決起而飛。檜檜也... 朝菌不知晦朔。朝菌大芝也... 及故不知月之終始也... 惠姑不知春秋。惠姑寒蟬也... 上古有大椿者。椿木一名... 癩髮之北。北極之下無毛之地也... 抃扶搖羊角而上者。風曲上行若羊角... 斥鴳笑之。斥小澤也... 德合一君而徵一國也... 宋榮子猶然笑之。宋榮子宋國人也... 泠然善也。泠然涼貌也... 御六氣之辯。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 神人無功聖人無名。神人無功言修自然不立功也... 名不立名也... 莫讓天下於許由。許由潁川陽城人...

噴火不息。燭然也... 肩吾問於連叔。肩吾神名... 吾聞言於接輿夫而無當。言語未大無際當也... 猶河漢而無極也。極崖也... 大有運庭。運作莖... 約若處子。約好也... 好別者不自爲假文... 猶時文也。時女猶處女也... 窮確萬物。窮確猶混同也... 弊弊焉以天下爲事。弊弊作... 宋人資章甫而道諸越人... 斷也。斷上文資取也... 往見四子。四子王倪... 汾水之陽。汾水作盆水... 惠子。姓惠名施爲梁相... 魏王。梁惠王也... 而實五石。實中容五石... 瓠落無所容非不鳴然大也... 落空落也言其形平而淺... 指謂擊破之也... 不龜手之藥。龜手文圻如龜支也... 一朝而鬻技百金。鬻賣也... 何不慮以爲大樽。樽如酒器... 以俟放者。放作遠謂伺遽翔之物... 斄牛。斄旄牛... 內篇齊物論第二  
南郭子綦。居南郭因爲號... 略焉似喪其耦。耦身也... 何居乎。居猶故也... 大塊噫氣。大塊自然也... 似鼻似口。言風吹竅穴動或似人鼻或似人口...

噴火不息。燭然也... 肩吾問於連叔。肩吾神名... 吾聞言於接輿夫而無當。言語未大無際當也... 猶河漢而無極也。極崖也... 大有運庭。運作莖... 約若處子。約好也... 好別者不自爲假文... 猶時文也。時女猶處女也... 窮確萬物。窮確猶混同也... 弊弊焉以天下爲事。弊弊作... 宋人資章甫而道諸越人... 斷也。斷上文資取也... 往見四子。四子王倪... 汾水之陽。汾水作盆水... 惠子。姓惠名施爲梁相... 魏王。梁惠王也... 而實五石。實中容五石... 瓠落無所容非不鳴然大也... 落空落也言其形平而淺... 指謂擊破之也... 不龜手之藥。龜手文圻如龜支也... 一朝而鬻技百金。鬻賣也... 何不慮以爲大樽。樽如酒器... 以俟放者。放作遠謂伺遽翔之物... 斄牛。斄旄牛... 內篇齊物論第二  
南郭子綦。居南郭因爲號... 略焉似喪其耦。耦身也... 何居乎。居猶故也... 大塊噫氣。大塊自然也... 似鼻似口。言風吹竅穴動或似人鼻或似人口...







侯人之心翦翦者。翦翦善稱也。卷中

廣成子蹶然而起。蹶疾起貌。卷中

百昌皆注於土。百昌猶百物也。卷中

緝乎昏乎。緝昏並無心之謂也。卷中

雲將東遊。雲將雲之主將也。卷中

通遺鴻蒙。鴻蒙自然元氣也。卷中

拊髀雀躍。雀躍若雀浴也。卷中

安何人耶。安長者稱也。卷中

大同乎泮溟。泮溟自然氣也。卷中

外篇天地第十二

夫子。莊子也。卷中

遺其元珠。元珠道真也。卷中

使喚詭索之。喚詭多力也。卷中

華封人。華地名也。封人守封疆人也。卷中

離堅白若縣寓。縣明白若懸室打人前也。卷中

執留之狗。留一本作狸狸竹尾也。卷中

一日浸百畦。浸灌也。卷中

絮水若抽數如沃湯。抽作流以湯作外澤言其往來數如

伏焉伏焉唐佚也。卷中

其名爲楫。楫枯楫也。卷中

子貢瞞然歎。瞞作憮音武。卷中

孤某之徒。徒弟子也。卷中

於子以益。於子夸詭貌。於子言其

整然不願儻然不受。整作儻儻作儻儻也。卷中

願聞聖治。聞作問。卷中

危而不失其宜。施政布教行其施也。卷中

手抄願指。撓動也。卷中

門無鬼。無鬼作無鬼門姓無長字也。卷中

有虞氏之藥。藥也。湯死藥也。卷中

以三奇鍾感而所道不得矣。二在鍾作一垂鍾鍾注意也。適

至也。卷中

不推誰其比憂。比作真始也。卷中

交臂歷指。交臂反轉也。歷指猶歷指貌。卷中

外篇天道第十三

迂道而說者。迂橫也。卷中

膠膠擾擾乎。膠膠和也。擾擾柔也。卷中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藏書藏其所著書也。卷中

周之微藏史。微藏藏名也。卷中

緇十二經。緇音煩煩寬也。卷中

中心物愷。愷樂也。卷中

老聃曰。意幾乎。意不平聲也。幾作頤頤長也。卷中

無失其牧。牧養也。卷中

百舍重研。百舍百日止宿也。研也。卷中

鼠壤有餘。鼠壤曰精精粒也。鼠壤內有遺餘之粒。鼠壤

甚也。卷中

生熟不盡於前。生熟生胎也。卷中

而類類然。類作類。卷中

適竟有人焉。其名為竊。言遠方當有人。卷中

天下禽。棟威權也。卷中

古人之糟魄已夫。糟魄曰魄。魄文卷中又文。送陸

甘而不固苦而不入。甘緩也。苦急也。卷中

外篇天運第十四

推而行是。推作誰。卷中

其有機緘。緘引也。卷中

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勸作倦讀曰。誰無所作上。隨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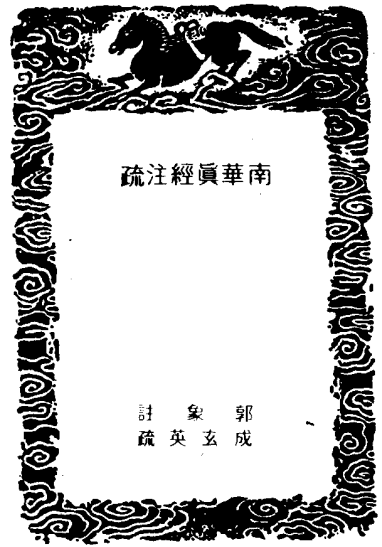
往來運轉無已也。卷中

有上彷徨。彷徨作翫皇風也。卷中

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披作娶。卷中

無方之傳。方常也。卷中

老子。陳國相人。相今屬苦縣與沛相近。卷中



南華真經疏注

郭象  
成疏  
英

# 覆宋本莊子注疏

古逸叢書之八

遵義黎氏校刊

南華真經序疏

南華真經序

河南郭象子玄撰

夫莊子者可謂知本矣故未始藏其狂言言雖無會而獨應者也夫應而非會則雖當无用言非物事則雖高不行與夫寂然不動不得已而後起者固有間矣斯可謂知無心者也夫心無為則隨感而應應隨其時言唯謹爾故與化為一體流萬代而冥物豈曾設對獨違而遊談乎方外哉此其所以不經而為百家之冠也然莊生雖未體之言則至矣通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達死生之變而明內聖外王之道上知造物無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其言宏綽其旨玄妙至至之道融微旨雅泰然遺放而不教故曰不知義之所適倡狂妄行而蹈其大方含哺而熙乎澹泊鼓腹而游乎混茫至仁極乎无親孝慈終於兼忘禮樂復乎已能忠信發乎天光用其光則其朴自成是以神器獨化於玄冥之境而源深流長也故其長波之所蕩高風之所扇暢乎物宜適乎民願弘其鄙解其懸灑落之功未加而矜夸所以散故觀其書超然自以為已當經崑崙涉太虛而

游惚恍之庭矣雖復貪婪之人進躁之士暫而攬其餘芳味其溢流仿佛其音影猶足曠然有志形自得之懷况探其遠情而玩永年享遂綿邈清遐去離塵埃而返冥極者也

南華真經疏序

唐西華法師成美撰

夫莊子者所以申道德之深根述重玄之妙旨暢无為之恬淡明獨化之宵冥鉗捷九流括囊百氏諒區中之至教實象外之微言者也其人姓莊名周字子休生宋國睢陽蒙縣師長桑公子受號南華仙人當戰國之初降襄周之末數蒼生之業薄傷道德之陵夷乃慷慨發憤爰著斯論其言大而博其旨深而遠非下士之所聞豈淺識之能究所言子者是有德之嘉號古人稱師曰子亦言子是書名非但三篇之惣名亦是百家之通題所言內篇者內以待外立名篇以編簡為義古者殺青為簡以韋為編編簡成篇猶今連紙成卷也故元愷云

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內則談於理本外則語其事迹事雖彰著非理不通理既幽微非事莫顯欲先明妙理故前標內篇內篇理深故每於文外別立篇目郭象仍於題下即注解之逍遙齊物之類是也自外篇以去則取篇首二字為其題目駢拇馬蹄之類是也所言逍遙遊者古今解釋不同今汎舉絃綱略為三釋所言三者

第一顧桐柏云逍者銷也遙者遠也銷盡有為累遠見無為為理以斯而遊故曰逍遙

第二支道林云物物而不物於物故逍然不我待玄感不疾而速故遙然靡所不為以斯而遊天下故曰逍遙遊

第三穆夜云逍遙者蓋是放狂自得之名也至德內充无時不適忘懷應物何往不通以斯而遊天下故曰逍遙遊內篇明於理本外篇語其事迹雜篇雜明於理事內篇雖明理本不无事迹外篇雖明事迹甚有妙理但立教分篇據多論耳所以逍遙建初者言達道之士智德明敏所造皆適遇物逍遙故以逍遙命物夫無待聖人照機若鏡既明權實

之二智故能大齊於萬境故以齊物次之既指馬蹄天地混同庶物心靈凝澹可以攝衛養生故以養生主次之既善惡兩忘境智俱妙隨變任化可以處涉人間故以人間世次之內德圓滿故能支離其德外以接物既而隨物昇降內外冥契故以德充符次之止水流鑑接物无心志德忘形契外會內之極可以

匠成庶品故以大宗師次之古之真聖知天知人與造化同功即寂即應既而驅馭群品故以應帝王次之駢拇以下皆以篇首二字為題既無別義今不復次篇也而自古高士晉漢逸人皆莫不耽翫為之義訓雖注述無可間然並有美辭咸能索隱玄莫不揆庸昧少而習焉研精覃思三十矣依子玄所注三十篇輒為疏解摠三十卷雖復詞情踈拙亦頗有心跡指歸不敢貽厥後人聊自記其遺志耳

南華真經注疏卷第一  
莊子內篇逍遙遊第一

郭象注夫小大雖殊而放於自得之場則物任其性事稱其能各當其分逍遙一也豈容勝負於其間哉

唐西華法師成美疏

比真有魚其名為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疏 漢猶海也取其深廣無涯故為之深百丈巨海之內有此大魚欲明物性自然故標為章首玄中記云東方有大魚焉行其一曰過魚頭七日過魚尾三日碧海為之變紅故知大物生於大處豈獨比深而已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鯢之實吾所未詳也夫莊子之大意在以明性分之逍遙觀之上宜要其會歸而遺其所寄不足事事曲與生說自不害其旨言可略之耳

疏 夫四序風馳三光電卷是以負山岳而捨故揚舟鑿以趨新故化魚為鳥欲明變化之大理也

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疏 魚論其大以表項尾雖知鳥文云未有知其倫者也鵬然翅翼奮迅毛衣既欲搏風方將擊水遂乃斷絕雲氣背負青天奮翮翱翔凌摩霄漢垂陰布影若天運之降行雲也 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

真南真者天池也 非冥海不足以運其身非豈好奇哉直以大物必自生於大處大處亦必自生此大物理固自然不患其失又何措心於其間哉

疏 運轉無以自致高昇皆曰為魚海深北海今時作且形既運轉亦隨變昔日為魚海深北海今時作鳥騰南溟雖復昇流性殊道遠一也亦猶死生聚散所遇斯通千變萬化者始非吾明之化魚為鳥自比祖南者鳥是凌虛之物南即啓明之方魚乃帶溺之北蓋幽冥之地欲表向明皆開捨滯求達故舉南北鳥魚以示為道之運耳而大海洪川原夫造化非人所作故

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

鵬之徙於南真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

大六十三

而九萬里夫翼大則難舉故持扶搖而後  
斯翼豈得決然而起數仞而下去以六月息者  
哉此皆不得不然非樂然也

也夫大鳥一去北極至天地而息小鳥一飛半朝  
也夫大鳥一去北極至天地而息小鳥一飛半朝  
也夫大鳥一去北極至天地而息小鳥一飛半朝

物之以息相吹也此皆野馬之所憑以飛也  
氣發動遙望較澤之中猶如奔馬故謂之野馬也揚  
動以舉於鵬者也夫四生雜畜萬物參差形更相吹

是則已矣今觀天之蒼蒼竟未始知是天之正色  
地亦若人之自視視天則止而國商矣言

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覆  
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

則膠水淺而舟大也此皆明鵬之所以高飛  
所冀不待大則質大者所用不得小故耳夫質小者

而皆生於至當之外事不任力動不稱情則雖  
壯天之翼不能無窮決起之飛不能無困矣

理必不可何者水淺舟大則地不行故也是以大  
舟必須深水小舟不待洪流苟其大小得宜則物皆  
適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

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此合喻也夫  
大舟不可載浮風不崇高大翼無由凌霄漢以小鳥

者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天闕  
不積則天闕不通故

決起而飛槍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  
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性則雖大

倉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適  
千里者三月聚糧

知二蟲謂之小也對大於小所以均異也夫失趣耳  
自然耳不為也

萬里之遠近各取足而自適天機自張不知所以既

無意於高卑豈有情於優劣適之致其在茲乎而  
呼為高者大者禮去東方錄三百六十應龍為  
其長南方羽蟲三百六十鳳皇為其長西方毛蟲三

小年不及大年豈敢尚之所及哉自此以下相  
傾者也然後統以無待之人遺彼忘我其此群異異

也疏及若此之縣解耶假設其間以生後若朝  
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

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  
歲為春八千歲為秋

祖乃今以及特開眾人匹之不亦悲乎  
夫年知不相及若此之懸也此於眾人之所悲亦可

道遠一

龍祖者姓龍帝顓頊之玄孫也善養性能調鼎進維梁於鹿鹿村於城其遺可祖故謂之彭祖歷夏經殷至周年八百歲矣特獨也以其年長壽所以聲獨聞於世而世人比彭祖深可悲傷而不悲者為彭祖壽性壽非我氣類置之言外不收嗟傷故如生也世有言唯彭祖之一毫不可企及於是均枯前直直各止湯之問棘也是已棘亦云其分而性命安矣

**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末**  
有知其脩者其名為鯢疏鯢長也地以草滋之地草木不生故名鯢髮所謂不毛之地鯢魚廣闊數千里末有知其長者明其大也冥海鯢鯢前文已出如今重顯者正言前引齊語足為典與今有牽列子再證非虛鄭重殷勤以成其義者也

**鳥焉其名為鵬昔若太山翼若垂天之**  
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

**負青天然後圖南疏** 鵬背宏巨狀若萬華旋風曲矣猶如羊角既而凌摩蒼昊過絕雲霄故怒放暢圖度南海放樂發揚間篇云世豈知有此物哉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也且適南真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

**翔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  
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各以得性為至自盡而足不知所以然也今言小大之辯各有自然之素既非鼓舞之所及亦各安其性不悲所以異故再出之疏斥小澤也鵬雀也

**而宋榮子猶然笑之** 宋榮子宋人也猶然如是榮子雖能忘有未能遺無故笑宋官之徒滯於爵祿虛淡之人猶懷嗤笑見如是所以不齊前既以不笑大示大者不夸今則以且舉

**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  
加沮辱也疏舉也勸勉也沮也怨也榮子率不增其勤獎率土非毀亦定乎內外之分內外

**乎榮辱之境** 榮已而疏志也沮於其譽混窮內我而止也物榮已而辱人斯已矣亦不能疏斯此也止也宋榮

**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  
足於身故也疏數數猶及也宋榮率性虛淡任理於世也直前未嘗運智推求役心為道栖身物外故不汲雖然猶有未樹也未能無所不耳

八尺曰伊朝翔備嬉戲也而鶴雀小鳥散任并澤之中騰舉踴躍自適蓬蒿之方或能鳴九萬之遠適飲數仞之近飛斯蓋蓬蒿大小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之性殊論各足之不二也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亦若此矣亦猶鳥之自疏故是仍前之語夫是之邦鄉是萬二千五百家也自有道德弘博可使南官自有名譽著聞比周鄉黨自有道德弘博可使南面勝成邦國安育黎元此三者莫分不同優劣斯異其於各足未始不齊概已所能亦猶鳥之自得於一

**而宋榮子猶然笑之** 宋榮子宋人也猶然如是榮子雖能忘有未能遺無故笑宋官之徒滯於爵祿虛淡之人猶懷嗤笑見如是所以不齊前既以不笑大示大者不夸今則以且舉

**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  
加沮辱也疏舉也勸勉也沮也怨也榮子率不增其勤獎率土非毀亦定乎內外之分內外

**乎榮辱之境** 榮已而疏志也沮於其譽混窮內我而止也物榮已而辱人斯已矣亦不能疏斯此也止也宋榮

**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  
足於身故也疏數數猶及也宋榮率性虛淡任理於世也直前未嘗運智推求役心為道栖身物外故不汲雖然猶有未樹也未能無所不耳

**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 泠然輕也疏姓列名也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泠然輕也疏姓列名也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泠然輕也疏姓列名也

**五日而後反** 行不能以一時而周也疏旬十日風仙遊行天下每經一十五日變反歸彼於致福

**者未數數然也** 數數然求之也疏彼列禦

**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  
遠矣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非則不齊行助必有待也疏不齊行助必有待也則不齊行助必有待也疏不齊行助必有待也

氣之辯以遊无窮者彼且惡乎待哉  
者萬物之總名也天地以萬物為體而萬物必以自然為正自然者不為而自然者也故大鶴之能高升所不能下椿木之能長朝菌之能短凡此皆自然之所能非為之所能也不為而自然者以正也故乘天地之正者即是順萬物之性也

**神人无功** 夫物未嘗有謝生於自然物而至矣神人无功者而必依順於金石故理助與至理為一故無功聖人无名性之名耳未

**故曰至人无己**  
無窮將於何而有待者也故曰至人无己無窮將於何而有待者也故曰至人无己無窮將於何而有待者也故曰至人无己

**神人无功** 夫物未嘗有謝生於自然物而至矣神人无功者而必依順於金石故理助與至理為一故無功聖人无名性之名耳未

**故曰至人无己**  
無窮將於何而有待者也故曰至人无己無窮將於何而有待者也故曰至人无己無窮將於何而有待者也故曰至人无己

**神人无功** 夫物未嘗有謝生於自然物而至矣神人无功者而必依順於金石故理助與至理為一故無功聖人无名性之名耳未

**故曰至人无己**  
無窮將於何而有待者也故曰至人无己無窮將於何而有待者也故曰至人无己無窮將於何而有待者也故曰至人无己

**神人无功** 夫物未嘗有謝生於自然物而至矣神人无功者而必依順於金石故理助與至理為一故無功聖人无名性之名耳未

**故曰至人无己**  
無窮將於何而有待者也故曰至人无己無窮將於何而有待者也故曰至人无己無窮將於何而有待者也故曰至人无己

位都平陽號曰陶唐在位七十二年乃授舜年百二  
十八歲崩葬於陽城諡曰堯依諡法翼善博聖曰堯  
言其有傳舜之功也諡曰堯者姓許山由字仲武  
謂川陽城人也應於箕山師於嶽缺故山而食就河  
而飲堯知其賢讓以帝位許由聞之乃臨河洗耳巢  
父飲糲而避之曰惡吾水也死後堯封其墓諡曰  
箕公即堯

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  
於澤也不亦勞乎疏 燭火燃炬火也亦一火  
謂之時雨也且以日月照燭炬火之光時雨滂  
沱無勞浸灌之澤堯既攝謙讓退已達人所以致  
此之辭也 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  
推仲武也

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 疏 治正也尸主也  
於許由故謂之為天子若仲武立為天子實內必致  
太平而我猶為物主自視缺然不足請將帝位讓與  
賢

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夫  
今天下不治天下者也故堯以不治治之非治之  
而治者也今許由方明既治則無所代之而治實由  
堯故有子治之言宜忘言以尋其所以治者遂去  
治之而治者堯也不治而言以治者許由也斯夫  
之遠矣夫治之由乎不治為之出乎無為也取於堯  
而足豈惜之許由哉若謂拱默乎山林之中而後得  
稱無為者此莊老之談所以見弄於當塗 疏 治謂  
者自必於有為之域而不反者斯之由也

既盡也言堯治天下又以其弄四海入堯盡皆清  
何樂讓也言堯治天下又以其弄四海入堯盡皆清  
乃劣許而優堯者何耶欲明放勳大聖仲武大賢賢  
聖二塗相去遠矣故堯負象汾陽而堯天下許由不  
其其俗而獨立高山圓照偏溺斷可知矣是以莊子  
援堯讓之迹故有燭火之談郭生察無待之心更致  
不治之說可謂探微索隱了文而我猶代子吾  
舍義宜奉其旨況無所稍嫌也

將為名乎名者實之實也吾將為實乎  
夫自任者對物而順物者與物無對故堯無對於天  
下而許由與堯對堯為匹夫何以言其然邪夫與物冥  
若故群物之所不能離也是以無心玄應唯感之從  
沉若若不繫之舟東西之非已也故無行而不與百  
姓共者亦無往而不為天下之君矣以此為君若夫  
之自高實若之德也若獨亢然立乎高山之頂非夫  
人有情於自守守一家之偏尚何得專此此故俗中  
之一物而為堯之外臣耳若以外臣代乎內主斯有

為君之名而無 疏 許由偃蹇箕山道遠頭水塵塵  
任君之實也 榮利狀聲名而堯勢動致請  
稱希代之許由若高九五將為萬乘之名然實以生  
名從實起實則內是主名便是外是實捨主取  
實喪內求外既非隱者 鷓鴣巢於深林不過  
折尚故云吾將為實也 鷓鴣巢於深林不過  
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 其性各有極苟足  
之財 疏 鷓鴣巧婦鳥也一名工雀一名女匠亦名  
也 疏 鷓鴣好深處而巧為巢也偃鼠形大小如  
牛赤黑色蹄脚脚有三甲耳似象耳尾端白好入河  
飲水而鳥巢一技之外不假茂林獸飲痛腹之餘無  
勞浩汗許由安茲蓬華不願 歸休乎君子无  
金闕樂被蔬食詎勞玉食也

所用天下為 疏 均之無用而堯獨有之明夫懷  
子我也許由寡欲清廉不受堯讓故請堯去君  
宜速還黃屋歸反紫微禪讓之辭宜其休息四  
海之尊於我無用九 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  
越樽俎而代之矣 疏 庖人尸祝各安其所司鳥  
許由各靜其所選此乃天下之至實也各得其實又  
何所為乎哉自得而已矣故堯許之行雖異其於道  
一 疏 庖人謂掌廚之人則今之太官供膳是  
也 疏 祭也庖對尸祝之故謂之尸祝也樽酒器  
也俎肉器也而庖人尸祝者各有司存假令膳夫  
也 疏 不肯治庖尸祝之人終不越局職棄於樽俎而  
代之宰烹亦猶帝堯禪讓不治天下許由亦不去彼  
堯許由各靜於所選也已 肩吾問於連叔曰

吾聞言於接輿 疏 有吾連叔並古之傑道人  
與楚之賢人隱者也與孔子同時而佯狂不仕常以  
躬耕為務楚王知其賢聘以黃金百鎰車駟二乘並  
不受於是夫負妻戴以遊山海莫知所終有吾聞接  
輿之言過無準的故問連叔詢其義旨而言吾聞言  
於接輿者聞接輿之言也莊生寄三賢以 大而无  
明堯之一聖所聞之狀具列於下文也

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无  
極也 疏 所聞接輿之言怖弘而無的當一往而  
陳履髮曾無反覆可尋吾竊聞之驚疑  
怖恐猶如上天河漢遙遙 大有逕庭不近人  
高舉其源流無窮極也

情焉 疏 逕庭猶過差亦是直往不顧之貌也謂  
接輿之言不偶於俗多有過差不附世  
情故大言不 連叔曰其言謂何哉 陸  
於里耳也 連叔曰其言謂何哉 陸  
其若何此則反質 曰貌姑射之山有神人居  
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 此皆寄言耳  
所謂聖人也夫聖人雖在廟堂之上然其心無異於  
山林之中世豈識之哉徒見其歷山川同民事便謂謂  
足以縷練其心矣見其歷山川同民事便謂謂謂  
悼其神矣豈知至者之不虧哉今言王德之人而  
寄之此山將明世所無由識故乃託之於絕境  
之外而推之於視聽之表耳處子者不以外傷內  
疏 綽約也山海經云姑射山在冀州之外有神聖之人  
散機應物時須揖讓即為堯舜時須干戈即為湯武  
綽約柔弱也處子未嫁女也言聖人動寂相應則空  
有並照雖居廟無異山林和光同塵在染不染水  
雪取其潔淨綽約譬以柔和處子不為物傷姑射語  
其絕遠此明堯之盛德動與之妙故託之絕境之外  
推之視聽之表斯蓋寓言耳亦何必有姑射之實乎  
宜志言以舉其所況此即有君述已昔聞以答連叔  
之辭 不食五穀吸風飲露 神人明神人者非  
五穀所為而神 疏 五穀者黍稷菽麥也言神聖  
稟陰陽之秀氣雖吸物以資待非五穀之  
所為託風露以清虛豈四時之能變也 乘雲氣  
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 疏 智照靈通  
故曰乘雲氣不亦而速變現無常故曰御飛龍寄生  
萬物之上而神超六合之表故曰遊乎四海之外也

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  
狂而不信也 夫體神居靈而窮理極妙者雖  
乘兩儀而御六氣同人而驅萬物而無物而不順  
則羊雲斯乘矣無形而不載則飛龍斯御矣遺身而  
自得雖淡然而不待坐忘志忘而為之故行若曳  
枯木止若聚死灰是以去其神凝也其神凝則不  
見而自得矣世皆信此哉 疏 凝靜也凝凝病也五  
者自斷之豈嘗信此哉 疏 凝靜也凝凝病也五  
同枯木心若死灰本迹一時動寂俱妙照若通虛  
懷利物遂使四時順序五穀豐登人無災害物無大  
任聖人之處世有此功能不特信連叔曰然賢者无  
吾未悟至言謂為狂而不信 連叔曰然賢者无  
以與乎文章之觀聳者无以與乎鐘鼓  
之聲豈唯形骸有聳首誠夫知亦有之

連叔曰然賢者无 連叔曰然賢者无  
以與乎文章之觀聳者无以與乎鐘鼓  
之聲豈唯形骸有聳首誠夫知亦有之

連叔曰然賢者无 連叔曰然賢者无  
以與乎文章之觀聳者无以與乎鐘鼓  
之聲豈唯形骸有聳首誠夫知亦有之



不知至言之極妙而以爲疏昔者謂無昧縫冥

病而信者眼根敗也夫目視耳聽蓋有物之常情也

既解既解不可示之以聲色也亦猶至言妙道唯應

而察者唯形質獨有之耶是以聞接與之言謂爲狂

而不信自有吾之辭也是其言也猶時女也

接與之所言者自然爲物所疏是者指斥之言也

求但知之聲言者謂無此理疏時女少年處室之

女也指此接與之言猶如窈窕之女綽約疑

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爲一世斲乎

亂斲弊弊焉以天下爲事儀聖人之至會窮萬物

之妙數故能體化合變無往不可旁礴萬物無物不

然世以亂故求我我無心也我苟無心亦何爲不應

陶鎔天下之化以成堯舜之名者常以不爲爲之性

孰弊弊焉勞神苦思疏之是語助亦美也旁礴

以事爲事然後能乎疏猶混同也動求也孰誰也

德之人者歎其聖人之德者歎其聖德也言聖人

德合一儀道齊其聖品混同萬物制擊自靈應感無心

生離亂故求大聖君臨安撫而虛舟懸鏡應感無心

誰肯勞形勞神經營區宇以事爲事然後能事故老

子云爲無爲事無事又云取天下常之人也物

以無事以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常之人也物

莫之傷夫安於所傷則傷不能傷大浸誓天

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熟無

豈知如體胡可言耶是宋人資章甫而適

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疏此起

貨也越國通近江湖斷髮文身以避蛟龍之難也

章甫冠名也故孔子生於魯衣冠長於宋冠章甫

而宋實微子之裔越乃太伯之苗二國賢選往來乃

以章甫爲寶且章甫本充首飾必須繫髮冠冠者乃

斷髮文身實便成無用亦如華華本德帶者富貴

起自驕矜既體道洞志故能無用天下故郭注云

酒越人無所用章甫耳堯治天下之民平

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

之陽宵然喪其天下焉夫堯之無用天下爲

章甫耳然遺天下者固天下之所宗天下雖宗堯而

堯未嘗有天下也故宵然喪之而管遊心於絕冥之

境雖寄坐萬物之上而未始不逍遙也四子者蓋寄

言以明堯之不一於堯耳夫堯實真矣其迹則堯也

自迹觀其內外異域未足怪也世徒見堯之爲堯豈

識其真哉故將求四子於海外而據堯之所見謂謂

與物同波者失其所以逍遙也然未知至遠之迹順

爲至而不夷乎俗累斯山谷之士若乃厲然以獨高

行者而奚足以語至極而遊無窮哉疏治言篇

風教此合喻也汾水出自太原西入于河水北曰陽

則今之晉州平陽縣在汾水北昔堯都也當然者家

德也一本二迹三迹四迹非迹也言堯反

之謂也質者子也東施既得狐鵝之成就生子甚

大容受五石仍持此狐以盛水漿虛脆不堅故不能

自勝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

鳴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培之疏剖分

也瓢勻也瓠落平淺也鳴然大也培打破也則而

盛水虛脆不能自勝剖爲瓢平淺不容多物漿謂

無用打破棄之刺莊子之言不莊子曰夫子固

救時要有同此言應須弄剖也

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

者世世以泝泝統爲事其藥能令手不泝泝

疏泝泝泝泝也號號也世世年也宋人陸冬泝泝

漂漂以作牽離手拍生泝泝泝泝有同龜背故世

世相承家傳此藥令其手不泝泝泝泝泝泝泝泝泝泝

斯事業永無虧替又云泝泝泝泝泝泝泝泝泝泝泝泝

中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疏金方一

斤爲一金也他國遊客偶聞之請買其方百金

買手磨一術遂費百金之價若也聚族而謀曰

我世世爲泝泝統不過數金今一朝而

鬻技百金請與之疏鬻賣也估價既高聚族

蘇一朝賣術資貨極多客得之以說吳王越

異口同音金曰請與客得之以說吳王越

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

越人裂地而封之疏吳越比鄰地帶江海兵

謂晉舟者也蓬草名拳曲不直也夫穀也言人欲其  
汎江湖可以舟船淪溺至教與行世境可以濟渡群  
迷而惠生既有蓬之未能直豈理可致之哉  
擊之譬譏刺莊子之書為用夫宜深察之也  
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疏

案之樗與之其與木者世間名于則皆  
虛假相與與之未知的當故言人謂之樗也其大本  
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

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疏  
曲不端直也規  
圓而矩方塗道也樗之樹不材之木根本擁腫枝  
幹拳卷繩墨不加方圓無取立之行路之旁匠人曾  
不顧也今子之言大而無用眾所同去也

疏樹既擁腫不材匠人不顧言迹迂  
莊子曰子  
獨不見狸狌乎甲身而伏以候敖者東  
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

狌也罔罟也跳梁走躑也辟法也謂機關之類  
伏其身伺候傲慢之鼠東西跳躑不避高下之地而  
中於機關之法身死罔罟之中皆以刑罰小不謀  
大故也亦猶擊斃由奉執持聖道為情矯性以要時  
利前雖遂意後必危亡而商鞅蘇張即是其事此何  
異乎捕鼠狸狌

今夫獠牛其大若垂天之  
雲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疏  
疏牛也

出西南夷其形其大山中遠望如天際之雲蔽澤之  
中遙遙養性跳梁投鼠又野狸亦猶莊子之言人  
身且長且久者也今子有大樹患其无用

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疏  
無何有猶無有也莫無也謂寬曠無人之處  
不問何物悉皆無有故曰無何有之鄉也 彷徨

乎無為其側道遙乎寢卧其下疏  
仿  
之名道遙自得之稱亦是異言一致互其大耳不扶  
之木枝葉茂盛婆娑蔭映蔽日來風故行李輕過  
徊憩息徒倚頽然其下亦猶莊子之不天斤  
言無為虛淡可以適適性陸虛蒼生也

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大之物苟失其極則利害之理  
均用得其所則物皆通也疏  
無取匠人不顧  
斤斧無加天折之灾何從而至故得終其天年盡其  
生理無用之用何所困苦哉亦猶莊子之言華俗會  
道可以攝衛可以全其真不失其  
於世塗詎肯困苦於生分也

莊子內篇齊物論第二  
郭象注  
夫自是非而非彼美己而惡  
人物莫不皆然然故是非  
我均也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嗒焉似  
喪其耦  
同天人均披我故外無與為  
疏 楚昭王  
於南郭故號南郭亦猶市南宜僚東郭順子之類其  
人懷道抱德虛心忘淡故莊子羨其清高而託為論  
首隱憑也嗒嘆也嗒焉解體若失其配匹之庶第  
匹物與我耦也子綦憑几坐忘凝神遐想仰天而歎  
妙悟自然離形去智嗒焉解體身心俱遺物我無忘  
故若喪其

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士  
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  
乎  
死灰槁木取其寂滅無情耳夫任自然而忘是  
非者其體中獨任天真而已又何所有哉故止  
吾立枯木動若連槁枝坐若死灰行若游塵動止之  
容吾所不能一也其於無心而自得吾所不能二也  
姓顏名偃字子游居安處也方欲請益故起而  
立侍如何安處神識寂滅頓異從來速使形

今之隱几者非昔  
之隱几者也  
子游常見隱几者  
疏 子游昔見  
其寂泊無情故發驚疑之旨 子綦曰偃不亦

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  
吾喪我我自忘矣我自忘矣天下有何  
物足識哉故都忘內外然後超然俱得疏 而偃猶  
忘也許其所問故言不亦善乎而子綦境智兩忘物  
我雙絕子游不悟而以驚疑故示隱几之能汝頗知

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  
未聞天籟夫  
籟籟也夫籟管參差宮商異律故  
有短長高下萬殊之聲雖萬殊

而所稟之度一也然則優劣無所措其間矣况之  
風物異音同是而咸自取焉則天地之籟見矣疏  
人籟籟也長一尺二十寸管籟風起發作也夫籟  
管參差所發各足况之風物咸稟自然故寄此二賢  
以明三籟之子游曰敢問其方疏 方道術  
義釋在下文 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  
請三籟其術如何

名為風  
然則自噫耳物之生也莫不塊然而自生  
故遂以大塊為名疏 大塊者造物之名亦自然之  
不知所以然而大塊之中噫  
而出氣仍名此氣而為風也 是唯无作作則  
萬竅怒呼  
言風唯無作作則萬  
疏 是者指此  
也言此大風唯當不起其動而獨不聞之琴  
琴乎  
長風之畏佳肩動也 疏 琴琴  
之聲巽佳肩動之貌而琴琴清吹擊蕩山林遂使樹  
木枝條畏佳肩動世皆其觀汝獨不聞之耶下文云  
大木百圍之竅兌似鼻似口似耳似枅  
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汚者 此略舉眾  
竅况樹孔也枅柱頭木也今之斗枅是也圈窩獸關  
也木既百圍况亦奇聚故或以人之口鼻或以獸之  
關圍或以人之耳孔或以舍之枅枅或注曲而難腫  
或汚下而不平形勢無窮略陳此八事亦由出間萬  
物種類不同或醜或激者謂者此者吸者吐者  
或妍蓋稟之造化

濼者突者咬者  
此略舉異 疏 濼者如水湍激  
鐵頭孔聲也者咄聲也吸者如呼吸聲也吐者如箭  
呼聲也濼者突聲也突者深也若深谷然然咬者哀切  
聲也鳴舉樹况即有八種風吹木竅還作八聲亦由  
人稟分不同種種差異率性而動莫不均齊假令小  
大天壽未  
足以相傾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冷風則  
小和飄風則大和 夫聲之宮商雖千變萬化唱  
當其 疏 前後相隨之聲也故冷清風和聲即小暴  
疾風和聲即大各稱所受會 厲風濟則衆  
無勝劣以况萬物稟氣自然 厲風濟則衆  
竅為虛 濼止也烈風作則衆竅實及其止則 疏  
衆

厲大也... 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 刁乎... 游曰地類則聚...

己敢問天類... 而使其自己... 有之類會而共成...

夫天類深立... 夫天類深立卒難頓悟... 夫天類深立卒難頓悟...

夫天類深立... 夫天類深立卒難頓悟... 夫天類深立卒難頓悟...

夫天類深立... 夫天類深立卒難頓悟... 夫天類深立卒難頓悟...

夫天類深立... 夫天類深立卒難頓悟... 夫天類深立卒難頓悟...

詹此蓋言... 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 開... 者害者密者...

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 留如盟其守勝之謂也... 冬以言其日消也...

其溺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 如緘以言老洩也... 心莫使復陽...

其溺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 如緘以言老洩也... 心莫使復陽...

其溺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 如緘以言老洩也... 心莫使復陽...

其溺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 如緘以言老洩也... 心莫使復陽...

莫知其所謂... 已乎且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 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是亦近矣...

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是亦近矣... 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 起索真宰之朕...

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 起索真宰之朕... 起索真宰之朕...

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 起索真宰之朕... 起索真宰之朕...

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 起索真宰之朕... 起索真宰之朕...

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 起索真宰之朕... 起索真宰之朕...

是有私身而私之理在不可矣不任如是皆有為

置自有司存於身既在物亦爾

臣妾乎 臣妾皆私之則志過其分上下相冒而莫為

矣故知君臣上下手足內外乃疏 臣妾者士女之

天理自然直人之所為也

一身亦有君臣之別至如見色則目為君而耳為臣

行步則足為君手為臣也

賢者為君才不應出者為臣治國治身內外無異其

臣妾不足以相治乎 夫臣妾但各當其分耳

治者若手足耳目四肢百體 疏 夫臣妾御用各有

各有所司而更相御用也

當分自足豈為手之不足而脚為行乎蓋天機自

張無心相為而治之也舉此手足諸事可知也

遮相為君臣乎 夫時之所賢者為君才不應

自卑首自在上足自居下豈有 疏 夫首自在上足

下而遮代為君臣乎

有真君存焉 夫真君即前之真宰也言取捨

妙道存乎其中矣又解真君即前之真宰也言取捨

之心青黃等色本無自性緣合而成不自不他非無

以明無有真君也 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

損乎其真 凡得真性用其自為者雖復早練猶不

若也若乃開希聖之路以下冒上物變其 疏 夫心

真入志其本則毀譽之間俯仰失錯也

欲染斯與是以求其情即謂之為益如其不得

即謂之為損斯言九情逐執有得喪以搜心道智觀

之無損益於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 性

其真性者也

各有分故知守知以待終而愚者 疏 夫愚受形

抱愚以至死豈有能中易其性者也

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 夫窮情無極

傷 得上不止復遂於彼皆被役終身未厭其 疏 夫窮

志死而後已故其成功者無時可見也

身疲役沒命貪殘持影繁風功成何日 芥然疲

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 凡物各以其

至於疲困若直不知所 疏 然疲疲頓頓也而所好

以好此之歸趨去何也

死奚益 言其實 疏 奚何也耽溺如斯困而不已

死之日猶 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

哀乎 此真其心形立物困而不反比於凡人所哀

所哀者不 疏 然猶如此也念念遷移新新流謝

故謂與之然世之 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

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 凡此上事皆

然而無故曰芒也今夫知者皆不知所以知而不自

矣主者不知所以生而自生矣萬物雖異至於生不

由知則未有不芒也 疏 芒謂也世之凡人在生

也故天下莫不芒也

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 夫心之足

之用者謂之成心人自師其成心則人各 疏 夫域

自有師矣人各自有師故師之而自當

著執一家之偏見者謂之成心夫隨順封執之

心師之以為準的世皆如此故誰獨無師乎 奚

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

夫以成代不或非知也心自得耳故愚者亦師

其成心未嘗用其所謂謂而令其所謂謂者也 疏

愚惑之類堅執是非何知地理長代己之短唯欲

并他愈短自取為長如此之人處處皆有愚癡之輩

先豫 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

而昔至也 今日適越昨日何由至哉未成乎心不

安言心心也夫生是非從何而有故 是以無有

為有無有為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

獨且奈何哉 理無是非而惑者以為首此以無

解故付之自若 疏 泉源遠通曰禹又受禪成功

曰禹理無是非而惑者為有此用無有為有也迷執

日久惑心已成雖有大禹神人亦不令其解悟莊性

深懷憂救獨奈何故付之自若 夫言非吹也言者

之自若不過知之者也

有言 各有所說 疏 夫名言之與風吹皆是譬法

其所言者特未定也 彼以為是而彼以為非

未定也未定也者 疏 雖有此言異於風吹而感言

由彼我之情偏 疏 我是彼非彼非我情偏

定者也 果有言邪 未足以為有言邪然其未嘗有

言邪 據已已有言 疏 果決定也此以為非而彼

以為是既而是非不定言何所詮故不足稱定有言

也然彼此偏見各執是非據已所言故不可以為無

言 其以為異於聲音亦有辯乎其無辯

乎 夫言與聲音其致一也音無辯未可定也天

下之情不必同而所言不能異故是非紛紜莫知

定 疏 辯別也鳥子欲出卵中而鳴謂之聲音也言

亦帶殼曰殼夫彼此偏執不定是非亦何異

於鳥之音有聲無辯故將言說異 道惡乎隱而

有真偽 疏 非偽於何也盡道非真 言惡

乎 隱而有是非 道惡乎往而不存 疏

至教至言非非非是於 道惡乎往而不存 疏

何隱藏有是非非是於 道惡乎往而不存 疏

乎 存而不可 疏 之道真言隱物主殺何往

非而非非 道隱於小成 疏 小成者謂仁義五

得者謂之小成也世薄時流唯行仁義不能行於大

亦何悲乎

人兩順之

仁義言隱於榮華



橘怪道通

橘怪道通為一夫建橫而推縱... 橘怪道通為一夫建橫而推縱... 橘怪道通為一夫建橫而推縱...

物无成與毀

物无成與毀... 物无成與毀... 物无成與毀...

唯達者知通為一為是不用而寓諸庸

唯達者知通為一為是不用而寓諸庸... 唯達者知通為一為是不用而寓諸庸...

者得也

者得也... 者得也... 者得也...

因是已

因是已... 因是已... 因是已...

無彼我

無彼我... 無彼我... 無彼我...

知其同也

知其同也... 知其同也... 知其同也...

勞神明為一而不

勞神明為一而不... 勞神明為一而不... 勞神明為一而不...

也

也... 也... 也...

之朝三

之朝三... 之朝三... 之朝三...

暮三

暮三... 暮三... 暮三...

亦因是也

亦因是也... 亦因是也... 亦因是也...

均

均... 均... 均...

知有所至矣

知有所至矣... 知有所至矣... 知有所至矣...

耶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

耶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 耶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

加以矣

加以矣... 加以矣... 加以矣...

始有封也

始有封也... 始有封也... 始有封也...

非也

非也... 非也... 非也...

是非之見

是非之見... 是非之見... 是非之見...

道之所以虧

道之所以虧... 道之所以虧... 道之所以虧...

道之所以成

道之所以成... 道之所以成... 道之所以成...

且有成與虧乎哉

且有成與虧乎哉... 且有成與虧乎哉... 且有成與虧乎哉...

氏之鼓琴也

氏之鼓琴也... 氏之鼓琴也... 氏之鼓琴也...

琴也

琴也... 琴也... 琴也...

師曠之枝策也

師曠之枝策也... 師曠之枝策也... 師曠之枝策也...

知幾乎

知幾乎... 知幾乎... 知幾乎...

以異於彼

以異於彼... 以異於彼... 以異於彼...

所明而明之故

所明而明之故... 所明而明之故... 所明而明之故...

彼非

彼非... 彼非... 彼非...

者也

者也... 者也... 者也...

皆其盛

皆其盛... 皆其盛... 皆其盛...

者也

者也... 者也... 者也...

唯其好之也

唯其好之也... 唯其好之也... 唯其好之也...

疏

疏... 疏... 疏...

彼非

彼非... 彼非... 彼非...

疏

疏... 疏... 疏...

彼非

彼非... 彼非... 彼非...

疏

疏... 疏... 疏...

彼非

彼非... 彼非... 彼非...

雖宏辯如流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  
有言而無理終而子亦不終疏綸緒也言昭文之  
身無成文之緒亦不終疏子亦乃荷其父業  
終其緒緒終其年命亦無終疏若是以可謂成乎  
所成現在宅人如何故哉若是以可謂成乎  
雖我亦成也此三子雖求明於彼彼竟不明所  
雖我之不成疏我成人也若三子異於眾人遂自  
亦可謂成也疏以為成而人異於三子亦可謂  
也之或若是以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  
也物皆自明而不明彼若彼不明即謂不成則萬物  
皆相與無成矣故聖人不顯此以耀彼不捨己而  
逐物從而任之各宜其所能故曲成而不遺也疏  
今三子欲以己之所好明示於彼彼不亦妄乎疏  
若三子之與眾物相與而不謂之成乎是故滑疑  
故知眾人之與三子彼此共無成矣是故滑疑  
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為是不用而寓諸  
庸此之謂以明則顯而域之恢恢怪則通而  
一之使群異各安其所安眾人不失其所是則已  
用於物而萬物之用矣物皆自用則孰是孰非哉  
故雖放蕩之變則詩之異曲而從之疏聖人者  
寄之自用則用雖萬殊歷然自明與天地合  
其德與日月齊其明故能晦迹同九輪光接物終不  
眩耀群品亂惑若生亦不矜以率人而各域限於  
於群才而此運心可謂聖明真知也今且有言於  
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  
與不類相與為類則與彼無以異矣以  
言無是非則不知其與言有者類乎不類乎欲謂之  
類則我以無為是而彼以無為非斯不類矣然此雖  
是非不同亦固未免於有是非也則與彼類矣故曰  
類與不類亦相與為類則與彼無以異也然則糾大  
不類莫若無心既遣是非又遣其遺之遣之遣之  
以至於無遺然後無遺無遺而不自去矣疏  
類者輩徒相以之類也但群生愚迷滯是非非則論  
乃欲反彼世情破法執故假且說無是非非則論  
為真道是故復遣之又遣方至重玄也雖然請  
是無非也既而遣之又遣方至重玄也雖然請  
以詮理故試寄有始也者有終則疏此假設  
言仿象其義

明至道無始無終  
此遺於始終也  
疏未始猶未曾也此又假問有未  
生疏曾有始終不此遺於始終也  
夫未始有始也者夫一之者未若不一而  
者斯則遺於無始無終也  
疏夫萬象森羅悉皆虛幻故標此  
有無而未始有無也則疏假問有此無不今明非  
是非好惡猶未離性疏假問有不有亦乃無即  
不無此句有未始有無也者猶未能無知疏  
假問有未始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  
者疏假問有未始有無不此句遺非非無也  
是知難百非起四句明矣前言始終此則明時  
今言有無此則辨法唯時與法皆虛靜者也俄  
而有無矣而未始有無之果孰有孰無  
也此都志其知也尔乃俄然始了無耳了疏前從  
之迹入非非有無之本今從非非有無之體出有無  
之用而言俄者明即即用俄爾之間蓋非離遠也  
夫玄道窈冥真宗微妙故俄而用則非有無而無  
用而體則有無非有無也也是以有無不定體用無恒  
誰能決定無明非有無也此又今我則已有  
謂矣即復有謂而未始有無之體者也

謂矣即復有謂而未始有無之體者也  
謂乎其果無謂乎又不知謂之有無尔乃疏  
謂言也莊生復無言也理出有言之教即前請筆言  
類是也既寄此言以詮於理未知斯言定有言耶定  
無言耶欲學理家非然非言教亦非天下莫大於  
秋豪之末而太山為小莫壽乎殤子而  
彭祖為天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  
為一夫以形相對則太山於秋豪也若各殺其  
不足於其性則秋豪不獨小其小而有餘形小不為  
大矣若以性足則秋豪大天下之足未有過於秋豪也  
其性足者為大則雖太山亦可稱小矣故曰天下莫  
大於秋豪之末而太山為小太山為小則天下無大

夫玄道窈冥真宗微妙故俄而用則非有無而無  
用而體則有無非有無也也是以有無不定體用無恒  
誰能決定無明非有無也此又今我則已有  
謂矣即復有謂而未始有無之體者也

謂矣即復有謂而未始有無之體者也  
謂乎其果無謂乎又不知謂之有無尔乃疏  
謂言也莊生復無言也理出有言之教即前請筆言  
類是也既寄此言以詮於理未知斯言定有言耶定  
無言耶欲學理家非然非言教亦非天下莫大於  
秋豪之末而太山為小莫壽乎殤子而  
彭祖為天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  
為一夫以形相對則太山於秋豪也若各殺其  
不足於其性則秋豪不獨小其小而有餘形小不為  
大矣若以性足則秋豪大天下之足未有過於秋豪也  
其性足者為大則雖太山亦可稱小矣故曰天下莫  
大於秋豪之末而太山為小太山為小則天下無大

夫玄道窈冥真宗微妙故俄而用則非有無而無  
用而體則有無非有無也也是以有無不定體用無恒  
誰能決定無明非有無也此又今我則已有  
謂矣即復有謂而未始有無之體者也

謂矣即復有謂而未始有無之體者也  
謂乎其果無謂乎又不知謂之有無尔乃疏  
謂言也莊生復無言也理出有言之教即前請筆言  
類是也既寄此言以詮於理未知斯言定有言耶定  
無言耶欲學理家非然非言教亦非天下莫大於  
秋豪之末而太山為小莫壽乎殤子而  
彭祖為天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  
為一夫以形相對則太山於秋豪也若各殺其  
不足於其性則秋豪不獨小其小而有餘形小不為  
大矣若以性足則秋豪大天下之足未有過於秋豪也  
其性足者為大則雖太山亦可稱小矣故曰天下莫  
大於秋豪之末而太山為小太山為小則天下無大

夫玄道窈冥真宗微妙故俄而用則非有無而無  
用而體則有無非有無也也是以有無不定體用無恒  
誰能決定無明非有無也此又今我則已有  
謂矣即復有謂而未始有無之體者也

謂矣即復有謂而未始有無之體者也  
謂乎其果無謂乎又不知謂之有無尔乃疏  
謂言也莊生復無言也理出有言之教即前請筆言  
類是也既寄此言以詮於理未知斯言定有言耶定  
無言耶欲學理家非然非言教亦非天下莫大於  
秋豪之末而太山為小莫壽乎殤子而  
彭祖為天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  
為一夫以形相對則太山於秋豪也若各殺其  
不足於其性則秋豪不獨小其小而有餘形小不為  
大矣若以性足則秋豪大天下之足未有過於秋豪也  
其性足者為大則雖太山亦可稱小矣故曰天下莫  
大於秋豪之末而太山為小太山為小則天下無大

夫玄道窈冥真宗微妙故俄而用則非有無而無  
用而體則有無非有無也也是以有無不定體用無恒  
誰能決定無明非有無也此又今我則已有  
謂矣即復有謂而未始有無之體者也

謂矣即復有謂而未始有無之體者也  
謂乎其果無謂乎又不知謂之有無尔乃疏  
謂言也莊生復無言也理出有言之教即前請筆言  
類是也既寄此言以詮於理未知斯言定有言耶定  
無言耶欲學理家非然非言教亦非天下莫大於  
秋豪之末而太山為小莫壽乎殤子而  
彭祖為天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  
為一夫以形相對則太山於秋豪也若各殺其  
不足於其性則秋豪不獨小其小而有餘形小不為  
大矣若以性足則秋豪大天下之足未有過於秋豪也  
其性足者為大則雖太山亦可稱小矣故曰天下莫  
大於秋豪之末而太山為小太山為小則天下無大

夫玄道窈冥真宗微妙故俄而用則非有無而無  
用而體則有無非有無也也是以有無不定體用無恒  
誰能決定無明非有無也此又今我則已有  
謂矣即復有謂而未始有無之體者也

謂矣即復有謂而未始有無之體者也  
謂乎其果無謂乎又不知謂之有無尔乃疏  
謂言也莊生復無言也理出有言之教即前請筆言  
類是也既寄此言以詮於理未知斯言定有言耶定  
無言耶欲學理家非然非言教亦非天下莫大於  
秋豪之末而太山為小莫壽乎殤子而  
彭祖為天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  
為一夫以形相對則太山於秋豪也若各殺其  
不足於其性則秋豪不獨小其小而有餘形小不為  
大矣若以性足則秋豪大天下之足未有過於秋豪也  
其性足者為大則雖太山亦可稱小矣故曰天下莫  
大於秋豪之末而太山為小太山為小則天下無大

夫玄道窈冥真宗微妙故俄而用則非有無而無  
用而體則有無非有無也也是以有無不定體用無恒  
誰能決定無明非有無也此又今我則已有  
謂矣即復有謂而未始有無之體者也

謂矣即復有謂而未始有無之體者也  
謂乎其果無謂乎又不知謂之有無尔乃疏  
謂言也莊生復無言也理出有言之教即前請筆言  
類是也既寄此言以詮於理未知斯言定有言耶定  
無言耶欲學理家非然非言教亦非天下莫大於  
秋豪之末而太山為小莫壽乎殤子而  
彭祖為天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  
為一夫以形相對則太山於秋豪也若各殺其  
不足於其性則秋豪不獨小其小而有餘形小不為  
大矣若以性足則秋豪大天下之足未有過於秋豪也  
其性足者為大則雖太山亦可稱小矣故曰天下莫  
大於秋豪之末而太山為小太山為小則天下無大

夫玄道窈冥真宗微妙故俄而用則非有無而無  
用而體則有無非有無也也是以有無不定體用無恒  
誰能決定無明非有無也此又今我則已有  
謂矣即復有謂而未始有無之體者也

謂矣即復有謂而未始有無之體者也  
謂乎其果無謂乎又不知謂之有無尔乃疏  
謂言也莊生復無言也理出有言之教即前請筆言  
類是也既寄此言以詮於理未知斯言定有言耶定  
無言耶欲學理家非然非言教亦非天下莫大於  
秋豪之末而太山為小莫壽乎殤子而  
彭祖為天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  
為一夫以形相對則太山於秋豪也若各殺其  
不足於其性則秋豪不獨小其小而有餘形小不為  
大矣若以性足則秋豪大天下之足未有過於秋豪也  
其性足者為大則雖太山亦可稱小矣故曰天下莫  
大於秋豪之末而太山為小太山為小則天下無大

夫玄道窈冥真宗微妙故俄而用則非有無而無  
用而體則有無非有無也也是以有無不定體用無恒  
誰能決定無明非有無也此又今我則已有  
謂矣即復有謂而未始有無之體者也

謂矣即復有謂而未始有無之體者也  
謂乎其果無謂乎又不知謂之有無尔乃疏  
謂言也莊生復無言也理出有言之教即前請筆言  
類是也既寄此言以詮於理未知斯言定有言耶定  
無言耶欲學理家非然非言教亦非天下莫大於  
秋豪之末而太山為小莫壽乎殤子而  
彭祖為天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  
為一夫以形相對則太山於秋豪也若各殺其  
不足於其性則秋豪不獨小其小而有餘形小不為  
大矣若以性足則秋豪大天下之足未有過於秋豪也  
其性足者為大則雖太山亦可稱小矣故曰天下莫  
大於秋豪之末而太山為小太山為小則天下無大

夫玄道窈冥真宗微妙故俄而用則非有無而無  
用而體則有無非有無也也是以有無不定體用無恒  
誰能決定無明非有無也此又今我則已有  
謂矣即復有謂而未始有無之體者也

謂矣即復有謂而未始有無之體者也  
謂乎其果無謂乎又不知謂之有無尔乃疏  
謂言也莊生復無言也理出有言之教即前請筆言  
類是也既寄此言以詮於理未知斯言定有言耶定  
無言耶欲學理家非然非言教亦非天下莫大於  
秋豪之末而太山為小莫壽乎殤子而  
彭祖為天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  
為一夫以形相對則太山於秋豪也若各殺其  
不足於其性則秋豪不獨小其小而有餘形小不為  
大矣若以性足則秋豪大天下之足未有過於秋豪也  
其性足者為大則雖太山亦可稱小矣故曰天下莫  
大於秋豪之末而太山為小太山為小則天下無大

夫玄道窈冥真宗微妙故俄而用則非有無而無  
用而體則有無非有無也也是以有無不定體用無恒  
誰能決定無明非有無也此又今我則已有  
謂矣即復有謂而未始有無之體者也

謂矣即復有謂而未始有無之體者也  
謂乎其果無謂乎又不知謂之有無尔乃疏  
謂言也莊生復無言也理出有言之教即前請筆言  
類是也既寄此言以詮於理未知斯言定有言耶定  
無言耶欲學理家非然非言教亦非天下莫大於  
秋豪之末而太山為小莫壽乎殤子而  
彭祖為天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  
為一夫以形相對則太山於秋豪也若各殺其  
不足於其性則秋豪不獨小其小而有餘形小不為  
大矣若以性足則秋豪大天下之足未有過於秋豪也  
其性足者為大則雖太山亦可稱小矣故曰天下莫  
大於秋豪之末而太山為小太山為小則天下無大

夫玄道窈冥真宗微妙故俄而用則非有無而無  
用而體則有無非有無也也是以有無不定體用無恒  
誰能決定無明非有無也此又今我則已有  
謂矣即復有謂而未始有無之體者也

謂矣即復有謂而未始有無之體者也  
謂乎其果無謂乎又不知謂之有無尔乃疏  
謂言也莊生復無言也理出有言之教即前請筆言  
類是也既寄此言以詮於理未知斯言定有言耶定  
無言耶欲學理家非然非言教亦非天下莫大於  
秋豪之末而太山為小莫壽乎殤子而  
彭祖為天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  
為一夫以形相對則太山於秋豪也若各殺其  
不足於其性則秋豪不獨小其小而有餘形小不為  
大矣若以性足則秋豪大天下之足未有過於秋豪也  
其性足者為大則雖太山亦可稱小矣故曰天下莫  
大於秋豪之末而太山為小太山為小則天下無大

夫玄道窈冥真宗微妙故俄而用則非有無而無  
用而體則有無非有無也也是以有無不定體用無恒  
誰能決定無明非有無也此又今我則已有  
謂矣即復有謂而未始有無之體者也

夫玄道窈冥真宗微妙故俄而用則非有無而無  
用而體則有無非有無也也是以有無不定體用無恒  
誰能決定無明非有無也此又今我則已有  
謂矣即復有謂而未始有無之體者也

謂矣即復有謂而未始有無之體者也  
謂乎其果無謂乎又不知謂之有無尔乃疏  
謂言也莊生復無言也理出有言之教即前請筆言  
類是也既寄此言以詮於理未知斯言定有言耶定  
無言耶欲學理家非然非言教亦非天下莫大於  
秋豪之末而太山為小莫壽乎殤子而  
彭祖為天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  
為一夫以形相對則太山於秋豪也若各殺其  
不足於其性則秋豪不獨小其小而有餘形小不為  
大矣若以性足則秋豪大天下之足未有過於秋豪也  
其性足者為大則雖太山亦可稱小矣故曰天下莫  
大於秋豪之末而太山為小太山為小則天下無大

夫玄道窈冥真宗微妙故俄而用則非有無而無  
用而體則有無非有無也也是以有無不定體用無恒  
誰能決定無明非有無也此又今我則已有  
謂矣即復有謂而未始有無之體者也

謂矣即復有謂而未始有無之體者也  
謂乎其果無謂乎又不知謂之有無尔乃疏  
謂言也莊生復無言也理出有言之教即前請筆言  
類是也既寄此言以詮於理未知斯言定有言耶定  
無言耶欲學理家非然非言教亦非天下莫大於  
秋豪之末而太山為小莫壽乎殤子而  
彭祖為天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  
為一夫以形相對則太山於秋豪也若各殺其  
不足於其性則秋豪不獨小其小而有餘形小不為  
大矣若以性足則秋豪大天下之足未有過於秋豪也  
其性足者為大則雖太山亦可稱小矣故曰天下莫  
大於秋豪之末而太山為小太山為小則天下無大

夫玄道窈冥真宗微妙故俄而用則非有無而無  
用而體則有無非有無也也是以有無不定體用無恒  
誰能決定無明非有無也此又今我則已有  
謂矣即復有謂而未始有無之體者也

謂矣即復有謂而未始有無之體者也  
謂乎其果無謂乎又不知謂之有無尔乃疏  
謂言也莊生復無言也理出有言之教即前請筆言  
類是也既寄此言以詮於理未知斯言定有言耶定  
無言耶欲學理家非然非言教亦非天下莫大於  
秋豪之末而太山為小莫壽乎殤子而  
彭祖為天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  
為一夫以形相對則太山於秋豪也若各殺其  
不足於其性則秋豪不獨小其小而有餘形小不為  
大矣若以性足則秋豪大天下之足未有過於秋豪也  
其性足者為大則雖太山亦可稱小矣故曰天下莫  
大於秋豪之末而太山為小太山為小則天下無大

夫玄道窈冥真宗微妙故俄而用則非有無而無  
用而體則有無非有無也也是以有無不定體用無恒  
誰能決定無明非有無也此又今我則已有  
謂矣即復有謂而未始有無之體者也

謂矣即復有謂而未始有無之體者也  
謂乎其果無謂乎又不知謂之有無尔乃疏  
謂言也莊生復無言也理出有言之教即前請筆言  
類是也既寄此言以詮於理未知斯言定有言耶定  
無言耶欲學理家非然非言教亦非天下莫大於  
秋豪之末而太山為小莫壽乎殤子而  
彭祖為天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  
為一夫以形相對則太山於秋豪也若各殺其  
不足於其性則秋豪不獨小其小而有餘形小不為  
大矣若以性足則秋豪大天下之足未有過於秋豪也  
其性足者為大則雖太山亦可稱小矣故曰天下莫  
大於秋豪之末而太山為小太山為小則天下無大

夫玄道窈冥真宗微妙故俄而用則非有無而無  
用而體則有無非有無也也是以有無不定體用無恒  
誰能決定無明非有無也此又今我則已有  
謂矣即復有謂而未始有無之體者也

謂矣即復有謂而未始有無之體者也  
謂乎其果無謂乎又不知謂之有無尔乃疏  
謂言也莊生復無言也理出有言之教即前請筆言  
類是也既寄此言以詮於理未知斯言定有言耶定  
無言耶欲學理家非然非言教亦非天下莫大於  
秋豪之末而太山為小莫壽乎殤子而  
彭祖為天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  
為一夫以形相對則太山於秋豪也若各殺其  
不足於其性則秋豪不獨小其小而有餘形小不為  
大矣若以性足則秋豪大天下之足未有過於秋豪也  
其性足者為大則雖太山亦可稱小矣故曰天下莫  
大於秋豪之末而太山為小太山為小則天下無大

夫玄道窈冥真宗微妙故俄而用則非有無而無  
用而體則有無非有無也也是以有無不定體用無恒  
誰能決定無明非有無也此又今我則已有  
謂矣即復有謂而未始有無之體者也

謂矣即復有謂而未始有無之體者也  
謂乎其果無謂乎又不知謂之有無尔乃疏  
謂言也莊生復無言也理出有言之教即前請筆言  
類是也既寄此言以詮於理未知斯言定有言耶定  
無言耶欲學理家非然非言教亦非天下莫大於  
秋豪之末而太山為小莫壽乎殤子而  
彭祖為天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  
為一夫以形相對則太山於秋豪也若各殺其  
不足於其性則秋豪不獨小其小而有餘形小不為  
大矣若以性足則秋豪大天下之足未有過於秋豪也  
其性足者為大則雖太山亦可稱小矣故曰天下莫  
大於秋豪之末而太山為小太山為小則天下無大

夫玄道窈冥真宗微妙故俄而用則非有無而無  
用而體則有無非有無也也是以有無不定體用無恒  
誰能決定無明非有無也此又今我則已有  
謂矣即復有謂而未始有無之體者也





曰吾惡乎知之 若自知其所不知即為有

疏 若以知不知不知是也 然則物

之非不知邪 魚游於水水物所同咸謂之知然

然也既其無知無所說 庸詎知吾所謂知

之非不知邪 魚游於水水物所同咸謂之知然

然也既其無知無所說 庸詎知吾所謂知

之非不知邪 魚游於水水物所同咸謂之知然

然也既其無知無所說 庸詎知吾所謂知

之非不知邪 魚游於水水物所同咸謂之知然

然也既其無知無所說 庸詎知吾所謂知

之非不知邪 魚游於水水物所同咸謂之知然

然也既其無知無所說 庸詎知吾所謂知

之非不知邪 魚游於水水物所同咸謂之知然

然也既其無知無所說 庸詎知吾所謂知

之非不知邪 魚游於水水物所同咸謂之知然

然也既其無知無所說 庸詎知吾所謂知

之非不知邪 魚游於水水物所同咸謂之知然

然也既其無知無所說 庸詎知吾所謂知

之非不知邪 魚游於水水物所同咸謂之知然

然也既其無知無所說 庸詎知吾所謂知

之非不知邪 魚游於水水物所同咸謂之知然

而蘇之則無以 疏 後獲狙以為雌 雄麋鹿更相接

知所同之也 疏 夫利於彼者則害於此而天下

吾惡能知其辯 夫利於彼者則害於此而天下

吾惡能知其辯 夫利於彼者則害於此而天下

吾惡能知其辯 夫利於彼者則害於此而天下

吾惡能知其辯 夫利於彼者則害於此而天下

吾惡能知其辯 夫利於彼者則害於此而天下

吾惡能知其辯 夫利於彼者則害於此而天下

吾惡能知其辯 夫利於彼者則害於此而天下

吾惡能知其辯 夫利於彼者則害於此而天下

吾惡能知其辯 夫利於彼者則害於此而天下

吾惡能知其辯 夫利於彼者則害於此而天下

吾惡能知其辯 夫利於彼者則害於此而天下

吾惡能知其辯 夫利於彼者則害於此而天下

吾惡能知其辯 夫利於彼者則害於此而天下

吾惡能知其辯 夫利於彼者則害於此而天下

吾惡能知其辯 夫利於彼者則害於此而天下

吾惡能知其辯 夫利於彼者則害於此而天下

吾惡能知其辯 夫利於彼者則害於此而天下

吾惡能知其辯 夫利於彼者則害於此而天下

吾惡能知其辯 夫利於彼者則害於此而天下

非從而 疏 務猶事也 諸於也 體顯是長梧弟子

不就利不違害 無所避 疏 遠避也 體窮通

不喜求 直取不怒 疏 遠也 體窮通

不喜求 直取不怒 疏 遠也 體窮通

不喜求 直取不怒 疏 遠也 體窮通

不喜求 直取不怒 疏 遠也 體窮通

不喜求 直取不怒 疏 遠也 體窮通

不喜求 直取不怒 疏 遠也 體窮通

不喜求 直取不怒 疏 遠也 體窮通

不喜求 直取不怒 疏 遠也 體窮通

不喜求 直取不怒 疏 遠也 體窮通

不喜求 直取不怒 疏 遠也 體窮通

不喜求 直取不怒 疏 遠也 體窮通

不喜求 直取不怒 疏 遠也 體窮通

不喜求 直取不怒 疏 遠也 體窮通

不喜求 直取不怒 疏 遠也 體窮通

不喜求 直取不怒 疏 遠也 體窮通

不喜求 直取不怒 疏 遠也 體窮通

不喜求 直取不怒 疏 遠也 體窮通

不喜求 直取不怒 疏 遠也 體窮通

不喜求 直取不怒 疏 遠也 體窮通

言復為太早計也 疏 予我也莫何也夫至理無言

故亦安聽之何 疏 言則五浪我誠為汝安談汝

亦安聽何如亦言 旁日月挾宇宙 晝夜旁日

一之喻也 疏 旁依附也挾懷藏也天地

法以死生為晝夜旁日月之喻也 以萬物為一體

披宇宙 疏 為其脗合置其滑滑以隸相尊

所賦故專生焉而滑滑紛亂莫之能正各自是於一

方矣故為脗然自合之道莫若置之勿言委之自尔也

脗然無波 疏 脗無分別之貌也置任也滑亂也昏闇

際之謂也 疏 也隸卑僕之類也蓋隸稱也夫物情類

倒妄地專卑今聖人欲法此感為脗然合同之道可

人役役馳騁於其 聖人愚苑 苑然無知而

役役馳動之容也愚苑無知之貌九浴之人馳逐前

境勞役而不息體道之士志知廢照然然而若愚也

參萬歲而一成純 純者不雜者也夫參萬歲而

役役然勞形沐心而去彼就此唯大聖無執故故雖

往而與變化為一變化而常遊於獨者之難矣故

謂之而然則萬物一然也無物不然無時不成斯可

謂純 疏 夫聖人者與二儀合其德萬物同其體故

能變變化與出相與出相與出相與出相與出相與

經夷險參雜塵谷千殊萬異而淡然自 萬物盡

若不介懷抱一精純而常若妙極也 萬物盡

然無物而以是相蘊 蘊積也積長於萬歲則

物則萬物盡然也故不知死生先 疏 蘊積也夫物

後之所在彼我勝負之所如也 疏 情封執為

已及是以橫論萬物莫不我然彼不然堅說古今悉

皆自是也非是雖復萬物之多古今之遠是非蘊積

未有休時聖人順世汗隆動而 子惡乎知悅生

常寂參絲億載而純一然也 疏 子惡乎知悅生

之非惑邪 化相持故未知其非惑也 疏 子惡乎知悅生

物未始不均變化死生如何 子惡乎知惡死

一而獨悅生惡死非惑如何 疏 子惡乎知惡死

遂安於所任而不知歸於故鄉也焉知生之 疏

非夫強要焉知死之非夫還歸而惡之哉 疏

弱強之六言矣謂少年壯亂喪失桑梓遂安他土而

之非其遠其德也 麗之姬艾封人之子

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

於王所與王同匡牀食芻豢而後悔其

泣也 疏 泣也夫死生之變豈可知哉

與晉獻公其伐虢之國得美女一玉環三素取

而晉取女即虢國艾地守封疆人之女也臣正也

初去麗或難別親戚懷土之戀故涕泣沾襟後至晉

邦寵愛隆重與獻公同方床而進進進進進進進

情好既移所以悔其先泣一生之內情變若此況子

死生之異何能知哉莊子寓言故稱公為玉耳

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斲生乎 疏

也 疏 漸求也麗姬至晉悔其先泣為知死者

酒者且而哭泣夢哭泣者且而田獵 疏

蘇之事變也事皆變情亦異則死生之類不得同矣

故生時樂生則死時樂死矣死生雖異其於各得所

類一也則 疏 夫死生之變情皆變之異耳夫賢夢

何條哉 疏 夫死生之變情皆變之異耳夫賢夢

覺而夢吉亦何妨死樂而生憂 方其夢也不

知其夢也 疏 夫死生之變情皆變之異耳夫賢夢

不知夢之是夢亦猶方將死之日 夢之中又

不知死之為死各適其志何所感哉 覺而後

占其夢焉 疏 夫死生之變情皆變之異耳夫賢夢

知其夢也 疏 夫死生之變情皆變之異耳夫賢夢

實亦復占其夢想思度言而既覺以後方知是夢

是故生時樂生死時樂死何為當生而憂死哉 且

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 疏 夫大覺者

乃知大患慮在 疏 夫大覺者乃知大患慮在

懷者皆未寤也 疏 夫大覺者乃知大患慮在

道聖人初然獨覺知 而愚者自以為覺竊

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 疏 夫愚者大夢而

竊然以所好為君上而所惡為牧固 疏 夫愚者大夢而

遊昏在夢中自以為覺竊然然講專所知情之好者

君上情之惡者固固以此為情權可謂固 疏

齊物論

曰固也 仁也與汝皆夢也 疏

二長語名也夫固是真實子謂汝夢亦夢

也 疏 夫固是真實子謂汝夢亦夢

猶未寤也 疏 夫固是真實子謂汝夢亦夢

在夢中固言也夫固是真實子謂汝夢亦夢

亦結孟浪 是其言也其名為弔詭 疏

非常人之所知故謂之弔 疏 夫弔詭世世此乃玄

當事詭而不識其弔 疏 夫弔詭世世此乃玄

自非清通豈識其弔哉 萬世之後而一遇大

聖知其解者是且暮遇之也 疏

生者至 疏 且田萬年而一逢大聖知三界悉空四

希也 疏 且田萬年而一逢大聖知三界悉空四

甚為希遇論其財促其且 既使我與若辯矣

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

邪 疏 若而皆女也若不勝女也邪假問之詞也夫

使我與汝對爭汝勝我不勝汝勝 我勝若若不

定是我勝汝勝非耶固不可也 疏

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 疏

假令我勝於汝汝不及我我決是也 其或是也其

汝定非也各據偏執未足可依也 疏

或非也邪 疏 此言之勝負不定故或是則非是

非非也 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 疏

非則無廷故是非 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

彼我出自妄情也 疏

人固受其黠闇吾誰使正之 疏

辯之而不足自信以其與物對也辯終

日難聞至竟莫能正之故當付之自正耳 疏

各執偏見成謂自是故不能相知也相知已之所

非者他家之是也假令別有一人遣定職必此人還

有彼此亦不離是非各據妄情物或開或心必懷不

此見所以難聞不明三人各執使誰正之黠闇不明

之謂 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

能正之 疏 既與若同矣惡

齊物論

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故

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

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

矣惡能正之者也非若信則亦無緣復有非

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

何謂和之以天倪然之謂也

曰是不是然不然

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无

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

无辯是自然否彼我更對故無辯故和之以

待是非之辯為化聲之相待

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行所以窮年也

以自然之分任其無極之化尋斯以往

忘年忘義振於无竟故寓諸無竟

與之微陰也疏也獨也莊子寓言以暢夕理

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无特操

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

吾所待又有待

吾待蛇蚘蝮翼邪

而然者邪

吾待蛇蚘蝮翼邪

吾待蛇蚘蝮翼邪

吾待蛇蚘蝮翼邪

吾待蛇蚘蝮翼邪

吾待蛇蚘蝮翼邪

吾待蛇蚘蝮翼邪

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

喻適志與

不知周也

俄然覺則遽遽然周也

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

與今之不知胡蝶無異於夢之不知周也

而夢經百年者則無以明今

當莊周夢之與胡蝶則必有分

矣夫

此之謂物化

夫

死往來物理之變化也

死往來物理之變化也



之末嘗技之妙也常遊刃於空而况大軼乎

未嘗經聚於微礙也夫技術

劍刃也夫技術之妙遊刃於空微礙尚未曾經大骨

理當不犯况養生運智妙體其空良庖歲更刀

割也理中其族庖月更刀折也折刀也

道證空捨有易族庖月更刀折也折刀也

况凡鄙之心靈關塞今臣之刀十九年矣

觸境皆礙必損智傷神

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

也

必無餘地矣

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游刃

發於硎

其難為交錯聚林然為戒視為止

行爲遲

解得力少則如土委地

之躊躇滿志

徒倚既而風韻清遠所以高視四方志氣善刀而

藏之

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

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

有與也

也非人也

乎樊中

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斂畜

神雖王不善也

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

出

除當周平王時去周西度流沙適之屬實而內外經

書竟無其迹而此獨云死者欲明死生之理法一凡

聖之道均齊此蓋莊生寓言耳而老君為大道之祖為

天地萬物之宗豈有生死哉故託此言聖人亦有死生

以明死生之理也故老聃生行教并天備載諸經不

具言也秦失者姓秦名失陳道之士不知何許人也既

死且弔奚洎三號而弔弟子曰非夫子之友

邪怪其不節戶觀

非安

若此可乎

曰然

始也

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

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斂言而

言不斂哭而哭者

遁天倍情忘其所受

者謂之道天之刑

非刑戮古之遠

夫子順也

能入也

生哉

除當周平王時去周西度流沙適之屬實而內外經

書竟無其迹而此獨云死者欲明死生之理法一凡

聖之道均齊此蓋莊生寓言耳而老君為大道之祖為

天地萬物之宗豈有生死哉故託此言聖人亦有死生

以明死生之理也故老聃生行教并天備載諸經不

具言也秦失者姓秦名失陳道之士不知何許人也既

死且弔奚洎三號而弔弟子曰非夫子之友

邪怪其不節戶觀

謂是帝之駢解也... 則不承於生處於死... 則未始非吾所通也...

謂是帝之駢解也... 則不承於生處於死... 則未始非吾所通也...

謂是帝之駢解也... 則不承於生處於死... 則未始非吾所通也...

謂是帝之駢解也... 則不承於生處於死... 則未始非吾所通也...

謂是帝之駢解也... 則不承於生處於死... 則未始非吾所通也...

謂是帝之駢解也... 則不承於生處於死... 則未始非吾所通也...

謂是帝之駢解也... 則不承於生處於死... 則未始非吾所通也...

郭象注

莊子內篇人間世第四

不自用者為能隨變... 所適而不漸其累也

顏回見仲尼請行

疏 姓顏名回字子淵魯人... 仲尼者姓孔名丘字仲尼亦魯人

曰將之衛

疏 衛即殷紂之封... 曰奚為焉 疏 何所去為

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

疏 衛君即懿公之子蒯聩也... 荒淫昏亂縱

情無道其年少壯而威猛可畏獨行凶

疏 情無道其年少壯而威猛可畏獨行凶

不與民

疏 不與民

同欲也

疏 同欲也

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

疏 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

情無道其年少壯而威猛可畏獨行凶

疏 情無道其年少壯而威猛可畏獨行凶

不與民

疏 不與民

同欲也

疏 同欲也

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

疏 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

情無道其年少壯而威猛可畏獨行凶

疏 情無道其年少壯而威猛可畏獨行凶

其而不順物心... 輕用其國... 夫君人者動必稟

其而不順物心... 輕用其國... 夫君人者動必稟

其而不順物心... 輕用其國... 夫君人者動必稟

其而不順物心... 輕用其國... 夫君人者動必稟

其而不順物心... 輕用其國... 夫君人者動必稟

其而不順物心... 輕用其國... 夫君人者動必稟

其而不順物心... 輕用其國... 夫君人者動必稟

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 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

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 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

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 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

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 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

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 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

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 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

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 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

汝唯寂然不言耳言則王公必棄人以

君人之勢而角其捷辯以距諫飾非也

公衛侯也汝若行衛唯當默爾不言若有

其捷辯汝既恐而自將焚之其人言

也衛侯雖荒淫暴虐而甚俊辯聰明加持

而色將平之不能復自

口將管之自故解

所以口舌自

形跡無容暇

不能進善而更

成彼惡故也

之曰益多

用水救水

成備候之暴

未肯變也

之前矣

遭刑戮於暴

君人之前矣

王予比干是皆修其身以下偃拊人

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

而獨不聞之乎

堯禹二君已具前解

者今雍州郵縣是也

三國之君悉皆無道

實利亦乃規覓虛名

如斯今古共知汝獨不聞也

不能勝也而况若乎

攻之而汝乃欲空手

而往化之以道哉

猶與兵眾問罪夷凶

子行化不然之理亦

以也嘗以語我來

以試陳汝意

其形盡人臣之敬

勉屬身心盡誠奉國

言行忠謹無差二則

惡可也

充孔揚

與其心

乎

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

直者與天為徒與天為徒者知天子

之與己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己言

平而人善之斷乎而人不善之邪

一也故善與不善付之公

自然之理而為徒類是知帝王與我

謂與天為徒

謂之童子

者與人之為徒也

也人皆為之吾敢不為邪

者人亦無疵焉

是之謂與人為徒

成也

雖教誨之實也

有諷責之心也

於古故無

古為徒

不可仲尼曰惡惡可

不政之與事不真也

無二而張三條

於理不當亦不安 雖固亦无罪 雖於此亦不 於此三條雖後固既未 雖於此亦不 行李亦幸無各責者也 雖然止是耳矣夫

胡可以及化 罪則無矣 疏 胡何也 顏回化而 善未及濟時故何可以及化也 又解若止 猶師心 而勿行於理便是如其道衛公自遺始也

者也 披三術以適彼非無 疏 夫聖人虛已應時 遊虛谷今顏回預言教方思慮可 顏回曰吾 不既非忘淡薄故知師其有心也

无以進矣敢問其方 疏 顏生三術一朝頓 無方更請聖 師庶聞妙法 仲尼曰齋吾將語若有而為

之其易邪 夫有其心而為 疏 顏回股動致請 但能虛志吾當告汝必其有心為作便非 易之著 心齊之妙故有心而索宜道誠未易者也

皞天不宜 以有為易 疏 爾雅云夏曰皞天 其言言不宜以有為心齊也 顏回曰回之家 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如此則

可以為齋乎 疏 茹食也葷辛菜也齋者謂心 悉無酒可飲無葷可茹葷熟蔬也顏子家貧儒史具 素已經數月請若此得為齋不 曰是祭祀之齋

非心齋也 疏 尼父答言此是祭祀神君獻宗廟 回曰敢問心齋 疏 向談家貧事當祭祀 仲 尼曰若一志 夫其端而任 疏 志一汝心無復

其符獨化此下答於顏 無聽之以耳而聽之 子廣示心齋之術者也 疏 異端視寂虛志

以心 疏 耳根虛寂不疑官商 無聽之以心而 聽之以氣 疏 虛柔任物故去彼知覺取此虛

聽之以氣 疏 虛柔任物故去彼知覺取此虛 柔連之又連漸 聽止於耳 疏 聽此釋無聽之

心止於符 疏 符合也心起緣慮此與境合 以心者也 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 去心意

人問曰南華真經曰

而符氣性之自得 疏 如氣柔弱虛空其心寂泊志 此虛以待物者也 疏 惟方能應物此解而聽之 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 疏 道集於懷也

使實自回也 未始使心齊 疏 未稟心齊之教 如虛心者心齊妙道也 顏回曰回之未始得 既不能隨體以忘身 故有使其心齊

謂虛乎夫子曰盡矣 疏 夫子向說心齊 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 放心自得 實而 疏 夫子語顏生化衛之要慎莫據其樞要且復

入則鳴不入則止 譬之宮商應而無心故 強應也 疏 不入耳則止 譬之宮商應而無心故 強應也

無門無毒 使物自若無門者也付天下 禍害 疏 無門無毒 使物自若無門者也付天下 禍害

迹易無行地難 於斯 疏 迹易無行地難 於斯 疏

以偽 疏 夫端居絕跡理在不難行不踐地故當 慮涉物則難其理 為入使易以為天使難

者不全亦多失得之報 夫亦不亦其 疏 夫人情驅 淺而所以易欺天然取用斯理微細是故 聞以有

翼飛者矣未聞以充 疏 夫鳥無六翮必不可以搏空 無至虛之宅無由 疏 夫鳥無六翮必不可以搏空

知知者矣未聞以充 疏 夫鳥無六翮必不可以搏空 無至虛之宅無由 疏 夫鳥無六翮必不可以搏空

人問曰南華真經曰

彼闕者虛室生白 夫視有若無虛室者也 疏 瞻觀照也彼前境也闕空也觀察萬有悉皆空寂故 能虛其心室乃照真源而智惠明白隨用而生白道

吉祥止止 夫吉祥之所集者 疏 吉祥者福善 嘉慶之徵止者寂滅之智吉祥善福 夫且不止 止在寂靜之心亦先忘吉祥之善德也

是之謂坐馳 若夫不止於當不於極此為 外蔽未至而內已 疏 若不能形同槁木心若死灰 困矣豈能化物哉 疏 則雖容儀端拱而精神馳騁

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 夫使耳目閉 心馳者也 疏 夫使耳目閉 心馳者也

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蘧之所 行終而况散焉者乎 言物無貴賤未有不由 故世之所謂知者豈欲知而知哉所謂見者豈為見 而見哉若夫知見可以欲而為得者則欲賢可以得 賢為聖可以得聖乎固不可矣而世不知知之自知 因欲為知以知之不見見之自見因欲為見以見之 不知生之自生又將為生以生之故見因欲而求離朱 之明見耳而黃師曠之聰故心神奔馳於內耳目過 喪於外處身不遠而與物不真矣不真矣而 能合乎人間之變應乎世之節者未之有也 疏 是 斥之名也此近指以前心齊等法能造化萬物孕有 蒼生也伏牛乘馬號曰狀騰姓風即太吳凡蘧者三 皇已前無文字之君也言此心齊之道夏禹虞舜以 為應物綱紐伏犧几蘧行之以終其身而況世間凡 雜疎散之人軟嫩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

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其重 重其使欲 疏 葉莊王之玄孫尹成子名諸梁字子高齊梁葉姓太 號稱公王者春秋實為楚子而借稱王齊即姜姓太 公之裔其先禹之四岳或封於呂故謂太公為呂望 周武王封太公於營上是為齊國齊楚二國結好往 來玉帛使乎相繼不絕或急難而求救或問罪而請 兵情事不輕委寄其重是故諸梁憂慮詢道仲尼也

人問曰南華真經曰

人問曰南華真經曰



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急直空

而不可急齊侯欲歸往來心無其寔至於迎待

應其求也疏 齊侯欲歸往來心無其寔至於迎待

奉命既重疏 齊侯欲歸往來心無其寔至於迎待

匹夫猶未可動而况諸侯乎吾

其慄之疏 匹夫猶未可動而况諸侯乎

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

以權成疏 夫事無大小少有不以成爲權

仲丘寡之言少夫經營事縮抑乃多端雖復大小不

同而莫不以成遂爲歡適也故諸梁引前所常用發

也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 夫以成爲權

矣此楚王之疏 情若乖阻事不成遂則

則必有陰陽之患中國已結冰處於五藏

戰於五藏水炭炭之時之喜懼交集於一心陰陽勃

非患如何故下文云若成若不成而後無

患者唯有德者能之成政若任之於

者乎疏 安得喪於盡府任成敗於前途

也執粗而不臧穢無欲清之人 對火

恩涼明其所疏 臧善也清涼也承命嚴重心懷

儉薄人不敢思涼今吾朝受命而夕

飲冰我其內熱與 所饒儉薄而內熱飲冰

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未

事若不成必有入道之患是兩也成則

唯恐不成耳若果不成則恐疏 夫情事未大成敗

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疏

命也不可解於心自然結固 疏 夫孝子事

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千人聚

人爲主不亂則散故多賢不可以多君無疏

命即行無勞進退是之謂大戒 若君可逃而親

地而安之孝之至也疏 夫孝子養親務

安之忠之盛也疏 夫禮親事上志盡忠貞事

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

命德之至也知不可奈何者命也而安之則無

所遇爲命而不施心於其間然與至當爲一而無

疏 夫爲道之上而自安其心智者體道順之不

易施知窮達之必然置人情之能制是以安心爲

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

而忘其身事有必至理固常通故任之則事濟

心於其疏 夫臣子事君父必項致命盡情有事

不得止疏 夫臣子事君父必項致命盡情有事

其行可矣乃信道不篤而悅惡存懷不能與至

其行可矣乃信道不篤而悅惡存懷不能與至

其行可矣乃信道不篤而悅惡存懷不能與至

其行可矣乃信道不篤而悅惡存懷不能與至

其行可矣乃信道不篤而悅惡存懷不能與至

其行可矣乃信道不篤而悅惡存懷不能與至

其行可矣乃信道不篤而悅惡存懷不能與至

其行可矣乃信道不篤而悅惡存懷不能與至

當俱注而謀生慮死者疏 疏 疏 疏 疏

未見能成其事者也疏 疏 疏 疏 疏

以信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

下之難者也夫喜怒之言若過其實傳之

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溢過也喜怒

類妄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妄則其信之也莫則傳言者殃就傳過言似

言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

且以巧關力者始乎陽本共

乎陰欲勝情至則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至則多奇巧循理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以禮飲酒者始乎治治理也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亂澁酒淫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泰至則多奇樂荒淫斯甚當飲無節

凡事亦然始乎諒

凡事亦然始乎諒

凡事亦然始乎諒

凡事亦然始乎諒

凡事亦然始乎諒

凡事亦然始乎諒

凡事亦然始乎諒

凡事亦然始乎諒

凡事亦然始乎諒

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

夫煩生於簡事起於疏九情常事亦復如然莫不微此必至之勢也始則誠信終則鄙惡初起

於簡事起於微此合喻也夫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言者風波也故夫水因風而起波

也故因此風波之實而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遺風波而非行則實不喪矣夫

易為動蕩言喪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夫

巧言之作無他由也常由疏夫施設忿怒無所由

故也獸死不擇音氣息弗然於是並生

心厲譬之野獸之窮地首急情盡則和聲不至

而氣息不理弗然暴怒俱生痲瘋以相對之

也夫野獸困窮迫之窮地性命將死鳴不擇音氣

息弗然心生死疾忽然暴怒揮噬於人此是起

也冠核大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

知其然也夫寬以容物物必歸焉冠核太精則鄙

於自得之場不吝心生而不自覺也故大人蕩然放物

之心然自應情事相感物理自苟為不知其

然也孰知其終苟不自覺安能知其

物必拒之理數自相召不知所以且當故法言曰

無遷令疏承君令命以質傳之不得以

勸成任其直陳君令任彼事情無

也益則非安於天命率性任情無

勸成殆事危殆者疏故改其君命強勸彼我

美成在久美成者任其時化疏幸意而成

不由勸變惡成不及改成之則悔敗事至

故能長久惡成不及改成之則悔敗事至

心之所惡強勸而成不可不慎與疏命使乎先聖

不及多時尋當改悔

人聞世而年其行疏

法言深且夫乘物以遊心意也疏夫獨

宜戒慎且夫乘物以遊心意也疏夫獨

虛心以順物則何始之有哉託不得已以養

中至矣全矣斯接物之至者也疏不得已者

也必然而之事養中和之心斯何作為報也

真理之造極應物之至妙者乎何作為報也

齊所報之實何為為疏率已運命推理而行何須

莫若為致命此其難者直為致命最易而以

疏直致率情任於天命甚自簡易類閻將傳

衛靈公太子疏類閻自魯適衛將欲為太

子之帥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

天殺疏姓蘧名瑗字伯玉衛之賢大夫剛顯稟天

故言有人於此將為諸與之為無方則危吾

國與之為有方則危吾身夫小人之性引

則亂邦疏方猶法稟性凶頑不履仁義與之方

所以亡國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

知其所以過罪責於民而不自改疏己之無

校革百姓有罪誅戮極深唯見黔首之低不

知過之由已既知如風靡草是知責在於君

者吾奈之何疏然猶如是將奈之何蘧伯玉

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身也哉反覆

俱所以疏戒勸也已身不可率耳防慎諸君勿輕

為正身疏犯觸身履正道隨順機宜前歡其能問

後則示其形莫若就心莫若和形不乘其

身形從就不乖君臣之禮心雖然之二者有患

智和順跡混而事濟之也疏前之二儀略操方術既

疏未盡善猶有其患累也就不欲入就者形順入

疏郭注云就者形順和不欲出和者以義濟出

滅為朋為蹶若遂與同則是頹危而不扶持與

小異疏頹危也滅絕也崩壞也蹶敗也形容從就

同入彼惡則是顛危而不扶持故致顛覆

與彼俱亡也矣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為妖

為孽自顯和之且有含垢之聲濟彼之名彼將惡

然後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害疏變物為妖擊災也

自顯出己智不能韜光晦跡故有濟彼之名則塵而

彼且疏惡其勝己謂其妄生故擊故以事而害之

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无町畦亦

與之為无町畦彼且為无崖亦與之為无

崖達之入於无疵不立圭角疏町畦也畦

也入會也夫處世接物其道是難不可遂與和同亦

無容頓生乖忤或同嬰兒之愚鄙且復無知或類

田野之無畦畛無界畔縱奢侈之貪求任凶猛之殺

戮然後導之以德齊之以禮達斯趣者方會無累之

道汝不知夫螻蟻乎怒其臂以當車轍

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疏夫

螻蟻之怒臂非不美也以當車轍非敢耳今知

之所無奈何而欲強當其任即螻蟻之怒臂也疏

螻蟻有容也夫螻蟻鼓怒其臂以當軒車之轍雖

後自守不能之美者而必不勝其職任喻願闖欲

以已之才不能以當儲君之勢何戒之慎之積伐

異乎螻蟻怒臂之當車轍也

而美者以犯之幾矣積伐之才依汝之美疏

積蘊蓄也而汝也幾危也既備諸君應須戒慎

今乃蘊蓄才能自矜汝美犯觸威勢必致危亡汝

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為

其殺之之怒也恐其因有殺疏汝頭知世有

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

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蠟盛溺

而拊之不時雖被其患而意則缺街毀

首碎臂掩其不備故疏僕發也拊拍也街勒也

意有所至而愛有所立奇不悖耶

匠石之齊至于曲轅見櫟社樹疏

百圍疏繫約束也櫟社之樹特高常木枝葉覆蔭

者旁十數疏七尺曰仍此樹直疎蓋岑七十餘

行不輟疏石知其不材行塗直過曾不留視也

第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

不肯視行不輟何邪疏乃注立以視看自負

矣以從師未見材有若此怪大曰己矣勿言之

也以為舟則沈以為棺槨則速腐疏

器則速毀疏入開器物實固疑也以為門

戶則液滿以為柱則蠹疏木內蠹也為門

用故能若是之壽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

乎比乎哉若將比乎於文木邪曰汝將惡

果疏之屬疏夫在樹曰果相類之類在地曰疏

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季而

中道夭自摺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

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今匠石明之耳為

且也

若學于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疏

又惡知散木匠石以材能為無用故謂石

耶猶嫌其以為社自榮疏木意趣取於無用為

社以自榮乎門人曰密若無言彼亦直寄焉

以為不知己者話厲也言此木

不為社者且幾有翦乎

而以義譽之不亦遠乎社之義也夫無用者

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上見大木焉有異

結駟千乘隱將庇其所賴隱此千乘者以

材疏名疑有異能故致斯大夫仰而視其細枝

則拳曲而不可以為棟梁俯而見其大  
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為棺槨疏

其葉則口爛而為傷嗅之則使人狂醒  
三日而不已疏

嗟乎神人以此不材夫王不材於百官故  
也疏

宋有荆氏者宜楸柏桑疏

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禪傍者斬之  
者當斷取之也故未終其天幸而中道之

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

支離者願隱於膺肩高於頂疏

五管在上兩髀為脇疏

支離攘臂而遊於其間疏

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季又况支離其

德者乎神人無用於物而物各得自用歸功於  
美之實此支

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

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  
之衰也

羽莫之知載

禍重乎地莫之知避

世之大 疏 夫視聽知能若有涯分止於分內可以  
迷也 疏 夫生求其分外必遭天折全生所以為  
福天折所以為禍而分內之福輕於鴻毛貧賤之徒  
不知載之在己分外之禍重於地獄迷之徒不知  
避之去身比蓋流俗之常患也 己乎已乎臨人以  
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 夫畫地而趨使人猶之  
己而臨物與物不冥矣故大人不明我以釋彼而任  
彼之自明不德我以臨人而付人之自得故能強  
萬物而方同彼我泯然與 疏 己止也殆危也仲  
天下為一而內外同福也 疏 生衰周之末當澆  
之時執持聖訓歷國應聘願遠奔逐屢被試詞故重  
言已乎不如止而勿行也若用五德臨於百姓捨已  
効物必致危已猶如畫地作跡使人走逐徒 迷陽  
費巧勞無由得掩以已率物其義亦然也 迷陽

迷陽無傷吾行 迷陽猶迷陽也亡陽任獨不  
全其吾則九稱吾 疏 迷亡也陽明也動也陸通勤  
者莫不皆全也 疏 屋父令其晦跡輟宜放獨  
任之無為忘遺應物之明智既而 吾行卻曲無  
止於分內無傷吾全生之行也 傷吾足 曲成其行 疏 卻空也曲從順也虛空其  
自足 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 疏 山中之  
木根枝之徒為有用橫遭寇伐膏能明照以充  
燈炬為其有用故被煎燒豈獨膏木在人亦然 挂  
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 疏 故遭新伐  
俱供器用所以割之 俱為才能大於斤斧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  
知無用之用也 其生夫割肌膚以為天下者天  
下之所知也使百姓不失其自全而 疏 椒柏橘柚  
彼我俱適者悅然不覺妙之在身也 膏火桂漆  
斯有用也曲棘之樹齒之木白蠟之牛亢鼻之家  
斯無用也而曲棘之樹齒之木白蠟之牛亢鼻之家  
支離其德為無用之用也故郭注有用  
用則與彼為功無用則自全乎其生也

莊子內篇德充符第五  
郭象注 德充於內物應於外內外  
玄合信若符命而遺其形

魯有兀者王骀 疏 姓王名骀魯人也則一足  
曰兀形雖殘兀而心實盛

志故冠德充符 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 弟子  
而為篇首也 疏 若如也陪從王骀遊行稟學  
子 門人多少似於仲尼者也 常季問於  
仲尼曰王骀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  
中分魯 疏 姓常名季魯之賢人也王骀遊行外  
滿三千與孔子之徒中分魯 立不教坐不議虛  
而往實而歸 疏 弟子雖多曾無議說  
請益則虛心而往得理則實腹而 固有不言之  
歸又解未學無德亦為虛往也 教無形而心成者邪 也夫心之全也遺身形  
志五藏忽然離往 疏 是無復形容而玄道發兀如  
而天下莫能離 疏 是無復形容而玄道發兀如  
心成滿必固有 疏 是無復形容而玄道發兀如  
此眾乃從之也 是何人也 疏 聚眾極多欲顯德  
之之美故 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上也直後  
而未往耳上將以為師而況不若上者  
乎 疏 聖人 宣尼 呼 王骀 為 夫子 答 常 季 云 王 直 是 體 道  
在後未得往事上將專為師傳諮詢問道何況  
晚學之類不如上者乎請益服膺固其宜矣 奚  
假魯國上將引天下而與從之 夫神全  
物與物異者天下之所 疏 奚何也何但假藉魯  
不能遠矣但一國而已哉 疏 之一邦耶上將誘引  
字內稟承盛德猶 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  
恐未盡其道也 生其與庸亦遠矣 疏 王盛也庸常也先生孔  
之人門徒侍從盛於屋父以斯疑怪 若然者其  
應異常流與九常之人固當遠矣 用心也獨若之何 疏 然猶如是也王骀盛德  
者用心獨若何術 仲尼曰死生亦大矣 日變  
季不妄發此疑也 然死生之變 而不得與之變 疏 夫山舟潛遁新指還流雖復萬境皆然而死生最大  
變之大者也 而不得與之變 生不變於彼 夫山舟潛遁新指還流雖復萬境皆然而死生最大  
但王骀心冥造物與變化而遷移跡混人間將死生  
不能變者也 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

遺斯順 疏 遺失也雖復圓天顛覆方地墜  
之也 疏 遺失也雖復圓天顛覆方地墜  
無假明性命 而不與物遷 任物之 疏 靈心  
妙體真元既與道相應 命物之化 以化為命 而守  
故不為物所遷變者也 其宗也 不離至 疏 達於分命冥於外物唯命唯  
住其宗 常季曰何謂也 疏 物與化俱行動不乖寂故恒  
本者也 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 情苦之性殊  
背 疏 万物云云悉歸空寂倒置之類妄執是非於  
體也楚越迥遠相去數千里而於一體 自其同者  
中起數千之遠異見之徒例皆是也 視之萬物皆一也 疏 雖所美不同而有所美各  
是其所是則天下是一是也夫因其所美而異之則天  
下莫不異而浩然大觀者官天地府萬物知異之不  
足異故因其所同而異之則天下莫不異而異之則  
無不夫是我非彼美已而惡人自中知以下至于  
昆蟲莫不皆然然此明乎我而不明乎彼者爾若夫  
玄通混下之無非混而為一故能 疏 若夫玄通之士浩然無  
乘變任化造物而不相 疏 若夫玄通之士浩然無  
故能忘懷任物大順群生然同者異其同異 夫若  
者見其異至論衆妙之境非異亦非同也 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 宜生於不宜者  
無不宜無不宜 疏 耳目之宜宜於聲色者也且九  
故志其宜也 疏 情分別耽滯聲色故有宜與不  
宜可與不可而王骀混同萬物真一死 而遊心乎  
生豈於根塵之聞而懷美惡之見耶 德之和 疏 德之有也無不得而不和者亦未聞也故放  
不當而曠然無不通也 疏 目之宜故能遊道德之  
鄉放任乎至 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  
道之境者也 視喪其足猶遺土也 疏 夫物與物不同無物不能  
同則死生變化無往而非我矣故生為我時死為我  
順時為我順時為我散聚雖異而我皆我之則生  
故我耳未始有得死亦我未始有喪夫死生之變  
猶以為一 疏 觀其一則然無絲毫同彼我以死生

為稽察以形骸為逆旅去生如脫屣斷

足如遺土吾未見足以縶其心也

王駘一於死生均於彼我生為我時不見其得死為

我順不見其喪視萬物混而一之故雖兀足視之

如遺土

常季曰彼為己以其知

知其心以

其心

無慮忘知

混塵織而不

得在於無

得其常

物遇故常

異於物使

水而鑑於

引物使

從已耶

豈有意於

眾止

止是物來

容止群生

地唯松柏

故能為眾

非能為而

非謂指意

唯舜獨也

故九不正

三才受命

郭注曰下

呼木為下

正眾生

為正以正

非由用意

幸能正生

幸自能正

能正已復能正物正已正物自利他內外行圓各

為大聖真身既爾王駘亦然而奔安讓入故為標的

也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二人雄

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

是而非能遺名

守善始之心

死忘生何

無不

於生死而

萬物視死

過而已豈

徐之耶

用耳目

非須也

變化俱則

智也所知

無所差故

有全兀於

從是也

彼且擇日

彼且擇日

彼且擇日

彼且擇日

彼且擇日

彼且擇日

彼且擇日

彼且擇日

彼且擇日

彼且擇日

彼且擇日

彼且擇日

彼且擇日

彼且擇日

彼且擇日

其必不

謂申徒嘉

我止今我

齊執政乎

徒嘉曰先

此論德之

非計位也

此耶

彼物先

之曰鑑明

與賢人處

生也而猶

猶未去乃

有過則非

也而先生

言如是豈

非過乎

堯舜善計

欲輕在位

不自知乃

雖有德何

曰自狀其

當亡者

死也

少也

已謂己之

寡少

寡少

寡少

寡少

寡少

寡少

寡少

寡少

何而安之若命唯德者能之疏也夫  
素質形稟之天命雖有知計無如之何唯當  
安而順之則所造皆適自非盛德其孰能然遊  
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也然而不中  
者命也羿古之善射者弓矢所及為彀中夫利害  
同波者皆遊於羿之彀中耳雖張毅之出單豹之處  
猶未免於中地則中與不中唯在命耳而區區者各  
有所遇而不知命之自介故免乎弓矢之害者自以  
為巧然多已及至不免則自恨其謬而志傷神辱  
斯未能達命之情者也夫我之生也非我之所生也  
則一生之內百幸之中其坐起行止動靜遇會情性  
知能凡所有者九所無者九所為者九所遇者皆非  
我也理自余耳而橫生休戚乎其中斯又逆自然而  
失者

疏 羿善射矢不虛發彀中之地必被殘傷無  
問鳥獸罕獲免者偶然得免乃翻天命免不免非  
由工拙不遺形志皆遊於羿之彀中是知申徒  
兀足忽遭羿之一箭子產形全中地  
偶然獲免非人事故不足自多矣 人以其全  
足笑吾不全足者多矣 皆不知命而  
然而怒 見其不知命而怒 然暴戾之心也  
斯又不知命也 疏 不知天命妄計  
虧全况已形好壞被殘凡如此之人其流甚眾  
忿其無知怙然暴戾怨他人斯又未知命也 而  
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見至人之知命  
之怒而 往伯昏之所稟不言之教則不知先  
復常 廢向者之怒而復於常性也

生之洗我以善邪 不知先生洗我以善道故  
形而遺 疏 既適師門入於虛室廢棄忿怒反覆尋  
累矣 常不知師以善水洗滌我心為是我之  
性情自反覆進退尋其真測所 吾與夫子遊十  
由斯又忘於學心遺其係累 志形 疏  
九季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 故也  
我與伯昏遊於道德故能窮陰陽之妙要極  
至理之情微既其遺習忘形覺我之殘兀 今子  
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  
之外不亦過乎 形骸外矣其德內也今子與我  
不過哉 疏 德遊耳非與我交也而索我  
外好哉 德遊耳非與我交也而索我外交豈

不過哉此注意 子產蹙然改容更貌曰子  
更不勞別釋也 疏 蹙然蹙然貌也子產未能  
無乃稱 已悟則蹙 蹙然蹙然貌也子產未能  
識嫌方懷驚悚改容之貌更蹙 蹙然蹙然貌也子產未能  
惡之容悟知已至不用稱說者 曾元有兀者叔  
山無趾踵見仲丘 疏 叔山字也踵頻  
於魯國雖遭別足猶有學心所以接踵頻 仲丘曰  
來尋師訪道既無足因以為其名也 仲丘曰  
子不謹前既犯患若其矣雖今來何及  
矣 疏 子之修身不能謹慎犯於憲綱前已遭官  
矣 疏 患難艱辛形殘若此今來請益何所逮耶 无  
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  
士足 人之生也理自生矣直莫之為而任其自生  
矜之斯輕用其身而不知務也故五 今吾來也  
猶有尊足者存 明夫形骸者逆旅也 吾  
是以務全之也 去其矜謹任其 疏 無趾交  
重德輕身唯欲務借聲名不知務全生道所以觸犯  
憲章遭斯殘兀形雖虧損其德猶存是故頻煩追討  
務全道德以德比形故 夫天無不覆地無  
不載 天不為覆故能常覆地不為載故能常載使  
為人淨則有時而沒矣故物 吾以夫子為天  
為則則未足以終其生也

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 責其不謹不  
疏 夫天地毒毒毒毒無端而聖人德合二儀固當  
引善不棄惡知夫子尚不捨形殘善教之心豈  
是如 孔子曰上則陋矣 疏 聖跡無趾請學  
務其全生答淺問 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  
所聞無趾出 聞所聞而出 疏 夫子無趾也謂  
鄙陋情實多慚故無其無為也 疏 所聞方內  
之道而遠慮久處窮狗再得無趾惡聞故然而  
也 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  
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况全德之

入乎 全德者生 疏 勉勵也夫無趾殘兀尚美  
賢人君子形德兩全生便忘志生德 無趾語老聃  
充於內者也門人之類宜昂之焉 無趾語老聃  
曰孔子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實實  
以學子為 怪其方復 疏 實實恭勤貌也夫志  
言絕學華性生知而仲尼執帶文字專行聖跡實實  
勤敬問禮老君以汝格量故知其未如至人也學子  
何為 彼且斲以詼詭幻怪之名聞不  
知至人之以是為己 桎梏邪 夫無心者  
然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其弊也遂至乎為  
人之所為矣夫師人以自得者率其常然者也舍己  
効人而逐物於外者求乎非常之名者也夫非常之  
名乃常之所主故學者非為幻怪也幻怪之生必由  
於學禮者非為華藻也而華藻之興必由於禮斯必  
然之理至人之所無奈何故以為己之桎梏也  
疏 斲求也詼詭猶奇論也 在手曰桎在足曰梏即  
今之桎梏也彼之仲丘行於聖跡所學奇論怪  
異之事唯求虛妄幻化之名不知方  
外體道至人用此聲教為己枷鎖也 老聃曰胡  
不直使彼以死生為一條以可不可  
為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 欲以真  
無跡 疏 無跡前見仲丘談講之日何不使孔志  
其於解其桎梏也 無趾曰天刑之安可

解今仲丘非不實也 顧自然之理行則影從言則  
非為名則至矣而終不免乎名則孰能解之哉故名  
者影響也影響者形聲之桎梏也明斯理也則名迹  
尚彼可絕則性命可全矣 疏 仲丘意章詩書禮  
禮樂窮陳蔡圍商周執於仁義遺斯致則亦猶行則  
影從言則響隨自然之勢必至之宜也是以陳迹既  
與疵累斯起欲不困弊其可 魯哀公問於仲  
得乎故天然刑戮不可解也 疏 惡醜  
居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 惡醜  
也言衛國有人形容醜陋內德充滿  
為物所歸而哀駘是醜貌因以為名 丈夫與之  
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

入乎 全德者生 疏 勉勵也夫無趾殘兀尚美  
賢人君子形德兩全生便忘志生德 無趾語老聃  
充於內者也門人之類宜昂之焉 無趾語老聃  
曰孔子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實實  
以學子為 怪其方復 疏 實實恭勤貌也夫志  
言絕學華性生知而仲尼執帶文字專行聖跡實實  
勤敬問禮老君以汝格量故知其未如至人也學子  
何為 彼且斲以詼詭幻怪之名聞不  
知至人之以是為己 桎梏邪 夫無心者  
然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其弊也遂至乎為  
人之所為矣夫師人以自得者率其常然者也舍己  
効人而逐物於外者求乎非常之名者也夫非常之  
名乃常之所主故學者非為幻怪也幻怪之生必由  
於學禮者非為華藻也而華藻之興必由於禮斯必  
然之理至人之所無奈何故以為己之桎梏也  
疏 斲求也詼詭猶奇論也 在手曰桎在足曰梏即  
今之桎梏也彼之仲丘行於聖跡所學奇論怪  
異之事唯求虛妄幻化之名不知方  
外體道至人用此聲教為己枷鎖也 老聃曰胡  
不直使彼以死生為一條以可不可  
為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 欲以真  
無跡 疏 無跡前見仲丘談講之日何不使孔志  
其於解其桎梏也 無趾曰天刑之安可

母曰與為人妻盍為天子妾者十數而

未止也疏妻者齊也言其位齊於夫妾者接也

和入而已矣疏滅迹匿端謙居物後直置

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疏明物不由

聚祿以望人之腹疏明非求疏夫儲積倉廩招

不唱疏譬幽谷之響直而無心既不以

知不出乎四域疏不役思疏域分也志心道習

思運懷錄於疏且而雌雄合乎前疏夫才全者與

也疏無知慮夫聚集人物必不徒然今駘它為眾

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

寡人有其意乎其為人也疏其有遠處

人傳國焉疏委之以疏日月既久績鍊彌深是以

悶然而後應疏寵辱不足

悶然而後應疏寵辱不足

悶然而後應疏寵辱不足

悶然而後應疏寵辱不足

悶然而後應疏寵辱不足

悶然而後應疏寵辱不足

悶然而後應疏寵辱不足

也疏記若者無的當不係

亦乃同塵以避諱故疏寡人醜乎卒授之國

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郵焉若有

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疏

楚矣適見豚子食於其死母者疏食乳少

焉胸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已焉爾不得

類焉爾疏夫生者以才德為類死而才德去矣故生

類焉爾疏夫生者以才德為類死而才德去矣故生

類焉爾疏夫生者以才德為類死而才德去矣故生

類焉爾疏夫生者以才德為類死而才德去矣故生

類焉爾疏夫生者以才德為類死而才德去矣故生

類焉爾疏夫生者以才德為類死而才德去矣故生

類焉爾疏夫生者以才德為類死而才德去矣故生

類焉爾疏夫生者以才德為類死而才德去矣故生

類焉爾疏夫生者以才德為類死而才德去矣故生

類焉爾疏夫生者以才德為類死而才德去矣故生

類焉爾疏夫生者以才德為類死而才德去矣故生

類焉爾疏夫生者以才德為類死而才德去矣故生

類焉爾疏夫生者以才德為類死而才德去矣故生

其疏夫帝王官闈揀擇御女穿耳翦爪恐傷其形

形疏夫帝王官闈揀擇御女穿耳翦爪恐傷其形

形疏夫帝王官闈揀擇御女穿耳翦爪恐傷其形

形疏夫帝王官闈揀擇御女穿耳翦爪恐傷其形

形疏夫帝王官闈揀擇御女穿耳翦爪恐傷其形

形疏夫帝王官闈揀擇御女穿耳翦爪恐傷其形

形疏夫帝王官闈揀擇御女穿耳翦爪恐傷其形

形疏夫帝王官闈揀擇御女穿耳翦爪恐傷其形

形疏夫帝王官闈揀擇御女穿耳翦爪恐傷其形

形疏夫帝王官闈揀擇御女穿耳翦爪恐傷其形

形疏夫帝王官闈揀擇御女穿耳翦爪恐傷其形

形疏夫帝王官闈揀擇御女穿耳翦爪恐傷其形

形疏夫帝王官闈揀擇御女穿耳翦爪恐傷其形

形疏夫帝王官闈揀擇御女穿耳翦爪恐傷其形

形疏夫帝王官闈揀擇御女穿耳翦爪恐傷其形

形疏夫帝王官闈揀擇御女穿耳翦爪恐傷其形

形疏夫帝王官闈揀擇御女穿耳翦爪恐傷其形

形疏夫帝王官闈揀擇御女穿耳翦爪恐傷其形

形疏夫帝王官闈揀擇御女穿耳翦爪恐傷其形



寒涉暑治亂千變萬化與物使之和豫通而

不失於允雖涉乎至變不失其允然也使日夜

無卻任之使日夜無卻任之而

與物為春所賴也使日夜無卻任之而

接而生時乎心者也而俱化是之謂才全

才全之人接濟群品生長萬物應是之謂才全

形義更相較則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天下之

於傳水也其可以為法也無情至平故內

保之而外不蕩也洞照與物無私故能全其

其法也疏夫水性澄清鑒照於物大臣雖功非水

軌微工人同蓋妍醜也故下文云水平中聖大匠取則

焉況至人宜其合道和光利物模楷養生動而常寂

故云內保之而德者成和之脩也事得以成物

外不蕩者也德者成和之脩也得以和謂之

德必也夫成於庶事和於萬物者非盛德孰能之哉

以和而我不喪者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

無事不成無物不如此德之不歸明於味功伴

形也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歸明於味功伴

厚化而歸功於物者也德之不形也是以含德之

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

至道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三其國吾與孔亡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猶欲遺形骸忘貴賤也

性謂之指字子嘗宣門人在四科之數甚有孝德

魯人也異日猶也也南面君位也初始未悟於於

魯君執持綱紀憂於此也庶幾有教誨於其夫死用斯

治術為至美至通今聞居父言談且陳才德之義

侯悟解方覺前非至通愛死之言更成虛幻執紀南

位觀魯邦若蠅角視已莊如隙影友仲厚以全道德

禮司寇以異君臣故知莊老之談其風清遠德充之

美一至闡政支離無朕說衛靈公靈公

悅之而視全人其脰肩有甕瓮大瘻說

齊桓公桓公悅之而視全人其脰肩有

偏情一往則醜者更疏闡曲也謂孽曲企腫而

好而好者更醜也疏行服腎也謂支體坼裂

傷殘病復無脣也瓮盆也瓶頸也肩肩細小貌也而

支離殘病企腫而行瘠瘦之病如盆甕此二人者

窮天地之陋而俱能忘形建德體道談玄遂使齊衛

兩君欲風愛悅美其盛德不覺病醜視全人之頭

翻小自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其德

順物則物忘其醜長疏大聖支離道德長遠遂

於逆物則物忘其好疏使齊侯衛主忘其醜惡人

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志

生則愛之死則棄之故德者世之所不忘也形者理

之所不存也故夫忘形者非忘也忘形而忘德者

也食粟也天自然也以前四事養生有之粟既受

自天然各率其性聖人順之故無所用己也既受

食於天又惡用人疏既粟之自然其理已足則

避禍物無妄然皆天地之會至理所趣以自思之非

我思也必自不思非我不思也或思而免之或思而

不免或不思而免之或不思而免之疏粟之自

此皆非我也又粟為裁任之而自至也疏然各有

定分何須分外添足人情疏視若人無

違天人故至悔者也疏有人之形

有人之形故擊於人疏容體道虛志無是非之情慮

世間此解疏容體道虛志無是非之情慮

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

故付之疏譬彼靈真絕無性識既忘物我

於物也疏何有是非此解無人之情故也

小哉所以屬於人也疏若人疏屬俗形係人

群與物不殊故稱小疏警乎大哉獨成其天

也此結有人之形耳疏警乎大哉獨成其天

無情故浩然無不任無不任者有情疏警乎大

之所未能也故無情而獨成天也疏警乎大

數萬境都忘智德高深深照宏遠故歎美疏惠子謂

莊子曰人故无情乎疏前文云有人之形

然莊惠二賢並遊心方外故常稟而為論端疏莊子

耳欲顯明斯義 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

情之非解形貌 疏 既名謂之入理懷情慮若無情識

貌之非解形貌 疏 既名謂之入理懷情慮若無情識

非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 以是非為

無情者非木石其懷也止言不以好惡緣慮分於遂

成性而內理其身者也何則蘊虛照之智無情之情

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 疏 因任自

其身 未明生之自 疏 苦不資益生道何得有此

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 自足於

惡內傷其身 夫好惡之情非所以益生祇

樹而吟據槁梧而瞑 夫神不休於性分之內

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 神勞精倚樹據

非情之且睡此世之所謂情也而云天選明夫情者

用情於其間哉 疏 選按也鳴言說也自然之

持無勞措意分外益生而子稟性聰明辨析明理執

馬非德堅守斯論以此自多信有其言而無其實能

伏眾人之口不能伏眾人之心今子分外誇詭即是

南華真經注疏卷二

南華真經注疏卷第三

莊子內篇大宗師第六

郭象注 疏 天地之大萬物之富其

唐西華法師成玄奘疏

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 知天

所為者皆自然也則內放其身而外冥 疏 天者謂

至者造極之名天之所為者謂三景晦明四時生殺

風雲舒卷雷雨寒溫也人之所為者謂手捉脚行目

視耳聽心知工拙九所施為也知天之所為者謂自

爾非關修造豈由知力是以內放其身外冥於物浩

然大觀與眾玄同窮 知天之所為者天而生也

理盡性故稱至也 知天之所為者天而生也

知者不能知而知自知耳不知耳不知也則不知也則

知出於不知矣自為耳 疏 不為也則不知也則

不為矣為出於不知故以不為為主知出於不知故

以不知為宗是故真人遺知而不知也 疏 行

自然而生坐忘而得故知稱絕而為名去也 疏 行

兩流川源岳瀆非關人力此乃天生能 知人之所

知所知並自然也此解前知天之所為 知人之所

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

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

也 乃象天地以奉之故天地萬物凡所有者不可一

日而相無也一物不具則生者無由得生一理不至

則天年無緣得終然身之所有者知或不知也理之

者存者為或不為也故知之所有者博在上者莫能

司存心之明闇亦有有限極用其分內終不強知斯以

其知之所折能如是者其知之所不知也故得盡其天年

可謂知之盛美者也 雖然有患 雖知任天之無患

也 疏 知雖盛美猶有患累 夫知有所待而後

當 夫知者未始無可無不可故必有待 其有待

者特未定也 有定則 疏 夫知必對境非境不

亦待奪無常唯當境知兩忘能所雙絕 庸詎知吾

者方能無可無不可然後無患也 庸詎知吾

所謂天之非人乎 所謂人之非天乎 我

有涯天也心欲益之人也然此人之所謂耳物無非

天也者自然者也人皆自然則治亂成敗遇與不遇

非人為也 疏 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如能運用無非

皆自然耳 疏 自然是知天之與人理歸無二故謂

天則人謂人則天九庸之流詎曉斯旨所言 且有

吾者莊生自稱此則混合入天混同斯旨也 且有

真人而後有真知 有真人而後天下之知 疏

夫聖人者誠能冥真合道忘我遺物懷故聖德然後

有此真知是以混一真人而無遺累真知之狀列在

下文 何謂真人 疏 假設疑問 古之真人不

逆寡 九寡皆不逆則 疏 寡少也引古御今崇本

不雄成 不雄成而處物先 疏 為而不宰

不謀士 謀士謀謀以攻之者也 疏

不不自得也 非以自得失心者也 疏 天門已

不濡入火不熱是知能登假於道者

也 若此言夫知之登至於道者若此之遠也理固

介懷登高履危豈復驚懼真知之士  
有此功能昇至玄道故得如是者也  
古之真人

其寢不夢無意也其覺無憂當所遇  
情意妄想也而真人無情慮絕思想故雖  
寐寂泊而不夢以至覺悟常適而無憂也  
其食

不甘理當混迹人間同塵而食不  
深真人之息以踵乃在根本其息深  
智照凝寂至於氣息亦復徐  
遲胸踵中來明其深靜也  
衆人之息以喉屈

服者其嗟言若哇氣不其  
馳競言語喘息唯出咽喉情躁氣促不能深靜  
屈折起伏氣不調和咽喉之中恒如哇碍也  
其

者欲深者其天機淺深根極極然後  
嗜諸塵而情欲深重者其天然機神  
淺銳故也若使智照深遠豈其然乎  
古之真人

不知說生不知惡死與化為其  
氣散而死死為我順既冥  
變化故不以悅惡存懷  
其出而訢其入不

距泰然而時應出生本無情於忻樂時  
任之也  
應入死豈有意於距諱耶  
脩

然而往脩然而來而已矣奇之至理故往  
雖復死往來曾無意戀之者也  
不志其

所始不求其所終終始變化皆忘之矣豈直  
雖復死往來曾無意戀之者也  
不志其

也始生也終死也生死都遺曾無帶着豈直獨  
也忘其生而偏求於死耶終始均平所運斯道

受而喜之不問所受者何物疏善所志而  
也志其生而偏求於死耶終始均平所運斯道

復之復之不由於疏反未是之謂不以心  
識乃至也

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人生而靜  
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物之感人無窮人之逐欲無窮  
則天理滅矣真人知用心則捐道助天則傷生故不  
也是謂者指斥前文捐道助天則傷生故不

也是謂者指斥前文捐道助天則傷生故不  
也是謂者指斥前文捐道助天則傷生故不

也是謂者指斥前文捐道助天則傷生故不  
也是謂者指斥前文捐道助天則傷生故不

也是謂者指斥前文捐道助天則傷生故不  
也是謂者指斥前文捐道助天則傷生故不

也是謂者指斥前文捐道助天則傷生故不  
也是謂者指斥前文捐道助天則傷生故不

容寂傷於靜其顛顛類大朴疏顛顛也類  
真人降世誕氣異九非直智照靈明志力弘普  
亦乃感容開雅相免端嚴日月角強即斯類也  
凄

然似秋殺物非煖然似春生物非喜怒通  
四時夫體道合變者與寒暑同其溫嚴而未嘗有  
也聖人無心有感斯應感思道務寬猛通機同  
也素秋之降霜本無心於肅殺似青春之生有  
宜有意於仁惠是以真人如雷行風動木

與物有  
宜而莫知其極無心於物故不奪物宜疏真  
應世赴感隨時與物交涉必有宜便而虛  
心慈愛常善救人量等太虛故莫知其極  
故聖人

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竟攻策支  
成湯滅夏周武伐殷並上合天時下符人事所以與  
動于戈弔民問罪雖復殄亡邦國而不失百姓歡心

利澤施乎萬世不為愛人因人心之所  
故不失人心也夫白日登天六合俱照非愛人而照  
之也故聖人之在天下燦焉若春陽之自知故蒙澤  
者不謝溥乎若秋霜之疏利物滋澤等陽春豈  
自降故凋落者不怨也  
疏直一時乃施乎萬世而  
芻狗百姓故者不怨也  
疏夫聖人無  
無偏愛之情故樂通物非聖人也  
樂也直莫

物自通夫懸鏡高臺物來斯照不迎不送豈非  
謂樂通故知授意  
有親非仁也至仁無親任  
於物非聖人者也

則非至仁也天時非賢也而自合之賢也  
則非至仁也天時非賢也而自合之賢也

子也不能一是非之塗而就利疏未能一窮通  
情榮辱封執是非者身且當矣  
能自達焉能君子人物乎  
善為士者道名而自得故  
名當其實而福應其身  
疏矯行求名失其己性  
道之士  
亡身不真非役人也從物受役多矣安  
能役  
疏夫矯行求名亡已斯  
人乎  
疏乃受人驅役焉能役人哉  
若狐不借

務光伯夷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

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  
者也斯皆舍己役人疏姓狐字不借古之賢人  
謀投河而死務光黃帝時人身長七尺又云夏時人  
餌蕪養性好鼓琴湯讓天下不受自負石沈於盧水  
死夷弟相讓不肯嗣位關西伯有道試往觀焉妻文  
王崩武王伐紂夷奔扣馬而諫武王不從遂隱於河  
東首陽山不食其粟卒餓而死箕子殺紂賢臣諫紂  
不從遂遭奴戮胥餘者箕子名也又解是楚大夫伍  
奢之子名員字子胥吳王夫差之臣忠諫不從抉眼  
而死屍沈于江紀他者姓紀名他湯時適人而聞湯  
讓務光恐及乎已遂將弟子陷於厥水而死申徒狄  
聞之因以蹄河此數子者皆矯情偽行充志立名分  
外波蕩遂至於此自鏡自沈促齡人命而芳名令譽  
傳諸史籍斯乃被他驅使何能役人哉  
古之真人

其狀義而不朋與物同宜疏狀述也義宜也  
所宜而虛已均  
若不足而不承足也下之而無  
平曾無偏黨也  
疏輒冲虎獨如神智不足率性而  
不承也  
疏輒冲虎獨如神智不足率性而  
不承也

與乎其觚而不堅也常遊於獨疏觚獨也  
枋復放任容與自得遊逸  
獨化之場而不固執之  
疏張廣大兒也靈府寬闊與虛空  
也乃至於實疏等量而智德真實故不浮華  
那

那乎其似喜乎和道故似喜也疏那那喜兒  
化所遇斯適實忘喜  
怒故云似喜者也  
常居必然  
疏崔動也已止也真人寂寂應物無方  
之極  
疏崔動也已止也真人寂寂應物無方  
之極

痛乎進我色也不以物疏痛聚也進益  
也故能適我益我神色終無減損者也  
與乎止我

德也無所疏雖復應動隨物運機而相容  
也屬乎其似世乎同行故若屬也  
疏屬危也  
於安危與於禍福而和光同世亦似屬乎如孔子之  
困匡人文王之拘美里雖遭危厄不廢無為之事也  
警乎其未可制也自得疏然高遠超然

警乎其未可制也自得疏然高遠超然

警乎其未可制也自得疏然高遠超然

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  
者也斯皆舍己役人疏姓狐字不借古之賢人  
謀投河而死務光黃帝時人身長七尺又云夏時人  
餌蕪養性好鼓琴湯讓天下不受自負石沈於盧水  
死夷弟相讓不肯嗣位關西伯有道試往觀焉妻文  
王崩武王伐紂夷奔扣馬而諫武王不從遂隱於河  
東首陽山不食其粟卒餓而死箕子殺紂賢臣諫紂  
不從遂遭奴戮胥餘者箕子名也又解是楚大夫伍  
奢之子名員字子胥吳王夫差之臣忠諫不從抉眼  
而死屍沈于江紀他者姓紀名他湯時適人而聞湯  
讓務光恐及乎已遂將弟子陷於厥水而死申徒狄  
聞之因以蹄河此數子者皆矯情偽行充志立名分  
外波蕩遂至於此自鏡自沈促齡人命而芳名令譽  
傳諸史籍斯乃被他驅使何能役人哉  
古之真人

其狀義而不朋與物同宜疏狀述也義宜也  
所宜而虛已均  
若不足而不承足也下之而無  
平曾無偏黨也  
疏輒冲虎獨如神智不足率性而  
不承也  
疏輒冲虎獨如神智不足率性而  
不承也

與乎其觚而不堅也常遊於獨疏觚獨也  
枋復放任容與自得遊逸  
獨化之場而不固執之  
疏張廣大兒也靈府寬闊與虛空  
也乃至於實疏等量而智德真實故不浮華  
那

那乎其似喜乎和道故似喜也疏那那喜兒  
化所遇斯適實忘喜  
怒故云似喜者也  
常居必然  
疏崔動也已止也真人寂寂應物無方  
之極  
疏崔動也已止也真人寂寂應物無方  
之極

痛乎進我色也不以物疏痛聚也進益  
也故能適我益我神色終無減損者也  
與乎止我

德也無所疏雖復應動隨物運機而相容  
也屬乎其似世乎同行故若屬也  
疏屬危也  
於安危與於禍福而和光同世亦似屬乎如孔子之  
困匡人文王之拘美里雖遭危厄不廢無為之事也  
警乎其未可制也自得疏然高遠超然

警乎其未可制也自得疏然高遠超然

警乎其未可制也自得疏然高遠超然

警乎其未可制也自得疏然高遠超然

警乎其未可制也自得疏然高遠超然

警乎其未可制也自得疏然高遠超然

警乎其未可制也自得疏然高遠超然

警乎其未可制也自得疏然高遠超然

警乎其未可制也自得疏然高遠超然

警乎其未可制也自得疏然高遠超然

警乎其未可制也自得疏然高遠超然

警乎其未可制也自得疏然高遠超然

世表故不連平其似好閉也歸遠莫

可禁制也連平其似好閉也歸遠莫

見其門昏然音聲以如開閉不聞見人悅平志

其言也自發故悅然也疏悅無心也悅平志

以刑為體刑者治之也以禮為翼所以自行

耳非疏用刑法為治政之體本以知為時者

非我唱以禮為循循非我作疏循順也用時

候以禮接物備順物情以刑為體者紳乎

其殺也任治之自殺疏治體者以殺止殺殺一

懲萬故雖殺而寬簡是以禮為翼者所以

行於世也順世之所行疏禮維忠信之薄而為

無以立非禮勿動非禮勿言人而無禮胡不遵死是

以知為時者不得已於事也夫高下相受

也小大相群不得已之勢也曠然無情群知之府也

也夫物各有足於本也付群德之自循也

疏既忘懷於美惡亦遺蕩於愛憎故好與其也

一其不一也一其不一也夫不一也夫不一也夫

不為徒無有而不其不一與人為徒彼彼而

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夫真人同天而為類也

也其有夜且之常天也道也故知死生者命

物之情也夫真人在畫得盡在夜得夜以死生

特以天為父而身猶愛之而况其卓乎

卓爾獨化之謂也夫相因之功莫若獨化之至也

父故晝夜之變寒暑之節猶不敢隨天安之况乎

卓爾獨化至於玄冥之境又安得而不任之哉既任

之則死生變化卓者獨化之謂也彼之眾人真

而重之至於晝夜寒暑不能返逆况乎至道獨真

死之而况其真乎夫真者不假於物而自然

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

忘於江湖與其不足而相愛疏此起譬也江

自各足深淵無復往還彼此相忘恩情斷絕泊乎

遠矣亦猶大道之世物各適遠處大聖聞不相來往

為仁踐踐以為父子兄弟懷情相敬聖人羞之良

非雙道然後出生入死隨變化而遊遊莫往莫來

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

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

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夫形生老

謂之固矣方言死生變化之不可逃故先擊無

不知也夫無知之力莫大於變化者也故乃揭天

今交一臂而失之皆在冥中去矣故而視之若前

今之所遇可憐夜半聞鐘以警真理玄遠也有

正合其宜隱山嶽於澤中遊之徒心靈應味

真謂山舟寧固不動驕然豈知冥中寶藏小大有

運無時暫息昨我今我其義亦然也

宜猶有所遷 不知與化為體而思藏之使不化以禁其日變也故夫藏而有之者不能

得所遷是恒物之大情也 無所與而都任與與化無不一故無外無內無死無生

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 人形乃萬化之通耳未足獨喜也無極之中所遇者皆若

物之所不得遷而皆存 夫聖人遊於變化之極是以唯形與喜不可勝計

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 此又同萬物之化其為天下之係屬也夫人之性明暗

有信無為无形 有無情之情故無為也 明也

受 莫能受而有之可得而不可見 咸得自容

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 有而無也

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 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

之以挈天地 疏 稀章氏得

不心 日月得之終息 疏 道法得終

也 堪坏得之以 馮夷得

之以遊大川 疏 姓馮名夷弘農華陰潼鄉堤首

得之立乎比極 疏 人面鳥身乘龍而行與顛

有虞下及五伯 疏 彭祖得之上及

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 無

子曰之季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 疏 當

懷道人也 孺子猶稚子也 女偶久聞至道故能攝衛

養生字雖老猶有童顏之色... 既異九人是故子葵問其何以致此也曰吾聞道矣

伯子葵曰道可得學耶... 夫下梁倚有聖人之才而无聖人之道我有所

人之道而无聖人之才... 美然以才方道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為

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 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疏庶幾也其近也

七日而後能外物... 所以易矣身之物親近所以難守經七日然後

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 疏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

能朝徹... 能朝徹也死生一觀物我兼忘惠照朝徹而後

能見獨... 能見獨也當所遇而安之忘先後疏夫至道誠然

斯勝境謂之見獨... 斯勝境謂之見獨故老經云寂寞而不改見獨而

後能无古今... 後能无古今與獨疏而俱往不為物境所遷

無不生不滅... 無不生不滅其名為摠也夫與物其者物榮亦

後能无古今... 後能无古今與獨疏而俱往不為物境所遷

無不生不滅... 無不生不滅其名為摠也夫與物其者物榮亦

其名為摠也... 其名為摠也夫與物其者物榮亦不滅也

摠也者摠而後成者也... 摠也者摠而後成者也物榮而獨不榮

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 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疏子葵性女獨之

諸副墨之子... 諸副墨之子疏諸之也副副也墨翰墨也翰墨

聞諸洛誦之孫... 聞諸洛誦之孫疏臨本謂之副墨皆文謂之洛

孫聞之瞻明... 孫聞之瞻明疏瞻也亦至也讀誦精熟功

聞之聶許... 聞之聶許疏聶登也亦是附耳私語也既誦之

役疏... 役疏也須依教遵循勤行勿怠懈而不行道無由致

需役聞之於謳... 需役聞之於謳疏謳誦也既因教悟理依辭

需役聞之於謳... 需役聞之於謳疏謳誦也既因教悟理依辭

於謳聞之玄冥... 於謳聞之玄冥疏玄冥者所以名疏玄者深遠

玄冥聞之參寥... 玄冥聞之參寥疏參寥者所以名疏參者深遠

參寥聞之疑始... 參寥聞之疑始疏疑始也天道超此四句離

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為首以生... 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為首以生

者吾與之友矣... 者吾與之友矣疏子祀四人未詳所據觀其

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為友... 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為友疏目擊道存

者將以子為此拘拘也... 者將以子為此拘拘也疏造化也造物猶

高於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冷... 高於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冷疏

其心間而無事... 其心間而無事疏

其心間而無事... 其心間而無事疏

不以疏死生猶為一體疾患豈復懷故雖躋  
為患曲樓拘拘而心相附遂不以為事

躋而鑑于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  
予為此拘拘也無差也與物嗟耳疏

受疾力行照臨于井既見已貌遂使發傷嗟乎夫  
道自然造物均等豈偏於我獨此拘拘欲顯明物理

故寄故子祀曰汝惡之乎疏  
淡水土交契心

故有疑曰亡予何惡疏  
亡無也存亡死生本自無

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為鷄子因以求  
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為彈子因

以求鷄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為輪以  
神為馬子因以乘之豈更駕哉

則無往而不因疏  
假令陰陽二氣漸而化我左右

無因而不可也疏  
兩臂為鷄為輪神有知而作於鷄為

鷄則夜候天時無識而為輪神有知而作於鷄為  
演而變化乘輪馬以遊遊荷隨任以安排亦於何而

者且夫得者時也當所謂之時失者順也  
時不暫停順往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

也疏  
得者生也失者死也夫忽然而得時應生也

生處於順則不惡於死既其  
無休無惡何憂樂之入乎此古之所謂解

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一不能自解  
之矣故能解則無所不疏  
順忘時蕭然無係古

解不解則無所不解也疏  
昔至人謂為懸解若夫

當生應死而以憎惡存懷者既內  
心不能自解故為外物結縛之也且夫物不勝

天久矣吾又何惡焉  
能無死生而惡之哉疏

玄天在上猶有晝夜之殊況人居出開焉能無死生  
之變且物不勝天非唯今日我復何人獨生憎惡

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  
而泣之疏  
環繞也喘喘氣息急也子與語託俄

而泣之疏  
頃之問子來又病氣奔欲死既將屬

子犁往問之曰叱避無恒化  
而哭之也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夫死生猶落森耳於理當存不存人  
疏  
夫死生也

士其一死生而朋友臨終和光往問故北倚其戶  
破親族令避傍近正欲變化不欲驚但

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為將  
奚以汝適以汝為鼠肝乎以汝為蟲臂

乎疏  
又復也奚何也適往也倚戶觀化與之而語

知方外適往何道變作何物將汝五藏為鼠之  
肝或化四支為蟲之臂任化而往所遇皆適也子

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  
陽於人不翅於父母

之變而疏  
自此已下是子來臨終答子犁之

夜之語者也疏  
辭也夫君子待親尚且唯命命况

陰陽造化何嘗二親乎故知親之  
教出或有焉拒於陰陽未之有也彼近吾死

而我聽我則得矣彼何罪焉  
死生猶

未足為遠也時當死亦非所禁而橫有不聽之心適  
足揮逆於理以違其死其死之速由於我擇非死之

罪也彼謂死耳在疏  
彼造化也而造化之中令我

生故以死為彼疏  
近死我恐其死而不聽從則

是我在陰陽逆於變化斯乃吾在  
於我彼何罪焉郭注以死為彼也夫大塊載我

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  
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引前文證成彼真斯言切當所  
以再出其解釋文意不異前言今之大冶鑄金

金踊躍曰我且必為鑊鉞大冶必以為  
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

耳夫造化者必以為不祥之人  
人耳人耳唯

猶金之踊躍出也知金之不祥而不能任其自化夫  
變化之道靡所不遇今一遇人形豈故為哉注非故

有之自生耳乎疏  
祥善也犯遇也鑊鉞古之良

造劍名鑊鉞因名鑊鉞曰干將雌劍曰莫邪夫洪  
鐘大冶鑄鑄金鐵隨器大小適皆為之而鑄中之金

忽然跳躍致動致請為良劍匠者驚嗟用為不善  
亦猶自然大冶彫刻眾形鳥獸魚鱗皆作偶前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為人遂即欲愛則重辱則輕更今一以天地為  
大鑪以造化為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

人皆知金之有條為不祥故明已之無異  
於金則所條之情可解則無不可也疏

造化一為鑪冶陶鑄群物鑄鑄者生鑄鑄無心專毒  
均等所遇斯適何惡何故安排變化無往不可也

成然寐遽然覺  
寤寐自若也疏

寐寐也以譬於死也覺是悟也以況於生然寤寐雖  
殊何嘗不從容逸樂死生乃異亦未始不任命適

此總結子來以死  
生為寤寐者也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

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无相與相  
為於無相為

夫體天地冥變化者雖手足異任  
斯相與於無相與也夫嘗相與而百節同和

於無相為也若乃役其心志以卸手足運其股肱以  
營五藏則相營愈篤而外內愈固矣疏

此之三  
外之士其於變化一於死生志行既同故相與友

仍各歸乃誠述其情發云誰能於虛無自然而相與  
為朋友乎斯乃無與而與無為而為之而為與

之而與者也猶如五藏六根四肢百體各有司存更  
相御用豈有心於相與情係於親疎體雖無意於相

為而相濟之功成矣故於無與而相與周旋於無為  
而為交友者其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

義亦然乎耳疏  
撓挑猶宛轉也夫登昇上天示清高輕舉

無所任疏  
遊遊雲霧表不滯其中故能隨變化而無

窮將造物而相忘以生无所終窮  
忘其生則

宛轉者也疏  
終窮死也相與忘生復忘死

故能隨變化  
死生混一故順化而無窮也三

俱無所窮竟疏  
死生混一故順化而無窮也三

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為友  
若

者豈友哉蓋寄明至親  
得忘忘言故相視而笑

而無愛念之近情也疏  
智真於境故莫逆於心

方外道同遂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未葬  
相與為友也

孔子聞之使子貢往侍事焉疏  
莫無也三

爾無言俄頃之間子桑戶死仲尼聞之使子貢往而  
弔仍令供給喪事將迎賓客欲顯方外方內故寄尼

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疏  
或編薄

張

藏籙或鼓琴歌詠相和歡樂皆無  
感容所謂相忘以生方外之至也

**曰嗟來桑**  
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

猶為人倚人哭亦哭俗內之跡也齊死生  
也桑戶乎以下相和之辭也相和聲也夫從無出

有名之曰生自有還無名之曰死汝今既還空寂便  
是歸本反真而我猶寄人間羈縻未還

**子貢趨而**  
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

方內之禮貴  
有喪春猶不相況臨朋友之屍曾無哀哭擊歌  
自若豈是禮乎子貢怪其如此故趨走進問也

**二人**  
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

夫知禮意者  
內守毋以存子稱情而直往也若乃矜乎名聲牽乎

形制則孝不任誠慈不任實父子兄弟懷情相欺置  
禮之大 疏 夫大禮與天地同節不拘制乎形名直致任

意哉 疏 夫大禮與天地同節不拘制乎形名直致任  
而子貢方內儒生性猶偏執唯貴禮未契妙本如

是之人於何知禮之深乎為方外所眩固其宜矣

**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脩行无**

**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无以**

**命之彼何人者邪** 疏 命名也子貢使使且告

識修已德行無有禮儀而忘外形故混同生死

臨喪歌樂神形不變既莫則其道故難以名之 孔子

**曰彼獲方之外者也而亡獲方之內者也**

夫理有至極外內相其未有極遊外之致而不冥於

內者也未有能冥於內而不遊於外者也故聖人常遊

外以引內無心以順有故雖終日揮形而神氣無變

俯仰萬機而淡然自若夫見形而不及神者天下之

常累也故觀其體化而應務則莫能謂之謂之遺物而

離人矣觀其體化而應務則莫能謂之謂之遺物而

**外內不相及而士使汝往弔之士**

則陋矣 夫死者方內之近事也 疏 玄儒理內

而論不相及遠川區中之俗禮弔方 彼方且與造

物者為入而遊乎天地之氣皆異之故 疏

遠陰物之混同遊二儀之一氣也 彼以生為附

**贅駟疔** 此氣之時聚非所樂也 以死為決疔

潰癰 若疔之自決非所惜也 疏 彼三子體道之

於變化是以氣聚而生醫疔贅駟疔非所 夫若然

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 始有極與之

俱往則無往不可故 疏 先勝也後劣也夫疔贅癰

不知勝負之所在也 疏 疔四者皆是疾而氣有發

散病無勝負若以此方於生 假於異物託於

**同體** 假因也今死生發散變化無方皆異物也

水火金木異物相假聚諸寄託 共成一身是知形體由來虛偽忘其肝膽遺其

**耳目** 任之於理 疏 既能內則志於臟腑外則忘其

根竅 反覆終始不知端倪 疏 識哉未始有識哉

能放任於變化之塗玄同於反 疏 端緒也倪時也

履之波而不知終始之所極也 疏 反覆猶往來也

終始猶生死也既忘其形質體體能 疏 故莫如端倪

去來生死與化俱往化又無極故莫如端倪 芒然

**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為之業**

無為之業非拱然而已所謂 疏 茫然無知之貌也

塵垢之外非伏於山林也 疏 彷徨逍遙皆自得

遺豫之名也塵垢色聲等有為之物也前既遺於形

**禮以觀衆人之耳目** 其所以觀示於衆人

物也 疏 憤憤猶煩亂也彼數子者清高虛淡安

俗之禮儀顯顯示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

之依 所以依也夫所以依者不依也出豈覺之哉

**疏** 方內方外淺深不同未知夫子

天之戮民也 夫道外者依內離人者合俗故有

而後能勝於道之命得之苟居斯極則雖欲釋之

而理固自榮斯乃天 疏 夫聖跡禮儀乃性體形性

之理刑戮之人也故德尤 雖然吾與汝共之

篇云天刑之安可解乎 疏 夫孔子聖人和光接物

世所挂搭但為與汝共 疏 夫孔子聖人和光接物

復降跡方內與汝共之而 子貢曰敢問其方

問所以遊外 疏 方外外內亦合其道若何

而共內之意 疏 方外外內亦合其道若何

**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 造詣

之所詣者適性莫過深水人之所至者得意莫過道

街雖復情智不一而相與皆然此略標義端次下解

**也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

者无事而生定 所造雖異其於由無事以得生

定則莫不皆然也俱不 疏 此解釋前義也夫江湖

自知耳故成無為也 疏 此解釋前義也夫江湖

水之中窟穴泥沙以自資養供給也亦猶人處大道

之中清虛養性無事逍遙故得性分靜定而安樂也

**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

也至人常足故常忘也 疏 此結釋前義也夫深

街內充備愛斯絕豈與夫嗚鴻仁義同 子貢曰敢

問時人 問向之所謂方外而不 疏 時者不獨無

有而疎外形體乖異人倫不 疏 時者不獨無

耦於俗散問此人其道如何 曰時人者時於人

而侔於天 夫與內其者適於外也獨能適外以冥

道成斯乃時於天 疏 自此已下孔子答子貢也作者等

人而侔於天也 疏 自此已下孔子答子貢也作者等

率其本性者與 故曰天之小人之君子

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小人以自然言之則人無

俾於天者可 疏 夫彼仁德義為君子乘道皆德為

謂君子矣 疏 夫彼仁德義為君子乘道皆德為









而夫是也 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

子疏 列子事述其道篇今不重解壺子之得

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 謂李咸之

而固得道與疏 與按也既盡也吾比按汝始

以道與世九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

疏 夫至人凝遠神妙難知本述寂動

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

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

見濕灰焉疏 嘻歎聲也子林示其寂泊之容李

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

正萌然不動亦不自正與枯木同其不華濕灰均於

居而坐忘即謂之將死觀其神動而天隨因謂之有

動無心自正文類傾頽此大聖無感之時小巫謂

即動寂一時第四本述兩志動寂雙 是殆見吾

杜德機也 疏 殆近也杜塞也機動也

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廖矣全然

有生矣疏 此即第二垂垂應感動而不寂生以

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 見矣比之此文不備

者機也 疏 是殆見吾善

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

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疏 此是第

子曰吾鄉示之以太冲莫勝 居太冲之極

莫得措其間也 疏 與太冲等量本跡即動寂

一何勝負哉 是殆見吾衡氣機也 無往不

見其涯故似不齊 疏 發乎也即通即本無邊

審為淵流水之審為淵淵有九名此處

三焉 淵者靜然之謂耳夫水常無心委順外物故

謂之九也並出列子彼文具載此略故有此三焉也

嘗又與來疏 欲示極玄 明日又與之見

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疏 季咸前後虞度

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

之以未始出吾宗 常深根其極而 疏 夫妙

吾與之虛而委她 無心而 不知其誰

何 所係也 疏 委她隨順之說也至人應物虛已

逃也 變化頻變世事波流無往而不因也夫至人

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疏 季咸逃

三年

如未學請其退歸習尚無為伏膺安業也

不出為其妻爨食豕如食人志貴疏不出

三年於任務為妻爨食豕如食人志貴疏不出

於榮辱食豕如人淨穢均等於事無與親疏唯所

疏於於事無親疎也彫琢復朴去華疏取實

疏任真復於朴素之道者也塊然獨以其形立

外飾疏塊然無情之貌也外除彫飾內紛而封

哉疏動而真疏封守也雖復涉世紛擾和光

以是終疏使物各疏應不離實常抱一以終始無

為名戶因物則物各疏安寄故無復為名譽之

無為謀府使物各疏虛淡無志懷任物

無為事任付物使疏各各素分志物自

無為知主無心則物各疏不復於事任用

體盡無窮因天下之自為故疏體信真

而遊无朕馳萬物而無物也疏源故能

盡其所受乎天足則疏疏

而無見得見得則疏疏

亦不得既不造意於見得故雖見得而無見得也

虛而已不虛則不疏所以盡於分內而無見得

至人之用心若鏡鑒物而疏夫懸鏡高堂

不將不迎應而不藏來即應疏去即止

將送也夫物有去來而鏡無迎送來者即照必不隱

無將迎豈有疏故能勝物而不傷物不以心

情於隱匿哉疏夫物有生滅而鏡無隱顯故常能

無勞神之累疏照物而物不能傷亦由聖人德合

二儀明齊三景鑒照遐廣覆載無偏用南溟帝

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

疏南溟長顯明之方故以儵為有北是出謂之域

疏故以忽為無中央既非北非南故以混沌為非

無非者疏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

沌待之甚善疏有無二心會於非無非有之

之甚善也疏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

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无有嘗試鑿

之疏儵忽二人由懷偏滯未能和會尚起學心

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疏以滯境鑿

七竅以滯境乖渾沌之至渾順有無之取捨是以不

終天年中塗大折焉哉學者幸勉之焉故郭注云為

者取

之也

南華真經注疏卷第三

南華真經注疏卷第四

莊子外篇駢拇第八 郭象注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疏駢合

也謂足大拇指與第二指相連合為一指也枝指者

謂手大拇指傍枝生一指成六指也出乎性者謂此

駢枝二指並生自然性命生分中有之侈多也德謂

仁義禮智信五德也言曾史稟性有五德蘊之九藏

非刺也附贅懸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

非假物也然駢與不駢其性各足而此獨駢枝則於

眾以為多故曰侈耳而惑者或云其性因駢而

用也豈是至治之意哉夫物有小大能有多少所大

即駢所多即贅駢贊之分物皆有之若莫之是都

在萬物也疏附生之貨肉懸徐之小疣並眾形以

性聰明則之藏府其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

關假學故無性也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

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夫無物與

故多方於仁義者雖列於五藏然自一家之正耳未

能與物無方而各正性命故曰非道德之正夫方之

際即不可以相成故各守其方則少多無不定術而

惑者聞多之不足以正少因欲弃多疏言曾史之

而任少是舉天下而弃之不亦妄乎疏言曾史之

德性多仁義雖列藏府而施用之此直一家之知未

能大真萬物夫能與物冥者故當非仁非義而應夫

仁義不多不少而應夫多少千變萬化是故駢於

足者連无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无用

之指也非以有用故然也疏大駢合之拇無

有此連終成無用之肉枝生於手指者既不益操擬

故雖樹立此肉終是無用之指也欲明稟自然天性

用也 聰明之用各有本分故多方不為有餘少方

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

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 疏 形謂之離

律金石絲竹黃鐘大呂之聲非乎而師

曠是已 夫有耳目者未嘗不以聽覺自困也

史是已 夫曾史性長於仁耳而性不長者

使天下箚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

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蔽跬聲無用

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 夫聘其奇辯致其危

聞則楊墨乃亂群言之主也 疏 子屈宋人也墨者

姓墨名翟亦宋人也為宋大夫以其行墨之道故稱

為墨此二人並墨之徒墨性多辯能致高談危論

之辭其動心學難在是非如鹹結論墨文向使入

難解其游心學難在是非如鹹結論墨文向使入

聞未始出非人之域也蓋變由自持也亦用力之貌

譽光贊也楊墨之徒並給其小學炫耀眾人誇無用

之言惑於群物然則楊墨豈非亂 故此皆多駢

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 此數子皆師

多駢旁枝各自是一家之正耳然以下一正萬則萬不

正矣故至正者不以已正天下使天下各得其正而

已 疏 言此數子皆自天然聰明仁辯由如合駢之

多仁之分外由而不已然搖動物性由此數人以一正

萬故非天下 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

至道正理也 疏 以自然之正理正者

物各任性乃正也自此 疏 以自然之正理正者

已下觀之至正可見矣 疏 性之自然故言正也

性命者亦我之性命也言遠哉故言正者以不正

而正而不正之無言也由此以正明 故合者不

為駢 以枝合為駢 而枝者不為駢 以合正枝

疏 以枝合為駢 而枝者不為駢 以合正枝

者不為有餘 謂長者謂曾史離曠楊墨並曾史之天

謂短不足 疏 性短者謂仁義聰明從解見之群小

故謂之長率性而動故非有餘知者眾入且曾史

等不及故謂之短然亦天機自展故非為不足 是

仁人何其多憂也 恐仁義非人情而憂 疏

應嗟歎之聲也夫仁義之情出自天理率性之非

由故故仁人者則是曾史之徒不體真趣橫生勤

勞謂仁義之道可學而成莊生深嘆此迷故發嗟歎

分引物故謂多憂也非其人情乎者是人之情性

也 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

斲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

數其於憂一也 謂之不足故泣而決之以為品

萬殊無釋憂之地矣唯各安其天性不 疏 斲者斲

決而斲枝則曲成而無傷又何憂哉 疏 斲也決

者斲折也 今世之仁人萬目而憂世之患

憂一也 今世之仁人萬目而憂世之患

兼愛之途可尚則天下之目亂矣以可尚之途萬令

有患而遂憂之此為陷人於難而後拯之也然今世

正謂此 疏 言曾史之徒行此兼愛之途也今世猶未代

為仁也 疏 言曾史之徒行此兼愛之途也今世猶未代

幼人希幸之路既開耳目之用亂矣耳目亂則患難







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夫民之德小異不可去者衣食也事之不可廢者耕織也此天

下之所同而為本者也守斯道者無為之至也疏彼民黎首也言養生皆有真常之性而不假於物云

德者得也率其真常之性物各自足故同德郭象云天下之所同而為本也守斯道也無為至矣一而不

黨命曰天放放之而自一耳非疏黨名也天自然也大虛通一道亨毒群生長之育之無偏無黨若

有心治物則乘彼天然直置放任則物皆自足故名曰天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自

放也內無所疏填填滿足之心顛顛高直之貌夫求及之貌疏太上淳和之世遂初至德之時心

既遣於是非行亦忘乎物我所以守真內足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无舟梁不求非望之利

足疏蹊徑陸道也舟船也當是時即至德之世也遺莫往莫來船萬物群生連屬其鄉混茫而

捕於是乎發萬物群生連屬其鄉混茫而則與一出而淡漠焉疏夫混茫之世海和淡漠故

豈國異而家殊哉疏無情萬物連屬而共里閭有識群生係屬而同鄉縣禽獸成群草木遂

長夷之欲故物全疏飛禽走獸不害所以成群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

援而闕疏人無害物之心物無畏人而遂道鳥鵲巢可攀援而窺望也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

性者皆由滯欲故也既而無欲素樸真性不爽及故稱得也此一句總結已前至德之美者也

至聖人此云及至聖人猶云及其至也疏聖人者仁聖人仁德性之迹聖人德性之迹也

為樂摘僻為禮而天下始分矣夫聖迹既不真而禮樂雖性徒得形表而已疏自此已上明

矣有聖人即有斯樂吾若何哉疏下行之德自此以下斥聖迹之失及至聖人即五帝已下

之人也聖賢用力之貌聖賢特之容聖賢是聖賢之心摘僻是曲奉之行夫淳素道消流傷斯起

摘僻尚浮華之禮於是為內分離故純樸不殘孰為犧樽白玉不毀孰為珪璋疏純樸

也上說下說下說曰珪璋此略舉牛首以祭宗廟也上說下說曰珪璋此略舉牛首以祭宗

廟也上說下說曰珪璋此略舉牛首以祭宗廟也上說下說曰珪璋此略舉牛首以祭宗廟也

道德以爲仁義聖人之過也工匠則有規道德以爲仁義聖人之過也工匠則有規

則有可疏此總結前義夫工匠以鐵桿之器殘淨為鑿一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

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踉馬知已此矣其真知乘其自陸則萬里之疏摩也順也踉也

路可致而群馬之性不失疏摩也順也踉也怒則分背而踉而馬之知解適盡於此食草飲水

知介倪闔扼驚曼詭術糶學疏木也扼又為頭木也月題額上當額形似月者也介獨也倪

也闔曲也驚抵也曼突也詭詐也糶盜也夫馬之真知有伏故遠不求服飾豈慕華飾而加以月題

以衡扼乎天性不任固若定以論許謂曰許謂曲頭額扼扼突御人竊擊即盜脫籠頭詭術乃吐

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馬性而齊求其用故有疏態義許也夫馬之真知適於

力竭而能作者疏原野馳驟過分即矯詐心生詭竊之態也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

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以此矣此民之疏之適也赫胥上古帝王

民齊附故曰赫胥蓋炎帝也夫行道之時無為之世民絕慮安居而無所為率性而動遊而無所往

既而含哺而熙與嬰兒而不殊故也及至遊將童子而無別此至淳之世民能如此也

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將政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踉跄好知

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其皆由乎迹疏夫屈曲折旋行禮樂以正形體高懸

之可尚也疏仁義令企慕以悅心樂於是始踉跄自齊好知而與矯詐經營利祿爭歸而不知止噫聖迹之過者也

莊子外篇胠篋第十 郭象注 將為胠篋探囊發置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緘滕固扁鑄此世俗之所謂知也

夫其賊固高者以備小賊然大盜既至負揭而趨史恐繩約關鈕之不牢向之守備雖為盜資是故俗知不故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知者有足可恃故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

盜守者乎疏言之理故曰試論之曰夫世俗之人知謀淺近顯迹之聖於理未深詭而意在防閑更為賊之聚積雖欲官世緝盜盜之守備而信有不為者欲明豈有不為大盜積何以知其然邪疏

發明疑旨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鷄狗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餘里疏齊即太公之後封於營丘之地連相公齊是以鷄犬鳴吠相聞鄰邑棟宇相望罔罟布以事政漁耒耨刺以修農業境土寬大二千餘里論其盛美實冠諸侯也

閭四境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疏大人非上立非教不食故邑封土祠曰能吐生萬物也司馬法六尺為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三為井井四為邑又云五家為比五比為閭五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鄭

此宗廟等事皆效堯舜以下聖人立邦國之法則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也人者法其迹耳夫迹者已去之物非應變之具也美足尚而執之哉執成迹以御乎無方無方而迹帶矣所以守國而疏田成子齊大夫陳桓也是敬仲

故改為田氏魯公十四年陳桓執其君於棠於田也則安乎至于即躬自為封邑至相管孫太公和連齊康公於海上乃自立為齊侯自敬仲至莊公九世世知齊政自太公至威王三世為齊侯通計為十二世莊王宣王時人今不所盜者豈獨其國邪

弁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無以取其國也疏田桓所盜豈唯齊國先盜聖智故得故田成子諸侯是知仁義陳迹適為盜本也

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疏田桓篡竊齊國故有巨盜之聲名小國不敢非而位恭諸侯身處唐虞之安樂

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疏子男之非殺伯侯之國詎能征伐遂屠曹相繫宗廟遺延世歷十二俱如前解

竊齊國弁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言聖法唯人所用未疏揚仁義以竊國以結其義也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疏重結前觀以

不為大盜守者乎疏發後文也何以知其然邪疏暢其旨也昔者龍逢斬比干剖其腹紂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言暴亂之君亦得稱君人之威以發

向無聖法則桀為得守斯疏龍逢姓關夏桀比干王子也諫紂紂刺其心而視之甚弘周靈王賢臣說苑云管叔向曰子起晉國之兵以攻周以發劉氏書其弘謂叔向曰子起晉國之兵以攻周以發劉氏

言此則劉氏劉子謂君曰此甚弘也乃殺之劉氏亦言此則四子共有忠賢之行而不免於戮刑者焉無道之人恃君人之勢類聖迹故跡之徒問於

何適而無有道耶疏此即答前問意道無不具列夫妾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

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疏所以禁盜而疏室中庫藏以財財實賊起安心對反為盜資也疏量商度有無必中其驗若神故言聖也戮力同心不避強禦並爭先入豈非勇也矢石相交不顧性命出競居後豈非義也知可則為不可

則止識其安危審其吉凶往公克捷是其智也輕財重義取少讓多分物均平是其仁也五者則向之聖勇義智仁也夫為一盜必資五德五德不備盜則由不成是知無聖智而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

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跡不

得聖人之道不行疏聖人之道謂五德也

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

少而害天下也多信哉斯言斯言雖信而猶未能都亡故須聖道以鎮之也詳知不亡而獨亡於聖知則天下之害又多於有聖矣然則有聖之害雖多猶愈於亡聖之無治也雖愈於亡聖未若都亡

其迷而疏夫善惡二途皆由聖智者也伯夷守廉失致哉疏聚著名盜詭志貪殘取利然盜跡之徒甚眾伯夷之類蓋寡故知聖迹利故曰胥竭則

盜寒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夫竭胥非以寒齒而齒寒魯酒薄非以圍邯鄲起而邯鄲圍聖人生非以起大盜起此自然相生必至之勢也夫聖人雖不立於物而亦不能使物不尚也故人無賈賈事無偽偽效聖法則天下香聲而聞服之斯乃盜跡疏春秋左傳云齊之所至賴而成其大盜者也疏亡齒寒虞號之謂也邯鄲圍聖人昔楚宣王朝會諸侯魯恭公後至而酒薄宣王怒將辱之恭公曰我周公之胤行天子

禮樂敵在周室今送酒已失禮方貴其薄無乃太甚乎遂不辭而還宣王怒與兵伐魯魯惠王欲欲通由聖人生非欲起大盜而大盜起勢使之然也拈

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聖人者天下之所尚也若乃絕其所尚而守其素朴亦其禁令而代以寡欲此所以拈擊聖人而我素朴自全縱舍盜賊而彼寡欲也故古人有言曰閉邪存誠不在善察息淫去華不在嚴刑此之謂也疏

拈打也聖人猶聖迹也夫聖人者智周萬物道濟天下今言拈聖者亦示取存仁義絕聖弄智之意也不實難得之貨故縱舍盜賊夫川竭而谷虛土

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非以

虛谷而虛矣非以實淵而淵實絕聖非  
以出則而止故止盜在去欲不在彰聖知  
天下  
平而無故矣非唯息盜爭尚疏弄智天下太  
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

以治天下而樂蹈之徒亦資其  
歸根人皆復命豈待教述而後其乎及至聖智不忘  
大盜斯起雖復貴聖法治天下無異重利盜跖何者  
故也向無聖迹夏桀豈得居其九五毒流黎庶盜跖  
何能擁卒數千橫行天下所資豈重  
利不輕以此而推過由聖智也 為之斗斛

以稱之則弁與權衡而竊之為之符璽  
以信之則弁與符璽而竊之為之仁義  
以矯之則弁與仁義而竊之 小盜之所困  
資而疏 射者今之函所以量物之多少權稱錘也  
兩片合而成一即今之銅魚木契也量者王者之  
玉印握之所以攝召天下也仁恩也義宜也王者恩  
被著生循宜作則所以育養黎黎也此八者天下之  
利器也不可相無也夫聖人立教以正邦家田成用

之以竊齊國豈非害於  
小賊而利大盜者乎 何以知其然邪彼竊  
鈎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  
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疏 鈎者  
鈎也夫聖迹之興本懲惡勸善今私竊鈎帶必遭刑  
戮公劫齊國繼諸侯仁義不存無由率眾以此而  
言豈非竊聖迹而盜國邪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鈎者  
其然者假問也彼竊以下假答也故遂於大盜揭

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  
雖有軒冕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  
禁 夫軒冕賞罰之重者也重賞罰以禁盜然  
大盜者又進而竊之則反為盜用矣所用者重

所以成其大盜也夫盜也者必以仁義平以權  
衡信以符璽勤以軒冕威以斧鉞盜此公器然後諸  
侯可得而揭也故仁義賞 疏 止也軒車也冕冠  
也夫聖迹之設本息姦姦而田租遂用其車而竊齊  
國權衡符璽悉共有之皆揭諸侯安南面胡可勤  
之以軒冕威之以斧鉞者哉小 此重利盜跖而  
曰斧大曰鉞又曰黃金飾斧鉞

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 夫跖之所  
盜之利重也利之所以重由聖人之 疏 盜跖所以  
不輕也故絕盜在賤貨不在重聖也 疏 權卒九千  
橫行天下者亦賴於五德故也向無聖智豈得爾乎  
是知驅馬掠人不可禁制者原乎聖人作法之過也  
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  
示人 魚失淵則為禽禽示人則為盜盜示人則為  
明則為人所執故不可也 彼聖人者天下之  
利器也 極其真則其述利物之迹也器猶述耳可  
執而用 疏 聖人則竟矣 非所以明天下也  
器於天下所 疏 大聖人叙出應物隨時損讓千戈  
以資其盜賊 疏 行藏匪一不可執固明示天下  
燕而行者必致其弊即 故絕聖弃知大盜乃  
止去其所資則未 疏 各守其分則盜自息  
毀珠小盜不起 疏 賊其所資則不 疏 藏珠於川  
不貴珠寶焚符破璽而民朴鄙 除結詐之  
豈有盜賊 疏 符璽者表誠信也矯詐之徒賴而用之故  
行其 疏 焚燒毀破可以反撲還淳而歸鄙野矣  
燕巧 疏 焚燒毀破可以反撲還淳而歸鄙野矣

培斗折衡而民不爭 大小乎乃大不  
者所以量多少稱輕重也既遭斗竊竊為盜 疏 鬥  
資拮擊破壞合於古人之智守故無忿爭 彈殘  
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 則內全我  
補而無自 疏 彈盡也殘毀也聖法謂五德也既殘  
失之言也 疏 三王又毀五帝遺德威盡苟不陳  
志空忘跡物我具極然後始可擢亂六律鑠絕  
輿論重妙之境讓道德之退也 擢亂六律鑠絕

竿瑟寒管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  
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  
始人含其明矣 夫聲色離曠有耳目者之所貴  
性命喪矣若乃毀其所貴其彼 疏 擢法與筮相似  
任我則聰明各人含其明也 疏 竿形與筮相似  
並布管於純內施簧於管端長八尺一寸闊一尺  
八寸二十七絃伏犧造也夫耳淫宮徵蕤師曠之聰  
目淫玄黃希離朱之視所以心神奔馳耳目竭喪既  
而拔管絕絃銷絕絕離離離朱之目除曠之聰  
離離朱之目去離朱之目然後人皆自得物無喪我  
極耳之所聽而反聽無聲志目之能視而內視無色  
天機自張無為之至也豈有明暗優劣於其間哉是  
見故人含其聰明含懷養也 毀絕鈎繩而弄

規矩擺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  
矣故曰大巧若拙 夫以蜘蛛結網之陋而布  
萬物各有能也所能雖不同而所習不取異則若巧  
而拙矣故善用人者使能方者為方圓者為圓各  
任其所能人安其性不責萬民以工倕之巧故眾技  
以不相能似拙而天下皆自能則大巧矣夫用其自  
能則規矩可弄而 疏 鈎曲繩直規圓矩方用其自  
妙匠之指可擺也 疏 堯工人作規圓矩法亦云  
妙也擺折也到也工倕稟性機巧運用鈎繩刻異  
端述作規矩遠今天下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  
此之由若使弄規矩絕鈎繩擺工倕人師分內  
咸有其巧譬猶網網九淵關工匠人師若天機內  
也事出 削曾史之行鈎楊墨之口擢弃仁

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 則天下各復其  
補而同於 疏 削除也錯閉也擢卸也玄原也道也  
玄德也 疏 曾參至孝史魚忠直楊朱墨翟稟性  
宏辯彼四子者素分天然遂使天下學人捨已効物  
由此亂群失其本性則削除忠信之行鈎閉淨辭之  
口擢去雙雙之仁弄擢踐踐之義於是物不 彼人  
妄真人皆自得率性全理故與玄道混同也 彼人  
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  
下不累矣 疏 鑠消散也累憂患也人為自衛聰  
散也若能含抱聰明於內府而不街 人含其知則  
於外者則物皆適樂而無憂患也 人含其知則

若能知於分內養德而不蕩者固當復環中之  
正道游寓內而不惑豈有倒置和碎於其間哉

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倭離朱皆外立其  
德而以煇亂天下者也

此數人者所稟多方  
故使天下雖而功之  
則失我失由彼則彼為亂

主矣天下之大患者失我也  
能離此離而揚波激俗標名於外引物從已炫法  
耀群生天下亡德而不反本失我之原斯之由也

之所無用也  
若夫法之所用者視不過於所見  
故衆目無不明聽不過於所聞故

衆耳無不聽事不過於所能故衆技無不巧知不過  
於所知故群性無不適德不過於所得故群德無不  
當安用立所不逮於性分之表

使天下奔馳而不能自反哉  
必由性此法之  
妙也而曾史之徒以已引物既無益於當  
世繼有損於將來雖設此法終無所用也

子獨不  
知至德之世乎  
昔有容成氏大庭氏伯  
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

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犧氏神農氏當  
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

是以紀  
疏已上十  
二氏並

上古帝王也當時既未有史籍亦不知其次第前  
刻木為契結繩表信上下和平人心淳樸故書云上

古結繩而治後世  
甘其食美其服  
適其俗  
夫修廉則樂其俗安其居  
疏止分故甘去華  
故美混同故樂

恬淡故安  
鄰國相望鷄狗之音相聞民至老  
死而不相往來

無求  
疏境邑相比相去不遠  
雞犬吹聲相聞相接

而性各自足無求于世卒于  
天命不相往來無為之至  
若此之時則至治

已疏  
無欲無求懷道抱德  
今遂至使民延頸  
舉踵曰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趣之則內

弃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  
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

至治之迹  
猶效斯弊  
疏

贏粟也亦是至理之風播而為教實此文迹使物學  
之尚賢路開尋師訪道引頸舉足遠適他方軌轍交

疏

行足跡所接養穀負戴不憚千里內則弄說而  
不孝外則去主而不忠上治之迹遂致斯弊也  
則

是上好知也過也  
好之則有斯過矣  
疏尚

治之迹好治物  
上誠好知而无道則天下  
之智故致斯也

大亂矣疏  
在上君王不能無為恬淡清虛合道  
而以知能治物物必弊之故大亂也

老君云以知治  
國國之賊也  
何以知其然邪  
疏出其所由

去弓弩畢七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  
矣鉤餌罔罟罾笱之知多則魚亂於水

矣削格羅落罝罾之知多則獸亂於澤  
矣攻之愈密避之愈巧則雖禽獸猶不可圖之以

矣知而況人哉故治天下者唯不知任知無妙  
也  
疏謂小而柄形似網是故名鳥亂於上

為之即今之鹿角為梯以繩木羅落而取獸也置罟  
兔網也說以智治於物益無沸騰之患故治國者必  
不可用  
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

變多則俗惑於辯矣  
上之所多者下不能安  
則迷  
疏智數詐偽漸漬毒害於物也頡滑滑滑也

則迷  
疏亦燕然也解垢詐偽也夫滑滑滑滑之智  
論說同異之說有虧於真理無益於小辯故天下每

世教故速觀譬於若訓愚俗惑於小辯故天下每  
每天亂罪在於好知  
疏每每昏昏也夫忘  
軌迹用智則天下大亂故  
故天下皆知求其所

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  
不求所知而  
乃舍己妨人而  
疏所以知者分內也所不知者分

不止其分也  
外也舍內求外非惑如何也  
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

者  
善其所善爭尚  
疏所不善者樂蹈也所以善  
之所由生也  
疏者聖迹也盜跖行不善以

據東陵田桓行聖迹以竊齊國故賊殺樂異亡羊趣  
同或夷跖行殊慎性均也愚俗之徒妄生臧否善與  
不善識未  
是以大亂故上悖日月之明下

燥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喘粟之蟲

疏

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  
亂天下也  
夫言凶悔吝生於動者也而好之所動  
可以不忘  
疏是以上辭也且為上則用智執迹

其知哉  
疏故天下大亂悖亂也  
附地之使口喘矣飛空之類曰肖翹皆輕小物也夫

附地之使口喘矣飛空之類曰肖翹皆輕小物也夫  
執迹用智為害必甚故能鼓動陰陽搖蕩天地日月

為之薄蝕山川為之崩竭災涼為之愆叙風雨所以  
不時飛走水陸失其本性好知毒物一至於此也

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種種之民而  
悅夫役役之佞釋夫恬淡无為而悅夫

嗚呼之意嗚呼已亂天下矣  
疏

自從也三代謂夏殷周也種種洩摸之人役役輕點  
之貌釋廢也嗚呼以已論人也夫上古至淳之世素

朴之時像園天而清虛法方地而安靜並万物而為  
族同禽獸之無知逮乎散離去身離道背德而五帝

聖迹已彰三代用知更甚含淳樸之素士愛輕點之佞  
夫廢無欲之自安悅有心之海物已亂天下可不悲乎

莊子公篇在宥第十一 郭象注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  
有使自在則  
也人之生也直莫之蕩則性命不過欲惡不爽在上

者不能無為上之所為而民皆赴之故有誅無好  
而民性淫矣故所貴聖王者非貴其  
疏有寬也在

能治也貴其無為而任物之自為也  
疏自在也治  
統馭也寓言云開諸賢聖任物自在寬有即天下在

清謚若立教以取著生物失其性如拍樂為也  
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有之也者

恐天下之遷其德也  
疏性者樂生之理德  
在宥之言以防淫淫之過若不任性自在恐物

淫僻喪性也若不宥之復恐物他其德遷改也  
天

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  
無治乃  
疏性正德定何勞布政治之哉有  
不運淫  
疏政不及無政有為不及無為  
昔堯

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  
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

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  
疏則治也治亂雖殊

疏





成子南首而卧黃帝順下風騰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君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蹶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人皆自修而不治天下使人治物物必攪煩各治身則天下治矣故善之

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窈冥昏默皆了無也夫莊老之所以屢稱無者何哉明生物百無物而物自生耳自生耳非為生也又何有

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自聞則神不擾而形不邪疏耳目無外視聽抱守精神境以靜以清不能亂心與形合自冥正道以靜以清

無勞汝形无搖汝精乃可以長生任其故開靜而精神常寂心開形遠長生久視目無所見耳无所聞心無所知汝神將守

形形乃長生此皆率性而然也疏任視聽而無所心亦安靜無知慮慮機常慎汝內全其神志

閉汝外守其神守分也多知為敗知也

不慎智慮心神既困耳我為汝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為汝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夫極

之原乃遂於大明之上入於窈冥之門也陽動也陰寂也遂出也至名大明也至陽之原表從本降迹故言出也無感之時深根寂然凝湛也至陰之原示攝迹歸本故曰入

窈冥之門廣成示黃帝動天地有官陰陽有藏但當慎守汝身物將自壯疏天官謂日月星辰四方綱維萬物故稱官也地官謂金木水火土能維持動植運載群品亦稱官也陰陽二氣春夏秋

冬各有司存如藏府也咸得隨任無不稱適何違造化更立官府也汝但無為慎守汝身一切萬物自然昌盛何勞措心我守其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常衰取於盡性命之致耳身不大疏保恬淡一心處中和妙道攝術乃能及物也

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汝彼其物无窮而人皆以為有終疏死變物理無窮俗彼其物无測而人皆以為有極一變也

有極徒見其疏萬物不測千變萬化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耳其於得通變之道以下應無窮疏得自然之道上達清樸之世則作犧農險道則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窮之一也

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窮之一也均則自信於一變而不能疏喪無為之道常有欲均則上下故俯仰異心疏喪無為之道常有欲死則便為土壤遂執生死不能今夫百昌皆生於能均同上下故有兩名也

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汝於無心者也生守無心而歸於土世間萬物從無而生死歸空寂生死不二不滯一入無窮之門以遊无極之野與化疏反歸冥寂之本入無窮之門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為常都任之疏

當我緝乎遠我昏乎其盡死而我獨存乎則無往而非存疏死生明變化未始非我無去無來雲將東遊過扶

接上枝而適遭鴻蒙鴻蒙方將拊髀爵躍而遊疏雲將雲主將也鴻蒙元氣也扶搖也

躍而遊疏雲將雲主將也鴻蒙元氣也扶搖也

雲將見之疏怪其容儀殊俗動止德澤為先也

鴻蒙白澤遊不知所求而自得疏浮遊虛世也

猖狂不知所往而自得疏無心妄行也

遊者

則民之放也夫乘物非為迹而迹自彰猖狂非

不得疏我同鴻蒙無心賦世不得已臨願聞一

已也

六氣不調疏陰陽風雨晦結也

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群生為之奈何疏我欲合六氣精華

蒙拊髀爵躍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

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蒙雲

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邪天忘朕

邪再拜稽首願聞於鴻蒙疏故如上天再

鴻蒙白澤遊不知所求而自得疏浮遊虛世也

猖狂不知所往而自得疏無心妄行也

遊者

則民之放也夫乘物非為迹而迹自彰猖狂非

不得疏我同鴻蒙無心賦世不得已臨願聞一

已也

言疏 願聞要旨 鴻蒙曰亂天之經逆物之

情玄天弗成 若夫順物性而不治則情不逆

皆夜鳴 離其所 效效迹彰害物敗

及草木禍及昆蟲 害也 疏 草木未霜零

鴻蒙曰意毒哉 言治人 疏 重傷禍敗屢

僂乎歸矣 僂僂坐起之良嫌不能

聞一言鴻蒙曰意心養 夫心以用傷則養心

物志 付自然則無為而自化矣 疏 體志身也吐

物我雙遣是養心也 大同乎洋溟 無際 疏

物三五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 不知

渾沌沌終身不離 乃能終身不離其本也 疏

復之與 疏 離自然之性 無問其名無關其

情物固自生 關問則失 疏 道離名言理絕情

名任干獨化物得生理也 雲將曰天降朕以

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知而不

而行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已而惡

於已而欲之異於已而不欲者以出平

衆為心也 為眾為心故所以為眾人也若我亦欲

衆技衆矣 吾一人之所聞不如眾技多故因眾

為人之國者此攬乎王三之利而不見其

患者也 夫欲為人之國者不因眾之自為而已

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 疏 僥倖也以皇

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

而萬有餘喪矣 已與天下相因而成者也今以

已豈通哉故一身既不 疏 以僥倖之心為帝王之

上則有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 疏 此一句

是稱大 夫有土者有大物也 疏 九五至尊高

物也 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 不能物用即是

物耳豈能物物哉不能物 疏 苟求三王之國不能

而己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 用天下之自

獨有之人是謂至貴 夫與眾空同非求貴於

獨有 獨來者也獨有斯獨可謂獨有矣 疏 有注

響 百姓之心形聲也大人之教影響也大人

盡其所懷 使物之所懷 疏 聖人心隨物感

乎無響 寂以 疏 配匹也先感為 處

方 轉化 疏 行應機也返機 擊汝適復之撓

撓 撓自動也提挈萬物使復 疏 撓撓自動也

遊心與自然俱遊 出入无旁 疏 出入塵

故無朕迹之端崖 與日無始 疏 與日俱

始 頌論形軀合乎大同 天地無異 疏 論贊頌

始 頌論形軀合乎大同 天地無異 疏 論贊頌

始 頌論形軀合乎大同 天地無異 疏 論贊頌



聖人憂德驅親與二儀大道合同大同而无已  
外不闢乎宇宙內不有其已身也  
有已則不疏合二儀同大道無已惡乎得有  
能大同也疏則物我俱忘也  
有天下之難無者已也疏已既無矣  
無矣則詳有不足復有之疏物焉有哉  
有者昔之君子疏能美其疏行仁義禮君臣者  
觀无者天地之友疏親無則任疏親無為之  
然之正性二儀非有萬物盡疏其獨生也  
空翻有入無故稱爲友矣疏賤而不可不任者  
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疏因其性而任  
性而凌之則亂夫民物之所以卑而賤者不能因  
任故也是以任賤者貴因卑者尊此必然之符也疏  
民雖居下各有功能物雖輕賤咸負疏匪而不可  
材用物無弃材人無弃用庶咸亨也  
不爲者事也疏夫事藏於彼故匿也彼各自  
匿藏也事有隱顯性有工拙或顯於此或隱於  
彼或工於此或拙於彼但當任之悉事濟也疏  
而不可不陳者法也疏以述爲而不陳妙事故  
法言教也以教望理理妙法  
居者義也疏嘗乃居之疏義雖去道遠苟親  
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疏親則苦偏故疏親雖  
彼劣周普廣疏廣乃仁也  
愛乃大仁也疏夫禮節者患於  
之則積而周矣疏積學也節文也大禮貴尚往來  
禮此真疏人情乖薄故外示折旋內敦積  
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疏雖中非德疏  
物而志行清高渥而不繼其德也疏  
者道也疏非道况不一哉疏妙本一氣通生萬物  
神而不可不爲者天也疏執意不爲神疏  
神功不測顯晦無方疏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  
道機無帶合天然也疏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  
順其自疏聖人觀於天而不助  
爲而已疏而不助其性分此下釋前文成於德  
而不累疏高會也疏既能使境智真會上德  
出於疏既成自無取累也

道而不謀疏不謀而一疏顯出妙一之道豈會  
於仁而不恃疏不恃則博愛貴在合宜故無特  
薄於義而不積疏非積也疏先王遠慮非  
務狗豈應於禮而不諱疏非由忌諱疏然本謀  
積而留應於事而不辭疏非由忌諱疏然本謀  
於禮豈接於事而不辭疏非由忌諱疏然本謀  
物忌諱接於事而不辭疏非由忌諱疏然本謀  
應機不取亦無辭讓齊於法而不亂疏御粗以妙  
混俗揚波因事接物齊於法而不亂疏御粗以妙  
應機不取亦無辭讓齊於法而不亂疏御粗以妙  
也疏因於物性以法疏特於民而不輕疏耳不輕用  
也疏民惟邦本本固而邦寧疏因於物而不去  
也疏故特藉不敢輕用也疏因於物而不去  
因而就任之疏順應教之心因庶物之性雖  
不去其本也疏施於法教不令離於性本疏物  
者莫足爲也而不可不爲疏夫爲者豈以足  
此爲故不可疏物之稟性功用萬殊如蟻蜂轉九  
得而止也疏蜘蛛結網出自天然非開假學故  
素無之而不可強爲性疏不明於天者不純於  
中者不可不爲也疏不明於天者不純於  
德疏有爲而德不絕也疏薄之德不絕也疏不  
通於道者無自而可疏不能虛已以待疏帶  
立道性故觸事面疏不明於道者悲夫疏聞天  
謫諒無從而可也疏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无  
作願慶深可悲傷疏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无  
爲而尊者天道也疏在上而任萬疏無事無  
然天道也疏有爲而累者人道也疏以有爲爲  
率其自疏司職有爲事累繁疏主者天道也疏乎  
得也疏擾者人倫之道疏主者天道也疏乎  
天之任物則疏君在上任物合疏臣者人道也疏  
自然居物上疏天道無爲也疏臣者人道也疏  
所任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疏君位無  
各當百官有所司而君不與焉二者俱以不爲而委  
得則君道逸臣道勞勞逸之際不可同日而論之也  
上故君道逸臣道勞不可同日而語也疏不可  
不察也疏不察則君臣疏天道君而無爲人道臣  
之位亂矣疏而有事尊卑有隔勞逸

南華真經注疏卷第四

南華真經注疏卷第五

莊子外篇天地第十二 郭象注

唐西華法師成義疏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 功於不為 疏 夫二儀無窮形質之中最為廣大而新新變化其狀不殊念慮遷謝實唯均等所謂序之也故云天地與我並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 得為治 疏 夫四生萬繁至於率性自得斯理唯一所謂 人卒雖眾其

主君也 天下異心無 疏 黔首卒隸其數雖多主君也 而君者一人而已無心 君原於德而成於天 不得其德則天不與之 故得而不謝 疏 原本也夫君主人物必須以德為所以成天也 宗物各自得成全成自然之性

故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為也天德而已矣 任自然 疏 玄遠也古之君謂三皇已前帝王矣 之運動 疏 也言古聖君無為而治天下也蓋何為哉此引古證 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

正君非為也 疏 以虛通之理觀物之數而無為者自然為 疏 無為因任之君不用刑罰各當於正理 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 其分則無為位上 疏 夫君道無為而臣道有事尊卑勞

居下用道觀 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 官察其分能 疏 夫官有高卑能有優劣能受職則以則治矣 疏 夫官無私得是故天下之官治也

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無為也則天下各 夫大道生物性情不同率已所以悉皆備足或走或飛或應其用不知所以豈復措心故以理備觀則庶

物之故通於天地者德也 萬物莫不皆 應備也 疏 夫天地者德也 得則天地通 通也 同兩儀之覆載 行於萬物者道也 不

與天地俱生者德也 疏 至理無塞物往來 蓋其所由則萬 疏 同行萬物故曰道也 上治人 物自得其行矣 疏 唯則治人稱道故事事有

者事也 使其入 疏 率能成自稱道故事事有

八十九

而天能有所藝者技也 技者萬物 疏 下治也 能有所藝者技也 技者萬物 疏 本自有藝能非假 外為故真技也 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 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 夫本末之相

相包故一身和則百節皆 疏 兼帶也兼歸也夫 適天道順則本末俱暢 疏 兼帶之技必須帶事 不帶於事技術何施也事功失宜事便無用難行於 義不可乘德雖有此德須法道虛通故曰虛通統 耳是故示本能攝末自漢之深之義 苾苾古之畜

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為而萬物化 夫兼天所以無為兼道所以無欲故古之帝王 疏 養畜群庶者何為哉蓋無欲而養生各足無為

而萬物淵靜而百姓定 疏 一人垂拱而玄默 自化也 疏 百姓則比屋而可 好靜而民自正 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 疏 一

道也 夫事從理生理必包事本能攝末故 無心 知一萬事畢語在 西外經莊子引以為證 夫迹混入間之事 窮原微際妙極重玄者故在於顯則為 夫子曰夫

道覆載萬物者也 洋洋乎大哉君子不 莊子師老君故曰夫子也 剗去也 酒也 虛通之道包 羅無外二儀持之以覆載萬物得之以化生何莫由

可以不剗心焉 有心則累其自 疏 夫子者 剗無外二儀持之以覆載萬物得之以化生何莫由 剗無外二儀持之以覆載萬物得之以化生何莫由

為之謂天 不為此為而此 疏 性而動也天 此不為為也 無為言之謂德 不為此言 哉自張故謂之 無為言方聲懸鏡高堂物來 言乃 疏 寂然無說而應答無方聲懸鏡高堂物來 真德 疏 寂然無說而應答無方聲懸鏡高堂物來

愛人利物之謂仁 此任其性 疏 慈若雲施 心無偏執德澤弘普措 不同同之謂大 萬物 其性命故謂之仁也 夫剗彫眾形而性情各異率 各止其分不引彼 疏 夫剗彫眾形而性情各異率 各止其分不引彼 疏 夫剗彫眾形而性情各異率

行不崖異之謂寬 空同彼我則萬 物自容故有餘 疏 大也 故謂之 行不崖異之謂寬 空同彼我則萬 物自容故有餘 疏 大也

夫籍光騰迹而混俗揚波若樹德不異於人立行豈 殊於物而心無崖際若萬頃之波林藪蒼生可謂寬 矣 有萬不同之謂富 能獨有斯萬 疏 位居九

萬乘任庶物之不同順養生之為 故執德之謂 紀 德者人 疏 能持己前之德行 德成之謂 紀 德者人 疏 能持己前之德行 德成之謂

謂備 夫道非 疏 循順也 循於道 謂備 夫道非 疏 循順也 循於道 謂備 夫道非 疏 循順也 循於道 謂備

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心之大也 心大故事 疏 韜也君子賢人韜於已前十 無不容也 疏 事則能包容物務心性龐大也 乎其為萬物遊也 德澤滂沛任萬 疏 遊往

於淵 不貴難 疏 若如前行便是無為既不在於 於山不求故韜之於岳也 不利貨財 財乃能忘我 於山不求故韜之於岳也 不利貨財 財乃能忘我

疏 雖得珠玉尚 不貪以貨財 不近貴富 寄耳 常用貨財置後將為利也 不近貴富 寄耳 常用貨財置後將為利也 不近貴富 寄耳

不哀夫 解 疏 樂性命大促不以為哀 不榮 通不醜窮 忘壽天於胸中 疏 富貴榮達不以 塞不以為醜辱壽天於胸中 疏 富貴榮達不以

為己私分 皆委之 疏 光陽宇宙統御天下四 措意榮辱之情豈容介懷 不拘一世之利以 不利貨財委之 疏 光陽宇宙統御天下四

顯榮之在身 疏 覆育黎黎王領天下而推功於 顯榮之在身 疏 覆育黎黎王領天下而推功於 顯榮之在身 疏 覆育黎黎王領天下而推功於

也顯則明 不顯則 疏 明彰也 雖坐汾陽其天 也顯則明 不顯則 疏 明彰也 雖坐汾陽其天 也顯則明 不顯則 疏 明彰也 雖坐汾陽其天

萬物一府死生同狀 疏 然無 萬物一府死生同狀 疏 然無 萬物一府死生同狀 疏 然無

生無變於己 況窮通天壽之聞乎 夫子曰天道 生無變於己 況窮通天壽之聞乎 夫子曰天道 生無變於己 況窮通天壽之聞乎 夫子曰天道

八十九

八十九

八十九

八十九

八十九

八十九

淵乎其居也濔乎其清也疏至理深玄譬

以鳴聲也疏由真起也故金石有聲不

考不鳴也疏考擊也夫金石之內

物孰能定之應感疏喻彼明鏡方虛心萬

亦方圓無定夫王德之人素逝而耻通於

事任素而往耳非疏素真也逝往也王德不驕

通於物務芝本原而知通於神本立而

神者不測之用也常在理上往而應物也不測之神

非本故其德廣任素通神夫清素無為任

義也故其德廣任素通神夫清素無為任

物而恒立本原用不非體動不傷其之出有物

採之物採之而後出耳疏採求也夫至聖體懷而

德無由顯出聖心聖心之出良故形非道不生

生非德不明疏德者能澄之智道者可通之境

也道能通生萬物故非道不生德能鑒照理存形

窮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邪疏存任也窮

忽然而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

其非色而能陶甄萬象乃云寂寂無聲故

之深而能物焉窮其原而疏寂即應遣之

又遺故深之又深既而窮神之又神而能精

焉極至顯而疏神者不測之名應相即有無

測乃是神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

求我確斯而都任疏遺之又遺乃曰至無而接

品求者即供若縣鏡疏物無方隨機稱適千差萬

短脩遠皆恣而任之會疏體故至無所以隨求

辨適故能順時因任應物多方要在會歸而不帶一

故或大或小乍短乍長乃至脩遠恣其來者隨彼機

務悉供其求應病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

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此奇

真之疏亦是南方之色心是南方之藏水性流動

所由疏位在北方譬迷心綠鏡闕無所照故言赤

水比也崑崙之丘乃南望之寶欲明此方動如流水

則疏遠之目珠乃珍貴之寶欲明此方動如流水

真喪道實此之由今欲返本還源折真訪道是以南

且應衆宜將遂使後世不能忘疏用一己之

將遂使後世不能忘疏用一己之

且應衆宜將遂使後世不能忘疏用一己之

且應衆宜將遂使後世不能忘疏用一己之

且應衆宜將遂使後世不能忘疏用一己之

且應衆宜將遂使後世不能忘疏用一己之

且應衆宜將遂使後世不能忘疏用一己之

且應衆宜將遂使後世不能忘疏用一己之

且應衆宜將遂使後世不能忘疏用一己之

且應衆宜將遂使後世不能忘疏用一己之

且應衆宜將遂使後世不能忘疏用一己之

且應衆宜將遂使後世不能忘疏用一己之

且應衆宜將遂使後世不能忘疏用一己之

且應衆宜將遂使後世不能忘疏用一己之

且應衆宜將遂使後世不能忘疏用一己之

且應衆宜將遂使後世不能忘疏用一己之

且應衆宜將遂使後世不能忘疏用一己之

之且既其無心 方且與物化 將迷使後世與物  
未免危殆矣 於疏 於物與物令塵物 而未始有  
內 此皆盡當時之宜也然今日受其德 疏 以智  
而明日承其德矣故曰未始有恒 疏 以智  
其德既乘清古所以無恒 夫何足以配天乎雖  
然有族有祖 其事類可 疏 於歲也夫蓋缺隱  
不能混迹未足配天而混俗之中 可以為衆父  
卒其輩類故志尚清遠良可效耳 疏 父君也  
而不可以為衆父父 所以迹也 疏 言器缺  
高尚無為不夷乎俗雖其道可述道可為衆人之  
而未可為父父也父父者竟也夫竟寄坐萬物之  
而心雖乎姑射之山往見四子之時即在汾陽之  
是以即寂而動即動而寂無為有為無為有有無  
一時動寂相即故可為君中之君父中之父所謂  
理盡性之及玄而為衆父之父故其宜矣故郭注  
云衆父父者 治亂之率也 言非但治主 疏 率  
所以迹也 疏 率 治亂之率也 言非但治主 疏 率  
也若用智理物當時雖治於 北面之禍也 疏 夫榮  
後必亂二塗皆以智為 疏 榮 聖智是北面之禍也 南  
能殺賢臣乃賴聖 疏 榮 聖智是北面之禍也 南  
知之迹也 疏 榮 聖智是北面之禍也 南

面之賊也 田桓非能殺君乃 疏 田桓實仁義以  
面之賊注云田桓非能 疏 觀乎華華封人曰  
殺君乃實仁義以賊之 疏 觀乎華華封人曰  
嘻聖人請祝聖人 疏 華地名也今華州也封  
人也嘻歎聲也封人見竟有聖人之  
德光臨天下請祝願壽多其男子 使聖人壽  
竟曰辭使聖人富竟曰辭使聖人多男  
子竟曰辭疏 天富壽多男子實為繁饒而能體之  
辭讓之旨 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  
列在下文 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  
也汝獨不欲何邪 疏 前之三事人之大欲存  
焉汝獨不欲何邪 疏 前之三事人之大欲存  
竟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  
厚是三非所以養德也故辭 疏 夫子  
疏 慶懼斯重財貨殷盛則事業繁命壽延長則貽  
困辱三者未足養無為之德適可以益有為之累所

封人曰始也我以汝為聖人邪今然  
君子也 疏 我始言汝有無雙便為體道聖人  
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  
則何懼之有 物皆得所 疏 天地造化萬物  
官有何懼 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 寄之  
故無 疏 百姓豐饒四海設賢寄之群  
事也 疏 有而不以私焉斯事無為也 夫聖人羈  
居期安也 而勢食 仰物 疏 鵲鵲也野居而  
子食必仰母而足聖人處處儉薄儉於鵲鵲者鳥之  
技充方技擊鳥既無心於侈靡豈有情於滋味乎

行而无彰 率性而動 疏 彭文述也夫聖人灰  
蹤跡而可見也 疏 運屬清夷則撫臨德地物來感我則  
安行而自見也 疏 運屬清夷則撫臨德地物來感我則  
蹈大方也 疏 應時昌盛郭注云捐狂妄行恐乖天  
天下无道則脩德就間 疏 雖武之事苟順  
也故無為而無不 疏 時逢擾亂則混俗翰光備德  
為者非不聞也 疏 隱迹全我生道嘉通間居道  
適通世所謂謂 千歲厭世去而上僊 夫極  
自任在捨隨時 千歲厭世去而上僊 夫極  
其死也物化故云厭世而上僊也 疏 夫聖人達  
二通變化之為一故能盡天年之備短歌器俗以消  
外何必鼎湖之舉獨為上仙安期之壽方稱千歲

乘彼白雲至于帝鄉 無不之 疏 精靈上升  
其合乘雲御氣 三惠莫至身常无殃則何  
厚之有 疏 三惠前富壽多男子也夫駕造物而  
七尺來從非有殃 封人去之竟隨之曰請問  
疏 請言既說封人於是去之 封人曰退已 疏  
所疑已決 竟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  
堯授舜舜授禹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  
耕 疏 伯成子高不知何許 禹往見之則耕在

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  
下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而吾  
子辭為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 疏 唐  
耕於野出處頗深有何意謂 子高曰昔堯治天  
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 疏 夫賞罰者  
畏也而堯以無為為治物物從其化故百姓不待其  
賞實而自勉行善無勞刑罰而畏惡不為此顯堯之  
聖明其 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  
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 疏 行  
賞罰百姓酒不仁至德既衰是以刑 夫子闔行  
邪无落吾事促促乎耕而不顧 夫禹時三  
成德備功美漸去故史籍無所載仲尼不能問是以  
雖有天下而不與焉斯乃有而無之也故考其時而  
為為家儉計其人則雖三聖故一堯一時無聖人故  
天下之心俄然歸落大至公而居當者付天下於百  
姓取與之非已故失之不求得之不辭忽於天下而  
足怪也莊子因斯以明堯之樂樂起於堯而樂成於  
禹況後世之無聖乎寄遠迹於子高便弄而不治將  
以絕聖而反一遺知而空極耳其實則未聞也夫莊  
子之言不可以一盡語或以黃帝之迹充堯舜之  
豈獨堯而賤禹哉故當遺其 疏 豈何不也落廢  
所寄而錄其絕聖弄智之意焉 疏 也促促耕地之  
貌伯成謂禹為夫子夫子何不行去邪莫廢我農事  
於是用而耕不復顧盼也夫三聖相承蓋無優劣  
但堯禹異世故其迹不同郭注云堯起於堯而堯成  
於禹者欲明有聖不如無聖有為不及無為故尚遠  
迹以明絕聖 泰初有无无有無名 無所名 疏  
弄智者耳 泰初有无无有無名 無所名 疏  
泰太初始也元氣始萌謂之太初言其氣廣大能為  
萬物之始本故名太初太初之時惟有此無未有於  
有物既未有名將一之所起有二而未形一者  
安寄故無有名無名一之所起有二而未形一者  
初至妙者也至妙故未有物理之形耳夫一之所起  
起於一非起於無也然莊子之所以屢稱無於初  
者何哉初者未生而得生得生之難而猶上不資於  
無下不持於知突然而自得此生矣又何營生於已  
生以失其 疏 一應道也有一之物得以生謂  
自生哉 疏 名而無萬物之狀 物得以生謂

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  
下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而吾  
子辭為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 疏 唐  
耕於野出處頗深有何意謂 子高曰昔堯治天  
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 疏 夫賞罰者  
畏也而堯以無為為治物物從其化故百姓不待其  
賞實而自勉行善無勞刑罰而畏惡不為此顯堯之  
聖明其 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  
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 疏 行  
賞罰百姓酒不仁至德既衰是以刑 夫子闔行  
邪无落吾事促促乎耕而不顧 夫禹時三  
成德備功美漸去故史籍無所載仲尼不能問是以  
雖有天下而不與焉斯乃有而無之也故考其時而  
為為家儉計其人則雖三聖故一堯一時無聖人故  
天下之心俄然歸落大至公而居當者付天下於百  
姓取與之非已故失之不求得之不辭忽於天下而  
足怪也莊子因斯以明堯之樂樂起於堯而樂成於  
禹況後世之無聖乎寄遠迹於子高便弄而不治將  
以絕聖而反一遺知而空極耳其實則未聞也夫莊  
子之言不可以一盡語或以黃帝之迹充堯舜之  
豈獨堯而賤禹哉故當遺其 疏 豈何不也落廢  
所寄而錄其絕聖弄智之意焉 疏 也促促耕地之  
貌伯成謂禹為夫子夫子何不行去邪莫廢我農事  
於是用而耕不復顧盼也夫三聖相承蓋無優劣  
但堯禹異世故其迹不同郭注云堯起於堯而堯成  
於禹者欲明有聖不如無聖有為不及無為故尚遠  
迹以明絕聖 泰初有无无有無名 無所名 疏  
弄智者耳 泰初有无无有無名 無所名 疏  
泰太初始也元氣始萌謂之太初言其氣廣大能為  
萬物之始本故名太初太初之時惟有此無未有於  
有物既未有名將一之所起有二而未形一者  
安寄故無有名無名一之所起有二而未形一者  
初至妙者也至妙故未有物理之形耳夫一之所起  
起於一非起於無也然莊子之所以屢稱無於初  
者何哉初者未生而得生得生之難而猶上不資於  
無下不持於知突然而自得此生矣又何營生於已  
生以失其 疏 一應道也有一之物得以生謂  
自生哉 疏 名而無萬物之狀 物得以生謂

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  
下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而吾  
子辭為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 疏 唐  
耕於野出處頗深有何意謂 子高曰昔堯治天  
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 疏 夫賞罰者  
畏也而堯以無為為治物物從其化故百姓不待其  
賞實而自勉行善無勞刑罰而畏惡不為此顯堯之  
聖明其 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  
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 疏 行  
賞罰百姓酒不仁至德既衰是以刑 夫子闔行  
邪无落吾事促促乎耕而不顧 夫禹時三  
成德備功美漸去故史籍無所載仲尼不能問是以  
雖有天下而不與焉斯乃有而無之也故考其時而  
為為家儉計其人則雖三聖故一堯一時無聖人故  
天下之心俄然歸落大至公而居當者付天下於百  
姓取與之非已故失之不求得之不辭忽於天下而  
足怪也莊子因斯以明堯之樂樂起於堯而樂成於  
禹況後世之無聖乎寄遠迹於子高便弄而不治將  
以絕聖而反一遺知而空極耳其實則未聞也夫莊  
子之言不可以一盡語或以黃帝之迹充堯舜之  
豈獨堯而賤禹哉故當遺其 疏 豈何不也落廢  
所寄而錄其絕聖弄智之意焉 疏 也促促耕地之  
貌伯成謂禹為夫子夫子何不行去邪莫廢我農事  
於是用而耕不復顧盼也夫三聖相承蓋無優劣  
但堯禹異世故其迹不同郭注云堯起於堯而堯成  
於禹者欲明有聖不如無聖有為不及無為故尚遠  
迹以明絕聖 泰初有无无有無名 無所名 疏  
弄智者耳 泰初有无无有無名 無所名 疏  
泰太初始也元氣始萌謂之太初言其氣廣大能為  
萬物之始本故名太初太初之時惟有此無未有於  
有物既未有名將一之所起有二而未形一者  
安寄故無有名無名一之所起有二而未形一者  
初至妙者也至妙故未有物理之形耳夫一之所起  
起於一非起於無也然莊子之所以屢稱無於初  
者何哉初者未生而得生得生之難而猶上不資於  
無下不持於知突然而自得此生矣又何營生於已  
生以失其 疏 一應道也有一之物得以生謂  
自生哉 疏 名而無萬物之狀 物得以生謂

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  
下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而吾  
子辭為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 疏 唐  
耕於野出處頗深有何意謂 子高曰昔堯治天  
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 疏 夫賞罰者  
畏也而堯以無為為治物物從其化故百姓不待其  
賞實而自勉行善無勞刑罰而畏惡不為此顯堯之  
聖明其 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  
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 疏 行  
賞罰百姓酒不仁至德既衰是以刑 夫子闔行  
邪无落吾事促促乎耕而不顧 夫禹時三  
成德備功美漸去故史籍無所載仲尼不能問是以  
雖有天下而不與焉斯乃有而無之也故考其時而  
為為家儉計其人則雖三聖故一堯一時無聖人故  
天下之心俄然歸落大至公而居當者付天下於百  
姓取與之非已故失之不求得之不辭忽於天下而  
足怪也莊子因斯以明堯之樂樂起於堯而樂成於  
禹況後世之無聖乎寄遠迹於子高便弄而不治將  
以絕聖而反一遺知而空極耳其實則未聞也夫莊  
子之言不可以一盡語或以黃帝之迹充堯舜之  
豈獨堯而賤禹哉故當遺其 疏 豈何不也落廢  
所寄而錄其絕聖弄智之意焉 疏 也促促耕地之  
貌伯成謂禹為夫子夫子何不行去邪莫廢我農事  
於是用而耕不復顧盼也夫三聖相承蓋無優劣  
但堯禹異世故其迹不同郭注云堯起於堯而堯成  
於禹者欲明有聖不如無聖有為不及無為故尚遠  
迹以明絕聖 泰初有无无有無名 無所名 疏  
弄智者耳 泰初有无无有無名 無所名 疏  
泰太初始也元氣始萌謂之太初言其氣廣大能為  
萬物之始本故名太初太初之時惟有此無未有於  
有物既未有名將一之所起有二而未形一者  
安寄故無有名無名一之所起有二而未形一者  
初至妙者也至妙故未有物理之形耳夫一之所起  
起於一非起於無也然莊子之所以屢稱無於初  
者何哉初者未生而得生得生之難而猶上不資於  
無下不持於知突然而自得此生矣又何營生於已  
生以失其 疏 一應道也有一之物得以生謂  
自生哉 疏 名而無萬物之狀 物得以生謂

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  
下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而吾  
子辭為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 疏 唐  
耕於野出處頗深有何意謂 子高曰昔堯治天  
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 疏 夫賞罰者  
畏也而堯以無為為治物物從其化故百姓不待其  
賞實而自勉行善無勞刑罰而畏惡不為此顯堯之  
聖明其 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  
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 疏 行  
賞罰百姓酒不仁至德既衰是以刑 夫子闔行  
邪无落吾事促促乎耕而不顧 夫禹時三  
成德備功美漸去故史籍無所載仲尼不能問是以  
雖有天下而不與焉斯乃有而無之也故考其時而  
為為家儉計其人則雖三聖故一堯一時無聖人故  
天下之心俄然歸落大至公而居當者付天下於百  
姓取與之非已故失之不求得之不辭忽於天下而  
足怪也莊子因斯以明堯之樂樂起於堯而樂成於  
禹況後世之無聖乎寄遠迹於子高便弄而不治將  
以絕聖而反一遺知而空極耳其實則未聞也夫莊  
子之言不可以一盡語或以黃帝之迹充堯舜之  
豈獨堯而賤禹哉故當遺其 疏 豈何不也落廢  
所寄而錄其絕聖弄智之意焉 疏 也促促耕地之  
貌伯成謂禹為夫子夫子何不行去邪莫廢我農事  
於是用而耕不復顧盼也夫三聖相承蓋無優劣  
但堯禹異世故其迹不同郭注云堯起於堯而堯成  
於禹者欲明有聖不如無聖有為不及無為故尚遠  
迹以明絕聖 泰初有无无有無名 無所名 疏  
弄智者耳 泰初有无无有無名 無所名 疏  
泰太初始也元氣始萌謂之太初言其氣廣大能為  
萬物之始本故名太初太初之時惟有此無未有於  
有物既未有名將一之所起有二而未形一者  
安寄故無有名無名一之所起有二而未形一者  
初至妙者也至妙故未有物理之形耳夫一之所起  
起於一非起於無也然莊子之所以屢稱無於初  
者何哉初者未生而得生得生之難而猶上不資於  
無下不持於知突然而自得此生矣又何營生於已  
生以失其 疏 一應道也有一之物得以生謂  
自生哉 疏 名而無萬物之狀 物得以生謂

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  
下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而吾  
子辭為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 疏 唐  
耕於野出處頗深有何意謂 子高曰昔堯治天  
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 疏 夫賞罰者  
畏也而堯以無為為治物物從其化故百姓不待其  
賞實而自勉行善無勞刑罰而畏惡不為此顯堯之  
聖明其 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  
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 疏 行  
賞罰百姓酒不仁至德既衰是以刑 夫子闔行  
邪无落吾事促促乎耕而不顧 夫禹時三  
成德備功美漸去故史籍無所載仲尼不能問是以  
雖有天下而不與焉斯乃有而無之也故考其時而  
為為家儉計其人則雖三聖故一堯一時無聖人故  
天下之心俄然歸落大至公而居當者付天下於百  
姓取與之非已故失之不求得之不辭忽於天下而  
足怪也莊子因斯以明堯之樂樂起於堯而樂成於  
禹況後世之無聖乎寄遠迹於子高便弄而不治將  
以絕聖而反一遺知而空極耳其實則未聞也夫莊  
子之言不可以一盡語或以黃帝之迹充堯舜之  
豈獨堯而賤禹哉故當遺其 疏 豈何不也落廢  
所寄而錄其絕聖弄智之意焉 疏 也促促耕地之  
貌伯成謂禹為夫子夫子何不行去邪莫廢我農事  
於是用而耕不復顧盼也夫三聖相承蓋無優劣  
但堯禹異世故其迹不同郭注云堯起於堯而堯成  
於禹者欲明有聖不如無聖有為不及無為故尚遠  
迹以明絕聖 泰初有无无有無名 無所名 疏  
弄智者耳 泰初有无无有無名 無所名 疏  
泰太初始也元氣始萌謂之太初言其氣廣大能為  
萬物之始本故名太初太初之時惟有此無未有於  
有物既未有名將一之所起有二而未形一者  
安寄故無有名無名一之所起有二而未形一者  
初至妙者也至妙故未有物理之形耳夫一之所起  
起於一非起於無也然莊子之所以屢稱無於初  
者何哉初者未生而得生得生之難而猶上不資於  
無下不持於知突然而自得此生矣又何營生於已  
生以失其 疏 一應道也有一之物得以生謂  
自生哉 疏 名而無萬物之狀 物得以生謂

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  
下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而吾  
子辭為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 疏 唐  
耕於野出處頗深有何意謂 子高曰昔堯治天  
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 疏 夫賞罰者  
畏也而堯以無為為治物物從其化故百姓不待其  
賞實而自勉行善無勞刑罰而畏惡不為此顯堯之  
聖明其 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  
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 疏 行  
賞罰百姓酒不仁至德既衰是以刑 夫子闔行  
邪无落吾事促促乎耕而不顧 夫禹時三  
成德備功美漸去故史籍無所載仲尼不能問是以  
雖有天下而不與焉斯乃有而無之也故考其時而  
為為家儉計其人則雖三聖故一堯一時無聖人故  
天下之心俄然歸落大至公而居當者付天下於百  
姓取與之非已故失之不求得之不辭忽於天下而  
足怪也莊子因斯以明堯之樂樂起於堯而樂成於  
禹況後世之無聖乎寄遠迹於子高便弄而不治將  
以絕聖而反一遺知而空極耳其實則未聞也夫莊  
子之言不可以一盡語或以黃帝之迹充堯舜之  
豈獨堯而賤禹哉故當遺其 疏 豈何不也落廢  
所寄而錄其絕聖弄智之意焉 疏 也促促耕地之  
貌伯成謂禹為夫子夫子何不行去邪莫廢我農事  
於是用而耕不復顧盼也夫三聖相承蓋無優劣  
但堯禹異世故其迹不同郭注云堯起於堯而堯成  
於禹者欲明有聖不如無聖有為不及無為故尚遠  
迹以明絕聖 泰初有无无有無名 無所名 疏  
弄智者耳 泰初有无无有無名 無所名 疏  
泰太初始也元氣始萌謂之太初言其氣廣大能為  
萬物之始本故名太初太初之時惟有此無未有於  
有物既未有名將一之所起有二而未形一者  
安寄故無有名無名一之所起有二而未形一者  
初至妙者也至妙故未有物理之形耳夫一之所起  
起於一非起於無也然莊子之所以屢稱無於初  
者何哉初者未生而得生得生之難而猶上不資於  
無下不持於知突然而自得此生矣又何營生於已  
生以失其 疏 一應道也有一之物得以生謂  
自生哉 疏 名而無萬物之狀 物得以生謂

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  
下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而吾  
子辭為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 疏 唐  
耕於野出處頗深有何意謂 子高曰昔堯治天  
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 疏 夫賞罰者  
畏也而堯以無為為治物物從其化故百姓不待其  
賞實而自勉行善無勞刑罰而畏惡不為此顯堯之  
聖明其 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  
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 疏 行  
賞罰百姓酒不仁至德既衰是以刑 夫子闔行  
邪无落吾事促促乎耕而不顧 夫禹時三  
成德備功美漸去故史籍無所載仲尼不能問是以  
雖有天下而不與焉斯乃有而無之也故考其時而  
為為家儉計其人則雖三聖故一堯一時無聖人故  
天下之心俄然歸落大至公而居當者付天下於百  
姓取與之非已故失之不求得之不辭忽於天下而  
足怪也莊子因斯以明堯之樂樂起於堯而樂成於  
禹況後世之無聖乎寄遠迹於子高便弄而不治將  
以絕聖而反一遺知而空極耳其實則未聞也夫莊  
子之言不可以一盡語或以黃帝之迹充堯舜之  
豈獨堯而賤禹哉故當遺其 疏 豈何不也落廢  
所寄而錄其絕聖弄智之意焉 疏 也促促耕地之  
貌伯成謂禹為夫子夫子何不行去邪莫廢我農事  
於是用而耕不復顧盼也夫三聖相承蓋無優劣  
但堯禹異世故其迹不同郭注云堯起於堯而堯成  
於禹者欲明有聖不如無聖有為不及無為故尚遠  
迹以明絕聖 泰初有无无有無名 無所名 疏  
弄智者耳 泰初有无无有無名 無所名 疏  
泰太初始也元氣始萌謂之太初言其氣廣大能為  
萬物之始本故名太初太初之時惟有此無未有於  
有物既未有名將一之所起有二而未形一者  
安寄故無有名無名一之所起有二而未形一者  
初至妙者也至妙故未有物理之形耳夫一之所起  
起於一非起於無也然莊子之所以屢稱無於初  
者何哉初者未生而得生得生之難而猶上不資於  
無下不持於知突然而自得此生矣又何營生於已  
生以失其 疏 一應道也有一之物得以生謂  
自生哉 疏 名而無萬物之狀 物得以生謂

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  
下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而吾  
子辭為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 疏 唐  
耕於野出處頗深有何意謂 子高曰昔堯治天  
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 疏 夫賞罰者  
畏也而堯以無為為治物物從其化故百姓不待其  
賞實而自勉行善無勞刑罰而畏惡不為此顯堯之  
聖明其 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  
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 疏 行  
賞罰百姓酒不仁至德既衰是以刑 夫子闔行  
邪无落吾事促促乎耕而不顧 夫禹時三  
成德備功美漸去故史籍無所載仲尼不能問是以  
雖有天下而不與焉斯乃有而無之也故考其時而  
為為家儉計其人則雖三聖故一堯一時無聖人故  
天下之心俄然歸落大至公而居當者付天下於百  
姓取與之非已故失之不求得之不辭忽於天下而  
足怪也莊子因斯以明堯之樂樂起於堯而樂成於  
禹況後世之無聖乎寄遠迹於子高便弄而不治將  
以絕聖而反一遺知而空極耳其實則未聞也夫莊  
子之言不可以一盡語或以黃帝之迹充堯舜之  
豈獨堯而賤禹哉故當遺其 疏 豈何不也落廢  
所寄而錄其絕聖弄智之意焉 疏 也促促耕地之  
貌伯成謂禹為夫子夫子何不行去邪莫廢我農事  
於是用而耕不復顧盼也夫三聖相承蓋無優劣  
但堯禹異世故其迹不同郭注云堯起於堯而堯成  
於禹者欲明有聖不如無聖有為不及無為故尚遠  
迹以明絕聖 泰初有无无有無名 無所名 疏  
弄智者耳 泰初有无无有無名 無所名 疏  
泰太初始也元氣始萌謂之太初言其氣廣大能為  
萬物之始本故名太初太初之時惟有此無未有於  
有物既未有名將一之所起有二而未形一者  
安寄故無有名無名一之所起有二而未形一者  
初至妙者也至妙故未有物理之形耳夫一之所起  
起於一非起於無也然莊子之所以屢稱無於初  
者何哉初者未生而得生得生之難而猶上不資於  
無下不持於知突然而自得此生矣又何營生於已  
生以失其 疏 一應道也有一之物得以生謂  
自生哉 疏 名而無萬物之狀 物得以生謂

之德夫無不能生物而云物得以生乃所以

物成生理謂之形疏升降分布三才化生萬

性夫德形性命因變立疏體質保守則稟受形

德德至同於初而自修復生初之德

同乃虛虛乃大不問於初而中道

喙鳴無心於喙鳴疏喙鳴口也心既虛空

天地其合緝緝若愚若昏坐忘而自合耳

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可

然不然若相放效強以不可為可疏師於老聃

寓其言其高疏堅白公孫龍守白論也孔穿之徒

若

大地十二

是則可謂聖人乎疏結前問意如是老聃

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林心者也疏胥相

山林來言此皆失疏徇多遺係頭而獵既不自

告者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凡有

首有趾无心无耳者衆首趾猶始也無

有形者與无形無狀而皆存者靈无

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

有治在人不在乎疏人各有率性而動天

志乎物志乎天其名為志已獨志已復何

志已之人是之謂入於天人之所不能忘

魯君謂蒧也曰請受教辭不獲命既已

告矣未知中否請嘗薦之疏薦也

微名也此二語不知何語也夫老聃之言

吾謂魯君曰必服恭儉技出公忠之屬

而无阿私民孰敢不輯疏輯也夫為政

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螻蟻之怒臂以

當車軼則必不勝任矣必服恭儉非志儉而

若其則其自為處危其觀臺顯若臺觀之

觀然驚曰蒧也江若於夫子之所言矣

疏率爾驚悚思慮不悟所以正然矣雖然願

先生之言其風也疏風教也我前所陳深

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心

使之成教易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

獨志若性之自為而民不知其所由然

其取富之心... 然者豈見堯舜之教民溷滓然弟之哉... 德而心居矣... 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 而出灌指指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疏... 有械於此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 多夫子不欲乎疏... 若抽數如洗湯其名為樺疏... 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 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曾... 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 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 羞而不為也... 夫有機關之器者必有機動之務者必... 夫有機變之心機變存乎曾府則純粹素白不圓備矣... 純粹素白不圓備則精神懸境生滅不定者至... 道不載也是以羞而不為此未體真修故抱一守白

子貢瞞然慙俯而不對疏... 有問為圃者曰子奚為者邪疏... 為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 子以蓋眾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 者乎疏... 汝形骸而庶幾乎... 治天下乎子往矣无之吾事疏... 子貢卑陬失色項頊然不自得行三... 十里而後愈疏... 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為者邪夫子... 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疏... 知復有夫人也疏... 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 道... 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 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

所之江乎淳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 之心... 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為雖以天下譽... 之得其所謂警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 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 脩渾沌氏之術者也... 疏... 而不治其外... 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 驚邪... 且渾沌氏之

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在彼為彼在此為此

風於東海之濱諄諄將東之大壑適遇苑

將奚之疏問諄諄有何游往曰將之大壑

之為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

將遊焉疏夫大海深遠難測百川注之而

橫目之民乎願聞聖治疏五行之內唯民

拔舉而不失其能疏聖治之術在乎茲也

所為皆因之疏大所非外事業多端是以步履

天下化則不化也疏咸任物自為而不使物從

俱至此之謂聖治言其指麾顛而民各

行無慮德人之義深所願聞曰德人者居无思

不藏是非美惡無是於胸中

為悅共給之之為安無自私

兒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

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

不知其所從此謂德人之容德者神人速

願聞神人願聞所以遊耳

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乘光者疏

照曠無我而在物空虛無

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天地

物我虛幻是萬物復情此之謂混冥混冥無

疏夫志照而照與二景高明志生而

武王之師疏門與赤張無鬼滿稽名也

故離此患也疏離遭也虞舜以揖讓御時武

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其亂而後治

之與言二聖俱以亂治之則謂讓之與用

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為願而何計

以有虞氏為均治則願各足交復何為計有虞

有虞氏之藥瘍也故求虞氏之藥

施鬚病而求醫疏髮如雲不勞施鬚幸無

芭蕉然聖人羞之非以為榮

德之世不尚賢賢當其位

如標枝不自高也

民如野鹿不自得也

端正而不知以為義相愛而不知以為

仁疏端直其心不為邪惡豈識哉非之義率

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率性

使不以為賜用其自動故

故行而為迹行能任其自

習迹既昧矣事亦滅焉孝子不諛其親忠臣

不諛其君臣子之盛也諛善事父母為孝





所謂得也疏 謂其力能言揚矣聖者各擅  
然之理故非莊 夫得者困可以為得乎則  
生之所得也 夫得者困可以為得乎則

鳩鴉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為得矣疏 仁  
義禮法約束其心者非其性者也 鳩鴉其性則困  
若以此困而為得者則何異乎鳩鴉之鳥在樊籠  
之中備其 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皮弁

鷓鴣搢笏紳脩以約其外疏 皮弁者以皮  
鳥名也似鷓鴣色出鬱林取其翠羽飾冠謂之鷓  
冠此鳥知天文者為之冠也指插也笏猶圭謂搢笏  
也細大帶也脩長袪也此皆以飾朝服也夫淨儻之  
徒以取舍為業故聲色諸塵塞其內府衣冠指笏

約束其外形皆無為之道非自  
然之性以此為得何異鳩鴉也 內支盈於柴柵  
外重纏繳曉曉然在纏繳之中而自以

為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於  
囊檻亦可以為得矣疏 文墨也盈滿也 囊視  
貌也夫以取舍塞滿於內府故方柴柵紳紳約束於  
外形取臂纏繳既外內困變如斯而自以為得者則  
何異有罪之人交臂歷指以纏反縛也又類乎虎豹  
遭陷困於囊檻之中憂厄困苦莫斯之甚自以為得

此乎 莊子外篇天道第十三 郭象注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疏 運動也  
轉也積也言天道運轉無有著生照之以日月潤之  
以雨露鼓動陶鑄曾無積是以四序回轉萬物主  
成也 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疏 王者法  
也 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疏 王者法  
也 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疏 王者法

運御群品散而不積施化無  
方所以六合同歸八方欵附 聖道運而無所積  
也 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疏 王者法  
也 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疏 王者法

故海內服性而無所牽帶也疏 聖道者立聖  
德應垂遠制立法教舟航有識拯濟無窮道合於天  
德同於帝出處不一故有帝聖二道也而運智救時  
亦無滯蓄慈造弘 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

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為也昧然無不靜

者矣任其自為故雖六通疏 六通謂四方上下  
冬夏也夫唯照天道之無為洞聖情之絕慮通六合  
以生化順四序以施為以此而總萬象可謂帝王之  
德也任物自動吹口自為海迹殆光 聖人之靜

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善之時而動也疏 夫  
人或以靜為善者直形同槁木心若死灰亦不知靜  
之故靜也若以靜為善美而有情於為靜者斯則有  
時而動矣 萬物無足以鏡心者故靜也水靜則  
動矣 萬物無足以鏡心者故靜也水靜則

明燭鬚眉平中準大匠取法焉疏 動則  
波流止便澄靜懸鑿洞照與物無私故能明燭鬚眉  
清而中正治諸邪枉可為準的縱使工倕之巧猶須  
微水取平故老經云上 水靜猶明而况精神

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鑑也萬物之鏡  
也 天有其具而任其自疏 大聖人德合二儀智  
為故所照無不洞明 周萬物豈與夫無情  
之水同日論邪水靜猶明燭鬚眉况精神聖人之心  
靜乎是以鑒天地之精微鏡萬物之玄曠者固其宜  
矣此合 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天地之

平而道德之至凡不平不至疏 虛靜恬淡寂  
異名同實者也歎無為之美故具此四德無為四者  
名而天地以此為平道德用故為至也故帝王聖

人休焉未嘗疏 息慮故 休則虛虛則實  
實者倫矣倫理 疏 既休慮息心乃與虛空合  
實之道其實之道 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  
則自然之理也 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  
則自然之理也 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

則任事者責矣夫無為也則群才萬品各任其  
勞而自當其責矣故曰 疏 夫無為也則群才萬品各任其  
勞而自當其責矣故曰 疏 夫無為也則群才萬品各任其  
勞而自當其責矣故曰 疏 夫無為也則群才萬品各任其

不與焉此之謂也疏 任事臣也言臣下各有任職  
為則臣下職任各司其責則主上無 無為則人則  
為而臣下有事故故晷晷垂目而不與焉 無為則人則

今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俞

然從容自疏 俞俞從容和樂之貌也夫有為帶境產  
得之貌 疏 累所以嬰其心無為自得憂患不能處  
其慮俞俞和樂 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  
故年壽長矣 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

萬物之本也 不為中來疏 此四句萬物根  
結成其 明此以南鄉堯之為君也明此以  
美也 明此以南鄉堯之為君也明此以

北面舜之為臣也疏 夫揖讓之美無出唐虞  
舉二君以明四德雖南 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  
面比面而平至一焉 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

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此皆  
之至也其有為天下所歸而 物上者天子帝  
無其爵者所謂素王自貴也 物上者天子帝

荒之德也以此處虛淡而居臣下者玄聖素王之道也  
大有其道而無其爵者所謂玄聖素王自貴者也即  
老君尼 以此退居而間游江海山林之士

服疏 退居謂跡隱也以此處道而退居故能游  
即樂許也 以此進為而撫世則功大名顯  
流是也 以此進為而撫世則功大名顯

而天下也此又其次也故退則樂許之流進則  
何所不無為哉故主上不為家宰之任則伊呂靜而  
司尹矣家宰不為百官之所執則伊呂靜而  
百官不為萬民之所務則萬民靜而安其業矣萬民  
不易被我之所能則天下之被我靜而自得矣故自  
天子以下至于庶人下及昆蟲孰能 疏 進為謂顯

有為而成哉是故無為而為而疏 進為謂顯  
夫妙體無為而同塵降迹者故能撫蒼生於仁壽弘  
至德於聖朝著莫測之功名顯阿衡之政績是以天  
下大同車書共軌盡善 疏 其應靜也立聖  
則無為也而尊 疏 其應靜也立聖

則無為也而尊 疏 其應靜也立聖  
則無為也而尊 疏 其應靜也立聖  
則無為也而尊 疏 其應靜也立聖

天下莫能與之爭美夫明白於天地  
也故所尊貴孰能與之爭美也 夫明白於天地  
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

天地以無為為德故明其 疏 夫虛明靜神照察  
宗本則與天地無逆也 疏 夫虛明靜神照察

宗本則與天地無逆也 疏 夫虛明靜神照察

宗本則與天地無逆也 疏 夫虛明靜神照察

宗本則與天地無逆也 疏 夫虛明靜神照察

宗本則與天地無逆也 疏 夫虛明靜神照察

宗本則與天地無逆也 疏 夫虛明靜神照察

宗本則與天地無逆也 疏 夫虛明靜神照察

宗本則與天地無逆也 疏 夫虛明靜神照察

宗本則與天地無逆也 疏 夫虛明靜神照察

宗本則與天地無逆也 疏 夫虛明靜神照察

宗本則與天地無逆也 疏 夫虛明靜神照察

宗本則與天地無逆也 疏 夫虛明靜神照察

宗本則與天地無逆也 疏 夫虛明靜神照察

宗本則與天地無逆也 疏 夫虛明靜神照察

宗本則與天地無逆也 疏 夫虛明靜神照察

宗本則與天地無逆也 疏 夫虛明靜神照察

宗本則與天地無逆也 疏 夫虛明靜神照察

宗本則與天地無逆也 疏 夫虛明靜神照察

宗本則與天地無逆也 疏 夫虛明靜神照察

宗本則與天地無逆也 疏 夫虛明靜神照察

宗本則與天地無逆也 疏 夫虛明靜神照察

宗本則與天地無逆也 疏 夫虛明靜神照察

宗本則與天地無逆也 疏 夫虛明靜神照察

宗本則與天地無逆也 疏 夫虛明靜神照察

宗本則與天地無逆也 疏 夫虛明靜神照察

宗本則與天地無逆也 疏 夫虛明靜神照察

宗本則與天地無逆也 疏 夫虛明靜神照察

宗本則與天地無逆也 疏 夫虛明靜神照察

固可以宗匠者止根本為有所以均謂天下與  
其合自然之道與天和也夫順天所以應人也故

人和者也夫順天所以應人也故夫順天所以應人也故  
且應感無心方之影響均平萬有也夫順天所以應人也故

之入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夫樂通則  
俯同塵俗且適人而之惟仲莊子曰吾師乎吾  
師乎整萬物而不為戾變而相雜故曰整自

而不一為仁仁者兼愛之名耳疏仁者兼愛之  
開闢天地造化養生慈澤無窮而不偏愛故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壽

巧者為之妙耳皆疏乘二儀以覆載取萬物  
為巧萬物以自然為用生化既不假物形則豈假他  
人是以物各任能人皆率性則工拙之名於斯滅矣

物化疏既知天樂非哀樂即知生死無生無死故其  
也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疏本

怨無人非无物累无鬼責疏德合於天故  
於世故無人非我其於物故物不累我我不負幽顯有何鬼責也故曰其動也天

其靜也地動靜雖殊天地以結動靜一心  
定而王天下其鬼不崇其魂不疲常無

王天下而疏境智真合謂之為一物不能撓謂之  
不疲病為定祇為定於一心故能王於萬國

既無鬼責有何禍崇動一心定而萬物服疏  
而常寂故魂不疲勞言以虛靜推於天地

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我心常靜則萬物之  
則疏所以一心定而萬物服者言用虛靜之智

聖人之心所以畜天下夫聖人之所以降迹同  
者矣為哉天樂而已夫聖人之心所以畜天下也

德為主以无為為常疏王宗本於天地  
於道德故生而不有雖復千變萬化无為也則用

天下而有餘有為也則為天下  
用而不足不足者及汲汲然欲為用也亦有餘

人貴夫无為也上无為也下亦无為也  
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

有為也上亦有為也是上與下同道上  
與下同道則不主夫工人無為於刻木而有為

有為於用臣臣能親事主能用臣臣能刻木而工能  
用斧各當其能則天理自然非有為也若乃主代臣

事則其主矣臣主用則非臣矣故各疏無為者君  
司其任則上下咸得而無為之理矣德也者君

君之道也若上下無為則臣君德上下有為則君  
道臣道君道臣道則非主矣臣道君道曰臣哉於

是上下相混君臣亂既乖天理必招厄禍故無為  
之言不可不察無為君也古之人貴夫無為郭注此

文其有上必无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  
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無為之言不可不察

既無鬼責有何禍崇動一心定而萬物服疏  
而常寂故魂不疲勞言以虛靜推於天地

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我心常靜則萬物之  
則疏所以一心定而萬物服者言用虛靜之智

聖人之心所以畜天下夫聖人之所以降迹同  
者矣為哉天樂而已夫聖人之心所以畜天下也

德為主以无為為常疏王宗本於天地  
於道德故生而不有雖復千變萬化无為也則用

天下而有餘有為也則為天下  
用而不足不足者及汲汲然欲為用也亦有餘

人貴夫无為也上无為也下亦无為也  
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

有為也上亦有為也是上與下同道上  
與下同道則不主夫工人無為於刻木而有為

有為於用臣臣能親事主能用臣臣能刻木而工能  
用斧各當其能則天理自然非有為也若乃主代臣

事則其主矣臣主用則非臣矣故各疏無為者君  
司其任則上下咸得而無為之理矣德也者君

君之道也若上下無為則臣君德上下有為則君  
道臣道君道臣道則非主矣臣道君道曰臣哉於

是上下相混君臣亂既乖天理必招厄禍故無為  
之言不可不察無為君也古之人貴夫無為郭注此

文其有上必无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  
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無為之言不可不察

之為天下用者亦自得耳但居下者親事故雖奔馬  
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無為之言不可不察

之為天下用者亦自得耳但居下者親事故雖奔馬  
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無為之言不可不察

之為天下用者亦自得耳但居下者親事故雖奔馬  
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無為之言不可不察

之為天下用者亦自得耳但居下者親事故雖奔馬  
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無為之言不可不察

之為天下用者亦自得耳但居下者親事故雖奔馬  
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無為之言不可不察

之為天下用者亦自得耳但居下者親事故雖奔馬  
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無為之言不可不察

之為天下用者亦自得耳但居下者親事故雖奔馬  
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無為之言不可不察

之為天下用者亦自得耳但居下者親事故雖奔馬  
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無為之言不可不察

之為天下用者亦自得耳但居下者親事故雖奔馬  
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無為之言不可不察

為臣猶稱有為故對上下則君靜而臣動比古今則  
是舜無為而湯武有為然各用其性而天機立發則

古今上下無疏夫處上為君則必須無為任物用  
為誰有為也疏天下之才能居下為臣亦當親事

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疏謂三皇五帝薄  
明達龍落二儀而垂拱無為委

自說也疏宏辯如流彫飾萬物而能難窮海  
內不自為也臣之上者患於不能無為而代人

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所謂疏天  
而天下功成疏以施生任萬物之自為故天

帝王疏夫日月明晦雲雷風雨而陰覆不測故莫  
莫富於地居九五威跨萬乘日月照臨一人總統

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之無為也疏配  
也言聖人之德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群

之道也疏達覆載之無主是以乘馭兩儀猶變  
才用人群本在於上末在於下疏本道於也

在於主詳在於臣疏道遠而簡要臣道勞而  
繁冗繁冗故有為而奉上三軍五兵之運德之

末也疏五兵者一弓二矢三矛四戈五戟也運動  
也夫聖明之世則僅武修文遠德下衰則

繁冗繁冗故有為而奉上三軍五兵之運德之  
末也疏五兵者一弓二矢三矛四戈五戟也運動

也夫聖明之世則僅武修文遠德下衰則  
繁冗繁冗故有為而奉上三軍五兵之運德之

也夫聖明之世則僅武修文遠德下衰則  
繁冗繁冗故有為而奉上三軍五兵之運德之

也夫聖明之世則僅武修文遠德下衰則  
繁冗繁冗故有為而奉上三軍五兵之運德之

也夫聖明之世則僅武修文遠德下衰則  
繁冗繁冗故有為而奉上三軍五兵之運德之

也夫聖明之世則僅武修文遠德下衰則  
繁冗繁冗故有為而奉上三軍五兵之運德之

也夫聖明之世則僅武修文遠德下衰則  
繁冗繁冗故有為而奉上三軍五兵之運德之

也夫聖明之世則僅武修文遠德下衰則  
繁冗繁冗故有為而奉上三軍五兵之運德之

也夫聖明之世則僅武修文遠德下衰則  
繁冗繁冗故有為而奉上三軍五兵之運德之

也夫聖明之世則僅武修文遠德下衰則  
繁冗繁冗故有為而奉上三軍五兵之運德之

也夫聖明之世則僅武修文遠德下衰則  
繁冗繁冗故有為而奉上三軍五兵之運德之

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疏 實者軒冕榮華 故刑也罰者誅 故利也罰者誅 故利也罰者誅 故利也

也疏 禮法者五禮之法也數者計算度丈尺形者 禮法者五禮之法也數者計算度丈尺形者 禮法者五禮之法也數者計算度丈尺形者

末也疏 樂者和也羽者鳥羽旋者獸毛言采鳥獸 樂者和也羽者鳥羽旋者獸毛言采鳥獸 樂者和也羽者鳥羽旋者獸毛言采鳥獸

哭泣衰經隆殺之服哀之末也 哭泣衰經隆殺之服哀之末也 哭泣衰經隆殺之服哀之末也

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 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 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

末學者古人之而非所以先也 末學者古人之而非所以先也 末學者古人之而非所以先也

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 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 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

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先而 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先而 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先而

取象焉言此先後雖是人事然皆在 取象焉言此先後雖是人事然皆在 取象焉言此先後雖是人事然皆在

春夏先秋後冬後四時之行也夫天地雖大尚有尊卑 春夏先秋後冬後四時之行也夫天地雖大尚有尊卑 春夏先秋後冬後四時之行也夫天地雖大尚有尊卑

春夏先秋後冬後四時之行也夫天地雖大尚有尊卑 春夏先秋後冬後四時之行也夫天地雖大尚有尊卑 春夏先秋後冬後四時之行也夫天地雖大尚有尊卑

春夏先秋後冬後四時之行也夫天地雖大尚有尊卑 春夏先秋後冬後四時之行也夫天地雖大尚有尊卑 春夏先秋後冬後四時之行也夫天地雖大尚有尊卑

之位也春夏先秋後冬後次序 萬物化作萌區有 之位也春夏先秋後冬後次序 萬物化作萌區有 之位也春夏先秋後冬後次序 萬物化作萌區有

狀疏 夫萬物變化未始暫停或起或伏生年死 狀疏 夫萬物變化未始暫停或起或伏生年死 狀疏 夫萬物變化未始暫停或起或伏生年死

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况人道乎 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况人道乎 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况人道乎

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 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 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

道者安取道為非其道者非其道也 道者安取道為非其道者非其道也 道者安取道為非其道者非其道也

次之明則物得其道也 次之明則物得其道也 次之明則物得其道也

義次之物得其道也 義次之物得其道也 義次之物得其道也

已明而分守次之 已明而分守次之 已明而分守次之

名已明而因任次之 名已明而因任次之 名已明而因任次之

次之罪責除也 次之罪責除也 次之罪責除也

原省已明而非非次之 原省已明而非非次之 原省已明而非非次之

是是非已 是是非已 是是非已

是是非已 是是非已 是是非已

明而賞罰次之 明而賞罰次之 明而賞罰次之

宜貴賤履位 宜貴賤履位 宜貴賤履位

必分其能 必分其能 必分其能

必由其名 必由其名 必由其名

事上以此尊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 事上以此尊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 事上以此尊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

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 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 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

名形名者古人之而非所以先也 名形名者古人之而非所以先也 名形名者古人之而非所以先也

變而賞罰可言也 變而賞罰可言也 變而賞罰可言也

夫為治之體必隨世而治 夫為治之體必隨世而治 夫為治之體必隨世而治

變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 變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 變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

之所治也安能治人 之所治也安能治人 之所治也安能治人

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 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 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

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 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 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

也但當不失其 **疏** 夫形名實謂此乃知治之可

用於天下不足用天下此之謂辯士 **疏** 夫形名實謂此乃知治之可

一曲之人也 **疏** 夫用天下者必 **疏** 若以形名實謂

禮法數度形名比詳古人之此下之 **疏** 夫用天下者必

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 **疏** 寄此事乃

心何如 **疏** 王之法若為用心以合大道也 **堯**

曰豈不教无告 **疏** 無告者所 **疏** 教侮慢也無告

之教亦有作教 **疏** 不廢窮民 **疏** 恒加 **疏** 百姓之中

吾所以用心已 **疏** 已止也總結以前用答 **疏**

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 **疏** 則美矣其 **疏**

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 **疏** 此皆不為

之常道者也既無心於偏愛豈有 **堯曰膠膠擾**

擾乎 **疏** 言自嫌多事更相發起聊此 **疏**

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 **疏** 讓於舜故言

子之盛德達合上天我之用心近符人事夫堯

舜二君德無優劣故寄此兩聖以顯方治莊生之辭

天地者古之所大也 **疏** 夫天覆地載生育

群品域中四大此當二焉 **疏** 而黃帝堯舜之所

共美也 **疏** 唯天為大唯堯則之故知軒項 **疏**

古之王天下者奚為哉天地而已矣 **疏**

周寧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

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

焉 **疏** 姓仲名由字子路宣尼弟子也宜尼觀周德

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 **疏** 老子

以說 **疏** 孔子刪詩書定禮樂修春秋贊易道此六

義 **疏** 經有十二乃得繁盛切 **疏** 老聃曰請問仁

義 **疏** 義之性邪 **疏** 率性不乎 **疏** 孔子曰然君子

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

性也又將奚為矣 **疏** 然猶如此言仁義是人

請問何謂仁義 **疏** 前言仁義是人之真性

子曰中心物愷兼愛无私此仁義之情

也 **疏** 此常人之所謂仁義者 **疏** 愷樂也忠誠之心

也故寄孔老以正之 **疏** 願物安樂慈愛平

人精誠無私允合老聃曰意幾乎後言夫兼

愛不亦迂乎 **疏** 夫至仁者無 **疏** 遠近也迂曲也

私焉乃私也 **疏** 出所謂無私者釋已乃私私非忘

天下無失其牧乎 **疏** 牧養也欲使天下蒼生

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

列矣 **疏** 然之理也非開人事豈唯三種萬物悉然

固有利矣 **疏** 有識禽獸無情草木各得

方 **疏** 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

也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士

子焉 **疏** 無由 **疏** 偈偈勸力貌也揭揭負也亡子逃

強行於此以教養生何異乎打擊大鼓而求寬亡子

意 **疏** 夫子亂人之性也 **疏** 事至而愛當義

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

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趵而

不敢息 **疏** 姓士字成綺不知何許人舍逆旅也

非聖人也鼠壤有餘 **疏** 言其不 **疏** 昔時精

至人今日親觀知無聖德見其鼠穴上 **疏** 甚謂是

中有餘蔬蔬菜其穢惡故發此穢也 **疏**

而弄妹之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者不仁也無近思疏 須誇進弄而不教豈曰

仁慈生熟不盡於前 至足故疏 生謂乘帛熟

之外不復繫懷所以飲食資財目前狼藉且大聖寬

弘而不拘小節士成庸瑣以此為非細碎且大聖寬

其聖可謂以螺的而積飲无崖萬物歸懷來者

海為則淺深也疏 既有聖德為物所歸故供給飲食

也疏 略無涯時浩然無心積散任物也老子漢

然不應不以其 疏 塵垢之言豈曾入耳士成

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

心正卻矣何故也自怪刺識之 疏 卻空也

日初來妄生識刺今時思省方覺已非所以老子

引過責躬深懷慙疎心之空矣不識何邪老子

曰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為脫焉脫

去疏 夫巧知神聖之人者蓋是迹非所以脫也汝

乃謂我是聖小聖耶若君欲成綺之機心故示以

息迹歸本也郭注 云脫過去也謂我於聖已得過免

也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

也而謂之馬隨物 苟有其實人與之名

而弗受有實故不以 再受其殃受之於心則

名實俱累斯所疏 昨日汝喚我作牛我即從汝喚

以再受其殃也疏 昨日汝喚我作馬我亦從汝喚

馬我終不拒且有牛馬之實一名也人與之名諱

况非吾服也恒服 服者容行之謂也不以毀

乎郭注 云服者容行之謂也老君謂道大聖故能制服

躬心行容受呼牛呼馬唯物是從此乃恒常非由

指意吾非以服有服 有為為之則疏 言我率

也自然容受非關有心用意方得而然必

貌本駭於人自為而目衝然 衝出疏 目既不安

崖岸不能舒適而目衝然 衝出疏 目既不安

狀左盼右睇而目衝然 衝出疏 目既不安

容儀充溢也而目衝然 衝出疏 目既不安

教於物而口關然疏 郭注云燒語之貌也

猛夸張炫耀而目衝然 衝出疏 目既不安

禮而可畏也而目衝然 衝出疏 目既不安

自合宜也似繫馬而止也 志在疏 形莊

而心性詭譎如逸動而持 不能自疏 馳情逐

馬被繫意存奔走動而持 不能自疏 馳情逐

而動不能任發也機趣捨 機弩牙也攀緣之

通每事拘持發也 機趣捨疏 機弩牙也攀緣之

猛速有察而審明是 疏 不能虛遠順兩志而

類弩牙察而審明是 疏 不能虛遠順兩志而

知巧而觀於泰泰者多於本性之謂也 疏 泰

也不能忘巧知觀無為之一 凡以為不信

也疏 不能忘巧知觀無為之一凡以為不信

十事以為不信性命而蕩疏 信實之言此十事皆

夫毀譽皆非修身之道也疏 信實之言此十事皆

也邊境有人焉其名為竊 非正人也疏

竊賊也邊境忽有一人不憚憲章但行竊盜內

則損傷風化外則阻礙蕃情害物莫斯之甚成

綺之行其微亦然舉疏 夫子曰天道於大不終於

動雖野猶如此也疏 夫子曰天道於大不終於

小不遺故萬物備疏莊周師老君故呼為夫

猶在道中不能窮道之量秋毫雖小待之成體廣

此則於小不遺其能小能大故知備在萬物廣

廣乎其无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疏

不與利遷直往而 疏 志性安靜委命任其榮

運動極物之真能守其本疏 夫聖人靈鑒洞

極物之真能守其本疏 夫聖人靈鑒洞

極物之真能守其本疏 夫聖人靈鑒洞

極物之真能守其本疏 夫聖人靈鑒洞

極物之真能守其本疏 夫聖人靈鑒洞

極物之真能守其本疏 夫聖人靈鑒洞

極物之真能守其本疏 夫聖人靈鑒洞

極物之真能守其本疏 夫聖人靈鑒洞

極物之真能守其本疏 夫聖人靈鑒洞

極物之真能守其本疏 夫聖人靈鑒洞

極物之真能守其本疏 夫聖人靈鑒洞

極物之真能守其本疏 夫聖人靈鑒洞

極物之真能守其本疏 夫聖人靈鑒洞

極物之真能守其本疏 夫聖人靈鑒洞

極物之真能守其本疏 夫聖人靈鑒洞

極物之真能守其本疏 夫聖人靈鑒洞

極物之真能守其本疏 夫聖人靈鑒洞

極物之真能守其本疏 夫聖人靈鑒洞

極物之真能守其本疏 夫聖人靈鑒洞

極物之真能守其本疏 夫聖人靈鑒洞

極物之真能守其本疏 夫聖人靈鑒洞

極物之真能守其本疏 夫聖人靈鑒洞

極物之真能守其本疏 夫聖人靈鑒洞

極物之真能守其本疏 夫聖人靈鑒洞

極物之真能守其本疏 夫聖人靈鑒洞

極物之真能守其本疏 夫聖人靈鑒洞

極物之真能守其本疏 夫聖人靈鑒洞

上輪扁斲輪於棠下釋椎鑿而上問桓

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邪疏桓公齊

輪車輪也扁匠人名也斲斲也釋放也齊君說讀

輪扁打車實既不同事業各異乃釋放其具方事實

疑試明至道深立不可傳集故曰聖人之言

也疏所謂意章文武祖述曰聖人在乎疏又

聖人見公曰死矣疏厥教尚存焉曰然

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疏夫

淳曰糟漬糟曰拍夫辭耐此乎道德桓白寡人

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

死疏貴賤禮隔不可輕言庸委之夫輒敢議論

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

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

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

其間疏甘緩也苦急也數術也夫斲輪失所則牢

然亦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

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此

物各有性教疏喻曉也輪扁之術不能示其子輪

學之無益也疏扁之子亦不能受其教是以行

年至老不免斤斤之勞故古人之與其不可傳

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

已夫當古之聖已滅於古矣雖或傳之豈能使古

時變化而疏夫聖人制法利物隨時時既不停法

法今人自與於後無容執古聖迹行乎今世故知所謂之書定是糟粕也

莊子外篇天運第十四 郭象注

天其運乎 不運而疏言天稟陽氣清浮在

其與乎 不與而疏地稟陰氣濁沈在下 日月

其爭於所乎 不爭而疏晝夜照臨出沒無

情於代謝豈孰主張是疏孰來也是若指斥前

有心於爭與孰主是疏孰來也是若指斥前

行兩地發育養生齊壽詳詳誰為孰維綱是皆自

主宰而施張乎此一句解天運也孰維綱是皆自

句解地 孰居無事推而行是無則無所能推

然則無事而推行是疏夫日月代謝星辰朗照各

者誰乎哉各行其是疏有度數咸由自然誰安居

無事推算而行之乎此一切解日月爭所已前三者

並假設疑問顯發幽微故知皆自爾耳無物使之然

也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疏機關也

玄久肅殺夜宵暗昧以意復度謂有主司關閉事不

得已致令如此以理推者皆自爾也方地不動其義

亦然 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不自爾知

也疏至如青春氣發萬物皆生晝夜開明六合俱

圓天運行其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

俱不能相為疏夫氣騰而上所以為雲雲散而下

各自爾也疏流潤成雨然推尋始末皆無收斂

故知二者孰隆施是疏雲與也流注也言誰與

不能相為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疏誰安

甘澤而致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疏誰安

疏尤早也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疏誰安

事自勸勤彼彼而雨而風起北方一西一東

有上彷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

是疏仿徨也轉之貌也噓吸猶吐納也披拂猶扇

六極五常至於日月風雲例皆如此但帝王順之

則治逆之則凶天德不可逆也疏上帝王者

下順養生垂拱無為因任物則天下治矣而逆萬

國之歡心乘二儀之和爭所物則勃亂生也

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疏九洛

者九州聚落之事也言王者應天順物取用無心故

致天下太平入歌擊壤九州聚落之地治定功成八

荒夷狄之邦道圓德備照臨下土 天下戴之此

謂上皇爾故也 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疏

宋承殷後故高即宋國也太宰官號名 莊子曰虎

狼仁也疏仁者親愛之謂也夫虎狼猶有仁性也

謂也疏重問有何意謂莊子曰父子相親

何為不仁疏此乃真仁何勞再問曰請問至

仁疏虎狼親愛未引 莊子曰至仁無親

故請至仁庶開深旨 莊子曰至仁無親

無親者非薄德之謂也夫人之一體非有親也而首

自在上足自處下府藏居內皮毛在外內外上下尊

卑貴賤於其體中各任其極而未嘗有親愛於其間也

然至仁足矣故五親六族賢愚遠近不失分於天下

者理自然也又疏夫至仁者志懷絕慮與太虛而

奚取於有親哉 疏夫至仁者志懷絕慮與太虛而

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疏

夫無愛無親便是不孝謂至仁不孝於理可乎尚

蕩不悟深旨遂生淺惑將生寫其顛折義列下文 莊

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

之必言之於志仁忘疏至仁者忘義志仁可貴可

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其山是何也則

去之遠也其在山北極而南行以觀之至仁

如能遠其山仁孝難疏疏郢地居南其山在北故難

以觀之至仁在乎無親而仁愛以言之故謂難見而

愈遠其山仁孝難影而愈非至道此注其明不勞

解

故曰至貴國爵并焉并除君

夫貴在於自身而忘之謂也夫貴者

況國乎尚貴之至也疏疏謂首本為身也身猶忘之

也

疏至富國財并焉疏故除天下丁之財者

也

疏至富者知足者此知足之人以不貪為寶

也

疏今願國資財亦非不用故老經云知足者

謂也

疏至願名譽并焉疏而仁者之名都去矣

也

疏大至願者莫過通性也既一毀譽混榮辱志

物我混是非故令聞聲名視之如浮塵也

是以

道不渝實故也疏名譽是以道德厚薄不隨物

變

於洞庭之野疏此門名成黃帝也欲明至

也成池學名張池也咸和也洞庭

之野天地之間非太湖之洞庭也

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感疏也復重也感聞

也

不自得也謂也疏謂之體悟立理疏謂之體悟立理

夫德遺堯舜而不為也遺堯舜然後堯舜

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泯然

夫德遺堯舜而不為也遺堯舜然後堯舜

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泯然

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夫孝悌

顯夫盛德同於堯舜尚能遺忘不自

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

也不足多也疏惟順也德者真性也以此上

事皆矯性偽情勉勵力捨己

故曰至貴國爵并焉并除君

夫貴在於自身而忘之謂也夫貴者

況國乎尚貴之至也疏疏謂首本為身也身猶忘之

也

疏至富國財并焉疏故除天下丁之財者

也

疏至富者知足者此知足之人以不貪為寶

也

疏今願國資財亦非不用故老經云知足者

謂也

疏至願名譽并焉疏而仁者之名都去矣

也

疏大至願者莫過通性也既一毀譽混榮辱志

物我混是非故令聞聲名視之如浮塵也

是以

道不渝實故也疏名譽是以道德厚薄不隨物

變

於洞庭之野疏此門名成黃帝也欲明至

也成池學名張池也咸和也洞庭

之野天地之間非太湖之洞庭也

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感疏也復重也感聞

也

不自得也謂也疏謂之體悟立理疏謂之體悟立理

夫德遺堯舜而不為也遺堯舜然後堯舜

但常任之一清一獨陰陽調和流光其聲

斯至樂矣以滿天地之賦疏謂天也濁地也陰

自然律呂以滿天地之賦

但當順而不奪則至樂全疏謂降二氣調和故

生萬物而氣流布三光照疏謂至樂無聲之聲

蠶蟲始作吾鶯之

以雷寢因其自作而疏然之理驚之雷寢所謂

動靜順時因物而疏謂之理驚之雷寢所謂

至樂其合斯道也

疏尋求自然之理無始無終討論至樂之聲無

極疏首無尾故老經云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

後一死一生債一起所常無窮疏以變化為

窮也疏債也夫盛衰生死虛盈起債變化之道

窮也疏理之常數若以變化為常則所謂常者無

窮也疏理之常數若以變化為常則所謂常者無

而一不可待汝故懼也初聞無窮之變不

然疏至一之理絕視絕聽不可待

也疏以聲色故初聞懼然也

吾又奏之

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所謂用

言至樂之聲將陰陽合其序所謂

生物與日月齊其明此第二奏也

其聲能短能

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齊一

化故不疏謂之主之修短任萬物之柔剛

主故常疏謂之主之修短任萬物之柔剛

在谷

滿谷在阮滿阮無不聞也疏不偏乃谷乃阮

志皆盈滿所謂道無疏謂之體悟立理

塗卻守神塗其疏謂之體悟立理

以物為量大制疏謂之體悟立理

也應感無方隨時適變予欲慮之而不能知

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

故爾然志疏夫至樂者真道也欲明道非心識故

使化去疏夫至樂者真道也欲明道非心識故

不能見道非形質故儼然立於四虛之道

無偏疏儼然無心貌也四虛謂四方空大道也言

之謂疏聖人無心與至樂同體立志弘微接物無

偏包容萬有與倚於橋梧而吟無所復疏

虛空而合德倚於橋梧而吟無所復疏

虛空而合德倚於橋梧而吟無所復疏

若死灰道通無為且吟且詠也目知窮乎所欲

見力屈乎所欲遂吾既不及已夫言物

力各有疏夫日知所見蓋有涯限所以稱窮力馳

所有限疏夫日知所見蓋有涯限所以稱窮力馳

法不可以限窮故吾知盡其不及故止而不逐也

心既有限故知愛無名此復前乎欲虛之等文也

充空虛乃至委蛇汝委蛇故怠夫形充空

無窮故能委蛇委蛇任疏夫形充空則與虛空

性而無心所謂體體離形去智者也只為吾

委蛇任性故快懼之情息此解第二開樂也

謂天樂非張而後備疏五藏也言五藏各有主

司故謂之官夫日視耳聽手把脚行布網轉九飛空

走地非由做功泉之清物皆指意而後能為故五藏

職司素分備足天無言而心說心說在適疏

樂之美其在故也故有炎氏為之頌曰聽

之不通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

苞裹六極汝欲聽之而无接焉而故感

也此乃無樂之疏章項大音希聲故聽之不聞

大東無形視之不見道無不在故充滿天地二儀大

無不包故囊括六極六極六合也微欲留意聽之亦

不可以耳根承接是故體至樂樂也者始於

懼懼故崇懼然則聽是也疏三聽之意結成

至樂之道初聞至樂未悟大和心吾又次之以

生悚懼不能放鬆是故謂崇之也疏再聞之後情

怠怠故道疏再聞之後情怠道可載而與之

之於感感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

俱也愚乃至也疏最後聞樂盡府清和心無

類彼思迷不怠不懼惟真道孔子西遊於衛

既而運載無心與物俱至也孔子西遊於衛

顏淵問師會以夫子之行為奚如疏

師金魯太師名金也美何也言夫仁義之道以化

行用可否邪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

哉疏言仲尼履明敏才智可惜乎先王之聖迹

顏淵曰何也疏問窮所以頌遭幸苦屢次困窮

之未陳也盛以篋行巾以文繡戶祝齊

戒以將之疏此下譬喻凡有六條第一窮狗第

後取而盛以篋行巾以文繡遊居寢卧

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昧焉疏并之物於

致也疏賤也言狗未陳致斯庸敬既祭之後

并之路中故行人履踐其頭脊者取供其炊爨方

居寢卧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

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聚弟子游

於商周是非其夢邪疏此合芻狗之譬并合

堯舜禹湯先代之帝王也虞章文武相述堯舜而為

數迹故集聚弟子游於仁義之城則寢於禮信之

鄉古法不可執留事同已陳芻狗伐樹於宋者孔子

曾遊於宋與門人講說於大樹之下司馬相禮欲殺

夫子夫子去後相禮惡其坐處因伐樹焉削刻也夫

子嘗遊於衛衛人疾之故刻削於此良由也商是

於聖迹故致斯弊很如豈非惡夢邪圍於



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疏

舟於陸也疏此合論也

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

傳應物而不窮者也

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

得罪於人疏

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

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相梨

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

取後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齟齬挽裂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後狙之

異乎周公也疏

西施病心而曠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曠其里其里之富人

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疏

而不知曠之所以美

道乃南之沛見老聃疏

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疏

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疏

又惡乎求之哉疏

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此皆奇孔老以疏

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

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无佗也疏

中無主而不止

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

聖人不出

名公器也

不可多取

仁義先王之遠廬也

不可久處觀而多責

逍遙之墟疏

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疏

遙無為也有為則苟簡易養也且從其簡疏

只為遙遠盡故能無為恬淡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

不貸者不損疏不損我以益故無所古者謂

己以為物也疏出此三句履釋前義也

是采真之遊游而任之斯真矣疏古者聖

簡等法謂是神采真質而無假以富為是者不

能讓祿以顯為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

不能與人柄天下未有以所非自累者而各沒命

不貸之疏夫是富非貪貪於貨賄者豈能讓財

之則慄舍之則悲舍之悲者操之疏操

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言其知進而不知止

殺八者正之器也疏夫然必殺以須慎

變无所湮者為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

其心以為不然者天門弗開矣守故不變

疏循順也湮塞也唯當順於人理隨於變化

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

地四方易位矣蚊虻疇膚則通其寐

矣外物加之雖小疏仲尼帶於聖迹故發辭則

故不能辯東西蚤蚋疇膚痛則微言不睡是以

物雖微為害必巨況乎仁非天理義不肆捨已劫

眩喪其本性其為害也豈夫仁義憐然乃憤

吾心亂莫大焉尚之以加疏仁義憐毒甚於

其朴仁義者吾子亦放風而動總德而

立矣風自動而依之德自立而疏使管生喪其

求亡子者邪言夫拘仁義以越道德之鄉其疏

夫鵠不日浴而白鳥不日黔而黑

黑白之朴不足以為辯俱自白耳疏

與處於陸相响以濕相濡以沫言仁義之

不若相忘於江湖斯乃忘仁疏前文序

老聃歸三日不談疏老子方外大聖變化無

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

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

體散而成章謂老聃疏夫龍之德變化不相以

合而成妙體妙體妙體乘雲氣而養乎陰陽

散而起文章文章爛爛予口張而

不能嚼予又何規老聃哉疏不定口開不

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

疏言至人其趣也若死尸之安居其出也以龍神

遂以孔子聲見老聃疏賜予可得而觀乎

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疏也

夫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

一也而先生獨以為非聖人如何哉疏

疏汝少進前說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

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

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疏堯舜二人

之數自夏禹以降便是三王堯讓舜舜讓禹禹治水

而用力湯伐桀而用兵文王拘羑里而順紂辛武王

渡孟津而逆殷紂不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

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疏三皇者伏羲神

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也疏黃帝之治天下使民

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非

若

非

非

非

非

非

非

非

非

非

非

非

非

**疏** 三皇行道人心濟一不獨親其說不獨子  
 強哭 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為其  
 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 疏者降殺 疏 帝  
 行德不及三皇使父子兄弟更相親愛為舜之治  
 降殺之服以別親疏既順人心亦不非殺 舜之治

**天下使民心親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  
 五月而能言 疏 舜是五帝之末其俗漸  
 遂使懷孕之婦十月生子五月能言古者懷孕之婦  
 十四月而誕育生子兩歲方始能言流澤既華故與  
 古之乖 不至乎孩而始誰 誰者別人之意也  
 異也 疏 未解孩笑已識是非分 則人始有  
 競教速 疏 別之心自此而始矣 則人始有  
 天矣 不能同後我則心競於 天年天折之始  
 起自 疏 親疏故不終其天年也 天年天折之始

**有順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共**  
 化而為懷慈愛猶解泣辜兵刃所加必順天道也殺  
 盜非殺 疏 盜非殺 疏 盜非殺 疏 盜非殺  
 此則兵有 人為種而天下耳 物而人人自  
 順也 人為種也承百代之流而會乎當今之變其  
 別 人為種也承百代之流而會乎當今之變其  
 聖 於斯者非禹也故曰天下耳言聖知之迹非亂  
 天下而天下 疏 夫澆浪既與分別日甚人人自為  
 必有斯亂 疏 種見不能大齊萬物此則解人有  
 心也聖智之迹使其如是 是以天下大駭儒  
 禹之過也故曰天下耳矣 是以天下大駭儒

**墨皆起** 此乃百 疏 此總論三皇五帝之迹驚天  
 非墨道而後代之弊實此之由也 其作始有倫  
 九流爭奪後代之弊實此之由也 其作始有倫  
 而今乎婦女 今始之以女為婦而上下悖逆者非  
 此 疏 倫理也當莊子之出六國競與淫風大行以  
 女為婦乘禮悖德莫甚於茲故知聖道始興  
 故有倫理及其末 何言哉 無所復言 疏 從理  
 遂至於此世流俗薄何可 余語汝三皇五帝之

**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 必樂 疏  
 夫三皇之治實自無為無為之迹迹生於樂 故也  
 故百代之後亂莫甚焉樂亂之狀列在下文 三皇  
 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  
 隳四時之施 疏 悖逆也睽睽離也隳廢壞也施  
 世執迹遂成其弊故星辰悖日月為之不明山  
 川乖離遠瀆為之崩竭廢墜四時寒暑為之愆敘  
 知惜於蠶蠶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  
 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為聖人不可恥  
 乎其無恥也 疏 惜毒也蠶蠶尾端有毒也鮮規  
 為毒也其於蠶蠶是故細小蟲獸皆遭殺劫况乎  
 首如何得安以斯為聖於理未可毒害既多深可羞  
 也 子貢龔龔然立不安 三王故欲同三王於  
 五帝耳今又見老子通毀五帝 疏 龔龔然立不安  
 上及三皇則失其所以為談矣 疏 子貢欲救三王  
 同五帝今見老子謂高選排擠五帝指斥三皇  
 心形驚悚失其所謂故龔龔然形容雖立心神不安  
 子謂老聃曰上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  
 經自以為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  
 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  
 君无所鈞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  
 難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  
 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  
 迹哉 所以迹者真性也夫任物 疏 所以迹者真性也夫任物  
 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 况  
 之人事則以自然 夫白鴉之相視眸子不運而  
 為履六經為迹 疏 夫白鴉之相視眸子不運而  
 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風  
 化 應以眸子相視蟲以鳴聲相應 類自為雌  
 雄故風化 夫同類之雌雄各自有以相感相感之  
 莫不可勝極苟得其類其化不難故乃

**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  
 道不可壅 故至人皆 苟得於道无自而  
 不可 疏 性不可易 命不可變 時不可止  
 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上得之矣烏  
 鵲孺魚傳沫細要者化 各物之自然 疏 鵲  
 巢內交尾而表陰陽魚在水中傳沫而為牝牡蜂  
 象蟲祝為已子是知物性不同變之大造物之自然  
 各有 有弟而兄啼 言人之性舍長 疏 有弟而  
 捨長幼幼故啼是知陳迹不可執留但當  
 順之物我無累言人性捨長視幼故啼也 久矣夫  
 亡不與化為人不與化為人安能化人  
 夫與化為人者任其自化者 老子曰可上得之  
 也若緣六經以說則疏也 矣

**南華真經注疏卷第五**

有遊感而 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  
 道不可壅 故至人皆 苟得於道无自而  
 不可 疏 性不可易 命不可變 時不可止  
 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上得之矣烏  
 鵲孺魚傳沫細要者化 各物之自然 疏 鵲  
 巢內交尾而表陰陽魚在水中傳沫而為牝牡蜂  
 象蟲祝為已子是知物性不同變之大造物之自然  
 各有 有弟而兄啼 言人之性舍長 疏 有弟而  
 捨長幼幼故啼是知陳迹不可執留但當  
 順之物我無累言人性捨長視幼故啼也 久矣夫  
 亡不與化為人不與化為人安能化人  
 夫與化為人者任其自化者 老子曰可上得之  
 也若緣六經以說則疏也 矣

天運十四



德之失疏 無好為好無惡為惡此故心不憂

樂德之至也 情無所繫 疏 不喜不怒無

一而不變靜之至也 靜而一者 疏 其

變自非至靜孰能如斯 無所於忤虛之至也

與物交淡之至也 物自來耳至淡 疏 守分情

無所於逆粹之至也 若精平 疏 則

已則勞勞則竭 物有常 疏 夫形體精神

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

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 象人法地

變 常在當 疏 縱使千變萬化而心

為 與會俱 疏 假令混俗揚波而無妨虛懷與物

也 動而以天行 若夫逐欲而 疏 感物而動應

心道之運行無 此養神之道也 疏 總結以前

是治身之術 夫有干越之劍者押而藏之

養神之道也 夫有干越之劍者押而藏之

不敢用也寶之至也 况敢輕用 疏 千溪

山名也千溪越山俱出良劍也又云于其也言其越

二國並出名劍因為名也夫有此干越之寶劍押

對卷十五

中而藏之自非敵國大事不敢輕用寶精神四達

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

化育萬物不可為象 疏 所育 疏

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為一 純素

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為一 純素

一之精通合于天倫 疏 倫理也既與神為一則精

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

精 與神為一非守神也不遠其精 疏 莊生

者謂其无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

其神也 苟以不虧為純則雖百行同舉萬變參備

情乎有非常之觀乃至素也若不能保其自然之

夫混迹出物之中而與物無雜者至素者也參變

之頂拱手於林藪之間而稱純素也 能體純素

謂之真人 疏 體解也妙契純素之理則所在皆

莊子外篇繕性第十六 郭象注

繕性於俗俗學以求復其初 已治性於俗

矣而欲以俗

性性之本所以 疏 繕治也性生也俗習也初

求者愈非其道也 疏 本也言人稟性自然各

生分舉而行之自合於理今乃習於偽法治於真

性而矯之已因與矣方更行仁義禮智儒俗之學

性跡失學逾近而道逾遠得而 滑欲於俗思以

求致其明 已亂其心於欲而方復思 疏 滑

也致得也欲謂名利聲色等可貪之物也言人所以

心慾亂者為貪欲於塵俗故也今選役用人所以

以無學學可以歸其本矣以無思思可以得其明矣

本亦有作滑也謂蔽蒙之民若夫發蒙者必離

欲於欲者也 疏 蔽蒙也此則謂蔽蒙蒙蒙之人

之治道者以恬養知恬靜而後知不蕩知

無以知為也謂之以知養恬 夫無以知為而

恬然自得也 疏 擊性而照知生者無心而知無

則無知而知不知無知而知無知而無知而無知

而不知亦未嘗不知終日為而未嘗為亦未嘗

為仍以此真知養於恬 知與恬交相養而和

靜若不如是何以恬乎 知與恬交相養而和

理出其性 夫不能恬靜則何以生彼真知

相養則和理之 疏 夫不能恬靜則何以生彼真知

分豈出於哉 疏 夫不能恬靜則何以生彼真知

恬由於知所以能恬知資於靜所以獲其知故知

與恬交相養也斯則中和之道存乎寸心自然之

出乎天性在我 夫德和也道理也 得道故無

而已豈關於哉 疏 夫德和也道理也 得道故無

不 德被於人故以中和為義理 德無不容

理 疏 德被於人故以中和為義理 德無不容

仁也 無不容者非為仁 疏 慈愛安博仁遠斯見

道無不理義也 無不理者非為義 疏 夫道能

各當理理既宜 義明而物親忠也 若夫義明

矣義功著焉 疏 義明而物親忠也 若夫義明

則物 疏 義明而物親忠也 若夫義明

情樂也 仁義發中而還任本懷則志 疏 既仁義

得矣志得矣其述則樂也 疏 由中故

性性十五

志性純實雖復游於物境而信行容體而順  
歸於其禮也信行容體而順乎自然  
乎文禮也信行容體而順乎自然  
禮樂備行則天下亂矣  
已德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  
與世而得澹漠焉疏謂三皇之前古無  
得節萬物不傷群生不夭人雖有知无  
也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  
所用之任其自疏當是混沌之時溥朴之世樂  
也莫之為而常自然物皆自然疏均彼此  
天下是故順而不一也己失一惑不可解故  
始為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安之於其疏

夫德化更莫為樂增其故神農有共工之伐黃帝致  
聖尤之戰秋氣不息兵革屢興是以誅暴去殘弔民  
宋能大順於群生者也德又下衰及唐虞始  
為天下與治化之流漫溥散朴任世之自  
成之薄薄皆非聖也聖能任世而聖人之道未始  
世得聖哉故皇王之世與世俱遷而聖人之道未始  
不全疏夫唐虞先虞舜居五帝之末而與治行化  
官而平章百姓百姓因此而流說五行自斯而荒  
技流分派迄至于茲豈非毀清素以作虎說散朴質  
以為離道以善故有善而道不全疏夫盛通  
善善既乖於理所以稱離也險德以行性而行  
之故行立險危阻也而不能舉性任真晦其蹤跡  
而德不夷疏乃矯情立行以取聲名度由外行聲  
名浮偽故令內德危然後去性而從於心  
險何清爽之有哉然後去性而從於心  
自役則疏離虛通之道捨清和之德然  
性去也疏後去自然之性從分別之心與心  
識彼我之心離為先疏彼我之心更相謀慮是  
知而不足以定天下斷乃定也疏夫心繁  
下天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  
博溺心文博者心疏前後使心運知不足以定  
博增博學而濟世不知實是文之本也則  
於素質博是心之末博學則及溺於心惟當絕  
而去文方會然後民始惑亂无以反其性  
無為之美也然後民始惑亂无以反其性  
情而復其初初謂性疏文華既成於素質博  
是盡民成亂始矣欲及其情性之性情復其  
自然之初本其可得乎心知文博之由是  
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  
喪也夫道以不貴故能存世世存則貴之貴不  
貴於道故疏喪道也世由是事而世亦不能  
交相喪也疏世道交相喪也道亦由無為之  
世之與道交相喪也道之人何由興乎世

世亦何由興乎道哉若不貴乃疏故懷道  
歸塵俗未肯興引以馭世而流道無以興乎世  
為之世亦何能興感於聖道也道無以興乎世  
世无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  
其德隱矣今所以不隱由其有精以疏虎季  
不能用同無為之道不復行世假使體道聖人降居  
塵俗混同群生無人知者難藏聖德莫能見用雖居  
朝市何異隱故不自隱世交相與矣何隱之有  
山林矣隱故不自隱世交相與矣何隱之有  
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  
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  
莫知反一以息迹而遂迹以求一愈得迹愈失一斯  
大謬矣雖復起身以明之開言以出之顯知以發之  
何由而交與哉疏謬為安也非伏其身而弗見  
出雖出而不許物非藏其知而不發雖發而不眩  
但時逢謬安命遇迹遂迹故隨世污隆全身遠害也  
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之時也則反一無  
迹反任物性而物疏時逢有道命屬清夷則播  
入反一物物歸根彼不當時命而太窮乎夫  
我冥符故無朕迹不當時命而太窮乎夫  
下莫之時也則深根寧極而待疏時遭道命  
夫始不潛漠也故深根寧極而待疏時遭道命  
其自為耳斯道之所以不喪也疏值荒淫德化  
不行則大窮天下既而深固自然之本保益至極之  
性安辨而隨變化處常而特終年皆有窮通休戚  
其間此存身之道也世不與者也疏在窮樂  
其間此存身之道也世不與者也疏在窮樂  
趨危險而安寧任時世之古之行身者不以  
辯飾知任其真疏以古人之行任其真者不以  
用浮華之智也疏不以知窮天下之情也疏  
窮者固累之謂也不以知窮德守其自疏  
知毒害以困著養生也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  
其而累其自得也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

又何為哉危然獨疏危猶獨也言獨居亂世

動不便故曰反自然之性性道固不小行遊於安樂

疏大道廣無不籠也德固不小識坦途

疏成德固不小行矣小識傷德小行

傷道小識小知虧損深玄之盛德小故曰正

己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自得其志獨衷

之情斯樂夫己身復於正道則所作皆虛通也

之全者也既而無順無逆忘哀忘樂所造皆適

斯樂全之者也至樂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

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全

內而益加也軒車也冕冠也古人浮朴體道無為

待加得志在乎恬夷取樂非開軒冕樂已足矣

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疏

適心是以戴冕乘軒用為得志也軒冕在身

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者也儻者意

非我性命寄而己豈可久長也寄之其來不

可圍其去不可止在外物耳得時屬儻來

軒冕命遺寄去滯爾而捨榮華既疏

肆志淡然自若不不為窮約趨俗曠然自得

肆志覺寄之在身不為窮約趨俗曠然自得

無憂而已矣亦無欣軒冕不樂窮約不

嘗不荒也夫寄去則不樂者寄來疏今世之

知成此山出儻來而寄去寄來常愛常喜故知雖樂

而心未始故曰喪己於物失性於俗者謂

之倒置之民管外虧內疏夫寄去寄來

莊子外篇秋水第十七郭象注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

涯之間不辨牛馬言其疏河孟津也運通

也渚洲也水中之可居曰洲也大水生於春而旺於

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

在已疏河伯河神也姓馮名夷陰渚堤鄉人得

望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

以為莫己若者我之謂也疏比海今萊州

明也水日相映故望洋也若海神也河伯流東行

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

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

笑於大方之家知其小而不能自大則理分

道也世人皆以仲尼剛定六經為多聞博識伯夷

見大海之宏博浩汗難窮方覺昔之所聞諒不虛矣

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墟也夏蟲

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

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夫物之所生而

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以其

故可與疏河伯駕水乘流超於涇涇之表適逢海

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

早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為量數

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

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夫物之所生而

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以其

故可與疏河伯駕水乘流超於涇涇之表適逢海

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

早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為量數

陽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

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窮百川之

河河縣於海海縣於天地則各有量也此發辭氣者

有以乎觀大可以明小尋其意則不然夫世之所患

然謂大者為至是以上下夸破俯仰自失此乃生

民之所惑也惑者求正正之者莫若先極其差而因

其所謂所謂大者至是也故秋毫無以累乎天地矣

而遊乎自得之場矣此莊子之所以發德音也若夫

感者之說轉以小大相傾則相傾者無窮矣若夫觀

者有由而反各知其極物安其分道適者用其本步

而遊乎自得之場矣此莊子之所以發德音也若夫

感者之說轉以小大相傾則相傾者無窮矣若夫觀

者有由而反各知其極物安其分道適者用其本步

而遊乎自得之場矣此莊子之所以發德音也若夫

感者之說轉以小大相傾則相傾者無窮矣若夫觀

者有由而反各知其極物安其分道適者用其本步

而遊乎自得之場矣此莊子之所以發德音也若夫





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唯無而已何精粗之有哉夫言意者有也而所言辯入乎無言無意之域而後至焉疏夫可以言辯之粗法也可以心意致得者有物之精細也而神口所不能言聖心不能察者妙理也必求之於言意之表豈期必於精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

大人者無意而任天行也舉足疏夫大人應物譬而投諸吉地豈出害人之塗哉疏夫大人運而無心故投諸吉地出言不多仁恩無害而不

利物終不害人也動不為利應理而動而不多偏行恩惠也動不為利應理而動而不多偏行恩惠也

應機而動不賤門肆耳非由賤之故措之斯城心以利物不賤門肆耳非由賤之故措之斯

疏混榮辱一窮通故守不為賤也貨財非爭各使

寡欲知足守分不貪故不多辭讓而已疏性

謙和用捨隨物終事焉不借人各使疏性

不矯情飾辭多讓事焉不借人各使疏性

工拙莫情終不假不多食乎力已而疏食性

借於人分外求務不多食乎力已而疏食性

充足而已不多不賤貪汚理自疏體達立道

貪求疲勞心力不賤貪汚理自疏體達立道

廉賤於貪汚行殊乎俗已獨無可無不疏

同塵無不可而在亦不多辟異自殊而疏

不漆故行殊乎俗已獨無可無不疏

居正體道故不多邪僻而為在從眾所為也疏

大順群生故曾無乖異也疏自然疏忠貞

至人無心未嘗專己故不賤佞諂正直疏忠貞

九軀施為務在從眾也疏自然疏忠貞

不優左道非鄙賤世之爵祿不足以為勸戮

依諂而後正直也世之爵祿不足以為勸戮

取不足以為辱接於心疏夫高官重祿出以

以為恥而體榮枯之非我達通塞之有知是非

時寄來不足以勸勵寄去不足以蓋辱也知是非

之不可為分細大之不可為倪故立疏

各執是非故是非不可為定分且為大小聞曰道

故細大何得有倪限即天地毫末之謂乎

人不聞功名歸物矣故不聞疏夫體道聖人和物無功名之可聞萬至德不得物各無失則得諸陀人故稱聞曰至德不得物各無失則得名去疏既無所喪亦無所得故老經云上德不德也大人無己任物疏大聖之人有處斯應也

分之至也約之以至其分故真也夫唯疏依也分限也夫大人利物抑乃多塗要切而言莫先依斯德之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

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疏物之內謂物性之內也惡何也言貴賤之分小大之倪為在物性之中為在性分之外至何處而有所此耶河伯致斯請也法海若白以道觀之物无貴賤

各自疏道者虛通之妙理物者質礙之盡事而以足也疏道者虛通之妙理物者質礙之盡事而以

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所錯綜而齊之也疏

夫物情倒置迷惑是非皆欲貴己而蔑化以俗觀

之貴賤不在已斯所謂疏夫榮華貴職事出

妄生依成是以寄來為貴得之所以為寵寄去為賤

夫之所以為辱斯乃寵辱由乎外物貴賤在乎己

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

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

小知天地之為稀米也知毫末之為上

山也則差數觀矣所大者足也所小者無餘也

亡山不得異其名因其無餘以稱小則天地相微

相傾不可疏差別也夫以自足為大則毫末之與上

勝察也疏均其大矣以無餘為小則天地之與稀米

均其小矣是以因毫末為大則萬物莫不大矣因天

地以為小則萬物莫不小矣故雖千差萬際數量不

同而以此觀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

萬物莫不有因其所无而無之則萬物

莫不无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无則功分定矣天下莫不相與為彼我而彼我皆相與為臂齒臂齒者未嘗相為而臂亡則齒寒故彼之自為濟我之功弘矣斯相反而不可以相無者也因故因其自為而無其功則天下之功莫不皆無矣因其不可相無而有其功則天下之功莫不皆有矣若乃忘其自為之功而思夫相為之惠惠之愈勤而為薄滋甚天下失業而情性濶漫矣故其功分無時可定疏夫東西異方其義相反也而非東無以立西也斯不可以相無者也若近取諸身者眼見耳聽手捉脚行五藏六腑四肢百體各有功能咸與定分豈眼為耳視而脚為手行哉物莫不無也然足不行此是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也然足不行則四肢為之委頓目不視則百體為之否塞而所司各有則無心相為濟彼之功自然成矣斯因其所有而定矣若乃忘其自為之功而思夫相為之惠惠則彼我失性而是非般亂也豈莊生之意哉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

築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觀矣物皆自然

物皆相非故無不非無不非則然矣無不然則無

非矣然無非者堯也有然非者桀也然此二君

各受天素不能相為故因堯桀以觀然猶是也

天下之趣操其不能相為也可見矣疏然猶是也

是故無不是物皆相非故無不非無不非則天下無

其自是則萬物莫不是因其相非則萬物莫不非矣

夫天下之極相相反者堯桀也故堯桀之二君以明

為非有欲為是故曰知堯桀之自然相非因此而言

則天下萬物情趣皆堯者堯舜讓而帝之曾讓

志操可以見之矣昔者堯舜讓而帝之曾讓

而絕疏夫帝王異代爭讓異時讓而堯知天命有

虞是五帝之數故曰讓而帝也子之燕昭代之也

燕王名也子之即蘇秦之女婿也秦弟蘇代從齊使

燕以堯讓許由故事說燕王曾讓位與子之子之

遂受國人恨其受讓皆不服子之三年國亂齊宣王

用蘇代計與兵伐燕於是殺燕王曾於郊斷子之於

朝以絕燕國豈非堯舜之陳跡而為堯舜之子乎

湯武爭而王自公爭而滅天下者其跡則爭

賤之時也尋其跡者夫... 賤有未可以為常也... 衡城而不可以室穴言殊器也... 驥驥駟一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狽言... 殊技也... 未畫出瞋目而不見仁山言殊性也... 平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

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无陽其不可行... 明矣... 誣也... 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寡夫... 小大之家... 然則我何為乎何不為乎吾辭受趣舍... 吾終奈何... 賤是謂反行... 道大蹇... 無拘而志與... 何少何多是謂謝施... 无一而行與道參差...

孰短孰長... 無終始物有死生... 乎其形... 年不可舉... 消息盈虛終則有始... 若驟若馳... 無動而不變无時而不移... 其無私福... 汎汎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无所... 畛域... 兼懷萬物其孰承... 翼... 是謂無方... 萬物一齊... 孰短孰長... 無終始物有死生... 乎其形... 年不可舉... 消息盈虛終則有始... 若驟若馳... 無動而不變无時而不移...

何為乎何不為乎夫固將自化

其則則疏萬物紛亂同票天然安而任之

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

則九聖之理均既任變化之自然又

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

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已

我自然而生耳而四支百體五藏精神已

成矣又何有意乎生之哉

道者必達深玄之實理達深玄之實理

無變於己何外物之能害哉

能熱水非能溺寒暑非能害禽獸非能

賊意無不適故苦不能苦也

初光混出於內故外不能賊此明解也

非謂其薄之也

不可不疏所以不違亦不輕犯之也

禍福安乎命

命達禍福之無門故所樂

謹於去就

莫之能害也

曰天在內人在外

人之所為者至矣明

任之自然故德在乎天

在乎天然若恣人

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

得此天然之知自行而不出乎分者也

化而恬以自然為本居於虛極而不喪其性動而寂

者踴躍而屈伸

無定執趣人冥會以運機宜

人要而語極

人疏

馬曰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

人之生也可不穿牛鼻乎

穿牛鼻出人意故謂之天

故曰無以人滅天

此若乃走作過分

乘於造化則謂滅天

之者命其

安在乎

失節斯則以人情事故毀滅天理危亡

且夕命其安在乎豈唯馬牛萬物皆爾

名

無涯之名則適

真在性

內而不喪於道者謂反本還源復於真

憐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

一足之獸其形如蛇足似人脚而更趨向前

無角一足而行聲如雷名之曰變昔黃帝伐蚩尤

故憐風風則以聞慕明故憐目目則以外慕內故憐

欲明天地萬物皆稟自然開闢有無勞企業故

而任之自合玄道倒置之徒妄心希慕故舉變等之

跳躑躅蛇聚足之煩勞蛇以有足而安行哀蛇無足

而自憐目域形而帶著目以在外而明顯憐心處

一足踽踽而行予無如矣今予之使萬

足獨奈何疏

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

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

而不知其所以然疏

故大者如珠小者如霧散離而下其數難舉今

以象足行而不及子之无足何也疏

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

生也則生之行也豈知行而行哉故足不知所以行

日不知所以見心不知所以知後然而自得矣運速

其身而於其能所以逆其天機而傷其神器也至人

知天機之不可易也故捐聰明弃知慮魄然志

其所以為而任其自動故萬物無動而不道也

吾脊脊而行則有似也今予蓬蓬然起

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

也疏

形像風無形像而鼓動無方自此徂南擊揚溟風

海無形有力竊有所疑故陳此問庶聞後答也

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





所樂未足 疏 子曰者莊子却稱惠之辭也惠子云  
稱妙耳 疏 子非魚安知魚樂者其明惠子非莊  
子而莊子之不知魚也且子既非魚而知我知我  
而問我亦何妨我非魚而知魚而魚而魚我知我  
不同水陸殊致而遠其理者體其情足以濠上彷彿  
知魚之適樂豈照群品豈入水哉故寄莊惠之二賢  
以標識論

莊子外篇至樂第十八 郭象注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无

有哉 忘歡而後樂足樂足而後身存將以為有樂  
無 邪而至樂無歡將以為無樂邪而身以存而  
無 疏 此假問之辭也至極也樂歡也言寰宇之中  
憂 頗有至極歡樂可以養活身命者無有哉

奚惡 擇此八者莫足以活身唯 疏 奚何也今欲  
奚惡 無擇而任其所遇乃全身 疏 行至樂之道  
以活身者當何所為道何所依據何所避諱何所安  
處何所從就何所捨去何所歡樂何所嫌惡而合至  
樂之道乎此假設 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

善也 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  
也 疏 天下所尊者無過富足財寶貴盛榮華高  
樂身玄黃悅目宮商娛耳 所下者貧賤天惡  
若得之者則為據就就樂 所下者貧賤天惡

也 疏 貧窮卑賤天折惡  
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  
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為

形也 亦愚哉 九此夫之無傷於形而得之有  
凡此上事無益於人而流俗以不得為苦既不  
通情達憂愁懼慮如此修為形體置不其愚癡 夫

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  
為形也亦外矣 內其形者 疏 夫富家之家  
力多聚錢財積而不散用何 夫貴者夜以繼日  
能盡內其形者豈其如斯也 故觀其形者

思慮善否其為形也亦疏矣 故觀其形者  
自得於身中

而 夫位高慮遠祿重憂深是以晝夜思量  
已 疏 替不勝形骸心無時息其為形也不亦疏  
乎 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惜惜久憂  
不死何苦也其為形也亦遠矣 夫道生然  
是憂而後生可樂生可樂而後形 夫樂氣頑凝  
是我有富是我物貴是我榮也 疏 夫樂氣頑凝  
復壽考而精神憊久憂不死翻成苦哉  
如此為形豈非疏遠其於至樂不亦謬乎 烈士為

誠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為善矣不足活  
身以為不善矣足以活人 善則適富 疏 誠  
也夫忠烈之士志身物節名傳今古見善則開然未  
知此善是有虛實善若實也不足以活身命善必虛  
也不應養活養生類諫諍而太平此足以故曰忠  
活人也為忠烈而被戮此不足以活身也 故曰忠  
諫不聽聽循循勿爭 唯中庸之 疏 諫不聽聽循循  
臣之法若無道宜以忠諫之臣匡諫君若不  
聽即須蹈循休止若逆強強諍必遭刑戮也 故

夫子有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  
誠有善无有哉 故當諫 疏 吳王夫差荒淫  
以遭殘戮若不諫諍忠名不成故 今俗之所為  
諫與不諫善與不善諫未可定矣

與其所樂吾友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  
邪 疏 果未定也流俗以貪濫為心以色聲為樂未  
知此樂決定樂邪而倒置之心未可謂信也

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群趣者諍諍然如  
將不得已 舉群趣其所樂 疏 諍諍然如  
人群聚趣競所歡樂者無過五 而已止也舉世之  
塵食求至死未能止息之也 而曰曰樂者吾

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 志物耳 疏 而  
俗之人皆用色聲為上樂而莊生體道  
忘澹故不見其樂亦不見其不樂也 果有樂无

有哉吾以无為誠樂矣 夫無為之樂 疏 以  
聲為樂者未知決定有此樂不若以 又俗之所  
莊生言之用虛濬無為為至實之樂

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无譽 俗以  
為樂美 疏 俗以富貴榮華金銀玉為上樂用美  
善為譽 疏 言依善為令譽以無為恬澹寂寥虛美  
為憂苦故知至樂以無樂 天下是非果未可  
定也雖然无為可以定是非 天下之是非  
是非者各自 疏 夫有為執滯執是競非而是非無  
任則定矣 疏 主故不可定矣無為虛澹忘是忘  
非既無是非而 至樂活身唯无為幾存百姓  
吾身近 疏 幾近也存在也夫至樂無樂常通無憂  
乎存也 疏 可以養活身心終其天命唯彼無為近  
在其中 請嘗試言之天无為以之清地无  
為以之靈 皆自清靈耳 故兩无為相合萬  
物皆化 不為而自合故皆化若有 疏 天無心為  
清虛地無心為靈而自然空靜故天地無為兩儀相  
合升降災福而萬物化生若有心為之即不能已

芒乎劫乎而无從出乎 皆自出乎未有 劫  
乎芒乎而无有象乎 無有為 疏 夫二儀造  
心恍惚芒昧參差難測尋其從出莫知所由 萬物  
職職皆從无為殖殖耳 疏 職職繁多貌也  
物繁多貌使其然皆自生耳尋其源流 故曰天地  
无為也而无不為也 若有為則 人也孰能  
得无為哉 得無為則無 疏 孰誰也也夫天地  
昇降生化而無不為也凡俗之人心靈闇昧耽溺有  
欲誰能得此無為哉言能之者乃至務也若得之者  
便是德合二儀 莊子妻死惠子吊之 疏 莊子  
真符至樂也 莊子妻死惠子吊之 疏 莊子  
為淡素交 莊子則方箕踞鼓琴而歌  
疏 箕踞者垂兩脚如箕形也盆瓦缶也莊子知  
鼓盆而歌垂脚 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  
其踞鼓然自樂 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  
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

莊 共妻居處長養子孫妻老死亡竟不哀哭莊  
於人理反是無情加之故歎一何太甚也

然 猶如是也世人皆欣生惡死及死樂生  
故我初聞死之時何能獨無然歎歎也

其始而本無生非徒无生也而本無形  
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氣疏 莊子聖人妙達根  
自無生未生之前亦無形質無形質之前亦復  
無氣從無生有假合而成是知此身不足惜也 雜

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  
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  
秋冬夏四時行也疏 大道在恍惚之內造化  
成陰陽二氣二氣凝結變而有形形既成就變而  
育且從無出有變而為生自有還無變而為死而  
來死往變化循環亦猶春秋冬夏四時 人且偃然

寢於巨室而我嗷嗷然隨而哭之自以  
為不通乎命故止也 未明而驟已達而止斯  
至理也 疏 偃然安息貌也巨室謂天地之間也且  
遺棄也 疏 夫息我以死卧於天地之間譬被涼  
何得隨而哀嗚自覺不通 支離叔與滑介叔

觀於真伯之上崐崘之虛黃帝之所休  
疏 支離謂支離離析以明志形也滑介猶骨聲也  
謂骨聲特以遺忘智也欲顯叔世澆說故號  
為叔也真伯也伯長也崐崘人身不言神智亦堪  
為物長崐崘玄遠近在人身上身不神智亦堪  
黃帝聖君光臨區宇休心息智寄在九疇是知  
至道幽玄其則非遠故說二叔以彰其義也 俄

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蹶蹶然惡之疏 蹶蹶  
驚動貌柳生者易生之木木者枯槁之象此是將死  
之徵也二叔遊於崐崘觀於變化俄頃之間左臂生  
柳蹶蹶然驚動 支離叔曰子惡之乎 疏 相與  
似欲惡之也 滑介叔曰亡予何惡 疏 相與  
動以有嫌惡也 生者假借也假之而

我本無身何惡之有也 生者假借也假之而

我本無身何惡之有也 生者假借也假之而

我本無身何惡之有也 生者假借也假之而

我本無身何惡之有也 生者假借也假之而

我本無身何惡之有也 生者假借也假之而

我本無身何惡之有也 生者假借也假之而

生者塵垢也疏 夫以二氣五行四支百體  
假合結聚而成身是知  
生者塵垢也 死生為晝夜疏 以生為晝以死  
非真物者焉 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  
能無死生 斯皆先示有情然後尋至理以遺之  
又何惡焉 若云我本無情故能無愛則夫有情  
者迷自絕於遠曠之境矣 疏 我與子同遊觀於變化  
而迷困於憂樂之境矣 化而又我斯乃是當待  
終有何嫌惡既真死 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髑  
生之變故合至樂也 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髑  
然有形骸以馬捶因而問之疏 然無潤澤  
也撒打擊也馬捶猶馬杖也莊子適楚遇見髑髏空  
髑髏肉朽骸無潤澤以馬杖打擊因而問之欲明死  
生之理均齊故寄 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為此  
髑髏言答問也 使夫折性命而散骨為此乎 將子有亡  
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為此乎 疏 為當有亡  
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為此乎 疏 國征戰之  
事行陳斧鉞之誅而為此乎 疏 國征戰之  
誅而為此乎 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  
母妻子之醜而為此乎 疏 之行世間共惡  
人倫所耻遺親父母蓋見 將子有凍餒之患  
而為此乎 疏 餘餓也或遊學他鄉衣履  
之春秋故及此乎 疏 春秋猶年紀也將子有  
於天命卒 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卧疏 卒  
也攬引也初逢枯骨援馬杖而擊 夜半髑髏見  
之問語既終引髑髏而高枕也 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視子所言皆生  
人之累也死則无此矣子欲聞死之說  
乎 疏 觀於此子所言皆是生人之累患欲論死道  
於此也 莊子曰然 疏 然許髑髏  
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无四時之事  
從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

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无四時之事  
從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

從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

從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

從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

從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

從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

從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

從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

從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

從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

從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

從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

過也疏 夫死者魂氣昇于天骨肉歸于土既無四  
時炎涼之事豈有君臣上下之累乎從容  
不復死生故與二儀同其年壽雖  
南面稱孤王侯之樂亦不能過也 莊子不信曰  
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為子骨肉肌膚反  
子父母妻子間里知識子欲之乎 疏 莊  
不信髑髏之言更說生人之事欲使司命  
之鬼復骨肉反妻子歸間里頗欲之乎 髑髏深  
矚寢頰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為  
人間之勞乎 若然何謂齊乎所謂齊者生時安  
生時安死時死之情既齊則無 疏 深矚寢頰憂  
為當生而憂死耳此莊子之旨也 疏 慈之貌也既  
聞司命復形反於鄉里於是矚寢頰不用此 顏  
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  
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  
耶 疏 顏回自西之東從魯往於齊國欲將三皇五  
帝之道以教齊侯尼父恐不遐擲故有憂色  
於是子貢避席自稱小 孔子曰善哉汝問昔  
者管子有言上善者之曰褚小者不可  
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 疏 褚容受也  
綆汲索也夫容小之器不可以藏大物短促之繩不  
可以引深井此言出管子之書孔仁善之故引以為  
譬也 夫若果者以為命有所成而形有所  
適也夫不可損益故當任 疏 夫人稟於天  
所成安形造化情好咸著所適方之鳥 吾恐回與  
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  
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  
感人感則死 內求不得將求於外 疏 堯舜堯  
也感人神農三皇也恐顏回將三皇五帝之道以說  
齊侯既而步驟殊時澆淳異世執持聖迹不遐擲綠  
齊侯聞此大言未能領悟求於己身不能得解脫且  
不解解則心生疑惑於是忿其勝己必殺顏回

不解解則心生疑惑於是忿其勝己必殺顏回

不解解則心生疑惑於是忿其勝己必殺顏回

不解解則心生疑惑於是忿其勝己必殺顏回

不解解則心生疑惑於是忿其勝己必殺顏回

不解解則心生疑惑於是忿其勝己必殺顏回

不解解則心生疑惑於是忿其勝己必殺顏回

不解解則心生疑惑於是忿其勝己必殺顏回

不解解則心生疑惑於是忿其勝己必殺顏回

不解解則心生疑惑於是忿其勝己必殺顏回

不解解則心生疑惑於是忿其勝己必殺顏回

不解解則心生疑惑於是忿其勝己必殺顏回

汝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太宰以為膳郭外曰郊御迎也九韶樂也太宰極大頭高八尺避風而至止魯東郊實是九鳥而妄以為瑞藏文仲祀之故有不智之名也於是奏韶樂設太宰迎於太廟之中而觴宴之也此藏文仲用為神鳥非關魯侯但飲鳥於魯廟之中故言魯侯觴也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鬻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夫韶樂太宰乃美乃善而財心悲數日而死亦猶三皇五帝其道高遠施之齊侯非所聞之也此以已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疏 韶樂非所聞之也此以已養養鳥之物也亦猶顏回以已之學術以教於齊侯非所樂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栖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鰕鮒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壇陸湖澤也鰕鮒白魚子也遠遶寬舒自得也夫養鳥之法宜栖茂林放洲渚食魚子浮江湖逐群飛自開放此以鳥養之法養鳥者也亦猶齊侯率已所行道逸自得無所企羨也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諛諛為平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疏 奚何也諛也咸池堯樂也洞庭之野謂天地之間也還繞也咸池九韶唯人愛好魚鳥諸物惡聞其聲愛好則繞而觀之惡聞則高飛深入既有欣有惡八音何用為乎魚處水而生入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疏 魚好水而惡陸人好陸而惡水故之萬物皆然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各隨其情不同其事也是知將三皇之道以說齊侯者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深不可也

南華真經注疏

條達而福持實而適故條達疏 夫因實立名故名止於實不用實外求名而義者宜也隨宜施設適性而已不用捨己效人如是之道可謂條達也福持者矣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未嘗生也各以所獲披也從傍也樂冠因枯朽髑髏形似以久言百歲者舉其大數髑髏在蓬草之下遂拔却蓬草因而指麾與言然髑髏以生為死以死為生列子則以生為死以死為生汝死各執一方未足為定故未嘗死未嘗生也汝果養乎予果歡乎歡養之實疏 汝欣其有怡養乎我悅人倫入倫決可歡種有幾其果有乎適情所遇未可定之者也種有幾不可勝計疏 陰陽造物轉變無窮論有故更相繼續也得水則為鼈蠃之衣疏 鼈蠃之衣青苔也在水中若張錦綉謂之蝦蟆衣也既生為陵焉疏 也卑也陵為車前草也既生得鬱棲疏 鬱棲實壤也陵為車前也胡蝶胡蝶胥也疏 蟻蟻也胡蝶名也葉為胡蝶化而為蟲生於蠶下其狀若脫其名為鶻撮疏 鶻撮名也鶻得熱氣故作此鳥撮千日為鳥其名為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為斯彌疏 乾餘骨鳥口中之沫化為斯彌之蟲斯彌為食醯疏 醯醯中蠅也願輅生乎食醯黃軛生乎九猷疏 醯醯亦名輅生乎腐蠅疏 輅名也生青窠疏 羊美比合於久竹名也生青窠疏 而生青窠之蟲也青窠生程

王樂十八

疏 亦蟲程生馬馬生人疏 未詳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此言而萬形有變化疏 機者發動所謂造化也造化者歸無也豈唯在人萬物皆爾或無識變成有識有識變為無識或無識變為有識或有識變為無識千萬變化未始有極也而出入機變謂之死生既知變化無窮復欣生惡死體斯極言謂之至樂也

南華真經注疏卷第六

王樂十八



南華真經注疏卷第七

莊子外篇達生第十九 郭象注

唐西華法師成 疏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生之所  
者分也 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以爲  
物也 何知之所無奈何 疏 夫人之生也各有素分形之  
何者命表事也 疏 研命之精短及貧富貴  
取思智窮通一豪已上無非命也故達生於性命之  
士性靈明照終不貪於分外爲己事務也一生命之  
所無奈何也 養形必先之以物物有  
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 知止其分物稱其生  
疏 物者謂資其衣食旦夕所須大顯養身形先須  
用物而物有分限不可無源故九節之徒積聚  
有餘而養衛不 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  
足者世有之矣 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  
而生亡者有之矣 守形太甚 疏 既有此洋生  
道智愛形太甚亡失全生之 生之來不能却其  
道也如此之類世有之矣 生之來不能却其  
去不能止 非我所制則無 物妙達斯原故無  
所悲夫世之人以爲養形足以存生 彌  
養之而 疏 夫壽夫去來非已所制而世俗之人不  
彌失之 后斯理貪多資其厚養其身安謂足以  
存生深 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 死地彌至  
可悲歎 疏 厚養其形彌速其死 莫若  
疏 故決定不足以存生 則世奚足爲哉 故而  
任 夫馳逐物境本爲資生既非養 雖不足  
之 所存故知世間物務何足爲也 雖不足  
爲而不可不爲者其爲不免矣 性分各自  
至理中來故不可免也是 分內之事不可不爲也  
以善養生者從而任之 分內之事不可不爲也  
也夫目見耳聽足行心知者稟 夫欲免爲形者  
之性理雖爲無爲故不務免也 夫欲免爲形者  
莫如棄世棄世則无累无累則正平正  
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 更生者日新  
之謂也付之

日新則性 疏 幾盡也更生日新也夫欲有爲養形  
命盡矣 疏 者無過棄世世間分內之事棄世則  
無憂累無憂累則合於正真正平之 事矣足  
正則真於日新之變故能盡道之玄妙 事矣足  
棄而生矣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  
精不虧 疏 所以遺 幻何足遺忘故棄世事則形  
遠而不勞遺生涯 夫形全精復與天爲一俱  
則神凝而不損也 夫形全精復與天爲一俱  
也 疏 夫形全不擾故能保天命精固不虧所以  
復本還原形神全固故與玄天之德爲一  
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 無所偏爲故 疏 夫  
儀無心而生化萬物故與 能子萬物 疏 夫  
天地合德者群生之父母 合則成體散則成  
始無常 疏 夫陰陽混合則成體散則成  
不虧是謂能移 與化 疏 移者遷轉之謂也夫  
者故能隨變化 精而反以相天 運轉  
而與物俱遷也 精而反以相天 運轉  
然 疏 相助也夫還之又遺乃曰精之又精 子列  
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室 其心虛故  
疏 古人稱師曰子亦有是姓之嘉名具斯二義故  
谷關今故曰關尹尹真人是老子弟子據道抱德故  
禦寇詢之也室塞也夫至極聖人知光匿耀者伏行  
世混跡同塵不爲物境障礙故 踏火不熱行乎  
等虛室空而無塞本亦作空字 疏 暑於寒  
萬物之上而不慄 耳非物往可之 疏 暑於寒  
不能災於高卑 請問何以至於此 疏 總結  
故心不恐懼 意 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  
也 疏 夫不爲外物侵傷者乃是保守純和之氣養  
之 於恬淡之心而致之也非關連復心智分別  
巧詐勇決果 列居予語汝 疏 命與寇令復坐  
敢而得之 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  
相遠 唯無心者 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  
已 同是形色之物耳 疏 夫形貌聲色可見聞者皆  
未足以相先也 疏 爲物也二彼俱物何足以

遠亦何足以先至乎俱是聲色故也唯當非色非則  
聲絕視絕聽者故能超對象之外在萬物之先也 疏  
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无所化常遊 疏  
夫不色不形故能造形色者也無變無化故能變化  
於萬物者也是以群有從造化而受形任變化之妙  
本 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 至  
極者非 疏 夫得造化之深根自然之妙本而窮理  
物所制 盡性者世間萬物何得止而控馭焉  
故當獨往獨來出沒自 彼將馭乎不淫之度  
在乘正御辯來何待焉 彼將馭乎不淫之度  
止於所 疏 彼之得道聖人方將處心虛淡  
受之分 疏 其度量宏博終不滯於世間  
乎无端之紀 真然與變 疏 大道無端無緒不  
池而爲紀綱故聖人藏 始不終即用此混  
心晦跡於恍惚之鄉也 遊乎萬物之所終始  
終始者 疏 夫物所始終謂造化也言生死始終皆  
物之極 疏 是造化物固以終始爲造化也而聖人  
放任乎自然之境 壹其性 疏 率性而動養  
救遊乎造化之場 其二矣 疏 故不二也  
其果不以心 疏 吐納虛衷故 合其德 不以物  
疏 抱一不離故常 與玄德冥合也 以通乎物之所造 萬物皆  
疏 與玄德冥合也 以通乎物之所造 萬物皆  
是者其天守全其神无欲物奚自入焉  
疏 是者指斥以前聖人也自從也若其保守  
自然之道全而不虧其心神凝照曾無間卻故  
而於靈府哉 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  
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  
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  
入乎其胃中是故運物而不懼 疏 自此  
九有三譬以况聖人任獨無心一者醉人二者利劍  
三者飄瓦此則夫醉人乘車忽然墜雖復困  
疾必當不死其謂心無緣慮神照全既而乘  
墜不知死生不入是故運於外物而情無懼懼彼  
得全於酒而猶若是 醉故失其所知耳  
况得全於天乎 疏 彼之醉人因於困酒猶得  
暫時凝淡不爲物傷而况

已 同是形色之物耳 疏 夫形貌聲色可見聞者皆  
未足以相先也 疏 爲物也二彼俱物何足以

已 同是形色之物耳 疏 夫形貌聲色可見聞者皆  
未足以相先也 疏 爲物也二彼俱物何足以

已 同是形色之物耳 疏 夫形貌聲色可見聞者皆  
未足以相先也 疏 爲物也二彼俱物何足以

已 同是形色之物耳 疏 夫形貌聲色可見聞者皆  
未足以相先也 疏 爲物也二彼俱物何足以

已 同是形色之物耳 疏 夫形貌聲色可見聞者皆  
未足以相先也 疏 爲物也二彼俱物何足以

已 同是形色之物耳 疏 夫形貌聲色可見聞者皆  
未足以相先也 疏 爲物也二彼俱物何足以

已 同是形色之物耳 疏 夫形貌聲色可見聞者皆  
未足以相先也 疏 爲物也二彼俱物何足以

已 同是形色之物耳 疏 夫形貌聲色可見聞者皆  
未足以相先也 疏 爲物也二彼俱物何足以

已 同是形色之物耳 疏 夫形貌聲色可見聞者皆  
未足以相先也 疏 爲物也二彼俱物何足以

已 同是形色之物耳 疏 夫形貌聲色可見聞者皆  
未足以相先也 疏 爲物也二彼俱物何足以

已 同是形色之物耳 疏 夫形貌聲色可見聞者皆  
未足以相先也 疏 爲物也二彼俱物何足以

已 同是形色之物耳 疏 夫形貌聲色可見聞者皆  
未足以相先也 疏 爲物也二彼俱物何足以

已 同是形色之物耳 疏 夫形貌聲色可見聞者皆  
未足以相先也 疏 爲物也二彼俱物何足以

已 同是形色之物耳 疏 夫形貌聲色可見聞者皆  
未足以相先也 疏 爲物也二彼俱物何足以

已 同是形色之物耳 疏 夫形貌聲色可見聞者皆  
未足以相先也 疏 爲物也二彼俱物何足以

已 同是形色之物耳 疏 夫形貌聲色可見聞者皆  
未足以相先也 疏 爲物也二彼俱物何足以

德全聖人其於自然之道... 聖人藏於天故莫... 之能傷也... 怨飄瓦... 無情之物... 故无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 而開天之天... 人者賊生... 其天不忽於人... 傳者承蜩猶撮之也... 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 若錙銖... 其承蜩所失者不過錙銖之間也

錙銖兩之微數也... 則失者十一... 五而不墜猶撮之也... 株狗吾執臂也若稿木之枝... 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 之知... 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蠅之翼何為而不... 得... 疑於神其病儂丈人之謂乎... 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 神... 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游者數能... 性亦須數習... 以成... 之也... 謂也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志水也... 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

舟之覆猶其車却也... 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 憚以黃金注者... 則重外也...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賢... 學生... 姓田名開之學道之人... 之操拔簪以待門庭亦何聞於夫子... 之... 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 者而鞭之... 曰何謂也... 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

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  
餓虎殺而食之疏姓軍名豹象之隱者也  
齒長老而形色不養久居飲水不爭名利後復年  
齒山林忽遭餓虎所食有張毅者高門將薄

死疏姓張名毅亦魯人也高門富貴之家也  
甲第朱戶垂簾莫不馳驟參謁趨走慶吊  
形勞神弱困而不休於是內熱發背而死豹養其

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  
此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疏夫守一方之  
者不及於會通之適也疏單約察欲清虛養其內  
鞭其後者去其不及也疏德而虎食其外張毅交  
游出貴養其形散而病攻其內以死此二

无入而藏疏藏既內矣而又入疏注云入既入矣  
於此也無出而陽疏陽既外矣而又出疏陽顯  
單約也無出而陽疏之是過於出也疏陽顯  
既出矣而又顯疏柴立其中央疏若樹木之無  
立於出此張毅也疏柴木之不滯於出處雙遣如槁  
也疏柴木之無情妙捨二邊而獨立於一中之道

三者若得其名必極疏名極而名疏夫因名詮  
名若得已前三句語意者則理窮而名極  
者亦亦言得此三者名爲證至極之人也夫畏塗

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疏塗道路  
有劫賊險難可畏十人同行一人被殺則親情相戒  
不敢輕行強盛卒伍多結伴對量平安然後敢去  
豈不知全

身速害乎人之所取畏者杜席之上飲食  
之間而不知爲之戒者過也疏十殺一耳便  
色欲之害動甘之死地而疏杜衣服也夫室露患難  
莫不冒之斯過之甚也疏十殺其一猶相戒惟  
不敢輕行况飲食之間不能將即杜席之上恣其  
淫蕩動之死地萬無一全舉世皆然深爲罪過祝

宗人玄端以臨牢筴說彘疏祝祝史也如  
今太宰六祝

官也玄端衣冠筴也彘豬也夫饗祭宗廟必有祝  
史具於玄端冠履服而祭鬼神未祭之間臨國說  
彘說彘之文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據汝  
在於下也

十日戒三日齊藉白茅加汝有死乎彫  
姐之上則汝爲之乎疏黍稷也姐盛肉器  
說彘曰汝何須好生而惡死乎我將養汝以好食  
待豈不欲爲彘謀乎坐以白茅置汝於姐上如此相  
爲之乎

之牢筴之中自爲謀則苟生有軒冕之  
尊死得於豚膾之上聚儻之中則爲之  
爲彘謀則去之自爲謀則取之所異

彘者何也疏俱耳不聞人獸也疏畫置也豚  
策車也謂畫輻車也飛儻指擗也爲彘謀者不  
如置之圈內食之擗擗不用白茅無勞則姐自  
爲謀則苟且生時有乘軒戴冕之尊死則置於  
姐中載於捕車之上則欲得爲之爲彘謀則去  
白茅彫姐自爲謀則取於軒冕捕車而異相公  
彘者何也此蓋顯顯愚癡非達生之性也相公

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  
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疏公  
相公小白也政獵於野澤之下而使管夷吾御  
車公因見鬼心有所怖懼執管之手問之答曰  
臣無所見此章明九百公反該語爲病數  
病患多因妄係而成

日不出疏諛語是懈息之容亦是數悶之  
所以齊士有皇子告教者曰公則自傷  
不出疏貌既見鬼憂惶而歸遂成病患  
鬼惡能傷公疏姓皇子字告教齊之賢人  
公妾係在心自遭傷病鬼有何力  
而能傷公欲以正理達其邪病也夫忿瀆之

氣散而不反則爲不足疏夫人忿怒  
氣於其精魂離散不歸於身  
則心虛弊祀神道不足也上而不下則使  
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

下中身當心則爲病疏夫邪氣上而不下  
心中怖懼鬱而好怒下而不上陽伏陰散精神恍  
惚故好志也夫心者五臟之主神靈之宅故炁當  
身則相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疏問  
所由答沈有履竈有髻疏沈有水下泥之  
言有鬼沈有履竈有髻疏中有鬼曰履竈  
神其狀如美女戶內之煩壤雷霆處之疏  
門戶內糞壤之中其

驚躍之疏人宅中東北牆下有鬼名倍阿能  
持戟西北方之下者則沃陽處之疏頭  
馬尾名水有罔象疏注云狀如小兒黑色赤  
曰沃陽水有罔象疏衣大耳長臂名曰罔象

亡有萃疏其狀如狗有山有變疏大如  
如故一野有傍徨疏其狀如蛇澤有委蛇  
足行也野有傍徨疏兩頭五彩澤有委蛇  
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疏桓公見鬼本  
委蛇狀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

轆紫衣而朱冠其爲物也惡聞雷車之  
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相公  
駭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疏  
轆紫笑貌也殆近也若見委蛇近爲霸主  
桓公聞說大笑歎之我所見正是此也於是正

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  
此章言憂來而累生者不明疏聞說委蛇情中暢  
也慮去而性得者達理也疏適於是整衣冠共  
語不終日而情抱豁然

紀消子爲王養聞  
雜疏姓紀名消子亦作消字隨字讀之爲齊王養  
不病疾從何而去也

橋而恃氣疏養經十日堪闕字答曰始性  
成性者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也方虛  
日又問曰未也猶應響景疏見聞也雞猶

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

疏 顧視遠疾意氣強盛也十日又問曰幾矣

疏 雖有鳴者已無變矣疏 幾盡也都不驕

矣異雞無敢應者及走矣疏 此章言養之以至

疏 神識安閑形容審定遙望之者其猶木

疏 離絕之處名曰梁也或言蒲州二百里有龍門

疏 梁八尺曰切計高二十四丈而縣下也今者此水懸

疏 者類魚而有脚此水瀑布既高流波峻駛使激湍

疏 騰沫四十里至於水族尚不見一丈夫游之以

疏 為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流而拯之

疏 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疏 塘也

疏 以子為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

疏 乎疏 丈夫既不憚流波行歌自若尼父性其如此

疏 能獲深水顛曰亡吾无道疏 若夫我無道

疏 巧習以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疏 初

疏 始生於陵陸遂與峻為故舊也長大游於水中習而

疏 天命與齊俱入與汨偕出也回伏而涌出者

疏 齊汨自不介懷郭注云磨磨而入者關從水之

道而不為私焉疏 任水而疏 隨順於水委質從

疏 遠拒從水尚爾何此吾所以蹈之也疏 更

疏 乎命疏 未開斯言曰吾生於陵而安於

疏 所以然而然命也此章言人有偏能得其所

疏 削木為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所似人

疏 術以為焉疏 魯侯見其神妙怪而問

疏 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為

疏 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齊以靜心疏 齊

疏 敢懷非譽巧拙疏 齊日既多心靈漸靜故

疏 七日輒然志吾有四枝形體也當是時

疏 也无公朝疏 公朝若無則齊 齊然不致動貌也

疏 而外滑消性外之疏 滑亂也專精內巧之

疏 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

疏 鐻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中者也疏 既除

疏 精妙而成事堪為鐻者然後就手加工焉若其不然

則止而則以天合天不離其疏 幾變難加

疏 常因自然故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

疏 與盡因物之妙故乃疏 所以鍊之微妙疑似鬼

疏 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

疏 以為文弗過也疏 姓東野名稷古之善御人

疏 而反疏 任馬放自如如鉤之曲使之鉤百

疏 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疏 姓顏

疏 子何以知之疏 少時之頃馬困而敗曰其

疏 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疏 不可過也

疏 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替疏 規

疏 臺而不桎疏 雖工極之巧猶任規

疏 志足履之適也志要帶之適也

疏 都忘其身也知志是非心之適也

疏 夫有履有帶本為足為要今既忘足帶據帶

疏 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志適之適也

疏 適也疏 始本也夫體道虛志本性常適非由感

疏 適之適非有心適有孫休者疏 休魯人

疏 適之適非有心適有孫休者疏 休魯人

也 踵門而詫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  
謂不脩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  
遇歲事君不遇世實於鄉里逐於州部  
則胡罪乎天哉休惡遇此命也疏 踵門也  
難不能迷道而怨道頻來至門而歎也姓扁名  
子慶曾之賢人孫休之師也孫休俗人不達天命  
賴詰門而言之我居鄉里不見道我不修飾臨於危  
難不見道我無勇武而營田於平原逢歲不熟禾稼  
不收處朝廷以事君不遇聖明不康好爵遭州部而  
放逐被鄉閭而實奔有何罪於上天苟遇斯之運命  
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志  
其肝膽遺其耳目然也 疏 夫至人立行虛  
志五藏之肝膽外遺六根之耳目  
目蕩然空靜無纖介於骨髓 芒然彷徨乎塵  
垢之外九非真性 逍遙乎無事之業九自  
皆無事也 然無心之貌也彷徨是縱放之名道  
之業也 疏 是任道之稱而處染不染縱放於  
塵之表涉事無事 是謂為而不恃 率性自為耳  
任適於物務之中也 非特而為之  
長而不宰 任其自長耳 疏 接物施化不恃而為  
斷割而從已 今汝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  
事出老經 汗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 疏 汝光飾  
動思俗修營身形顯他汗昭昭明白自炫其能猶  
如擔揭日月而行於世也豈是韜光匿耀以榮養恬  
哉 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无中道夭  
於聾盲跛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  
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 疏 而汝也得軀貌  
復免中途夭於聾盲跛蹇又得預於人倫借於人數  
慶幸矣莫甚於斯有何容暇怨於天道子宜速往無  
勞辭 孫子出扁子入坐有問仰天而歎  
疏 孫休聞道而出扁子言說而 第子問曰先  
生何為歎乎 疏 扁子門人問 扁子曰向

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  
而遂至於惑也 疏 孫休頻來踵門而詫述已  
至人深玄之德而器小言大慮有漏  
機恐其驚迫更增其惑是以吁歎也 第子曰不  
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  
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  
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 疏  
若孫子言是扁子言非非理之言必不惑是若扁子  
言是孫子言非彼必以非故來詰斯求是進退尋責  
何罪有乎先生 之嘆成虛假 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  
於魯郊魯君悅之為具太牢以饗之奏  
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  
食此之謂以已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  
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  
委蛇則平陸而已矣 疏 此鳥居之  
之物曾依蓋賞饗以大  
牢事顯前篇無勞重解 今休款啓寡聞之民  
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載廳以車  
馬樂鷄以鐘鼓也彼又惡能无驚乎哉  
任性分之適而至矣 疏 寡識少聞之人應須款曲  
啓發其事今乃告以至人之德大道玄妙之言何異  
乎載小鼠以大車娛鷄雀以韶樂既御小而用大亦  
何能無驚  
莊子外篇山木第二十 郭象注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茂盛茂伐木  
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无所可  
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  
疏 既同曲輒之樹又類商亡之  
木不材無用故終其天年也 夫子出於山

舍於故人之家 疏 舍息 故人喜命豎子  
殺厲而烹之 疏 門人呼莊子為夫  
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  
曰殺不能鳴者明日第子問於莊子曰  
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  
主人之厲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  
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  
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 疏 此耳以  
此未免於 疏 言材者有為也 不材者無為也  
未遣中亦猶人不能理於人厲不能同  
於厲故似道而非真道猶有斯患累也 若夫乘道  
德而浮遊則不然 疏 夫乘之道至德而浮遊  
遺二偏又忘中一則能  
虛通而浮遊於代爾 无譽无訾一龍一蛇  
疏 皆毀也龍出也蛇處也言道無  
材與不材故毀譽之稱都失也 與時俱化  
疏 此遺中也 既遺二偏又忘  
中一遺之又遺之之又忘之而无肯專為  
疏 言既妙遺中一遠超四句豈復情毀譽感意  
龍蛇故當世浮沉與時俱化何肯偏滯而專為  
一物 一上一下以和為量 疏 言至人能隨  
同為 浮遊乎萬物之祖 疏 以大和而等量  
度量 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  
疏 物不相物 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 疏  
則無憂慮 郭注云故莊  
子亦 疏 子亦與焉 若夫萬物之情人倫  
之傳則不然 疏 倫理也共俗物傳  
成則毀廉則挫尊則議 疏 合則離之成者  
強傷尊貴者又遭議疑世情險峻何可以固又廉則  
傷物物不堪化則反對也自尊財物物不堪辱反有  
議 疏 有為則虧賢則謀 疏 損也賢以志高

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疏

上與不肖等事何必為也必則偏執名中所以為也

悲夫弟子志之疏也志記也其唯道德之鄉乎

不可必故以一方也唯與時俱化疏

言能用中平之理市者為能涉變而常通耳

南宜僚見魯侯疏

姓能名宜僚隱於市南也魯侯有

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

吾學先王之道脩先君之業吾敬鬼尊

賢疏先王謂王季文王先

更離君疏離散也居然不免於患吾是

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

身而於其國故雖憂懼萬端

豐狐文豹疏豐大也以文章豐美毛

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難

飢渴隱約猶且胥疏於江湖之上而求

食焉疏戒慎也隱約猶約也且明也胥皆也

於江湖之上扶疎定也然且不免於罔羅

草木而求食也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為之災

也疏機辟置罪也言斟酌定計如此猶不免置

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剝形去皮

洒心去欲而遊於无人之野欲令無其身

與而不求其報不知

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疏

將行也猖狂妄行疏

猖狂無心也乃蹈乎大方

其生可樂其死可葬疏

言可終始也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

疏所謂去國捐俗謂

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无舟車

奈何之南越疏

市南子曰君无形倨

疏無帶榮觀以為君車

君曰彼其道幽遠而无人吾誰與為

鄰吾无糧我无食安得而至焉疏

物也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

无糧而乃足疏

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疏

道也涉上善之道之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

其所窮疏

而反疏

君自此遠矣疏

故有人者累有於人者憂有於人者

非見有於人也

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

疏大莫猶大無也言

不怒疏

呼張歎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

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疏

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

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門之外疏

上下之縣疏

問焉曰子何術之設疏

琢復歸於朴疏

无識疏

其送往而迎來疏

者勿止疏

疆梁疏

隨其曲傳疏

從其

從其

從其

從其

從其

從其

人情曲傳者 因其自窮 用其不隨而順之 故朝夕賦斂而毫毛不挫 無損於其所設 賦斂而未嘗損度各率其性 是故略無損者也 而況有矣塗者乎 泰然用天下之自營斯大通之塗 途道也 直致任物也 故曰經之營之 不日成之 已無損損況資大道神化無為三月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 七日而不成何怪之有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 七日不火食 疏 楚昭王召孔子 孔子自魯聘楚 途經人謂孔子是陽虎所以起兵圍之門 太公任往人飢餓七日不起火食 窮迫困苦也 弔之曰子幾死乎 曰然子惡死乎 曰然 自同於好惡耳 疏 太公者 稱也 任名也 幾近也 聖人無好惡也 然猶如是也 且父既遭圍繞 太公乎而問之 曰子近死乎 答云 如是 曰子幾惡乎 答云 如是也 任曰子嘗言不死之道 東海有鳥焉 其名曰意怠 其為鳥也 盼盼然 似無能引援而飛 迫脅而棲 既弘大舒緩 疏 試言長生之道 舉海鳥脅而棲 又心無常係 疏 而譬之盼盼然 是舒遲不能高飛之貌也 飛必緩引徒侶 進不敢為 不敢先起 棲必戰其脅 翼迫引於羣 進不敢為 前退不敢為 後常從容 食不敢先嘗 必取其緒 其於隨 疏 夫進退處中 遠害之至 其行列不斤 與羣而外人卒不得害 是故以免於患 患害生於後 疏 為其謙柔不與物競 棄也 而外人患次不得害 直木先伐 甘井先竭 才之疏 直木有材 先遭斫伐 甘井先竭 害也 疏 其流先竭 人術才智亦然 子其意者 飾知以驚愚 脩身以明汗 昭昭乎 如揭日月而行 故不免也 夫聚焉小異 則與同 則無獨異於世矣 故夫昭昭者 乃真 疏 謂神在 裝飾之驚 異俗修 學身 願他汗 昭昭明 察炫耀 已能猶如揭日月而行 故不免於禍患也

昔吾聞之大成之人 曰自伐者无功 功成者 墮名成者 虧 恃功名以為己 疏 大成之人 即老一也 言聖德成 則成而不退者 必不墮名 必毀辱 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 衆人 功自聚成 疏 夫能立大功 建鴻名 而功成其唯聖 道流而不明 疏 道德流行 而光匿耀 故 居德行而不名 處此行耳 非由名而後 疏 身有道德 盛行於世 而純純常常 乃比於狂 疏 狂者 無名而處 疏 狂者 無名而處 迹搶勢不為功名 功自彼成 故 疏 迹搶勢 不為功名 在我而名 迹皆去 疏 功績以留意於名譽 是故无責於人人亦无責焉 各自當其責也 疏 為是義故 無名譽 我既至於至人不聞子何喜哉 寂泊無聲 夫至人不聞於世 子既聖哲 孔子曰善哉 辭其交遊 去其弟子 逃於大澤 衣裘褐 食行粟 取於棄人 疏 孔子既承教戒 善其所言 於是辭退間之好也 疏 交遊捨去 弟子皆析 徒衆獨逃 山澤之中 捐錢掖而服絛 入獸不亂 群入鳥不亂 藜藿甘肥 而食枵粟 鳥獸不惡 而况人乎 言以極推至誠之信任 疏 同死灰之寂 泊 藜藿甘肥 而食枵粟 入獸不亂 群入鳥不亂 况人倫而 孔子問子桑雎曰 吾再逐於魯 伐樹於宋 削迹於衛 窮於商 周圍於陳 蔡之間 吾犯此數患 親交益疏 徒友益散 何與 疏 姓桑名雎 隱者也 孔子為魯司寇 齊桓魯君 因而被逐 宋是殺後 孔子在宋 及周遂 不被用 故備窮也 遇此憂患 緘城交情 益甚 疏 徒朋

友益其離散 何為如此 耶 子桑雎曰 子獨不聞假人之 三與林回棄千金之璧 負赤子而趨 或曰 為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 布謂財 為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 棄千金之璧 負赤子而趨 何也 疏 假國名 晉下邑也 姓林名 假 遺晉滅百姓 逃三林回 棄璧 璧負子而走 或人問之 謂為財 布然 亦以為財 則少財以為累 則多累 輕少負多 林回曰 彼以利合 此以天屬也 夫以利合者 迫窮禍患 害相棄也 以天屬者 迫窮禍患 害相收也 夫相收之與相棄 亦遠矣 疏 寶璧 利合也 赤子 親屬也 親屬收之情相 且君子之交 淡若水 小人之交 甘若醴 君子淡以親 無利故淡 小人甘以絕 飾利故甘 利不可 疏 無利故淡 道合故親 彼無故以合者 則无故以離 夫無故而合 則有故而合 必有故而離矣 疏 不由事故 而今者無由而離 孔子說先王陳迹 親於朋友 非天屬也 皆為求名利而來 此則是有故而合也 見則亦伐 傷而去 是則有故而離也 非是 孔子曰 敬聞命矣 徐行 翔伴 而歸 絕學 捐書 弟子无挹於前 其愛益加進 去飾任 疏 的聞高命 徐步而自得 絕有為之學 棄聖迹之書 不行 華藻之異 日桑雎又曰 舜之將死 真命禹曰 汝戒之哉 形莫若緣情 莫若率 疏 因形率情 不緣形 必順物情 必率中 昔虞舜將終 用此真命 命大禹 令其成慎 依諸遵行 故桑雎引來 以告孔子 亦有作 冷字者 冷 曉也 辭 綠則不離 率則不勞 將真言 曉示 大禹也 綠則不離 率則不勞

假故常令情疏性率則用而無弊不離不勞

則不求文以待形任朴而直率性而動任朴

而補之正原係復而過魏王魏王曰何

先生之德邪疏大布猶粗布也莊子家貧以

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

其得柝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長其

間雖昇蓬蒙不能睥睨也遭時得地則申其

射莫之疏柝梓豫章皆端直好木也蔓蔓蓬蒙把捉

能也疏柝梓豫章皆有刺之惡木也夫操得有

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

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

能也疏柝梓豫章皆有刺之惡木也夫操得有

上亂相之間而欲無僂奚可得邪此比

干之見剖心傷也夫勢不便而強為疏此

論也當時周室微弱六國與盛於是主昏於上臣亂於

下莊生懷道抱德莫能見用晦迹速害故發此言昔

豈非徵驗引古證今異日明鏡孔子窮於陳蔡

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

南華真經注疏

而歌姦氏之風有其具而无其數有其

聲而无宮角木聲與人聲犁然有當於

人之心疏姦氏神農也孔子聖人安於窮通雖

仲尼恐其廣已而造大也愛已而造哀

也疏願生既死仲尼擊木而歌於是正身回日而

受天損易唯易之无受人益難物之難求

无始而非卒也於今為始者於終為

人與天一也然疏損人益

夫今之歌者其誰

乎任其自爾則疏我歌是誰歌我乃無身歌將安

回曰敢問无受天損易仲尼曰飢渴

寒暑窮極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

也不可疏前略標名此下解義極寒也夫命終窮

言與之偕逝之謂也所謂不識

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

况乎所以待天乎所在皆安不以損為損疏

謂无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感應旁通

南華真經注疏

爵祿並至而不窮旁通故可以物之所利

乃非已也非已求疏始本也乃宜也妙本虛寂

吾命其在外者也人之

也君子不為盜賢人不為竊吾若取之

何哉盜竊者私取之謂也今賢人君子疏夫賢

曰鳥莫知於鷦鷯目之所不宜與不給

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鷦鷯也

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

疏襲入也燕

社稷存焉爾况之至人

何謂无始而非卒仲尼

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其變疏

焉知其終焉知其始正而待

之而已耳日夜相代未始有極故疏夫終則

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

有天亦天也凡所謂人皆明疏夫人倫萬物

人之不能有天性也言自然

南華真經注疏

南華真經注疏



自然矣人安能故有此疏夫自然者不知所以然自然哉自然耳故曰性疏而自然耳不為也

乎雕陵之樊觀一異鵠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額而集於栗

而留之疏殺大也逝往也躡步猶疾行也留伺莊生怪其如此仍即起意規求

忘其形執木葉以自翳於蟬而搏之見得而

周休然曰噫物固相累相為利者疏既觀

莊周反入三月不庭蘭且從而問之夫

子何為頃間甚不庭乎疏莊周見鵠志身

子怪師頃來開戶所以從而問之莊周曰吾守

形而忘身夫身在人間世有夷楚若推夷易之形而忘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

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鵠感吾穎遊於栗林而忘真栗林虞人以吾為戮

吾所以不庭也以下故每寄言以出意乃聖仲尼

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逆旅人有妻二人其一美其一

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

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言自賢之道疏夫種德立行而去自賢輕物之心者何

莊子外篇田子方第二十一郭象注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綰工疏

侯曰綰工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

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疏綰工是子方鄉里人也稱道古道

未嘗稱之疏居在郭東因為氏名順子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

人貌而天而獨任自然疏雖復貌同人理虛緣而葆真故真不失疏

意也消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物與天同物无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物與天同

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疏

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為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

我累耳知至貴者以疏既聞真道察體坐忘故

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



獨也後外物去也 疏後外物去也 見先王服也

物之初初未有物而有故遊於物初然 疏初本

曰何謂邪謂非禮也 疏謂非禮也 曰心困焉而不

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欲令仲尼必求 疏於言意之表也

辟者口開不合也夫聖心非不能知其無法可知

言意之表故困焉辟焉嘗為汝議乎其將

無形耳未之敢必疏夫至理玄妙非言言所能

人道雖即仿象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

出乎天赫赫發乎地疏肅肅陰氣

熱也近陰中之陽陽疏肅肅陰氣

中之陰言其交泰也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

焉或為之紀而莫見其形莫見其形 疏形明其自爾

陽氣下降陰氣上升二氣交通遂成和合因和氣

而物生焉雖復四氣交涼細細而各自化故莫

見網紀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

有所為未嘗 疏陰消陽息 復滿又虛夜晦晝明

而莫見其功日遷月從新新不住故曰有所

有所乎萌萌於未 疏萌於未 死有所乎歸歸於

也歸於 疏歸於 死有所乎歸歸於

其所窮所謂迎之不見其 疏死生終始反覆往

窮極故至入體非是也且孰為之宗 疏若

是虛通生之道誰為萬物之孔子曰請問遊

是疏必得遊是復有何功力也 老聃曰夫得

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

之至人至美無美至 疏夫誰於玄道美而歡暢

無樂之樂者無孔子曰願聞其方 疏方

至樂之道曰草食之獸不疾易藪水生之

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

死生亦疏疾患也易移也夫食草之獸不患後易

小變也疏藪澤水生之蟲不患改易池沼但有草

大道之中隨變化未始非此則不失大常生

亦小耳喜怒哀樂不入於胃次 疏知其小變

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

而同焉則四支百體將為塵垢而死亡

終始將為晝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

禍福之所介乎愈不 疏夫天地萬物其體不

同是以物我皆空百體將為塵垢死生虛幻終始均

乎晝夜死生不能滑亂而况得喪禍福生虛之事乎

愈不棄隸者若棄泥塗 疏知身貴於隸

也知身之貴於隸故棄之若遺土耳苟知 貴在於

我而不失於變所貴者我也而我 疏夫舍

辭事等泥塗故知貴在於我不且萬化而未始

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為道者解乎

此所謂 疏夫世物遷流未嘗有極而隨變化

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

脩心古之君子孰能脫焉疏配也脫免

二儀明齊三景故應忘言歸理聖智自然今乃盛談

於言以修心術然則古之君子誰能忘於言說而免

者乎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汊也無

為而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脩而

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

之自明夫何脩焉不脩不為 疏汊水也澄湛也

性自然以取判潤非由修學至人玄德其義亦然端其

蔽而物不能離澤被群品日用不知若天高地厚日

月照明夫何脩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上之於

道也其猶醯醢與醯醢者 疏醯醢中之醢

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比吾全於老聃

地疏醯醢醢中之醢每遭物蓋變頭故不見二

矣疏醢也亦猶仲尼遭聖迹蔽覆不見事理若無老

子為發覆蓋則終身不知天莊子見魯哀公哀

公曰魯多儒士少為先生方者疏方術也

六國時人與魏惠王齊威王同時去魯哀公一百二十

年如此言見魯哀公者蓋萬言耳然魯則周公之後

應是衣冠之國又孔子生於魯盛行五德之教是以門

徒三千服膺儒術長裾廣袖魯地必多無為之學其人

鮮莊子曰魯少儒 疏夫服以象德不易其人

哀公曰魯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疏哀公庸

其道直據衣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圍冠者

知天時履句屨者知地形緩佩珷者事至

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為其服也為

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疏色條繩穿玉珷

以飾佩也袂決也本亦有作緩字者夫天負地方服

以象德故戴圓冠以象天者則知三象之吉古履方

決斷是以懷道之人不必為服為服之者不必懷道

故莊生寓言辨說也公固以為不然何不

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為此服者其罪

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

服者疏有服無道罪合極刑法令既嚴不

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

問以國事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

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德充於內者不備於外

**疏** 一人謂孔子孔子聖人觀機吐智若鏡之照轉變無窮舉國一人未足多也 百里

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

穆公志其賤與之政也姓孟字百里奚是虞人虞被秦亡遂入秦初未遭用貧賤飯牛安於飯牛身甚肥悅志於富貴故爵祿不入於心後穆公知其賢委以國事都不猜疑故云志其賤矣 有虞氏死生不入於

心故足以動人內自得者 **疏** 有虞舜也姓姁

宋元君將畫圖眾史皆至受揖而立猷

筆和墨在外者半宋國之君欲畫國中師並至受君命拜揖而立調朱和墨爭競功能除其受揖在外者半言其越競者多 有

一史後至者儻儻然不趨受揖不立因

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槃礴贏君曰

可矣是真畫者也內足者神 **疏** 儻儻寬闊

既自得故外不矜持徐行不趨受命不立直入就

可謂真畫者也 **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

莫釣聊以 **疏** 臧者近渭水地名也丈夫者寓言

釣於臧地無心施於太公也呂望未遭文王之前論 非持其釣有釣者也竟無

常釣也不以得失經意 **疏** 非執持其釣有意美

已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忍大臣父兄

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

无天也文王既見賢人欲委之國政復恐皇 **疏** 觀宰輔猜而忌之既欲捨而釋之不

者寡人夢見良人黑面而頰乘駿馬而

偏朱蹄號曰萬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

民有譽乎既欲任賢故託諸夢想乃屬語臣而有疑辭乘駿馬而蹄偏赤號令我云寄汝國政於臧丈人慕賢進隱則民之荒亂病必瘳差矣駁亦有作辭字者 諸大夫蹙然曰先君王也

**疏** 文王之父季歷生之日黑面多鬚好乘駿馬駁

君之命王其无它又何卜焉此是先 **疏** 君令命

法无更偏令無出君目契協遂迎丈人 **疏** 拜為卿輔授其國政

則列士壤植散群長官者不成德缺斛

不敢入於四境植行列也亦言境界列舍 **疏** 以受諫書也亦言是諫士

同軌度量不入四境 列士壤植散群則尚

同也所謂和其 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

无二心也天下相信故能 **疏** 天下大同不競忠

而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

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

无闻為功者非已故功成而身不得不退事遂而 **疏** 名不傳去身退乃不可及天下也

俄頃之間拜為師傳北面事之問其政術無不

成身退推功於物不欲功於天下故逃遁無聞然呂

佐周室受封於齊檢於史傳竟無逃迹而云夜遁者

蓋莊生之 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

邪又何以夢為乎顏子疑於文王未極 **疏** 至人之德真人不夢

夢乎 仲尼曰默汝无言夫文王盡之也

任諸大夫而不 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

斯須也斯須者百姓之情當悟未悟之頃 **疏** 須

由須臾也循順也夫文王聖人盡於妙理汝宜寤默

不勞譏刺彼直隨任物性順蒼生之望欲悟未悟之

頃進退須臾之間故託夢 列御寇為伯昏无

人射引之盈貫盈貫謂 措杯水其肘上

左手如拒石右手如附枝右手放條御寇無人內 **疏** 御寇無人內

而左手不知故可措之杯水也御寇無人內 **疏** 御寇無人內

捷之發之適矢復沓去復沓也 方矢復寓

箭方去未至的也復寄杯適往也 方矢復寓

於肘上言其敏捷之妙也也 往復重沓

前箭所謂擊括而入者箭方適環未至于的復寄杯

水言其敏捷寓字亦作隅者言圓鑰重沓破括方全

挿孔復於 當是時猶象人也之動 **疏** 象偶

士擾人也言御寇當射之時 伯昏无人曰是

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言汝雖巧仍是 **疏** 有心之射非志



道之華而亂之首也禮有常則故矯疏本

逐末散樸為流道喪其義也效之所由生也疏本

行禮故引老經證成其義也故曰為道者日

損也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無為

而無不為也雖為而亦為也疏夫勝道之夫

而前損有後損無有無雙遺以至於非有非無之無

為也寂而不動無為故無不為也此引老經重明其

旨今已為物也物失其所欲復歸根不亦

難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其歸根之易者唯

變化故化疏倒置之類淨偽居心徇末忘本以道

物不難疏為物縱欲歸根復命其可得乎今道

在大聖人耳生也死之徒者不以為異死也

生之始孰知其紀更相為始則未疏氣聚而

死之徒類氣散而死猶是生之本始生也疏生猶是

終始誰知如網乎乘散往來變化無定人之生氣之聚

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俱是聚也若死生

為徒吾又何患患生疏夫氣聚為生氣散為

同今斯則死生聚散可為死疏死聚散雖異為氣則

徒伴既無其別有何憂故萬物一也疏生

既其不二萬是其所美者為神奇其所惡

者為臭腐臭腐復化為神奇神奇復化

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各以所美為

屈枉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

中欲告而志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

奚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其是也以其不

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志之也予與若

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

帝為知言明夫自然者非言知之所得故當時

後奇明於黃帝則夫自然疏彼無為謂妙體無

之真物際乎可得而見也疏知故真其是道也此

狂屈反照道言中志其告似道非真也知與黃帝

二人運智以證理故不近真道也狂屈聽聞此

格量謂黃帝雖未近真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適可知玄言而已矣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

說此孔子之所以疏夫二儀覆載其功最美四

成成實道理竟不疏時代各有明法萬物生

言說曾無議論也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

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為任其自疏

夫聖人者合兩儀之覆載同萬物為而已疏

之生成是故口無所言心無所作大聖不作

任也觀於天地之謂也疏觀其形容象其物

法至道之生成無為無言斯之謂也今彼神

明至精與彼百化神明不奪疏彼神聖

精極妙與物相混變化隨流或聚或散曾物已死

細謂秋豪也巨大也六合雖大猶居至天下莫

不沈浮終身不故也日新疏世間萬物莫不

往來不任運之不傳新也陰陽四時運行各得

其序不待疏夫二氣風雷四時運轉春秋寒暑

惛然若亡而存昭然若存疏惛然如昧

然不形而神惛然有神疏神者妙萬物而為

見形象而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畜

而不得其本性之根疏亭毒群生畜養萬物而玄

故不知其所以畜也疏功者被日用不知此之真

一本也可以觀於天矣與天疏觀其也天

能運理通玄識根知本者齧缺問道乎被衣

可謂觀自然之至道也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疏

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疏

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疏收攝私心一

志度令無放逸汝德將為汝美道將為汝

之精神自來舍止居疏深玄上德盛美於女

居疏無極大道居汝心中汝瞳焉如新生

之憤而無求其故疏瞳焉無知直視之貌

亦平直故如新生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

大悅行歌而去之疏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

行於大道歌而去之疏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

真其實知不以攻自持疏形同槁木

生成就植未知己身之內得有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夫身者非汝所能有也也汝何得有夫道然而有耳身非汝所有而况道者四句所不能得百非所不能得無哉汝身尚不能自有何得於道非因自然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未悟生形由造物故云身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若身是汝有則美惡死生汝不能禁而氣散而死汝不能止委結矣也明其委結而自成耳非汝有也夫天地陰陽結聚剛柔和順之氣成汝身性命者也故聚則為生散則為死死生聚散既不由汝是知汝身豈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委結而疏陰陽結聚故有子孫獨故行不知所往化而成猶如蟬蛻也故行不知所往夫行在食味皆率自然推尋報由莫知其所以也疏故行者誰行住者誰住食者誰食味者誰味乎皆不自爾也天地之彊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彊陽猶運動耳明斯道也疏運動也胡何也夫形性子孫者並是天地陰陽運動之氣聚結而成者也復何得自有此身也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間敢問至道疏安也孔子師於老子故老聃曰汝齋戒安居閑暇而詢問至道也老聃曰汝齋戒疏澹而心澡雪而精神培擊而知夫道澹也澡雪猶精潔也而汝也培擊打破也疏澹也宵然難言哉將為汝言其崖略澹也疏澹也夫昭昭可言辯將為汝舉其崖分相道官真難夫昭昭生於真真有倫生於无形精神生於道夫昭昭皆所以明其獨形本生於精皆由精疏也夫

昭明顯著之物生於實真之中人倫有為之事生於無形之內精智神識之心生於重玄之道有形實氣之類根本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於精微言萬物雖以形相生亦皆自然生八竅者知生耳故胎卵不能易種而生明神氣之不疏夫無形之道能生有形之物有神之物可為也疏則以形質氣類而相生也故人獸九竅而胎生禽魚八竅而卵其來无迹其往无崖无門生靈之自然不可相易无房四達之皇皇也夫率自然之性遊無迹之問寄精神於八方之表是以無門無疏皇大亦無崖際是以出入無門戶來往無邊傍故能宏達四方大邀於此者四枝彊思慮恂達耳遇此道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无方遇此道則天性全疏遇遇也恂通也遇於道而會於真理而精神定疏者則自體安康四肢強健思慮通達視聽聰明無心之心用而不天不得不高地勞不應之應應無方所也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得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言此皆不得不然而自疏二儀通而高廣三光資玄道以運行庶物得之以昌盛斯大道之功用也故老經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靈萬物得一以生聖人之謂也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斷事知慧而疏夫博讀經典辯辭不必慧昭故老經云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斯則聖人斷棄之矣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使各保其正分而已疏博知辯其明沉默而端不加其損所謂不增不淵淵乎其無損無益聖人妙體故保而愛之也淵淵乎其若海容態疏尾間淵之而不耗百川注之魏乎其終則復始也與化俱者乃積無疏魏魏魏者高大貌也夫道遠超太一近邁兩儀囊括無窮故以數魏魏也終則復始此明無終無始變化日

新隨迎運量萬物而不匱用物而不役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各取於疏夫運載萬生潛被無窮而不匱之者聖人君子之道萬物皆此而非遠近在內心既不藉稟其外也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選用物故我不物在於不賸不賸而物自得故曰此其疏有識無道與言至道之無功無功乃足稱道也情皆稟此一不異而離道無物故曰此其道與中國有人為非陰非陽無所人焉非陰非陽無所且為人然自放所遇疏中國九州也言人所柔非剛非短非長故絕四句離百非也處在天地之間直置為人而無偏執本亦作值字者言無偏執任無所係也將反於宗未也疏既無偏執任歸於宗極自本觀之生者暗醜物也直聚壽夭相去幾何湏臾之說也奚足以為堯桀之是非死生猶夫足殊疏一生之內百壽夭相去幾何湏臾之說也奚足以為堯桀之是非死生猶夫足殊疏一生之內百何足以是堯桀而分別於其間哉果疏有理物無不理人倫雖難所以相齒人倫有但當順之然其知慧自疏在樹曰果在地曰蔬相齒耳但當從而任之李之屬瓜瓠之徒未生相齒生皆有其理人之處出險阻難難而貴賤尊卑更相齒次但當任之自合夫道譬彼果疏有理由焉聖人遭之而不違過之而不守宜過疏遭遇軒冕從而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調偶和合疏調和無物順而應物聖道也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如斯疏夫帝王興起俯應群生莫過調偶隨時運機接物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卻忽然而已乃不疏白駒駢馬

也隙孔也夫人乘世俄頃之間其為迫促如  
馳駿駒之過孔隙倏忽而已何曾足云也 注然

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溲然莫不入焉  
者變化之謂耳言 注勃是生出之容油溲是入  
天下未有不變也 疏 死之狀言世間萬物相與無  
相莫不從變而 已化而生又化而死俱是生  
生順化而死 已化而生又化而死俱是生

物哀之 死物 人類悲之 死類 夫生死往  
耳委之造物何足係哉故其死也生物人 解其天  
類共悲哀之務非類非生故不悲不哀也 解其天

殒墜其天 獨脫 疏 殒墜也委束囊也言  
故為生死束縛也今既一於是非 紛乎宛乎  
志於生死故應解天然之殒也 紛乎宛乎

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 無為用  
也 疏 紛綸宛轉並適散之貌也魂魄往天骨肉歸  
也 土神氣離散紛宛任從自有還無乃大歸也

不形之形 形之不形 形則則成若形 夫人之未生也本不有其形故從無形  
氣聚而有其形氣散而歸於無形 是人之  
所同知也 雖知之然不能任其自 非將至之

近事非論理也 此衆人之所同論也 雖然論之  
人之達務也 疏 實是人之所同知也斯乃人間  
能不務所 形質有無生死來往  
以不至也 疏 衆人九類同其乎論彼至則不  
論悅然不 衆人九類同其乎論彼至則不  
說之則不 明見無值 關至 疏 關智塞聰真契  
至於道 明見無值 關至 疏 關智塞聰真契

若塞此之謂大得 默而塞之則無 夫大  
詞去真遠矣志言靜默之道近焉故道不可以多聞  
求多聞求不如於聞塞若能妙知於此意可謂深得  
於大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

在 疏 居在東郭故號東郭子則無擇之師東郭  
在 疏 順子也問莊子曰所謂道通至道於何處  
乎 莊子曰無所不在 疏 道無不備 東郭

南華真經疏

子曰期而後可 欲令莊子 疏 郭注云欲令莊  
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  
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甕曰何其愈甚

邪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 疏 大道無不  
皆無故處處有之不簡穢濁東郭未達斯趣謂道卓  
爾清高在五甕已嫌卑甚又聞屎溺故膜而不應也

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 舉其標實  
在而方復怪此 疏 質實也言道無不在豈唯稀  
斯不及質也 疏 釋固答子之問猶未逮真也

正獲之問於監市履狶也每下愈况  
稀大系也夫監市之獲豈以其肥瘦者愈獲其難  
肥之愈愈知豕肥之要今問道之所在而每况之於  
下賤則明道之不一 疏 正官號也則今之市今也獲  
也稀狶也九令問於屠人買豬之法云履踐豕之股

脚之間難肥之愈愈知豕之肥瘦之意况也何者近  
下難肥之愈愈知豕之肥瘦之意况也何者近  
尿溺卑下之愈有則明清虛之地皆備也 汝唯

莫必无乎逃物 若夫謂無之逃物則道不周  
無者無為道也夫大道曠蕩無不制固汝唯  
至道若是大言亦然 明道不 疏 至道理  
教亦皆備無偏也 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

其指一也 疏 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  
旨歸則 不逃於物雖有三名之異其實理  
同一也 嘗相與游乎无何有之官同合

而論无所終窮乎 若遊有則不能周徧咸也  
之無不在知道之無不在然後 疏 無何有之官  
能曠然無懷而遊彼無窮也 疏 謂之道處所  
也無一物可有故曰無何有也而周徧咸三者相  
理故遊乎至道之鄉實皆既一同合而論其符立

始窮極耳 嘗相與無為乎澹而靜乎漠  
而清乎調而聞乎 此皆無 疏 此總數周徧  
德也既游至道之鄉又順無為之域故能 寥已  
恬淡安靜寂寞清虛柔順調和寬明也 寥已

南華真經疏

吾志 空虛 疏 得道之聖人其志  
不知其所至 志苟冥然則無所往矣無往焉故  
動而志 去而來而不知其所止 斯順理去  
已至矣 去而來而不知其所止 斯順理去  
寂家故與無還往假令不住而往 吾已往來焉  
不來而求竟無至所亦無止住 吾已往來焉

而不知其所終 但往來不由於知耳不為不往  
有終 疏 假令往還造物來去死生  
乎 隨變任化亦不知終始也 彷徨乎馮

閔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 馮閔者虛廓  
由乎虛廓然變化 彷徨是放任之名馮閔是虛  
之所如故不知也 疏 曠之貌謂入契會也言大聖  
知之人能會於寂寥虛曠之 物物者與物无

際明物物者無物而物自 際崖畔也夫能物  
際明物物者無物而物自 際崖畔也夫能物  
人真同萬境故與 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  
物無彼我之際畔 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

者也 物有際故每相與不能 疏 物情分別取舍  
之 真然真所謂際者也 疏 萬端故有物我  
際也 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 不際者雖  
之 名竟無物也際其安在乎 疏 際之不際者聖人之  
九鄙之 謂盈虛衰殺彼為盈虛非盈虛

彼為衰殺非衰殺彼為本末非本末彼  
為積散非積散也 既明物物者無物又明物  
乎哉皆忽然 疏 富貴為盈貧賤為虛老病為衰殺  
而自爾也 疏 終始為本末生來為積死去為散  
夫物物者非物而生物誰乎此明物物者非物  
也物既非物何盈虛衰殺之可語邪是知所謂盈虛

皆非盈虛故西昇經云 何荷甘與神農同學  
君能明之所是反非也 何荷甘與神農同學  
於老龍吉 疏 姓何字荷甘神農者非三皇之  
龍吉亦是號也 神農隱几闔戶晝瞑何荷

甘日中參戶而入曰老龍死矣 疏 隱  
合也參闔也亦排也學道之人心神凝靜闔門神  
隱几守默而瞑荷甘既聞師士所以排戶而告神

南華真經疏



起而悟曰天知予僻陋慢訑故棄予而死已矣夫子无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有言體道者人今於道秋豪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秋豪明夫至道非言之所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又况夫其萬分之一

論道而非道也

知

有曰其數若何

疏

泰清

弗知與无為之知孰是而孰非乎

疏

知乎孰知不知之知

弗知與无為之知孰是而孰非乎

疏

知乎孰知不知之知

言言而非也

之形乎形自形耳形形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問之而應則非道也不應則非問問道無窮曰子知道乎无窮曰吾不知大初疏遊乎太虛入乎冥冥者不應而已矣是問問乎无有曰夫子有乎其无有乎光曜問乎无有曰夫子有乎其无有乎其狀貌甯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是問問乎无有曰夫子有乎其无有乎光曜問乎无有曰夫子有乎其无有乎其狀貌甯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予能有无矣而未无也及為无有矣何從至此哉來矣故學之善疏亦乃無言約理廣故稱無也而何從至此者無有之境窮理盡性自非玄德上士孰能體之是以從而至於也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疏巧與有道與疏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无視也非鉤無察也者也以長得其用而况乎无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宜乎舟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

邪仲尼曰可古猶今也言天地常存乃無未有之時

姓冉名求仲尼弟子師資發起詞問兩儀未有之時可知已否變化日新則無今古猶今也故答

云可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

疏 夫其問意遂退而歸 既違應問選用應答 昔日吾昭然

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 疏 昔日初杏心 中昭然明察

今時後問情慮昧然暗昧 仲尼曰昔之昭然 敢問前明後暗意謂如何

也神者先受之 疏 虛以待命 今之昧然也 且又為不神者求邪

思求更 疏 先來未悟 用心求受故昭然明白也 後時領解不復運用精神

直置任真無所求請故昧然闇塞也 求邪者言不求 也 无古无今无始无終

非唯無不得化而為 無也 是以前有之為物雖千變萬化而不得一為 無也不得一為無故自古無未有之時而常存也

而有子孫可乎 疏 言子孫相生世世 無極天地人物悉 皆無原無有之時

未應矣不以生生死 非夫生者生此死也 未嘗假類豈相因持故不用生生此死不用死死

此生再求未對之間仲尼止令無應理盡於此更 何所 死生有待邪 獨化 皆有所一體 生各 自成

疏 死獨化也豈更成一物哉死既不待於生 體耳故無 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 所因待也

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猶其 有物也無已 誰得先物者乎豈言以陰陽為先物而陰 自然為先之而自然即物之自爾耳吾以至道為 先之矣而至道者乃至無也既以無矣又奚為先

知此道者 南華真經注疏

然則先物者誰乎哉而猶有物 疏 夫能物於物者 無已明物之自然非有使然也 非物也故非物

則無先後物出則其物復不得有先於此物者何以 知其然邪謂其猶是物故也以此推量竟無先物者

也然則先物者誰乎哉明物之自然耳自然則無窮 已之時也是知天地萬物自古以固存無未有之時

聖人之愛人也終无已者亦乃取於 是者也 取於自爾故思流 疏 夫得道聖人慈愛

無窮止者良由德合天地妙體自然故能虛已於彼 忘懷卑毒不仁萬物弱狗蒼生蓋取斯義而然也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无 有所將无有所迎回敢問其遊 疏 請夫

將送也夫聖人如鏡不送不迎顏回問 之曰未曉其理故詢諸尼父問其所由 仲尼曰

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而形自化 疏 古人 合道者多故能外 形隨物內心凝靜 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

疏 內以緣通變化無明 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 常無心故一不化 安化安不化 化與不化皆任

不化乃能與物化耳 安化安不化 化與不化皆任 安任也夫聖人無心隨物轉故化與 不化斯安任之既無分別曾不察意也 安與之相靡無

心而忘其自化耳 疏 靡順也所以化與不化悉安 非將迎而靡順之 疏 任者為不忤蒼生更知靡順 必

與之莫多 則足而止 疏 雖復與物相順而亦不多 狝辜氏之園黃帝之園有虞氏之宮湯

武之室 言夫無心而任化 疏 湯周武並是聖明 下也言无心順物之道乃是狝辜氏之苑園軒輊

散遊之園圃虞舜養德之宮闡湯武怡神之虛室斯 乃聖聖之所 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

是非相整也而况今之人乎 聖和也夫儒 之難和者而無心者猶 疏 聖和也夫儒墨之師更

故和之而况其凡乎 疏 相和也夫儒墨之師更 也而聖人君子猶能順和之况乎今世之 聖人

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 而在 疏 大損羣生 羣生樂推 唯无所傷者為能與人相將迎

故不害 疏 夫唯安任羣品彼此 無心故至順至順故能無 疏 無傷者故能與物交

際而明不迎 山林與阜壤與使我欣欣然 而樂與 山林阜壤未善於我而我 樂未畢也

疏 便樂之此為無故而樂也 樂未畢也 哀又繼之 夫無故而樂亦無故而哀也則凡 疏

凡情滯執妄生欣惡忽觀高山茂林神阜輿壤則欣 然欽慕以為快樂而樂情未幾哀又繼之情隨事遷

而哀是知世之哀樂不足計也 哀樂之來吾不 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為物逆

旅耳 不能坐忘自得而 疏 逆旅客舍也窮達之 去不能禁止而凡俗之人不閉斯趣變後 客舍為物所停以妄為真深可悲歎也 夫知遇

而不知所不遇 知之所遇者即知之知 能而不能所不能 此觀之知與不能強能也 能制不出我也 疏 夫智有明闇能有工拙各冥

當付之自然耳 疏 素分不可強為故分之所遇 知則知之不能不遇者不能知也分之所能則能之 性之不能不能也譬鳥飛魚泳蛛網蟻九率之

自然宜 无知无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 非性也 疏 既非聖人未能智周萬物故知與不知能

分也 疏 與不能聖生不同機關各異而流俗之人 不免其所 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

亦悲哉 疏 人之所不免者分外智能之事也 情務在獨免愚感 至言去言至為去為 皆自 之甚深可悲傷 疏 至理之言無言可言故去言也 齊知之所

知則淺矣 夫由知而後得者 疏 見賢思齊檢 求理運知訪道此乃 淺近豈曰深知矣

南華真經注疏卷第七

知此道者 南華真經注疏

南華真經注疏卷第八

莊子雜篇庚桑楚第二十三郭象注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

疏 姓庚桑名楚老君之弟子蓋隱者也役門人之

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絜然仁

者遠之 絜然知者去之其妾之絜然仁

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絜然仁

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絜然仁

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絜然仁

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絜然仁

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絜然仁

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絜然仁

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絜然仁

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絜然仁

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絜然仁

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絜然仁

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絜然仁

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絜然仁

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絜然仁

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絜然仁

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絜然仁

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絜然仁

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絜然仁

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絜然仁

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絜然仁

无得而然哉天道已行矣夫春秋生氣皆得

疏 夫春生秋實陰陽之相夏長冬藏物之常事

也 故春秋置有心施於萬實而天然之道已自

行焉故云其生有之德也實亦有之節也

者言二儀以萬物為寶故逢秋而成就也 吾聞至

人戶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

如往 直自往耳 疏 所謂方丈室也如死尸之寂

泊故言 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租

豆予子賢人之間我其杓之人邪 不為物

標 竊竊乎章偶語也粗切肉之几豆盛脯之具

杓 竊竊乎章偶語也粗切肉之几豆盛脯之具

後賢軌轍今細碎百姓偶語乎章方欲禮我 吾是

以不釋於老聃之言 聃云功成事遂而百姓

此故不 老君云成功功弗居長而不宰楚既 弟

釋然 庚桑師訓畏壘反此故不釋然 弟

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

體而鯢鮪為之制步仞之上陵巨獸无

所隱其軀而孽狐為之祥 必有豐稔也

疏 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六尺曰步七尺曰仞鯢小魚

而有脚此非鯢大魚也制權也夫尋常小 廣豈

鯢鮪之所周旋而鯢鮪小魚反以為美步仞上陵其大

獸之所藏隱而孽之狐用之為吉祥故知巨獸必

隱深山大人 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

進須厚祿也 古堯舜以然而况畏壘之民乎夫子亦

聽矣 疏 尊賢賢人權授能者有善先用與其利

異前備夫子通 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

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若嬰身於利

疏 夫捷道之人全形養生者故當處亦應

俗深就山泉皆嬰於利則粗而淺也 且夫二

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 堯舜 疏 堯舜也

唐虞聖迹亂人之 是其於辯也將妄鑿垣墻

本故何足稱邪 將令後世安行穿 疏 將令後世

而殖蓬蒿也 鑿而殖蓬蒿也 疏 將令後世

而植微亂辨別也物性之外別立堯舜之風以教述

令人做效者猶如鑿破好垣墻種蓬蒿之草以為

者也 簡髮而櫛數米而炊之未也 疏 櫛

毛髮流以為冠櫛量米數炊 竊竊乎又何足

以濟世哉 混然一之無 疏 混然一之無

世舉賢則民相軋 待其所尚 任知則民

相盜 真不足而以此知繼之則傷 疏 軋傷也

任知先善則爭為欺侮盜詐 之數物者不足以

百端趨競路開故更相害也 之數物者不足以

厚民民之於利其勤子有殺父臣有殺

君正晝為盜日中穴坏 無所 疏 數物者謂

等也此教浮薄不足令百姓淳厚也而養生貪利之

心甚自放動私情怨忿遂生篡弑謀危社稷正晝

為盜攻城穿壁 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于

日中穴坏也 堯舜之間其末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

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 堯舜遺其後

以致 疏 唐虞揖讓之風會成篡逆之亂亂之根本

斯弊 疏 起自堯舜千載之後其弊不絕黃巾赤眉

食也 南榮越巖然正坐曰若越之年

抱汝生無覺乎其无使汝思慮營營若也  
 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疏形者不逐物境全  
 分內抱生者也既正分全生神凝形遠故不復役知  
 思慮營營猶生也三年虛靜方可及乎斯言此庚家  
 教南榮南榮南榮越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  
 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  
 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  
 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目與  
 與耳心與心其形相似而所能不疏夫盲聾之士  
 同苟有不同則不可疆相法效也與九常之人  
 耳目無異而盲者不見色聾者不聞聲風狂之人與  
 不狂之者形貌相似而狂人失性不能自得南榮擊  
 此三論以况一身不解至道之言與彼盲聾何形  
 別故內篇云非唯形骸有聾盲夫智亦有之也  
 之與形亦辟矣未之有而物或問之邪欲  
 相求而不能相得兩形雖開而不能  
 也問別也夫盲與不盲二形孔窻俱開見與不見於  
 物遂有別別而盲聾求於開見終不可得也亦猶南  
 榮求於解悟今謂越曰全汝形抱汝生勿  
 無由致之今謂越曰全汝形抱汝生勿  
 使汝思慮營營越勉聞道達耳矣早開  
 故難疏全形抱生已如前釋庚桑子曰辭盡  
 矣曰奔蜂不能化藿蠋越雞不能伏鵠形開  
 卵魯雞固能矣疏奔蜂細蠶工蜂也藿豆也  
 雞也魯雞今之蜀雞也奔蜂細蠶工蜂也藿豆也  
 而化藿蠋越雞小不能伏鵠卵蜀雞大必能之  
 也言我才劣未能化大雞之與雞其德非不  
 所說辭情理盡於此也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  
 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商覓老子  
疏夫雞有五德頭戴冠禮也足有距義也得食相  
 呼仁也知時智也見敵能距勇也而魯越雖異  
 越雞則同所以有能與不能者才有大小也我類南  
 越雞才小不能化子子何不行往師以謂老君南

榮越贏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疏  
 也猶也慕聖情殷晝夜不息終乎七日方見老君也老子曰子自楚之  
 所來乎南榮越曰唯疏自從也問云汝從  
 三唯直敬應之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  
 聲也答云如是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  
 衆也疏來三言疏借俱也老子聖人昭鏡如鏡未  
 故識之南榮越懼然顧其後  
 子之言忽聞眾來之說老子曰子不知吾所  
 謂乎疏謂者言意也我言借來謂汝汝三  
 榮越俯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志吾吾  
 因失吾問疏於低頭也自知暗昧不達聖言  
 恍惚情彩章惶直直喪老子曰何謂也  
 其形容亦乃失其容問老子曰何謂也  
 何意謂南榮越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知  
 乎反愁我軀疏宋愚猶寡愚無知之貌也若  
 若也運智人問更致危身之不仁則害人仁  
 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  
 已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越之所患  
 也願因楚而問之疏仁者兼愛之迹義者成  
 非所以全身遠害者也故不仁不義則傷物害人行  
 義行仁則乖真背道未知若為處心免茲患害寄此  
 三言因榮越以為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  
 之問吾因以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  
疏昔觀汝形貌已得汝心今子所  
 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汝亡人哉  
 惘惘乎疏規規細碎之謂也汝用心細碎懷茲  
 惘惘乎疏三術猶如童稚小兒喪失父母也似  
 失道之人亦是溺喪迷亡之子茫昧何所歸依也

汝欲反汝情性而无由入可憐哉疏  
 榮越踰於聖迹溺於仁義縱欲還原反本復歸於實  
 生真情瘳疾已成無由可入大聖運慈深可哀愍也  
 南榮越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  
 十日自愁復見老子疏然於是退就家中  
 思惟旬日微求所好之道德除遣所惡之仁  
 義未能契道是以悲愁庶其請益仍見老子老子  
 曰汝自洒濯孰哉鬱鬱乎然而其中津  
 津乎猶有惡也疏歸家一句遣除五德滌盡穢  
 以此而驗惡猶未盡也夫外獲者不可繁而  
 捉將內捷內獲者不可縲而捉將外捷  
 捷關健也耳目外也心術內也夫全形抱生莫若志  
 其心術遺其耳目若乃聲色馳於外則心術塞於內  
 欲惡獲於內則耳目喪於外疏獲者繫縛之名捷  
 固必無得無失而後為通也疏獲者繫縛之名捷  
 也緣者繫縛也人外用耳目而為聲色也所獲者  
 則心神閉塞於外也若內用心智而為欲惡所牽者  
 則耳目閉塞於外也此內外相感必然之符假令用  
 心禁制急手捉持殷勤綢繆乃無由得也夫唯精神  
 定於內耳目靜於外外內獲者道德不能持  
 而况放道而行者乎疏獲者將耳目眩惑於外  
 而心術流蕩於內雖繁手以疏分况內外獲弱為  
 執之綱縲以持之弗能止也疏分况內外獲弱為  
 或更深縱有懷道抱德之士尚不能扶持南榮  
 故敬玄道而專行此欲希禁止可得乎  
 越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  
 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疏問里有病鄰  
 能自說其病狀者此人雖病猶未困重而可  
 療也亦猶南榮雖愚能自陳過狀庶可教也若越  
 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疏夫藥  
 疾疾痛而藥消教以機悟機悟而教息苟其本不病  
 藥復不消教資不志機又不悟不謂飲藥以加其病  
 越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疏止也夫聖  
 教多端學門匪一今所謂衛生請全生心  
 之所存止在於此如蒙指誨輒奉為常老子曰衛

生之經能抱一乎不離疏守真不能勿失  
 乎還自疏性也能无卜筮而知吉凶  
 乎當則吉過則凶疏履道則吉詢物則凶能止  
 乎止於疏分不遂能已乎無道疏已過能舍  
 諸人而求諸已乎全我而疏諸於也捨棄  
 道求已身能脩然乎無停疏往來無能侗然  
 乎無節疏心也能兒乎同於亦兒  
 子終日嗥而噬不噉和之至也任譽之自  
 喜嗥疏嗥塞也噉聲破任氣出聲心無甚怒故  
 怒終日嗥號不破不塞淨和之字遠至於斯  
 終日握而手不規其德也任手之自握  
 疏和與之道至德同也終日視而目不  
 瞶偏不在外也任目之自見疏瞶動也任眼  
 目不偏滯行不知所之任足之自疏之往不  
 於外塵也行無所趣疏若若  
 繁之舟故雖行無所居不知所為縱體而疏活淡  
 而無所語也無所疏無為  
 寂寥與物委蛇斯順疏委曲隨順而同其  
 波亦波和光混迹是衛生之經已疏  
 總指已前南榮越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  
 結成義也南榮越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  
 乎若能自改而用此言疏如前所說衛生之經  
 止此可乎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  
 能乎能乎明疏南榮物東仁義其曰固又今聞聖教  
 之心於斯解此因學致悟非率自然夫至人  
 能乎明非真也此則老子答越之辭也  
 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皆與物共  
 疏夫至人無情隨物與感故能同善不以人物  
 利害相撓不相與為怪不相與為謀不

相與為事疏擾擾亂也夫至人虛心順世與  
 謀謀於探首既不以物同故能息其於覺生絕  
 為事何利害之能撓乎脩然而往侗然而來  
 是謂衛生之經已疏結成其義曰然則  
 是至乎謂已便可得疏謂此言可以造極  
 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非以此言為  
 聞而學者非自至不自至則雖聞至言適可  
 以為經胡可得至哉故學者不至至者不學也  
 疏夫六能者贊勸之辭也且言雖至猶是空蹄  
 既曰告汝則因因學然學者不至至者不學  
 在空其魚故曰未也兒子動不知所為行不  
 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疏  
 疑淡寂寞無情同槁木而不榮類死灰而忘照若  
 身心既其雙遣何行動之可知乎衛生之要也  
 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无有惡  
 有人災也禍福生於人災由於愛惡今槁  
 而疏夫禍福生乎得喪人災起乎美惡今既形  
 來同槁木心若死灰得喪兩忘美惡雙遣尚  
 無冥昧之責何宇泰定者發乎天光夫德  
 人災之有乎疏夫身者神之舍故以至於  
 然而定靜者其發心發乎天光者人見其  
 者天光耳非人耀疏夫身者神之舍故以至於  
 照物由乎自然之智發乎天光者人見其  
 人天光自發則人見其物見其物物疏九庸之  
 各自見而不見彼所以泰然而定也疏人不能  
 測聖但見羣於羣人有脩者乃今有怕  
 不知天光昭昭也疏有真脩之人能會疑常之道也  
 備人則自得疏有真脩之人能會疑常之道也  
 矣所以常泰疏有真脩之人能會疑常之道也  
 有怕者人舍之天助之常泰故能反居我  
 疏體常之人動以吉會為養生之所人之所舍  
 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出則天子  
 此二者俱以泰然而自疏出則天子  
 得之非為而得之也疏以臨道體常故致新功也  
 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

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九所  
 雖行非為辯者疏夫為於分內者雖為也不為故  
 非學雖言非辯疏雖學不學雖行不行雖辯不辯  
 豈復為於分外疏雖學不學雖行不行雖辯不辯  
 學所不能邪疏雖學不學雖行不行雖辯不辯  
 所不能知不可疏雖學不學雖行不行雖辯不辯  
 強知故止斯至疏雖學不學雖行不行雖辯不辯  
 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必敗理終不能疏  
 若有心分外即不以分內為備物以將形因  
 是者斯敗自然之性者也疏夫至人無情  
 而順其疏將順也夫造化洪鑪物皆  
 成形疏備足但順或形於理問學藏不真  
 以生心心自生耳非真而疏夫至人無情  
 藏聖智遇物生心終不敬中以達彼耳非慢中  
 而敬疏中內智也彼外境也敬重神智  
 萬惡至者皆天也天理自而非凡人也有為  
 惡者乃疏若文王之拘姜里孔子之遭匡萬惡  
 是入疏非不明也人非不聖也而遭匡萬惡  
 窮否者蓋由天時運不足以滑成安之若命故  
 命耳豈人之所為哉疏不足以滑成安之若命故  
 靈臺靈臺者心也清暢疏妙體空靜故世物  
 不能入其靈臺者有持物耳其實非持疏  
 靈臺也靈臺者有持物耳其實非持疏  
 靈臺者有持物耳其實非持疏  
 不可持者也持則疏若有心執持則失  
 見其誠已而發此妄每發而不當由己誠  
 何由疏以前顯得道之士智照光明此下明毀真  
 而當疏之前顯得道之士智照光明此下明毀真  
 直故每承實當也業入而不舍事不居疏  
 業入而不舍事不居疏  
 中者人得而誅之為不善乎幽間之中

者鬼得而誅之疏 夫人鬼幽靈乃曰誅塗至

彼乘分失真必招報應相感明乎人明乎

鬼者然後能獨行則獨行而不懼疏 幽顯

分明無不犯於券內者行乎无名券分也夫

物故獨行不懼也券內者行乎无名券分也夫

由於名疏 券分也無名道也復道而為券外者

志乎期費 損已以為物也疏 矯游心分外終

無成益卒行乎无名者唯庸有光 本有斯

有費損也疏 庸用也游心無名之道者

之疏 其所用智日有光明也 志乎期費者

唯賈人也 雖已所無猶借 志求之分外要

神智者意唯名利 疏 期聲名而貪損

猶高價賤賣之人人見其跋猶之魁然 夫期

而猶自以為安疏 企求他人見其危乎猶自以為

安想思與物窮者物入焉窮謂 合止之

我買符而窮理盡性者故與物且者其身之

為外物之所歸依也 疏 謂也物

不能容焉能容人且謂券外而跋者跋者不

能容人不能容人 疏 聯身人涉苟且於浮華貪利求

護容則去也疏 名身尚矜企心重躁競不能自

容何能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

身且不能容則雖已非已 疏 猶快不容則盡親愛

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成毀無常分疏 夫

之受氣各有崖限妍醜善惡冥分毀成而

此謂之成彼謂之毀道以通之無不備足所惡乎

分者其分也以備焉所以惡分也疏 夫

壽夭稟自天然素分之中反已備足分外馳

者而求備焉游心是非之境惡其所受之分也

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備所以惡備也若其

本分素備疏 豈知自然先已備矣故出而不

反見其鬼則其死不久疏 夫出惡感妄遂

能反本還原者動也出而得是謂得死不出而

之死地故見為鬼也疏 夫出惡感妄遂

生疏 其出心逐物遂其欲情而有

鬼之一也 已滅其性矣雖有疏 滅本性謂自

故與鬼以有形者象无形者而定矣 雖有

苟能曠然無懷則疏 象似也雖有斯形如無者

生全而形定也疏 即形非有故也曠然忘我故

心靈和光出无本然自生 入无竅然自有

根疏 出生也入死也從無出有有

无乎處有長而无乎本則疏 則本亦作標

字今陶字疏之言從无出有實有此身推案因由

意无處所自古至今甚為長遠尋求今竟无本末

有所出而无竅者有實其出也疏 其出也

出入處所之是謂天門謂之天門猶云衆妙之

門疏 言萬有皆無所從莫測所以自然為造物之

也天門者无有也萬物出乎无有 死生

皆欲然自爾未有為之者也然有聚散隱顯故有出

入之名徒有名耳竟無出入門其安在門徒有其名

門以无為門疏 夫天然之理造化之門徒有其名

則无門也疏 竟無其實而一切萬物從此門生

故郭注云以无為門有不能以有為有 夫有

以无為門則无門矣疏 有既有矣焉能有有

生以何為生乎故必自疏 有既有矣焉能有有

有耳豈有之所能有乎疏 有既有矣焉能有有

斯有竟必出乎无有 此所以明有之不能為有

无有也疏 夫已生未生二俱无有此有之出

也若無能為疏 夫已生未生二俱无有此有之出

有何謂無乎疏 夫已生未生二俱无有此有之出

无乎而无一有 一无有則遂無矣无若生

皆无故謂一无有 一无有則遂無矣无若生

生疏 不問百非四句一切 聖人藏乎是 任其自

所至矣疏 宜德聖人真真契理 古之人其知有

間至所由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

弗可以加矣疏 此顯至之體狀也知既造極

曾有一物者也可謂精微至極窮 其次以爲有



有按我非之名故名相反無彼我非之實故實相順也

乎使人无己譽善中則善俱射古之善也

工乎天而拙乎人有心為之天也聖人

夫工乎天而俚乎人者唯全人能之工於天即浪於人矣謂之

能天能選守蟲唯蟲能蟲唯蟲鳥飛獸走能蟲也

致哉全人惡天惡人之天神功不測豈

乎都不知而任之疏天乎人乎不見人之異

必得之威也物必逃之射必得之此以威

則雀无所逃好各得則逃將安在疏大道

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伊尹有羊氏之

其好籠之而可得者无有也疏順其

則天下無難逆其本性介者移畫外非譽也

畫所以飾容貌也則有之貌既以虧疏介則也移

殘則不復以好觀在懷故移而棄之疏去也畫裝

也裝嚴服飾本為容儀發刑之人形貌發胥靡登

高而不懼遺死也無賴於生疏胥靡徒

不餽而忘人不識人疏餽本亦有作愧字者

間哉忘人因以為天人矣無人之情則疏

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和者為然發形

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為无為

則為出於无為矣此故是無不能生有疏

夫能出怒出為者不為不怒者也是以從不怒不

怒也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為也

之道平氣則靜理足順心則神功至疏於不得已

外哉疏功變化莫先委順心靈和混有為之中

莊子雜篇徐无鬼第二十四 郭象注

徐无鬼因女商見魏武侯魏武侯姓徐無鬼

之曰先生病矣苦於山林之勞故乃肯

見於寡人疏又處山林勤苦貧病忽能降志

徐无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

君將盈嗜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

君將黜嗜欲擊好惡則耳目病矣嗜欲

無可疏長進則性命精靈困病也君屏黜嗜欲擊

將慰勞於君君有何暇能勞於我也我將勞君

君有何勞於我疏此重結

對不悅疏超悵也既不稱少焉徐无鬼曰

嘗語君君相狗也疏既覺武侯悵然不悅

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疏執守情

飽食此之形質德疏意氣

比狐狸下品之狗疏神氣定

斯中品狗也疏神氣定

若若喪其身疏神氣定

上品之狗也疏神氣定

狗有三品馬有數階而相狗之能不若相馬也疏

武侯痛詬故以此返機冀其歡悅庶幾歸正疏

馬直者中繩疏謂馬曲者中鈞疏謂

項方者中矩疏謂馬圓者中規疏謂

也疏是國馬也疏合上之相長謂諸

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疏材德素成不

內上馬天若郵若失若喪其一疏眼自顧視

塵不知其所疏疾若迅風塵埃遠隔既非教

所由也疏武侯大悅而笑疏唯物所好之可也

何以說吾君乎疏君歡笑是以咨問無鬼也

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

樂從說之則以金板六弢疏詩書禮樂六

周書篇名也或言秘識也本有作籍字者隨字讀之

云是太公兵法謂文武虎豹龍犬六弢也橫遠也縱近也

樂從說之則以金板六弢疏詩書禮樂六

周書篇名也或言秘識也本有作籍字者隨字讀之

云是太公兵法謂文武虎豹龍犬六弢也橫遠也縱近也

樂從說之則以金板六弢疏詩書禮樂六

周書篇名也或言秘識也本有作籍字者隨字讀之

云是太公兵法謂文武虎豹龍犬六弢也橫遠也縱近也

樂從說之則以金板六弢疏詩書禮樂六

周書篇名也或言秘識也本有作籍字者隨字讀之

云是太公兵法謂文武虎豹龍犬六弢也橫遠也縱近也

樂從說之則以金板六弢疏詩書禮樂六

周書篇名也或言秘識也本有作籍字者隨字讀之

云是太公兵法謂文武虎豹龍犬六弢也橫遠也縱近也

樂從說之則以金板六弢疏詩書禮樂六

周書篇名也或言秘識也本有作籍字者隨字讀之

云是太公兵法謂文武虎豹龍犬六弢也橫遠也縱近也

樂從說之則以金板六弢疏詩書禮樂六

周書篇名也或言秘識也本有作籍字者隨字讀之

云是太公兵法謂文武虎豹龍犬六弢也橫遠也縱近也



武侯武而愛文故以奉事而夫有功者不  
可為數而吾君未嘗啓齒是直樂也今

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悅若此乎疏  
奉事武侯盡於忠節或獻替可否功績克彰如此之

徒不可稱數而我君未嘗開口而微笑今子有何術  
說使吾君歡徐无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

馬耳疏夫藥无貴賤痲疾則良女商曰若  
是乎疏直置如告狗馬乎曰子不聞夫

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  
各思其本或遭奇政辭鄉甫爾始經數日忽達

知識喜慰何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  
者喜疏日月猶父思鄉漸深難非相識及期

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父  
思入滋深乎各得其所好則无思无

運踉位其空聞人足音登然而喜矣又  
况乎昆弟親戚之聲效其側者乎至樂

則大疏狂塞也跟良人也登行聲出夫時遭暴亂  
悅也運屬飢荒逃避波流於虛園宅唯有黎藿

位草狂塞門庭但縱馳騁踐徑斯在若於堂宇人  
位虛廣聞然富爾之際思鄉滋甚忽聞作人行聲猶

自依悅况乎兄弟親眷聲效久矣夫莫以真人  
之言警效吾君之側乎所以未嘗啓齒也夫

君性也始得之而疏武侯思聞大馬其日固久警  
喜又得之則忘彼流人方滋逃客羈繫既竟

實懷鄉眷今乃以真人六經之說太公兵  
法之談警效其側非所宜也此合前論也徐无鬼  
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芋栗厭

葱韭以實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干  
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

疏干求也久矣山林珍食蔬果年事暮老若苦  
倦豈不欲求於滋味以養頹齡乎庶稟德以謀

固宗徐无鬼曰无鬼生於貧賤未嘗敢  
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疏生涯貧

山藪豈欲貪於飲食以自養哉蓋不然乎將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  
人疏其所以也曰勞君之神與形疏食欲无

神倦故武侯曰何謂邪疏問其所以言徐无  
鬼曰天地之養也一不以爲君而

疏夫天  
儀專毒群品物於滋養周普無偏不以爲君  
爲君恣其奢侈此並是无鬼勞君之辭登高不

可以爲長居下不可以爲短君獨爲萬  
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

如此遠天疏登高位爲君子不可樂之以爲長居  
地之平也甲下爲百姓不可苦之以爲短而獨

誇萬乘之威若此一國煎煎無色聲香味以夫神  
志耳目鼻口既達天地之意爲公不取焉夫神

者不自許也物與疏許與也夫聖至神人物  
而自夫神者好和而惡姦與物共者和也

疏夫神聖之人好與物夫姦病也故勞之  
和同而惡姦私者夫姦者私通於理爲

唯君所病之何也疏夫姦者私通於理爲  
如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

爲義偃兵其可乎疏欲行愛養之仁而爲  
國未可知也徐无鬼曰不可愛民害民  
之始也愛民之迹爲民所尚尚之爲愛愛已僞也爲義偃兵造兵  
之本也爲義則名彰名彰則欲偃兵其可得  
矣父子君臣懷相相期雖欲偃兵其可得  
乎疏夫偃愛之仁裁非之義偃武之功備空之事  
迹既歟矣物斯徇焉善民造兵自此始也

君自此爲之則始不成從無爲爲疏自  
近也從此以爲必始隨敗凡成美惡器也

疏夫善善之事成之於前美  
則僞生於後故成疏夫善善之事成之於前美

則僞生於後故成疏夫善善之事成之於前美  
則僞生於後故成疏夫善善之事成之於前美

君雖爲仁義幾且僞哉耳未肯爲真也  
具也疏幾近也仁義迹顯物

疏仁義二塗並有形迹故成固有伐顯則  
皆實真故近僞本也形固造形固僞形必

作疏夫功名成者必招變固外戰常然疏夫  
爭競故有征伐變固外戰常然疏夫

害之故致外敵事多爭戰君亦必无盛鶴  
列於麗譙之間麗譙高樓也无徒驥於錙

壇之官民耳亦無爲盛兵走馬疏言陳設  
兵馬如鶴之行列也麗譙高樓也言其華麗譙也

驥壇官名也君但勿起心偃兵爲義亦无勞盛陳兵  
卒於高樓之間无藏逆於得則失耳疏

莫包藏逆心无以巧勝人有所能則平疏  
而苟於得无以巧勝人有所能則平疏

大巧若拙各教撲素無以謀勝人知其真知而  
莫以機心爭勝於物无以謀勝人知其真知而

則疏志心遺慮率其真知无以戰勝人應物  
均疏勿以謀謀勝於物无以戰勝人應物

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  
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則雖克非已勝  
夫應天順人而或滅凶珍逆者雖十國戮人而  
不失百姓之歡心也若使謀殺入民兼土并地  
而意在貪取私養其身及悅其心者雖復戰克前  
敵善勝於人不知此勝於何處在善且在誰邊也  
君若勿已矣脩胃中之誠以應天地之  
情而勿攪若未能已則莫疏誠實也攪擾也  
治國若脩心中之實應二儀夫民死已脫矣  
之生殺無勞作法攪擾黎民夫民死已脫矣  
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陳非偃也疏夫順

疏化無心民以勝殘免脫傷 黃帝將見大隗

乎具茨之山 疏 黃帝軒轅也 大隗大道廣大

方明為御昌寓驂乘張若謂朋前馬

昆閻滑督後車 疏 方明滑督等皆是人

無所問塗 聖者名也 名生而物迷矣 疏

問塗焉 疏 牧馬童子得道人 牧馬曰牧

若知具茨之山乎 曰然 疏 若汝也 然猶是

若知大隗之所存乎 曰然 疏 存

具茨之山 又知大隗之所存 請問為天

下 疏 帝驚異牧童知道所在 因

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 又奚事焉 疏

無事矣 無事乃 疏 奚何也 若知也 夫欲備為天下

事故老經云我 疏 亦如海理其身 既無為物有何

無為而民自化 子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

子適有贅病 有長者教子曰 若乘日之

車而遊於襄城之野 日出而遊 疏 六合之

塵心塵垢之外 而有眩病 未能體我幸聖人教我

道畫作夜息 乘日救游 以此安居而道通 今子病

少痊 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 夫為天

下亦若此而已 予又奚事焉 疏 夫為天下莫

過自放任自

南華真經疏

南華真經疏

南華真經疏

南華真經疏

放任矣 物亦奚擇焉 疏 痊除也 虛妄之病久已痊

我混同故無事也 黃帝曰 夫為天下者則

誠非吾子之事 雖然請問為天下

疏 無所 黃帝又問 疏 小童曰 夫

為天下者亦奚以異乎 牧馬者哉 亦去

其害馬者而已矣 疏 馬以過 害馬者謂分

稱天師而退 師夫天然而去其 疏 頓悟聖

則不樂 疏 思而慮之 如其不然 則不樂之

士無談說之序 則不樂 疏 然則不樂之

歡樂 察士無凌辭之事 則不樂 疏

自得其內而樂物於外 故可固也 故各以

所樂圍之 則萬物不召而自來 非疆之也 疏

人者各有偏帶 未達 招世之士 興朝 疏

忠良招致 人物之士 中民之士 榮官 疏

可以興於朝廷也 筋力之士 矜難 疏

甚能濟中 斯人精 疏 壯士

有力如虎 時逢 勇敢之士 奮患 疏

危難 務於濟世也 兵革之士 樂戰 疏

奮發 雄豪 枯槁之士 宿名 疏

於征戰 名 法律之士 廣治 疏

也 禮教之士 敬容 疏

貴際 士之不同 若此 故當 疏

會則施行 仁義之士

南華真經疏

南華真經疏

農夫無草萊之事 則不比商賈

無市井之事 則不比 疏 此和樂

若市務情 必不和也 庶人有日暮之業 則

勸業得其 疏 廉庶之人 各有重旦 百工有器

械之巧 則壯 巧則情 疏 有器械 能順其情 事斯

盛 錢財不積 則貪者憂 而樂也 權勢

不尤 則夸者悲 疏 尤 甚也 夫貪競之人 必聚

勢以娛心 事苟能 勢物之徒 樂變 權勢生 疏

夫禍起 則推勢 尤故 以適性 矜誇之士 假權

為也 凡此 諸士 用各有時 其用則不能自己 也苟

不物於易者也 疏 不可易耳 故當其時 物順其倫

次則各有用矣 是以 順歲則時序 疏 此次第也 夫

易性 則不物 物而不物 非毀如何 疏 士之所行 能

有長短 用捨 隨時 成有次第 方之歲 叙 馳其形性

災涼 不易於物 物猶不易於物者 也 馳其形性

潛之萬物 終身 不反悲夫 而之 夫萬才 以

要時利 故有 圖爾 疏 馳驚 身心 暫伏 前境 至平 及

悲歎 莊子曰 射者 非前期 而中謂之

善射 天下 皆羿也 可乎 疏 不期 而中 謂誤 中者

謂之 善射 則 天下 皆可 疏 期 謂準 的也 夫 射無

謂之 善射 若 以 惠子曰 可 疏 謂 字內 莊子

曰 天下 非有 公是也 而各 異其所 是天

下 皆堯也 可乎 疏 亦可 謂堯 矣 莊子 以此 明矣 中

者 非堯 而自 疏 各私 其是 故無 公是 也 而 堯 堯 聖

聖人 可乎 惠子曰 可 疏 言 各是 其是 是 天下 盡

言 不可 惠子曰 可 疏 堯 有 斯理 而 惠 施 焉

南華真經疏

南華真經疏

辨有言 莊子曰然則儒墨楊秉四與夫

子為五果孰是邪 何者復相非乎 疏

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

鼎而夏造冰矣 疏 姓魯名速周初人云冬取

魯遠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

所謂道也 疏 千年灰陽也火又陽也此是以

之謂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故官宮動

鼓角角動音律同矣 俱亦以陽召陽

也置一瑟於堂中置一瑟於室內故堂中宮角內

也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無當也 疏

疏 堂中改調一弦則室內音無 鼓之二十五

絃皆動 疏 此一絃而二十五弦皆改其以急緩為調

而音之君已 疏 魯速以此夸其弟子然亦以

是者邪 疏 五子各私所見而是其所以自夸

楊秉且方與我以辯相拂以辭相鎮以

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 未始吾非者

子便欲以 莊子曰齊人躡子於宋者其命

此為至

閻也不以完 投之異國使門者守之出與手

鈎鍾也以束縛 疏 子於宋仍命以此不亦我

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 其求唐

閻者 自投於高地也 夜半於无人之時而

與舟人鬪未始離於琴而足以造於怨

也 疏 楚郢之入因于客寄近于江濱之側投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

人望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

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 疏 項目 郢楚都也

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

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 疏 去望漫而鼻無

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

無以為質矣吾无與言之矣 疏 非夫不動之

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謂云至

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廣國而可 疏 管仲姓

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 疏 問國政欲與

若者不比之又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

於君也將弗久矣 疏 姓鮑字叔牙自廉清

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為人也上志而下

者 疏 不亢 榮辱故已為卿輔能遺富貴之尊下撫黎

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 疏 聖人以道德

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

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 疏 運智明

浮于江登乎狙之山眾狙見之恂然棄而

走逃於深莽有一狙焉委蛇攫揜見巧

乎王王射之敏給 疏 狙獼猴也

故謂之狙山也拘捕擢也素練也委蛇從容也

攫揜也敏給猶速也吳王浮江遊遊眺望眾狙

拘捕走避深莽獨一老狙恃 搏捷矢 捷速也狙猶

便故王王既怪怒急連射之

捷速也狙猶

捷速也狙猶

趨射之狙執死 疏 命召也相助也謂王之左  
左右亂趨射之於 王顧謂其交顏不疑曰之  
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教子以至此極  
也戒之哉嗟乎无以汝色驕人哉 疏 姓  
字不疑王 之友 也 殉死也 狙於伐勤巧  
恃類方便傲慢於王遂遭死 殉死此殺獸可以戒人  
勿淫聲色 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鋤其色  
駢蒙於世 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鋤其色  
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 疏 稱其志巧遺  
朴 姓董名梧異之賢人也 鋤除去也 既奉王教  
於其退歸悔過自新師於有道除其美色去  
其聲樂重素朴辭榮華備 南伯子綦隱几而  
坐仰天而嗑 疏 猶是齊物中南郭子綦也  
成子入見曰夫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  
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 疏 槁成子  
也尤甚也每仰歎先生志物之甚必固形曰吾嘗  
同槁骸心若死矣慕德殷勤有此嗟詠也 曰吾嘗  
居山穴之口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觀我  
而齊國之衆三賀之 疏 以得見子  
田禾齊王姓名子綦隱居山穴德音遐振齊王  
曾觀以見為榮所以一國之人三度慶賀也 我  
必先之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鬻之  
疏 我聲名在先故使物知我我便  
是賣於名聲故田禾不見而販之 若我而不  
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  
惡得而鬻之 疏 若我鬻光晦迹不有聲名彼  
不費彼何得見而販之只為不能  
滅迹匿端故為物之所賣鬻也 嗟乎我悲人  
之自喪者 疏 喪猶士失也子綦悲歎世  
悲夫悲人者 疏 夫道無得喪而物有悲樂故  
悲人之自喪者亦可悲也

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  
子綦知夫為之不足以致彼而適足以傷我故以不  
悲悲之則其悲消去而怡然無心枯槁其形所以為  
日遠 疏 夫之道消去而怡然無心枯槁其形所以為  
矣 悲者難復前後悲深淺稱異咸未借道故  
亦可悲悲而又悲連之又連教既窮矣  
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  
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 古之  
必於 疏 觴酒器之總名謂以酒燕之也 辭亦酒器  
會同 受一升大人欲飲必先祭其宜僚灌酒祭  
故祝聖人願與孔 曰上也聞不言之言矣未  
子於此言論也 曰上也聞不言之言矣未  
之嘗言 聖人無言其所言者百姓之言耳故曰不  
嘗言 於此乎言之 今於此 疏 夫理而教  
而理未之嘗言也是以聖人妙體斯趣故終日言而  
未嘗言也孔子應宜僚之請故於此亦言於無言矣  
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  
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 此二子息訟以然齊  
疏 姓能字宜僚楚之賢人亦其勇士沉沒者也居  
於市南因號曰市南子焉 楚白公勝欲因作亂  
將殺令尹子西司馬子綦言於正勇上也得敵五  
百人遂遣使弒之宜僚正上弄丸而戲不與使者  
言使因以劍乘之宜僚曾不驚懼既不從命亦不言  
性白公不得直僚反事不成故曰兩家難解姓孫字  
叔敖楚之令尹甚有賢德者也郢都也投息也叔  
敖雖難實知高枕而適適會理志言執羽扇而自得  
其武略彭子有此功能故可與仲尼 晤言贊揚玄  
道 亡願有喙三尺 疏 為未嘗言耳是以有喙三尺  
未足稱長凡人 疏 喙口也苟其言當即此無言假  
閉口未是不言 疏 余喙長三尺與閉口何異故願  
有之 彼之謂不道之道 疏 彼謂不道謂  
言非道非 此之謂不言之辯 疏 此謂  
不道也 此之謂不言之辯 疏 此謂  
之教不言而言非不言也子云乃云此謂仲尼  
斯注粗淺矣夫不道不言斯乃探微索隱窮  
理盡性豈二子之所能邪若以甘寢弄丸而解息訟  
以默者此則默語懸隔亡何得有三尺乎故不可

故德總乎道之所  
也又此一章盛談玄極 故德總乎道之所  
其文勢不關孫能明矣 而道言休乎知之  
一歸莫過於自得故一也 疏 夫至道之境重玄  
所不知至矣 言止其分 疏 夫至道之境重玄  
知神口所不能辨非至如何 疏 夫至道之境重玄  
之所總 言之所總息者在於至妙之一道也 道  
之所一者德不能周也 各自得耳非相  
夫一道虛玄曾無涯量而德有上下誰不能周備也  
本有作同字者言德有優劣未能同道也此解前道  
之一也 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 非其  
不能 疏 夫知者玄道所謂妙絕名言故非辯說  
舉 所能勝舉也此解前知之所不知也 名  
若儒墨而凶矣 夫儒墨欲同所不能 疏 夫執  
非而名同儒墨 夫儒墨欲同所不能 疏 夫執  
者凶禍斯及矣 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  
明受之無所 疏 百川競注東流不息而巨海容納  
解所以成大 疏 曾不辭憚此據東海為言亦宏博  
之至 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  
也 已 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  
其誰氏 然 疏 前舉海為喻此下合譬也聖人  
外故澤及天下成而不處故不知 疏 夫入處  
誰為推功於人故莫識其氏族矣 是故生死爵  
無之 死無謚 謚所以名功不在 疏 夫入處  
無之 死無謚 謚所以名功不在 疏 夫入處  
名位死定謚號所以表其實也聖人 實不聚  
生既以功推物故死亦無可謚也 實不聚  
物各 疏 縱有財德悉 名不立 功非已為故  
知足 疏 縱有財德悉 名不立 功非已為故  
夫名以召實實既不 此之謂大人 若為而有  
聚故名將安寄也 疏 夫名以召實實既不  
疏 總結以前忘於名謚 狗不以善吠為良  
人 不以善言為賢 賢出於性 疏 夫善好也  
吹賢人豈 而况為大乎 夫大愈不 疏 夫好言  
復多言 而况為大乎 夫大愈不 疏 夫好言  
取捨於大乎 夫為大不足以為大而况  
為德乎 唯自然 疏 愛心宏博謂之大冥符玄道  
乘況有情為 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  
德固不可也 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

焉而大備矣天地大備疏備具足也夫二儀

何術焉而萬物必備知大備者无求无失无

棄不以物易己也知其自備者不捨己而求

疏夫體引自然之理而萬物素備者故能於物我

無得而不以物反己而不窮我理自道疏只

引備故契於至理既而反本還原循古而不摩

會已身之妙極而無窮者也疏夫反本還原因備萬

之誠不為而自疏誠實也夫反本還原因備萬

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歟曰為

我相吾子孰為祥疏子綦楚司馬子綦也

九方歟曰相也為祥疏相子名也言八子

子綦瞿然喜曰奚若疏瞿然驚喜貌聞子

身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為以至於

是極也疏索然涕出貌方歟誠見淺近以食肉

而極悲疏為祥子綦墜深多妙知其非吉故憫其

族而況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

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疏三族謂父母

但二親子享吉祥父翻涕泣斯乃禦福德也子

綦曰致汝何足以識之而相祥邪盡於

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以

來疏自從也方歟小巫識鑿不遠相相祥者不過

酒肉由來疏酒肉味入於鼻口方歟道術盡於斯証知

好田而鶉生於突若勿恠何邪夫所以怪

故疏地也辰辰為鶉位故言鶉生也夫羊南陽

田怪如何也疏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

地疏地也吾與之遊樂於天吾與之遊食

於地疏地也吾與之遊樂於天吾與之遊食

不與之為事所宜疏無擇也疏委蛇猶縱任

不與之為事所宜疏無擇也疏委蛇猶縱任

不與之為事所宜疏無擇也疏委蛇猶縱任

不與之為事所宜疏無擇也疏委蛇猶縱任

不與之為事所宜疏無擇也疏委蛇猶縱任

不與之為事所宜疏無擇也疏委蛇猶縱任

不與之為事所宜疏無擇也疏委蛇猶縱任

不與之為事所宜疏無擇也疏委蛇猶縱任

不與之為事所宜疏無擇也疏委蛇猶縱任

不與之為事所宜疏無擇也疏委蛇猶縱任

不與之為事所宜疏無擇也疏委蛇猶縱任

不與之為事所宜疏無擇也疏委蛇猶縱任

不與之為事所宜疏無擇也疏委蛇猶縱任

不與之為事所宜疏無擇也疏委蛇猶縱任

不與之為事所宜疏無擇也疏委蛇猶縱任

不與之為事所宜疏無擇也疏委蛇猶縱任

不與之為事所宜疏無擇也疏委蛇猶縱任

則散疏夫民樞愛則親則利則至來譽則相

則散疏夫民樞愛則親則利則至來譽則相

則散疏夫民樞愛則親則利則至來譽則相

則散疏夫民樞愛則親則利則至來譽則相

則散疏夫民樞愛則親則利則至來譽則相

則散疏夫民樞愛則親則利則至來譽則相

則散疏夫民樞愛則親則利則至來譽則相

則散疏夫民樞愛則親則利則至來譽則相

則散疏夫民樞愛則親則利則至來譽則相

則散疏夫民樞愛則親則利則至來譽則相

則散疏夫民樞愛則親則利則至來譽則相

則散疏夫民樞愛則親則利則至來譽則相

則散疏夫民樞愛則親則利則至來譽則相

則散疏夫民樞愛則親則利則至來譽則相

則散疏夫民樞愛則親則利則至來譽則相

則散疏夫民樞愛則親則利則至來譽則相

則散疏夫民樞愛則親則利則至來譽則相

則散疏夫民樞愛則親則利則至來譽則相

則散疏夫民樞愛則親則利則至來譽則相

則散疏夫民樞愛則親則利則至來譽則相

則散疏夫民樞愛則親則利則至來譽則相

則散疏夫民樞愛則親則利則至來譽則相

於玄真疏暖昧自許之貌也小見之人寧問寒暄  
之曉哉疏自悅足謂窮極微妙豈知所學未有一  
物可稱也其以謂暖昧者此言結前也  
者豕豕是也擇疏鬻自以為廣宮大園  
奎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為安室利廬  
不知屠者之一日鼓臂布草操煙火而  
已與豕俱焦也疏潘需誇夸之貌也豕猪也  
毛尾將為廣宮室苑園蹠蹠脚奎隈之所股脚乳旁  
之間蹄用為溫暖利便豕知屠者人忽操流火攬臂布  
草而殺之乎即已與豕俱焦爛者也論流俗寡  
識之人耽好情欲與豕豕鬻需需者無異也此  
以域進此以域退疏域境界也過則逐來  
榮樂故謂之域進也此其所謂濡需者也非夫通變  
而偷安乎一時之疏也卷妻者舜也羊  
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  
行百性悅之疏卷妻者謂項倭曲向前擊  
心慕蟻蟻聞而歸之舜有仁不慕百姓  
姓百姓悅之故羊肉此舜蟻况百姓故三徙  
成都至鄧之墟而有萬家疏舜避丹  
頤東聚故三徙走移徙避之百姓慕德從  
者十萬所居之處自成都邑至鄧墟地名也堯聞  
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  
澤疏地無草木曰童土堯聞舜有賢聖之德  
土歷試艱難望都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  
境承儀蒼生榮澤  
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妻  
者也疏聖人之形不異凡人故耳目之用衰也至於  
則聖人之聖曾疏既登九五威跨萬眾念善  
不崇朝可乎疏生憂伶九庶於是年齒長老耳  
目衰竭無由休息豈得歸豈得歸  
攀卷形勞神倦所謂卷妻者也  
是以神人惡  
衆至疏衆自至耳非  
好而致也疏以惡也  
衆至則不

比不比則不利也疏明辨之所以有天下蓋於  
此和也夫眾聚則不和不得已耳豈此而利之  
其疎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謂真人疏  
煬煬也夫不測神人觀疏  
一觀抱守豈知可謂真聖於蟻棄知於魚得  
計於羊棄意於民則蒙澤疏不慕羊肉之仁  
不為履行教物故於羊棄意也既道仁義合乎至道  
不傷濡沫相志於江湖故於魚得計此斥虞舜履行故  
及斯也疏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此三  
能無其耳疏夫視目之所見聽耳之所聞復心之  
目心意也疏所知不逐物於外而知止其分  
內者其真也疏若然者其平也繩而自平疏  
繩無心而正物其變也循而未絕迹疏循順  
聖志懷而平等其變也循而未絕迹疏循順  
出和光千變萬化大疏古之真人以天待之無  
事以事疏如自然之道虛其心以待物不以  
事入天疏以有事求無事不用人事取捨  
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  
也生疏死生得失各隨其所居耳於生為  
行於死或得或失木始有常也疏天趣  
言即生為得若死則謂失以生為喪死生既其  
無定得失在誰哉豈可謂知也是以聖人得  
真入矣疏藥也其實董也桔梗也雞壘也豕  
零也是時為帝者也何可勝言疏董其其時  
則無貴賤賤有疏董鳥頭也治風痺枯骨心腹血  
時誰能常也疏雞壘即雞頭草也服延年益壽  
零報也似豬卵治瀉病此並藥也帝君主也夫藥  
無貴賤病則良藥相當故便為君主乃至目視  
耳聽手摸心知用行藏時有與廢故時之所賢  
者為君才不應出者為目此事必然故何可言盡也  
勾踐也以甲楯三千樓於會稽疏越王  
也會稽山名也越為吳軍所殘唯種也能知  
窘迫退走棲息於會稽山上也  
亡之所以存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

愁疏上會稽山亡滅非遠而種深智唯三十走  
在當時煬與吳初後二十二年而滅吳矣夫煬死  
良狗烹豕國滅忠臣亡教其然也平兵之後范蠡去  
越而遊乎江海變名易姓歸光跡即陶朱公是也  
大夫種不為勾踐所誅但知國亡而可以存不知  
愁身之必死也字亦疏故曰鷓鴣目有所適鷓鴣  
有作種者隨字讀之  
有所節解之也悲疏各適一時之用不能窮所不  
有時而悲疏鷓鴣目晝開而夜閉則適夜不適晝  
矣解去也疏鷓鴣分而長則能長不能短枝即如  
此故解去則悲亦猶種也故曰風之過河也有  
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疏有形者自然相  
形者磨之疏風日氣河有損於外者無損於內  
而不磨疏能無累也而風吹日累必有損傷時  
源而往所以不覺亦猶吳得越之後謀臣必恃謂  
其功勳以無後慮遺棄知物相和者相為害也  
請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為未始  
其櫻也疏實已損矣而不自覺特源而往者也非不損也  
特源疏特賴也櫻損也風之與日相與守  
往也疏河於河櫻損而不知覺特其源流故水  
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  
也審疏無意則止於審審安定也夫水非土則不  
物則不止故三者相守而自以為固而新故不住存  
亡不停昨日之物於今日已化山舟替通味者不知斯  
之義疏故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  
心之於狗也殆疏有見則無疏狗遠也天視目  
任心所逐若目求離朱之明耳求師曠之凡能其  
聰心逐無崖之知欲不危殆其可得乎  
於府也殆始之成也不給改疏所以貴其無  
然疏夫運分別之智出於藏府而自能者必致  
禍之長也茲萃疏萃聚也苟不能忘知疏滋多  
禍也役於藏府自顯其能故其反也緣功其性  
凶災禍患增長而多聚之也  
則其功不疏自伐己能而反招禍敗其果也  
作而成疏者緣於功成不返故也

待久欲速則不果疏夫誠意成功決定於伐而人

以為己實不亦悲乎其知能疏流徒之心

愚暗實已能成功而悲傷故有亡國戮民无已

皆有其禍疏破家亡國害黎元無道無窮已也

知問是也疏有心而修心以救禍也疏是為龜鏡

惡貧賤愚之至也故足之於地也踐踐踐

恃其所不讓而後善博也疏踐踐俱履

之能行必履於地仍賴不讓之土而後得行若人

無餘地則無由安善而致博遠也此舉譬也

之於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

之所謂也天志天地遺萬物然後蠲翼可得而知

疏以地藉不讓而得行心賴不知而能照所以

之為利無之為用此合論也知大一知大

陰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大

定至矣疏此略標能知七大之名可

之道疏一其陽數大一其陰數大一其

則萬事疏大陰地也無心運載大目視之

物之自見疏各視其所大均緣之因其本性令

亦大目也疏見謂大目大均緣之各自得

均疏緣順也大順則物大方體之體之使各得

俱得所以疏萬物之形各有方術物

為大方也疏結網之類斯體達之大信誓之

命之所期無令疏信實也誓至也循而任

持之真不撓則自定故持疏物各信空持而盡

之者彼也故疏郭注云始有之者彼則其解之

也似不解之者夫解任彼則彼自解疏體從

性故不似解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明彼

疏能忘其知故不知而後知之知自用彼知

自用則天下不知而後知而不知非知而

莫不皆知也疏知故不知而後知此是真知

問之也不可以有崖應物宜而不可以

无崖各以頡滑有實萬物雖頡滑不同而

頡滑不同也萬物紛擾頡滑古今不代故不可

不可以虧其分也疏時不往來法無遷貿則

不可謂有大揚推乎推而揚之疏如上所

廣大豈不謂顯揚妙閻不亦問是已矣感然

為若問其大推則物有至分故志已任物

不也矣何無識之類若夜游何不問問聖

及其弱喪而迷惑困若如是為何為也以不惑

解感復於不惑是尚大不惑故尚大不惑

愚之至也是以聖人從而任之疏不惑聖智惑於

所以皇王殊迹隨世為名也疏凡情也以聖智

言而執乎聖迹貴重明言以不惑為大此乃欽尚不

惑豈能除惑哉斯又遠於不惑也

莊子雜篇則陽第五 郭象注

則陽游於楚疏姓彭名陽字則陽魯人游事

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疏夷

名節楚臣也則陽欲事於楚故因夷節歸言於王

王果曰我不若公閱休疏若如也公閱

也王果賢人嫌彭陽貪榮情速故彭陽曰公閱

休奚為者邪疏奚何也既稱公閱休言已

冬則獨鼈于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

問者曰此子宅也彭陽之進趨疏獨刺也

亦茂林也隆冬刺豔於江渚以道遙盛夏歸休偃

林而取適既無環廡故指山傍而為舍此略陳閱休

之事夫夷節已不能而況我乎吾又不若

夷節夫夷節之為人也无德而有知不

自許以之神其父固顛真乎富貴之地

言已不若夷節之好富貴能父疏顛真猶迷沒也言

結意虛形名任知以于上也疏夷節交游聖固意

任榮華顯位迷感情貪富貴無真德而有俗知不

能虛淡以從神而好任知以于上數數如此猶自不

能況我守愚若為堪薦非相助以德相助消

也苟進故德疏消毀損也言則陽愚我談已於王

也薄而名消疏者此適可取壞名行必不益於盛

夫凍者假衣於春暘者反衣乎冷風

言已順四時之施疏夫遭凍之人得衣則暖被暘

不能赴陽陽之施疏之者遇水使活乃待陽和以

復道達人體無道惠不進彭陽其義亦爾夫楚王

之為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无赦如

虎非夫佞人正德其孰能撓焉疏儀形

面之尊威嚴據千乘之貴赫怒行毒猶如暴虎虺

王五等之若化其高貴之心而為卑下之行也

於物也與之為娛矣物不自苦疏與物無私

未嘗不樂也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己

焉不喪我疏不喪我動不傷寂而常守於其真

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矣豈待言哉疏

隆庇群生真同養吳中和之教與人並立而使

各得其心滿腹而歸豈勞言教與人並立而使

人化而靡之疏和光同塵斯並立也父子之

宜彼其乎歸居使彼父子疏雖復混同貴

虧故父子若臣各居其間其所施同天地

位無相參冒不亦宜乎而一間其所施同天地

靜而不二疏嘗不閉暇從容動靜不二其於人

心者若是其遠也疏聖人之用心其如上也

故曰待公閑休以靜養之風其動心也

疏此總也聖人達網繆以靜養之風其動心也

起然解解物物境空幻豈為塵網所

羈縻未極乎道故但託而說之也周盡一體

矣無外內而疏夫智周萬物窮理盡性物而不

知其然性也然者非性如何疏能所相應境

所以莫辨其然復命搖作而以天為師者

故與真性符會復命搖作而以天為師者

自搖作者自作莫不疏反夫真根復於本命雖復

復命而師其天然也疏搖動順物而作動靜無心

合於天地故人則從而命之也此非赴名而

而動其迹自高故疏命名也合道聖人本无名字

人不能下其名也疏為有清虛可慕故人從後而

之憂乎知而所行恒无幾時其有止也

若之何任知其行則疏任知為物憂患斯生心

念慮慮有住時假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

則不知其美於人也美之今夫鑑者豈知鑑

而鑑邪生而可鑑則人謂之鑑耳若人不相

告則莫知其美於人譬之聖人人與之名疏

也告語也夫生明照物無私人愛慕之故名

為鏡若人不相告語則鏡亦無名此起譬也若

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

喜也終无已不知聞與不聞來即鑑之故終无

已若鑑由聞知疏已止也夫鏡之照物若在無情

則有時而廢也疏不問怨親照恒平等若不聞而

不知鏡亦不照既有聞知鏡能照之斯則事涉聞事

之時時廢矣焉能久照乎只為疑照無窮故為

人之好之亦无已性也豈能久照

疏鏡之能照出自天然人之喜好

聖人無愛若鏡耳然而事齊於物故人疏

聖人之名若人不相告則莫知其愛人也疏

聖人之名若人不相告則莫知其愛人也疏

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

終无已無已若愛之由子聞知則有時而廢也

疏夫聖德昭曠接物無私其毒性生於物性

宜持知聞而後愛之哉只為慈救無偏故德

無窮也此人之安之亦无已性也安故能

疏安定也夫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

振海而不驚斯率其真性也若矯性偽情則有

時而動矣故王弼云不性其情焉能久行其企

舊國舊都望之暢然得性乎疏國都

真性也夫少失本邦流離他邑歸望桑梓暢然喜

況喪道日遠逐末來久今既還源反本故曰暢然

雖使上陵草木之緝緝合入之者十九

猶之暢然況見見聞聞者也見所嘗見聞

為樂也豈易言乎以十仞之臺縣眾聞者

也眾之所習雖危猶疏七尺曰何臺高七尺可

怖懼習以性成尚自寬閑再相氏得其環中

而況得真何往不安者也再相氏得其環中

以隨成再相氏古之聖王也疏再相氏三皇也

環中之空也言古之聖王得真空之道與物无

終无始无幾无時之俱往疏無始無過去

變與物俱往故無三時也日與物化者一

不化者也日與物化故常無我疏順於日新

者動而常寂故凝然不化也疏與物俱化

寂一道凝然不化闔嘗言之言夫為者何不試

疏闔何也言體空之人真於造物千變

而不得師天唯無所師疏師者微微之名大

學則垂於自然故不得也與物皆殉其以為

事也若之何師天猶未免於殉矣是事哉

不率其性也夫有以心做造化而與物俱往者此

是殉也夫師猶有稍拘夫聖人未始有未

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疏夫得中

於生理故能入天變遺物我兩忘既曰與世偕行

無終何嘗有始率性合道不復師天與世偕行

之何都無乃疏替廢也埋塞也混同人事與出

問古泰備經之矣而未嘗埋塞所遇斯通無心

師學自然合道如何做方欲契真固不可也湯

得其司御門尹登恒為之傳之而不與焉

疏姓門名尹且言門尹官號也姓登名恒殷湯聖

人志懷順物故得良臣御事既為師傳玄默聖

為也從師而不固縱其自散非解之也疏

從任也固聚也虛淡無為委得其隨成為之司

任師傳終不積聚而為己功得其隨成為之司

其名得之所以名寄於物而功不在己疏臣





志无窮規是也疏聲名也消滅也一榮厚故毀其

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所言者疏口應人間

故不言而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

俱心與疏道與俗及固違於世虛心无是陸沈

者也無水而沈也疏寂家虛淡譬無水是其

市南宜僚邪疏姓熊字宜僚居於市南子

路請往召之疏由聞宜僚陸沈賢孔子曰

已矣疏已止也彼必不彼知仁之著於已

也疏知仁之適楚也以仁為必使楚

王之召己也彼且以仁為倭人也疏彼

僚也著明也知仁明識宜僚是陸沉賢士又知適

楚必向楚王薦召之如是則用上為謂倭之人也

夫若然者其於倭人也蓋聞其言而況

親見其身乎疏陸沉之人率性誠直其於邪

非所而何以為存以從其志疏而汝也存在

願又當非避女何為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果

請召謂其猶在疏仲由無端不用師言遂往其家庶觀

也疏盛德而辭聘情切宜僚已死其室虛矣

封人問子牢曰君為政焉勿鹵莽治民

焉勿滅裂鹵莽滅裂裂輕脫疏長柄地名其地

以名焉封人也即此地守疆之人子牢孔子弟子姓

琴宋鄉也為政行化也治民宰割也鹵莽不用心也

其禾繁以滋子終年厭飡疏變改也耕治

歲為田亟遭飢饉今年藝植故改法深耕耕墾既深

組獲又熟於是禾苗繁茂子實滋榮寬歲足獲故其

矣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

多有似封人之所謂疏今世之人弄浮輕

不休至於治理心形則封人所謂莊周聞此因而論之

道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眾為

之所致也若各至其極則何

疏逃自然之理散清和之性成真實之情

為故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為性

葦葦葦善黍稷疏葦葦蘆也夫欲惡之心多

欲惡傷正性疏為秋孽葦葦善

黍稷欲惡傷正性皆由兼葦始萌以扶吾形

鹵莽浮偽故致其然也夫葦草初萌尚易除剪

形扶疎則疏兼葦亦蘆也夫葦草初萌尚易除剪

神氣傷疏及扶疎盛茂必害黍稷亦猶欲心初

萌尚易止息及其官弱成之在尋擢吾性以欲惡

微故老子云其未兆易謀也疏引性不

正於疏尋引也擢拔也以欲惡之事誘引並潰

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癰內熱溲膏是

也此鹵莽之報也故治性疏潰漏人冷瘡也

者安可以不齊其至分疏疽熱毒腫也癰亦

之曰莫為盜莫為殺人殺人太苗謂自此

戒以莫為其疏離權也當禍也號叫上天哀而大

可得已乎疏哭其枉也故重曰子乎為盜殺

入世間大禍子獨何罪先此遭難大苗之條具列於

下又解所謂辜人則朝上也是言其疆相推讓以被

朝服重為維綱以繼絕元故告天哭榮辱立然

之明當由斯起預張之網列在下文

後觀所病立榮辱立則無榮辱得失紛紜榮辱

謂榮矣奔馳乎爭疏軒冕為榮戮取為辱貨財

聚然後觀所爭若以知足為疏珍寶彌積

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

之身使无休時欲无至此得乎上有所好

安其疏賞之以軒冕玩之以味饌遂使神品奔

本分疏馳因而不止欲令各安本分其可得乎古

之君人者以得為在民以失為在己

之失則民疏推功於物故以得在民以正為

在民以枉為在己君莫之枉疏無為任物正

在己也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

貴躬枉之形性何為而失哉皆由人疏夫入受氣不同

君撓之以至斯患耳故自責疏分形異令各任其

能則物皆自得若有一物失所則其形者則引今

過歸己退而責躬昔殷湯自剪千里來霧是也

疏 偽來如草於何得真 夫力不足則偽知

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

責而可乎 上疏 夫知力窮竭論必生賦賦

德法今滋彰夫能志愛釋私不遂伯王行年六

十而六十化亦能順出而不 疏 姓遠名瓊字伯玉

盛德高明照達空理故能 未嘗不始於是之

而卒訕之以非也 順物而暢物 疏 初履之

為是年既終謝謂之為非一歲之中而 未知今之

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 物情之變 疏 變

於今成是今年之是來歲為非是知執是非非帶新

執故者倒置之流也故容成氏曰 萬物有乎生

除日無歲遠環達之故隨物化也 萬物有乎生

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 無門

忽爾自然故莫見也唯無其生 疏 隨變而生

其出者為能觀其門而測其根也 疏 無根原任化

而出生無門戶既曰無根無門故知無生 人皆

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

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 我所不知物有

物之知則無所不知獨任我知知甚寡矣今不

特物以知而自尊則物不告我非大疑如何 疏

分別者俗知也所不知者真知也流俗之人皆尊重

原可謂大疑 已乎已乎且无所逃 則寄身無

地 疏 已止也夫鏡情取捨不如 此所謂然與

然乎 自謂然者天 疏 各然其所然各可其所可

仲尼問於太史大殺伯常竊稀章 疏

太史官號也下三人皆史官之 曰夫衛靈公飲

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

諸侯之際其所以為靈公者何邪 疏 大

網也之繩繫箭而射也庸微之君淫聲嗜酒捕禽

獸不聽國政會盟交際不赴諸侯汝等史官應須定

何為靈公 大殺曰是因是也 靈即是無 疏

依周公諡法亂而不損曰靈靈即無道之諡也

也此是因其無道諡之曰靈故曰是因是也 伯常

謗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 同浴

此無 史鮑奉御而進所博幣而扶翼 鮑

為賢而奉御之勞故博幣而扶翼之使其不

得終禮此其所以為肅賢也鮑者奉御之物 疏

器也姓史字魚衛之賢大夫也幣帛也又諡法德之

精明曰靈男女同浴使賢人進御公見史魚良臣深

懷愧悼假遺人擗投幣帛令扶將拜翼處而送之使

不終其禮故賢如此便足明君故諡為靈靈則有道

之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

也是其所以為靈公也 靈有二義不可謂善

故仲尼 疏 男女同浴嬌慢之甚忽見賢人

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

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

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埋

之夫靈公之為靈也久矣 子謂鮑也言

將奪汝處也夫物皆先有其命故來事可知也是以

凡所為者不得不為凡所不為者不可得為而愚者

以為之在已 之二人何足以識之 從見事耳

未已知然之 疏 沙丘地名也在盟津河此子鮑

於太公調 疏 智德廣大公正無私復能調順

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為風俗也 疏 其

十姓取其百名合而 合異以為同散同以為

異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

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 疏 如采上里之

斯舍異以為同也一人設教隨方順物斯散同以為

異也亦猶指馬百體頭尾腰脊無復是馬此散同以

為異也而係於前見有 是故上山積卑而為

馬此合異以為同也 高江河合水而為大人合并而為公

無私於天下則 疏 積土石以成上山聚細流以成

天下之風一也 疏 江海亦猶聖人無心隨物施教

故能并合八方均一天 是以自外入者有主

而不執 疏 自從也謂聖人之教從外以入從中

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 也自外入者大人之化

性也性各得正故民無違心化必至公故主無所

執所以能合上里而并天下萬物而夷群異也

疏 由亦從也謂萬物默然各有正性率性

殊氣天不賜故歲成 殊氣自有故能常有非

時而 疏 賜與也夫春暄夏暑秋涼冬寒稟之自然

廢 疏 故歲成成立若由天與之則有廢矣

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 殊職自有其才

而與 疏 五官謂古者法五行置官也春官秋官各

之 疏 有司職君主玄默委任無私故致字內清

泰也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 文者自文武

人所賜也若由賜而能則有時 疏 文相武將軍才

而關矣豈唯文武九性皆然 疏 授職各任其能

非聖與也無秋於 萬物殊理道不私故无名

疏 夫群物不同率性差異或巢居穴處走地飛空

无名故無為無為而無不為 無為實各自

為故無 疏 功歸於物故為無為 時有終始世

云樹芳福所倚 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

福乃福所伏也 夫物情向背蓋無定準故於此

以爲宜 疏 乖戾者或於彼爲宜是以遠道之人不

執逆 自殉殊面 各自信其所 疏 疏逐也面非

已見而所向不同也 有所正者有所差 正於

於彼 疏 於此爲正定者或於彼差邪 比于大澤

百材皆度 材也 疏 澤林藪極多隨材量用必

無棄鄰大人取 觀乎大山木石同壇 合異以

物其義亦然 疏 壇基也石有巨小有粗細其聚

望之言 言於上里則 疏 義也 少知曰然

則謂之道足乎 疏 以道爲名名道於理謂不

斯太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

萬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

之也 夫有數之物猶不止於萬 疏 期限也號語

物物乃無窮今世人語之限曰萬物者此舉其大經

爲言也亦猶虛道妙理本自無名據其功用隨名爲

未足於理 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

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爲之公 物得以通通

謂之 疏 天覆地載陰陽生育故形氣之中最大者

公也 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 所謂道

乃將得比哉 無可得而比邪 疏 已有道名

不得將此有名比於無名 則若以斯辯譬猶

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

惡起 問此者或謂 疏 六合之內天地之間萬物

其原 太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

時相代相生相殺 爾非無所生 疏 夫三光相

是橋起雌雄片合於是庸有 凡此事故云

急相摩聚散以成 疏 夫逢泰則安遇否則

慮 此名實之可紀精微之可志也 過此已往

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

而復始物之所 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

而已 物表無所復有故 疏 夫真理妙絕於言

所廢不原其所起 無所原隨也 此議之所

止 疏 觀見也隨逐也夫見道之人

知曰季真之莫爲接子之或使二家之

議孰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 季真曰道莫

道或使或使者 疏 季真接子並齊之賢人俱遊稷

有使物之功也 疏 下故託二賢明於理莫無地使

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

不能以意其所將爲 物有自然非爲之所能

於无倫大至於不可圍 皆不爲 疏 微今精

莫之爲未免於物而終以爲過 物有相使

或使則實使 疏 帶帶也 莫爲則虛

无名无實在物之虛物之所在 夫情苟

而愈疏 故求之於言意 疏 天可以言言以意

已死不可阻 吾不能違 疏 思禁也阻礙也

非遠也理不可觀 近在身中猶莫見 疏 發息

近在一身其理 或之使莫之爲疑之所假

窮无止言之无也與物同理 物理無窮故

同理也 疏 窮莫測根原焉可意致假令盛談無有

南華真經注疏

物終始 恒不為而 疏 本猶始各執一邊以為根

道不可有有不可無 道之為 疏 夫至道不絕非有非無故

名所假而行 假名之曰道 疏 名曰道假此

大方 舉一隅 疏 胡何也方道也或使莫為未階

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道 疏 夫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道

非言非默議有所極 疏 默於自解非言

南華真經注疏卷第八 金澤之庫

南華真經注疏卷第九

莊子雜篇外物第二十六 郭象注

外物不可必 疏 誠心執固謂必然也夫人間

狂惡來死桀紂士 善惡之所致 疏 龍逢比

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 疏 夫差夫殺之取馬皮作袋為鱗鳥之形以伍員屍

故伍員流于江 荊弘死于蜀 藏其血三 疏 夫差夫殺之取馬皮作袋為鱗鳥之形以伍員屍

曾參悲 應物唯變所適 疏 孝已躬高宗之子

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 疏 夫木生火火

錯行則天地大絃於是乎有雷有霆水 疏 夫木生火火

中有火乃焚大槐 疏 夫木生火火

無所逃 苟不能忘形則隨形所遭 疏 夫木生火火

墜蟬不得成 疏 夫木生火火

心若懸於天地之間 疏 夫木生火火

慰賢沈屯 疏 夫木生火火

利害相摩生 疏 夫木生火火

火甚多 疏 夫木生火火

人猶俗人也不能守分無為而每馳 疏 夫木生火火

於是有憤然而道盡 疏 夫木生火火

故往貨粟於監河侯 疏 夫木生火火

貸子三百金可乎 疏 夫木生火火

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 疏 夫木生火火

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 疏 夫木生火火

活我哉 疏 夫木生火火

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 疏 夫木生火火

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无所處吾 疏 夫木生火火

鉤巨緇五十犗以為餌任國名任國之

黑繩也犗犗牛也鉤鉤頭肉既為巨公子巨大也

投竿東海號為巨鉤年不得魚

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

鉤鎔沒而下驚揚而奮鬚白波若山海

水震蕩聲侷鬼神憚赫千里暮年之

得若魚離而腊之自制河以東蒼梧已

比莫不厭若魚者若魚海神也湖浙江也

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未代李葉才智

瀆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矣累細繩

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夫將節小行於

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

遠矣此言志趣不同故經世

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謂大儒碩儒

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何有珠弟小儒

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

南華真經注疏

疏此是遠詩又遠剛削凡貴人葬者

壓其顛儒以金椎控其顛徐別其類無

傷口中珠詩禮者先王之陳述也苟非其人道

弟出薪遇仲尼反以告老萊子楚之

海視之儼然不知其誰氏之子備長

汝容知斯為君子矣謂仲尼能遺形去

而退言其

業可得進乎明其不可進

傷而驚萬世之患世為患故不可輕也

抑固窶邪固執聖迹抑

亡其略弗及邪直任之則民性不靈而

惠以歡為驚終身

南華真經注疏

之醜惠之而歡者無惠則醜矣然

耳不可言其易進則

其所譽閉者

以興事以每成功事不遠本故

終於爾矜不可載故

被髮闖阿門宋國君諱曰元即宋元君也

曰予自宰路之淵子為清江使河伯之

所漁者余且得子自從也宰路江畔淵名

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

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今余且會

朝命召也召令赴

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其圓五尺

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

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下吉心疑

筮筮計前後鑽之凡經七十

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

南華真經注疏

能七十二鑽而无遺筭不能避剗腸之

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

之不足恃也如是夫唯靜然若

其所能而不管於外者為全

而世志形神智慮與枯木同其不華將死灰均其

寂魄任物真於造化是以孔亡大聖因而議之

雖有至知萬人謀之不用其知魚不畏網

而畏鷄鵲故得魚疏人無心故天下歸之去

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

問奪之情故無分去善而自善矣

別則大知光明也去善而自善矣

無所慕則善者疏遺於尚之小心合自然之大善

不矯而自善也疏遺於前文云離道以善險德以行

又老經云天下皆知善為善斯不善已嬰兒生无石師而能言

善之為善斯不善已嬰兒生无石師而能言

與能言者處也况然無習而自能

不假師匠年漸長大而自然能言者非有心學之與

父母同趣率其本性自然能言是知世間萬物非由

運知學而惠子謂莊子曰子言无用疏

成之也莊子通人也空有並照其言宏博

不契俗心是以惠施譏為無用莊子曰知無

用而始可與言用矣疏夫有用則同於天

故知無用始天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

可語其用用容足耳然則側足而墊之致黃泉人

尚有用乎惠子曰无用疏墊也夫六合

於地人之所用不過容足若使側足之外無至黃泉

人則戰慄不得行動是知有用之物假無用成功

莊子曰然則无用之為用也亦明矣

得而不知疏夫人稟性不同所用各異自有聞言

所以得也疏如影響自有智昏故致性之能者

強涉各守其分則物皆不喪夫流遁之志汝絕

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非至厚則

志行而信疏流遁逐物逃避不反果決絕滅因而

其深厚道德之不移此之志行極愚極鄙豈至妙

用莊子之意謂其如此覆墜而不及火馳而

不顧人之所好不避疏愚迷之類執志愆然雖

亦不知悔反馳逐物情急如煙火而雖相與為

君臣時也易世而无以相賤所以為疏

夫時所賢者為君才不應世者為臣如舜禹應時相

代為君臣也故世遺華易不可以為君為而相賤

輕流遁之徒故曰至人不留行焉

與化疏夫世有興廢隨而行之

今學者之流也古無所學今無所學而學

天步驟時流濟異世古今情事變比不同而乃

以稀章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

乃平派也疏御於今世流濟既章誰能不波蕩而

不失其性乎斯由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

僻當時應務順人而不失己

不學教因彼性承意不彼

全其疏獨有至德之人順時而化彼非學心而本

我意以尊性而真道目徹為明耳徹為聰鼻

素圓不彼教也徹為顛口徹為甘心徹為知知徹為德

疏徹通也顛者辛臭之事也夫六根

無塵故徹聰明不滯於外故為德也

雍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跖

也跖則眾害生也物之有知者恃息

凡生者無知疏天生六根廢一不可耳聞眼見

亦不恃息也疏鼻臭心知為於分內雖用無香

若乃目滯桑中之色耳滯澗上之聲鼻滯蘭麝之香

氣息通而其不殷非天之罪

失當失當而後不通故知恃息息不恃知也

然知欲之用制之由人非不得已之符也

也或欲六根馳逐前境或欲六根塞以害生崖通

跟二徒皆不當理斯並人情之罪也非天然之辜

天之穿之日夜无降

通萬物自晝及人則顧寒其質

夜未嘗止息人則顧寒其質

理壅塞根竅滯澗不通

闕空也言人腹內空虛故容

虛空故自然室无空虛則婦姑勃後

之道遊其中

六鑿相攘疏鑿孔也攘則逆也自然之理不

大林上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

之理有奇疏物而通者也

利深故備德疏過深也仁義五德所以行之

者過其當

溢乎暴夫禁暴則疏暴殘害也夫名者爭之器

篇云名者謀替乎諛名既過者必更相賊害內

相軋者也

急難之謀知出乎爭

爭鬪謀計

柴生乎守

官事果乎眾宜

須順於眾人之宜便

若求逆之則禍亂生

也。鍾鐻既備，若除葦葦，幸逢春日，鉅罷到生，良由時節使然，不可以人情均度，是知制法立教，必須順時。靜然可以補病，非不病也。疏：適有煩躁之病者，皆

嫩可以休老，非不也。疏：適有煩躁之病者，皆

寧可以止遽，非不也。疏：適有煩躁之病者，皆

然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

過而問焉。若是有猶有勞故。疏：夫止遽以宣療，疎

術斯乃小學之人，勞役神智之事務也。豈是體道之

士，閑逸之人，不勞不病之心乎。風氣清高，故未嘗暫

過而顧。聖人之所以駭天下，神人未嘗

問焉。神人即聖人也。聖人駭也。神者不

迹之名，為其垂教。言其外神言其內。疏：駭聖者，類

動人，故不過問。賢人所以駭世，聖人未

嘗過而問焉。疏：蓋空為賢，並照為聖。君子

所以駭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疏：何以

君子故駭動諸侯之。國賢人捨有故不問，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

嘗過而問焉。高下各有分。疏：夫趨小人，苟

之徒無足可貴，故疏。合一時如田，拒

人君子鄙而不顧也。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

爵為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疏：慕賞而

遠矣。斯尚。疏：東門也。亦有作實者，隨字讀之。東門

賢之過也。疏：之孝出自內心，形容外毀，惟宋君嘉

其至孝，遂加爵而命為卿。卿黨之人，聞其因孝而

貴，於是強哭詐毀，矯性偽情，因而死者其數半矣。

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

光怒之。疏：堯知由賢，釋以九五，酒耳，辭退，逃避

速之林，賴斯皆率其本性，腥腥。疏：不愛詞罵，罵怒

驟榮，祿非關矯偽，以慕聲名，紀他聞之，帥弟

子而跋於窾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

因以踏河。疏：其波湧傷性。姓申徒，名狄，姓記名，忙

恐其及己，與弟子躡水，旁諸侯聞之，重其廉，素時

往弔，慰恐其流，沒於聞斯，事其高名，遂赴長河，自

湖而死，波蕩失。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志

性遂至於斯矣。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志

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志蹄。疏：筌魚

以竹為之，故字從竹。亦有從草者，意深筌也。香草也

可以餌魚，置香於柴木，蘆葦之中，以取魚也。蹄兔也

也。亦兔履也。以繫兔足，脚。言者所以在意，得

意而忘言。疏：此合論也。意妙理也。夫得魚兔本

得而筌蹄忘，玄理明而名言絕。吾安得夫志

言之人而與之言哉。乃都無所言也。疏：夫

言得理目擊道存其

人實稀，故有斯難也。

莊子雜篇寓言第十七 郭象注

寓言十九。寄之他人則十。疏：寓寄也。世人愚迷

說則起嫌疑，寄之他人則十言而信九矣。重言十

故鴻蒙雲霧，將肩吾連叔之類，皆寓言耳。重言十

七。世之所重則十。疏：重言者，老鄉間尊重者也。

言而七見信。疏：老人之言，猶十倍其七也。

危言日出，和以天倪。夫危言則猶十倍其七也。

隨變唯彼之從，故曰日出，日出謂日新也。日

新則盡其自然之分，自然之分盡則和也。夫危

器也。日出猶日新也。天倪自然之分也。和合也。夫危

則傾危，空則仰空，蒲任物傾仰，隨人無心之言，則

危言也。是以不言言而無係傾仰，乃合於自然之分

也。又解危言也。支離其言，無的當，故謂之危言耳。

寓言十九，藉外論之。借外耳，有吾連叔之類

皆所借。疏：籍假也。所以寄之也。人十言九

者也。疏：信者為假託，外人論說之也。親父

不為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

也。父之譽子，誠多不信，然時有信。疏：媒，合也。

者，輒以常嫌見疑，故借外論也。疏：父談其子，

人多不信，則人非吾罪也。人之罪也。已雖信

譽之信者多矣。疏：吾父也。非父談子，不

疑者，猶不受寄之彼人則。疏：實而聽者，妄起嫌疑

信之人之聽有斯累也。疏：實而聽者，妄起嫌疑

致不信。與己同則應不與己同，則反非也。

疏：夫俗人顛倒，妄為臧否，與己同見則同於己

應而為是，與己不同則反而非之。同於己

為是之異於己為非。三異同而二異，其

者俱異耳，而獨信其。疏：大迷執同異，是非於不認

所是非，借外如何。疏：同異既空，是非滅矣。重

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為者艾。以其著

其重之雖使言不。疏：著艾，善者之稱也。已自言

借外猶十信其七。疏：著艾，善者之稱也。已自言

而信之流俗之。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

人有斯迷妄也。期年者，是非先也。無在物先耳。其餘本末

也。期。疏：期待也。上下為經，傍通曰緯。言此人直置

待也。疏：以年老居先，亦無本末之智，故待以耆宿

之禮，非關道。人而無以先人，无人道也。人

而无人道，是之謂陳人。俗便其信之，此俗之

所以為安故。疏：無禮義以先人，無人倫之道也。直

而習常也。疏：是陳父之人，故重之耳。世俗無識

一至。危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

以窮年。夫自然有分，而是非無主，則曼衍矣。

於斯。疏：曼衍，無心也。隨日新之變，轉合天然之

各終其。疏：曼衍，無心也。隨日新之變，轉合天然之

天年。疏：曼衍，無心也。隨日新之變，轉合天然之

造化之天年極。不言則齊。疏：夫理契無言，言

生涯之遐壽也。不言則齊。疏：夫理契無言，言

自均等也。齊與言不齊。疏：齊，言不一，故不

齊。言與齊不齊也。付之於物，而就用其言，則

能因彼而立言，以齊之。彼此是非，居然自齊，若

則我與萬物復不齊耳。故曰無言。雖有言而我

竟不。疏：夫以言違言，則無盡，縱加百非，亦未借

言也。疏：夫以言違言，則無盡，縱加百非，亦未借

致一焉。故能無言，則言言則無言也。豈有言與

不言之別。齊與不齊之異乎。故曰無言也。言

无言終身，言未嘗不言。雖出吾口，終身不

言未嘗不言。疏：此復解前。有自也而

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

而不然。疏：夫各執自見，故有可有，有可斯惡乎。然

於然惡乎，不然於不然，惡乎可。可



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

有可疏惡乎猶於何也

不可無可無疏夫俗中之物

不可無可無疏夫俗中之物

不可無可無疏夫俗中之物

不可無可無疏夫俗中之物

不可無可無疏夫俗中之物

不可無可無疏夫俗中之物

不可無可無疏夫俗中之物

不可無可無疏夫俗中之物

不可無可無疏夫俗中之物

不可無可無疏夫俗中之物

不可無可無疏夫俗中之物

不可無可無疏夫俗中之物

不可無可無疏夫俗中之物

不可無可無疏夫俗中之物

不可無可無疏夫俗中之物

不可無可無疏夫俗中之物

不可無可無疏夫俗中之物

不可無可無疏夫俗中之物

不可無可無疏夫俗中之物

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

其本靈則疏夫人受才智於大道

生亡矣疏命以盡生涯豈得動志

物此是莊子述孔仁鳴而當律言

律之所生言者法之所出而法律

人就用之耳故無不當而未之嘗

疏鳴聲也當中也尼父聖人與陰

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

矣耳好惡是非利義之陳未始出

言出於口而隨前入即用衆人之

以心服而不敢蓋立定天下之定

用衆人之口則衆人之心用矣我

矣誰敢逆立哉吾因天下之自定

疏隨衆所宜用其心智教隨物以

也從風不敢逆立因其本靜隨性

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疏姓曾名參

文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

鍾而不泊吾心悲疏六十四升曰

無所將其罪乎親無係祿之罪也

也曰既已既矣夫無所懸者可以

鍾如觀雀蚊相過乎前也

榮祿若蚊雀鳥雀之在前而疏彼

過去耳豈有哀樂於其間哉疏鳥

蚊如小以比三釜之道之人無心

豈係係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

子之言一年而野外權疏居在郭

南郭子綦也子游子綦弟子也野

聞道一年學心未熟稍能樸素去

從專也疏順於三年而通疏不滯

年而物同也疏與物同也五年而

成無所疏合自八年而不知死不

妙妙善也善惡同故無往而不具

疏妙精微也謂道日久學心漸著

生有為死也則喪其生疏生而有

勸公以其死也有自也自由也由

所以勸公者以疏公平也自由也

其死之由私耳疏之死地者猶私

正故勸而生陽也無自也無自也

獨斷非疏感於陽氣而有此生既

有由也疏無所由從故不足私也

不適而後皆適皆適而至也疏夫

疏 夫天地晝夜人物死生尋其根由莫知終始莫

知其始若之何其有命也 然不知其所以

命似若有命也故又遺命之名 夫死生來去猶

終始其命乎其有命也 有以相應也若之

何其无鬼邪 神靈以應之 疏 鬼神識於聲

色心知應於物境義同影響豈 无以相應也若

之何其有鬼邪 則雖相應而無靈也 疏

夫人睡中則不知外物雖有眼耳則不應色聲若其

有靈如何不應其言其無也此又遺其有也

衆固兩問於影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

向也括而今也彼髮向也坐而今也

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 疏 罔兩影外微

者是也若汝也俛低頭也撮束髮也女坐起行止唯形

是從此測量必因形乃有言不待厥理未詳設此

問答以彰 影曰叟叟也奚稍問也 運動自

獨化耳 疏 叟無心運動之貌也奚何也影答云我無

所問也 予有而不知其所以 自爾故不

見問也 予我所有行止率乎造物皆不 予罔甲

也蛇虺也似之而非也 影似形 疏 罔甲蟬

蛻皮也夫蟬蟻變化而為蟬蛇從皮內而蛻出者皆

不自覺知也而蟬蟻滅於前蟬自生於後非因蟬蟻

而有蟬蟻亦不待蟬蟻而生也蛇皮之義亦復如之

待者率至於無待 疏 況乎有待者形也必無火日

而獨化之理影矣 形亦不能生影不待形也夫

形之生知不用火日影之生也豈待形乎故以火日

況之則知影不待形明矣形影尚不相待而況於物

乎是知一切萬物 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

法悉皆獨化也 我與之往彼彊陽則我與之彊陽彊陽

者又何以有問乎 直自強陽運動相隨往 疏

彼者形也強陽運動之貌也夫往來運動形影其時既

無因待威資獨化獨化之理妙絕名言名言問答其具

矣 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

郊至於梁而遇老子 疏 姓揚名朱字子居

徐州是也邀遇也梁國今汴州也揚朱南邁老子

西遊邂逅逢於梁宋之地適於郊野而與之言

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

今不可也 疏 昔逢揚子謂有道心今見於夸知

其難教嫌其異俗是以傷嗟也

陽子居不荅 疏 自賈己非 疏 至舍進盥漱

巾櫛脫履戶外膝行而前 疏 櫛也屆逆

旅之舍止息之所於是進水漱酒執持巾櫛

肘行膝步盡禮虔恭殷勤請益庶蒙饒艾也 曰

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問是以

不敢今問矣請問其過 疏 向被批詞欲請

也陽朱往沛正事威容舍息逆旅主人迎送夫執鞭

席屣振旅巾先坐之人避席而走然火之者不敢當

一至於斯矣 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疏

從沛反歸已蒙教戒除其容飾遺其誇夸

故也 疏 混迹同塵和光順俗於是舍息之人與爭

席矣

莊子雜篇讓王第二十八 郭象注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

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為天子猶之

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

未暇治天下也 疏 堯許事述其戰內篇姓子

者也堯知其賢讓以帝位以我為帝亦當能以爲事

故言讓之可也幽深也憂勞也言我潛覺幽深固心

未暇且欲修身庶令合道 夫天下至重也而

不以其生又况他物乎 疏 夫位登九五

倫尊重莫甚於此尚不以斯榮貴輸

衛生涯况乎他物何能介意也 唯无以天

下為者可以託天下也 疏 夫志天下者無

此之人可以委 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

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

未暇治天下也 疏 舜之事述其在內

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

哉姓善名卷隨者也處於六合順於四時自得天地之閒通運靈路之外道在其中故不用悲夫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野情所為子恨舜不識也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為人葆力之士也也疏戶字亦有作后者隨字讀之石戶地名也農也也半固也言心志堅固力勤苦則舜之友人也葆不得歸休以此勤勞翻來見事故不受也德為未至也於是夫貧妻戴攜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及也夫為人荷物多用頭戴如今木為至極故攜妻子不踐其上入大王亶父居於大海州島之中往而不反也大王亶父居於海州島之中往而不反也大王亶父居於海州島之中往而不反也大王亶父居於海州島之中往而不反也

疏夫亂世流傷人心浮淺徇於軒冕以喪其身越逐於財利以殞其命不知輕重深成迷感也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无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之以玉與疏搜王子名也丹穴南山洞也玉與君之車輦國之人頻殺君至王子怖懼逃之洞穴呼召不出以艾薰之既請為君故乘以玉輦王子搜接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為君也惡為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為君也疏引也按車上繩也辭不獲免長歎登車非惡為君恐為禍患以其重生輕位故可屈而為君也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疏僖侯魏國之君也華子魏之賢既動勝負未知採揚居懷故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疏也廢擲去之地假且書一銘記投之於前左手取銘則擲去右手取銘則擲去左手然取銘者必得天下君取之不以取譬論借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疏答云問韓侯而子華子曰其善疏甚當於理自取六合也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疏言而觀察之則一身重於兩臂兩臂重於天下天下又重於韓韓之與天下輕重之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

戚不得也疏所爭者疆畔之間故於韓輕重遠矣而必固憂愁傷形損性恐其不得豈不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眾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疏頓悟其言歎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疏魯侯魯哀公或云魯定公幣帛也聞顏闔得清廉之道欲召之顏闔不為相故遣使人賞持幣帛先通其意顏闔字陋聞其布之衣而自飯牛疏其布子麻布也飯餉也居疏陋之閒巷著粗惡之布衣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疏遺與辭以欺使者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真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疏緒餘也土直也草也夫用真道以持身者必以國家為殘餘之事將天下同於草土者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為疏殉逐也察世人之所過往觀也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疏隨國近濮水濮水出寶珠即是靈蛇所衛以報恩隨侯所得者故謂之隨侯之珠也夫雀

高千仞以珠彈之所求者雖所  
用者重傷生狗物其義亦然也  
子列子窮容貌  
有飢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御  
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无  
乃為不好士乎疏子陽相也禦寇鄭人也  
遠游之客  
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  
見使者再拜而辭疏命召去倉之官令與之粟樂  
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  
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  
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  
命邪疏與粟不受天命貧窮嗟嗟拊心責夫罪  
過故知禦寇之妻不及老萊之婦遠矣  
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  
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  
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  
而殺子陽疏子陽嚴酷人多怨之左右有欲折  
子陽者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  
王疏昭王名軫平王之子也伍奢伍尚遭平王誅  
請兵伐楚遂破楚入郢以奪父之讎其時昭王窘急  
棄去奔隨又奔於鄭有屠羊賊人名說從王奔走奔  
走之由置  
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  
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  
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  
賞之有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  
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  
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  
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

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  
死寇兵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  
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  
非臣之所以聞於天下也王謂司馬子  
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  
其為我延之以三旌之位疏三旌三公也  
故謂三卿為旌也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  
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  
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  
而使吾君有妾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  
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原憲居魯  
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為  
樞而甕牖二室禍以為塞上漏下濕臣  
坐而弦疏原憲孔子弟子姓原名思字憲也周  
以草蓋屋謂之茨也榻粗衣也匡正也原憲家貧室  
唯環堵仍以草覆舍象條為樞蓬作門扉破甕為牖  
弦歌自娛知命安貧所以然也子貢乘大馬中  
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疏子  
貢孔子弟子名賜能言語好榮華其軒蓋是  
白素裹為紺色車馬高大故巷道不容也原憲華  
冠縱履杖藜而應門疏縱履也以華皮為  
無僕使故  
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  
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  
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  
愧色疏以儉擊者故懷慙愧之色原憲笑曰  
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

為己仁義之慝與馬之飾憲不忍為也  
疏憲惡也飾莊嚴也夫過世時希當富貴周  
旋親比以結朋黨自求名譽學以為人多寬東  
情教以為己託仁義以為惑慝飾車  
馬以街於夸君子恥之不忍為之也曾子居衛  
緇袍无表顏色腫膾手足胼胝疏緇以麻  
絮復無表裏也腫膾猶割  
錯也每自力作故生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  
製衣正冠而纓絕挺衿而肘見納履而  
踵決疏守分清虛家業窮窶三日不營熟食十  
於而肘見履敗納  
之而根後決也  
曳綖而歌商頌聲滿天地  
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疏  
歌商頌聲頌叶官商察其辭理雅符天地聲氣清虛  
又諧金石風調高素超絕人倫故不與天子為臣不  
與諸侯為友也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  
道者忘心矣疏夫君子賢人不以形挫志攝  
之術也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  
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  
田五十畝足以給飡粥郭內之田十畝  
足以為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  
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  
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上聞之知是者  
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  
行修於內者无位而不怍仁誦之久矣  
合於回而後見之是上之得也疏軒乘  
羞也夫自得之士不以得喪駭心內修之人豈復羞  
歟無位孔子誦之其來已久今勸回仕豈非失言因  
回反照故言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  
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疏

贈子魏之賢人也魏公子名牟封中山故曰中山公  
子牟也公子有嘉德之情而無高蹈之德故身在江  
海上而隱道心思魏闕下之瞻子曰重生重生  
榮華既見賢人借問其術也瞻子曰重生重生

則利輕疏重於生道則輕於榮利中山公子  
牟曰雖知之未能自勝也疏雖知重於生

情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疏雖知重於生

若不勝於情欲則宜從順不能自勝而強不  
心神亦不勞安生嫌惡也

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

難為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  
其意矣疏夫大國王孫生而榮貴能履操各

高之志足以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  
激食屬俗也

火食藜藿不糝顏色甚備而弦歌於  
室疏陳蔡之事外篇已解既遭飢餓無火食藜

道聖人不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  
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

於商周圖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  
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

无恥也若此乎疏仕於魯而被放游於衛而

顏回无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  
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

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

疏喟然嗟歎貌由與賜細碎之人也命召孔子

將來告之善道如斯困苦豈不窮乎

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  
道之謂窮今仁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

之患其何窮之為故內省而不窮於道  
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

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仁  
其幸乎疏夫歲寒則木凋窮知士孔子削然

反琴而弦歌子路屹然執干而舞疏前

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  
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

通為寒暑風雨之序矣疏夫陰陽天地有

於穎陽而共伯得乎仁首疏其伯名和周

也舜以天下讓其友比人无擇比人  
无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居於畎畝之

中而遊竟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真  
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冷之淵

孔子曰士志於仁者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  
夫志尚清高風遼世與夫貪利沒命者故有天地

之降疏北方之人名曰無擇梁之友人也右君也

亦宜不如是乎又欲將此辱之行汗漫於我以此羞  
清冷也

湯將伐桀因卜隨而謀卜隨曰

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  
因務光而謀務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

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  
忍垢吾不知其他也疏姓下名隨姓務光

湯知其賢因之謀議既非隱者之務故答以不知姓  
伊名尹字贛佐世之賢人也忍垢也垢取辱也既欲

阻兵應須強力之士方將弒王亦湯遂與伊尹  
謀伐桀尅之以讓下隨下隨辭曰后之

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為賊也勝桀而  
讓我也我為貪也吾生乎亂世而无道

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  
乃自投稠水而死疏漫汜也稠水在穎

又讓務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  
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務光辭

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  
我享其利非廉也疏身受也廢上謂放桀也

其利謂受祿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  
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沈於廬水

曰如下隨務光者其視天下也若六合之外人所不  
能察也斯則諺矣夫輕天下者不得有所重也苟無

所重則無犯地矣以天下為六合之外故當付之堯  
舜湯武耳淡然無係故况然從眾得失無繫於懷何

自投之為哉若二子者可以為疏廬水在遼西昔

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  
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

者試往觀焉疏孤竹國名在遼西伯夷叔齊

兄弟謫位聞文王有道故往

疏

疏

疏

疏

疏

觀之夷齊事述 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

目往見之與盟曰加富二等就宮一列

血牲而埋之疏岐陽是岐山之陽文王所都之

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忘信

盡治而无求焉疏新求也喜也也禮也也

為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

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疏為政順事百

遽為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

牲而盟以為信揚行以悅眾殺伐以要

利是推亂以易暴也疏遠也遠為治政

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為苟存今

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

不如避之以繫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

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

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矣行

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

曰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不言其死也而此云死  
焉亦欲明其守節以終未必餓死也此篇大意以起  
高節遠志之風故設其風者雖貧賤之人棄天權入  
紫雲猶時時中道而棄其尺子故夷齊之徒足  
以

以為聖佐不猶高於家埃塵者乎其事雖難為然其風

少弊故可遺也曰夷齊之弊安在曰許由之弊使人

得肆其毒而莫之敢尤也伊呂之弊使天下貪冒之

人自取行塞道而聖人無迹故無弊也若以伊呂為聖

人之迹則伯夷叔齊亦聖人之迹也若以伯夷叔齊

非聖人之迹則伊呂之事亦非聖矣夫聖人因物

得行迹而無迹則所謂聖者我本無迹故物

得行迹而無迹則所謂聖者我本無迹故物

盜盜盜盜盜盜盜盜盜盜盜盜盜盜盜盜盜盜盜盜

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

得志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

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疏

夫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

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

其弟則无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

世之才士也弟為盜跖為天下害而弗

能教也上竊為先生羞之上請為先生

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為人父者必

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

涌泉意如飄風強足以距敵辯足以飾  
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  
言先生必无往孔子不聽顏回為馭子  
貢為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太  
山之陽贈人肝而饋之疏饋也子貢驂  
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  
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  
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  
魯國之巧偽人孔丘非邪為我告之爾  
作言造語妄稱文武疏言孔子憲章文武  
樂遺迹也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疏助  
也言尼父所戴冕澤華飾華繁茂有頹樹  
枝又將牛皮用為帶帶既闊且堅又如牛助也  
辭謬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唇鼓舌  
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  
不反其本妄作孝悌而傲倖於封侯富  
貴者也疏傲倖黃堂也大作孝悌存人倫意在  
南風若之謙與不謙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  
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餽之膳孔子  
復通曰亡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疏  
言亡幸其得與賢朋友不敢正觀儀容願履幕  
之下亦有作恭字者恭履也願履奉迎猶看足下  
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  
避席友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  
足案劍瞋目聲如乳虎曰亡來前若所  
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疏也反夫

却退兩展其孔子曰上聞之凡天下有三

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

皆悅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辯諸物

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眾率兵此下德

也凡人有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

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

有光脣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鍾而

名曰盜跖竊為將軍恥不取焉疏

也貝珠也黃鍾六律聲也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兵

越比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為

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

尊將軍為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

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

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上來前夫

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怙民

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悅之者此

吾父母之遺德也上雖不吾譽吾獨不

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

而毀之今上告我以大城眾民是欲規

我以利而怙民畜我也安可久長也疏

言大城眾民不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堯

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疏

堯舜舜朱舜諱禹而商均不嗣故無置錐之地也湯武立為天子而後世

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疏

武王殺紂豈非四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

人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

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

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

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卧則居居起則

于于疏居居安靜之容民知其母不知其

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无有相

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

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

疏至致也蚩尤諸侯也涿鹿地名今幽州涿郡堯

舜作立羣臣疏置百官也湯放其主疏放桀

武王殺紂疏朝歌自是之後以強陵

弱以眾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

疏征伐莫不疏今子脩文武之道掌天下

之辯以教後世疏孔子憲章文武辯說縫衣

淺帶簪言偽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

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

子為盜上而乃謂我為盜跖疏制縫掖之

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

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仁能止暴禁非

疏高危之冠長大之劍勇者之

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身落於衛東門

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疏仲由疾惡情

疏仲由疾惡情

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

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道此患上无

以為身下無以為人子之道豈足貴邪

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

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疏

疏禹偏枯疏動勞

舜不孝疏禹偏枯疏動勞

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

王拘羑里疏於囹圄凡經七年方得免脫

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

惑其真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

也疏六子者謂黃帝堯舜禹湯文王也皆以利於

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伯夷叔齊

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

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疏二人窮

無子猶收葬也姓鮑名焦周時隱者也飾行非世

廉潔自守荷擔採樵拾橡充食故無子窮不臣天子

不友諸侯子貢過之謂之曰吾聞其政者遠其

地行其君者不受其利今子復其地食其利其可乎

鮑焦曰吾聞廉士重進而輕退賢申徒狄諫而

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為魚鼈所食疏

介子推至忠也自

割其股以食文公公後背之子推怒

而去抱木而燔死疏晉文公重耳也遭難姬

子推介子山子推隱避公因放火燒山

尾生與女

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  
柱而死此六子者无異於磔犬流豕操  
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  
者也六子者謂伯夷叔齊鮑焦申叔推尾生  
言此六人不合之道矯情飾行苟異俗中  
用此聲名傳之後世亦何異乎張磔死狗流在水中  
貧病之人操瓢乞告此間人物不許見聞六子之行  
事同於此皆為重名輕死不念歸本養生盡天命者  
也豕字有作死字者乞字有作走字者隨字讀之豕猪  
也  
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  
子胥子胥沈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  
忠臣也然卒為天下笑疏為達道者  
之所嗤也自  
上觀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上  
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  
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  
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  
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疏  
大目視耳聽口察志盈率性而動靈之造物人上  
豈矯情而為之哉分內為之道在其中矣  
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  
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  
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无窮人死者  
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无窮之間忽  
然无異騏驎之馳過隙也疏夫天長地久  
窮之境何異乎騏驎馳過隙也不能悅其  
之死生時限迫促以有限之身寄無  
窮之境何異乎騏驎馳過隙也  
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上之  
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无復言  
之子之道狂狂佞佞詐巧虛偽事也非

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疏性也似狂似  
也夫聖迹之道仁義之行皆使遠道而致物為執而  
不遺惟增其肆狂狂失其及做不足靈為之事何足  
論  
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  
目茫然无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  
出氣疏軾車前橫木凭之而坐者也盜匪英  
歸  
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  
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  
見跖邪孔子仰天而歎曰然疏微無也然  
如此也  
柳下季曰跖得无逆汝意若前乎孔子  
曰然疏若前乎者則謂前年柳下季云逆其心則怒  
無乃逆汝意如我則言乎孔子云實如所  
言  
上所謂无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  
編虎須幾不免虎口哉此篇奇明因眾之所  
可去也  
疏疏也夫謂編虎頭而  
已雖益出不可却也  
子張問於  
滿苟得曰盍不為行疏子張問於  
滿苟得也  
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  
也疏若不行仁義之行則不被信用不被信用則  
名則有利觀察計當仁  
義其及好事行行之也  
若棄名利反之於心  
則夫士之為行不可一日不為乎疏反  
逆也若棄名利則非逆我心故  
士之立身不可一日不行仁義  
滿苟得曰无取  
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

恥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  
疏多信猶多言也夫識廉知讓則貪無恥貪則  
而莫光於多言多言  
則莫光於多言多言  
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  
夫士之為行抱其天乎疏抱守也天自然  
立身為行舉擲名利乃非俗心  
抱守天真翻合虛玄之道也  
子張曰昔者桀  
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汝  
行如桀紂則有忤色有不服之心者小  
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為匹夫今謂宰  
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  
不足者士誠貴也疏桀紂孔墨並釋於則誠  
謂誠也聚謂擊也  
比也夫則變容而歡慰故知所貴在行不在乎位  
故勢為天子未必貴也窮為匹夫未必  
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疏此復釋  
前義也  
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為諸侯諸  
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  
入嫂而管仲為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  
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  
言行之情悖戰於曾中也不亦拂乎疏悖逆也悖戾也齊桓公名小白殺其兄  
馬管仲賢人臣而輔之卒能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田  
成子嘗殺齊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受其幣帛夫殺兄  
入嫂弑君竊國人倫之惡莫甚於斯而夷吾為臣尼  
父受幣言議則以為鄙賤情行則下而  
事之宜非戰爭於心曾言行相反矣邪  
故書曰孰  
惡孰美成者為首不成者為尾疏成者  
君而事之不成者為尾非而毀之以此而言只論成  
與不成豈謂行以無行故不知美惡的在誰也所引  
之書並無本也  
子張曰子不為行即將疏戚



無倫貴賤無義長幼无序五紀六位將

何以爲別乎疏戚親也倫理也五紀祖父子

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疏堯舜長子丹

又言殺也舜封同母弟象於有庠之國令天下吏治

其國收納貢稅故言流放也廢子流弟何有親疏之

乎疏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有義乎疏湯

放夏桀於南巢周武殺殷紂於汲郡君臣貴賤其義安在疏王季爲道周公殺

兄長幼有序乎疏即文王之父也大伯仲雍

讓位不立故以小兒季歷爲適管蔡周公之兄泣而

誅之故云殺之廢適立庶弟殺其兄專卑長幼有次

乎疏儒者爲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

別乎疏夫儒者多言強爲名位墨者兼愛

正爲名我正爲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

不監於道疏監明也見也子張心之所爲正在

名利二途皆非實實既乖至理豈明見於道疏吾日與子訟於无約

曰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

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爲而殉

其所不爲則一也疏也棄其所爲捨已殉其

所不爲逐物也夫殉利謂之小人殉名謂之君子名

利不同所殉一也子張苟得皆共談也言於無爲之

理歎於莫故曰无爲小人反殉而天无爲

君子從天之理疏而兩也既不逐利又不殉

道也若枉若直相而天極面觀四方與

時消息疏相助也無問枉直順自然之

道也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

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

疏御御轉變意也圓機猶環中也執於環中之

道以應是非用於獨化之心以成其意故能真

變無窮者也疏無轉而行无成而義將失

而所爲疏所爲真性也無轉汝志爲聖迹之行

性也疏無成爾心學仁義之道捨己效他將

喪爾真疏莫奔赴於富貴無殉逐於成功

必赴必殉則背於天然之性也疏比干剖心

子胥抉眼忠之禍也疏比干忠諫於紂紂

九竅遂剖其心而視之子胥忠諫夫差夫差殺之子

胥曰吾死後扶眼懸於吳門東以觀越之滅吳也斯

言至忠而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

疏躬父盜羊而子誣之尾生以女子爲鮑子立

期抱梁而死此皆守信而致其患也疏鮑子立

乾申子不自理廉之害也疏鮑焦廉貞遭

樹立乾而死申子晉獻公太子申生也遭龐

姬之難枉被讒謗不自申理自縊而死矣疏孔子

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疏孔子

聖迹歷國應聘其母臨終孔子不見姓匡名齊人

也諫諍其父其父不從彼父憎嫌遂溺他邑亦既仁

義學讀志歸其父臨終而章不此上世之所傳

見此皆滯溺仁義有斯過矣疏此上世之所傳

下世之所語以爲士者正其言必其行

故服其殃離其患也疏此章言尚行則行矯貴

以全其內然後疏自比干已上皆爲忠

行高而士貴耳疏信廉貞而遭其禍斯皆古昔相

傳下世語之也長以忠誠之士廉信之人正其言以

諫君必其行以事主莫不遭罹其患服從其殃爲道

之人深宜疏无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

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

興名就利者彼富則人歸之歸則下之

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

樂意之道也今子獨无意焉知不足邪

意知而力不能行邪故推正不志邪疏

無足謂貪婪之人不止足者也知和謂體知中和之

道守分清廉之人也假設二人以明貪廉之禍福也

無足謂貪婪之人不止足者也知和謂體知中和之

道守分清廉之人也假設二人以明貪廉之禍福也

無足謂貪婪之人不止足者也知和謂體知中和之

道守分清廉之人也假設二人以明貪廉之禍福也

無足謂貪婪之人不止足者也知和謂體知中和之

道守分清廉之人也假設二人以明貪廉之禍福也

無足謂貪婪之人不止足者也知和謂體知中和之

道守分清廉之人也假設二人以明貪廉之禍福也

無足謂貪婪之人不止足者也知和謂體知中和之

道守分清廉之人也假設二人以明貪廉之禍福也

無足謂貪婪之人不止足者也知和謂體知中和之

道守分清廉之人也假設二人以明貪廉之禍福也

無足謂貪婪之人不止足者也知和謂體知中和之

道守分清廉之人也假設二人以明貪廉之禍福也

無足謂貪婪之人不止足者也知和謂體知中和之

道守分清廉之人也假設二人以明貪廉之禍福也

無足謂貪婪之人不止足者也知和謂體知中和之

道守分清廉之人也假設二人以明貪廉之禍福也

無足謂貪婪之人不止足者也知和謂體知中和之

道守分清廉之人也假設二人以明貪廉之禍福也

無足謂貪婪之人不止足者也知和謂體知中和之

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夫耳悅於色口嗜於味感權形勢以適其情者不待教學而心悅樂豈服法象而身安乎蓋性之然耳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夫欲之則就惡之常情不待師教而後為之哉故天下雖非無足誰獨辭於此事者也知和曰知者之為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為故不求夫知慧之物故能施為舉動以百姓心為心百姓順之亦不違其法度也內心至之所以不爭無用無為故不求也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為貪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為廉四處猶四方也夫凡聖區分貪廉斯隔是以爭貪四方馳騁八極不自覺其貪婪棄捨萬乘辭於九五而不自覺其廉儉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監照也夫廉貪實性非過迫於外物也而反照於內心各稟度量不同也勢為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慮慮其反以為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譽也夫不以高貴為驕矜不以錢財為娛翫者計其災患憂慮傷害於真性故也是以辭大寶而不受非謂要求名譽者也堯舜為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善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己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與名譽也夫唐虞之化守內和平者非有情於仁惠不以美譽害生也善卷許由被禪而不受非長矯情於辭讓不以出事實己也斯皆就其長生之利辭其篡弒之害故天下稱其

南華真經

賢能則可謂有此避害無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甘約養以持生則亦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必固將欲修進名譽苦其形體絕何異乎久病固疾長阨不死雖生之日猶死之年此無足之辭以難知和也知和曰平為福有餘為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夫平等被其福善有餘招其禍害者今富人耳管鐘鼓管籥之聲口噍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噍稱適也管籥蕭笛之流也夫富室之人志感動性之昏喪事業志馮無所覺知豈非亂也孩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矣馮氣猶憤懣也夫貪欲既多勞役困憊心中疲塞沈弱憤懣猶如負重上阪而行此之委頓豈非苦困也哉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貪取財實以慰其心誘誘威權以竭靜困苦豈非疾也為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可謂辱矣堵也發富就利情同發聲彼堵牆版築滿盈心中憤懣貪婪不舍不知避害豈非取辱刑財積而不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離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戚離煩惱也夫積而不散馮豈非憂患內則疑劫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䟽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疑恐也請求也夫無罪懷璧其罪故在家則以舍院周回起䟽窺機做出內外來往怖懼不敢獨行如此艱辛豈非畏哉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

盜第

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反一日之无故而不可得也六者謂亂苦疾辱憂也彈盡也天下至害遺忘不察及其巨盜忍至性命慨然平生貪求一朝頓盡所有財故觀之實當時並聲欲反一日貪索其可得之財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緣意體而爭此不亦惑乎此章言知足者常足疏緣緣緣也巨盜既之際豈具有名利邪而流俗之夫倒置之其情緣於名利心決絕於爭求以此而言豈非大惑之甚也

南華真經注疏卷第九

南華真經注疏卷第十

莊子雜篇說劍第三十 郭象注

唐西華法師成 奕疏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疏

王名何趙武靈王之子也好擊劍之士客三千人無厭足其國衰諸侯知其無道共相謀欲伐之

太子惺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

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

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惺尚何敢言疏

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

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

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為劍太子曰然吾王所見

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悅之今天子必

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疏

髮亂如蓬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悅之今天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疏

下露而曼胡之纓謂也項鍊也短後之衣便於武事瞋目然服勇之容憤然實言故語聲難濕斯形服也

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

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疏夫自得懼心故不趨走也

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疏而後使太子先言於我乎

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

王大悅之曰天下無敵矣疏其劍十步殺里行不留任銳快

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疏

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疏

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

士斝劍疏

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疏

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

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為鋒齊岱為鏑疏

地居北以為劍鋒齊國岱岳在東為劍刃也

晉魏為脊周宋為鐔疏

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疏

繞以渤海帶以常山疏

制以五行論以刑德疏

以春夏行以秋冬疏

此劍直之无前舉之无上案之无下運之无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

匡諸侯天下服矣疏

王芒然自失疏

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知勇士為鋒以清廉士為鏑以賢良士為脊

以忠聖士為鐔以豪桀士為缺此劍直之亦无前舉之亦无上案之亦无下運

之亦无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四鄉疏

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无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疏

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

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劍無異於

關雞一旦命已絕矣无所用於國事今

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

為大王薄之莊子雄辯冠絕古今故能說

歸在於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

之環繞也王覺已非深懷懶惡命莊子上殿以

能能環繞情繞食三周不能安坐氣急心慙宜復

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

斃其與也不復受賞故

莊子雜篇漁父第三十一 郭象注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

弟子讀書孔子歎歌鼓琴奏曲未半疏

以聽曲終疏父越相范也輔佐越王勾踐

者也疏詢問仲尼是子路對曰魯之君子

也疏若云見魯國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

孔氏疏問其氏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

疏又問孔氏以何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

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入

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

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疏率性謙和服

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

曰非也疏為是有茅上五等之君為是王

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

於道也疏夫勞苦心形危志真性偏行仁愛者

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

杖擊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

子反走再拜而進疏擊撻也及走前進

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

而去上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

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

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疏嘻笑聲也上

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

宣尼至聖賢聖相感斯同聲相應也故釋吾之

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

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

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无所陵

疏陵亦亂也夫人倫之事抑乃多端切要而言無

少无序庶人之憂也疏田畝荒蕪屋室漏

行不清白羣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

持大夫之憂也疏職任不勝物務不理百姓

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

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

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

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疏穰除

有司之勢而下无大臣職事之官而擅

飾禮樂選入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

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

其事而事之謂之摠疏摠也非是已事而

希意導言謂之諂疏 希望前人意氣而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疏 苟且順物不簡好言人之惡謂之讒疏 好揚人之過折交離親謂之賊疏 人有親情交故輒欲稱譽詐偽以敗惡人謂之慝疏 舉與己疏者雖善而毀以斯許偽好敗傷不擇善否兩容顏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疏 否惡也善惡二邊色術其意之所欲隨而依之斯險詖之人也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疏 外則於百姓內則傷敗於一身是以君子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之叨疏 伺候安危經營大事變改之聲建立功名謂叨也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疏 事已獨擅自用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很疏 有過不改聞諫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疏 物同乎己雖惡而善物異乎己雖善而惡謂之矜之矜也此四患也能去八疵无行四患而始可教已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上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上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疏 愀然歎貌貌未悟前旨故然此疑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

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疏 留停仁義之間以招門接宜觀動靜之變聽其俯仰適受與之度望著功名理好惡之情而是非堅執和喜怒之節用為達道以己論人矜矯天性近於不免也謹脩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无所累矣疏 謹慎形體修守真性故無患累也今不脩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疏 不能修其身而求之他人者豈非疏外乎孔子愀然疏 自諫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夫真者不偽精者不雜誠者不矯也故矯情偽性者不能動於人也故彊哭者雖悲不哀彊怒者雖嚴不威彊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疏 夫道無不在於人倫有此四忠貞以功為主飲酒以樂為主處喪以哀為主事親以適為主功成之美无一其迹矣疏 功績為主飲酒陶蕩性情故以樂為主是以功在事親以適不論所其美故不可一事迹也禮者世俗之所為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

疏 即文之禮世俗為之真質之性稟子大素自然而然故不可改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疏 法效自然實貴真也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其真祿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疏 恤憂也祿祿之人反於聖行不能法自然而造適貴道德而消迷相復溺人事而憂慮濼濼靡靡而遂實向功無厭故心恒不疏 惜哉子之早湛於人偽而晚聞大道也疏 謂孔子之確才久矣而於世也拜而起曰今者上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疏 是又言慶幸得逢漁父欣若登天必其不取訓誨乎而後敢勤驅役庶為門人自與教授問舍所在終學大道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無咎疏 從迷通悟為往也妙道真本也知分別也若不可語其玄極觀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疏 戒約孔子延緣上葦葦間重也顏淵選單子路授綬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擊音而後致聚疏 仲尼既見異人告以至道故仰之彌甚吾雅方懷門人授綬猶不顧盼船遠波定不聞擊響方車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蒿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抗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今漁父杖桴而立而夫子曲要磬折言拜而應得无大甚

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

**疏** 天子萬乘諸侯千乘抗對也外則庭中相對設

禮位望相似况階降也仲尼遇天子諸侯尚懷

敬一逢漁父盡禮曲腰并受言詞必拜而應漁父

威嚴遂至於此孔子重方外之道子路異方內之人

故致驚疑旁 **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

**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間矣而樸鄙之心**

**至今未去** **疏** 湛著禮義時固又嗟

汝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

也彼非至人不能下人人下人不精不得

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

莫大焉而由獨擅之 **疏** 召由今前示其進趨

於禮儀見可貴不尊則心無仁愛若非至德之人則

不能使人謙下或不精誠則不造於玄極不仁

不愛乃禍之基惜哉仲由專擅於此也 **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

**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為事逆之則**

**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

**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

**莊子雜篇列御寇第三十一 郭象注**

**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

**疏** 伯昏瞀之賢士號曰伯昏瞀人隱者之號也禦寇既

師虛子又事伯昏方欲適齊行於化道自驚行淺中

人問其所以 **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

**疏** 方道也奚何也汝行何道欲往

何方問其所由中塗及意也 **曰吾驚焉**

**疏** 曰吾驚焉

自覺已非驚懼而曰惡乎驚 **疏** 重問禦寇於何

反此略答前問意 **曰惡乎驚** **疏** 事跡而起驚心

**曰吾嘗食於十漿之家而五漿先饋** **疏** 饋

饋遺也十漿謂有十家賣漿飲也列子因行涓

於逆旅十家賣漿而五家先遺糧其容觀競起

驚心未嘗能真浪 **伯昏瞀人曰若則汝何**

**為驚已** **疏** 更問驚由 **曰夫內誠不解**

**疏** 自覺內誠實智未能懸解 **形謀成光**

**疏** 為物所敬是以驚而歸 **形謀成光** 舉動使

儀 **以外鎮人心** 其內實不 **疏** 謀使僻貌也

便僻動成光華用 **疏** 鎮服也鎮容

此外形鎮服人物使人輕乎貴老 **疏** 貴老

貴老之 **而擊其所患** 則所患亂生也 **疏** 擊

能混俗同塵而為物標均使人敬貴 **夫漿人特**

**為食羹之貨多餘之贏其為利也薄其**

**為權也輕而猶若是** **疏** 推輕利薄可

**萬乘之主乎** **疏** 特獨也無求於人 **而況於**

**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

**我以功吾是以驚** **疏** 夫君人者位總萬機

國心盡處於出則則賢若渴以代己勞必將任我

以物務而驗我以功績徇外境內逐為忘其驚之所

同具陣 **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 **疏** 汝能觀

如是也 **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 **疏** 察己身

審知得喪嘉其 **汝處己人將保汝矣** **疏** 苟不遺

自覺故數善哉 **汝處己人將保汝矣** **疏** 形則所

在見保保者 **疏** 保守也汝安處己身不能忘我猶

以告列子列子提屣跣而走暨乎門曰

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 **疏** 賢者謂通賢客

久立不言而歸於是疎息懸揚不暇納屣跣走

至門而反高人既來底崇誠艾不嘗開發藥石遺棄

而運誠心欲渴 **曰已矣吾固生吾曰人將**

**保汝果保汝矣** **疏** 已止也我已於先固告汝

所歸依今果見汝門人滿室吾昔言 **非汝能使**

**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无保汝也** **疏** 任平而

感無求無感無 **疏** 顯迹於外故為人保之未

求乃不相保 **疏** 能忘德故不能無守也 **而焉**

**用之感豫出異也** **疏** 能忘德故不能無守也

何也夫物我為心者何物我感已必有 **必且有**

機來感而後應不務預出異端先物施惠也 **疏**

也必固有感而後應其本性 **與汝遊者又**

**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 **疏** 細巧入人

**疏** 其汝謂法 **疏** 船相類唯事之辨細巧之言 **莫**

**覺莫悟何相執也** **疏** 執謂執也 **疏** 執謂執也

**巧者勞而知者憂无能者无所求**

**飽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

**者也** **疏** 夫無其能者唯聖人耳 **疏** 夫無其能者

**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 **疏** 呻吟謂呻吟也 **疏** 呻吟

**緩為儒** **疏** 也 **疏** 也 **疏** 也 **疏** 也 **疏** 也 **疏** 也

**三年而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

**疏** 三年而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

**疏** 三年而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

**疏** 三年而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

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

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

十年而緩自殺其  
相之良以爲秋栢之實矣

死不能順己已化師而便怨死精誠之至故爲

秋栢何不以秋栢動木也父既助程而緩恨之

言云使汝子爲墨者我之功力也何不看我爲賢

夏之師而更助弟我怨恨之甚化爲異物秋栢子

實生於墓上亦有作根字者塚家也云汝何

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

天自此已下莊子辭也夫積習之功爲報其性不

報其爲也然則專習之功成性而已豈爲之哉

化萬物故謂之造物也夫物之智能稟乎造化

非由從師而學成也故假於學習輔道自然報我

性不報人功也是知程有墨性不從後得然言我

不亦彼故使彼彼有彼性疏彼程先者有墨

性無墨程物皆然夫人以己爲有以異於

人以賤其親言緩自美其備謂己能有積學之

賤物者不避其親也無其身疏言緩自恃於已有

以平往者賤不失其倫也疏學植之功異於常

人故輕賤其親而汝於父齊人之并飲者相

擇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吟詠所以通性無

泉則無所穿無性則無所詠而世皆忘其泉性之

自然從識穿詠之未功因欲殺而有不亦妄乎

夫上下有泉人各有性天也穿之成井學以

成術者人也嗟乎世人迷妄之甚徒知穿井

所安不安其所不安

也任學生之性不引物從己性之

無者不強安之故所以爲聖人也衆人安其所

不安不安其所安所以爲衆人也疏學己所

素分不安其所安也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

疏運道實言像斯絕知而不言所以之

天也知而不言之所以之入也疏道無法

可言故詣於自然之境雖知至極

而猶存言辯斯未離於人倫矣古之人天而

不人知而落天也未曾聞言疏復古真人知道

無復人情朱泚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于金

之家三年技成而无所用其巧事在於道

功姓朱名泚漫學屠龍之事於山稍稱欲明處

妙幸爲無用屠龍之事於山稍稱欲明處

涉人間貴在適中苟不當機雖大無益也聖人以

必不必故無兵期雖必然而必之疏達道

隨逐物情理雖必然猶衆人以不必必之故

不固執故無交爭也疏庸庶之類妄爲

多兵理雖未見抑而必之各疏庸庶之類妄爲

而固必之既性順於兵故行有求則足是則

物情則多乘矣順於兵故行有求則足是則

無於心貪求故任兵恃之則亡用之已而

求於上者疏不能大順羣命而好乖逆小夫之

太初小夫之知而欲推測物極遠志

以寒淺之知而欲兼濟物遠達羣生豈得虛空其

形合太一之玄道者然不可也此人迷於古今形累

太初之妙理邪彼至人者歸精神乎无始

而甘瞑乎无何有之鄉疏無始妙本也無

也至德之人動而常寂雖復兼濟道物而水流乎

神寂無始故能知和光混俗而無礙道鄉也

无形發泄乎太清任其天行也疏無以順物

隨時適變不守形迹迹不離本故悲哉乎汝爲

知在毫毛得者細而不知大靈靈而至疏

悲哉乎汝爲知在毫毛得者細而不知大靈靈而至疏

商者爲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

悅之益車百乘疏姓曹名商宋人也爲宋僱

之遂賜車百反於宋見莊子曰夫馭窮閭

阨巷困窘織屨搗項黃馘者商之所短

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

所長也疏窮急也言貧窮困急織屨以自仕

當備之際是商之所短也一使強秦遂使秦王驚悟

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癰者

得車一乘越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

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

也子行矣夫事下然後功高功高然後

腫也痔下漏病也莊生風神後悟志尚清遠既而縱





**必招仁義多責** 天下皆望其愛然愛之則不周矣故多責疏 則不周必達生之情者愧然大情也達於知者肖散也疏 注云消釋散也愧然解也達悟之達大命者隨化俱也疏 大命大年假如彭祖厥其長久以達小命者遭每在節上疏 小年也遭遇也如孺子促齡所遇斯適曾不介懷耳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釋莊子疏 錫與也宋襄王時有庸瑣之人游宋妄說宋王錫車十乘用此驕壯莊周於己後自矜物先也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葦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領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疏 蕭蕭也家貧織蕭蕭為薄賣以供食餒推也驪龍也也顧下有千金之珠也嘗幾得車之人也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予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為齏粉夫望也若缺許說乘天獨以聖人主之心者明君之所不受也故如有所舉必有所試於斯民不違命曰舉之以合萬夫之望者此三代所以直疏 權忠貞以感人王者必非常之道而行之也疏 賞而用左道使其說佞媚君王使侍於富貴者故有驕釋之容亦何異遭驪龍睡得珠邪餘詳注意或聘於莊子疏 寓言不明聘人姓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疏 犧養也君王預前三月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為孤犢其可得乎疏 樂生者畏犧而辭聘觸麟開生而觸賊此死生之情

**疏**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槨以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齋送吾葬其豈不備邪何以加此疏 莊子妙道逆送兩儀珠璣星辰變化三景資送備矣門人厚葬深堊造物也弟子曰吾恐鳥為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為鳥為食在下為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疏 為鳥也門人荷師王深恩也將欲厚葬避其鳥為鳥且知厚葬深堊蟻蟻情好所奪偏私也疏 不平乎其平也不平疏 以一家之平乎萬物未無情與奪委任均平也若運情慮均平萬物若欲起心已不平矣疏 以不徵其徵也不徵疏 以所見應之則必有不合矣疏 聖人無心有感則應此真應也疏 明者唯為之使疏 夫執其所見受使疏 自炫其明情應於務多矣安能使物哉疏 為物驅使何能役人也疏 神者徵之疏 唯任神然後能至疏 寂然不動能無不疏 夫明之不勝神也又矣疏 明之於神也至順則無遠近疏 明則有心應務為物驅役神乃幽深皆各自得疏 無心應感無方有心不及無存應不及志應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疏 夫至順則用發於彼而執其自是雖欲疏 夫志懷應物者為而不恃功成人入其功外矣疏 不居為感之徒自執其用功人功績歸入己身雖欲矜伐其功外矣迷忘如此深可悲哉

**莊子雜篇天下第三十三 郭象注**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為不可加矣疏 為其所為則真為也為其真為則無為矣又何加焉疏 自軒項

**疏** 下迄于堯舜治道藝術方法甚多皆隨有物之情順其為之性任其品之動植曾不加之於分表是雖為不為矣疏 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疏 上古三皇所行道術隨物任化泮樸無為此曰疏之方法定在何處假設疑問後明深理也

**无乎不在** 疏疏 答曰無為玄道所在有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疏 神明由事感疏 神明者智周彼神人顯茲明智制禮作樂以導物乎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疏 夫虛寂玄道物感所以誕生聖帝皆原於一簡於外斯聖王所以降迹宣徒然哉疏 道雖復降靈按物混迹和光應不離於宗謂之物不離真常抱一而歸本者也

**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道為門**  
**兆於變化謂之聖人** 九此四名一人疏 契本謂之自然泮粹不雜謂之神妙巖然不假謂之至極以自然為宗上德為本玄道為門觀於機兆隨物變化者謂之聖人已上四人只一耳隨其功用故有四名也疏 以仁為恩以義為理以禮為行為行以樂為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疏 此四者之相迹而賢疏 布仁惠為恩裁非運節文為首動樂皆以和性德昭光乎九有仁風扇乎八方覺蘭惠芳馨香無薰於遐邇可謂賢矣疏 以法為分以名為表以操為驗以誓為決其數二三四是也疏 誓考也操執名表其美操驗其行考決其能一二三四即名法等是也疏 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為常疏 自堯舜已下置立百官用此四法更相齒次君臣物務遂以為常所謂齒也以衣食為主蕃息畜藏疏 廢者耕織也倫人之不可廢者衣食也故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是以蕃滋生息畜積儲者皆養民之法疏 老弱孤寡為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疏 民理既

賢不古之人其備乎古之人即向疏蒼老哀

下疏配合也夫聖帝無心因循品物故能合神明

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明故

六通四闢小大精粗其運无乎不在

史尚多有之其在數度而可明者疏史尚書

書禮樂者鄭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

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

春秋以道名分疏道達也通也夫詩道情志

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

古人之陳述耳疏六經之迹散在區中風教所覃

賢聖不明能明其迹疏跡故不

穿鑿疏法教多端天下多得一各信其偏見

得一家之說疏法教多端天下多得一各信其偏見

異政家疏不能恬淡虛忘而每運心

殊俗疏思察隨其情好而為教方譬如耳目

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疏夫目能視色

所長時有所用疏夫六經五德百

一曲之士也疏夫六經五德百

稱神明之容貌疏夫六經五德百

不明鬱而不發疏夫六經五德百

之人各為其所欲焉疏夫六經五德百

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疏夫六經五德百

不幸不見天地之純疏夫六經五德百

道術將為天下裂疏夫六經五德百

萬物不暉於數度疏夫六經五德百

自矯矯疏夫六經五德百

勤而儉則財有疏夫六經五德百

餘故急則疏夫六經五德百

而備世之急疏夫六經五德百

而備世之急疏夫六經五德百

聞其風而悅之為之太過已之大循疏

為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无服疏

墨子記愛兼利而非鬪疏夫六經五德百

其道不怒疏夫六經五德百

而博不異疏夫六經五德百

毀古之禮樂疏夫六經五德百

禹有大夏湯有大漢疏夫六經五德百

武王周公作武疏夫六經五德百

貴賤有儀上下有等疏夫六經五德百

侯五重大夫三重疏夫六經五德百

桐棺三寸而无槨疏夫六經五德百

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疏

未敗墨疏夫六經五德百

子道疏夫六經五德百

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疏

情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嚴無也疏也無也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夫聖

道悅以使民得性之所樂則悅悅則天下無難矣疏之歡心今乃使物憂

澤故不可以教世也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

去王也遠矣王者必合天下之權疏夫王天下

心志已大順學生今乃毀皇王之法疏者必須虛

反黔首之性其於主物不亦遠乎墨子稱道

曰昔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

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疏

通決川瀆數百六之災以播種九穀也禹親自

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疏橐盛土器也

禹振耜耨地操橐耜躬自勞苦以導川原於是舟楫

往來九州難易又解古者字少以濞為濞川為原九

經九度言九雜也又本作鳩胙无胙脰无毛

者言鳩雜川谷以導江河也胙无胙脰无毛

沐甚雨擲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

勞天下也如此墨子徒見禹之形勞疏通導

安置萬國開啓之泣無暇暫看三過其門不得看子

類驟雨而兩髮假疾風而梳頭動苦執勞形容駸駸

遂使胼胝無肉脰脰無毛禹之大使後世之墨

者多以裘褐為衣以跣躄為服日夜不

休以自苦為極謂自苦為疏裘褐粗衣也木

後世墨者釋之弟子也裘褐跣躄也曰不能

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非其時而守

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

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誦不同相

謂別墨故於墨之中又相與別也疏名勤南

方之墨師也苦獲五侯之屬是墨學里人也

誦異也俱誦墨經而更相倍異相呼為別墨

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矯偶不佞之辭相

應以巨子為聖人巨子最能辨其疏訾毀也

獨唱曰嗣音奇對辯曰偶佞倫次也言鄧陵之徒然

誦墨術堅執堅白各炫已能合異為同折同為異或

相毀用無倫次之辭相應動儉甚者號為聖人

願為之尸尸者冀得為其後世至今不

決為欲係巨疏咸願為師王庶傳業將來墨翟

禽滑釐之意則是意在不得廢而備世其

行則非也為之太疏意在救物所以為是也將

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胙无胙脰无

毛相進而已矣疏進過也後世學徒執墨陳

亂之上也亂莫大於逆治之下也任眾適性

子真天下之好也為其好聖聖賢不將求

之不得也無雖枯槁不舍也所以為疏

宇內好儉一人而已求其輩類竟不能得

夫德也疏夫教也逆物傷性誠非聖賢不累於

俗不飾於物不苛於人不伎於眾伎逆

願天於俗無慮累於物無矯飾於人無苟且願天

者疏每願宇內清矣辨活彼百物我儉止分知

宋鈞尹文聞其風而悅之疏姓名宋鈞姓尹

師於黔而為之名也性與教合故聞風悅變作為

華山之冠以自表華山上下均平而宋

冠以表德之異接萬物以別宥為始今打

衛疏有區域也給本也置立名教應設語心之

容命之曰心之行疏命名也發語吐辭每令

而為以聊合驩以調海內強以其道聊令請

欲置之以為主立以為物主也疏聊和也請

救民之闕禁攻寢兵救世之戰所謂

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

強聒而不含者也聊說之疏用斯教述行化

強見也所謂疏雖復物皆賦賤猶自強見勸他

雖然其為人大多其自為太少不因其自

功太重也疏存諸人今乃勤強勸人被厭不已當

自為太少乎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

斯明自為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

天下宋鈞尹文稱天下為疏宋尹稱黜首為先

物後已故也坦然之迹意在勤儉置五升之飯為一

日之食唯恐百姓之飢不慮己身之饑不忘天下以

用斯作法晝夜不息矣日夜不休曰我必

得活哉謂民亦當圖微乎救世之士哉揮

高大之貌疏 圖微高大之貌也言其強力忍垢接 曰 君子不為苛察 務寬 疏 夫賢人君子恕己寬 於物也 不以身假物 必自出 疏 立身求己 苟且同察 其力也 疏 不必假物 於物也 所以為救 疏 已止也苦心勞形乘道運物既 也 世之士也 疏 無益於宇內明不知止而勿行 以禁攻寢兵為外 疏 為利他 以情欲寡 淺為內 疏 為自利 其小大精粗其行 適是而止 未嘗經 疏 自利利他內外兩行雖復 趨難細不過 疏 大小有異精粗稍殊而立 主 任也 疏 公正而不阿黨平易而無偏私依理 趣物而不兩 趣故一 疏 意在理趣而不在於斯 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 疏 依理用法不顧前後斷決正直無所懼慮 亦不運知法外謀謀守法而往 疏 古之道 術有在於是者 疏 自五帝已來有以法為政 猶在 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 疏 姓彭蒙田駢慎到並齊之隱士俱 遊獲下各著書數篇性與法合故聞風悅愛也 齊 萬物以為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 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 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 故曰選則不偏 都周 疏 夫天覆地載各有 說故知萬物有不可不隨其性 能大道包容未嘗 但當任之若欲揀選必不周偏也 教則不至 其 性乃道則無遺者矣 疏 異物不同稟性各異 若率至方道則物皆 是故慎到棄知去己而 緣不得已冷汰於物以為道理 聽放也

疏 冷汰猶揀鍊也息慮棄知忘身去己機不得已 威而後應揀鍊是非據法斷決慎到守此用為 道 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 謂知力淺不知任其自 疏 鄰近也夫知則有所不 然故薄之而後鄰傷也 疏 知故薄淺其知雖復薄 故猶近傷於理 諛譎無任而笑天下之尚 賢也 不肯當其任而任夫眾人 疏 諛譎不 隨物順情無的任用物各 疏 縱脫無行而非天 下之大聖 欲壞其迹 疏 縱脫脫略不為仁義之 內之聖 推拍斲斷與物宛轉 推拍故未民合 人也 疏 推拍善捷也斲斷行刑也宛轉變化也復能打 疏 拍刑戮而隨順時代故能與物變化而不固執 之者 會是與非苟可以免 疏 苟且免於當 也 不師知慮不知前後 不能知是之與非 性苟免當 疏 不師其成心不運用知慮亦不瞻前 時之患也 疏 傾後矯性為情直舉去劉順物而已 魏然而已矣 獨任性 疏 魏然同塵而魏然獨立 也 推而後行曳而後往 所謂緣於 疏 曳而 緣不得已感而 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 磨石之隧全而无非動靜無過未嘗有 罪 疏 磨石之隧轉也如飄風之回如落羽之旋若 非無罪無過無情 是三者無心故能全得是無是無 任物故致然也 是何故 疏 以顯其能 夫无 知之物无建己之患无用知之累動靜 不離於理是以終身无譽 患生於譽譽 疏 夫物莫不耽譽身已建立功名運用心知沒溺前境 今磨礪等行賴任物動靜無心相居妙理患累斯絕 是以終於天命 故曰至於若无知之物而 已无用賢聖 唯聖人然後能去知與故備天之 稟情而云無用賢聖 夫塊不失道 欲去去知如 所以為不知道也

九物云云皆無 疏 貴尚無知情同瓦石無用賢 得道非偏物也 疏 聖聞若夜奔遠如石塊不為 惑其例如斯 豪桀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 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 夫去知任性 照所以為賢聖也而云土塊乃不失道 疏 夫得道 人若土塊非死如何豪桀所以笑也 疏 賢聖照 物無心德合二儀明齊三景今乃以土塊為道與死 何殊既無神用非生人之行也乃以英儒瞻聞之通 豪桀知其非 適得怪焉 宋合至道 疏 不合至 理故嗤笑之 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 得 怪也 疏 田駢慎到稟業彭蒙 疏 縱任放誕無所教也 彭蒙之師曰古 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 謂 齊萬物 其風戩然惡可而言 逆風所 疏 戩 以爲首 其風戩然惡可而言 動之聲 疏 戩 迅連貌也古者道人虛懷忘我指為天地無復是非 風教戩然隨時過去何可留其聖迹執而言之也 常及人不聚觀 不順 疏 逆作人心亦不能致 蒼生之稱 而不免於斷斷 雖立法而斷 疏 斷 其騰望也 而不免於斷斷 雖立法而斷 疏 斷 未能大齊萬物故不免於斷斷也 其所謂道 非道而所言之是 不免於非也 疏 是 也 到所謂道者非正道也 彭蒙田駢慎 言為是者不是也故不免於非也 疏 雖復習尚 到不知道 乃不失道所以為不知 疏 雖復習尚 心為道而未得 雖然槩乎皆嘗有聞者也 圓照故不知也 雖然槩乎皆嘗有聞者也 至也 疏 彭蒙之類雖未體真而志尚知略有梗礙 但不 疏 更相師相皆皆有所承非獨斷故嘗有聞 也 以本為精以物為粗 疏 本無也物有也 精用有為 以有積為不足 寄之天下 澹然 事物為粗 以有積為不足 寄之天下 澹然 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 疏 貪而儲積心常不足知足止分故清虛澹 疏 絕待獨立而精神道無不在自古有之也 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 疏 姓尹名意 字公度周

平王時函谷關令故為之關戶也姓李名耳字伯陽  
 外字若聃即君意之師也自謂周禮與理相  
 故問無為之風 建之以常無有 夫無有者無  
 而悅愛之也 建之以常無有 夫無有者無  
 有則明有物 主之以太一 自天地以及羣物  
 飾斯非主之 疏 太者廣大之名一以不二為稱  
 而為一故謂之太一也建立言教每以疑常無物為  
 宗悟其指歸以虛通太一為主斯蓋好以勞形質  
 未可以勞他人亦以濡弱謙下為表以空虛  
 無勞敗其道術也 以濡弱謙下為表以空虛  
 不毀萬物為實 疏 表外也以空弱謙和為實  
 智內關丑日在己无居 物來則應物去  
 成功弗居推功於物用 形物自著 萬物故物形  
 此在己而修其身也 疏 彼之形性各自彰著也  
 其動若水其 靜若鏡其應若響 常無情也 疏 動若水流靜如  
 似響應聲動靜 功若平若若亡寂乎若清同焉  
 無心神用故速 功若平若若亡寂乎若清同焉  
 者 和得焉者失 常全者不 疏 功若平若若清同焉  
 不清不濁故聞忽似無體非無也靜寂如清也是已  
 同靡清濁和著生之淺見也遂以此清虛無為而為  
 德者斯 未嘗先人而常隨人 疏 和而不老  
 喪道矣 未嘗先人而常隨人 疏 和而不老  
 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谷 知其白  
 守其辱為天下谷 物各自守其分別靜默而  
 已無雄白也夫雄白者非  
 尚勝自顯者邪尚勝自顯豈非逐知過分以始其生  
 邪故古人不隨無崖之知守其分內而已故其性全  
 其性全然後能及天下能及 疏 夫英雄後傑進踐  
 天下然後歸之如谷也 疏 所以夫英雄後傑進踐  
 下退靜所以長久是以去彼顯白之榮華取此韜  
 光之屈辱斯乃學道之樞機故為字內之穀谷也  
 而谷谷俱是川壑但谷 人皆取先己獨取後  
 小而不與萬物爭鋒然後天下 疏 俗人皆向勝趨先  
 榮推而不取故後其身 疏 大聖獨謙卑與後  
 故道經云後其身 曰受天下之垢 唯知有之  
 身而身先故也 曰受天下之垢 唯知有之  
 先斯受垢辱之者 人皆取實 為利未知無

為用 疏 已獨取虛 疏 已獨取虛  
 無藏也故有餘 守故不患其 疏 已獨取虛  
 而不積 歸然而有餘 夫不積則歸 疏 已獨取虛  
 故有餘 歸然而有餘 夫不積則歸 疏 已獨取虛  
 其行身也徐而不費 因民  
 有聖人無心而為之常 疏 貴損也夫達道之人  
 與道俱俱故無疾無費也 疏 無道則更愈苛簡之  
 田立不貸之圃從容閑雅終不損己 无為也而  
 為於物耳以此為行為而養其身也 无為也而  
 笑巧 巧者有為以傷神器之自成故無為者因其  
 網則人人自有所能 疏 幸性而動耳非無為也  
 矣無貴於工極也 疏 彼俗人機心巧偽也  
 皆求福已獨曲全 委順至理則常全故 曰苟  
 免於咎 隨物故物 疏 各福也俗人愚迷所為持  
 大聖虛懷委曲隨物 疏 執但知求福不能慮禍唯  
 保全生道且免殃殃 以深為根 極不可謂之淺  
 也 以約為紀 泰也 疏 以儉約為行之綱紀 曰  
 堅則毀矣 夫至順則雖金石無堅也 疏 則毀  
 正理 銳則挫矣 夫至銳則雖金石無銳也 疏 則挫  
 經云挫 常寬容於物 各守其分別 不削於  
 人性也 疏 退已謙和故寬容於物知 可謂至  
 極關丑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 疏 關  
 老子古之大聖窮微極妙真真入道則浩蕩而  
 宏博理則廣大而深玄莊子庶幾故有斯嘆也 寂  
 漠无形變化无常 隨物 疏 妙本無形故寂  
 故無 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 化  
 也 疏 以死生為晝夜故將二儀並也 芒乎何之  
 忽乎何適 細意 疏 委自然而變化隨芒忽而致  
 適 萬物畢羅莫足以歸 故都 疏 包羅萬物  
 未嘗離道 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 疏 括字  
 何與歸根

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无  
 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簡見之  
 也 物見其意 疏 謬悠之說荒唐之言无  
 也 物見其意 疏 謬悠之說荒唐之言无  
 天下為沉濁不可與莊語 累於形名以莊  
 故不 疏 莊語猶大言也字內黔黜沉濁  
 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 疏  
 危言不定也曼衍無心也重言老也當奇也夫危言  
 則傾危空則仰故以危器以況至言而若文之談體  
 則鴻蒙雲霧海若之徒是也 獨與天地精神  
 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 其言通至理正 疏  
 數倪猶驕矜也抱負精之智運不測之神 不謹是  
 寄適域中生來死往謙和順物固不驕矜 不謹是  
 非已無是非故 以與世俗處 疏 謹貴也  
 主不可窮貴故能混 世揚波處於塵俗也 其書雖瓌璋而連玃无  
 傷也 還與物合 疏 瓌璋宏壯也連玃和混也莊  
 故合物 其辭雖參差而詼詭可觀 不唯應  
 務故 疏 參差者或虛或實不一其言也詼詭猶滑  
 其可觀 彼其充實不可以已 有也 疏 已止  
 所著書辭清理遠括囊無 實富贍無窮故不止極也 上與造物者遊而  
 下與外死生无終始者為友 疏 乘變化  
 交自然而為友故能混同生死 其於本也弘大  
 真一始終本妙迹粗故言上下 而關深闕而肆其於宗也可謂調適而  
 上遂矣 疏 關闕也弘大也闕亦大也肆申也遂  
 適上達 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 疏  
 言此莊書雖復說詭而惟機 其理不竭其來不  
 變化解釋物情莫之化也



世過人既不謙柔故無真道而言其壯者猶獨壯也

南方有倚人焉曰黃綵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

之故疏任在南方姓黃名綵不偶於俗羈異於人游方之外賢士者也聞黃綵問故

來致問問二儀長久風雨雷霆動靜所發起何端緒

慮而對疏謝而應機不思慮而對者以未辭

為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无已猶以為

寡益之以怪疏編為陳說萬物根由并辯二儀雷霆之故不知依止猶嫌

為名是以與眾不適也疏以及人情曰為

塗隍矣疏塗道也德術甚弱化物極強自道理異常深奧也

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蚤一蚤之勞

者也其於物也何庸疏由從也庸用也從二儀生成之道觀

充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疏幾近也夫惠施之辯論意近真而論之良未可也

能以此自空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

辯為名疏卒終也不能用此玄道以自安而乃散亂精神高談萬物竟無道存目

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

也悲夫昔吾未覽莊子嘗聞論者爭夫又極連環之意而皆云莊生之言遂以莊生為辯者

之流案此篇較評諸子至於此章則曰莊道辯者言不中乃知道論說之傷實也吾意亦謂無經國

體致真所謂無用之談也然善學之子均之感豫或

後出使性不邪諛不備賢於神矣疏給放也痛惜者乎故存而不論以貽好事也

者乎故存而不論以貽好事也

者乎故存而不論以貽好事也

者乎故存而不論以貽好事也

者乎故存而不論以貽好事也

者乎故存而不論以貽好事也

者乎故存而不論以貽好事也

道放滿翻辯不得真原馳逐萬物之末不能反歸於妙本夫得理莫若忘知反本無過息辨今惠子役心術求道縱河海以索真亦何異乎欲迷響以振聲將避影而疾走者也洪才若此深可悲傷也

南華真經注疏卷第十

莊子註十卷

晉郭象撰象字子元河南人辟司徒掾樹遷至黃

門侍郎東海王越引為太傅主簿事蹟具晉書本

傳劉義慶世說新語曰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

其旨統向秀於舊註外別為解義妙演奇致大暢

元風惟秋水至樂一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其義

零落然頗有別本遷流象為人行薄以秀義不傳

於世遂竊以為己註乃自註秋水至樂二篇又易

馬蹄一篇其餘眾篇或斷定文句而已其後秀義

別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晉書象本傳

亦探是文絕無異語錢會讀書敏求記獨謂世代

遠遠傳聞異詞晉書云云恐未必信案向秀之註

陳振孫稱宋代已不傳但時見陸氏釋文今以釋

文所載校之如逍遙遊有蓬之心句釋文郭向並

引絕不相同賸篋篇聖人不大盜不止句釋文引

向註二十八字又為之斗斛以量之句釋文引

向註十六字郭本皆無然其餘皆互相出入又張

湛列子註中凡文與莊子相同者亦兼引向郭二

註所載蓬生篇痾僕丈人承明一條向註與郭一

字不異應帝王篇神巫季咸一章皆棄而走句向

郭相同列子見之而心醉句向註曰迷或其道也

而又奚卵焉句向註六十二字郭註皆無之故使

人得而相汝句郭註多七字示之以地文句向註

塊然如土也郭註無之是殆見吾杜德機句鄉吾

示之以天壤句名實不入句向郭並同是殆見吾

善者機也句向註多九字子之先生坐不齋句向

註二十二字郭註無之鄉吾示之以太冲莫勝句

郭改其末句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句郭增其首十

六字尾五十一字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句故

逃也句食稀如食人句向郭並同於事無與親以

下則竝大同小異是所謂竊據向書點定文句者

殆非無證又秋水篇與道大塞句釋文云塞向紀

章反則此篇向亦有註併世說所云象自註秋水

至樂二篇者向未必實錄矣錢會乃曲為之解何

故考劉孝標世說註引逍遙遊向郭義各一條今

本無之讓王篇惟註三條漁父篇惟註一條盜跖

篇惟註三十八字說劍篇惟註七字似不應簡略

至此疑有所脫佚又列子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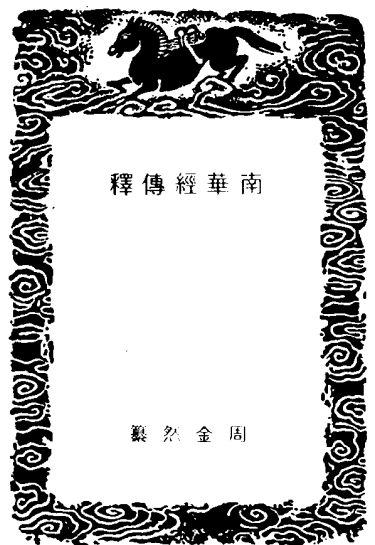
化二句張湛註曰莊子亦有此文併引向秀註一

條而今本莊子皆無之是併正文亦有所遺漏蓋

其亡已久今不可復考矣

其亡已久今不可復考矣

其亡已久今不可復考矣



南華經傳釋

周金然

海珠

南華經傳釋

青浦 頌 仲宣 召 敦 校

南華經傳釋

周金然

金然字鴻慶號南華又號越香江南上海人康熙壬戌進士選庶吉士歷司登

同治馬自漢

南華經傳釋

余嘗以中庸釋大學以金剛釋心經以南華釋道德

稱三教經傳有駭之者遂秘不敢示人今論閣

前華則自經自傳不自秘也而于載無人觀破益其

意盡於內七篇至外篇雜篇無非引仲內七篇惟末

篇自序耳錯而觀之其意較然復須注哉因走內

七篇為經餘篇析為傳自注自釋庶幾參差副之獨

解焉

逍遙遊第一 秋水 馬蹄 山水

鈴開眼界廣宗明大也夫則無可用無可用則無困苦

大鵬大雲大椿大狐大樹大而御風乘雲氣御飛龍無

用之用皆天游也何其逍遙也秋水篇正發揮大小之

辨故謂家小不勝為天勝也濼水濼梁後復乎無為逍

遙乎駭臥也馬蹄篇反言以見起謂飛天若若鵬行地

莫若馬馬受駕銜鑿其渾沌使失逍遙之趣也山水篇

南華經傳釋

就無所用安所困苦下一轉語謂何以不鳴殺乎乘道德而浮游一龍一蛇與時俱化匪可以材不材論也故云直木先伐甘井先竭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蓋此所以貴逍遙也上三篇即逍遙遊傳注也

齊物論第二 徐無鬼 則陽 外物

銷落彼耦入化樞也前云嗒然似喪其耦後云彼是莫得其耦謂之道樞兩耦則不齊一樞則無耦若橫直妍媸成毀多寡喜怒是非有無大小壽夭居食利害死生哀樂寤覺形影以至胡蝶莊周皆耦也吾即我無耦也喪之則齊齊者天不齊者人不齊之齊亦天也故天均天府天倪也徐無鬼篇士之質若亡其一亡一者我喪彼耦也儒墨四惠子五皆自侈立言耦於物而不化故云狗不以善吠為良人不以善言為賢若循照冥樞則物齊矣則陽篇謂日與物化一不化又物化一轉語也不化者變獨也物化而一不化窮則反終則始無窮無始與物同理是其旨也外物篇謂木與木相摩金與火相守是為兩陷以必外物故也無對則無必而物齊矣上三篇即齊物論傳注也

養生主第三 鈞意 養生 達生

離物觀我得全於天也庖丁忘牛而善刀石師忘介而善鑄所善養神也火也不通於天故不知其盡也刻意精全解養神即老子之谷神不死故云純素之道與神相守守而勿失與神為一絳性篇謂習智交養而和出其性不以有涯逐無涯也若喪已於物謂之倒植之民至樂篇去形去智冥乎無為出機入機本無生死所謂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也達生篇謂養形不足以存生適生而生存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合精神為主故得全於天也養生主篇謂善養生忘形致道忘心勿危身殉物所以養生然有養生而殉名者而生亦不尊也已上五篇即養生主傳注也

養生主傳注也

養生主第三 鈞意 養生 達生

復歸原本道法自然也人有為天無為人知則知天知所不知鳥知人之非天也非人祇在生死間與一劫破日出子方篇東郭順子為田子方之師而不以器工為師引起宗師之義中言孔子師老聃顏回師孔子歸於至人目擊而道存能自得師也天道天運二篇大畧以虛靜恬淡寂寞無為為萬物之本道德之至欲掃禮法刑行之術以至六經糟餽而歸於生天生地神鬼帝人可傳不可見之妙知北遊篇直指至道不落言詮故謂至言去言至為去為若蝶梯等語若言說者也盜跖篇非詆孔子祇因拘儒不善用孔子之道故借以為盜跖所笑皆寓言也以上五篇即大宗師傳注也

應帝王第七 莊子 說微 在存 天地

內聖外王化還無始也不鑿渾沌自能遊於無有若藏仁要義則渾沌死天下存奇多故矣味魚鱗極發覺

應帝王第七 莊子 說微 在存 天地

人間世第四 庚桑楚 蘧文

妙用無我世出世間也謂虛語託詞與為嬰兒謂無用之用妙在不絕跡而無行地也庚桑楚謂蘧文蛇而問其波又忘人因以為天所謂託詞以義中也蘧文為又歸一真字惟真可以遊世而無陰陽人道之患故云慎守其真則無所累上二篇即人間世傳注也

德充第五 騶卞 列禦寇

形骸脫離真我現前也謂非變其形變其天也天全則德全故康衷駘支離無朕以明遊於形骸之內不如遊於形骸之外也騶卞篇謂出于性而侈於德不權德變之以取百譽惟是為德之向上不為仁義之操下不為禮儀之行則德充必符矣列禦寇篇謂能使人保而不能使人不保以不徵徵其後也不徵而遊充符一步說充不必符符不必充正是充符義也上二篇即德充符傳注也

大宗師第六 田子方 天道 天運 知北遊

復歸原本道法自然也人有為天無為人知則知天知所不知鳥知人之非天也非人祇在生死間與一劫破日出子方篇東郭順子為田子方之師而不以器工為師引起宗師之義中言孔子師老聃顏回師孔子歸於至人目擊而道存能自得師也天道天運二篇大畧以虛靜恬淡寂寞無為為萬物之本道德之至欲掃禮法刑行之術以至六經糟餽而歸於生天生地神鬼帝人可傳不可見之妙知北遊篇直指至道不落言詮故謂至言去言至為去為若蝶梯等語若言說者也盜跖篇非詆孔子祇因拘儒不善用孔子之道故借以

為盜跖所笑皆寓言也以上五篇即大宗師傳注也

應帝王第七 莊子 說微 在存 天地

內聖外王化還無始也不鑿渾沌自能遊於無有若藏仁要義則渾沌死天下存奇多故矣味魚鱗極發覺

應帝王第七 莊子 說微 在存 天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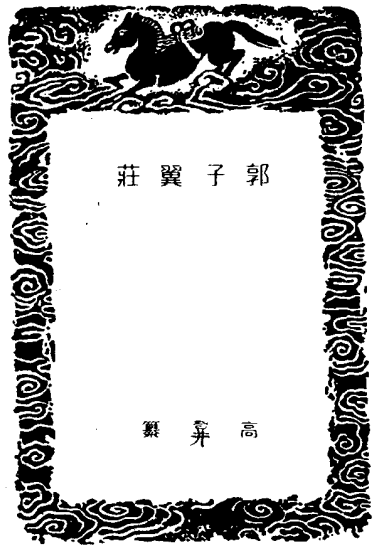
內聖外王化還無始也不鑿渾沌自能遊於無有若藏仁要義則渾沌死天下存奇多故矣味魚鱗極發覺



渾沌始亂天下之狀治外則不治也聖人不知其心  
不止憤激乎大道不得下歸咎聖人亦非實言也說劍  
篇借安坐定氣形就心和進之手無疵見聖人之治天  
下如舞劍也在有篇謂在恐天下之淫其性有恐天下  
之遷其德渾沌沌池未始出吾宗宗字即下玄宗也天  
地篇乃點出一玄字借為罔赤水得玄珠謂其合縉縉  
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於大順蓋以玄為宗也玄出於  
老子宗於莊子謂莊不宗老者亦非也其謂渾沌死以  
補修之假若治內不治外則渾沌不死矣以上四篇或  
反解或正解皆應帝王傳注也

凡外篇其二十有六篇其二十四篇總見解內七篇  
內七篇由曠觀而後虛實而後得主而後實  
世冥世而後形真形真而後見宗見宗而後化或節  
合珠聯七篇又只是一篇至末篇篇乃莊子自遊  
其篇中之言有寓有重有屈使人勿錯眼也天下  
篇乃莊子自叙立言之宗援引古聖賢至於百家各  
有品第唯稱老子為博大真人稱孔子為聖人顏回  
子貢為君子其言汪洋自恣欲獨立天地之間自為  
一家若不宗老子然自稱其道為變化無常自稱其  
道與天地精神往來雖奇瑣參差而一歸於宗更未  
之有豈能外於老子哉而謂莊非宗老安宗哉若  
至應施顯顯公孫龍皆辯士而應施最相知如觀魚  
之樂與玉車善辯為名是師有老子友有惠施老莊  
莊惠千古同心不朽矣昔人謂莊子乃天地間一大  
秀才正謂其汪洋自恣也汪洋自恣定於太史公謂  
大抵術寓言是矣又謂其作源父盜跖法儻以詆訾  
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豈益跡生孔子之前而謂  
孔子持其彘幾不免虎口哉是史公猶未會其寓言  
也蓋子瞻子由王介甫呂吉父評論言人人殊獨子  
瞻曰人知莊子之粗者其精者當自有在余謂讀者

莫若細味莊子所云孟浪之言於道之行自描自寫  
自經自傳也作南華經傳釋



郭子翼莊

三一子高昇九叔纂  
明兵部侍郎范欽訂

晉郭象註莊子人言莊子註郭象妙處果然  
傳稱本向秀所為秀本不行象竊取之耳秀  
邪象邪吾不知也然其言真足羽翼莊氏而  
獨行天地間為八十一章命之曰翼莊  
質小者所資不待大則質大者所用不得小矣  
故理有至分物有定極各足稱事其濟一也  
遺彼忘我其此群異異方同得我無功名是故  
統小大者無小無大者也苟有乎小大則雖  
大鵬之與斥鷃宰官之與御風同為物累爾  
齊死生者無死無生者也苟有乎死生則雖  
大椿之與蟪蛄彭祖之與朝菌均於短折爾  
故游於無小無大者無窮者也冥乎不死不  
生者無極者也  
悲生於累累絕則悲去悲去而性命安矣  
物未嘗有謝生於自然者而必欣賴於針石故

郭子翼莊

理至則迹滅矣

足於身故闕於世也

夫能令天下治不治天下者也治之由乎不治

為之出於無為也堯之治取於堯而足不必

借之許由也如必拱默山林而後謂之無為

此老莊之談所以見棄於當塗當塗者自必

於有為之域而不返者斯由之徒也

夫自任者對物而順物者與物無對

天地者萬物之總名也

帝堯許由各靜其所遇其地雖異其於逍遙則

一也

守一家之偏尚此故俗中之一物耳

至人不嬰乎禍難非避之也推理直前而自然

與吉會

非非則無非是是則無是

夫懷豁者因天下之是非而無是非也故不由

是非之塗而是非無患

無心者與物冥而未嘗有對於天下

非所明而明之對牛鼓簧耳

是非者生乎好辨而休乎天均付之兩行而息

乎自正

請問夫造物有邪無邪無也則胡能造物哉有

也則不足以物無形故明夫衆形之自物而

後始可與言造物

養生者非求過分也全理盡年而已矣

哀樂生於失得任其所受則哀樂無所措於其

間

不行則易欲行而不踐地不可能也無為則易

欲為而不傷性不可得也

喜懼戰於胸中結冰炭於五臟矣

巧言過實偏辭失當

小人之性引之軌制則憎已縱其亡度則亂邦

順理則異類生愛逆節則至親交兵

知以亡涯傷性心以欲惡蕩真

雖所美不同而同有所美各美其所美則萬物

一美也

聖人之在天下暖然若陽春之自和故潤澤者

不謝凄乎若秋霜之自降故凋落者不怨

平粹者足以師人

道無不在而所在皆無也

遺生則不惡死不惡死故所遇即安

係生故有死惡死故有生無係無惡然後能無

死無生

自然之理有積習而成者蓋階近以至遠研粗

以至精也

體化合變則無往而不因無因而不可也

以天下為一體者無愛為於其間也

知禮意者必遊外以經內守母以存子稱情而

直往也若乃矜乎名聲牽乎形制則孝不以

誠慈不任實父子兄弟懷情相欺豈禮之大

意哉

聖人常游外以弘內無心以順有故雖終日揮

形而神氣無變俯仰萬幾而淡然自若

游外者依內離人者合俗故有天下者無以天

下為也  
遺物而後能入群坐忘而後能應務  
寄當於萬物則無事而自成以一身制天下則  
功莫就而任不勝也  
與物無傷者非為仁也而仁迹行焉今萬物皆  
當非為義也而義功見焉故當而無傷者非  
仁義之招也然而天下奔馳棄我殉彼以失  
其常然故亂心不由於醜而恒在美色捷世  
不出於惡而恒由仁義悲夫  
自三代以上實有無為之迹無為之迹亦有為  
者之所尚也尚之則失其自然之素故雖聖  
人有不得已或以擊夷之事易垂拱之性而  
况悠悠者哉擊夷則  
法聖人者法其迹耳夫迹者已去之物非應變  
之具也奚足尚而執之哉執成迹以御乎無  
方無方至而迹滯矣  
夫以蜘蛛結網之陋而布網轉丸不求之於工  
匠則萬物各有能也  
治天下惟不任知任知無妙也  
無為者非拱默之謂也直各任其自為則性命  
安矣不得已者非迫於威刑也直抱道懷朴  
任乎必然之極而天下自賓也  
莊老所以屢稱無者明生物者無物而物自生  
耳自生耳非為生也又何有為於已生乎  
無為之體大矣天下何所不為哉故主上不為  
冢宰之任則伊呂靜而司尹冢宰不為百  
官之所執則百官靜而御事矣百官不為萬

民之所務則萬民靜而安其業矣萬民不易  
彼我之所能則天下之彼我靜而自得矣故  
天子至於庶人下及昆蟲孰能有為而成哉  
是故彌無為而彌尊  
工人無為於刻木而有為於用斧各當其能則  
天理自然非有為也上之無為則用下下之  
無為則自用也  
得生於失物各無失得名去矣  
天下莫不相與為彼我而彼我皆欲自為斯東  
西之相反也然彼我相與為唇齒唇齒者未  
嘗相為而唇亡則齒寒故彼之自為濟我之  
功弘矣斯相反而不可以相無者故因其自  
為而無其功則天下之功莫不皆無矣因其  
不可相無而有其功則天下之功莫不皆有  
矣若乃忘其自為之功而思夫相為之惠惠  
之愈勤而為薄滋甚天下失業而情性濶漫  
天地陰陽對生也是非治亂互有也將奚去哉  
俗之所貴有時而賤物之所大世或大小之  
知道者知其無能也無能也則何能生我我自  
然而生耳而四肢百體五臟精神已不為而  
自成矣又何有意乎生成之後哉達斯理者  
必能遺過分之智遺益生之精而乘變應權  
故不以外傷內不以物害已而常全也  
心之所安則危不能危意無不適故苦不能苦  
不以害為害故莫之能害  
知雖落天地事雖接萬物而常不失其要極故  
天入之道全

安於命者無往而非逍遙矣故雖臣陳羸里無  
異於紫極闕堂也  
以小羨大者故自失  
物嗜好不同願各有極  
忘歡而後樂足樂足而後身存將以為有樂邪  
而至樂無歡將以為無樂邪而身以存而無  
憂  
遺生然後能忘憂忘憂而後生可樂生可樂而  
後形是我有言是我物貴是我榮也  
世言莊子樂死惡生謬矣若然何謂齊乎所謂  
齊者生時安生死時安死生之既齊則  
無為當生而憂死耳  
守形太甚則生亡  
憂來而累對不明也患去而性得者達理也  
無故而自合者天屬也合不由故則故不足以  
離之也然則有故而合必有故而離矣  
夫清者患於太潔清而容物與天同也  
夫心以死為死乃更速其死其死之速由哀以  
自喪無哀則已有哀則心死者乃哀之大也  
至美無美至樂無樂  
內足者神閑而意定  
彼之所美我之所惡也我之所美彼或惡之故  
通共神奇通共臭腐耳死生彼我豈殊哉  
誰得先物者乎哉吾以陰陽為先物而陰陽者  
即所謂物耳誰又先陰陽者乎吾以自然為  
先而自然即物之自爾耳吾以至道為先之  
矣而至道乃至無也既以無矣又奚為先然

則先物者誰乎哉而猶有物無已則物之自  
然非有使然也

當其時則無賤非其時則無貴

苟進故德薄而名消

凡所為者不得不為凡所不為者不可得為而

愚者以為之在己不亦妄乎

惠之而歎者無惠則醜矣

小知自私大知任物

性之所能不得不為性所不能不得強為

事由理發故不覺

神人即聖人也聖言其外神言其內

許由伯夷高尚遠退被其風者雖貪冒之人乘

天衢入紫庭猶慨然中路而歎況其凡乎故

夷許之徒足以當稷契而對伊呂矣夫居山

谷而弘天下者雖不俱為聖在不猶高於蒙

埃塵者乎雖難為其風少弊故可貴也曰夷

許之弊安在曰許由之弊使人飾讓以求進

遂至平之喻也伯夷之弊使暴虐之徒得肆

其毒而莫之敢亢也伊呂之弊使天下貪冒

之徒敢行篡逆惟聖人無迹故無弊也若以

伊呂為聖人之迹則夷齊亦聖人之迹也若

夷齊非聖人之迹則伊呂之事並非聖矣夫

聖人因物之自行故無迹然則所謂聖者我

本無迹故物得其迹迹得而強名聖則聖者

乃無迹之名也

尚行則行矯貴士則士偽茂行賤士以全其內  
然後行高而士貴

郭子真註

至順則用發於彼而功藏於物

翼莊終

晉郭象注莊子人言郭柱得莊物

處果然若天如海之流尹吉甫王元

澤之注遠不逮矣而世又謂向秀所

為象竊取之或未必然也要之以朋

翼莊子故有允所澤貞元之又元者

為八十一章各曰翼莊世其善本

因力居與核以付梓焉童山李潤

元龍洲序



袁中郎廣莊叙

莊生拯世非忘世其為書求入世非求出世也觀夫投蒺藜之乃意在游虛運斲鼻之斤必先存質大孰濩落則泛江湖壽木不材因資休陰鸞鵬俱奮並得其翔羊蟻偶遭兩釋其意倘所謂物自賦于天鈞者非耶若其數樞宏衍撰結詭麗譏哂狎出詼劇恣行提弄古皇姍戲聖招則生固已自言之世湛濁而不可與莊語故以奇文曲說中人之心亦良苦矣讀莊者每持狹劣之見震眩自喪于閃譎無涯之波辨故贖者矐目

拘者掉臂浮者泛醜沉者醉柏又孰知夫逍遙理解齊物天籟要于德符帝應以仍其世于人間固禮樂詩書之神杆而端冕委佩者之一噓一欠也楚袁中郎之廣莊非廣莊也廣讀莊者之狹劣不能自濟于閃譎無涯之波辨者也涉江湖者濤頭白則五采無主客為陳說滄瀛溟澥沃天滅日之勢而後稍定此以廣濟廣之說也吾輩膠繭糾纏於文墨議論幾喪其故安可無是泰神之書以自拯而拯世則漆園一杯願與中郎共之

義興陳于廷題

新刻陳眉公重訂廣莊

和公袁宏道撰  
長康范明泰校

逍遙遊

豎儒所謂大小皆就情量所及言之耳大于我者即謂之大是故言大山則信大海則信言鳥大于山魚大于海即不信也何也以非情量所及故也小于我者即謂之小是故言螻蟻則信螻蟻則信言蟻有國國有君臣少長是非爭讓之事螻蟻睫上有無量虫虫有無量郡邑都鄙即不信也何也以非情量所及故也嗟乎一人身量自頂至踵五尺耳三百六骨節之中三萬六千種尸蟲族焉凡有目者即有明是彼未嘗無無晝夜日月也凡有足者即有地是彼未嘗無山岳河濱也有嗜欲者即有生聚是彼未嘗無父子夫婦養生送死之具也嗚而為疥彼知趨利膚中之蠱出之甲上奔走如驚彼知畏死吾安知天地非一巨丈夫邪娑婆世界非其一骨節之虛空處邪人物鳥獸皆聖仙佛非其三萬六千中之一種族邪經曰髮毛爪齒皮肉筋骨皆歸于地吾是以知地特髮毛之大者唾涕膿血津液涎沫皆歸于水吾是以知水特唾涕之

大者暖氣歸火動轉歸風吾是以知風火特喘息之大者天地得其大不為有餘人得其小不

為不足虫處其內不為逼狹人據其外不為廣廓天地以成任壞空為劫虫以生老病死為劫肘間之蟲笑指節為夷狄膚間之蟲語以牙甲叱為怪誕尚不信身外有人又况人外之天地邪由此推之極情量之廣狹不足以盡世間之大小明矣拘儒小士乃欲以所常見常聞關天地之未曾見未曾聞者以定法縛已又以定法縛天下後世之人勒而為書文而成理天下後世沉魅于五尺之中炎炎寒寒暑無半鎊可出頭處一丘之貉又惡足道聖人知一已之情量決不足以窮天地也是故于一切物無巨細見于古今世無延促見于衆生相無彼我見殤可壽巨可細短可長我可彼智可蒙野游以焦死為長年故鴉未始不壽也牛大于豕小于象故巨未始不細也夢十年者不出一覺故短未始不長也慶者以手拊胷手即物故我未始不彼也聖不能見垣外故智未始不蒙也正倒由我順逆自彼游戲根塵無罣礙盡聖人者豈有三頭九臂迥然出于人與虫之外哉唯能安人虫之分而不以一已之情量與大小爭斯無往而不逍遙矣

齊物論

天地之間無一物無是非者天地是非之域也身心是非之舍也知愚賢不肖是非之果也古

廣

往今來是非之戰場墟壘也天下之人頭出頭沒于是非非之中倚枯附朽如大末蟲之見物則緣而狂犬之聞聲則吠是故寄心于習寄口于羣人嘆則嗔人譽則舉者凡夫之是非也援古證今勘聖校愚叱凡譽雅者文士之是非也投身幽谷趨清避濁潔士之是非也課名實黜字譽上督責罪虛誕法家之是非也祖述仁義分刑堯桀規思矩孟馨王醜霸儒生之是非也惡盈善退絕智棄聖道家之是非也趨寂滅樂悲捨贊歎戒律呵斥貪嗔釋氏之是非也異途分門爭道並出海墨為書不可盡載嗚呼是非之衡衡于六根六根所常執為道理諸儒墨賢聖詰其立論皆准諸此今天不食烟火者目見十里短視隔尺訓狐之鳥夜察蚊螟晝不辨丘嶽目果可常乎哉跋難陀龍無耳而聞虬聽以掌牛以角耳果可常乎哉口可常也而海外有形語之國馬相不以鼻口果可常乎哉足附地則行欲側則蹶此其職也而蟻能倒行蠅能仰棲足果可常乎哉色借日月借燭借青黃借眼色無常聲借鐘鼓借枯竹窠借鏡借肺中風借舌膠聲無常想借塵緣借去來今借人借書冊想無常夫不可常即是未始有衡未始有衡即不可憑之為是非明矣槐葉之虫其身純青見粉蠶之白者笑之而不知青白之不由彼也

廣

五

蜀犬見雪則吠詫其所變江魚入海則惑失其所當生首子者烹而食之以為宜子彼見夫中國之慶喜鄭重以為不慈矣祝天尚僧以貴其女彼見夫中國之間名納采從一守貞以為不令矣死者棄骸野外以施烏為七日不盡聚族而哭彼見夫中國之素車黃腸珠玉匣以為不仁矣天地之大何所不有我憐彼彼亦憐我我訕彼彼亦訕我是非之質惡從而辨之是故以長非短者是以髮之若君謙髭之虬結也以大議小者是以瓶中之空笑盃中之空也以辨屈辨者是以百舌之語攻燕子之語也以聖斥狂者是以橫吹之聲刺空谷之響也以古今今者是以北岡之舊壘歎南山之新壘也以智證愚者是以機關之木人悲土偶之無識也以中國非夷狄者是以楚蜀之士音正閩粵之鄉語也夢中之人物有嗔我者有謔我者是我是人夢中之榮粹醒時不相續醒中之悲喜夢時亦不相續孰真孰幻空中之花可以道無亦可以道有故聖人不見天高地下亦不言天卑地高波中之像可以言我亦可以言彼故聖人不見萬物非我亦不言萬物是我物本自齊非吾能齊若有可齊終非齊物聖如可悟不離是非愚如可迷是非是實雖萬釋迦何處着脚哉

養生主

天下無一物不養生者亦無一刻不養生者貧賤之人波波吒吒稿形極慮以養其生富貴之人營生路曠與室以養體淫妖以養目絲肉以養耳極羞醜以養口窮嗜欲以養性養之未久病疴立至伐生斧命萬厲于此賢知之人憫其淫溺是故執軌以範躬收視却聽以衛耳目恬淡虛無以葆神氣夫執軌以範躬躬之卷鞠者生而躬之安逸者死矣收視以衛目之幽隱者生而目之奔色者死矣却聽以防耳之壅蔽者生而耳之納葦者死矣恬淡以約口之淡薄者生而口之愛濃厚者死矣虛無以葆性之寂滅者生而性之動蕩周流朋從往來者死矣吾生即皆吾養不宜厚此薄彼辟如半身不隨之人雖復留形天地半已枯朽不得復名全人故養生者傷生者也夫生非吾之所得養者也天之生是人既有此生即有此養草木無知亦能養生若必自養而後生盡天地之天喬枯死久矣子待父而養者也而少孤之子不見天絕于世父母豈真能養子哉嬰兒之生也即知求乳是嬰兒知養生也三月之後以手爬之則知閉目見風則啼是嬰兒亦知衛生也嬰兒非真有知也養生之道與生偕來不待知而知者也聖人之于生也無安排無取必無微倖任天而行修身以俟順生之自然而不與造物

者忤是故其下無傷生損性之事而其上不肯為益生葆命之行古之善養生者有三家釋曰無生儒曰立命道曰外其身而身存既曰無生即非養之所能生也既非養之所能生則不以不養而不生明矣立命者順受其正順受故不欣長生不悲夭折何也命不待壽而立壽何益命不因歿而不立歿何惡歿不足惡壽不足欣故養生以益壽皆妄之妄者也外其身者可以存身則內其身亦可以亡身郭橐駝之種樹也置之若棄鄉人有病疽者痛楚入骨殆不欲生一日聞其父有大獄立起下牀籌畫區置且日而病去此外身身存之明效也眾人以利生故害生聖人不利故不害眾人以得生故失生聖人不得故不失嗜難雜者養以松子灌以漿酪難亦自幸與羣雜異而不知鬻刀之先至也西方有神女相好光明且謂主人于門主人曰神何來女曰余功德天凡余所至之家求福者福求慧者慧乞男女者男女諸所願欲無不吉祥如意主人乃洗浴稽首延之上座頂之一醜女至面若塗漆髮若野蒿工人曰若何來女曰余黑暗女凡余所至之家富者貧貴者賤幼者殤壯者衰男子晝哭婦媪夜啼主人乃奮臂挈杖驅之出門天曰不然有事我者亦當事彼余與彼如形之影 水之波如車之輪非我無彼非

彼無我主人大駭揮手謝天迷之唯恐不速聖人之養生亦若是焉矣嗟夫養生之說起于養生知生之不必貪則養生之說荒已今夫世之所謂歿折者或三十二以至一周二周所謂善攝養者最多不過八十九十或百餘歲辟二蟬一死于午一死于暮諸水族出皆吊午而慶暮而不知時之頃刻也若爾則所食之生亦大倏忽矣試令一老人與少年並立問彼少年爾所少之壽何在竟之不得問彼老人爾所多之壽何在竟之亦不得少者本無多者亦歸于無其無正等若爾則所食之生亦大烏有矣天地如獄入其中者勞苦無量年長獄長有若老囚縱不求脫何至求繫若爾則所食之生亦大勞碌矣生有生可戀死亦有生可戀戀生之生者既迷而畏死戀死之生者亦必迷而畏生若爾則所食之生亦大兒戲矣嗚呼不知生之如戲故養生之說行不知生之本不待養故傷生之類非深達生死之理者惡能養生哉惡能養生哉

人間世

眾人處人間世如猷如蟹如蛇如蛙如蠍橫蛇毒蛙躁同穴則半遇弱即噉此市井小民象也賢人如鯉如鯨如蛟鯉能神化飛越江湖而不能升天鯨鼓鬣成雷噴沫成雨而不能處方

池曲沼之中蛟地行水溢山行石破而入海則  
為大鳥所咬賢智能大而不能小能實而不能  
虛能出纏而不能入纏是此象也唯聖也如龍  
屈伸不測龍能為鰐為蟹為蛇為蛙為諸蟲蚓  
故雖方丈涇蹄之中龍未嘗不泝鱗濯羽也龍  
能為鯉為鯨為蛟故江淮河漢諸大水族龍未  
常不相噬相沫也龍之為龍一神至此哉是故  
先聖之演易首以龍德配大人周易處人間世  
之第一書也仲尼見老贊以猶龍老子處人間  
世之第一人也易之為道在于善藏其用崇謙  
抑亢老氏之學源出于易故貴柔貴下貴雖貴  
黑天翠不藏毛魚不隱鱗尚能殺身而況于人  
是故大道不道大德不德大仁不仁大才不才  
大節不節道也者導也有導則有滯滯則碍故  
古之人以道得禍者十常一也德也者得也如  
人得物則矜矜則人見而畏故古之人以德得  
禍者十常三也仁也者思也思能使人愛亦能  
使人忌忌愛相半故古之人以仁得禍者十常  
五也才也者財也如人有財盜必劫之故古之  
人以才得禍者十常七也節也者品也高也氣  
太高則折身太高則危行太高則礙故古之人  
以節得禍者十常九也天下之患莫大乎見長  
于人而據我于肩我之為我其伏甚細其害甚  
大聰明我之伏于諸根者也道理我之伏于見

聞者也知解見覺我之伏于識種者也古之聖  
人能出世者方能任世我見不盡而欲任世辟  
如有人自縛其手欲解彼縛終不能得堯無我  
故能因四岳禹無我故能因江河太伯無我故  
能因夷狄迎文無我故能因人天三乘菩薩諸  
根是故龍逢見戮比干剖心伍胥乘潮靈均自  
沈者事君之我未盡也務光投河夷齊叩馬漆  
室自縊者蒙身之我未盡也姜里被囚居東見  
疑者居聖之我未盡也孔畏于匡伐木于宋絕  
糧于陳者行道之我未盡也孔子自言六十耳  
順是六十而我見方盡明矣我見不盡獲身之  
患且不保何況治世今夫父母之養嬰也探其  
飢飽逆其寒暑啼者令嬉噴者令喜兒口中一  
切喃喃不字之語皆能識而向之何則無我故  
也同舟而遇風者十百人一心惟三老所命呼  
東則東呼西則西何則無我故也夫使事君者  
而皆若父母之求其子處世者而皆若同舟之  
遇風何暴不可事何亂不可涉哉古之至人號  
肥遯者非遯山林也遯我也我根在即見山林  
亦顯何也有可得而見者也我根盡即見朝廷  
亦隱何也無可得而見者也無可得而見是故  
親之不得疎之不得名之不得毀之不得尚無  
有禍何有于禍處人間世之訣微矣微矣三代  
而下亦有一二至人與龍德相近者漢之子房

東方朔黃叔度晉之阮嗣宗唐之狄仁傑是也  
子房當烹狗藏弓之世時隱時見托赤松以自  
保方朔事殺人如蕪之主玩弄兒戲若在掌股  
叔度居亂世君公顧厨皆其師友而黨禁不及  
嗣宗縱酒汗朝口無臧否梁公身事女主與姪  
奴為伍縱博褫裘恬不知恥使諸君子有一毫  
道理不盡我根潛伏惡能含垢包羞與世委蛇  
若此夫李泌亦似之矣然高潔其行至不能調  
伏一張良娣我見尚在處人間世之道未盡也  
嗟乎若胡廣之中庸馮道之五代是之而非非  
之而是噫余不敢言之矣

德克符

天下所寶者軀命也所尊者面貌也所倚者手  
足耳目也軀命計其短長面貌角其妍媸手足  
料其強痿耳目較其聰塞一支不治百里尋方  
一夫抱疴舉族奔走至于覺明真常形神之蒂  
聽其杌隉恬不知怪有言及者互相噴笑指為  
異端噫何其頑鈍昏劣抑至此邪夫天地之長  
且久者非以形氣也草木之生生長非以枝  
葉也人之視聽操履舍知秉權非以手足耳目  
心也謂耳能聽死者亦有耳何不聞謂目能視  
死者亦有目何不見謂手持足行死者亦有手  
足何不起謂心能思死者七竅具在何以都無  
知識空俄而有氣氣俄而有根根俄而有識根



者諸濕之偶聚如濕熱之蒸而成菌也識者六  
緣之虛影如芭蕉之卷而成心也蕉落心空緣  
去識亡熱謝菌枯濕盡形壞向非覺明真常容  
于其中一具白骨立見僵仆碎則無枉之字無  
根之樹其能一日立于天地間哉萬物皆可為  
人是故得水者知得火者烈得金者強得木者  
理人皆可為萬物是故值其生則生值其剋則  
死值其駁則愚值其正則賢草木一生物也人  
特草木之有知者也瓦礫一水火也人特瓦礫  
之能動作者也嗟夫知與動作豈人之為覺性  
也今夫神之赴箕也密語則聽是有耳也呈帖  
則知是有目也證事則書遇物則題是有思慮  
也夫其耳目思慮者豈箕之為哉神也神不以  
箕之成壞為已之存亡則人亦不當以殼之有  
無為心之憂喜明矣楚俗尚鬼其致鬼之物不  
一推之皆有至理肩挺之鬼搖兀不休所附者  
長而狹且直也甕罌之鬼聲如歌曲所附者腰  
大而嚙細也兀丫之鬼剝啄如雷所附者短身  
長味也斛桶之鬼厲聲疾呼所附者濶口空腹  
也覺之在人如鬼附物因形發識虛實各異是  
故附其卷而納者則為聽附其漏而光者則為  
視附其勁而節者則為動復附其竅而出入者  
則為意識一切衆生不深惟身心之所以百計  
愛惜以愛惜故牽纏糾縛促局如繭中之虫煎

卿如在釜之蟬畜盜自切家貨日銷至于寶盡  
囊空猶愛盜不止可不哀經云空生大覺中  
如海一漚發又云汝身汝心皆是妙明真心中  
物夫狂者尊古卑今尚能眼空一世糠粃形骸  
至人脫却浮漚通身是海又惡有淨穢大小之  
見哉齊有優蛾者館于泰山之逆旅龜蒙先生  
分室而寢夜半聞蛾謂弟子曰余初入排場村  
叟有聚觀者余面若塗血心若累石口噓噓不  
能終折已遊三街六衢與諸少年俾倪村叟之  
觀者蔑如也已又過達官貴人之家分孟連席  
誰浪終日歸而見市井少年猶奴隸也已而入  
京師隸藉樂部出入掖廷聲遍長安王侯公子  
爭為挾箏負琴視達官貴人猶家鷺庭鳥也今  
余出京又十年餘高賢大士游公僕賈閱歷既  
多處萬人場有若幽室籠燃指撥隨手而應歌  
喉盤旋不拘本腔人無不擊節者何則不見已  
焉耳不見人焉耳龜蒙先生曰吾寐矣夫某甲  
行道四十年而唯恐置身之無所也隘矣夫彭  
祖之神與國殤相遇于道殤曰兒來祖怒曰余  
壽過若倍疑何嬰我殤曰兒所謂八百形骸也  
非兒也夫人偽而鬼真今與若較即真之日予  
壽先若久矣

見于世孔曰朝聞夕死老曰死而不亡者壽夫  
釋老之為生死人皆知之孔學之為生死難鉅  
儒大賢未有能遽知之者嗟嗟聖人之道止于  
治世卽一修齊已足而沾沾談性與天窮極微  
恥得無迂曲之甚夫天命者不生不死之本體  
也何言天非人是已天與人對非人者非耳非  
目非口鼻非心意識也既已非耳非目非口鼻  
非心意識矣我何在我相盡卽道既已無耳無  
目無口鼻無心意識卽天下之耳目口鼻一時  
頓盡矣人何在相盡卽教教之一字尤為喫  
緊位天育物總是教體心淨土淨曰位胎卵滅  
度曰育性如是故非是強為爾我生死了不可  
得噫金口未宣木鐸先啓涅槃妙路寔筆數何  
天人導師非孔誰歸莊去孔聖未遠七篇之中  
半引孔語語語破生死之的倘謂蒙莊不實則  
中庸亦偽書矣天下皆知生死然未有一人信  
生之必死者因圍之人一偈大魏寤寐寐寐惟  
脫死是求是故有一罅可直不借營營也有賄  
可脫居間可解不惜傾囊囊鬻子女赴之也何  
則信已之必死故也茫茫衆生誰不有死墮地  
之時死案已立趨名驚利唯日不足頭白面焦  
如慮銅鐵之不堅信有死者當如是邪文章之  
士以立言為不死是故著書垂訓砥毫吮墨仰  
面觀屋神仙之士以留形為不死是故鍛精鍊

氣留心龍虎坎離及諸太丹藥物之術二乘之士以寂滅為不死是故耽心禪觀趨向虛無遠離一切幻垢無明夫文章之士無足論矣十種大仙壽千萬歲報盡還墮二乘雖受三界外變易之身終屬有為捨此趨生焉知大道嗟夫道何物也而可以已意趨捨之哉夫道天也趨捨人也天地之間無物非人即無物可與道適合者道若可見是聲非道道若不可聽是塞非道道若可見是相非道道若不可見是暗非道道若可見是響非道道若不可言是暗非道道若不可思是憶非道道若不可思是忘非道道若可得是法非道道若不可得是空非道道若可見可言等即生不可聽不可見不可言等即死可聽可見可言等即死不可聽不可見不可言等即生種種趨避皆屬生死迫道愈急去道愈遠夫惟聖人即生無生即生故不捨生無生故不趨生畢竟寂滅而未嘗破壞有為常處一室而普見十方空界示與一切同行而不與一切同報尚無生死可了又焉有生有死可趨避哉善我者無體善行者無時善因者無果金之堅也而火流之水之輕清也而風日銷之有體故也聖無體一株之桃可分而千松子飛山成林蓮實墮泥成藕者因能為果果亦能為因也聖無果子生于亥死于丑此一時之生死也日生于朝

廣 註

死于昏此一日之生死也春生于冬死于夏此一季之生死也時為之也聖無時無時者古今一時是故伏羲神農至今猶在無果者無因非果仲尼表高子淵表深杏壇陋巷本無是事無體者諸法同體三教聖人末世衆生同一眼見同一耳聞同一氣出入此非誠心分別可知智証乃見諸儒書者尚以此意參之庶幾聖門之嫡傳哉

皇帝王

矢不密鳥不高羅不繁獸不深法不多民不諱道不禁士不岐吾欲為網罟彼即為深窵網罟者深窵之始也吾欲為法律彼即為舞文法律者舞文之始也吾欲為仁義彼即為放弑仁義者放弑之始也道而觸者彼曰無禮此亦曰無禮分辯不已遂為格鬪偽盟尊者亦假約束何也非約束無以為局騙資也嗟夫此豈制作之初意哉勢使然耳文中子謂弟子曰余依先聖之言教民慈教民孝教民睦教民信講業三十年而民之厲甚者今之人不逮古邪何訓之難也弟子曰先生之教非也非民之難訓也先生言慈而不類之子始以慈望其父先生言睦而不肖之卑幼始以厚責其長上先生言信而論盟要約者始以信讓其朋友故自先生立教以來父見子過于見父過兄弟責望于家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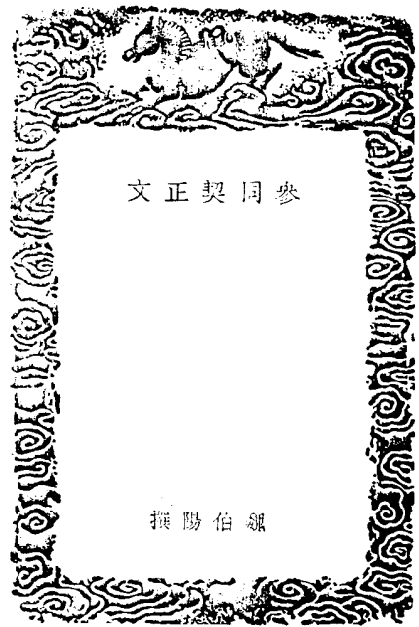
譙讓于野先生之教則然民之罪哉文中子愀然而退屏居深山終身不為人師遠古之初民物雜處有若族屬患難不作迨其後世始有教民網罟漁獵者于是獸相率入于山魚相率入于淵鳥相率入於深林人與禽獸既不相習是故人之強有力者遇獸則殺獸之強有力者遇人亦恣其食噉故夫民之無辜而不免於齒角之禍者智士之教也文王謂鸚冠子曰敢問計之所始鸚冠子對曰始于一二文王曰一二奇偶自然之數也惡乎詐鸚冠子曰有一二即有千百有千百即有計算有計算即有文字有文字而天下之機變不可勝窮也記曰蒼頡作字天雨血鬼聚哭憤大朴之漓奸巧之生也鬼神不得其所獨人哉舜南巡狩至江漢之野遇一丈人被髮而泣舜曰天下熙熙然樂父老獨悲何者丈人曰往者余釣于江朝出夜沒垂六十年人無知者今江濱之人有以余為賢而親之者矣是必上之人有以使之也夫以為賢而親之不賢者將疎之矣余將目擊夫百姓之相食而此地之為戰場也是以泣也舜曰今天下何如放勳之時丈人曰嘻安可比帝堯之世九水溢十日出而民不為災今則壤定日月調而民之繁庶不加于昔也帝堯之世四凶在位三苗負固頑讒布野而堯不以其故貶聖今流者流

格者格極者極而昭宣平章不倍于昔也夫帝  
堯之德去烈山氏一開耳今奚得此哉聖王之  
治何法曰法天何法曰法嬰兒嬰兒何法曰  
法鶴邪天不以水之炷火而去水天不以嗜人  
之故而絕虎狼蚊蚋天不以地狹民貧而摧山  
填海聖王亦然聖王者覆智愚賢不肯而因其  
自生自育者也故法天也嬰兒激之不噴舉之  
不喜太山摧于前而目不瞬天之至也故法嬰  
兒也鶴卵無聞無見冥冥漠漠燦之不以爲熱  
濡之不以爲寒蒙之祖也故法鶴卵齊威王令  
于國中能有善巧分別者賜千金三日而應募  
者三人一人曰臣能分別人之面貌萬不失一  
齊王乃呼左右一色一衣者百人遍令閱之一  
閱而識其姓字三覆不悞一人曰臣之術有過  
于此者臣能分別雜鶯野鵲齊王乃呼畜夫籠  
孔雀翡翠百餘私識其左右前後遍令閱之頃  
之發籠嘈啞庭下雜問其處一無所失一人曰  
臣之術又有過于此者臣能分別諸名花果齊  
王乃導入園令觀桃李諸花觀畢死令摘花試  
之枝葉柯亞皆記其處十問而十不失齊王大  
喜立賜千金西郭先生進曰此小術也奚足爲  
怪臣之術有大異于此者因問首一人爾一日  
能分別幾曰千餘人次分別幾鳥曰百餘次分  
別幾花曰不過六七樹西郭先生笑曰陋哉臣

之術能一時知趙魏齊魯諸國雨點之數飛禽  
走獸皆洞得其情狀臨淄之中七萬戶起一心  
一念臣能悉知用臣之術可撫四夷齊王大駭  
齋戒七日庭設九賓進西郭先生于殿王三環  
進食跪而請曰先生之術可得聞乎西郭先生  
曰可霖雨臣知其可千里猛雨知其不數十里  
分龍之雨塊雲之雨知其不隔輟臣是以知雨  
點之數也翼者知其能飛角者知其能觸逸者  
知其善走臣是以得鳥獸之情狀也王之百姓  
貧者知其欲粟賤者知其欲爵鰥者知其欲  
曉起知其營業入夕知其宴眠臣是以悉知其  
心之所念也臣之術操者簡而用者博故得之  
可撫四夷威王撫然自失曰先生休矣

新刻陳眉公重訂廣莊  
廣莊

老



參同契正文

魏伯陽撰

參同契正文序

長生非變生也原無死也何也一氣孔神性命之根非二也太虛一中而已生生不息焉有生死也惟欲重眩迷始分生死試靜觀之未嘗生未嘗死宛然一氣流行也何生死乎是故欲重則生重生重則死重惟以死重則八百資生者無不為皆利之也利必爭爭必亂作促生也豈非世教之能專造創教外之訣將大惺眩迷以求平治而期同臻于長生此魏雲牙參同契之由撰也雲牙東漢會稽人去今千五百餘年矣註凡數十家杜敬心分經傳各三陳海峯經大書傳細書附妄甚矣生今而邇揣漢人撰某曰經某曰傳安從授哉皆臆測也癸亥仲春遊武林過徐龍陽子昭慶談云曰參同契準周易分上下篇上篇即上篇下篇即中下合一篇末自序也志稱三篇殆此亂辭曰又覆視上下指二篇也子細讀之篇法字數相等始信龍陽不誣遂校字句之訛合分章之陋使易讀而義全又曰萬遍當自悟賢孰讀也夫參同契者何也准河圖也非明易也以易備河圖之道故托之也曰辰極斗樞天中也曰明堂土圭地中也曰君臣牝牡人物中也曰日月龍虎卦爻律曆天地人

參正文

物類也無非盡三才之類取象假名焉一中盡矣故曰浮游守規中曰一者以掩蔽曰委志歸虛無曰金來歸性初曰寤寐神相抱曰河鼓臨星紀曰瞻理腦夫長生在全精氣神精耗則腦髓成神離則中氣不存故老子曰守中抱一廣成子曰守一處和抱神以靜靜則神存神存則精氣逆轉夾脊雙關入泥丸補腦復歸氣穴綿綿不息即火候均可長生矣氣穴者何也中虛也天地本太虛人身根中虛惟虛也生生不息故曰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煉神還虛虛者中也中者一也義黃堯舜周孔一中也養德養生備焉非岐而二之也則參同契不特參三才而且同契列聖心一理一也鄭重開示枝條扶蘇令熟讀而自悟不欲秘之而不容顯之恐忽而不力耳在心悟焉可也若諸家分章斷截零碎義曷屬乎予定之曰參同契正文以見諸家本未正也破壁復完宿衛重寶茅塞悉通若雲牙之面命試一讀之心目與朗若光峻發而直透三界云願與好玄君子同臻長生可也容暇畧疏附後以請質焉  
嘉靖甲子孟秋嘉郡海鹽沂陽生王文祥世廩書于青天白雲窩中

參同契正文卷上 東漢會稽雲牙魏伯陽撰

上篇

訖坤者易之門戶眾卦之父母坎離匡郭運數正軸牝牡四卦以爲橐籥覆冒陰陽之道猶工御者運柁墨軌術轡正規矩軌轍處中以制外數在律曆紀月節有五六經緯奉日使兼并爲六十剛柔有表裏朔旦屯直事至暮蒙當受晝夜各一卦用之依次序既未至昧與終則復更始日辰爲期度動靜有早晚春夏據內體從子到辰巳秋冬當外用自午訖戌交賞罰應春秋昏明順寒暑又辭有仁義隨時發喜怒如是應四時五行得其理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天地者訖坤之象也設位者列陰陽配合之位也易謂坎離坎離者訖坤二用二用無父位周流行云虛往來既不定上下亦無常幽潛滄匿變化於中包襲萬物爲道紀綱以無制有器用者空故推消息坎離沒凶言不苛造論不虛生引驗見效校度神明推類結字原理爲微坎戊月精離已日光日月爲易剛柔相當土王四季羅絡始終青赤白黑各居一方皆稟中宮戊己之功易者象也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竊神以知化陽往則陰來輻輳而輪轉出入更卷舒易有三百八十四爻據又摘符符謂六十四卦聯至朔旦震來受符當斯之時天地構其精日月相輝持雄陽播玄龍雌陰化黃包渾沌相交接權輿樹根基經營養鄧郭凝神以成龜象夫蹈以出蟬動莫不由於是仲丘讚鴻濛乳坤德洞虛稽古當元皇關離建始初冠婚氣相紐元年乃芽滋聖人不虛生上觀顯天符天符有進退誠信以應時故易統天心復卦建始初長子繼父體因母立兆基消息應鍾律升降權斗樞三日出爲震受庚西方八月兌受丁上弦平如繩十五軋體就盛滿甲東方蟾蜍與兔魄日月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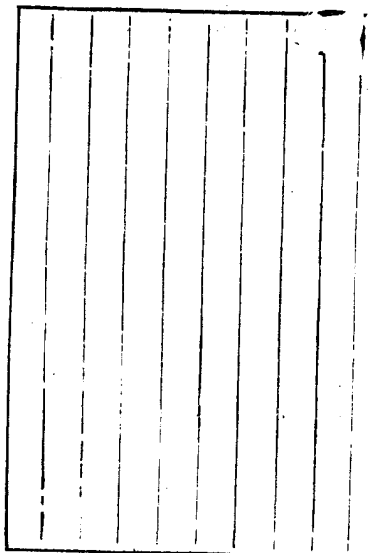
參正文 卷上

雙明蟾蜍賦卦節免德吐精光七八道已說屬折低  
 下降十二轉受統巽辛見平明辰直干丙南下弦二  
 十三坤乙三十日東方表其明節畫相權與繼體後  
 生龍壬癸配甲乙乾坤始始終七八數十五九六亦  
 相應四者合三十易象索藏藏象彼仲冬節草木皆  
 摧傷佐陽諸商旅人君深自裁象時順節令閉口不  
 用談天道甚浩廣太玄無形容虛寂不可觀匡郭以  
 消亡懇誤失事緒言還自取傷別序斯四象以曉後  
 生盲八卦布列曜運移不失中元精妙難推推度效  
 符徵居則觀其象事擬其形容立表以為範占候定  
 吉凶發號順時勿勿失爻動時上察河圖文下序地  
 形流中稽于人心參台考三才動則依卦變靜則循  
 象辭乾坤用施行天地然後治可不慎乎御政之首  
 管括微密閎舒布實要道魁均統化細紐交象內動  
 吉凶外啓五緯錯順應時感動四七乖戾該離仰俯  
 文昌統錄誥黃台輔百官有司各典所部日合五行  
 精月受六律紀五六三十度度竟復更始原始要終  
 存亡之緒或君驕溢元滿違道或臣邪佞行不順軌  
 弦望盈縮乖變凶咎執法刺譏詰過貽主辰極處正  
 優游任下明堂布政國無害道內以養己安靜虛無  
 原本隱明內照形驅閉塞其兌築固靈株三光陸沉  
 溫養子珠視之不見近而易求黃中漸通理潤澤達  
 肌膚初正則終修餘立未可持一者以掩蔽世人莫  
 知之上德無為不以容求下德為之其用不休上閉  
 則稱有下閉則稱無無者以奉上上有神德居此兩  
 孔穴法金氣亦相須知白守黑神明自來白者金精  
 黑者水基水者道樞其數各一陰陽之始玄含黃芽  
 五金之主北方河車故鉛外黑內懷金華被禍懷玉  
 外為狂夫金為水母母隱于胎水者金子子藏母胞  
 真人至妙若有若無髮髯大淵乍沉乍浮進退分布

各守境隅採之類白造之則朱煉為表術白裏貞居  
 方圓徑寸混而相扶先天地生機親尊高秀有垣闕  
 狀似蓬壺環匝關閉四通如躡守禦固密絕姦邪  
 曲閣相通以戒不虞可以無思難以愁勞神氣滿室  
 莫之能留守之者昌失之者亡動靜休息常與人俱  
 是非歷藏法內視有所思復斗步罡宿六甲以日辰  
 陰道厭九一濁亂弄元胞食氣嗚腸胃吐正吸外邪  
 晝夜不臥寐晦朔未嘗休身疲體倦恍惚若癡  
 百脈鼎沸馳不得清澄居累土立壇宇朝暮敬祭祀  
 鬼物見形象夢寐感慨之心惟而意悅自謂必延期  
 遠以天命死腐露其形骸舉措輒有違悖逆失樞機  
 諸術甚眾多千條有萬餘前却遠黃老曲折辰九都  
 明者省厥旨曠然知所由勤而行之夙夜不休服食  
 三載輕舉遂遊跨大不焦入水不濡能存能亡長樂  
 無憂道成德就潛伏俟時太乙乃召移居中洲功滿  
 上昇騰符受圖火記不虛作演易以明之偃月作鼎  
 鑪白虎為熬極未日為流珠青龍與之俱舉東以合  
 西鬼鬼自相拘上弦兌數八下弦艮亦八兩弦合其  
 精乳坤體乃成二八應一易道正不傾金入於猛  
 火色不奪精光自開關以來日月不虧明金不失其  
 重日月形如常金本從月生朔旦受日符金返歸其  
 母月晦日相包藏隱其匡郭沉淪於洞虛金復其故  
 性威光鼎乃煇子午數合三戊己數稱五三五既和  
 諧八石正綱紀呼吸相含首存息為夫婦黃土金之  
 父流珠水之母水以土為鬼土鎮水不起朱雀為火  
 精執平調勝負水盛大消滅俱死歸厚土三性既合  
 會本性共宗祖巨勝尚延年還丹可入口金性不敗  
 朽故為萬物寶術士服食之壽命得長久土遊於四  
 季守界定規矩金砂入五內霧散若風雨蒸蓬達四  
 肢顏色悅澤好髮白皆變黑齒落生齒所老翁復丁

壯者癡成姪女改形免世厄號之曰真人胡粉投火  
 中色壞還為鉛冰雪得溫湯解釋成太玄金以砂為  
 主稟和於水銀變化由其真終始自相因欲作服食  
 仙室以同類者植禾當以黍稷雜用其卵以類輔自  
 然物成易陶治魚目豈為珠蓬蒿不成積類同者相  
 從事乘不成實是以燕雀不生鳳狐兔不乳馬水流  
 不炎上火動不潤下世間多學士高妙負才避道  
 不遭遇耗失亡貨財據按依文說妄以意為之端緒  
 無因緣度量失操持擣治老石騰雲母及舉磁硫黃  
 燒豫章泥汞相煉飛鼓鑄五石銅以之為輔樞雜性  
 不同類安肯合體居千舉必萬敗欲點反成癡僥倖  
 訖不遇聖人獨知之稔年至白首中道生狐疑背道  
 守迷路出正入邪踐管窺不廣見難以撥方來若夫  
 至聖不過伏羲始畫八卦效法天地文王帝之宗結  
 體演文辭夫子展聖雄十翼以輔之三君天所挺選  
 典更御特優劣有步驟功德不相殊制作有所踵推  
 度審分錄有形易付量無兆難慮謀作事今可法為  
 世定此書素無前識資因師覺悟之皓若寒帷帳驅  
 目登高臺火記三百篇所趣等不殊文字鄭重說世  
 人不熟思尋度其源流幽明本共居竊為賢者談焉  
 敢輕為書若遂結舌瘖絕道復罪誅為情者竹帛又  
 恐泄天機猶豫增歎息仰縱斯愚陶冶有法度未  
 忍悉陳數畧述其綱紀枝條見扶疎以金為隄防水  
 入乃優游金計有十五水數亦如之臨鑪定錄兩五  
 分水有餘二者以為真金重如本初三遂不入火  
 二與之俱三物相舍受變化狀若神下有太陽氣伏  
 蒸須臾間先液而後凝號曰黃嬰焉歲月將欲訖毀  
 性傷壽年形體為灰土狀若明窗塵掃治并合之馳  
 入赤色門固塞其際會務令致完堅火炎張於下晝  
 夜聲正勤始文使可修終竟武乃陳候視加謹慎審

察調寒溫周旋十二節節盡更親觀氣索命將絕休  
死亡魄竟色轉更為紫赫然成還丹粉提以一丸刀  
圭最為神推演五行數較約而不繁舉水以激火奄  
然滅光明日月相薄蝕常在晦朔間水盛坎侵陽火  
衰離盡昏陰陽相飲食交感道自然者以定情字  
者緣性言金來歸性物乃得稱還丹吾不敢虛說做  
效聖人文古記題龍虎黃帝美金華淮南煉秋石王  
陽嘉黃芽賢者能持行不肖毋與俱古今道由一對  
談吐所謀學者加勉力留念深思惟至要言甚露昭  
昭不我欺



參同契正文卷下 東漢會稽雲牙魏伯陽撰

下篇

乾剛坤柔配合相包陽稟陰受雄雌相須借以造化  
精氣乃針坎離冠首光耀垂敷玄冥難測不可畫圖  
聖人揆度參序元基四者渾沌徑入虛無六十卦用  
張布為輿龍馬就駕明君御時和則隨從路平不邪  
邪道險阻傾危國家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  
之外應之謂萬乘之主處九重之室發號施令順陰  
陽節藏器待時勿違卦日也中以子中蒙用寅戌六十  
卦用各自有日聊陳兩象未能究悉在義設刑當仁  
施德逆之者凶順之者吉按歷法今至誠專審謹候  
日辰審察消息纖芥不正悔吝為賊二至改度乖錯  
委曲隆冬大暑盛夏霰雪二分縱橫不應漏刻風雨  
不節水旱相伐蝗蟲湧沸山崩地裂天見其怪羣異  
旁出孝子用心感動皇極近出己口遠流殊域或以  
招禍或以致福或與太平或造兵革四者之來由乎  
胸臆動靜有常奉其繩墨四時順氣與氣相得剛柔  
斷矣不相涉入五行守界不妄盈縮易行周流誠信  
天覆地潤之間合符行中渾沌鴻濛牝牡相從液滋  
潤澤施化流通天地神靈不可度量利用安身隱形  
而裁始於東北箕斗之鄉旋而右轉嘔輪吐萌潛潭  
見景發散精光昂畢之上震出為微陽氣造端初九  
潛龍陽以三立陰以八通故三日震動八日兌行九  
二見龍和平有明三五德就軋體乃成九三夕惕躬  
折神符盛衰漸革終還其初巽繼其統固濟操持九  
四或躍進退道危且主進止不得踰時二十三日典  
守弦期九五飛龍天位加喜六五坤承結括終始歸  
養眾子世為類母上九元龍戰德于野用九翻翻為  
道規矩陽數已訖訖則復起推情合性轉而相與循  
據璇璣升降上下周流六爻難以察觀故無常位為

參同契正文 卷下

一七

參同契正文 卷下

一八

易宗祖朔且為復陽氣始通出入無疾立表微剛黃  
鍾建子北乃滋彰播施柔暖黎烝得常臨臨施條開  
路生光光耀漸進日以益長丑之大呂結正低昂仰  
以成泰剛柔並隆陰陽交接小往大來輻輳於寅運  
而趨時漸歷大壯俠列卯門檢芙蓉墮落還歸本根刑  
德相負晝夜始分陰以退陽升而前沈濯羽翻振  
索宿塵乳僕盛明廣被四鄰陽終於己中而相于始  
始紀結履霜最先井底寒泉午為疑賓賓服於陰陰  
為主人遁世去位收斂真精懷德俟時棲運昧冥否  
塞不通萌者不生陰信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  
仲秋情任蓄微稚老枯復榮齊麥芽葉因冒以生制  
爛肢體消滅其形化氣既竭亡失至神道窮則反歸  
平坤元恒順地理承天布宣玄幽遠眇隔關相連應  
度育種陰陽之原寥寥廓恍惚莫知其端先迷失軌後  
為主君無平不跛道之自然變易更盛消息相因終  
坤始復如循連環帝王棄御千秋常存將欲養性延  
命却期審思後來當慮其先人所稟軀體本一無元  
精流布因氣託初陰陽為度氣鬼所居類如雞子黑  
白相扶縱廣一寸以為始初四肢五臟筋骨乃俱備  
歷十月脫出其胞骨弱可卷肉滑若飴陽神日冕陰  
神月冕竟之與冕互為室宅性主處內立置鄴郭情  
主營外恒為城郭城郭完全人物乃安于斯之時情  
合軋坤軋動而直氣布精流坤靜而翁翁為道舍虛剛  
施而退柔化以滋九還七返八歸六居男白女赤金  
火相拘則水定火五行之初上善若水清而無瑕道  
無形象真一難圖變而分布各自獨居陽燧以取火  
非日不生光方諸非星月安能得水漿二氣至懸蓬  
感化尚相通何况近存身切在於心胸陰陽配日月  
水火為效微耳目口三寶閉塞勿發揚真人潛深淵  
浮游守規中旋曲以視聽聞皆合同為己之樞轄

動靜不竭氣離氣內榮衛坎乃不用聰兌合不以談  
希言順鴻濛三者既開鍵緩體處空房委志歸虛無  
無念以為常証難以推移心專不縱橫寢寐神相抱  
覺悟候存亡類容淡以潤骨節益強辟却眾陰邪  
然後立正陽修之不輟休廢氣雲雨行淫淫若春澤  
液液泉解冰從頭流達足究竟復上升往來洞無極  
佛佛被容中又者道之驗弱者德之柄芸鋤宿汗穢  
細微得條暢濁者清之路昏久則昭明世人好小術  
不審道淺深兼正從邪徑欲速關不通猶盲不任杖  
孽者聽宮商沒水捕雄鬼登山索魚龍植麥欲穫黍  
運規以求方竭力勞精神終年不見功效欲知服食法  
至約而不繁太陽流珠常欲去人卒得金華轉而相  
因化寫白液凝而至堅金華先倡有頃之間解化為  
水馬齒蘭干陽乃往和性自然道促時陰拘畜禁  
門慈母育養孝子報恩嚴父施令教教子孫五行錯  
王相摺以生火性銷金金伐木榮三五與一天地至  
精可以口訣難以書傳子當右轉午乃東旋卯酉界  
隔主客二名龍呼於虎虎吸龍精兩相飲食俱相食  
便遂相銜嘔相吞焚惑守西太白經天殺氣所  
臨何有不傾狸犬守鼠鳥雀異鳴各得其性何敢有  
聲不得其理難以妄言竭殫家產妻子飢貧自古及  
今好者億人訖不諧遇希有能成廣求名藥與道乘  
殊如審遭逢暗其端緒以類相况揆物終始五行相  
克更為父母母含滋液父主稟與凝精流形金石不  
朽審專不泄得成正道立竿見影呼谷傳響豈不靈  
哉天地至象若以野葛一寸巴豆一兩入喉輒僵不  
得俯仰當此之時雖周文操著孔子占象扁鵲操鍼  
巫咸扣鼓安能令蘇復起馳走河上姪女靈而最神  
得火則飛不見埃塵鬼隱龍匿莫知所存將欲制之  
黃芽為根物無陰陽遠天背原化雜自邪其雜不全

夫何故乎配合未連三五不交剛柔離分施化之精  
天地自然猶火動而炎上水流而潤下非有師導使  
其然者資始統政不可復改觀夫雌雄交媾之時剛  
柔相結而不可解得其節符非有工巧以制御之若  
男生而伏女偃其軀粟乎胞胎受氣元初非徒生時  
著而見之及其死也亦復效之此非父母教令其然  
本在交媾定制始先坎男為月離女為日以施德  
月以舒光月受日化體不虧傷陽失其契陰侵其明  
晦朔薄蝕吞相包陽消其形陰喪災生男女相須  
含吐以滋雌雄錯雜以類相求金化為水水性周章  
火化為土水不得行故男動外施女靜內藏滋度過  
節為女所拘魄以鈴竟不得淫奢不寒不暑進退合  
時各得其和俱吐證符丹砂水精得金乃并金水合  
處木火為偏四者渾沌列為龍虎龍陽數奇虎陰數  
偶肝青為父肺白為母心赤為女脾黃為祖腎黑為  
子五行始三物一家都歸戊己剛柔迭與更歷分  
部龍西虎東建緯卯酉刑德並會相見惟喜刑主殺  
伏德主生起二月檢落魁臨於卯八月麥生天罡據  
酉子南午北互為綱紀一九之數終而復始含元虛  
危播精於子關關離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  
逑雄不獨處雌不孤居玄武龜蛇蟠相扶以明乳  
牡竟當相須假使二女共室顏色甚姝令蘇秦通言  
張儀結媾發辨利舌奮辭美辭推心調諧合為夫妻  
弊髮腐齒終不相和若藥物非類名種不同分劑參  
差失其紀綱雖黃帝臨鑪太乙執火八公橋煉淮南  
調合立字崇壇玉為階陛麟鳳脂肥籍長跪禱祝  
神祇請哀諸鬼沐浴齋戒受有所冀亦猶和膠補金  
以殉塗瘡去令加冰除熱用湯飛龜舞蛇愈見乖張  
惟昔聖賢懷玄抱真伏煉九鼎化所應論含精養神  
通德三元津溢騰理筋骨緻堅眾邪辟除正氣常存

累積長久化形而仙憂懶後生好道之倫隨徇風采  
指畫古文著為圖籍開示 后昆露見枝條隱藏本  
根託號諸名譽謬眾文學者得之輒橫終身于繼父  
業孫踵祖先傳世迷惑竟無見聞遂使宦者不仕農  
夫夫耘商人棄貨志士家貧吾甚傷之定錄此文字  
約思事者不繁披列其條核實可觀分兩有數因  
而相循故為亂辟孔竅其門智者審息以意參焉  
法象莫大乎天地今玄濶數萬里河鼓臨星紀今人  
民皆驚駭豈景妄前却今九年被凶咎皇上帝視之  
今王者退自後開鍵有低昂今周天遂奔走江河無  
枯竭今水流注于海天地之雌雄今徘徊于與午寅  
申陰陽祖今出入終復始循斗而招搖今執衡定元  
紀并熬於曉山今炎火張於下白虎唱導前今蒼龍  
和於後朱雀翔翔戲今飛揚色五彩遇遇羅網施今  
壓止不得舉吸吸聲甚悲今嬰兒之慕母顛倒就湯  
鑊今摧折傷毛羽列漏未過半今龍鱗狎戲起五色  
象炫耀今變化無常主滴滴鼎沸馳今暴湧不休止  
接連重疊累今犬牙相錯拒形如仲冬冰今闌干吐  
鐘乳崔嵬以難廁今交積相支挂陰陽得其配今淡  
泊自相守青龍處房今春華震東卯白虎在昂七  
今秋芒兌西酉朱雀在張二今正陽離南午三者俱  
來朝今家屬為親倍本之但二物今未乃為三五三  
五并危一今都集歸一所治之如上科今日數亦取  
兩先白而後黃今赤色通表裏名曰第一鼎今食如  
大黍米自然之所為今非有邪偽道若山澤氣相蒸  
今與雲而為雨泥竭遂成塵今火滅化為土若璞染  
為黃今似藍成綠組皮革煮為膠今麩化為酒同  
類易施功今非種難為巧惟斯之妙術今審諦不誑  
語傳於億世後今昭然而可考煥若星經漢今葛如  
水宗海息之務今熟今交覆視上下千周聚彬彬今

萬通將可觀神明或告人兮心靈忽自悟探端索其  
 緒兮必得其門戶天道無遺莫兮恒傳與賢者歌曰  
 圓三五寸一分口四八兩寸唇長尺二厚薄勻腹齊  
 正坐垂溫陰在上陽下奔審五行定鍊分首尾武中  
 問文始七十終三旬二百六善調勻陰火白黃芽鉛  
 兩七聚輔翼入贍理腦定升玄子處中得安存來去  
 遊不出門漸成大情性純却歸一還本元善愛敬如  
 君臣至一周甚辛勤密防護莫迷昏途路遠極幽玄  
 若達此會乳坤刀圭霑靜龜竟得長生居山村樂道  
 者尋其根諦思之不須論深藏守真傳文御白鶴兮  
 駕龍麟遊太虛兮謁仙君受圖錄兮號真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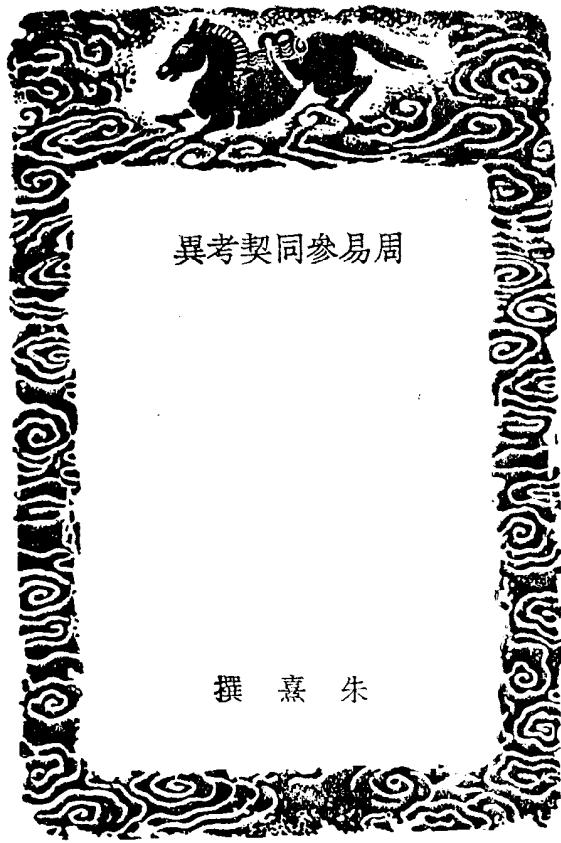
自序篇

參同契者數陳梗概不能純一泛濫而說纖微未備  
 闕畧髮髯今更撰錄補塞遺脫潤色幽深鈎接相連  
 旨意等齊所趣不悖故復作此命三種類則大易之  
 情性盡矣大易情性各如其度黃老用究較而可御  
 鑪火之事真有所據三道由一俱出徑路枝莖華葉  
 果實垂布正在根株不識其素誠心所言審而不誤  
 鄙國鄙夫幽谷朽生挾懷朴素不樂摧榮棲遲僻陋  
 忽畧利名執守恬淡希時安寧宴然閑居乃撰斯文  
 歌序大易三聖遺言察其旨趣一統共論務在順理  
 宣耀精神神化流通四海和平表以為曆萬世可循  
 序以御政行之不繁引內養性黃老自然含德之厚  
 歸根返元近在我心不離己身抱一無舍可以長存  
 配以服食雄雌設陳挺除武都八石棄捐審用成物  
 世俗所珍羅列三條枝莖相連同出異名皆由一門  
 非徒累句諧偶斯文殆有其真礫硤可觀使子數僞  
 却被蒼愆命參同契微覽其端辭寡意大後嗣空邊  
 委時去害依託丘山循遊寥廓與鬼為鄰化形而仙  
 淪寂無聲百世一下遊遊人間數陳羽翮東西南傾

原闕錄正統道法本局易參同契分章通真義錄  
 湯遭厄際水早隔并柯葉萎黃失其華榮吉人相乘  
 負安穩可長生



四庫全書提要



周易參同契考異

朱熹撰

讀序

參同契者，詞隨而道大，言微而旨深，列五帝以建業，配三皇而立政，若君臣差殊，上下無準，序以為政，不至太平，服食其法，未能長生，學以養性，又不延年，至于剖析陰陽，合其錄兩，日月弦望，八卦成象，男女施化，剛柔動靜，來隨分判，以經為證，用意健矣，故為立法以傳後賢，惟嘆大衆必得長生，強己益身，為此道者，重加意焉。

此似註序後人所作，今注亡而序存耳，立法即立注字，轉寫誤耳。

〔附〕朱子曰：或云後序，或云魏君讚詞，其文意乃是注之後序，彭曉序云：魏君密示青州徐從事，令箋注，徐隱名而注之，恐此是徐君語也，其注則不復存矣。

右周易參同契，魏伯陽所作，魏君後漢人，篇題蓋放緯書之目，詞韻皆古，與雅難通，讀者淺聞，妄輒更改，故比他書尤多舛誤，今合諸本，更相讎正，其間尚多疑晦，未能盡祛，姑據所知，寫成定本，其諸同異，因悉存之，以備參訂云，空同道士鄒訢。

〔附〕按鄒訢二字，朱借之託名也，鄒本春秋邾子之國，樂記天地訢合，鄒氏註云：訢當作熹。

〔附〕朱子曰：按魏書言乾坤坎離四卦，爻辭之外，其次即言屯蒙六十卦，以見一日用功之早晚，又次即言納甲六卦，以見一日用功之進退，又次即言十二辟卦，以分納甲六卦而兩之，蓋內以詳

周易參同契考異一卷，朱子撰，考陳振孫書錄解題，稱朱子以參同契詞韻皆古，與雅難通，讀者淺聞，妄輒更改，比他書尤多舛誤，因合諸本，更相讎正，朱子自跋亦稱凡諸同異，悉存之以備考證，故以考異為名，今按書中注明同異者，惟天下然後治之治字，云或作理，威光鼎乃煇之煇字，云本作熹，一作燿，考證他本者，不過二處，又如修字疑作循，六五疑作廿六，鉛字疑作俗，與字疑作爲之類，朱子所自校者，亦祇六七處，其餘每節之下，隨文詮釋，實皆箋註之體，不盡訂正文字，乃以考異為名，未喻其旨，跋末自署空同道士鄒訢，蓋以鄒本邦國，其後去邑而為朱，故以寓姓，禮記鄒氏註，謂訢當作熹，又集韻熹虛其切，訢亦虛其切，故以寓名，殆以究心丹訣，非儒者之本務，故託諸虛詞，歟，考朱子語錄，論參同契諸條，頗為詳盡，年譜亦載有慶元三年，蔡元定將編管道州，與朱子會宿塞泉精舍，夜論參同契事，文集又有與蔡季通書曰：參同契更無縫隙，亦無心思量，但望他日為劉安之鶴犬耳，云云，蓋遺達世難不得已而託諸神仙，殆與韓愈諷潮州時，邀大顛同游之意相類，故黃瑞節附錄，謂其師弟子有脫履世外之意，深得其情，黃虞日抄乃曰：參同契者，上虞人陳伯陽作，其說出神仙，不足憑，近世蔡季通學博而不免於雜，嘗留意此書，而晦庵與之游，因為校正，其書頗行於世，而求其義，則絕無之云云，其持論固正，然未喻有託而逃之意也。

理月節而外以兼統歲功其所取于易以為說者如是而已初未嘗及夫三百八十四爻也今世所傳火候之法乃以三百八十四爻為一周天之數以爻直一日而爻多日少則不免去其四卦二十四爻以俟二十四氣之至而漸加焉已非出于自然配合之度矣且當日所用之爻或陰或陽殊無次第不知功夫有何分別又況一日之間已周三百六十之數而其氣所加僅得一爻多少重輕不相權準又此二十四者進增微漸退減暴疾無復往來循環之勢恐亦後人以意為之未必魏君之本指也逆意此書大要在於坎離二字若于此處行其綱領則功夫之節度魏君所不言者自可以意為之但使不失其早晚之期進退之節便可用功不必一一拘舊說故今推得策數一法似亦整齊其與爻數之法雖皆魏君所不言然此為粗有理也蓋月以十二卦分之卦得二日有半各以本卦之爻行本卦之策自八月觀卦以後至正月泰卦陽用少二十八策陰用老二十四策自四月大壯以後至七月否卦陽用老三十六策陰用少三十二策陽即注意流行陰即放教冥寂一爻已足即一開放其氣以休息之十二卦周即為一日之功一月功周即為一歲之運反覆循環無有餘欠其數皆其圖欲與季通講之未及焉寄而季通死矣

〔附〕按朱子于昔所著書成家者未嘗隨聲附影輕附于聖人之徒如麻衣易以為戴師愈所作關子明易以為阮逸偽作其重于傳信如此獨于參同契無一語疑似且其解易得于邵子為多而其言曰邵子得于希夷希夷源流自參同契是以從上處之也嘗曰眼中見得了了如此但無下手處又曰今始識頭緒未得其作料孔穴處元了了季通編置道州將別留宿寒泉相與訂正參同契終夕不寐嗚呼是師是弟子處變患不亂如此而獨于參同契拳焉脫履世外之意決矣明年季通卒又得所謂策數之法恨不得與季通講之又二年而先生卒矣然則參同陰符二書自其師弟子始而二書不戾于聖人可信故成書以之列太極先天之後豈有二乎哉

### 周易參同契考異

宋朱子撰

五代彭曉解義序曰魏伯陽會稽上虞人修真潛默養志虛無博覽文詞通諸緯候得古人龍虎經盡獲妙旨乃約周易撰參同契三篇復作補塞遺脫一篇所述多以寓言借事隱顯異文密示青州徐從事徐乃隱名而注之桓帝時公復傳授與同郡淳于叔通遂行於世參同通也契也合也謂與周易理通而義合也其書假借君臣以彰內外彼其離坎直指汞鉛列以乾坤與鼎器明之父母保以始終合以夫妻拘其交媾譬諸男女顯以滋生析以陰陽導之反覆示之晦朔通以升降配以卦爻形于變化隨之斗柄取以周星分以晨昏昭諸刻漏莫不託易象而論之故名周易參同契云

〔附〕按參同契注本凡一十九部三十一卷其曰戒來漆鄭氏藝文略彭曉本最傳然分三卷為九十章以應陽九之數歌鼎器一篇以應水一之數其傳會類如此蓋效河上公分老子為上經下經八十一章而其實非也鮑氏云彭本為近世淺學妄更秘館所藏民間所錄差誤行脫莫知適從朱子考辨正文引證依據其本始定今不敢又贅附諸說云

〔附〕朱子曰參同契本不為明易姑借此納甲之法以寓其行持進退之候異時每欲學之而不得其傳無下手處不敢輕議然其所言納甲之法則今所傳京房占法見于火珠林者是其道法所云

甲乙丙丁庚辛者，乃以月之昏旦出沒言之，非以分六卦之方也。此雖非為明易而設，然易中無所不有，苟其言自成一，可推而通，則亦無害于易。伯陽參同契恐希夷之學有些是其源流。先天圖與納甲相應，蔡季通言與參同契合，以圖觀之，坤復之間為晦，震為初三一陽生，八日為兌月上弦，十五日為乾，十八日為巽，一陰生，二十三日為艮，月下弦，坎離為日月，故不用參同以坎離為藥，餘者以為火候。邵子發明先天圖，圖傳自希夷，希夷又自有所傳，蓋方士技術，用以修煉，參同契所言是也。參同契文章極好，蓋後漢之能文者為之，其用字皆根據古書，非今人所能解，以故皆為人妄解，世間本子極多，其中有云：周煥彬分萬遍將可睹神明，或告人分魂靈忽自悟，言誦之久，則文義要訣自見。須溪劉氏曰：古書惟參同契似先秦文。

上篇

乾坤者易之門戶，衆卦之父母。

乾坤以字內言之，則乾天在上，坤地在下，而陰陽變化，萬物終始，皆在其間。以人身言之，則乾陽在上，坤陰在下，而一身之陰陽萬物變化終始，皆在其間。此乾坤所以為易之門戶，衆卦之父母也。凡言易者，皆指陰陽變化而言，在人則所謂金丹大藥者也。然則乾坤其虛鼎歟。

坎離匡郭，運設正軸。

乾坤位乎上下，而坎離升降于其間，所謂易也。先天之位，乾南坤北，離東坎西是也。故其象如垣郭之形，其升降則如車軸之貫，以運輪一下而一上也。設車輪之心，外實而持輪內空，以受軸者也。軸車下橫木，兩頭貫轂，而受轄者也。

化牡四卦，以為橐籥。

化牡謂配合之四卦，震兌巽艮是也。橐籥囊，其管也。蓋納甲之法，乾為望，坤為晦，而坎離升降于其間，震為生明，而兌為上弦，巽為生魄，而艮為下弦，如鼓鞀之有緩急也。

〔附〕朱子曰：邵子云：乾坤定上下之位，坎離列左右之門，參同契首卦位鋪排，都只一般。

覆冒陰陽之道，猶工御者執轡準繩，繼繼隨軌，處中以制外，數在律歷紀。

此言人心能統陰陽，運設軸以成丹也。衝轡謂所以使陰陽者，繩墨謂火候，軌轍指其升降之所，由中謂心，所謂氣數即下文六十卦之火候也。

月節有五，六經緯率日使，兼並為六十，剛柔有表裏。

月以五日為一節，六節為一周，兼並夜為六十，以配六十卦，蓋剛夜柔，剛柔表裏，蓋六十四卦，除乾坤坎離為爐竈丹藥，所用以為火候者，止六十卦也。

朝旦屯直事，至暮蒙當受，晝夜各一卦，用之如次序。

此六十卦之凡例，一月而一周，蓋逐日用功時刻之早晚也。

既未主晦爽，終則復更始，日辰為期度，動靜有早晚。

既未謂晦日之卦，朝既濟，莫未濟也。爽謂生明之時。

春夏據內體，從子到辰巳，秋冬當外用，自午訖戌亥。

春夏謂朝，秋冬謂莫，內體謂前卦，外用謂後卦，此亦六十卦之凡例，後篇屯以子中，蒙用寅戌，乃以納甲之法，盡發之，大率一日所用，子午卯酉四時而已。

此言朝暮用功有不同之處，未詳其說。

貴罰應春秋，昏明順寒暑，爻辭有仁義，隨時發喜怒，如是應四時，五行得其序。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天地者，乾坤也。設位者，列陰陽配合之位也。易謂坎離，坎離者，乾坤二用。此引易而釋之，以明乾坤坎離之用，言乾上而坤下，離降而坎升也。乾坤二用，謂乾用九，坤用六，九老陽，六老陰也。

二用無爻位，周流行六虛，往來既不定，上下亦無常，幽潛滄匿，升降于中，包囊萬物，為道紀綱，以無制有器用者空，故推消息坎離沒亡。

乾坤二卦，六爻九六，各有定位，唯用九用六無定位，而六爻之九六，即此九六之周流升降也。納甲之法，乾納甲壬，坤納乙癸，虛納庚，巽納辛，艮納丙，兌納丁，皆有定位，而坎納戊，離納己，無定位，蓋六卦之陰陽，即坎離中爻之周流升降也。故以此之無制彼之有，如器有形，而其用乃在其形之空處，蓋用老子所謂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用之語也。消息謂自坤而息，歷震兌而極于乾，自乾而消，歷巽艮而極于坤也。沒亡謂無位也。後章用九，謂翻為易宗祖一節，亦是此意也。

〔附〕朱子曰：或問參同本是龍虎上經果否？曰：不然。蓋是後人見伯陽傳有龍虎上經一句，遂偽作此經。大概是梁括參同之語，而為之也。其間有說錯了處，如二用云者，用九用六，九六亦坎離也。六虛者，即乾坤之初二三四五上六爻位也。言二用雖無爻位，而常周流乎乾坤六爻之間，猶人之精氣上下周流乎一身而無定所也。龍虎經卻錯說作虛危去，蓋討頭不見，牽合一字來說。

〔附〕按彭氏以為魏公得古文龍虎經，而譚參同與朱子以為經乃後人偽作，今考參同契中有古文記龍虎之文，往往古有其文，如火記之類，特恐非今所傳者耳。鮑氏云：此乃三墳書，孤首經之末，未可知也。

〔附〕又按金碧古文龍虎上經，差簡于參同契，然其語亦布置，與契不甚相遠，而加整焉。末云火記不虛作，亦契中語也。然則火記，又參同之所出歟。

言不苟造，論不虛生，引驗見効，按度神明，推類結字，原理為徵，坎戊月精，離己日光，日月為易，剛柔相當，土王四季，羅絡始終，青赤白黑，各居一方，皆震中宮，戊己之功。

此以造字之法，明坎月離日之合，而為易也。蓋坎戊離己，皆居中宮土位，而四方四行，皆要其氣。

易者，象也。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窮神以知化，陽往則陰來，輪流而輪轉，出入更卷舒。

此釋明日月為易之意，下乃詳言其法，與一月之火候。

晦至朔日。震來受符。當斯之時。天地轉其精。日月相輝持。並陽播玄施。離陰化黃包。混沌相交接。權輿樹根。經營卷鄧鄂。凝神以成軀。衆夫節以出。蟄動莫不由。于是仲尼贊洪濛。乾坤德制虛。稽古稽元皇。開雖建始初。冠婚氣相紐。元年乃牙滋。聖人不虛生。上觀顯天符。大符有進退。謂信以應時。

此書之法。以一月為六節。分屬六卦。震一。乾二。乾三。震四。艮五。坤六。每五日為一節。故言朔日則震始用事。而為日月陰陽交感之初。于是加修煉之功。如聖人之作六經。皆有所托始也。此實一篇之要言。而離陽播玄施。離陰化黃包。又一節之要處。他皆以明此耳。

故易統天心。復其建始萌。長子繼父體。因卦立兆基。消息應鍾律。升降據斗樞。此又以一月為十二節。以復。臨。泰。壯。夬。乾。姤。遯。否。觀。剝。坤。為序。每二日半為一節。復。即前六節震卦之內體也。長子。震也。父。乾也。母。坤也。下章云。朔日為復。三日出為震。震受庚西方。八日兌受丁。上弦平如繩。十五乾體就。盛滿甲東方。

三日。第一節之中。月生明之時也。蓋始受一陽之光。而昏見于西方庚地也。八日。第二節之中。月上弦之時。蓋受二陽之光。而昏見于南方丁地也。十五日。第三節之中。月既望之時。全受日光盛滿。而昏見于東方之甲地也。

蟪蛄與兔魄。日月為雙明。蟪蛄蟄卦節。兔者吐生光。此言望夕之月。全受日光。而借蟪蛄為喻。借兔為吐也。七。八道已訖。屈折低下降。十六轉受統。巽辛見平明。長直于內。南下弦二十三。坤乙三十日。東北喪其明。節盡和禪。與離復生能。壬癸配甲乙。乾坤括始終。

七。八。謂十五日也。十六日。謂第四節之始也。始生下一陰為巽。而成魄。以平且而沒于西方辛地也。二十三日。第五節之中。復生中一陰為艮。而下弦以平且。而沒于南方丙地也。三十日。第六節之終。全變三陽。而光盡體伏于東北。借易別字作明字也。一月六節既盡。而禪于後月。長子繼父復生震卦。壬配甲。癸配乙。皆屬乾坤。括十日之始終。自晦至朔。且至此一月之火候也。

(附)朱子曰。一息之間。便有晦朔弦望。上弦者。氣之方息。自上而下也。下弦者。氣之方消。自下而上也。望者。氣之盈也。日沉于下。而月圓于上也。晦朔之間。日月之合乎。上所謂舉水以滅火。金來歸性。初之類是也。

七八數十五。九六亦相應。四者合三十。陽氣家滅藏。素盡也。

八卦列布曜。運移不失中。玄精眇難觀。推度效符證。居則觀其象。筆擬其形容。立表以爲鏡。古候定吉凶。發號順時令。勿失爻動時。上經河圖文。下極地形流。中稽于人情。參同考三才。動則節卦。靜則因象。辭。乾坤用施行。天下然後治。

此用乾元用九天下治也。謂上言乾坤用。即用九用六也。治或作理。蓋避唐諱。此下至因無害道。皆

以國政為喻。可不慎乎。御政之首。管括密微。閭符布寶。要道魁柄。統化綱紐。爰案內動。吉凶外起。五緯錯順。應時成動。四七乖辰。修離俯仰。文昌總錄。詰責台輔。百官有司。各典所部。日合五行。精月受六律。紀五六三十度。竟復更始。原始要終。存亡之緒。或若蟠伏。元滿遠道。或若邪佞。行不順軌。滋望盈縮。乖變凶咎。執法制裁。詰過移主。辰極受正。優游任下。明堂布政。國無害道。

此皆取譬之言。然其間亦有可詳味者。內以養己。安靜虛無。元本隱明。內照形骸。閉塞其兌。築固靈珠。三光陸沉。溫養子珠。視之不見。近而易求。黃中漸理。潤澤達肌膚。初正則終修。幹立末可持。一者以掩蔽。世人莫知之。

此乃以內事言之。于經中最高要切。而三光陸沉。溫養子珠之一言。又最切之要切者。前所嘗御政之首。魁柄綱紐。正謂此也。初正幹立。原始而言也。終修未持。要終而言也。一者以掩蔽。言其造端之處。隱而不章者也。

上德無為。不以察求。下德為之。其用不休。上閉則稱有。下閉則稱無。无者以奉上。上有神德居。此兩孔穴。法金氣亦相符。

此下漸難通曉。今略以意解之。上德。即上文所謂離陰化黃包。三光陸沉。下文所謂求白為流珠。青龍與之俱。所謂流珠水之母者。正思慮所不及也。下德。即上文所謂離陽播玄施。溫養子珠。下文所謂白虎為敷樞。黃土念之。父者。正著意用力處也。閉則皆失其所宜矣。下不可無故無者。以奉上。神德謂微妙處。龍虎經作上有青龍居金氣。即謂離陽白虎也。大率陽既下。即陰自上矣。所謂孔穴者。此也。鼎器。歌云。陰在上。陽下奔。此亦至要之言。

知白守黑。神明自來。白者金精。黑者水基。水者道樞。其散各一。白謂汞。黑謂鉛。金精言其生于鉛。水基能生水也。白黑各一。而水為道樞。所謂神德者也。陰陽之始。玄含黃芽。五金之主。北方河車。玄含黃芽。水中有土。靜而有意也。北方河車。黑而生水也。以下文考之。正謂鉛耳。

故鉛外黑。內懷金華。被縛樓玉。外為狂夫。鉛即上文所謂金氣。

金為水母。母隱子胎。水者金子。子藏母胞。此即上文知白守黑之義。

真人至妙。若有若無。彷彿深淵。乍沉乍浮。退而分布。各守境關。此所謂溫養子珠者也。

望之類白。造之則朱。鍊為表衛。白裏真居。方圓徑寸。混而相拘。先天地生。巍巍尊高。旁有垣闕。狀似蓬壺。環匝關閉。四通即闕。守密密關。絕竊邪曲。開相通以或不虞。

徑寸即所謂子珠者垣闕疑即下文所謂情主營外極爲城闕者耶皆未詳其何說

可以無思難以愁勞神氣滿堂莫之能留守之者昌失之者亡動靜休息常與人俱是非歷藏法內祕有所思履行步斗宿六甲以辰陰道賦九一濁亂弄玄胞食蒸鳴腸胃吐正吸新邪晝夜不臥驚腸鳴未嘗休身體以疲倦恍惚狀者疑百脈鼎沸地不得清澄居周迴立壇宇朝暮敬祭祠鬼物見形象夢寐成慨之心權意喜悅自謂必延期速以天命死腐露其形骸舉措輒有違悖逆失權機諸術甚多千條有萬餘前卻遠黃老曲折反九都

言此道與諸旁門小法之不同不能詳解

明者省厥旨曠然知所由勤而行之夙夜不休服食三戒輕舉遠游入火不焦入水不濡能存能亡長樂無憂道成德就潛伏埃時太乙乃召移居中洲功滿上昇騰錄受圖火記不虛作演易以明之假月法鼎爐白虎爲熬樞汞白爲流珠青龍與之俱舉東以合西魂魄自相拘上弦兌數八下弦亦如之

假月疑前下圓後上缺狀如假月也白虎鉉也火也氣也西也魄也陽也爲熬樞言下奔而致蒸潤上行也汞白精也青龍水也東也魂也陰也上弦陽也下弦陰也

〔附〕朱子曰坎離水火龍虎鉉汞之屬只是互換其名其實只是精氣二者而已精水也坎也龍也汞也氣也火也離也虎也鉉也其法以神運精氣結而爲丹陽氣在下初成水以火煉之則凝成丹其說甚異

兩弦合其精乾坤體乃成二八應一斤易道正不傾

八日爲兌上弦又進八日乃成乾體二十三日爲艮下弦又退八日乃成坤體一本註云鍊有三百八十四亦應爻之數蓋一斤之鍊數也自震而起至乾而滿歷巽而消至坤而盡

金入於猛火色不奪精光自開闢以來日月不虧明金不失其重日月形如常金本從月生朔旦受日符金反歸其母月晦日相包隱藏其匡郭沉淪於洞虛金復其故性威光鼎乃煇

金即鉛也金歸其母復其故性謂欲藏不用日不照月純坤卦也煇字本作喜一本作僂今按皆無理案說文煇炎也後漢多用此字

子午數合三戊己號稱五三五既和諧八石正綱紀呼吸相資欲符思爲夫婦黃土金之父流珠水之母水以土爲鬼土填水不起朱雀爲火精執平調勝負水勝火消滅俱死歸厚土三性既合會本性其宗祖

子水一午火二數合三也戊己土其數五三五合而爲八石象也然其實但水火二物而以土爲主耳土屬脾脾主意謂以意使火下而水上相呼吸也金即火也朱雀疑指心而言又意之主也此火字與前章然字意不同別是一火也執平謂執衡司夏也此書之意大抵爲以火烹水以水滅火亦如前

章月受日光反歸其母之意也

巨勝尚延年還丹可入口金性不敗朽故爲萬物寶術士服食之壽命得長久土避於四季守界定規矩全砂入五內霧散若風雨熏蒸達四肢顏色悅澤好髮白更生黑齒落出舊所老翁復丁壯若媼成姪女

改形免世厄號之曰真人

此言內丹而言入口未詳其旨餘見後章馳入赤色門下

胡粉投火中色還爲鉛冰雪得溫湯解釋成太玄金以砂爲主稟和於水銀變化由其真終始自相因此皆以同類相變爲譬也

欲作服食德宜以同類者植禾當以粟覆難用其子以類輔自然物成易陶冶魚目豈爲珠蓬蒿不成檜類同者相從事乖不成寶是以燕雀不生鳳狐兔不乳馬水流不炎上火動不潤下

又以異類不能相成反覆明之

世間多學士高妙負良才避道不遺值耗火亡貨財據按依文說妄以意爲之端緒無因緣度量失操持矯治羌石磨雲母及舉磁硫黃燒煉草泥末相煉治鼓下五石銅以之爲輔樞維性不同種安肯合體居千舉必萬敗欲點反成凝稗年至白首中道生狐疑背道守迷路出正入邪蹊管窺不廣見難以按方來

此言爲外丹者藥非同類不能成寶

若夫至聖不過伏羲畫八卦效天圖文王之宗結體演爻辭夫子庶聖雄十翼以輔之三君天所挺迭興更御時優劣有步驟功德不相殊制作有所踵推度審分鍊有形易付益無兆難慮謀作事命可法爲世定詩書素無前識資因師覺悟之皓若雲帷帳眼目登高臺

言三聖迭興事有優劣蓋伏羲法天文王踵繼夫子踵文有形者易制無形者難及也因自言因師以悟此理也詩書兩句未詳

火記六百篇所題等不殊文字鄭重說世人不熟思尋度其原流幽明本共居竊待賢者說易敢輕爲書結舌欲不語絕道獲罪誅寫情寄竹帛恐泄天之符猶豫增歎息俛仰縱斯惡陶冶有法度未忍悉陳數略述其紀綱枝條見扶疎

火記六百篇蓋古書今亡未可知

以金爲隄防水火乃優游金數十有五水數亦如之臨爐定鍊兩五分水有餘二者以爲真金重如本初其三途不入水二與之俱三物相合受變化狀若神下有太陽照伏蒸須臾間先液而後凝號曰黃輿焉

此言丹之第一變也金水並見上一作火據下文三物即當作火然又云下有太陽照則似只是二物恐當作入而三亦當作二耳此是金水數皆十五而五分其水只用其二蓋十五之六也其三則十五之九也水二一作火二與上水水下三物相應但上無火之鍊兩下又有太陽字則又未必然也二

物相合受即陰陽坎離之交三物之誤甚明

歲月將欲訖毀性傷壽年形體爲灰土狀若明窳塵

此是第二變也

壽治并合之馳入赤色門固塞其際務令致完整炎火張於下晝夜聲正勤始文便可訢終竟武乃陳候視加謹慎審察調寒溫周旋十二節節盡更親觀蒸索命將絕休死亡魄魂色轉更爲紫然成還丹

粉提以一丸刀圭最為神。

此第三變也。持治并合。此當別有所作用。赤色門。謂口也。液凝灰土。理須自見。蓋吐出而鍊治之。復吞納也。炎火即所謂太陽蒸。正勤後章亦言嗽嗽。正悲如嬰兒慕母是也。修疑作循字。唐人兩字多互見。氣索命絕。又是前章火滅金復之意。粉提刀圭未詳。

推演五行數較約而不煩。舉水以激火。使然滅光。榮日月相激。薄常存。晦朔間。水盛坎侵陽。火衰離侵陰。陰陽相飲食。交感道自然。名者以定情。字者緣性。言金來歸性初。乃得稱還丹。此解上文還丹得名之義。因火滅而金復也。

吾不敢虛說。放效聖人文。古記題龍虎。黃帝黃金華。淮南鍊秋石。王陽加黃牙。賢者能持行。不肯與俱。古今道由一對。談吐所謀。學者加勉力。留念深思。惟至要言。甚露昭昭。不我欺。

中篇

乾剛坤柔。配合相包。陽稟陰受。雄雌相須。須以造化。積氣乃符。坎離冠首。光耀垂敷。玄冥難測。不可畫圖。聖人授度。參序玄基。四者混泥。徑入虛無。六十卦周。張布為輿。龍馬就駕。明君御時。和則隨從。路平不邪。邪道險阻。傾危國家。

此與上篇首章相表裏。

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謂萬乘之主。處九重之室。發號出令。順陰陽節。藏器俟時。勿違卦日。屯以子申。蒙用寅戌。餘六十卦。各自有日。聊陳兩象。未能究悉。立義設刑。當仁施德。逆之者凶。順之者吉。按法法令。至誠專密。謹候日辰。審察消息。纖芥不正。悔吝為賊。二至改度。乖錯委曲。隆冬大暑。盛夏液雪。二分縱橫。不應漏刻。風雨不節。水旱相伐。蝗蟲而沸。山崩地裂。天見其怪。羣異旁出。君子用心。咸動皇極。近起已口。遠流殊域。或以招禍。或與太平。或造兵革。四者之來。由乎胸臆。動靜有常。奉其繩墨。四時順宜。與氣相得。剛柔斷矣。不相涉入。五行守界。不妄盈縮。易行周流。屈伸反復。

此與上篇論屯蒙朝暮內體外用相表裏。蓋乾納甲壬。坤納乙癸。庚庚庚辛。坎戊離己。艮丙兌丁也。重卦之法。乾下三爻。納甲子寅辰。上三爻。納壬午申戌。坤下三爻。納乙未巳卯。上三爻。納癸酉亥酉。震下三爻。納庚子寅辰。上三爻。納庚午申戌。巽下三爻。納辛丑亥酉。上三爻。納辛未巳卯。坎下三爻。納戊寅辰。上三爻。納戊申戌。離下三爻。納己卯丑。上三爻。納己酉亥。艮下三爻。納丙寅辰。上三爻。納丙申戌。內辰午申。上三爻。納丙戌子寅。兌下三爻。納丁巳卯丑。上三爻。納丁酉亥。內未巳。外用從午訖戌亥。故朝屯則初九庚子之爻。當子時。六四戊申之爻。當卯時。暮則初六戊寅之爻。當午時。六四戊戌之爻。當酉時。餘六十卦。各以此法推之。此再言一日之火候也。

晦朔之間。合符行中。渾沌鴻濛。牝牡相從。滋液潤澤。施化流通。天地神靈。不可度量。利用安身。隱形而藏。始乎東北。箕斗之鄉。旋而右轉。喉輪吐萌。潛潭見象。發散精光。畢昂之上。三三震出為微。陽蒸造端。初九潛龍陽以三立。陰以八通。故三日三三震動。八日三三兌行。九二見龍。和平有明。三五德就。三三乾體。乃

成。九三夕惕。虧折神符。盛衰漸革。終還其初。三三巽繼其統。固際操持。九四或躍。進退道危。三三艮主進。止不得時。二十三。日典守。五五飛龍。天位加尊。六五三三坤承。結括終始。繼發衆子。世為類母。陽數已訖。訖則復起。惟情合性。轉而相與。上九亢龍。戰德於野。用九翩翩。為道規矩。循據璇璣。昇降上下。周流六爻。難得察。故無常位。為易宗祖。

此再以納甲言一月之火候也。又以乾六爻納於其間。以明陽氣之消息。箕斗但言東北。畢昂但言正西。借天之四方。以言地之四方耳。非謂天之東北西方也。六五恐是廿六字。廿音入。即二十字。二十六日以後。坤卦用事也。用九以下。與上篇乾坤二用處相表裏。

朔且為三三復。陽氣始通。出入無妄。立家徵剛。黃鐘建子。兆乃滋彰。播施柔暖。黎蒸得常。三三臨履施條。開路正光。光耀發進。日以益長。丑之大呂。結正低昂。仰以成三三泰。剛柔並降。陰陽交接。小往大來。輻湊於寅。逆而趨時。漸歷三三。大壯。彼列卯門。檢爽墮落。還歸本根。形德相負。晝夜始分。三三夬陰。以退陽升。而前。洗濯羽翮。振索宿塵。三三乾健。盛明。廣被四鄰。陽終於巳。中而相干。三三姤始。紀緒。履霜最先。井底寒泉。午為蕤賓。賓服於陰。陰為主人。三三遁去。世位。收斂其精。懷德俟時。棲遲味冥。三三否閉。不通。萌者不生。陰伸陽曲。沒陽姓名。三三觀其權量。察仲秋情。任落微雅。老枯復榮。養麥牙。因冒以生。三三剝爛。支體消滅。其形化無。既竭亡失。至神道窮。則反歸乎三三坤元。恆順地理。承天布宜。元遠幽眇。隔閡相連。應度育種。陰陽之原。寥廓恍惚。莫知其端。先失軌。後為主君。無平不陂。道之自然。變易更盛。消息相因。終坤始復。如循環。帝王承御。千秋常存。

此以十二卦細分一月之火候。亦通一歲之火候也。一月之法。二日半為一卦。復為虛之坤。臨為兌之坤。泰為乾之坤。大壯為乾之震。夫為乾之乾。乾為乾之乾。姤為乾之巽。遯為乾之艮。否為坤之乾。觀為坤之巽。剝為坤之坤。臨為復之震。大壯為復之乾。乾為復之乾。遯為復之艮。坤為復之坤。其推前之例。以卦名。律名。辰名。三者而言。輻輳即大簇。俛列即夾鍾。洗濯即姑洗。中即中呂。昧冥即林仲。即申。任者即南。閏即亥。應即應鍾。大率傳會假託。不足深究也。後為主君。蓋亦讀易而後得。主為句。其誤久矣。

將欲養性。延命卻期。審思後末。當慮其先。人所稟軀體。本一無。元精雲布。因氣託初。陰陽為度。魂魄所居。陽神日魂。陰神月魄。魂之與魄。互為室宅。性主處內。立置鄆鄂。情主營。外築垣城。鄆鄂完全。人物乃安。于斯之時。情合乾坤。乾動而直。氣布精流。坤靜而翁。翁為道舍。虛剛施而退。柔化以滋。九還七反。八歸六居。男白女赤。命火相拘。則水定火。五行之初。上善若水。清而無瑕。道之形象。真一難圖。變而分布。各自獨居。類如雞子。黑白相扶。縱橫一寸。以為始初。四肢五臟。筋骨乃具。彌歷十月。脫出其胞。骨弱可卷。肉滑若絲。此與上篇知白相表裏。言人之始生。亦以陰陽交合而成。今欲為丹。亦由是也。凡言道也。皆丹之託名。疑是借字。以似而誤也。

陽燧以取火。非日不生。光方諸非星月。安能得水。漿二氣元且遠。感化尚相通。何況近存身。切在於心胸。

陰陽配日月水火為效。耳目口三寶固塞勿發揚。真人潛深淵。浮游守規中。旋曲以眇覽。開闔皆合同。為己之軸。動靜不竭窮。離氣內營衛。坎乃不用聰。兌合不以談。希音順以鴻。三者既開鍵。緩體虛空房。委志歸虛無。無念以為常。證難以推移。心專不縱橫。寢寐神相抱。覺悟候存亡。顏容凝以潤。骨節益堅強。辟卻衆陰邪。然後立正陽。修之不輟休。庶氣雲雨行。淫淫若春澤。液液象解冰。從頭流達足。究竟復上昇。往來洞無極。佛佛被容中。反者道之驗。弱者德之柄。芸鋤宿汚穢。穢穢得調暢。濁者清之路。昏久則昭明。此一節乃涵養本原工夫尤為要切。

（附）朱子曰：離氣內營衛。管見前章讀內為納。其說是也。

世人好小術。不審道淺深。乘正從邪徑。欲速闕不通。猶行者不任杖。費者聽宮商。沒水捕雉兔。登山索魚龍。植麥欲讓黍。運規以求方。竭力勞精神。終年無見功。欲知服食法。事約而不煩。太陽流珠。常欲去人辛。得金華轉而相因。化為白液。凝而至堅。金華先倡。有頃之間。解化為水。馬齒關于陽。乃往和情性。自然迫促時陰。拘畜禁門。慈母育養。孝子報恩。嚴父施令。教飭子孫。五行錯王。相據以生。火性銷金。金伐木榮。三五與一天地至精。可以口訣。難以書傳。子當右轉。午乃東旋。卯酉界隔。主定二名。龍呼於虎。虎吸龍精。兩相飲食。俱相貪食。遂相銜噬。咀嚼相吞。榮感守西。太白經天。殺氣所臨。何有不傾。狸犬守鼠。鳥雀畏鷂。各有其功。何敢有聲。不得其理。難為安言。萬禪家產。妻子饑貧。自古及今。好者愈人。訖不諧遇。希有能成。廣求名藥。與道乖殊。如審遺遺。諸其端緒。以相相投。投物終始。五行相克。更為父母。母含滋液。父主稟與。凝精融形。金石不朽。審專不泄。得為成道。

言學小術也。勞而無功。得此法者。約而不煩。太陽以下。與前篇知白熬樞黃與等章相表裏。五行相生。母子之恩也。火金相克。嚴父之令也。三五謂火金木皆稟土氣也。一說謂三五即前篇子午戊己者。一未詳所指。或曰與當作爲。下篇三五并與一亦放此。東疑當作左。此言陰陽定位也。龍虎六句。母子之恩也。恐太白以下八句。嚴父之令也。不得其理。廣求名藥。為外丹者也。以類相況。如前篇言八石正綱紀之類也。

立竿見影。呼谷傳響。豈不靈哉。天地至象。若以野葛一寸。巴豆一兩。入喉輒僵。不得俯仰。當此之時。雖周文撰者。孔邱占象。扁鵲操鍼。巫咸叩鼓。安能令蘇。復起地走。河上姪女。靈而最神。得火則飛。不見埃塵。鬼隱離離。莫知所存。將欲制之。黃牙為根。物無陰陽。遠天背原。北難自卵。其離不全。夫何故乎。配合未連。三五不交。剛柔離分。施化之精。天地自然。猶火動而炎上。水流而潤下。非有師導。使其然者。資始統政。不可復改。觀夫雌雄交媾之時。剛柔相結。而不可解。得其節符。非有工巧。以制御之。若男生而伏。女假其軀。稟乎胞胎。受氣元初。非徒生時。著而見之。及其死也。亦復效之。此非父母。致令其然。本在交媾。定制始先。坎男為月。離女為日。日以施德。月以舒光。月受日化。禮不虧陽。陽失其陰。陰侵其明。朝晦薄德。奄冒相包。陽消其形。陰凌其生。男女相須。含吐以滋。雌雄交雜。以類相求。金化為水。水性周章。火化為土。水不得行。故男動外。施女靜內。藏溢度節。為女所拘。魄以捨魂。不得淫奢。不寒不暑。進退合時。各得其和。俱吐詩符。

以毒藥能殺人。為黃牙能制姪女之毒。外丹即謂丹砂。此未詳何所指也。物無陰陽以下。皆物理。明為此法者。當陰陽交合為本也。

丹砂木精。得金乃并。金水合處。木火為倍。四者混沌。列為龍虎。龍陽數奇。虎陰數偶。肝青為父。肺白為母。腎黑為子。脾黃為祖。三物一家。都歸戊己。剛柔迭興。史歷分部。龍西虎東。建緯卯酉。刑德並會。相見惟喜。刑主伏殺。德主生起。二月榆死。魁臨于卯。八月麥生。天罡據酉。子南午北。互為綱紀。九一之數。終則復始。含元抱真。播精於子。關關雌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雖不孤居。元武龜蛇。盤蚪相扶。以明牝牡。畢竟相背。假使二女共室。顏色甚姝。令蘇秦通言。張儀結媒。發辨利舌。衍符美辭。推心調諧。使為夫妻。弊髮腐齒。終不相知。若藥物非種。名類不同。分劑參差。夫其紀綱。雖黃帝臨爐。太一降坐。八公擗鍊。淮南執火。立字崇壇。玉為階陛。麟脯鳳脂。把籍長跪。祝章神祇。請哀諸鬼。沐浴齋戒。冀有所望。亦猶和膠補釜。以油塗瘡。去冷加冰。除熱用湯。飛龜舞蛇。愈見乖張。丹砂木精。得金乃并。即上章姪女黃牙之意。心赤脾黃二章。諸本無之。未詳孰是。龍虎子午。交錯方位。關關以下。又以二女明藥物之非種。

下篇

惟昔聖賢。懷元抱真。服鍊九鼎。化跡隱淪。含精養神。通德三元。精液湊理。筋骨緻堅。衆邪辟除。正氣常在。累積長久。髮形而仙。髮倒後生。好道之倫。隨風采藥。指畫古文。著為圖籍。開示後昆。隱見枝條。隱滅本根。託號諸君。覆冒衆文。學者得之。體積終身。繼父業。係踵祖先。傳世迷惑。竟無見聞。遂使官者不遂。農夫失業。商人棄貨。志士家貧。吾甚傷之。定錄斯文字。約易思。事者不煩。披列其條。質核可觀。分兩有數。因而相循。故為亂辭。孔竅其門。智者審思。以意參焉。

言昔之仙者。著書示人。而不明言其事。託名諸石。為口陰陽之號。故學者多失其指。今著此書。省約易曉。仍恐漏泄。故多謬亂之辭。而孔竅其門也。其下歌辭。又撮一書大指云。

（附）按亂辭。如離騷之亂曰也。下文可見。

法象莫大乎天地。分元薄數萬里。河鼓臨星。紀分人民。皆驚駭。莽莽安前。卻分九年。被囚谷。皇上覽跡之。分王者。退自改。財健有低昂。分害害。遂奔走。江淮之枯竭。分水流注於海。

此一節言水溢之咎。王者能自改。則害氣息而水土平矣。元薄蓋謂天漢。河鼓。星名。星紀。其位未詳。其說九年。謂洪水。關鍵低昂。謂陰陽升降也。害氣。災害之氣。以人身取譬而言。亦為水火不既濟之象。

（附）朱子曰。元薄。害氣。恐未是。說人身內事。方是設譬之辭。王莽傳曰。害氣將究矣。蓋上文說洪水為災。而王者能改。故害氣去而洪水平也。害。詭作周。又說作周。後人遂妄改為精。而增而字。皆非是。然因周字。可見其為害字。蓋篆隸文皆相似也。

天地之雌雄。分御子與午。寅申陰陽。分出入。復終始。循斗而招搖。分執衡。定元紀。升熬于嶺山。分炎火。張設下。白虎倡導。前分資液。和於后。

〔附〕朱子曰：虎一作暴。按三字皆假名。但下句云蒼液，即此合作暴與暴。而前有暴磁之文，即作暴為得。然下句又云朱鳥及再列三獸之名位，則此當為虎而液亦當為龍矣。倡導前，即前所謂熬樞。下文云和于後，即此似皆指有情之物，作龍虎為當也。此一節又是以火烹水，以水滅火，金水相合，復還本初之意。

朱鳥翔翺，戲兮飛揚。色五采，遭遇網羅。施兮壓止，不得舉。嗷嗷聲甚悲，兮如嬰兒慕母。顛倒就湯鑊兮，摧折傷毛羽。漏刻未過半兮，龍鱗狎獵起。五色彙炫耀兮，變化無常。主滿瀟瀟沸騰兮，暴瀦不休。止難還重，幾累兮。犬牙相錯，拒形如仲冬。冰兮闌于吐，鍾乳崔嵬以難崩兮。兼積相支柱，陰陽得其配兮。淡泊自相守，青龍處房六兮。春華震東卯，白虎在昂七兮。秋芒兌西酉，朱雀在張二兮。正陽離南午，三者俱來朝兮。家屬為親侶，本之但二物兮。末乃為三五，三五并與一兮。都集歸二所，治之如上科兮。數亦取甫，先白而後黃兮。赤色通表裏，名曰第一鼎兮。食如大黍米。

此復難言還丹之法，撮其精要。子午謂乾坤寅申謂坎離，升熬即所謂熬樞伏蒸者。白虎金，青龍水，朱雀火，以金生水而水滅火以成丹，其形如此。前所謂先液後凝，馬齒闌干是也。嗷嗷聲正悲，亦前所謂晝夜聲正動者。陰陽得配，淡泊相守，即所謂各守境隅，各自獨居者。房東方七宿之中，六其度數者，昂七張二放此二物謂陰陽三五謂火金木，皆稟土氣也。并與一，詳其文意與似當作爲二所，取甫，皆未詳文義。

自然之所為兮，非有邪偽道。山澤氣相蒸兮，與雲而為雨。泥萬乃成塵兮，火滅自為土。若藥染為黃兮，似藍成綠。組皮革裘為膠兮，麴藥化為酒。同類易施功兮，非種難為巧。

警上事

惟斯之妙術兮，審諦不誑語。傳於冠代後兮，昭然而可考。煥若星經濶兮，為如水宗海。思之務令熟兮，反復睇上下。千周燦彬兮，萬福將可視。神明或告人兮，現靈忽自悟。探端索其緒兮，必得其門戶。天道無適莫兮，常傳與賢者。

言其書指著明學者，似能讀千周萬福，則當自曉悟如神明告之也。董遇云：讀書千遍，其義自見。又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教之。非鬼神之力也，精神之極也，非妄語也。

五相類

此篇五章一變四二太易  
三象彼四節圖五委時

參同契者，敷陳梗槩，不能純一。纖微未備，缺略勞繁。今更撰錄，補遺脫潤，色幽深，鈎撥相逮，旨意等齊。所趣不悖，故復作此。命五相類，則太易之情性盡矣。太易情性，各如其度。黃老用究，較而可御。爐火之事，真有所處。三道由一，俱出徑路。枝莖華葉，果實垂布。正在根株，不失其素。誠心所言，審而不誤。象彼仲冬節，竹未嘗摧傷，竹陽諸商旅，人君深自藏。象時順節，令閉口不用談。天道甚浩曠，太元無形容。虛寂不可觀，匡郭以消亡。謬誤失事緒，言還自敗傷。別序斯四象，以曉後生盲。

此言晦朔之間，渾沌鴻濛隱形而藏之時也。太元無形容，上善若水，真一難圖之象也。四象未詳。鄒國鄙夫幽谷朽生。

〔附〕朱子曰：魏君實上虞人，當作會稽，或是魏隱語作鄒。

挾懷朴素，不落權榮，棲遲僻陋，忽略名名，執守恬淡，希時安平，遠客燕關，序撰斯文，歌敘大易，三聖遺言，察其所趣，一統其倫，務在順理，實耀精神，神化流通，四海和平，表以為歷，歷世可循，序以御政，行之不煩，引內養性，黃老自然，含德之厚，歸根返元，近在我心，不離己身，抱一毋舍，可成長存，配以服食，雌雄設陳，挺除武都，八石乘相，審用成功，世俗所珍，羅列三條，枝莖相連，同出異名，皆由一門，非徒累句，語偶斯文，殆有其真，磔磔可觀，使余數僞，卻被哲愆，命參同契，微覽其端，辭寡意大，後嗣宜遵，委時去害，依托正山，循遊寥廓，與鬼為鄰，化形而仙，淪寂無聲，百世一下，遊遊人間，陳敷羽翮，東南西南，傾湯遭厄，際水阜隔，并柯葉萎黃，失其華榮，吉人相乘負，安穩可長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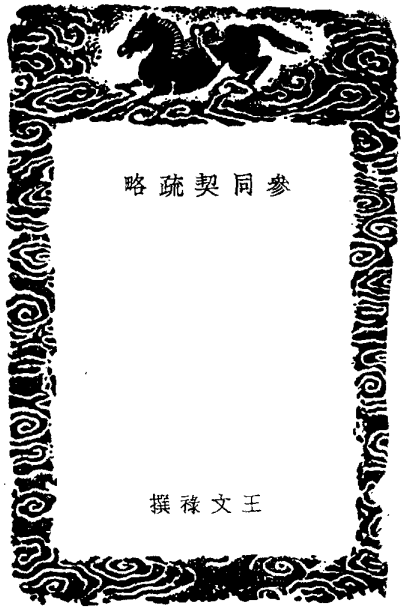
鼎器歌

圓三五寸一分，口四八兩寸唇，長二尺，厚薄勻，腹三齊，坐垂溫。二尺或作尺二，彭曉解作二尺三齊，一作齊三按齊即臍字，陰在上陽下奔。

此二句是要法。

首尾武，中間陰，火白，黃芽飲，兩七數，補氣人，磨理腦，定升元，子處中，得安存，來去遊，不出門，漸成大，性情純，卻歸一，還本原，至一周，甚辛勤，密防護，莫迷昏，途路遠，極幽元，若達此，會乾坤，樂道者，尋其根，審五行，定錄分，諦思之，不須論，深藏守，莫傳文，御白鶴，今觀龍鱗，遊太虛，今謁仙君，錄天圖，今號真人。





略疏契同參

撰祿文王

周易參同契 雲牙魏伯陽 海鹽沂陽王文祿疏  
 參同契冠周易擬伏羲畫卦也畫卦則河圖洛書  
 中五中圈○太極也故曰易有太極乾元則河圖  
 中圈○坤元則洛書中圈○兩孔穴取此通篇一  
 中也註多謬予幸悟云  
 乾坤者易 至 行得其理  
 橐籥本老子天地間橐籥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多言數窮莫如守中較輻本老子三十輻共一轂  
 ○中虛受軸外持輻當其無有車之用繩墨規矩  
 律曆皆中也乾坤坎離指東西南北虛中央也  
 蒙上下合虛中也子午辰戌巳亥對冲取中也故  
 曰處中制外也通篇中貫也發老子養生一端  
 天地設位 至 戊巳之功  
 露三中字戊巳土中央也神入氣中氣隨神入臍  
 中守中也  
 易者象也 至 動莫不由  
 發人物始生喻疑神結胎也  
 於是仲尼 至 地然後治  
 天心復卦鐘律手樞皆中也三日月出庚喻人幼  
 也十五中也十六精通乾體破也人食飯一碗生

精一錄也繼體生龍積精後乾體也七八十五九  
 六十五圖書數也仲冬中也稽人心中也故曰運  
 移不失中也獨言河圖不及洛書殆因班固孔安  
 國分義圖書也易係圖書同出義時則之畫卦  
 可不慎乎 至 國無害道  
 魁杓辰極明堂取象喻中也五六共三十分十五  
 圖書數也不中則過災害至矣戒之也  
 內以養已 至 人莫知之  
 一者即子珠也黃中也溫養子珠守中也老子得  
 一萬事畢也

上德無為 至 常與人俱  
 上德下德數句本老子常無觀妙指心神常有觀  
 竅指心竅即兩孔穴也夫兩孔穴者嬰兒孕母胎  
 拳曲一國神藏中心心中懸前膈後腎膈帶連胞  
 母呼吸氣通心腎交純陽日長下一孔穴氣足  
 出胎膈斷吃乳滿腸撞心漸高在胃心腎不交  
 陽日散上一孔穴也守中守下孔穴使上孔穴心  
 神復歸下孔穴心竅故曰兩孔穴法也心有形也  
 上閉閉上孔穴也故曰上閉稱有也神無形也下  
 閉閉下孔穴也故曰下閉稱無也腎屬坎水坎中  
 一畫屬乾金上文心坎變坤卦心屬離火離中二  
 畫屬坤土下交腎離變乾卦坤土生乾金金生水  
 金氣亦相用亦字心腎原交今後交也知金白  
 守水黑純陽日長神明自來無者奉上上神德居  
 純陽上運補腦復歸心原穴即金來歸性初也守  
 中即守無故曰可以無慮心實腹虛上實下也  
 神氣純陽氣也留腎守也愁勞莫留也  
 是非歷職 至 齊錄受圖  
 戒患癡外求証明哲內卷也  
 火記不虛 至 道正不傾

滋過度節女拘精耗腦髓枯也二十四錄一兩也  
 二八十六兩一斤也養精一年補腦髓可築基也  
 金入于猛 至 尤暴乃婦  
 借坎中乾金喻腎水真陽也  
 子午數合 至 之曰真人  
 子午後始也虛中合三數也戊巳土也五數也三  
 五十五也也五居中央土也金坎水中乾金  
 也土生金金生水三性一性也守中補腦也及老  
 還童真人也  
 胡粉投火 至 以探方米

傍門外求非也同類內養是也  
 若夫至聖 至 條見扶疎  
 三聖首伏羲指始畫卦本太極一中也借乾坤坎  
 離四卦示守中也熟思覺悟也幽明共生死同也  
 以金為隄 至 圭取為神  
 二三五也又二三五也又加五共十五也圖書數  
 中也坎水乾金守中補腦也  
 推演五行 至 昭不我欺  
 腎屬坎坎中實一畫乾金也心屬離離中虛二畫  
 坤土也取坎中實填離中虛復成乾也乾陽也性  
 也故曰金來歸性初乃得稱還丹  
 乾剛坤柔 至 傾危國家  
 下篇首也乾坤坎離後申上篇也中則和不和即  
 不中傾危必矣戒之也  
 君子居其 至 誠信反覆  
 屯蒙註見前萬乘主中天下立也二至二分時中  
 也五行土中央也災變不中咎也至誠專密守中  
 要也孝子用心感動皇極皇極中也孝心至誠也  
 商頌註我思成孝思極祭如見也煉元神無中  
 生有儉齊思成也故曰發練神相抱心專不縱橫

申至誠專密也隆慶已巳七夕夢思成註息極也  
晦朔之間 至 為易宗祖

三五圖書數也合符行中守中也坎中實填離中  
虛成乾體也畫卦始太極首乾坤故曰易宗祖也  
朔旦高復 至 千載常存

黃鐘中也復陽生子冬至也姤陰生午夏至也二  
至中也仲秋中秋也終坤坤土中也帝王承御執  
中也申守中也

將欲養性 至 各自獨居

命性情精氣神陰陽鬼指嬰兒孕母胎也九六  
十五七八十五圖書數也皆五。居中一。居。中。

五中也原始要終無中生有故曰本一無也  
陽燧以取 至 火為效徵

陽燧陽也方諸陰也日陽也月陰也陰陽感應神  
速也喻人身陰陽感應甚易也心腎交水火既濟  
神入氣穴虛心煉精伏氣貫腹成丹也後詳守中

耳目口三 至 久則昭明  
耳目口閉外養中也真人元神也規中心原穴下  
竅也委志歸虛無無念以為常致虛極也心專不  
縱橫凝寐神相抱即浮游守規中也

世人好小 至 約而不繁  
戒務旁門無益也

太陽流珠 至 與道乖殊  
太陽流珠即元神心火也屬離中函坤土屬陰離  
火生土土生金金華坎中乾金屬陽腎屬坎水水  
火濟心腎交長生也三五與一圖書中十五也夫

一中五中。一圖。也。即太極中虛也故曰天地  
至精矣或離火守西方金太白也腎中真陽也  
經天即河鼓臨星紀補腦也喻守中也

如春運途 至 復起馳走

參同契疏略

參同契疏略

凡有形從虛無中來養專而堅始成丹也影响喻  
感應神速也反言食毒必殞見用同類藥長生也  
河上姤女 至 定制始先

姤女喻承易飛即太陽流珠常去人也黃芽喻鉛  
為根即卒得金華轉相因也授男女媾精交胎喻  
坎離交結卅也

坎男為月 至 俱吐証符  
指男女交媾喻身中坎離交媾也過溢節度為女  
拘也抱一處和餐中也

坎砂木精 至 都歸戊巳  
子五行始天一生水也三物一家木金火也戊巳  
土也中央也應前戊巳之功守中也

剛柔迭興 至 播精于子  
子天心冬至子半中也卯酉東西子午南北戴九  
履一河圖數也縱橫十五中五中圈。也子時陽  
長精生故曰含元虛危播精于子子屬坎坎中純  
陽上升補腦也自一而九九而一周流不息也

關關睢鳩 至 愈見乖張  
男女陰陽感應也雌雄牝牡配生也二女孤陰非  
配也藥物非類難用也外求旁門無益也

惟昔聖賢 至 以意參焉  
原始要終精氣神為寶故曰含精養神正氣常存  
即懷玄抱真也孔竅孔穴心竅也門玄牝門也無  
患體也審思用也意參契悟也

法象莫大 至 傳與賢者  
玄濤天河也喻人脊髓河鼓天河中星也星紀屬  
丑應腦後玉枕關也午時陰靜子時陽舉即關鍵  
低昂天地雌雄徘徊子午也循斗執衡喻守中也  
意注兩目想中宮河車轉運尾闈透夾春雙關入  
玉枕關即河鼓臨星紀補腦也三五十五圖書數也

危在子即前播精于子危一即中五中圈。一中  
也神明心靈也即神明也故曰一切心造也懸引  
後學想見至仁空垂不朽也  
三五五寸一分  
三五五也寸十分又一分也上下各五成十一  
分中五。中圈。也天心太虛人心中虛致虛守  
靜中也  
口四八兩 至 正坐垂溫  
三五五也四八合十二也加兩寸共十四也分  
兩七即兩七聚也長尺二中宮鼎器胸下腎上尺  
二取中也厚薄均腹臍平中也臍心腎三正也坐  
垂目內照也守中溫養也  
陰在上陽 至 武中問文  
離中虛坤也陰也在上也坎中實乾也陽也在下  
也意運轉則陽上奔水火既濟上陰下陽地天  
泰也首尾始終也始勇決終收成武火也中溫養  
文火也始固武始中用文終固武終中用文即首  
尾武中問文也  
始七十終 至 白黃芽鉛  
三旬三十也七十三共一百也又二百六十則  
三百六十一周年天數也始首也終尾也首一百  
二十日武火陽火也中一百二十日又火陰火也  
尾一百二十日武火陽火也間錯用之善調均也  
兩七聚輔 至 中得安存  
十五圖書數也虛中。一。圈。分。兩。七。也。兩。七。合。中。  
。一。圈。仍。十五。也。故。曰。兩。七。聚。也。守。中。也。陽。氣。升。  
補。腦。也。故。曰。輔。翼。人。也。功。滿。定。升。云。也。  
來。去。遊。不。至。今。號。真。人  
結。胎。成。丹。嬰。兒。漸。大。呼。吸。去。來。陰。陽。氣。日。通。神。也  
門。即。玄。牝。門。也。歸。一。還。元。守。中。功。也。尤。戒。當。謹。也

參同契疏略

自序參同 王 安穩長生

約言身心性情抱一返元歸根也總申教云未藏

魏姓伯陽名伯陽老子字又擬老子

跋曰魏雲牙神哉振奇才也又奇矣三教統該曰

一者掩蔽吾道一貫也曰無念為常應無任生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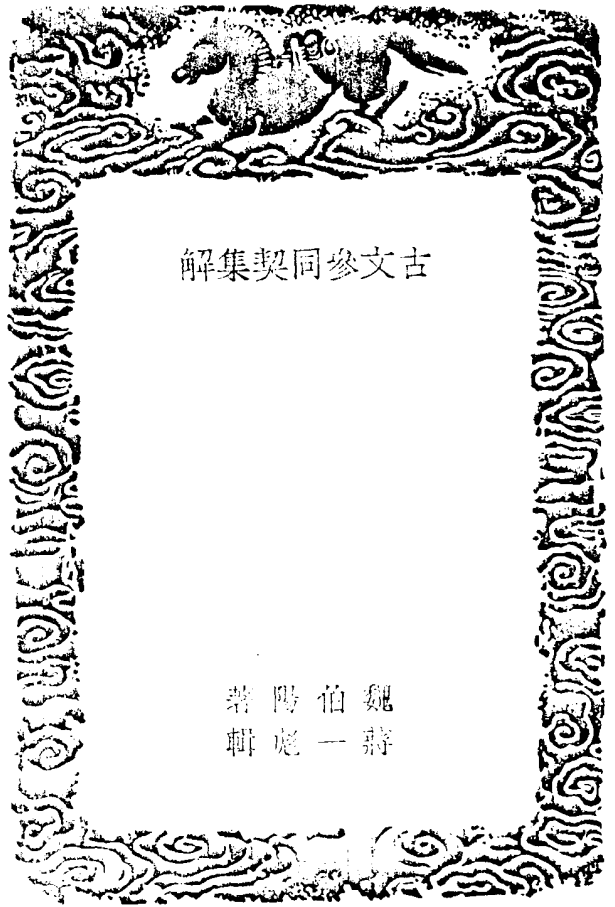
也憫世貪濁引洗心廉清超塵出劫用救重利輕

生釀爭備亂懼刀兵慘屠情哉仁極矣夫神由善

始也仁元善長也性一也玄又玄矣止仙云

萬曆壬午孟秋幾望武原沂陽生王文祿世廉跋

參同契疏畧卷完



古文參同契集解序

魏 蔣 伯 陽 著  
魏 蔣 伯 陽 著  
蔣 伯 陽 著

古文參同契集解序  
丁酉仲夏予志起攝靜中曾傳說諸玄微欲取為  
內養其也閱及參同契有注釋者然不解所謂  
因而置之迄今申寅越歲一十有八矣心恒念之  
以此書為丹經之祖何乃晦昧無條理若是令人  
難解曉也耶昨偶簡先大夫雲龍公遺稿得古文  
參同契一帙魏伯陽所著上中下三篇叙一篇徐  
景休箋注亦三篇後叙一篇淳于叔通補遺三篇  
類上下二篇後序一篇合為十一篇惟白文無注  
是未經後人妄索者為成都升菴楊慎氏所叙本  
覽之始知往年所聞者乃以魏君叙及景休叔通  
二家之註叙入于魏君文中大相混亂後人  
註者不知所自詭以因詭註莫辨皆緣飾以成  
文則不無牽引附會之誤又無怪乎最後之觀者  
見其重文複義不達所旨咸即成說而一切草草  
錯會焉殊不知亂輩自何人而升菴公謂于彭始

古文參同契集解

序

予今益正其偽一以古文為準列出魏君經文取  
彭曉陳顯微陳致虛喻瑛四子之註節集於各段  
之下以顯明其義若當註其文與經尤為碎裝錯  
雜難擇甚至有逐一二句相問亂非改節如彭陳  
者故擇之大費精力焉第其間或有一二神理不  
相案貫者以被徐淳注叙混誤註之失耳是以於  
上下不相聯屬處則以一團問之詞中上有此四  
註故不能多及若徐之箋注淳于之三類類亦照  
古本錄其文而以四家之註各附於下其各叙惟  
錄白文而不入註分為二卷以魏君參同契為上  
卷徐淳之箋注三類類為下卷成此完備俾千載  
之此一且逐逐其初且得魏彭陳諸人之所未說  
真一大快事也後後之覽者明知魏君作契之有  
而經註不為所淆矣其古文之出楊謂是南方因  
掘地而得諸石匣中錄委悉揚叙錄叙實詳詳觀  
參同中語意多與龍虎經文相似則是魏君用龍

古文參同契集解

序

古文參同契序  
參同契為丹經之祖然考隋唐經籍志皆不載其  
目惟神仙傳云魏伯陽上虞人通貫詩律文辭體  
博修真養志約周易作參同契徐氏景休箋註桓  
帝時以授同郡淳于叔通因行于世五代之時蜀  
永康道士彭曉分為九十章以應火候之九轉餘  
鼎器歌一篇以應真鉛之得一其說穿鑿且非魏  
公之本意也其書散亂漸次後之讀者不知孰為  
經孰為註亦不知孰為魏孰為徐與淳于自彭始  
矣宋朱子考異及解亦據彭本元命玉吾所註又  
據宋本玉吾欲分三言四言五言各為一類而未  
果蓋亦知其序之錯亂而非魏公之初文然均之  
未有定採爾余嘗觀參同契序篇云叔通受學  
魏伯陽謂為萬古丹經王于意平叔猶及見古文  
訪求多年未之有後近始洪雅楊中味意謂云南  
方有掘地得石匣中有古文參同契魏伯陽所著

二

上中下三篇叙一篇徐景休箋注亦三篇後叙一  
篇淳于叔通補遺三類類上下二篇後序一篇合  
為十一篇蓋未經後人妄索也亟借錄之未幾有  
人自吳中來則有刻本乃妄云苦思精索一旦豁  
然若有神悟離章錯簡分釋水融其說既以自欺  
又以欺人甚矣及觀其書之別序又云有人自會  
稽來始以善本古文一出諸偽盡正一粟半簡之  
間其情已見亦可謂掩耳盜鈴賊頭露足矣誠可  
笑也余既喜古文之復出而得見朱子之所未見  
為千古之一快乃序而藏之嗚呼東漢古文存于  
世者幾希此書如斯復完缺壞再合誠可珍哉  
吾大形似之書皆現之說或流而為房中或認以  
為極大使人損命亡身傾資蕩產成者萬無一二  
而陷者十之八九班固言神仙者所以全性命  
之真而無求於外者也聊以蕩意平心同大化之  
域而無怵怖於胸中然而或者專以是為務則怪

古文參同契集解 序  
虎經而暢演其義者非竟效法乎場也蓋龍虎作  
之最先而參同則擬龍虎而與享于又各擬而自  
發其所見也古來附究之乃致混之為一則誤甚  
矣余曾遇至入蒙段丹訣至易至簡不過一二語  
便了足無多說也如是則參同之伴無乃屬辨  
疵乎不然夫欲開示來學多為旁喻曲盡其  
說乃是不欲直露其理使人妄從完釋得其百十  
語言之外蓋珍其事故不得不迂迴其文耳如以  
片言道盡此為口訣無論道不可一槩輕洩如此  
而人且易視其言不無忽慢之心於修為之際未  
肯堅固其念純一其志則大道終難成矣此又為  
魏君借易辭演丹法作參同意也其下篇曰審見  
枝條隱藏根本託諸諸名覆謬眾文此之謂也予  
集是解雖不敢任為魏君功臣而於彭陳諸子亦  
未必無少助益當牛一片探索苦心至今日始為  
不虛也已足為序

明道曆甲寅孟夏望日東越餘姚魏復陽子蔣一彰

迂之文彌以益身非聖人之所以教也旨哉其言

輒併及之

嘉靖丙午仲冬長至後十日洞天真逸成都楊慎

古文參同契集解卷上

東漢會稽真人魏伯陽著

明徐姚復陽子蔣一彪輯

海虞馬素居士毛晉訂

經文上篇

乾剛坤柔配合相包陽象陰受雄雌相須須

以造化精氣乃舒坎離冠首光耀垂敷玄冥難測

不可盡圖聖人探度參序元基四者混沌徑入虛

無六十卦周

張布為輿龍影

時解則隨从路平不邪邪道險阻傾危固

國家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謂

萬乘之主處九重之位發號出令順陰陽節藏器

俟時勿違卦月

也

以子申寅用寅戌餘六十

卦

義設刑雷仁施德逆之者凶順之者吉按立法

今至誠專密謹候日夜審察消息纖芥不正悔吝

古文參同契集解 卷上 上篇

為賊二至收度平軌安曲隆冬大暑盛夏霜雪二

分縱橫不應漏刻水旱相伐風雨不節燥濕湧沸

極近出已口遠流殊域或以招禍或以收福或興

太平或造兵革四者之來由于胸臆動靜有常奉

其繩墨四時順宜與氣相得剛柔濟矣不相涉入

五行守界不妄盈縮易行周流屈伸及覆幽潛淪

匿影變化於中包囊

有器用者空故推消息坎離沒以言不苟造論不

虛生引驗見效投度神明推結字原理為

旺四季羅絡始終青赤白黑各居一方皆稟中宮

戊己之功晦明之間合符行中混沌洪濛北牡相

安身隱形而

嘔輪吐萌潛見象發徵清光昇舉之上發出為

微陽氣造端初九潛龍陽以三立陰以八通三日

震動八日兌行九二見龍和平有明三五德就乾

體乃成九三又惕折神符盛衰漸華終道其初

異繼其統固濟操持九四或躍進退道危且止進

止進不得逾時二十三日典守法期九五飛龍

天位加善六五坤承結括終始溫養資子世為類

母上九元龍戰德于野用九翩翩為道規矩陽數

已訖訖則復起推情合性轉而相與循環環環升

降上下周流六爻難可察觀故無常位為易宗祖

朔且為復陽蒸始通出入無疾立表微剛黃鍾建

子兆乃滋彰播施榮暖察蒸得常臨臨施條開路

正命作光光耀漸進日以益長壯之大呂結正低

昂仰以成泰剛柔並降陰陽交接小往大來輻輳

於寅運而趨時漸於大壯俠列卯門命英落還

嗜本根刑德相負晝夜始分夫陰以退陽升而前

洗濯羽翮振索宿塵乾健盛明廣破四都陽終於

胎主辰極受

道

陳顯微曰乾坤剛柔二者配合並包合則自

然陽象與而陰受藏也益陽雄則播地陰雌則

含受孤陽不生孤陰不育雄雌二者相須精蒸

舒布以成造化如人受胎莫不以陰陽相交為

已中而相于始始序履履最先并底寒泉午為

其精懷德俟時棲邊味冥否塞不通萌者不生陰

伸陽屈沒陽

生刺爛支體消滅其形化氣既竭公失至神道窮

則返歸乎坤元恒順地理承天布宜玄幽遠妙隔

閉相連應度育種陰陽之元家那恍惚莫知其端

先迷失軌後為主君無平不陵道之自然形易更

舒布寶要道題柄

外起五緯錯順應時感動四七乎辰該離俯仰

原始要終存亡之緒或君驕伏元滿違道武臣邪

依行不順軌弦望盈縮平變內符執法判詞詰過

路平驛自始至終周備諸卦安有險阻之患故

日和則隨從路平不邪苟不達此安行邪徑則

有顛覆之憂傾危之咎矣到海喻云莫故翻却

紫河車與此意同蓋言路雖平夫須防險阻不

可不說也

一年處室尤為艱難所動雖小所感甚大如萬

候天機也學者通師得旨依特下手結就丹頭  
須當按子法至誠專密謹候日度察察消息  
遇陽則進如富仁而施德遇陰則退如立義而  
殺刑順之者吉逆之者凶如其間毫髮不正則  
有悔吝存乎其間而為賊害如苗中之草葉  
中之塵垢且世人煉丹砂猶恐水火差誤死  
金液大丹子至改處由乎胸臆二至者陰  
陽之始從出也苟半錯其用則天變隨之夏  
冬雷災異斯修二分皆陰陽之所交分也苟半  
錯其用則天變亦然山崩地裂水旱為災不可  
勝言矣此蓋運大之士夫時差誤而真胎損害  
世界崩摧孝子猶真胎真神禍福或致太平  
武致兵革或以招禍或以招福皆由運火之士  
胸臆所感召也煉丹之法與世法無殊然治世  
之所感召猶如影響於天地之造化而與天  
地合其德同其運耶煉丹之法與世法無殊然治世之所感召猶如影響於天地之造化而與天地合其德同其運耶

候陽明既如前節則當動靜有常如循繩墨不  
可差四時之宜自然與二氣相得剛不侵柔  
不逞縮或屈或伸或收或復五行周流各守疆  
界方可無虞陰陽論為道紀綱由清莫測  
滄海難尋而變化於中生成至寶陰陽文感  
化生萬物而為道之紀綱也以無窮有坎離  
金碧經曰有無相制未差矣空紫華覆日  
砂未沒以魏君之言蓋發明金碧經之旨也其  
旨益以性火真空利命水至寶火體本空遇物  
而見而虛明無我者皆火德也及乎運火於太  
虛鼎器之中使洞天紫炁遊界紅光金宮玉闕  
變現于端神獸靈龍騰萬狀此殆未也亦坎  
離也固非無也然作用既已果安在哉故云故  
拙消息坎離沒言不有成已之功易卦  
納甲法坎納六戊離納六巳坎為月離為日故  
曰坎月離日日光日月二字合為易字故  
而乾體就十六則一陰生二十三則二陰生三  
十則三陰全而坤體成卦單在西方庚位每  
月初三日月現微明於西方庚位感震之一陽  
初生而周易納甲法坎卦納六庚其造化之理  
參合如此初八日月現上弦於南方丁位應兌  
卦二陽生而納甲法則兌納六丁以至十五日  
月滿於東方甲位則乾卦又納六甲其卦備  
三陽三五之道已終則滿者虧而伸者屈高者  
低而升者降至十六日一陰生而當陰用事月  
於乎日現在西方辛位以庚辛卦納辛至二十  
三日月於干且現南方丙位應艮卦納丙至三  
十日月沒東方乙位應坤卦納乙節盡則又相  
禪陽復用事陰陽論一日之  
間火候周旋如城域之運自子升至午降下  
周歷六爻雖無形迹可觀而默運造化會之於  
心其時虛靈隨日月升降上下未嘗停止也

有常位所以與大易陽生陰降之理合也謂為  
易宗祖者聖人先悟金丹之理以自修持起凡  
入聖而後述是理於易以示後人是知大易之  
作本諸大丹而大丹之道乃易之宗祖也明且  
為後至蔡氏得半夜子時火候起結也一陽  
未生火候未動聚陰若如柴炭無氣及乎火  
候既動陽氣始通播施和暖蒸騰器光明既  
兆則為萬化發生之主是時修煉之士便能照  
會運火之機以微剛為本準出入往來收放無  
疾自茲以往漸漸增修以至純乾煇煇成寶大  
凡初功尤宜加謹前單詩云夜寒宜向火護眾  
到天明此即播施聚聚得常之義也陽  
結條結正低其時進二陽火候也至是則  
光漸漸進開去路正光明也陽自下生當就下  
結其時用功正低時過此一爻漸以放仰以道  
化机故曰結正低仰以成至進而趨陽實  
前單所以切切論者主之分者以此應世去位  
是以至時退三陰符候也至其極真至因  
以至時退四陰符候候也至齊齊應日故  
至八月牙發日魂胎於酉也木至是而胎藏土  
至是而沐浴故酉為沐浴之候則胎藏至天  
矣至戊時退五陰符候也至窮窮則返至承天  
而至時退六陰符候也至玄幽至千載至常  
字磁石吸鐵陽磁取火方諸取水皆陰陽相感  
隔礙相通之理豈能謂其端倪哉修丹之功始  
若迷昧及乎火候既齊丹力既成方知身為世  
尊如帝王之來御矣此道豈外乎終始始復之  
機哉御之至各各所用功之初御御政  
之首須當過絕內淫屏翳管括元氣使微  
密堅固無走泄之虞自然實於金胎生神於  
玉室苟心忘差味則如攻事錯思將感動天

特進三陽火候也至是則剛柔交分陰陽各半  
上水下火是則精水上騰神火下仰仰者欲升  
騰者欲降陰陽交接小往大來造化轉轉於此  
新歷大壯至晝夜始分卯時進四陽沐浴之候  
也其時晝夜始分生殺相半萬物至春榮榮而  
榆莢至是而落蓋榆莢應星至是晚隱以金丹  
與眾羅萬象相參而萬象森羅亦生於日月故  
也天陰以退振振復至辰時進五陽火候也  
至是則五陽上升水源清澄如倉出水振洗羽  
翼將欲奮飛為冲天之舉矣至健盛明至中而  
相子至特進六陽火候也至是則純乾體就月  
圓水滿光盛神盈正而不偏固而不缺光被四  
表明遍十方矣至陰陰至陰陰至人千時退  
一陰符候也至是則陰為主而陽為客苟不識  
土中相質中主則差之毫釐為害不細勿以一  
陰方明未能為害奈何井底寒泉而覆霜水至  
變乎離其要在乎運火候於精微體斗杓之運  
轉文象內動吉凶外興五緯或差列宿隨矣矣  
升於神室猶人君之立國而入君之立國蓋取  
於天象有三台公輔之位有文昌統錄之司台  
輔之職則坐而論道調燮陰陽使百官各任其  
職故詰責在台輔也統錄之司則撥量入材黜  
陟賢否使百官各盡其能故統錄在文昌也百  
官有司各稱其職則民物安受而天下太平眾  
邦大符不失其度則萬化流通而聖胎增長然  
治國者在一人之所修修丹者在一心之所感  
而已至始至君或驗伏元滿  
違道者土數多而分兩遠也或臣邪佞行不順  
軌者水珠不定也分兩盈縮則平變凶咎不當  
責火過在土也金碧經云非火之符誼責于土  
蓋謂此也丹若神室猶北辰在上以正眾星入  
君布政以臨萬國中正而不動則森羅順參端

拱而無為則天下和平是謂為政法入而丹法為政也

彭曉曰乾剛坤柔配合相包凡修金液還丹先立乾坤既濟而後修金丹陽谷精氣於其中次運水火坎離相合日月龍虎故得內中光耀玄明固窺良由參度聖文究尋藥母得乾坤離坎混而相得而遊降六虛教計五氣指六十卦歷十二辰布為車輿以迎龍馬內有中宮金母如君治國御時運和氣以相從任無為而大順是故略平不敗無往不復若或運火參差取時無準則路生險阻因家見傾致使神室金妃無憑滋產然金丹之要全在鉛火二字鉛火則水火也為運返之祖宗其餘五行氣候皆補助而成功金妃則金丹也

水火如發旋旋令欲令氣得所又須安靜無為候候時順文辭韻則漏一領覽也重且夕之行謂六十卦應一月候晝夜各受一卦周而復始寅申是陰陽始終之位也卯酉為陰陽之樞陳兩象謂水火陰陽也從子至巳屬春夏火行發生之候含於器中而溫養精神乃象施仁德也自午至亥屬秋冬符運肅殺之候降於胎中而凝合成未乃象立義刑也魏公使後人則知日月之行度分陰陽之與廢備以卦爻順之寒暑垂誠專謹清思往來俾萬內悔吝不生象中盜賊不起則亦清降氣自來成形金液還丹不日而就矣

也陽明之謂發散清夜晦朔之間金水符合之際其後寅前是也陽符既退金水同宗故泥池相得壯相得流金滋潤液液母胎化生神靈不可度量又能安身利用積實隱形伏體潛神精光漸發於東北右轉乃是週期復興起自寅斗旋轉西位喉輪吐前漸息明耀而在伏陰之際將擬復圓舊形放於東北艮鄉以指發生始終之位再動潛龍也比喻運符至戌亥之間鼎中金水如經晦朔將近子符發生謂其位去寅不遠故曰晦輪吐前同金母於晦朔之間金水滋暢至月且遇子符一陽之火金遇火重明復耀則左旋吐前漸生龍體也故下文云盛衰漸終還其初也

內因此漸生陽氣至三五十五日方成純乾而體成就也陽以三立者火行三日鼎內陽氣初布故云三日震動也陰以八通者已得二候生二陽又至於八日兌金得用金水氣屬上弦金水相通故云八日兌行也九二足龍和平有明者謂月當上弦成形方半陰鼎內金水受寅卯之符陰陽各半也三五德就者謂九三乾乾行至辰巳正得三候共計十五日三爻盡為純陽乾體成就也此後陰陽界分故謂之盛衰漸華終還其初乃周而復始也巽繼陰統九四或躍進退危者陽爻退而變一陰爻巽故得承領陰符行五日在午未之上爻漸進陰氣旋生包圍陽精無敢動逸四候既滿生二陰爻長行五候符至申酉過下弦二十三日金水復均也九五飛龍大位如嘉者謂六候三十日坤行陰符至戌亥是乾坤之氣俱足龍虎陰陽萬物鍾鼎內爻微陽之氣始造妙采之基五陰一陽以陽為主則布氣通流無所不至是謂出入無疾也易曰復復其道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喻天地鼎中將生萬物自茲而始十一月子進陽火候也





必順陰陽節候即一陽來復之際藏器待時勿違卦月言採藥必待月現震生卯三日出庚之時也子申乃水生旺之處家用寅戌乃火生庫之位其六十卦各有其日即陳二卦即也象也未能究悉者仙翁自謂未能盡究詳悉蓋玄奧要口授故經云非世上之常辭上聖已成真人道玄究能悉其意此言未能究悉者世無上聖之資豈能行此道而成真人哉立義設刑所以防其欺詐當施仁德所以誘其歡心逆之者凶順之者吉按依法度歷明號令用須至誠行宜專密也謹候日辰者一年止在一月一月止有一日一日止在一時一時止用一符審察消息者必要知其兌金所生之水清濁分數倘毫釐有差纖芥不正必招責咎賊害丹爐如此乖錯則陰陽差忒二至改度降冬反為大暑盛夏而有嚴霜春秋二分以縱橫晝夜刻漏而不謂之道以有入無也何謂後天形而下者謂之器從無入有也老子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海嶠曰從無入有皆如是從有入無能幾人推度坎離消息之功則後天者皆為器形洋質而有消息沒入非若先天乃有久長之道可躋聖域也孔子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世人惟順行後天之道故一生一死而輪轉不息聖人善逆用先天之道故致知格物正心修身乃長存而不取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故易之道逆數也言不苟造者蓋諸子百家之書隨才述作工拙何若此為道之祖書不可妄置一語恐誤後人此謂言不苟造也論不虛生者仙翁上法三聖准陰陽象日月况同類作此書為世梯筏此謂論不虛生也何謂引驗見效昔黃帝上升巢許高祖老子化胡成佛淮南雞犬皆仙此皆引驗見效也何謂較度神明如日月

古文卷同編集解 卷上 上篇

應雨陽恩伏怪異多端如上下微符喻臨爐一差百錯總因煉已無功致斯乖變愚者不責於己反怨丹經若大根方寸真寶自悔自咎誠心愈勵精勤不退一念通天自有仙助臨事必成非面奉子誠心方能感動皇極心者神之舍心實則神明自來言乃心之聲言乎則性情相感語雖近出口口聲傳遠播他方散則招殃成敗非濟濟四者皆歸人心所為動靜不安必依繩墨則四時應然相求剛柔五行正大易之道周流反覆無不順矣 **論陰陽之氣或幽潛於其身或淪匿於各體或變化居而中而包囊萬物或感施生殺而為道紀綱倘非乾坤二用紀綱妙道則道或幾乎息矣以無制有器用者空無與有為兩者何也太極之分有先天有後天何謂先天形而上者合璧現于庚子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推類結字者如丹從月生水象坎卦日月為易首之成道此結字也原理為証者陰極而陽陽極而陰順行陰陽生入生物逆用陰陽必成金丹此原理也坎戊月精者北之正位為坎中有真土是為陽土女術主事幽潛陽精戊為之門月報之地無無角免內白外黑是為陰中之陽外離而內離也離已日光者南之正位為離中有真土是為陰土柳術主事幽潛陰光已為之戶日輪之所載三足鳥內黑外白是為陽中之陰內離而外離也古人以日月為易字者是易即陰陽也然陰陽則不見易言易則不見陰陽矣且萬物非土則不能芽孽而日月尤所以孕乎土也故東觀則經氏土西度則經胃土南行則經柳土北統則經女土日月得土而久其明土借日月以厚其德土之分王節環四季春生夏**

一七

長土之功也秋收冬閉土之方也所以四時各有王日長鎮中宮始終羅絡以就其功青赤白黑雖各居於東南西北然皆秉于戊己二土共成其德以施神化也此言陰陽分位各居其所用者必藉於土非有龍虎鉛汞金木採結之語故前則言列陰陽配合之位後乃云各居一方是妙語之有火片也 **論易之難** 易之難此簡象一月之晦朔弦望以此煉丹之行爻合符蓋一年十二度晦朔弦望天上太陽有十二度與太陽合爐人間少陰有十二度以隱形看經此陰陽之正也惟少陰也深洋音實不可度量聖人測之優游太極方擬合符始可行中故號先天上之太陰每會太陽日月合符月在日之下日在月之上月受日之精光其光向天非人可見亦歸男女交合男在上女在下女為男覆而不可見當此晦朔月在日之上精光未分謂也每朔月與日會必於其斗之鄉箕斗為良其之為卦陰陽也號曰魁路月每至此而失其明故曰失期有若世人順行五行生老病死寒暑代謝也旋而右轉者天道左運日月星辰悉皆右轉月至此鄉必晦而會如壁如圭一日二日旋而右至于庚方精光纏吐魄乃生焉單月昂日月借日光先吐于下如乾陽初生坤之下為震象初三之夕一陽二陰乾之長男得時行道故三日震動也初八上弦一陰二陽坤之少女兌受丁火代坤行道以主其事陰陽和平神明乃生故曰八日兌行也三五為望月全陽輝故曰三五德就乾體乃成如上爻符比丹鼎中已得金木大陰映日而生精魄人身象月而生金丹並中有丹又陽者滿則溢溢盛則恐象惟聖人為能慎終始始其統固濟探持徐運陰符包養陽氣且止進止持滿下法漸結

古文卷同編集解 卷上 上篇

比水間之少陰也太極混沌之特先天鴻濛之內經能符至初三庚方微陽將生陽壯陰耗相從配合其中滋液潤澤自然施化流通天地神明不可度量也夫大道者非聖賢之資則不能運行翼曰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道此金丹之神妙雖天地不能測度雖神明不能量度何故金丹乃先天之氣聖人善與天地合德逆施造化以生此氣也聖人能與日月合明顯則用功以行此氣也聖人巧與四時合序以用此氣而寒暑不相拘聖人智與鬼神合吉凶以成此氣而鬼神見情狀故天地神明且不可度量惟聖人為能用安身隱形而藏此何謂也坤道也坤之為用坤宮有土上制坎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者水之用也聖人能逆用之乃得水之利易之用六利用承貞者坤之德也始於東北箕斗之鄉何漸疑天位加喜抽添鉛汞鉛盡汞乾六五坤承結括終始鉛汞俱化金丹已成雖以一月喻其行持功要十月方擬成形功滿則三年功高則一紀在人積行何如耳若夫大聖人再造陰陽推情合性轉而相與別立丹爐復造九鼎金丹亦如瓊瑤復建于子比十二爻周於一月轉而至朔朔則福矣初陽再動於復卦矣故云故無常位為易之宗祖也 **論金丹之復** 金丹之復言一月晦朔弦望採煉成丹之象此節比一年十二月功行之象其初得丹比為復卦復者一陽伏五陰也聖賢修行此道則超凡入聖邪人若行此道則喪命喪身故文王曰朋來无咎返覆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朋來者有朋自遠方來也无咎者有益而無損也返覆其道者用易之道也顛倒而行也七日來復者月隱其光七日再吐亦猶人也經動七日而陽初生利有

一九

攸往者善進而無失東京賦云日月會於龍樓  
 者謂陽將復孔子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世人不知天地之心老子號此心為玄化之門  
 雲房指此心為生門死戶易曰雷在地中復先  
 王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首方雷乃剛陽地  
 乃柔陰以剛陽在柔陰之中復使先天之氣先  
 王至此日行此道則剛而不首方得專心而  
 致志商旅者雜泛也不行者當絕其雜泛之事  
 專行其道故象曰不遠之復以脩身也又曰中  
 行獨復以從道也期且為復陽氣始通者聖人  
 之心一也復者先伏而後能復也陽之始氣出  
 入相通且無疾害立求微剛者乾動而直也黃  
 鍾之律陽月建子兆者眾庶也始也庶物生此  
 陽氣皆始滋彰地來稷稷泰得常者黎蒸之  
 衆得復來暖一陽之氣皆能復其常道也作丹  
 之妙其要在於此切毋輕忽也學道已得師訣須  
 爲主人坤之爲化初六履霜井底寒泉陰氣下  
 來六月爲道欲候時否屆七月陰陽不通陰  
 伸陽屈陽氣內明八月觀象星象秋清任奇微  
 雜若黍之藎老枯復榮若齊之芽化氣既竭割  
 消其形道窮則返歸乎坤元一米一往恒順承  
 天此書講作深法度或序曰頭或結尾無  
 目頭者結尾括之無結尾者目頭總之即如此  
 節是無目頭而以結尾括之其可曰期且爲  
 復復而臨臨而泰泰而大壯壯而夬夬而乾乾  
 而姤姤而遯遯而否否而觀觀而剝剝而坤尾  
 却結曰玄幽遠妙階閣相連只此兩語最爲簡  
 易玄幽遠妙者陰陽二物至玄極幽不可摸捉  
 至遠極妙不可思議而其造化功倍天地階閣  
 相連者二物間階動幾萬里若得黃婆以媒合  
 之則雖至遠而至近也是以兩物應度而有種  
 爲陰陽之元聖人用之而行其道寧亦恍惚而

曉三關三候何也預當壇頭先採藥物既得藥  
 物出入相通行煉已功柔燥播施微溫直透此  
 爲初關第一候也臨散丹爐施煉接意開關道  
 路不借不任分彩和光愈低愈下大呂應並日  
 景漸長是爲中關第二候也大族陣陣仰以成  
 泰泰之爲卦地上于天陰若居上水能潤下陽  
 居下下火臨照上故成之翼曰泰上而剛下二  
 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上是以亨利貞  
 夫五行顛倒大地七宮柔施於前饒他爲主剛  
 施於後我反爲質壯初小往北乃大來余氣相  
 濟陽全乾體此云剛柔並降陰陽交接是爲下  
 關第三候也漸歷大壯結凝還丹依列卯門偷  
 英瑞根刑德相宜晝夜始分言丹之兆落在黃  
 庭以防以養宜慎宜專夫之爲卦陰以決別陽  
 氣既回金丹煉乾健明全氣已純陽終十  
 已運行陰行始承包陽無走逃陽復得陰陰  
 不足捉摸者未容度量聖人推之以逆其用也  
 先迷失軌復爲主君者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  
 迷天道復順得常此十翼之辭也仙翁引而詳  
 之中言陰爲主人末曰復爲主君皆坤之利地  
 之道也無平不陂道之自然水之至平清爲淵  
 陂畔岸不流陂若盈科則水自汎以水喻道自  
 然之理變易更盛猶復至乾消息相因如姤至  
 坤故云終坤復始如前連環也帝王承御千載  
 常存者若帝王能承御乾坤運順之道則千載  
 之壽亦未爲多若功業行著白日昇天亦分內  
 事御政之首國無疆壽仙翁以修丹之難借  
 喻御政則知亂民之難治凡修丹則知意馬之  
 難於繫養染俗成與與維新御政之首也是謂  
 華新也恐念室惡見善則遷修身之本也是謂  
 華故也若爲政若修身先從自己至微至密者  
 首當管括而究治之則爲政而政成賢身而身

終孔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  
 拱之德之一事不但爲政德乃百行之元修丹  
 之士可無德乎且何謂德仁德愛明誠上德之  
 士也德寬信敏惠入道之門也凡欲修丹者以  
 惠敏爲先惠則足以使人仙翁乃曰開舒布實  
 者外得民之歡心內實己之真氣此爲要道之  
 魁柄者數布實乃能純化其綱紐綱紐者執法  
 之主善加統化則執法者不苦其法若又象內  
 動則吉凶內應亦猶五緯錯順吉凶應時感動  
 謬離與此意同該即改離猶移遷也言四七之  
 星宿非疾謬離悉皆俯仰文昌爲太微主星即  
 魁中藏寶六星旋南極統星爲人身米雀之神  
 錄人長生之籍虛精之星乃三台之綱紀統錄  
 之星爲三台之領袖在人身爲明堂之主開化  
 世人之德淵微德光星是紫微神即尊帝二  
 星在人身爲玄武之神若人見之壽可千歲其  
 生業入身中造化與天地造化相應未有不交  
 構而可以造化者人能虛心凝神與天地之  
 機階作則造化在吾掌握中矣坎離日月也日  
 月照于天地間螺蚌吸之生珠頑石蓄之變玉  
 何况人身自有日月豈不能回光返照結真珠  
 產其玉哉但是物也寂分冥分不可測不可  
 得而圖畫惟可心知意會而已此聖人所以廣  
 譬曲喻以參序金丹之元基而參同契所錄準  
 易而作也乾坤坎離四者合而爲一則神氣歸  
 根竅爲冥冥莫知其所以然矣以乾坤爲鼎器  
 以坎離爲藥物而運用其餘六十卦自屯蒙以  
 至既濟未濟周圖列于鼎外以爲周天火候則  
 六十卦皆爲吾用而龍馬壽焉御矣夫身猶  
 國家也心猶君也心定則神氣和和和自然  
 升降百脉自然流通故作丹之際除無別徑但  
 虛心靜嘿就神入于炁穴順其往來綿綿延延

除百節萬神各與所部修丹一事緊關造化故  
 比御政爲難也原始要終者原其始則能長存  
 要其終則能不凶君乃心也臣乃身也心即我  
 也身即物也若我心驕完或自滿滿或物相  
 統不順軌法則致望承變盈猶有凶咎致執法  
 者刺譏詰過于其主矣辰極即前文昌星一曰  
 南極辰極求正而行優游以任其下明堂即台  
 輔勃布其善政使國無乖戾國亦身也身安氣  
 和則不害道此節喻人之修身煉丹亦猶人君  
 之治國布政治國得其人行其政則天下平修  
 身虛其心立其命則丹道成矣  
 俞琰曰正蒙云人之有息剛柔相摩乾坤闔闢  
 之象也作丹之時以乾陽下交于坤陰使呼吸  
 相合剛柔相配配爲夫婦打成一片則神氣歸  
 根性命合一而至藥產矣藥受相須印交構之  
 說也天地以陰陽交媾生物丹法以陰陽交構  
 勿令間斷久之則神自凝息自定息定而光聚  
 炁聚而丹成更不用按摩導引吐納存想之邪  
 道也書其室坎離圖人君尊若九重  
 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修鍊者含光默然  
 返照于內虛極靜篤則天地之氣自來歸之此  
 感彼應自然之理也古之聖王孟春命相布德  
 和令孟秋命將選士厲兵亦依時應節而順夫  
 天地之陰陽也煉丹之法先當知時先當待時  
 時苟未至則惟含光默然以待之而已不爲  
 之先也子中寅戊卯子午卯酉皆寓言以六  
 十卦觀之始于屯蒙終於既未其間陰爻陽爻  
 互相交錯雖各不同而及體對體各有合其  
 實卦卦一般學者識觀屯蒙兩象此兩象而  
 長之自可默會其諸卦之義也西方爲黃東方  
 爲仁州主殺伏所以順西方之鉛也德主生起  
 所以煉東方之汞也鉛屬金其性至剛藏于坎

中非猛惡極不能飛上故用火逼之而不  
 可施以文未屬木其住至家試于離中一見真  
 結自然不動故用火煉之而不可施以武作  
 用兩般順吉逆凶○抽添運用切須防危不可  
 以毫髮差殊順其自然則吉逆之強為則凶故  
 必按歷法令知下手之口訣至誠專密無纖毫  
 之雜想然天地盈虛與時消息人身法天象地  
 其血氣之盈虛消息悉與天地同途所以丹法  
 以天為鼎以地為爐以月為藥之用而採取必  
 按月之盈虧以日為火之候而動靜必視日之  
 出入此抽添運用沐浴交結一取法天地是  
 以謂之至道若別求他法是傍門小術區區臆  
 度之說矣夫所謂火者非存想之火乃身中天  
 然之真火所謂候者非時刻之候乃身中天  
 然之氣候也火之為性遇巽風則熾遇坤土則藏  
 用之不可太過不及全在調其文武審其寒溫  
 火此太平典章之迥不同也是四者皆歸他哉  
 反求諸心而已寂然不動反本復靜坤之時也  
 吾則靜以待之靜極而動陽蒸清而復之時也  
 吾則動以息之斯有常法矣否則朝行暮輒則  
 非專心致志當動而難以靜當靜而難以動或  
 助長于先或忘失于後則動乃行氣之動靜乃  
 神定之靜豈按法今奉繩墨之謂哉下功之時  
 因時要善調停而順其宜然後溫涼寒暑各得  
 其所剛柔剛矣不相涉入者陽剛用事則一意  
 在下不可涉于上也陰柔用事則一意在上不  
 可涉于下也王良器大童鍾頌云金木中央并  
 水火五般守定一丹田蓋此五者散則周身為  
 氣聚則丹田成質今以之凝然端守於丹田而  
 不妄盈縮則相與混融化為一氣而凝成金液  
 矣盈者太過縮者不及益太過則傷物不及則  
 又不能生物惟當綿綿若存以意守之而已守

使之得中則大小無傷兩全而片劑之間見  
 丹頭矣調停運用正謂此也倘毫髮差殊則二  
 至改度于南北二分縱橫于東西隆冬變為大  
 暑盛夏則作霖霖而結霜走祥異旁出矣人  
 身以乾坤為父母而六子運用於其間往來上  
 下一惟父母是從故曰孝子皇極者中央正位  
 八方會歸之所孝子能用心而感動之則虎突  
 一聲龍出窟飛鳳舞入金城矣如其舉動悖  
 亂不協于極則玄珠迸散虛求逃區六子非孝  
 子乃丹道之逆賊爾○蓋有藥而行火候則全  
 被火迫奔騰至于離宮化而為水反以炮火故  
 火無炎上之患若無藥而行火則虛陽上攻逆  
 以自焚其軀此招禍致禍所緣分也然其始生  
 于坎宮瀾而不起欲其摘制離宮之真求當用  
 武火猛烹極燥然後飛騰而上及其至于離宮  
 與真求交結之後則宜守城沐浴更不可加以  
 之久而則時至氣化滿必滋神明自當來也  
 易日月也日月行于黃道晝夜往來周流不息  
 循環反覆無窮已人身首乾旋坤微如天地  
 其二氣上升下降亦如日月然所以效日月之  
 用與天地同功其要在乎通任督二脉蓋二脉  
 為一身陰陽之海五氣與元此為機曾任脉者  
 起於中極之下以上毛際循腹臍上關元至咽  
 喉屬陰脉之海督脉者起於下極之膂並於脊  
 衷上至風府入腦上頂循額至鼻柱屬陽脉之  
 海所以謂之任脉者女子得之以維養也督脉  
 者以其督領經脉之海也人能通此二脉則百  
 脉皆通自然周身流轉無有停滯之患而長生  
 久視之道斷在此矣幽潛淪匿者神入氣中氣  
 入臍中而沉歸海底去也變化於中者時至氣  
 自化靜極機自發而抱出日頭來也蓋金丹之  
 母不過先天一氣而已裂而為二分而為三散

而為萬皆自此一氣中來故曰包囊萬物為道  
 紀綱道德經云三十幅共一氣當其無有車之  
 用地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  
 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此三者皆足譬喻虛者之  
 為用故曰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車室皆  
 實有之利也而其所以為車為器為室皆虛中  
 之用今觀公謂以無利有器用者空實用老子  
 之說蓋丹法以太虛為鼎爐而太虛之中自有  
 天然妙用開于子云衣搖空符風氣靈物得火  
 陳抱一註云知搖空得風則該吾家論可以生  
 氣如靈物得水則胎孕之氣可以化精有昧此  
 而他求所謂鼎器則非虛無之道矣思者進火  
 之候坤三變而成乾也消者退符之候乾三變  
 而成坤也今自朝旦至申用事之後歷兌至乾  
 望罷巽卦用事之後歷艮至坤其間不見坎離  
 爻位是謂坎離沒凶坎離非沒凶也行乎  
 全鼎土有巽離之謂也化流通三十日夜  
 下以前為陽明之開丹法以時易日則每日亥  
 子之交是也人身陰陽交會于此此時作丹  
 則內真外應若合符節不先不後正當其中乃  
 天地人之至妙者也一氣未分為渾沌陰陽混  
 合為相從以丹法言之則寂然不動神凝氣聚  
 不知世之有人己之有身天之為蓋地之為與  
 與道冥一萬慮俱遺少焉三宮氣滿機動頓鳴  
 一劍擊開渾沌兩手擎裝湯潔是謂無中生有  
 蓋神仙修煉只是採取先天一氣以為金丹之  
 母所謂採取者不以採採之取者以不取取之皆  
 在于靜定中得不可以一毫思慮加乎其間也  
 蓋太極未判陰陽未分此天地之先天也以丹  
 法言之則寂然不動反本復靜之時是也寂然  
 不動則心與天通而造化可奪翠虛篇云莫向  
 腎中求造化却須心裏覓先天昔黃帝遺其玄

六虛之間而往來不定爾言不可造戊己之  
 功觀公自言作是書以發明斯道之必不肯苟  
 造無稽之言以誣惑後人無非引證見效親到  
 實詣之說復恐其說未足以取信於後人遂又  
 校度日月之神明以為法推原易卦之道理以  
 為證可謂駁繁為人矣坎外陰而內陽月之象  
 也離外陽而內陰日之象也坎納戊戌陽土離  
 納己巳陰土二上交合而陰陽相濟剛柔相宜  
 猶日月兩字合而陰陽易字也青赤白黑即木  
 火金水四者各居一方惟土居中央分旺辰戌  
 丑未而羅絡一歲之始終是故木得之以旺火  
 得之以息金得之以生水得之以止四者皆乘  
 其功也是土也通滿于內本無定位任坎為戊  
 土在離為己土在中宮為戊己土在四季為辰  
 戌丑未土均是物也使非真土調和則陰陽否  
 隔剛柔離分不能成丹矣悟真篇云四象五行  
 殊使知誰來矣詭索之皆不得乃使因象得之  
 因象者忘形之謂也必忘形然後先天一氣可  
 得還全篇云鬼神不見處龍虎定相尋可謂深  
 切著明矣迨夫時至氣化陰陽交感此乃身中  
 之天地納穰身中之男女媾精也則候嗣火輪  
 煎地脉愕然神演湧山似天地之間被潤澤而  
 大豐美苟非親造實詣安知有如此之真景象  
 哉天地神明不可隱陰陽相交而神無藏沒  
 此天地神靈之時龍虎相交而鬼神不知此吾  
 身神靈之時以吾身之神靈合天地之神靈則  
 內真外應巽門於定中豁開而兩畔同升合為  
 一矣若使可以存思存思計較及量而得之則  
 不謂之神靈矣利用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  
 時易月於半夜坤復之交燈足端坐如山石之  
 不動口誠舌氣如冬蛇之蟄伏此即利用安身  
 隱形而藏也其時含光默照返照于內呼吸綿





行也上有神德居者坤則合其一一之寶也乾下  
 濟則能生坤之氣坤上行則能生乾之金其要  
 在乾坤二氣互相為用上下交泰則金多而氣  
 自生氣多而金自盛是則金之與氣實相須此  
 乾坤二妙用也知白守黑 外篇作去白者銀  
 也黑者鉛也知白守黑謂煉銀於鉛也煉銀於  
 鉛則神明自生陰為金之精鉛為水之基五行  
 之中惟獨水之數一合道之極而為陰陽之始  
 也雖非真一之一而得真一之用故真一之道  
 先取金子為黃芽之根金子即水也欲合萬珠  
 而為一必先於萬珠之中求其一者而為基也  
 此金丹之法有取於用鉛者其理如此所以謂  
 水為道樞也論至於此始明水得真一之用而  
 未是其一之一也水之生數一水之成數六以  
 成數六言之則水一合土五也故鉛外黑內合  
 金華而有玄含黃芽之妙用焉水者五行之始  
 顯示先天之法象也既生於天地之先其繩纜  
 尊高豈可思議有垣闕 常與人俱 神室之  
 中法象既圓世界成立金輪在外如端闕之周  
 遊世界居其中遊靈之美麗銀山鐵壁之堅密  
 則使闕絕姦邪以無虞瓊樓玉閣之四通則可  
 遊戲神通而無礙當是時也可以無思難以悉  
 勞保護太和如持滿器一念動止則法身隨焉  
 神炁充身至難保護守之則昌失之則凶學者  
 勉之哉內以藥已 近而易說 丹居神室則當  
 隱藏其明回光內照無為靜默固蒂深根日月  
 與萬象俱沉使光輝之不露嬰兒共玄珠增長  
 本溫養之無虧無為功裏見神功非有相中生  
 實相視之不可見聽之那得聞然近而易求非  
 從外得在學者陰功善行如何耳  
 彭曉曰魏公謂世人欲延生命却元氣者須知  
 得身之始末始末者元氣也輪修還壽全因元

鉛者五金之主本居北極運而南使水自下  
 升載質而上如河車之運故曰河車以黃雜黑  
 故曰被禍謂鉛質本也而白銀在內故曰復  
 玉謂至寶其藏也大抵造化之理莫不以隱護  
 貴以晦養明以卑保尊以狂養聖雖外視狂夫  
 而內懷至寶可見機誠不露良賢深藏豈可與  
 急急於人知者同日而語哉魏君之旨雖本在  
 鉛而義亦兩及之金為水母 各守垣闕 銀是  
 金鉛是水生水故金為水母水者金子鉛藏  
 銀故母隱于胎子藏母胞金胎處鉛中即是真  
 人在洞內或見或隱乍沉乍浮及乎用鉛既已  
 水退洞澄真人出見則又各守垣闕矣金碧經  
 曰灰池交灼鉛沉銀浮其旨同此此之類白  
 魏君等採之類白者採浮銀至寶於西方造  
 之則朱者結金丹聖胎於南室丹成顯象如混  
 沌雞子白真真居方圓徑寸混而相扶此魏君  
 氣而成是將無涯之元氣精有限之形無涯  
 之元氣者天地陰陽生長真精聖父靈母之氣  
 也有限之形軀者陰陽短促濁亂凡父母之氣  
 也故以真父母之氣變化凡父母之身為純陽  
 真精之形則與天地同壽也陶真人云元氣者  
 人之根本也古欲云鍊之陣之十日期身既無  
 陰那得死故純陽之精氣無死壞也陰陽為度  
 者凡修金丹神丹先定陰陽行度次立乾坤鼎  
 爐也魂魄所居凡為室宅者謂曰魂月魄相拘  
 于金室之中為丹根基也性主處內立置鄧鄧  
 者性屬金也金主理內承領外符而養益未鄧  
 鄧即形貌也情主營外築園城郭者情火符也  
 火行六虛而為砂汞城郭人民即砂汞也當此  
 之際亦歸乾坤動靜氣布精土居中宮為道  
 舍盧陽伏陰施奉來否去陰陽刑德是為藥之  
 本途也九還七返八靖六居者謂金生數四成

數九火生數二成數七木生數三成數八水生  
 數一成數六土生數五成數十是也男白女赤  
 者謂金始因生水而陽陰係北方坎卦是象乾  
 中男乃曰坎男金白故云男白也火陽係南  
 方離卦是象坤中女乃曰離女火赤故云女赤  
 也真金在離內則為坎男是離女之夫及在離  
 外反為離女是坎男之妻故金母受太陽之氣  
 而產汞汞也則水定火者謂金火相拘使真水  
 不流蕩也五行之初者水生數一也上善若水  
 者水為萬物之母清而無瑕不可視見道之形  
 象者潛運于兼中變化不一不可圖畫也變而  
 分布者謂五行各守垣闕而符火四時不差或  
 也凡修金液還丹有壇壇上有爐爐上有竈竈  
 中有鼎鼎有神室神室有金水也神室象雞子  
 金水亦如之言類如雞子者重疊相累也黑白  
 相符者金水相包也縱廣一寸者以安靈汞也  
 故初融用車也火數既極復歸功於土土守四  
 季水不得飛散水不待行也男動外施則火行  
 於外女靜內藏則金守於中火氣雖過金被  
 矣拘陰魄既拘陽魂亦伏寒溫相忌各得其宜  
 俱吐證符滋生靈汞也關關難說 會見筆張  
 凡修金液還丹者先明鉛火之根次認陰陽之  
 理孤陰不自產寡陽不自成須俟陰陽相交化  
 杜製氣龍呼吸男成女產故云北雞自卵其  
 雞不全二女同居其情不契且天地之間若離  
 陰陽即無萬物故採天地之其精取陰陽之根  
 本而為藥基若以金石草木水雪霜露醴酒之  
 物非神異類孤陰寡陽縱使黃帝臨爐太乙執  
 火八公採鍊淮南合和以致廣置壇壝曹備儀  
 酒醮祀祀辭告諸鬼神而望還丹之成者有如  
 和膠補金以補津液飛龍舞蛇終不得矣上篇  
 無為金氣亦相拘 上德者水在上也下德者

若以乾坤樞樞坎離生成十月其形與人無異  
 四肢五臟筋肉俱全此數職者蓋魏公顯露內  
 外法象砂汞形儀也陰真君神室歇曰后土金  
 華生死長七神室明三圓五徑一混沌徘徊天  
 地五星陰陽兩合象如雞子形容無差黃白未  
 裏厚薄均勻六一固濟好守午門參同契又曰  
 以水飛土母制之也清若白砂 法不不理 男男  
 月以類相求月魄金砂也日魂火汞也若遇  
 日退則月便乘權金火進互施功更相制伏俱  
 無所傷也晦朔之間是陰陽相禪之際日月盈  
 縮之時故日月薄蝕掩目相傾而消其形也論  
 鼎內陰符陽火逐刻漏而相交晦去且來分時  
 替而易換既有相掩故云災生也其中復有坎  
 男離女性情離性相須含吐類聚生成變化真  
 精以為神藥也金化為水 俱吐證符 火至二  
 八月金水舒暢或水液生於金或金砂化為水  
 火在下也水大既濟乾坤之謂也水在上常靜  
 無為而處陰不以容求也火在下常動運轉經  
 歷十二辰內其用不休也上閉解有內水也下  
 閉解無外火也無者以奉上謂火運四時五行  
 之氣以資全神胎故云上有神德居即神胎全  
 水也此由九穴法全氣亦相須者謂水火陰陽  
 二氣雙關相須而成神藥除無別徑也魏公述  
 此一章深明法象大綱神藥指歸也知白守黑  
 外篇狂夫白者金也黑者水也知金水之根  
 用為藥基則神精自生于器中故云神明自水  
 也白金自水而產乃為神器水不絕乃金水  
 兩精為道樞紐也水數一為天地陰陽五行萬  
 物之始也水一火二水三金四土五也是也玄含  
 黃芽者謂金水生黃芽也五金之主北方河車  
 河車者水也謂水火二氣運生五行也故鉛  
 外黑內懷金華者謂鉛水化白金之前說於前

內外既黑而內藏金華猶被濁懷玉之在大也  
 金水生而反隱形於水乃隱子胎水者金子子  
 藏母胎者謂黑鉛質而寄位西方為白虎金  
 胎水含金而復藏於金胎中其水銀是也其  
 人至妙各守境隅者謂其未欲外來火逼運  
 在母胎中半沉半浮飛伏不定若有若無繼以  
 符應進退又各守其界分則不動越也魏公  
 述此一章深明內象視聽不及其精希火出沒  
 之狀也玄妙哉神聖哉之類也  
 採之類白者謂初運動之時先之白金為首也  
 造之則未者謂陶冶之際次以赫火成朱也鍊  
 為赤而白者謂居者蓋以白金為神室也方圓  
 徑寸混而相拘者謂金胎象泥池而製造分上  
 下兩弦中虛方圓徑寸以安其未既兩弦相合  
 因濟綿密使陰陽相符纖微不漏以養龍虎古  
 防得神氣滿於室內又須調運陰陽交互施功  
 將以兩運真精而成變化如運火符差忒縱有  
 真精在內亦復飛走不住全在調受水火守而  
 勿失則必且盛故其氣動靜休息一常與人  
 俱也  
 陽五行之氣和順神胎得以養已安靜任運虛  
 無自然變化也原本隱明內照形軀者謂金能  
 隱明又能自照得火而同益光明也閉塞其兌  
 者兌口也既安金虎靈根於中宮則須開濟案  
 塞其鼻口運復三光真精而入其內哺養子珠  
 靈汞放云三光陸沉也三光者即陽火陰符金  
 胎以日月星也外運亦有三光分在動靜交  
 刻之內陰陽符火之中變化而成也緣內外各  
 有陰陽變易之機不可備論到此微妙莫非口  
 訣難以書傳也金未在於變化莫測其可得而  
 窺視或以天機運制法家樞機則金未不敢違

歌云因濟胎不泄變化在須臾是也先天地生  
 機魂專清者謂其胎未有天地混沌之前始得  
 一而先形次則漸生天地陰陽五行萬物象類  
 故始是天地之父母陰陽之本元蓋聖人採天  
 地父母之根而為大藥之基聚陰陽純粹之精  
 而為還丹之質故始非常物之造化也而修丹  
 之始則以天地根為藥根以陰陽母為丹母如  
 有不能於其間生天地陰陽者即非金液還丹  
 之道若以有天地陰陽之後所產者五金八石  
 草木灰汁炭膏夜露雲漿水水青鹽白濁諸物  
 雜類而為之者不亦難乎同志思之久而自悟  
 故後篇云萬遍將可親神明或古人勞有重關  
 如蓬壺之狀周旋四通雖內復有神室金胎委  
 曲相連雖內復有極難固濟關絕好邪以防真  
 氣走失方免別生患慮仍無勞愁也須內密隱  
 以龍虎符以交媾故云近而步求也陰符經云  
 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是也  
 陳致虛曰此言人先須養性乃可修命且性者  
 何也乾之物也人能養之則乾陽不虧精從內  
 守至自外生可以煉丹可以入聖世人莫知性  
 命兩者為一何物或病性是靈明知覺或以性  
 為肉團頑心或認思想識神為性或指不可捉  
 摸為性或擬空為性或以今為命他豈知香  
 香冥冥之物為性又焉知生生造化之門為命  
 惟只有精養思想達聖人之道哉黃帝曰天性  
 人也人心機也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  
 孔子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孟子曰存其心養  
 其性所以事天也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  
 立命也聖人之道傳至孟子或致分明真曰言  
 者聖人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  
 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

仁與義上仙云修性不修命如何能入聖修命  
 先修性方入修行徑人言釋氏修性道家修命  
 天下豈有二道哉是不參孟子存心養性修身  
 立命之遺教欲立命先養其性若不悟性焉能  
 知命故中庸大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是以聖  
 人無兩心也此謂將欲養性延命却期世人不  
 知何者為養性洞貫乃以煉已以晚之不知何  
 者為立命張許乃以煉丹以喻之惟精惟一允  
 執厥中此養性也男女媾精萬物化生此立命  
 也積精累氣此養性也流成就己此立命也昔  
 後思末者人負聰慧執辭不謂有生命必有死  
 矣有長生也哉聖仙與佛皆天所生師豈能授  
 人當能為是不審思甘分守死當慮其先者慮  
 即念也當念我身從何而有若云父母陰陽之  
 氣所生則陰陽之氣必可延命必可成仙佛矣  
 故修大丹與生身受之初渾無差別但有逆  
 故云八坤泊六居者天一生水地六成鉛情性  
 相感鉛末之妙同居鼎中故云六居男白女赤  
 金大相拘男為龍之木受兌金之蒸煉而返  
 白女為白虎之金被離火之精煉而還赤也則  
 水定火者增輝精靈藥物真正須則其水之多  
 少而抽添之約其火之老嫩而蒸煉之此時為  
 五行造化之初上善若水者水中金能生麗  
 水採其至清全無攪動無質無形方能變化是  
 云上善道之象形者男女即道之形乾坤乃道  
 之象形與象之中能生其一之氣乃不可以其  
 其形而圖其象也故此形此象各任化機分布  
 而居未生未發中乙自東而游庚辛自西而舍  
 故云各自拘居也類如離子者還丹有形也無  
 白相拘者陰陽得匹也縱橫一寸者丹結之初  
 未如黍米之微漸覺一寸之廣非但神室充裕  
 纏通四肢潤澤五臟筋骨一皆快暢十月功滿

順耳仲尼曰未知生焉知死聖人明性命之所  
 以死生亦陰陽之道緣何逆順故順而生物者  
 人也逆而生丹者聖也此之謂元精其布因氣  
 託初何謂陰陽為虛魂魄所居蓋陰陽以魂魄  
 為體魂魄就陰陽為舍離為日魂魄以魂魄  
 乃陰中之陽戊土專之魂乃陽中之陰己土直  
 之魂魄互為室宅陰陽兩相交通性主質精于  
 內立置鄴鄴情主伏系于外蔡完城郭城者何  
 也承華之包也鄴者何也城丹之室也當斯之  
 時乾之性動而直則精蒸合體坤之情靜而翁  
 為道舍虛剛而直者一施則退柔而化者布潤  
 以滋丹產于離還返成功所謂九還者地四生  
 金天九成銀龍虎相交金銀之蒸復還離中故  
 云九還其七返者地二生火天七成砂魂魄相  
 戀砂火之精返還離中故云七返八坤者天三  
 生水地八成汞戊己一合未承之真精煉離中  
 丹已成形脫去其胞就曰陽神陽神之藥乃先  
 天之系結成骨故可卷而軟肉比鉛華而滑非  
 若後天之精血以成人物者其骨重肉浮不能  
 變化  
 坎為水為月為中男離為火為日為中女外  
 陰而內陽中有戊土以儲金水養其陰魄為中  
 情為道義之門黑中之白也離內陰而外陽中  
 有己土以居砂木土其陽魂為成性為仁德之  
 體白中之黑也月體本黑受日之光光彩復舒  
 而體不虧陽火其炎與合也陰陽明晦者  
 聯附之隔月掩日光正對的射日體居上月在  
 日下皆障日光此謂陽消其形陰凌災生以此  
 世人不能保守真陽數為陰所凌者若也雖雖  
 得頰頰倒相感男女相背逆求化則其父金  
 化生坎水非得其土則坎之水周流氾濫離中  
 有火大能生己土以制坎水不汎矣是以男





經曰內觀其心外觀其形遠觀其物惟見於空  
 空無所空所空既無無亦無無無無無無無無  
 常寂寂無所寂語到這處常人看來豈非大休  
 歇大解脫時也緣何下接慈慧能生慈既不生  
 即是真靜真靜方能以仔細有求說到真靜  
 應物處方是初學底事若論修行必須如此今  
 之常人施一齋造一塔或三峰採戰或枯坐誦  
 經或無為或禱祀此等以為向善則可若曰  
 修道實未得其門而入也故養已之功欠一些  
 不可是以洞賓云七返還丹在人先須煉已待  
 時泥丸云言語不通非香廚工夫不到不方圓  
 紫陽云若要修成九轉先須煉已待心聖聖相  
 傳可不謂受太虛其人得黃房公旨依教往武  
 夷即謀就乃事初行煉已功每障魔百至太虛  
 卓然曰東送妖魔精新誠六鬼鋒旋定息而坐  
 此念纔舉愛恨斷然後學觀此煉已一事更宜  
 六虛往來既不定上下亦無常也魂乃東方木  
 魄乃西方金木無二體東降即是西家往  
 魂上下迭為出入者性情動性主內而置郵  
 邪若端坐虛心向內觀得金精作命基也情  
 主外而為城郭若先是樞機晝夜行八方周匝  
 能行火也城郭完而人物安者常使系冲關節  
 透自然精滿谷神存也此時而合乾坤者晝  
 夜河車不暫停然大造同進行也乾動坤靜  
 守於乾則氣无精流布滿三宮而無所不至猶  
 天之動直暢萬物而達于宇內也守于坤則氣  
 聚情凝結于元海而為道合爐地之靜翁翁  
 萬物而藏于土中也夫以乾陽下濟于坤坤柔  
 順而倉受之遂生藥既經起人烹煉則剛施而  
 退陰陰上行而化作甘泉潤九域矣此與造化  
 之陽降陰升而潤物者又何異哉六七八九即  
 水火五金也卦為坎離成兌方為東南西南北宿

古文全圖集解 卷上 中篇

三息此節只言養已無金虎集至之說若以三  
 光即陽火陰符金丹尤非也  
 命淡曰人無慧性性命同也君子知性當養命  
 當延合性命雙修豈不能長生與夫欲求長生  
 須求吾木生以前此身緣何而得然後可以論  
 養性延命之道故曰當慮其先蓋人之生也以  
 父母之氣交結成形形乃受氣之本氣乃有形  
 之根若氣不得形則無因而立形不得氣則無  
 跡而成○天有黃道為度而日月行乎其間是  
 其居也人身黃道即陰符陽火所行之處日魂  
 月魄所居之方有能觀天之道執天之行誠陰  
 陽行度魂魄所居則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循環  
 千一息之頃而日月出乎呼吸之微呼為陽吸  
 為陰與天地同一妙用矣日太陽晝舒光故稱  
 魂月太陰夜合故稱魄日魂謂之陽神宜也  
 月魄乃陰精而亦謂之神以其變動不居周流  
 為虛星昂象為龜蛇龍虎時為春夏秋冬辰  
 為子午卯酉皆為物也夫九日還七日返八日  
 婦同一旨意而六獨曰居者北方坎位乃真鉛  
 所居之本鄉真鉛居於此則九金八木七火三  
 方之正氣如輻之輳綬水之朝宗皆聚於此也  
 男女赤白言身中之陰陽也當其陰陽內感之  
 時神與氣交猶金火之相拘金火相拘而止于  
 北方坎水之中則神凝氣聚其水自定人能于  
 此回光返照出息微入息綿綿勿令間斷則  
 神氣結根漸漸入而漸漸漸漸和而漸漸定  
 定之久呼吸俱無而藥物當自結矣可見水  
 者大丹之根源居五行之首乃吾身藥物所產  
 之即也金丹大道清淨無為亦行其所無事所  
 謂終日如愚方是端的功夫木性靜定而石之  
 則清動亂而石之則濁故以此喻人能靜定道  
 自來居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聖字曰道無形象

可求引可得而盡圖哉夫當其窮其得之際  
 一念不生萬慮俱泯渾渾渾渾淪淪如太極未分冥  
 冥洋洋如兩儀未兆惟此一物湛然獨存如清  
 淵之印月寂然不動如止水之無波不知孰為  
 鉛孰為汞夫是之謂與一迥夫時至氣化變而  
 分則則輕清者騰上重濁者沉下於是坎宮有  
 鉛離宮有汞而向之渾渾淪淪者至此分為二  
 而各自獨居矣夫金丹爭於先天產於後天其  
 妙在乎太極將判未判之間靜已極而未至於  
 動陽將復而未離乎陰於此合天地之機誠結  
 丹之處知下手之訣則恍惚中尋有物窈冥內  
 吸真精方知無中生有而真一之妙果不可以  
 盡圖也如雞子內清若白者陰陽二  
 氣也凡人結胎之初孫父精母血陰陽二氣假  
 合而成渾渾淪淪池類如雞子迨至百日然後四  
 肢五臟筋骨乃具及期而育脫出其胞骨筋筋  
 女相皆俱吐證男女雌雄皆吾身中陰陽  
 二物也人能回光返照以吾自己陰陽交媾于  
 內則剛柔配合三五歸一何必他求男女雌雄  
 也二物氣類相得自然一吐一合交結成胎上  
 清集云自家身裡有夫妻說向時人須笑殺學  
 者當以清靜無為求之不可以邪瀆也金生于  
 坎宮氣而已矣未化為水也因太陽真火伏蒸  
 於下遂鎔化為水水性周章渾渾淪淪然能禦之然  
 火既極又化為土土能剋水水見土則止故不  
 得行也入藥鏡云水能流火能融在身中自可  
 驗是故調和鉛汞要成丹不可過度過節今夫  
 坎男動而施于外離女靜而藏于內外施者一  
 武過度過節則離女從而物鈴之蕪幾陰陽相  
 交魂魄相制而不致乎淫者也採藥時調火功  
 不得疾不得緩但欲其和平而交媾爾復命篇  
 云剛柔相會氣均勻妙在無傷允震大要以和

四九

古文全圖集解 卷上 中篇

柔肌軟肉滑名曰嬰兒今夫丹法以神氣交結  
 于無中生有與男女胎孕之理同其十月溫養  
 功夫真息綿綿費夜如一亦與嬰兒未生以前  
 無異以是知修煉聖胎未有用功十月而可  
 以速成者也如男為月陰為氣坎為中男  
 而本坤體其中爻乃乾體陰中有陽故有月象  
 離為中女而本乾體其中爻乃坤畫陽中有陰  
 故有日象夫日以施德夫道也月以舒光婦道  
 也今以月為坎男是婦為男以日為離女是夫  
 為女此乃身中之陰陽顛倒所以相資而不相  
 傷也夫日月之食數之交也日望月則月食月  
 掩日則日食是故日食於朔月食於望然而有  
 食有不食者交則食不交則不食也魏公舉日  
 月以喻陰陽之相資而李季於晦朔薄極其意  
 蓋有在矣學者能泥文執象而回光返照以  
 求身中之日月晦朔始信其言之不我欺也  
 為貴也開關維德見真舉金丹大道一陰  
 一陽而已矣之人事物理莫不皆然今觀公取  
 關維淑女配君子之義以喻身中男女之相匹  
 又取玄武龜蛇蟠繞之義以喻身中牝牡之相  
 須可謂廣譬曲喻纖悉不遺矣且如兌女艮男  
 上下感應以相與則謂之成離兌二女同若其  
 志不同行則謂之睽以明陰陽貴乎相得不可  
 以一偏也乃若爐火煅煉之事亦必陰陽兩濟  
 倘藥物非其種類分兩失其綱紀雖黃帝臨爐  
 太乙執火八公淮南採藥調合金玉以為聖性  
 麟鳳以為補腦飛沐浴把精長跪陳言詞拜  
 朱童騎兩上下神祇吾見其廢時耗日勞而無  
 功猶如和膠泥以補破釜以礪砂而塗惡垢與  
 夫去冷如冰除熱用湯飛過舞蛇愈見乖張矣  
 或疑雄不獨處雌不孤居之說謂修丹不用婦  
 人則為京陽妄引此章為證反妄正道之迂皆

五一

邪辭諍論也。德無為至子藏母胞道德經云  
 上德無為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今日  
 上德無爲不以察求者神守於玄宮而默然無  
 爲也下德爲之其用不休者氣騰於化府而綿  
 綿不絕也蓋借老子之說以發坎離兩穴之秘  
 也上開離有者離宮有象氣其水下閉無者  
 坎戶無形隱亦能也無者奉上上有神德者元  
 神棲于本宮則氣皆隨之而升上所以妙在八  
 門牢鑰開也此兩孔穴有無全賴相須者下不  
 開則火不聚上不閉則藥不升故必坎離兩穴  
 斯配相須而後可也然無不對有却對上神不  
 對無却對德恐人泥有無上下神無道德而求  
 故交互其辭耳白者金也黑者水也丹法以水  
 爲基而金精生於水中所以知白首惟守其黑  
 守黑則白自現也守之何如即如捕之守竊以  
 待鼠身不動目不瞬一心惟鼠是務更無他念  
 入白爲金未爲未採之類白者採北方坎宮之  
 白金以爲丹母而白金與水亦乃同類相從也  
 造之則朱者每日運火抽去鉛汞而添水于其  
 間所謂真鉛不用鉛是也學者徒知以鉛汞交  
 結爲藥而不知抽鉛添汞之火功則雖結丹頭  
 不能免其不耗散也煉爲表衛者真火運用於  
 外爐也白果貞居者金丹安處於內也內爐有  
 丹須得外爐之火其後煉成然後成熱太古朱  
 云頂運靈珠光自現服藏必寶然安豈非火  
 運於外而丹藏於內哉方圓徑寸謂泥丸宮也  
 今人但謂心爲方寸殊不知人身三田其中皆  
 虛一寸而氣脈皆相通也混而相扶謂項有九  
 宮而泥丸居其中黃庭經云泥丸九真皆有房  
 方圓一寸處此中是也先天地生謂泥丸一穴  
 乃一身萬竅之洞竅此竅則眾竅皆開也魏  
 魏尊高謂泥丸宮在昆崙崑崙頂乃元神所居之

也神明者天機也如欲益其機必先虛其心心  
 虛則神氣息定兩洞同升共一斤而神明自來  
 也夫一主水居五行之首故爲道之隱靈陽之  
 始水一加以上五則水中產鉛得上而生乃玄  
 含黃芽之泉鉛爲五金之主生子水中在北方  
 玄冥之內得真火煅煉而出則河車不致留滯  
 停運入昆崙崑崙頂矣金華印黃芽乃鉛之精英  
 鉛體外黑而金華隱于其中猶主寶藏千禍夫  
 之懷也金生水故金爲水母水爲金子水中有  
 全故母隱于胎子藏母胎孕者若知水中金之  
 義則知產藥之川源矣真入至妙近而易求  
 真入元神也若有若無者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也琴瑟浮沉者真入往來于大淵激蕩彷彿浮  
 沉不定也金丹大成集云崑崙山上黃華路時  
 引元神去復還蓋大淵即崑崙也丹法自子而  
 進自午而退退還原而分布各守境界不相涉  
 位上應玄部是萬神會集之鄉也旁有垣關者  
 七竅竅離於外而洞洞黃閣皆在其前也狀似  
 蓬室者猶海上有三神山而蓬萊居其上也環  
 匝開閉者收視返聽而護室其兌也四通如脚  
 者元和內運一氣流通而朱雀遠境臺而翔州  
 也守禦固密者如龍養珠心不忘如雞抱卵氣  
 不絕也關絕竅邪者任從魔境侵但自運斤斧  
 也曲閣相連以戒不虞者神若出使收來而雙  
 童長守洞門也然心無爲則氣和氣和則至寶  
 結心有爲則氣亂氣亂則英華散故可以無思  
 不可以憊勞也真積力久太和充溢動靜休息  
 常須謹守守則真失則區不可須臾離也所謂  
 行住坐臥不離道行則措足於坦途住則凝  
 神於太虛坐則勻鼻端之息臥則抱胎下之珠  
 久而調習無有間斷方是端的工夫否則心家  
 不定意馬四馳神氣散亂于外欲望結丹不亦

糞子故曰虛心忘形守一抱靈用能固精係  
 全神養生王重陽全真集云玄關妙用不難窮  
 只在無言靜默中惟無言然虛極靜焉則元  
 陽真炁自復也修煉大端在于返本還元回光  
 內照如金水潛光於內耳兌口也靈珠坎宮也  
 閉塞其兌則上不泄築固靈珠則下不漏蓋神  
 不外馳則和氣充周矣在其中也三光洞房之  
 靈藥也人能撮聚三光返照于內則中央正位  
 產玄珠矣金丹大藥雖無形質可見若得法度  
 求之則不過片晌功夫便有滿目黃華顯露夫  
 何遠之有信其篇云功夫容易乘非遙說破人  
 須大笑笑也者笑其近而易求而人自索之於  
 高道也

謂下非有師導使其然也資始統正不可復收觀  
 夫雌雄交媾之時剛柔相料而不可解得其節符  
 非有工巧以制御之男生而伏女假其軀象乎胞  
 胎交蒸元之初非徒生時著而見之及其死也  
 亦復效之此非父母教令其然本在交媾定置始  
 先太陽流珠常欲去人卒得金華轉而相因化爲  
 白液凝而至堅金華先唱有項之間解化爲水馬  
 海關耳陽乃在和精性自然迫提時陰拘畜禁門  
 慈母養育子報恩報文施令牧幼子孫五行錯  
 旺相揀以生火性銷金金伐木榮三五與命一  
 天地至精可以口訣難以書傳子當有轉午乃東  
 旋卯酉界隔主客二名能呼於虎虎吸龍精兩相  
 飲食俱相食便通相啣嚙相吞受感守  
 西太白經天授氣所臨何有不傾狸犬守鼠易雀  
 畏龍各得其功何敢有聲不得其理難以妄  
 言竭家產妻于仇資自古及今好者億人說不

請過帝有能成廣求名樂與道準珠丹砂水精得  
 金乃併金水合處水火為信四者混池列為龍虎  
 龍陽數奇虎陰數偶肝青為文肺白為母腎黑為  
 子離火亦為文脾黃為祖子五行始三物一家  
 都歸戊己剛柔迭與更歷分布龍虎東建建卯  
 酉刑德並會相見歡喜刑主伏殺德主生起二月  
 輪落魁臨于卯八月參生天罡城丙午午北互  
 為綱紀一九之數終而復始含元虛危播揚于子  
 動而行之風夜不休伏食三載輕舉遠遊跨火不  
 焦入水不濡能存能亡長樂無憂道成德就潛伏  
 俟時太乙乃召移若中洲功滿上升磨鍊受圖如  
 審道達觀其端緒以類相况按物終始五行相勉  
 更為父母母含滋液父主氣與凝精流形金石不  
 朽審專不泄得為成道命作得立字見影呼谷傳  
 響豈不靈哉天地至象若以野葛一寸巴豆一兩  
 入喉輒僵不得俯仰當此之時周文據書孔子占

象偏陽操誠至成印淑安能令魁復起馳走今若  
 行之十四句以是中國字  
 陳顯微曰魏君感世人不達其故又指古之聖  
 賢復玄抱真莫不服食九鼎通德三光故除邪  
 存正化形而仙覺問後生好道之流將仙經妄  
 行箋註不惟自無見聞亦非與其子孫迷感故  
 其傷之又述此篇篇上建女黃帝為觀北方  
 正氣變為耗女見大則飛騰出沒隱匿無常若  
 鍊就黃芽方能制伏知鬼子母人琉璃鉢中神  
 通無所施矣得吾道之高者自能知之物無  
 陽定得語張紫陽詩云莫把孤陰謂有陽  
 獨修一物轉龍龜鍾離先生詩云莫謂此身云  
 是道陽修一物是孤陰須知一陰一陽之謂道  
 男女媾精萬物化生而後可謂道升矣苟二物  
 不合三五不交水火未濟則陰陽離隔  
 絕天地閉塞所謂陰陽偏謂之疾也六  
 旋來西酉皆越九轉也如此則能從火裏出虎  
 向水中生靈感守西而制金太白經天而蓋見  
 矣自然能呼于虎虎吸能精理大假虎威而制  
 風鳥雀望日鳥而畏鶴各得其功不敢出氣此  
 皆五行相制之理而不吝不吝者如此得此  
 理與道乖不得其理徒求外藥耗費資財  
 財財砂木指都歸庚金木甲庚相資為用者  
 彼此懷其土也金四與水一合化土五木三與  
 火二合化土五離東木之龍西金之虎東三西  
 四奇偶不齊及子分作三家合成一合則都歸  
 戊己矣則泰與攝精於子自子至己為乾  
 剛自午至亥為坤矣識此迭與之理則自然龍  
 西虎東子南午北建緯卯酉生起殺伏互為測  
 紀各得時矣二月本生起而西酉臨之故輪死  
 婦根八月本殺伏而東卯臨之故齊養發生自  
 西卯順行九轉然後見南方之子自東兩逆行

九轉然後見北方虛危此一九之數含元虛危  
 播揚於子而行之虛危動而行之風  
 夜無靜不論三年丹道成就便可出入水火輕  
 舉遠遊變化靈通道遠自在然道成德就須當  
 潛伏人間積功累行以待太乙元君之召然後  
 移居中州府閣受錄功滿上升身端帝府所謂  
 功積三千大羅為仙行滿八百大羅為客在功  
 行之高下云何耳知審道按物終始一旦  
 遭逢觀其端緒則能奪天地之造化按萬物之  
 終始矣行相勉復起魏夫人之命既可  
 使之速死亦可使之長生壽藥入口雖聖哲不  
 能復甦刀圭下咽雖鬼神不能強害神靈之妙  
 盡在虛明本五行變化之機實大造發生之體  
 故立罕見影皆神火之靈明而呼谷開聲亦神  
 虛之應聲金石難朽本出於虛無而歸來至靈  
 實生於造化可謂恍惚中有物含真中有精非  
 以成丹乎火炎上水潤下皆自然之性配合而  
 修之則自產其精神益各受元始之氣而情性  
 定矣且如男生則伏伏亦如之女生則仰仰亦  
 如之故自雌雄交媾而混其真精也太陽流珠  
 太陽流珠者地氣含天氣而化珠  
 露是純陽精氣能發生萬物有氣而無形故號  
 曰赤龍也陽火化氣為珠砂故火生土土生金  
 金是太陰之玄能長養萬物有質而有實故號  
 曰金華也赤龍者本生於甲乙亦名曰青龍陽  
 也又也夫也火也金華者寄生於庚辛亦名曰  
 白虎陰也母也妻也水也蓋取首龍白虎之義  
 如此或以陰陽顛倒五行互用更為男女逆作  
 夫妻則其表也如彼太白其人歌曰五行顛倒  
 術能從火裏出五行不順行虎向水中生還丹  
 之宗龍虎之祖龍從火生虎向水產其言不易  
 也金華先明水塔播施神母難販而生號女蛇

天下之至神孰得而知之哉  
 彭曉曰魏公謂三皇修九鼎神丹而服食致合  
 精養氣通德三光化論無形以為神仙實于上  
 帝俯仰後來好道之士或依約古文或采經  
 訣開示淺近故發枝條隱匿本根假託金石不  
 亂祖宗不顯真規後人得之不究跡跡摩文平  
 意將假作真強廣藏諸迷途相指遂有財聚業  
 破虛損道心故得定錄此篇所貴字約而易思  
 事省而不撓露其核實非示亂辭難開發未  
 萌直論砂水智者慧思必獲其真諦也河上  
 河上女者真求也見火則飛  
 騰如鬼隱龍潛莫知所往或擬制之須得黃芽  
 為母養育而存也黃芽即真鉛也無陰陽  
 定制始功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天地之間若  
 離陰陽即無萬物也孤陰寡陽不能自生成也  
 故論神藥之用或三五未連與金水不交其何  
 女漸大變化多端或解化為水或為萬環千七  
 金母始自水生而變化之中終不絕水體也陽  
 乃往和情性自然者金水相生也追促時陰拘  
 營禁門者陰氣難運存陰內宮也慈母養育子  
 子報恩者慈母內胎也孝子與水銀也陰真君  
 歌曰陽真砂陰真汞也是水銀生於金母故謂  
 之報恩也相吞相嚼乃龍虎之交氣也嚴父施  
 令致幼子孫者乾卦父也謂勸眾卦使輪助離  
 女坎男及五行其生砂汞子孫也還丹以鉛大  
 二字為宗祖終始連用者也其餘氣候符牌  
 佐其成神基也過此以往則皆非余液還丹之  
 道也火能銷金火又生於金余復魁木是以金  
 木反制為榮古歌曰丹砂水精得金乃丹又曰  
 三性既合會二味自相拘固濟胎不泄變化在  
 須臾三性者火金水也二味者鉛汞龍虎也故  
 云三五與一天地至精也可以妙訣難以書傳



道變化各正性命命已正安可復改故曰觀  
夫離離交媾之時剛柔相結而不可解得其節  
符非有工巧制必男生而伏女惟其軀此皆  
極理之論造化不能移易且生乎溺而死者  
亦必男伏女仰此非父母教令其然不在交媾  
定置始先俗眼看來謂以精者不其善書之意  
令人洞達陰陽之理語故煩而不煩也  
**珠與道華**此節分明指示流珠全華為陰  
陽之二物復示流珠之密旨其間透路大為詳  
切至於口訣難以書傳是也上陽子乃重宜此  
義而作偈曰太陽流珠離中日鳥離宮蛇女非  
色非珠太陽隱明實乾父砂中有求求為砂  
祖世人緣因六賊引逼則鑿流珠或誤  
或運金木居兌寓坎生華坎之真水乃離砂  
乘被金水制伏轉變化為白液應時煉煉金返  
君前吐華先鳴真土云已已須神王已地神  
一龜一蛇相吞南方之神朱雀焚燄守占  
于西煉煉金德允之殺方慎毋差忒含儲生意  
氣曰太白經行黃道信歸乾戶熬氣一臨生氣  
自布猶猶捕鼠似雀畏鵠各得其功何敢有聲  
不得口訣奚可猜言枉枉耗家產行諸旁門邪蹊  
曲徑採燕誤真誤賺罪重宜慎他自自古及今  
好者億人不遇真師希有能成未明陰陽豈知  
同類廣求名業愈耗其蒸金石草木非類無情  
去道乖遠家隔萬程法則後學棟梁陳衛明  
與典得做仙真砂未精**部師戊巳**天人之  
身最宜而至寶者精與氣也心印經以為上乘  
疾紫陽以為命寶仙翁所撰之書則有同而有  
異何謂同曰金水坤性初乃得稱還丹此最簡  
而同也何謂異曰乾坤坎離曰牝牡家翁曰開  
曰闔曰無曰有曰陰陽曰日月曰玄化曰戊巳  
曰剛柔曰離離曰斗樞曰魁星曰烏兔曰魂魄

古文參同契集解 卷上 下篇

六五

湧一玉符陸于高座暴霹靂足金華化水有項  
之問色如馬齒鐘孔彌汗乾陽為寶法以求友  
陽性陰情也相續糾紛被陽迫陽被陰促  
彼彼我我迫時陰迫陽迫之中說曰禁門一陰  
一陽一乾一坤慈母云金生水坎水水即金公  
水稱孝子嚴父云木生砂未子又生孫子繼  
孫踵應不精專嚴施號令五行錯主顛倒冠應  
鉛汞砂銀相據於土火盛生土土為金母火王  
銷金木畏金刑金被火伐木乃斲榮東南同五  
木三火二西北同五木一金四中央戊巳是日  
三五數一至萬兆理理數合天地發音也感  
至精此感彼合口訣須明子當右輔若響若遙  
陽金生子午乃東旋陰未生子包固陽精卵商  
東西主客二名金木開隔相去萬里懷仁懷德  
金順木喜能呼虎吸金忌木仁一主一賓飲食  
相親一易一免俱相食便一男一女遂相相噉  
曰金氣曰神明曰黃芽曰河車曰鉛銀曰砂汞  
曰浮沉曰白黑曰鴻濛曰恍惚曰現中曰樞轄  
曰虛無曰杳冥曰真人曰大淵曰垣闕曰建壘  
曰朱雀曰龜蛇曰白虎曰青龍曰熬爐曰流珠  
曰金沙曰水銀曰八石曰黃土曰兩孔穴曰神  
德君曰樞月曰胎胎胎胎胎胎胎胎胎胎胎胎  
曰上下弦曰文武火曰丹砂木精曰河上姤女  
曰鄭郭城郭曰馬齒彌汗曰禁門曰刀圭曰金  
華曰林石口情性曰主客曰白雲曰黃輿曰玄  
溝曰河鼓曰龍山曰梓影曰鐘乳曰養液曰三  
五曰兩七曰鍊兩曰交符等等各色如是一皆  
身中之寶或喻門戶或言神室或云鼎器或譬  
體用或雜形象或比進退故易道以乾直坤闔  
為生死之門丹法以鶴鴉黃道為往來之路不  
離已身精氣耳此假名而異字故此言丹砂木  
精得金丹乃又合前太陽流珠常欲去人幸得

金華轉而相因之義同也蓋謂流珠謂蛇女謂  
丹砂本皆有陰而無陽以屬後天不能成丹金  
與黃芽金丹乃先天之鉛可煉還丹故夫丹砂  
木精即離中之未火火之父為東方甲乙之木  
以生其精是為中女是以東方甲乙之木與南  
方丙丁之火一父一女也又與其女為陽中之  
陰則震木離火為之侶也黃芽金液為坎中之  
鉛水水之母乃西方庚辛之金以孕其液而為  
中男是以西方庚辛之金與北方壬癸之水一  
母一子也母與其子為陰中之陽則兌金坎水  
以合處也木火金水四者混沌列為龍虎一東  
一西龍居東其數三故云龍陽數奇虎屬西其  
數四故云虎陰數偶木火為侶者龍從火裏出  
也金水合處者虎向水中生也肝青屬木為火  
之父肺白屬金為水之母腎黑屬水為金之子  
離赤屬火為木之女脾黃屬土四者之祖子居  
能主宰百病來侵將離陽脫離復念在於慾  
界儘力求除陰陽過陰過陽皆消滅卒然而終此  
之謂返老還童也若上智乘其陰陽以為階  
梯急行還丹之道可復長生是之謂刑德並會  
也是為相見歡喜也又如四陰而二陽八月之  
卦也陽為陰消其陰雖多尚有餘陰陰多為刑  
餘陽主生是以三秋萬物將零而齊麥乃生一  
如人也年將六十一身之中陰多陽少日衰一  
日若於此時幸有餘陽而行金丹之道能令陽  
復是謂返老還童也是謂長生久視也是謂刑  
返為德也二月子時十之魁星臨於卯位星  
臨於巳上位偏東南主生為德八月戌時斗之  
星星據於酉位魁星臨於亥上位次西北主殺  
為刑經云星指丑其身在水所指者吉所在  
者凶餘位皆然此喻煉丹之功用也子南午北  
者顛倒五行也仙聖云五行順行法界火坑五

古文參同契集解 卷上 下篇

六七

五行之始故為一陽之百金與水木與火龍與  
虎是謂三物若此三物交會而作一家則必藉  
戊巳二土之力方能成其功用也**闕矣**  
**播精於**青龍屬東白虎屬西此其正也更歷  
分布者青龍建緯于酉白虎建緯于卯是刑德  
並會而龍虎歡喜顛倒相見故龍虎相見會合  
一處則二物歡喜以主生為德若龍東虎西定  
位各居自生自旺則二物相競紛擾以主殺為  
刑刑者陰陽乖錯之義雌雄相見之喻刑者五  
行順行之謂德者五行顛倒之意刑者陰消其  
陽德者陽合乎陰刑者陰多而陽少德者陰少  
而陽多且如四陽而二陰二月之卦也陽長陰  
退其陽雖多而有餘陰陽多為德餘陰主殺是  
以三春萬物並生而翰英墮落者一如人也年  
方及壯一身之中陽多陰少日壯一日初於此  
時慾火大熾其陽雖多皆為陰消縱有餘陽不  
行顛倒大地七寶所以水火互為綱紀方能既  
濟也陽生於一成於九陽數至九則極極則復  
於一此謂一九之數終而復始合元虛危播精  
於子者丹之神功在此兩句蓋虛危之穴日月  
合璧之地一陽初生之方龜蛇蟠結之所故太  
乙所合先天之元氣其真精過子則播施此復  
應前文字午行始之義也世人但聞卯酉為木  
浴宜能明刑德之喻蓋德與生即半時得藥之  
比刑與殺則頃刻失喪之喻是以入室之際重  
須防危慮險方可煉丹仙翁比為春壯之時何  
物不生而翰英死者德中防刑生中防殺也秋  
肅之候何物不凋而翰英生者刑中有德殺中  
有生也是者歷而論極極而明者其主意之  
妙惟要得先天之氣而**返老還童**  
此謂人若遇師先須審察觀其端緒是正是邪  
將此參同契勘果是明師問無不知者無留滯

古文參同契集解 卷上 下篇

若是百師十不知九百端怪引人落草或以  
 無言是道或推打坐觀空問其妙承龍虎金木  
 開隔三日靈泉逆用先天不曉丹經口無對  
 世之愚夫但問何人打坐幾年某人入關幾處  
 便紛言其有道他豈知馬祖南嶽磨磚之語乎  
 他豈知陰陽各唱生殺之理平有單俗子畧記  
 前人口澤日惟說辯辯辯論論作性宗指此  
 爲道以愚世人尤爲可笑彼烏知禪與性哉何  
 謂性即乾用九其動也直若能了此即正法眼  
 藏也何謂禪即坤用六其動也闕若也知之即  
 涅槃妙心也禪與性合以土制鉛也金木相投  
 以鉛伏汞也仁與義施以直養也故一陰一陽  
 易之道也離宮修定禪之宗也木府求去丹之  
 自也名雖分三道惟一爾觀其三效修養之端  
 緒皆要同類方能成功此云以類相况也何謂  
 接物終始當揆度其生入生物陰陽終始消息  
 其形骸者神者內不勞其心志久之力到功深  
 精神內藏和氣充盈而百骸萬竅無不貫通自  
 然如天河之流轉矣三元上中下之三田也元  
 氣存則元精產血化爲有充溢于皮膚之間也  
 煉結莫大乎填腦髓者隨之海腦髓滿則純陽  
 流布諸髓皆滿然後骨實筋堅永無寒暑之憂  
 也人之修煉而長生者其能益天地之正氣  
 也所以能益正氣者其有呼吸也呼至于千根  
 吸至于蒂則坤丹田而綿綿常存矣然道非一  
 說可至必積精聚氣而成故自片筋結胎之後  
 百日功滿十月胎圓一年小成三年大成以至  
 九年功滿人事皆盡然後可以遺世獨立羽化  
 而登仙又曰天之一年一日僅如人之一息冬  
 至之後爲呼吸至之後爲吸此天地一歲之呼  
 吸也子以後爲呼午以後爲吸此一日之呼吸  
 也人之身一日有一萬三千五百呼一萬三千

之因是以五行相生相壯一旺一衰切切更易  
 而爲父母上至人所行之道陰陽而已其主  
 合儲滋液之氣者坤父更易而爲聖母也其主  
 稟與生成之妙者乾震更易而爲靈父也氣液  
 凝精液而成形以結爲丹如金石之固而不朽  
 也審察專一方乃不泄可得成道者立百尺之  
 竿而見影如呼千棗之谷而傳響陰陽自然彰  
 響交感最爲靈驗以合天地造化之至象也野  
 葛巴豆無情之草木尚耐投入雖文王太聖周  
 公孔子庶聖扁鵲神醫巫咸賢師書占針藥其  
 毒氣尚不可療况乎真陰真陽之氣同類有情  
 之物以相匹配安有不結靈丹者乎  
 俞琰曰老子曰專氣致柔能如嬰兒此懷玄抱  
 與之謂也九鼎火候之九轉也古之聖賢無視  
 無聽抱神以靜九轉火候數足則變化縱跡悉  
 虛御空而遊于天地之間矣合情者外不復  
 五百吸一呼一吸爲一息則一息之間潛奪天  
 運一萬三千五百年之數一年三百六十日四  
 百八十六萬息潛奪天運四百八十六萬年之  
 數於是攝盡極源之軀變成純陽之體始而易  
 氣次易血次易脈次易肉次易髓次易筋次易  
 骨次易髮次易形積九年而聞九變然後煉盡  
 陰氣變爲純陽而與天地齊年茲其爲長生起  
 脫之道也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陰符  
 經云觀天之道執天之行嗚呼盡矣指玄篇曰  
 求仙不識真鉛汞開讀丹書千萬篇蓋丹書所  
 謂鉛汞皆比喻也在學者觸類而長之爾不當  
 舍吾身而外求也惟古聖賢憂後世好道之  
 士不得其說遂爲之趨風采指畫古文書爲  
 圖籍以開示之實欲使學者有可以爲趨流尋  
 源之地然其著書立言往往隱藏本根不肯明  
 言其事惟托五金八石爲說以露見枝條而已

後人不究其旨徒爾羅縵終身以至于孫世世  
 迷惑瑣瑣殊未免無所得遂使在官者棄官服  
 田者廢田商人失業志士無以聊生甚可傷也  
 魏公因而定錄參同契一書其間分兩有數不  
 妄發一句因而相循不問着一字枝葉一披核  
 實隨見可謂約易思事者不繁矣武者見其  
 三篇之多疑其太繁不知三篇即一句也以一  
 句口訣散布于三篇之內所以錯亂其辭孔叢  
 其門者不敢成片泄漏也習者誠能審思而以  
 意參之必當自悟焉其承產于離離爲女而居  
 午以分野言午爲三河故稱河上姁女究其所  
 從來離虛心凝神得之以其自心而出故謂之  
 靈汞又謂之神汞其性猛烈見火則飛走無蹤  
 猶如鬼隱龍匿莫知所存非用黃芽爲根何以  
 制之黃芽即真鉛也未得其鉛猶制交結然後  
 不能飛走此所以用之爲金丹之根也一陰一  
 陰氣聚于背故女子背重生時必仰至于死時  
 亦然觀瀾水者可見此豈父母教之若是蓋其  
 受氣之初闔關先後已定之也魏公之意欲學  
 者洞曉吾身陰陽上下知造化自然之理而已  
 太陽流珠乃靈汞也靈源大道歌云此物何曾  
 有定位隨時變化因心意在體感熱則爲汗在  
 鼻感風則爲涕在腎感合則爲精在眼感悲則  
 爲淚可見其常欲去人也金華即真鉛也未得  
 真鉛則轉而相依自然不飛不走固懸于內化  
 爲金液凝而至堅也真鉛生于坎位先液而後  
 凝凝作黃芽故爲馬齒欄軒之喻翠虛篇曰丹  
 頭只是先天氣煉作黃芽發玉英是也夫鉛乃  
 若也承乃臣也鉛先動承應之猶若倡而臣和  
 也鉛屬金承屬木木性愛金金情戀木陰陽得  
 須自然感合也丹法當迫近陰極之特迎一陽  
 初動之機以進火不可過不及惟見促百

陽之謂道偏陰偏陽之謂疾醫之北離不壯而  
 自卯則無難必矣何者獨陽不生獨陰不成也  
 天地施化如水火交潤豈人力使之乃自然而  
 然爾人身首法天腹象地但精神內守而勿忘  
 勿助調勻鼻息而勿縱勿拘自然一闔一闔一  
 眾一受與天地施化之道無異若夫時至氣化  
 機動續鳴則火從臍下發水向頂中生其妙自  
 有不期然而然者初不在勞神用力而後得也  
 可見是道乃天造地設一定而不易者矣翠虛  
 篇云譬如夫婦交媾時一點精血結成嬰兒金丹  
 所謂交媾乃陰陽內感神氣交結當其神入氣  
 中中與神合得其節符真有剛柔相結而不可  
 解之狀豈有工巧以制御之但見其然吾亦不  
 知其所以然也心印經註云男女聚受同也但  
 感合先後而分陰陽謂法統說云開氣爲男固  
 氣爲女蓋陽氣聚于面故男子面重生時必伏  
 脈以歸源窮力開而徹底若火相火火火皆拘  
 聚于黃宮而凝成至寶真鉛之生孕于坤母之  
 胞猶慈母之養育也迨夫飛上乾宮擒制與承  
 與之交結而成丹則又復回於坤母之舍此即  
 孝子報恩慈母反哺也然非炎火爲之猛烹極  
 煎則真鉛不能飛起此嚴父所以施教之令  
 也金生水木生火此五行常道之順也今丹法  
 木與火爲偈火反生木金與水合處水反生金  
 故曰五行錯旺相據以生也火性銷金者運南  
 方離宮之火以煉北方水中之金金伐木榮者  
 運北方水中之金以制南方火中之木也水一  
 火二合而成三五者土也三五爲一水火土相  
 與混融化爲一氣也斯時也玄黃相雜清濁未  
 分猶如天地渾沌之初少焉時至氣化無中生  
 有則竅冥恍惚結成團而天地之至精萃於其  
 中矣風突神和云若明三五一旦作地行仙其

妙須起口傳心受難以盡形之干毫梢也學者  
不遇明師徒自臆度而已子當右轉自西方轉  
于子位而虎向水中生也午乃東旋自東方轉  
于午位而龍從火裏出也子午卯酉北木火卯  
酉即東西金木右轉左旋一伏一起則水火相  
交金木自然不問隔矣然東西卯酉皆金木異  
名非天地方位亦非人身左右然不可舍吾  
身而他也南方離龍北方坎虎作丹之時驅  
龍下呼于虎虎乃吞吸龍精一呼一吸兩相飲  
食併合為一焚感守西者火入金鄉也太白經  
天者金過南方午位而出現也作丹之時運神  
火照入金鄉金被火逼遂飛騰而起現于南方  
金即真鉛也殺氣所隔何有不領者與鉛飛上  
擒真汞真汞自出投真鉛也○於是神入氣而  
為胎如狸犬之守風藥得火而成丹如鳥雀之  
畏鷄此其物類相制一見則自然降伏所以  
所謂陽龍元自離宮出陰虎還從坎位生者是  
已蓋金木水火四者聚而為一則渾渾沌沌池如  
太極未分列而為二則旋龍未出自離鄉兌虎  
鉛生在坎宮矣夫四者各為一象今不言朱雀  
玄武而獨以龍虎言者南北為經東西為緯也  
張紫陽曰四象不離二體可謂深得其旨矣肝  
青肺白言金木也腎黑心赤言水火也金生水  
木生火故以肝肺為父母心腎為子女而金木  
二者又從土中生故以脾為祖也夫野既為子  
而以五之始何也曰腎屬水水數一一日之氣  
起于子生于腎然後轉及肝心脾肺也然五者  
不名五臟而名三物又何也曰金水合處木火  
為侶與戊己土合而成三也蓋四象五行全藉  
土若無戊土不成丹此所以合三而端一土也  
金丹本無中生有非有形之物可為特借之以  
喻五行爾人身二氣相資運轉而周流經歷于

不敢作聲也其法至神極易但恐不識龍虎為  
何物爾還金篇云不達陰陽阻徒勞更真玄况  
乎不得其理又安可以臆見妄言哉夫自古及  
今好者盛人廣求名藥與江湖學客往來盡費  
家財使兄弟妻孥離散乃終身不遇明師  
世希有能成何也其見入門差錯與真汞不  
遇明師而未燭厥理故也○然木本木精其性  
飛走似難降伏惟投入于鉛籠之內則與鉛相  
合所謂移來西位與金并者此矣夫一生木位  
居北其象為玄武地二生火位居南其象為朱  
雀天三生木位居東其象為青龍地四生金位  
居西其象為白虎四者各居一方本不相涉今  
曰金水合處者以酉四白虎之金降入木中也  
木火為侶者以東三青龍之木升入火中也此  
所以金不在西而與水合處于北水不在東而  
與火為侶于南白虎變為黑虎青龍化為赤龍  
與火為侶于南白虎變為黑虎青龍化為赤龍  
請辰之間若象緯一動而卯酉相加金水自然  
不問隔矣殺伏者沉疴海底如秋氣肅殺飲物  
以入也生起者搬上南演如春氣發生暢然以  
出也二月建卯而月將為河魁河魁屬戌而戌  
中有辛榆死此月餘辛金之殺氣臨于卯也八  
月建酉而月將為天罡天罡屬辰而辰中有乙  
癸生此月餘乙木之生氣據于酉也日行西陸  
為春而二月卯時西陸在東北陸在南日行東  
陸為秋而八月酉時東陸在西南陸在北蓋南  
北為天地之經東西為天地之緯中魁星一  
轉則龍走西而虎走東于任南而于在北與二  
八月卯酉之造化無異此乃喻吾身之天地反  
覆升中有降降中有升火有危險欲入防意如  
城而不散也陽生于一成于九陽數至九則極  
極則復于一元者元氣精者其精虛危者日月  
合璧之地亥子之間陰陽生之時也子時者

一陽初動處也丹法在先天惟合太乙之氣至  
後天然後化為真精而播施也金丹大道與旁  
門小安樂法不同是必絕絕人專心致志朝  
朝暮暮勤行不息無須臾之間然一年入室之  
後更須溫養不可遽然退出必俟三載以後則  
身如烟雲行步如飛可以輕舉遠遊大浸稽天  
而我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我不熱存心  
在我長樂無憂然溫養事畢更當潛伏入關積  
功果德開度群迷方可翻然而往故朱靈根囑  
皇甫履道接引後學不得幽棲是必功濟群品  
乃仙去豈容獨善其身哉大抵旁門小術其法  
繁難易遇難成金丹大道其法簡易難遇易成  
始審遺達其端緒即物類以相况揆物理之  
終始則天地之間形生氣化洪纖高下有情無  
情頭頭是道皆可觸類而長之有如鶴鳴中夜  
雞鳴五更何也與天地之氣相應也他如寒蟬  
莫不見而莫能知也野葛巴豆草藥中之至毒  
者若嚼野葛至寸服巴豆至兩即時便仆雖周  
孔為之揮霍占象扁巫為之操鍼扣鼓亦不能  
使之復蘇矣今人但知毒藥入口能使人速死  
而不信靈丹入口能令人長生何不思之甚與

吸風摩牛望月碧潭夜月青山暮雲非金丹  
法氣張紫陽云修煉者須洞曉陰陽深達造化  
豈不信哉丹法之要莫大乎五行五行之妙以  
火煉金以金伐木火盛則水沃之水盛則土遠  
之是謂五行相克金生水水乃金之子而水中  
生金木生火火乃木之子而火中生木是謂更  
為父母父猶天母猶地天氣降而至于地地受  
之而成生育之功故曰母含滋液父主稟與五  
行之精聚為金石尚千百載不朽况人以自己  
五行之精凝結成寶將與天地相為無窮金石  
奚足多哉○當此之際必也念茲在茲用志不  
分終日然持如雞抱卵如此則功夫純粹藥材  
不至消耗火力不至間斷道乃成矣人能靜定  
造自來居如立竿影見呼谷響傳蓋未有感而  
不應者乃若日月懸象于當天取火則火生取  
水則水至感應如此其速豈不至靈也哉天下

古文參同契箋註集解卷下 東漢 青州從事徐景休著 元林屋山人全陽子俞琰註 明 徐姚復陽子蔣一彪輯 海虞篤素居士毛晉訂

乾坤者易之門戶眾卦之父母坎離匡郭運誠正軸此壯坎壯四卦以為象奮復昌陰陽之道猶工御者準繩墨執衡衡正規矩隨軌就處中以制外此壯復中為數在律曆紀黃鐘等曆曆十二月節有五六月經緯奉日使兼併為六十剛柔有表裏朔且也直事至暮蒙當受晝夜各一卦用之依次序既未至昧爽終則復更始此六句即節之意日辰為期度動靜有早晚春夏復內體從子到辰已秋冬外用自午訖戌亥如節且復一年功之意賞罰應春秋昏明順寒暑爻辭有仁義因學立兆刀消息應鍾律升降機斗極三日出為真震庚受西方八日兌受丁上弦平如繩十五乾體就盛滿甲東方蟾蜍與兔魄日月氣命作雙明蟾蜍視卦節老若吐生光七八道已訖屈折低下降十六轉就統一作就與辛見平明良直於丙南下弦二十三坤乙三十日東北喪其明命作東方節盡相輝與繼復生龍壬癸配甲乙乾坤括始終七八數十五九六亦相應命作四者合三十陽氣命作索藏藏象彼仲冬節草木皆摧傷佐陽語商旅人君深自藏象時順節令閉口不用談大道甚浩廣太玄無形容虛寂不可觀莊廓以消亡謀誤夫事指言選自收傷別序斯四象以曉復生百八卦布列羅運後不失中元精妙難推度效符證命作居則觀其象準擬其形容立表以爲範古候定吉凶於荒順時令勿失文動時上觀天河文下序地形流中稽於人心參合考三才動則觀一作

隨時發善惡如是應四時五行得其序不則四又所謂云云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即五行之意天地者乾坤之象也設位者列陰陽配合之位也易謂坎離坎離者乾坤二用二用無交位則流行六虛往來既不定上下亦無常易者象也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日合陰五行指月受六律紀五六三十度度竟復更始龜神以知化陽往則陰來輻轉而輪轉出入更迭舒易有三百八十四爻據爻稱符謂六十四卦晦至朔且震來受符當斯之際天地媾其精日月相輝持雄陽橋玄施雌陰化黃包命作混沌相交接權輿樹根基經營養郭郭凝神以成軀象大略以出煥動莫不歸於是仲尼謂鴻濛乾坤德潤虛濬古當命作元皇闢雖建始初冠婚氣相紐元年乃滋聖人不虛生上觀顯天符天符有進退謂伸以應時故易說天心復卦建始萌命作初此以下江易長子繼父體卦節制則因家辭乾坤用施行天地然後治若夫至聖不遇伏羲始畫八卦效法天地文王帝之宗結體命作演爻辭天子庶幾雄十翼以輔之三若天所挺送與更御時俊劣有步強功德不相殊命作王承制作有所歸自與之意推度審分錄有形命作無前識命作因師公覺悟之暗若梁唯帳無百登高臺火記六百篇所題等不迷命作文字鄭重說世人不慕恩德其源流幽明本共居竊寫情者欲行或輕為書送結舌絕道復罪誅寫情者竹帛又恐泄天符猶豫智欺思仰經絲斯思命作陶治有法度未可悉陳教督逐其綱紀杖藥命作見扶疎

乾坤者易之門戶眾卦之父母坎離匡郭運誠正軸此壯坎壯四卦以為象奮復昌陰陽之道猶工御者準繩墨執衡衡正規矩隨軌就處中以制外此壯復中為數在律曆紀黃鐘等曆曆十二月節有五六月經緯奉日使兼併為六十剛柔有表裏朔且也直事至暮蒙當受晝夜各一卦用之依次序既未至昧爽終則復更始此六句即節之意日辰為期度動靜有早晚春夏復內體從子到辰已秋冬外用自午訖戌亥如節且復一年功之意賞罰應春秋昏明順寒暑爻辭有仁義因學立兆刀消息應鍾律升降機斗極三日出為真震庚受西方八日兌受丁上弦平如繩十五乾體就盛滿甲東方蟾蜍與兔魄日月氣命作雙明蟾蜍視卦節老若吐生光七八道已訖屈折低下降十六轉就統一作就與辛見平明良直於丙南下弦二十三坤乙三十日東北喪其明命作東方節盡相輝與繼復生龍壬癸配甲乙乾坤括始終七八數十五九六亦相應命作四者合三十陽氣命作索藏藏象彼仲冬節草木皆摧傷佐陽語商旅人君深自藏象時順節令閉口不用談大道甚浩廣太玄無形容虛寂不可觀莊廓以消亡謀誤夫事指言選自收傷別序斯四象以曉復生百八卦布列羅運後不失中元精妙難推度效符證命作居則觀其象準擬其形容立表以爲範古候定吉凶於荒順時令勿失文動時上觀天河文下序地形流中稽於人心參合考三才動則觀一作

古文參同契箋註集解卷下 東漢 青州從事徐景休著 明 徐姚復陽子蔣一彪輯 海虞篤素居士毛晉訂

乾坤者易之門戶眾卦之父母坎離匡郭運誠正軸此壯坎壯四卦以為象奮復昌陰陽之道猶工御者準繩墨執衡衡正規矩隨軌就處中以制外數在律曆紀月節有五六月經緯奉日使兼併為六十剛柔有表裏朔且也直事至暮蒙當受晝夜各一卦用之依次序既未至昧爽終則復更始日辰為期度動靜有早晚春夏復內體從子到辰已秋冬當不用日午訖戌亥賞罰應春秋昏明順寒暑爻辭有仁義隨時發善惡如是應四時五行得其序真一子彭曉曰太易太虛太初之前離含虛至妙則未見兆萌太始太素太極之際因有混成液運升鼎中有金母華池亦謂之全胎神室乃用乾坤坎離四卦為鼎器藥物參論者極極也覆胃者包葉也則有陰陽鼎燭火柔符皆依約六十四卦周而復始術環互用又於其間連春夏秋冬分二十四氣掌七十二候以一年十二月氣候感於一月之內以一月氣候指於一晝夜十二辰中定刻漏分二弦隔于午按陰陽通曉則合龍虎依天地之火數叶陰陽之化機其或控御不差運接不失則外交陰陽之符內生龍虎之體故云善工首單純思以無差能御者執術而而不提合其規矩軌轍也蓋命金丹之士運火候也月節有五六月三十日也晝夜各一卦乃六十卦也乾坤坎離四卦為鼎之父母樞樞鼎器則晝夜之數矣乃統而言之兼并為六十四卦也經緯奉日使兼併爻為日月之理而得者律曆數也剛柔有表裏者陽剛陰

乃此也中有其一之精為天地之始為萬物之母一氣既形二儀漸析然後有乾坤焉有陰陽焉有三十五行焉有萬物象焉故配乾坤為天地之綱紀運陰陽為造化之靈樞是以乾坤立而陰陽行乎其中矣徐君命作此謂修全液運丹與造化同途因此易象以論之莫不百揲天地混沌真一之氣而為根其根取乾坤精神潛運之跡而為法象循坎離者奉之數而立形德蓋陰陽變化之機而成冬夏陰生午後陽發子初動則起於陽九層則循於陰六乃修丹之大旨也故以乾坤為鼎器以坎離為匡郭以水火為夫妻以陰陽為龍虎以五行為緯而合其精以三才為經而聚純粹乘著往運行於三百八十四爻起易沉升降於三百八十四日此皆始於乾坤二卦之體而成變化者也故云乾坤易之門戶眾卦之父母也凡修金丹水火金丹互為表裏凡遇晝夜陰陽升降火數皆依約卦爻晝夜各一卦直事始以屯蒙二卦為首朔也暮蒙從此為火序也既木者既濟未濟二卦也晦爽皆晦朔陰陽明暗往復也日辰為期度動靜有早晚者謂陽陽陽陽陽陽於十二辰中早晚分陽陰陽升降火數因而復始更互用之也陽火自子進符至巳純陽用事乃內陰外陽也陰符自午退火至亥純陰用事乃外陽內陰也此內外之體應之理始復而終坤皆以象象則之也春氣發生謂之實秋氣肅殺謂之謂自子丑寅為春卯辰巳為夏陽火候也子未申酉戌亥為冬陰符候也乃於十二時中運其火符應此四時五行昏明寒暑仁義喜怒象不得攝它象象故謂之不夫鼎內四時無窮家中寒暑則一其丹必成矣古歌曰聖人專得造化意手揮日月安爐煉假誠



勝倒天地情攝陰陽之神思日月地若簡識識者便是真仙子鍊之餌之七日期身既無陰邪得死是故借金液還丹若非取法象天地造化以自然之情別無所也

抱一子陳顯微曰金丹經曰神室者丹之樞紐眾石之父母徐君謂乾坤者易之門戶眾卦之父母其義一也非神室則無以成丹非乾坤則無以見易乾坤純體之卦也六子被純體而為卦也麻衣曰乾坤錯雜乃生六子六子即是乾坤破體是則六子因乾坤而生而六十四卦亦莫不出於乾坤故曰眾卦之父母父母之體本是純陰純陽自六子之生而純陽純陰之體破矣鳥可復純乎陳希夷曰破體煉之純體乃成是知破體煉之可返純體而入道眾石煉之可歸神室而成丹然而眾石非外物也吾身中之眾卦也神室亦非外物也吾身中之乾坤也欲

其理而逆造化之陰陽則未免有復陰之虞脫輻之咎其於匡廡正軌果何有哉乾者純陽壯卦也坤者純陰壯卦也坎者陰中有陽離者陽中有陰壯卦也故謂之壯卦四卦其

他六十卦或偏陰在上或偏陽在下或偏陽在上或偏陰在下陰陽不純壯不交不可謂之壯惟此四卦覆日陰陽之道以為繫繫乾坤者繫之體坎離者繫之用如四卦體用則猶工者準繩墨而就規矩御者執銜轡而循軌轍處其理於中制其妙於外庶幾無差忒動

合自然也律曆之中一月三十日而北壯四卦之餘適有六十卦以卦奉日一日兩卦一卦為經一卦為緯朝也暮蒙朝需暮訟以至既濟未濟而卦象內外剛柔之體朝在上而暮在下剛在表而柔在裏升前四卦則周易六十四卦皆為吾用是則大丹之道可以參諸易而參同契

煉大丹先改乾坤為神室神室既改而變化在干其中矣乾坤既真陰陽自交乾下交坤而為坎坤上交乾而為離坎離成而變化又在干其中矣又曰日為天而西而下以交於地月為地而自東而上以交於天男女交指之象也日月往來寒暑生焉四時成焉蓋夜分焉陰陽定焉天地不能寒暑也以日月遠近而為寒暑天地不能四時也以日月南北而為四時天地不能晝夜也以日月出沒而為晝夜大地不能晦明也以日月交會而為晦明陰陽離妙不外乎日月造化雖大不外乎坎離是故眾卦之變雖不齊而不出坎離之中爻周流乎六位也猶車輻之設雖不一而不出乎一轂之運居其中也坎離中爻謂坎中之一陽離中之一陰上下往來六爻之內老子曰三十軸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運者得其道而運身中之日月常入味

之所以作也麻衣曰消息晝夜無止於辭辭外見意方審勿道又曰卦有反卦故為關鍵反體既深對體尤妙也卦也及之為眾卦也自高論以下皆以倒體為大如頤小過之類不可反者則以對體次之故頤阻卦則以三六過卦大之此對體也自明且用屯蒙至晦矣用既未晦朔循環終而復始可見朝陽則暮陰晝動則夜靜觀冰遇互主客地分清息蓋虛避就生殺進火忌斯須之課退符防毫髮之差抽添須辨浮沉運用審知晝曉學者因象而求意得意而忘象可也快真篇詩云此中得意休求象若究尋交說後便是也卦有內外二體內卦三爻法一年之春夏秋冬一日之子後午前卦三爻法一歲之秋冬一日之子後午前卦三爻法陰乾坤交泰之象春夏養陽秋冬養陰子後進火午後退符其理一致實為陽明為陰仁為陽

義為陰為陽為陰則行陽以應春夏暮則行陰以應秋冬尚能應四時之宜自然得五行之理非區區行實行罰及汲為仁為義與夫著作作怨也徐君假是以喻陰陽生殺云耳况丹者至陽之精倘有纖毫陰氣煉煉木盡終木成就修真之士動靜語默之間不可不謹默至如好生利物仁慈寬恕愛忠信和善清淨真質不妄之類皆陽也也好殺害物殘忍嫉忿貪嗔交侮驕傲復復淫惑虛詐不實之類皆陰也戒陰修陽陰消自亡陰盡陽純自然成真

上陽子陳致虛曰伏羲觀河圖始畫八卦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取諸乾坤易易端藏以坤為首商曰連山以艮為首文王周易乾坤為首孔子撰曰乾坤其易之門戶邪陽物也坤陰物也又曰大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觀

乾矣雖雖錯雜以類相資則乾再交坤而成臨臨而泰泰而大壯大壯而夫是陽之求乎陰也坤再感乾而成遯遯而否否而觀觀而利是陰之感乎陽也斯為乾生三女坤生二男緣此而往三男三女迭為夫妻而六十卦次第生矣此之謂乾坤為眾卦之父母也何謂坎離臣師蓋陽乘陰則乾中虛而為離陰乘陽則坤履實而為坎故坎離繫乾坤之體而為陰陽之匡廡此

乾坤之於坎離猶車輻之於轂輻乾坤正坎離之輻坎離繫乾坤之轂老子曰三十輻共一轂此大小徐君之旨同也北壯者北方高之母壯乃畜之父故北為陰物之通稱壯為陽物之總名合乾坤坎離言北壯四卦其以北壯而為象象猶用陰陽以為消息象象陰之門象象陽之戶喻乾坤坎離若天地間一象象耳用象象之道而生物者謂之物用象象之道而生人者謂

君欲得三聖人之行作參同契爻註上巽三聖之道下航萬世之人首句直指曰乾坤易之門戶眾卦之父母夫乾之為物陽也故為易之戶坤之物陰也故為易之門太極脈脈非得乾坤之門戶則天地何歸而位日月何歸而光明人物何歸而化生聖人何歸而行其道哉是以乾動而直則陽太極而生陰坤動而闢則陰太極而生陽陰陽交錯而成離坎仲尼曰易有大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是乾之用九也初乘坤而成復復中姤復復而為師師中姤坎師而謙謙中姤艮謙而豫豫生于豫豫而比坎生于比比而利艮生于利則震坎艮三男皆生于坤矣坤之用六也初乘乾而成姤姤中姤艮而同人同人姤離同人而復復中姤復復而小畜小畜生與小畜而大有大有生離大有而夫夫生兌則與離兌三女皆生于

之人用象象之道而起凡入聖者謂之聖聖人者善奪造化也善用坎離也善奪造化之道者猶良工準繩墨而正規矩何事不成善用坎離之道者猶執銜轡以循軌轍何往不獲聖人者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也聖人者善處中以制外也明律曆而知數也律曆者律應造化之候曆紀周天之運一陽初生律應黃鍾自冬至亥周天度始故一歲既周而陽復生于子也月節有五六月節者兩節為一月五六者五日為一候六候為一月是一月有三十日一日十二晴兩卦十二爻則一日兩卦為之經緯一月六十卦以為表裡也朔且也直事至蒙蒙當受者何謂也蓋震下坎上為屯震為長男而復坎中之陽以施生育之德故謂屯直事又且上坎下為蒙良為少男而能聚坎中之陽以行溫養之功故謂蒙當受晝夜各一卦六十卦中皆有

義為陰為陽為陰則行陽以應春夏暮則行陰以應秋冬尚能應四時之宜自然得五行之理非區區行實行罰及汲為仁為義與夫著作作怨也徐君假是以喻陰陽生殺云耳况丹者至陽之精倘有纖毫陰氣煉煉木盡終木成就修真之士動靜語默之間不可不謹默至如好生利物仁慈寬恕愛忠信和善清淨真質不妄之類皆陽也也好殺害物殘忍嫉忿貪嗔交侮驕傲復復淫惑虛詐不實之類皆陰也戒陰修陽陰消自亡陰盡陽純自然成真

義為陰為陽為陰則行陽以應春夏暮則行陰以應秋冬尚能應四時之宜自然得五行之理非區區行實行罰及汲為仁為義與夫著作作怨也徐君假是以喻陰陽生殺云耳况丹者至陽之精倘有纖毫陰氣煉煉木盡終木成就修真之士動靜語默之間不可不謹默至如好生利物仁慈寬恕愛忠信和善清淨真質不妄之類皆陽也也好殺害物殘忍嫉忿貪嗔交侮驕傲復復淫惑虛詐不實之類皆陰也戒陰修陽陰消自亡陰盡陽純自然成真

上陽子陳致虛曰伏羲觀河圖始畫八卦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取諸乾坤易易端藏以坤為首商曰連山以艮為首文王周易乾坤為首孔子撰曰乾坤其易之門戶邪陽物也坤陰物也又曰大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觀

乾矣雖雖錯雜以類相資則乾再交坤而成臨臨而泰泰而大壯大壯而夫是陽之求乎陰也坤再感乾而成遯遯而否否而觀觀而利是陰之感乎陽也斯為乾生三女坤生二男緣此而往三男三女迭為夫妻而六十卦次第生矣此之謂乾坤為眾卦之父母也何謂坎離臣師蓋陽乘陰則乾中虛而為離陰乘陽則坤履實而為坎故坎離繫乾坤之體而為陰陽之匡廡此

乾坤之於坎離猶車輻之於轂輻乾坤正坎離之輻坎離繫乾坤之轂老子曰三十輻共一轂此大小徐君之旨同也北壯者北方高之母壯乃畜之父故北為陰物之通稱壯為陽物之總名合乾坤坎離言北壯四卦其以北壯而為象象猶用陰陽以為消息象象陰之門象象陽之戶喻乾坤坎離若天地間一象象耳用象象之道而生物者謂之物用象象之道而生人者謂

君欲得三聖人之行作參同契爻註上巽三聖之道下航萬世之人首句直指曰乾坤易之門戶眾卦之父母夫乾之為物陽也故為易之戶坤之物陰也故為易之門太極脈脈非得乾坤之門戶則天地何歸而位日月何歸而光明人物何歸而化生聖人何歸而行其道哉是以乾動而直則陽太極而生陰坤動而闢則陰太極而生陽陰陽交錯而成離坎仲尼曰易有大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是乾之用九也初乘坤而成復復中姤復復而為師師中姤坎師而謙謙中姤艮謙而豫豫生于豫豫而比坎生于比比而利艮生于利則震坎艮三男皆生于坤矣坤之用六也初乘乾而成姤姤中姤艮而同人同人姤離同人而復復中姤復復而小畜小畜生與小畜而大有大有生離大有而夫夫生兌則與離兌三女皆生于

之人用象象之道而起凡入聖者謂之聖聖人者善奪造化也善用坎離也善奪造化之道者猶良工準繩墨而正規矩何事不成善用坎離之道者猶執銜轡以循軌轍何往不獲聖人者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也聖人者善處中以制外也明律曆而知數也律曆者律應造化之候曆紀周天之運一陽初生律應黃鍾自冬至亥周天度始故一歲既周而陽復生于子也月節有五六月節者兩節為一月五六者五日為一候六候為一月是一月有三十日一日十二晴兩卦十二爻則一日兩卦為之經緯一月六十卦以為表裡也朔且也直事至蒙蒙當受者何謂也蓋震下坎上為屯震為長男而復坎中之陽以施生育之德故謂屯直事又且上坎下為蒙良為少男而能聚坎中之陽以行溫養之功故謂蒙當受晝夜各一卦六十卦中皆有

君欲得三聖人之行作參同契爻註上巽三聖之道下航萬世之人首句直指曰乾坤易之門戶眾卦之父母夫乾之為物陽也故為易之戶坤之物陰也故為易之門太極脈脈非得乾坤之門戶則天地何歸而位日月何歸而光明人物何歸而化生聖人何歸而行其道哉是以乾動而直則陽太極而生陰坤動而闢則陰太極而生陽陰陽交錯而成離坎仲尼曰易有大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是乾之用九也初乘坤而成復復中姤復復而為師師中姤坎師而謙謙中姤艮謙而豫豫生于豫豫而比坎生于比比而利艮生于利則震坎艮三男皆生于坤矣坤之用六也初乘乾而成姤姤中姤艮而同人同人姤離同人而復復中姤復復而小畜小畜生與小畜而大有大有生離大有而夫夫生兌則與離兌三女皆生于

陰陽互施生養也。始初為一月之始終早晚。一日之動靜四時定一年之賞罰。濟其夫者實之。敗其事者罰之。不失仁義喜怒之正。要得四時五行之理。此章大義總敘。同契之統指。乾坤為易之門戶。非便言金丹藥物。火候全陽子命。坎曰閻戶。坤曰戶。為乾一闕一開。往來不窮。為變通。此乾坤所以為易之門戶也。乾生三男。坤生三女。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此所以為眾卦之父母也。坎月離日。日月行于黃道。晝夜往來。循環無窮。如匡廓之周道也。故猶身軸。猶心欲被運。必正其軸。輪運身中之日月。當先正其心也。乾純陽。坤純陰。北卦也。坎陰中有陽。離陽中有陰。化往相交之卦也。丹法位。乾坤于上下。坎離于東西。而乾坤開闢。坎離往來。復如橐籥之狀。索即橐籥。其管乃虛器也。是丹道也。操則存舍。則亡。故必慎於內。九竅虛屬云。天上分明十二形人。皆分作煉丹程。蓋日即火辰。候人能以上上之日辰。反而求之。吾身則日臨之位。即時辰也。動者日出而作。靜者日入而息。吾身自有日出日入之早晚。其火候動靜。一暗合乎天度也。卦有六爻。下三爻為內。上三爻為外。試觀也。蒙二卦。朝用也。陽火上升之候也。初九正當身中之子。陰內而外。故曰春。夏。據內體。從子到辰。已兼用蒙陰符。下降之候也。蒙上九正當身中之午。陰外而內。故曰秋。冬。當外用。自午訖戌。亥陽氣當春發生。陰氣當秋。蕭殺。陰符丹法之賞罰也。承日自寅。東出短日。自申。西入。喻丹法之昏明也。又辭仁義。隨時喜怒者。潛飛躍進退。加減各隨其時也。是豈真有所謂四時。辰早晚。昏明。與天仁義。喜怒。賞罰。哉。皆喻言吾身陰陽消息之用。過與不及之節度也。若其用。湖候。下功。謬矣。

此外有如列子中虛室。德經所謂。本豆氏之。神。齊。解。于。御。之。際。按。急。于。唇。吻。之。和。正。度。乎。阿。臆。之。中。執。節。乎。空。握。之。間。內。得。于。心。而。外。合。于。馬。志。故。能。進。退。優。繩。而。旋。曲。中。規。矩。也。故。在。律。曆。紀。者。巡。行。十二。位。應。律。之。十二。聲。曆。之。十二。月。紀。之。十二。年。也。月。節。有。五。六。者。以。一。月。三。十日。分。為。六。節。也。經。乾。坤。南。北。之。定。位。緯。坎。離。東。西。之。妙。用。奉。日。之。所。使。者。其。候。與。天。同。運。隨。日。升。沉。無。少。異。也。兼。并。為。六。十。者。除。乾。坤。坎。離。恰。有。六。十。卦。一。日。十二。時。用。兩。卦。直。事。每。一。爻。當。一。時。兩。卦。計。十二。爻。應。律。曆。紀。之。數。以。一。月。三十。日。并。之。共。得。六十。卦。也。以。六十。卦。布。于。三十。日。內。則。朔。日。朝。為。也。暮。為。蒙。自。此。朝。暮。暮。於。朝。師。暮。比。依。次。而。用。之。以。至。晦。日。用。既。濟。未。濟。晦。朔。循。環。周。而。復。始。其。間。卦。象。內。外。剛。柔。之。體。或。反。對。或。正。論。火。候。之。上下。亦。不。必。泥。也。陳。泥。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天地。者。乾。坤。之。象。也。設。位。者。列。陰。陽。配合。之位。也。易。謂。坎。離。坎。離。者。乾。坤。二。用。無。爻。位。周。流。行。六。虛。往。來。既。不。定。上下。亦。無。常。真。一。子。彭。曉。曰。天地。設。位。者。以。其。既。濟。離。器。法。象。乾。坤。也。易。行。乎。其中。者。乃。陰。陽。坎。離。得。火。運。行。其中。也。既。離。器。法。乾。坤。復。於。其中。安。金。母。以。備。天地。人。三。才。也。坎。離。二。用。無。爻。位。者。謂。外。施。水火。運。轉。動。靜。無。常。故。周。流。六。虛。往。來。上下。無。常。位。也。抱。一。子。陳。顯。微。曰。此。段。徐。君。自。解。以。乾。坤。為。神。室。列。陰。陽。配合。之位。使。坎。離。交。于。其中。以。成。變化。之功。易。謂。坎。離。者。日月。為。易。也。日月。乃。天地。之。易。坎。離。即。人。身。中。之。易。乾。坤。其。體。也。坎。離。其。用。也。二。用。無。爻。位。周。流。行。六。虛。往。來。不定。上下。無。常。

上陽子陳致虛曰。十翼繫辭。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徐君述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復曰。註曰。天地者。乾。坤。之。象。也。設。位。者。列。陰。陽。配合。之位。也。易。謂。坎。離。坎。離。者。乾。坤。二。用。其。言。既。詳。其。心。太。切。豈。謂。世。人。信。之。不。及。憑。而。難。信。其。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二。用。者。乾。用。九。坤。用。六。有。用。而。無。位。用。九。見。群。龍。無。首。吉。者。君子。行。道。而。德。之。至。也。用。六。利。永。貞。者。言。坤。之。德。地。道。也。道。也。臣。道。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故。坤。之。為。用。孤。陰。剛。無。成。是以。用。六。從。乾。乃。與。類。行。也。而。乾。用。九。四。坤。西。南。得。朋。也。乾。坤。變化。各。正。性。命。乾。之。太。始。用。九。乘。坤。陽。合。其。陰。虛。而。成。離。坤。之。太。一。用。六。承。乾。陰。合。其。陽。實。而。成。坎。是。坎。離。得。專。陰。陽。之。體。變。易。而。用。包。畫。生。育。愈。覺。停。機。如。天。上。之。日月。忽。忽。而。眩。望。忽。忽。而。晦。明。即。如。人。身。之。陰。陽。忽。忽。而。太。極。忽。忽。八。十。四。爻。據。文。摘。符。謂。六。十四。卦。晦。至。初。旦。震。來。受。符。當。斯。之。際。天地。博。其。精。日。月。相。輝。持。雄。陽。播。玄。施。離。陰。化。黃。包。混。沌。相。交。接。權。與。樹。根。基。經。管。養。郭。邪。疑。神。以。成。軀。聚。夫。以。出。魄。動。莫。不。歸。真。一。子。彭。曉。曰。易。者。象。也。蓋。以。日月。相。合。而。成。也。金。液。還。丹。莫。不。合。日。月。陰。陽。精。氣。而。成。也。日。合。五。行。精。者。每。一。月。一。度。與。月。交。媾。也。月。受。六。律。犯。者。謂。金。水。於。屋。內。逐。月。分。受。得。半。月。律。氣。也。律。呂。各。六。而。日。月。五。星。經。緯。共。生。萬。物。喻。鼎。內。受。外。來。陰。陽。之。氣。升。降。于。午。之。符。排。進。五。星。之。精。交。媾。日。月。之。粹。百。本。相。繼。周。而。更。始。始。復。而。終。終。也。故。陰。陽。精。氣。出。入。卷。舒。晝。夜。循。環。周。而。復。始。約。六。十四。卦。依。三。百。八。十四。爻。據。文。摘。符。火。隨。進。退。陰。來。陽。往。陽。伏。陰。施。東。西。之。氣。相。交。夫。婦。之。情。和。裝。當。斯。之。際。雲。來。受。符。天地。博。其。精。神。日。月。合。其。魂。魄。混。沌。者。神。室。象。雞。子。

而無常易道。屢遷變動。不居。乾坤。則無以見。易。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而。進。行。易。之。道。也。全。陽。子。命。珠。曰。天。位。上。地。位。下。二。氣。運。行。其中。升。降。往。來。不。窮。猶。橐。籥。也。人。生。受。冲。和。之。氣。與。天地。初。無。二。體。若。能。冲。虛。湛。寂。自。然。一。氣。周。流。于。上下。開。則。氣。出。而。如。地。氣。上升。閉。則。氣。入。而。如。天。氣。下降。自。可。與。天。地。齊。其。長。久。是。易。也。豈。特。天。地。有。之。哉。乾。天。地。身。之。鼎。器。也。離。日。坎。月。吾。身。之。藥。物。也。先。天。八。卦。乾。南。坤。北。列。天地。配合。之位。離。東。坎。西。分。日。月。出入。之。門。反。求。吾。身。其。致。一。也。乾。坤。為。體。坎。離。為。用。坎。離。二。者。周。流。升。降。于。六。虛。往。來。上下。本。無。爻。位。吾。身。坎。離。運。行。乎。鼎。器。之。內。潛。天。地。意。有。爻。位。哉。易。者。象。也。易。象。者。明。莫。大。乎。日。月。日。合。五。行。精。月。受。六。律。犯。五。六。三十。度。度。竟。復。更。始。窮。神。以。知。化。陽。往。則。陰。來。輻。輳。而。輪。轉。出。入。更。卷。舒。易。有。三。百。兩。弦。相。合。如。混。沌。也。陽。龍。陰。虎。在。混。沌。中。相。承。交。感。之。氣。蔚。立。根。基。長。養。郭。邪。以。致。凝。神。成。軀。終。為。精。物。也。故。鼎。室。中。乃。自。是。一。天。地。也。凡。間。蟻。動。之。物。莫。不。歸。之。也。唯。陽。屬。天。乃。玄。也。唯。陰。屬。地。乃。黃。也。此。乃。老。陽。老。陰。乾。父。坤。母。互。用。火。符。極。數。也。則。知。一。鼎。中。造化。一。一。明。象。天。地。運。動。發生。萬。類。也。若。火。候。失。時。抽。添。過。度。眾。卦。不。應。進。退。差。殊。則。令。天。地。之。間。憑。何。節。候。而。生。物。象。哉。恐。何。陰。陽。而。生。龍。虎。哉。抱。一。子。陳。顯。微。曰。金。母。經。曰。丹。術。著。明。莫。大。乎。金。火。竅。微。以。任。化。陽。動。則。陰。消。徐。若。以。易。繫。辭。象。之。然。大。易。之。道。至。象。於。日。月。大。丹。之。道。著。明。於。金。火。金。火。即。坎。離。也。故。金。精。盛。則。玉。兔。增。輝。火。德。旺。而。金。鳥。倍。烈。此。段。五。六。以。明。水。土。之。用。也。土。數。五。日。之。數。五。而。五。行。之。數。亦。五。也。水。數。六。月。之。數。六。而。六。律。之。數。亦。六。也。自。甲。至。癸。十。

幹謂之十日五輪五幹此日之數五也月  
 律十二而六律六呂此月之數六也五其六而  
 為三十度度竟復始者晦朔循環也金火二  
 物互相存亡於晦朔之間。學者既窮其神而  
 知其化使陽往而陰來轉轉而輪轉進出入  
 相為卷舒取大易之象而為節符視日月昏明  
 而行火候自然察天地之機造化之妙矣易  
 有三百八十四爻象有三百八十四卦二十四  
 象據之象陰陽升降之理攝卦為符而視符行  
 火符即爻畫非別有符也探易言之謂之卦據  
 丹言之謂之符故曰符謂六十四卦也卦當陽  
 生之震則火進一陽之符當斯之時神室煉其  
 精金火相運推陽龍也雖陰虎也攝玄施者  
 龍騰玄天而降雨也化黃包者虎入后土而產  
 金也上天入地混沌交接之象也於是權輿而  
 時天心建于甲辰冬至日大虛風漢太初冬至  
 日次牽牛唐太初冬至日次東斗宋至今冬至  
 日次南其此謂歲差故太陽得火土蓋精光得  
 金水愈炫飛月受六律紀者律陽而呂陰一五  
 一六而合三十三度周日月再會故云度竟  
 復更始日月循環往來而有弦望晦朔世因弦  
 望晦朔而有寒暑代謝人因寒暑代謝故有生  
 老病死何謂靈神以知化神之為物神莫神於  
 天地化之為妙化莫化於陰陽天道左運一日  
 一周運行五十五萬餘里地在其系之中如水  
 上之浮板而不動太陽之神天地之元炁也其  
 體全靈萬物皆其陽火赫赤之炁以生長成實  
 其體之徑闊八百四十五里差餘其行不離黃  
 赤道乃出入於黃道內外道長在赤道北道短  
 在黃道南何云南北內外道北有紫微垣帝座  
 居之故北曰內而南曰外其神有不可得而窺

立其根其經營而委其郭郭其神既凝其軀自  
 成凡大而天地細而映動有形有氣者莫不稜  
 是而出惟產此一點於外乃降本流末為生生  
 無窮之道產此一點於內乃返本還源長生起  
 脫之道也  
 上陽子陳致虛曰孔子曰變通莫大乎四時懸  
 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徐君重以明之引而信之  
 此書法象日月以喻陰陽日月麗乎天而有朔  
 望對合陰陽在乎世而有順逆生成日乃純陽  
 之系謂之太陽月乃純陰之精謂之太陰周天  
 三百六十五度餘四之一每晝夜天一周道為  
 一日太陽一日行一度行及三十度為一月太  
 陰一日行十三度有奇月一周天謂之一月日  
 行一度謂之一日日合五行精者于丑寅月日  
 合五星于北卯辰巳月日合五星于酉午未申  
 月日合五星于南酉戌亥月日合五星于東  
 極者太陽之神也太陰之神天地之至精也其  
 體全靈萬物皆其陰水運化之功以孕產滋育  
 其體之徑闊六百七十里有奇其行不離黃赤  
 道其黃道與赤道如兩環相交相距二十四度  
 月乃經中而行距黃道約六度其體雖黑映日  
 即明緣管子以草泉海人用黑漆也於燈下映  
 日其影交日之光遠射燈壁月之圓體比黑漆  
 毯有日映處則有光日映不到則無光故常一  
 邊光一邊暗過望日月相對夜則月在天上日  
 在地下所映之光全向人則一邊暗處全向天  
 世所不見晦朔日月同經月在日之下月受日  
 映一邊光處全向人一邊暗處全向地月離日  
 二十五度人間乃見月吐微光漸遠光漸多  
 月離日九十餘度人見月光一半故謂之法既  
 望以後光漸少耳故月體無圓缺在于受日  
 光之多少矣愚人或謂日月對望地所隔被

登知天之高遠而陰陽之炁有隔礙不通之理  
 然月中似取者即大地之形也日體大月體小  
 日距天遠月距天又遠而月之化有不可盡泄  
 者大陰之神也此謂靈神以知化也子為一陽  
 之首至巳而極陽則陰生午為一陰之首至  
 亥而極陰則陽生寒暑代謝溫涼平分陰極  
 陽生陽往陰來比陰之附陽若福之於輪轉繫  
 而輪轉陰卷則陽舒易有三百八十四爻象文  
 摘符者謂一卦有六爻一爻有三符一日兩卦  
 兩卦有三十六符陰陽相交不用一時之久不  
 盡一爻之用猶一符有三符止用一符一符之  
 行則一陽生於坤之下以成震震者一陽能伏  
 二陰也故云震來交符當斯之際天地精萬  
 物虛而受生日月輝待鳥兔相結而莫解陽  
 雄而剛時雲玄而施化陰雌而開化黃包以含  
 滋養冥混沌之中兩相交構權輿北牡初構始  
 轉人能反應身中日月與天地亦無異矣一部  
 全易計三百八十四爻一斤大藥計三百八十  
 四錢此丹道易道之相通也爻者卦畫符者卦  
 之合體丹法以乾坤為鼎器坎離為藥物除六  
 十卦為火候今以乾坤觀之始也蒙終既未其  
 間反體對體無一不合可見一陰一陽之謂道  
 矣晦朔之間乾交于坤而成震身中一陽生也  
 斯時神與氣交與神合有如天地構構日月  
 合發天地日月以時相交故能陶萬歲成歲功  
 乾坤坎離以時相交故能奪造化成聖胎此借  
 日月相交之時為喻非同一月止晦朔可以用  
 功也雄陽播玄施若天氣降而至于地也雌陰  
 化黃包若地承天氣而生物也悟真篇云甘露  
 降時天地合黃芽出處坎離交益丹法生藥與  
 天地生物同皆不遇陰陽施化而玄黃相交備  
 陰陽一氣上下交接混而為一故曰混沌是乃

樹根其權與者始初之義古人造衛自權始造  
 卑口與始比言造化之初統也又權者暫也與  
 者穩也言暫時工用要其穩當而不備路也經  
 營一氣以養鄧鄧疑布陽精以成形此章但  
 言太極筆分之初陰陽順行之始而生入也生  
 萬物也故曰泉夫扇以出吹動莫不藉世人不  
 知後天順行之道亦借朝也暮家之喻亦有根  
 基鄧鄧之比乃指為還丹鼎中造化非也  
 全陽子命珠曰易者象日月之合天地間惟日  
 月之象顯然著明故指以示人使洞見天地陰  
 陽默識乎神化之妙也日有十餘五餘剛五幹  
 柔月有十二管六管陰六管陽丹道日即火月  
 即藥日合五行精一物含五彩也月受六律紀  
 白金烹六卦也太陽一日行一度至三十度與  
 太陰交合周而復始日月往來黃道之上出一  
 入入迭為上下互為卷舒晝夜循環如車輪運  
 天地郭郭萬物胞胎也丹法以之為權輿而樹  
 立根基則天地萬物皆吾身而不用求之外矣  
 ○其要在於經營鄧鄧鄧鄧鄧鄧也丹法子  
 此經營回光內照則神氣而凝氣戀神而住  
 自然交結而成胎矣是道也乃生之原不特  
 人與禽獸然此而出雖蝦蟇飛蟻動跋行家息之  
 類皆然但施之于人則生入存之子已則生藥  
 有聖凡逆順之異爾實人道所緣始也  
 於是仲尼謂鴻濛濛乾坤德洞虛曆古當元皇闢維  
 建始初冠婚氣相紐元年乃芽滋  
 真一子彭曉曰仲尼謂易道分乾坤為萬物之  
 首立成恒為夫婦之宗剛之鴻濛濛之混沌顯  
 鬼神之神通天地之情則君臣父子夫婦男女  
 五行相生相剋萬物變化之成蓋矣乃乾坤昭  
 其潤也故徐君喻易則立鼎器運動天機構  
 龍虎之形合夫婦之體初則全無形質一如鴻

漢混沌之中既經起火運符則男女精氣相紐  
故關離兩巽冠婚相求自此起火之初便應元  
年滋產日居月諸龍虎之體說矣  
抱一子陳顯微曰形蒸未具曰鴻濛具而未離  
曰渾淪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易曰鴻濛也  
太極猶渾淪也乾坤者太極之變也合之為太  
極分之為乾坤故合乾坤而言之謂之渾淪分  
乾坤而言之謂之天地仲尼讚易首陳乾坤為  
易之門戶以乾坤洞虛之德而鴻濛濛之易也  
關離之詩冠婚之義取二蒸相紐而言也乾坤  
未分則謂之渾淪陰陽相紐則謂之始初列子  
曰太初者始也太始形之始也故曰關離建  
始初也金丹者太乙元君取乾坤未分陰陽未  
離之炁化為真汞煉作真丹故曰先天一炁混  
元至精又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金碧經曰元  
君始煉汞神室含洞虛玄白金公魏建始  
關離禮重冠婚春秋以元年為第一義聖人作  
經皆有所託始矣丹法不究其始可乎  
聖人不虛生上觀昊天符天符有進退謂仲以應  
時故易統天心復卦建始謂長子繼父體因母立  
兆乃消息應鍾律升降據斗極三日出為庚震庚  
受西方八日兌受丁上弦平如繩十五乾體就盛  
滿甲東方蟾蜍與兔魄日月氣雙明蟾蜍視卦節  
兔者吐生光七八道已訖屈折低下降十六轉就  
統與辛見平明直於丙南下弦二十三坤乙三  
十日東北表其朔節虛相與繼復生龍壬於  
配甲乙乾坤始於七八數十五九六亦相應四  
者合三十陽氣家滅藏

初其旨在此元年者首年也修煉之初首初一  
年滋生黃芽金丹成矣學者當觀時節因緣下  
子用功採取至寶以結丹頭丹頭既得自然點  
會天機而立超聖地  
上陽子陳致虛曰翼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是  
仲尼讚鴻濛也乾坤之德混沌虛妙元皇為靈  
古開闢之初是仲尼稽古也關離者男女人倫  
之正夫婦冠婚之首仲尼定詩先夫婦者正陰  
陽無邪之道仲尼翼易先乾坤者明剛柔必配  
之理是繫辭曰易與天地準故能彌輪天地之  
道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知幽明之  
故原始返終故知死生之說何謂原始蓋順行  
陰陽之道以生人物故云冠婚氣相紐也是之  
謂知生也何謂返終能逆行先天之道起凡人  
聖故云元年乃滋芽是之謂知死也  
全陽子會英曰是故易首乾坤書稱稽古詩先  
心也是以設法象採至精具鼎爐運符火循刻  
漏行卦定時辰分節候以盡天地之大數也  
復卦建始謂長子繼父體因母立兆乃者六陰  
文下初爻一陽爻為復卦故云建始謂也謂因  
坤卦下變一乾爻內體成震坤是震之孕母故  
云立兆丁也震是乾之長子從此處時漸變主  
十五日變成純乾乾父也故云繼父體也亦如  
月自三日現形至於八日成上弦陽數得半會  
鼎中全水各半也至十五日圓滿出於東方蟾  
蜍與兔魄雙明喻鼎中全水圓滿得火候也徐  
君訖此卦象喻月生者蓋將半月三候擔於半  
日六辰內進陽火抽添於鼎中內受火符有此  
變化兆萌也七八道以記者謂十五日乾體成  
就也屈折低下降者謂下十六日以後退陽  
火用陰符也十六轉受乾者謂十六日以後陽  
火初退陰符始生也翼辛見平明者亦如陽火

初進之時與月生三日同也下法二十三者復  
如上弦同義全水各半也坤乙三十日東北表  
其朔者陰符到此消盡陽火也報一月內陰陽  
各半陰陽相輝水火相須一月既終復又如初  
再用復卦起首故云繼復生龍也壬於陰也  
甲乙陽也陰陽相配謂丹母在乾坤鼎中受陽  
龍陰虎相合之氣故云乾坤始於七八九  
六者合三十日也三十日內七九應陽數六八  
應陰數乾坤各分其半至三十日而盡陰符陽  
火俱終  
抱一子陳顯微曰顯天符者日月也日月有進  
退屈伸與易卦陰陽升降往來代謝之理相應  
故知易統天心而作易聖人有大功大德於天  
下豈虛生也哉大道形于造化而造化至難窺  
測也苟能窺造化而測其機則能探道妙而益  
其用非真仙上聖曷克爾哉古之聖真仁天下  
參合如此初八日月現上弦於南方丁位應兌  
卦二陽生而納甲法則兌納六丁以至十五日  
月滿於東方甲位則乾卦又納六甲其時卦備  
三陽兕龍俱盛蟾蜍本金氣之精故視卦節而  
漸旺至屯乃卯木之魄故望太陽而吐光七八  
者十五也三五之道已終則滿者虧而伸者屈  
高者低而升者降至十六日一陰生而當陰用  
事月於半且現於西方辛位以應巽卦納辛至  
二十三日月於半且現南方丙位應艮卦納丙  
至三十日月沒東方乙位應坤卦納乙節盡則  
又相輝與陽復用事繼體生龍龍有虛也八卦  
之中獨坎離二卦不與者往來升降於六卦即  
坎離之二用也坎離之用大矣蓋乾納六甲六  
子坤納六乙六癸八卦之中惟乾坤納二餘餘  
卦只納一餘故曰壬於配甲乙乾坤始於七八  
顯乾坤之中皆有真水也少陽數七少陰數八

之心不可思也既測造化之機而利諸已復  
明造化之妙而利諸人在已者固可以心知意  
會而示人者非假託託文符何以發明使人點  
而識之乎於是仰觀俯察於天地之間而顯造  
化之妙用者莫大乎日月旁求於經書之中而  
載造化之妙理者莫出於易卦又藉日月往來  
盈虧之迹按易卦爻畫變動之理莫不相參而  
一致是則參同契之所繇作也謂參太易之理  
同造化之妙與大丹之道也今觀乎一陽初生  
其卦為復復下坤上震為長男坤為母乾為父  
復卦本是純坤一陽自乾來變下為震故曰因  
母立兆基成具乾體而微然積漸二陽以至三  
陽則乾體成矣故曰長子繼父體消息應鍾律  
者一月增一爻也據斗極者一時進一爻也每  
月初三日月現微明於西方庚位應震之一陽  
初生而周易納甲法震卦納庚庚其造化之理  
合之得十五老陽數九老陰數六合之得十五  
四者合之得三十應一月之數七八九六者四  
象也大易之理與造化之理莫不一致也至三  
十日月沒之際陽氣索然滅藏過是則一陽又  
復生矣宛轉循環終而復始  
上陽子陳致虛曰是以聖人之降世也仰觀俯  
察精審陰陽以陰為符以陽為命何謂上觀顯  
天符蓋陰氣在天地間曰天符陽氣在天地間  
曰天命陰氣在人身中曰火符陽氣在人身中  
曰性命若陰陽屈伸之時則符為進退之候符  
候準乃不失時故易之道統乎天心天心乾之  
正位子為天心陽生之戶乾為陽物天符純陰  
乾陽初生於二陰之下為震震為長子復生於  
坤復者一陽伏五陰也坤為母故云因母立兆  
基也鍾律應斗極者黃鍾之律在子斗極之運  
建子皆應一陽始萌之時即於三日之朔月之



動之時體象辭而行陰則靜不失至柔含光之  
理如是則乾坤之用在於施行而靈神之精可  
得而採取矣况八風調則甘露降陰陽泰則醴  
泉生是皆天地治也

上陽子陳致虛曰是知八卦乾坎居北艮震歸  
東巽離返南坤兌還西交布列體運用推移不  
失於中乃天心即大中極元精之物眇不可  
親天生聖人推考度量以效為驗以符為證觀  
日月之象擬諸其形容若司天者立表測影以  
為格範占知時候察定吉凶若一發必順時  
令準擬爻動則知陽生上察河圖明乾象陰陽  
之交會下序地形坤體金水之妙化中積人  
心應時發覺動循卦節復從先靜因象辭大  
哉乾元雲行雨施品物流行合於弘光大柔順利  
貞天文既察地形已片人心又正則乾坤之門  
施陰陽之道使天地人物皆得自然之治矣此  
動與門開龍向東潭踴躍來此身中一陽爻動  
之時此時暖氣沖融心覺恍惚便堪進火勿可  
遲緩失時還元為云萬福風初起于山月乍圓  
急須行政令便可運周天正此之謂也是可見  
徐君之言亦一躍于功矣上清集云因有斗柄  
運周天頃悟神仙妙訣一點真陽生坎位點却  
離宮之缺自古乾坤這些坎離日月無休歇今  
年冬至梅花依舊就雪先聖此日閉關不通往  
來皆為群生設物物地合生首意正在于初亥  
未造物無聲水中起火妙在危危穴如今識破  
金鳥飛入蟾窟亦天口口古之修丹者仰觀  
天文俯察地理中積人心於是虛吾心運吾神  
回天開轉地軸上應河漢昭回下應海潮升降  
天地雖大而其日月星辰五行八卦皆攝入于  
吾身或為爐鼎或為藥物或為火候一反觀而  
三才皆備於我未嘗外身而他求也若龍見宜

節引聖人稽古觀天之喻明日月之合體乾坤  
之用使世人辨陰陽進退明造化擬形容應  
符節強動靜如是而比一身之天地治矣非有  
龍虎鼎中抽添之語

全陽子命瑛曰觀丹法八布而以八卦周回列  
以二十八宿然日月往來歸于黃道不失其中  
則心猿不至奔逸於外而結丹有自矣道德經  
曰窈今冥今其中有精其精其真其中有信夫  
元精在身眇不可覩然丹法與造化相得天信  
至則瓊鐘一扣玉洞雙開吾身坎離相交則兩  
畔同升合為一此元精所產之徵也且尸居  
淵默觀乾之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是  
天之行而擬其形容也丹法雖不用時刻然神  
炁和則內外符合神昏氣躁則每刻差互不可  
不定故若司天者立表測影以為範範庶可占  
火候之得中與否以定其吉凶也至于地雷震  
聲則一陽動于六陰之下一變為復再變為臨  
三變為泰四變大壯五變夬六變乾斯陽氣周  
遍于六虛也金丹大藥必產于至靜之中坤之  
象曰至哉坤元萬物皆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  
德合無疆夫坤為地能翕受大氣故百昌皆產  
于上丹法陽氣漸進一如卦變潛神返照一如  
坤德此所以當依而循也然坎離相交謂之小  
周天惟乾坤交媾則內亦交外亦交始為大周  
天之運用所以陰陽交泰和氣致祥而天地治  
也

若夫至聖不過伏羲始畫八卦效法天地文王帝  
之宗結體演爻辭夫子庶聖推十翼以輔之三若  
天所挺送與更御時優劣有步驟功德不相殊制  
作有所踴躍推度審分殊有形易材量無兆難慮謀  
作事今可法為世定是書素無前識者因師  
師覺悟之皓若寒帷帳曠目登高臺火記六百

篇所處等不迷文字難通說世人不熟思尋度其  
源流幽明本共居篇篇為野者談易致輕為書若逐  
結舌絕道復罪誅為情者竹帛又恐泄天符稍  
陳增歎息倪仰服斯聖治有法度未可悉陳故  
纂述其綱紀杖屨扶杖

真一子彭曉曰徐公讀庖義文王孔子三聖人  
天縱英靈豈有明德演易道則通天地萬物之  
情則詩書則教君臣衆名之訓復有定爻象析  
分卦算轉周星數窮大道天地雖大難賦否泰  
之機陰陽至虛無載動靜之數是以聖人因之  
取謀大道以乾坤象卦室使抱一氣而宗萬靈  
以陰陽實轉時俾歷六虛而生庶類然有形易  
付者天地也無兆難謀者陰陽也若不因三聖  
演易將水大何路施施若不賴萬世垂文聖龍  
虎何門鑰鑰故云素無前識因此倍之若素帷  
帳則明有所觀如登高臺復莫知其極蓋輪重  
入勿謂宿有仙骨方可希求當知但辨其心無  
不可首謝復徐君前後謙辭始知前真慈惠之  
育世之學者見丹經素書火候之說述進退文  
武之功有始終起止之異不狐疑者鮮矣所以  
諸經多云有六百篇以載大候功用殊不知言  
殊旨一體異用同既識朝屯暮蒙之反覆則知  
若婚復之循環如轉璇璣如循軌轍雖文辭  
之鄭重實祝之勁果故彰六百篇以周三百  
日不出乎進退兩卦但在夫始終一誠心志精  
專絲毫不可改大聖言不隱不欺故徐君復  
叙三篇無非一理蓋欲條析綱紀陳教法度使  
後學易明賦量大哉

上陽子陳致虛曰此言三聖人之立言垂訓以  
遵崇前聖後聖之意孔子曰古者庖義氏之  
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  
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

人之道仰之彌高俯之彌堅也易道而復明  
大記火記六百篇蓋是周星運火之大數制也  
蔡家各條一卦直事云六百篇為次一皆同  
故年與月同與日同與時同也徐公既不  
敢結舌而蔽大道復不敢欺書竹帛而泄天機  
俯陳增歎深慮不及將來故畧述綱紀少露枝  
條其餘細微備于口訣云耳

抱一子陳顯微曰徐君天資挺特簡且因師覺  
悟故歎金丹妙理非有形有兆實難付量雖三  
聖寓是理於易經而八卦象爻機於造化象指  
既形之妙言彰可兆之功探之參同猶存世法  
雖聖人審分殊而制作使學者探蹟隱以推求  
奈何旨祕辭中道趨象外參同不作冥昧冥明  
此徐君所以準察理盡性之書述超凡入聖之  
道如執左契似賽前陣本出師非于前識是  
知天機雖遠而人人有分大道不隱而世世  
盡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文王結  
體演爻辭示西南得朋之妙何謂十翼以輔之  
易之為書也伏羲畫卦文王係辭周公爻辭共  
為二篇曰正經仲尼於上經之後翼以十篇曰  
上象傳下象傳大象傳小象傳繫辭傳上繫辭  
傳下繫辭傳說卦傳上中下十篇是為十翼本  
釋易乃不曰釋而曰翼者以輔易之道也易非  
十翼則易之道何以明言辭何以通變動何以  
識制器何以象為道而不通言辭則不得情性  
之感為道而不知變動則不得金水之化為道  
而不工制器則不得鼎爐之用為道而不達古  
凶則不得逆順之理翼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  
者此也是以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  
以言其受命也如響無有遠近幽深遙邇來物  
大幽深乃恍惚杳冥之謂君子有為有行必於  
恍惚杳冥之中而達知來物非天下之至情其

篇所處等不迷文字難通說世人不熟思尋度其  
源流幽明本共居篇篇為野者談易致輕為書若逐  
結舌絕道復罪誅為情者竹帛又恐泄天符稍  
陳增歎息倪仰服斯聖治有法度未可悉陳故  
纂述其綱紀杖屨扶杖

真一子彭曉曰徐公讀庖義文王孔子三聖人  
天縱英靈豈有明德演易道則通天地萬物之  
情則詩書則教君臣衆名之訓復有定爻象析  
分卦算轉周星數窮大道天地雖大難賦否泰  
之機陰陽至虛無載動靜之數是以聖人因之  
取謀大道以乾坤象卦室使抱一氣而宗萬靈  
以陰陽實轉時俾歷六虛而生庶類然有形易  
付者天地也無兆難謀者陰陽也若不因三聖  
演易將水大何路施施若不賴萬世垂文聖龍  
虎何門鑰鑰故云素無前識因此倍之若素帷  
帳則明有所觀如登高臺復莫知其極蓋輪重  
入勿謂宿有仙骨方可希求當知但辨其心無  
不可首謝復徐君前後謙辭始知前真慈惠之  
育世之學者見丹經素書火候之說述進退文  
武之功有始終起止之異不狐疑者鮮矣所以  
諸經多云有六百篇以載大候功用殊不知言  
殊旨一體異用同既識朝屯暮蒙之反覆則知  
若婚復之循環如轉璇璣如循軌轍雖文辭  
之鄭重實祝之勁果故彰六百篇以周三百  
日不出乎進退兩卦但在夫始終一誠心志精  
專絲毫不可改大聖言不隱不欺故徐君復  
叙三篇無非一理蓋欲條析綱紀陳教法度使  
後學易明賦量大哉

上陽子陳致虛曰此言三聖人之立言垂訓以  
遵崇前聖後聖之意孔子曰古者庖義氏之  
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  
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

人之道仰之彌高俯之彌堅也易道而復明  
大記火記六百篇蓋是周星運火之大數制也  
蔡家各條一卦直事云六百篇為次一皆同  
故年與月同與日同與時同也徐公既不  
敢結舌而蔽大道復不敢欺書竹帛而泄天機  
俯陳增歎深慮不及將來故畧述綱紀少露枝  
條其餘細微備于口訣云耳

抱一子陳顯微曰徐君天資挺特簡且因師覺  
悟故歎金丹妙理非有形有兆實難付量雖三  
聖寓是理於易經而八卦象爻機於造化象指  
既形之妙言彰可兆之功探之參同猶存世法  
雖聖人審分殊而制作使學者探蹟隱以推求  
奈何旨祕辭中道趨象外參同不作冥昧冥明  
此徐君所以準察理盡性之書述超凡入聖之  
道如執左契似賽前陣本出師非于前識是  
知天機雖遠而人人有分大道不隱而世世  
盡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文王結  
體演爻辭示西南得朋之妙何謂十翼以輔之  
易之為書也伏羲畫卦文王係辭周公爻辭共  
為二篇曰正經仲尼於上經之後翼以十篇曰  
上象傳下象傳大象傳小象傳繫辭傳上繫辭  
傳下繫辭傳說卦傳上中下十篇是為十翼本  
釋易乃不曰釋而曰翼者以輔易之道也易非  
十翼則易之道何以明言辭何以通變動何以  
識制器何以象為道而不通言辭則不得情性  
之感為道而不知變動則不得金水之化為道  
而不工制器則不得鼎爐之用為道而不達古  
凶則不得逆順之理翼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  
者此也是以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  
以言其受命也如響無有遠近幽深遙邇來物  
大幽深乃恍惚杳冥之謂君子有為有行必於  
恍惚杳冥之中而達知來物非天下之至情其

人之道仰之彌高俯之彌堅也易道而復明  
大記火記六百篇蓋是周星運火之大數制也  
蔡家各條一卦直事云六百篇為次一皆同  
故年與月同與日同與時同也徐公既不  
敢結舌而蔽大道復不敢欺書竹帛而泄天機  
俯陳增歎深慮不及將來故畧述綱紀少露枝  
條其餘細微備于口訣云耳

抱一子陳顯微曰徐君天資挺特簡且因師覺  
悟故歎金丹妙理非有形有兆實難付量雖三  
聖寓是理於易經而八卦象爻機於造化象指  
既形之妙言彰可兆之功探之參同猶存世法  
雖聖人審分殊而制作使學者探蹟隱以推求  
奈何旨祕辭中道趨象外參同不作冥昧冥明  
此徐君所以準察理盡性之書述超凡入聖之  
道如執左契似賽前陣本出師非于前識是  
知天機雖遠而人人有分大道不隱而世世  
盡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文王結  
體演爻辭示西南得朋之妙何謂十翼以輔之  
易之為書也伏羲畫卦文王係辭周公爻辭共  
為二篇曰正經仲尼於上經之後翼以十篇曰  
上象傳下象傳大象傳小象傳繫辭傳上繫辭  
傳下繫辭傳說卦傳上中下十篇是為十翼本  
釋易乃不曰釋而曰翼者以輔易之道也易非  
十翼則易之道何以明言辭何以通變動何以  
識制器何以象為道而不通言辭則不得情性  
之感為道而不知變動則不得金水之化為道  
而不工制器則不得鼎爐之用為道而不達古  
凶則不得逆順之理翼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  
者此也是以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  
以言其受命也如響無有遠近幽深遙邇來物  
大幽深乃恍惚杳冥之謂君子有為有行必於  
恍惚杳冥之中而達知來物非天下之至情其

人之道仰之彌高俯之彌堅也易道而復明  
大記火記六百篇蓋是周星運火之大數制也  
蔡家各條一卦直事云六百篇為次一皆同  
故年與月同與日同與時同也徐公既不  
敢結舌而蔽大道復不敢欺書竹帛而泄天機  
俯陳增歎深慮不及將來故畧述綱紀少露枝  
條其餘細微備于口訣云耳

人之道仰之彌高俯之彌堅也易道而復明  
大記火記六百篇蓋是周星運火之大數制也  
蔡家各條一卦直事云六百篇為次一皆同  
故年與月同與日同與時同也徐公既不  
敢結舌而蔽大道復不敢欺書竹帛而泄天機  
俯陳增歎深慮不及將來故畧述綱紀少露枝  
條其餘細微備于口訣云耳

抱一子陳顯微曰徐君天資挺特簡且因師覺  
悟故歎金丹妙理非有形有兆實難付量雖三  
聖寓是理於易經而八卦象爻機於造化象指  
既形之妙言彰可兆之功探之參同猶存世法  
雖聖人審分殊而制作使學者探蹟隱以推求  
奈何旨祕辭中道趨象外參同不作冥昧冥明  
此徐君所以準察理盡性之書述超凡入聖之  
道如執左契似賽前陣本出師非于前識是  
知天機雖遠而人人有分大道不隱而世世  
盡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文王結  
體演爻辭示西南得朋之妙何謂十翼以輔之  
易之為書也伏羲畫卦文王係辭周公爻辭共  
為二篇曰正經仲尼於上經之後翼以十篇曰  
上象傳下象傳大象傳小象傳繫辭傳上繫辭  
傳下繫辭傳說卦傳上中下十篇是為十翼本  
釋易乃不曰釋而曰翼者以輔易之道也易非  
十翼則易之道何以明言辭何以通變動何以  
識制器何以象為道而不通言辭則不得情性  
之感為道而不知變動則不得金水之化為道  
而不工制器則不得鼎爐之用為道而不達古  
凶則不得逆順之理翼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  
者此也是以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  
以言其受命也如響無有遠近幽深遙邇來物  
大幽深乃恍惚杳冥之謂君子有為有行必於  
恍惚杳冥之中而達知來物非天下之至情其

人之道仰之彌高俯之彌堅也易道而復明  
大記火記六百篇蓋是周星運火之大數制也  
蔡家各條一卦直事云六百篇為次一皆同  
故年與月同與日同與時同也徐公既不  
敢結舌而蔽大道復不敢欺書竹帛而泄天機  
俯陳增歎深慮不及將來故畧述綱紀少露枝  
條其餘細微備于口訣云耳

抱一子陳顯微曰徐君天資挺特簡且因師覺  
悟故歎金丹妙理非有形有兆實難付量雖三  
聖寓是理於易經而八卦象爻機於造化象指  
既形之妙言彰可兆之功探之參同猶存世法  
雖聖人審分殊而制作使學者探蹟隱以推求  
奈何旨祕辭中道趨象外參同不作冥昧冥明  
此徐君所以準察理盡性之書述超凡入聖之  
道如執左契似賽前陣本出師非于前識是  
知天機雖遠而人人有分大道不隱而世世  
盡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文王結  
體演爻辭示西南得朋之妙何謂十翼以輔之  
易之為書也伏羲畫卦文王係辭周公爻辭共  
為二篇曰正經仲尼於上經之後翼以十篇曰  
上象傳下象傳大象傳小象傳繫辭傳上繫辭  
傳下繫辭傳說卦傳上中下十篇是為十翼本  
釋易乃不曰釋而曰翼者以輔易之道也易非  
十翼則易之道何以明言辭何以通變動何以  
識制器何以象為道而不通言辭則不得情性  
之感為道而不知變動則不得金水之化為道  
而不工制器則不得鼎爐之用為道而不達古  
凶則不得逆順之理翼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  
者此也是以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  
以言其受命也如響無有遠近幽深遙邇來物  
大幽深乃恍惚杳冥之謂君子有為有行必於  
恍惚杳冥之中而達知來物非天下之至情其

人之道仰之彌高俯之彌堅也易道而復明  
大記火記六百篇蓋是周星運火之大數制也  
蔡家各條一卦直事云六百篇為次一皆同  
故年與月同與日同與時同也徐公既不  
敢結舌而蔽大道復不敢欺書竹帛而泄天機  
俯陳增歎深慮不及將來故畧述綱紀少露枝  
條其餘細微備于口訣云耳

抱一子陳顯微曰徐君天資挺特簡且因師覺  
悟故歎金丹妙理非有形有兆實難付量雖三  
聖寓是理於易經而八卦象爻機於造化象指  
既形之妙言彰可兆之功探之參同猶存世法  
雖聖人審分殊而制作使學者探蹟隱以推求  
奈何旨祕辭中道趨象外參同不作冥昧冥明  
此徐君所以準察理盡性之書述超凡入聖之  
道如執左契似賽前陣本出師非于前識是  
知天機雖遠而人人有分大道不隱而世世  
盡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文王結  
體演爻辭示西南得朋之妙何謂十翼以輔之  
易之為書也伏羲畫卦文王係辭周公爻辭共  
為二篇曰正經仲尼於上經之後翼以十篇曰  
上象傳下象傳大象傳小象傳繫辭傳上繫辭  
傳下繫辭傳說卦傳上中下十篇是為十翼本  
釋易乃不曰釋而曰翼者以輔易之道也易非  
十翼則易之道何以明言辭何以通變動何以  
識制器何以象為道而不通言辭則不得情性  
之感為道而不知變動則不得金水之化為道  
而不工制器則不得鼎爐之用為道而不達古  
凶則不得逆順之理翼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  
者此也是以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  
以言其受命也如響無有遠近幽深遙邇來物  
大幽深乃恍惚杳冥之謂君子有為有行必於  
恍惚杳冥之中而達知來物非天下之至情其

人之道仰之彌高俯之彌堅也易道而復明  
大記火記六百篇蓋是周星運火之大數制也  
蔡家各條一卦直事云六百篇為次一皆同  
故年與月同與日同與時同也徐公既不  
敢結舌而蔽大道復不敢欺書竹帛而泄天機  
俯陳增歎深慮不及將來故畧述綱紀少露枝  
條其餘細微備于口訣云耳

抱一子陳顯微曰徐君天資挺特簡且因師覺  
悟故歎金丹妙理非有形有兆實難付量雖三  
聖寓是理於易經而八卦象爻機於造化象指  
既形之妙言彰可兆之功探之參同猶存世法  
雖聖人審分殊而制作使學者探蹟隱以推求  
奈何旨祕辭中道趨象外參同不作冥昧冥明  
此徐君所以準察理盡性之書述超凡入聖之  
道如執左契似賽前陣本出師非于前識是  
知天機雖遠而人人有分大道不隱而世世  
盡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文王結  
體演爻辭示西南得朋之妙何謂十翼以輔之  
易之為書也伏羲畫卦文王係辭周公爻辭共  
為二篇曰正經仲尼於上經之後翼以十篇曰  
上象傳下象傳大象傳小象傳繫辭傳上繫辭  
傳下繫辭傳說卦傳上中下十篇是為十翼本  
釋易乃不曰釋而曰翼者以輔易之道也易非  
十翼則易之道何以明言辭何以通變動何以  
識制器何以象為道而不通言辭則不得情性  
之感為道而不知變動則不得金水之化為道  
而不工制器則不得鼎爐之用為道而不達古  
凶則不得逆順之理翼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  
者此也是以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  
以言其受命也如響無有遠近幽深遙邇來物  
大幽深乃恍惚杳冥之謂君子有為有行必於  
恍惚杳冥之中而達知來物非天下之至情其

人之道仰之彌高俯之彌堅也易道而復明  
大記火記六百篇蓋是周星運火之大數制也  
蔡家各條一卦直事云六百篇為次一皆同  
故年與月同與日同與時同也徐公既不  
敢結舌而蔽大道復不敢欺書竹帛而泄天機  
俯陳增歎深慮不及將來故畧述綱紀少露枝  
條其餘細微備于口訣云耳

抱一子陳顯微曰徐君天資挺特簡且因師覺  
悟故歎金丹妙理非有形有兆實難付量雖三  
聖寓是理於易經而八卦象爻機於造化象指  
既形之妙言彰可兆之功探之參同猶存世法  
雖聖人審分殊而制作使學者探蹟隱以推求  
奈何旨祕辭中道趨象外參同不作冥昧冥明  
此徐君所以準察理盡性之書述超凡入聖之  
道如執左契似賽前陣本出師非于前識是  
知天機雖遠而人人有分大道不隱而世世  
盡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文王結  
體演爻辭示西南得朋之妙何謂十翼以輔之  
易之為書也伏羲畫卦文王係辭周公爻辭共  
為二篇曰正經仲尼於上經之後翼以十篇曰  
上象傳下象傳大象傳小象傳繫辭傳上繫辭  
傳下繫辭傳說卦傳上中下十篇是為十翼本  
釋易乃不曰釋而曰翼者以輔易之道也易非  
十翼則易之道何以明言辭何以通變動何以  
識制器何以象為道而不通言辭則不得情性  
之感為道而不知變動則不得金水之化為道  
而不工制器則不得鼎爐之用為道而不達古  
凶則不得逆順之理翼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  
者此也是以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  
以言其受命也如響無有遠近幽深遙邇來物  
大幽深乃恍惚杳冥之謂君子有為有行必於  
恍惚杳冥之中而達知來物非天下之至情其

人之道仰之彌高俯之彌堅也易道而復明  
大記火記六百篇蓋是周星運火之大數制也  
蔡家各條一卦直事云六百篇為次一皆同  
故年與月同與日同與時同也徐公既不  
敢結舌而蔽大道復不敢欺書竹帛而泄天機  
俯陳增歎深慮不及將來故畧述綱紀少露枝  
條其餘細微備于口訣云耳

抱一子陳顯微曰徐君天資挺特簡且因師覺  
悟故歎金丹妙理非有形有兆實難付量雖三  
聖寓是理於易經而八卦象爻機於造化象指  
既形之妙言彰可兆之功探之參同猶存世法  
雖聖人審分殊而制作使學者探蹟隱以推求  
奈何旨祕辭中道趨象外參同不作冥昧冥明  
此徐君所以準察理盡性之書述超凡入聖之  
道如執左契似賽前陣本出師非于前識是  
知天機雖遠而人人有分大道不隱而世世  
盡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文王結  
體演爻辭示西南得朋之妙何謂十翼以輔之  
易之為書也伏羲畫卦文王係辭周公爻辭共  
為二篇曰正經仲尼於上經之後翼以十篇曰  
上象傳下象傳大象傳小象傳繫辭傳上繫辭  
傳下繫辭傳說卦傳上中下十篇是為十翼本  
釋易乃不曰釋而曰翼者以輔易之道也易非  
十翼則易之道何以明言辭何以通變動何以  
識制器何以象為道而不通言辭則不得情性  
之感為道而不知變動則不得金水之化為道  
而不工制器則不得鼎爐之用為道而不達古  
凶則不得逆順之理翼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  
者此也是以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  
以言其受命也如響無有遠近幽深遙邇來物  
大幽深乃恍惚杳冥之謂君子有為有行必於  
恍惚杳冥之中而達知來物非天下之至情其

人之道仰之彌高俯之彌堅也易道而復明  
大記火記六百篇蓋是周星運火之大數制也  
蔡家各條一卦直事云六百篇為次一皆同  
故年與月同與日同與時同也徐公既不  
敢結舌而蔽大道復不敢欺書竹帛而泄天機  
俯陳增歎深慮不及將來故畧述綱紀少露枝  
條其餘細微備于口訣云耳

抱一子陳顯微曰徐君天資挺特簡且因師覺  
悟故歎金丹妙理非有形有兆實難付量雖三  
聖寓是理於易經而八卦象爻機於造化象指  
既形之妙言彰可兆之功探之參同猶存世法  
雖聖人審分殊而制作使學者探蹟隱以推求  
奈何旨祕辭中道趨象外參同不作冥昧冥明  
此徐君所以準察理盡性之書述超凡入聖之  
道如執左契似賽前陣本出師非于前識是  
知天機雖遠而人人有分大道不隱而世世  
盡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文王結  
體演爻辭示西南得朋之妙何謂十翼以輔之  
易之為書也伏羲畫卦文王係辭周公爻辭共  
為二篇曰正經仲尼於上經之後翼以十篇曰  
上象傳下象傳大象傳小象傳繫辭傳上繫辭  
傳下繫辭傳說卦傳上中下十篇是為十翼本  
釋易乃不曰釋而曰翼者以輔易之道也易非  
十翼則易之道何以明言辭何以通變動何以  
識制器何以象為道而不通言辭則不得情性  
之感為道而不知變動則不得金水之化為道  
而不工制器則不得鼎爐之用為道而不達古  
凶則不得逆順之理翼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  
者此也是以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  
以言其受命也如響無有遠近幽深遙邇來物  
大幽深乃恍惚杳冥之謂君子有為有行必於  
恍惚杳冥之中而達知來物非天下之至情其

人之道仰之彌高俯之彌堅也易道而復明  
大記火記六百篇蓋是周星運火之大數制也  
蔡家各條一卦直事云六百篇為次一皆同  
故年與月同與日同與時同也徐公既不  
敢結舌而蔽大道復不敢欺書竹帛而泄天機  
俯陳增歎深慮不及將來故畧述綱紀少露枝  
條其餘細微備于口訣云耳

抱一子陳顯微曰徐君天資挺特簡且因師覺  
悟故歎金丹妙理非有形有兆實難付量雖三  
聖寓是理於易經而八卦象爻機於造化象指  
既形之妙言彰可兆之功探之參同猶存世法  
雖聖人審分殊而制作使學者探蹟隱以推求  
奈何旨祕辭中道趨象外參同不作冥昧冥明  
此徐君所以準察理盡性之書述超凡入聖之  
道如執左契似賽前陣本出師非于前識是  
知天機雖遠而人人有分大道不隱而世世  
盡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文王結  
體演爻辭示西南得朋之妙何謂十翼以輔之  
易之為書也伏羲畫卦文王係辭周公爻辭共  
為二篇曰正經仲尼於上經之後翼以十篇曰  
上象傳下象傳大象傳小象傳繫辭傳上繫辭  
傳下繫辭傳說卦傳上中下十篇是為十翼本  
釋易乃不曰釋而曰翼者以輔易之道也易非  
十翼則易之道何以明言辭何以通變動何以  
識制器何以象為道而不通言辭則不得情性  
之感為道而不知變動則不得金水之化為道  
而不工制器則不得鼎爐之用為道而不達古  
凶則不得逆順之理翼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  
者此也是以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  
以言其受命也如響無有遠近幽深遙邇來物  
大幽深乃恍惚杳冥之謂君子有為有行必於  
恍惚杳冥之中而達知來物非天下之至情其

人之道仰之彌高俯之彌堅也易道而復明  
大記火記六百篇蓋是周星運火之大數制也  
蔡家各條一卦直事云六百篇為次一皆同  
故年與月同與日同與時同也徐公既不  
敢結舌而蔽大道復不敢欺書竹帛而泄天機  
俯陳增歎深慮不及將來故畧述綱紀少露枝  
條其餘細微備于口訣云耳

抱一子陳顯微曰徐君天資挺特簡且因師覺  
悟故歎金丹妙理非有形有兆實難付量雖三  
聖寓是理於易經而八卦象爻機於造化象指  
既形之妙言彰可兆之功探之參同猶存世法  
雖聖人審分殊而制作使學者探蹟隱以推求  
奈何旨祕辭中道趨象外參同不作冥昧冥明  
此徐君所以準察理盡性之書述超凡入聖之  
道如執左契似賽前陣本出師非于前識是  
知天機雖遠而人人有分大道不隱而世世  
盡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文王結  
體演爻辭示西南得朋之妙何謂十翼以輔之  
易之為書也伏羲畫卦文王係辭周公爻辭共  
為二篇曰正經仲尼於上經之後翼以十篇曰  
上象傳下象傳大象傳小象傳繫辭傳上繫辭  
傳下繫辭傳說卦傳上中下十篇是為十翼本  
釋易乃不曰釋而曰翼者以輔易之道也易非  
十翼則易之道何以明言辭何以通變動何以  
識制器何以象為道而不通言辭則不得情性  
之感為道而不知變動則不得金水之化為道  
而不工制器則不得鼎爐之用為道而不達古  
凶則不得逆順之理翼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  
者此也是以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  
以言其受命也如響無有遠近幽深遙邇來物  
大幽深乃恍惚杳冥之謂君子有為有行必於  
恍惚杳冥之中而達知來物非天下之至情其

人之道仰之彌高俯之彌堅也易道而復明  
大記火記六百篇蓋是周星運火之大數制也  
蔡家各條一卦直事云六百篇為次一皆同  
故年與月同與日同與時同也徐公既不  
敢結舌而蔽大道復不敢欺書竹帛而泄天機  
俯陳增歎深慮不及將來故畧述綱紀少露枝  
條其餘細微備于口訣云耳

抱一子陳顯微曰徐君天資挺特簡且因師覺  
悟故歎金丹妙理非有形有兆實難付量雖三  
聖寓是理於易經而八卦象爻機於造化象指  
既形之妙言彰可兆之功探之參同猶存世法  
雖聖人審分殊而制作使學者探蹟隱以推求  
奈何旨祕辭中道趨象外參同不作冥昧冥明  
此徐君所以準察理盡性之書述超凡入聖之  
道如執左契似賽前陣本出師非于前識是  
知天機雖遠而人人有分大道不隱而世世  
盡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文王結  
體演爻辭示西南得朋之妙何謂十翼以輔之  
易之為書也伏羲畫卦文王係辭周公爻辭共  
為二篇曰正經仲尼於上經之後翼以十篇曰  
上象傳下象傳大象傳小象傳繫辭傳上繫辭  
傳下繫辭傳說卦傳上中下十篇是為十翼本  
釋易乃不曰釋而曰翼者以輔易之道也易非  
十翼則易之道何以明言辭何以通變動何以  
識制器何以象為道而不通言辭則不得情性  
之感為道而不知變動則不得金水之化為道  
而不工制器則不得鼎爐之用為道而不達古  
凶則不得逆順之理翼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  
者此也是以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  
以言其受命也如響無有遠近幽深遙邇來物  
大幽深乃恍惚杳冥之謂君子有為有行必於  
恍惚杳冥之中而達知來物非天下之至情其

人之道仰之彌高俯之彌堅也易道而復明  
大記火記六百篇蓋是周星運火之大數制也  
蔡家各條一卦直事云六百篇為次一皆同  
故年與月同與日同與時同也徐公既不  
敢結舌而蔽大道復不敢欺書竹帛而泄天機  
俯陳增歎深慮不及將來故畧述綱紀少露枝  
條其餘細微備于口訣云耳

抱一子陳顯微曰徐君天資挺特簡且因師覺  
悟故歎金丹妙理非有形有兆實難付量雖三  
聖寓是理於易經而八卦象爻機於造化象指  
既形之妙言彰可兆之功探之參同猶存世法  
雖聖人審分殊而制作使學者探蹟隱以推求  
奈何旨祕辭中道趨象外參同不作冥昧冥明  
此徐君所以準察理盡性之書述超凡入聖之  
道如執左契似賽前陣本出師非于前識是  
知天機雖遠而人人有分大道不隱而世世  
盡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文王結  
體演爻辭示西南得朋之妙何謂十翼以輔之  
易之為書也伏羲畫卦文王係辭周公爻辭共  
為二篇曰正經仲尼於上經之後翼以十篇曰  
上象傳下象傳大象傳小象傳繫辭傳上繫辭  
傳下繫辭傳說卦傳上中下十篇是為十翼本  
釋易乃不曰釋而曰翼者以輔易之道也易非  
十翼則易之道何以明言辭何以通變動何以  
識制器何以象為道而不通言辭則不得情性  
之感為道而不知變動則不得金水之化為道  
而不工制器則不得鼎爐之用為道而不達古  
凶則不得逆順之理翼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  
者此也是以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  
以言其受命也如響無有遠近幽深遙邇來物  
大幽深乃恍惚杳冥之謂君子有為有行必於  
恍惚杳冥之中而達知來物非天下之至情其

人之道仰之彌高俯之彌堅也易道而復明  
大記火記六百篇蓋是周星運火之大數制也  
蔡家各條一卦直事云六百篇為次一皆同  
故年與月同與日同與時同也徐公既不  
敢結舌而蔽大道復不敢欺書竹



得水氣為感化相通如此其迷哉何况近存身  
 中自有水火切在心胸自來村人能虛心凝  
 神赤然內定無一毫之雜想以吾身自日月  
 聚光不散久之氣定時止自有奇效至道不遠  
 恒在目前陰陽得韻自然感化免結胎結珠  
 尚能益天地造化但人迷而志返不能求之  
 內爾

耳目口三寶閉塞勿發通真入潛深淵浮游守規  
 中旋曲以視聽聞皆合同為己之樞轄動靜不  
 竭窮離氣內榮衝坎方不用聽允合不以談希言  
 願鴻濛三者既闕健體虛空房委志結虛無無  
 念以為常証難以推移心專不縱橫寢寐神相抱  
 惟猶候存仙顏已浸以潤骨節益強排却象陰  
 邪然後立正陽修之不輒休歇氣雲雨行淫淫若  
 春澤液液若解水從頭流達足究竟復上升往來  
 洞無梯梯佛被谷中反首道之驗物者德之柄耕  
 胎使不開齒漏失赤龍精也徐公所述其契三  
 篇立辭指喻皆是遠取近用事顯言微其意不  
 欲明泄天機復不欲蔽滅正道故於此盡明內  
 象與外用同焉者也

抱一子陳顯微曰耳不聽則坎水內澄目不視  
 則離火內營口不言則兌金不鳴三者既閉則  
 真入優游於其中須用無念無慮不可愁勞委  
 志虛無心專不逸致體虛空房若無他意也蓋  
 欲入守雌抱一鏡其體虛空房之中聚聚  
 則神相抱抱則審候存凶然後掛却陰邪純  
 陽精聚一身之中太和充溢象解水之液液如  
 春澤之融融庶幾雲行如雨如霧上下往來從  
 頭達足修之不輟功蓋除筋骨調暢顏容光  
 潤骨節堅強血化白膏神形俱妙但七門既返  
 殆若生石脈俱沉形氣消盡力窮不支骨渴  
 如醉此乃道之驗德之柄也皆右明之基河者

旋宿汗穢細微得調暢滿清之路昏久則昭明  
 真一子彭曉曰易曰坎為耳離為目兌為口坎  
 離兌乃水火金也鈐鍊水火封固全母謂嬰兒  
 純女為其人浮游於胎中使母緩體安於空界  
 中無念動之間以証其自然男女滋生也既胎  
 內陰陽升降調和則胎中龍虎起伏相抱固住  
 真精顏色浸潤骨節堅強修之不休久而可驗  
 抽除陰火謂排却陰邪添入陽符乃正與陽運  
 周而復始神室安和雲行雨施末流金液如水  
 解釋自足至頭遍照真人之身往來金母之體  
 火氣佛射於胎內金精守於現中昏久則明  
 是陰極陽生之際清中照濁乃火往水復之時  
 四李造與五行互用反首為証道之驗坎去離  
 來前者乃樹德之基陽施陰伏坎耳不聽者令  
 陰魂合和真水使不流濁也離目不視者令陽  
 魂溫養其未使不逸也兌口不談者滅閉金  
 清之源自茲以往圓明洞照虛靈通莫不自  
 昏濁始也

上陽子陳致虛曰此節詳明煉丹入室之宗旨  
 學者得師口訣便須誦此萬遍句句就玩字字  
 尋詳勿輕易讀過去一字不返不能成丹蓋此  
 一節乃與同契中著紫合大處其中有不以語  
 言泄露者上天所寶也且夫人生於世性無有  
 不善及乎年既長非負上聖之資介然自守者  
 鮮淫朋妄友牽誘于外淫色嗜慾迷惑于內六  
 根門頭色色皆愛日用皮件件賊賊最苦最  
 者耳目口也耳聽手錄目視乎色口嗜乎味絲  
 此之故福從色敗害隨聲至病因口入醉生夢  
 死進退何窮學者不能成道者皆被耳目口  
 三者障閉互誘汨喪其真仙翁以耳目口為三  
 寶者尊重而不散離故是用閉塞勿令發通入  
 室之際大用現前六根奉定方可煉煉真入印

已土也潛深淵者用已土去魁水以求丹浮游  
 守規中者規中名造化篇也若煉大丹於此一  
 符之頃須須慎密浮游者常靜而又常應暫時  
 不離此用守者動則內照誠有所待也此兩句  
 又為參同契註中合夾處用一下大斧底工夫  
 相似是以真仙聖師所出玄言法語薄世莫能  
 猜之上陽子因盡泄之者但願人人皆明此道  
 而行之也旋曲以視聽者非忿然閉塞也內能  
 旋曲委宛微慎而視聽之使戊土之開闔不隱  
 不離與已土以合同若春若唱已之為性細嫩  
 猖狂必得戊土為其樞轄是云為己之樞轄何  
 謂動靜不竭窮蓋已之為道其動也直其靜也  
 專若善用之不致窮竭離氣內營衛日光內照  
 也坎方不用聽耳項內聽也兌合不以談希言  
 而調息以順鴻濛之施化惟此三者善於開健  
 方可被體處于空界緩緩者優游而不勞空勞  
 式自顏色浸以潤而下句句緊用若無一句放  
 問皆得丹之後有自然之效見種種之驗凡修  
 此道者若五濁惡世修出世間法入行之不輟  
 久則功必成勿因小魔障中道而棄之是云濁  
 者清之路昏久則昭明

者嚴淨而不雜委志歸虛無蓋虛無者氣之所  
 生處也是曰先天一氣自虛無中來要得此氣  
 必當委曲心慮以求之也無念以為常無念二  
 字最為受用真人潛深淵無念以慮之浮游守  
 規中無念以候之呼吸相含音無念以致之三  
 性既合會無念以入之能應能候能致能入其  
 功惟多故以為常也証難以推移者成之為物  
 號曰白虎虎之為變易動難安若以已土會之  
 切毋縱橫推移心或不專恐生災異前云無念  
 此又云心專不縱橫可不諱思之乎寢寐神相  
 抱者心不縱橫又不推移於斯寢寐之頃神氣  
 自相抱一又須常覺而常寤候其一氣之存  
 煉丹之功用力至此方自知驗予往昔得師之  
 言此段以為甚難近從大羅山之陰行此大功  
 始覺易也夫要修之而不輒休方能成就其全  
 功也故仙翁申明採取煉煉之時不可差差  
 中大寶也丹法回光返照入丹田則呼吸與之  
 合同自然三宮升降上下往來無窮無已猶車  
 之有輪其運用在心猶輪之有軸其關鍵在日  
 猶輪之有轄所謂含光便是長生藥是已離氣  
 內營衛者收目內視而光不露也坎方不用聽  
 者返耳內聽而聽不泄也兌合不以談希言順  
 鴻濛者安閑心曲如灰默然無言護聖胎也  
 三者既如此關鍵又當緩體處於空房舒舒容  
 與無勞爾形處入靜室無涉世緣委志歸虛無  
 者心無雜念意不外遊而鎮日既真空也念念  
 以為常者念念相續勿令間斷而長將氣度隨  
 天道也大抵修煉有一分工夫則有一分証驗  
 若能動而行之夙夜不休以至百日功盡則兩  
 腎湯煎勝脫火然自有神光耳有靈響鼻有異  
 香口有甘津周身融液證驗逐日推移所費乎  
 心專而不可縱橫者實恐煩理未透而于靜定

全陽子俞琰曰以耳目口為三寶而曰閉塞勿  
 揚者欲入欲耳目之聰明賦賦舌之真氣使之  
 盡收歸裡不放出外如寶貝之珍藏也以元神  
 為真人而曰潛深淵守規中者欲其隨真息之  
 往來任真氣之升降自朝上柱元神常棲於泥  
 九也此乃易簡之道也撥動山門開機句句地  
 默默準則三宮自然升降百骸萬竅自然流通  
 矣皇極經世云天之神棲於日人之神發於目  
 生身處先天地生沒身處先天地沒五行積簇  
 于此五臟鍾虛于此唾涕精津氣血液七者結  
 秀于此其大地可容其小纖塵不納乃吾身

者嚴淨而不雜委志歸虛無蓋虛無者氣之所  
 生處也是曰先天一氣自虛無中來要得此氣  
 必當委曲心慮以求之也無念以為常無念二  
 字最為受用真人潛深淵無念以慮之浮游守  
 規中無念以候之呼吸相含音無念以致之三  
 性既合會無念以入之能應能候能致能入其  
 功惟多故以為常也証難以推移者成之為物  
 號曰白虎虎之為變易動難安若以已土會之  
 切毋縱橫推移心或不專恐生災異前云無念  
 此又云心專不縱橫可不諱思之乎寢寐神相  
 抱者心不縱橫又不推移於斯寢寐之頃神氣  
 自相抱一又須常覺而常寤候其一氣之存  
 煉丹之功用力至此方自知驗予往昔得師之  
 言此段以為甚難近從大羅山之陰行此大功  
 始覺易也夫要修之而不輒休方能成就其全  
 功也故仙翁申明採取煉煉之時不可差差  
 中大寶也丹法回光返照入丹田則呼吸與之  
 合同自然三宮升降上下往來無窮無已猶車  
 之有輪其運用在心猶輪之有軸其關鍵在日  
 猶輪之有轄所謂含光便是長生藥是已離氣  
 內營衛者收目內視而光不露也坎方不用聽  
 者返耳內聽而聽不泄也兌合不以談希言順  
 鴻濛者安閑心曲如灰默然無言護聖胎也  
 三者既如此關鍵又當緩體處於空房舒舒容  
 與無勞爾形處入靜室無涉世緣委志歸虛無  
 者心無雜念意不外遊而鎮日既真空也念念  
 以為常者念念相續勿令間斷而長將氣度隨  
 天道也大抵修煉有一分工夫則有一分証驗  
 若能動而行之夙夜不休以至百日功盡則兩  
 腎湯煎勝脫火然自有神光耳有靈響鼻有異  
 香口有甘津周身融液證驗逐日推移所費乎  
 心專而不可縱橫者實恐煩理未透而于靜定



之中似夢非夢或為魔境之所攝也蓋神氣始  
 凝結極易疎夫寢寐之際須當與神相抱不可  
 昏迷而沉於夢境至於覺悟之後又當如雞抱  
 卵倘臨若有礙氣不絕惟恐火冷而丹成或遲  
 故必依其存心要在十二時中行住坐臥念茲  
 在茲然後功夫純粹藥材不至消耗火候不至  
 虧缺方可謂之修煉復雲峰云自然時節至夢  
 裡也教知儒家常惺惺法亦然容顏浸潤骨節  
 堅強者至寶之蘊愈深則精華之發愈豐猶之  
 玉韞山輝而珠藏澤媚者矣夫人一身凡屬石  
 形者無非陰邪淫濁之物神仙修煉但于無中  
 生有奪天地一點真陽結成丹頭于是晝夜運  
 火煉去陰氣十月胎圓三年功滿然後體變純  
 陽化形而仙也 通玄秘訣云晝夜無休作大  
 升精華透頂百神 虞靜室夜以繼日  
 功夫不輟久之 自然丹田氣海之  
 哉丹法雲錫宿戒者欲諸慮俱息內氣清散  
 遺魂尸安靜六根空其五臟於正念中清淨先  
 明虛白是羅乃得五臟清涼六腑調泰三百六  
 十骨節八萬四千毫竅無有滯礙悉皆通暢而  
 道氣常存矣譬之莖葉惡草絕其本根勿使復  
 生然後善者行也萃虛篇云精神冥合氣時時  
 骨肉融和都不知當此之時三田氣滿恍然如  
 在夢中得不謂之昏濁乎學者到此境界不可  
 放倒當知濁久必清昏久必明時至氣化神光  
 自現分分期期盡見于恍惚之間立終于昏濁  
 乎  
 黃中漸通潤澤達肌筋初正則終修幹立木可  
 持一者以掩蔽世人莫知之  
 其一于彭曉曰易曰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  
 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發於事業美之至也謂  
 金虎在鼎中初受外來陰陽精氣漸漸潤澤肌

內大陰之精渡過尾闕穴把夾脊雙關風府泥  
 丸返下明堂鼻柱入于華池化為甘露津下重  
 樓虎灌五臟六腑至丹田上下流轉充盈四大  
 周而後始身無不遍落落如山雲騰大虛霏霏  
 似膏雨沐原野淫然若春水滿四澤液然象河  
 水之欲轉往來上下百脈沖融融於谷中暢於  
 四肢但覺滿懷春其狀如微醉也人樂鏡云先  
 天氣後天氣得之者常似醉若朝行暮用志  
 勿專安能以得此哉反者及復也道德經云致  
 虛極守靜焉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蓋修丹效  
 驗出乎虛極靜焉與天地冥合然後元氣從一  
 陽而來復若使虛不極靜不為則為山九功功  
 虧一實何從而得效哉翁若翁也道德經  
 云專氣致柔能如嬰兒蓋修丹本柄在手持其  
 志無其氣如嬰兒之柔弱者使志無守氣無  
 養則所得無錙銖所長已山崖將何以為本柄  
 庸既受初氣如生萌芽正其枝幹而終成果實  
 也蓋物金砂與末初吐芽也一者水也緣木  
 根與金在器中固濟家審常入莫能知之也  
 抱一子陳頭微曰黃者中宮之色丹者中宮之  
 寶周易坤卦六五文言曰君子黃中通理正位  
 若體美在其中暢於四肢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而況身有大丹依藏至寶則其精神異常肌膚  
 潤澤可知矣大抵欲為神仙先為君子德行或  
 嫌於君子則人道猶未充况仙道乎故徐君取  
 易居中正之辭以發明有中形外之理使上  
 根之士聞之則修行累功而登仙中土間之亦  
 不失為善人君子也經曰了得一萬事畢而一  
 之妙理豈易知之者耶苟知是一而後可以得  
 是一如是之一真一之一也非教之一也真一  
 之一自道而生而教之一則天一生水之一也  
 知一自道生則大丹之道無餘諶天故曰一者

以掩蔽世人莫能知之耳  
 上陽子陳致虛曰必如是然後方得黃中通理  
 肌膚潤澤初正乃煉已之事終修乃臨爐之事  
 於五靈煉已之道未持下入室之功一者已也  
 戊也會此一字是參到伯陽心地上上了子曰吾  
 道一以貫之老子謂得一萬事畢釋氏云萬法  
 歸一故天一生水者要知此水從一中而生一  
 中者坎之中爻也一者掩則聚精會神一者蔽  
 則分靈布氣人能知一則宇宙在手手也人若  
 得一則萬化生乎身也一之為妙非師莫明故  
 云一者以掩蔽世人莫知之若果得遇真師之  
 傳能行此道則証聖成真指日可冀功最神速  
 故號曰神丹  
 全陽子俞樾曰丹田有物而一氣流通則和順  
 積中英華自發于外所謂表端必彰源深則  
 流長得其一而萬事畢矣此初終幹末之說也  
 世之知此一者能有幾人哉  
 是非歷歷法內觀有所思履行步十宿六甲以日  
 辰陰道九一濁亂元胞食氣嗚腸胃吐正吸  
 外邪晝夜不臥寐胸膈木管休身體日疲倦恍惚  
 狀若癡百脈沸騰不得清澄若累土立壇宇朝  
 暮敬祭則鬼物見形象夢寐感觀之心歡意喜悅  
 自謂必延期遂以妖命死腐腐其形骸舉措輒有  
 違悖違失權機諸術甚多十條萬有餘前即違  
 黃老曲折及九都明者審厥旨曠然知所歸  
 與一子彭曉曰是非歷歷法曲折矣九都者徐  
 公謂世人不達大道之宗元而趨傍門之曲徑  
 故有內思小伎履步魁躡六甲日辰乃童蒙之  
 新階也復有對景接氣房中之術屈伸握固閉  
 氣咽津因益氣亂神疲魂傷魄碎以致陽神逃  
 於宮宅陰賊盜於肺肝良絲內外相侵與申相  
 逆七魄遊於死尸三屍戰於眼睛百脈沸騰三

指去篇云但能息息皆相傾換蓋形骸玉液流  
 若呼而不得神宰則一息不全吸而不得神宰  
 亦一息不全要心息相依神系相守念念相續  
 打成一片然後形神俱妙與道合其虛源大道  
 歌云神是性兮氣是命神不外馳氣自定常人  
 氣呼吸於內神常察於外自功至老未嘗有一  
 息駐于形中遂使神與氣各行而不相守卒  
 之宅舍空虛墮壁顛毀而主人不能自存此豈  
 天地殺之鬼神害之失道而自遊耳有志于丹  
 道者不可不初而立幹哉要之大道之祖不出  
 一氣而成變化折為黑白分為青黃喻之曰日  
 月龍虎如許紛紛皆是陰陽鉛汞二字其實一  
 物也又如神水華池鉛爐上釜皆一處也二字  
 兩分子午卯酉晦朔望二十四氣七十二候  
 一年交合一月周回皆一時也然一時即一處  
 一處即一物皆盡在此一中出所謂真一處也  
 田澆亂本朝承壽及嗣傷生豈得見於清澁者  
 乎復有外立壇壝祭祀淫鬼欲希過乞遂延  
 齡致使鬼氣傳於精魄邪風起於心室或交夢  
 寐或見形聲自謂長生可期不知我命在我乃  
 致復限棄腐形骸此處多般皆為左道欲行轉  
 住欲速更遲昏亂至真乖訛天理妄稱高道明  
 違黃帝之文蔽隱真詮全失老君之旨故徐君  
 不欲入習傍門俾令迷入正道而歷職諸法縱  
 有小成終亦不免其死壞惟金液還丹得服之  
 後返老還童位證真人與天地同其長久也故  
 下文云金砂入五內霧散若風雨薰蒸達四肢  
 顏色悅澤好髮白變黑更生稚才齒老翁復丁  
 壯者攝成蛇女咬形免世厄號之曰真人又黃  
 庭經曰百二十年猶可選過此修過減甚難雖  
 待九轉八境日月之華散老殘則知此法足  
 白曰沖天長生之上道明失徐公善好道之人

省究其自當自豁然

抱一子陳顯微曰世間法術不可勝計雖歷職諸法在學者明辨邪正審察是非而已如閉目內視而思五臟之精光步斗而行以取天罡之正氣按日辰而祭甲辰九一以行陰吐正氣以吸邪濁元胞而服晝夜不臥睡無休身體日疲精神恍惚或立壇而祠鬼或感夢以祈神諸術雖多皆非正法將期延壽及更天以腐屍形骸枉傷天命誠可悲嘆又豈知金液還丹並與父母肉身變化而飛騰者哉如前所述諸法皆違背黃帝老君之道觀其舉措反覆於九都之府矣世之明斯道者皆徐君所述之旨知所以修煉之歸

上陽子陳致虛曰做修行入須明大道之正備非陰陽配合坎離施化外則皆為傍門左道如內視五臟存想呵外旋子宿步罡握訣或昌或攝賊賊攝奪努力於是百脉沸騰而變出癩疽者有之或累土立壇朝祀錄於於夜夜夢鬼交而陷於妖魅者有之始焉此心喜悅自謂必可延期一旦中道天凶不免形骸腐壞是皆擇持悖謬違黃帝之文舉措乖訛全失老君之旨執迷不悟以至於此其獲矣矣又誰咎與是以魏公作此參同契一書燦然如昏衢之燭昭然如迷海之鍼欲使後之明者因言會意曠然洞達知所以修煉之歸也

古文參同契集解卷下

房中之術御女三峰或行九一之道翻法五事

對境接氣瀉亂元胞是皆穢行乃傍門之最下者又如吐正納邪必飢食氣或論年打坐晝夜不眠或立壇祭神鬼物見象此又傍門之亂道者是使精神恍惚百脉沸騰心意日欲夢寐夜作千蹠百徑然無功既違黃帝老君之教言不參真師陰陽之同類曲折而招九都之疾何達之士復遇真師之言省此參同契之旨曠然而知所歸之正路則不為傍門左道所惑矣全陽子俞垓曰三千六百法養命數十家派派焚焚不可枚舉有如閻目內視歷五臟以存想履十步空按日辰而祭甲辰丹道哉至若行陰者以九淺一深為大候而致元胞之攪亂食氣者以吐故納新為藥物而使脾胃之虛鳴坐頭空明若自晝夜不眠打動勞則不願身證疲倦

古文參同契集解卷下

下篇

胡粉投火中色壞還為鉛水霜得溫湯解釋成大玄金以砂為主煎和於水銀變化其終始自相因欲作服食仙宜以同類者植禾當以穀穀雜用其類以類輔自然物成易陶治魚目豈為珠迷高不成鑽類同者相從事事不成資燕雀不生鳳孤兔不乳馬水流不炎上火動不潤下世間多學士高妙負良才邂逅不遇遇耗火凶資財據按依文說妄以意為之端緒無因緣度量失操持持治差石胆雲母及礬磁硫黃燒礬章泥未相煉治鼓下前作五石銅以之為軸樞雜性不同類安有合體居千舉必萬散欲點反成凝俛俛訖不遇至人獨知之惟年至白首中道生狐疑背道守迷路出入邪路蹊窺不廣見難以撥方水火記不三河易以明之假月法前作龍蟠白虎為終極

鹿精治并合之持入赤色門固塞其除會務令致完堅炎火張於下晝夜前作正勤始文使可修終竟武乃陳候祀如謹慎審察調寒溫周旋十二節節盡更須親前作氣索命將絕休死公鬼魄色轉更為紫赫然成還丹粉提前作之以一九刀圭最為神子午數合三戊己前作循五三五既和諧八石正綱紀呼吸相含育前作息前作為夫婦黃土金之交流珠水之子水以土為鬼土鎮水不起朱雀為火精執平調勝負水盛大消滅俱死暗厚土三性既合會本性共宗祖巨勝尚延年還丹可入口金性不敗朽故為萬物寶術士服食之壽命得長久土游於四季守界定規矩金砂入五內霧散若風雨薰蒸達四肢顏色悅澤好髮白皆變黑齒落生齒所老翁復丁壯音聲成蛇女改形免世厄號之曰真人推演五行較較約而不繁舉水以激火奄然滅光明日月相薄極常在洞望開水益坎

承日為流珠青龍與之居舉東以合西魂魄自相

拘上弦兌數入下弦艮亦八兩合其精乾坤體乃成二八應一斤易道正不傾金入於猛火色不奪精光白開闔以來日月不虧明金不失其重日月形如常金本從月前作生朔旦日受符金返歸其母月晦日相包隱藏其匡廓沉淪於洞虛金復其故性威光暴內燻世人好小術不審道深深乘正從邪徑欲速開不通猶盲不任杖聲者聽尚宮沒水捕雉免登山索魚龍植麥欲獲前作黍運規以末方竭力勞精神終年無前作兒功欲知伏食法事前作約而不繁以金為隄防水入乃優游金計有十五水數亦如之臨爐定鍊兩五分水有餘二者以為真金重如木初其三前作遂不入火二前作與之俱三物既合度前作變化狀若神下有大陽氣伏蒸須臾間先液而後凝號曰黃輿焉歲月將欲訖毀性傷壽年形體為灰土狀若明意使陽火哀離晝昏陰陽相飲食交感道自然名者以定情字者以性言金來婦性初乃得稱還丹吾不敢虛說做效聖人文古記題前作龍虎黃帝美前作準向煉伏石玉陽嘉黃芽皆能持行不肯無與俱古今道錄一封談吐所講學者加勉力齒念深思惟主要言甚露昭昭不我欺

火奄然滅光明日月相薄極常在洞望開水益坎

古文全同契集解 卷下 下篇

下篇  
 古文全同契集解 卷下 下篇  
 胡粉投火中色壞還為鉛水害得溫湯解成太  
 玄金以砂為土藥和於水銀變化其真終始自  
 相因欲作服食仙宜以同類者植木當以致靈難  
 用其卵以類輔自然物成易陶治魚目豈為珠蓬  
 蒿不成類同者相從事乖不成寶難雀不生鳳  
 狐兔不乳馬水流不炎上火動不潤下世間多學  
 士高妙負良才邂逅不遭遇耗火凶資財據按依  
 文說安以意為之端緒無因緣度量失操持治  
 差石磨雲母及礬磁硫黃燒豫章泥求相煉治鐵  
 下五石銅以之為輔極難性不同類安育合體若  
 千舉必萬敗欲點及成凝使倖託不遇主人獨知  
 之雅年至白首中道生狐疑肯道守迷路出正入  
 邪蹊管窺不廣見難以探方來  
 真一子彭曉曰胡粉制鉛點而成若投火中却  
 抱一子陳顯微曰物類相感有不期然而自不  
 容不然者胡粉本鉛燒就而再投火中則其色  
 受壞復化為鉛水雪本水結成再得火氣則復  
 化為水至質之生本出乎太陽真精結靈聚秀  
 初結成味砂則其中已有真汞真汞離母則曰  
 水銀水銀在大冶之中為太陽所煉歲久凝為  
 白銀白銀歷久始變黃金則是金本以砂為主  
 砂者神也故曰神砂汞者精也故曰水銀今者  
 煉丹之初先採陽精變化為砂次取水銀與砂  
 相合研和二物煉成金既已成金方用鉛養  
 蓋真精生化出乎太陽本與太陽陰合而生須  
 得真鉛始堪服食真鉛生於太陰故曰同類金  
 得真鉛如子得母以此相輔陶治易成譬之以  
 黍植禾以雞抱卵同類相感同類相須也苟不  
 如此別求異類則徒勞心力枉費工夫猶燕雀  
 不能生鳳狐兔不能乳馬水不可以蒸物火不

古文全同契集解 卷下 下篇

胡鉛體水雪白水氣而結若以湯沃還化為水  
 金砂水銀皆一體之物以金為母還產砂汞故  
 云植禾以其黍復雜以其卵一旦受氣足乃成  
 雞與黍蓋以眾類相生終始相因自然之道也  
 若以金石草木相露水雪鹽滿之類皆為誤用  
 後文註中已詳說矣是將天地根為藥根真金  
 母為藥母今產陰陽成精金砂靈汞以為長生  
 之藥不其然乎故云燕雀不生鳳狐兔不乳馬  
 火氣本炎上不可使潤下水性本潤下不可使  
 炎上既以自然本性根類而推之則金母產金  
 砂明矣魏公謂世間多有通儒博學之士留心  
 道域好火求玄邂逅不遇明師但只有文據訣  
 妄自出意虛損貨財拚治難藥擬望長生度世  
 歷年白首執而不回迷守管見自入邪徑千舉  
 萬敗難將來雜性不同類上文註中已釋之  
 矣  
 可以潤物也知此理則砂汞合而精神生水火  
 交而蒸潤得是火居水下而可以遂炎上之功  
 水居火上而可以成潤下之德非天下之至精  
 其孰能與於此哉金丹之理妙奪造化迴出思  
 議之表不遇至人徒勞測度若用外物尤其任  
 妄守邪背正又非賢才往往學道之人不肯堅  
 心守師訪友若志勤求或有始無終或狐疑中  
 道蹉跎白首衰老無成是皆以管窺天自高自  
 滿者之過也然明明日月蕩蕩乾坤寒暑往來  
 朝昏相代無非大道方來之理不遇至人難以  
 探度學者宜先積行累德以祈感遇切勿自欺  
 到此寶山空手啼去  
 上陽子陳致虛曰胡粉黑鉛燒就也得火則還  
 本性水害寒水結成也遇熱則啼本源黃金入  
 水銀而變白得火則回其赤色世人因嗜慾而  
 亂性全性而可以長生何謂金以砂為王何謂

一一一

古文全同契集解 卷下 下篇  
 稟和於水銀修行之人明其造化通達陰陽  
 煉金丹先精維已之汞砂以和玉池之水銀却  
 用坎中之水以濟離中之火水火既濟金砂合  
 形變化同類之真終始因難雖為主所謂欲  
 作服食仙宜以同類者實為諦當如植禾必種  
 穀種雞須用卵欲作仙佛不得同類雖入關百  
 處打坐千年終落空因若也不空同類行請旁  
 門或房中御女或三峰採戰此皆邪徑猶認魚  
 目為珠蓬蒿為檳榔知變化其真手燕雀飛  
 禽也不能生鳳狐兔走獸也安能乳馬皆非其  
 類水之為化不能炎上火之為功不能潤下蓋  
 以陰陽往來必稟自然之道纔若故人以求明  
 師必參同類必配陰陽方可言丹我輩瓊翁初  
 授大虛真人入室語有問參同契為明易即為  
 行易即太虛曰易只陰陽兩件事物能明能行  
 方為聖人故曰易而前得明乃與類行此曰同  
 耳  
 全陽子俞琰曰胡粉本黑鉛燒就若投之火中  
 則復還為鉛水雪乃陰氣結成若沃以溫湯則  
 解化為水何者返本還源其理不容不然也煉  
 金之法以砂為主而和以水銀蓋水銀生於砂  
 中與砂為同類之物所以終始相因而成變化  
 者緣其真也悟真篇云竹破須將竹補宜覆雜  
 當用卵為之萬般非類徒勞力爭似真鉛合聖  
 機蓋謂真汞得真鉛則一陰一陽氣類相感是  
 為同類譬猶植木當以其黍稷雜必用其卵以  
 類相從則其道自然不勞力而成變化若使舍  
 其同類而別求他物則猶魚目之不可為珠蓬  
 蒿之不可成積類既不同安有變化亦猶燕雀  
 不能生鳳狐兔不能乳馬但能生燕雀不能  
 乳馬也火性炎上使之潤下水性潤下使之炎  
 上可乎所以欲作服食仙宜以同類者同類者

古文全同契集解 卷下 下篇

類者相從事乖不成寶先明之後行之聖人也  
 豈謂後人或負高妙之良材不求真師按古  
 文妄意度量或以詔之石胆煉金或用火之砂  
 銀燒丹時治五金則煉八石以二黃為同類淨  
 赤銅為輔其石與金非我同類安育合我之  
 氣而居我之身于昔九江張相煉丹服食河寶  
 謂其好道心切化一術上訪而救之張自負恃  
 服丹已久必可飛昇不期禮謝資頓去但見  
 虛問有詩云可惜九江張尚書服藥失明神氣  
 枯不思還丹本無真翻得金石何太愚後果雙  
 目不見而終此輩皆負良才執滯不問甘受百  
 師誤將金石指為同類耗資財服食燒煉至  
 終身不悟知彼等入以管窺天豈知天地間而  
 行真仙聖師也世人習於慣常不肯拔萃廣學  
 耳臨日低鳥足聽晚高遠之事却乃昂哉樹  
 入大天是皆空負高妙之良材於自持自滿  
 相從事乖不成寶信矣世間高才好學之士不  
 為無人求其遇真師得正傳者歟夫彼有燒煉  
 三黃四神之藥妄意以為道在於是殊不知五  
 金八石乃有形質之物其種類不同性質各異  
 金丹乃無中生有至藥安育合體而非居哉故  
 凡為此術者莫不千舉萬敗欲成癡何則端  
 緒無因緣度虛失採持故也故曰世人不識其  
 鉛汞將謂凡砂及水銀往往耗火費財卒無成  
 功遂至皓首蒼然及起虛無之嘆嗚呼真道簡  
 而不煩至言淡而無味人誰信而行之甚至得  
 正傳而中道生疑于是出入邪蹊者有矣通  
 玄秘訣云多持聰明強是非難開法要自相違  
 是以昔大道而守迷路管窺天而不廣見為足  
 以論方米無窮之玄奧哉  
 火記不虛竹演易以明之履月法羅盤白虎為然  
 樞求日為流珠青流與之居東以合西魄魄白

一一三

相拘上弦兌數八下法長亦八兩弦合其精乾坤  
體乃成二八應一斤易道正不傾

真一子彭曉曰火雖有記須約易道而行之術  
諸卦又運諸否泰鼎器懼月仰仰也金虎在  
內為乘機機未乘青龍被丙丁朱雀隨時趁速  
俱入金胎故謂之舉東合西也魂魄者東龍魂  
西虎魄也上下兩弦合為一斤之數則乾坤形  
體俱就與一周天之數同也

抱一子陳顯微曰古有丹書述火候功用謂之  
火記凡六百篇其旨不外乎周易然火記之作  
豈虛而無據耶當演易以明之可也易有三百  
八十四爻即周天火候上下二弦二八一斤之  
數一斤記三百八十四卦適與卦爻相應乾又  
一百九十二坤爻一百九十二而乾坤之道備  
矣惟月爐者謂玄關一數之體用也其數半白  
半黑如半法月故曰月爐知月為爐鼎則  
不啻人也離為日為汞中有朱砂名曰流珠青  
龍乃東方靈宮之物初運既周元屬于我此龍  
之勢感能變化感而遂通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乾之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子曰龍德而正  
中也世人不悟此龍生之功每被其害若人  
悟而畏之謂而降之則龍驚而用之矣舉東  
以合西則嘉會而合體也兌民數各八流戊而  
就己也魂魄自相拘金木不間隔也兩弦合精  
乾坤體成易道不傾者必二八相停而成一斤  
也一斤指圓成之數

全陽子命說曰古仙火記六百篇不過因易之  
六十卦演而伸之以明十月火候之全爾雖月  
爐鉛爐也其位其坎白虎若之流珠宮求鼎也  
其在離青龍若之白虎為極極者白虎降丹  
田而火從騰下發也青龍與之俱背背青龍下  
就於白虎也東西即坎離也魂魄即日月龍

大丹之道息過半矣白虎在下為發火之樞機  
青龍居上起騰雲之風浪其間真未變化流珠  
是則東龍與西虎相交陰魄與陽魂相制運神  
功於金鼎煅聖藥於玉爐倒造化之機翻乾坤  
之用非天下之至通其孰克如此  
上陽子陳致虛曰此言鼎爐龍虎氣曰龍月  
爐曰白虎曰上弦曰兌曰魄屬於西也彼也玉  
池也曰承日曰流珠曰青龍曰下弦曰艮曰魂  
屬於東也我也金鼎也魄月爐者即太乙神爐  
是之謂陰爐也以其懼仰似月初生之象白虎  
乃西方兌宮之物天地初分元屬于彼其虎之  
威叩之則應含弘光大品物齊生雖能傷人殺  
人却蘊大乘氣象文王重易曰履虎尾不咥人  
亨又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孔子曰說而應手  
乾又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修丹之士知畏此  
虎要先降而伏之既能伏之則可為格之極而  
虎之出處與鉛汞之所產初無兩途學者知擊  
龍虎之妙則知以承投鉛之說矣蓋丹法至  
簡至易苟能虛心靜默凝神入于氣穴則東西  
配合自然龍虎交媾而魂魄相投產紫金也何  
勞用力哉上弦之時兌卦用事月生一牛之明  
故曰數八下弦艮卦用事月生一牛之魄故曰  
亦八合兩弦而觀則乾坤鼎器成立而藥物火  
候盡在其中矣二八十六兩為一斤易有六十  
四卦其數與易道正相等也此亦論丹道之妙  
陰陽兩齊而配合相當爾

金入於猛火色不赤精光自開隔以來日月不虧  
明金不失其重日月形如常金本從月生明且日  
受符金返歸其母月晦日相包隱藏其匡廓沉淪  
於洞虛金復其故性感光虛乃喜  
真一子彭曉曰五行相剋火乃克金金得火復  
能成器兩不傷損故金胎在鼎中而不耗散金

色益自光明自立乾坤鼎器以來日月運精入  
內兩相有益俱得精明金體重如初日月常環  
照也金本從月生者是陰精寄位西方故云  
全從月生月自朔旦受日辰之符因生金也金  
返歸其母者月轉交統金歸於水至月晦陽氣  
消盡則金水兩物情性自相包裹隱藏匡廓沉  
淪洞虛也月晦象年終月朔象年首也金水成  
形胎室長合和氣乃見成功故云鼎煅燥則和  
怡和怡則金水凝結自然之道備矣  
抱一子陳顯微曰日月與金最為長久自開天  
闢地以來日月之形知常而未常虧明真金之  
重如初而未常奪色蓋三者一體也人徒見金  
精盛而月信明以知金自月生而不知月之明  
本生於日也故會合之際月藏其明沉淪洞虛  
以受日光乃能生金而金性本出於日故其堅  
剛重實與太陽之色其太陽之性也萬物遇火  
元屬於乾故謂之乾金大劫欲交則謀報泥洩  
之德者至是以乾初交坤此金顯躍躍奔入  
坤宮謂之坤中金坤得此金內質而為坎坤之  
三爻本背中虛號曰坤土既得此金以實其中  
而成坎象坎之正位居於北方癸水之地是坎  
為水金藏其中故謂之水中金天中之金為  
先天之寶不能久居於後天之坎因化為兌兌  
或躍于北方之坎戶占居西天之西方則此金  
日日夜夜齒之正位屬兌是以此金主行丹道  
於兌之中故謂兌金也煉丹之士尋微索隱原  
始要終格物致知探其源流審其根苗若煉金  
丹必求此金若求此金不求於乾不求於坤不  
求於坎專求於兌兌之為物乃坤月同類是云  
同類易施功非類難為巧兌之為妙代坤行道  
故煉金丹除此兌金餘皆勞勞不能成道黃帝  
老子從古聖仙皆用此金方能了道文王重其

莫不消壞惟金入火色不奪光經百煉而愈堅  
度大治而益赤蓋火乃太陽之氣金乃太陽之  
精金入猛火乃復其故性是以鼎爐火煅則金  
色愈增而感光煥然可愛矣  
上陽子陳致虛曰此言金之為用非金之功則  
不成丹故云金丹非世上金玉之金非從土  
石中出者乃天地造化五行顛倒之妙自乾坤  
大化窟中而產者此金是也今之百師但說金  
丹使自憐憫不知所為何者口說修行又不得  
問金丹之名亦不究究竟參同契中之語乃証于  
世豈知仙翁歷歷指示此金神化之用有輩愚  
人每視是書不察陰陽真金體用乃猜為燒煉  
爐火等事惜哉味哉若不與世露些消息則萬  
世之下此書愈高愈遠人既不能窺其畔岸遂  
皆棄而不觀抑何從而求修行之旨耶上根利  
器要知此金在鴻濛混沌之先太極未判之始  
九五先庚三日後庚三日仲尼翼贊兌象皆順  
手剛君子以申命行事夫庚金也經云三日月  
出庚是也且釋迦假此金以成佛故號金仙蓋  
兌中之金與天上太陰同體而生明同時而生  
丹天上之月各曰太陰緣此兌金同其功用遂  
亦名之曰少陰又云陰中之金天上太陰其功  
接太陽之輝光以成歲時兌之少陰其道傳續  
大千世界化生人物仙翁參透前聖知此金之  
根源推此金之妙化單出此金之神變也被世  
間金能與天地同久入火其色愈精久煉不失  
其重況此兌金是乾坤大化爐中之所產也月  
之尤有虧盈兌之全有流轉故云形如常朔且  
日月合璧月受日符現一陽之光于庚申之位  
此天上之太陰也而此兌金每應月之朔亦初  
三日生始陽之丹於此此之地位此人間之少陰  
也故云金本從月生朔旦日受符何謂金返歸

其母益金之合曰兌兌之母曰坤兌不能久舍其金亦因時而發用坤之氣曰合重可貞以時發也聖人之心妙在於此金既發兌返母而包坤坤猶月晦而日相包也晦日則日月之金體隱滅匿而為日所覆一日二日三日運行其度輝光再計也又如金返坤母金之真精沉淪洞虛為世之用一生二生三劫運再交金將復產也若此金復產必復其故性何也性為乾之用乾之直也寄金于坤坤寄于坎坎寄于兌兌寄復其故性乃以此金還于乾宮乾之全氣復得其種煉成金丹是以此丹號金液還丹號號威光金鼎是云威光鼎乃燒成者火熾熱盛之義

全陽子命瑛曰世間萬物入火皆煉惟金不壞益五行相生至金而極金之為物鎔之得小學之得大其象象木其色象土四時俱備故真金世人好小術不審道淺深棄正從邪徑欲迷關不通猶盲不任杖者聽商官沒水捕獲免登山索魚龍植麥欲獲黍運規以求方竭力勞精神終年無見功欲知伏食法事約而不繁

真一子彭曉曰魏君謂世人好小學術要選疾徑不知小術疾徑有始無終用功至多虛成者少如盲聾者有於視聽漁獵者誤於江山既取捨之有非在是非之察別動求至道約而不繁况金液還丹是白日冲天之上道若遇明師或逢神授遺其妙訣而修之則易簡之理得矣

抱一子陳顯微曰世人棄正從邪嗜奸小術徒勞心力至了無成焉知大道之妙至簡至易約而不繁者哉

上陽子陳致虛曰世人好小術小術不是道器局若淺小不可聞大道道大包天地道深淵如海人固不可聞先被百師導先人為真正道

經百煉而愈堅未嘗失其本體之重自開天闢地以來不知幾千萬年而日月之形如常未嘗虧其明以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各得所安故日月之形不變夫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丹法著明莫大乎金火金即日火即日也金從日生則且受符者太陰真金生于坤宮本絳太陽真火所化其受氣之初亦猶金離月光本生于日月交日光自朔且而始也金返坤其母月晦日相包者金在坤宮與火相守亦猶月晦之夜日月相輝持也隱滅匿而沉淪洞虛者神氣深入乎其根漸沉泥滯海底如月魄之不見也金復故性威光鼎煅者月體本黑受日之光而白今焉與日相包而隱滅其匿廟則復其本體之黑矣但守其黑勿問其白久之神明自來俄頃光芒透鼎火火熾盛則三日庚生兌戶開黑銀煉出白銀來矣

無餘開傍門好採戰棄正從邪徑服藥求輕舉欲速則不通精竭不養性猶盲不任杖借道資談論如聲聽商官沒水捕獲免不參同類五行不顛倒登山索魚龍枯坐以求仙植麥欲獲黍無為若游道運規以求方如上種種為竭力勞精神若不遇聖師終年無見功欲知伏食法古仙語不繁伏食不服氣服氣須伏炁服氣不長生長生須伏炁斯言真妙訣以詔高上人

全陽子命瑛曰金丹大道以積精累氣而成片物結胎百日立基一年入室三年煉養自有節次工夫奈何學者不審道之淺深不擇師之邪正務求速效惟好小術或知一而昧二或得體而遺用局於偏見自以為足甚至張皇邪說而反勝正道穿鑿其繼以取信末學妄以授妄迷以傳迷如此者多矣聞有聰明之士又不肯屈已參訪惟撥撥故執以望得悟何異盲者之不

任杖執其愚暗之人不通至理強以臆說組合丹書何異聾者之聽官商哉乃若膺內為玄關此猶捕雉兔而水也以兩目為華池此猶索魚龍而登山也他如學採戰以望不死坐頂空而規長生豈非徒勞欲獲黍運規以求方者乎是皆空費心力浩首茫然迄無成效惜哉金丹生於坎中因火逼而出位過歷三宮降而入口故曰服食也至約不繁口訣至易簡也

以金為隄防水入乃優游金計有十五水數亦如之隄壘定銖兩五分水有餘二者以為真金重如本初其三運不入火二與之俱三物既合度變化狀若神下有太陽氣伏蒸須臾開先液而後凝號曰黃真焉歲月將欲訖毀性傷壽年形體為灰土狀若明念塵

真一子彭曉曰金母在中宮為水銀隄防則金水優游性情相戀金水逐辰受氣各得其半共行故號黃華也但臨隄則金重不過五五分放水多些小不防其三不入火二與俱者水火二也火二與水三俱不入如人之魂神本自無體寓物而現修其之功但煉水土金三物既結就而成質則魂神自然與之俱妙水入金隄本是凝液借太陽在下之氣伏蒸煅煉變成黃華大力既周神功既足則千變萬化以顯龍車皆是物也及乎脫胎則形體閃爍如明窓日影射塵之狀此矧君顯露功成變化之象奈何世人不知妄行付測謂未夢見取肆臆說惟親請者能知之耳

上陽子陳致虛曰此言入室臨爐下手結丹以入鼎也上根者當明是者最有次第而不泥此節有符非此一節之詳後人如何下手修丹之流水遇師自不知是書隱而且與親至此節如嚼蠟無人頭處只得信為五金八石煅煉

合一斤之數既產金砂母亦不損故云金重如本初也其三運不入者真土也金火水為三物被水火二者逐辰與之俱入器中乃得三性合會二味相拘變化若神也金母始因太陽精炁伏蒸遂能滋液而後凝結是名黃真焉以至周星陰陽五行功考五滿退位凝形盡歸功於中宮黃帝土德也故云毀性傷壽年歸土德而化土則精神秋若明念塵也

抱一子陳顯微曰煉丹先以純金修築城廓周禮園遠然後取真水入于其中始無滲漏或謂金隄或言城廓皆此意也然築金隄但知四象五行全籍土之理則金自然生成矣會用五行真土能成五行真金蓋土者金母也既成五行真金則能體五行真水蓋水者金子也水土金三物相結成方土之形而嬰兒現於其間矣及夫運用上昇則金光滿室騰騰若車轆之事到底無功反怨聖師漫語誠為可憐今累世露永釋後疑以金為隄防者大修行人參煉九還金丹須明此金乃西方兌中之金也先辨真心求彼兌金立置壇常如謹謹隄防固濟以待此金之生水也所生之水尤當推度而明辨之要知此水是先天之水耶是後天之水耶若是後天則水濁濁不可以煉還丹若是先天之水又待其水之清而用之也詩曰涇渭濁蓋涇水清而渭水濁也修丹者待其涇水之清優游防閑不可撓動是云水入乃優游此水之清中有真金周與詞曰金生麗水清之至也且要知其斤兩輕重而後用之蓋此兌金必約十五兩重者借近一斤之準則是云金計有十五也金重到十五兩則能生麗水矣何謂水數亦如之非言水亦十五兩要水與金相稱如十五兩之金必能生多少之水故曰如之所以魏君

真一子彭曉曰金母在中宮為水銀隄防則金水優游性情相戀金水逐辰受氣各得其半共行故號黃華也但臨隄則金重不過五五分放水多些小不防其三不入火二與俱者水火二也火二與水三俱不入如人之魂神本自無體寓物而現修其之功但煉水土金三物既結就而成質則魂神自然與之俱妙水入金隄本是凝液借太陽在下之氣伏蒸煅煉變成黃華大力既周神功既足則千變萬化以顯龍車皆是物也及乎脫胎則形體閃爍如明窓日影射塵之狀此矧君顯露功成變化之象奈何世人不知妄行付測謂未夢見取肆臆說惟親請者能知之耳

上陽子陳致虛曰此言入室臨爐下手結丹以入鼎也上根者當明是者最有次第而不泥此節有符非此一節之詳後人如何下手修丹之流水遇師自不知是書隱而且與親至此節如嚼蠟無人頭處只得信為五金八石煅煉

叮嚀確爐方定其銖兩若十五兩之金已生到五分之水則水過餘而不可用是云五分水有餘若此金初生水到二分時乃真可用是云二者以爲其即此二分之水必約十五兩之金是云金重如本初若水已到三分者亦不堪用是云其三遂不入若金水之數及時相等急以二分之火而合之是云火二與之俱金水火既以相合則火受金氣復得水制結成還丹乃能變化而狀若神矣下手踏爐之工莫此爲要是以聖人年中取月而置金月中測日而聽潮日中掩時而應爻時中定火而行符何謂行符古聖先賢以煉金丹爲一大件事也推度時節立撰篆法以一年七十二候於一日以三百六十爻撰於一月以三十六符計一晝夜分依十二時中是一時有六候比之求丹止用二候之久一時有一爻比之求丹不要半爻之項一時有兩半壁之限防然後下弦半斤水自西而下入於北方內爐則其勢不迫而後游自如也金之升自初一至十五計十五日水之降自十六至三十其數亦如之此亦金水各半斤之謂也然其法以文升後以武降不如是則不能深達九泉之下故曰臨爐定銖兩五分水有餘也大金水合成二八一斤之數一開一闔往來不窮乃吾身真陰陽也然水要半斤有餘金又不可虧其半斤之重故曰二者以爲其金重如本初也其土運不入者周圍鼎器間止有上弦半斤金下弦半斤水而土則無位故曰不入然非其不入也土無定位無所往而不入耳且如天地二十四位中無戊己豈果無戊己哉蓋自壬子至乾亥往來不定上下無常無非戊己所遊之地也二與之俱者遍鼎器間皆土金水二者與之偕行也金水與土偕行則三物互相合受此二

三符比之求丹止用一符之速所謂單符單訣者此也所以黃帝言陰符者此也故曰人知其神而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者此也修丹仙于於此一符之頃感三千六百之正氣逆納胎中當斯之時奪天地之造化竊日月之精華地軸之心天關在手交龍虎兩弦之氣攝金水一體之真龜蛇盤結於丹爐鳥兔會行於黃道黑白交映剛柔迭與玉戶儲祥紫華映日交感守于西極朱雀交于空中促水運金催火入鼎伏蒸以大陽之氣結號黃輿之丹也夫初煉金水之時隄防以歲月而計至於合丹之際止用一符之功夫久則毀性而傷丹一虧則傷壽年矣是云歲月將欲訖毀性傷壽年修丹一事本爲延壽登真若差一爻反傷壽矣故魏君海後學必慎密明慾塵者此丹之至微也全陽子命喚曰丹法以上弦半斤金爲外爐東爲一矣混二爲一則縛住青山萬頃雲湧出碧潭一輪月而變化之狀若神矣益升者金降者水所以爲升降者土也雖然金水上亦不過比喻爾大道從來絕名相何金水上之有哉玉芝書曰煉丹隨子時陽氣起火火力方全他時火不然也蓋子時太陽在北方人身到尾間關此時起火則內外相合乃可以益天地之機而成丹其初太陽在下水火交媾二氣細細蒸而爲液次則水中火發陽氣漸熾其液方凝下內通出金華是爲真鉛及其運用上升則騰騰若車舉行于黃道之上故號曰黃華焉至于功深力至火候周天知臘月三十日天運將周則眞性隱藏而年壽亦相與矣所謂天官不戒修身以俟之也○人徒知子時腎氣生得火烹煉誠而後成遂認爲真鉛而欲取以點化融質其水殊不思既成液矣則有形有質有體而濁安能逆

流而升上神仙作丹於此時不過發火于下以感其氣爾火力既盛氣自沸然上騰與山川雲起相似迨夫升入泥丸然後化爲甘露下入重樓蓋未嘗用其質也丹法所謂取清捨濁濁者沉下是形體爲灰土清者浮上是狀若明慾塵也翠虛篇云促將百脉盡歸源脉住氣停丹始結古歌云鉛爲芽母芽爲鉛子既得金華捨鉛不使又曰及至用鉛時用鉛還是錯其旨深矣附彭好古曰此言地元之事地元起手全在金丹水火三物黑中取白以金爲水之隄防則金水優游情性相戀計其輕重金十五合初一至十五上弦金半斤之數水亦十五合初一至十下弦水半斤之數至於採取則在臨爐酌定銖兩二十四銖爲一兩一百九十二銖爲八兩二銖四累爲一錢一銖二累爲五分水重五分分過一銖二累所重無幾然至此即有爲有餘而兌以二者爲金半斤水半斤鉛一兩有三分神水砂一兩有三分神火無形之藥不入兌金重數之內者細思之終屬未安得理者當自辯之攝治并合之持入赤色門固塞其際會務令致完堅炎火放於下晝夜聲正動始爻便可修終竟武乃陳候祝如謹慎審察調寒溫周旋十二節節盡更須親氣索命將絕休死亡魂魄色轉更爲紫赫然成還丹粉提以一丸刀圭最爲神

金始終只是八兩不得爲金水相停矣天一生水地四生金修煉金丹惟此二者爲真而天三之木不入其中至於地二之火乃太陽中玄元之火與金水實俱而不可離也何者煉丹只是金火藥者火之父母火者藥之子孫而水在金中是爲三物金水火三物既合法度則鬼神自妙變化無窮其初則太陽在下精氣伏蒸金液漸結其次則水中火發陽氣方熾金液漸凝其後火力既足金液凝結盡暗宮能爲神室傳生靈承號曰黃華至於煅煉功深歲月將訖三物俱喪毀性傷年則形體化爲灰土烟烟灼灼如明窓日影飛塵之狀而不可捉摩矣二者以爲真其三遂不入古今解者不同有以二者爲二候得藥三者爲三候又在四候別有妙用不入三候之內者有以二者爲二陽月出庚方宜加採取其三爲三陽金遂望遠不堪採取者有火際會此功晝夜不絕先以文升次以武降周旋十二時一日既終更立初親至於炁已索然命將垂絕百脉歸根萬竅俱寂非死也猶死也絕後重甦金光轉紫狀如紫粉一刀圭許時時呈露處處見形變化不測神妙不可思議上陽子陳致虛曰攝治者陰陽之交煉也持入者保而持之而收入也赤色門乃乾之戶丹從乾之戶而歸神室固塞者閉息也際會者九竅也皆要堅完而無所失矣火張於下晝夜聲正動者蓋陽丹之初到其中有信不得離中之火晝夜周流一身百節萬神悉皆聽命正宜動動內守使聲寂而意和氣勻而脉在丹始凝結始爻便可修者煉丹之始用文火而修之其首尾則皆武火首用武火以煉已終用武火以溫養故三和類曰首尾武中間爻是也候祝如謹慎者不可自取疎慢泥丸有云工夫不到不方圓

是也審察調寒溫者勿爲人物所瞞索陽翁曰  
調停大候托陰陽是也周旋以十二節終而復  
始直待添米抽鉛將盡未亦乾七魄已死魂  
亦變是氣索命將絕休死亡魂魄也其象至此  
其色轉爲紫金赫赤之還丹也粉投以一丸刀  
圭最爲神者共小如一提之粉其小如一丸之  
藥黍大曰九其輕如刀圭之七言至微也而其  
神妙有不可述也此一節備言下手之功然細  
微去旨必師口傳孰能依文而成事哉

全陽子俞瑛曰金丹大藥產在坤種在乾乾居  
上爲卦坤居下爲爐非猛烹極煉則不能出爐  
非倒行逆施則不能升提擡治并合者兩處擒  
來共一爐一泓神水結其酥也待入赤門者奪  
得鬼鳥精與髓急須收入鼎中燒也大成集云  
換歸頂上結三花半開金闕玉鎖蓋金砂升鼎  
之時須是因濟護密然後聖胎完整也此乃後  
則日魂月魄皆沉瀟于北方海底索然滅蕪渾  
如死也此時時復復命神氣結入脉俱住  
呼吸全無其氣如絕天地後重起所謂這回大  
死今方活是也翠霞篇云乾黃看茶因何事只  
爲河車數轉蓋九轉火候收定則還丹赫然  
光明變化紫金之尤也又云採之煉之木片餌  
一氣那那通三關三關來往氣無窮一道白脉  
朝泥先泥丸之上紫金鼎中一塊紫金團化  
爲玉漿流入口香甜清爽遍舌端吞之服之入  
五內脈漸暢甚身康安蓋還丹入口如蜜甘香  
如馨蘭之清香所謂刀工刀頭上肉些子爾及  
其成功于變萬化妙不可測非旁門小術比也  
稱之爲神宜哉

子于數合三戊已既解五三五既和番八石正綱  
紀呼吸相合自悟思爲夫婦黃土全之艾流珠水  
之子水以上爲鬼土鎮水不起朱雀爲火精就平

天下手功夫其中復有運神火以觀真心誠其  
風以吸真神妙用人皆不識漸漸悟集云因燒  
丹藥火下故 黃河水逆流是以烹煉之火  
不得不炎蓋丹田火熾盛則雲霧滯泥丸風  
生而宛有能吟虎嘯聲矣(採藥之時凝神聚  
氣呼吸綿綿勿令間斷久之神住氣定自然異  
戶轟雷龍騰虎躍驅回尾穴連空焰趕入天衝  
直上奔王保義云文火發生武火結實始文終  
武不可以一途取也候視加謹慎者塞兌垂廉  
合光點點候天地之氣將至然後定息以採之  
聚火以烹之須當視其老嫩不可輕易也審察  
寒溫者調停火力審察緩急以漸而猛不可慌  
忙驟進也十二節乃周天十二辰在吾身乃火  
候方位也夫火候自子而升至午而後降環器  
之外周天皆已行過則天同復指于子故曰更  
須親也蓋金丹旋結之際喉域玉衝一靜停輪  
調勝氣水盛大消滅俱死歸厚土三性既合會本  
性共宗祖

真一子彭曉曰子水數一午火數二共合成三  
也戊已土數五也三五合成八此乃三五既和  
番八石正綱也故得肯龍吟白虎白虎吸青  
龍呼吸相合自悟思爲夫婦也黃土全之艾流  
珠水之子者土能過水銀乃得不飛走則四季  
尾火行土候是也全全自朱雀火神調勻勝負  
水勝火滅勝則俱歸功土德也三性既合會  
本性共宗祖者謂金火自一數水氣中產出蓋  
是先天地生元始氣中而能生五行非只以全  
水二味而已

抱一子陳顯微曰八石外藥也以三五變之子  
水一午火二子午之數合而成三也土數五故  
戊已稱五也三五和譜水火土三者合會也三  
者相爲夫婦互作君臣如八石之互相調度土

生金故土爲金文土剋水故水爲土鬼流珠汞  
也生於日而結爲金全生水故流珠爲水母以  
水沃之則火不炎以土鎮之則水不溢是則三  
物一家都歸戊己也水得土則消火得土則息  
金得土乃歸其父也土爲金父則火爲金祖故  
曰三性會合則本性共宗祖也

上陽子陳致虛曰子居北北乃坎之正位其數  
一午居南南乃離之正位其數二坎中有土曰  
戊其數五離中有土曰己其數五戊專坎之門  
掌先天真一之氣已直離之戶積後天至真之  
汞若未先天之氣必通戊土而後得之若用後  
天之汞必伏已土而後和之子午既歡而諧戊  
已既和而合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流成就己巽  
中得巽兩土相結因名曰主八石高坤乾坤爲  
藥石之父母非坤則不得兌之網紀消息子午  
相呼吸戊己相合首路水相交結而爲夫婦矣  
既合爲一則網紀正萬日張矣陽升陰降天地  
呼吸於內也是以長久人能效之亦可長久金  
丹大成集云呼出心肺接天根能吟雲起吸入  
肝腎接地根虎嘯風生呼吸風雲凝成金液該  
蓋一氣自然之呼吸非口鼻之呼吸也人能虛  
心凝神回光內照于真人呼吸處隨其升降自  
然而存之少焉呼吸相合有元然自行則打成  
一片結爲夫婦矣歷聖顯云前對胸膈後對腎  
中央有個真金鼎此其所也土居中央故稱黃  
土土生金故曰金之父真汞走動不定故稱流  
珠入于水中結成金全生水故曰水之母蓋土  
本生金全生水今也土入于水中則水爲土所  
制不能載全而上升故曰水以土爲鬼土填水  
不起水龍乃南方火精就術司復令今坎水方  
爲上制伏若得南方之火猛烹煉則火盛水  
沸其金隨水而上騰矣故曰朱雀爲火精就平

黃土者戊土也戊土能生兌中金故爲金之父  
流珠者水也鉛水能資木中之汞故流珠乃  
水之子鉛水以戊土爲鬼戊土一鎮中宮水不  
妄流於外朱雀者離中之物是爲火精心平氣  
和而脈停可使調其勝負矣水剋火火剋金金  
剋木本四者俱消其功歸于厚土厚土者已土  
也三性者戊金水也坎之門曰戊坎之中又曰  
兌金全生太乙之水全既生水戊又剋之是三  
性合會也水性即已土也離中之戶曰已戊金  
水三者合水性之已木乃徐徐而剋之總變而  
爲金丹故曰本性共宗祖

全陽子俞瑛曰子水一午火二合而承三數土  
數五故中央戊已稱五三與五併則成八故云  
八石三五和譜水火土三者合爲一也且土剋  
水水剋火火和譜者合土爲水火之媒在其間  
調停配合使水火結爲夫婦所以和譜也八石  
調勝氣及水沸上騰入于離宮則離火反爲  
坎水所剋火爲水剋而消滅則水又不可太盛  
於是又以上剋水水得土爲止故曰水火俱歸  
土也水火遇土爲三性三性既合則混而爲一  
俱歸于坤宮故曰三性共宗祖

巨勝尚延年還丹可入口全性不改朽故爲萬物  
寶術士服食之壽命得長久土游于四季守界定  
規矩全妙入五內審嚴若風雨蒸蒸蓬四肢顏色  
悅澤好髮白皆變黑商落生舊所老翁復丁壯者  
經成蛇女改形免世厄號之曰真人

真一子彭曉曰巨勝胡麻也人食之尚得延年  
況金液還丹入口豈不長生乎還丹始生於真  
金全體故無敗朽然真金者是天地元氣之祖  
以爲萬物之母道德經云無名天地之始有名  
萬物之母是也天地之先一氣爲初而生萬象  
全是水根取爲藥基是故真金母能產金砂而

成還丹也土游四季為丹道始終也徐公論後人修煉服之神妙不同凡藥此砂入口如雲霧風雨徑入五臟四肢靈童却老變髮生牙長生久視矣

抱一子陳顯微曰胡麻又名巨勝此凡藥也服之尚可延年況神丹乃純陽之精其性如金剛之不壞而全在萬物之中為至貴之寶荷得服之壽命長久豈不萬倍於凡藥乎辰戌丑未四方皆有土可見金木水火皆資土而立而五臟之數五雖稟金木水火其實資五土而榮也金者土之子真丹入腹而金氣入於五臟之內則漢深烟霧通體薰蒸如陶冶之中火正熾時而上水下施如烟如霧其特四肢百脉滿溢若春澤薰蒸而流布自然同煥煥骨返老還嬰顏色光鮮精神悅澤髮白返黑齒落更生老翁變作壯年者無不謂成蛇女形體改換世厄自逃蓋夜也守界定規規者東方有氏土能守龍龍之界西方有胃土能規白虎之威南有坤土能規離火之戶北有女土能定坎中之門是使制伏升砂與全之氣還入五內其功切至氣散如霧潤澤若雨丹氣蒸然通達四肢神氣既全顏色悅舒衛生髮黑返老還童改其苦辛之形未免凡世之厄形神俱妙紫霞真人云欲下手煉丹先和戊己二土然後可保全水而成丹也

全陽子俞琰曰巨勝胡麻也服之尚能延年況金液九轉大還丹乃全精壯盛之時奪取天地正氣以結成靈胎豈不能長生與〇全性堅剛經萬年不朽乃為萬物中至寶宜乎神仙以此為事所以不曰水大土木之丹而獨曰金丹也土無定位因流於辰戌丑未之間春夏秋冬四季皆土遊之地土能場水熾火守於水則水不流守于火則火不熾今以之守中而外榮

清明神識不昧法身與幻質皆克陰騰共勝神俱妙方可謂之真入矣當是時雖混聖凡而不同三界雖若濁世而真淵行欲去則直造蓬洲放意則徑超象外矣

上陽子陳致虛曰巨勝者胡麻也胡麻者作飯常食之能延年況還丹是金水戊己煉成為天地間之至寶修行術士伏而食之壽與日月同其長又伏者伏先天之氣食者吞黍米之丹後人誤作服字是不知伏之為妙也故仙師云伏氣不服氣服氣須伏氣服氣不長生長生須伏氣只一伏字運用化機土游於四季四季者辰戌丑未也土合有旺日每季月王十八日謂之遊性夏李火生土上德勝王金畏火故人秋屬申月古人以水土俱生申者土因兌火而生水到三垣而產水潮制火土乃生金故入秋初土德先王九日而生庚金至戌止有九日而分王守範而運火所謂守界定規也〇是故金砂之升華也穿兩腎專夾春過心經入髓海衝肺之四竅噴然如風雨之暴至既然而甚愛仍覺然如流胸脫體精神真合如夫婦之交接骨肉融和如燕窩之方起此皆真景象也自此晝夜溫養無令間斷則真氣蒸然達四肢自然神清氣爽顏色光澤髮白返黑齒落更生老翁復為丁壯童媿又成姤女改形出世跳出樊籠永謝塵世之厄與天地相為無窮乃號為真人焉

推演五行歌賦約而不繁舉水以激火熾然滅光明日月相薄神常在兩湖開水盛坎侵陽火熾離書陰除陽相侵食感起自然

真一子彭曉曰五行是虛無之氣說難明若以天地為範圍之間然其運用至感是內五行自拘陰陽交媾火與水不激火莫日現起

於朔辰月魄終於晦暮雄雌相輝砂汞互生天地自然而丹道昭矣

抱一子陳顯微曰若以五行較之火見水則卷然滅光然日月亦水火也每遇合朔兩不相傷何也蓋天地陰陽交感相食自有定數定期無水盛火衰之害能察其機而盜用之則宇宙在手萬化生身雖水火之相勉而合為夫婦金木之間隔而自然交通然天下莫能見而莫能知也悲夫

上陽子陳致虛曰五行數者金木水火土推而為三五之一數如煉金丹則以鉛汞銀砂土為五行而配合陰陽故水能滅火者謂陰能消陽日月薄蝕必在朔望陰陽二者盛衰相侵若陰陽和兩相飲食則自然有交感之道矣

全陽子俞琰曰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乃五行生成數也子陽相交相食乃道之自然也然日月相食常在晦朔之間修丹者欲益天地奪造化可不自此求之乎

名者以定情字者以性言金來歸性初乃得稱還丹吾不敢虛說做效聖人文古記題龍虎黃帝美金華淮南鍊秋石玉陽嘉黃芽賢者能持行不肯無與俱古今道孫一對談吐所謀學者加勉力留念深思惟至要言其露昭昭不我欺

真一子彭曉曰金者情也水者性也金既生水銀是情歸性也且全生於水水為金子子復生於金水返為金母故有還丹之號上文云母隱子胎子藏母胎是也然徐公所述並無虛詐乃託易象及古文龍虎經而論之仍讚黃帝淮南玉陽先真聖人皆能持而行之古今同一門徑非不肖者所可及也故論後來留意思之要言甚露明明不我欺也

華子云天地大數莫過乎五莫中乎五蓋五為土數位居中央合北方水一成六合南方火二成七合東方木三成八合西方金四成九數至九而止九者數之極也以五故言五一二三四六七八九之中實為中數也數本無十謂土成十者乃北一南二東三西四聚于中央轉而成十也故以中央之五散于四方而成六七八九則水火木金皆賴土而成若以四方之一二三四歸于中央而成十則水火木金皆返本還源而會于土中也呼玄哉逆者反而求之吾身則至約而不繁矣悟真篇云二物總因兒產母五行全要入中央混元寶章云四位分明顯倒用日月相食數之交也其理與水火相勉無異今大舉水以激火則火為水所剋而火光盡滅太陰掩太陽則陽為陰所勝而陽光盡暗何也陰抱一子陳顯微曰此言還丹之所以稱還丹也還者以情言丹者以性言金來歸性初者言金公本我性所生今使之復見其母還歸本初與姤女相合結成嬰兒故曰還丹紫陽詩曰金公本是東家子逃在西隣寄體生認得喚來歸舍養配將姤女結親情是也古今名稱雖不同其實一道也

上陽子陳致虛曰金與水同名曰情水與火同字曰性情居西北性主東南東南曰我西北曰彼金水之情自然外來而和木水火之性乃內還而結金丹是之謂金來歸性初乃得稱還丹是此二句為參同之骨體也吾不敢虛說做效聖人文者徐君得伯陽之旨依法修鍊而丹成乃誤此書以訓于後因歷叙黃帝之丹成曰金丹淮南丹成曰秋石玉陽丹成曰黃芽丹成沖舉各立一名無非是此還丹也無非是先



天一氣也無非同類之物也後人開金華印循  
為五金開黃芽印循為八石開秋石印循為便  
溺豈知古聖先賢方便立名所煉之丹矣出陰  
陽之外而別有路耶此道惟聖人為能動行自  
古迄今一道而已三教大聖必須同類方可施  
功故云古今道雖一對談吐所謀除此一途更  
無他術後之末者勉力深想求師指示則知是  
書昭昭靈靈不我欺矣

全陽子命曰復命篇曰一物分為二能為二  
者名二者即金木也金木本無二體故以金為  
名則以木為字以木為性則以金為情其實一  
物爾蓋金公本是東家子遠在西隣寄體生未  
可稱還丹也惟以之傾入東陽造化爐中歸家  
與青娥相見則產個明珠似月圓乃得稱還丹  
矣或曰寂然不動情復乎性故稱還丹亦一義  
也還丹要訣吐露盡矣古記之龍虎黃帝之金

古文參同契集解後叙  
參同契者辭寡而道大言微而行深列五帝以建  
業配三皇而立成若君臣差味上下無準序以為  
政不至太平伏食其法未能長生學以資性又不  
延年至於詞所陰陽合其珠兩日月弦望八卦成  
家男女施化剛柔動靜米鹽分別以易為詞用意  
健矣後為立註以傳後賢惟慮大眾必得長生強  
已益身為此道者更加意焉

古文參同契集解卷下  
古文參同契集解 卷下 下篇

華淮南之秋石玉陽之黃芽無非託名號以寓  
意而已若參同契一書豈空虛以肆其臆  
說哉亦效古人之微意也復命篇云此道至  
神聖無令輕泄為全德德行宜慎切須忌此  
可見道固隱於不傳又惡于不得其所傳也得  
其一萬事畢信哉天下無二道聖人無二心萬  
卷仙經總同金丹即此是根宗也學者能反  
覆玩味此書一旦心領神會則知至要之言果  
為甚露而昭昭無一毫之隱蔽矣

法象莫大乎天地今玄溝數萬里河鼓臨星紀今  
人民皆驚駭影髮前却今九年被凶咎皇上覽  
視之兮王者退自改命作關樞有低昂兮雲氣作  
天遂奔走江河之枯元 鳩今水流注于海天地  
之維維兮徘徊于與午寅申陰陽祖今出入復終  
始 命作 橋斗而招搖今執衡定元紀升於觀  
山今炎火張設 命作 下白虎導唱而今蒼液 命作  
和於後未雀翔翔戲兮飛揚色五彩通遇制羅施  
今壓之 命作 不得舉收嗽聲甚悲兮嬰兒之暴母  
顛倒就湯鑊兮摧折傷毛羽漏刻未過半兮魚鱗  
仰鼻起 命作 五色紫炁燦兮變化無常主滿  
必得其門戶人道無過莫今常傳與賢者

真一子彭曉曰法象莫大乎天地 執衡定元  
既濟鼎器法象天地於鼎間玄溝便同數萬  
里也河鼓三星或臨星紀以迄北斗十五有兵威  
是故人民驚駭且兵主金蓋喻鼎內金被火候  
猛烈迫燒使金鎔鍊雜室元早凶咎是生良繇  
刻滿參差校陽作冷尚相皇上土德止過金水  
燥火自消改過歸已其或關鍵未固鼎器泄符  
則周運元氣奔騰江淮水流湯陰生於午陽  
起於子動靜徘徊不離二位寅陽申陰水火終  
始皆循斗建以定衡紀也 命作 於觀山今 命作  
竊相交注 鼎居處上爐壘按連故以為觀山也  
鼎壘上水下火也白虎前唱金母得火成形成  
吐白砂成生管成丙丁朱雀運氣往來驅起五  
行因成五彩五氣聚乾坤之鼎四時連水火之  
門天地關防陰陽羅網蛇女被抗真求難逃時

古文參同契集解 卷末 上篇

法象莫大乎天地今玄溝數萬里河鼓臨星紀今  
人民皆驚駭影髮前却今九年被凶咎皇上覽  
視之兮王者退自改命作關樞有低昂兮雲氣作  
天遂奔走江河之枯元 鳩今水流注于海天地  
之維維兮徘徊于與午寅申陰陽祖今出入復終  
始 命作 橋斗而招搖今執衡定元紀升於觀  
山今炎火張設 命作 下白虎導唱而今蒼液 命作  
和於後未雀翔翔戲兮飛揚色五彩通遇制羅施  
今壓之 命作 不得舉收嗽聲甚悲兮嬰兒之暴母  
顛倒就湯鑊兮摧折傷毛羽漏刻未過半兮魚鱗  
仰鼻起 命作 五色紫炁燦兮變化無常主滿  
必得其門戶人道無過莫今常傳與賢者

真一子彭曉曰法象莫大乎天地 執衡定元  
既濟鼎器法象天地於鼎間玄溝便同數萬  
里也河鼓三星或臨星紀以迄北斗十五有兵威  
是故人民驚駭且兵主金蓋喻鼎內金被火候  
猛烈迫燒使金鎔鍊雜室元早凶咎是生良繇  
刻滿參差校陽作冷尚相皇上土德止過金水  
燥火自消改過歸已其或關鍵未固鼎器泄符  
則周運元氣奔騰江淮水流湯陰生於午陽  
起於子動靜徘徊不離二位寅陽申陰水火終  
始皆循斗建以定衡紀也 命作 於觀山今 命作  
竊相交注 鼎居處上爐壘按連故以為觀山也  
鼎壘上水下火也白虎前唱金母得火成形成  
吐白砂成生管成丙丁朱雀運氣往來驅起五  
行因成五彩五氣聚乾坤之鼎四時連水火之  
門天地關防陰陽羅網蛇女被抗真求難逃時

竊相交注 鼎居處上爐壘按連故以為觀山也  
鼎壘上水下火也白虎前唱金母得火成形成  
吐白砂成生管成丙丁朱雀運氣往來驅起五  
行因成五彩五氣聚乾坤之鼎四時連水火之  
門天地關防陰陽羅網蛇女被抗真求難逃時

古文參同契集解 卷末 上篇

潘鼎沸騰兮瀑湧不休止接連重疊象今大牙相  
錯距形似仲冬水今嚼牙吐唾乳龍鬼而羅扇今  
交積相支控陰陽得其配兮淡泊而 命作 相守青  
龍處房六兮春華度東卯白虎在昂七兮秋芒兌  
西酉朱雀在張二兮正陽離南午三者俱來朝兮  
家為親侶本之但二物分末而為三五三五并  
與 命作 一兮都集歸二 命作 所治之如上科兮  
日數亦取甫 命作 先白而後黃兮赤黑連表裏名  
曰第一鼎兮食如大黍米自然之所為兮非有邪  
偽道山澤氣相蒸兮 命作 若山與雲而為門泥竭  
遂成塵兮火滅化為土若藥漆為黃兮似藍成綠  
組皮華黃成膠兮醜藥化為酒同類易施工兮非  
種難為巧惟斯之妙術兮審諦不誑語傳於億世  
後兮昭然自可考煥若星經漢兮昂如水宗海思  
之務令熟兮反覆視上下千周煉形兮萬遍將  
可觀神明忽告人兮心靈自悟探端索其緒兮  
有嗽嗽聲悲終乃依依戀母以致摧折毛羽胎  
內則或成或砂乃經刻漏火符胎中則或鱗或  
氣變化無常主動靜有常位或暴湧不休或滴  
溢不止實覺則大牙相相虛懸則連孔開干假  
倚相支控鬼羅網皆明金水之變化悉顯砂末  
之形侯妙用無窮神精是產希微哉淳子君以  
此指示丹砂水銀之成象也 命作 陽得其配 命作  
數亦取甫 命作 陰陽得配則金水淡泊相守也青龍  
白虎朱雀乃木金火三氣也連入鼎中而為親  
侶且樂基元只有金火二物未成三五三五為  
一者木上水合內金火二物共成變化也所有  
修運日數前篇已備釋矣 命作 白而後黃 命作  
與黃 命作 內胎全水變化之狀先白者乃金吐玉  
液也後黃者乃液變黃芽也亦黑連表裏者水  
火陰陽精氣通達胎氣也金液還丹為第一鼎  
者號曰金砂黃芽也古文龍虎經曰竊為金精

潘鼎沸騰兮瀑湧不休止接連重疊象今大牙相  
錯距形似仲冬水今嚼牙吐唾乳龍鬼而羅扇今  
交積相支控陰陽得其配兮淡泊而 命作 相守青  
龍處房六兮春華度東卯白虎在昂七兮秋芒兌  
西酉朱雀在張二兮正陽離南午三者俱來朝兮  
家為親侶本之但二物分末而為三五三五并  
與 命作 一兮都集歸二 命作 所治之如上科兮  
日數亦取甫 命作 先白而後黃兮赤黑連表裏名  
曰第一鼎兮食如大黍米自然之所為兮非有邪  
偽道山澤氣相蒸兮 命作 若山與雲而為門泥竭  
遂成塵兮火滅化為土若藥漆為黃兮似藍成綠  
組皮華黃成膠兮醜藥化為酒同類易施工兮非  
種難為巧惟斯之妙術兮審諦不誑語傳於億世  
後兮昭然自可考煥若星經漢兮昂如水宗海思  
之務令熟兮反覆視上下千周煉形兮萬遍將  
可觀神明忽告人兮心靈自悟探端索其緒兮  
有嗽嗽聲悲終乃依依戀母以致摧折毛羽胎  
內則或成或砂乃經刻漏火符胎中則或鱗或  
氣變化無常主動靜有常位或暴湧不休或滴  
溢不止實覺則大牙相相虛懸則連孔開干假  
倚相支控鬼羅網皆明金水之變化悉顯砂末  
之形侯妙用無窮神精是產希微哉淳子君以  
此指示丹砂水銀之成象也 命作 陽得其配 命作  
數亦取甫 命作 陰陽得配則金水淡泊相守也青龍  
白虎朱雀乃木金火三氣也連入鼎中而為親  
侶且樂基元只有金火二物未成三五三五為  
一者木上水合內金火二物共成變化也所有  
修運日數前篇已備釋矣 命作 白而後黃 命作  
與黃 命作 內胎全水變化之狀先白者乃金吐玉  
液也後黃者乃液變黃芽也亦黑連表裏者水  
火陰陽精氣通達胎氣也金液還丹為第一鼎  
者號曰金砂黃芽也古文龍虎經曰竊為金精

潘鼎沸騰兮瀑湧不休止接連重疊象今大牙相  
錯距形似仲冬水今嚼牙吐唾乳龍鬼而羅扇今  
交積相支控陰陽得其配兮淡泊而 命作 相守青  
龍處房六兮春華度東卯白虎在昂七兮秋芒兌  
西酉朱雀在張二兮正陽離南午三者俱來朝兮  
家為親侶本之但二物分末而為三五三五并  
與 命作 一兮都集歸二 命作 所治之如上科兮  
日數亦取甫 命作 先白而後黃兮赤黑連表裏名  
曰第一鼎兮食如大黍米自然之所為兮非有邪  
偽道山澤氣相蒸兮 命作 若山與雲而為門泥竭  
遂成塵兮火滅化為土若藥漆為黃兮似藍成綠  
組皮華黃成膠兮醜藥化為酒同類易施工兮非  
種難為巧惟斯之妙術兮審諦不誑語傳於億世  
後兮昭然自可考煥若星經漢兮昂如水宗海思  
之務令熟兮反覆視上下千周煉形兮萬遍將  
可觀神明忽告人兮心靈自悟探端索其緒兮  
有嗽嗽聲悲終乃依依戀母以致摧折毛羽胎  
內則或成或砂乃經刻漏火符胎中則或鱗或  
氣變化無常主動靜有常位或暴湧不休或滴  
溢不止實覺則大牙相相虛懸則連孔開干假  
倚相支控鬼羅網皆明金水之變化悉顯砂末  
之形侯妙用無窮神精是產希微哉淳子君以  
此指示丹砂水銀之成象也 命作 陽得其配 命作  
數亦取甫 命作 陰陽得配則金水淡泊相守也青龍  
白虎朱雀乃木金火三氣也連入鼎中而為親  
侶且樂基元只有金火二物未成三五三五為  
一者木上水合內金火二物共成變化也所有  
修運日數前篇已備釋矣 命作 白而後黃 命作  
與黃 命作 內胎全水變化之狀先白者乃金吐玉  
液也後黃者乃液變黃芽也亦黑連表裏者水  
火陰陽精氣通達胎氣也金液還丹為第一鼎  
者號曰金砂黃芽也古文龍虎經曰竊為金精

古文參同契集解 卷末 上篇

水噴黃液是也日食一粒如黍米大三年限滿  
 白日冲天又曰眾丹之靈跡長生莫不歸蓋道  
 門有二十四品大丹皆由第一鼎金丹黃芽而  
 始若不孫此而始者乃旁門有質之藥非金液  
 還丹之別也昔李季莊陰符經云還丹之術百  
 數要在神水華池百數者火候也抽添煉煉九  
 十日成丹又十日補完火數總之百日也要在  
 神水華池者蓋金丹黃芽發而出則曰自非  
 擊開混沌見天地之根擊發陰陽水火之本  
 無以誠金液還丹之道然神母在景中被陰  
 陽之氣相蒸如雲行雨施而水火運用各歸於  
 土則聚在胎內顏色形狀隨時變易而定貌不  
 常似藍菜之淡綠黃如皮鮑之為膠酒逐其本  
 類變化而成也故聖人探天地之根基為還丹  
 之父母運五行而化生靈藥殆非五金八石諸  
 物雜類而為之也所述斯文昭然可考如星在  
 者且熟讀是書千周萬遍至誠不怠或感神明  
 告人或得心靈自悟自然探其端倪得其門戶  
 所謂天道無過無莫常傳於賢者是也  
 上陽子陳致虛曰聖人之道大包天地細入微  
 塵傳云至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道  
 乃天所秘寶不願竹帛惟只口口相傳聖人無  
 可奈何百級引喻不復黃帝岐伯之間始云精  
 不足者補之以味形不足者補之以氣只此一  
 語盡盡金丹及文王重伏羲之易曰西南得朋  
 此又露補氣之方孔子又曰同聲相應同氣相  
 求此又指補氣之類老子則曰玄牝之門是為  
 天地根此却明補氣之門故金液九還大丹無  
 非補其一氣耳然補陰必用陽補陽必用陰本  
 乎太極之氣借名金丹何謂金何謂丹謂乾始  
 金謂坤始丹乾初太極金附于坤坤初太極氣  
 化為丹乾金布坤坤氣流轉金隱于兌兌金生

漢如水刷宗事理周旋法則象儀都公堂狀哉  
 哉但須熟讀萬遍其義自彰或助心神因而  
 自悟乃得見其門戶也道德經曰天道無親常  
 與善人是也  
 抱一子陳顯微曰金丹黃芽發而出則曰自非  
 擊開混沌見天地之根擊發陰陽水火之本  
 無以誠金液還丹之道然神母在景中被陰  
 陽之氣相蒸如雲行雨施而水火運用各歸於  
 土則聚在胎內顏色形狀隨時變易而定貌不  
 常似藍菜之淡綠黃如皮鮑之為膠酒逐其本  
 類變化而成也故聖人探天地之根基為還丹  
 之父母運五行而化生靈藥殆非五金八石諸  
 物雜類而為之也所述斯文昭然可考如星在  
 者且熟讀是書千周萬遍至誠不怠或感神明  
 告人或得心靈自悟自然探其端倪得其門戶  
 所謂天道無過無莫常傳於賢者是也  
 上陽子陳致虛曰聖人之道大包天地細入微  
 塵傳云至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道  
 乃天所秘寶不願竹帛惟只口口相傳聖人無  
 可奈何百級引喻不復黃帝岐伯之間始云精  
 不足者補之以味形不足者補之以氣只此一  
 語盡盡金丹及文王重伏羲之易曰西南得朋  
 此又露補氣之方孔子又曰同聲相應同氣相  
 求此又指補氣之類老子則曰玄牝之門是為  
 天地根此却明補氣之門故金液九還大丹無  
 非補其一氣耳然補陰必用陽補陽必用陰本  
 乎太極之氣借名金丹何謂金何謂丹謂乾始  
 金謂坤始丹乾初太極金附于坤坤初太極氣  
 化為丹乾金布坤坤氣流轉金隱于兌兌金生

黃乃土形赤黑連表裏者赤乃火容黑乃鉛體  
 五行全陰陽會者為一鼎其大如黍米經云元  
 始一寶珠大如黍米在空玄之中者此也自  
 然之所為是皆陰陽造化自然感通之道也非  
 有邪偽道者非傍門林戰左道邪術也山澤氣  
 相蒸者喻金丹乃陰陽之氣相蒸而成泥竭逆  
 成塵者比真氣入鼎遂結成丹液黃用藥雜用  
 藍黃皮成膠連成滴得全液必成還丹也同  
 類易施工者如乾以坤為類靈以兌為類則陰  
 陽和而工易施非種種難為巧者如兌以巽為種  
 陰以離為種二女同居豈能成造化哉斯之妙  
 術明番論當實非雜傳於世後者此書此  
 道如星之在天誰不可觀若水之宗海豈有異  
 流雖萬億世莫能離此道也詳玩熟思反獲萬  
 遍自感神明告人或心靈自悟也天道無私常  
 傳賢者學道之士宜諦思之  
 陰矣天形如彈丸夜夜運轉周匝無休其南北  
 兩端一高一下乃關鍵也人身亦然若能回天  
 關轉地軸上下相應則一身一周矣海乃百川  
 之宗江河所以注海而不竭者名山大川孔穴  
 相通而往來相循環也人身一氣流通則入路  
 之水皆逆流奔注于元海中矣午者天之中子  
 者地之中子午為陰陽相交水火相會之地日  
 月至此勢必徘徊丹道上升下降一起一伏亦  
 徘徊于子午與天地無異也斗指寅而為春陽  
 氣發生轉物以出斗指申而為秋陰氣肅殺斂  
 物以入是知寅申者陰陽之祖萬物出入之門  
 也丹道自寅出申入周而復始與天地又爻  
 異哉天官書云斗為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鄉  
 索隱曰第一天樞二璇三璣四權五衡六開陽  
 七搖光一至四為魁五至七為杓夫斗星天之  
 中衛心居人身之中天以斗為樞人心為樞

全陽子會說曰道大難名天地乃法象之大者  
 故以此形容之玄清天河也自尾箕之間至樞  
 星之分介斷天極不知幾萬里修丹者法天象  
 地反身而求則身中自有一壺天也河鼓星位  
 在天河邊斗牛之間星紀天樞之丑位也丹法  
 火隨于丑則驅回尾穴連空焰起入天衢直上  
 奔正當新闢出路之時一身之人民豈不踴躍  
 驚駭乎若形即火候也前却即進退也九年即  
 九轉也火候之進退不可毫髮差殊然後九轉  
 之間穩乘黃龍馬而作丹可保無咎反是則九  
 轉之間翻却紫河車而凶咎隨至矣不可不慎  
 也人身上一為天帝即泥丸一為一中一為丹  
 皇即神宮天子下一為元皇即丹田元陽君今  
 丹皇下視運神火照入坎中以驅逐坎中真陽  
 真陽元王因火逼而出位于坎若退後然於此  
 駕動河車則真陽飛騰而起以離化萬宮之真  
 丹法以心運火候猶天以斗運十二辰也單座  
 篇云奪取天機妙夜半看辰杓一些露憑誰  
 飛到前花頭蓋謂此也法象與天乎天地  
 衛定元樞於巽山 惟折傷毛龍山即  
 呢喻山也藥升之時全爐火熾玉鼎湯沸虎先  
 嘯龍後吟猶大唱而和隨也朱雀火也顛倒運  
 於鼎中驅起五行因成五彩翔翔于上為網羅  
 所罩則風雲滿鼎化作嬰兒之學也既被網羅  
 壓止而不得飛舉遂斂身束羽伏於鼎中也丹  
 訣云朱雀登高飛騰捉住伊羅羅稱龍女啼  
 不過嬰兒赫赫威威盛實力漸微即此說也  
 初稿未過 澹泊自甘 丹經云採之煉之  
 木茂備一氣妙通三關當此之時但見黃雲  
 成陣白羊成隊金花金鈴紛紛而來風搖寶樹  
 先盈日雨打漫花雪滿衣丹霞紫霧雲現不一  
 丹田火熾泥丸風生而三宮氣滿有如飯熟蒸

透之時熱湯沸湧于釜中滴瀝不止也自此一  
抽一添功相錯拒則漸凝漸結如冬水吐乳流  
灌黃芽出上而自然結聚復生美矣翠虛篇云  
辛苦都來只十月漸漸採取漸凝結誠能潛心  
內煉晝夜無他則丹體遂時不定火功夜夜無  
差如上景泉自當一見之至此則心虛神凝  
純一不雜水能流火能燄在身中自可陰陽  
自得配而相守矣所謂二八相當自合親是也  
**龍虎處房六** 日數亦取前則天二十八宿東  
方七宿謂之蒼龍西方七宿謂之白虎周天十  
二次東方三次中間一次曰大火西方三次中  
間一次曰大梁大火居東方三次之中在辰屬  
卯卦屬震時屬春五行屬木而房六度又居  
大火之中故曰龍虎處房六春舉震東卯也大  
梁居西方三次之中在辰屬酉卦屬兌時屬秋  
五行屬金而房七度又居大梁之中故曰白虎  
盈山川也第一兼者以九轉火候言此為起初  
第一轉如黍米者丹頭方凝結就僅黍米之大  
也丹法至簡至易其神機妙用不淺作為不困  
思想故云自然龍虎經曰自然之要充存後亡  
言先存神入於氣穴而後與之相忘也如是為  
之然後神歸氣中氣與神合交結成胎矣人知  
山澤之氣蒸而上升于天于是化而為雲其  
陰陽和洽所以成雨及其成雨則又還降于地  
不知吾身金丹作用猶是也泥乃近水之土性  
本重滯而若下及燥而乾之則土性動而燥裂  
化為塵埃矣火乃虛明之物因麗于木而有烟  
焰及烟消焰冷則火性滅而燥燥化為灰土矣  
知此而後可論陰陽反覆之道也悟真篇云萬  
般非類徒勞力爭似真鉛合聖機蓋真鉛得真  
汞汞類相感妙合而從猶夫始得耦為同類  
同類則如燕之染黃藍之染綠皮以為膠麩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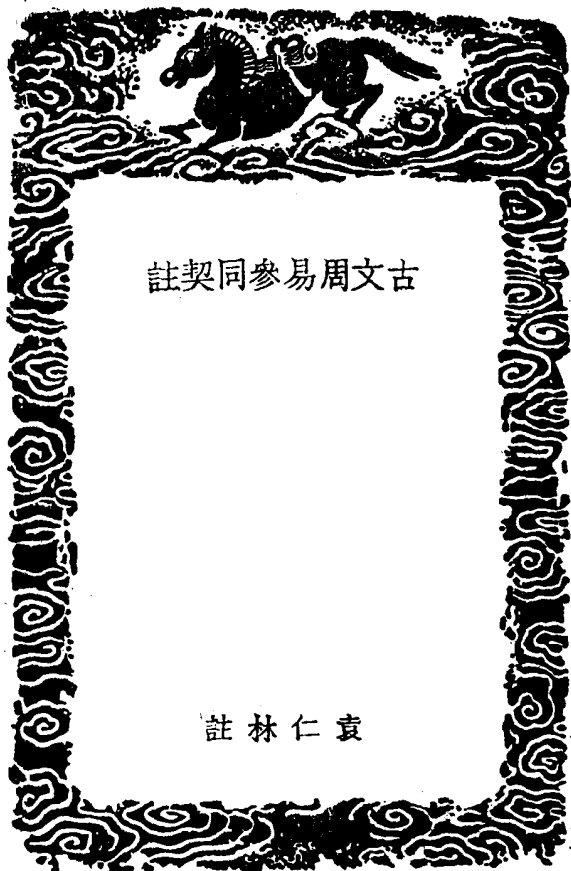
在鼎七秋芒兌西酉也朱雀在張二正陽離南  
午者張乃南方之宿其象為朱雀也張有十八  
度而言二者以周天三百六十五度自北方虛  
危之開平分天盤為兩段而危初度正與南方  
張二度相對也三者俱來朝家屬為親侶者青  
龍白虎朱雀三方正氣皆歸于玄武之位而房  
六鼎七應水火之成數張二危一又應水火之  
生數猶家屬之相親也本之二物末乃為三  
五三五升危一都集歸一所者推原其本即是  
水火二物而已二物運於鼎中遂列為三五三  
五即房六鼎七依二也三家相見并而歸於危  
一則結成嬰兒矣治之如上科日數亦取前者  
修煉大丹當依法度而行迎一陽之候以進  
火而妙用始於虛危也**白而後黃** 非種雜  
**龍** 先白後黃初如玉液飛空雪漸見流金滿  
故也亦逢表裏靈光神焰燒天地風雷雲霧  
為酒不勞力自然成真合此而別求他物則非  
其種類徒費工夫**龍虎之妙術** 常傳寶  
世間旁門小術何啻千百惟此金液九轉大  
還丹一門乃清淨無為之妙術其法至易簡  
愚夫婦可得行之亦可以超凡入聖但天賦至  
重不許輕授匪人學者不有夙緣契合未易遭  
遇也淳于若木秘天寶作此二篇言詳審字  
字諦當煥若星之經漢葛如木之宗海真德代  
學仙者之龜鑑也若能誦之萬遍妙理自明縱  
未得師授口訣久之亦當神告心悟其悟多在  
夜深或靜坐得之益精思熟味及復玩誦當積  
者多忽然爆開使自然通于寸息之思之又  
重思之思之不得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  
精盛之極也此說已然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苟非其人道不虛行豈得無禍福于賢否之間  
乎噫世道不古善人難遇得有恒者可矣

古文全同契三類集解卷末  
東漢會稽淳于叔通補遺  
明餘姚復陽子將一彪輯  
海虞為素居士毛晉訂  
下篇  
三五寸一分口四八兩寸唇長尺二厚薄均腹  
齊三命作服正坐垂溫陰在上陽下奔首尾武  
中開文始七十終三句二百六善調勻陰火白黃  
芽鉛兩七聚輔翼入應理腦定并玄子處中得安  
存來去不出門漸成大性情純却歸一還本原  
善愛敬如君臣至一周甚辛勤密防護莫違昏途  
路遠復幽玄若達此會乾坤刀圭密淨魄魂得長  
生居山村樂道者尋其根審五行定鍊分論思之  
不須論深藏守莫傳文御白鶴駕龍騎遊太虛謁  
仙君錄天圖說與人  
真一子彭曉曰**三五** 兼周圓一尺五寸中虛  
遇陰云火白是也金水得用故多白少赤黃芽  
**三五** 兼生於鉛鉛是芽也**兩七** 兼輔翼入兩  
七者後篇云龍處房六分白虎在房七兮喻  
青龍七宿之氣與白虎七宿之氣合聚神胎輔  
翼而生靈水真人也鍊器立三才中宮為人  
故中篇云真人潛深淵守神守理中是也**應理**  
**腦定昇玄** 于處中得安符神室全母養育水銀  
真子也前篇云溫養子珠是也天去還不出門  
**漸成大性** 精進純女嬰兒得母安養又為開鍵  
扉鑿堅牢無路逃逃只在身內上下游泳日月  
數周漸成純質**還本原** 始以水母為丹  
基本母復生真水銀故謂之歸一還元也**善愛**  
**敬如君臣** 至一周甚辛勤密防護莫違昏途  
辛勤細意防護無致懈也路途遠復幽玄若  
**此會乾坤** 丹返幽微行越深遠者能了達可  
謂乾坤入掌日月在心無所不致也刀圭為淨

五寸又張說云此名太一爐圍象天方象地  
狀若蓬壺亦如人之身形三層象三丹田也故  
三光五行四象八卦盡在其中矣一分厚一  
寸一分**四八** 口微開如今之鍋釜臥唇仰拆  
周圍約三尺二寸明心橫有一尺兩寸厚立唇  
環匝高二寸長尺二兼通身長一尺二寸上水  
入鼎八寸厚通身厚一寸一分令均勻也  
**腹三** 兼通身腹底通身令上中下等也垂溫  
兼應於電中不着地懸胎鼎是也陰在上上水  
兼以潤下陽下下連火以炎上首尾已午  
是陰陽界分已為陽子尾午為陰亥首故火武  
也守固已午兩向中間陰陽退各得其  
故火文也始七十終三句二百六善調勻七十  
三句二百六都合三百六十日應周天火數也  
於其間細意調勻火符不令失天地之大數淨  
于公欲借偶成文故分而言之也陰火自火數  
**應理** 金液還丹刀圭密五內即神鍊氣清魂安  
魄靜更易九骨變為真人得長生居仙仙樂道  
者其長令好生之子幸究神藥根源而修之  
勿致誤用雜類也五行定鍊 凡修還丹先  
究陰陽之情性天明火水之根源審察五行區  
分晝夜爾刻漏析別分鍊得陰陽相須五行  
互用方有所獲也故費真人曰金液通神仙須  
向五行竟五行處處有數非仙人借要識其結  
采一水與一石中宮先為主水火紫為物二物  
為夫婦夫婦相配正刻連離氣丹砂從此出  
則知金液還丹非陰陽五行與鉛汞和合成  
藥則無別徑也詩思之不須深探尋莫得  
文使研精思勿輕易論之誠誠于心中若妄以  
書傳必遺天誥御白鶴駕龍騎遊太虛兮謁仙  
君錄天圖說與人丹成之後功滿德充庶錄  
受國位若其人壽諸道驗不其然乎







古文周易參同契註自序

註林仁袁

古文周易參同契註自序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得其中而生之道在矣。隱逸者流，有事於生，多致力於形氣之淵源，而窺其幽渺，于是原本生初，形模天地，推所自來，而灼所由毀，舉精氣神三要一之軀體之正中，有似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于以積功致養，自強不息，詎得為理外事哉。言乾坤本之乾首坤腹之言，以明吾身之上下也。言坎離本之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之言，以明心腎之交，呼吸相通也。乾坤體也，坎離用也。虛靜其體，和順其用，升降周環，無所於闕，要皆準諸中以立極，而後形神沛焉。斯其旨歟。夫玩物喪志，書言之矣，與其逐物而意移，曷若放外歸中，修身俟命，為志潔行芳者之所有事乎。當恬退之時，居潛淵之位，以之為勿用之用，抑亦可矣。爰就所見，詮以粗陳，至其間疑晦異同，尚欲質諸明者。

雍正十年壬子大呂月吉，三原袁仁林書。

朱子考異前序

五代彭曉解義序曰：魏伯陽，會稽上虞人，修真潛默，養志虛無，博瞻文辭，通諸緯候，得古人龍虎經，靈寶妙旨，乃約周易撰參同契三篇，復作補塞遺脫一篇，所述多以寓言借事，隱顯異文，密授青州徐從事，徐乃隱名而註之。桓帝時，公復傳授與同郡淳于叔通，遂行於世。參雜也，同通也，契合也，謂與周易理通而義合也。其書假借，莫不託易象而論之，故名周易參同契云。

考異後序

右周易參同契，魏伯陽所作，魏君後漢人，篇題蓋放緯書之目，詞語皆古，奧雅難通，讀者淺聞，妄輒更改，故比他書尤多舛誤。今合諸本更相釐正，其間尚多疑難，未能盡祛，姑據所知，寫成定本，其諸同異，因悉存之，以備參訂云。空同道士鄭斯。

按鄭斯二字，朱子借之託名也。鄭本春秋鄭子之國，樂記：天地所合，鄭氏註云：斯當作派。

明楊升菴慎古文參同契序

參同契為丹經之祖，然考隋唐經籍志，皆不載其目，惟神仙傳云：魏伯陽上虞人，通貫詩律，文詞膽博，修











見其為易者如是。所以古人結此易字。亦必以日月為文。蓋坎離日月。實配中宮。戊己之土。常居至中。

統御四方。而四方皆其功。豈非幽潛滄海。變化於中宮者乎。而安得不以中為要乎。

右第三節。發明易行周流。以起下文兩節之意。

晦朔之間。合符行中章。

陽光消盡。坎離合體。日光下注。月魄之中宮。此在天晦朔之時。會合符契而行乎中也。收視返聽。心息

相依。神光下注。玄牝之中宮。此在人晦朔之時。會合符契而行乎中也。

混沌鴻濛。牝牡相從。床

前光已盡。後光未生。滾同混合。茫昧昏冥。而太陽之牡。與太陰之牝。相從於一處。

滋液潤澤。施化流通。

滋液謂精氣。乃潤澤之物。太陽以牡而施之。太陰以牝而化之。于是彼此流通。而各得其精氣之用。此即陽稟陰受。雄雌相須。須以造化。精氣乃舒之義。

天地神靈不可度量。

其所以施化流通之故。乃上天下地神靈。自爾有莫測其然者。即不可盡圖意。

利用安身。隱形而藏。

此說到人身。結住上文。言惟日月之晦朔如此。所以吾人用功。宜用安靜。隱匿潛藏。寂然收斂。其五官之用。而惟靜注于玄關。以法其晦朔焉。此即四者混沌。徑入虛無之謂。上十句。謂日月既居中宮。統御四方。而其交光於一月者。必始於晦朔。晦朔則二十四時之間。初合符。中混沌。末施化。精氣也。而神靈寓焉。此其所以行乎中宮者。聲臭俱無。睹聞不及。執得而度量。蓋儲蓄其交光之本。以為後此一息

上午。一消月。之源也。是以取則者。最宜效外。歸中。以靜潛藏。以俟元陽之動。

合符行中者。會合一處。乃得流行於月之中宮。日以中陰與月。月以中陽與日。交接混沌。而一應一化。皆於是時。此即其陰陽神氣所為。而神為兩在之物。精氣在是。則神亦在是。所以妙乎精氣者。故曰天地神靈。可知

天地亦以精氣神而已。大抵此十句。是內家所

重。以下息之象三。消之象三。特言其運用處耳。

始于東北。箕斗之鄉。

其合符而為一月。運行之始也。隨日出沒于地之東北。箕與斗。乃天度東北接頭處。借以言地之東北。

非便指箕斗。以為在是也。

可見其立言。不可不為

要。不過四面取意而已。

旋而右轉。嘔輪吐萌。

合日之後。積漸自西向東。此月體之右轉。又其光隨日在西而漸下。此月光之右轉。均右轉也。自初一初二至初三。月之離日。已積三十餘度。其光漸自西下。人在地面。乃見一線之光。較之晦朔時。便已嘔

出輪廓。吐出萌芽。清潭見象。發散精光。

於是舉向之潛藏深潭而不現者。漸現六象。上半月實兌乾。發散其所受。精華光采。補助離明。以上六句。為下文緣起。

精即坎月精之精。光即離日之光。光者何。氣之盛也。精光即精氣。須知精氣不相離。可分言亦可合言。

昂畢之上。震三出為徵。陽氣造端。三三初九潛龍。

昂畢。天之西方。借言地面西方庚地。非直指昂畢也。當初二初三。于日將落時。月在西南庚地。其陽光始生。有三畫卦之震象。是即震出以為陽光之徵驗。惟此陽光之氣。創造端倪。便是重乾之初九。龍生而尚潛也。其法以一月分為六節。節各五日。此其第一也。蓋自初一至初五。積五日六十時。為一節。乃今歷中一候之說。自可為一候一節。皆此一陽爻所管。故象之以震。然一爻又分初中末三段。以二十時為初段。二十時為中段。二十時為末段。初則陽光雖息而未形。末則陽光已著而未盛。而中則造端而方露也。以其陽光之屬陽也。故於六象。震兌乾巽。外復以重乾六爻紀之。則此固乾之初九。乃乾用九而流於第一虛位者。言此以明身內玄關。承靜極之後。而元陽初動也。以下六象。悉以是推之。

陽以三立。陰以八通。三日震三動。八日兌三行。統三三九二見龍。和平有明。注

陽生子位。自子丑至寅。三陽出地而始立。是陽生於一而立於三。後文以寅為陽祖。即此意。寅時或言建

寅。為顯然。蓋陽者圓者徑一圍三。假未至於三。則圓必有所缺。而陽亦未為成立之時矣。故曰陽以三立。陰始升位。自丑至申。得八位而陰始通。是陰生於二。成於四。而通於八。後文以申為陰祖。即此意

矣。陰時申乃立統。蓋陰者方者四。正必有四隅。是則八矣。假未至於八。則方必有缺。而陰亦未為通達之時。故曰陰以八通。惟其陽以三立。則月至三日。正陽立之時。故有震象。而見一陽之動。動則立矣。惟其陰以八通。則月至八日。乃陰通之時。故陽來偶陰。平分各半。有兌之象。而見二陽之行。行則陰陽得配而陰通矣。夫其兌象如是。要即重乾之九二。乃乾用九而流於第二虛位者。此時龍現得中。陰陽適均。極其和平而有明也。此月節六之第二也。

初六至初十。此五日六十時。為第二節。而初八上弦。乃第二節之正中。蓋在中二十時也。陽以三立。故一三而得偶。二八而得陰。自三而始。五三而得陽。正得陰之十五本數。所以以上半月乃十五日。陰以八通。故一八而得陽。二八而得陰。自三而始。五三而得陽。正得陽之三十本數。而其對偶之體。而對折之。卻只十五數。所以以下半月亦十五日也。何謂對偶之體。蓋積一三五七九得二十五數。其間三與七。對折陰位。不為陰。故除去不計。只得一五九。乃十五為陽數也。何謂對偶之體。蓋積二四六八十得三十。凡陰以偶為體。故除去不計。只得十五。而實則十五也。以配陽也。陽以三為一。從乎奇也。故其本數雖三。而實則十五也。陰以二為一。從乎偶也。故其本數雖二。而實則十五也。蓋陰不能離陽而獨立也。

三五德就。乾三體乃成。三三九三夕惕。虧折神符。盛衰漸革。終還其初。

第三節之五日。於其節終時。正合陽數之三十五。而陽德豐盈。圓滿成就時。則三陽具足。乃成乾象。而於重乾為九三。蓋乾之用九。而流於第三虛位者。當夫日斜而夕。盛滿將過。所宜惕者。自此以後。虧

而於重乾為九三。蓋乾之用九。而流於第三虛位者。當夫日斜而夕。盛滿將過。所宜惕者。自此以後。虧

而於重乾為九三。蓋乾之用九。而流於第三虛位者。當夫日斜而夕。盛滿將過。所宜惕者。自此以後。虧

而於重乾為九三。蓋乾之用九。而流於第三虛位者。當夫日斜而夕。盛滿將過。所宜惕者。自此以後。虧

而於重乾為九三。蓋乾之用九。而流於第三虛位者。當夫日斜而夕。盛滿將過。所宜惕者。自此以後。虧

而於重乾為九三。蓋乾之用九。而流於第三虛位者。當夫日斜而夕。盛滿將過。所宜惕者。自此以後。虧

而於重乾為九三。蓋乾之用九。而流於第三虛位者。當夫日斜而夕。盛滿將過。所宜惕者。自此以後。虧

而於重乾為九三。蓋乾之用九。而流於第三虛位者。當夫日斜而夕。盛滿將過。所宜惕者。自此以後。虧

而於重乾為九三。蓋乾之用九。而流於第三虛位者。當夫日斜而夕。盛滿將過。所宜惕者。自此以後。虧

而於重乾為九三。蓋乾之用九。而流於第三虛位者。當夫日斜而夕。盛滿將過。所宜惕者。自此以後。虧

而於重乾為九三。蓋乾之用九。而流於第三虛位者。當夫日斜而夕。盛滿將過。所宜惕者。自此以後。虧

而於重乾為九三。蓋乾之用九。而流於第三虛位者。當夫日斜而夕。盛滿將過。所宜惕者。自此以後。虧

而於重乾為九三。蓋乾之用九。而流於第三虛位者。當夫日斜而夕。盛滿將過。所宜惕者。自此以後。虧

而於重乾為九三。蓋乾之用九。而流於第三虛位者。當夫日斜而夕。盛滿將過。所宜惕者。自此以後。虧

而於重乾為九三。蓋乾之用九。而流於第三虛位者。當夫日斜而夕。盛滿將過。所宜惕者。自此以後。虧

而於重乾為九三。蓋乾之用九。而流於第三虛位者。當夫日斜而夕。盛滿將過。所宜惕者。自此以後。虧

而於重乾為九三。蓋乾之用九。而流於第三虛位者。當夫日斜而夕。盛滿將過。所宜惕者。自此以後。虧



漸大壯三三依列卯門榆莢墮落還歸本根刑德相負晝夜始分  
 初八午至初十亥歷三十時為第四節有大壯象焉二月漸歷者因上而來又見無乎非漸也由三陽  
 漸及四陽陽已過半則大者壯矣此說後十五時其前十五時陽既壯盛氣甚豪俠方且陳列於東卯日出之  
 門矣夫物乘陽旺宜無不生而向有榆莢之墮落應星光之至曉而隱曉正卯時良以此時半陽  
 半陰半德半刑其陽德固能生其陰刑亦能殺可不慎歟觀其彼此相負不相上下而晝陽夜陰亦因  
 之分半適均此又說前十五時要亦奈何不收斂潛藏還歸本根以防其旺逸乎謂至此功宜沐浴沐浴  
 者洗心藏密也于斗柄建卯于律則為夾鍾

夫三三陰以退陽升而前洗濯羽翮振索宿塵  
 十一子至十三巳歷三十時為第五節有夫象焉三月五陽盛長決去陰柔陰退陽升於律為姑洗於  
 斗柄為建辰即就洗字辰字生意謂其決陰也如禽浴水洗濯其羽翮而振動搜索力去宿塵陰將奮  
 冲天之舉而至於乾健盛明也  
 乾三三健盛明廣被四鄰陽終于巳中而相干樓  
 十三午至十五亥歷三十時為第六節有乾象焉四月六陽具足盛滿光明廣及吾身四大於斗柄為  
 建巳而陽極將終於律為中呂而陰且潛伏於此中隱相干犯矣君子所當憂憂危明也以上六節  
 陽生之候復臨泰之內象與壯夫乾之外象止是三畫卦之震兌乾無坎離正坎離之呈象其泰以前  
 坤尚用事故外象不離坤壯以後乾乃用事故內象盡屬乾見皆乾坤事也  
 氣轉生隱相干犯  
 中孚高申占千節陰

姤三三始紀緒履霜最先華井底寒泉午為蕤賓賓伏于陰陰為主人  
 十六子至十八巳歷三十時為第七節有姤象焉五月始紀乎陰之序而兆其端正如履霜者馴致堅  
 冰之將至是宜謹之於最先也蓋其時井底寒泉一陰已生於下而斗柄則建午於律為蕤賓誠以陰  
 柔主事而陽乃賓伏可不兢兢戒之而有所事退斂哉  
 陰陽主人乃前兩節之辭見前六節皆陽為主而  
 是則陰主矣陰主於內則陽主於外而伏於陰矣

遯三三世去位收斂其精懷德俟時棲遲味冥  
 十八午至二十亥歷三十時為第八節有遯象焉六月二陰浸長勢已莫過勿戀世紛勿貪名位遯而  
 去之收斂精神懷藏道德以靜俟還時則方栖息味冥而勿為皎皎謂疑神氣穴也  
 借味字有離字木旁與  
 未字合而離林以宜林之律  
 否三三塞不通萌者不生陰伸陽屈沒陽姓名

廿一子至廿三巳歷三十時為第九節有否象焉七月三陰漸進上下不交氣窒閉通萌芽爻自于斗  
 柄為建申于律為夷則但見陽屈於陰伸而受其夷傷有不淪沒其姓名者乎  
 姓名其所由生名皆其名稱也陽生於寅寅申對冲  
 則沒其姓名矣仲字右體寓申沒姓名何莫則  
 觀三三其權量察仲秋情任奇微雅老枯復榮形薺麥芽稊因胃以生  
 廿三午至廿五亥歷三十時為第十節有觀象焉八月方其四陰未進陰陽暫得對峙權之而輕重適  
 均量之而多寡悉微前十過此則四陰二陽權有低昂量分饒乏不能和矣後十此仲秋西位之情也  
 觀而察之則於其始也衰陽方半銳陰亦半彼此尚堪匹配而暫得其和和之所鍾便能肩任畜養發  
 其微雅而榮及老枯是以養與麥之生率皆因其氣冒其和以芽稊於此時也前十究之時不能久旋  
 即四陰而衰陽條退後十是陰旺於西功宜沐浴洗心藏密也  
 任奇四句正見收斂中雖有不與收斂而冒其生發之處使人忽不及持所宜警此而加謹也仲秋伏西字  
 任字本謂肩任即隱帶南呂朱子曰任即南按南有任音詩燕燕凱風南與心叶可知此又以同音伏南字

剝三三爛肢體消滅其形化氣既竭亡失至神  
 廿六子至廿八巳歷三十時為第十一節有剝象焉九月五陰就進剝爛陽之肢體消滅陽之形貌九  
 則肢體形貌皆為所消滅矣九生化之氣已竭而陽神之至尊至貴者旋且逃亡蓋月上陽光將盡即  
 宇內與人身之陽氣隱匿時也於支為戌於律為無射  
 始卦之類離月應坤觀此陰陽之易見者彼可知其難見之處凡陰類易見則以陰常承受陽之去來故特著明  
 始道舒暢物樂榮枯月應明女子歸坤若以陰靜而微動則動可知矣亡失者飲而至於無若者亡  
 若失也肢體既去謂十二地支皆盡也滅即  
 皮去水去火去木去土去金去亡即無帶入無射

道窮則返歸于坤三三三恒順地理承天布宜有玄幽遠眇隔閡相連應度育種陰陽之原霜寧廓恍  
 惚莫知其端丁先迷失軌後為主君暨  
 廿八午至二十亥歷三十時為第十二節有坤象焉十月蓋陽之道自姤遜以來日即於消至此窮而  
 返本仍歸坤元惟當靜體六陰之柔順以地承天受天宜布則此中之玄幽遠眇雖若隔上下礙彼此  
 而至虛之神固不連貫妙應陰極陽生之節度而孕育其真種是乃後此胚胎陰陽之原至其陽生之  
 狀象寧廓恍惚莫知其端要之止宜後不宜先倡先首動則迷失柔順之軌居後處靜乃得陽之主也  
 於斗柄為建亥於律為應鍾以上六節陰生之候姤遯否之內象與觀剝坤之外象止是三畫卦之  
 巽艮坤無坎離正坎離之呈象其否以前乾尚用事故外象不離乾觀以後坤乃用事故內象盡屬坤  
 又見皆乾坤事也  
 主字與陰為主之主相對同字內帶亥字應度育種應度十二卦律呂名惟復歸坤卦正出見陰陽之始之重  
 也其餘或勞或政惟以拜志清通不拘想見胸中清通忽忽故其辭彷彿幽通為  
 此道者所宜帶暗笑不為  
 清通是乃身中大機之法也  
 無平不波道之自然主變易更盛消息相因終坤三三復三三始如循連環帝王承御千載常存  
 此統論陰陽之流轉也兩弦陰陽平過此則相勝而偏陵乃天道之自然是以時時變易更互盛衰時  
 時消息彼此相因當夫坤終復又更始如循連環終古不息吾之元神真宰之為身內帝王者法此而

古文周易卷同裝註 卷一

古文周易卷同裝註 卷一

古文周易卷同裝註 卷一

古文周易卷同裝註 卷一

古文周易卷同裝註 卷一

古文周易卷同裝註 卷一

古文周易卷同裝註 卷一

承天治理，有不久存者乎。蓋惟循環所以長久。大抵未盛而衰，至於盛既盛而收，收其精華，主於陰靜，不使洩漏，以待後此之陽生。如月光之一長一消，而嬾諸後月，此其功之至要。

右第五節言一月運行之火候，又有是十二節，蓋取象於歲功者，然而於一歲亦猶是也。

十二節，言一月之運行，又有一十二節，蓋取象於歲功者，然而於一歲亦猶是也。十二節，言一月之運行，又有一十二節，蓋取象於歲功者，然而於一歲亦猶是也。十二節，言一月之運行，又有一十二節，蓋取象於歲功者，然而於一歲亦猶是也。

御政之首，鼎新革故，皆括密開舒布寶輔，要道魁柄統化綱紐也。

此承上兩節言月光歲功皆當體之吾身小天地中，依以爲節也。御治也，御政，用功也。言用功之初，舍舊圖新，德忿室慾，如鼎之傾否，取新革之變易去故，于是管束一身，結括諸竅，其以元神注下，極其精微細密，蓋即戒懼慎獨，不起纖毫蔽累，而收攝元氣，堅固不洩，如玄冬月晦時也。夫吾神既無蔽累，自然開朗舒徐，得元陽之至寶，而運布升降於一身，愈微密則愈開舒，愈收斂則愈發達，理固然也。然其運布火候之機關，貴體斗杓之運轉，在天地以北斗爲魁柄，在吾身以心目爲魁柄，惟此心目之爲魁柄者，乃統率變化之綱紐，而爲道之至要，不可忽也。

交象內動，吉凶外起。五緯錯順，應時感動。偏四七乖戾，離俯仰。

其運於身內，而以魁柄爲綱紐也，更不可不括密微密。夫後三關乃陽位之巽兌乾，前三關乃陰位之巽艮坤，又從而兩之，則後升者六位爲復臨泰壯乾，前降者六位爲姤遯否觀剝坤，皆吾身之爻象也。動於內而循其序，則和順而吉；至於吾身太平，失其序則亢戾而凶。凶至於吾身兵革，良以內之五星，其隨魁柄而運者，或錯或順，即應其錯順之時，而有所感動，如影響相隨也。如其四方之七宿，或涉乖戾，必至改移其常，遠離其位，而升降失度矣。俯仰即升降，此蓋反言之，以見管括魁柄爲至要而起下文文昌台輔之說也。

文昌統錄，詰責台輔百官，有司各典所部，原始要終存亡之緒。

于斯時也，主管其事者文昌台輔也，可不統錄其遺，詰責其誤，而使一身之百官有司各典所部乎。蓋以天象之文昌，喻文明之心，即以微垣之台輔，喻佐理之心。謂此時當以文明之心，總統收錄其事，從而發理陰陽，而以佐理之心，詰責謬誤，使衆職就理也。百官有司，謂耳目口鼻三寶，以及百節萬神，各典所部者，典守其部，陳顯微云，衆卦火符，有流行之卦，上乾下坤，心腹腎坎是也。不失其度，則萬化流通，而聖胎增長，在一心所感而已。然則推原其始，而知存長之緒，中月要歸其終，而識消亡之緒，中月爲

所急也。顯微云：金六二節，五

或君驕佚，充滿遠道，或臣邪佞，行不順軌，弦望盈縮，乖變凶咎，執法刺譏，詰過貽主。倘其不然，或土數多而分兩遠，斯居中爲君者，驕佚充滿，而遠消息之道，或水銖不定，斯在下之臣，邪僻奸佞，而不順所行之軌，必致弦望盈縮，因其乖遠而變爲凶咎矣。如是則執法刺譏之官，掌其刺譏之權，從而詰責過誤，有不貽主者乎。

辰極受正，優游任下，明堂布政，國無害道。心君中正，任其自然，如登明堂，政成國理。

右第六節，總括初終，凡其爲功於乾坤坎離者，不外於和順陰陽，以結首節之章。

古文周易參同契註卷二

中篇

將欲養性，延命卻期，勸審思後，未當慮其先。

涵養保全其生之性，延長縣遠其稟受之命，而退卻展開其定限之期。此固於有生之後，末路之時，詳審思惟，將致其功也。而實則當慮其先，先者，最初也。大本也。性之虛無，命之升降之始也。蓋天地虛靈之理，氣自人稟之爲性，自天命之爲命，人能取則於性命之先，保其虛無，順其升降，乃其養之延之之法。故首揭先之而下，即歷言其先，以見後末之功，不外於是。

人所秉體本一無。此下皆指其先之當慮者，謂人所秉受於天以成軀體者，四肢百骸，居然實有之物，順其先之立體者，則原本於一至無，寂寥空洞，于何影響于何朕兆。



天即以前五位生數。回象。再疊。遂成後五位成數。

古文周易卷同類註 卷二

男白女赤。金火相拘。于是乎男以四者寄於精之白。白固金之色也。而陽水之中含金矣。女以四者兆於血之赤。赤固火之色也。而陰水之中含火矣。惟此水中之白金赤火。兩相拘抱。以為作合之端。則金火固甚重也。此所以丹家惟貴丸還七返。以火煉金。返本還原。而謂之金丹也。

色色咸備。蓋自其真一難圖之始。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而由是變化分布。漸見形色。無一不具。彌歷十月。脫出其胞。乎積至三百日。三千六百時。四百零五萬息。亦大無幾。十月之受氣已足。爾乃脫出胞胎。自為呼吸於外。骨弱可卷。肉滑若脂。

則水定火五行之初。此言施化之節度。明其恰好時也。謂當取則於水之分數。以定用火之規矩。而與之相配。則至五行生氣之初。不用生質以後。其殆玄關方始時乎。

坎男為月。離女為日。坎本坤體。得乾之中陽屬男。而太分為太陰之月。蓋從中而觀男也。從外而觀。則所宅之陽。為兩陰包裹。早已中陷。因為太陰月也。即此可知交後則陰中有陽。其陽即陰中之陽。月有中陽。既不甘藏。而在外二陰之體。又復求其雄配。故能受陽光。而于下則下部腎之理也。腎固人之坎。男之月也。所宜受元神之傾注也。離本乾體。得坤之中陰屬女。而太分為太陽之日。蓋從中而觀女也。從外而觀。則所宅之陰。成就兩陽。從中觀。因為太陽日也。即此可知交後則陽中有陰。其陰即陽中之陰。日有中陰。既安於靜。而在外二陽之體。又復求其雌配。故能出入陰魄。而于上則上部心之理也。心固人之離。女之日也。所宜傾注于玄關也。

道之形象。真一難圖。道何形象。于無形象中。欲窺其形象。但見其凝滯孕育。欲變未變。至真無偽。至一不二。難可描摹。闕度。天地父母。乃彼此乾坤。以生人生物。道。吾身上下。此一已乾坤。以結丹為道。其理同也。上曰為道。含道。此曰道之形象。即其所生。而以道名。故曰道。

此承前日魂月魄。互為宅宅。發明日月不相離。心腎宜相守。而外道無非為功於月。以全此日。即無非為功於下部腎內之元氣。以全此上部心內之元神也。

變而分布各自獨居。需時變化。漸分漸布。于是陰陽始分。由一而兩。五行旋布。自兩而五。而見其各自獨居。類如雞子。白黑相符。此由一而兩也。天包乎地。陰在陽中。為分布之始。尚屬混沌。類若雞卵。然但見其陽白陰黑。平分各半。兩相符合。縱廣一寸。以為始初。

日之中陰。本自坤來。自與太陰月為類。而其太分為太陽也。又求其雌配。則自然與月相守不離。故常施布火德。交光於月。而人之元神。自宜傾注下部矣。月之中陽。本自乾來。自與太陽日為類。而其太分為太陰也。又求其雄配。則自然與日附麗承順。故常以其水體。借光於日。然後奉行舒布。以助照臨。而人之玄關氣穴。自宜凝神以入矣。

若求其形象之縱長廣闊。不過積分而寸。以為軀體之始初。一寸乃十分之積小面全也。亦從雞子想。始初字。又與先字同。

是此得下。即氣命。易散難留。留一停機。便為死物。全賴上部元神。時為關注。使之神氣相併。方得長存。如日必交光。月方不泯。假若日不照。月無光可舒。萬古只成死魄。而天上無復有照臨之月。人間亦不復見。望舒之月。即日亦不照。假若日不照。月無光可舒。萬古只成死魄。而天上無復有照臨之月。人間亦不復見。活至九十年以外者。是他本來魂魄強盛。天然暗裏交光。所以如此。到得天數已盡。如其數而動。則其魂魄。雖強而散。其功之所至而已。如人功障塔。命。不受半毫。然竟竟功之深。深。種之厚。亦儘可多。所謂任道遠。死而後已之事。亦止期不愧不作。已耳。孔門是遠。

四肢五臟筋骨乃俱。此變化分布。自兩而五也。則外之四肢。內之五臟。與夫水氣聯絡之筋。金氣支撐之骨。土氣圍護之肉。

惟太陰月常受日光變化。進退消長。弦望晦朔。無晷刻之停。故周環復始。光有盈虛。而月體則不至虧傷。永為日記。

古文周易卷同類註 卷二



陽失其契，陰侵其明，在晦朔薄蝕，掩冒相傾。陽消其形，陰凌災生。陽乃太陽日也，心部神魂之喻，失其契者，日不施德，心不注神，下部也。陰乃太陰月也，腎部精魄之喻，侵其明者，月不蒙日之管束照耀，必至橫溢濫行，侵損日部光明，而於晦朔會遇之時，肆其薄蝕，敢為掩冒，以相傾覆，于是太陽消耗其形，而太陰凌厲，方便萬物蒙蔽憂伏之憂，而災生矣。此反言之，以見日宜施德，心宜注神於下部，而後身內之萬物得所也。

此晦朔二字，予人何指，蓋指腎中相火一動，而心中君火應之時，此亦日月相過，而為晦朔時也。其為薄蝕掩冒，陽消陰侵可知。從薄蝕處見得如此，便與上篇六節十二節內所言晦朔不同，彼以喻收斂數縮，致虛守靜之時，而此則喻其失矣。往明之會遇也。

男女相須合土以滋，雌雄錯雜，以類相求，祈

此又從坎月離日處指點裏一層之男女，所謂坎男離女也。蓋下部坎中之男，腎氣與上部離中之女，元神原屬相須之物，以坎之太陰而中含戊土之陽，中故屬土，以離之太陽而中含己土之陰，中故屬火。坎離正藉此二土以相滋化，則上部與下部，豈能離是意土以相引翼乎。無在而非常意之所為也。以見夫太陰為雌，太陽為雄，此雌雄大局也。若指其中位男女，又其包裹中顛倒之小雌雄也。雌中有雄，雄中有雌，其為錯雜如此，然各以陰陽男女對待之類，彼此相求，如太陽施德，而太陰符光，此大雌雄之類相求也。雌以心而注腎，男升女降，以相滋化，又小雌雄之以類相求也。部下在中之雌，以腎而求心，是之謂日月交光陰陽會遇而惟得意土以相往來也。

陰陽二氣，上部心之元神，允宜配合。陰陽二氣，下部腎之元陽，允宜配合。物是陰陰，一物謂此身，意重元陽。

金指元神之傾注而在下者，火指下部之元氣，所謂元陽。水指元精，土指中意，夫既已類求，則其為大雌雄者，有若元神之金，下注於北方，下部是時金聚水生，而水之性極易周章，言精盛則易泄也，抑其為小雌雄者，有若元陽之火，上升天谷而歸于中宮土釜，自願項下，是時火聚生土，而土能制水，水不得橫溢而行，言既逆上歸中，則不復順而下洩也。

元神何以謂之金，金乃剛明不壞之物，惟元神似之，元神剛無不達，明無不照，歷劫不壞，故曰金。又其注下便生腎水，如金之能生水也，故凡日之光，人之元神，均謂之金。此與五臟配五行之說又別。金即日所應之氣，施於下部，便生腎水為金，故陽水含金而精色白，所謂男白也。火即月所射之光，射於上部，便生心液為血，故陰水含火而血色赤，所謂女赤也。上節男白女赤之男女，即指太陽太陰，二字亦得。此節男女相須之男女，則指坎男離女也。要之類之，所以易行，若得類而不得行，則反得周章之用。

男主動物則外施其精氣於女，女主靜則內藏男之精氣，然在男之施也，有當循之度，宜視之節，如其溢而過之，失其度，迷其節，進退不合其時，斯無所拘束而無以收動施之功矣。必也為女之節度所拘，而女主西金之魄，男主東木之魂，便是魄以鈴制其魂，而魂方不得淫而溢，若而過也。于斯時也不寒不暑，平分各半，有若月之弦，歲之分，其運行之進退，適合乎時，而陰陽各得其和，爾乃隨時變現，俱

吐符符矣。

金化為水以下，神顯曰白，此言金木為夫妻，水火為配偶之妙。金生水，水性潤，有無土以制之，則未免過溢之患。水生火，火生土，土生而後水不得行，抽收滋養，而與火為配偶，是則金木相制，得為夫婦者。假火之力也。水火相和，而為配偶者，假土之力也。然後後進退合時，各得其和，而隨時變現，俱吐符符矣。

右第二節

關關雉鳴，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雄不獨處，雌不孤居。玄武龜蛇，蟠紮相扶。物之雌雄相應，人之男女相匹，于詩見陰陽不離，是以北陰之地，二象蟠紮，北陰于人。

意主此蟠紮句，後文飛龍舞蛇，與此照應。北方乃陰陽二氣潛伏處，故左止青龍，右止白虎，前朱雀，後玄武，俱秉結於無何有之鄉，意主下部。

以明牝牡竟當相背。

陰陽二氣，上部心之元神，允宜配合。陰陽二氣，下部腎之元陽，允宜配合。物是陰陰，一物謂此身，意重元陽。

反言見意，二女者，陰與陰也。共室者，以陰配陰也。顏色指陰之精華。蘇秦通言，張儀合謀，發辨利舌，奮舒美辭，推心調諧，合為夫妻，敵髮腐齒，終不相知。

雖使極善，關通媒合之人，操殊能，施異巧，盡誠款，強令二女配合，而適見曠日逾時，即至禿毀就盡，而終則俱離，一似絕不相知者，易所謂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者，理固然也。

若藥物非種，名類不同，堂分兩參差，失其紀綱。元陽足以延命卻期，故名藥物，惟下部之元陽，本吾乾家物，故為真種子，真同類，二女偏陰，則非種而殊類矣。此見元陽為重，分兩者時候也。稱停其時候，而以分兩言之也。如以八日上段為八兩，木火之七八十五，金水之九六十五，其中折半為上下弦，又五日為月，六節兩日半，為月十二節，乃分兩之紀綱也。或忌或助，進退失時，則參差而失之矣。此見和平為重。

求原種即進意，類字乃上節以類相求，非種不同類，即上二女偏陰之喻。凡一氣相傳而實注者為真種，依形彷彿，則非種矣。兩情匹配而相和者為氣類，偏陰偏陽，則非正類矣。參差，是短不齊之貌。

以此等極善修煉之人，求其濟事。黃帝新編，黃帝問道於廣成子，八公山，在江西南陽府壽州，灤水之北，淮水之南。漢淮南王安與其賓客八公，俱登此山。

立字崇壇，玉為階陛，蟠龍鳳，把席長跪。

而又極崇奉之地。隆祭祀之禮。

無知身內自有神氣。珍奇珍奉。非外之謂也。建康即人天小果。並無功德。亦是此意。

禱祝神祇。請哀諸鬼。沐浴齋戒。冀有所望。亡于其求之香冥。發於至誠。以求濟事。

須知身內自有神氣。內神以合外神。則可。備求之外。則非。

亦猶和膠補釜。以補塗垢。去冷加冰。除熱用湯。

猶之補救非物。何濟于事。塗治平方。適又害之。去累復加。祇令益甚。除偏誤用。反助其虐。

飛龜舞蛇。意見乖張。

究竟北方玄武龜蛇。適見其分飛散舞。終于獨處孤居。意見乖張。

通節承上北方玄武龜蛇之說。備言其上下運行。專一持守。無非致功於北地也。下部上升。上也上德。

者。升上之德。謂下部玄關之中。元陽既生。便從後三關以漸而升。是為上德也。夫坤道上行。坤體本靜。

靜則無為。聽其自然。非人力能與。故曰不以察求。

下德為之。其用不休。

下降下也。下德者。降下之德。謂上部元神。注于玄關。是為下德也。夫乾道下濟。乾體常動。動則有為。自強不息。正人力得與。而無時可已者。故曰其用不休。

上閉則稱有。下閉則稱無。

元陽升上。而閉固之。乃坤道上行。閉之得有形之水。故稱有。有者。精水有形也。元神下注。而閉固之。乃乾道下濟。閉之得無形之火。故稱無。無者。氣火無形也。

閉字。閉而不洩。所以保水火而成五臟也。升上者。火也。升上而閉固其五官。使不消耗。則火源為水。而仍出下。以足其精。如天澤下降。水而回。實見其有也。神注者。水也。下注而閉固其精道。使不洩。則水升氣。則氣升。通見其氣也。如用澤。

無者。以奉上。上有神德居。

下注而得無形之氣火。此下而無者。不洩於下。仍以奉上。蓋惟乾道下濟。可以索坤而上升也。從後三升。而上而得無形之精水。此上而有者。水含真一之寶。而元神之德居之。則三元渾合矣。

則曰真一之神德居之。可見降下升上。只歸重於神也。

古文周易卷四 卷二

四四

四五

四六

四七

四八

四九

五〇

五一

五二

五三

五四

五五

此兩孔穴。金氣亦相背。

孔穴。指玄關。玄關非有形之孔穴。假以名其空洞虛無處也。至玄至妙。機關關之所在。兩法者。承上言之。乃升上降下。稱有稱無。為水火之兩法。金謂乾氣。謂坤氣。蓋惟乾下濟。便生坤氣。坤上行。便生乾氣。其要在乾坤互濟。上下交泰。則金多氣自生。氣多金自盈。兩相須成。茲妙用。

其真金即氣。氣即金。止一元陽之氣而已。以其升上而合於乾者。乾氣。降下而成於坤者。坤氣。次用亦字。從上神德句氣。言不似神。德居之。即乾金與坤氣。亦相須於升降兩法。蓋升降兩法。乃真一固坎離事。乾金坤氣。乃外一固乾坤事。從此一固說至外一固。故加亦字。乾金配白。故下文接白字。而即以金之精華。釋其所謂白者。乾地內。亦只一氣相通。善彼即善此。為一事而已。乾金配白。故下文接白字。而即以金之精華。釋其所謂白者。坤氣時。故下文接黑字。非謂兩孔穴也。白玉連環。兩箇圓。只亦狀其升降耳。若使有兩。則非真矣。○陳常斷。謂此孔穴中之兩法。非謂兩箇孔穴也。白玉連環。兩箇圓。只亦狀其升降耳。若使有兩。則非真矣。○陳常動曰。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上行而卑。坤道上行。閉之則有水而水有形。下閉無者。乾道下濟。閉之則有火而火無形。無者。以奉上者。乾。可以索坤而上升也。上下交泰。則金多而坤氣自生。氣多而乾金自盈。是則金之坤上行。則能生乾之金。其要在乾坤二數。互相為用。上下交泰。則金多而坤氣自生。氣多而乾金自盈。是則金之與氣。兩實相須。此乾坤二妙用也。

知白守黑。神明自來。

白陽黑陰。白謂腎中所生元陽。升而便為乾金。乃光明洞達。皎然虛白之物。黑謂北方腎水。降而便為坤氣。乃幽暗沈淪。黯然而昏黑之物。守黑者。神注玄關。知白者。知其陽生而急探。如是則神得助而盛明。不求來而自來。神德居照會。蓋惟上而有者。有真一之神德居之。故此知守之餘。真一之神明自來。

白者。金精。黑者。水基。

此元陽之白者。實由乾家神注於下而得。乾金。故白為金精。元陽。若夫黑配水位。則黑者乃北方腎水。為五行始基。而此元陽者。乾氣。而曰水基。所以起下文水者道極句。

水者。道極。其數名一。

惟其基此元陽。故為丹道之樞紐。蓋水之生數居一。實乃五行之最始。而真一之端倪也。真一者。道此水之一者。詎非道極。下句。

陰陽之始。玄含黃芽。

五行各具生成之陰陽。而一六乃陰陽生成之始也。水之生數居一。為陽生之始。成數居六。為陰成之始。故曰陰陽之始。當其始時。一六在北。北是玄黑之鄉。而六則以一而含土五。故外常玄黑。而其中實含黃芽之妙用。黃芽即元陽。以其在中。命曰黃。以其發生。命曰芽。此又從一六在北。推之。而見元陽之必生於北水。正如鉛外黑。而內懷金華。丹家所以有銀鉛之喻。

同一元陽。而此名黃芽。因其在中而始生也。只跟始字來。

五金之主。北方河車。

玄水之含黃芽也。斯成金矣。金字。照會上文金。此金之所主者。全在北方河水之中。搬運其寶。所生元氣。而上升。若車輪之運也。復自前二關運歸土。而升。北方河車句。緊跟注字來。主。其所以也。或將五字說。謂此六中所含土五。正生金之主。其在北方水部。惟其搬運而上。則五字承上黃芽。為有落。此一說也。或

古文周易卷四 卷二

四七

四八

四九

五〇

五一

五二

五三

五四

五五

五六

五七

五八

五九

六〇

六一

六二

六三

六四



伏食三載。輕舉遠遊。跨火不焦。入水不濡。  
 如是伏藏而寢食其中。至於三載之久。則氣裕精全。而神旺。此時元神發現於入定出神之際。可以輕  
 舉。可以遠遊。雖跨火而火不能焦。雖入水而水不能濡。蓋無形之神氣。非有形之水火所能害。  
 能存能亡。長樂無憂。道成德就。潛伏俟時。

靈通變化。或隱或現。或聚或散。皆神氣所爲。惟其所欲。逍遙自在。丹道成。玄德就矣。仍須潛藏伏匿。不  
 彰不露。以俟天命之時。

俟時二字。可見身有終時。命不可逃。即修身  
 俟命意。不似未流。只作怪語。疑夢想也。

太乙乃召。移居中洲。功滿上升。膺錄受關。

太乙北辰。指上帝言也。中洲。中垣紫微。天帝所居也。召者。數盡神遊。有若召然。蓋俟時而時至之時也。  
 召而移居。不過神歸於天。如詩言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而已。聖賢功隆德茂。神氣  
 上升。不落惡道。固然也。其言膺錄受關。不過如重黎義和常儀實沈臺駘。與夫句芒祝融蓐收玄冥  
 之屬。各主日月星辰。四時五行。而帝王之性。幣祝號因之。若膺若受。已耳。河洛而外。所稱圖錄。不其妄  
 歟。通節言實精裕氣。對境忘心。常應常靜。積德累功。皆煉己事。煉之云者。從生至熟。由勉而安。私欲  
 淨盡。天理流行。渣滓全無。精純餘裕。即聖賢戒懼慎獨之功。而效以尊生。未及宜民。此其時位不同。而  
 事亦異也。

乾鑿度云。太乙者。北辰之神名也。居其所曰太乙。常行於八卦日辰之間曰太乙。中洲。謂仙境。如言十洲三  
 島。瀛洲之類。上有太乙北辰。則此宜指中垣也。俟時。俟其天命之時。至召而上升。移居受錄。皆言其脫殼後  
 不藉凡胎也。

右第五節。

古文周易參同契註卷二

下篇

惟昔聖賢。懷玄抱真。伏煉九鼎。化迹隱淪。  
 內懷玄妙。抱守真一。據現在自有之鼎器。乾坤伏藏而煉治之。於是韬光晦迹。知希我貴。隱逸沈淪。深  
 藏不露。

九鼎者。陽鼎也。太陽居一而含九。九乃陽之數也。因真爲九鼎。有此現成名目。  
 故其純陽之意。而謂之九鼎。亦是從初至終。自一而九。期於純陽之謂。

含精養神。通德三元。津液腠理。筋骨緻堅。

含精養神。以煉己。保養全體之神。以合氣。含則不洩。養則不傷。通貫三元之德。所得先天元精。以復  
 神論之體。凡此皆伏藏事。伏藏之久。一身之精液腠理。分際與其筋骨。無不密緻堅牢。

衆邪辟除。正氣長存。累積長久。變形而仙。  
 百骸之陰慾盡除。先天之陽氣恆存。由是積累長久。變換羣陰之形體。而爲純陽之仙侶。此古昔聖賢  
 之得於己者然也。

憂憫後生好道之倫。隨傍風采。指畫古文。  
 既得於己。復推及人。垂憫世學。好而尚獲。遂乃依傍在己之風流文采。指點聖賢。發爲隆古之文。

著爲圖籍，開示後昆，其見枝條，隱藏本根。

夫其著書示後，大抵設譬取喻，露見其可見之枝條，使人依傍攀躋而入，至其難見之本根，則從而隱藏焉。非隱藏也，無形神妙之處，非可名言也。

託諸石，復謬衆文學者得之，體隨終身。

所以寄託其精氣神之名號於五金八石，此其露見枝條者，而隱伏錯綜於衆文之中，此其隱藏本根者。學者奉圖籍，明意旨，斯得之矣。於是寶藏自淑，體隨以終其身。

體隨伏，如履隨之。體隨伏，互相隨隨。

子繼父業，孫繼祖先，傳世迷惑，竟無見聞。至一再傳，愈遠愈失。

遂使官者不仕，農夫失其，商人棄貨，志士家貧。

之乎其塗，而淹塞迷竇。若宦者之不仕也，身執其業，而無功致寶。若農夫之失耘也，徒託其名，而坐失所寶。若商人之棄貨也，知所趨向，而空乏無寶。若志士之家貧也，此四語總喻無所見聞，不得其實。

亦見四民皆可以爲，胡無見聞，雖仕不仕，雖業失業，有業亦棄，不仕四項亦一也。蓋惟不事其業，坐失其功，必至棄貨而家貧。不仕失耘，則致其功也。棄貨家貧，鮮得其寶也。文字極善，數行，見其意極宏闊。仕，米。

吾甚傷之，定錄此文，字約易思，事省不繁。

傷其無所見聞，採古人託號之意，增除諸石之名，而以周易明之。

披列其條，核實可觀，分兩有數，因而相循。

分披羅列其枝條，而其中之爲核爲實者，可得而觀也。用乾爻之三十六，坤爻之二十四，與坎離運行處，有上半月，木火之七八十五，下半月，金水之九六十五，及三月月出庚之類，是謂有數也。數以斤兩言，起於易中三百八十四爻，符合周天之數，遂以一斤三百八十四銖者通之，而謂之斤兩，是則所宜因依而循習者。二十四銖爲一兩，一兩爲十六兩，一斤爲十六兩，一斤之銖三百八十四。

故爲亂辭，孔竅其門，智者審思，用意參焉。

亂辭謂此末終一篇，孔竅其門者，謂於所當出入之門戶，而爲之孔竅，以開其扇，使人由是啓之而入。如下文所云也。世之智者，可不審思參考，默用其意乎。

用意二字，乃其指點之意。此等之運用，惟主意士。

右第一節

河上姤女靈而最神，得火則飛，不見埃塵。

河陰腹在下部，坎水之上，故曰河上。姤，美也。女者，離得坤之中陰，而爲中女也。惟其靈而最神，故曰姤女。姤女者，心之遊魂，即離中陰，日中鳥，下節之太陽流珠也。是物敏而上達，爲聖爲賢，功能生人，肆而縱欲，亡國亡家，禍能殺人，所謂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靈莫靈於此，神莫神於此，火慾

古文周易卷四

火陰火也。當夫寂然不動，一靈內養，及其感而遂通，奔驟如神，況得火助，火性熾疾，則倏然飛去，凡物之飛，形氣用事，尙有拂動之塵埃，可見若是物，則聲臭俱無，非顯形氣，何見塵埃。

鬼隱龍匿，莫知所存，將欲制之，黃芽爲根。

一若無形之鬼，隱而難明，一若變化之龍，匿而無迹，竟莫知收回存主之處，故必制防，則得所存主矣。而制之道，其惟黃芽爲根乎。黃芽者，管中先天元陽之氣，至靜而始生者，所謂鉛中銀也。在中曰黃，始生曰芽。

陰得陽配，自不奔逸，純女之陰，得黃芽之陽，便是心氣本之神之根，故曰爲根。

此與與夫同小異，俱只在管子裏工夫。致知格物，意欲盡心，求全求道，此時神氣，氣養神，更無走作，而氣自安，伊則於此中，開得神，得神生工夫，一氣精神入氣，功在集義，能集義，則氣不散，而氣自安，心自存，而此於鎮靜正心之事，未嘗不汲汲然，其大旨則在存生也。身軀壯健，受之父母，不敢毀傷，烏有生不存乎。

極端一氣，飲食起居，無所不謹，亦存生事也。令其致功於內，合於中，洵爲至要，但不宜作貪生之想，或至背義而涉於私耳。

物無陰陽，遠天背元，牝雞自卵，其雛不全。

反言以明姤女之陰，必得黃芽之陽乃安。神氣無陰陽者，陰不就陽也。配氣如是，則遠拗造化之天，而顯背生物之元，何以望其鴻造大生乎。牝雞自卵，不雄而卵也，其雛不全，覆難不成也。物理如是，申言孤陰無陽，以見姤女之孤陰不交，黃芽之元陽斷乎不全。

明言男女，暗指神氣，詳味下文觀夫二字，與得其符節，固是借男女以證明神氣。

夫何故乎，配合未連，三五不交，剛柔離分。

爲其孤陰無陽，未連三五剛柔之配合也。三五者，木三火二爲魂，與神之一五屬剛，金四水一爲魄，與精之一五屬柔，中央戊己土五，爲意之一五。戊土剛，己土柔，是爲三五之剛柔也。交則水火濟，金木併，有意土以爲之媒，斯合而全矣。是以能生，不交則水火燄，金木隔，戊己無所媒，斯分而散矣。是以不生。

交則合三五而爲一，一斯固而生氣勃如，萬物皆從一處來也，不交則無一，無一何有萬。

施化之精，天地自然，壬火動，炎上，水流，潤下，非有師導，使其然也。

剛施柔化之妙，乃天地氤氳交感，道出自然，而不外於水火二物。試觀地二生火，動而炎上，天一生水，流而潤下，兩相投合，百折不回，出於其性，初非有使之然者。

資始統正，不可復改。蓋自乾元資萬物之始，既以統天，變化而各正其性命，所以剛施柔化之理，出於天地自然，無可改移也。

觀夫雌雄交媾之時，剛柔相結，而不可解。

天地然而萬物亦然，試觀於物，彼在外可見之形，顯有雌雄，在內不可見之性，則雄者剛而雌者柔，當夫兩情交媾之時，專一不雜，固結難解，詎非交其三五。神魂一五，精魄一五，而出於至誠專密者乎。得其符節，非有工巧以制御之。

爲此道者，於法下升上處，但得其至誠之符信，專一之節度，取以爲則，而與之以至誠專密，以交媾其



注法。與。猶。為。也。然。與。字。自。有。相。與。之。義。三。五。既。是。三。項。惟。持。虛。土。相。與。之。而。為。一。後。人。有。三。家。相。見。之。說。河。圖。五。行。各。居。其。方。然。以。左。右。兩。半。觀。之。則。木。火。居。左。金。水。居。右。自。為。陽。生。之。一。氣。故。天。之。生。人。也。木。火。與。火。神。合。居。上。部。而。其。為。三。五。之。生。數。適。合。一。五。金。水。與。水。神。合。居。下。部。而。其。為。四。六。之。生。數。正。符。一。五。是。以。有。與。之。功。謂。以。中。宮。土。之。五。而。合。上。下。二。五。而。為。一。是。又。約。三。而。一。所。謂。返。本。還。元。也。

子當右轉午乃東旋。卯酉隔界主客二名。

及其運行是氣法當用逆。主客相和。又至要也。位者為主。流行者為客。人之一身。以形體之定位言之。有不動之子午卯酉。南北東西。下部之尾闕。為北為子。亦即以爲西。蓋兌金與坎水同屬右方。可通言也。所以金水合言。上部之泥丸。為南為午。亦即以爲東。蓋離木與離火同屬左方。可通言也。所以木火合言。五者。此如地盤不動。若以功夫之運轉言之。有流行之子午卯酉。即水火金木。轉運。木火相成之理。此則如天盤旋轉。無甚刻之停。以之加於地盤。漸移漸易。以至於顛倒而又復初也。今日子當右轉。子立於南而將右轉也。謂子中之水金。從後三關升至泥丸。立於南方至高之火地勢將旋轉。向右而下。此時流行之客水。與定位之主火。會於一處而相濟矣。其曰午乃東旋。午立於北而將東升也。謂午中之木火。從前三關降至尾闕。立於北方極下之水地勢將旋轉向東而上。此時流行之客火。乃與定位之主水。會於一處而相濟矣。夫子南午北。自然卯西酉東。西與北皆下部。東與南皆上部。四與北皆下部。東與南皆上部。乃地主之不動者。子午卯酉之。乃遊客。然則卯酉木。雖懸隔其東西。而今則各以客而臨主。使木之遊客。配金之地。主金之遊客。配木之地。主豈非主客交會。而名為一主一客乎。

龍呼于虎。虎吸龍精。兩相飲食。俱想貪便。遂相齧嚼。啞相吞。夫惟主客交會。木金和合。其為木龍金虎之呼吸。彼此貪吞。而不至離散。可知謂魂魄團聚。呼吸相續也。龍即東卯之木魂。虎即西酉之金魄。呼者舒其氣於外。龍之所為。主呼龍呼於虎者。魂出其氣。以交於魄。即今呼而將吸。接頭處也。吸者斂其氣於內。虎之所為。主吸龍吸於龍者。魄收其精。以交於魂。即今吸而將呼。接頭處也。此二句。當其兩相交付。通則為飲之食之。而俱相貪便也。謂如解推而予者。然也。當其兩相承接。代則為銜之嚙之。而咀嚼相吞也。謂如傾受壓飲者。然也。此四句。又總明魂魄之互相資益。循環無窮。而無匱乏之患也。

焚惑守西。太白經天。殺氣所臨。何有不傾。天音。焚惑。火星。太陽之餘氣。蓋指上部元神。而參以遊魂之邪火者。西。金星。方下部也。太白。金星。太陽之殺氣。五又指下部元陽之氣。而參以白虎之猖狂者。守。則火守金。神交氣。魂挽精也。太白。經天者。金旺不伏。則氣得神而旺。充盈上部也。殺氣所臨。何有不傾者。旺極則龍戰相爭。全變殺氣。謂腎中氣氣旺極。必至淋漓傾危也。此又明神氣足而邪易侵。最難保護。以示其戒。而起下文保慎之法也。

不吉。太陽而西。與惑。不吉。金而西。太白。蓋舉其顯而與於正者言也。天文書曰。太白乃上公。太陽之氣。出東。伏東。出西。伏西。過午。為經天。謂遊魂於上也。太白。少陰之星。以已未為界。不得經天而行。經天。為不位。兵起也。○廿五。星經云。太白。經天。謂如機之往來。蓋天以南北子午為經。過此。不伏。則其經矣。故曰經天。

狸犬守鼠。鳥雀畏鴟。各得其功。何敢有言。當此之時。專心固守。如狸犬之守鼠。鼠惟恐其內窺。而不為我有。如鳥雀之畏鴟。惟恐其外攫。而并失其為我。就就業業。各欲得其求全之功。方且潛藏淵默。何敢動於聲臭。而稍或惹是招非。何敢有言。狀其慎密也。

不得其理。難以妄言。與。錫。彈。家。口。妻。子。飢。貧。天地日月陰陽五行。配合升降。皆理之象。得而躬行。則家園景庇。眷屬益寧。不得而妄言。則生理日耗。內顧多憂。

自古及今。好者。危人。訖不。諸。遇。希。有。能。成。廣。求。名。藥。與。道。乖。殊。機。緣。實。難。弗。遇。胡。成。若。夫。外。之。金。石。草。木。非。類。無。情。用。以。瘳。疾。名。藥。也。而。非。大。藥。語。於。丹。道。乖。殊。異。役。志。廣。求。又。奚。益。哉。

右第三節

丹砂木精。得金乃并。丹砂。心也。木。精。魂也。丹砂中之木精。乃是心中之遊魂。方。加。質。木。謀。取。必。得。下。部。之。金。金。居。西。方。為。白。虎。夫妻相配。相資為用。方不馳騫。故曰得金乃并。

金水合處。木火為侶。四者混洳。列為龍虎。夫金居下部。木居上部。何緣而得并乎。所持金之與水。合處於下。既已同為一五。而合於土。木之與火。為侶於上。亦復同為一五。而合於土。火三。是彼此俱懷真土。而可以混合者。惟使四者混洳於中。矣。而後木精為龍。金氣為虎。兩相對列。而以真土為之媒合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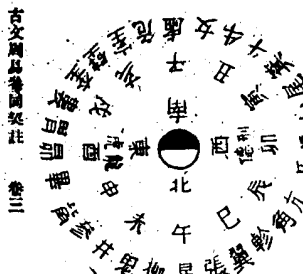
龍陽數奇。虎陰數偶。肝青為父。肺白為母。腎黑為子。離赤為女。脾黃為祖。子午行始。三物一家。都歸戊己。上部木龍陽也。其數三。下部金水陰也。其數四。三與四配。土不成。故常隔界不列一處。然上部木火為父。為女。下部金水為母。為子。本具真土。而又奉土五之祖。以相生相養。原係一家眷屬。非如異類殊族之彼此徑庭也。有如肝青之木。數三。陽也。以陽生陰。為火二之父。而離赤之火。為其女。是父女合化一土。木三。火二。便可賴是意土。以火制金。而奉父。又如肺白之金。數四。陰也。以陰生陽。為水一之母。而腎黑土。木三。火二。便可賴是意土。以水生木。而成母。況又有脾黃之土。五。鎮居中。水為其子。是母子合化一土。金四。水一。便可賴是意土。以水生木。而成母。況又有脾黃之土。五。鎮居中。央。而為四物之祖。無所不入乎。是以子水生時。鑄金而上。午火降時。帶木而來。子午為行功升降之始。而此木火父女一物。金水母子一物。土祖一物。此三物者。乃一家眷屬。彼此相資。而總會歸於中土。以收其功。此其所以得并也。

龍陽數奇。金木甲庚。相資為用者。彼此相資。其土也。金四與水一。合化土五。木三與火二。合化土五。雖東木之龍。西金之虎。東三與西四。奇偶不齊。及乎分作三家。合成一會。則都歸戊己矣。通謂明龍虎之合。全賴真土。而收其

剛柔迭興，更歷分布，龍西虎東，建緯卯酉，刑德并會，相見歡喜，刑主伏殺，德主生起，二月榆落，魁臨於卯，剛柔迭興，更歷分布，龍西虎東，建緯卯酉，刑德并會，相見歡喜，刑主伏殺，德主生起，二月榆落，魁臨於卯，剛柔迭興，更歷分布，龍西虎東，建緯卯酉，刑德并會，相見歡喜，刑主伏殺，德主生起，二月榆落，魁臨於卯。

右第四節

剛柔迭興，更歷分布，龍西虎東，建緯卯酉，刑德并會，相見歡喜，刑主伏殺，德主生起，二月榆落，魁臨於卯，剛柔迭興，更歷分布，龍西虎東，建緯卯酉，刑德并會，相見歡喜，刑主伏殺，德主生起，二月榆落，魁臨於卯。



此圖與之理，則自然西東，子午南北，建緯卯酉，生起伏殺，互為綱紀，各得其時矣。二月本生起，而西國隨之，故榆落，八月本生伏，而東國隨之，故驚蟄發生，自西國順行九轉，然後見南方之子，自東國逆行九轉，然後見北方之子，龍虎子午，交新方位。

如審遺逢，睹其端緒，以類相況，按物終始，五行相剋，更為父母，母含滋液，父主秉與，凝精流形，金石不朽，審專不泄，得為成道，斗立竿見影，呼谷傳聲，豈不靈哉！天地至象，如其詳審，遺遇，睹其頭緒，顯此身物，類而相況，陰陽五行，因按終始，自有而現則始，而終則復始，斯得之矣。夫五行之互相剋制，此中便有陽父陰母，如金為陰母生水，女因於其父，使主秉與，陰母乃含育其父之滋液，而陽父則以其滋液，乘與陰母，而聽其含育，夫而後凝結精氣，流貫形骸，便如金石之不朽，而其要則在慎審專一，閉藏不泄，乃得完成此道，語其實有可據，正如立竿有影，自然見影呼谷有聲，自然傳聲，其感應靈捷，乃天地之至象，可不為哉！此正言以總括前文也。

後序  
鄙鄙鄙夫，幽谷朽生，挾懷樸素，不樂權榮，形栖遲僻陋，忽略利名，執守恬淡，希時安寧，晏然閑居，乃撰斯文。鄙鄙鄙夫，幽谷朽生，挾懷樸素，不樂權榮，形栖遲僻陋，忽略利名，執守恬淡，希時安寧，晏然閑居，乃撰斯文。

歌序大易三聖遺言，察其旨趣，一統其論，務在順理宣耀精神，神化流通，四海和平，表以為歷，萬世可循。其詩歌而敘述者，乃是大易中伏羲先天圖，以及文周孔三聖之遺言，蓋皆詳察其旨趣，趣味而以天地與我心，身合一統，同其為論，說務在和順陰陽之理，布宣明耀在我之精與神內，其間神靈變化，流轉開通，由身及世，便得四海和平，故表以為歷，而萬世可循。



循其序述，外而御政，自然端拱垂裳，行所無事，何繁之有。內而養性，則得黃帝老子自然之道，恬淡虛無，合於元始，由是包含充裕，全在歸根返元，而事躬身心，至近不離寧外求哉。果其抱守真一，始終無無，捨歸吾根，而返吾元，而神可長存矣。夫抱守者，靜存以立其體，伏食者，運動以致其用於抱一之餘，配以伏食之法，食則神用，設陳雄雌，凡吾精神魂魄之四物，念念保護，念即意也，意屬土，五行四者，一依五行之旋轉循環，則心與身俱得之矣。伏食養身，若夫武都種黃之關，號為八石，煉治服食，去道甚遠，所宜棄捐而挺除之，而有時審其功用，擬為鎚火之術，亦能乾汞成銀，煉白為黃，此固世俗所珍，而非仙家所貴，豈汲汲哉。

武都，今陝西鞏昌府階州，出雄黃。

羅列三條，枝莖相連，同出異名，皆由一門，非徒累句諸偶，斯文殆有其真，確確可觀，為使子數偽，卻被罪愆，命參同契，微覽其端，丁辭寡道大，後嗣宜道。三條，或指精神三要，或承上養性伏食用物三事，或指所撰上中下三篇，旨意貫通，如枝莖相連，同出太極，而異名以別之，羅列有三，實則一門而已，其間隱藏至理，略無虛贅，端緒微陳，而道該天地，所宜道也。

委時去害，依託邱山，生循遊寥廓，與鬼為鄰，化形而仙，淪寂無聲。

此下於敘述中，嵌入姓名，意分正伏，委時去害者，棄置塵寰，不受牢籠，依託邱山者，栖遲巖穴，寄此幻軀，循遊寥廓者，游心曠渺，託志虛無，與鬼為鄰者，返本還元，神靈莫測，化形而仙者，脫盡陰靈，陽神明朗，淪寂無聲者，隱淪寂處，不事聲華，而又上天合載，聲臭俱無也。

委鬼，伏魂。

百世一下遊人閒，斤

神氣長存，聚散自由。

百下有白，配人為伯。

敷陳羽翮東南，傾湯遭厄際，水旱隔井，冰

便如海上孤鴻，雲間皓鶴，徧遊六字，句數陳，凡天傾西北，地缺東南，一覽而盡，而又曠觀歷劫，若堯

湯水旱，懸隔井，見任彼滄桑，無能陶鑄，二句，

陳字預去四兩角之東，所餘惟早，即字還早，而無水，所餘惟早，早與合而為陽，則其姓名之號伯陽也。

柯葉萎黃，失其華榮，形各相乘，負安穩長生。

直至天荒地老，物盡歸根，各有挾持，無復傾危。

百世遊遊等語，備無是說，然亦只是至誠無息，使得高明博厚悠久，與天地同其體用之意，人能內重

外輕，昂地自高，此朱紫諸賢之所以憔悴也，若其度匠之辭，譬況之語，自成一家，不足深論。

柯字木老餘可，失字榮凋惟失，借口成可知二文，各字，右字去負，安字取女合生，謂前文所說，可知姓名。

古文周易參同契註 後序

### 古文周易參同契註卷四

箋註上篇

乾坤者，易之門戶，衆卦之父母。

朱子曰：乾坤以宇內言之，則乾天在上，坤地在下，而陰陽變化，變易萬物終始，起伏皆在其間，以人身言之，則乾陽在上，坤陰在下，而一身之陰陽萬物變化，變易終始，起伏皆在其間，此乾坤所以為易之門戶，衆卦之父母也。凡言易者，皆指陰陽變化而言，在人則所謂金丹大藥者也。然則乾坤其體

鼎歟。  
鼎者，易之門戶，衆卦之父母。朱子曰：乾坤以宇內言之，則乾天在上，坤地在下，而陰陽變化，變易萬物終始，起伏皆在其間，以人身言之，則乾陽在上，坤陰在下，而一身之陰陽萬物變化，變易終始，起伏皆在其間，此乾坤所以為易之門戶，衆卦之父母也。凡言易者，皆指陰陽變化而言，在人則所謂金丹大藥者也。然則乾坤其體鼎歟。

坎離匡廓，運設正軸。  
坎離者，乾坤之門戶，衆卦之父母。朱子曰：乾坤以宇內言之，則乾天在上，坤地在下，而陰陽變化，變易萬物終始，起伏皆在其間，以人身言之，則乾陽在上，坤陰在下，而一身之陰陽萬物變化，變易終始，起伏皆在其間，此乾坤所以為易之門戶，衆卦之父母也。凡言易者，皆指陰陽變化而言，在人則所謂金丹大藥者也。然則乾坤其體鼎歟。

衆卦推坎離為大用，其周流於乾坤匡廓之中，猶之運轉虛中之轂，周環升降，無時或已，而乾坤以其

誠一不二者，隱正其軸，有以持於至中也。

朱子曰：乾坤位乎上下，而坎離升降於其間，所謂易也。乾之陽剛，坤之陰柔，精氣中交，沒有坎離，坎離在天為日月，日月交光運行，分為晝夜寒暑，以成歲時，是之謂易。則坎離固乾坤之大用，而乾坤乃其出入之門戶。

古文周易參同契註 卷四

古文周易卷四 卷四 七六 則卦運吾意順其化壯配合升降上下以為鼓動之靈籀而無時或已焉

牝牡四卦以為靈籀

朱子曰牝牡謂配合之靈籀靈籀其管也謂吾之乾坤部上下坎離心腎此四卦者氣本交通變易今

覆冒陰陽之道猶工御者準繩墨執衡轡正規矩隨軌轍處中以制外敷在律歷紀

朱子曰此言人心中心字能統陰陽外字運數軸數字以成丹也中謂心外謂氣數即下文六十卦之火

不在律歷以為紀哉所宜詳之如下文矣

月節有五六經緯奉日使兼并為六十剛柔有表裏

朱子曰日以五日為一節六節為一周兼晝夜為六十以配六十卦晝剛夜柔剛柔表裏蓋六十四卦

為內卦為在表卦從此起也配平夜者為陰柔為外卦為在表卦由是訖也

朝旦直事至春當受暑晝夜各一卦用之依次序既未至晦爽終則復更始

朱子曰此六十卦之凡例一月而一周既未謂晦日之卦朝既濟暮未濟也爽謂生明之時自朔至

晦配屯蒙而既未依經次序分屬晝夜兩兩相從終而復始乃一月用卦之例

- 第一節 屯蒙 需訟 師比 小畜 履 泰否

- 第二節 同人 大有 謙豫 隨 臨 觀 噬嗑 賁

- 第三節 剝復 无妄 大畜 頤 大過 咸 恆 遯 大壯

- 第四節 晉 明夷 家人 睽 蹇 解 損 益 夬 姤

- 第五節 萃 升 困 井 革 鼎 震 艮 漸 歸妹

- 第六節 豐 旅 巽 兌 夬 歸 中 孚 小過 既濟 未濟

期可循之度而因之動靜乃逐日用功例也

日辰為期度動靜有早晚米春夏據內體從子到辰巳秋冬當外用自午訖戌亥

朱子曰蓋逐日用功時刻之早晚也春夏謂朝秋冬謂暮內體謂前卦外用謂後卦此亦六十卦之凡

例前篇更 屯以子申蒙用寅戌固以納甲之法盡發之更字今 大率一日所用子午卯酉四時而已

日之辰十有二其前六辰子丑寅卯辰巳未申酉戌亥冬也配以後卦當夫外用主乎陰靜總視一日早晚之辰取其子午卯酉為一定之

未申秋也酉戌亥冬也配以後卦當夫外用主乎陰靜總視一日早晚之辰取其子午卯酉為一定之

期可循之度而因之動靜乃逐日用功例也

上文謂且前一卦後一卦是謂因之此復指明且謂子終巳暮夜始午終亥就二六時兩半分開

前前後後內外後外正則剛柔表裏之說相離再以此二六時四分分開其前卦初爻當子為春之始

為夏之始後卦初爻當午為秋之始四爻當酉為冬之始凡卦以內三爻為內體上三爻為外用

內體之後卦也知其注及當午為秋之始四爻當酉為冬之始凡卦以內三爻為內體上三爻為外用

其以子後六時當春為朝午後六時當秋為暮正則三代宗室之四時取天關於子為歲首也周時丑辰未戌

四時之位四時之中其餘四行錯出不純因不及夏時之純正而以寄旺之士其後也按漢中已亥四位

如此洵

右第一節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天地者乾坤之象也象二字設位者列陰陽配合之位也易謂坎離坎離者

乾坤二用

朱子曰此引易而釋之以明乾坤坎離之用言乾上而坤下離降而坎升也乾坤二用謂乾用九坤用

六九老陽六老陰也經言天地即吾身上部乾下部坤之大局也言設位即吾上陽下陰兩相配合



朱子曰於是加修煉之功如聖人之作六經皆有所託始也 謂在我之功正如易首乾坤其鴻濛未判之先德在洞虛所宜虛無而寂靜也 審稱稽古古帝即當我之元神真宰於以為開離之好迷冠婚之紐合意二句即建離陰 建始厥功而氣得其和斯時元陽發現含芽滋長乃即在我之元年冬至子時也

聖人不虛生上觀顯天符天符有進退屈伸以應時

乃知聖必參天其立德垂訓一皆上觀天行顯其符節而在天之進退循環在我之屈伸互用天人相應未嘗或爽

天符者天之符節節度如日月交光之軌則前文插符受符與此相應

故易統天心復卦建始萌進長子繼父體因母立兆基消息應鍾律升降據斗樞

朱子曰此又以一月為十二節以復臨泰壯夫乾姤遯否觀剝坤為序每二日半時為一節復之內體即前六節之震卦也長子震也父乾也母坤也 乾惟天符之進退循環故易之大統起自天心天心者退之終進之始乃天地生生不已之心於此見端其卦名復為一陽始萌之象也是卦也五陰一陽內震外坤震為長子繼乾父之體陽剛漸進而因依坤母以立兆基由是而息者六消者六應乎黃鍾大呂之律而升之六位據斗樞之自子而已降之六位據斗樞之自午而亥蓋易行周流於一日之十二時一年之十二月固然而一月之十二節亦然也

返過而觀復見天心即是陽生下部是固因坤土立基而繼上部之乾交者於是消息循環應乎律律而為升降降則惟據心目之斗樞以善其運行也

三日出為爽震庚受西方八日兌受丁上弦平如繩常十五乾體就盛滿甲東方

此又承上震來受符言之以明月內六節之事 朱子曰三日第一節之中月生明之時也蓋始受一陽之光一名為爽乃而昏現於西方庚地也八日第二節之中月上弦之時蓋受二陽之光一名為兌而昏現於南方丁地也 各中其直如繩 十五日第三節之終月既望之時全受日光盛滿三陽乾而昏現於東方甲地也

返過而觀西方庚地下部也此虛陽氣初生會曰金又會曰銀於其強盛而最旺者命為白庚皆西庚地也南方丁地東方甲地上部也

蟾蜍與兔魄日月氣變明也蟾蜍視卦節兔者吐生光

朱子曰此言望夕之月全受日光而借蟾為魄借兔為吐也 謂此時月中本體之金精對射之木液號為蟾蜍兔魄者一時俱盛蓋日之交光既滿而月即因之而盛是其氣且雙明實因瞻視卦節漸吐光輝以至於滿也

五經通義曰月中有蟾蜍者何月陰也蟾蜍亦陰也而與兔並明陰繫於陽也月中非真有蟾蜍與兔也以蟾蜍之陰名其魄因謂其能瞻視卦節按卦節而進退也以求明所屬之氣五宅於月者名其魄因謂其能吐生光以蟾蜍之陰名其魄因謂其能瞻視卦節按卦節而進退也以求明所屬之氣五宅於月者名其魄因謂其能吐生光

七八道已訖屈折低下降軌十六轉受統巽辛見平明老艮直于丙南象下弦二十三坤乙三十日東北

巽其明也節盡相與與繼體復生龍耶壬癸配甲乙乾坤括始終

朱子曰七八謂十五日也十六日謂第四節之始也始生下一陰為巽而成魄以平旦而沒於西方辛地也二十三日第五節之中復生中一陰為艮而下弦以平旦而沒於南方丙地也三十日第六節之終全變三陽而光盡體伏於東北借易明字作明字也一月六節既盡而禪於後月長子繼父復生震卦壬配甲癸配乙皆屬乾坤括十日之始終自晦至朔且至此一月之火候也

卦壬配甲癸配乙皆屬乾坤括十日之始終自晦至朔且至此一月之火候也

七八數十五九六亦相應四者合三十陽氣索滅藏

上半月乾陽用事屬木火木數八火數七七八五也下半月坤陰用事屬金水金數九水數六九六亦十五以相應也由木八火七之陽歷金九水六之陰合此四者得兩十五而三十於是陽光盡滅而為晦索盡也

象彼仲冬節草木皆摧傷佐陽詰商旅人君深自藏象時順節令閉口不用談唐天道甚浩廣太玄無形容半虛寂不可睹匡廓以消亡謬誤失事緒官還自敗傷別敘斯四象以曉後生官

其為晦也猶歲際至日閉關之節萬物凋零此時宜入混沌鴻濛寂靜以佐陽氣在外商旅詰使裹足如免重慶 吾之與宰尤宜飲藏 惟象閉塞之時順玄冬之令沈默靜專凝神玄化以待其生蓋天道玄微難可察賸事從此始緒從此出失此虛談不務實行又或振苗助長功斯謬誤而致敗傷矣所以分別序次列此大火金水之四象俾得瞭然依仿

八卦布列輝運移不失中元精妙難推度效符證群居則觀其象準擬其形容半立表以為範占候定吉凶發號順時令勿失爻動時上察河圖文下序地形流圖中稽于人心參合考三才妻動則循卦節靜則因象辭乾坤用施行天地然後治

以八卦之重為六十四者布之於周天二十八宿之間如大圓圖其潛移默運一本於至中之處而中有元始精氣生於虛靜無形可睹惟推度天符觀一月交光之六象立為表準其間順吉逆凶一意順時而後元陽祖氣之發動可弗失也為此道者仰觀天俯察地中稽人合考三才乃知陰陽往來之義品物流形之故人心動靜之機人能致功於動靜兩端動體乾而循六節靜體坤而因坤象夫而後二用施行上下皆理矣

列宿指四方七宿不失中三字元精二字皆其眼目爻動時指元陽祖氣發動於五氣之間地形流謂地上之品物流形也四一字便時顯耳

若夫至聖不過伏羲始畫八卦效法天地聖文王帝之宗結體演爻辭夫子庶聖雄十翼以輔之三君天所挺迭更御時優劣有步驟功德不相殊

將言契本於易先述四聖之作易也不過者無出其上也帝之宗義皇正宗也結體象論六十四卦之















惟斯之妙術兮，審諦不誑語。傳於億世後兮，昭然自可考。煥若星經漢兮，曷如水宗海。思之務令熟兮，反覆視上下。月千周煇彬兮，萬徧將可睹。神明或告人兮，心靈乍自悟。探端索其緒兮，必得其門戶。天道無適莫兮，常傳與賢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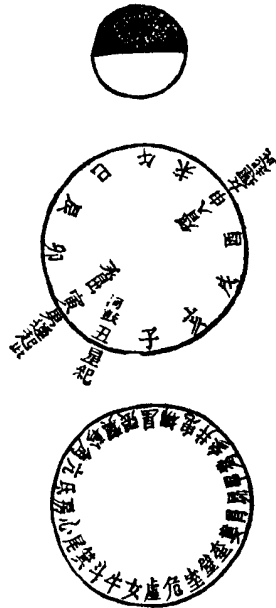
朱子曰：言其書皆著明，學者但能讀千周萬徧，則當自曉悟。如神明告之也。蓋遇云：讀書千徧，其義自見。又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教之，非鬼神之力也，精誠之極也，非妄語也。  
星經漢：火下制水，附在下也。水宗海：水上制火，附在上也。海謂心海。萬周徧：思通徧出管子。水宗海：與水流注於海，首尾相應。反覆視上下：謂當內觀而自視其上下部，必反覆於其間而自可入。

### 古文周易參同契註卷八

#### 三相類下篇

鼎器歌鼎器身之上下部

圓三五寸一分



三五者，木三火二為一五，魂與神合也。金四水一為一五，魄與精合也。中宮土貫四行為一五，意則無乎不在也。圓者，圓成圓滿，轉圓熟復還其圓體也。身內魂神魄精意，此五者乃三五之物。魂神一五，意土一。每易分散，岐出如瀉，水置平地，各自東南西北流，則不圓甚矣。不圓則虧折損耗，喪失所有者多矣。故必收斂攢簇，使之會歸玄牝。外無所搖，內無所役，團固結復還太極之圓體，是之謂圓也。益五者之初，本屬渾淪太極，內含三五之妙。迨後如火光四射，有觸必應，隨感而通，以有涯逐無涯。用之窮神魄，道逐無遺，餘力所傷實多。今則欲藏之，變五行為三五，變三五為渾淪太極，守而弗失，金丹窮之聲色貨利。不遺餘力，所傷實多。今則欲藏之，變五行為三五，變三五為渾淪太極，守而弗失，金丹之妙盡是矣。寸一者，十一也。陽主五，陰主六。五六陰陽中數，合五與六為十一。又陽以三立陰以八通三與八亦十一。不過指言陰陽也。此句以圓字貫，謂復還二氣圓體，若以分字言，亦謂平分二氣，如月之上下弦，總不離圓字意。合二句，猶云會五行，合陰陽也。  
天地生人，已將神氣鍊上，補魄法下，意土位中，自成三五之象。願神靜魂動，魂每不依神而流，魄魄精流，魄每不附魄而妄用，至意忽微忽此，散亂弘多，故自曉然交來，五行分數，已不能為三五矣。如其神魄俱靜，會

成三五，精魂或成，合成一五，而虛土周之，亦成一五，是成三五也。夫五乃陽之中數，本屬小成之圓體。者，廣百三十餘，月光盈滿而盈，此大成之圓體。變三五，金計有十五，正謂數至十五，乃至圓無欠。因五者木體之至圓，而復還之，則名為三五，而實渾淪之大極。因其圓而圓之，故曰圓三五。

口四八兩寸唇

口主吐納，唇主固關，皆通氣之處。指言玄關地也。四八十二也。玄關之呼吸出入，合於十二時十二月。則使該四象老少八卦陰陽四時升降八節舒斂，故曰四八而實則一關一運之，以兩而已。  
口唇字面，不過因形而附會，非真有口有唇也。

長尺二厚薄均

尺二者十二也。指言運行節度也。後自尾闕升至泥丸，分子丑寅卯辰巳之六宮，前自泥丸降至亥谷，分午未申酉戌亥之六宮，則其循環運轉而為長者，固十有二厚薄均者，謂其心目迴旋，注意純一，不雜妄念，初無偏之偏，饒獨厚獨薄之時，而惟見其均平，覆一也。

腹齊三坐垂溫

朱子曰：按齊即臍字。注意於腹裏臍中三寸，即玄關地。一說：鼎象人身入象鼎，使口齊心，心齊腹，謂凝神於腹內之玄關，而齊此三處，使肅然也。坐垂溫者，用此靜坐，則自覺溫溫鉛鼎也。  
陰在上，陽下奔。

朱子曰：此二句是要法。初以離陽之元神，注下玄關，及坎陰之元氣發生，即引從後三關上升，陰在上，陽下奔。

陰在上，陽下奔

朱子曰：此二句是要法。初以離陽之元神，注下玄關，及坎陰之元氣發生，即引從後三關上升，陰在上，陽下奔。朱子曰：此二句是要法。初以離陽之元神，注下玄關，及坎陰之元氣發生，即引從後三關上升，陰在上，陽下奔。朱子曰：此二句是要法。初以離陽之元神，注下玄關，及坎陰之元氣發生，即引從後三關上升，陰在上，陽下奔。

首尾武中間文

指言溫養節度。首者，始生而未旺也。尾者，既旺而將衰也。中間，旺時也。武者，必有事也。文者，安靜無為。慎防其旺也。陳顯微曰：進陽火則子丑寅為首，卯為中間，辰巳為尾。退陰符則午未申為首，酉為中間，戌亥為尾。首尾俱用武火，至中宮沐浴，則用文火。按火非別處討來氣，即火也。但就呼吸中，有事存意，為武，安靜無心為文。

始七十終三百二百六善調勻

七十三句百日也，加以二百六，則三百六十日，周年之火候，亦周天之火候也。文武宜則調勻善。  
始七十者，以三句為七十之始也。終三百者，後三句為三百之終也。止數三句之升降而終之，是為百日功成矣。而此後二百有六，亦須吃緊調勻。見一月之功，而百日周年，其視此也。

陰火白黃芽鉛兩七聚輔翼人

陳顯微曰：陰真者，詩云：火候遇陰為太白，蓋陰黑也。黑中用白，是陰中用陽也。至寶得陰火，靜養，方

變作黃芽。產於陰方黑鉛故也。又神室歌云。后土金鼎。生死長七。蓋七者。火之成數也。所貴生界用七。死界亦用七。故曰生死長七。死謂陰靜。于陰陽兩界。用火不差。則兩火聚而自然輔翼其中之真人矣。火謂氣。陰火氣之靜。凡火色紅。陰火色白。如日光紅。月光白是也。於氣火靜時。方覺黃芽於下部。而成其爲鉛。故曰陰火白。黃芽鉛。或曰。腎在反上第七椎。心在項下第七椎。兩七氣。或即言心腎交合。而理應定升玄子處中得安存。

腦蓋指泥丸天谷理。類也。謂賴精精海之貯足。而元神入定。乃昇於天玄。陳顯微云。嬰兒在鼎懸。玄而住。天玄在上。則嬰兒隨升。愛護安存。莫若外境。欲知端的。意北斗面南看。

南者北斗。謂北而北。玄而又玄。一不轉作。神不經出。積久精純。神不經出。積久精純。神不經出。積久精純。

神不經出。積久精純。神不經出。積久精純。神不經出。積久精純。

還歸玄化。愛敬不離。還歸玄化。愛敬不離。還歸玄化。愛敬不離。

周年火候。辛勤匪易。密護元神。惺惺不迷。周年火候。辛勤匪易。密護元神。惺惺不迷。

途路遠。復幽玄。若達此。會乾坤。途路遠。復幽玄。若達此。會乾坤。

幽玄之徑。遐渺。功微通乎天地。幽玄之徑。遐渺。功微通乎天地。

刀圭密。淨魂魄。得長生。居仙邸。刀圭密。淨魂魄。得長生。居仙邸。

丹使魂靈魄聖。神乃地。久天長。丹使魂靈魄聖。神乃地。久天長。

樂道者。尋其根。審五行。定銖分。樂道者。尋其根。審五行。定銖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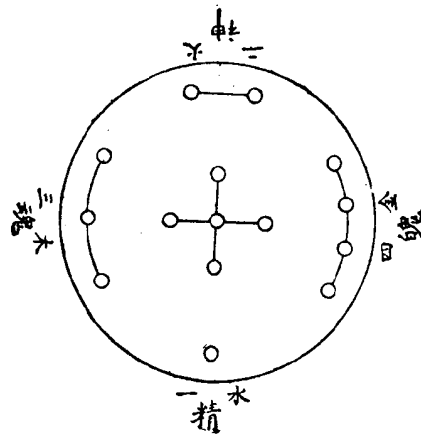
太極玄關。天人根也。正中虛無處。得精神魂魄意。與流行之呼吸。在攝之五行。而通於天者也。歲月日時。晦朔弦望。在天之五行。而因以準其銖分者也。銖分即時時候之細數也。

諦思之不須論。論深藏守。莫傳文。諦思之不須論。論深藏守。莫傳文。

審思而返。已默會而深藏。心相印。莫但以傳文爲事。審思而返。已默會而深藏。心相印。莫但以傳文爲事。

御白鶴。駕龍麟。遊太虛。謂仙君。錄天關。號真人。御白鶴。駕龍麟。遊太虛。謂仙君。錄天關。號真人。

陳云。丹成後。白鶴龍麟。在我神通。自能變化。非出外來。陳云。丹成後。白鶴龍麟。在我神通。自能變化。非出外來。



### 後序

參同契者。數陳秘要。不能純一。汎濫而說。說微未備。闕略勞瘁。今更撰錄。補遺脫。大潤色。幽深。鉤

援相速。旨意齊等。所趨不悖。故復作此。命三種類。鉤援。鉤梯。即今靈梯。所以鉤引上城者。逮及也。

大易性情。各如其度。性情謂動靜。依易動靜之度。

黃老用究。較而可御。推究黃帝老子養身之術。較然明白而可用。

鍾火之事。真有所據。通之鍾火。亦復有據。

三道由一。俱出徑路。大易黃老鍾火。三道也。總由一理。而俱以是爲所出之徑路。

枝莖華葉。果實垂布。正在根株。不失其素。太極陰陽。五行。乃其根株也。

1445937

081.18  
0022

古文周易參同契註跋



21101000162188

誠心所言，審而不誤。  
誠實人已始終果能精審而為心意誠矣，夫寧有誤。

古文周易參同契註 卷下

三〇

是書本為尊生而作，然多譬況之語，耐人尋討，而舊之為註疏者，往往各自為說，反增一番障礙。故讀者莫窺其源，而入於他歧之路不少也。吾師振千先生，以理學名醫，潛究性命，貫通天人，誠見生初渾合之理，即為有生培養之基，而作者之指歸，世多迷謬。爰是隨文解義，悉以身所自具者指明之。然後書中借喻之語，皆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而先生自著之序，則又可謂約而盡矣。後之覽者，其亦可以溯流窮源，自得其用功之所由乎。

乾隆丙寅七月既望，受業王德修躬若氏敬跋。

古文周易參同契註 跋

三一